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上

Junjichu Manwen Zhungaer Shizhe Dang Yibian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合编

主 编
赵令志 郭美兰

满文翻译
赵令志 郭美兰 顾松洁 朱志美 赵郁楠 王景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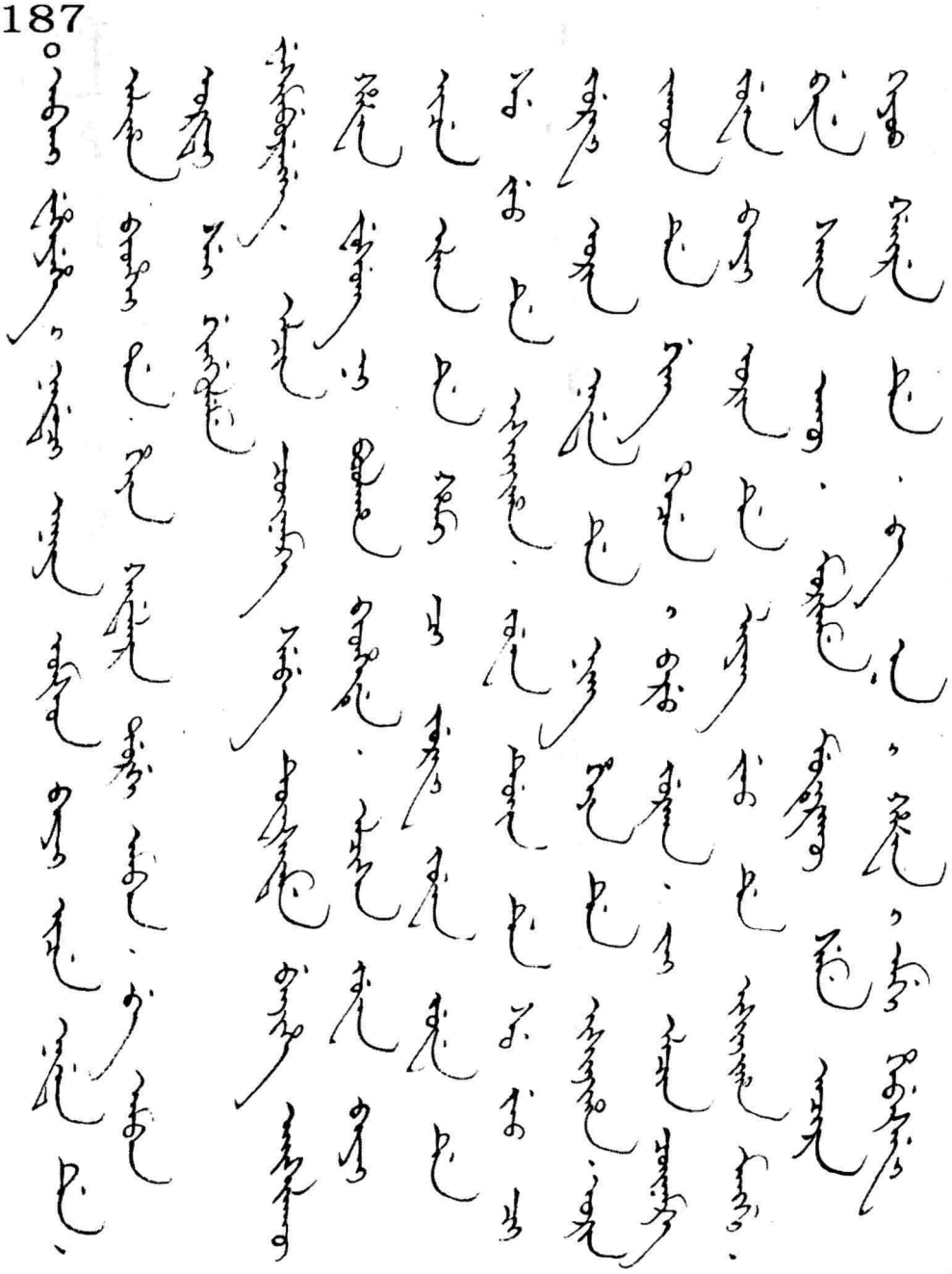
译稿审校
赵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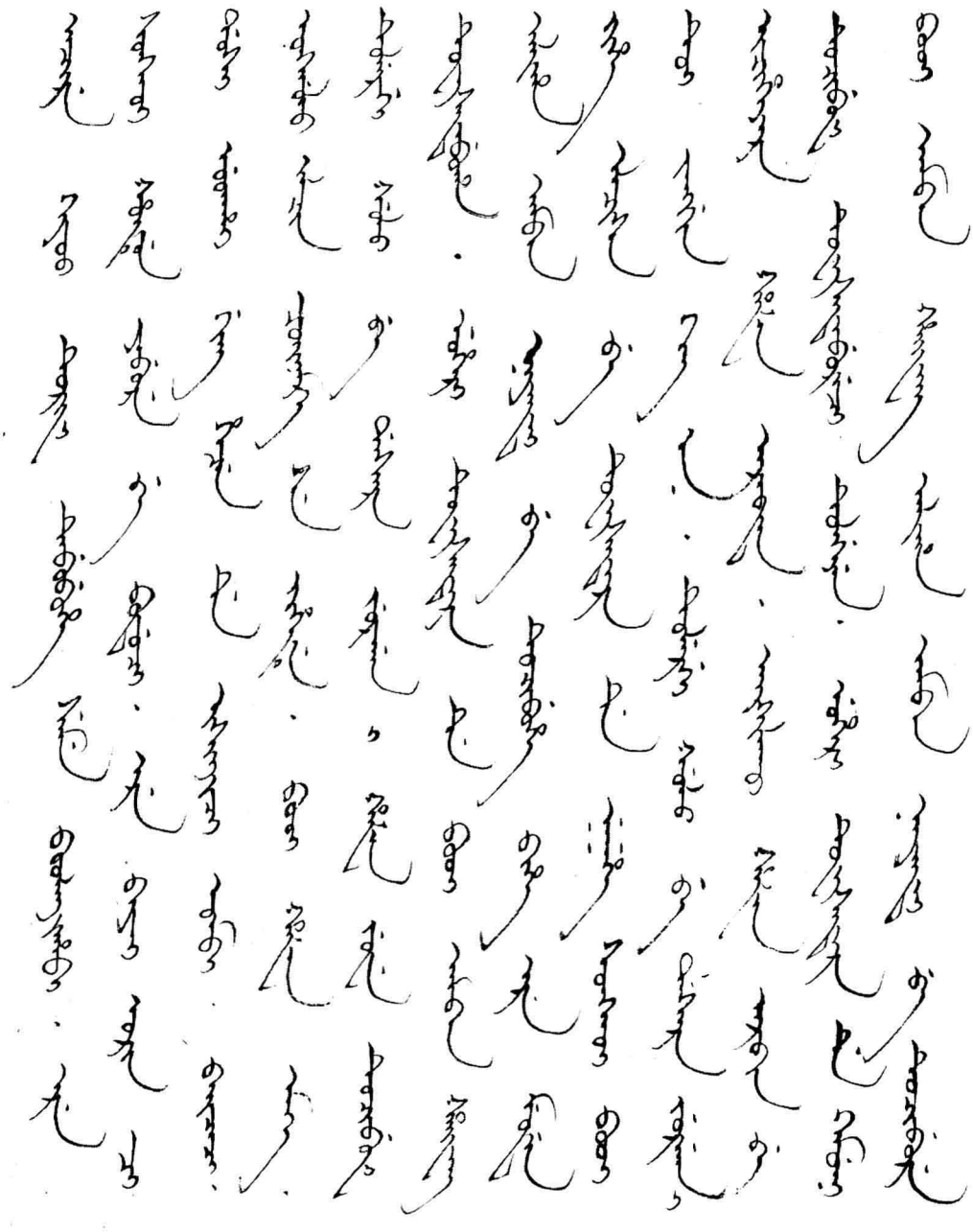
译文审定
郭美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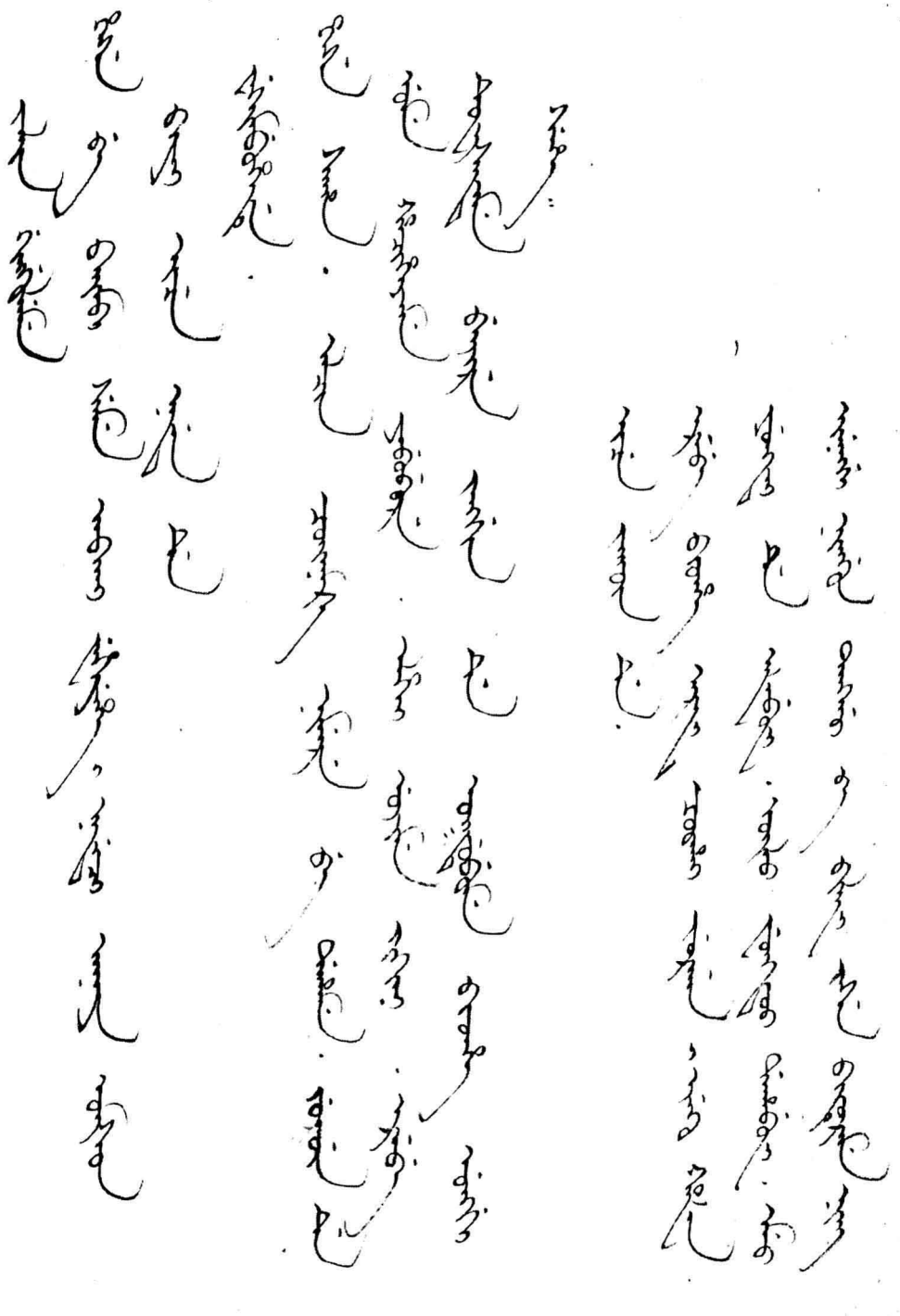
索引编制
赵令志 李 璜 顾松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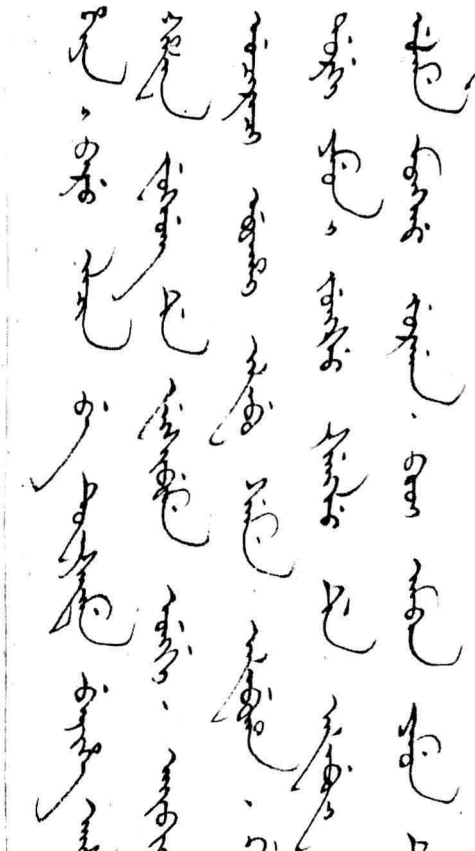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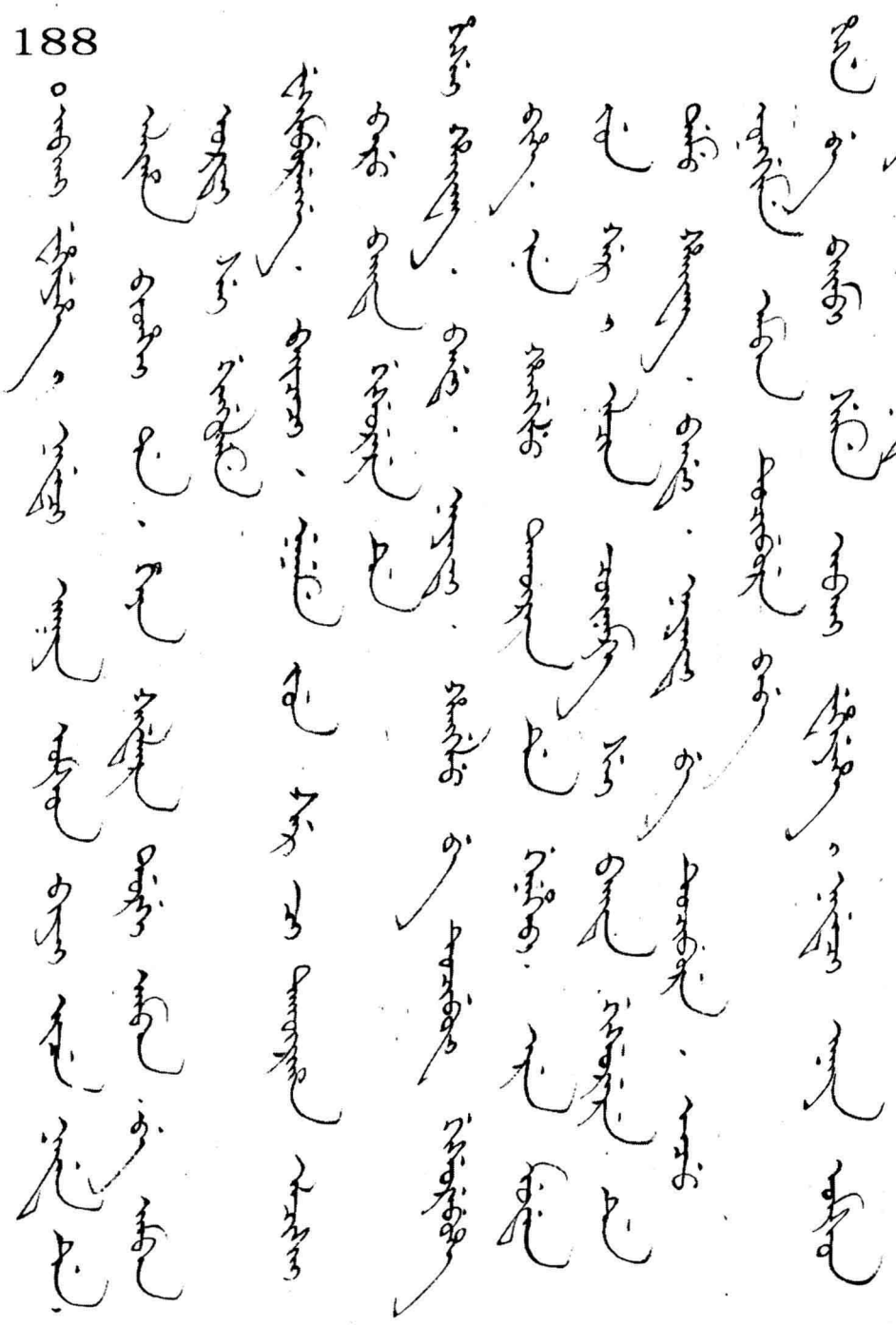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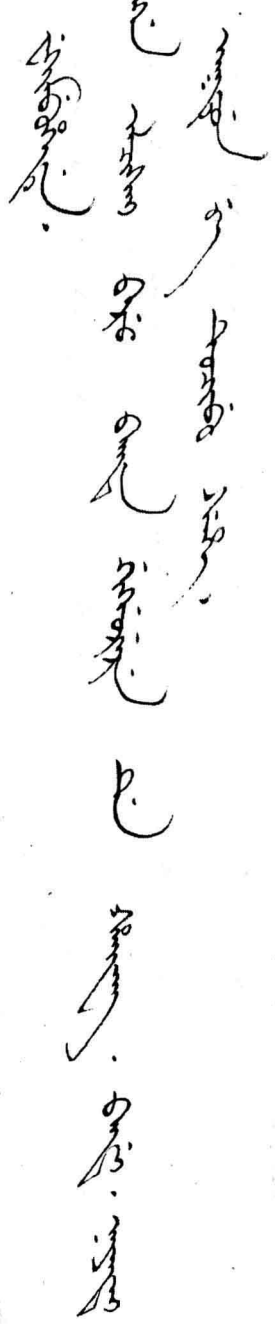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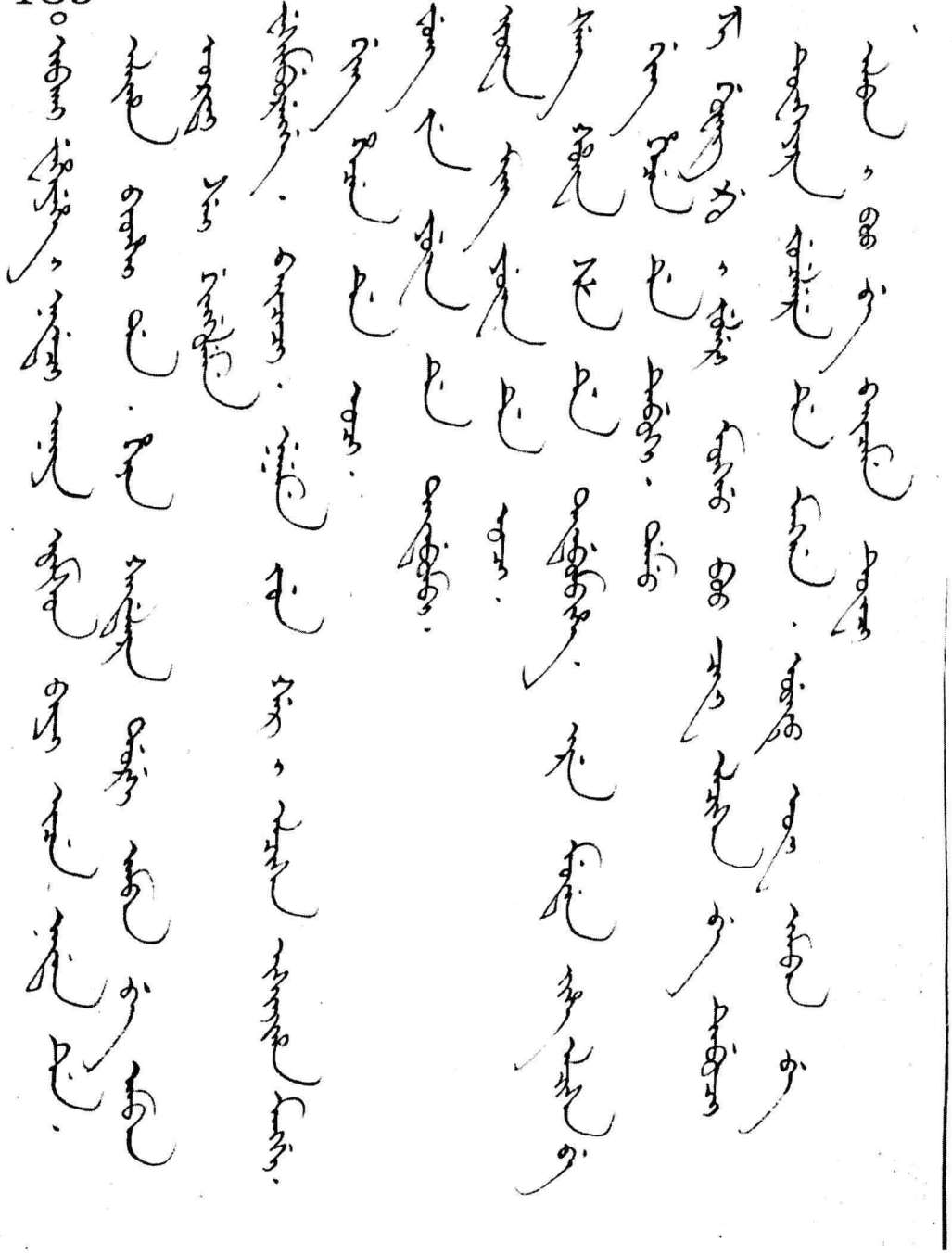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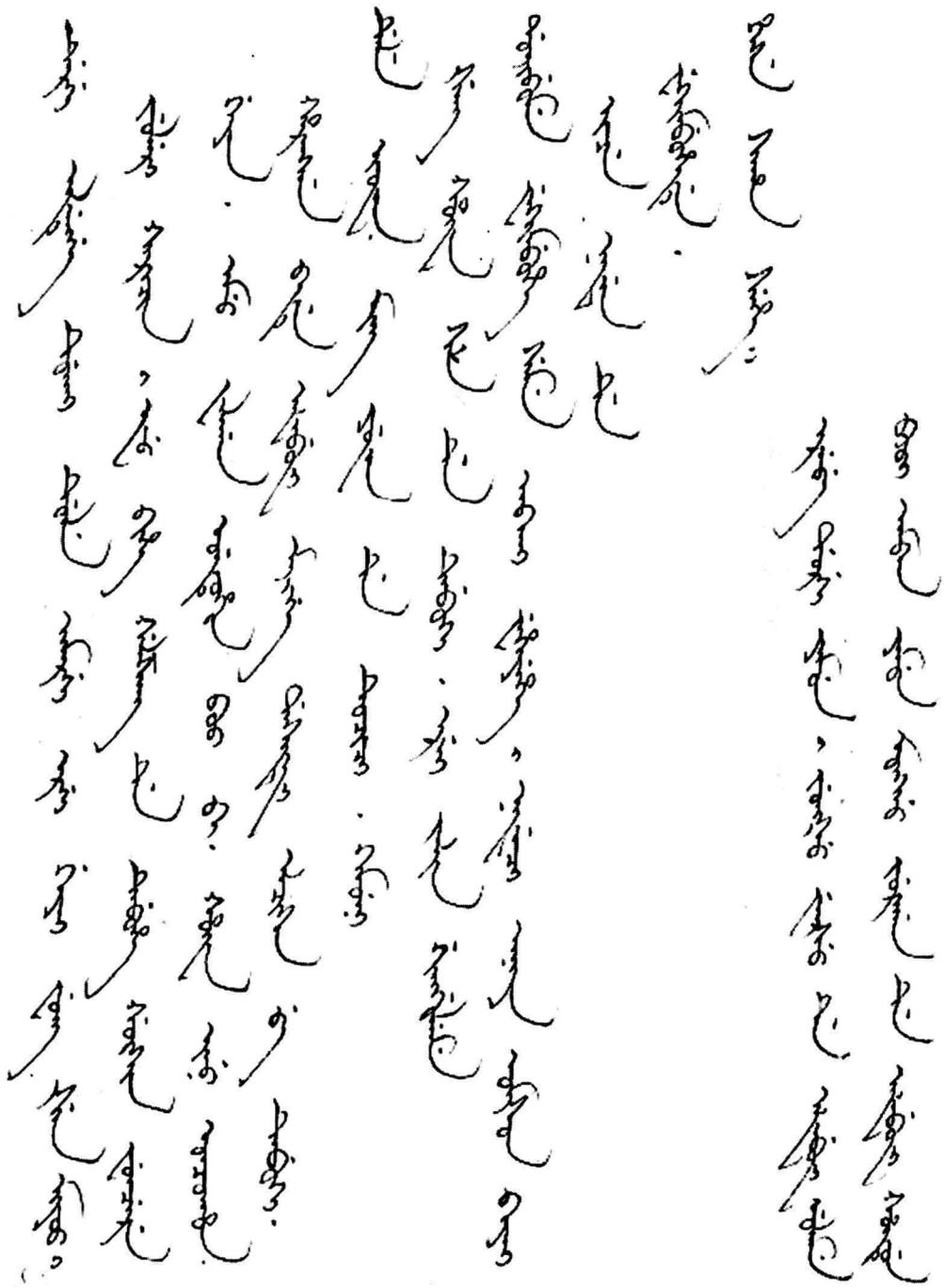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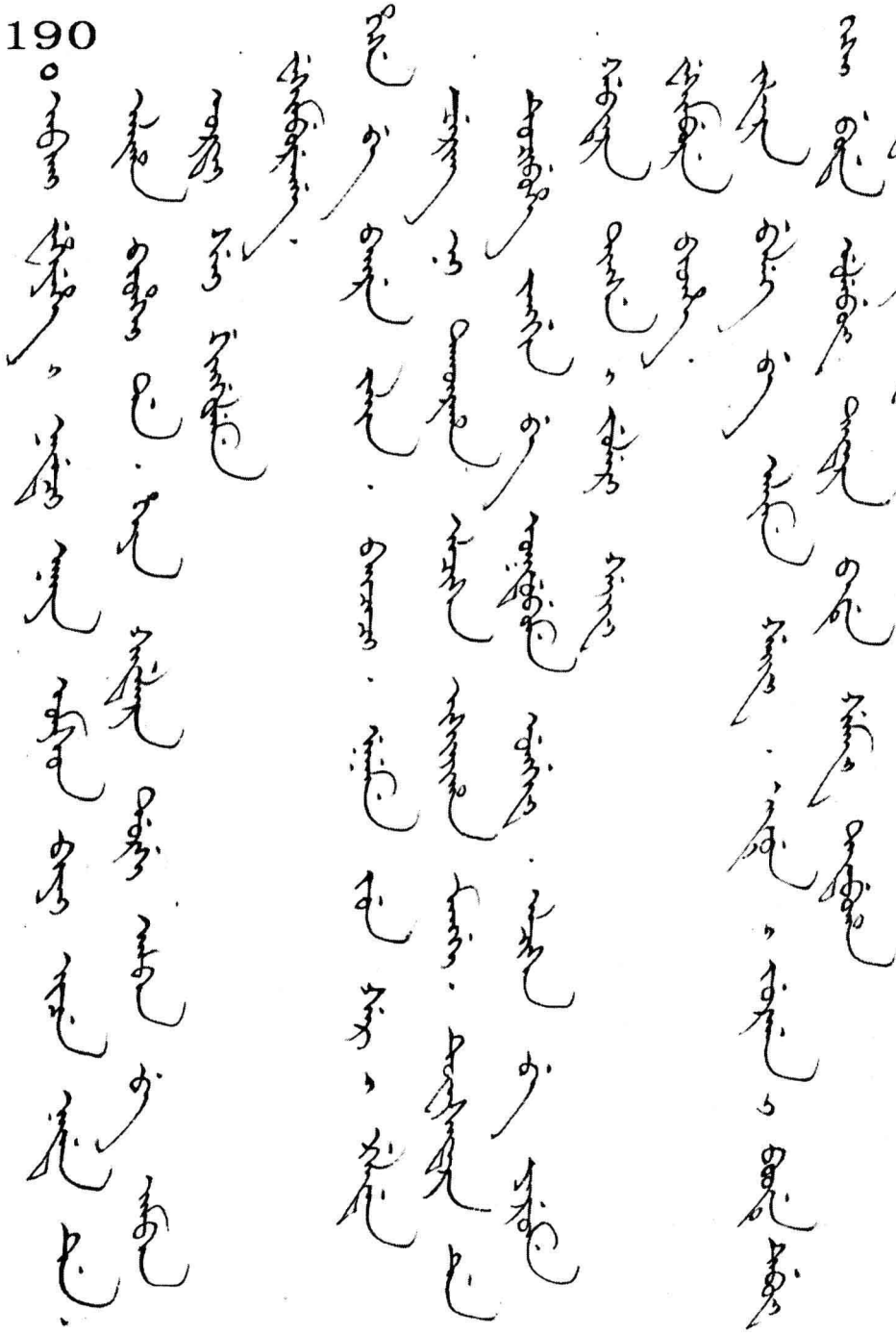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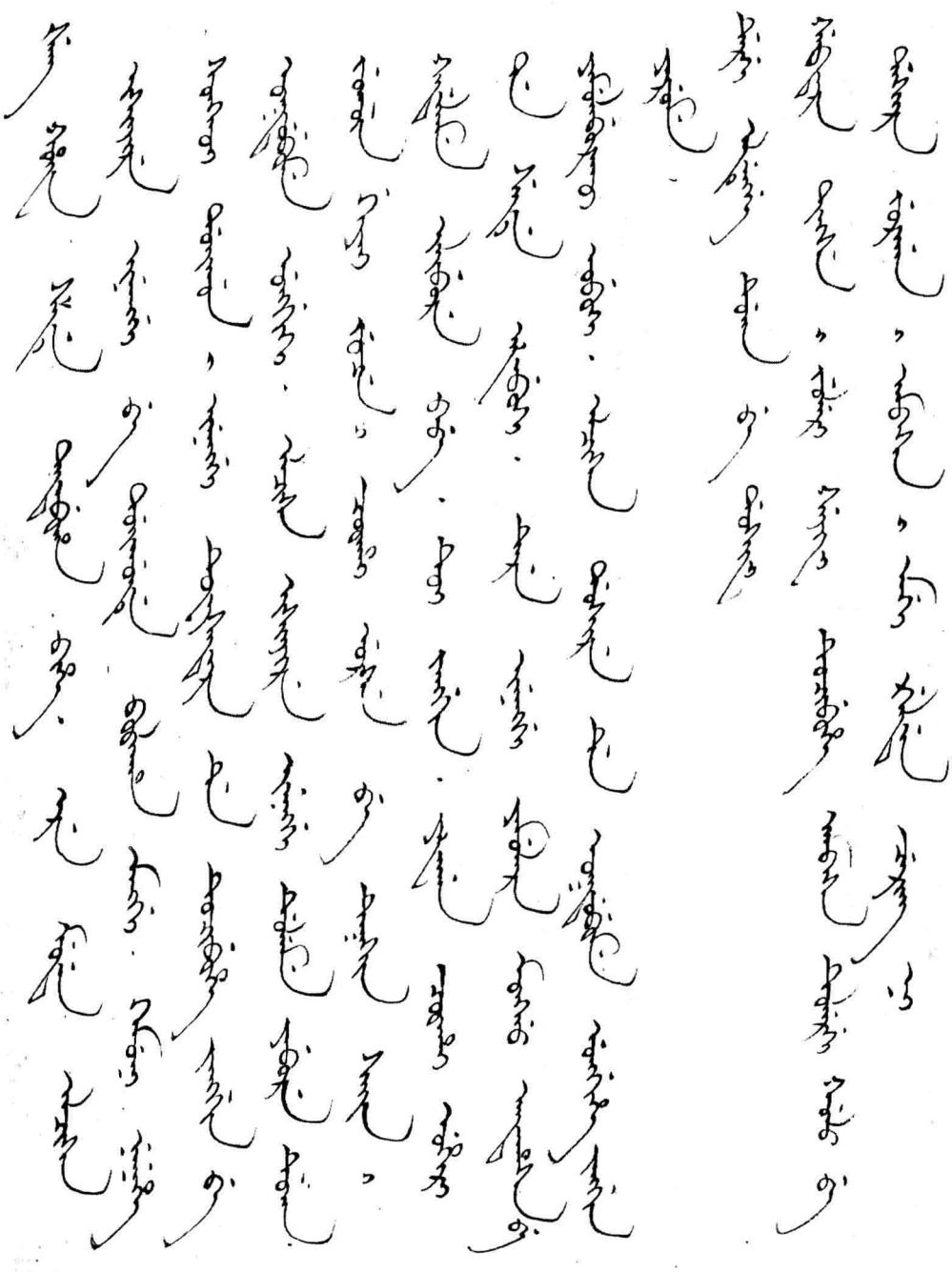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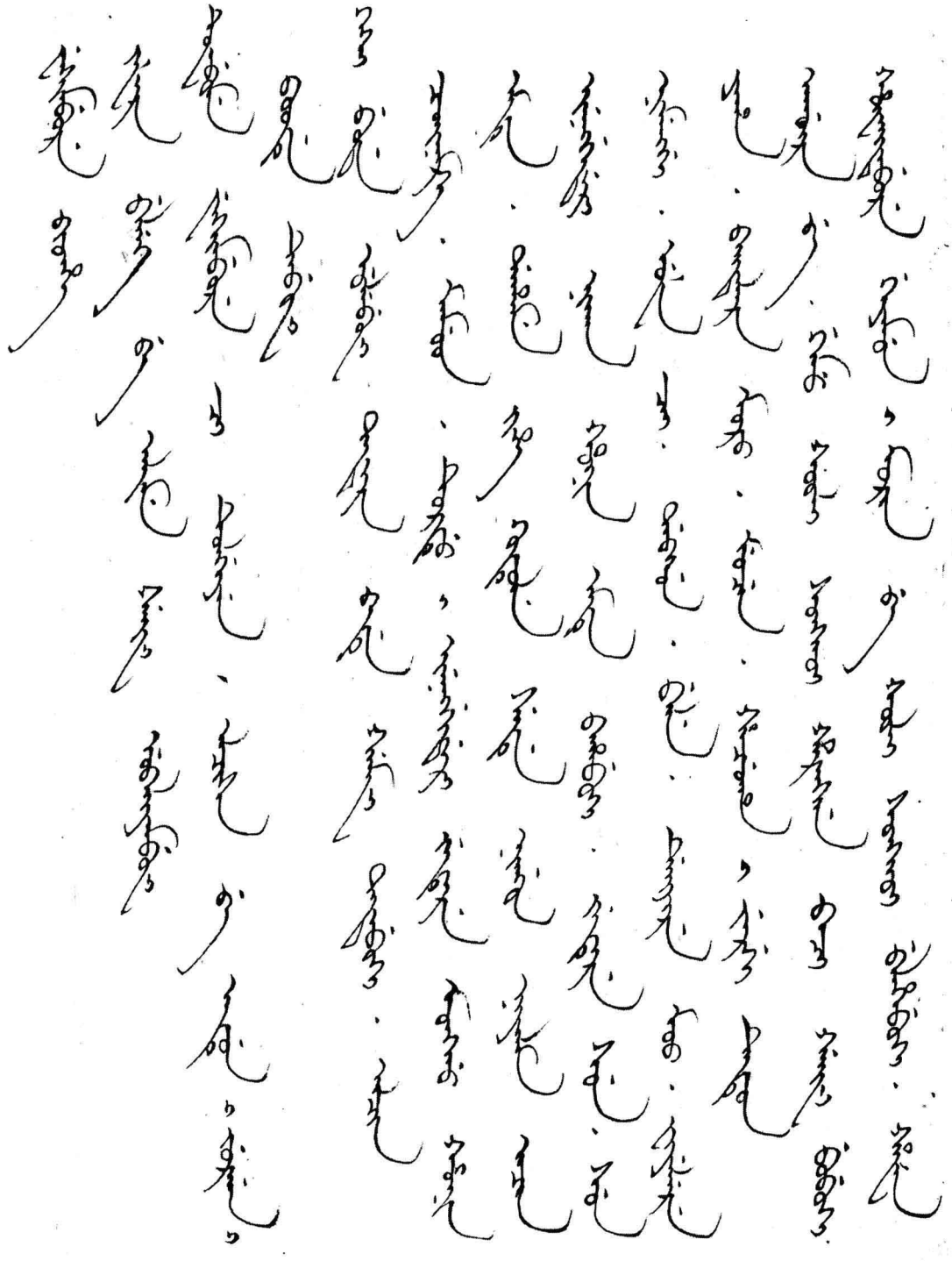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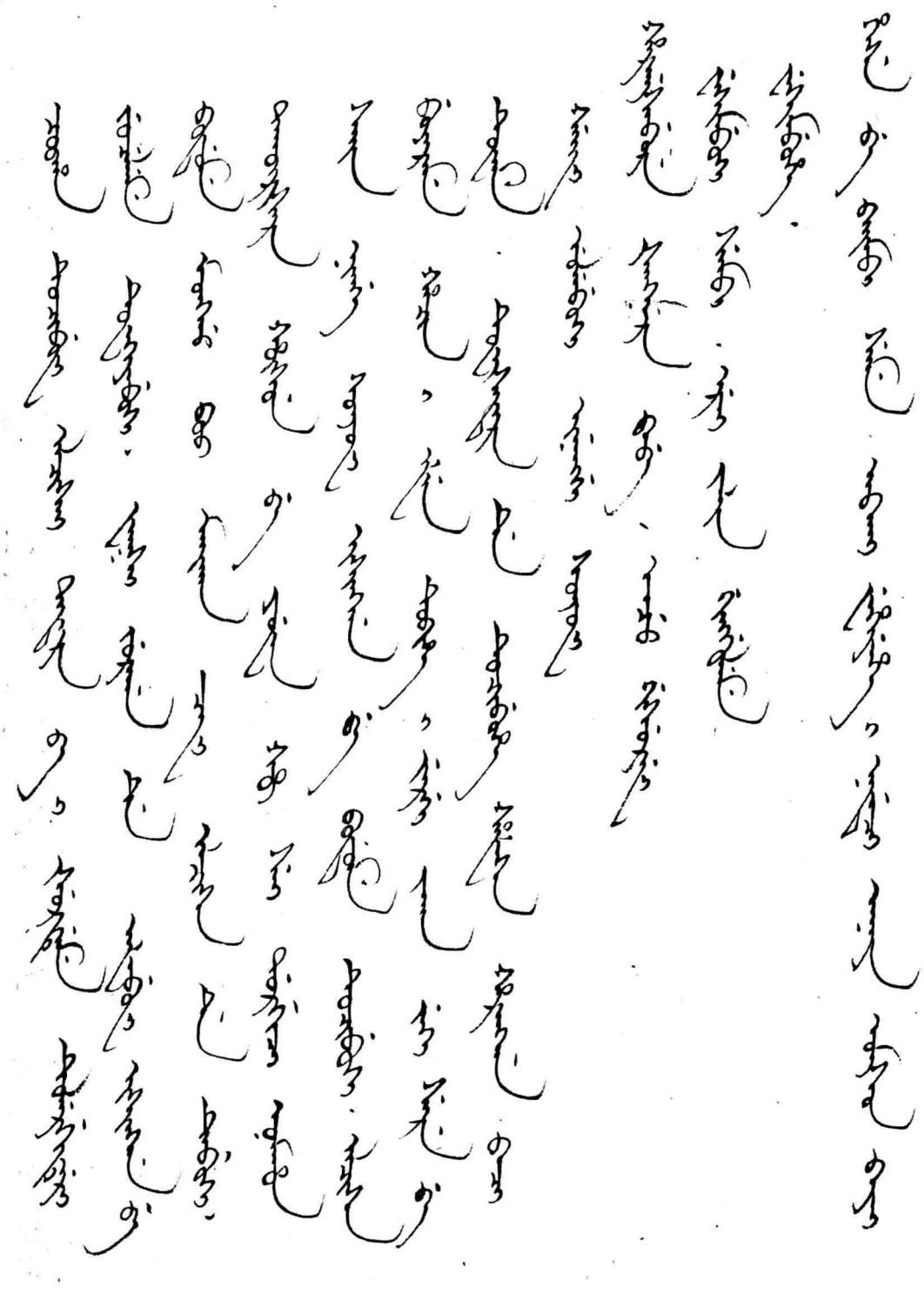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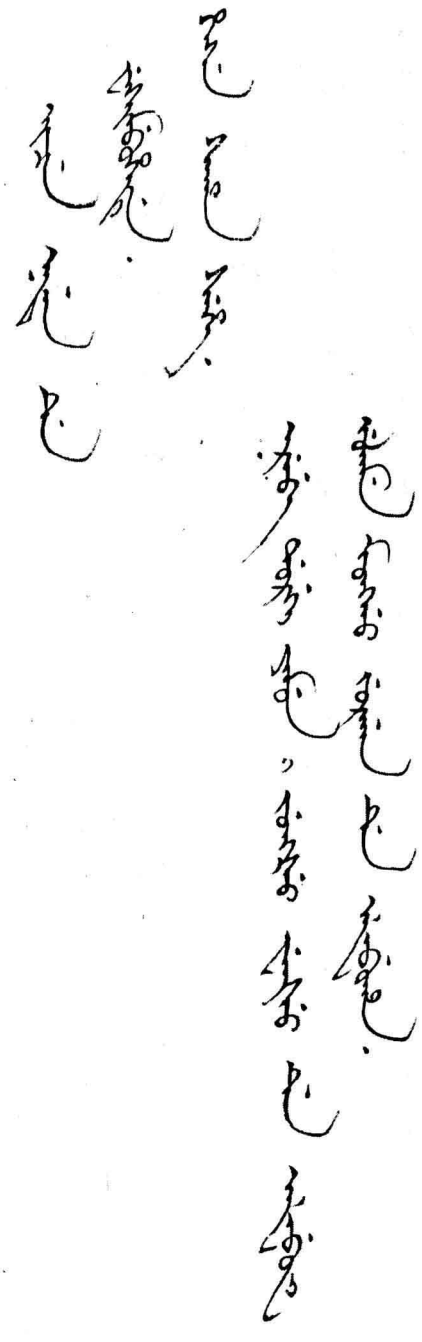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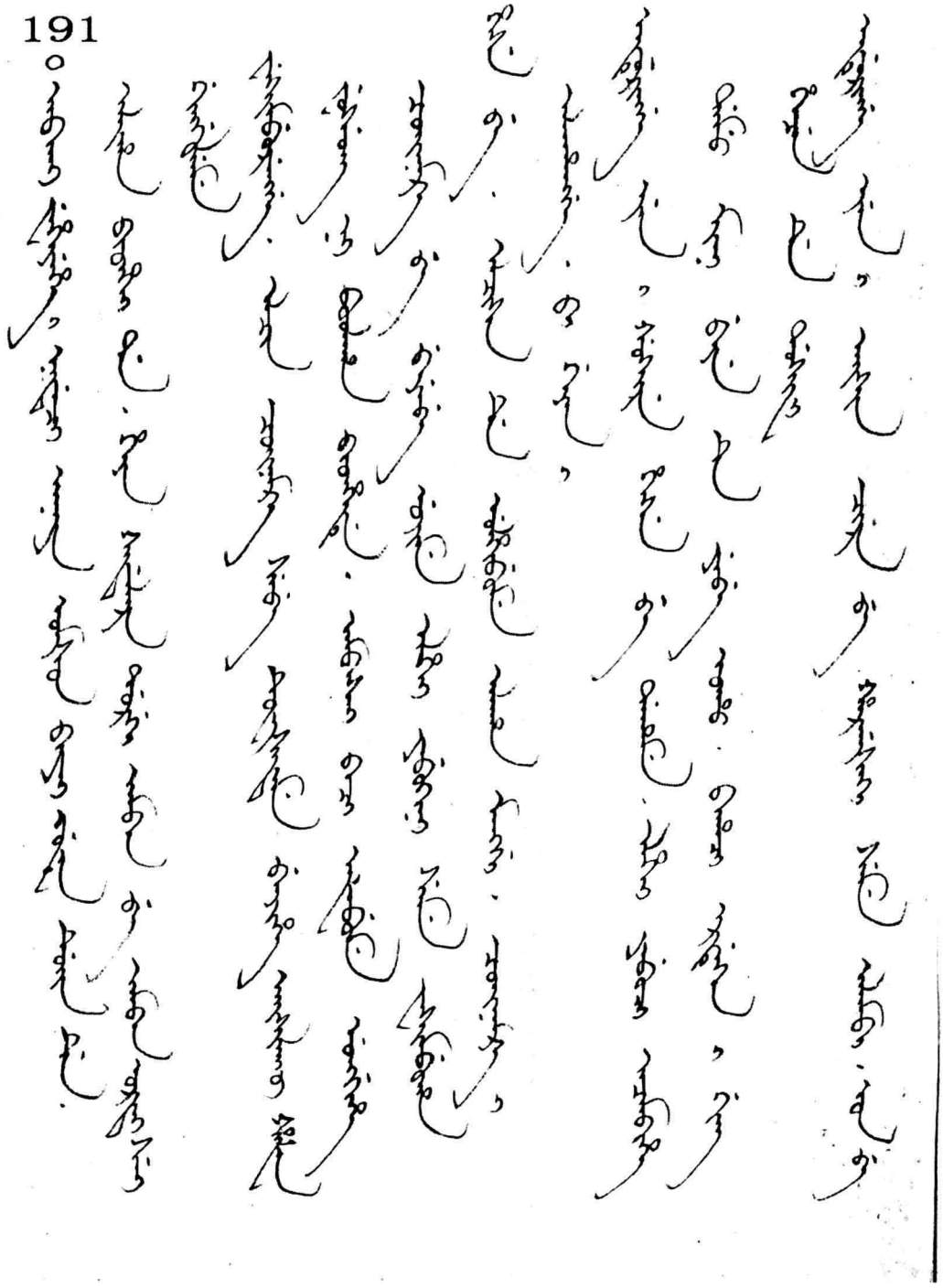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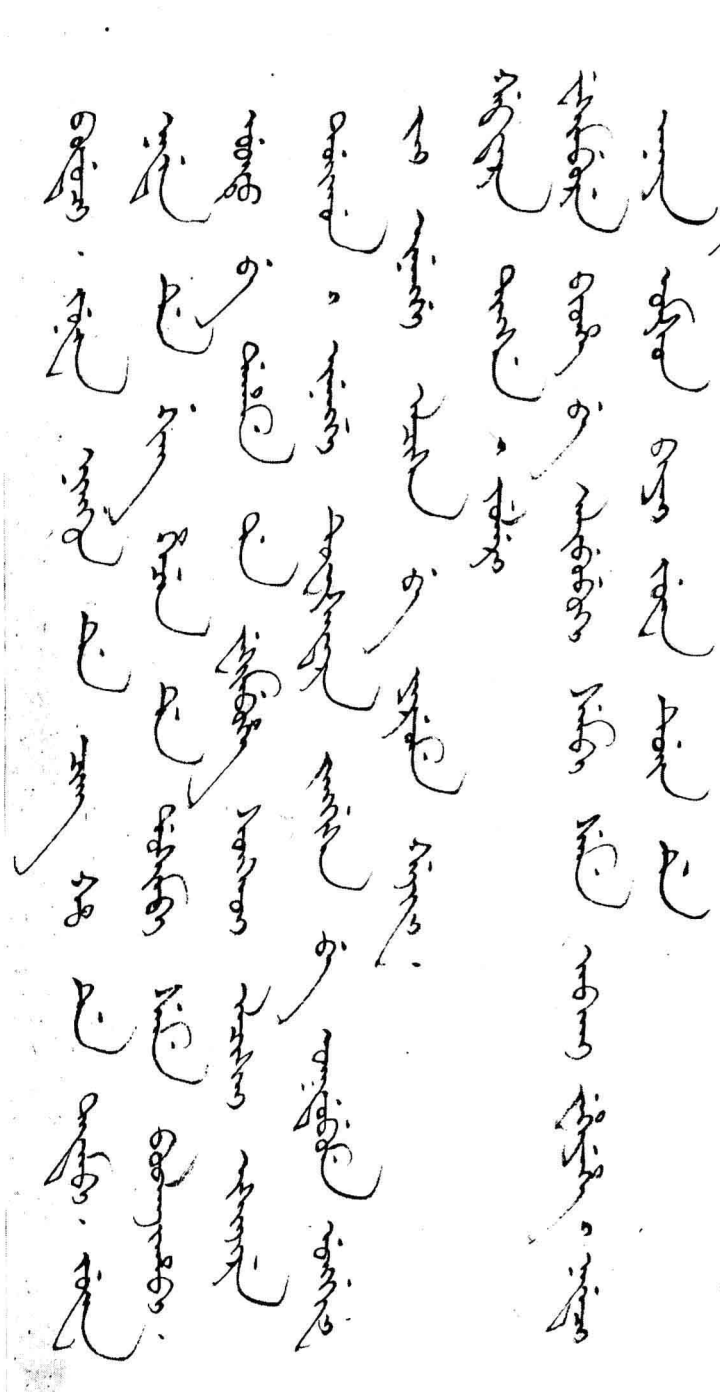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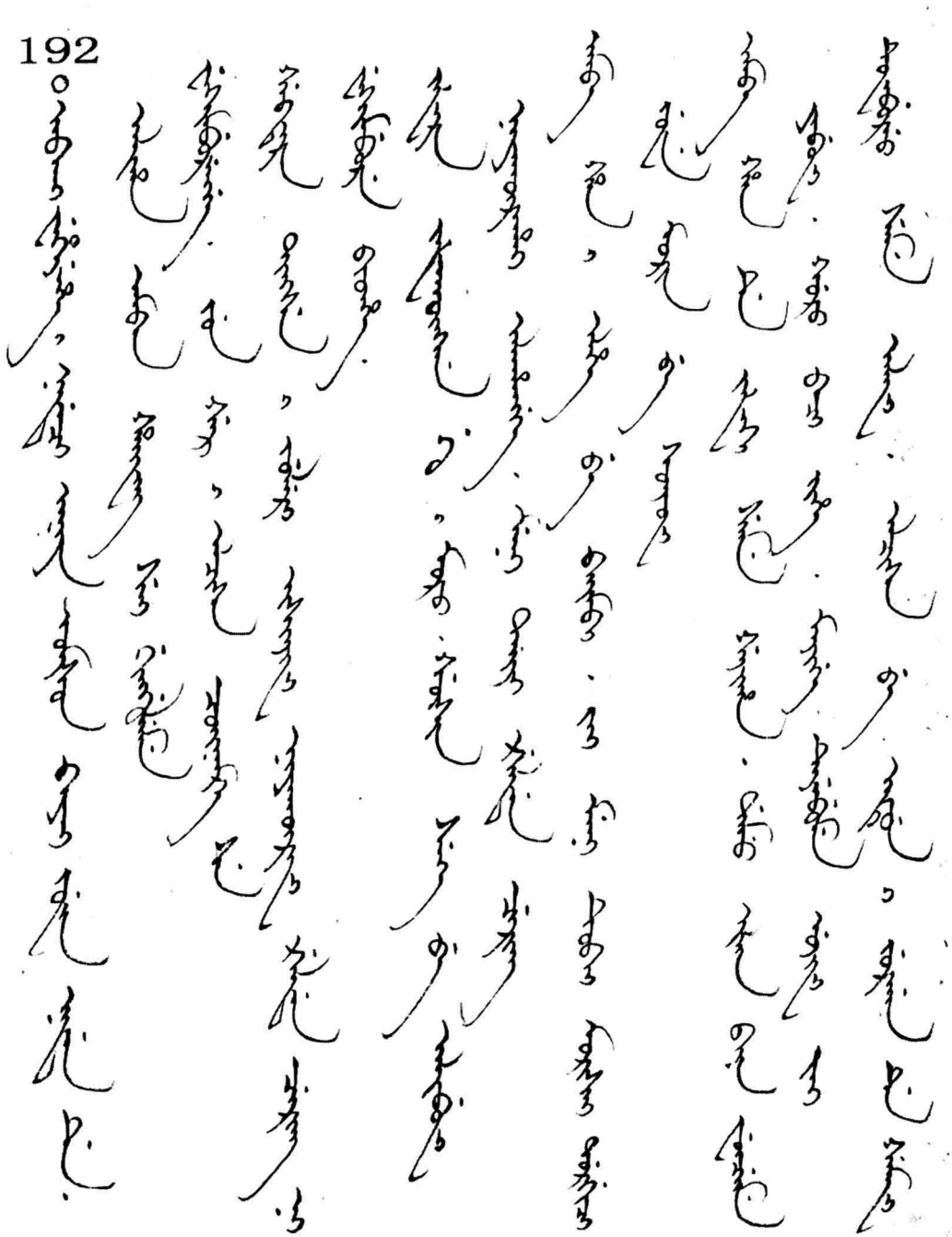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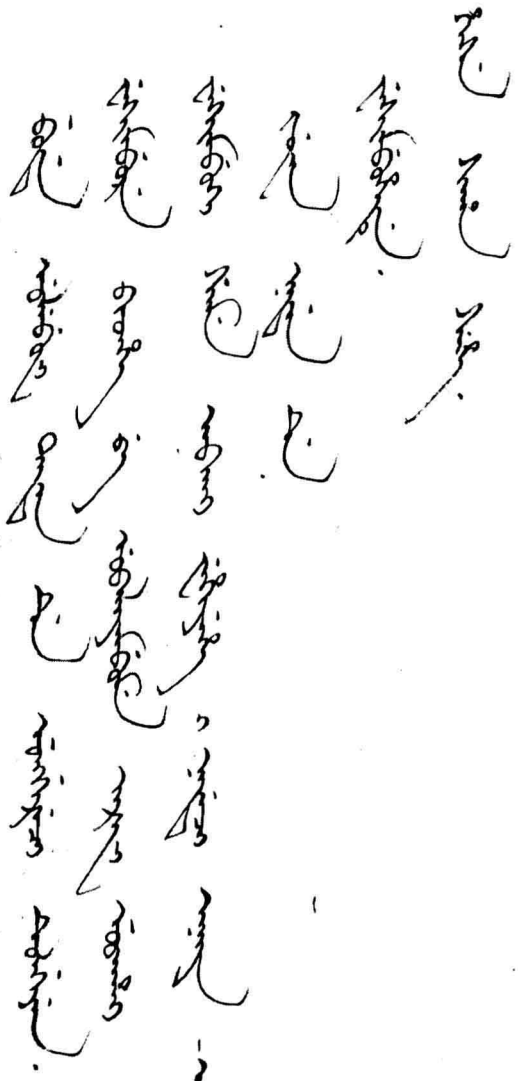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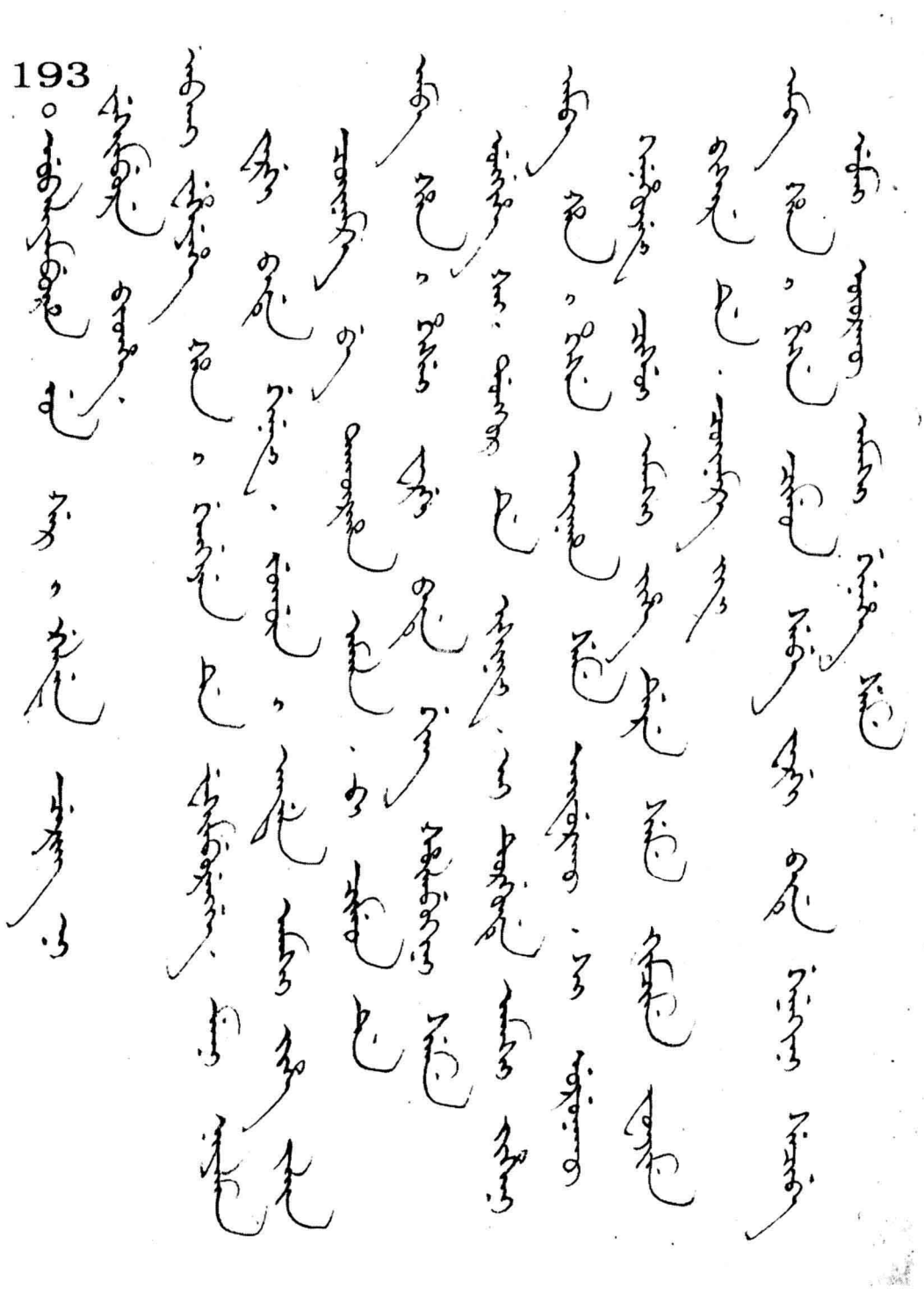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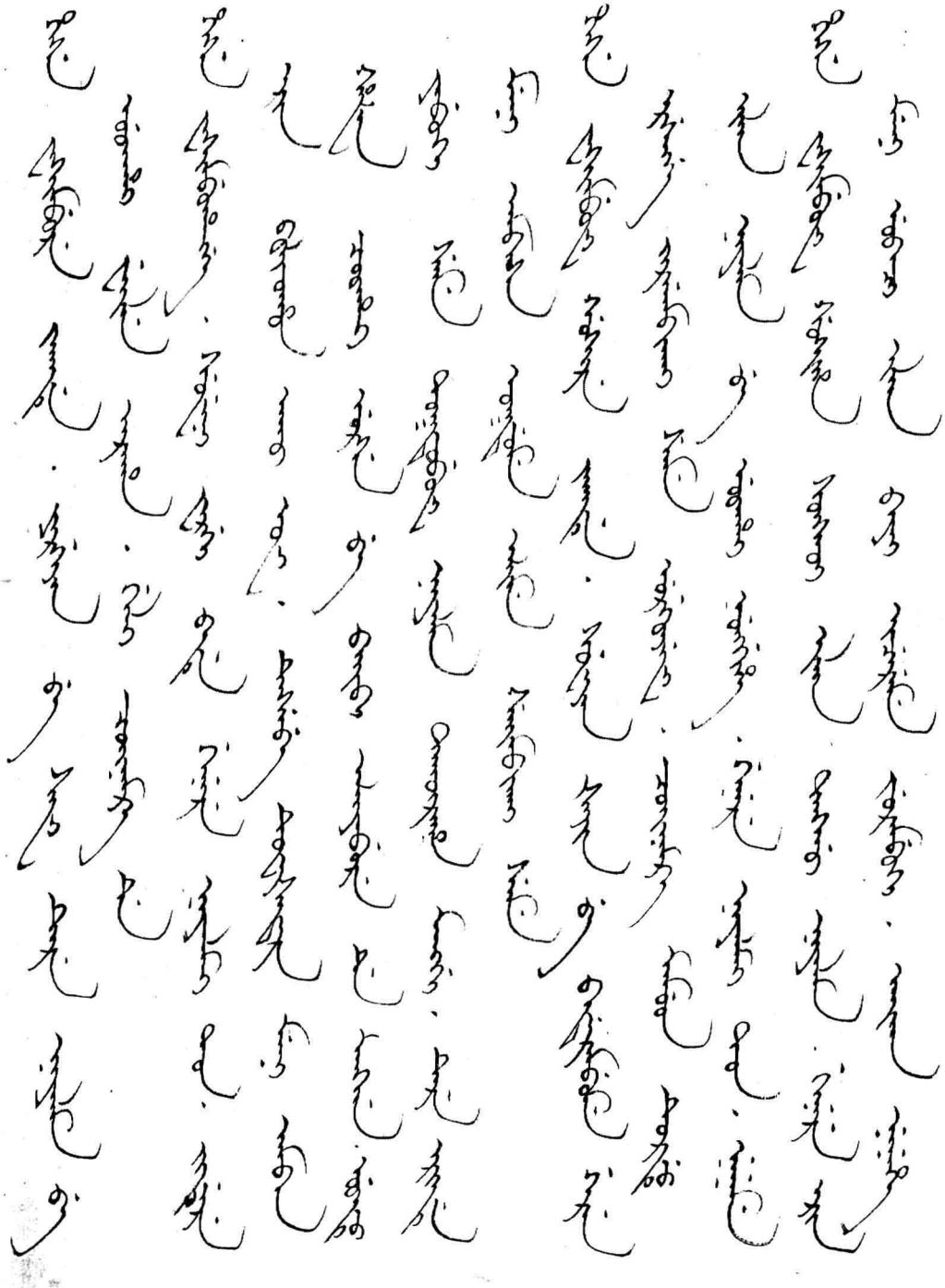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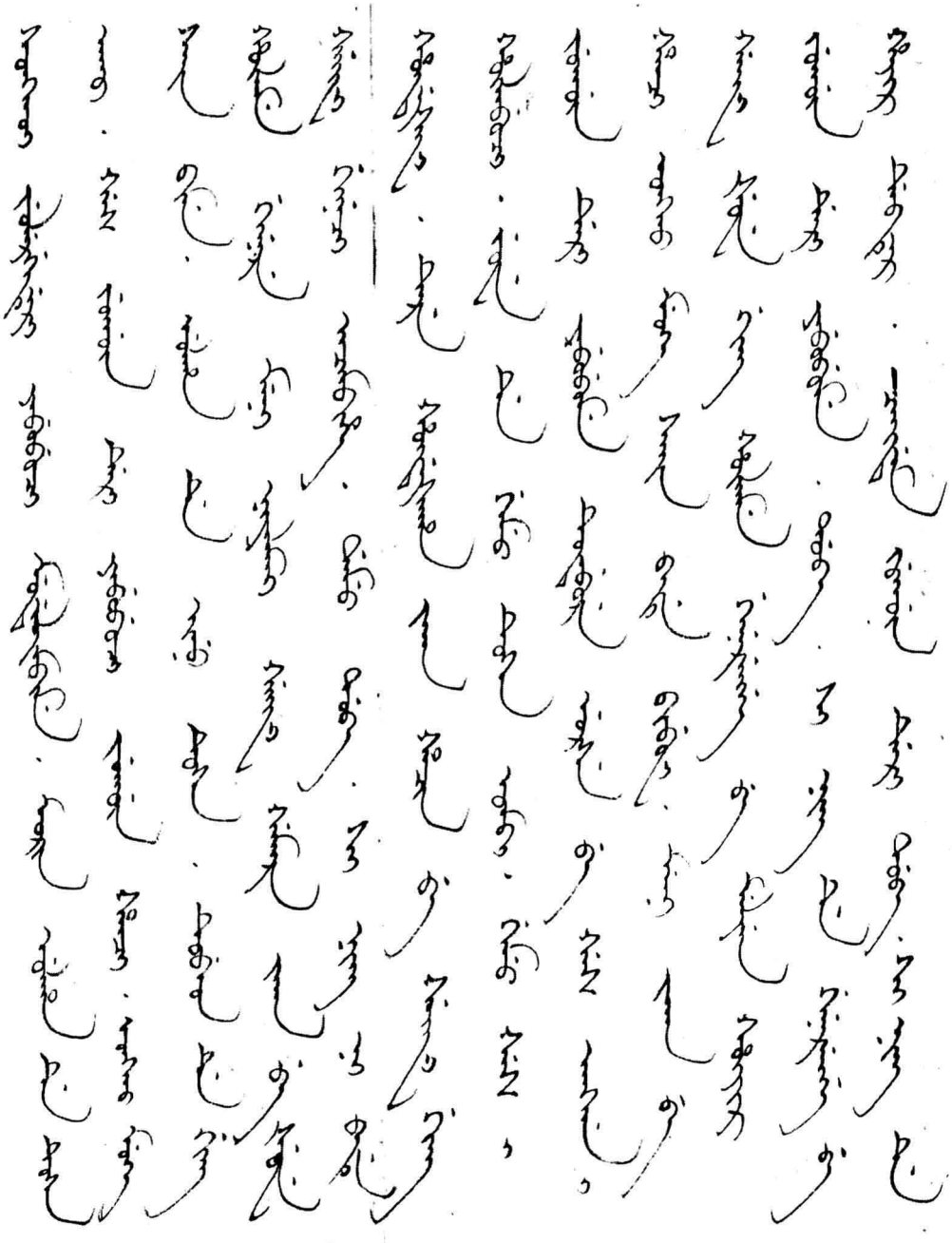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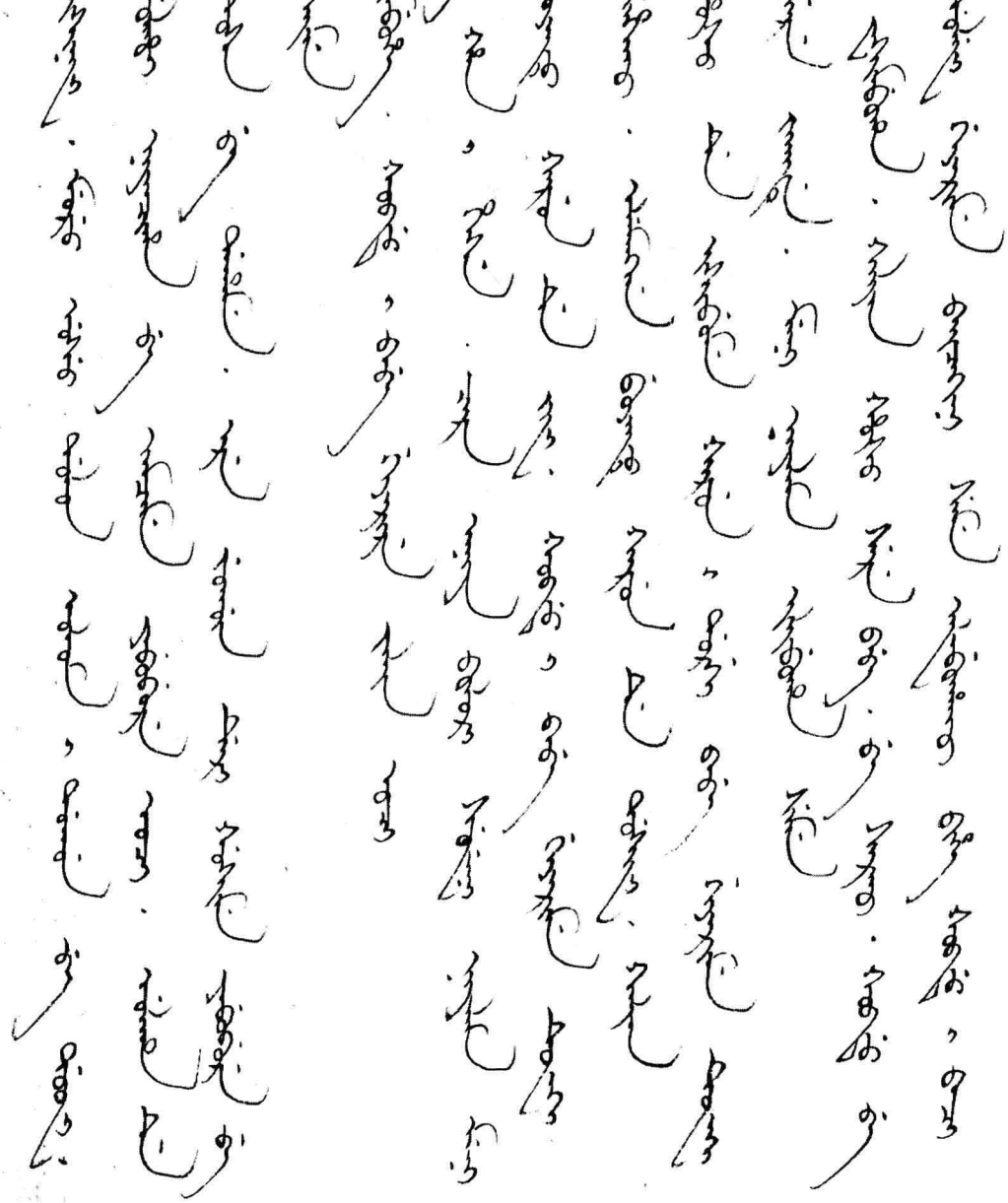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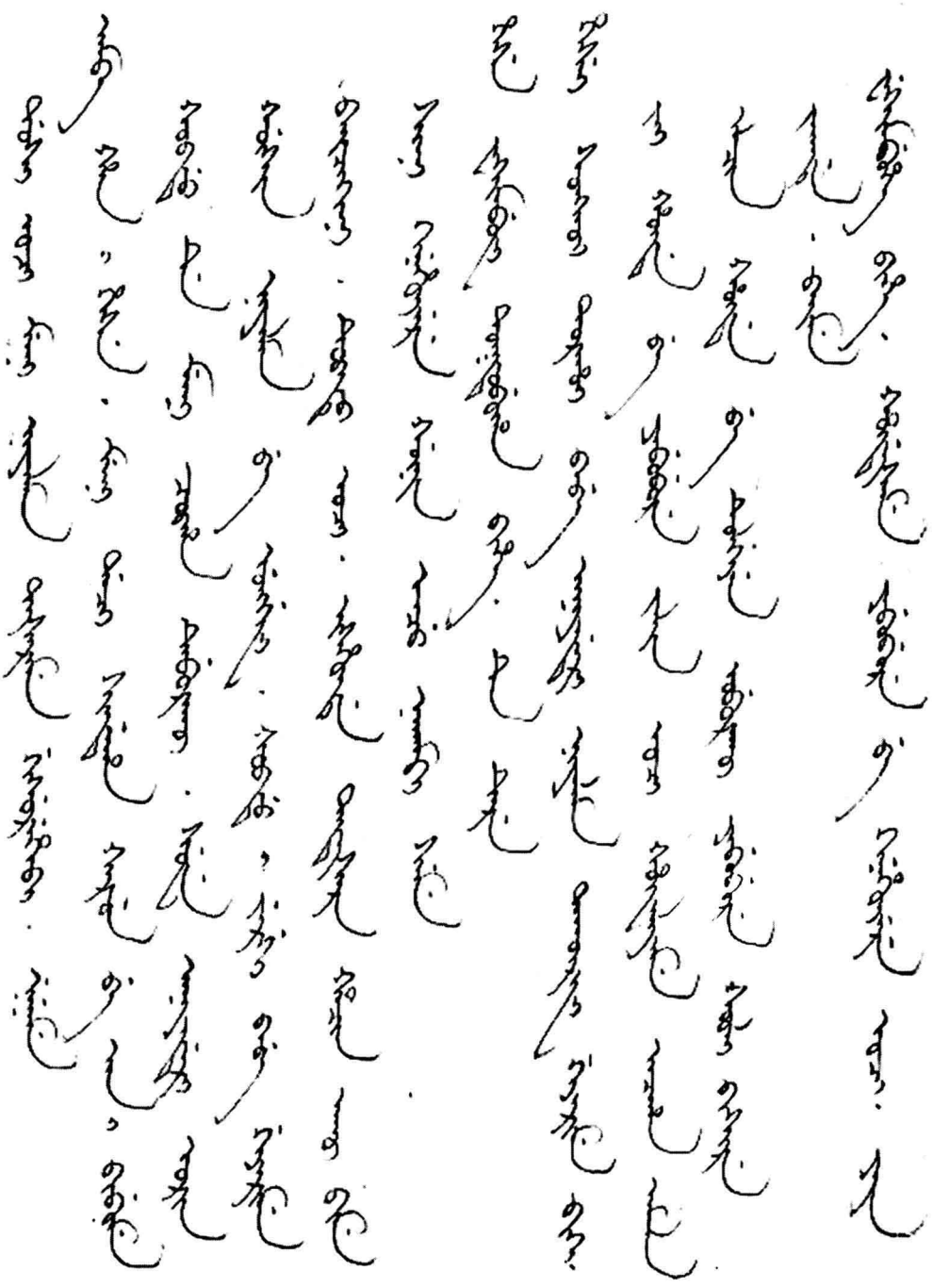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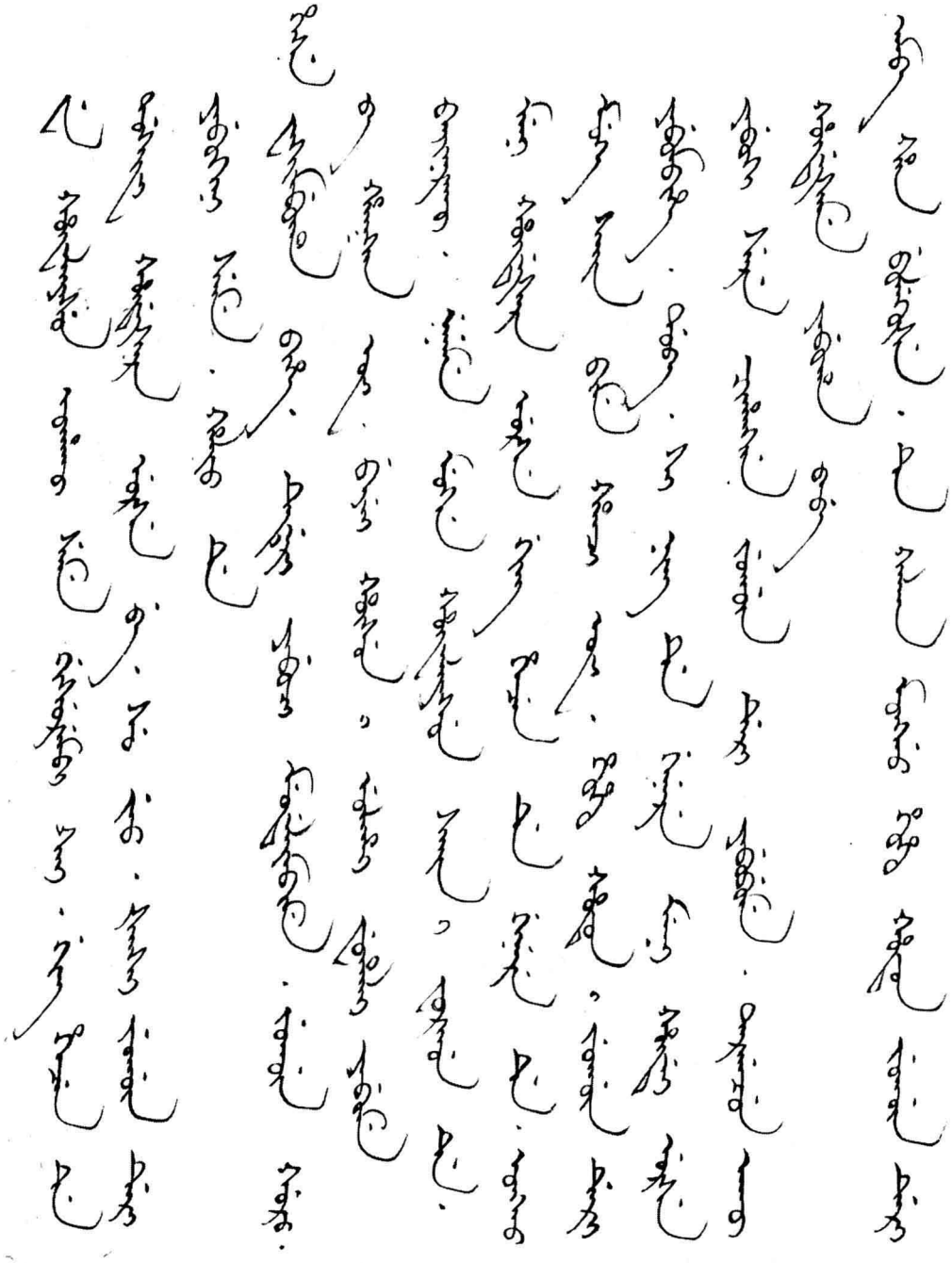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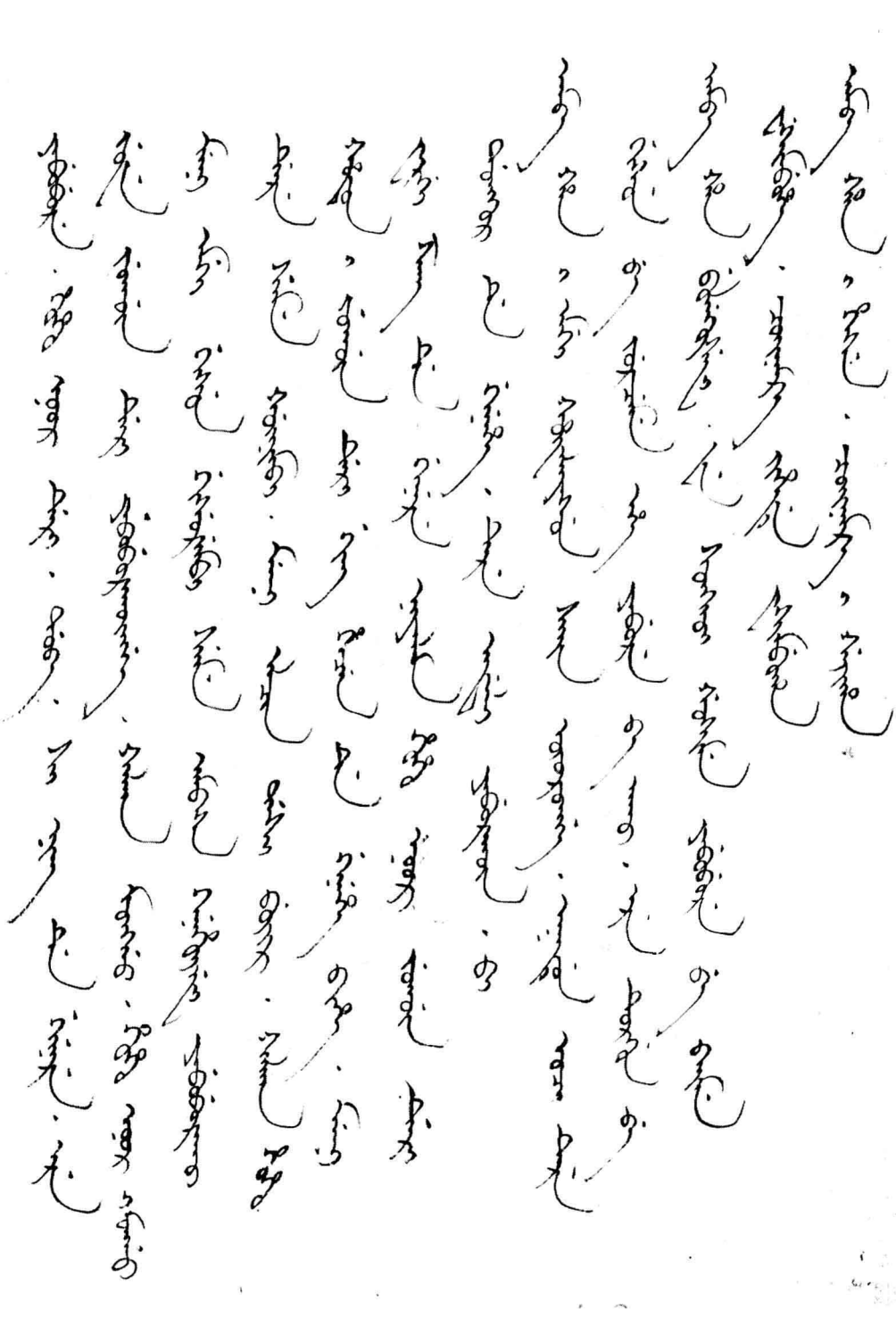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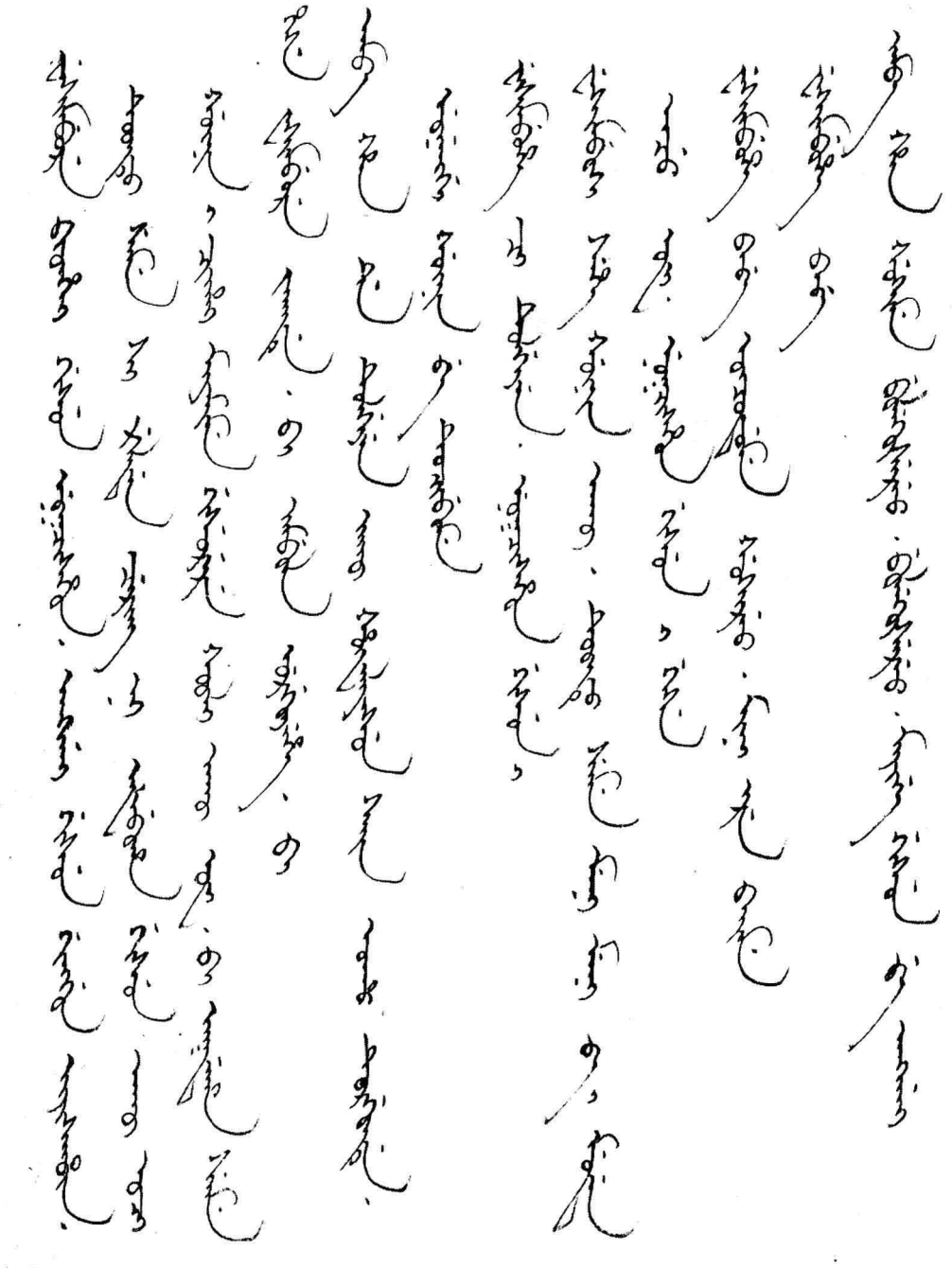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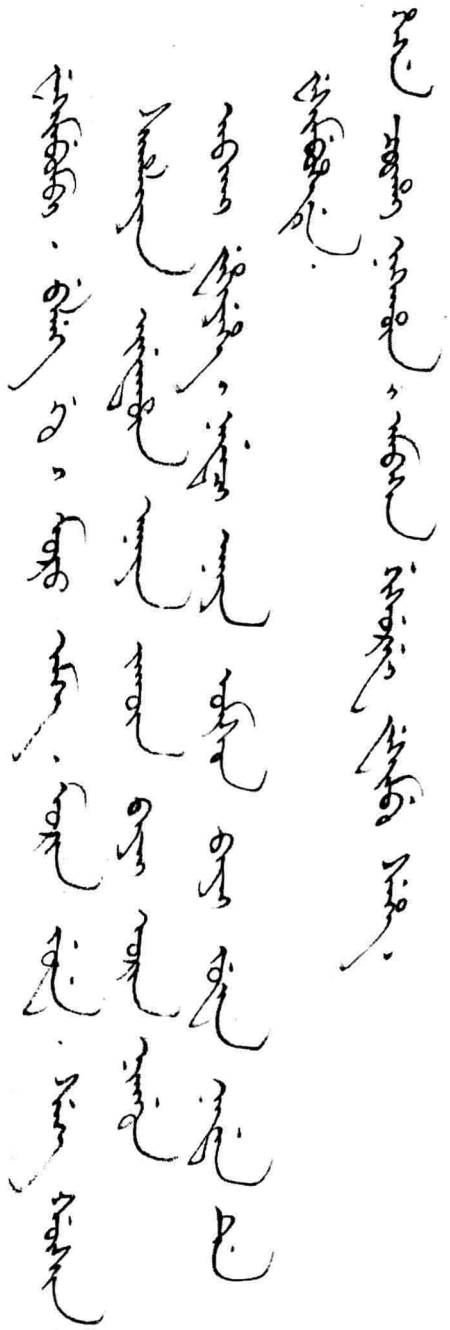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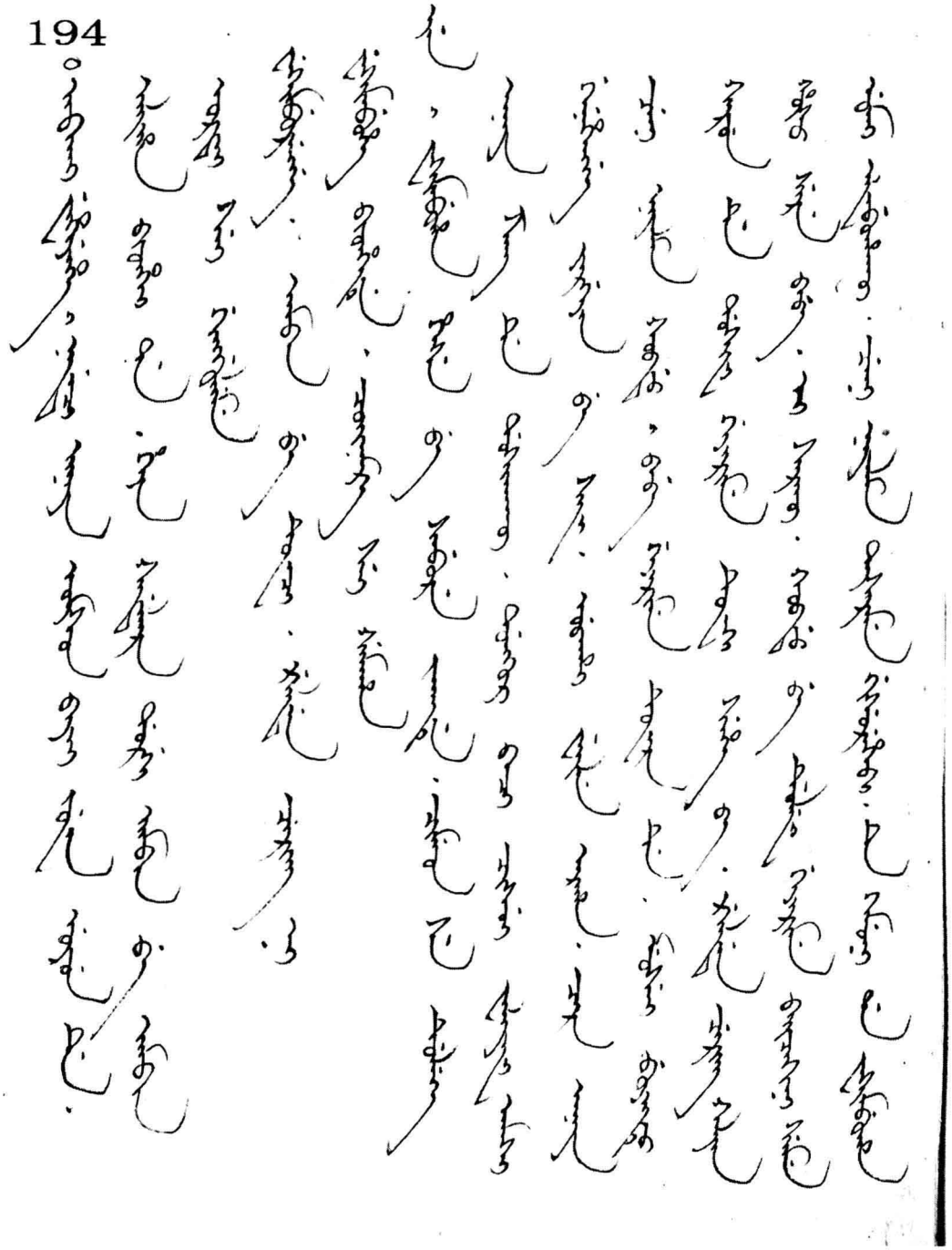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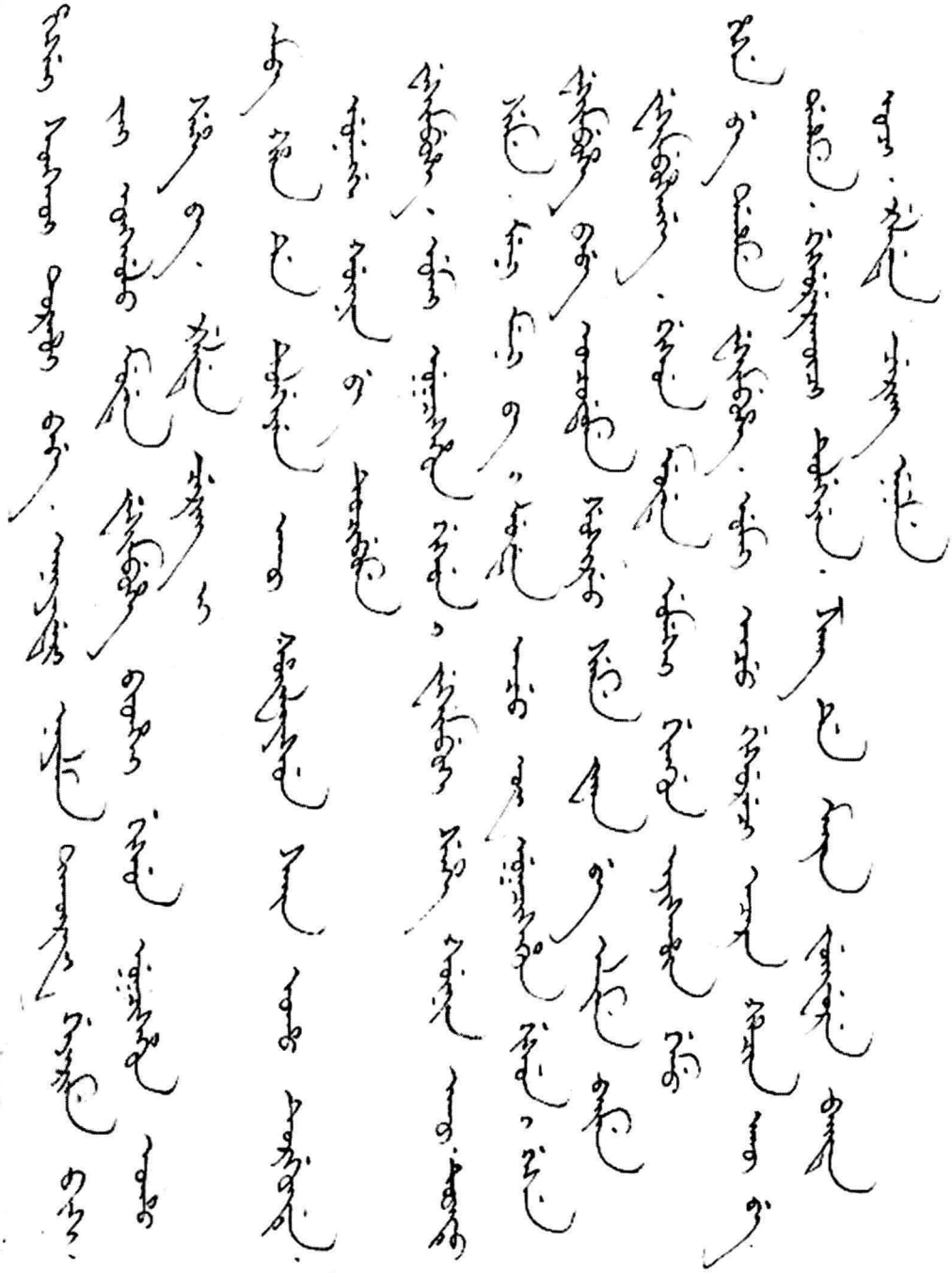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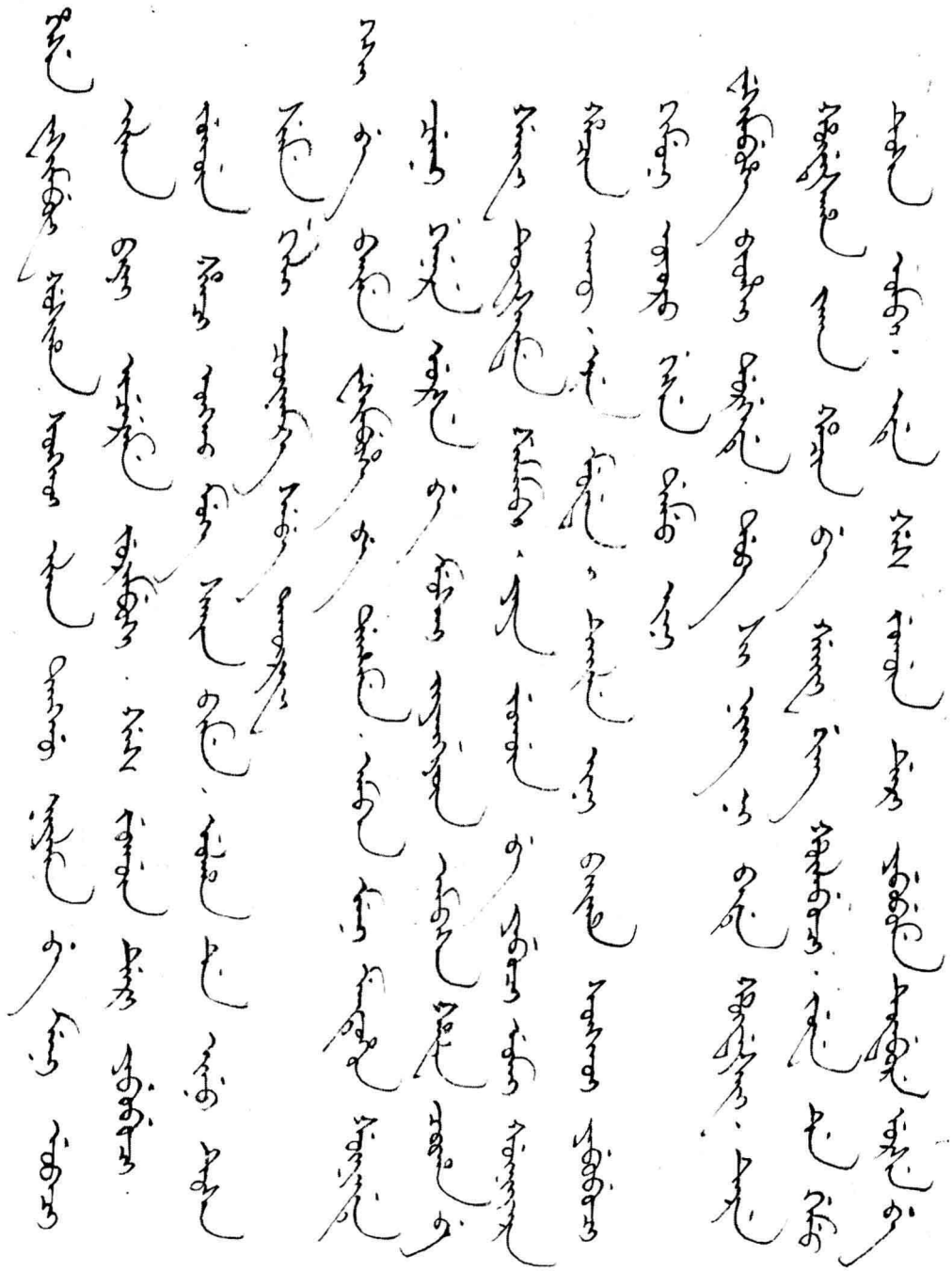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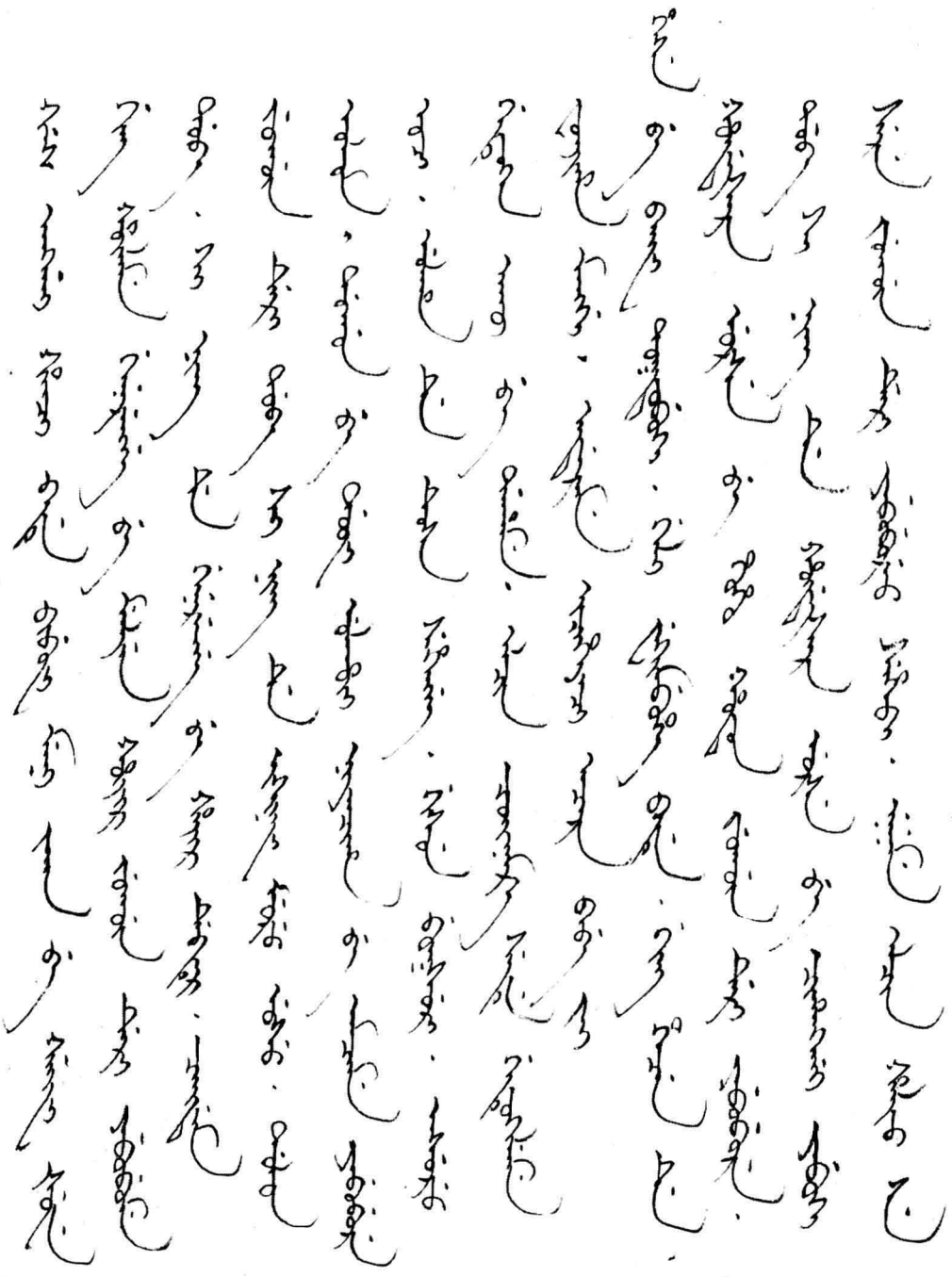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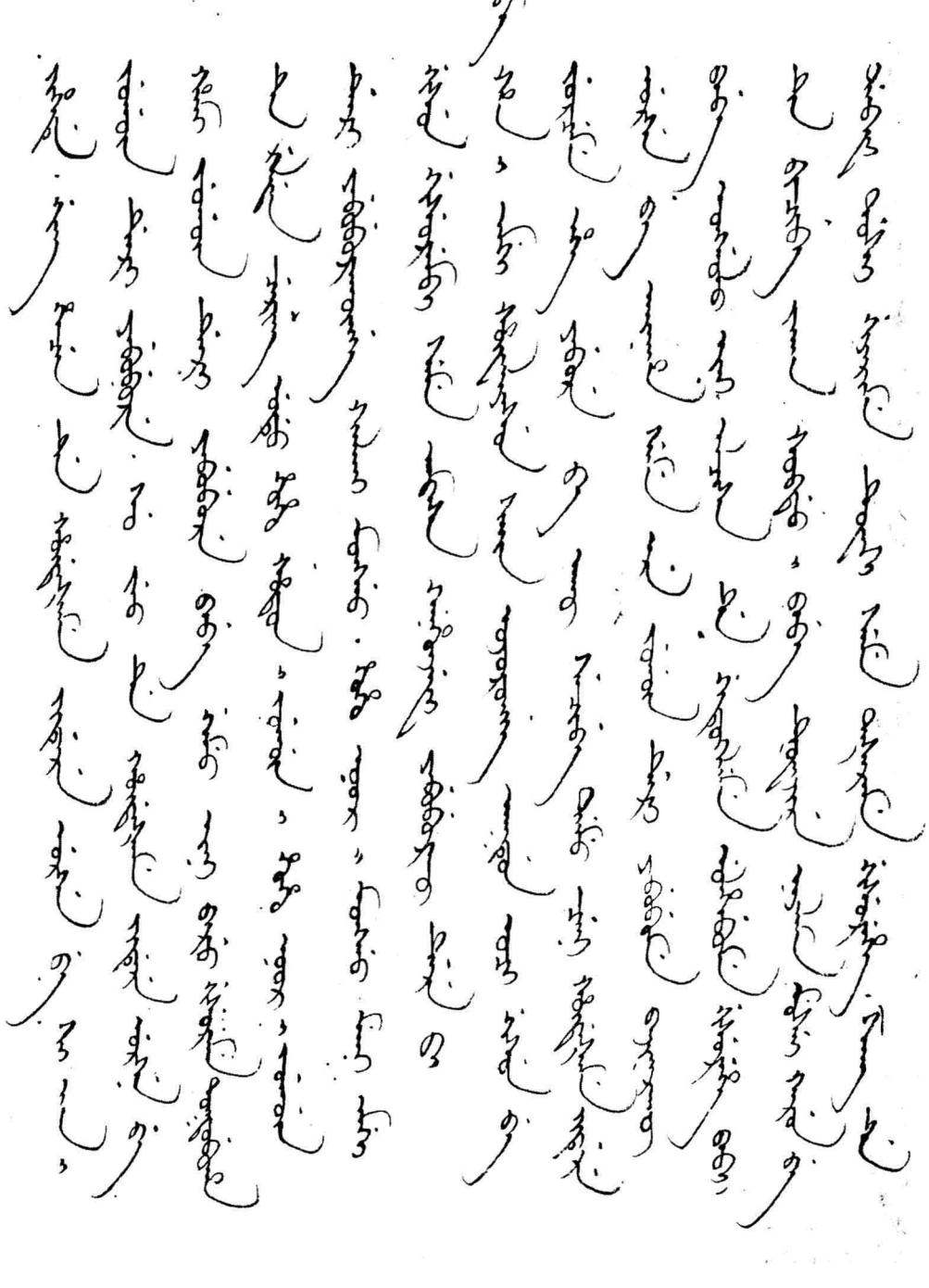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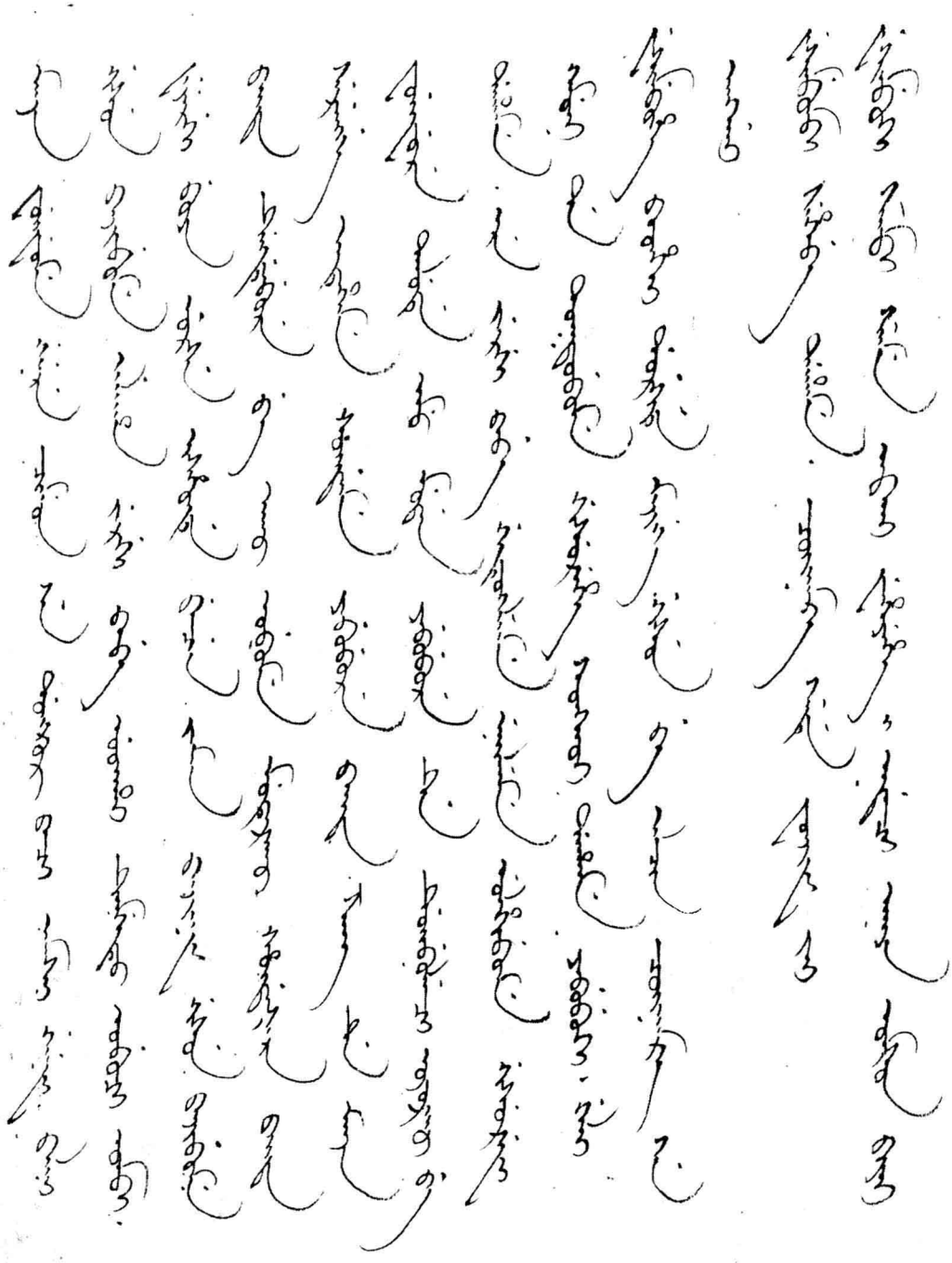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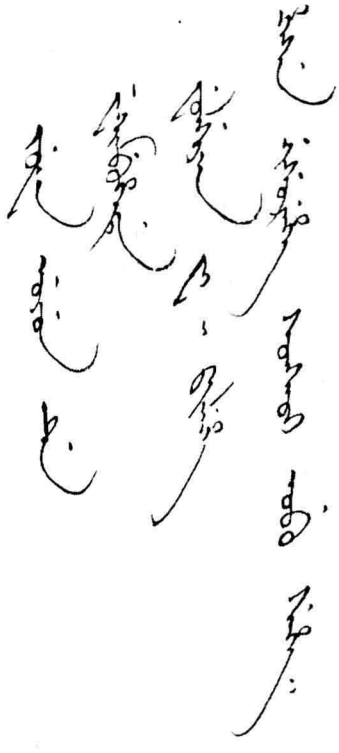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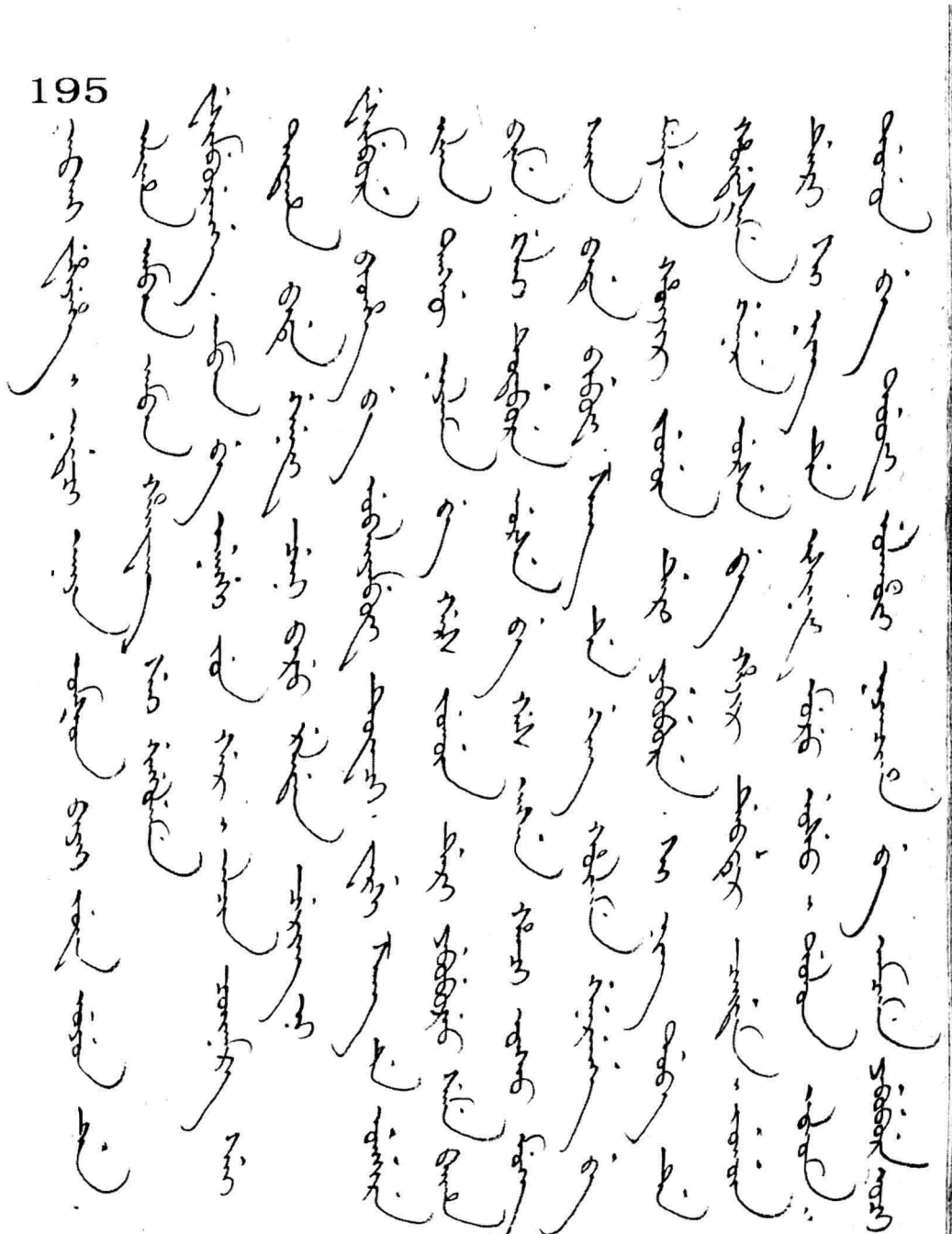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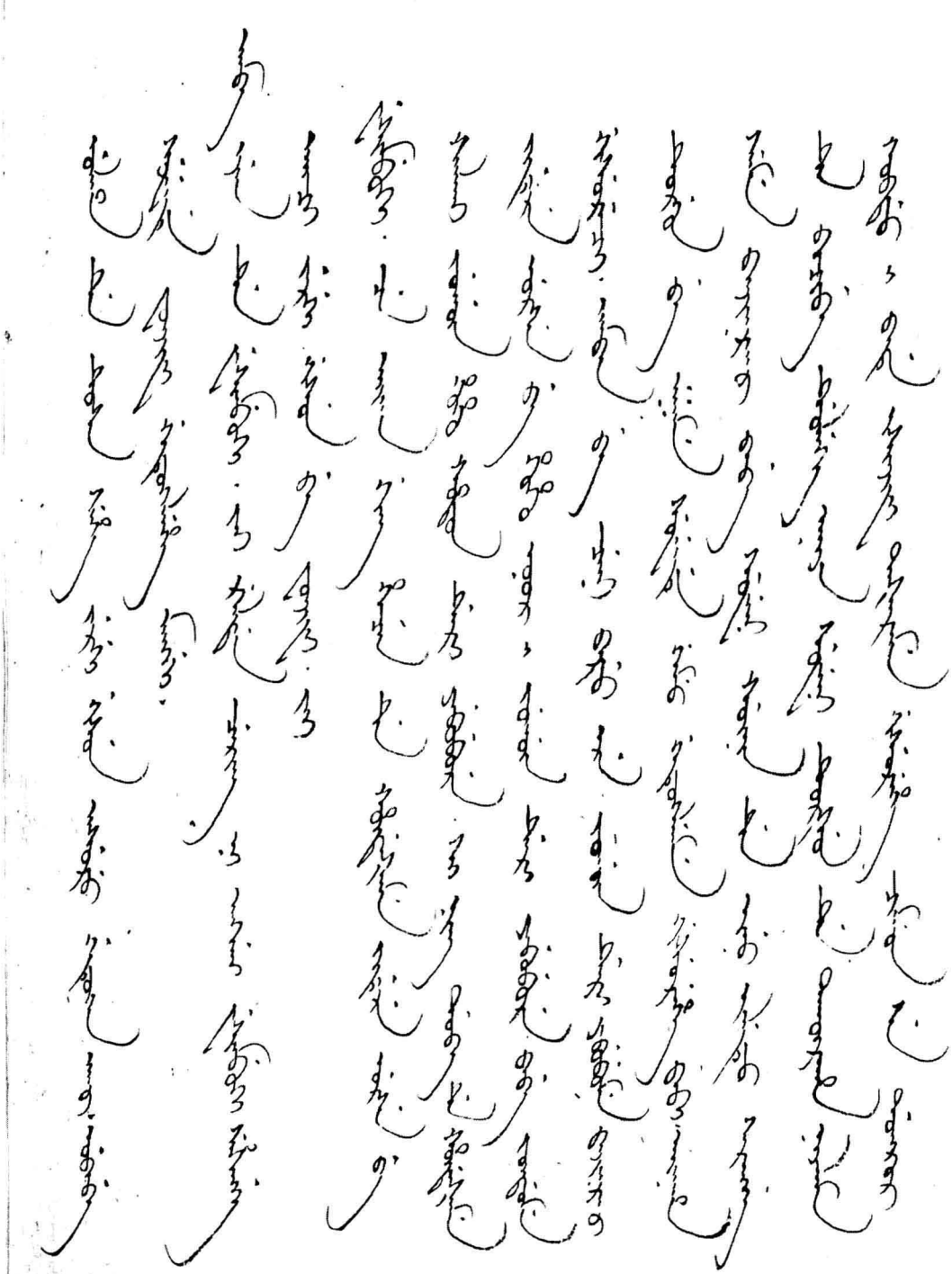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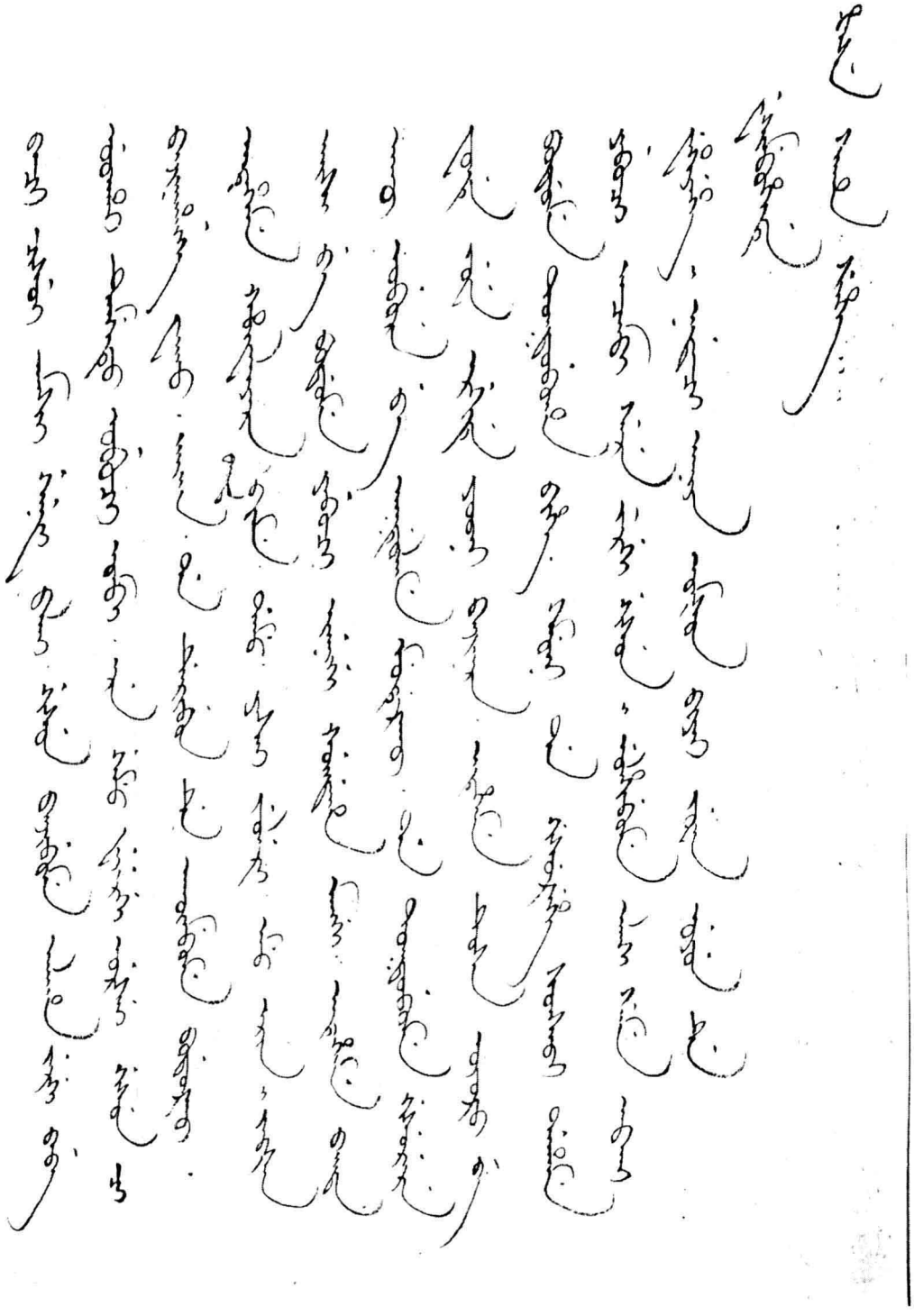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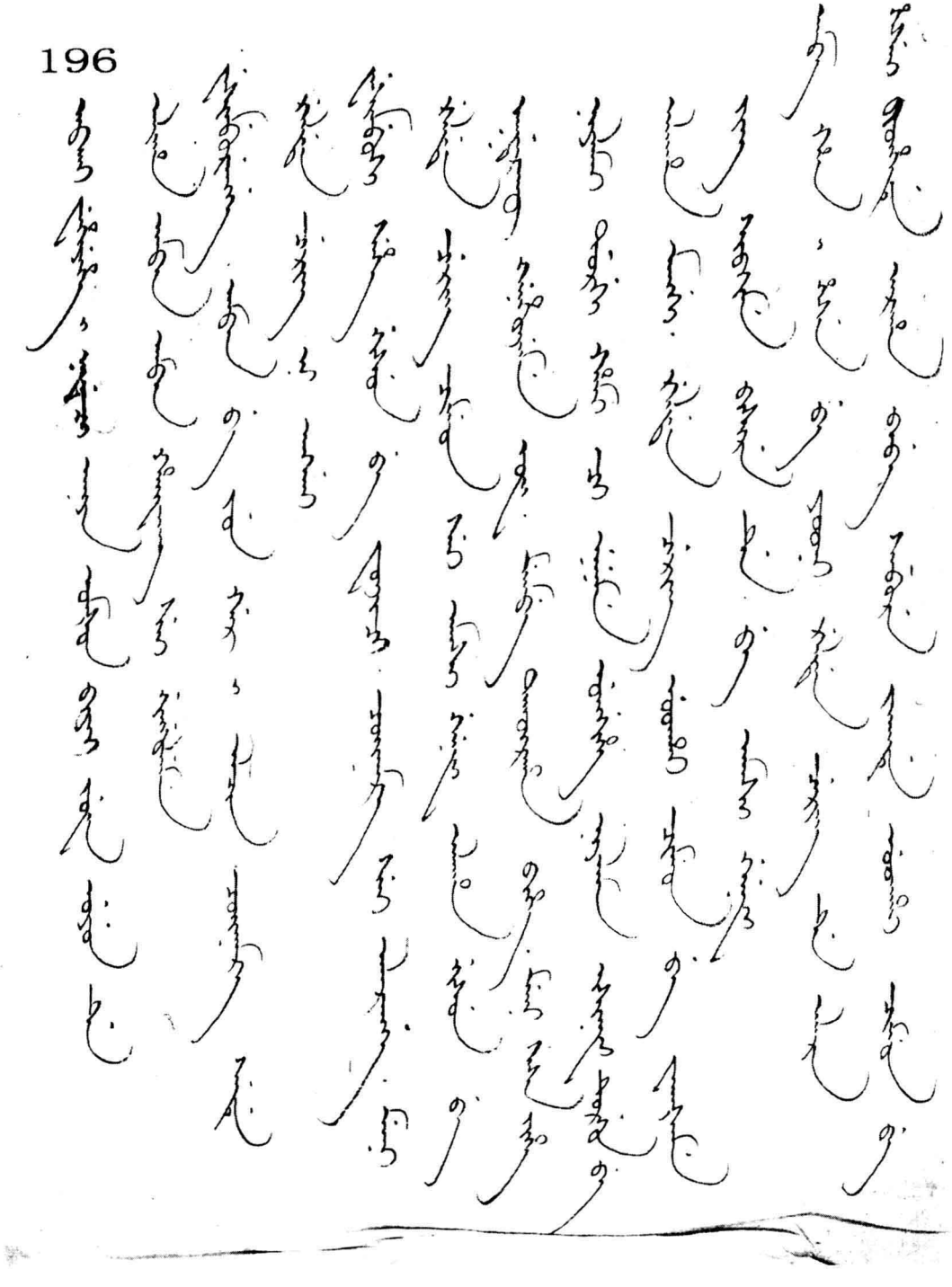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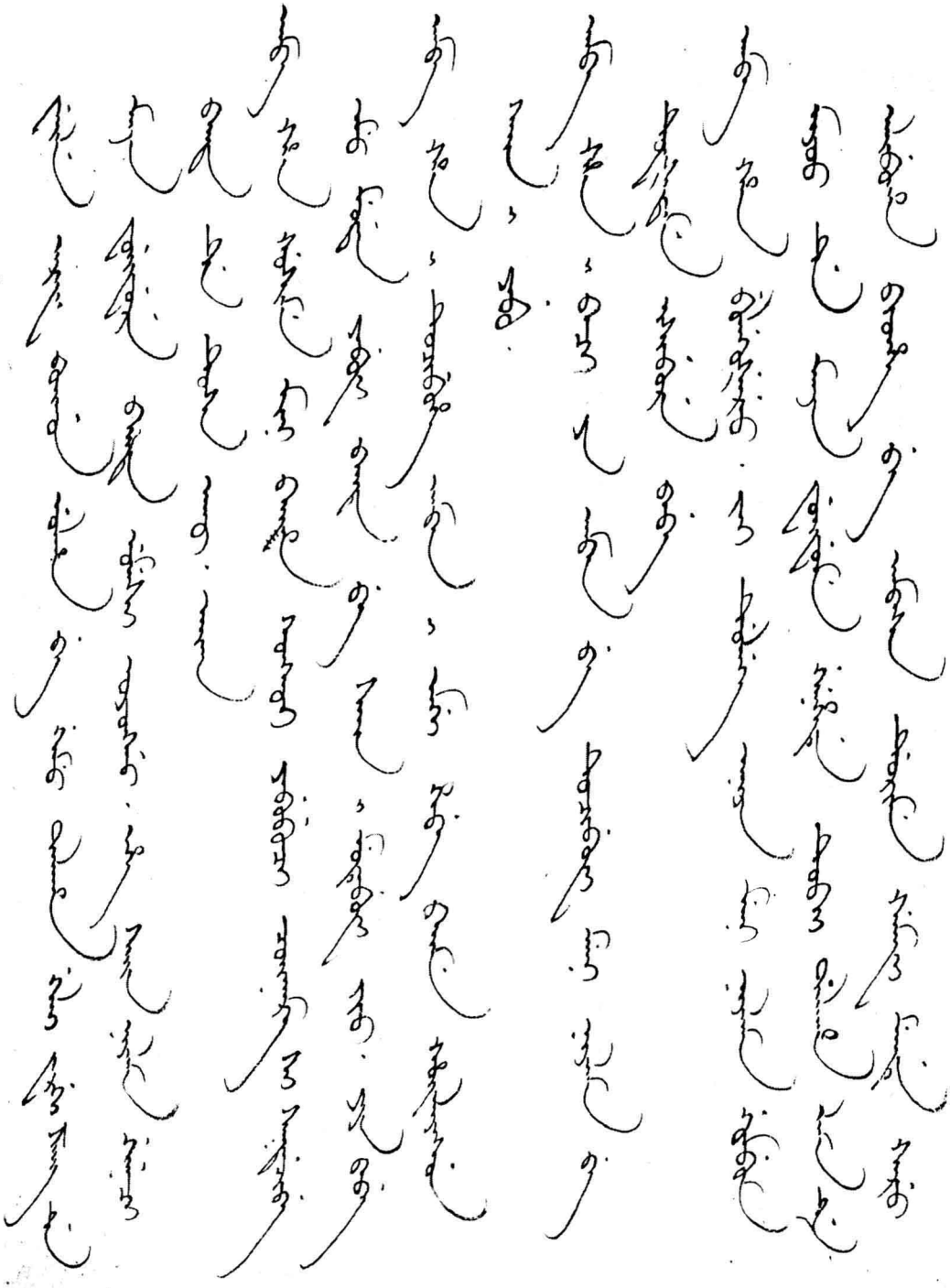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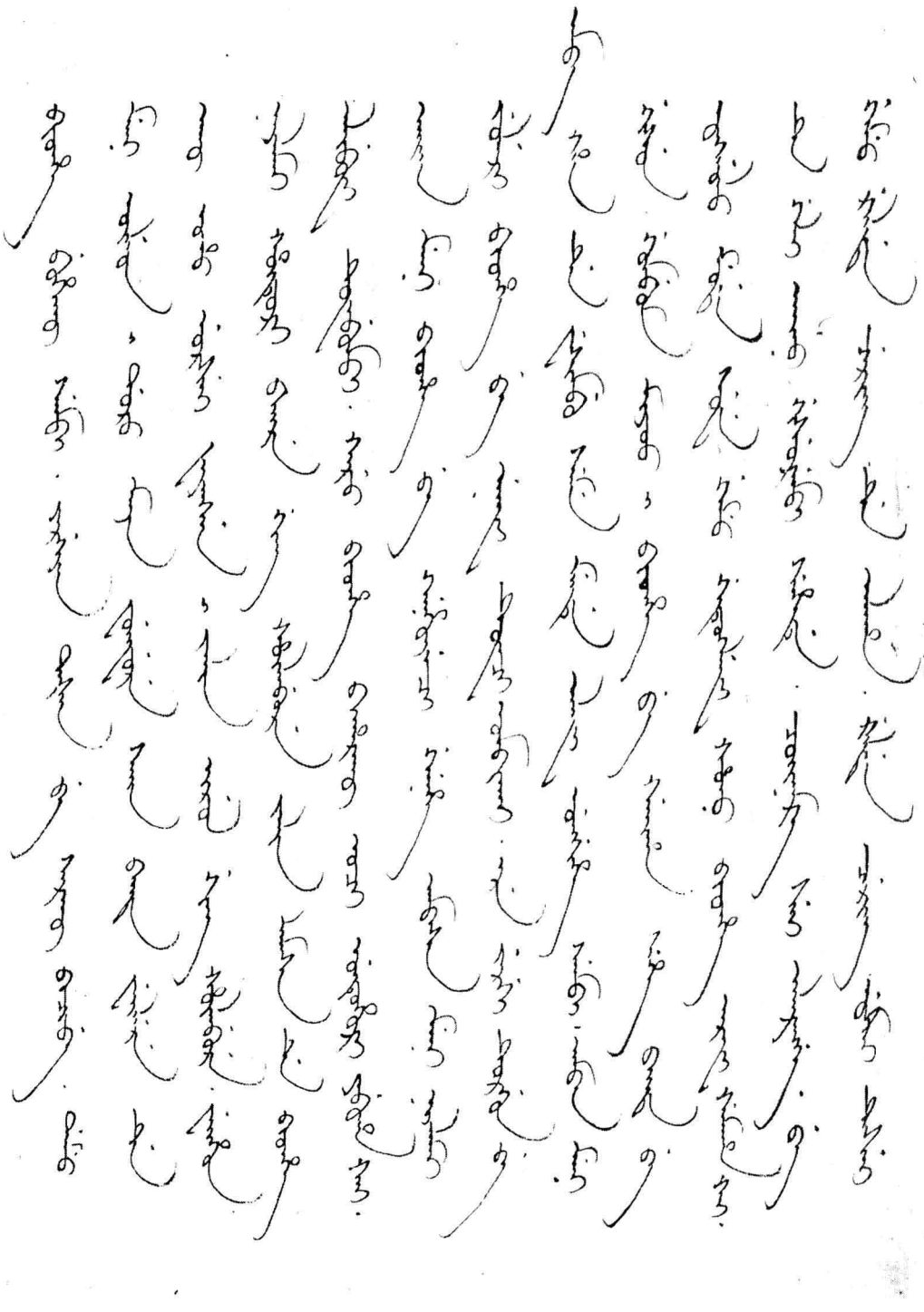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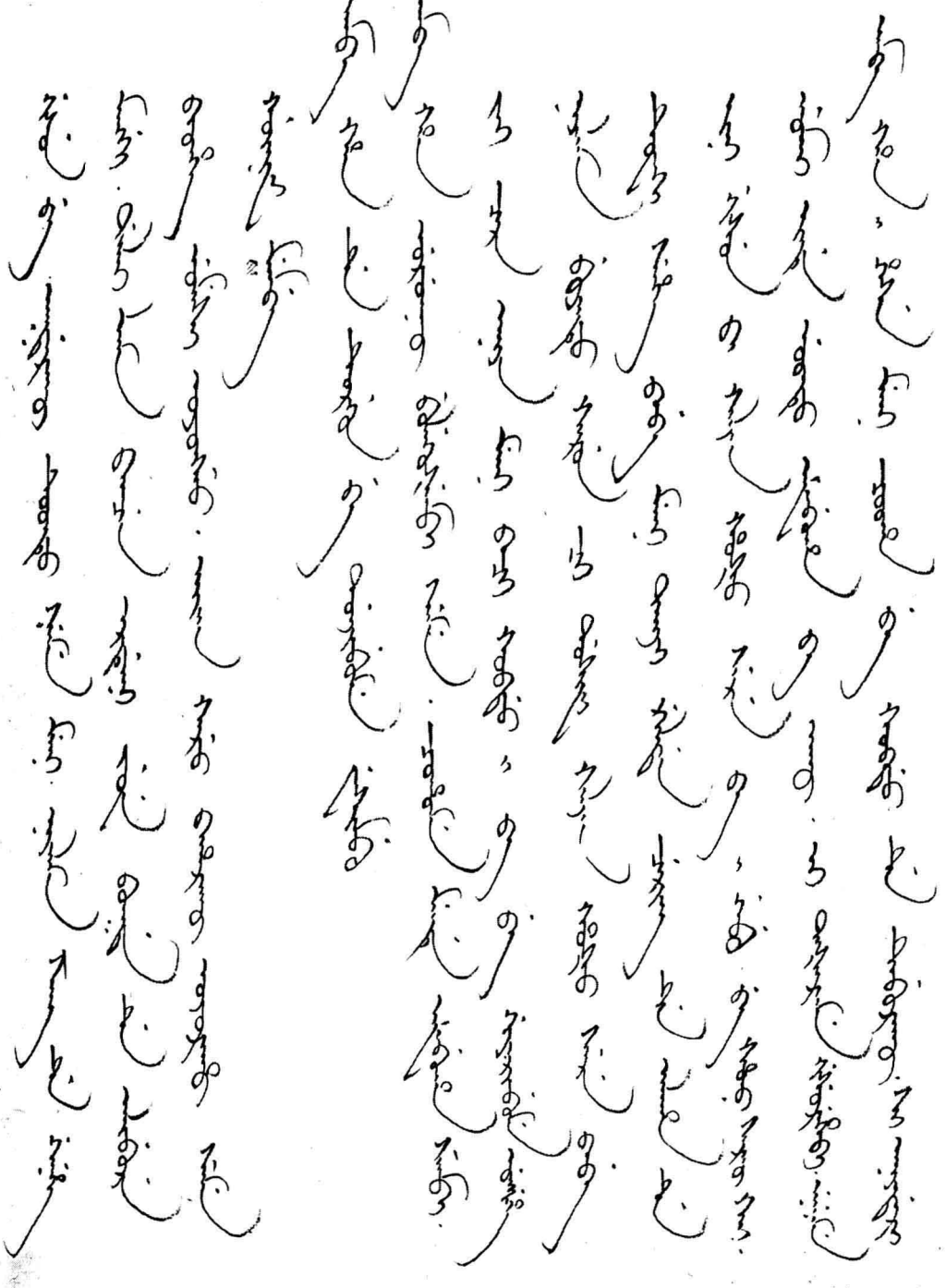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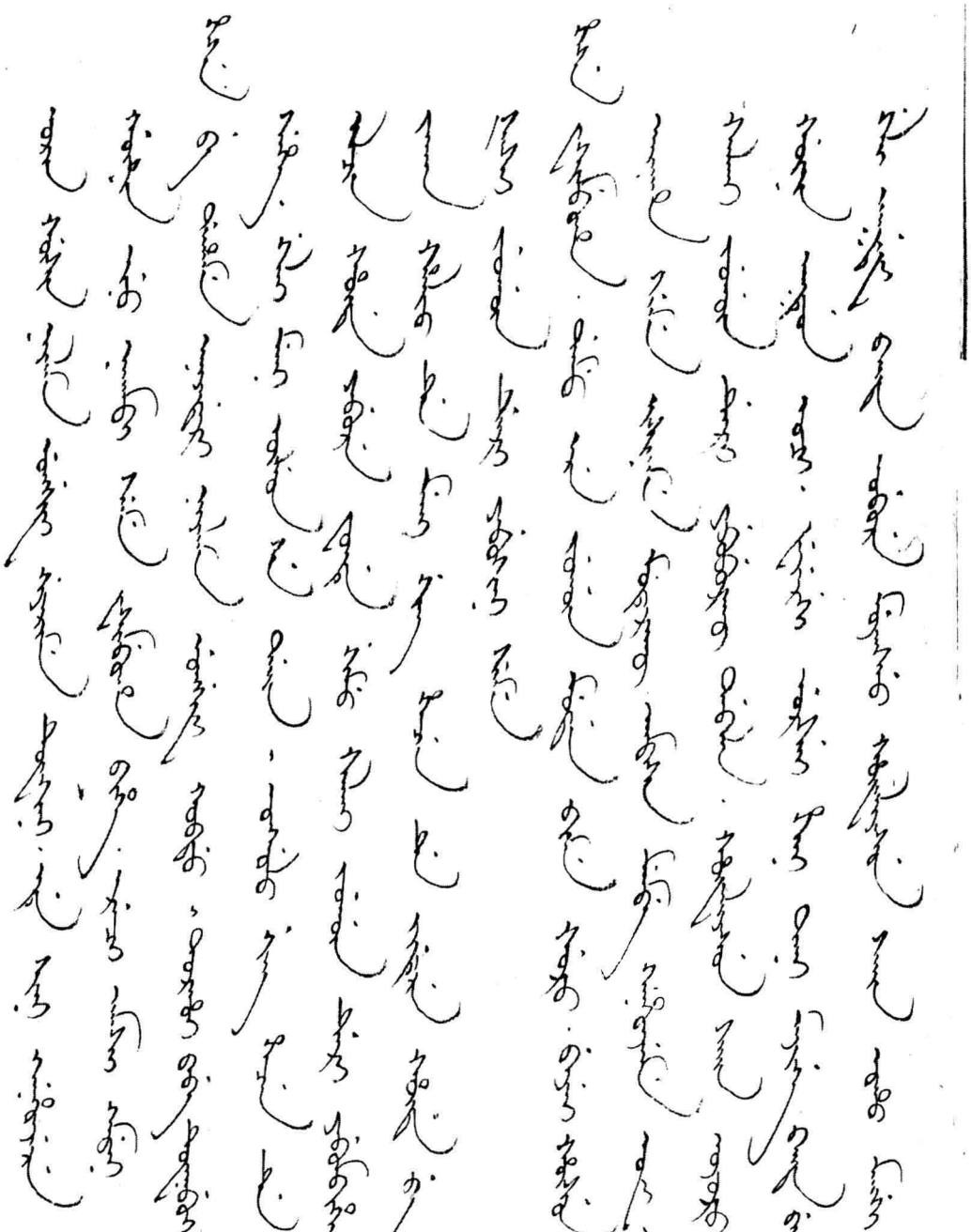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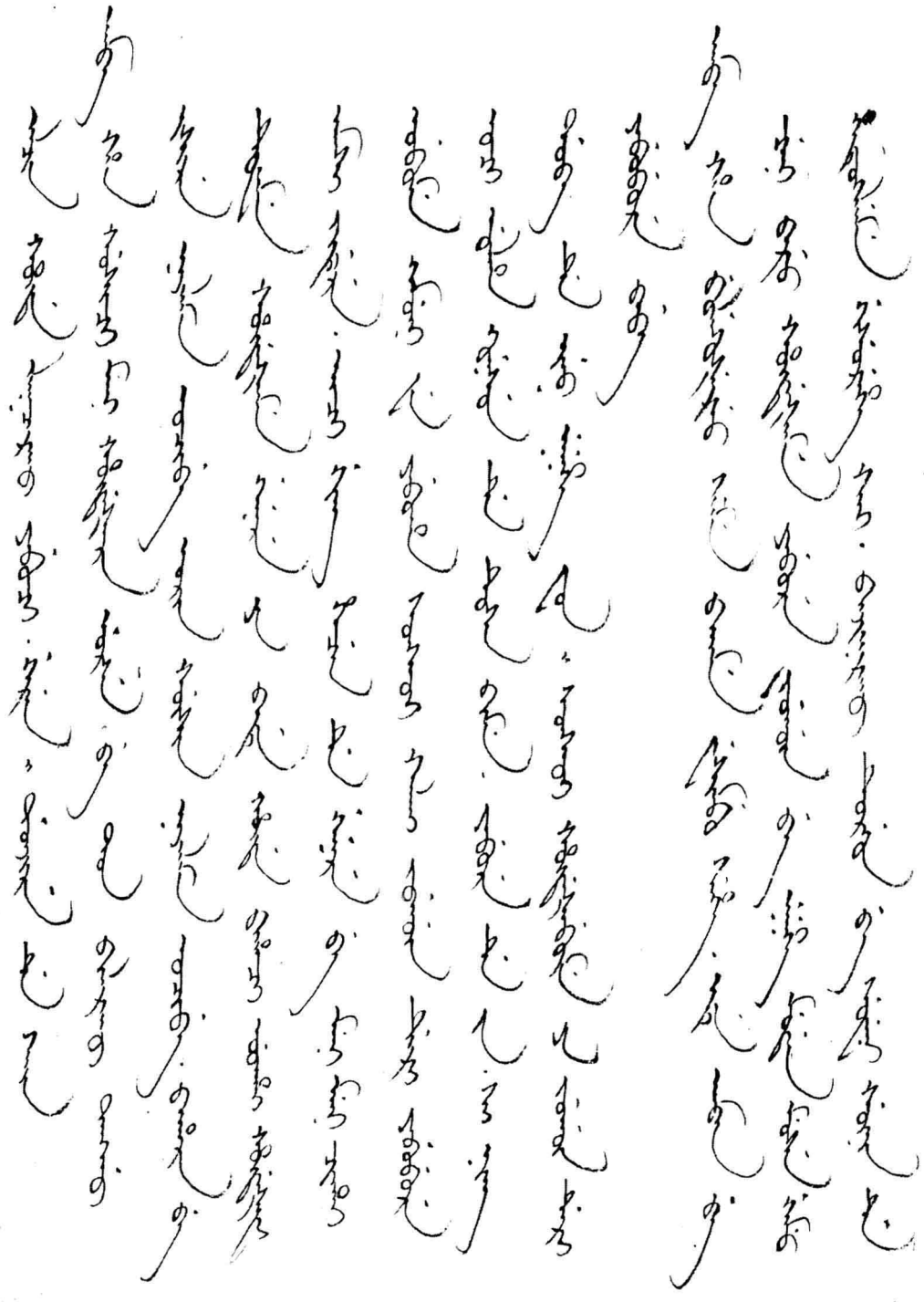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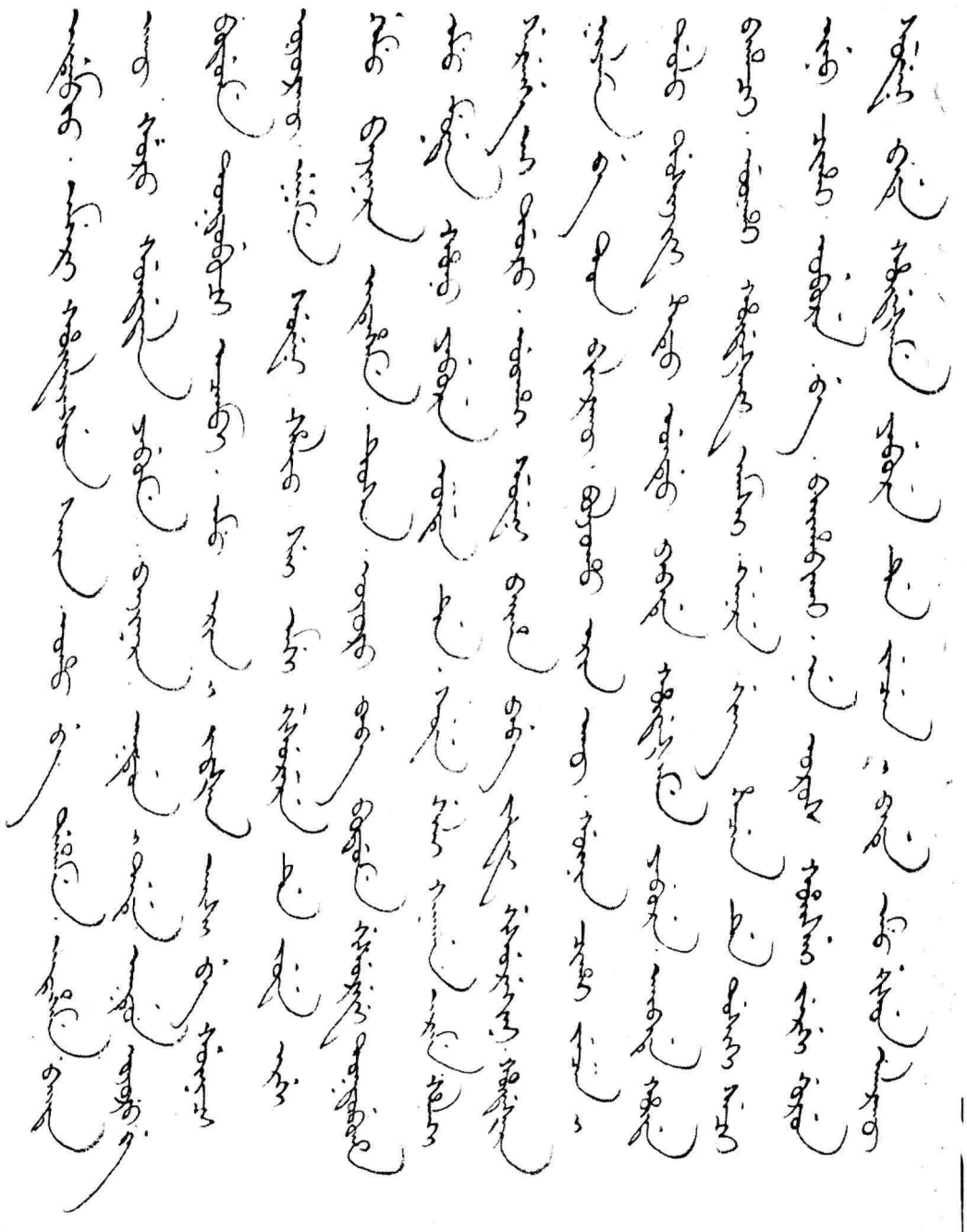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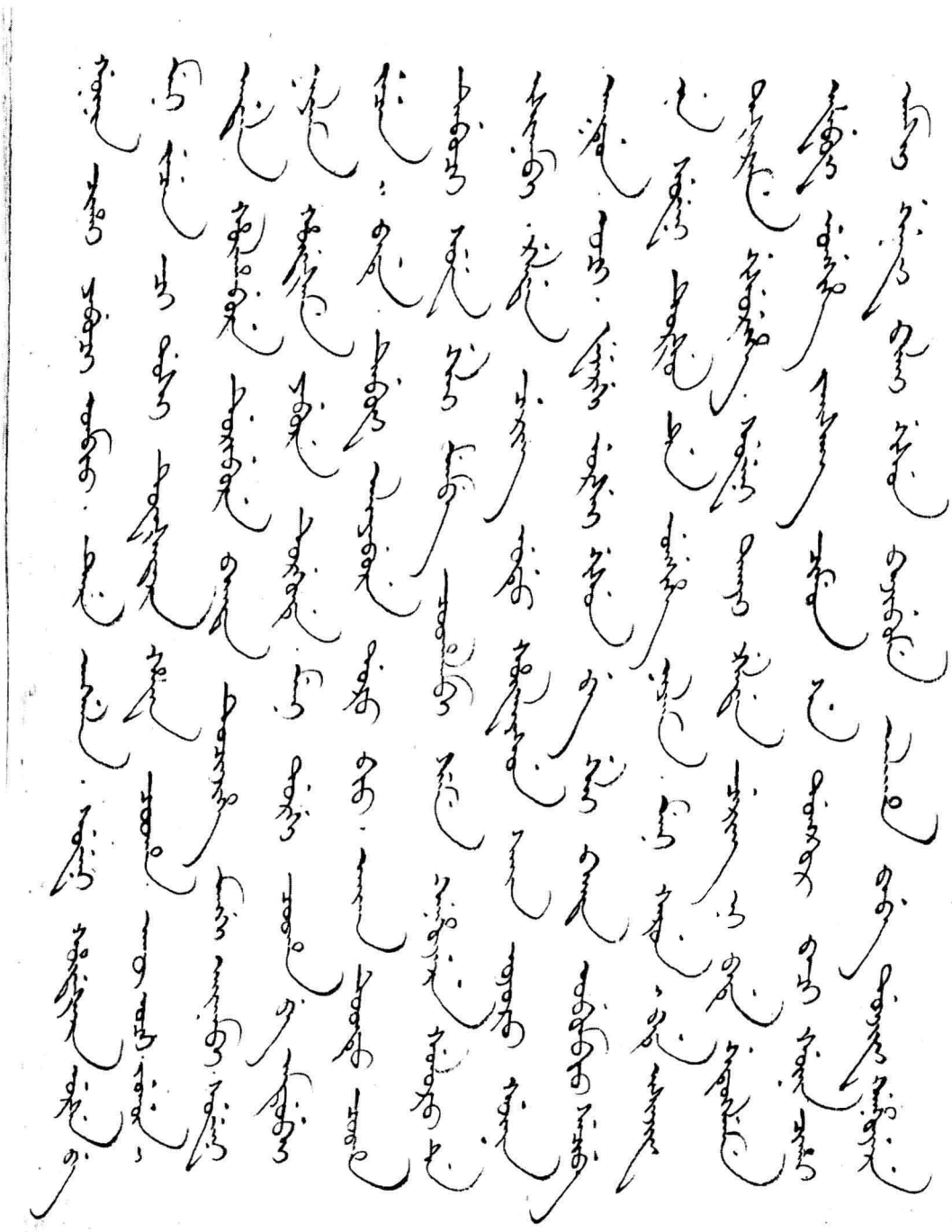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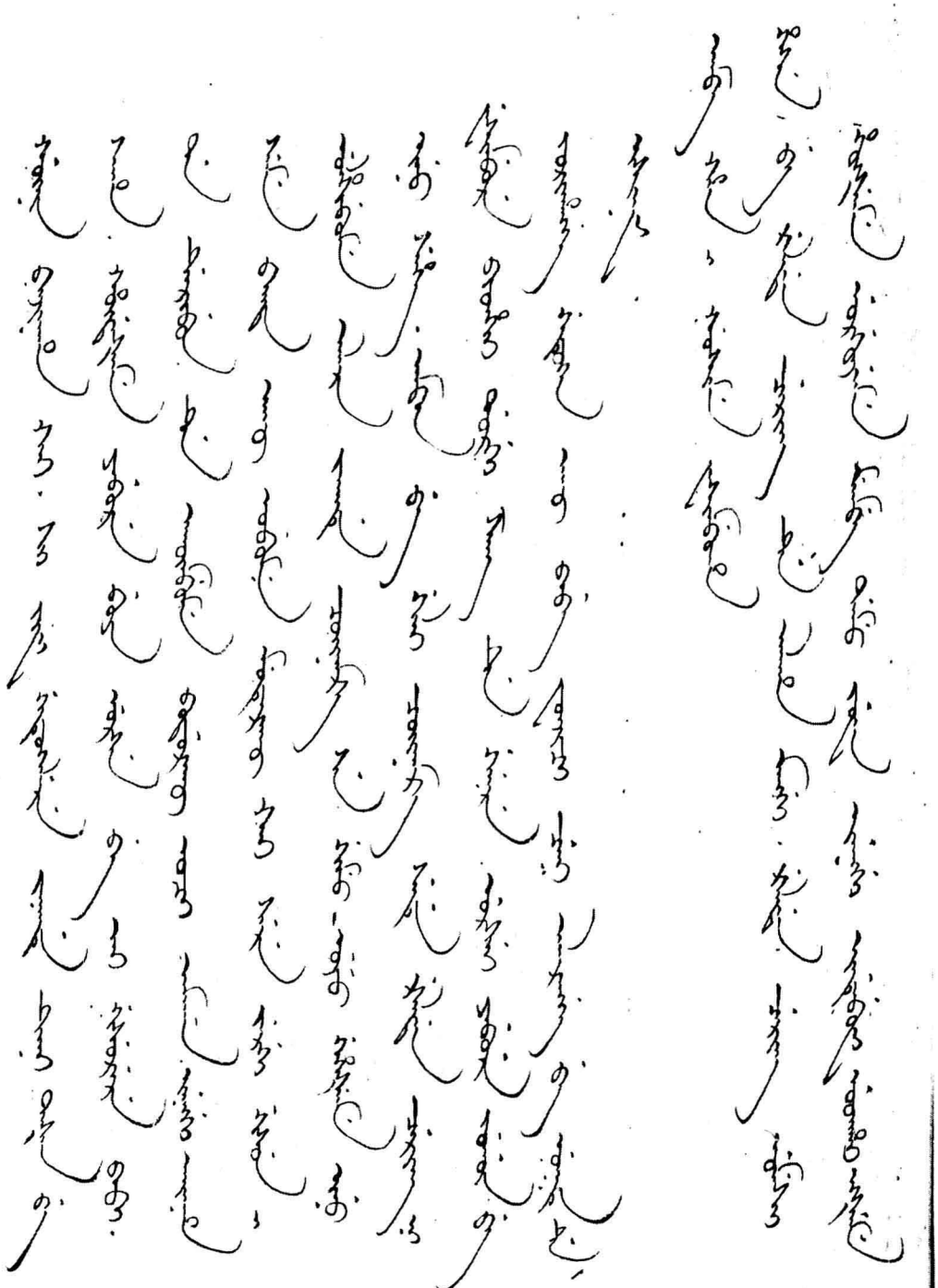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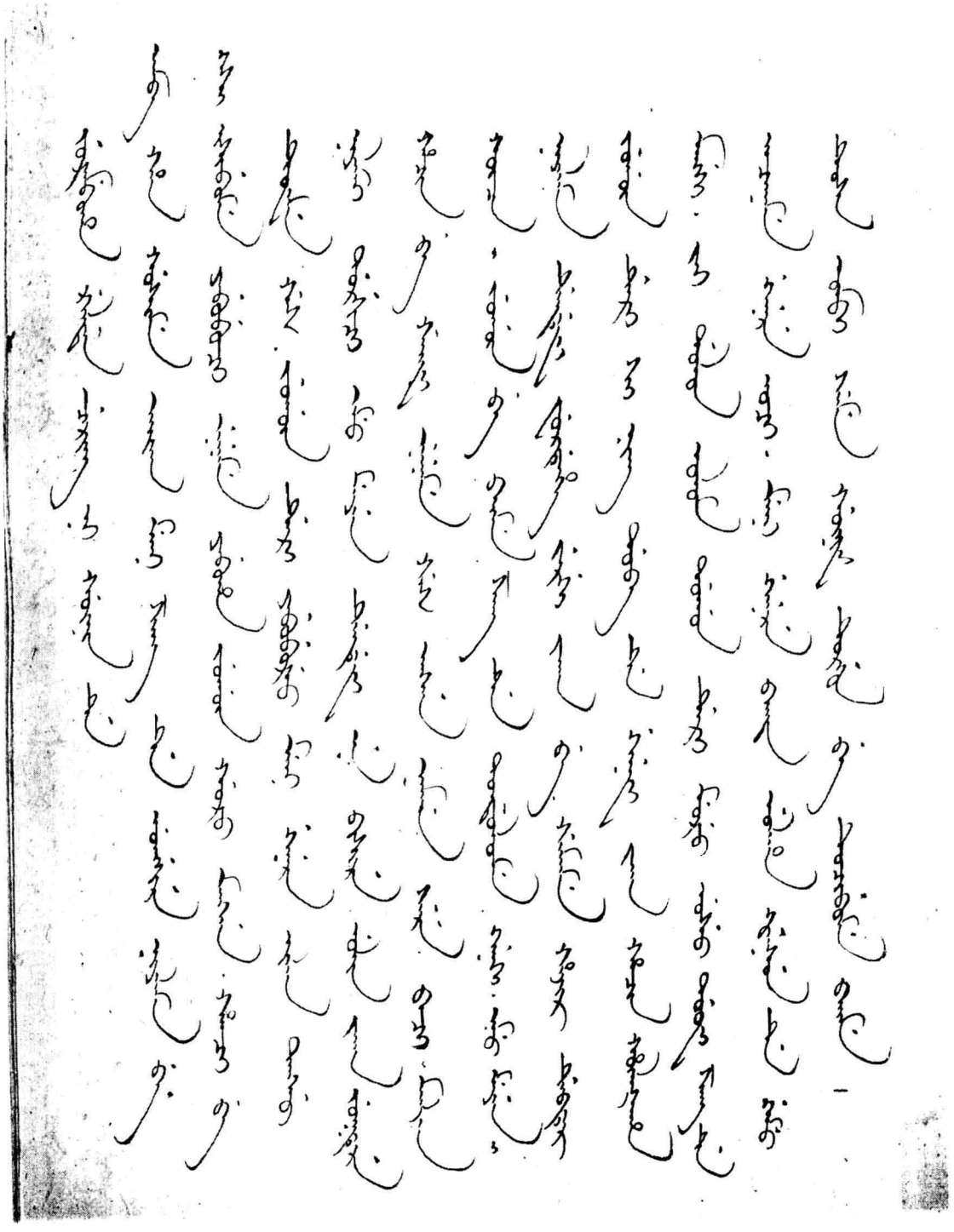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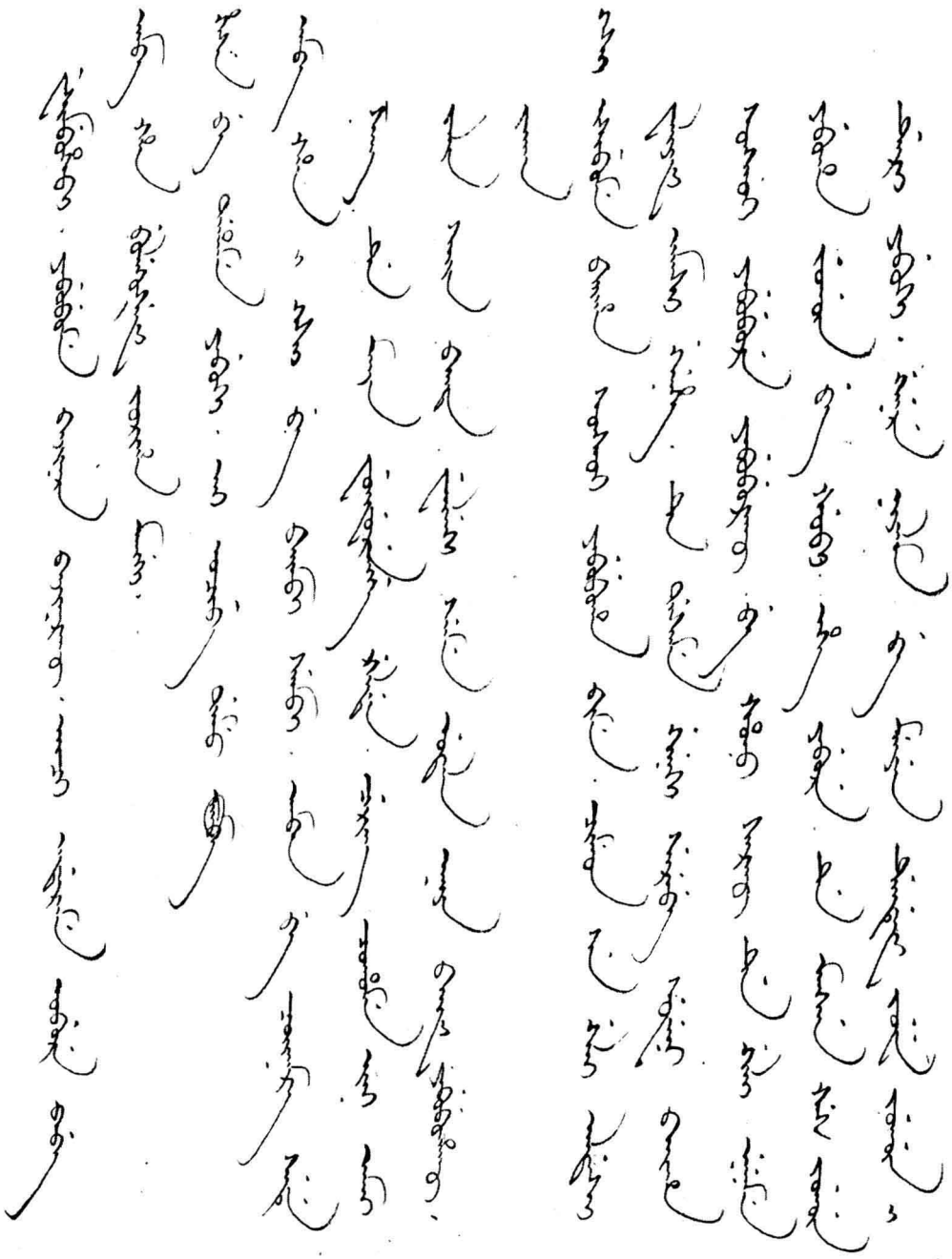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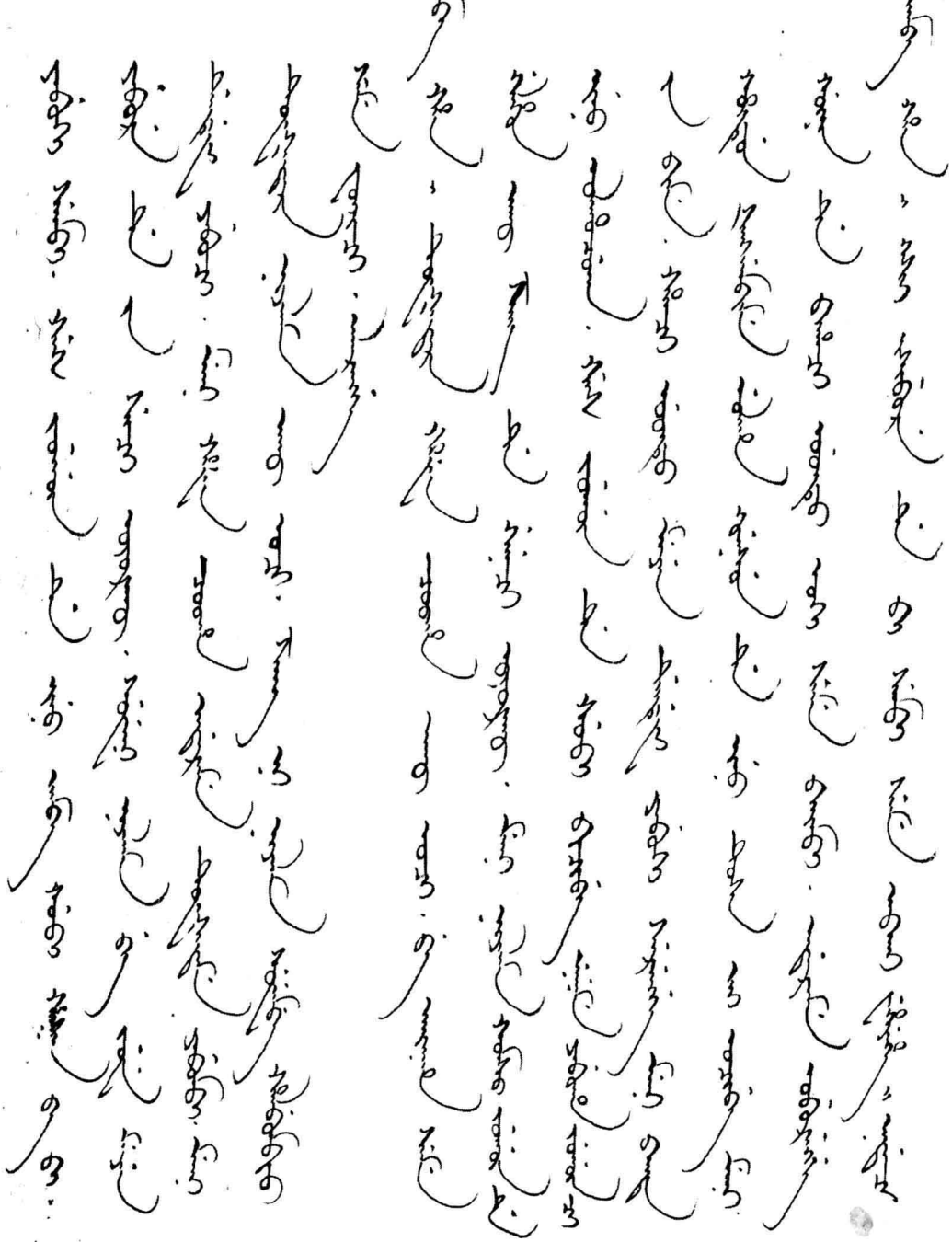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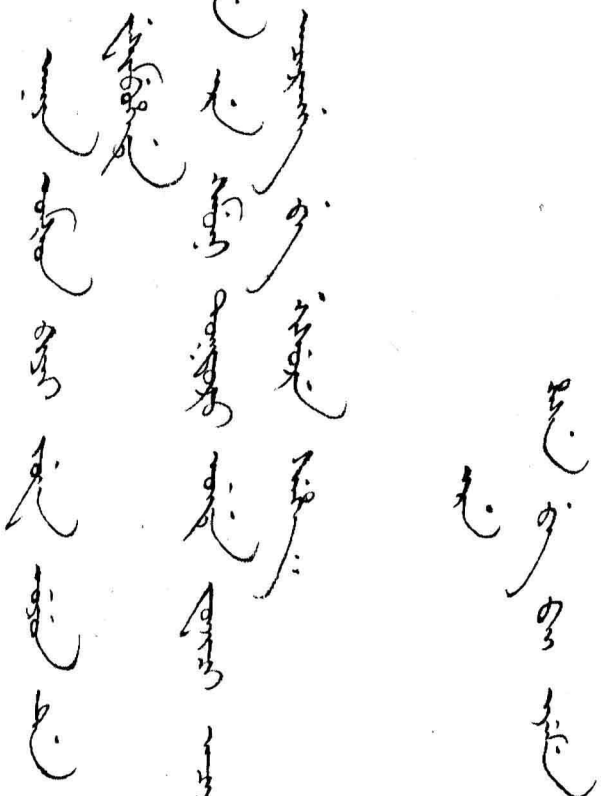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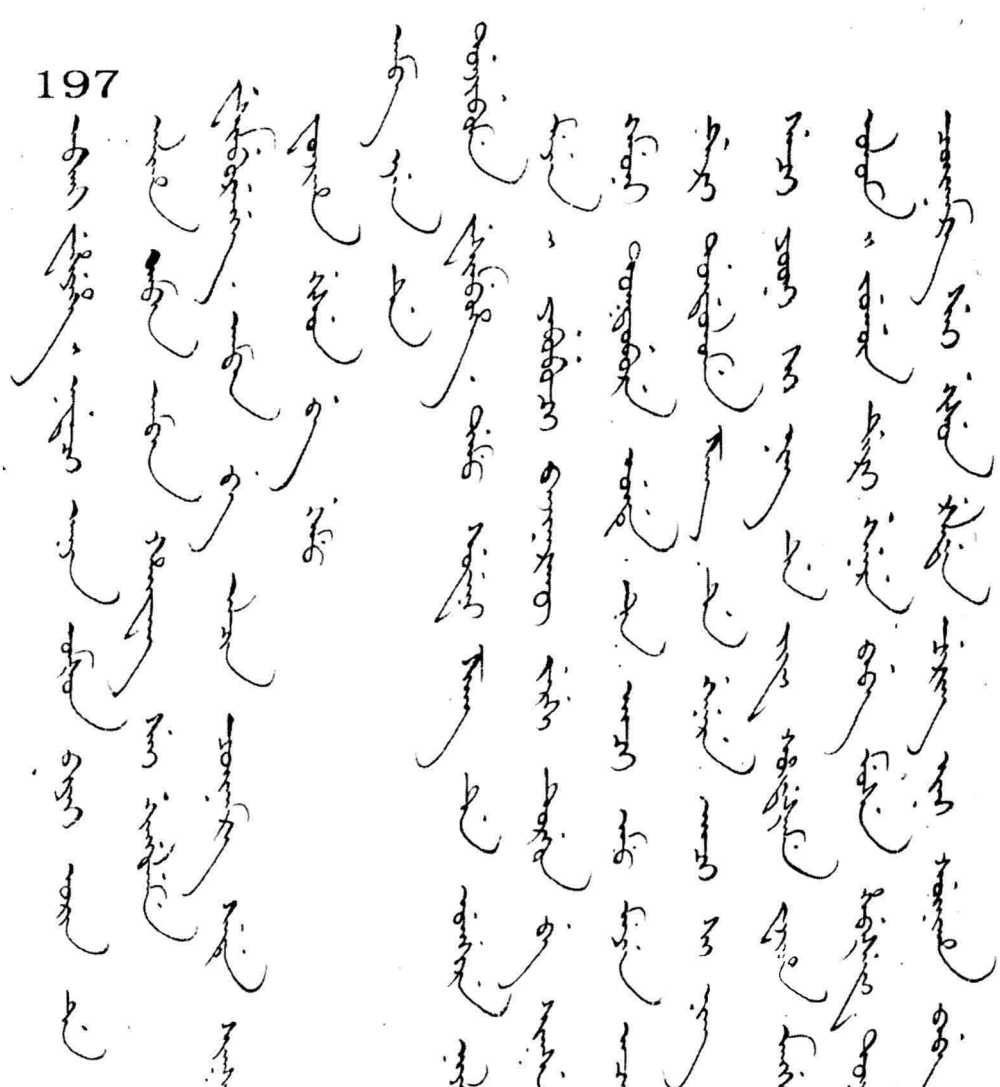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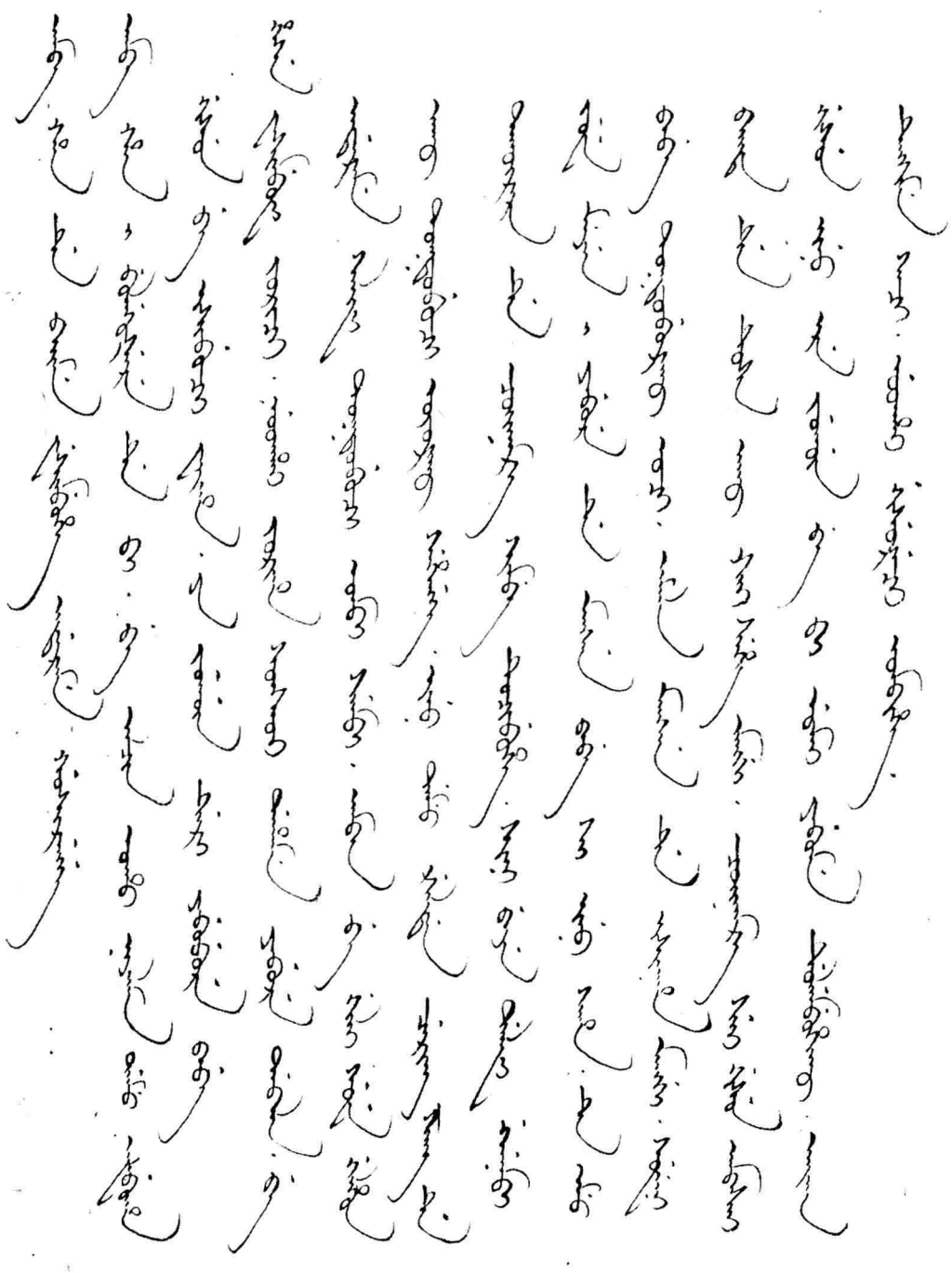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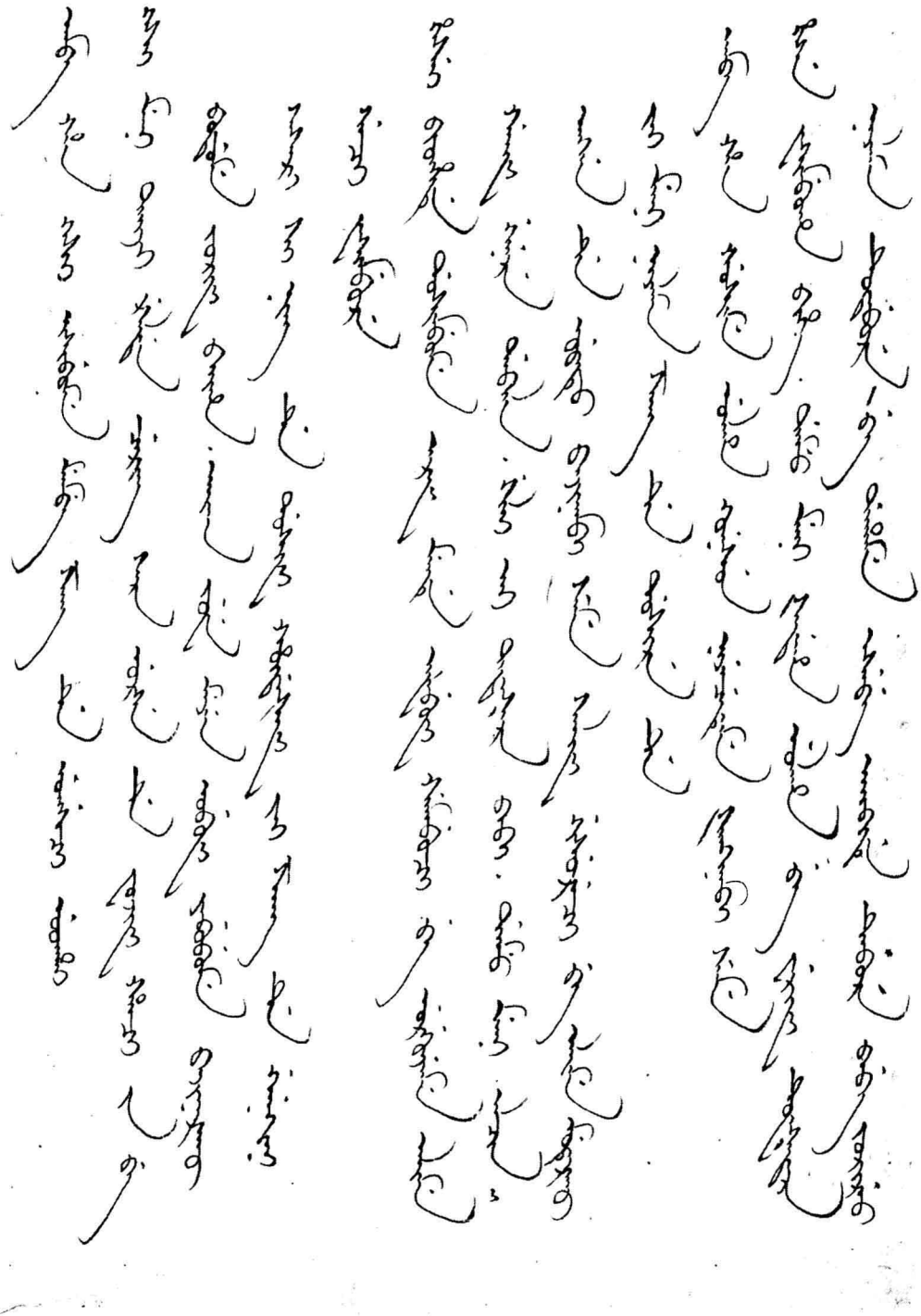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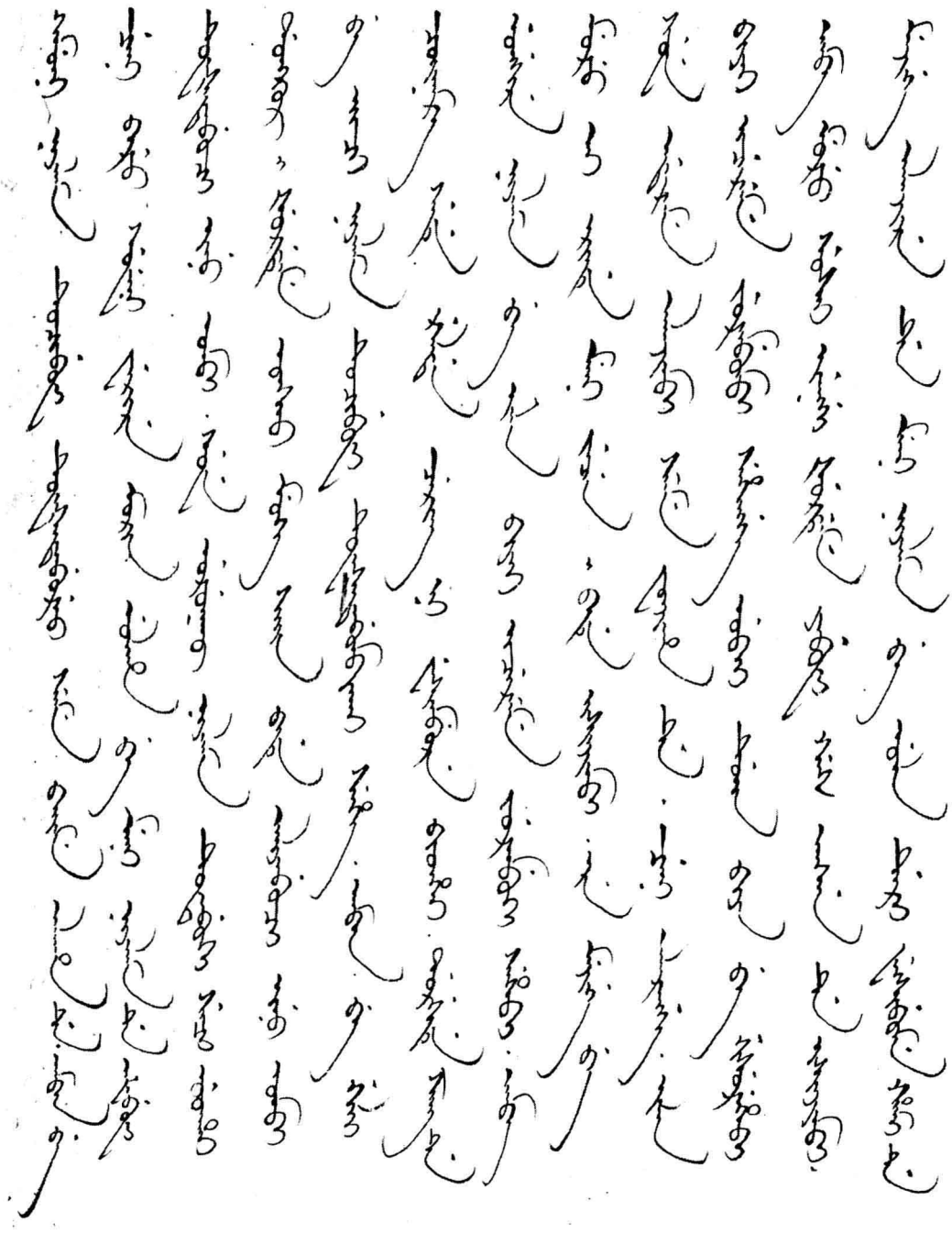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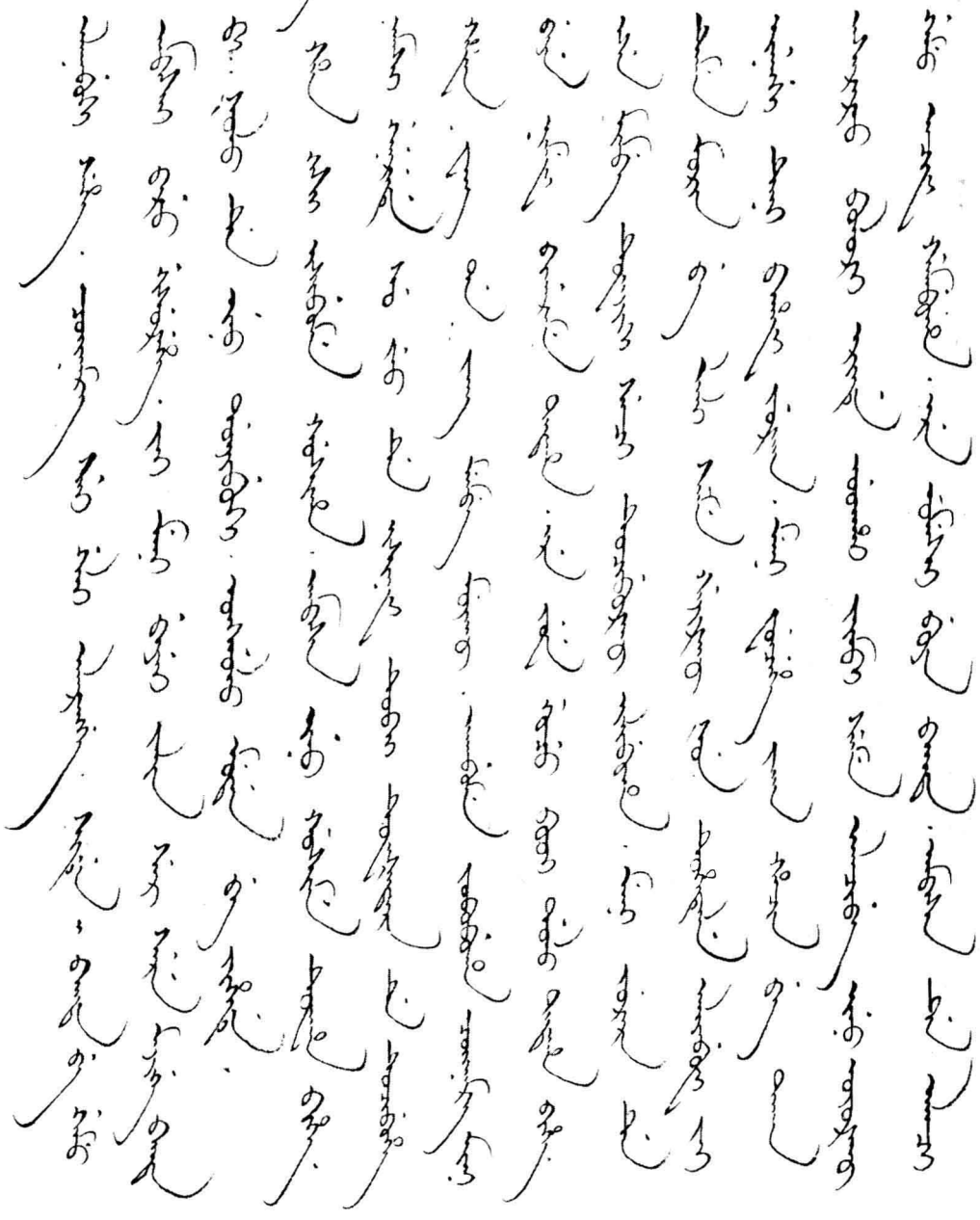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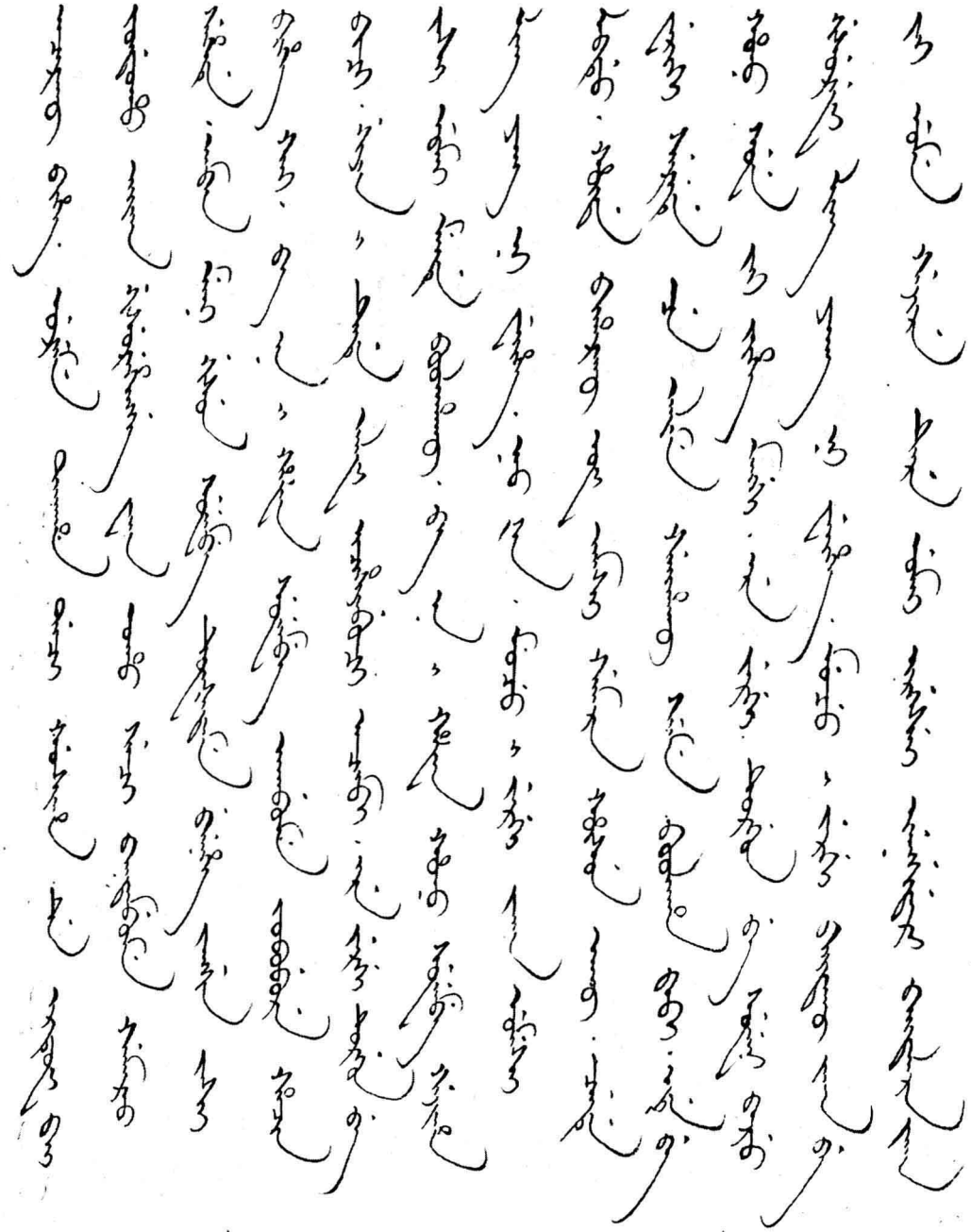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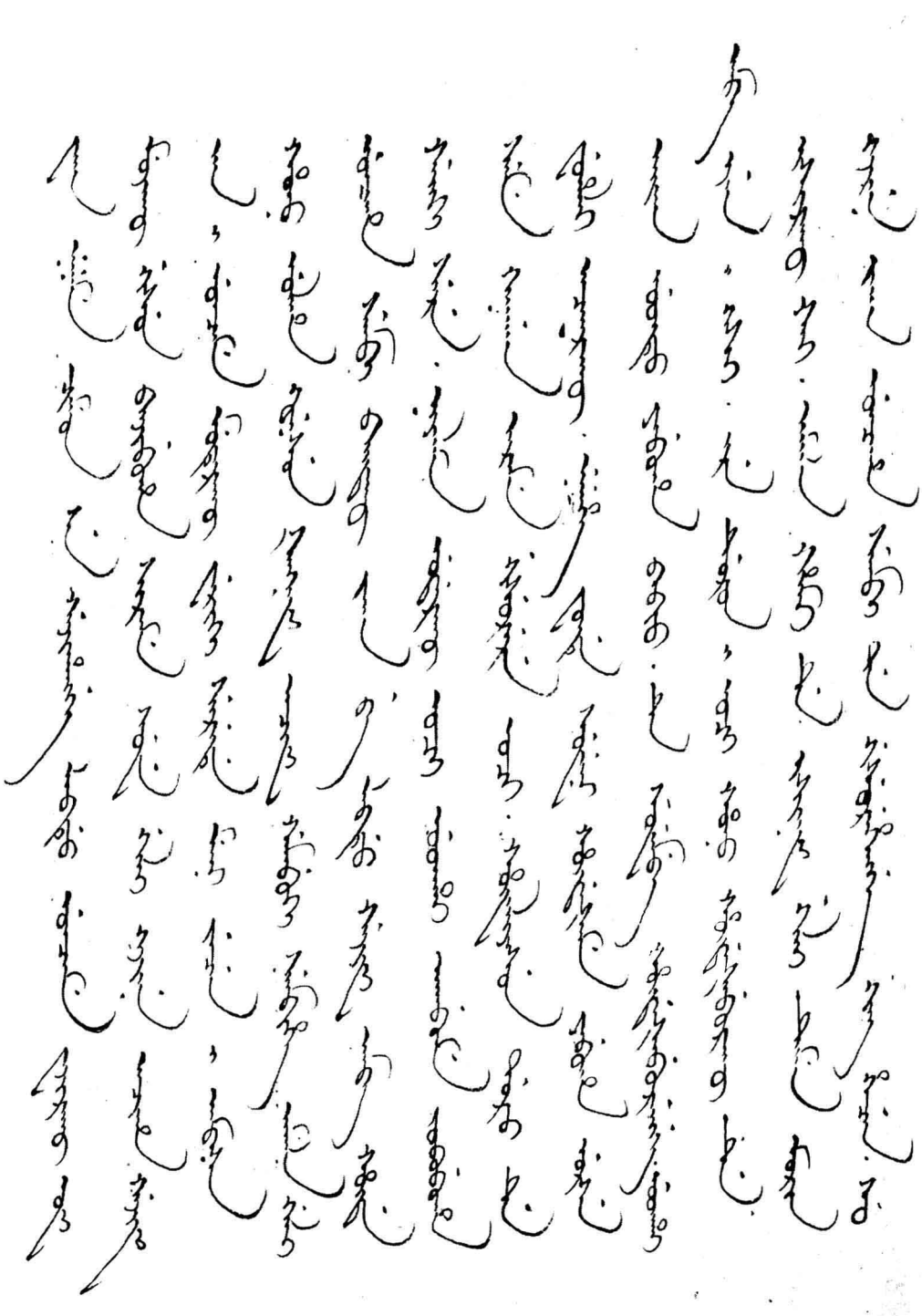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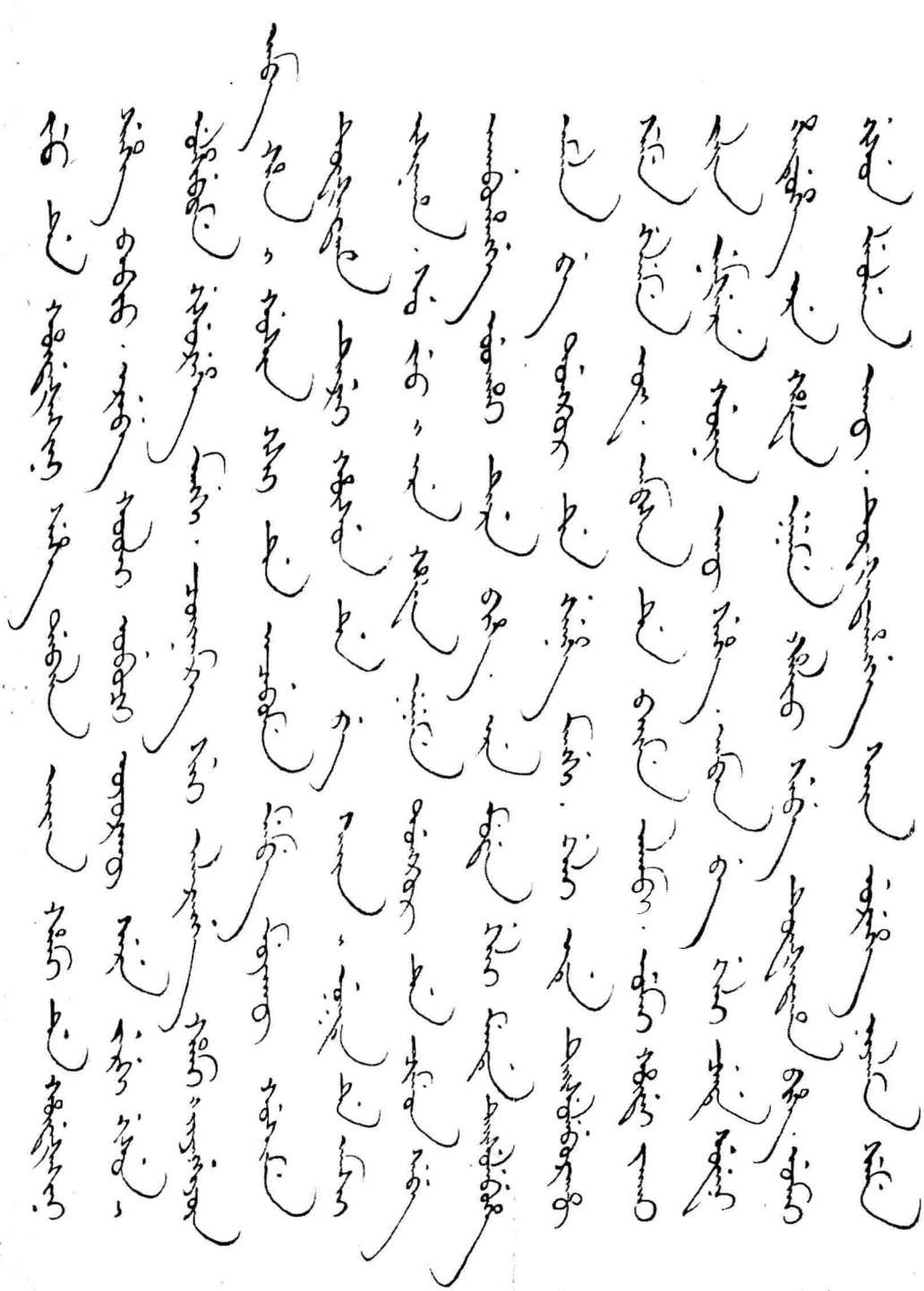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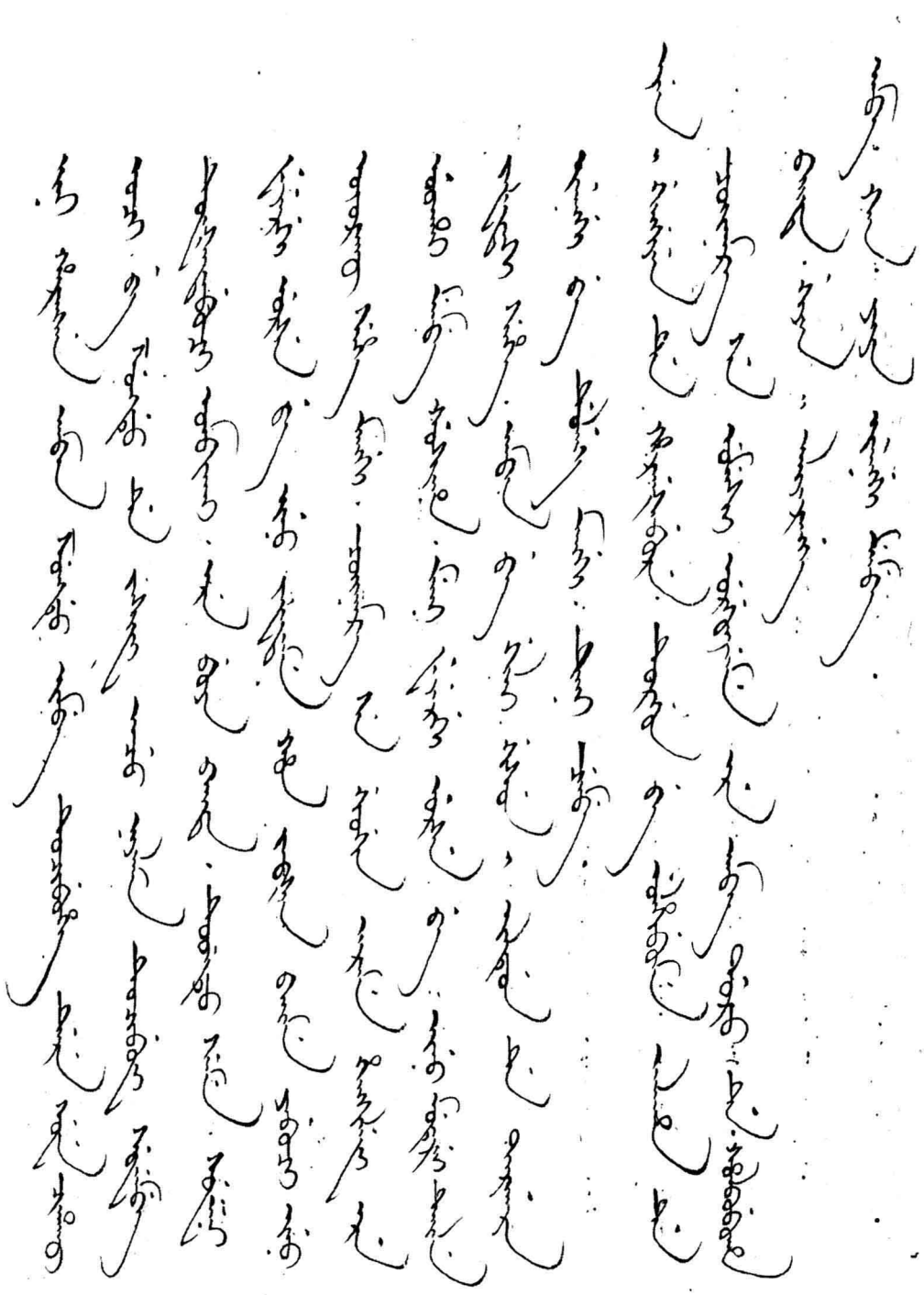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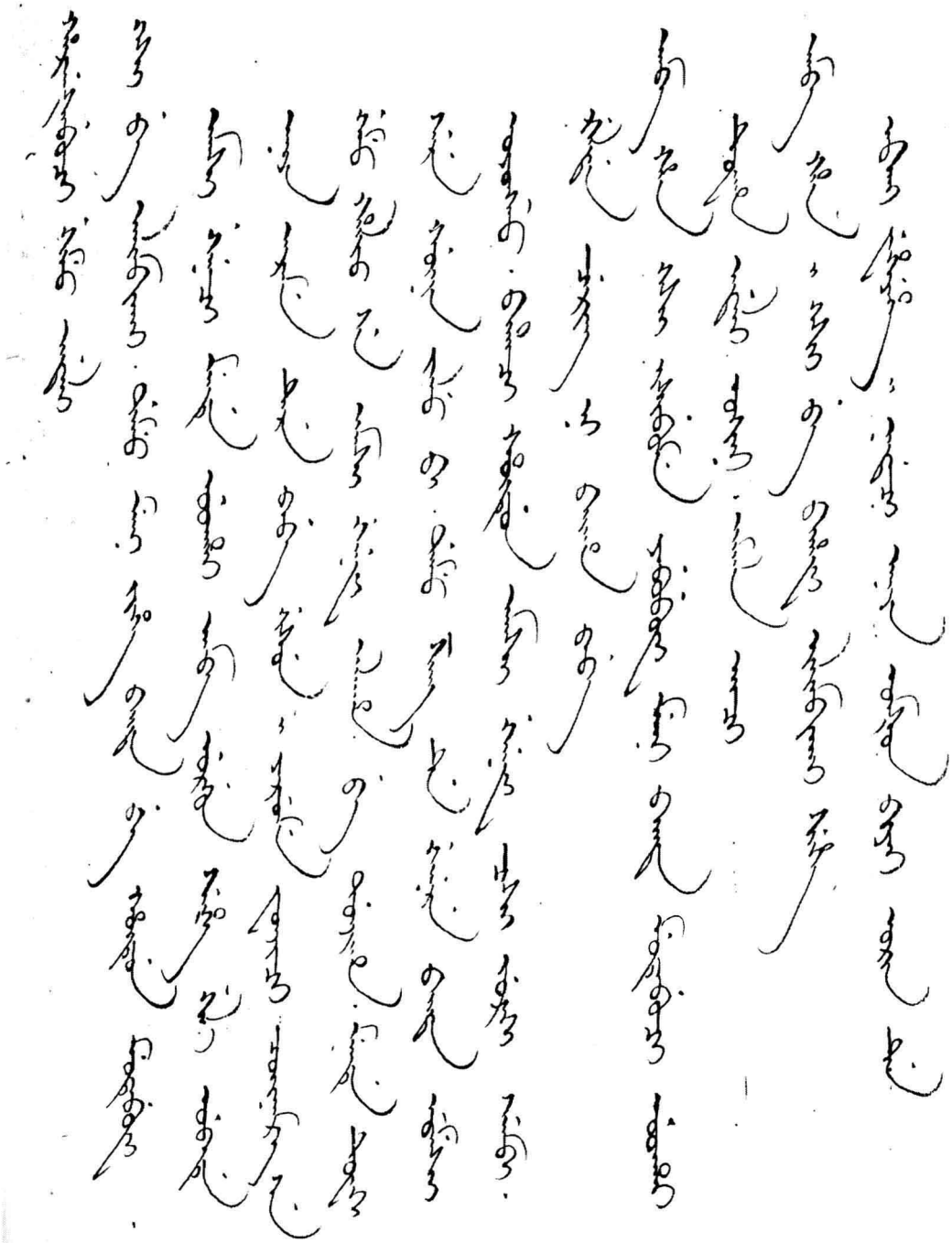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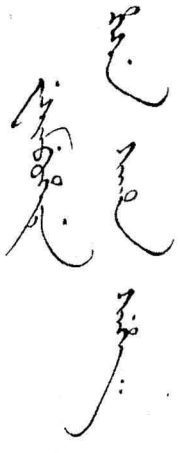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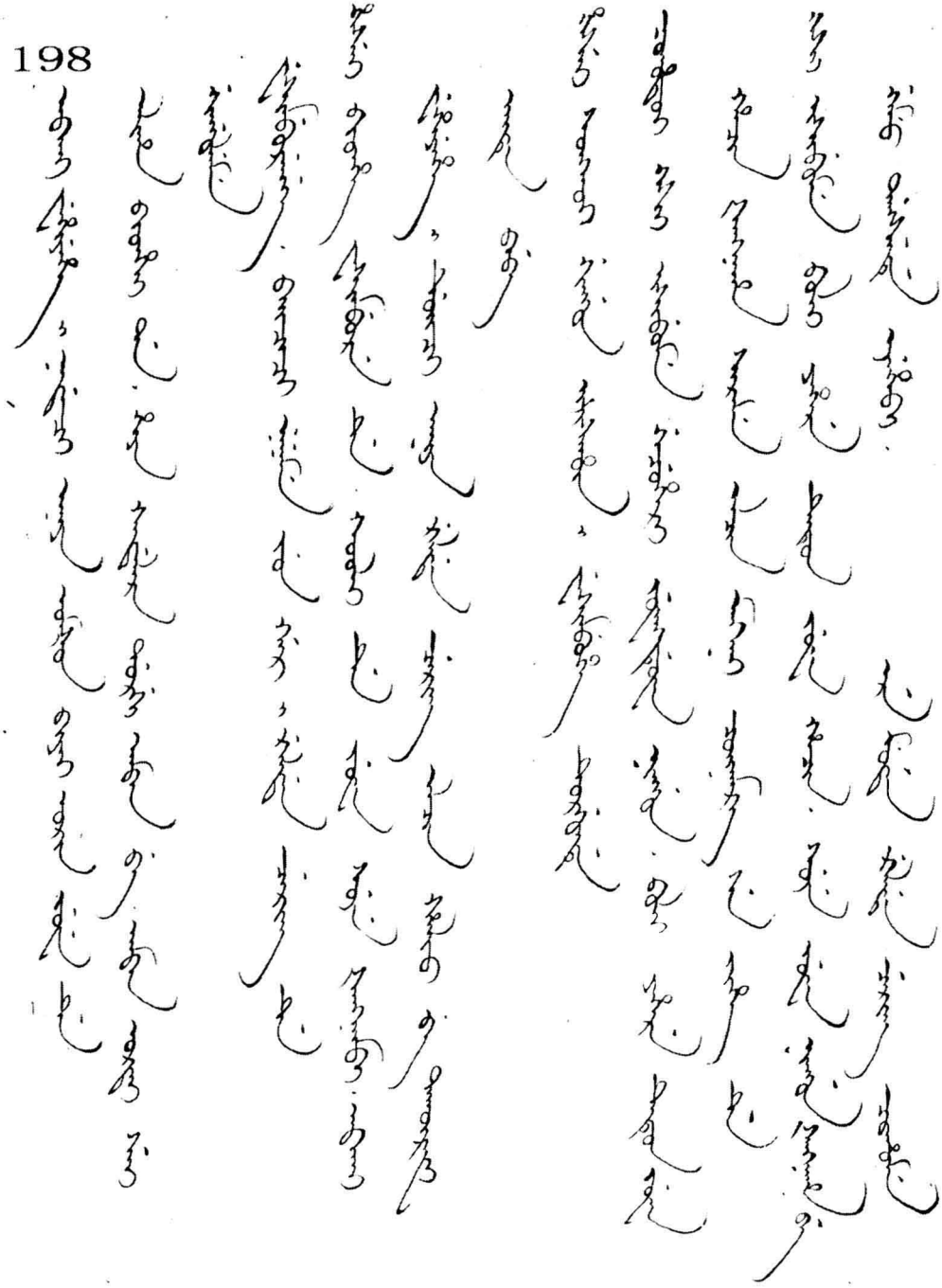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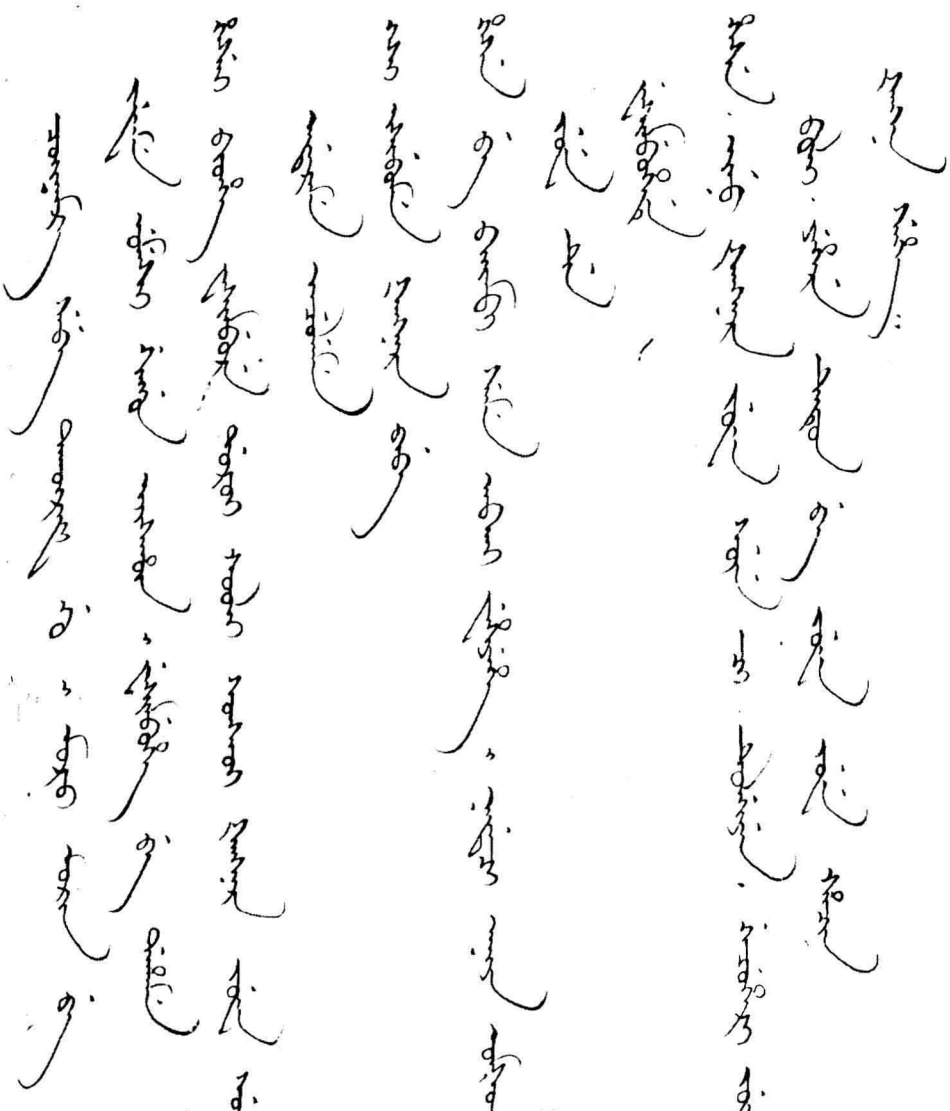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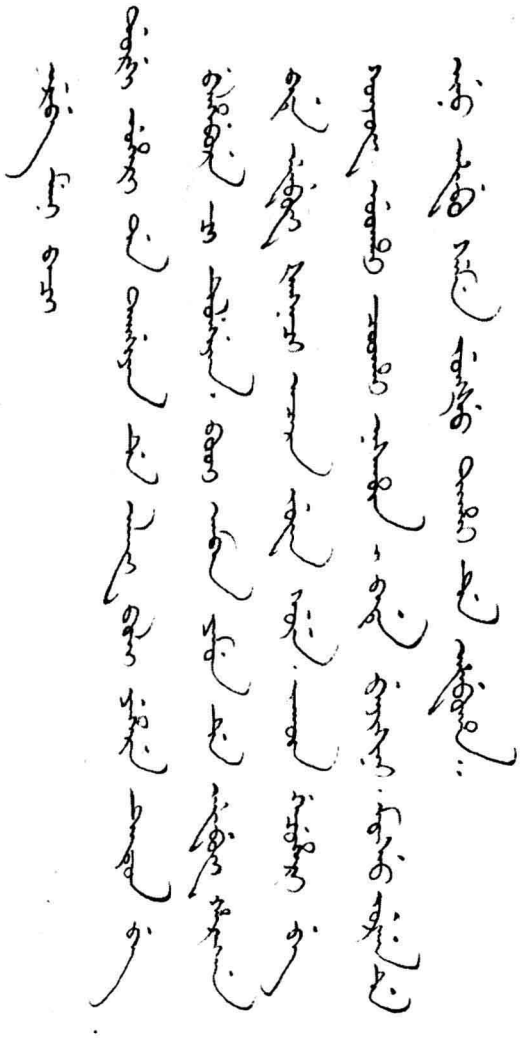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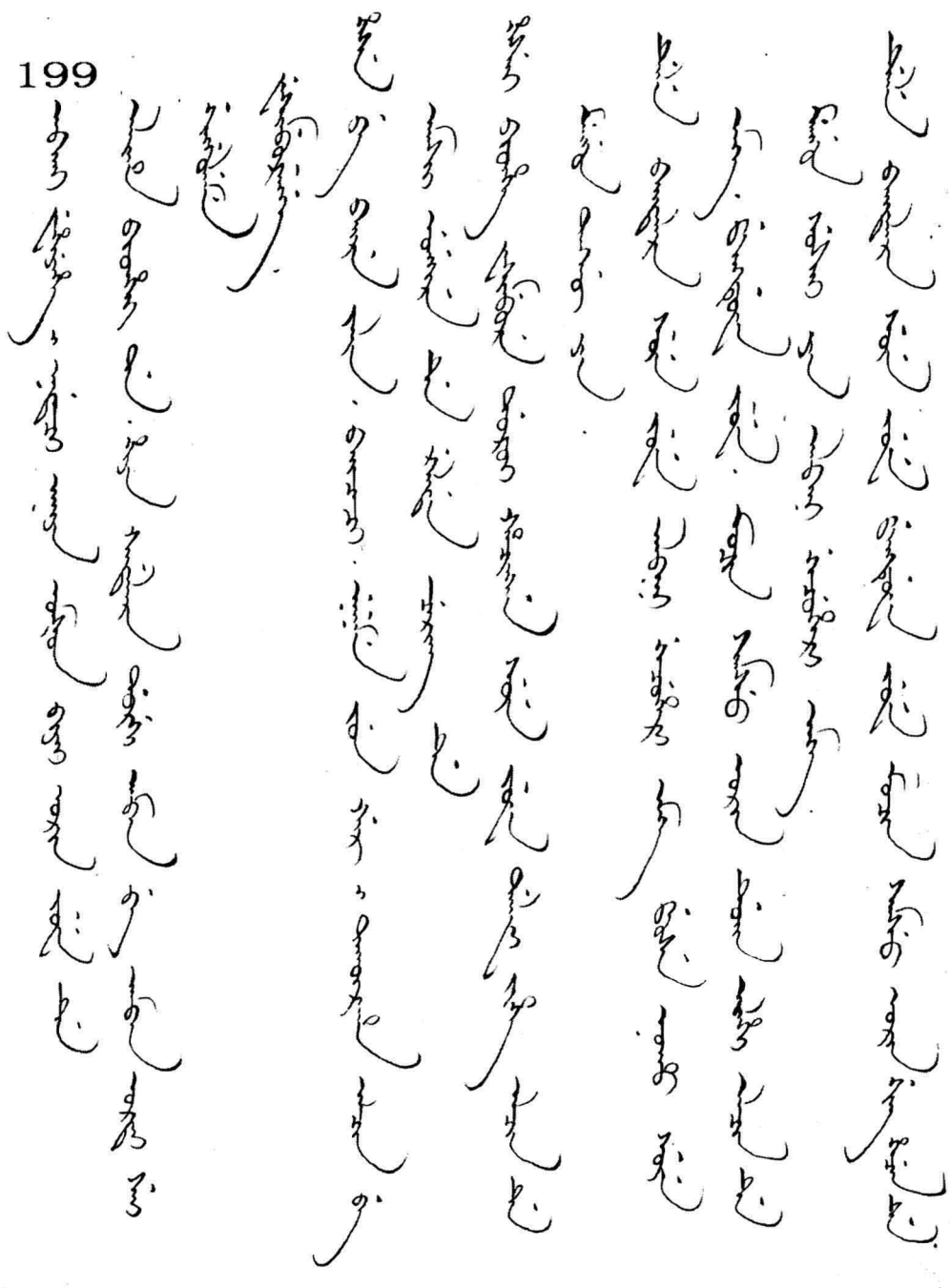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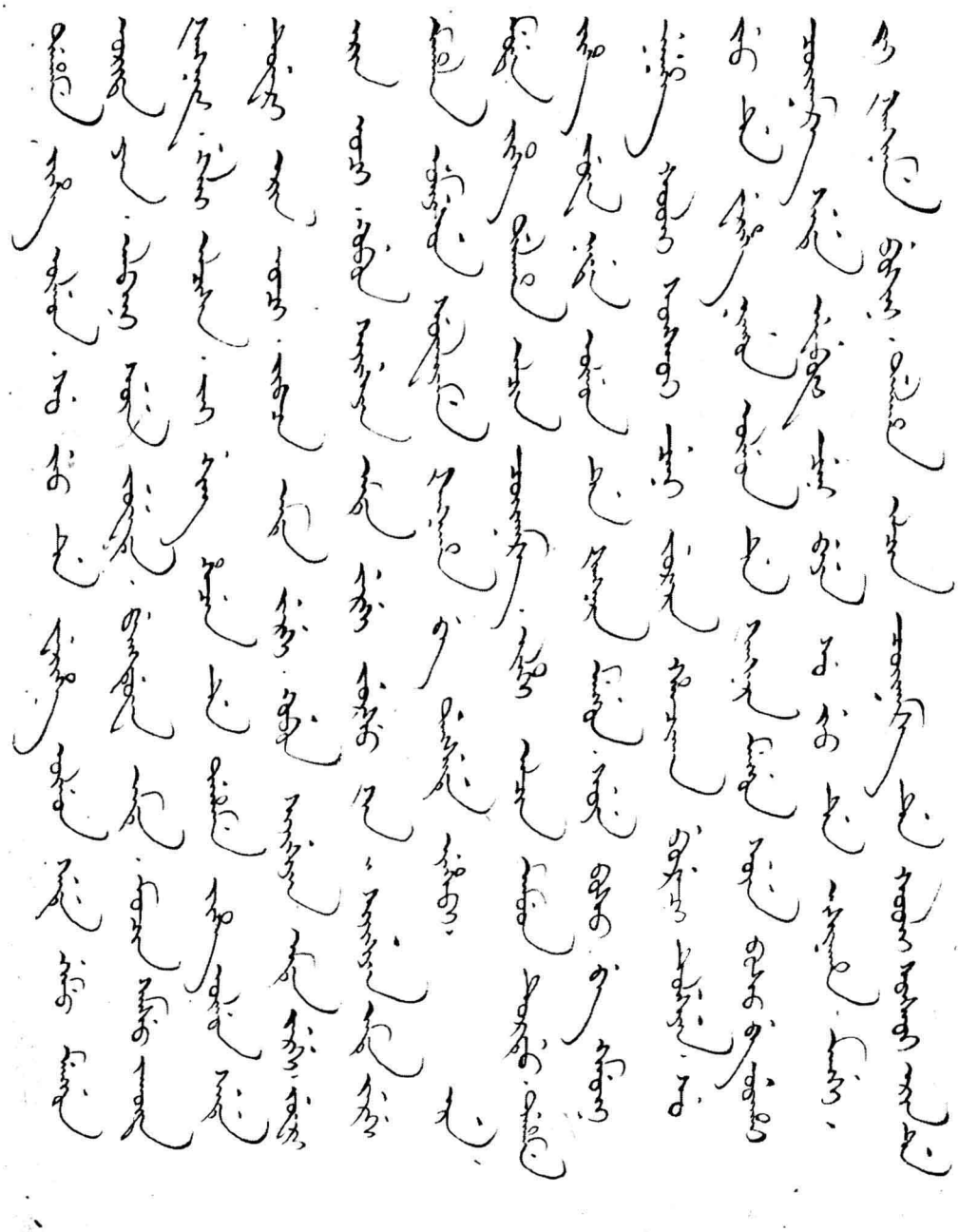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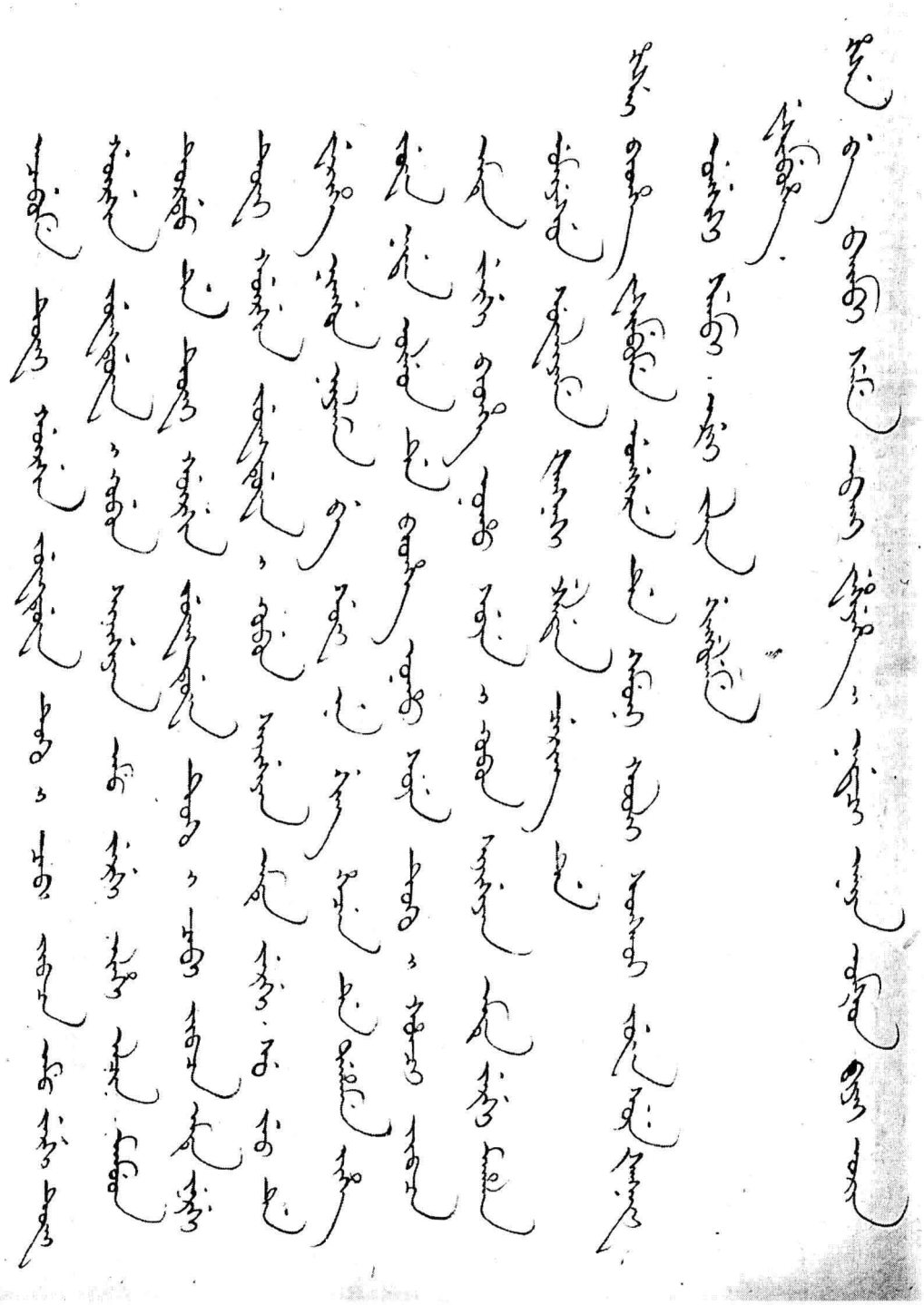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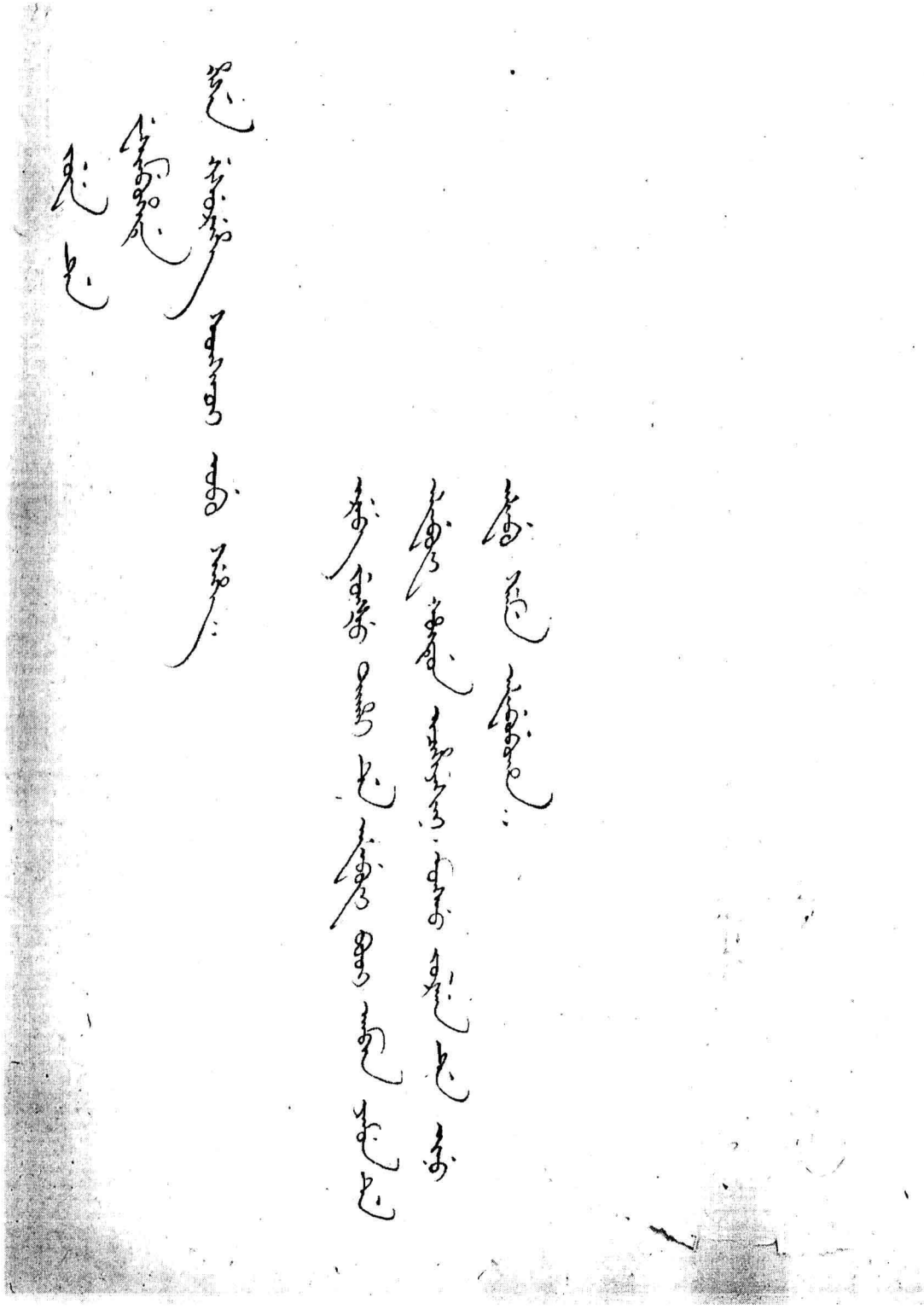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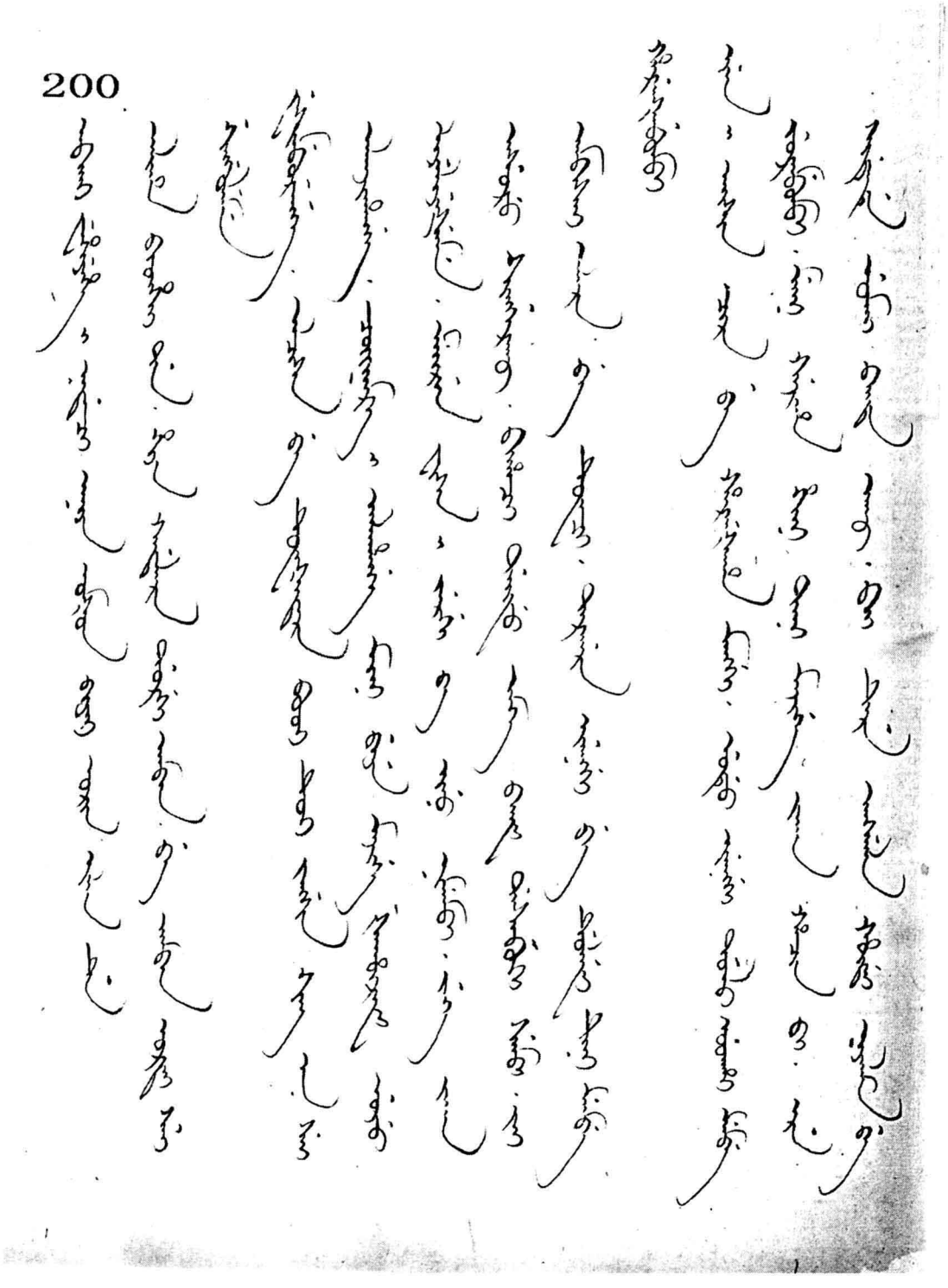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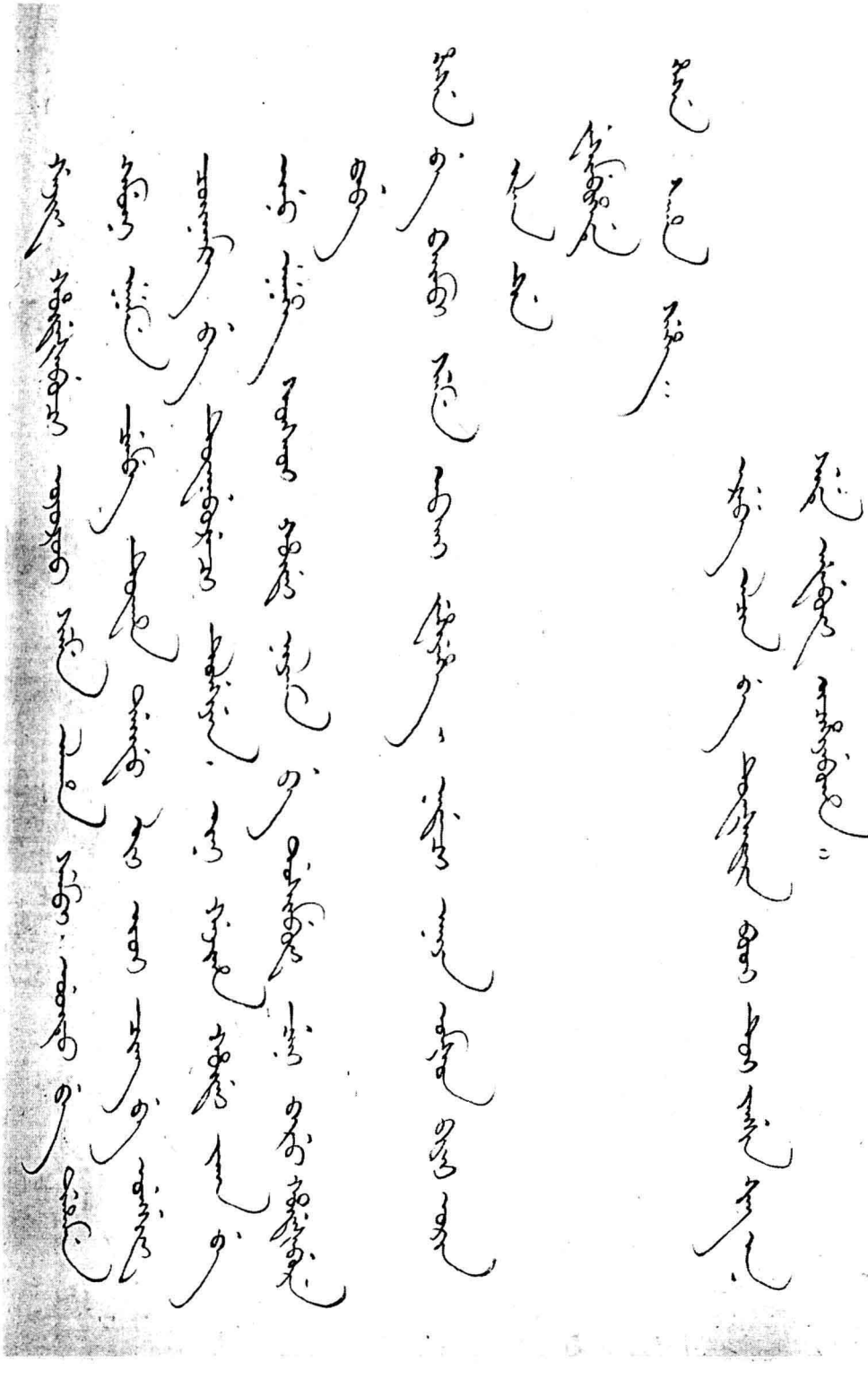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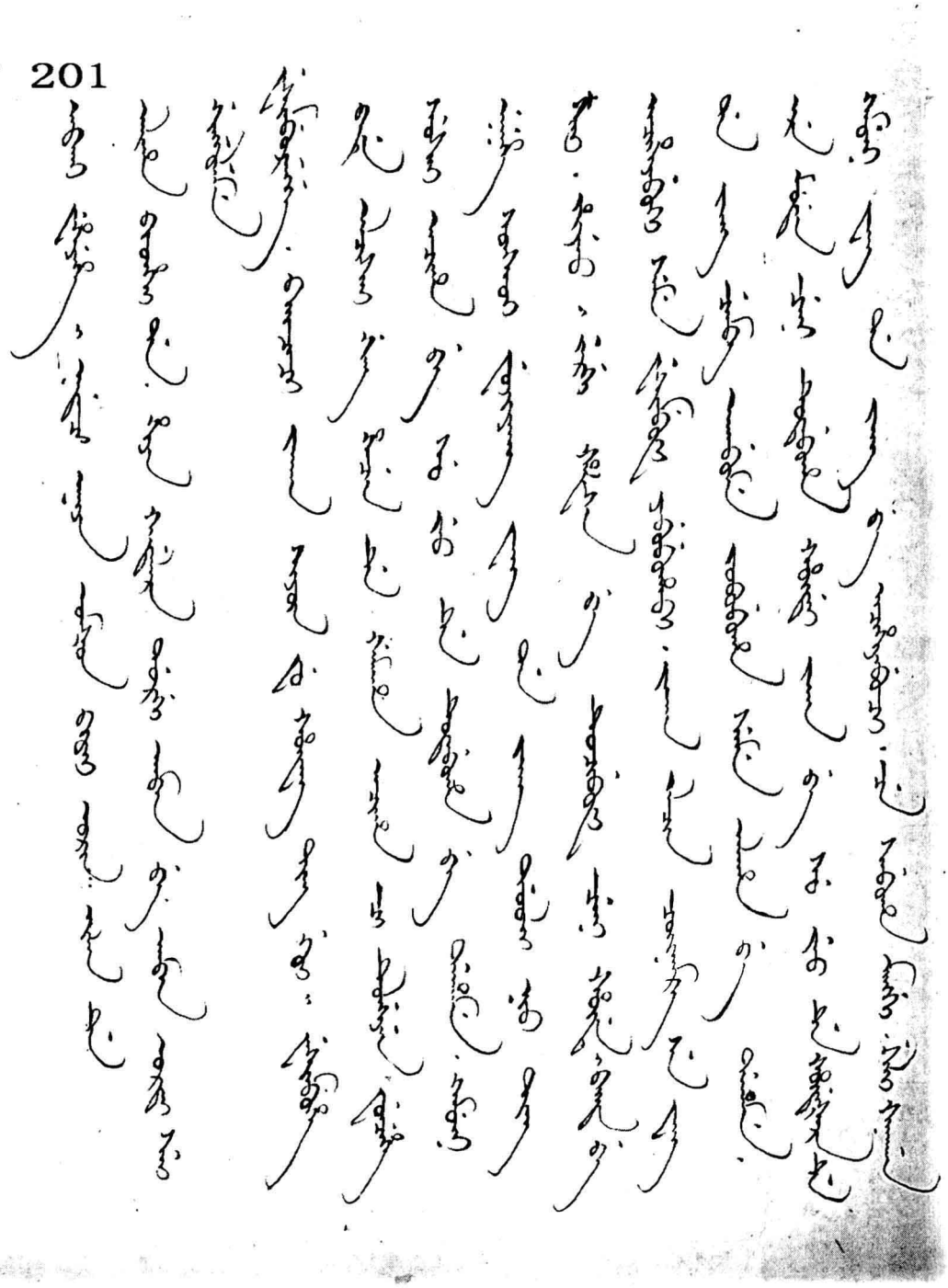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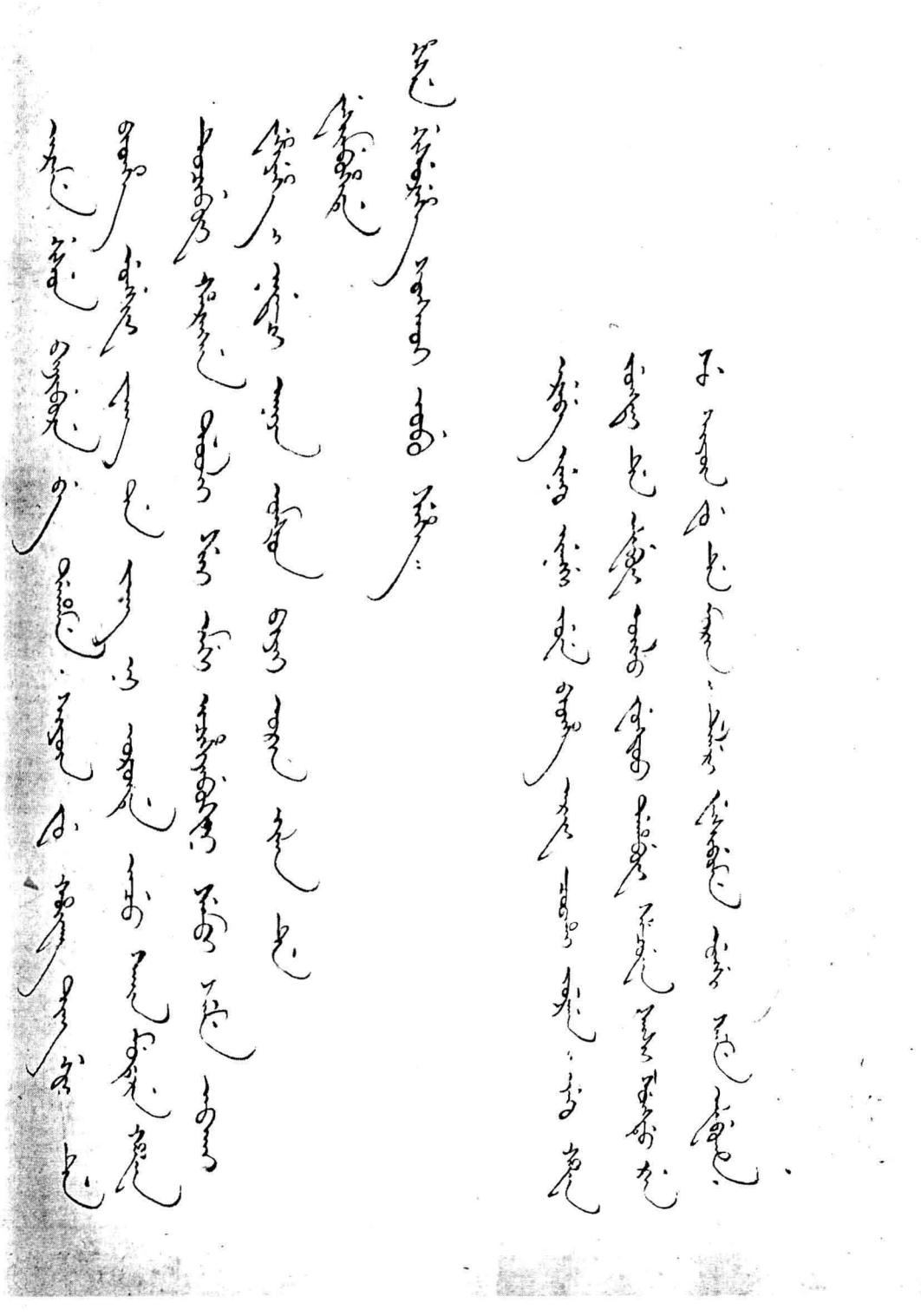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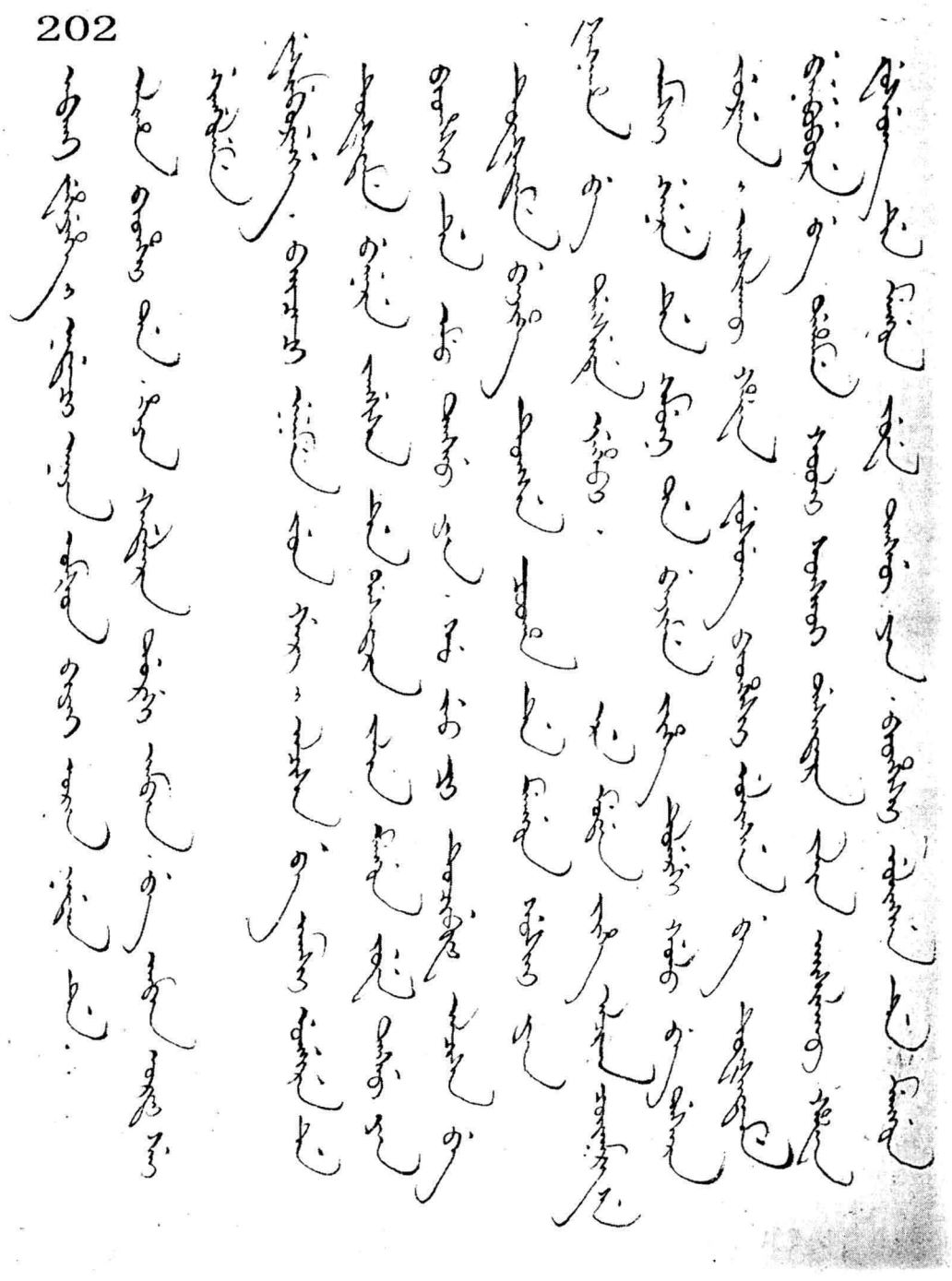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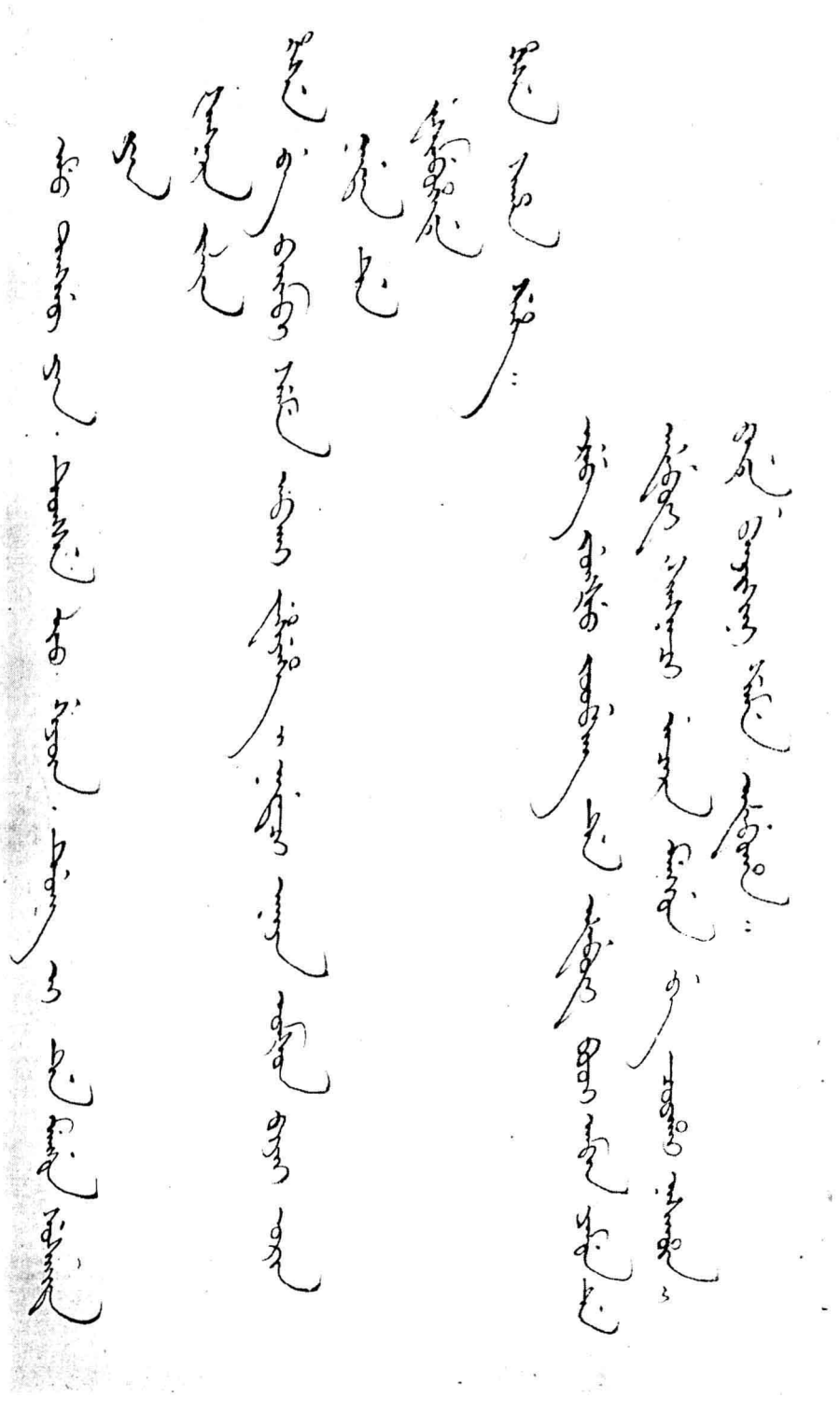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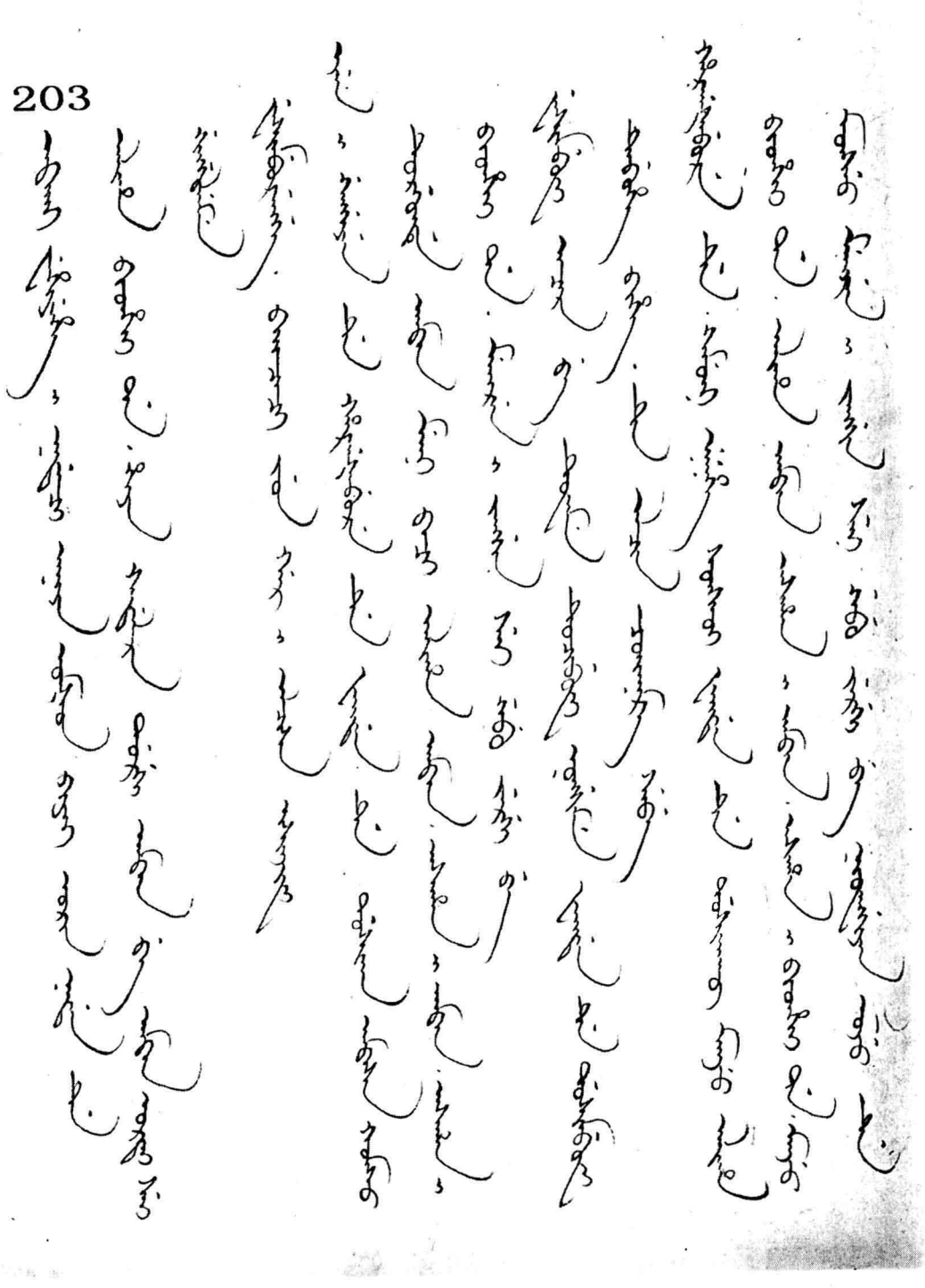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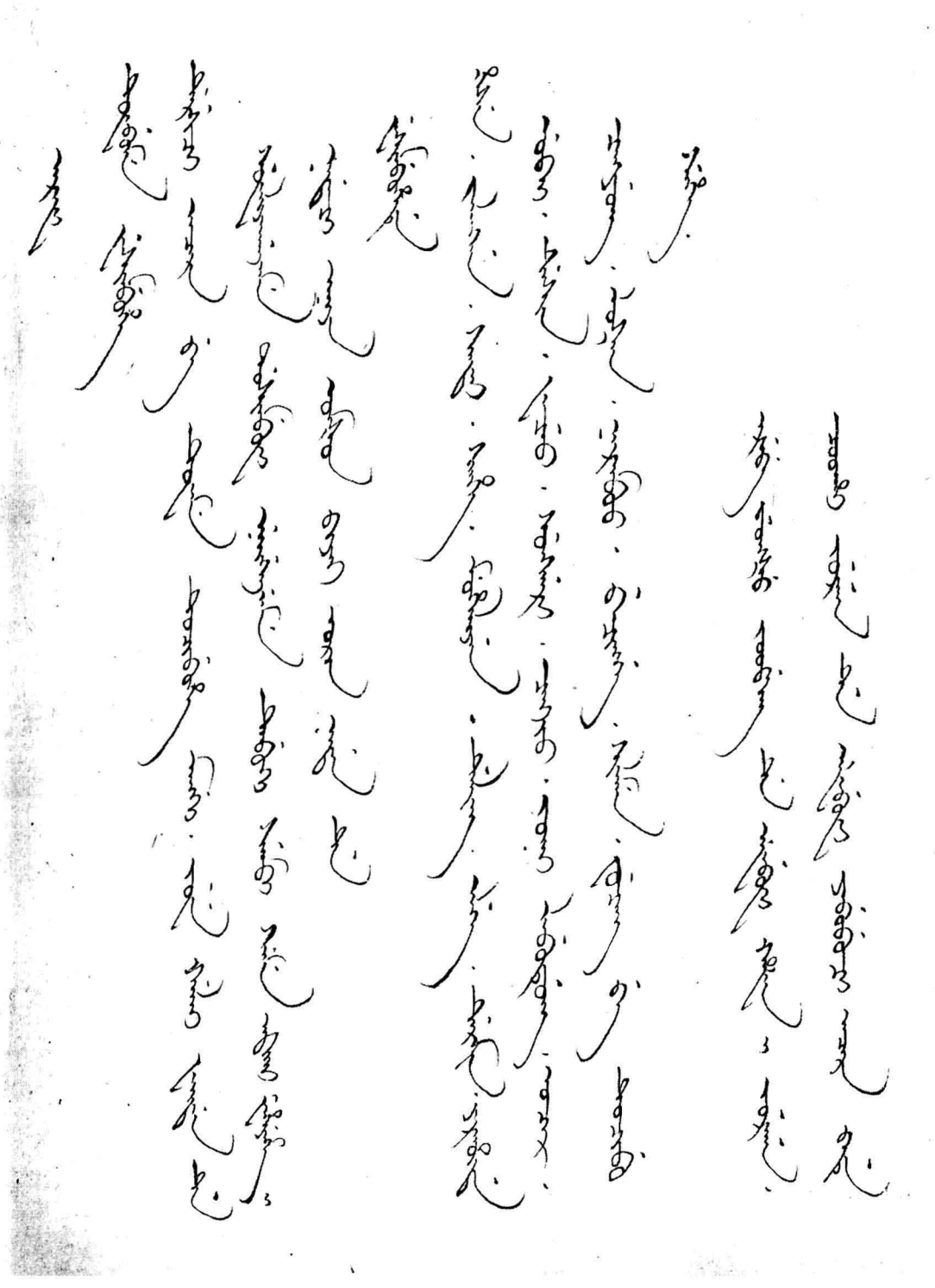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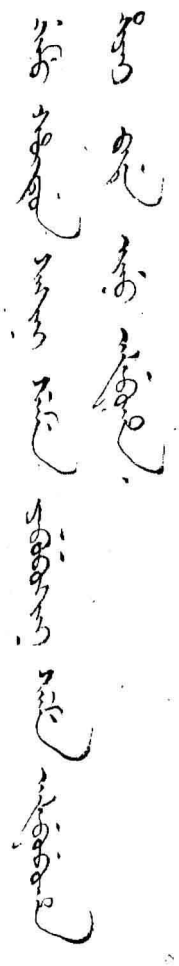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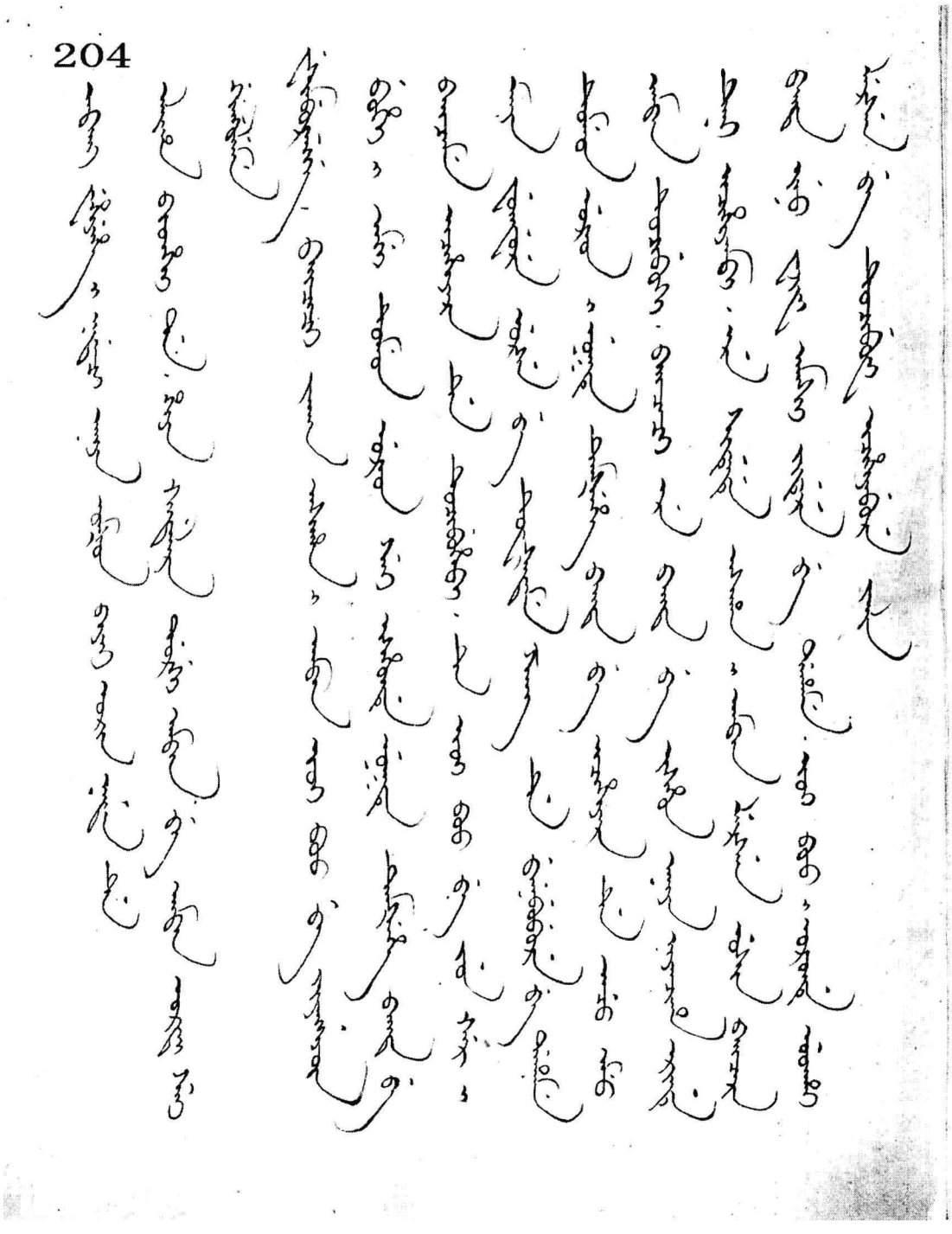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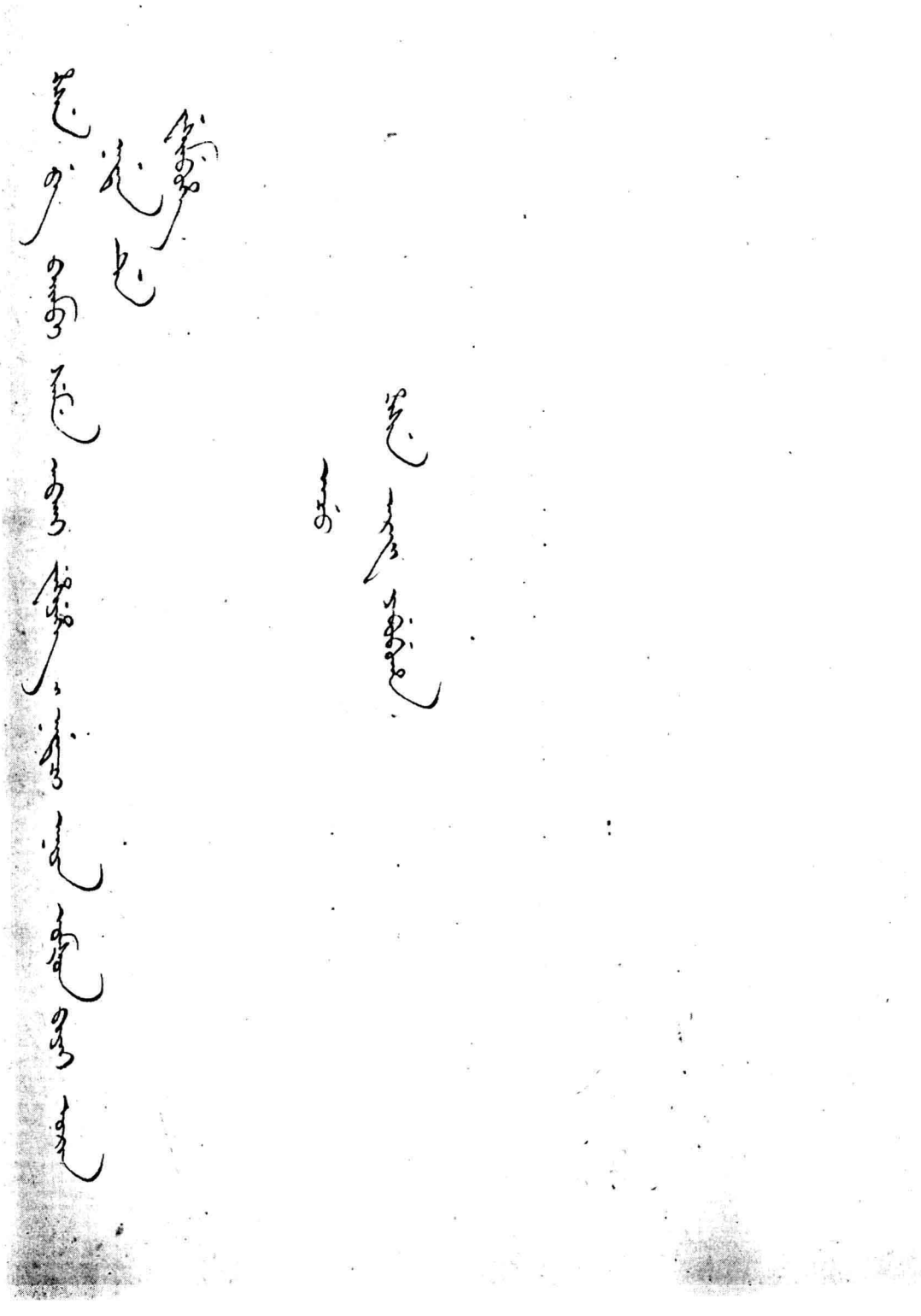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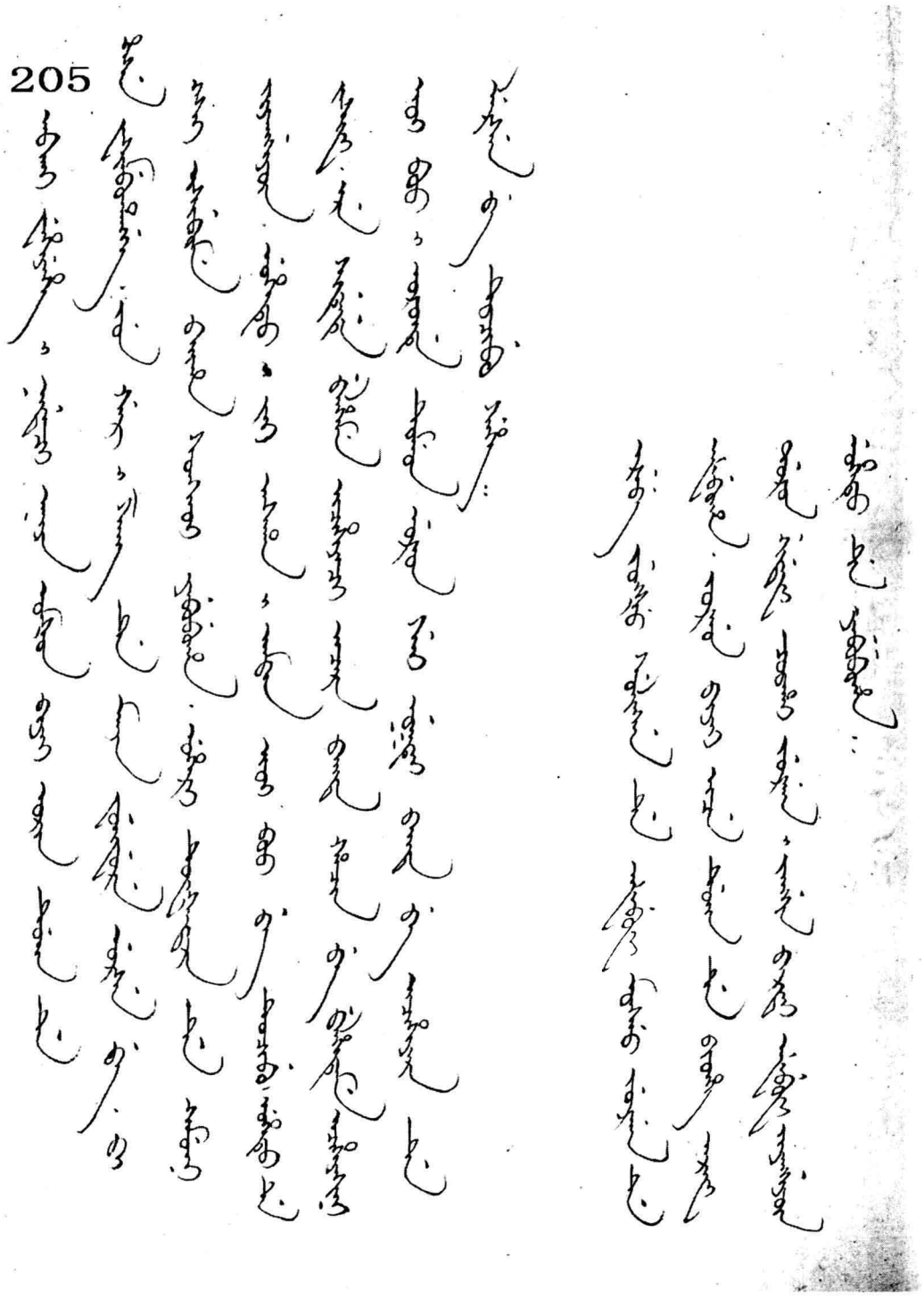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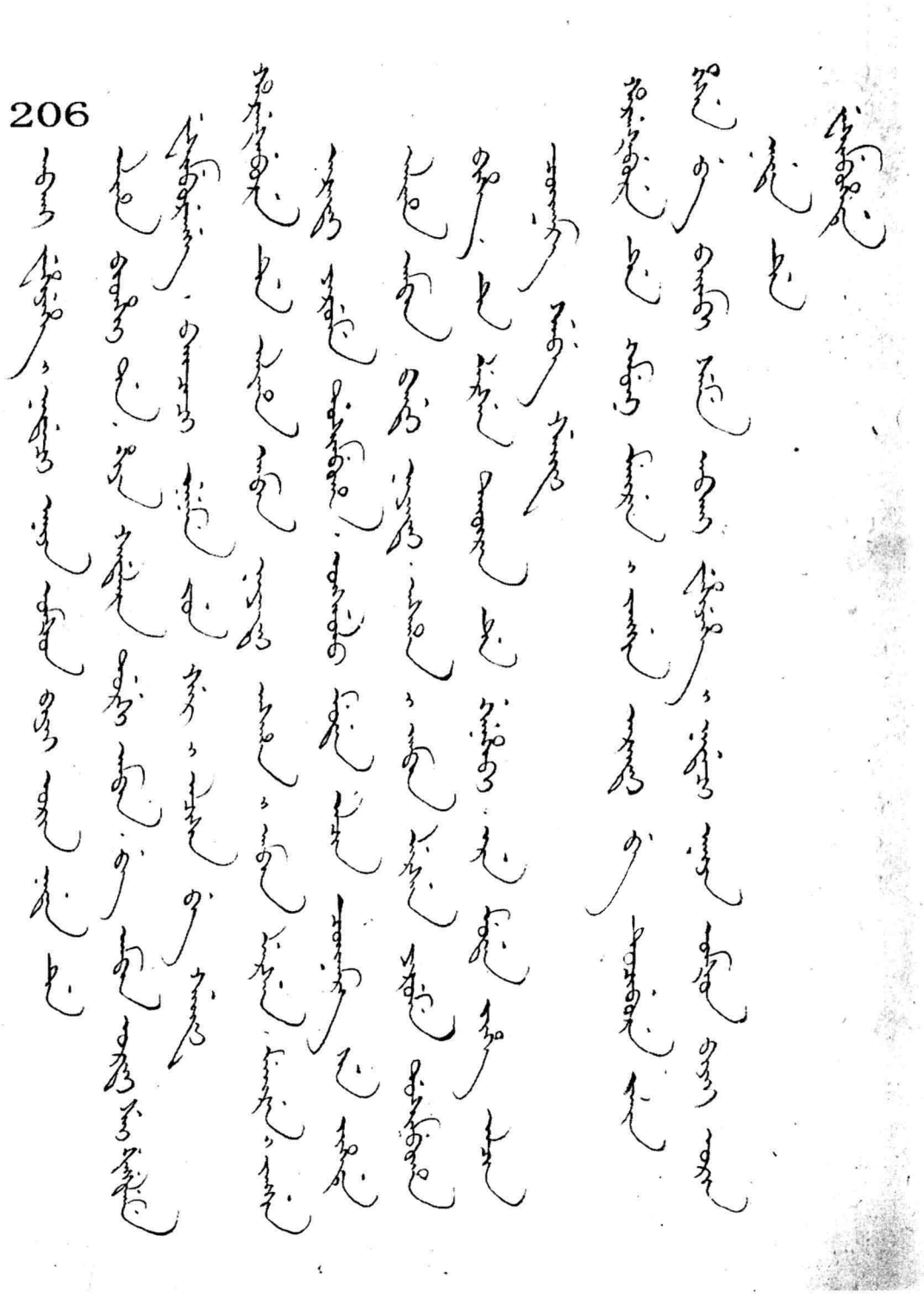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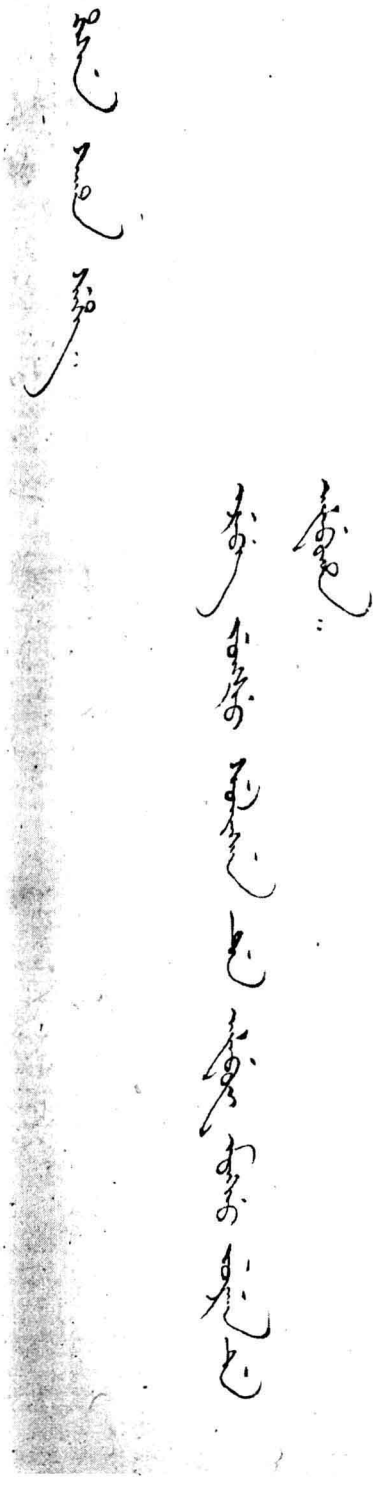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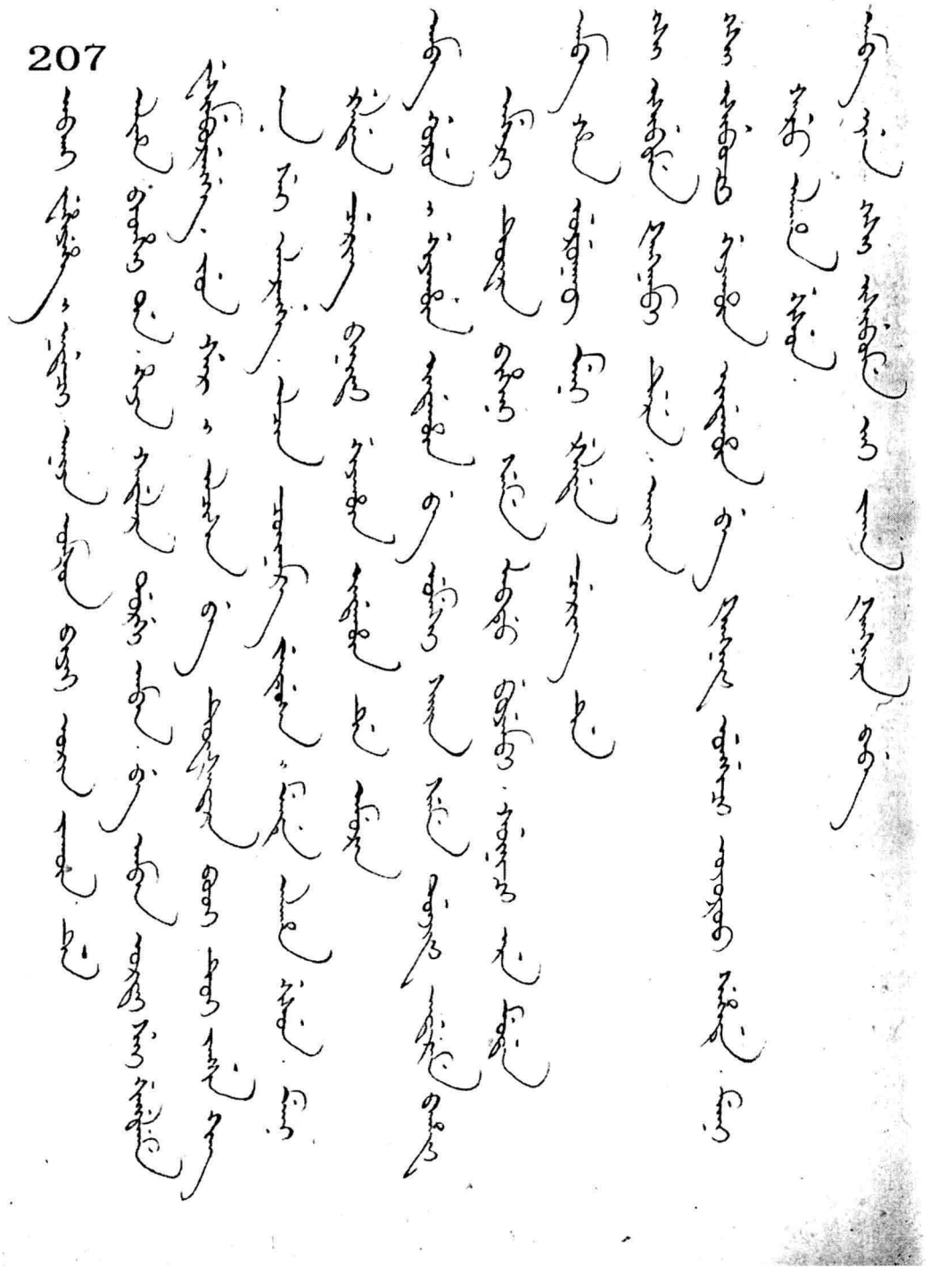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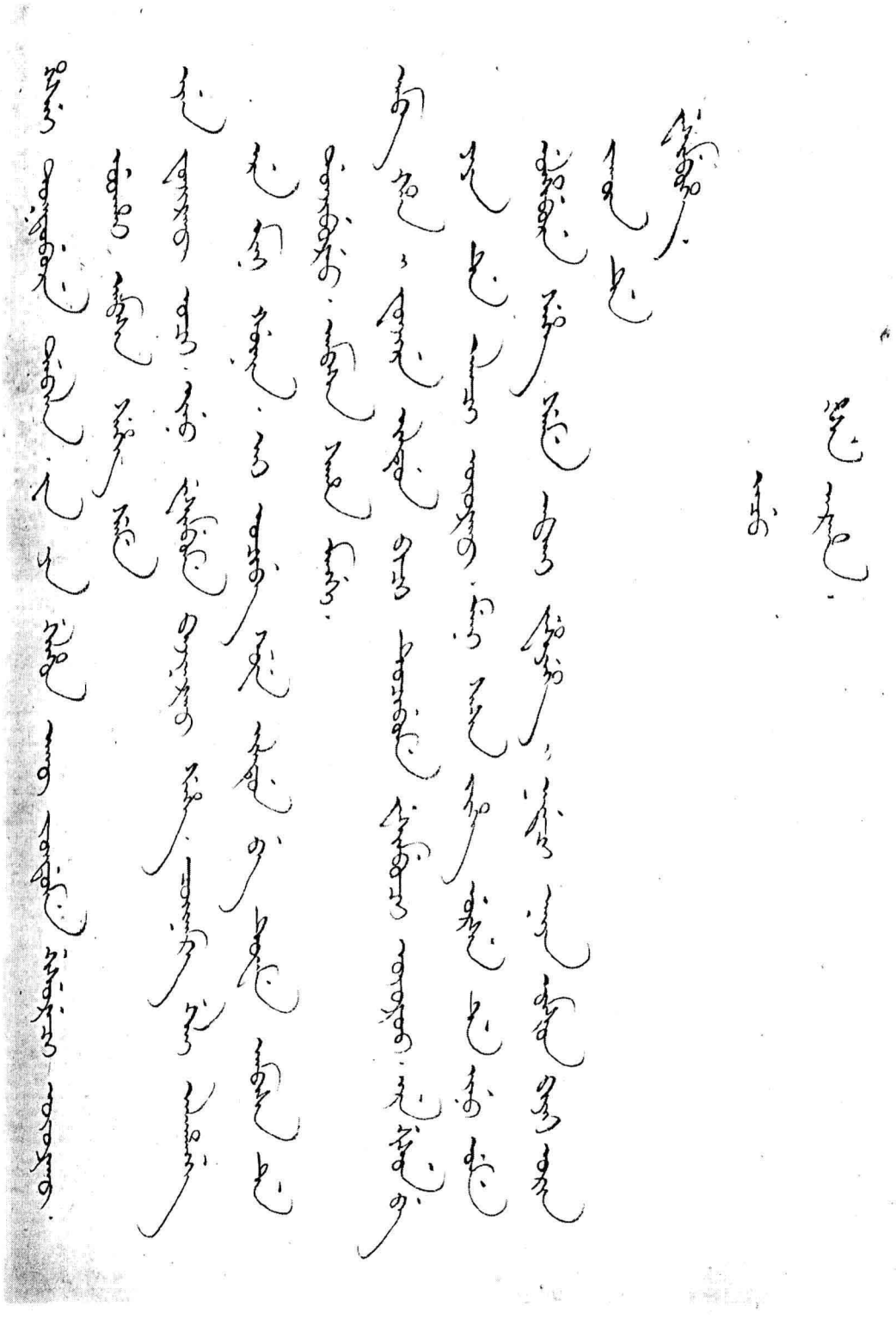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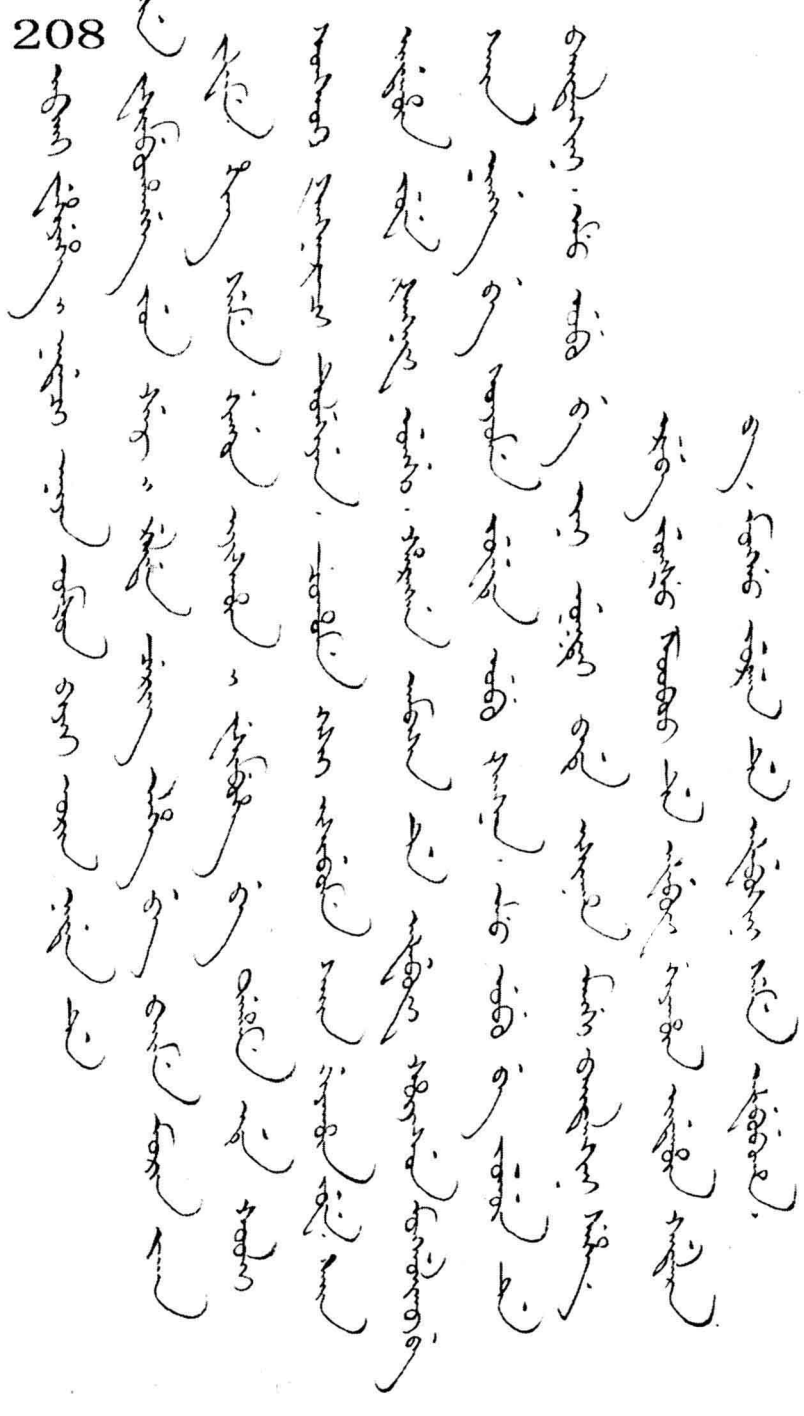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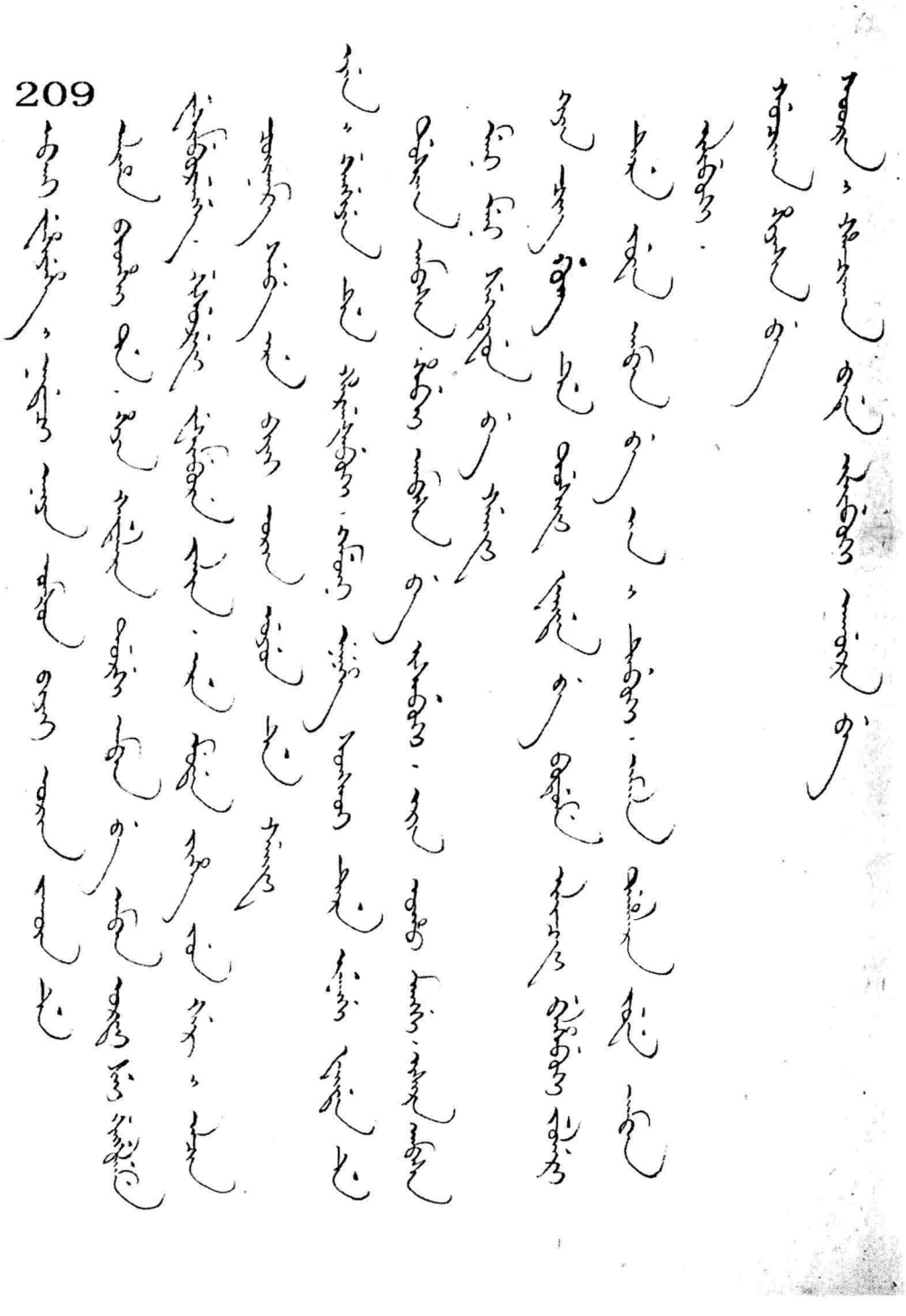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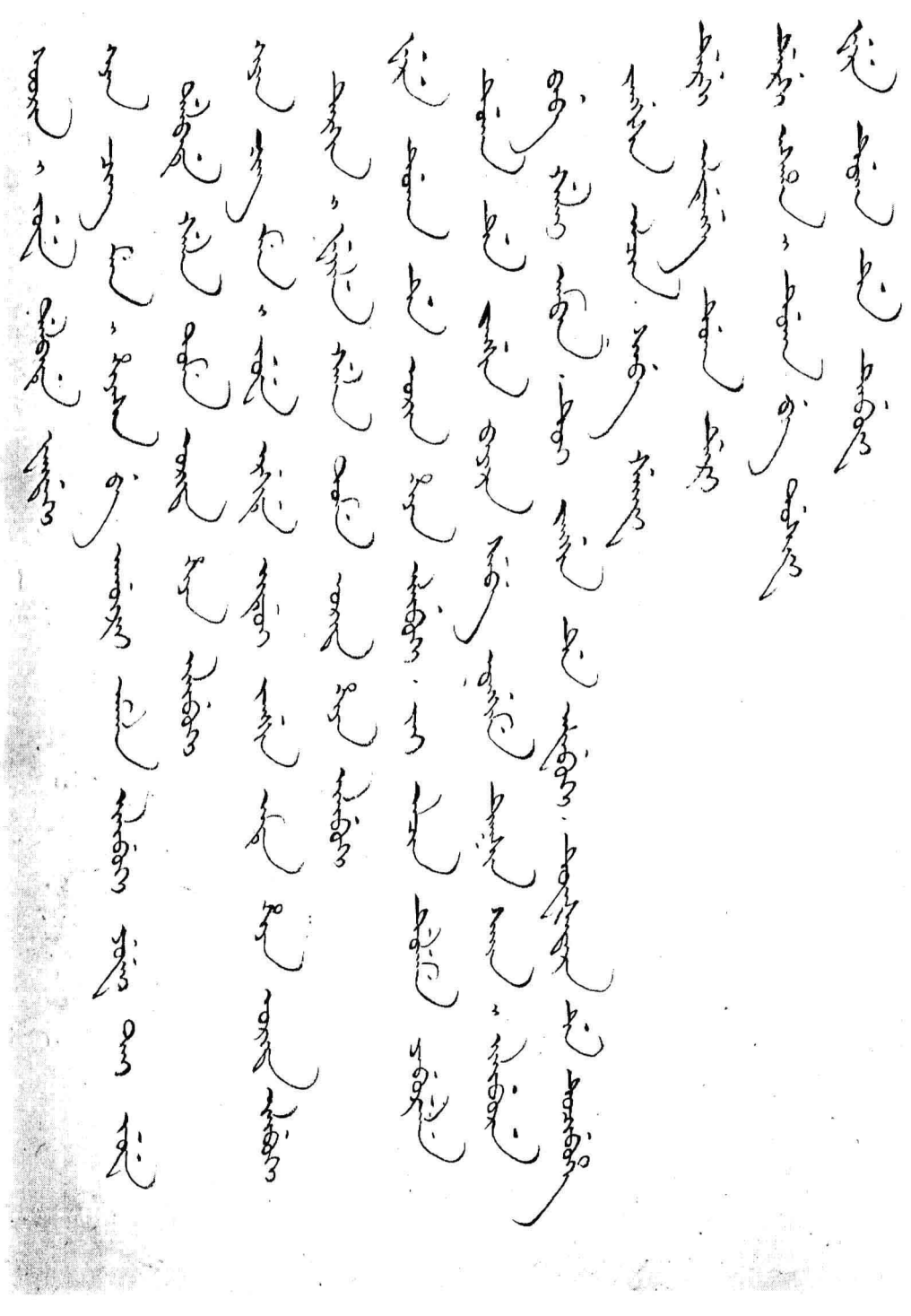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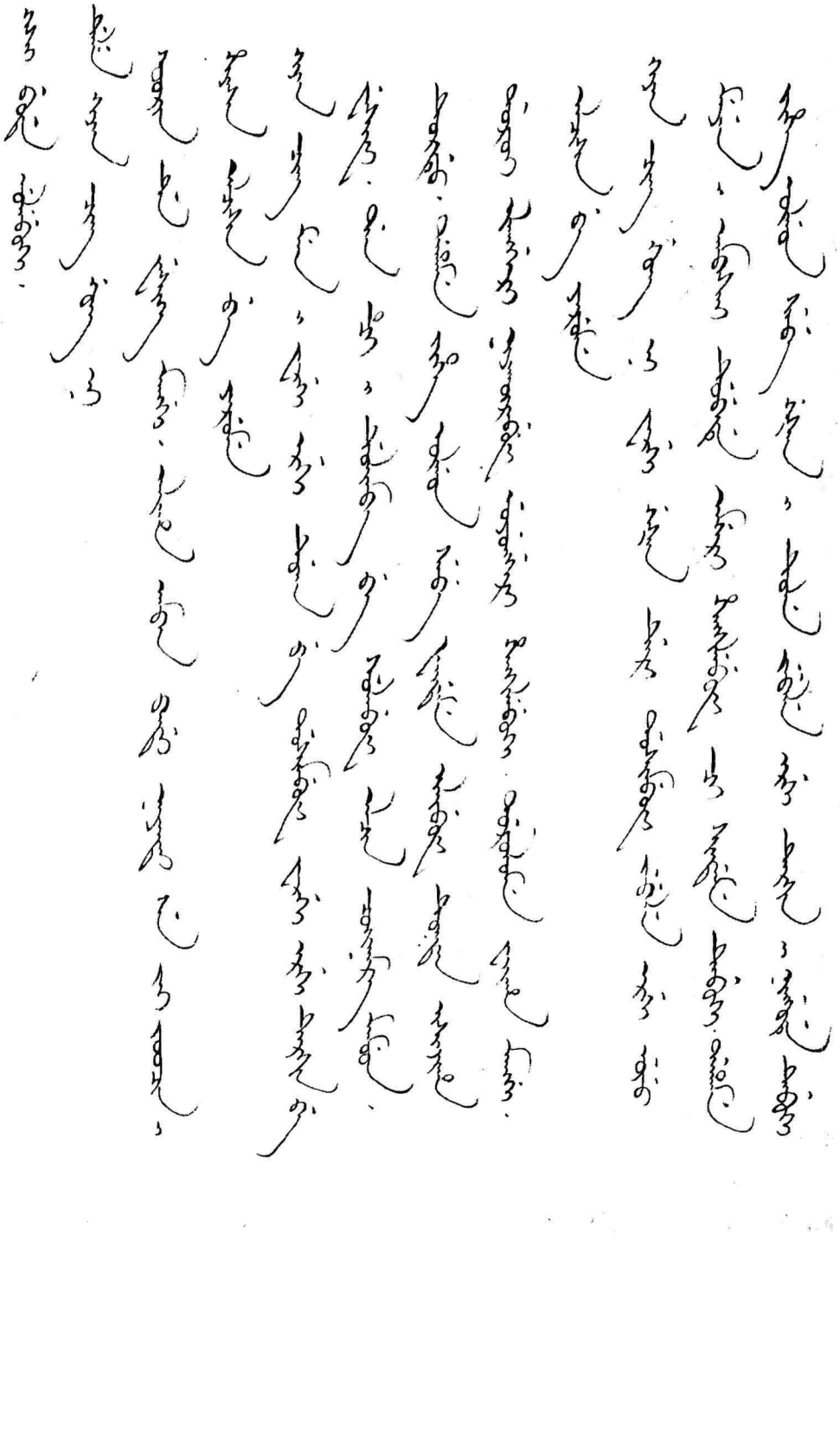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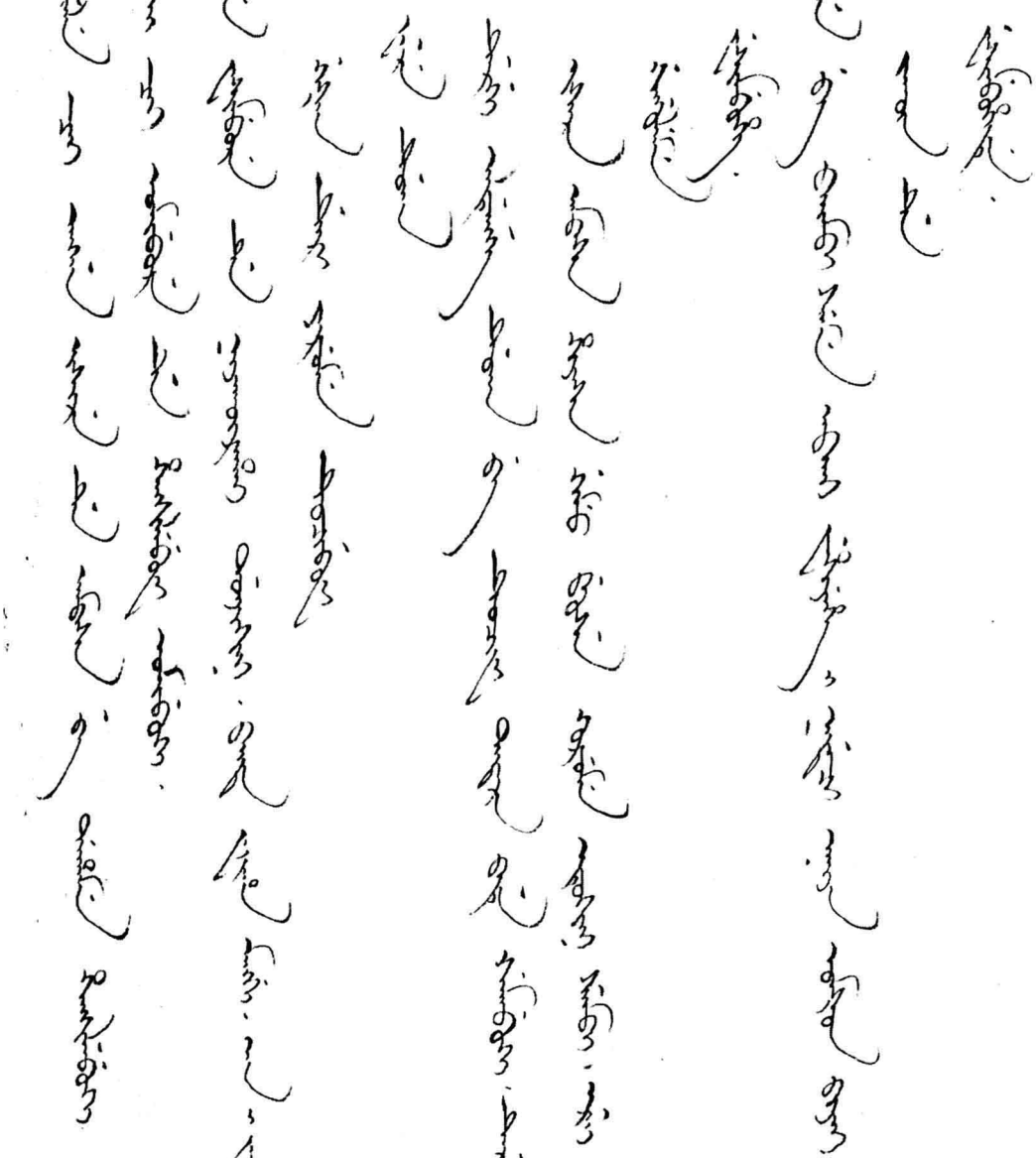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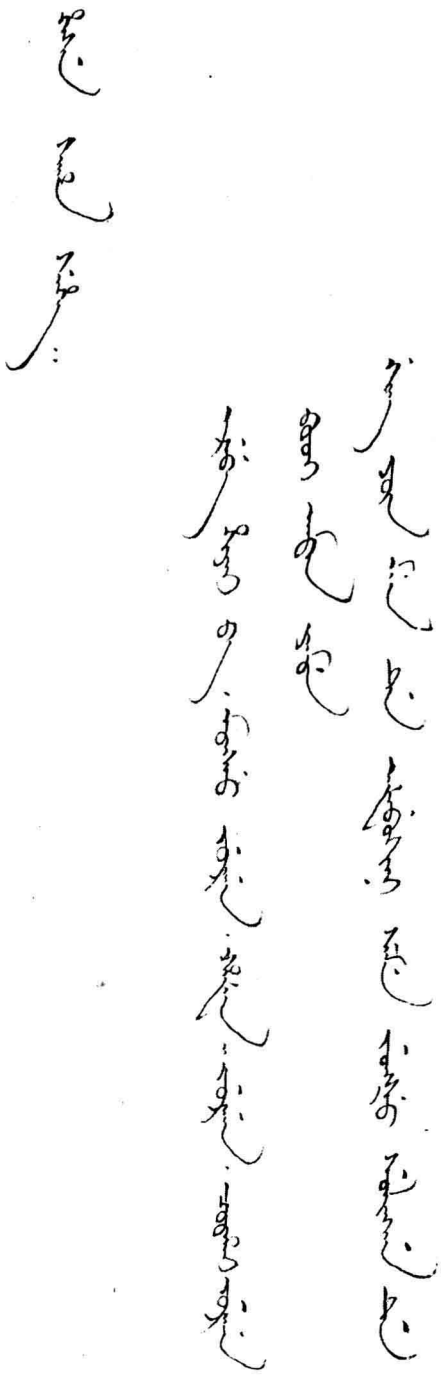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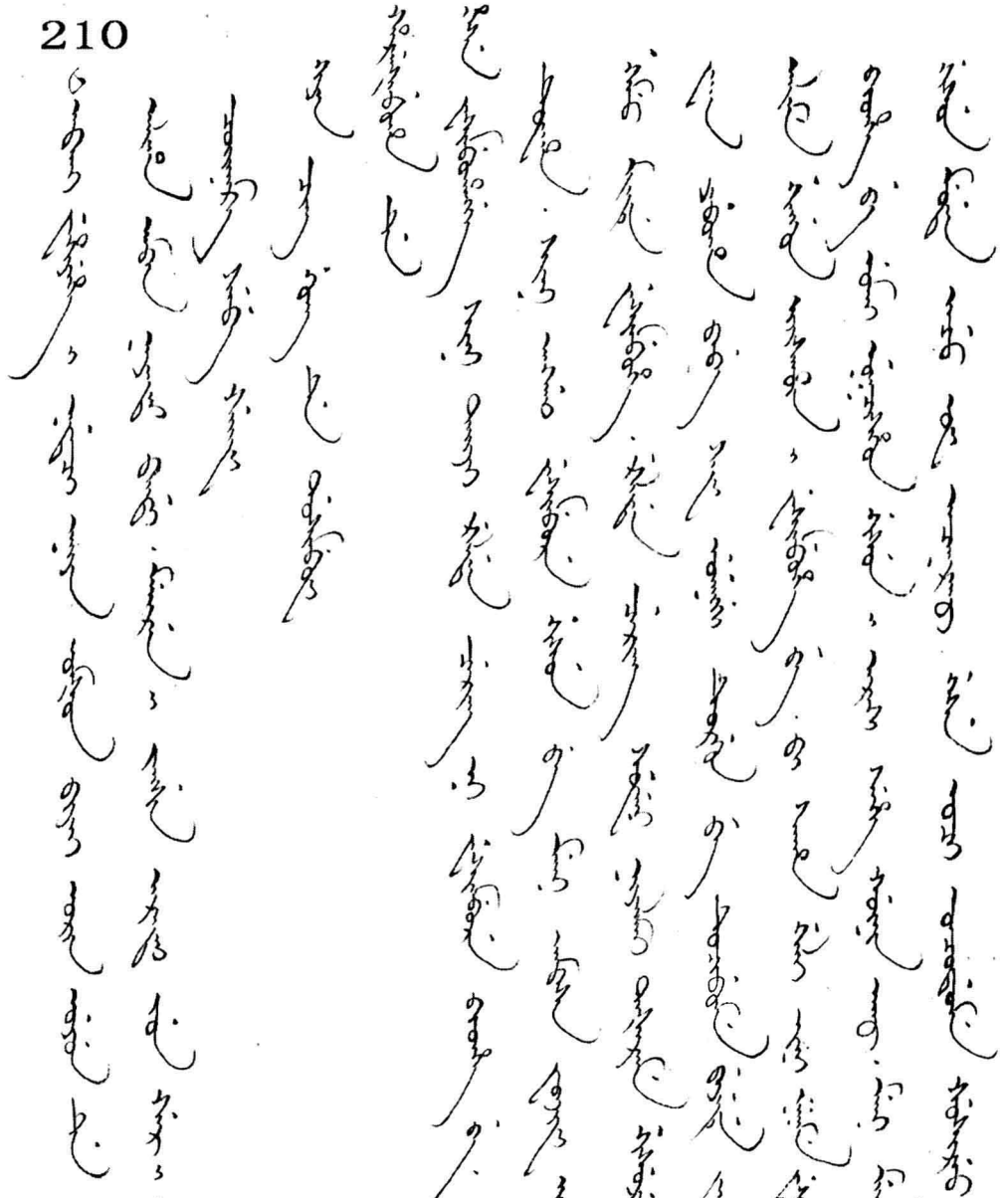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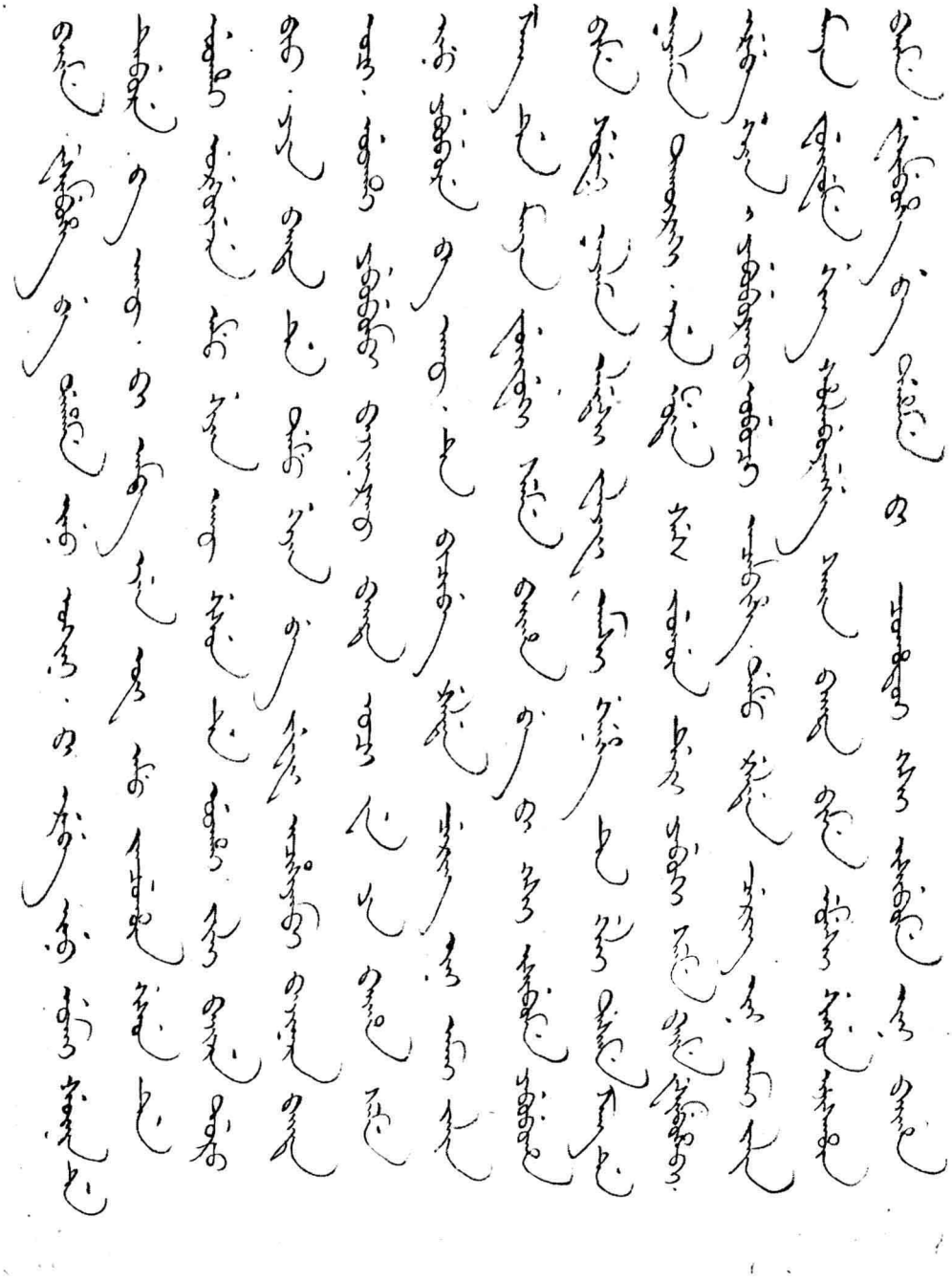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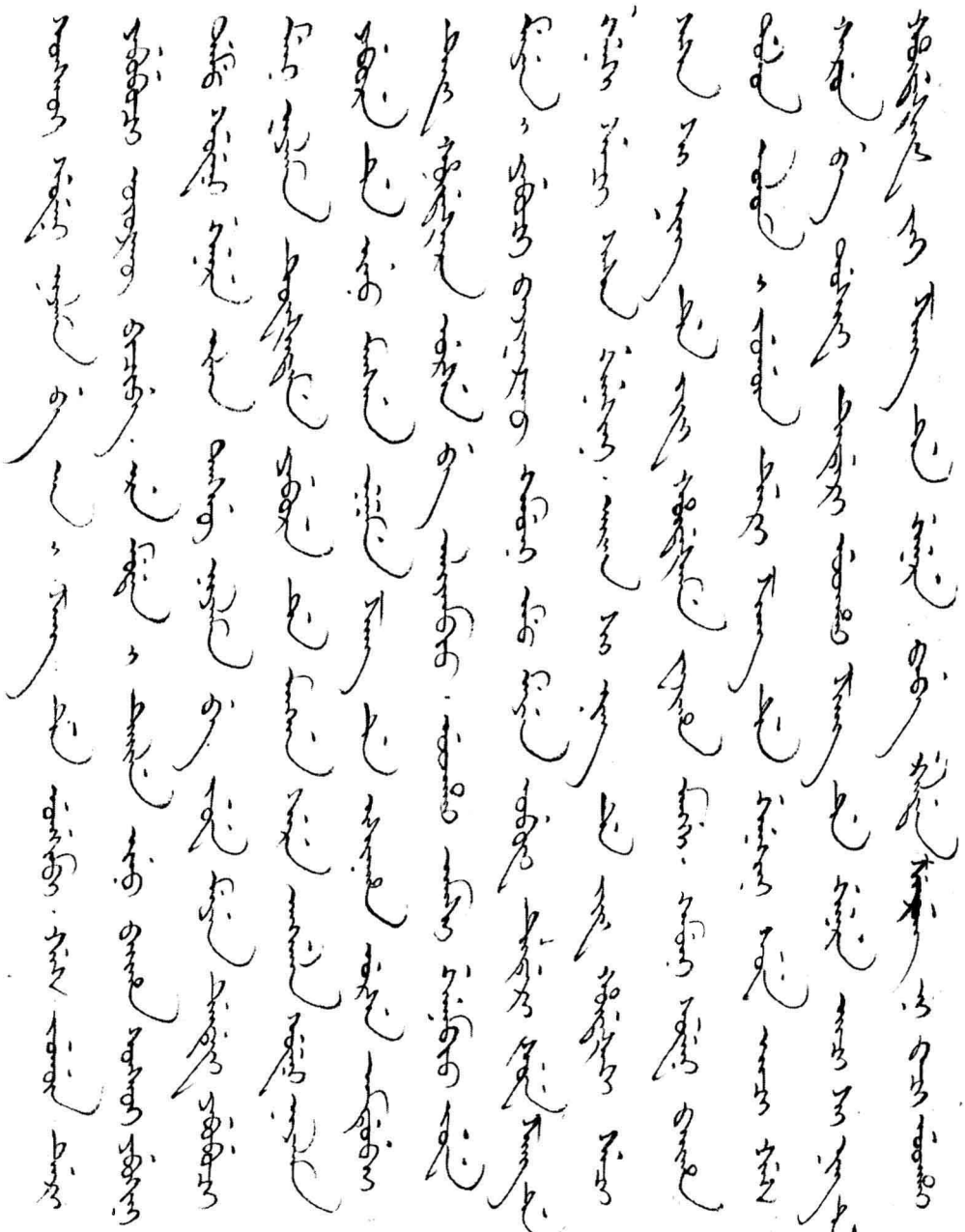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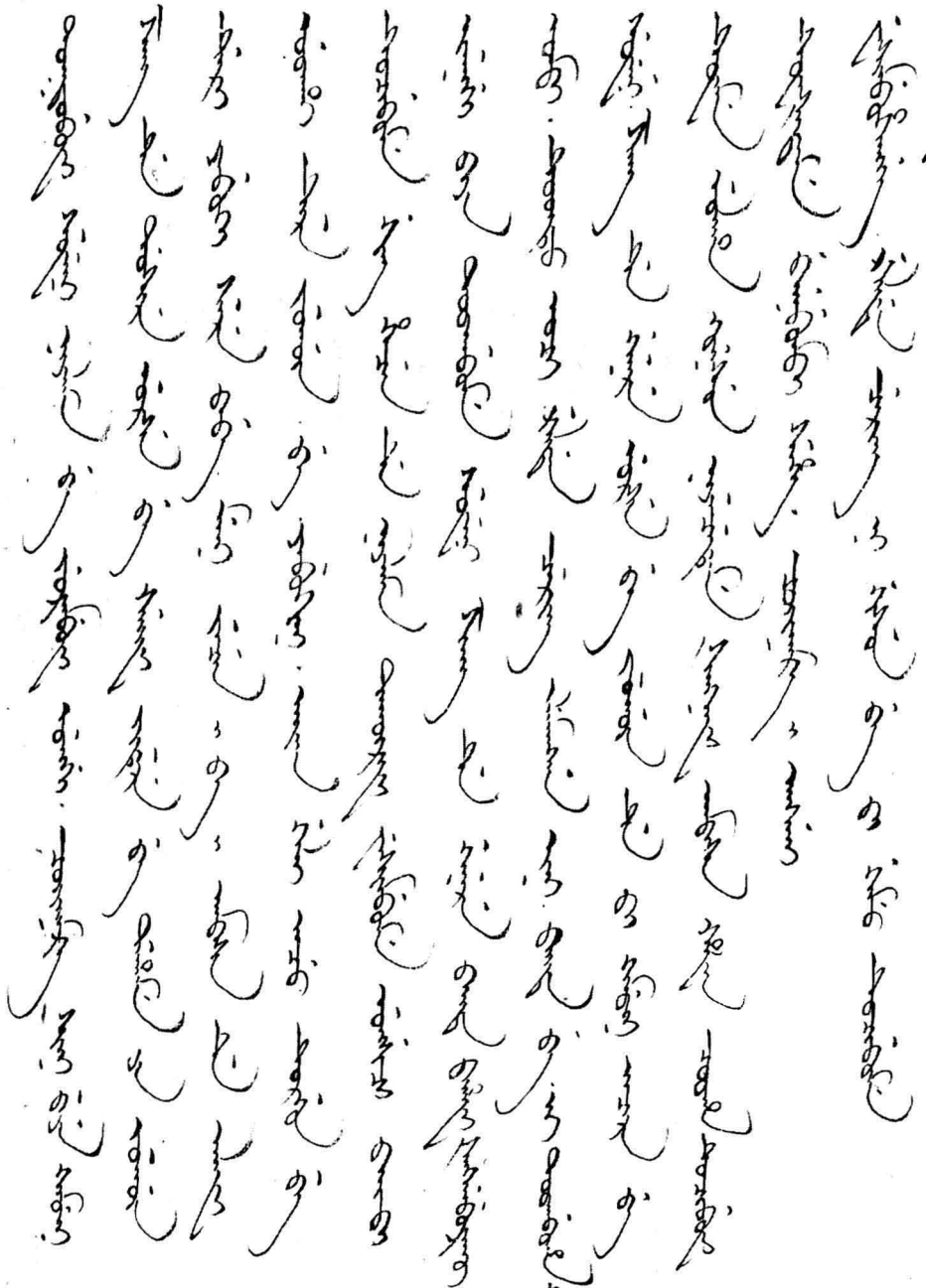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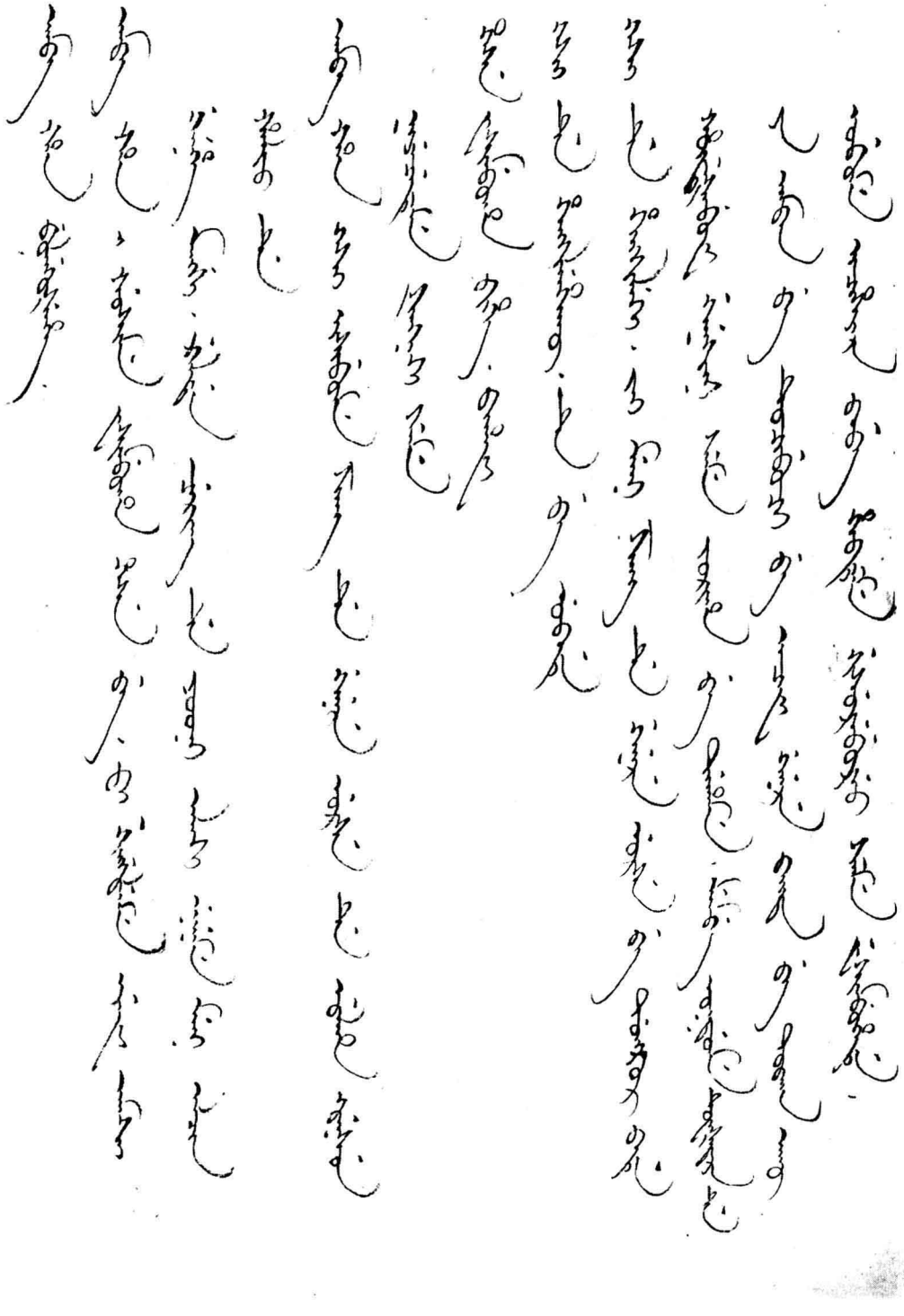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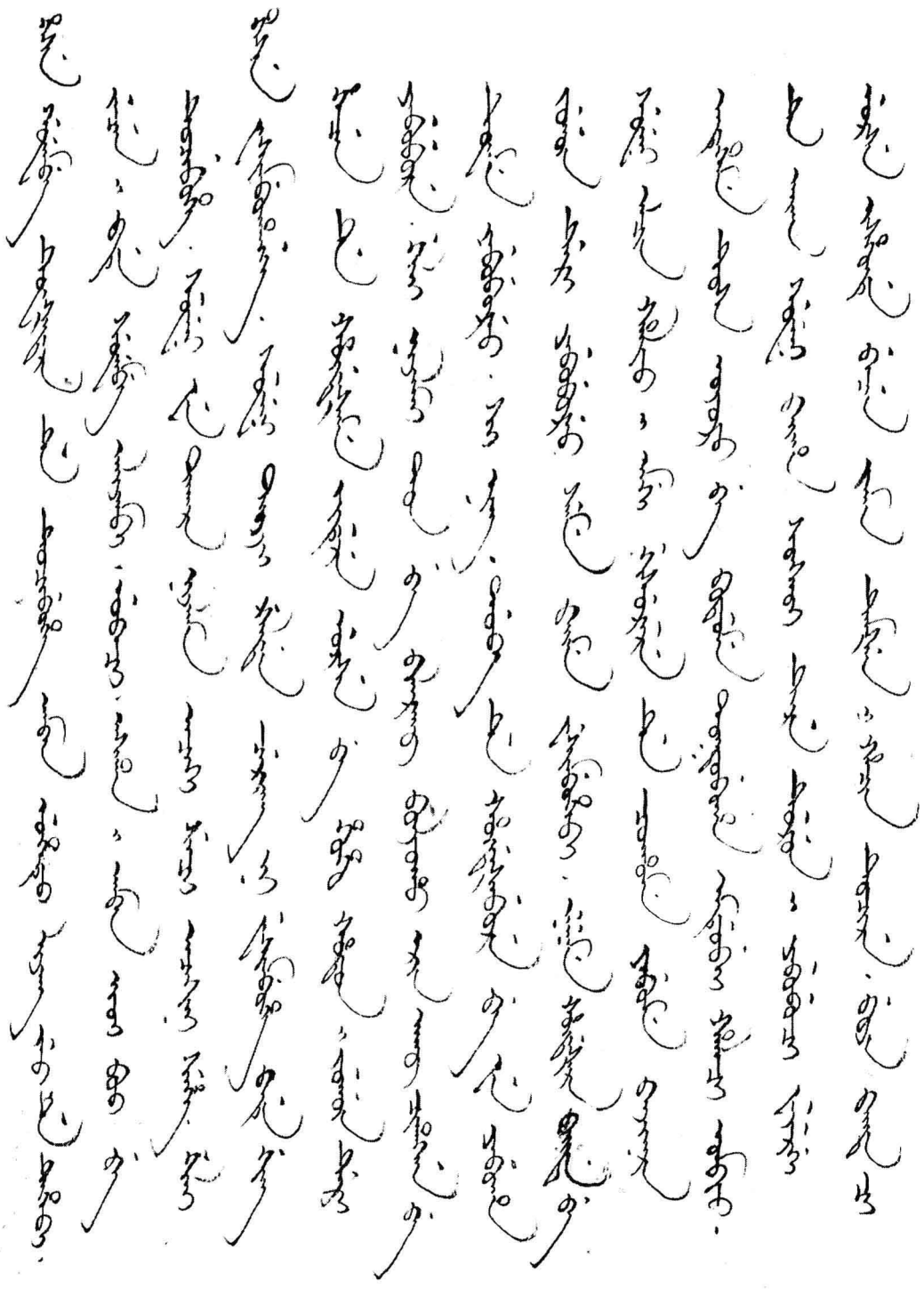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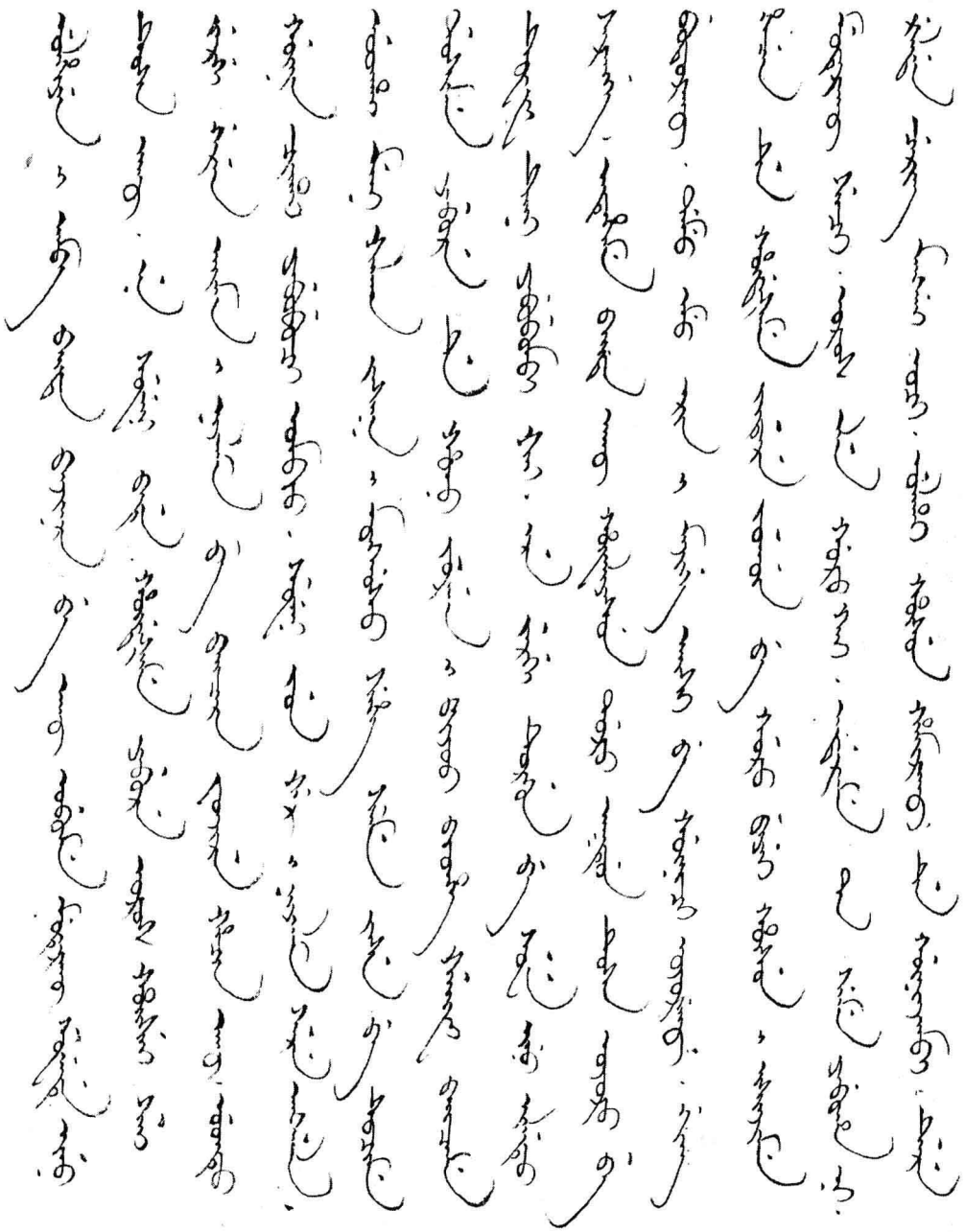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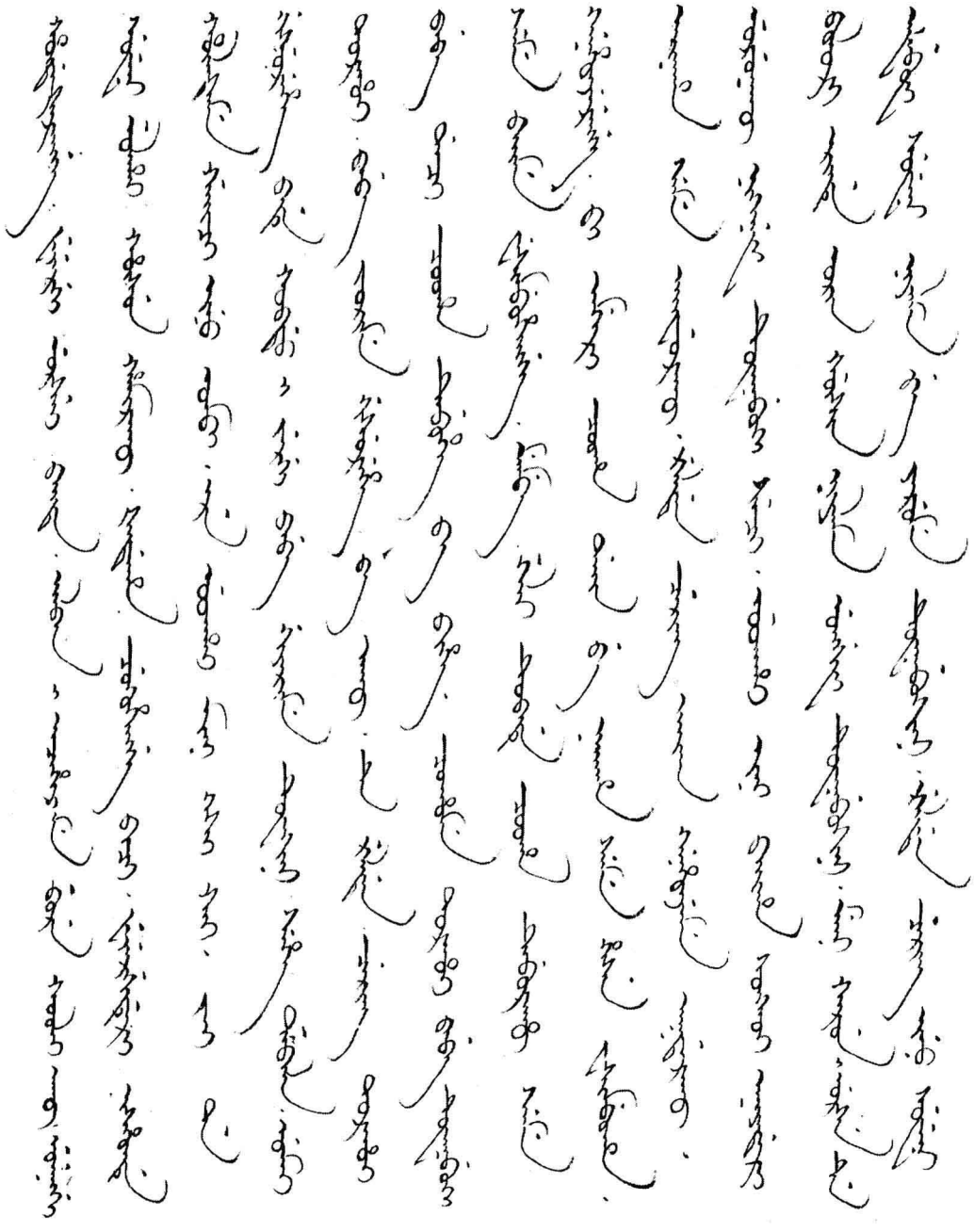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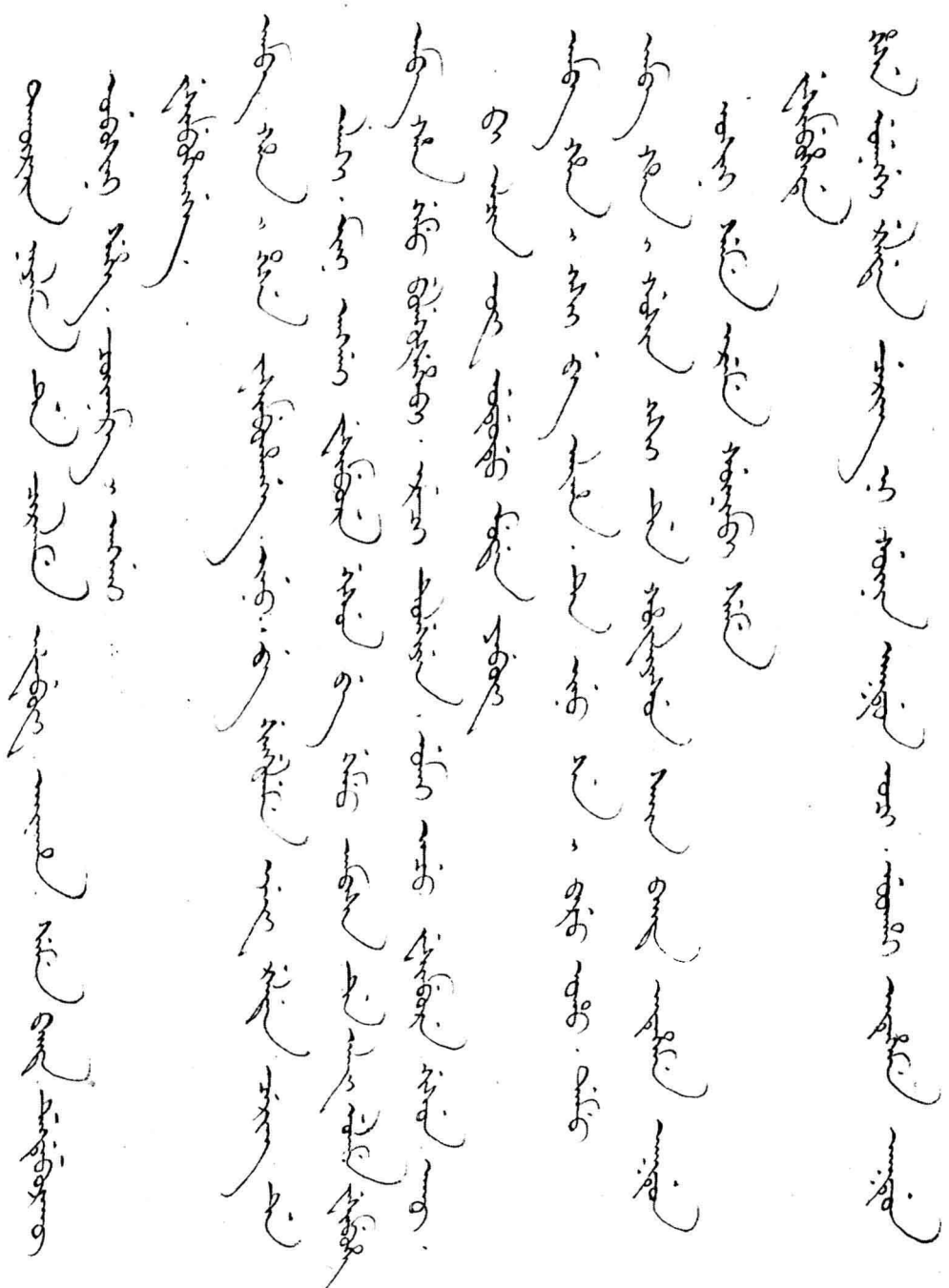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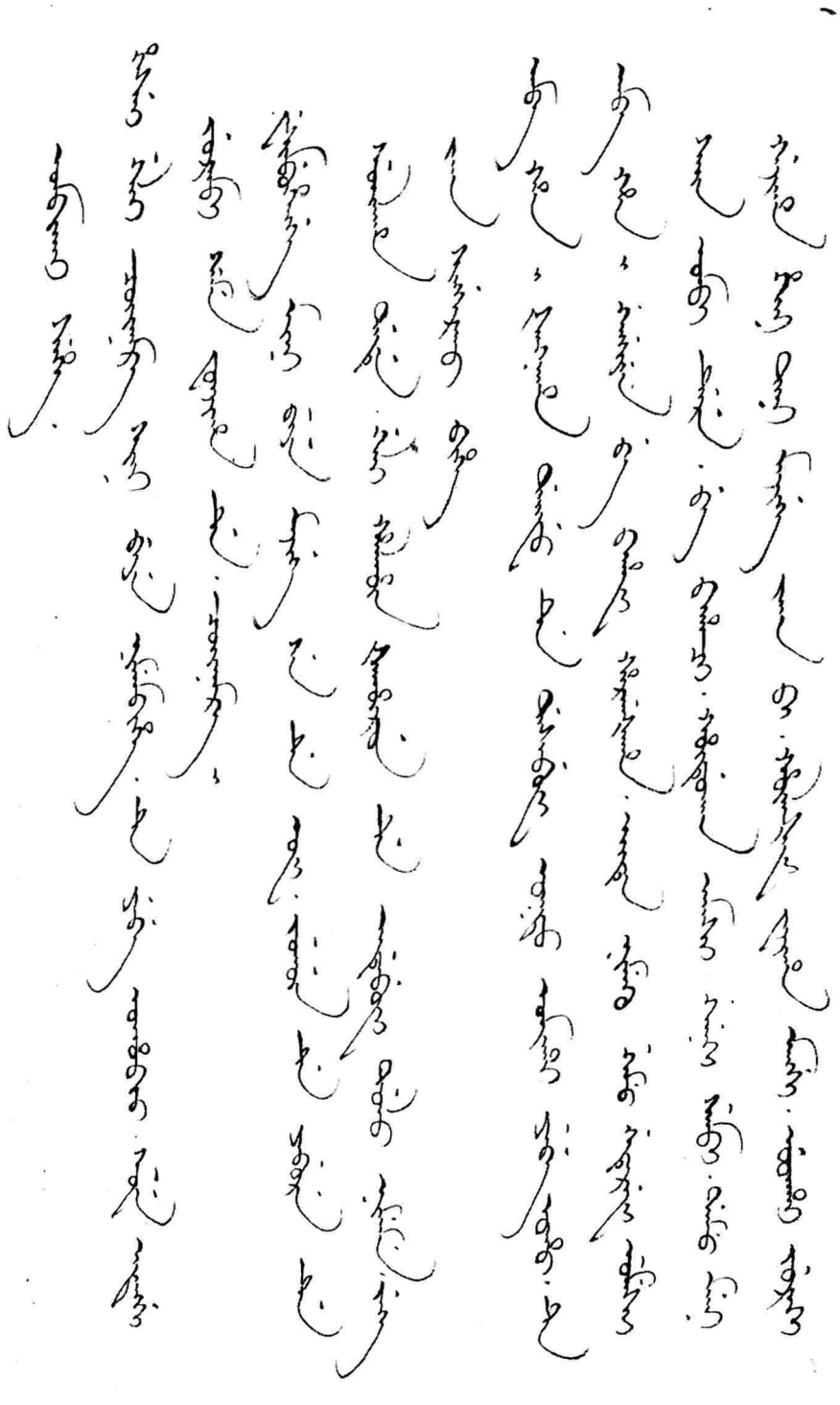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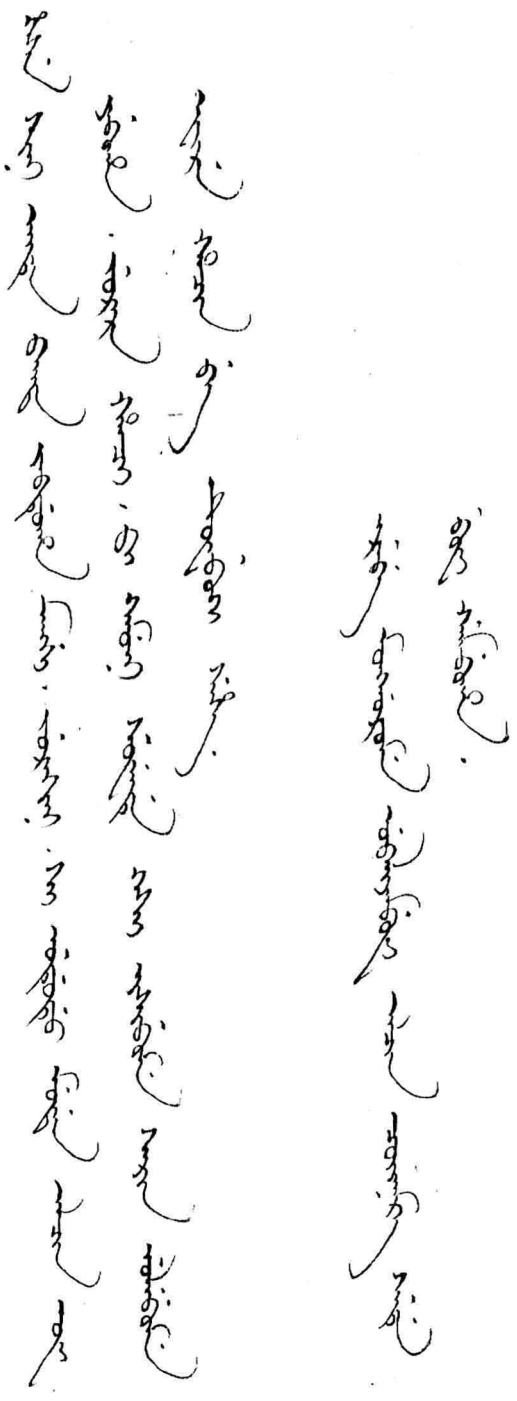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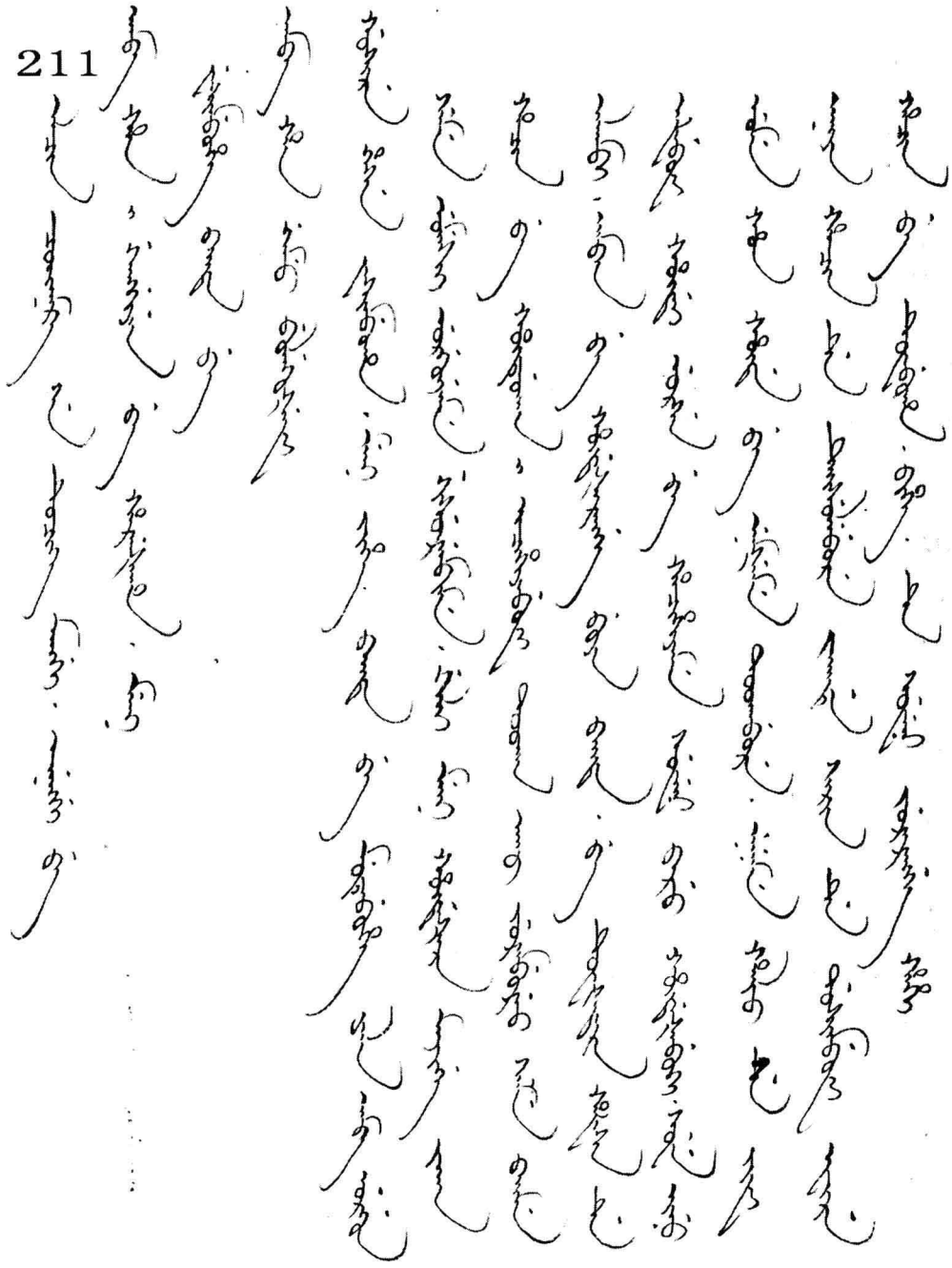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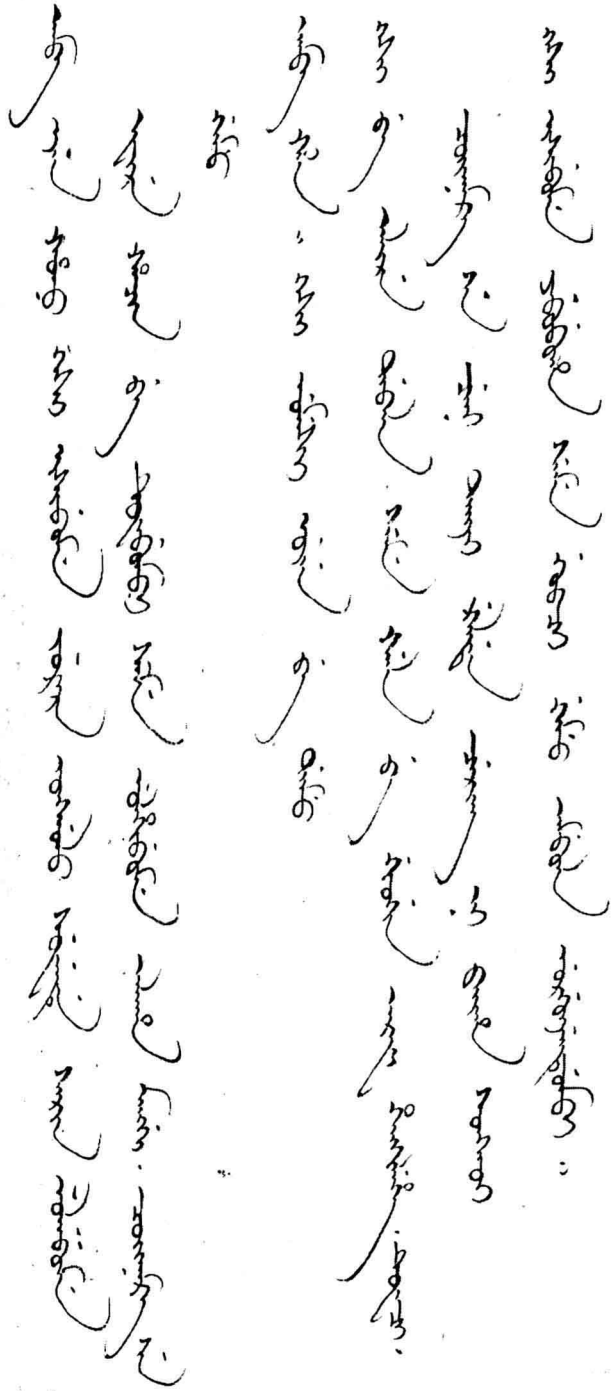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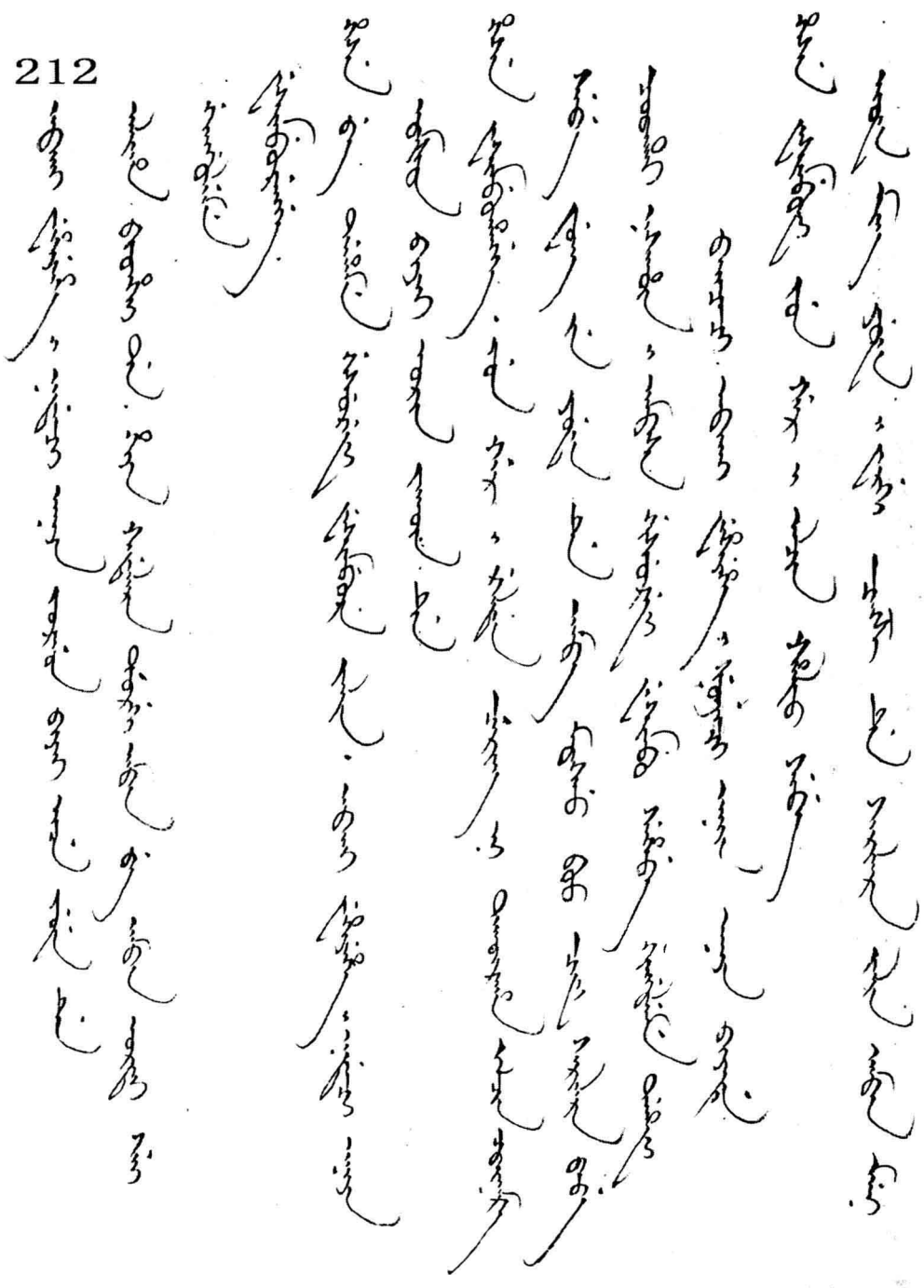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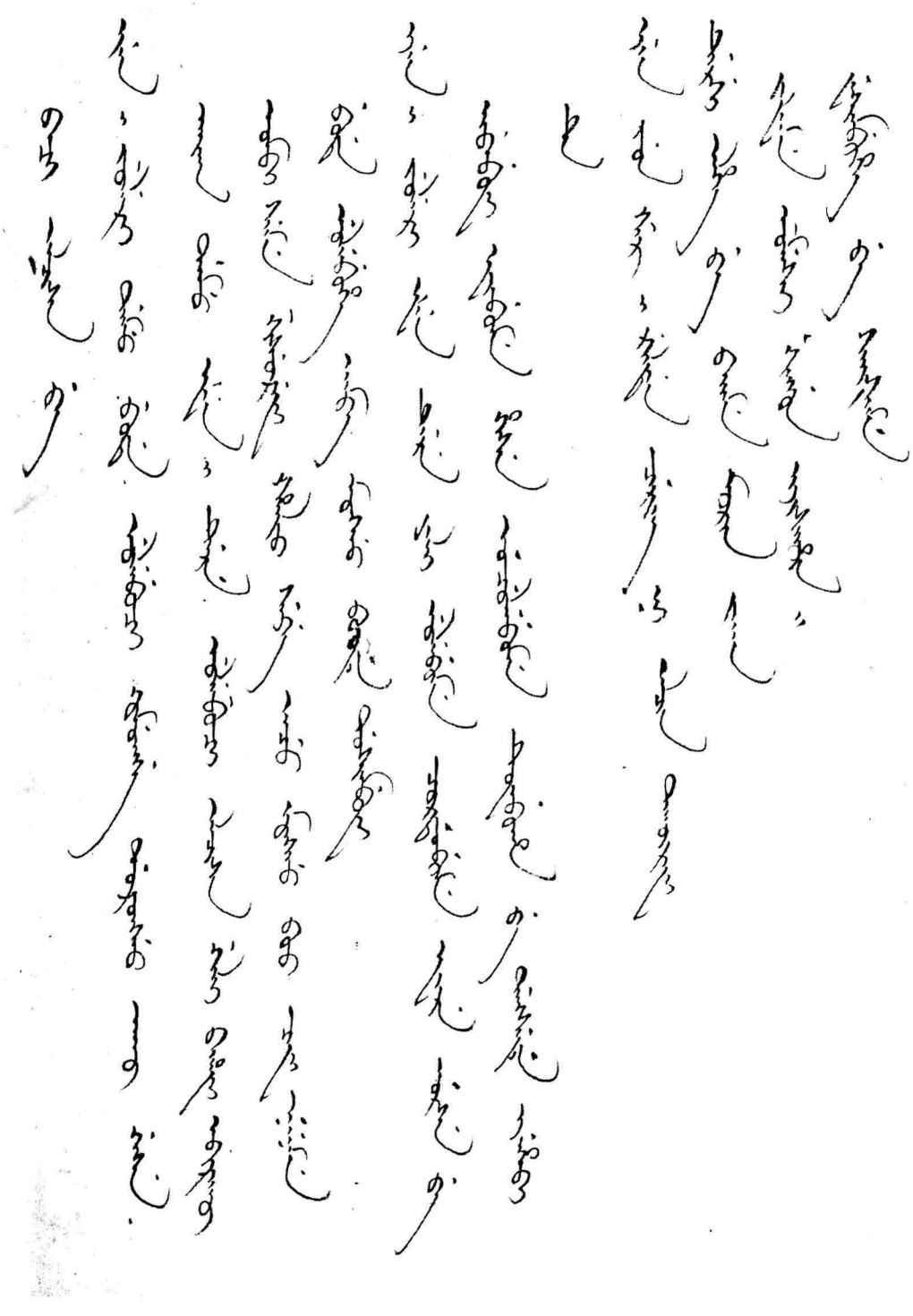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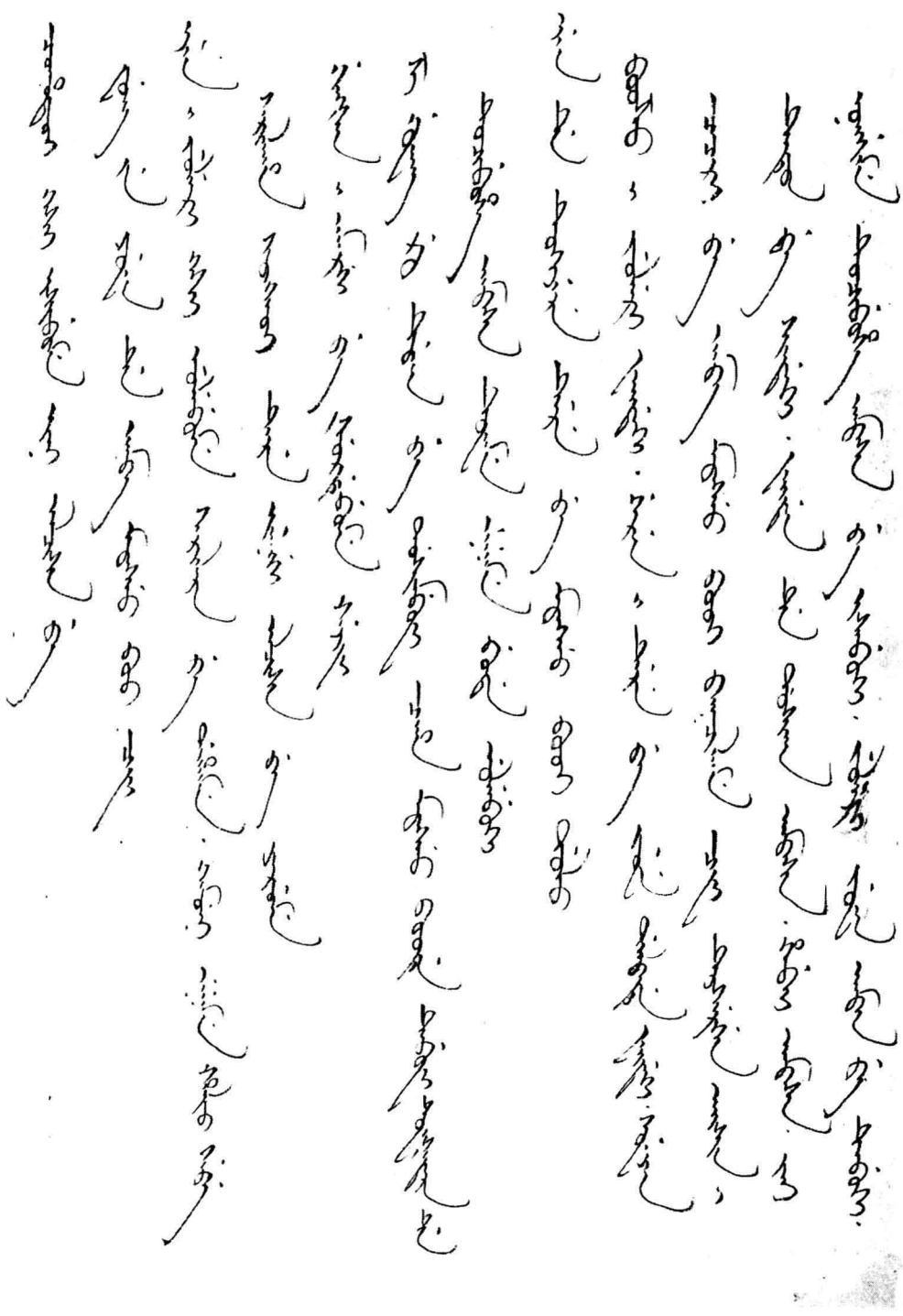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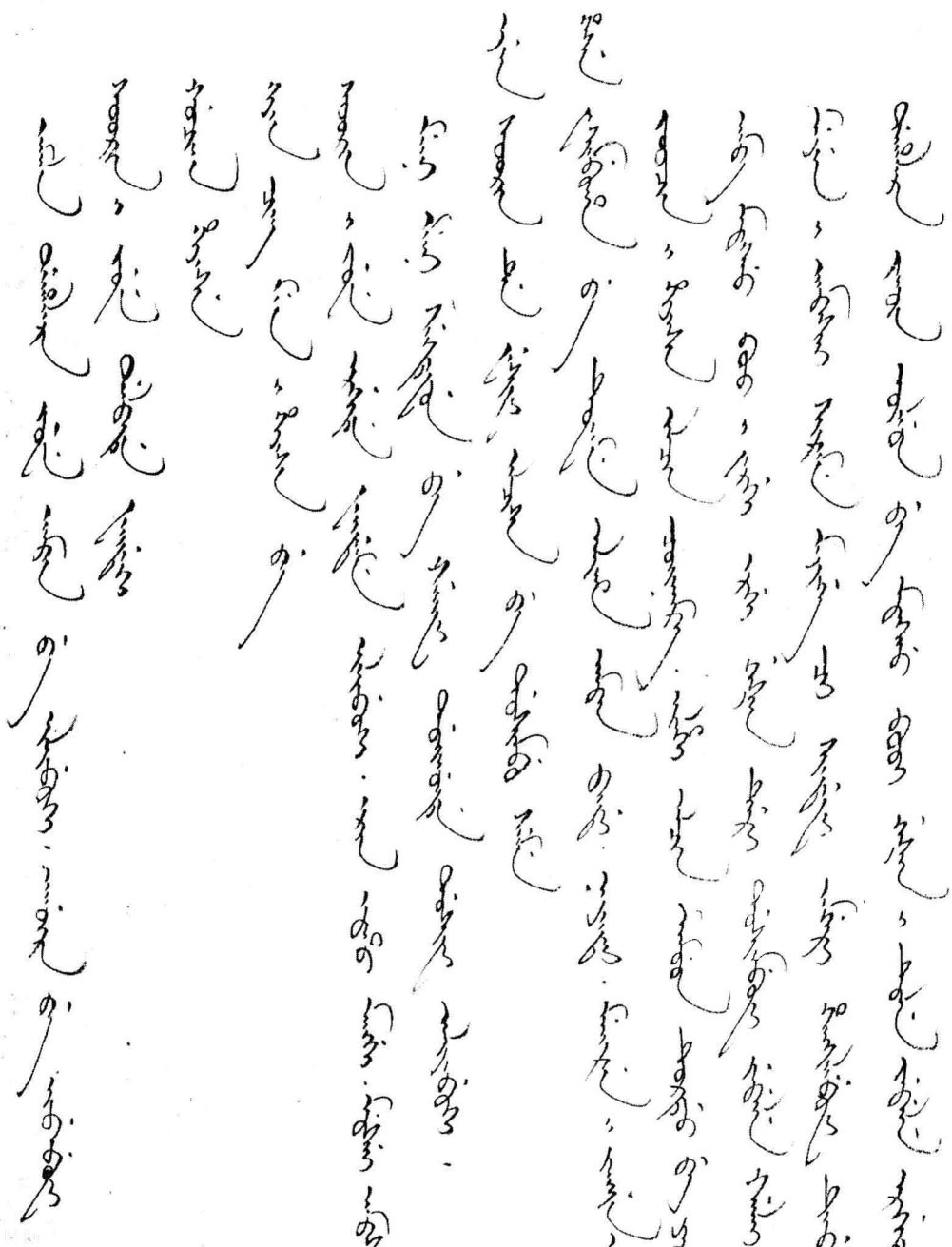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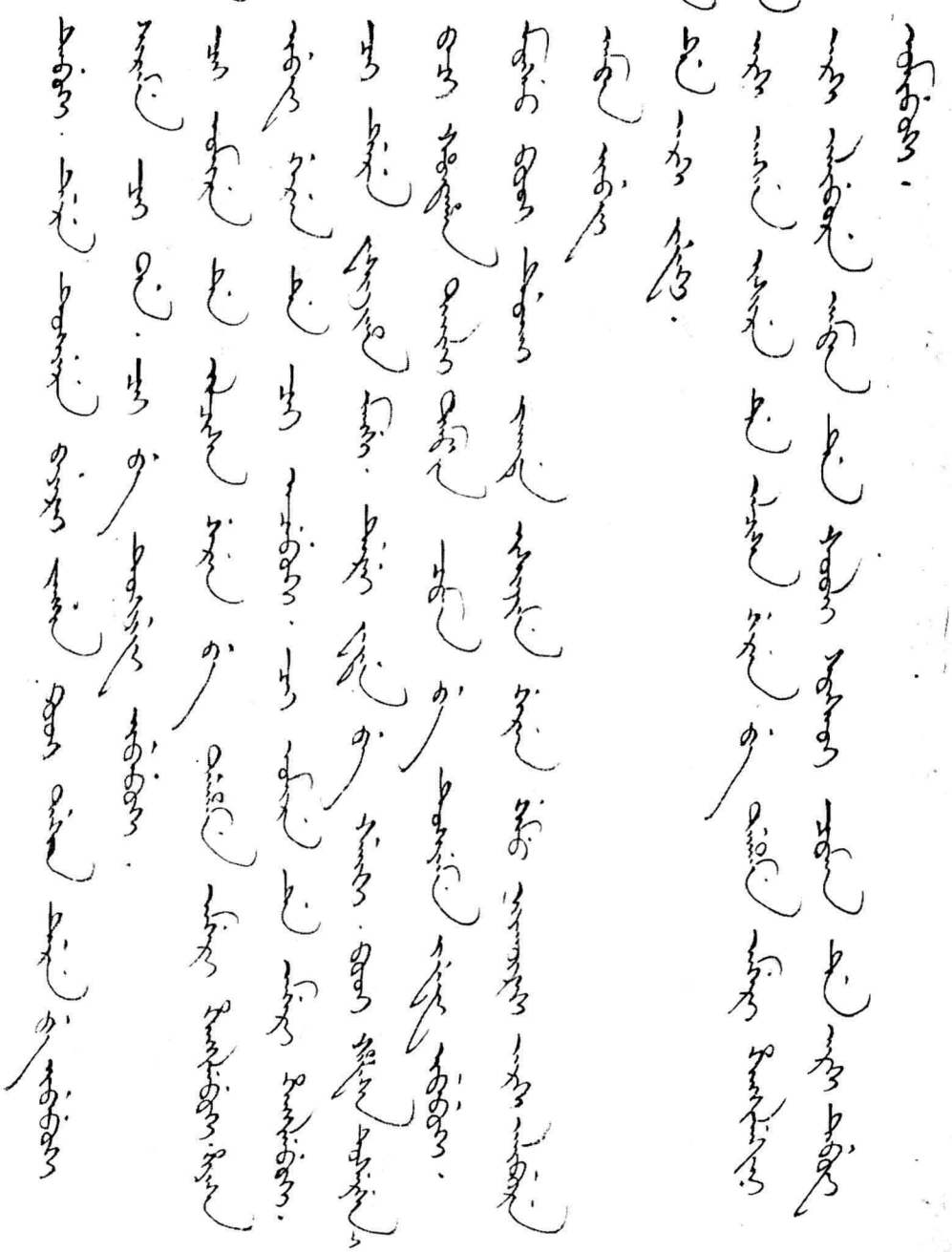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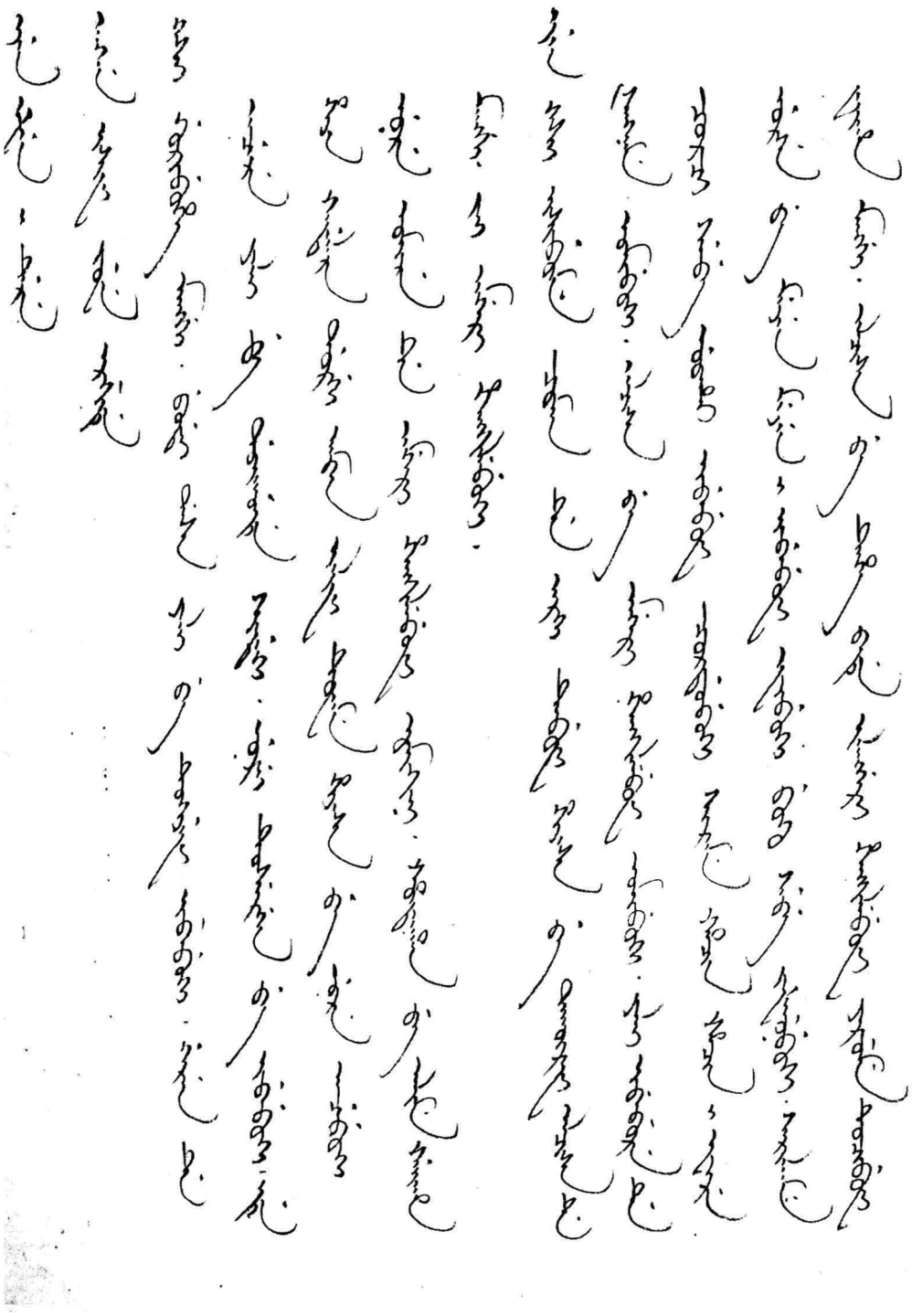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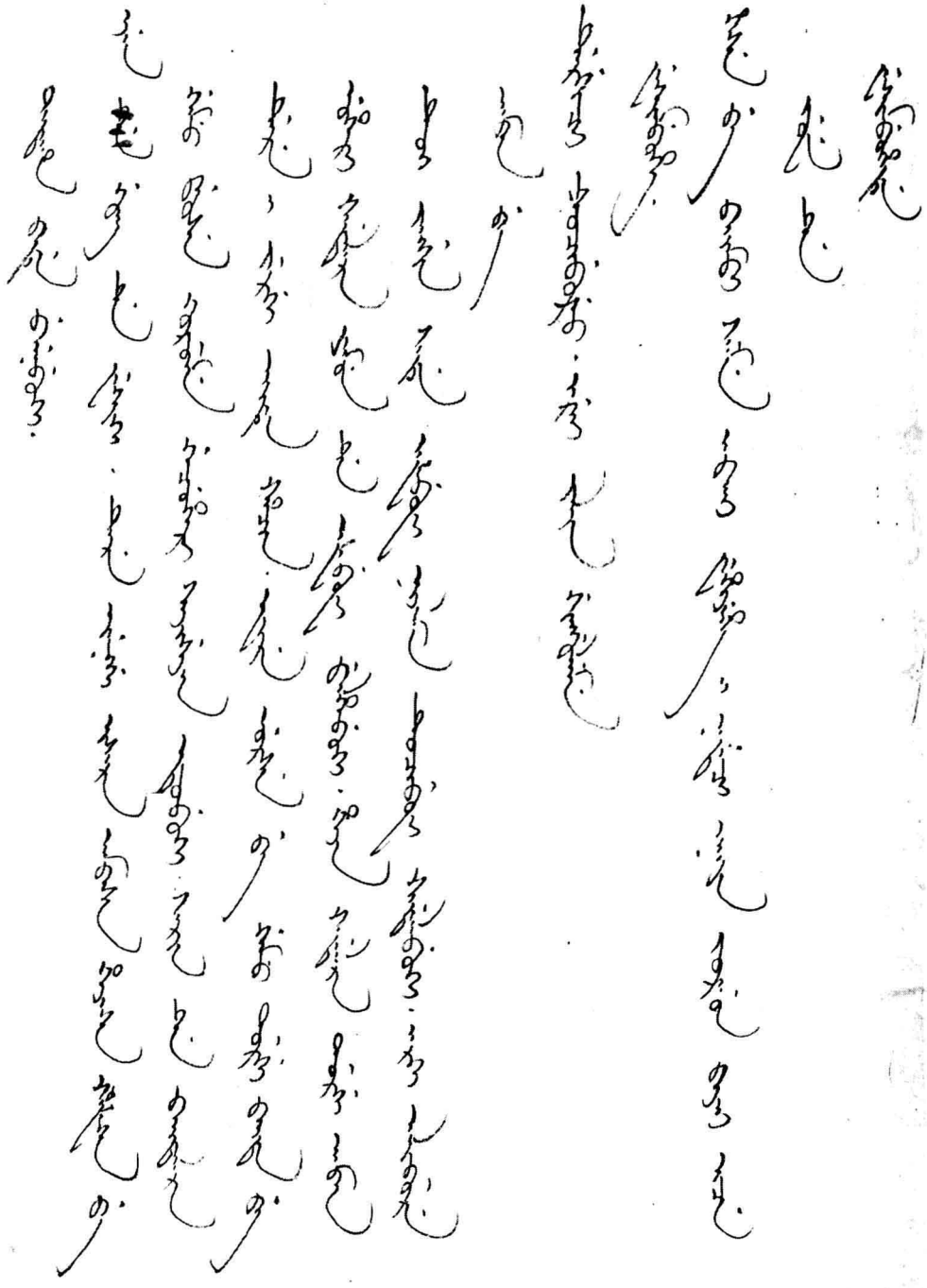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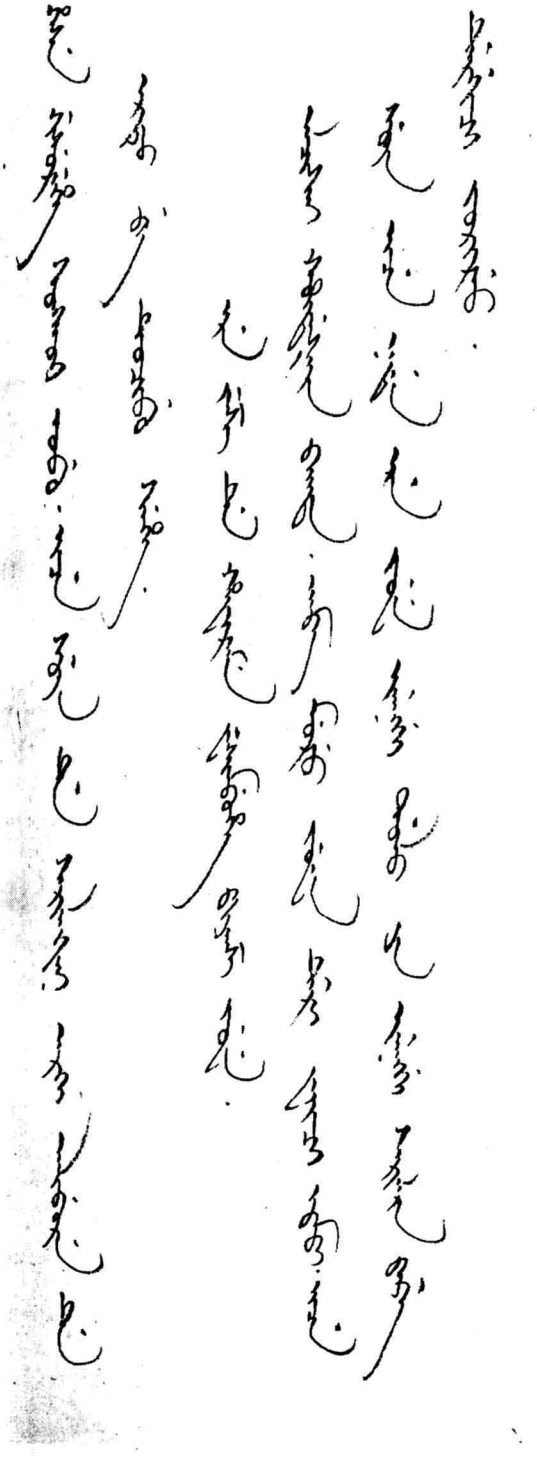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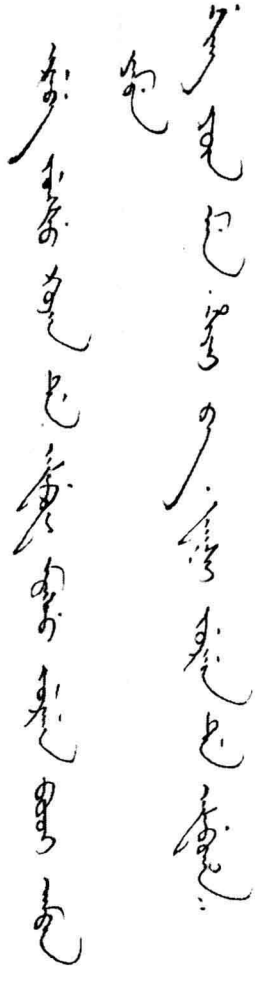
演戲

軟索　戲法　耍盆子　雜耍　撚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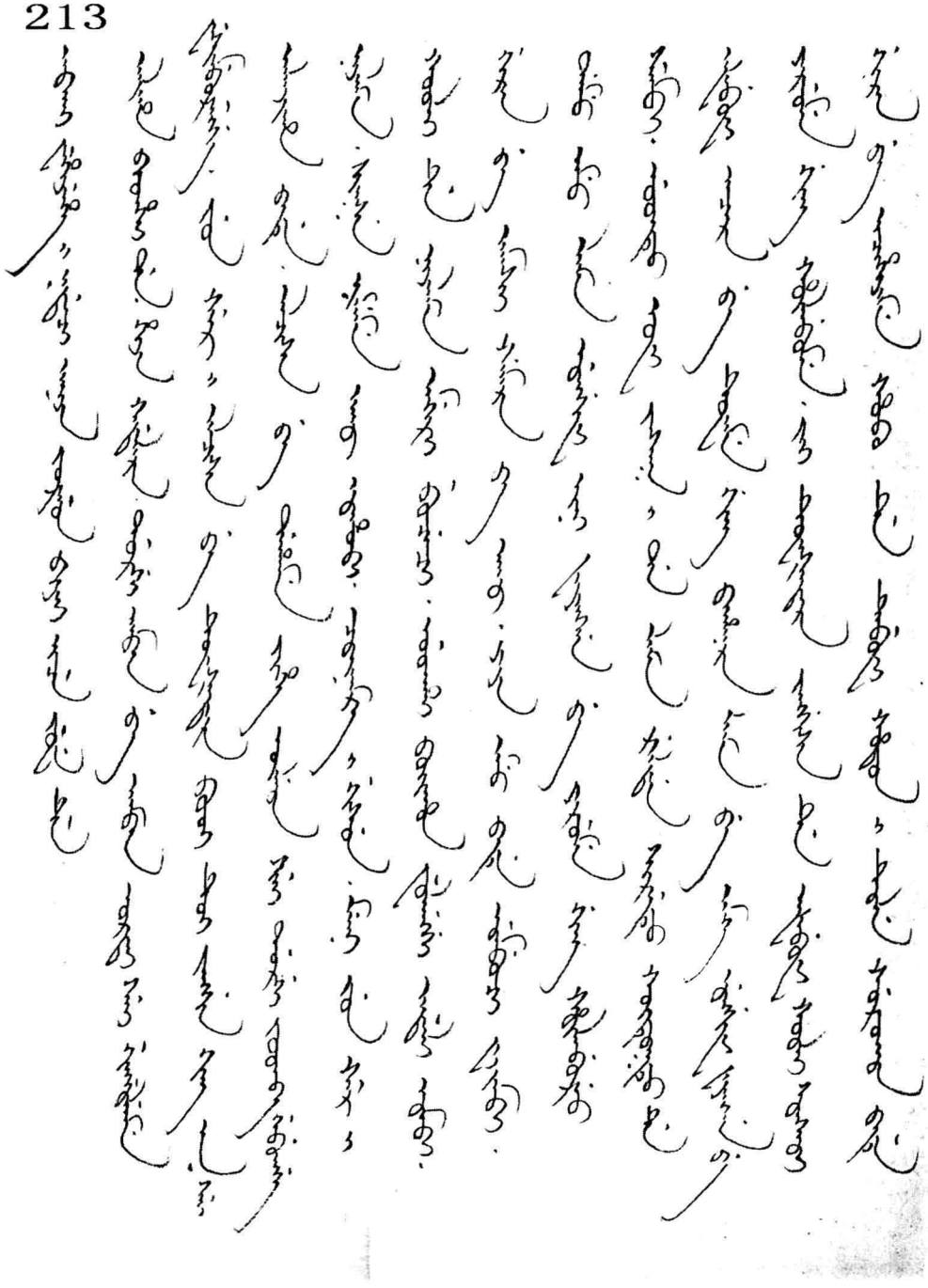
桌子上攛蓆　擺索　盤摃子　爬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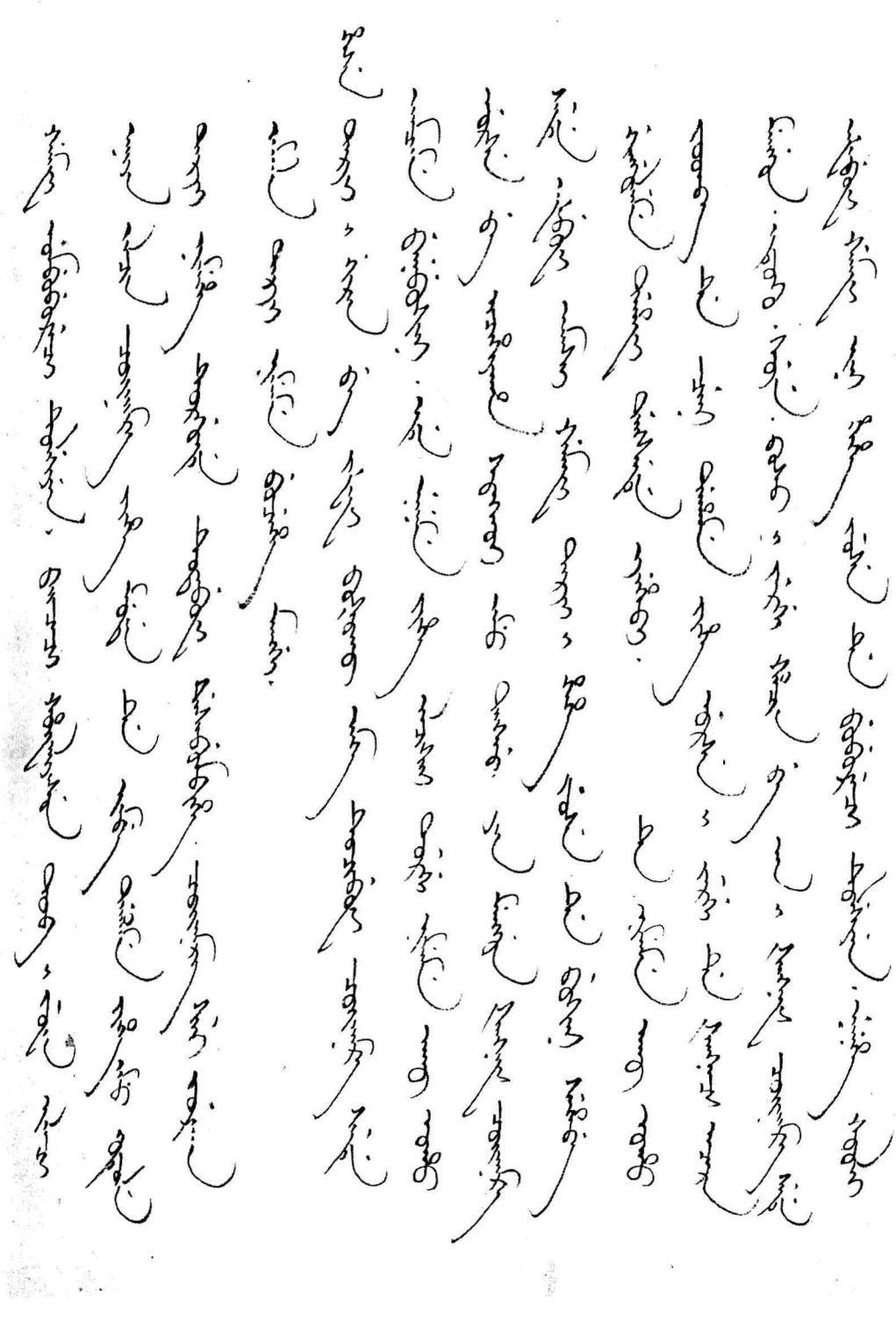
蒙古音律　平地觔斗　桿子上套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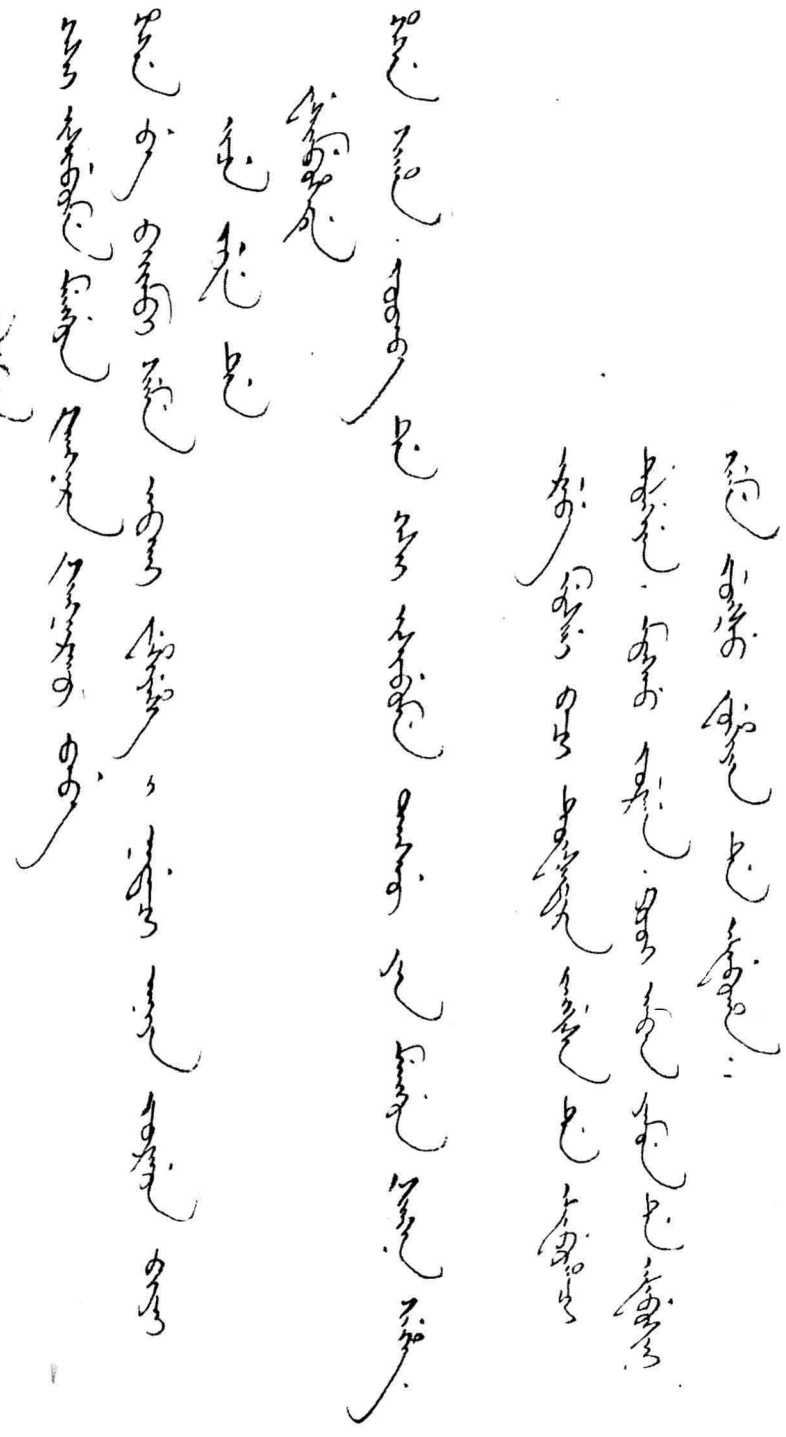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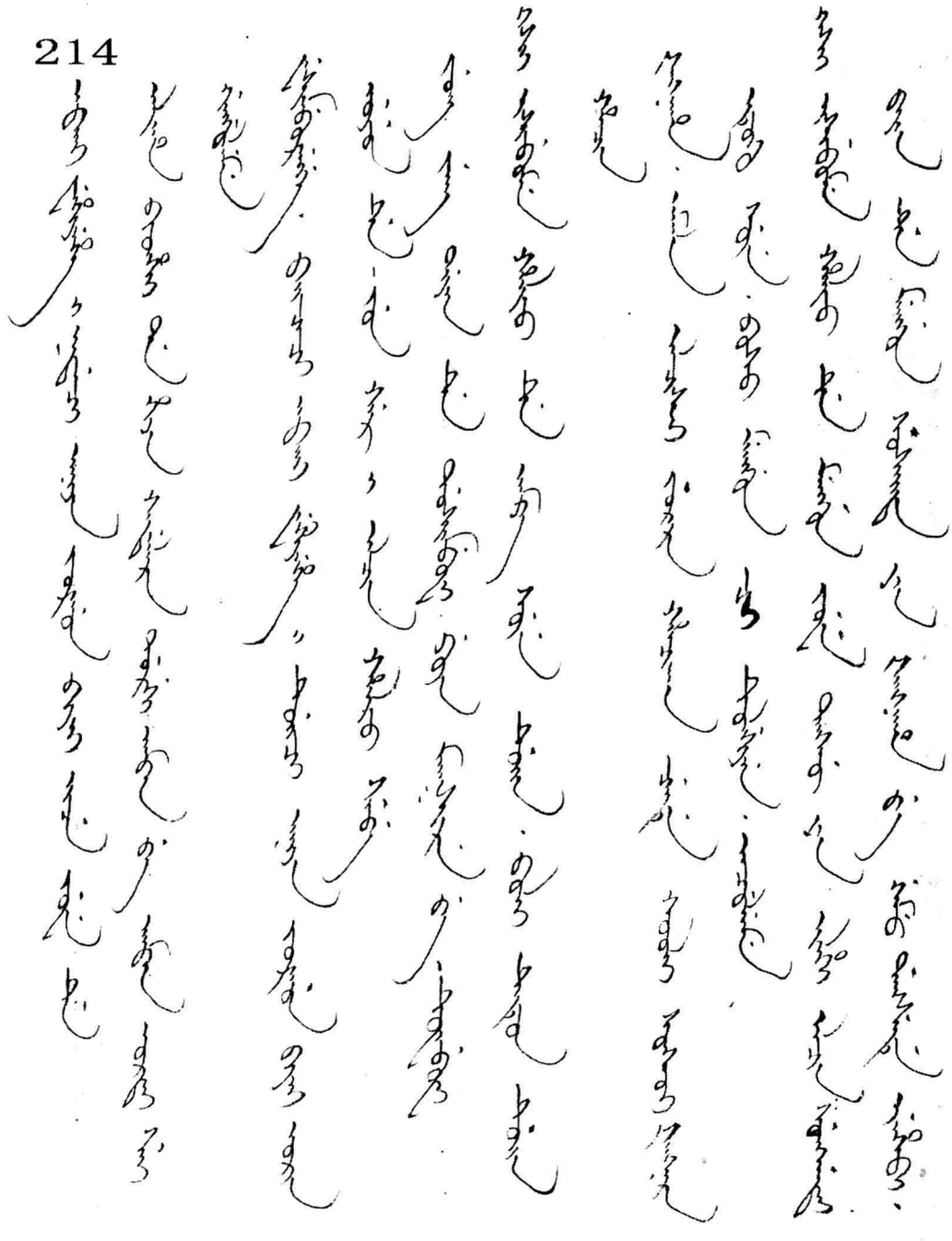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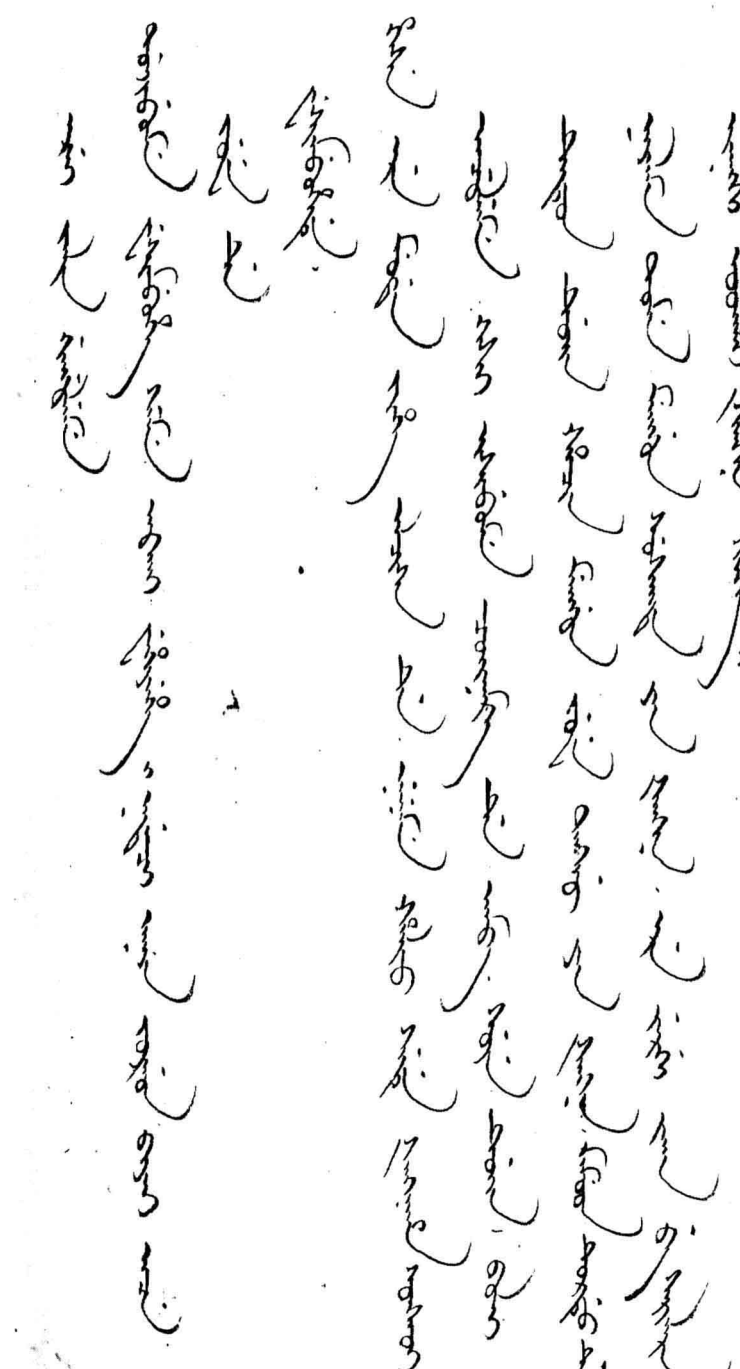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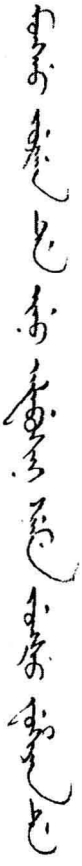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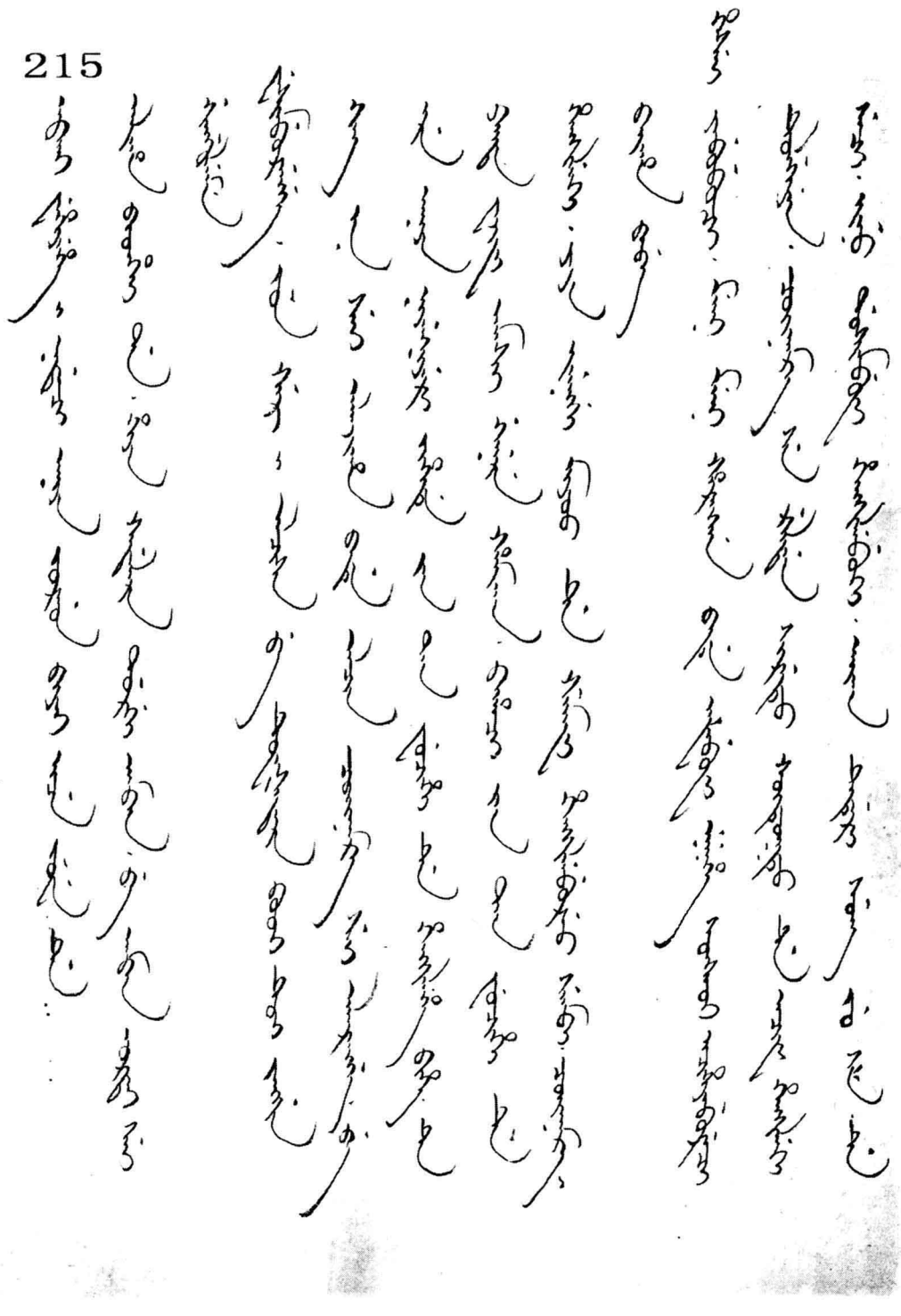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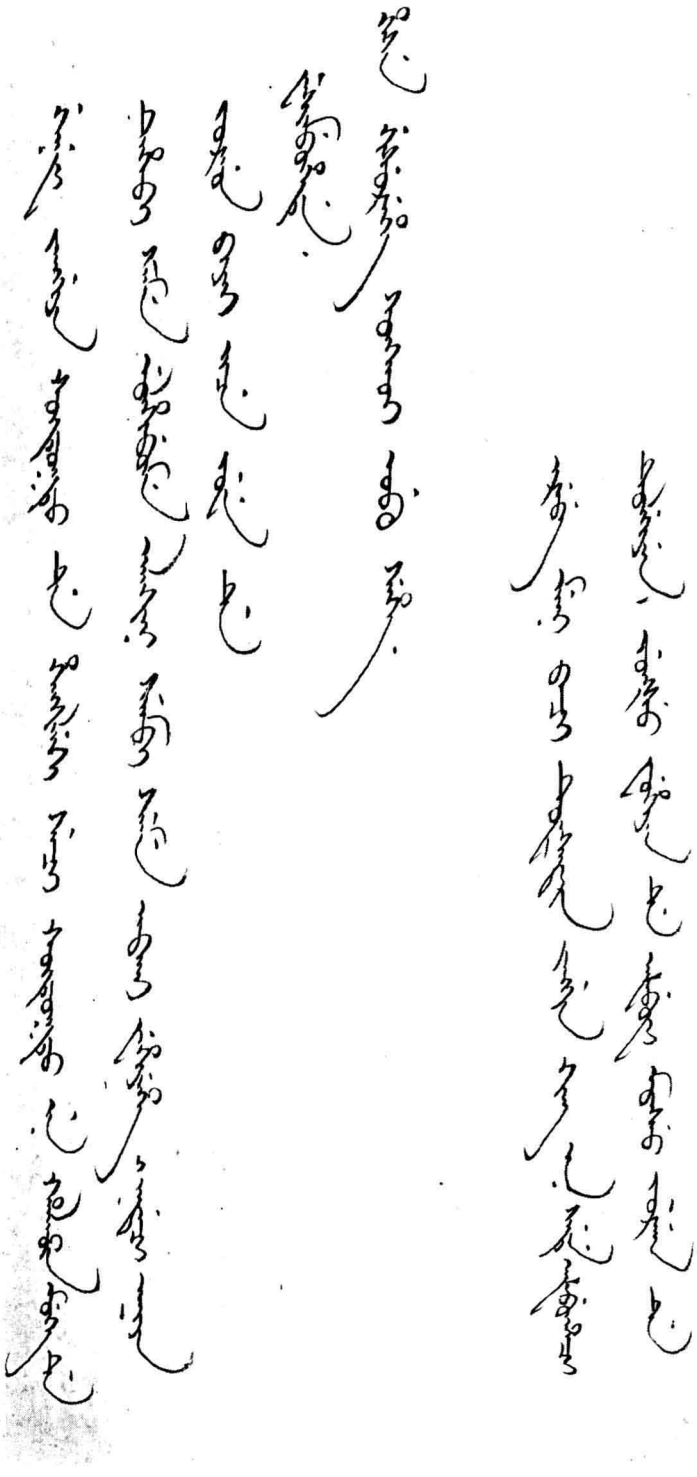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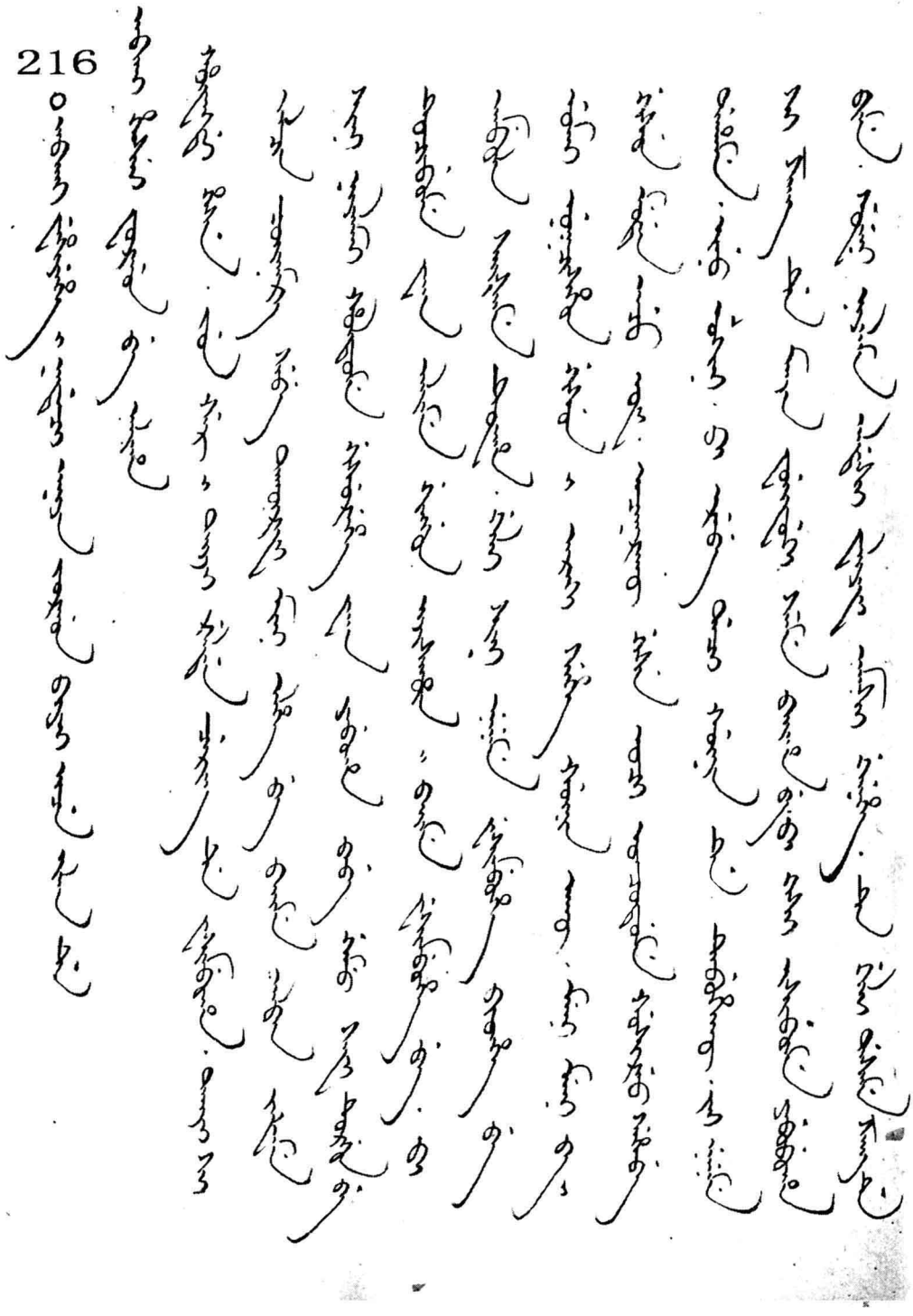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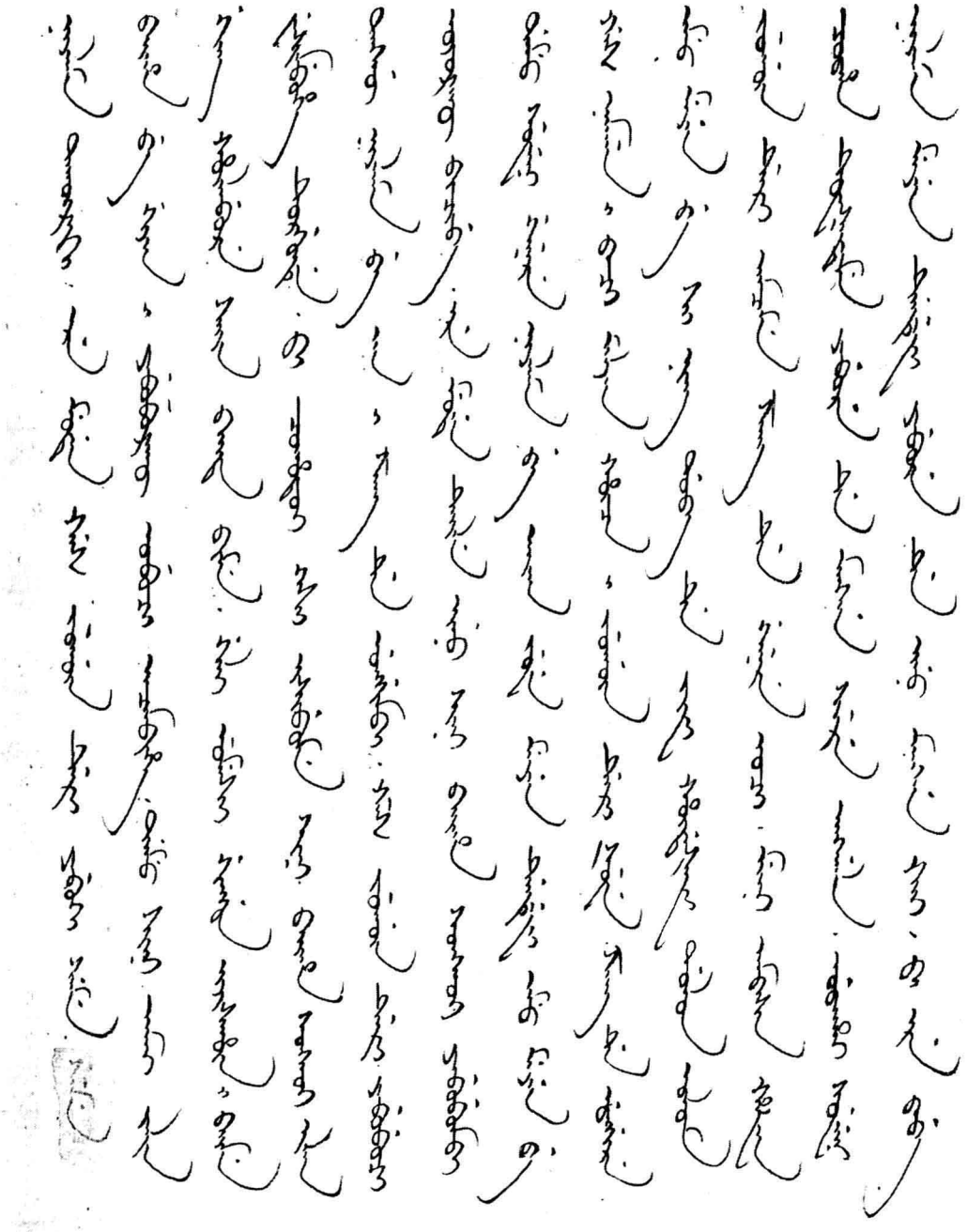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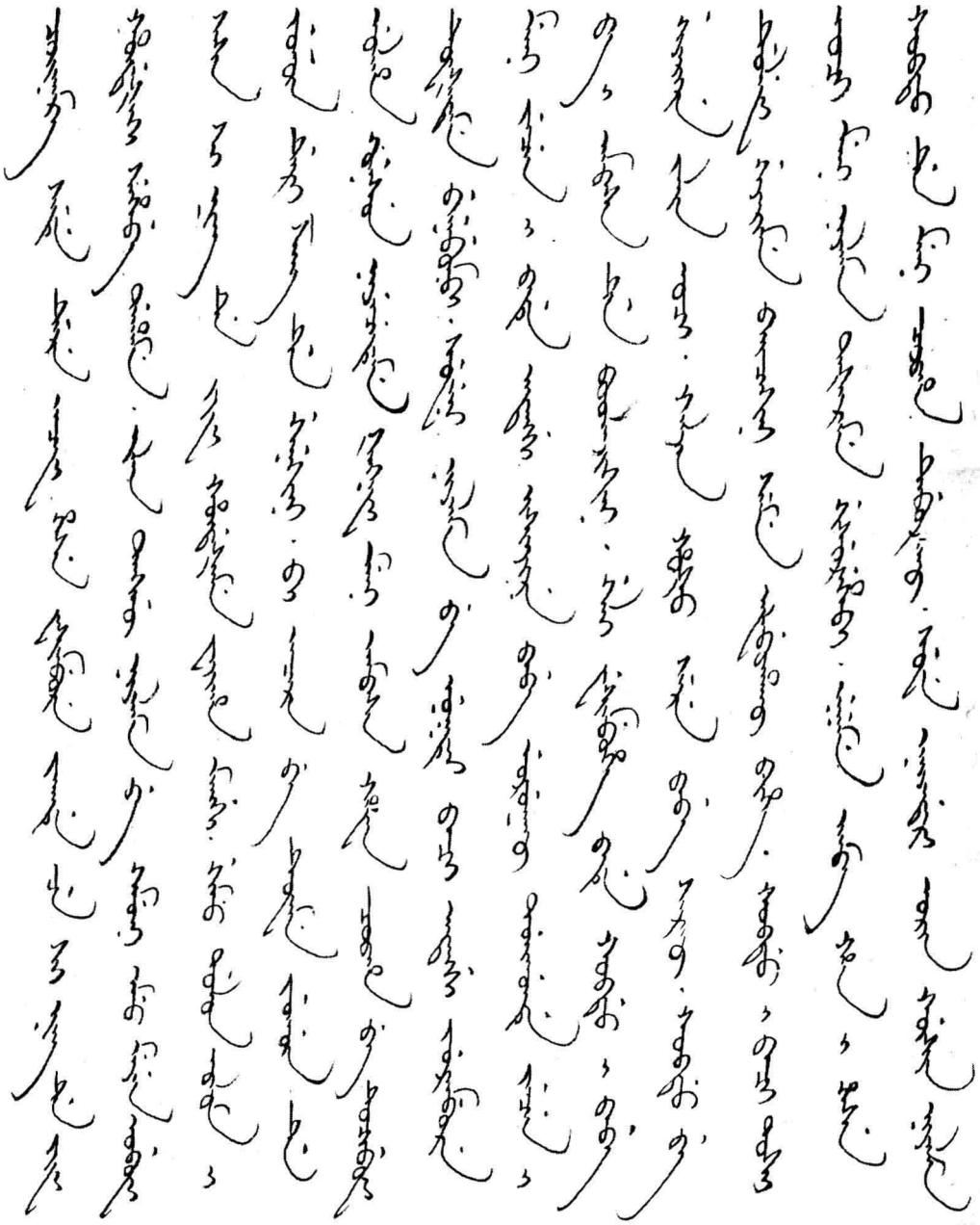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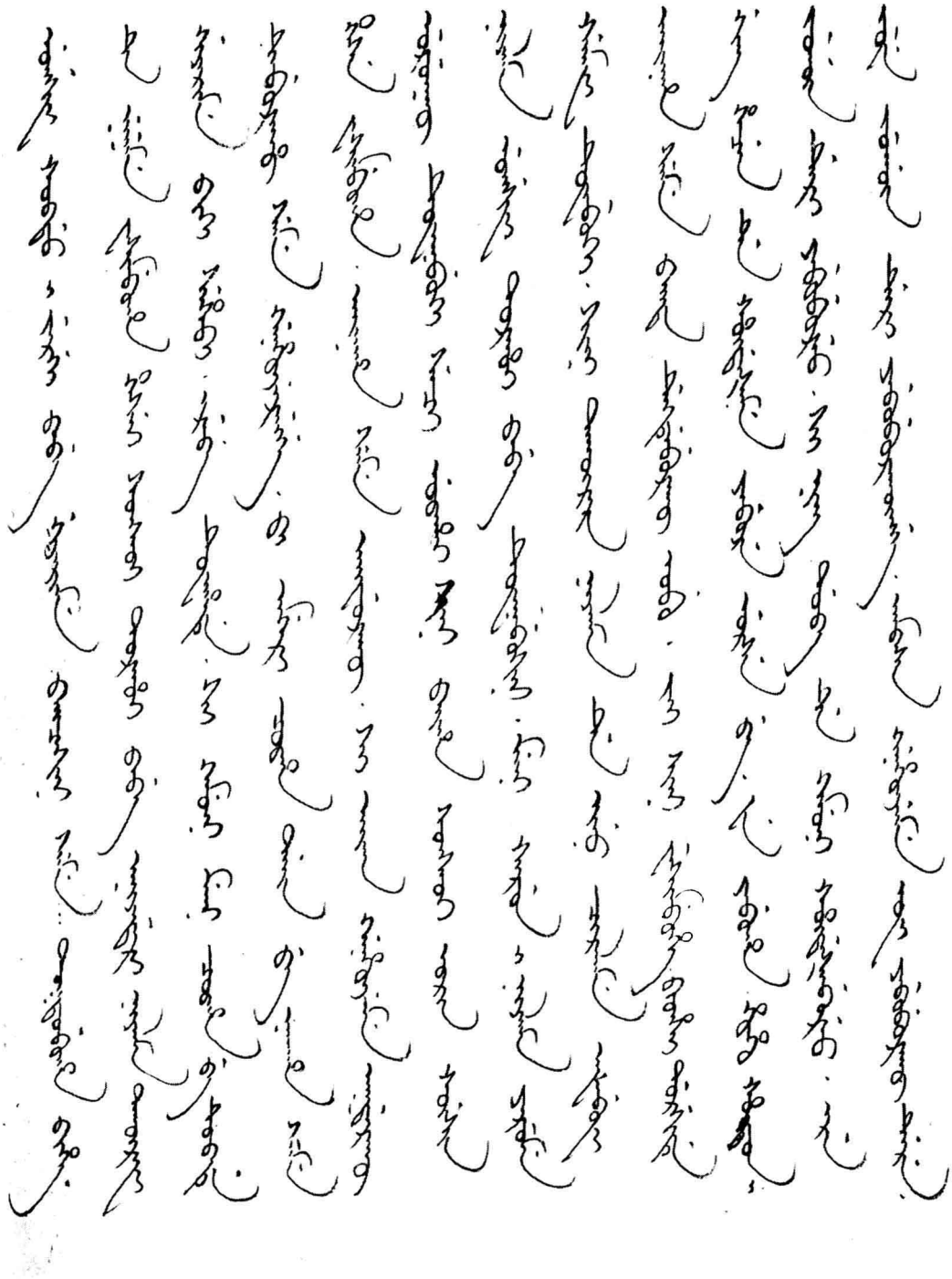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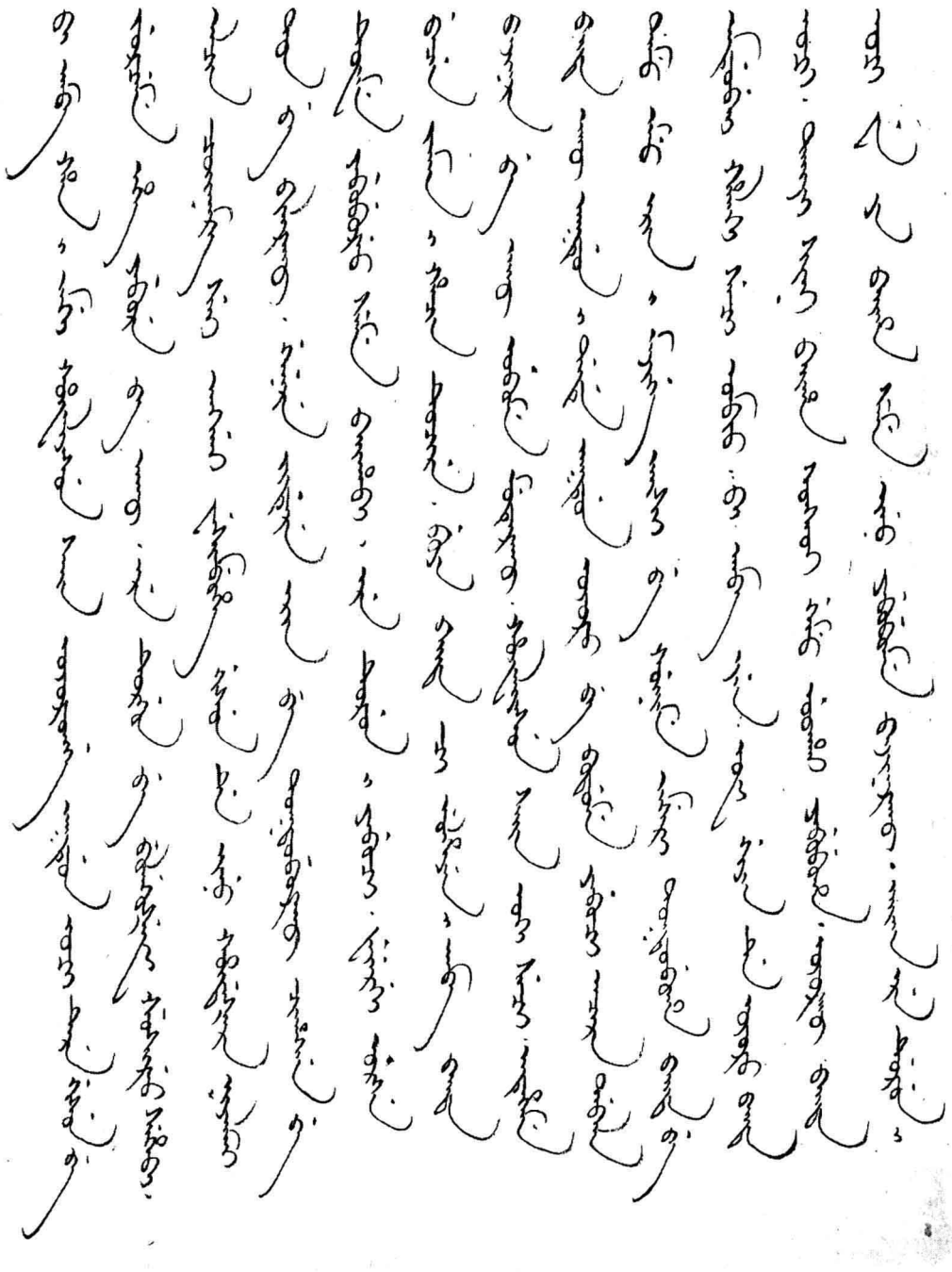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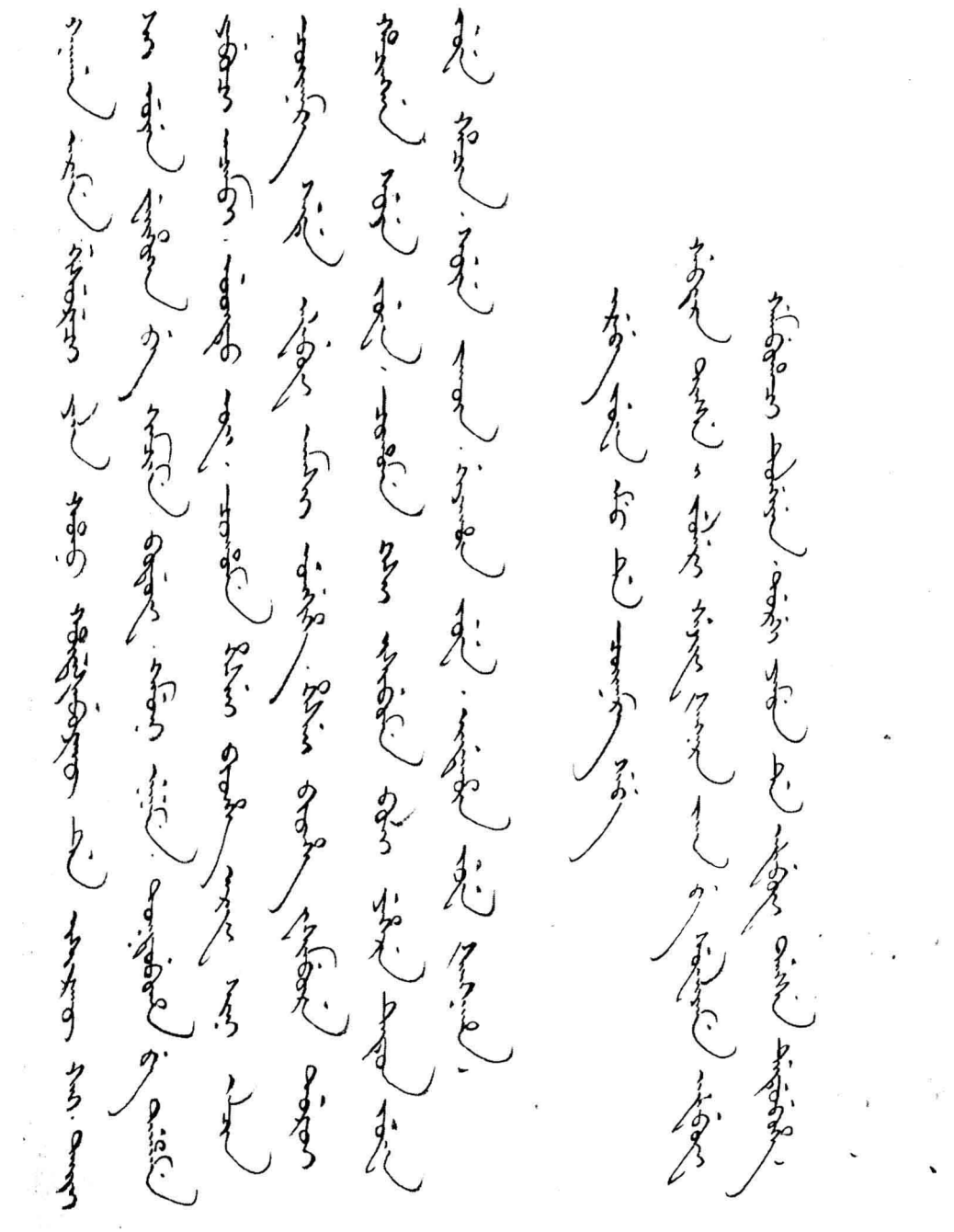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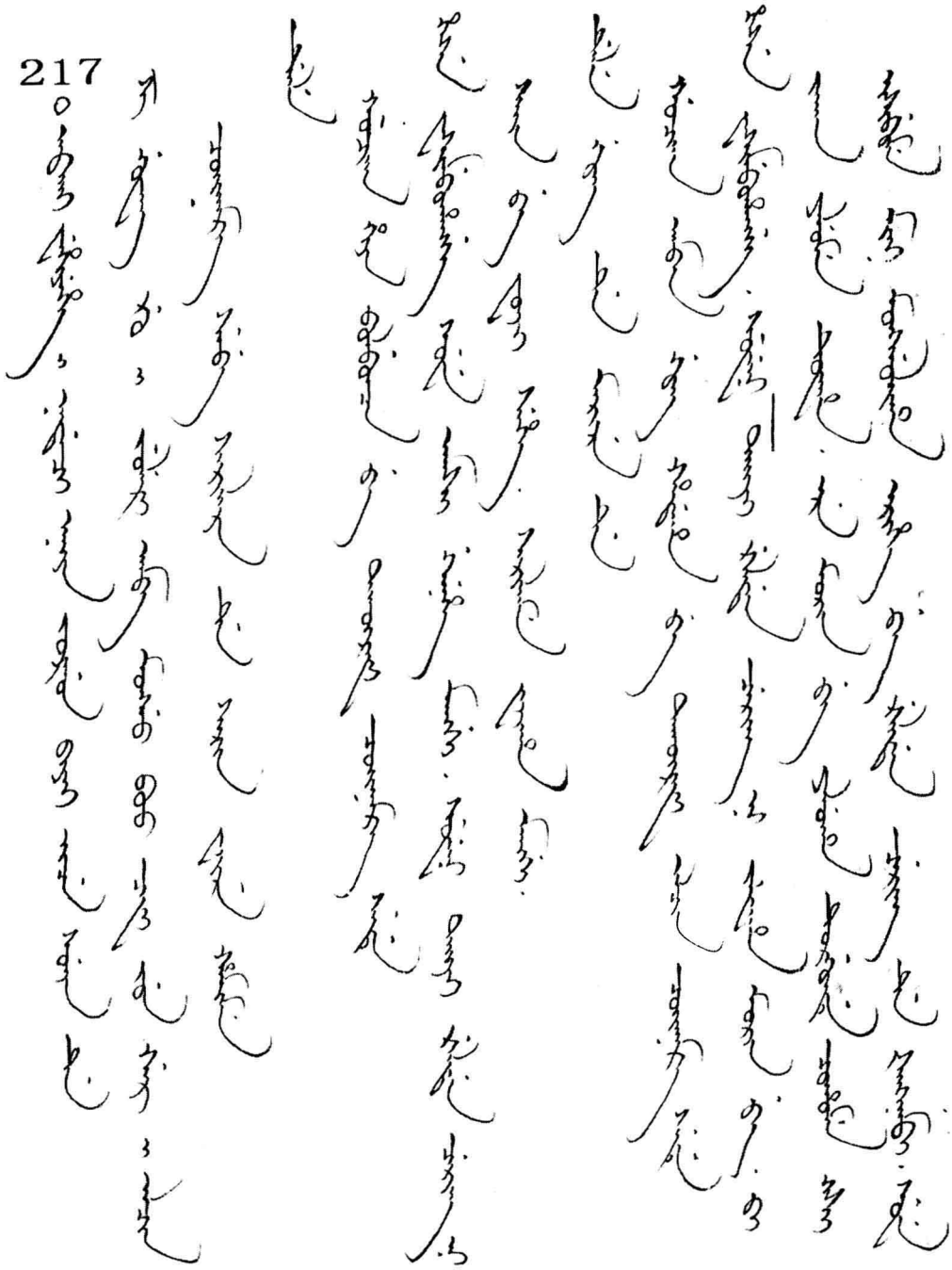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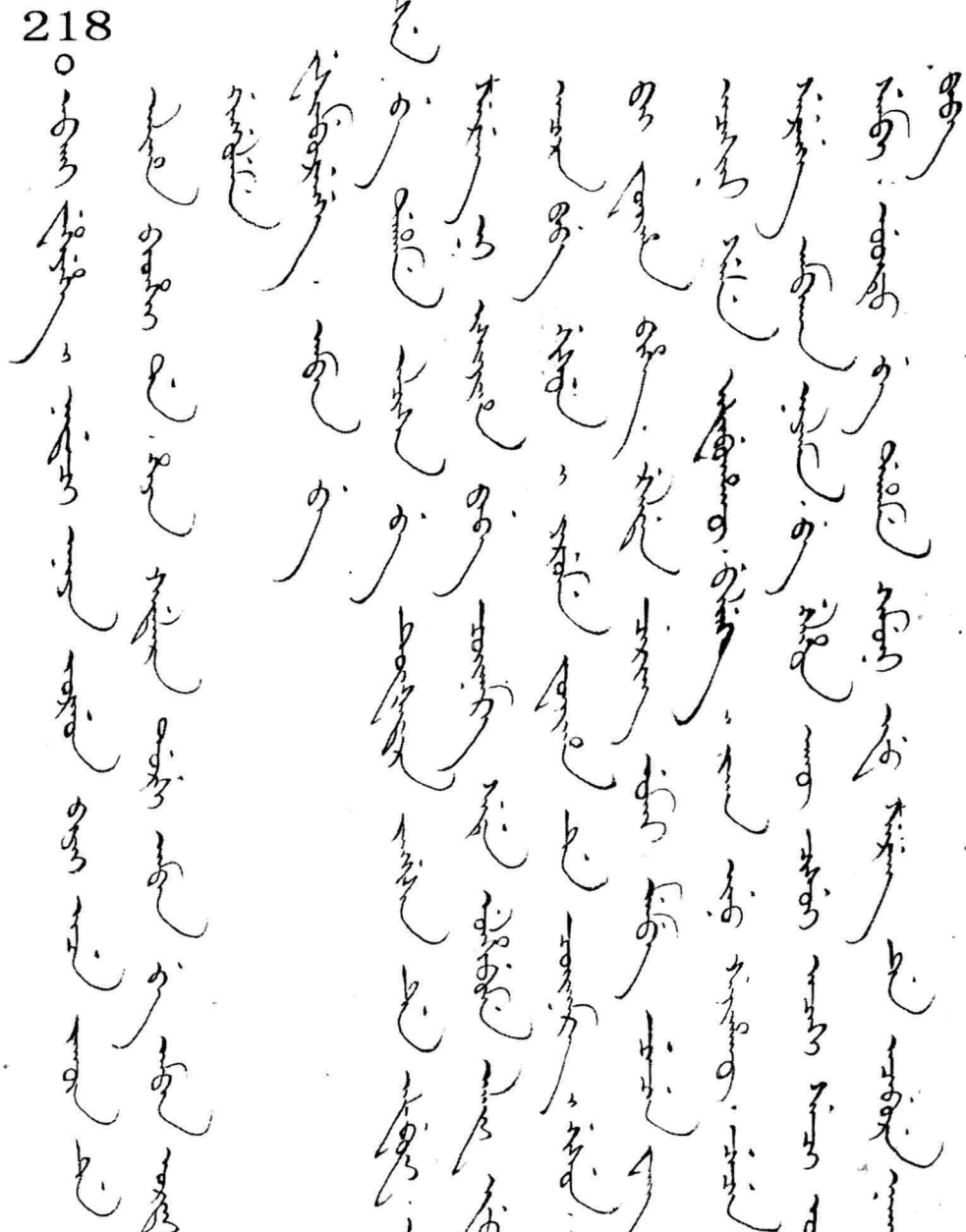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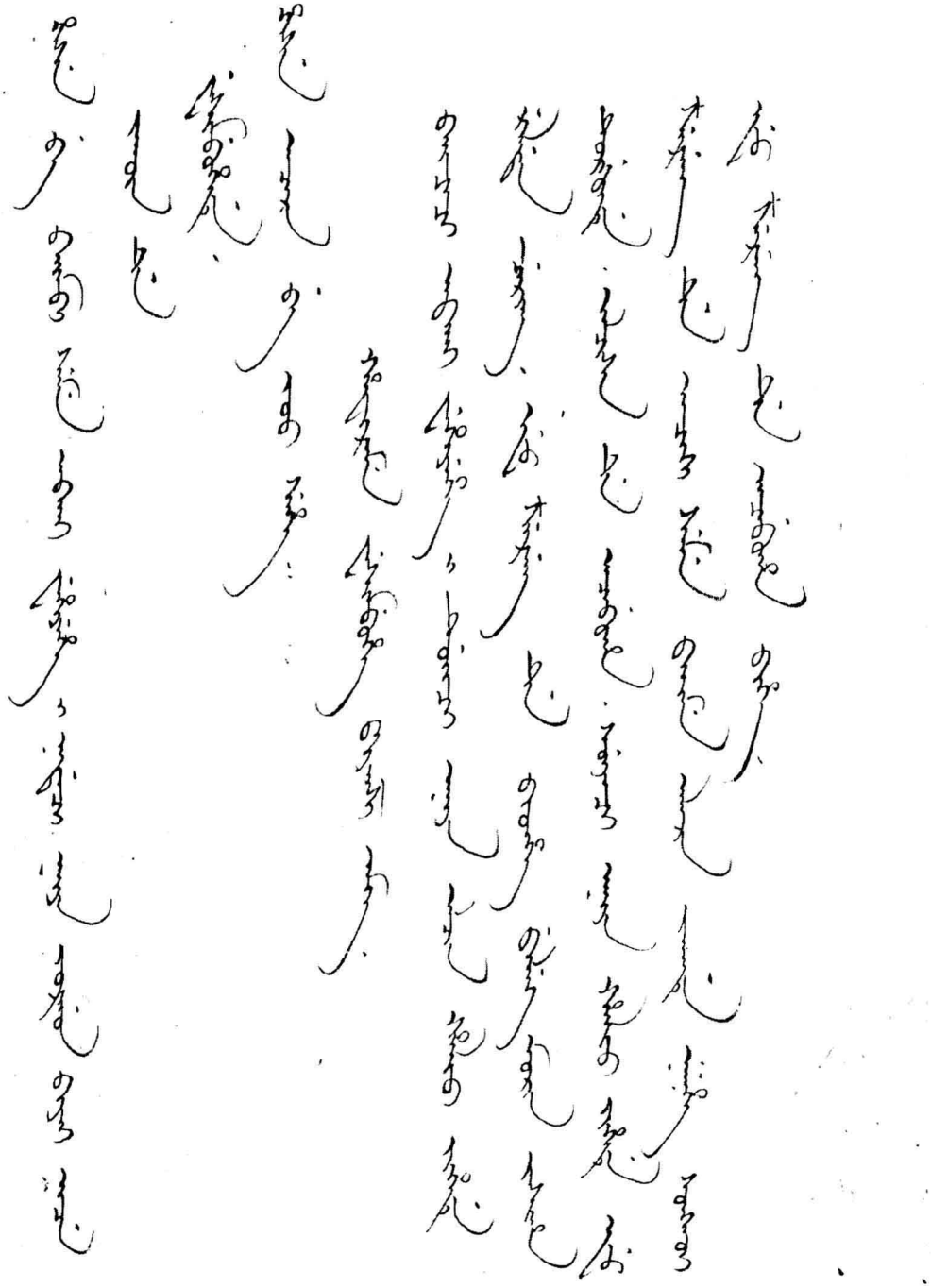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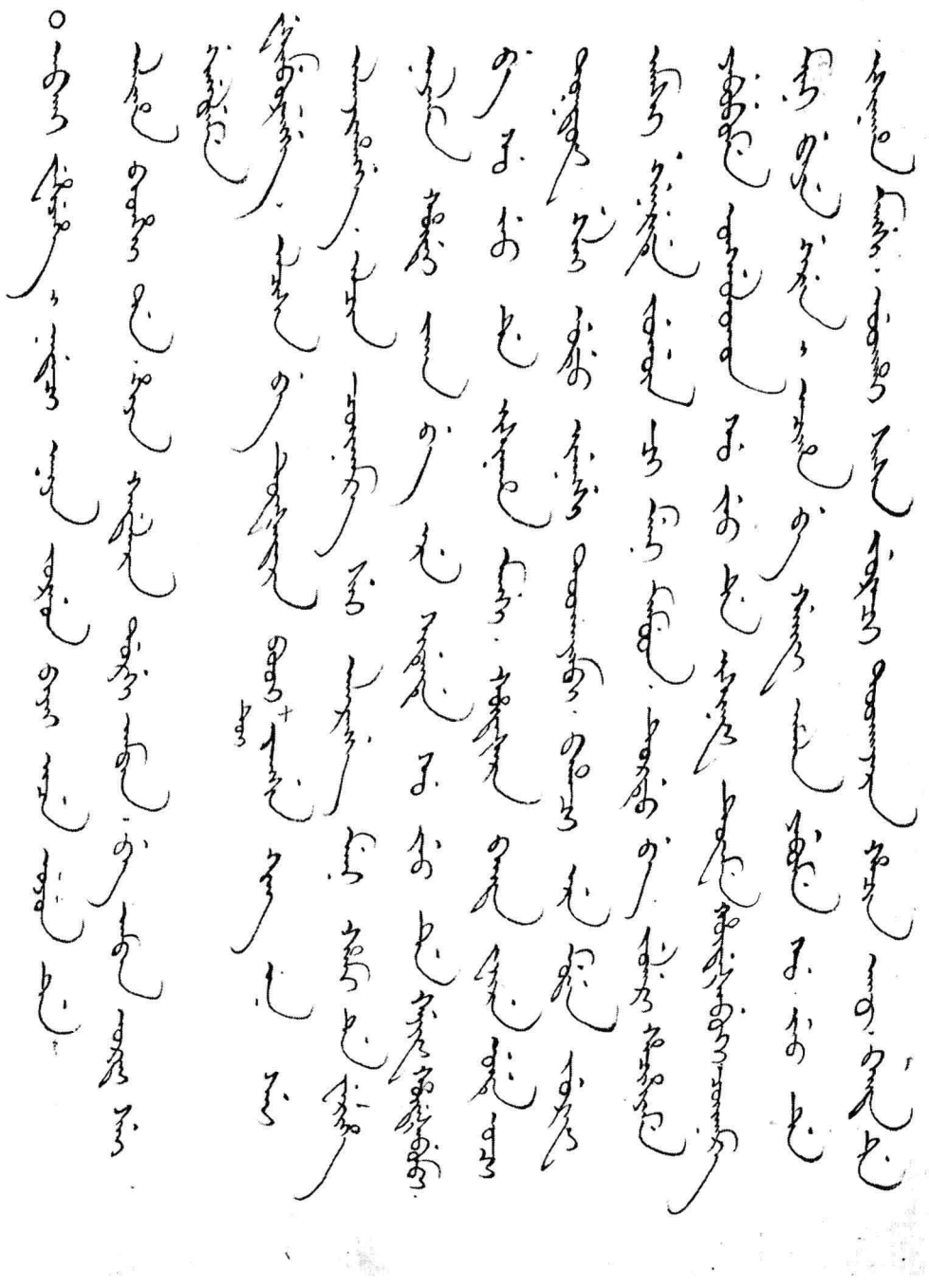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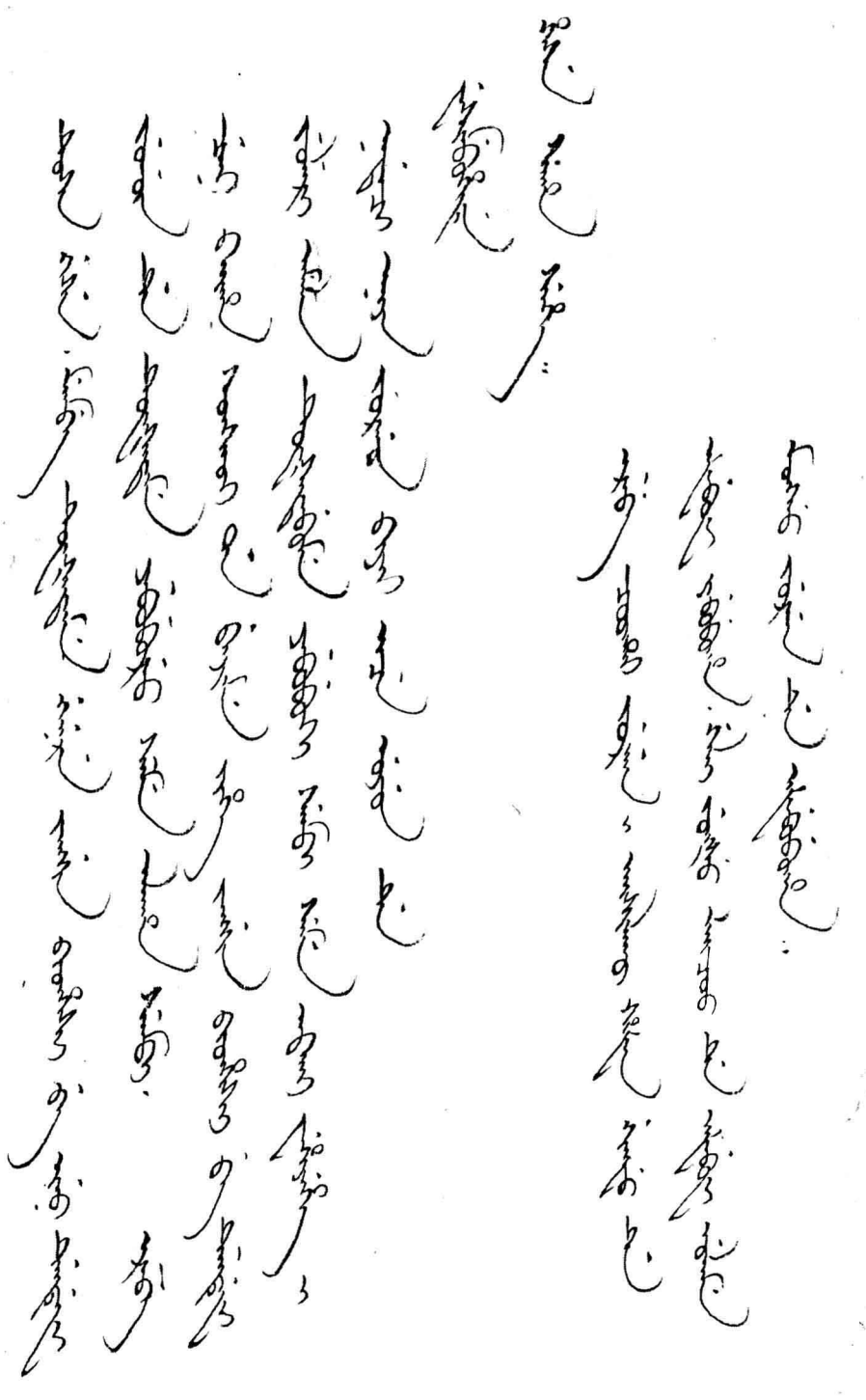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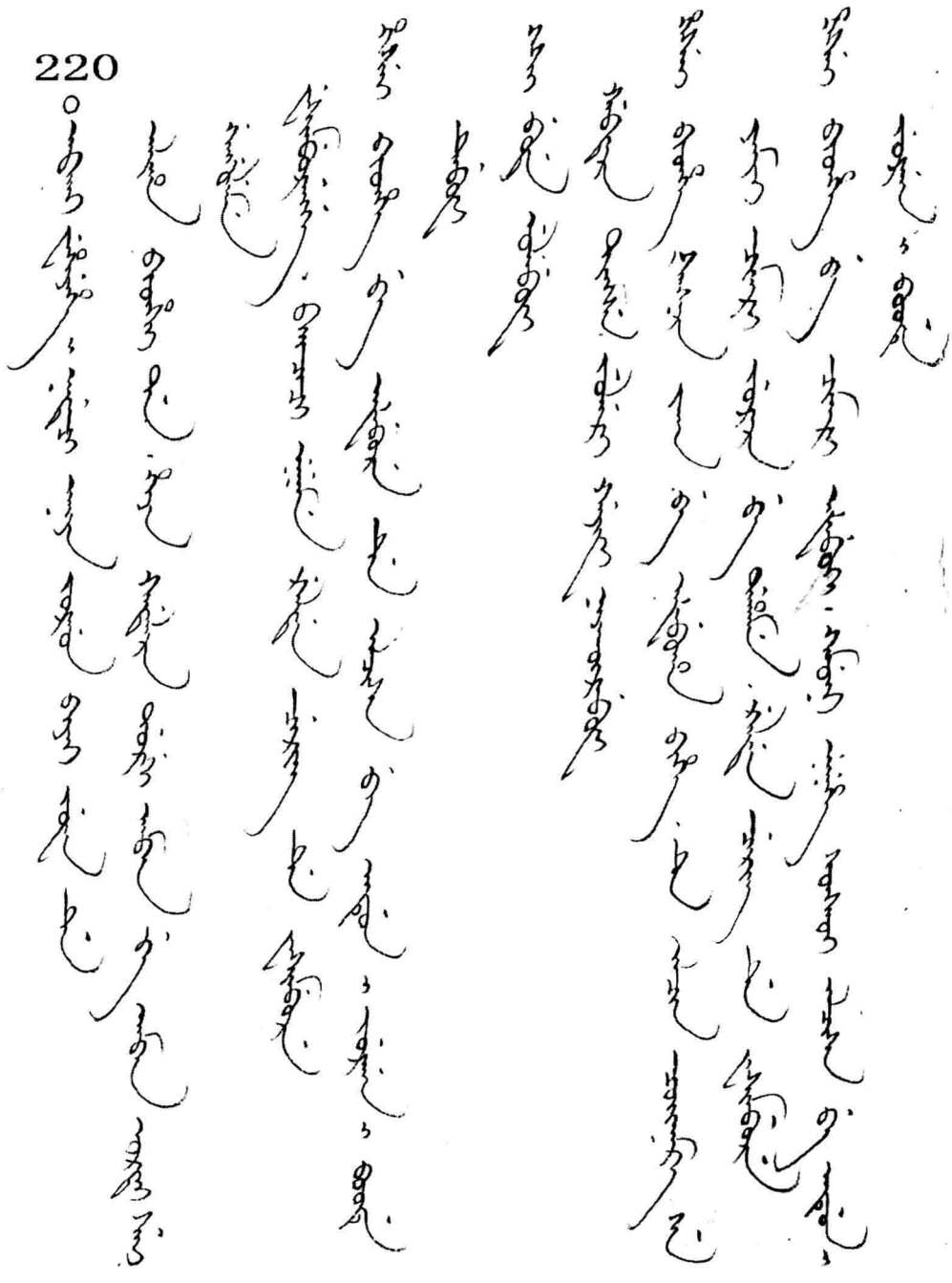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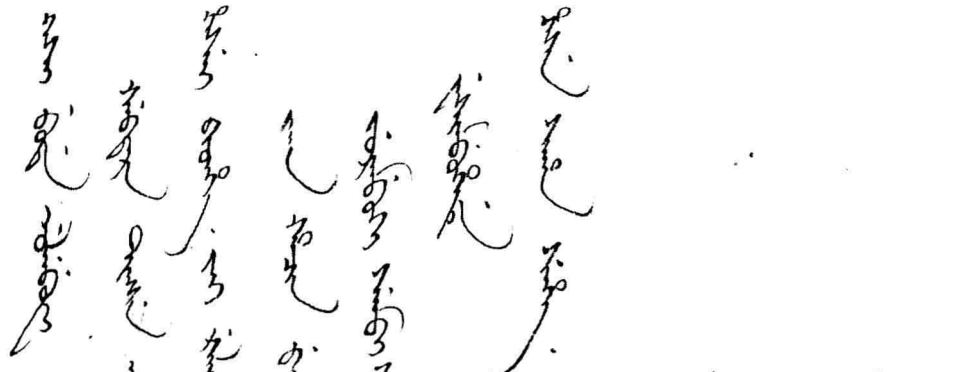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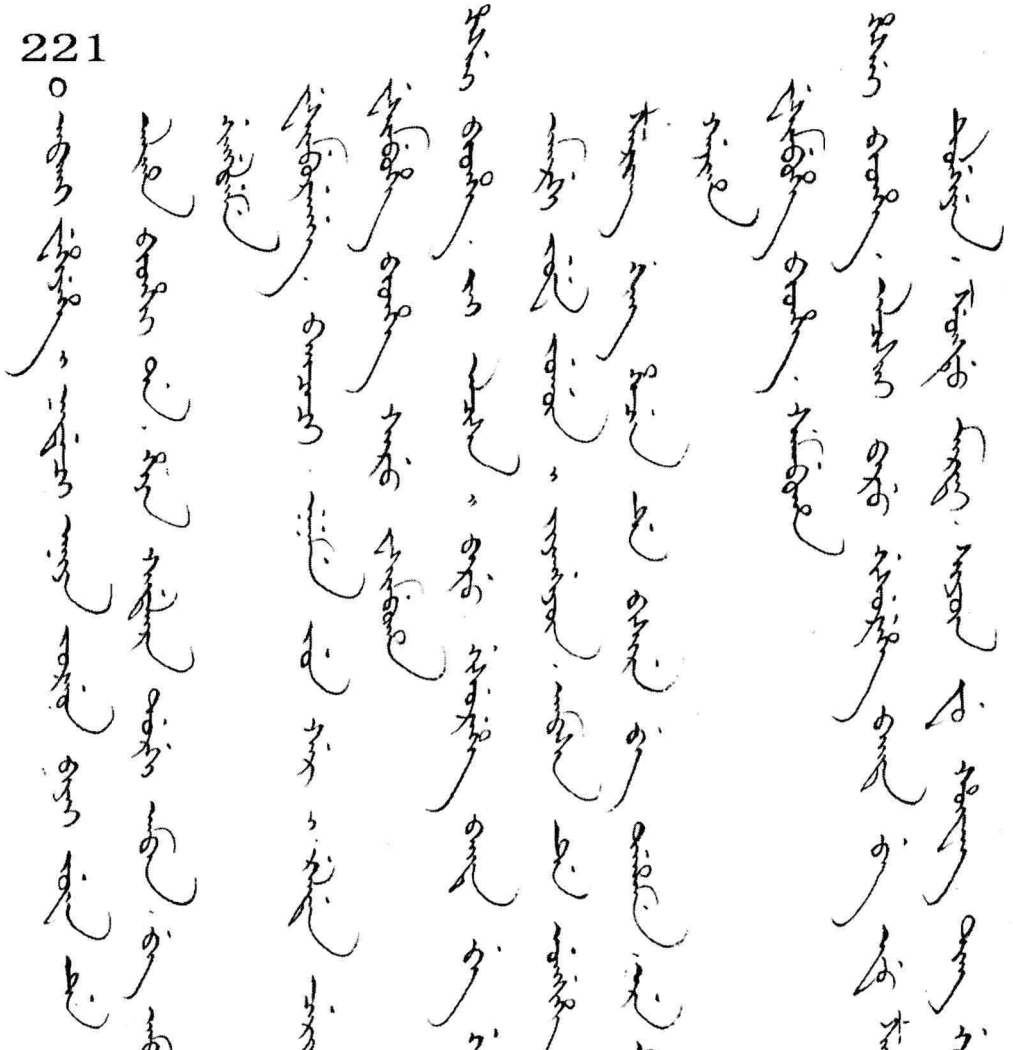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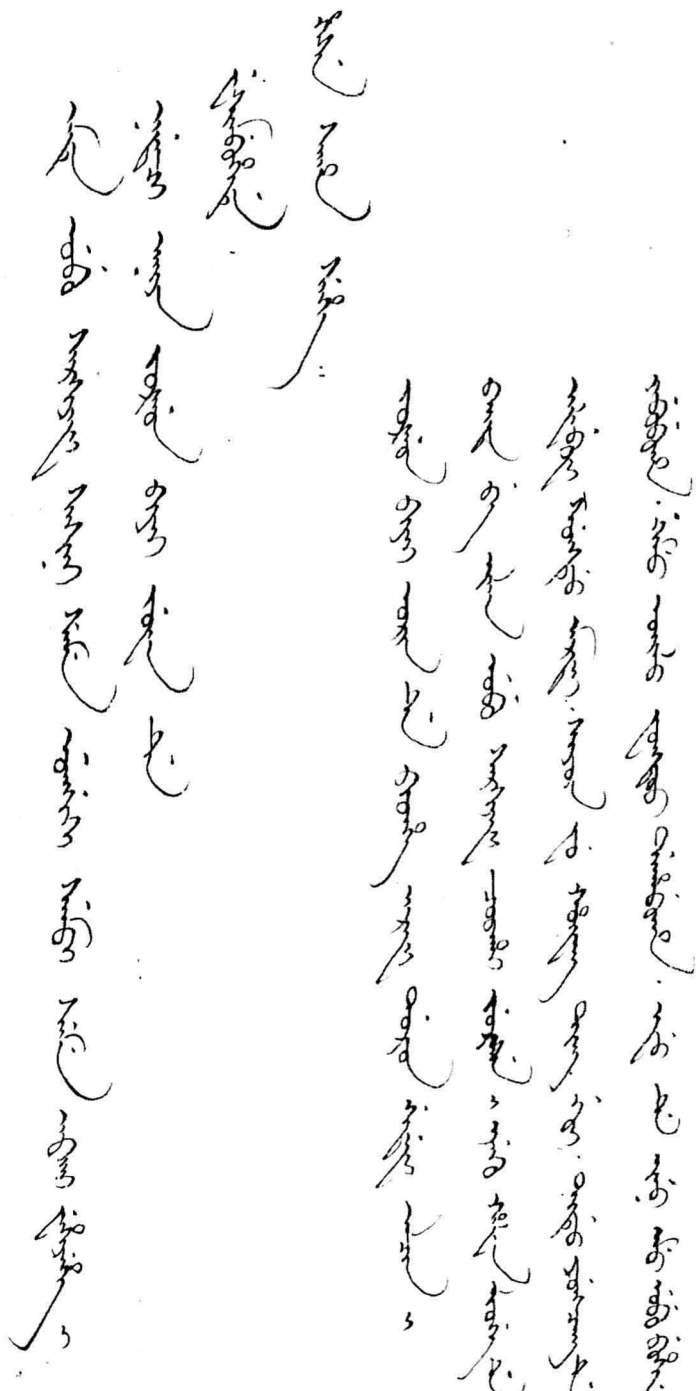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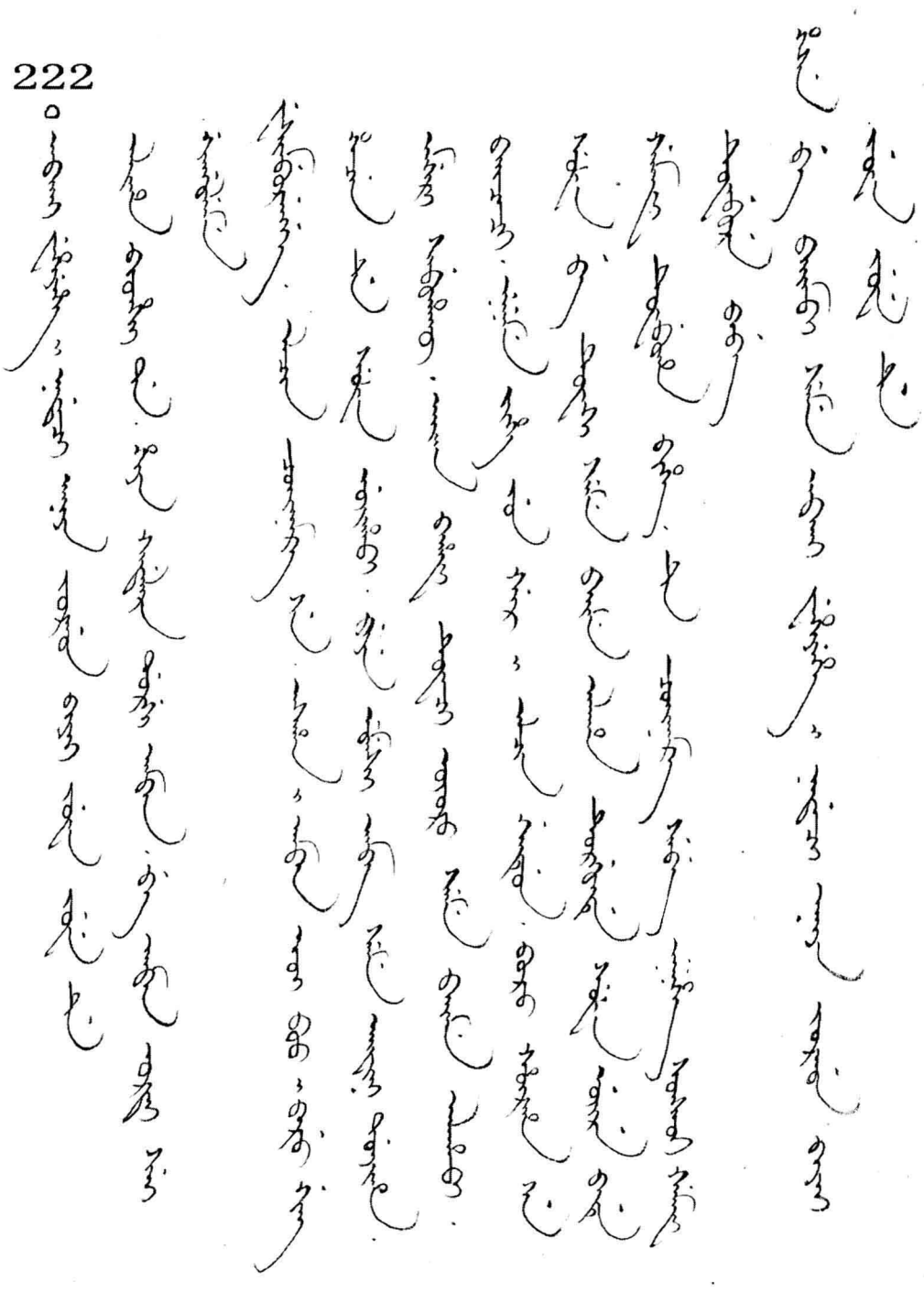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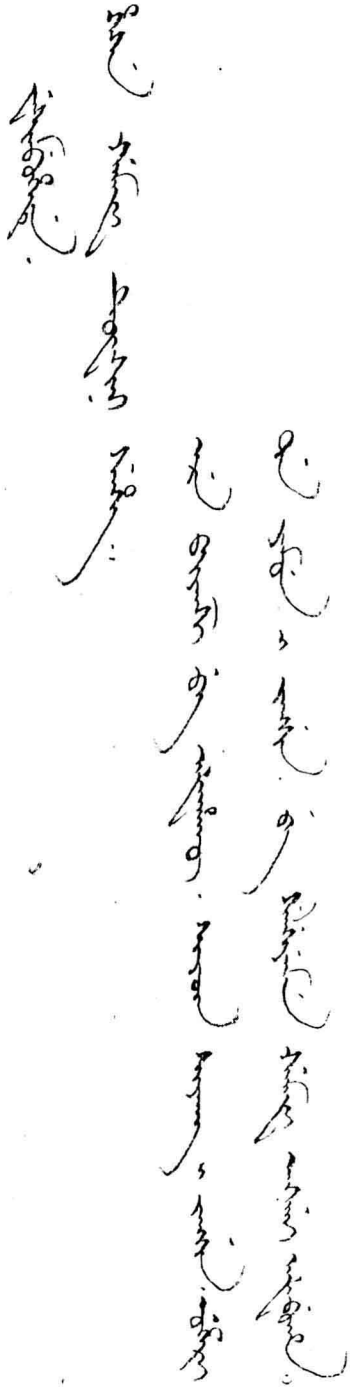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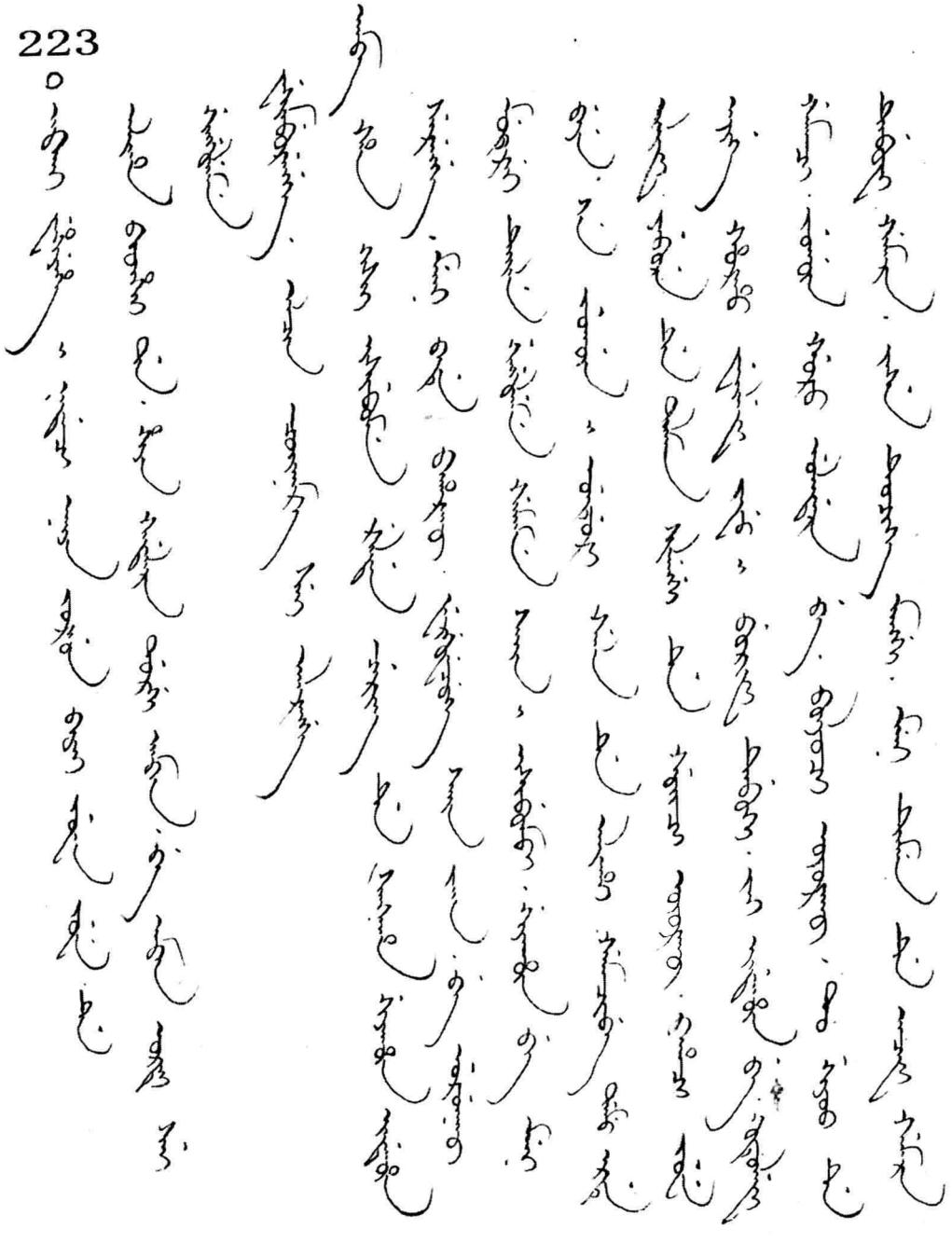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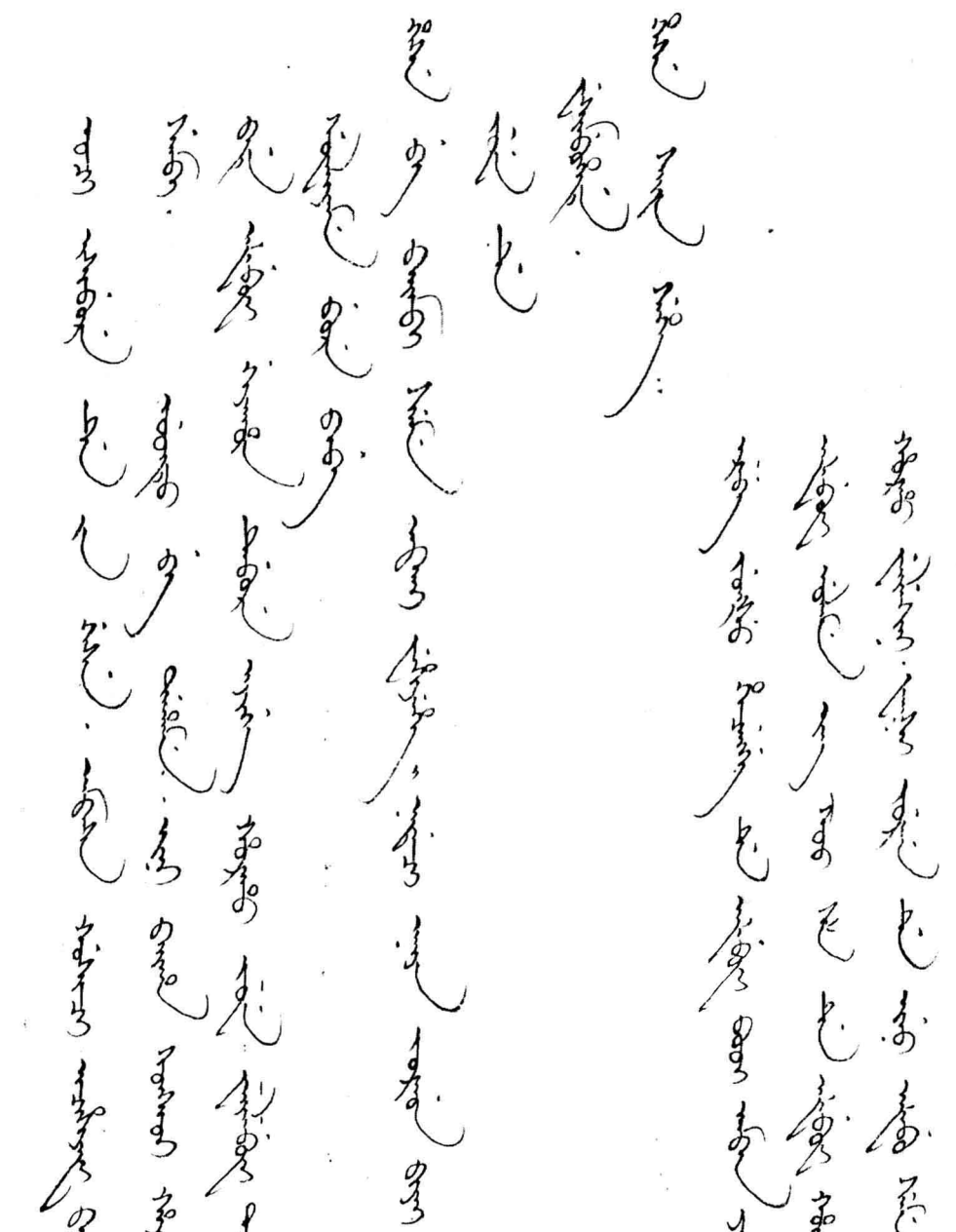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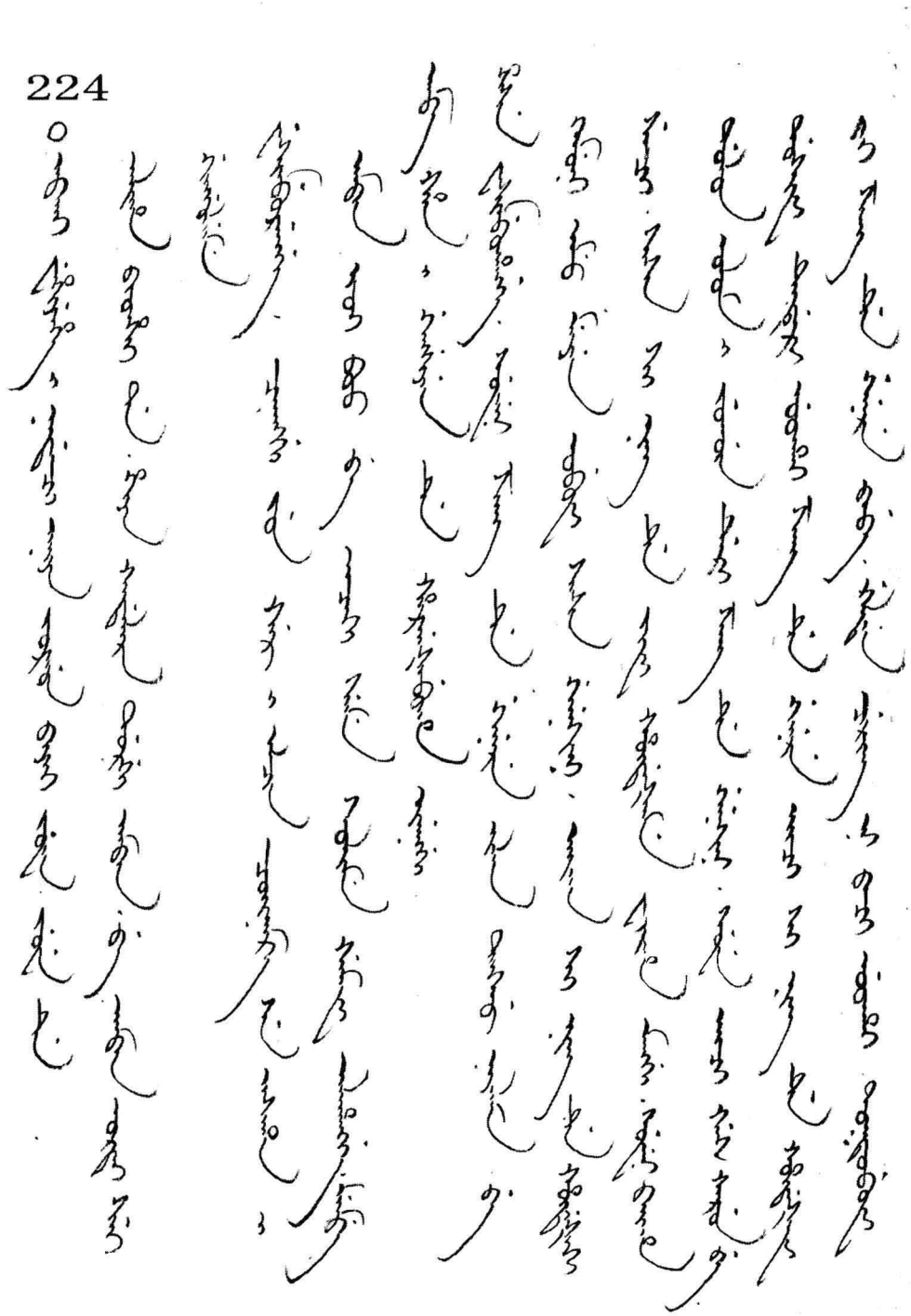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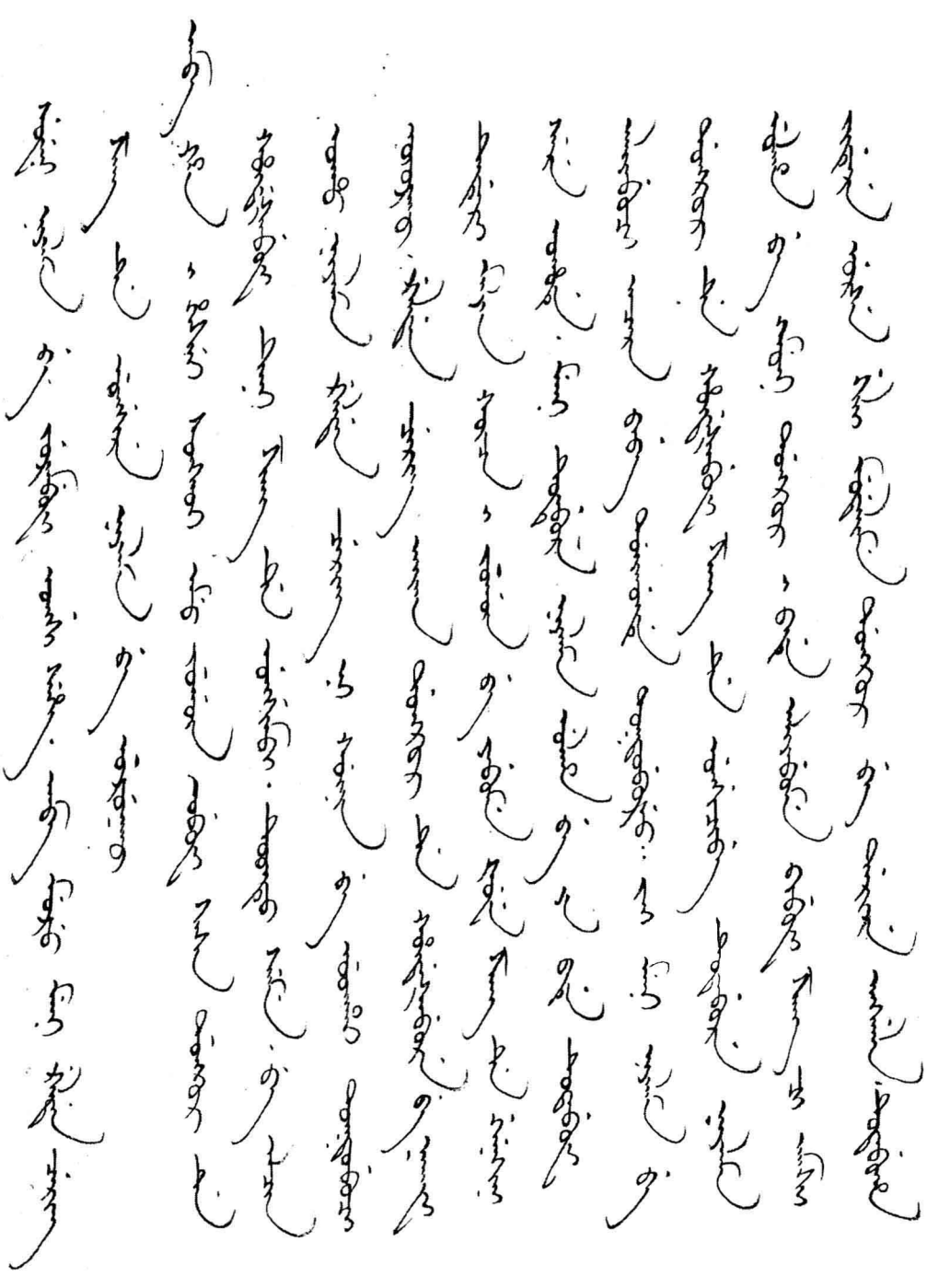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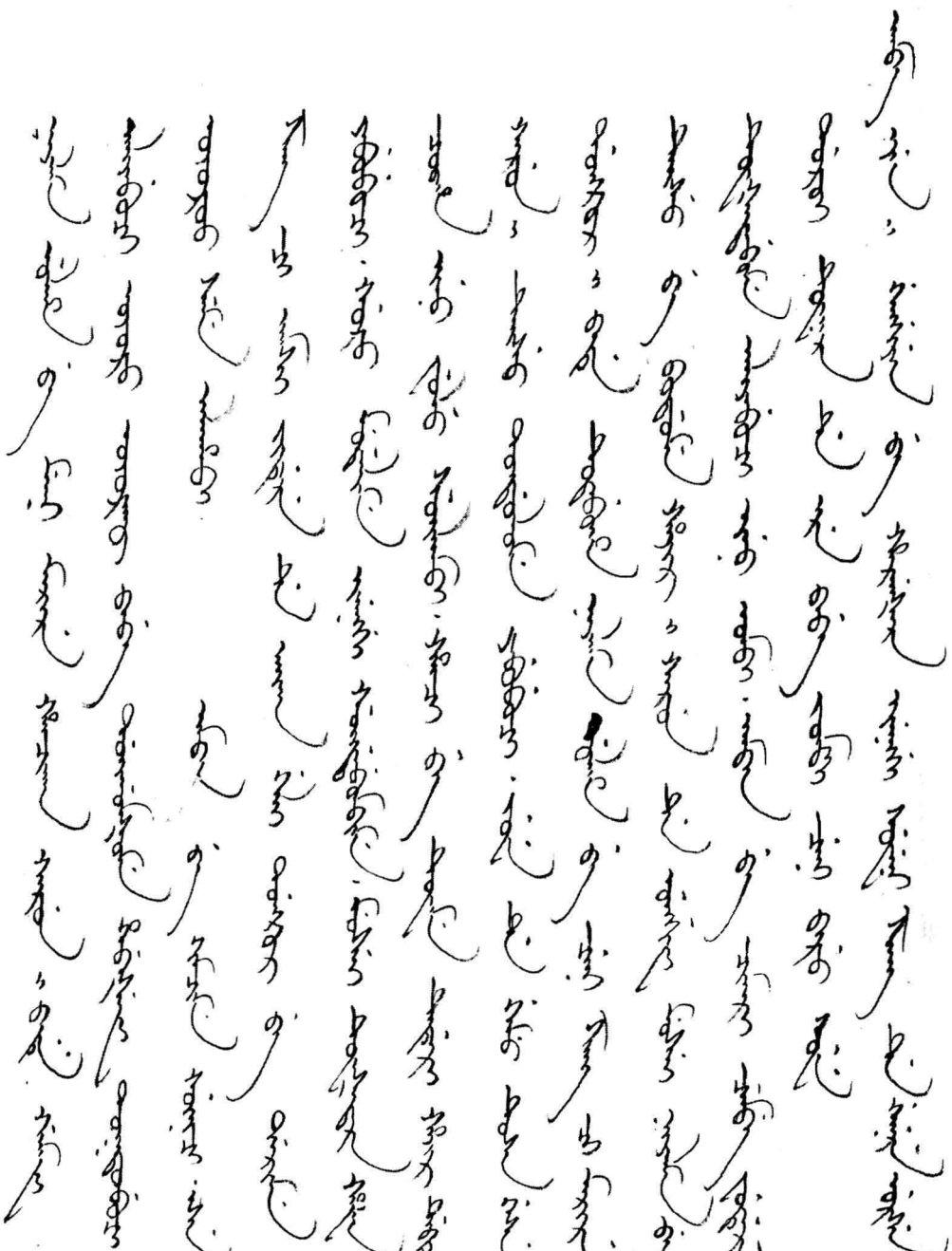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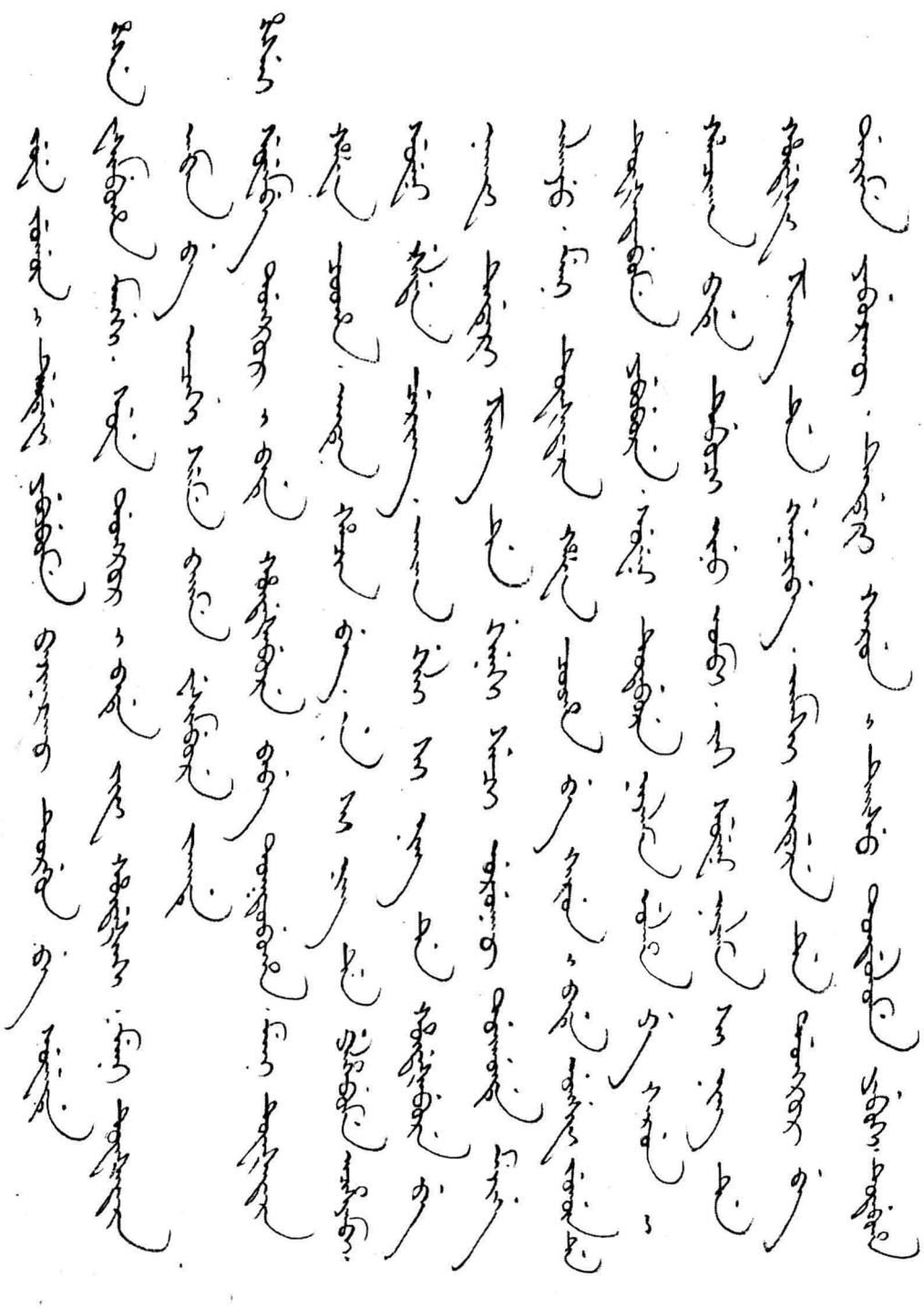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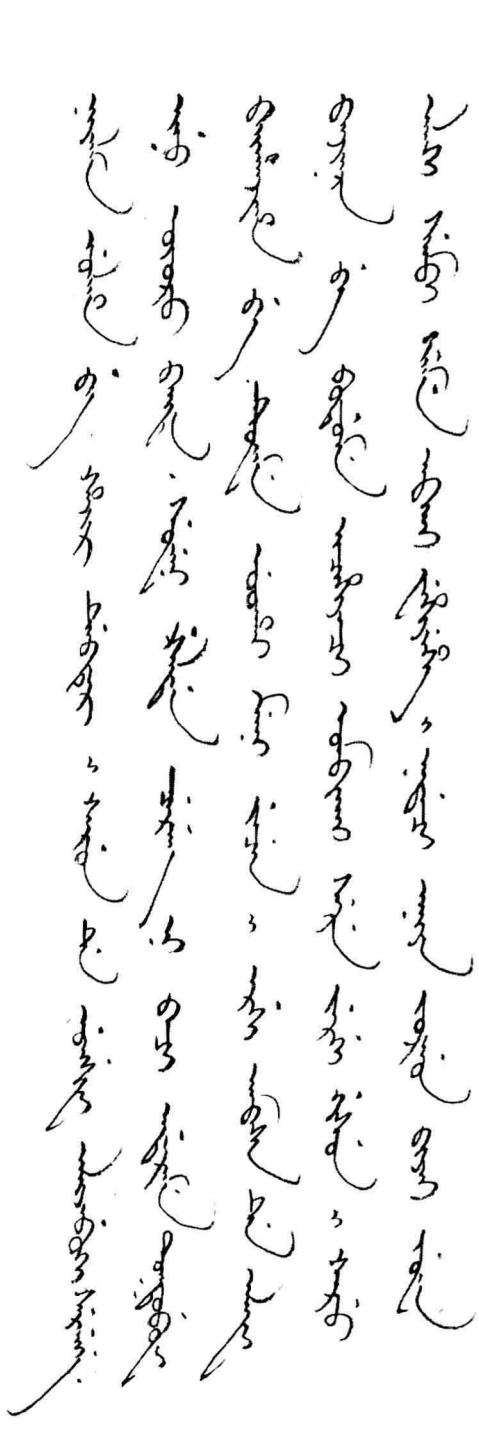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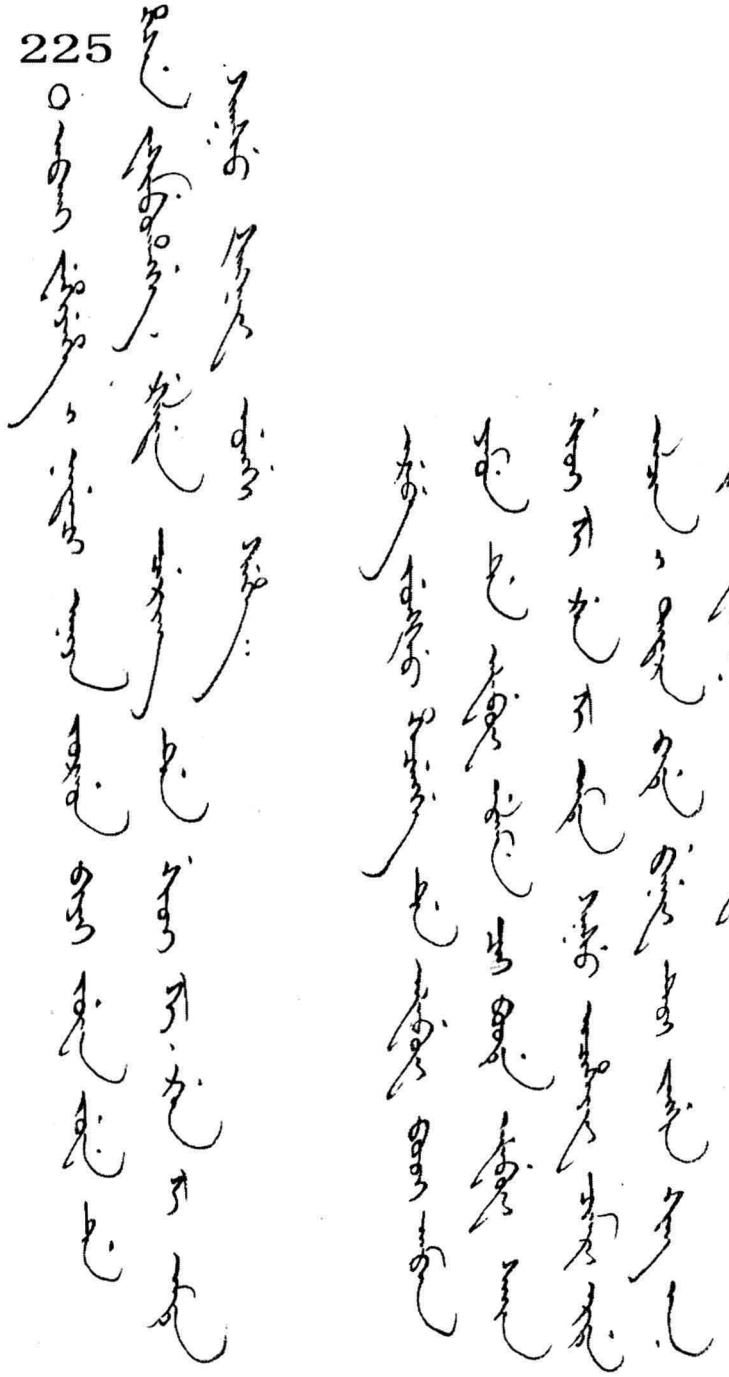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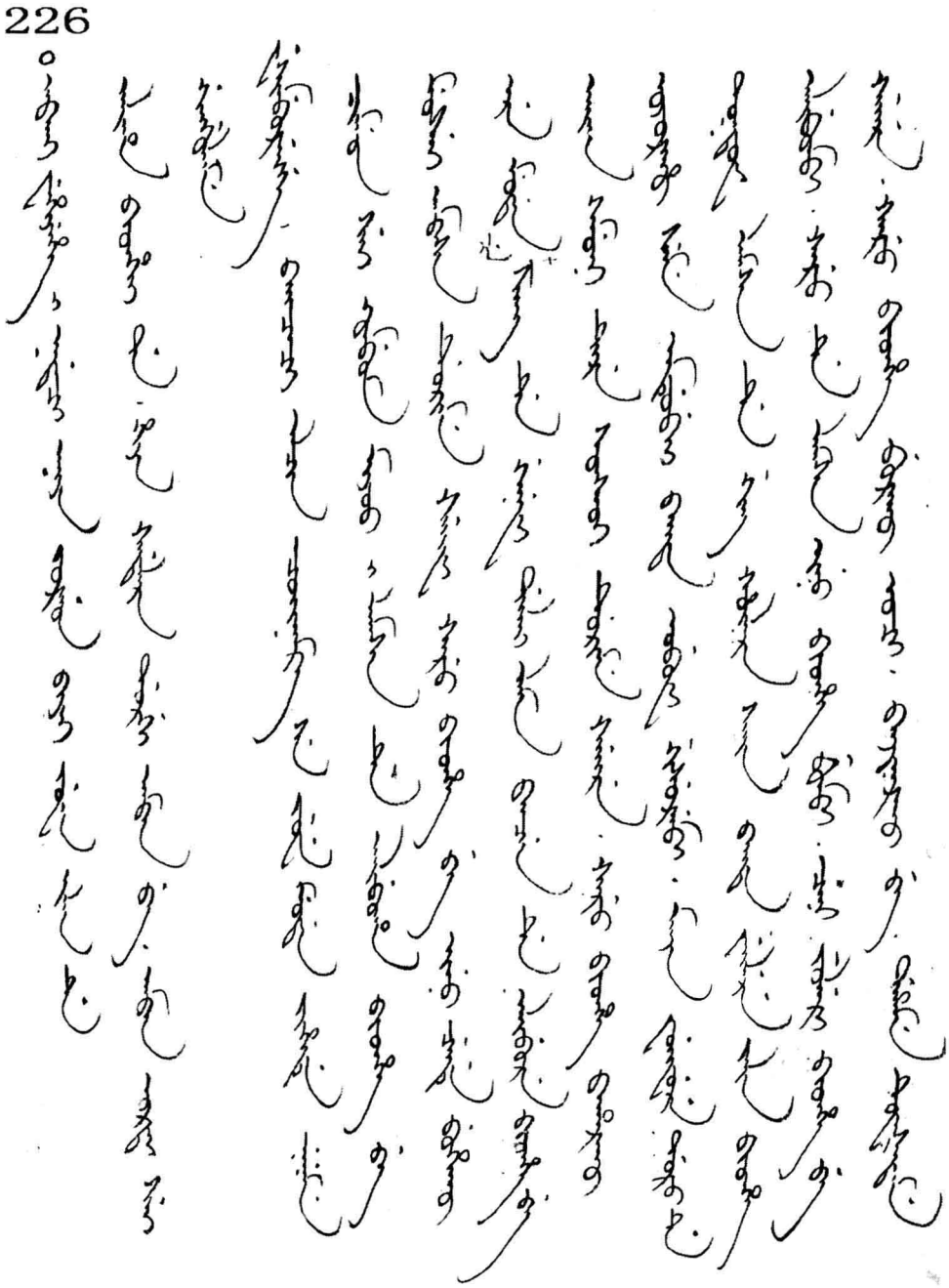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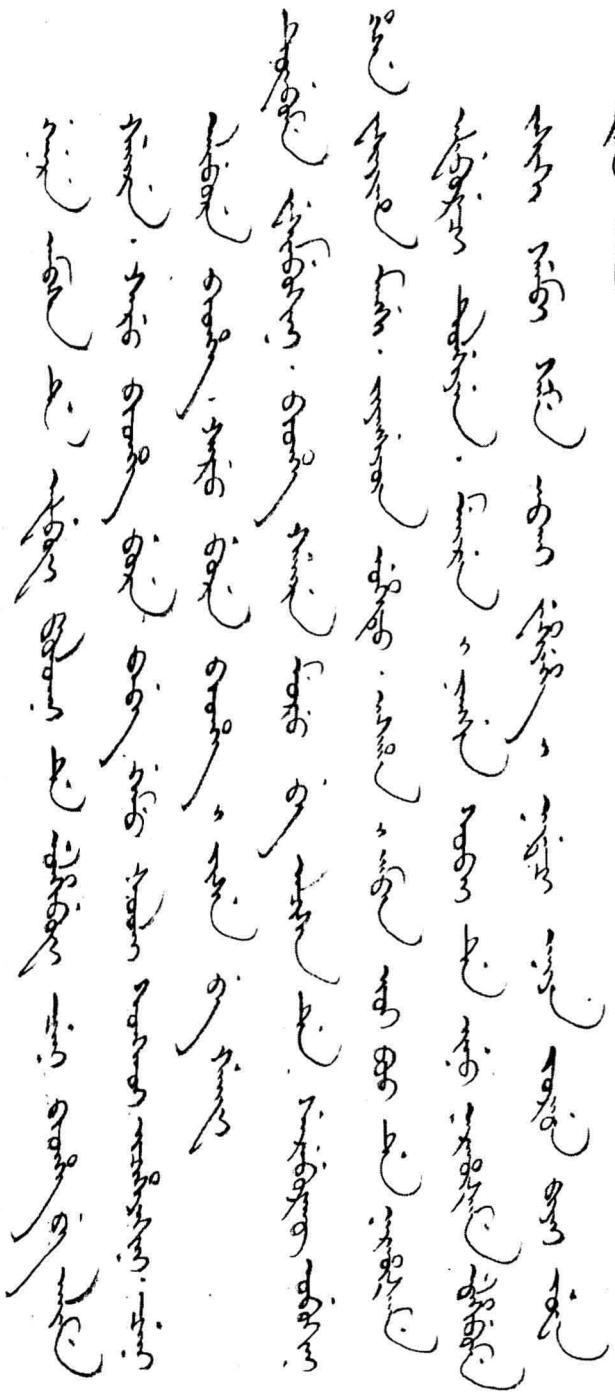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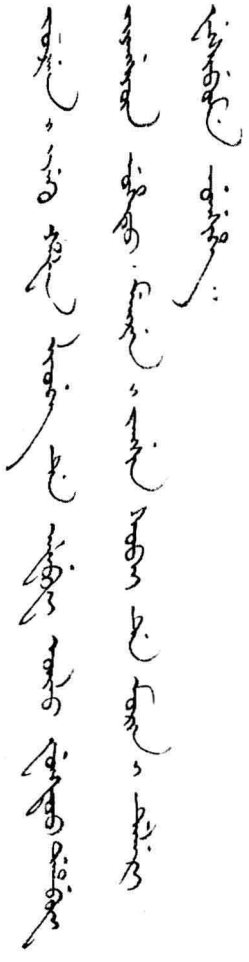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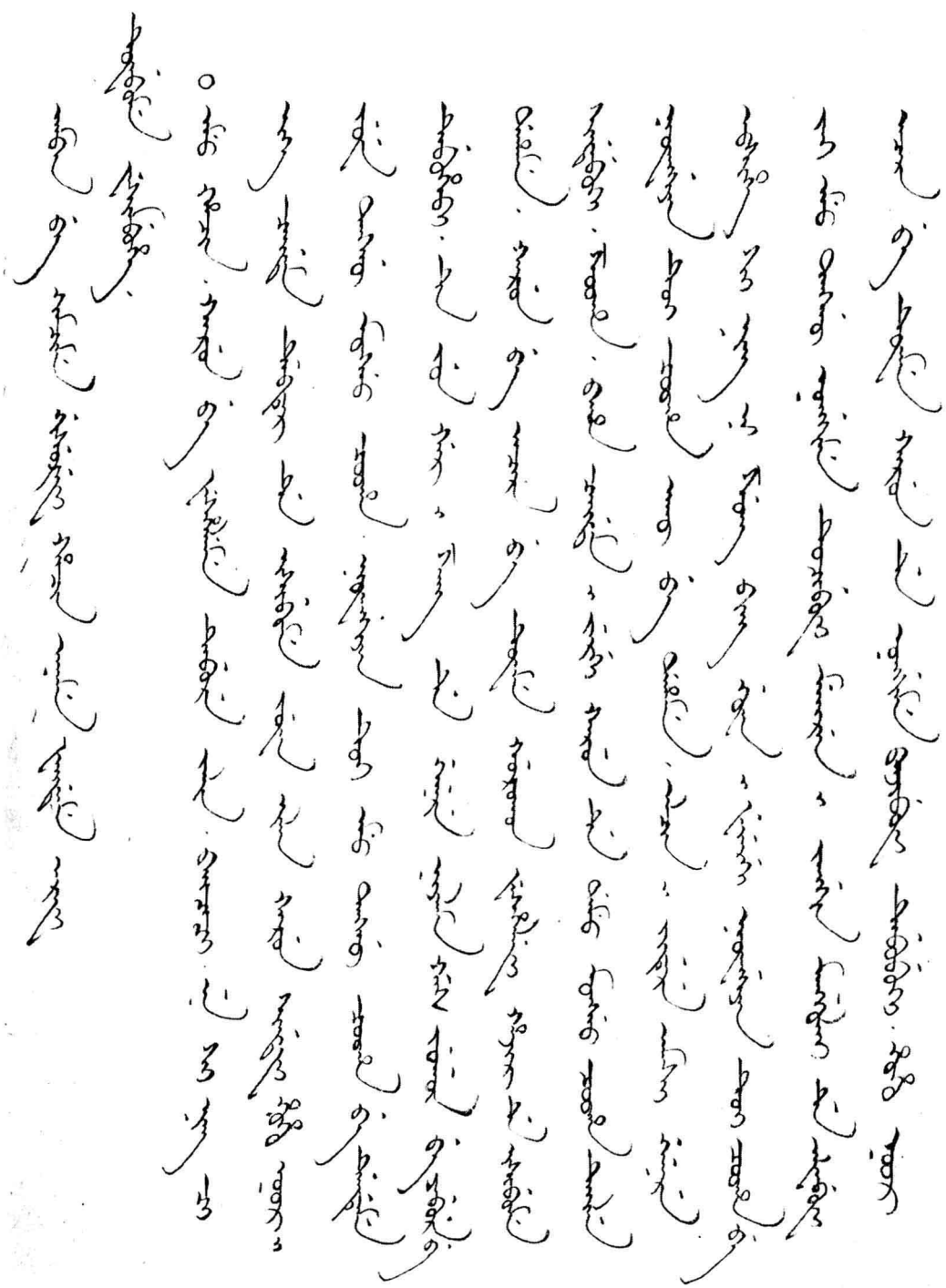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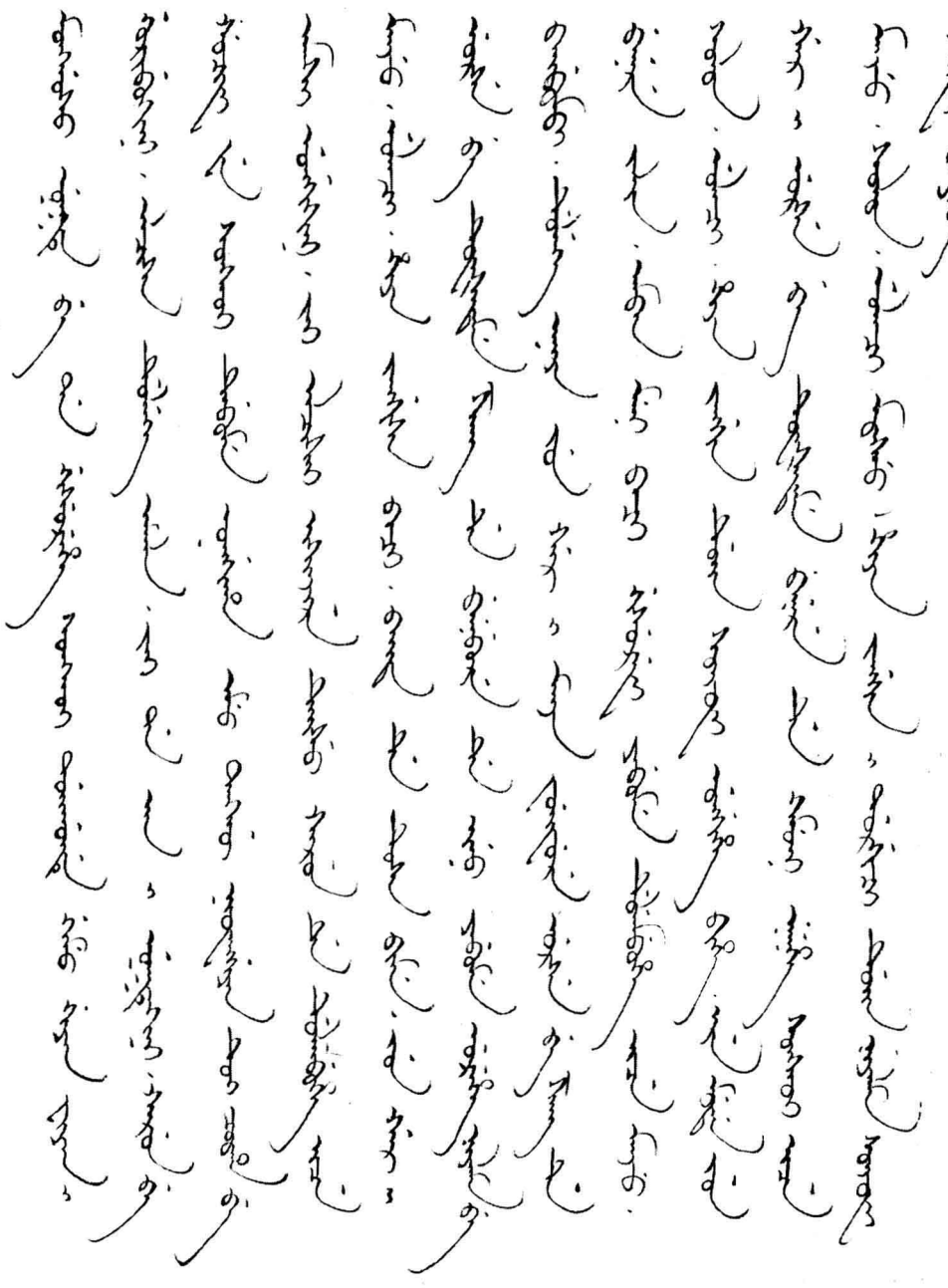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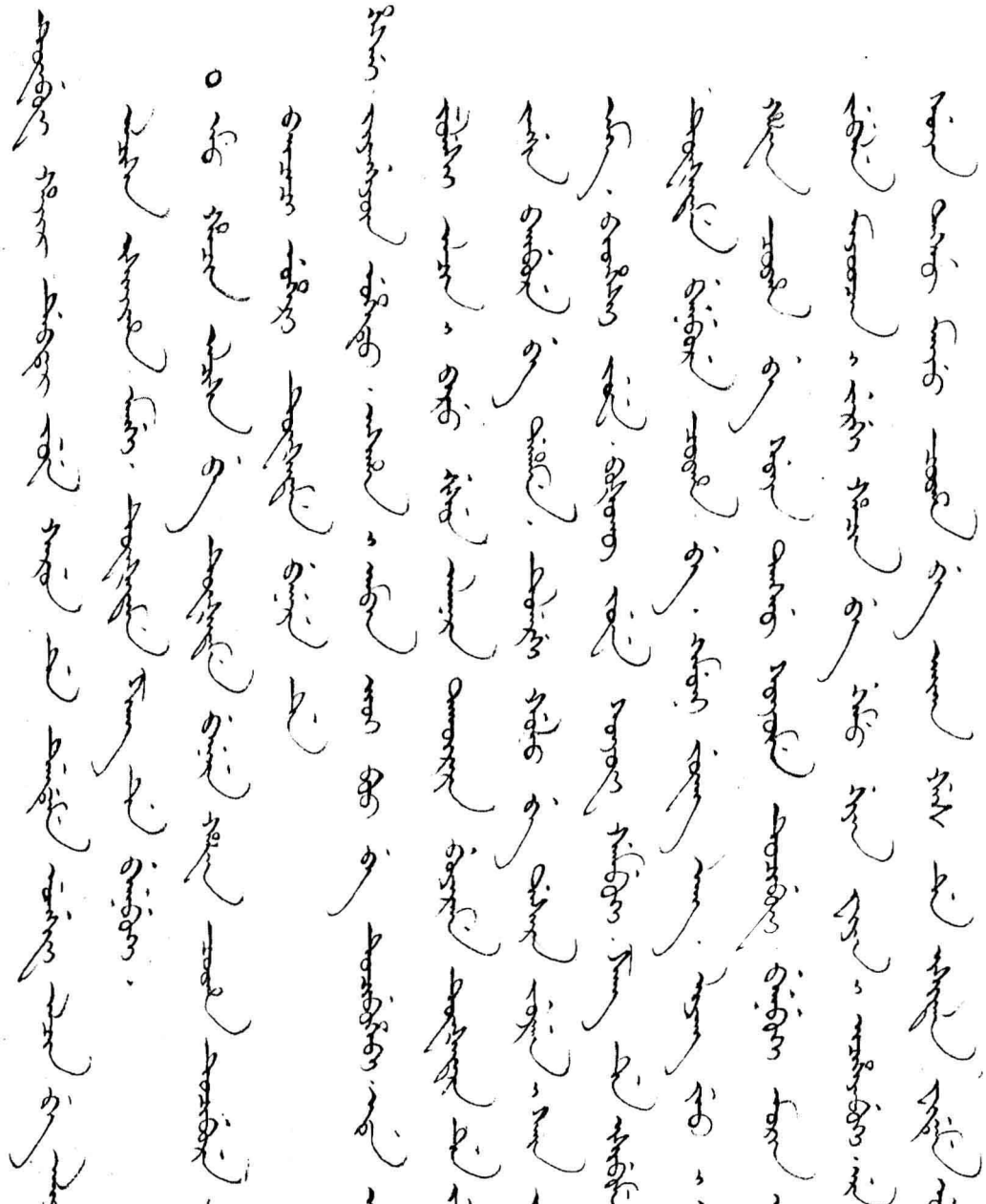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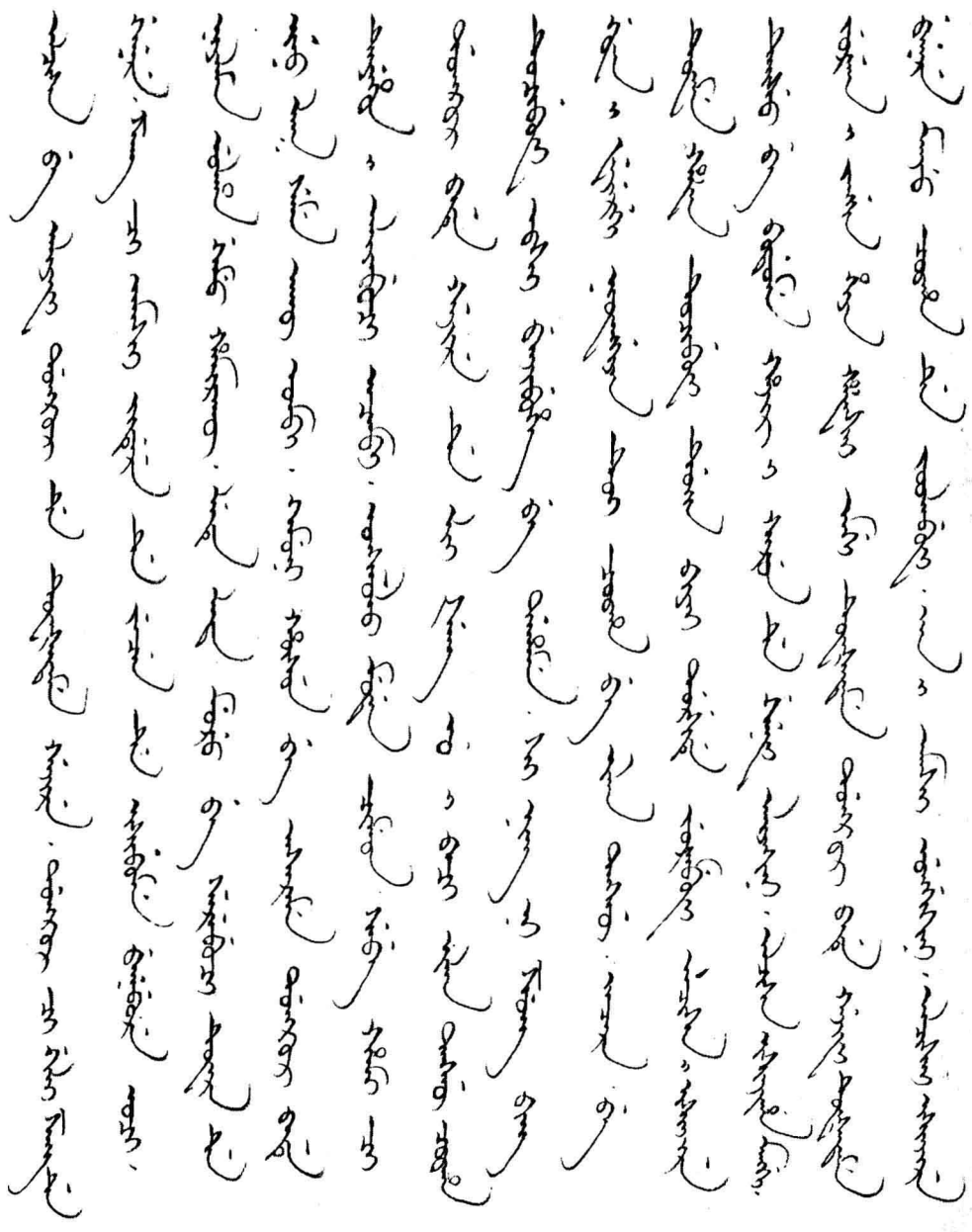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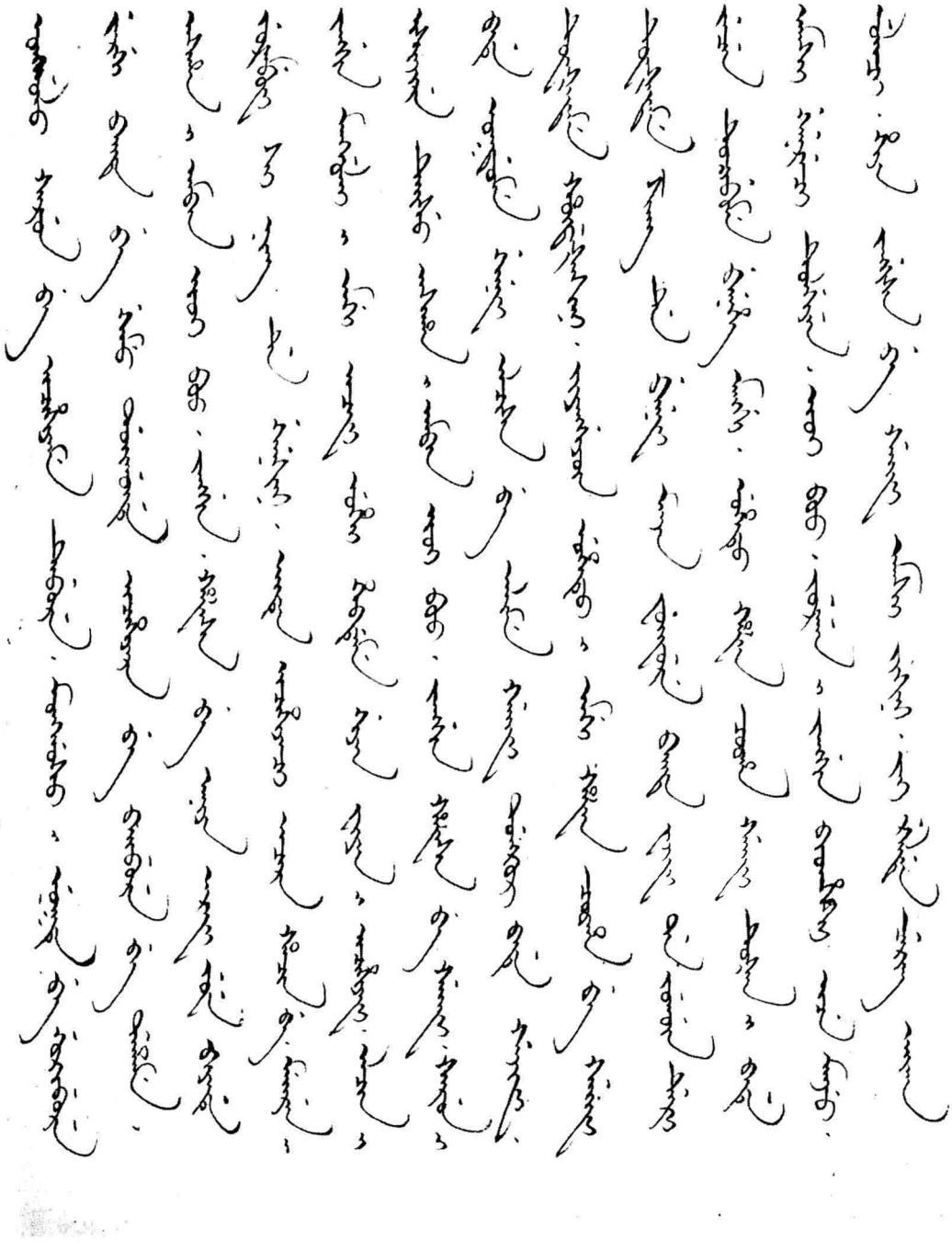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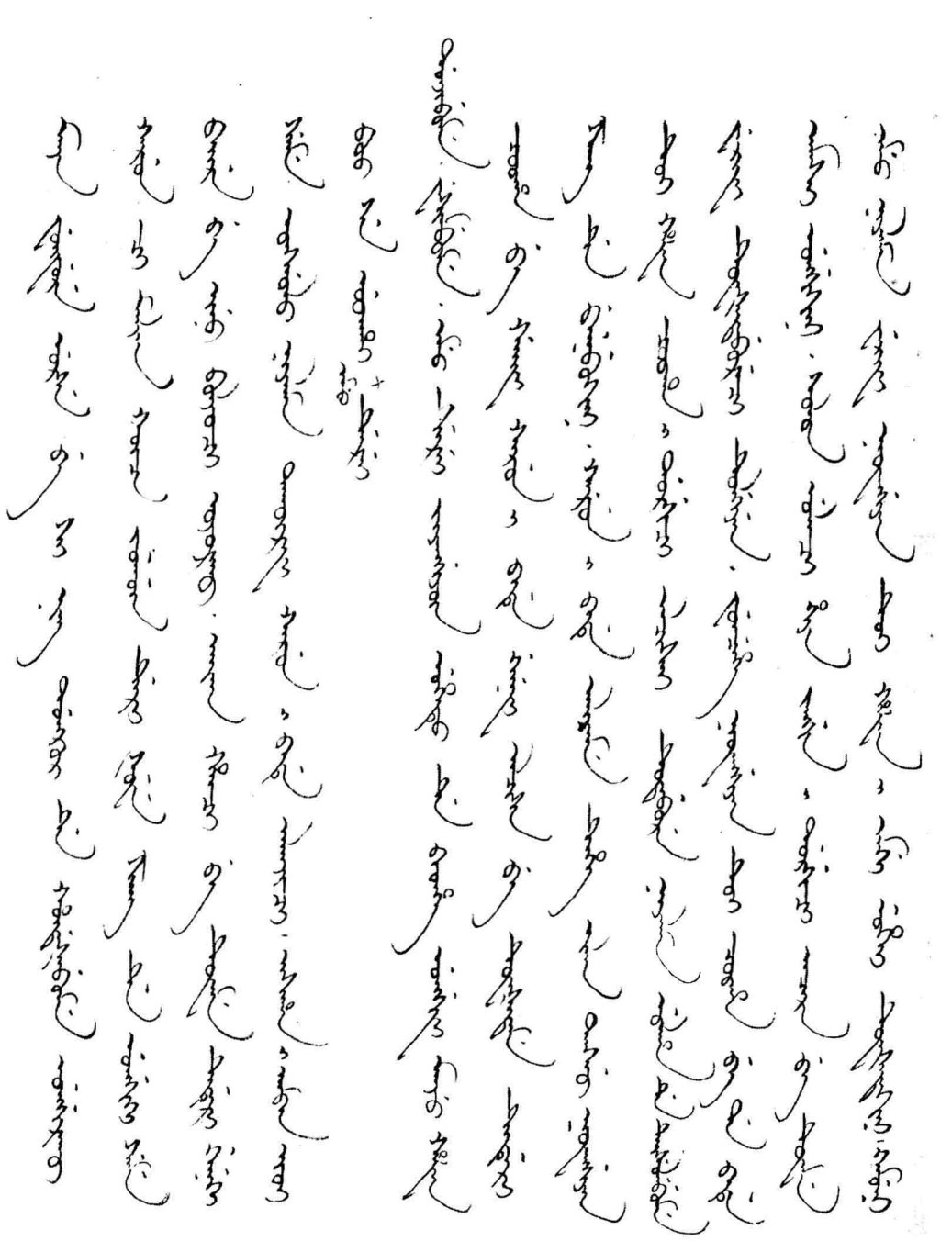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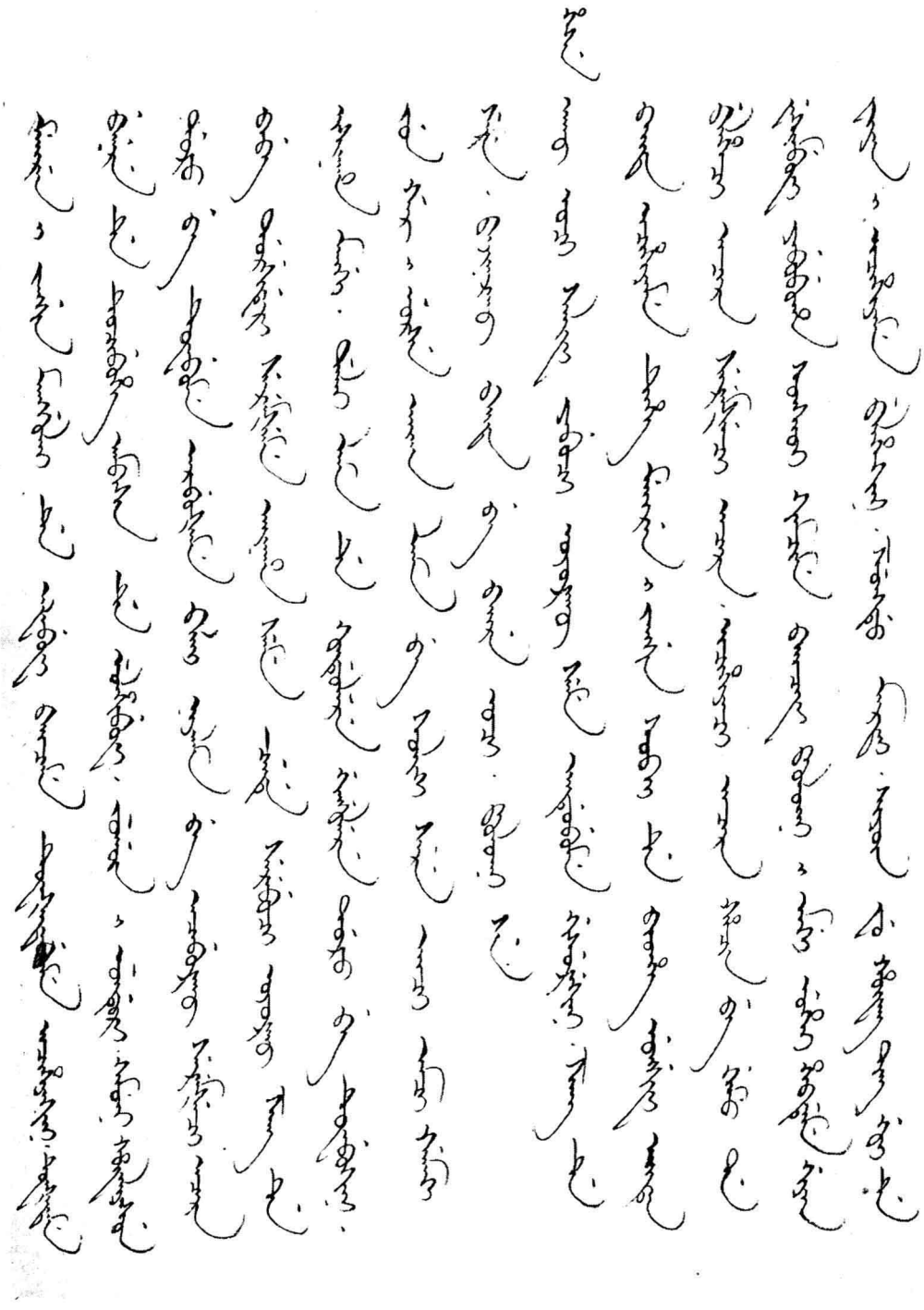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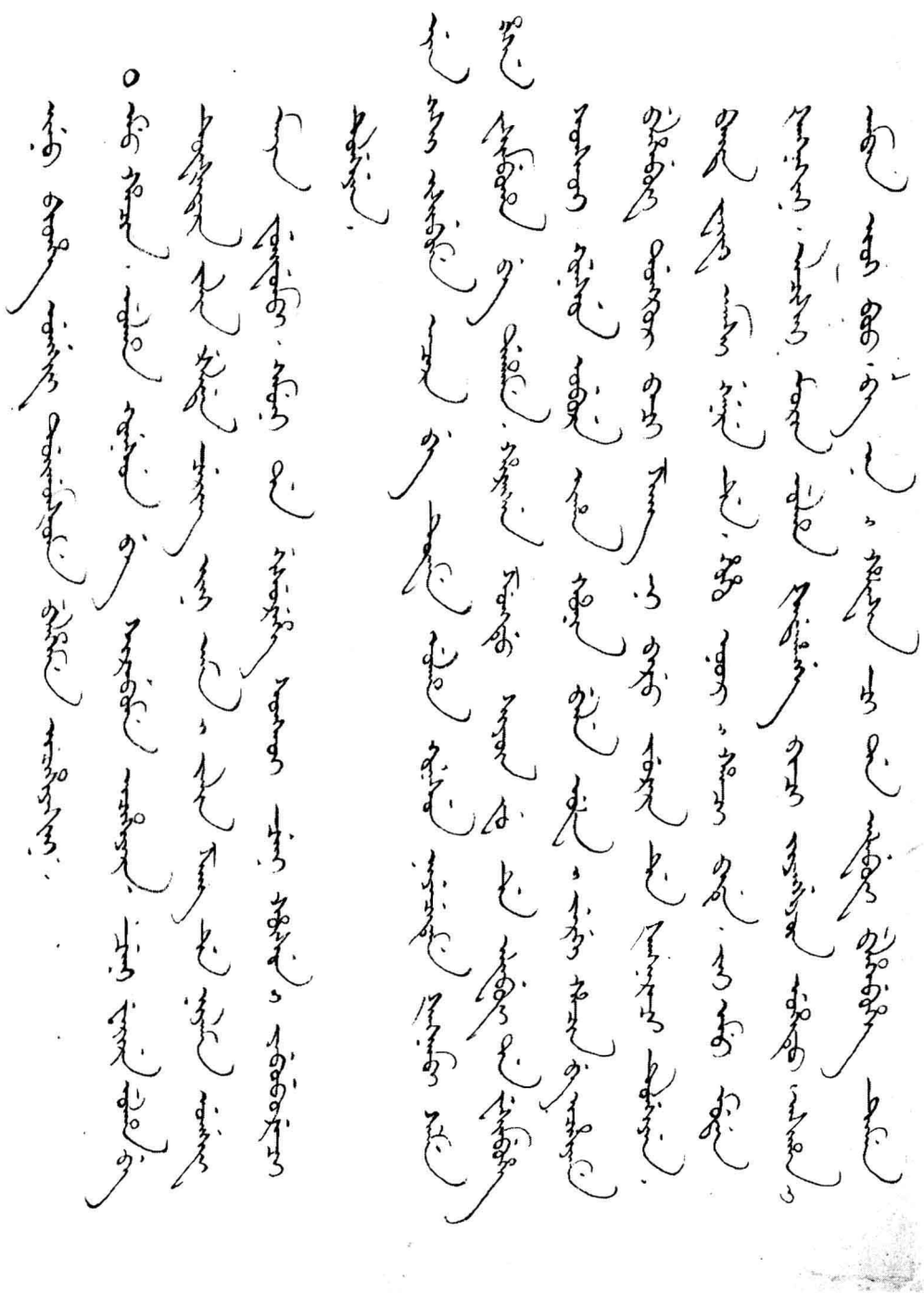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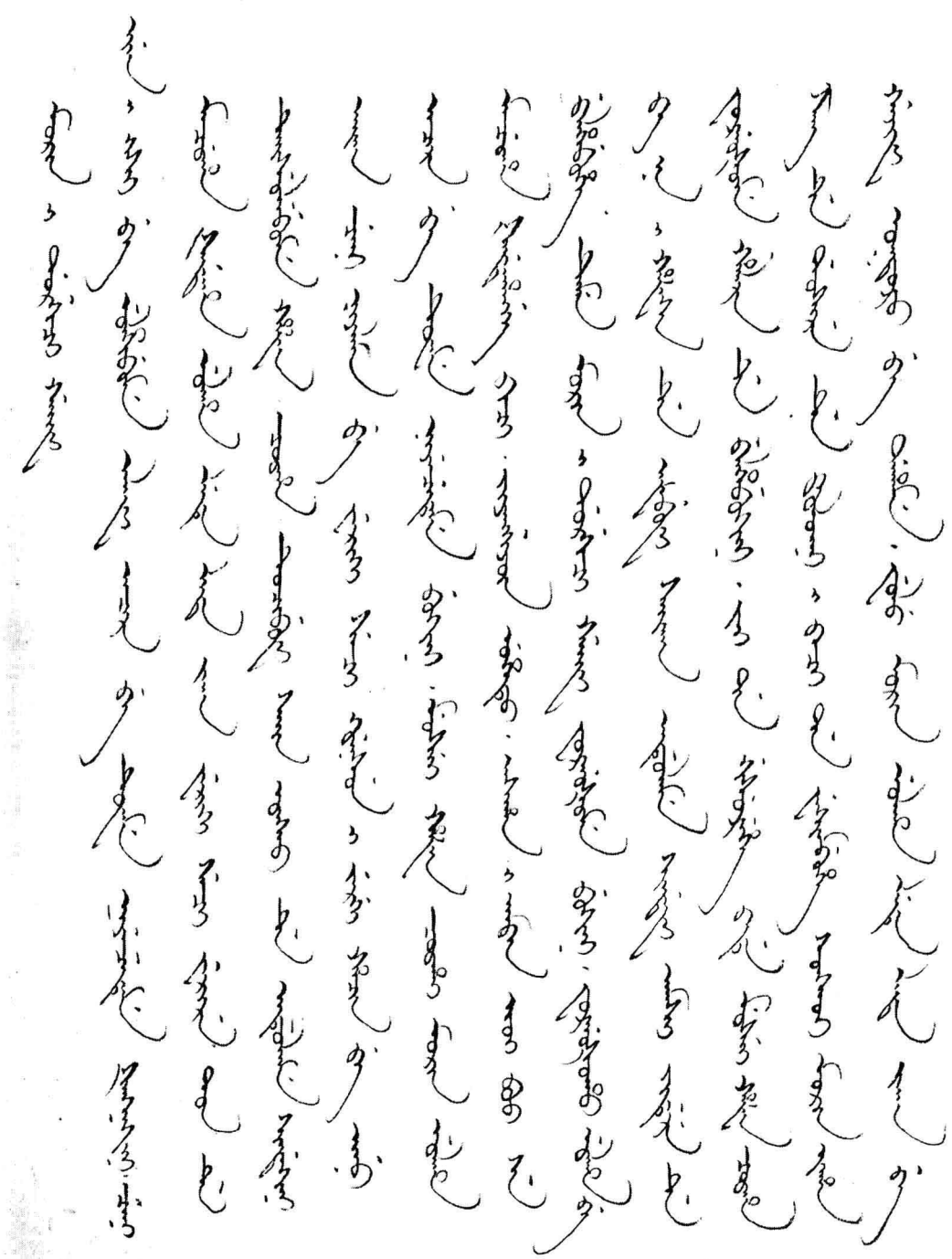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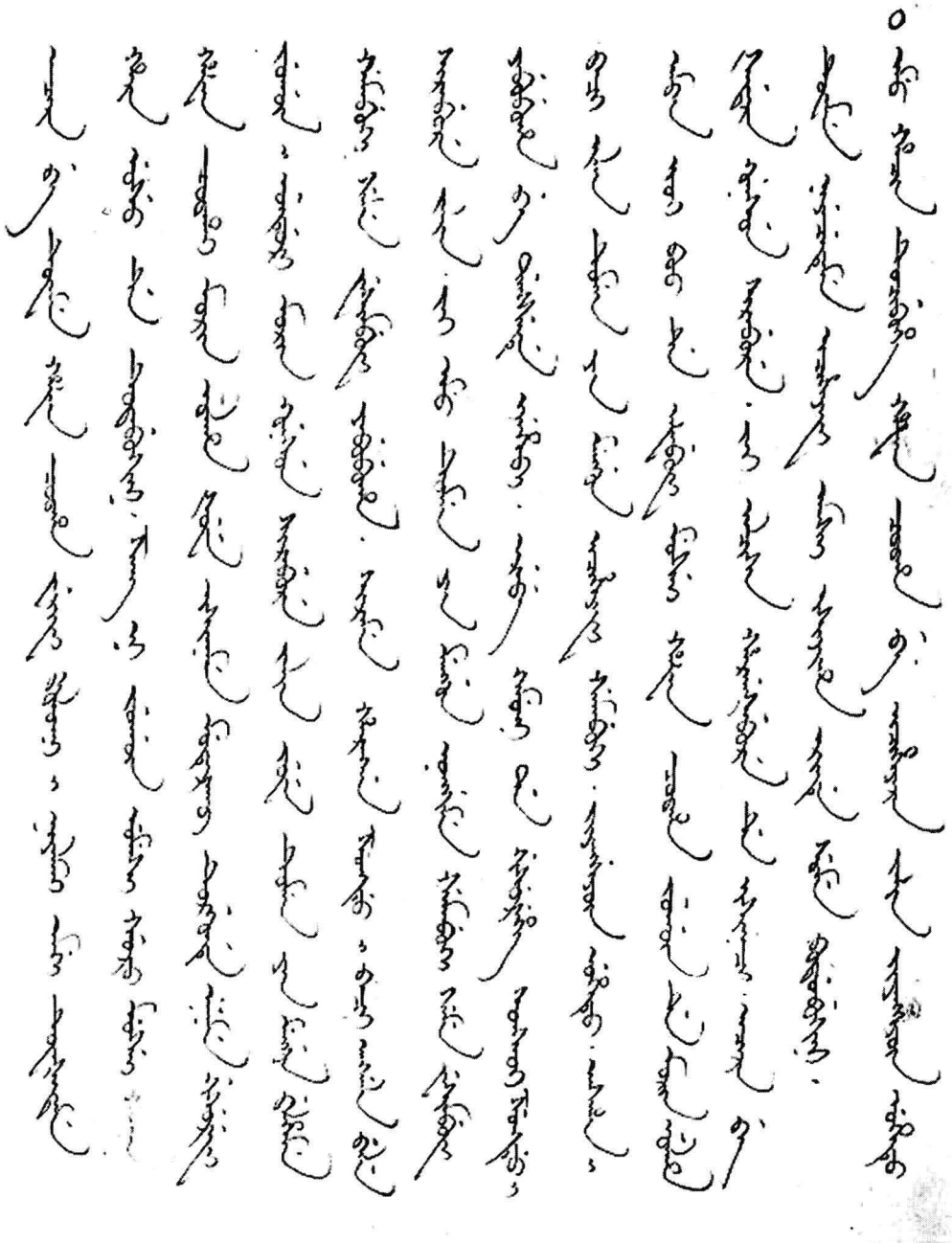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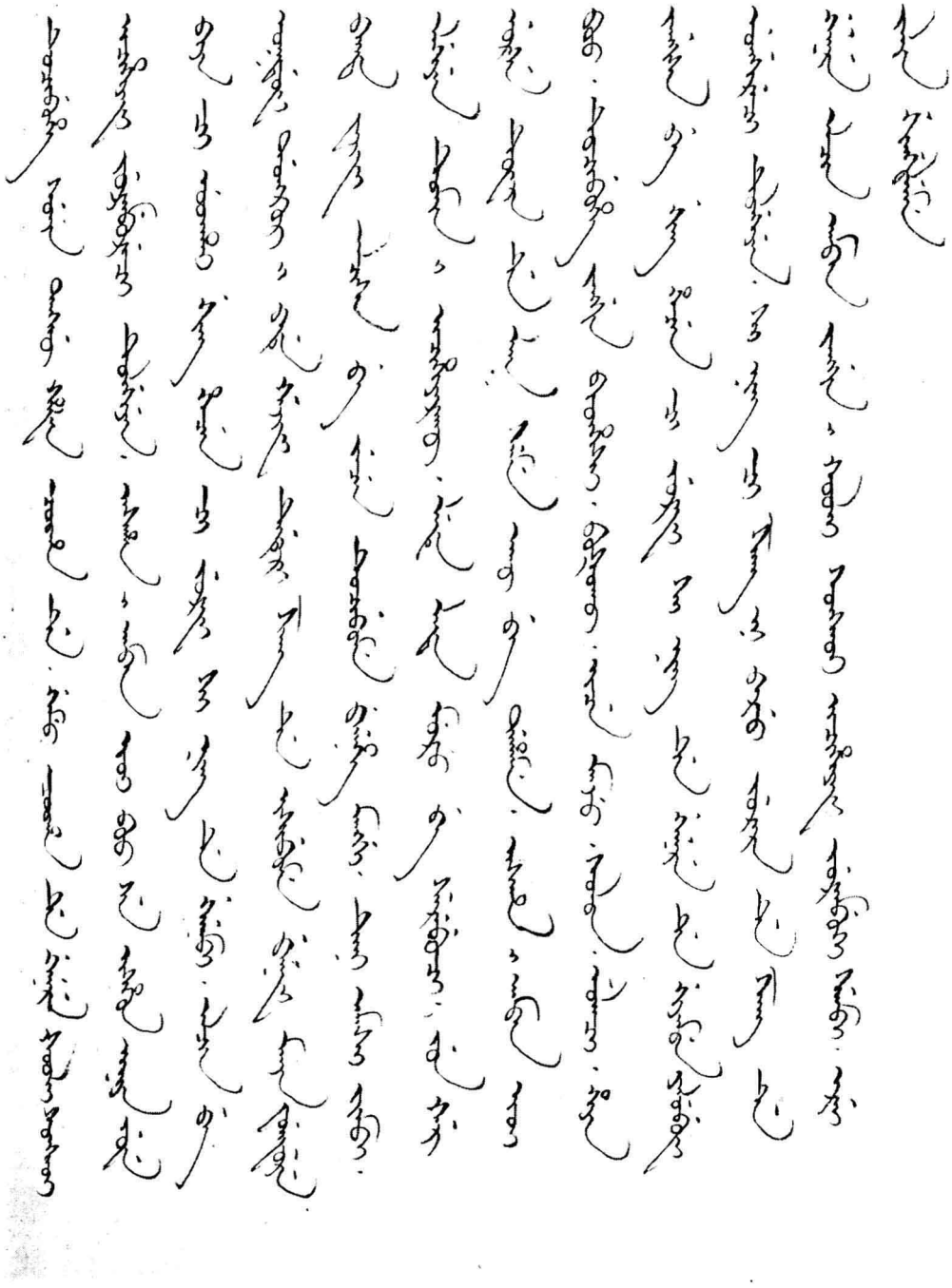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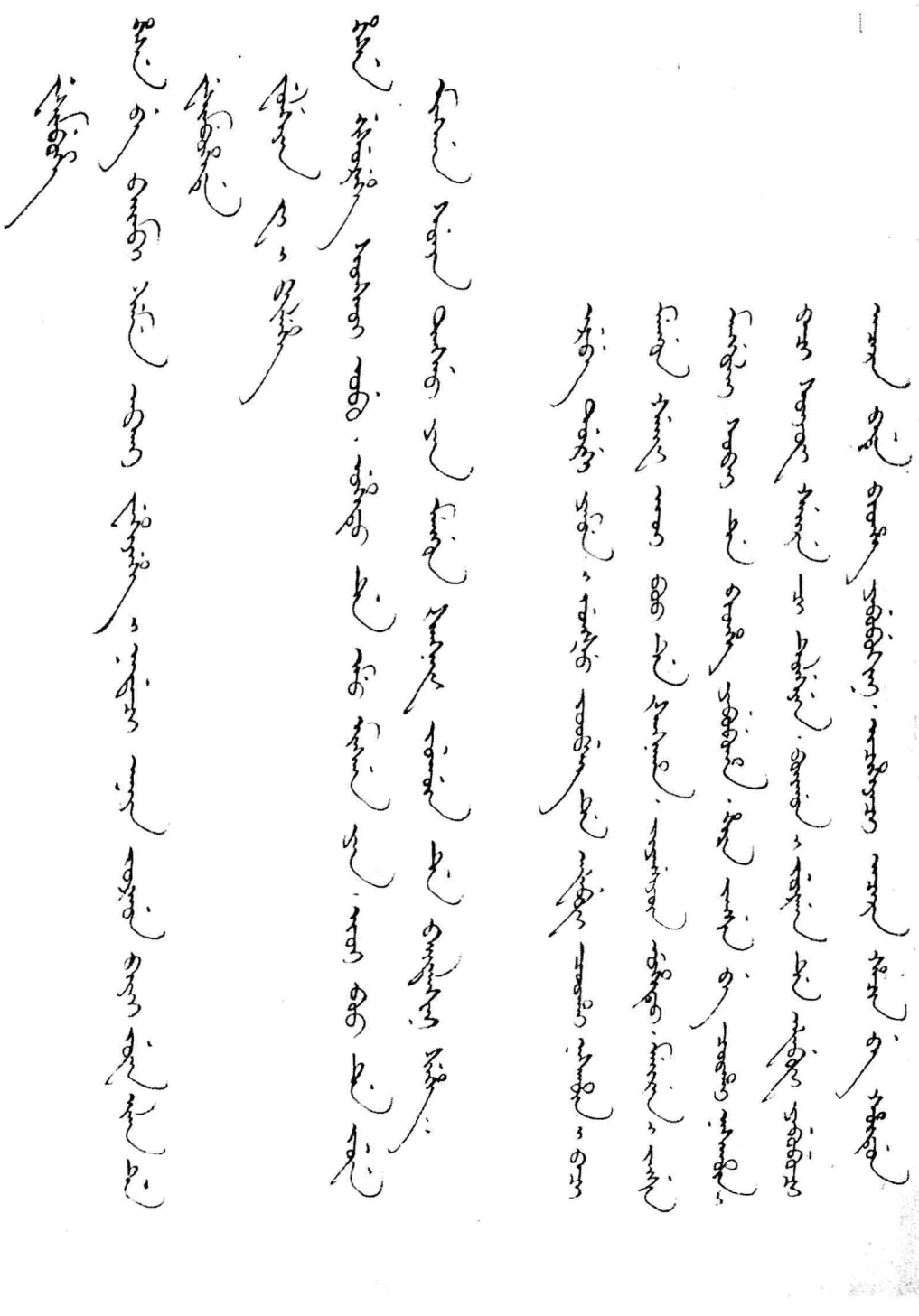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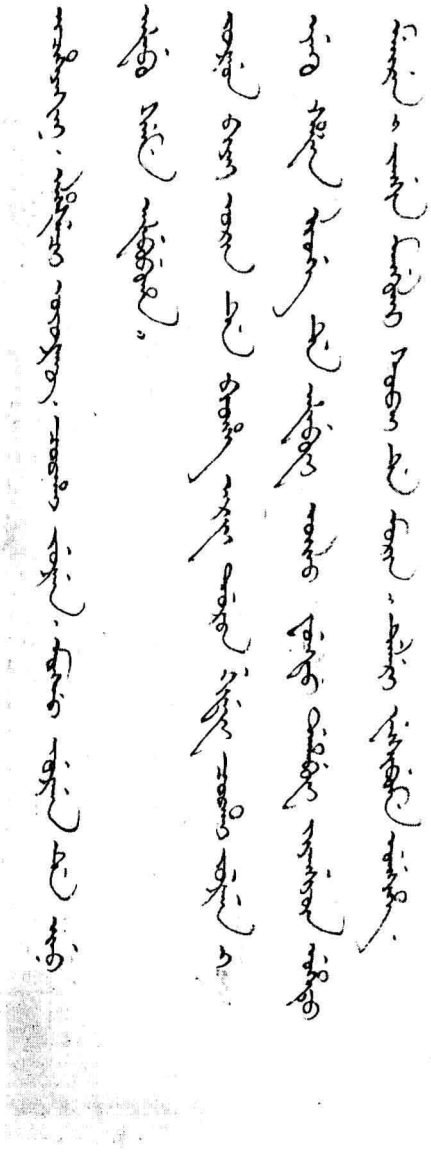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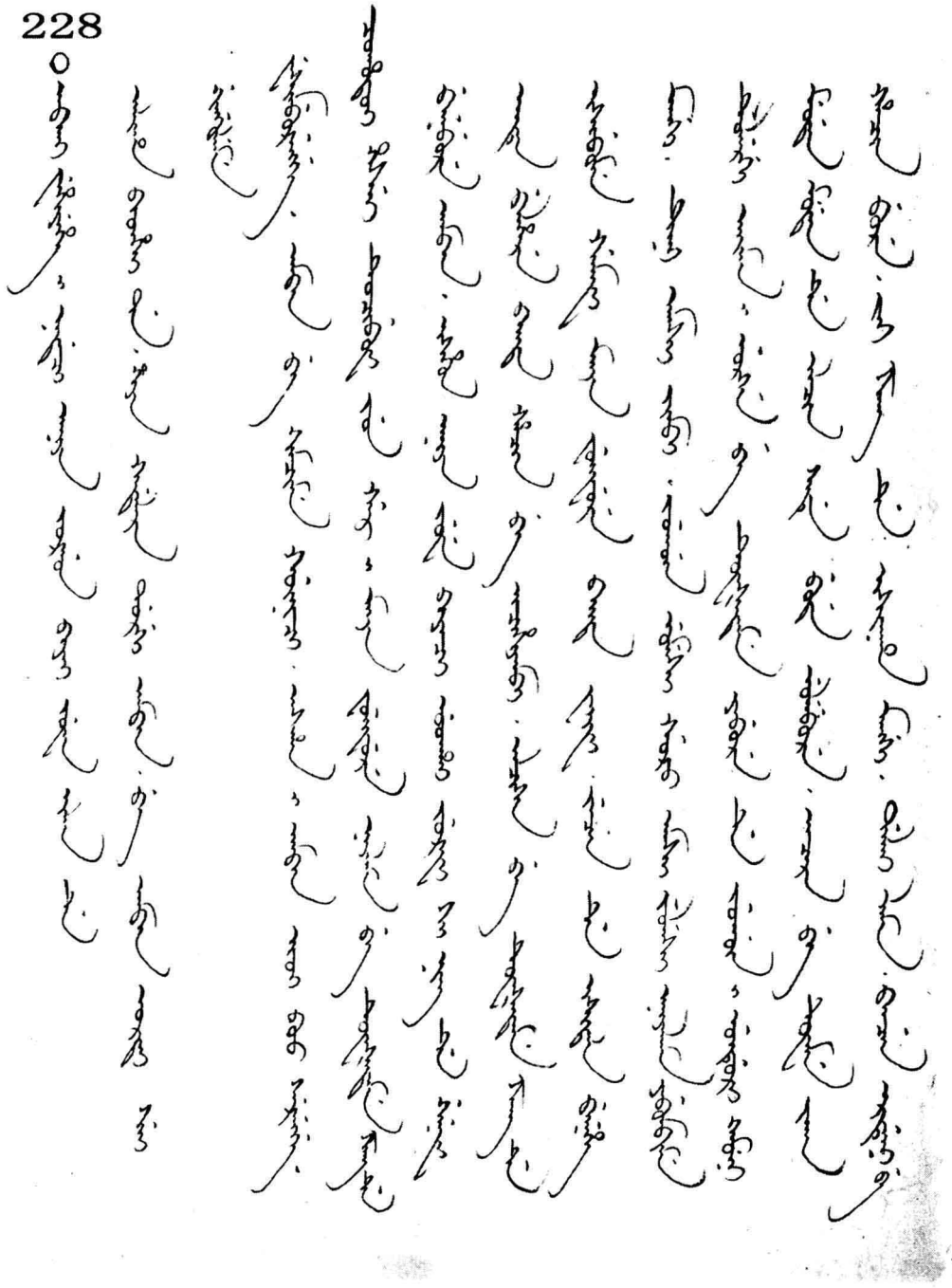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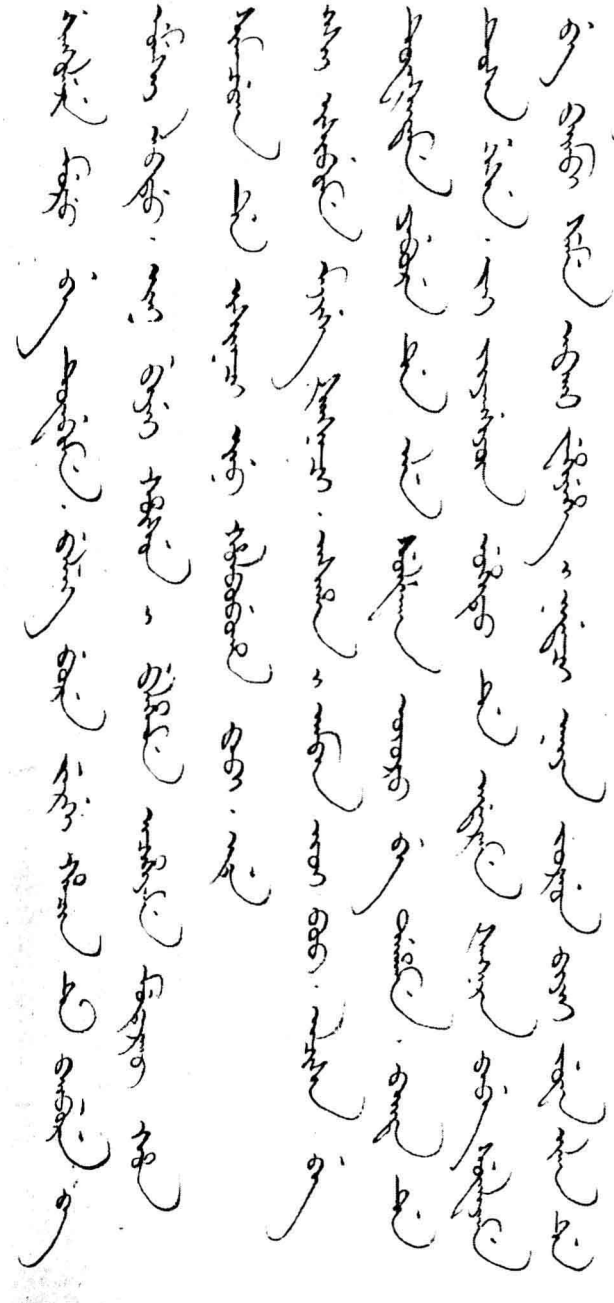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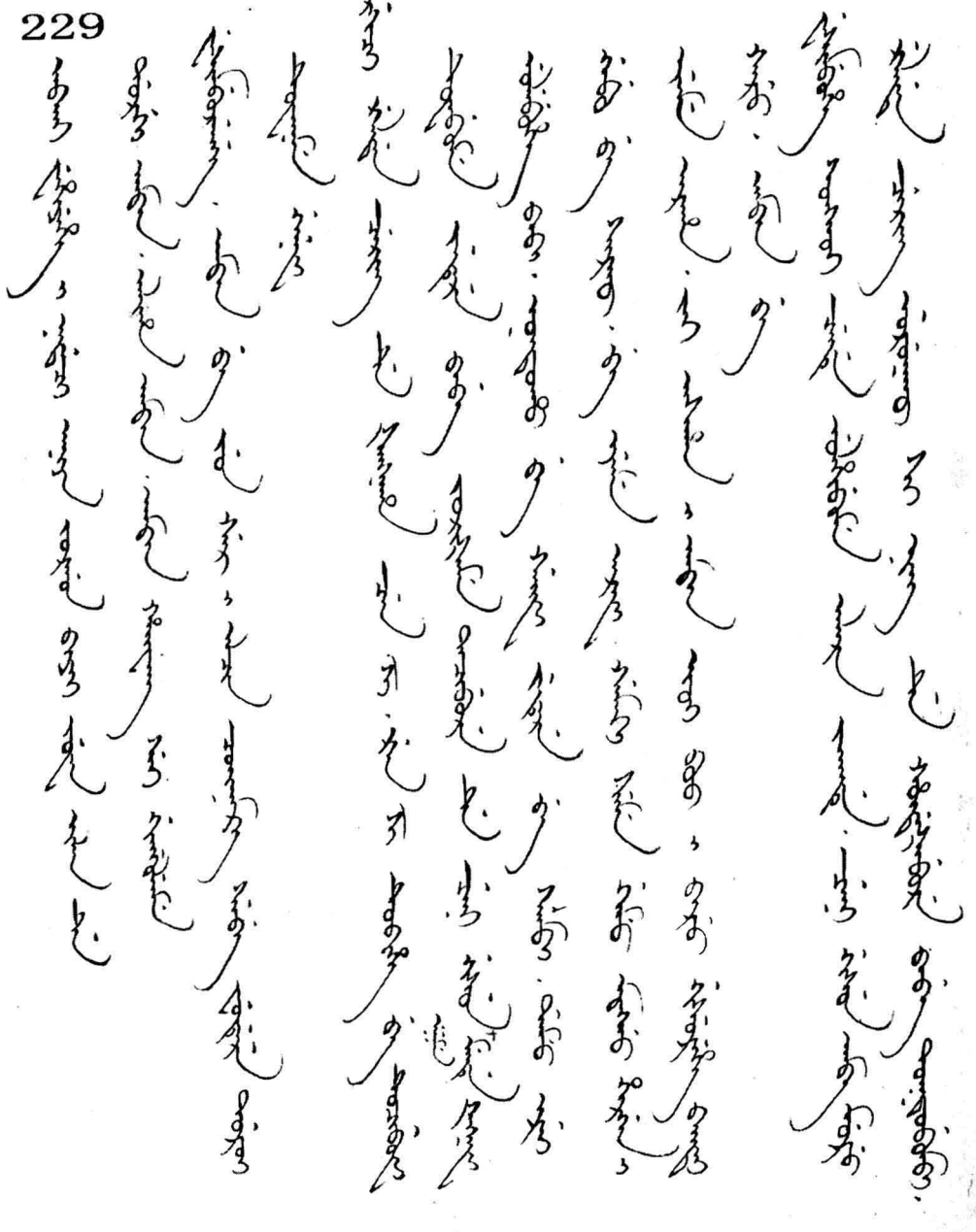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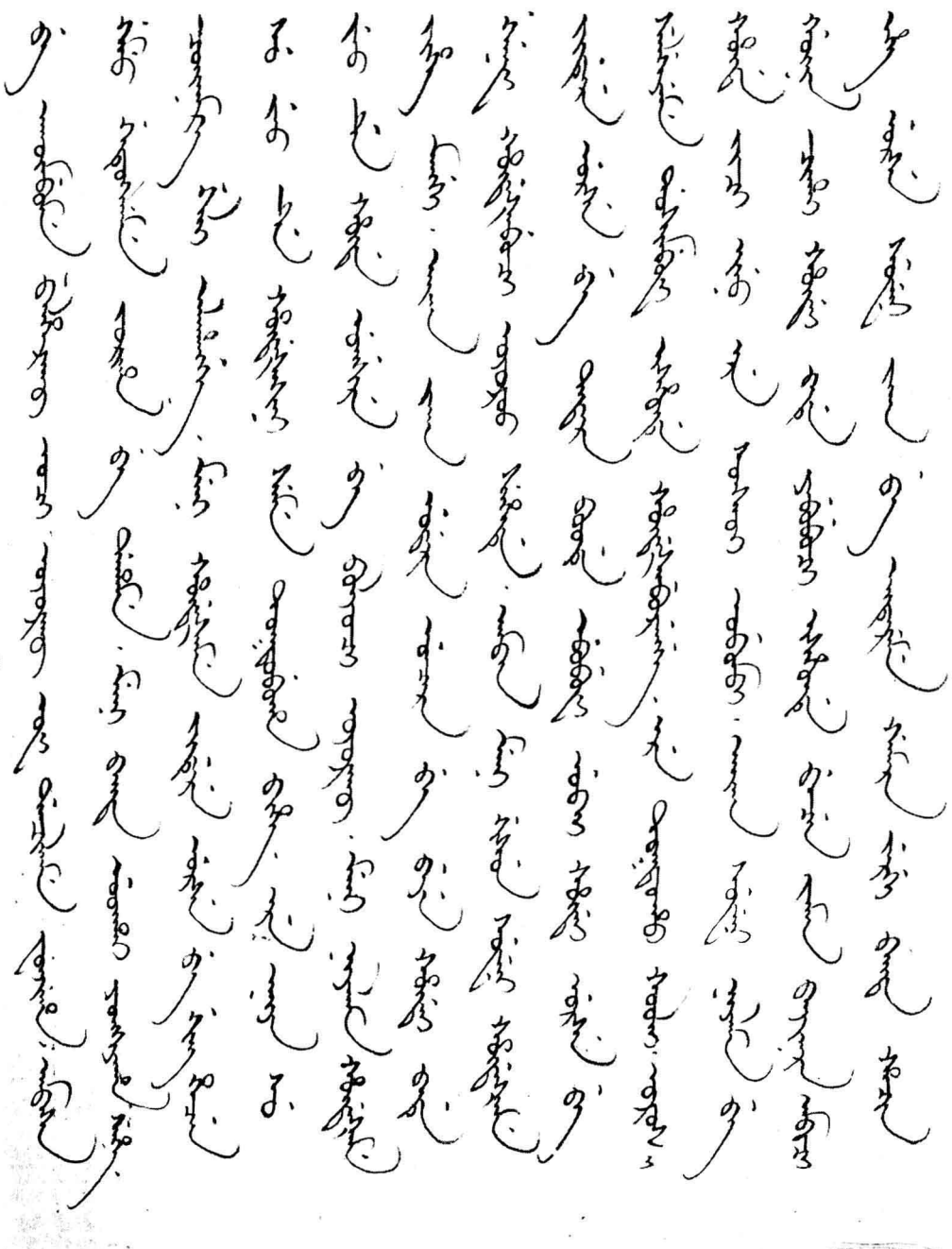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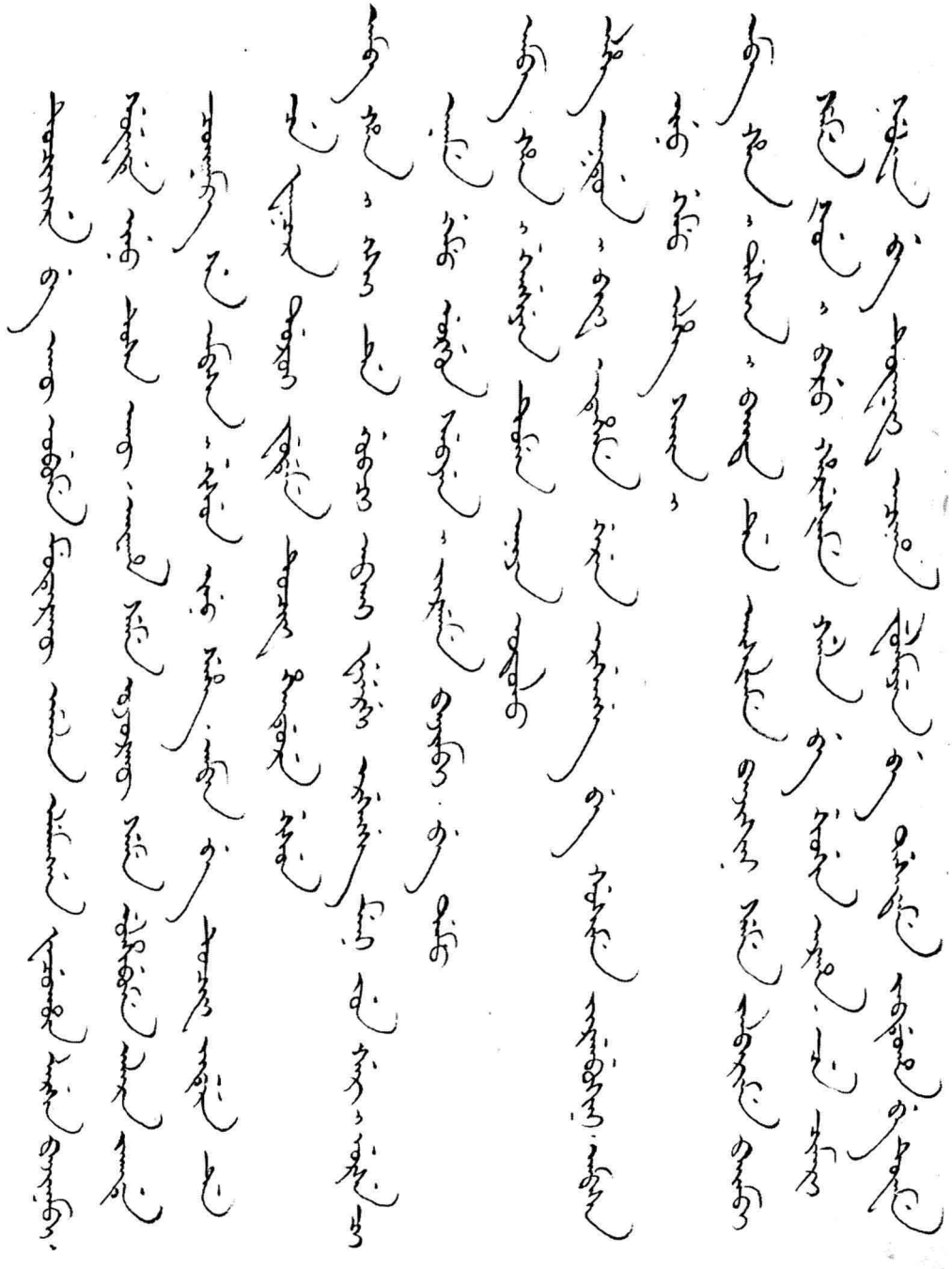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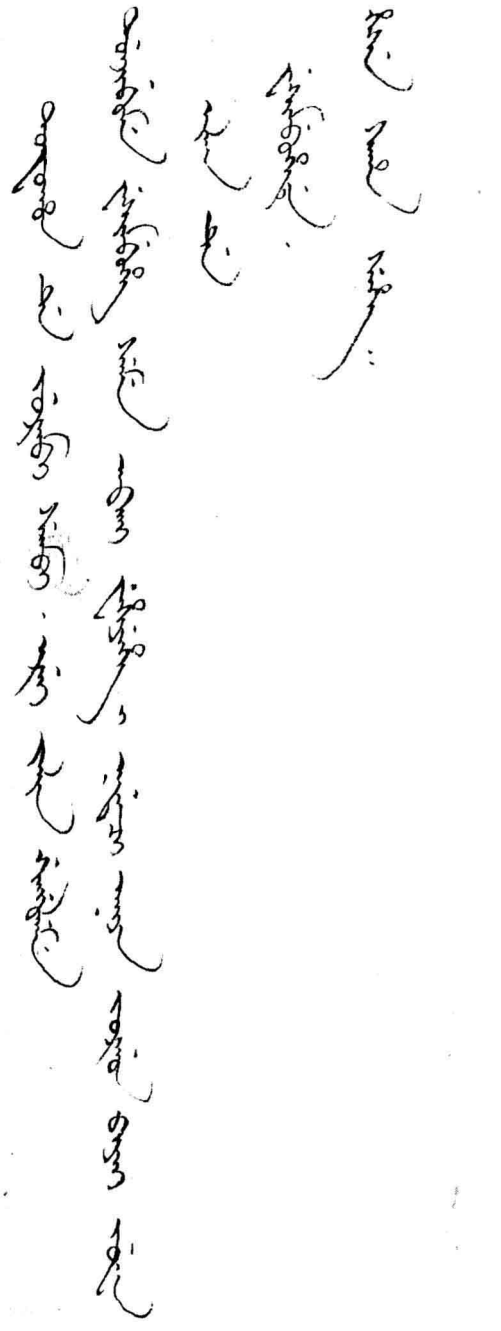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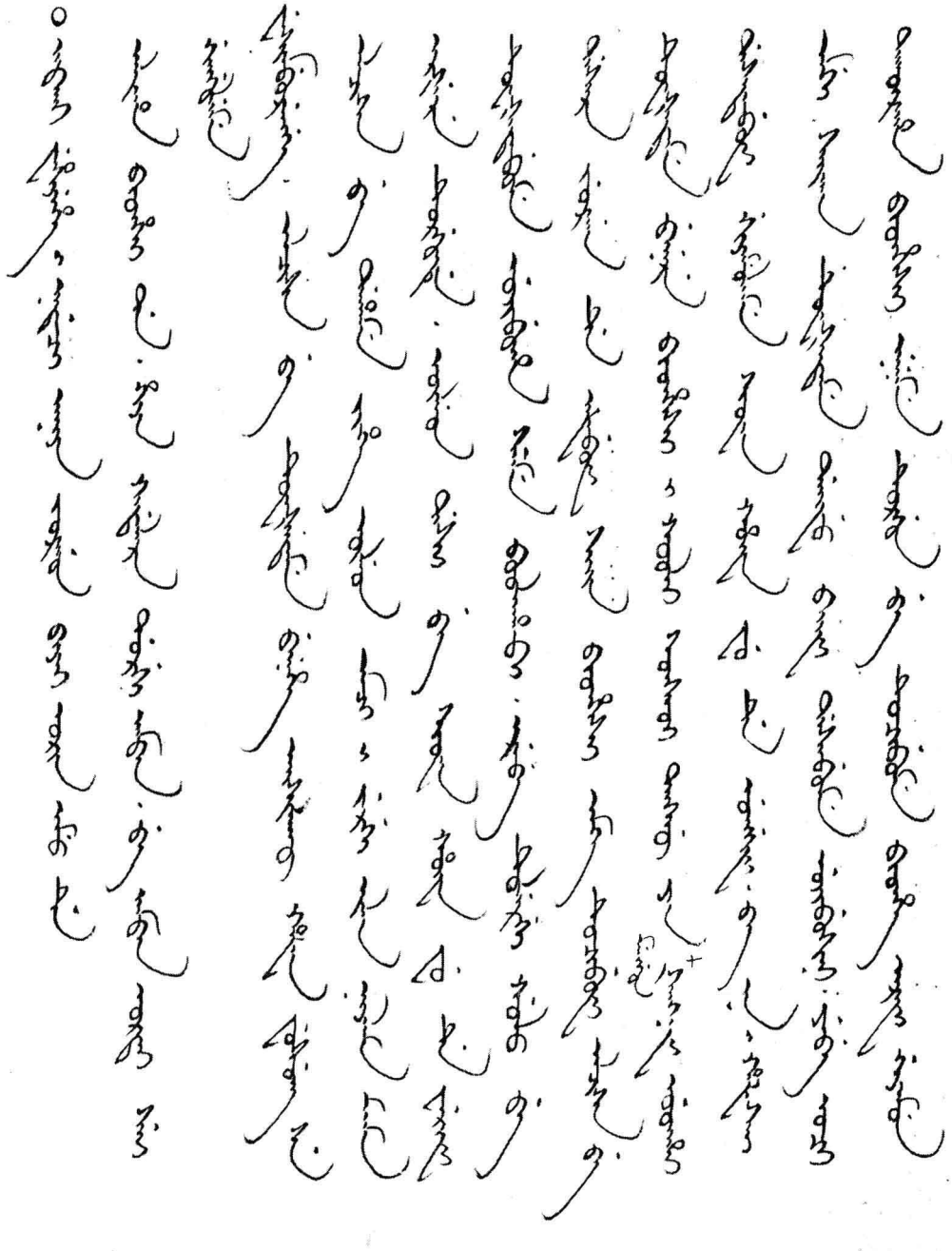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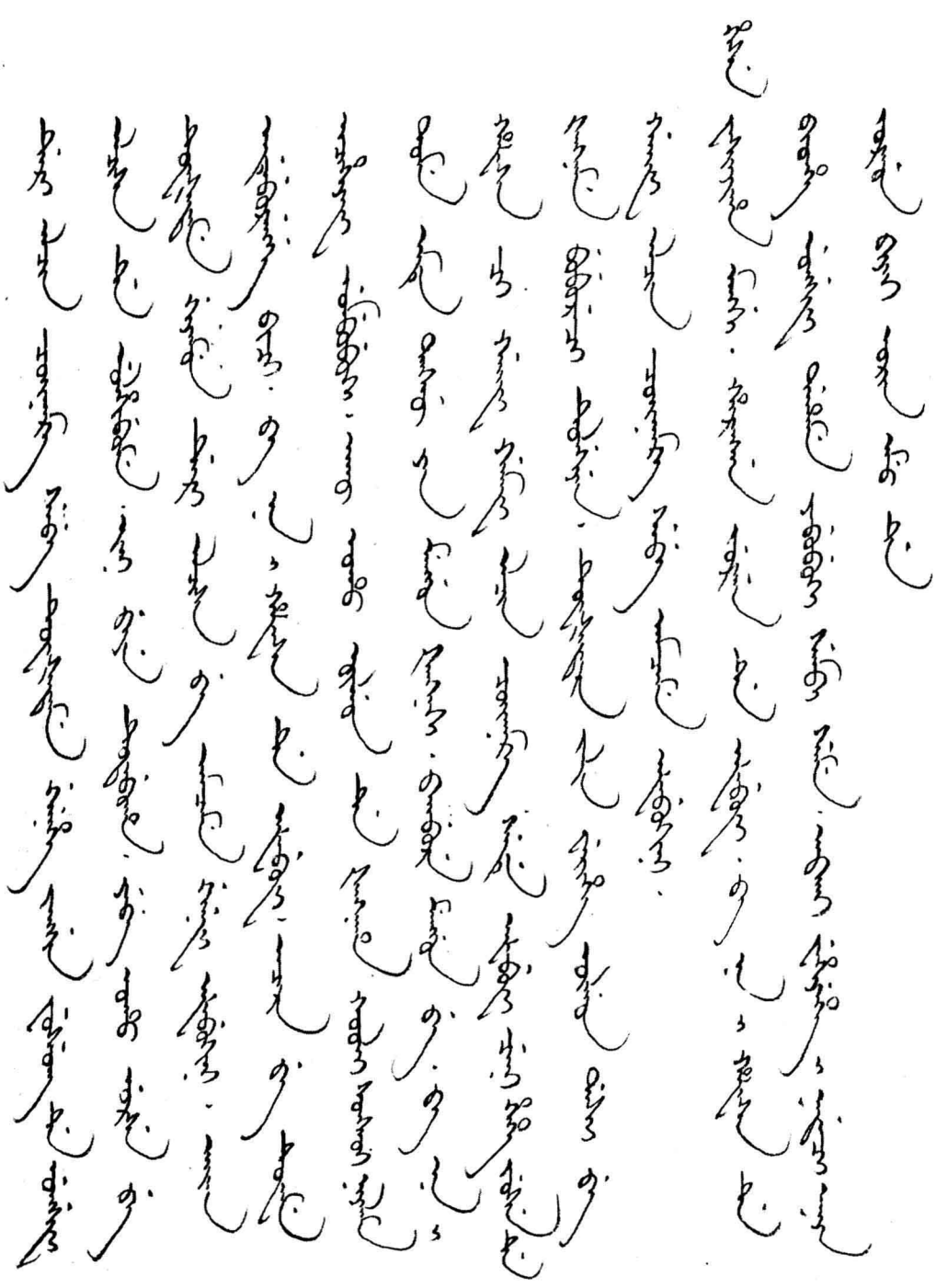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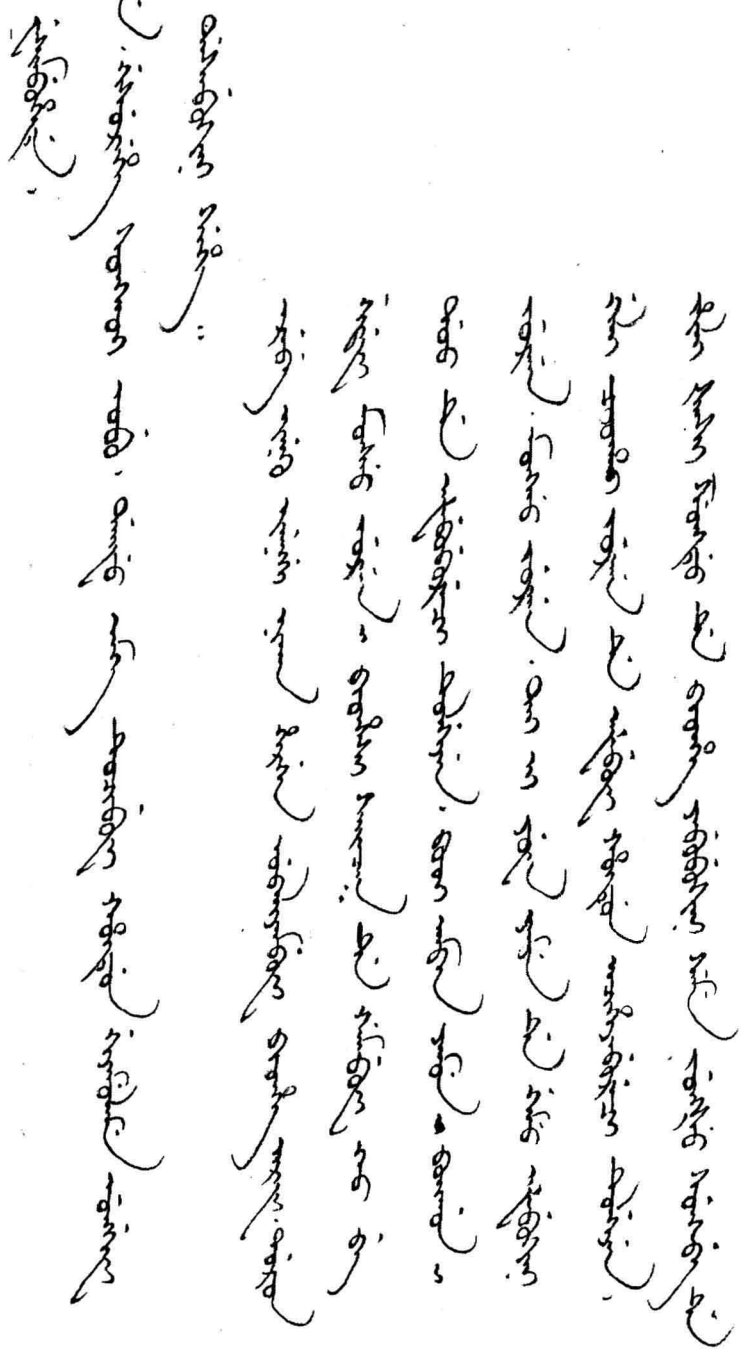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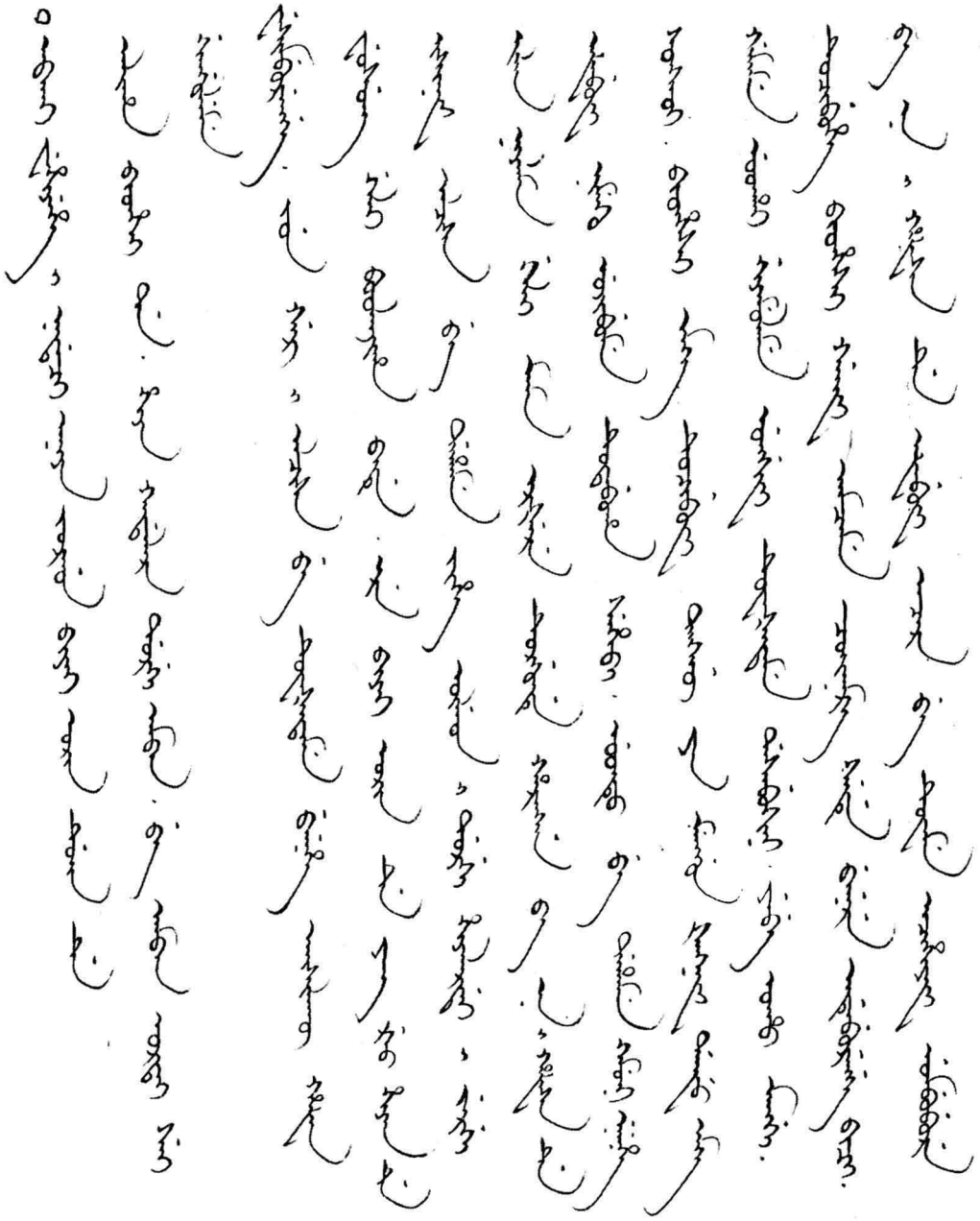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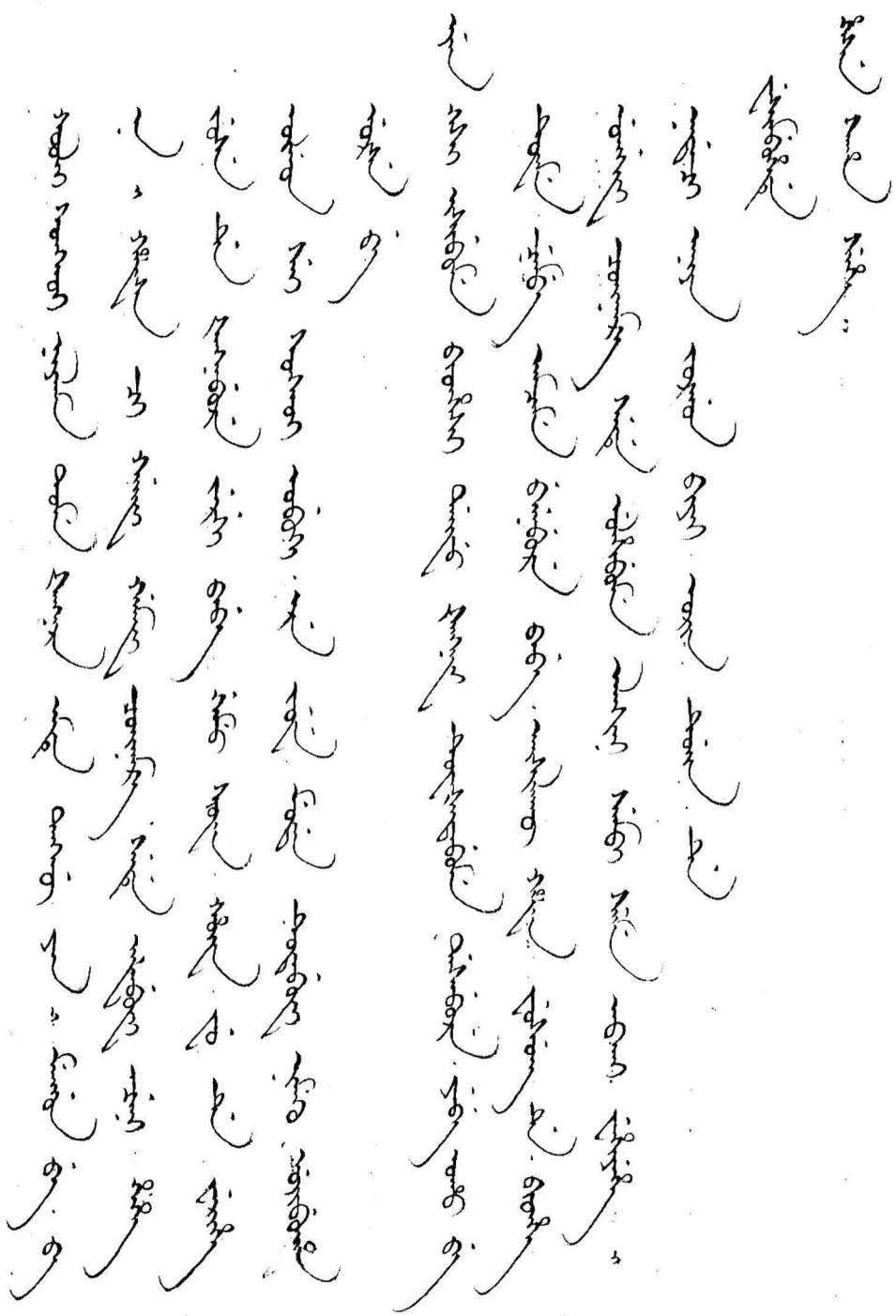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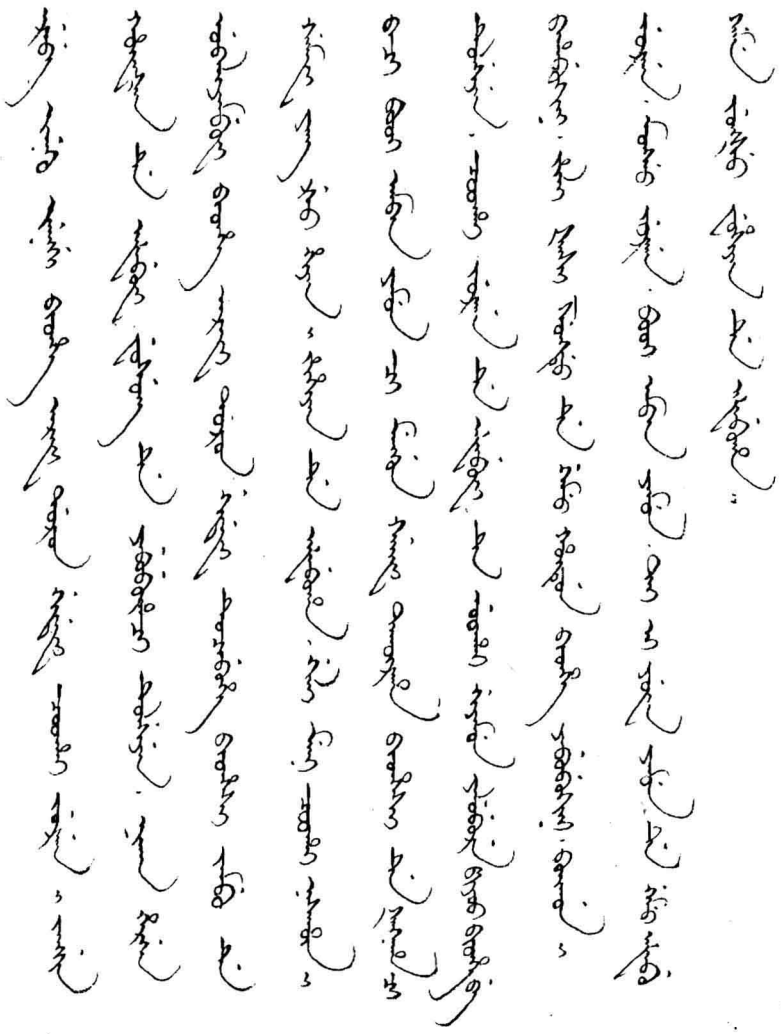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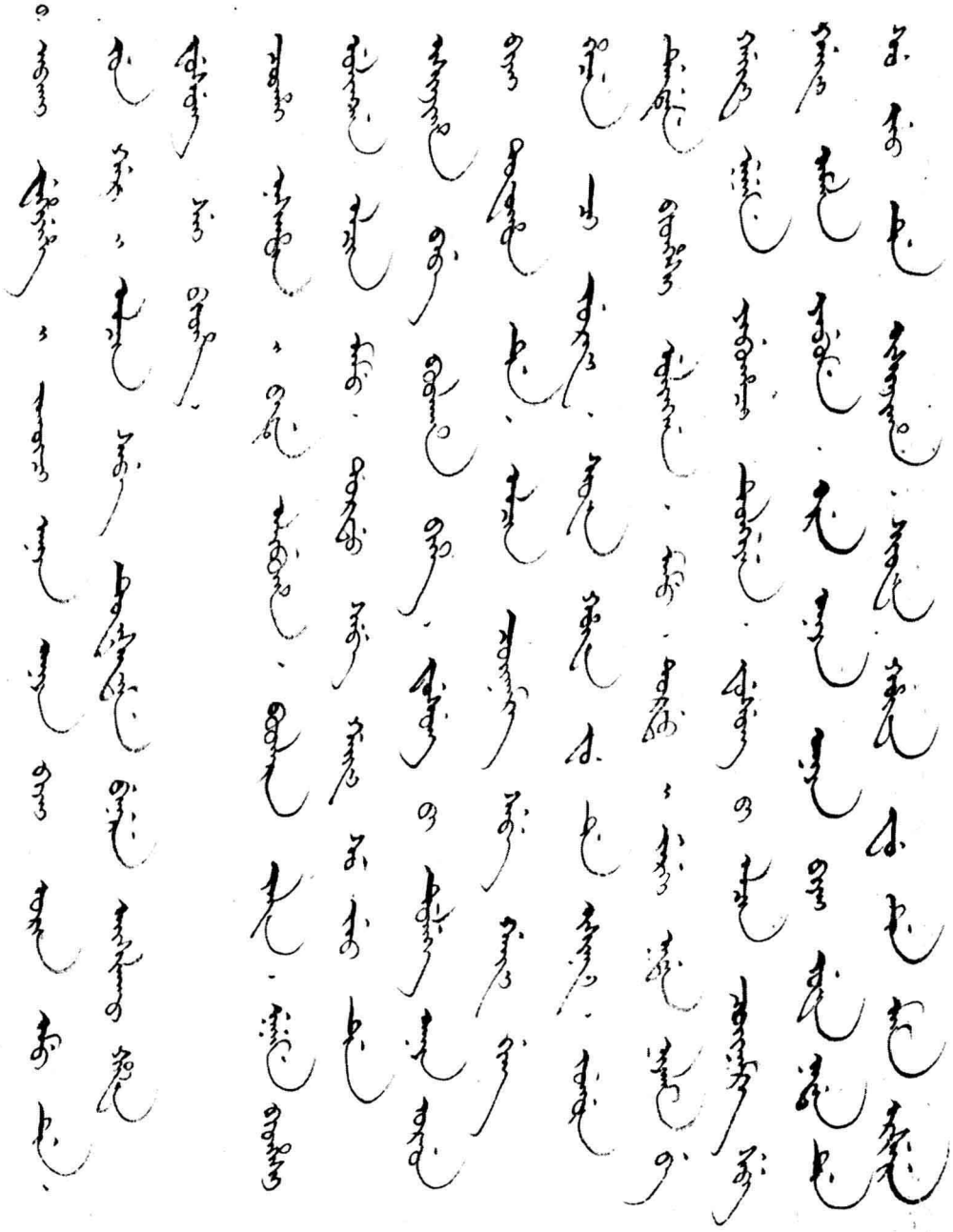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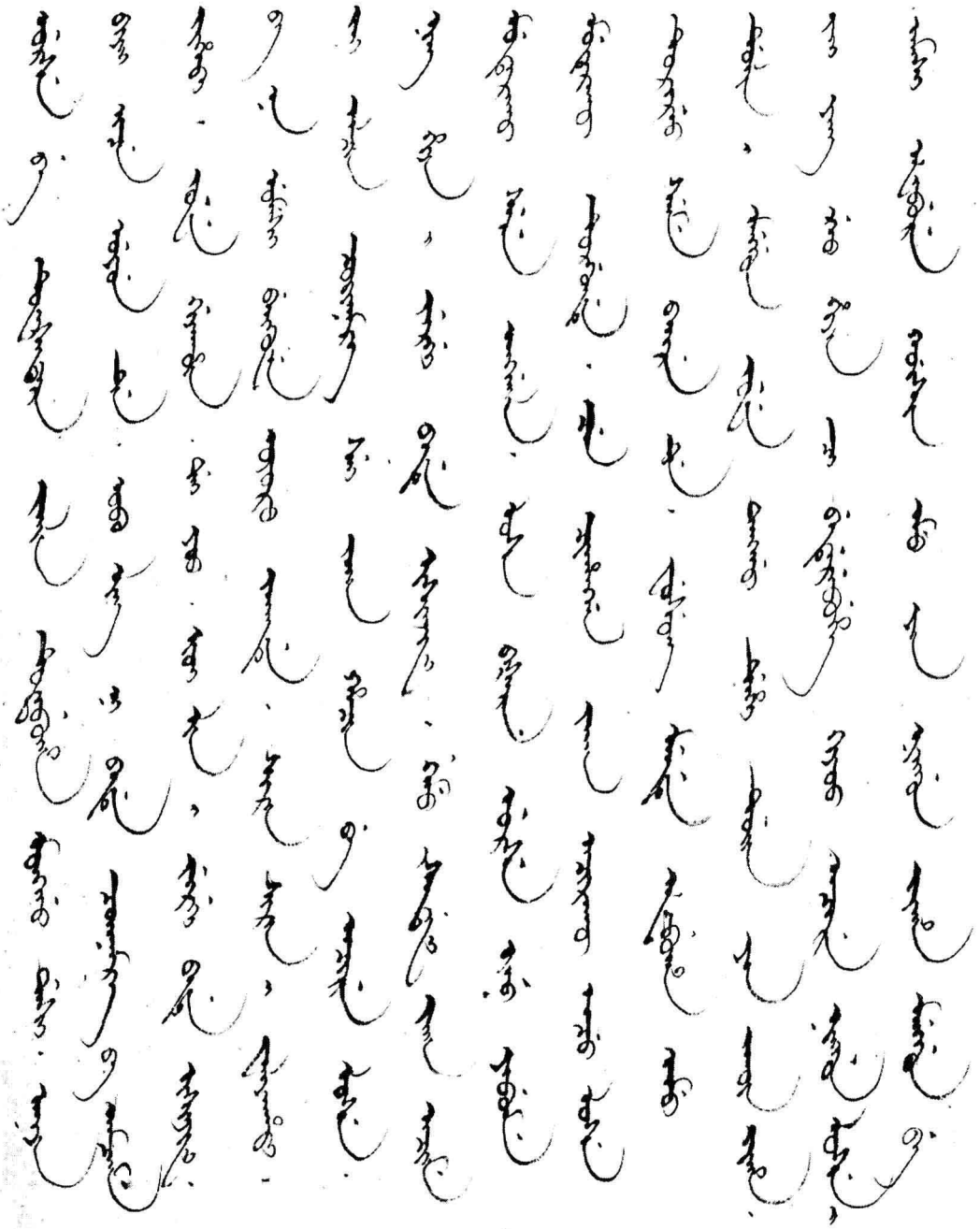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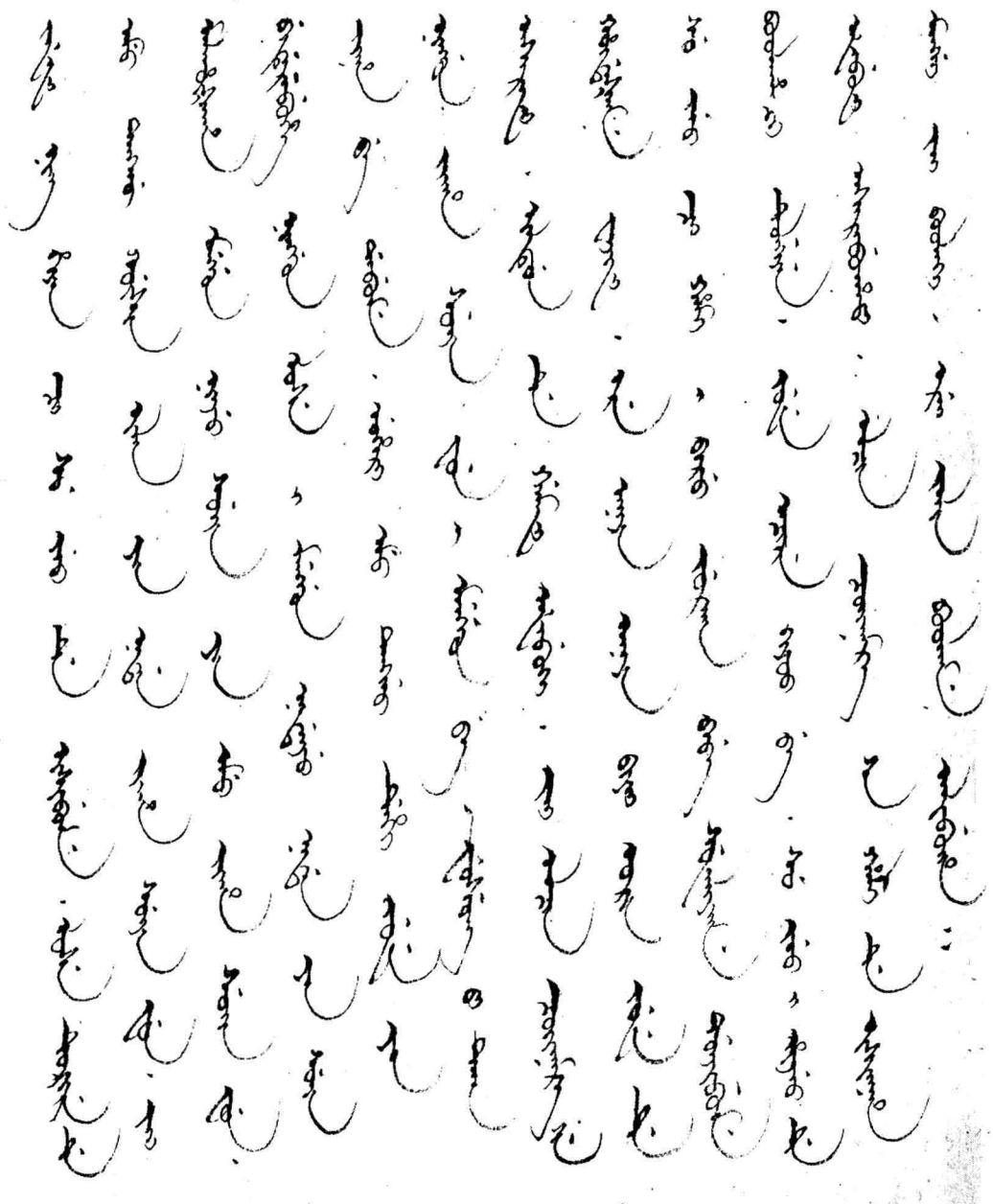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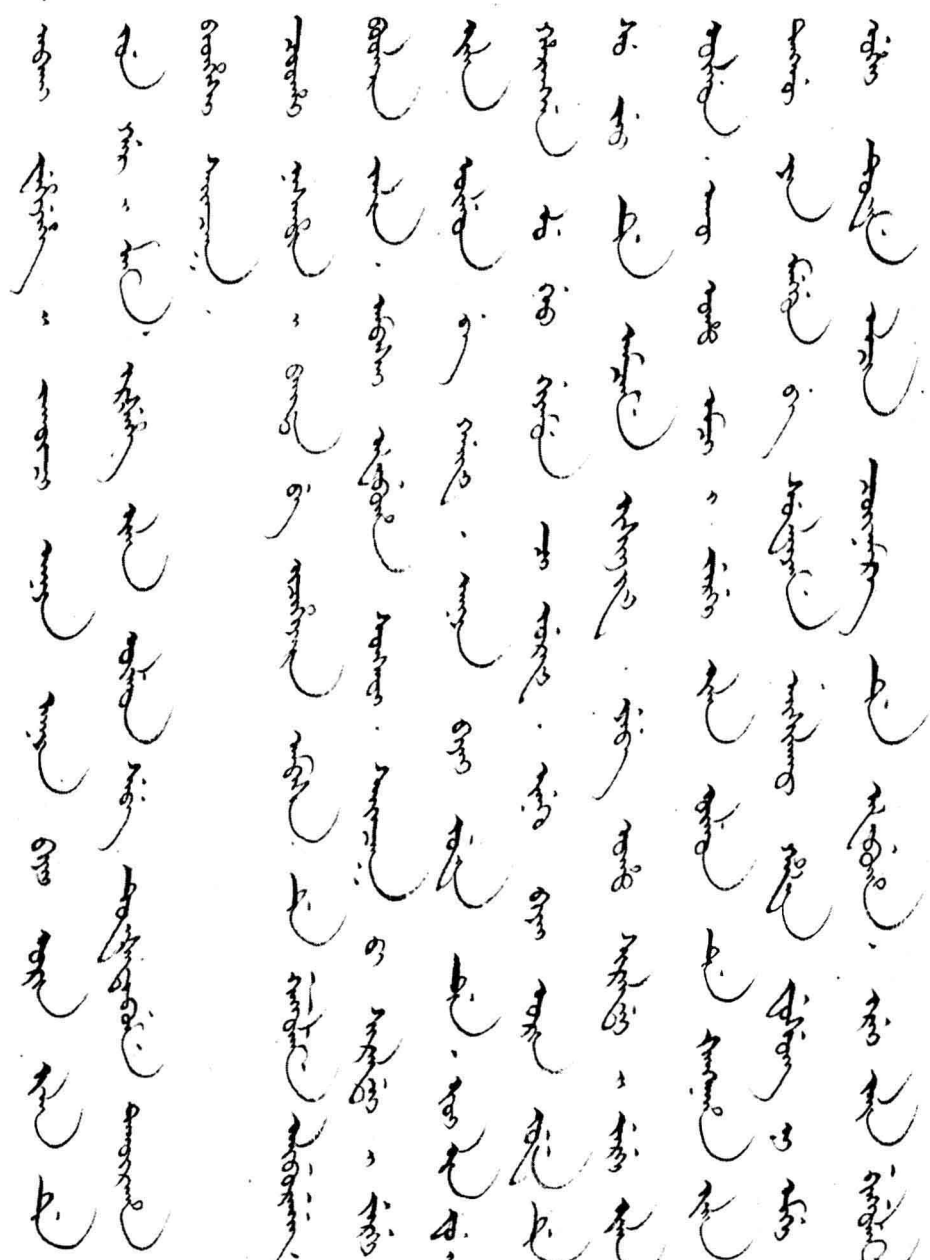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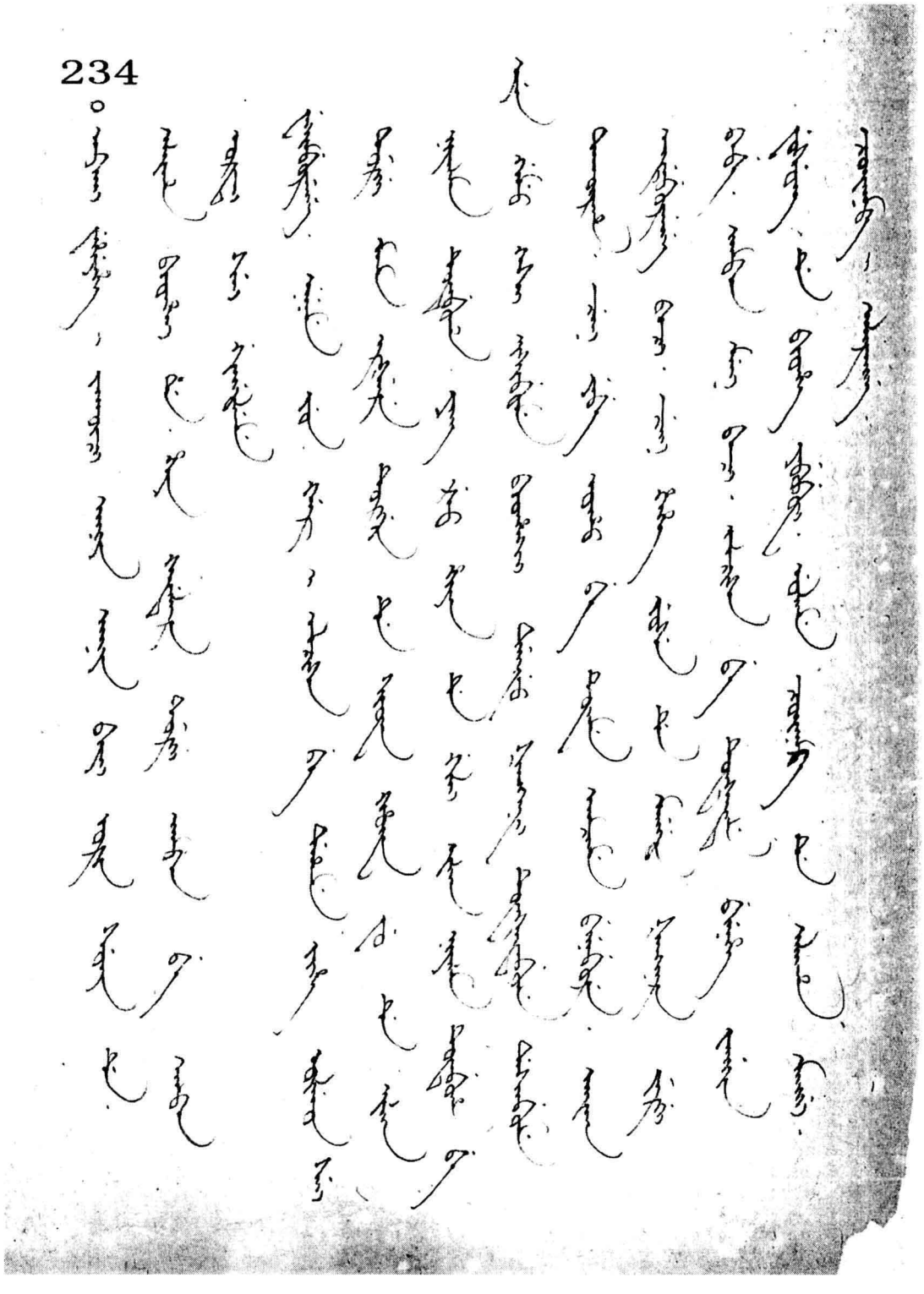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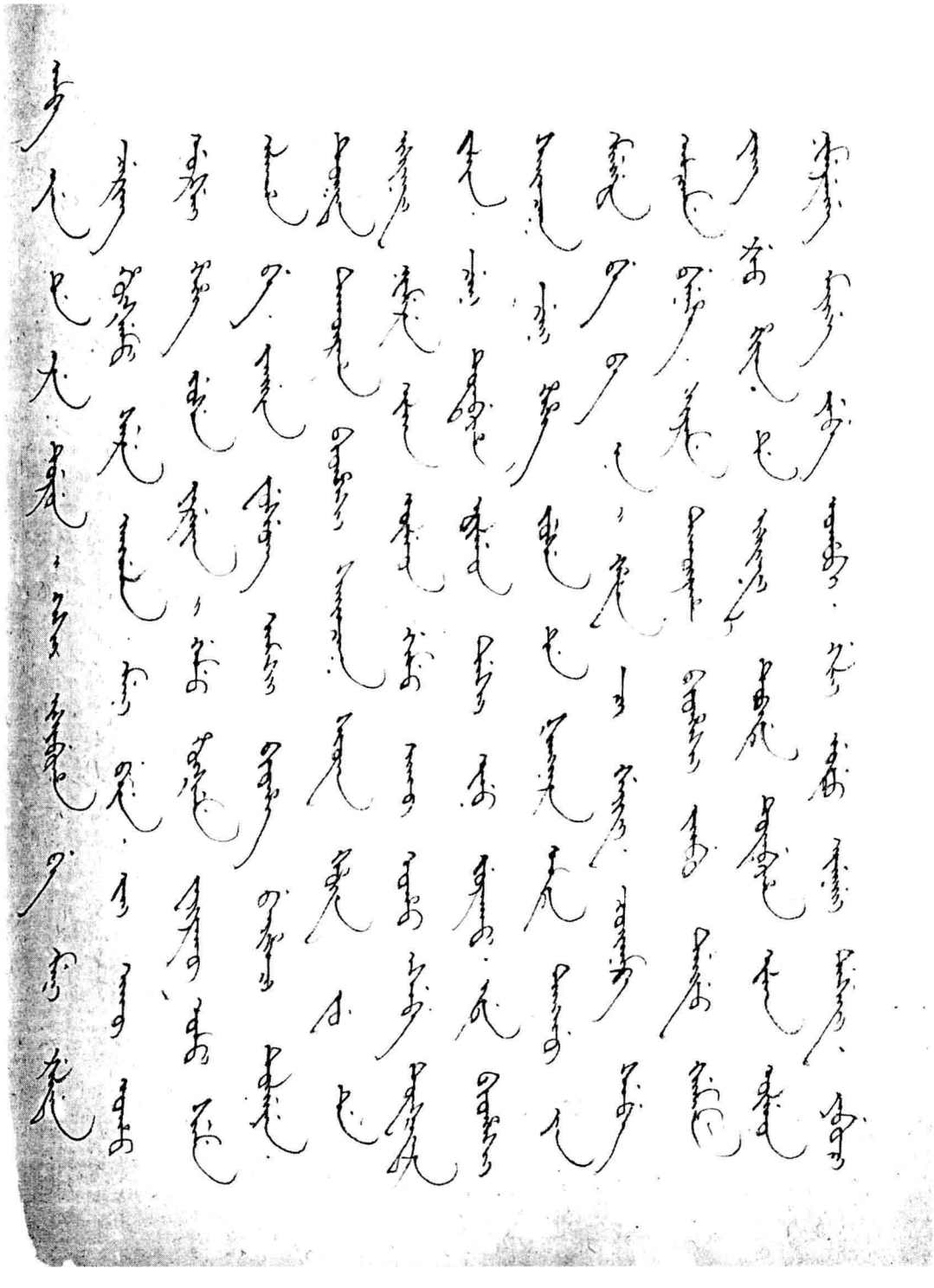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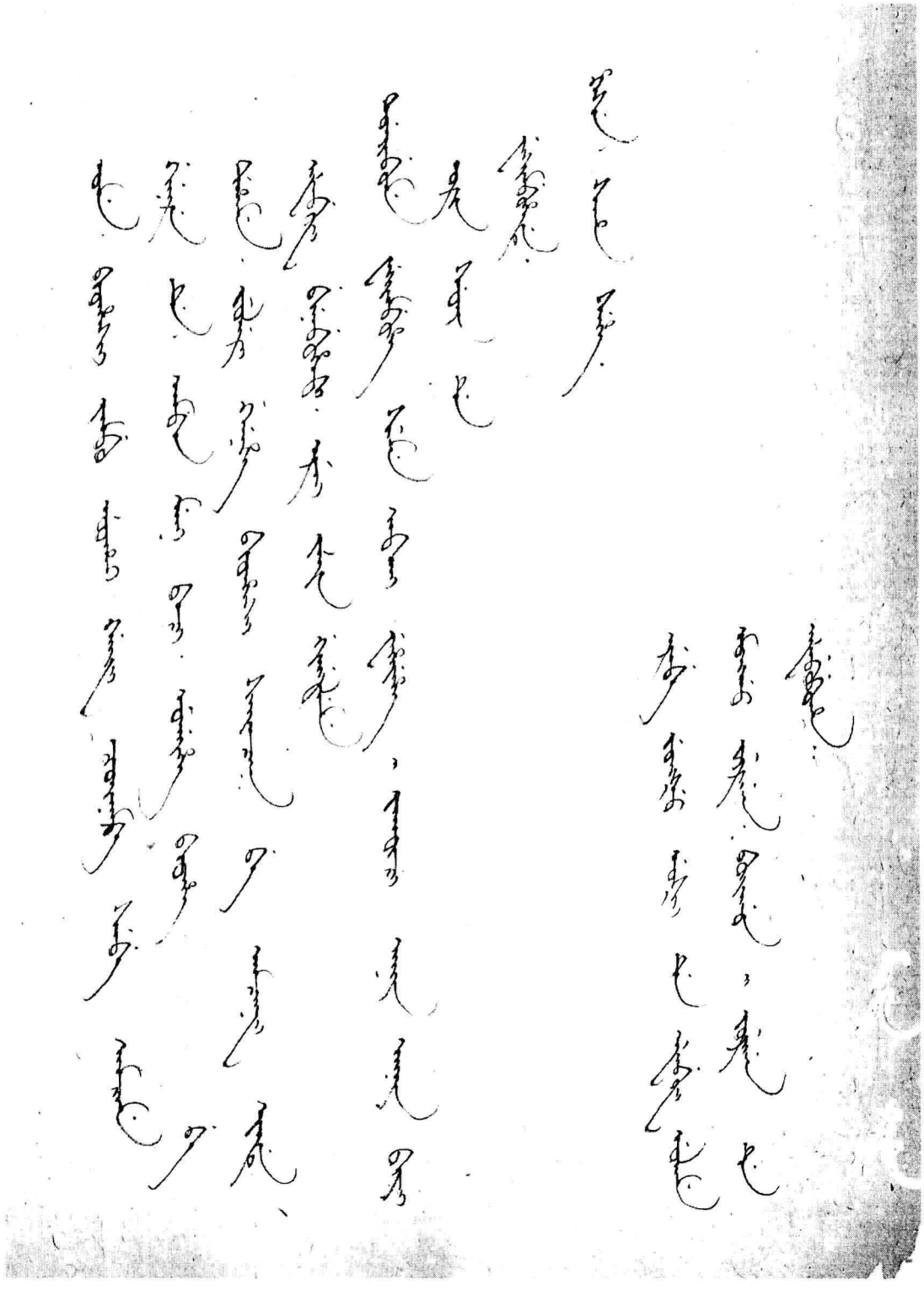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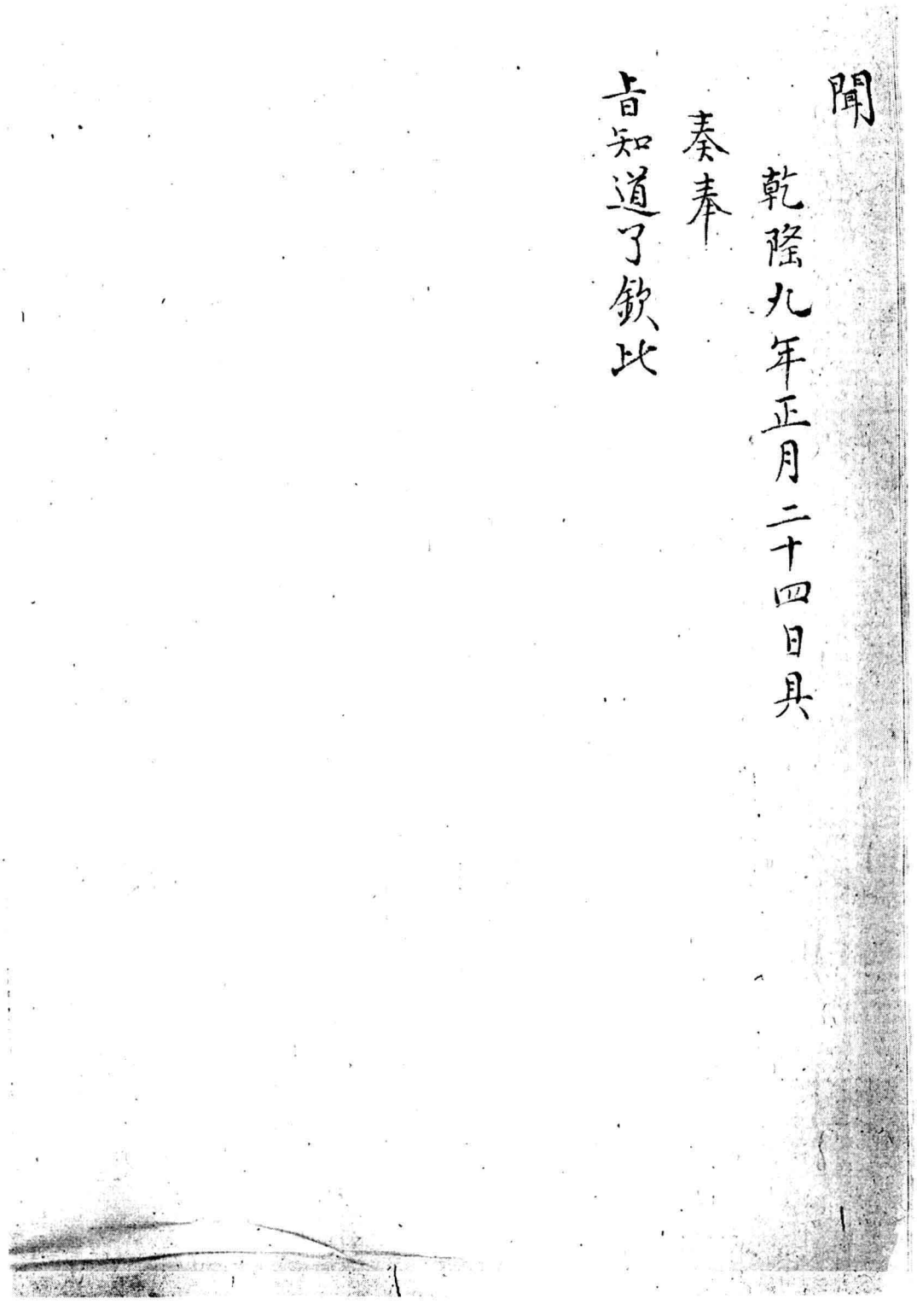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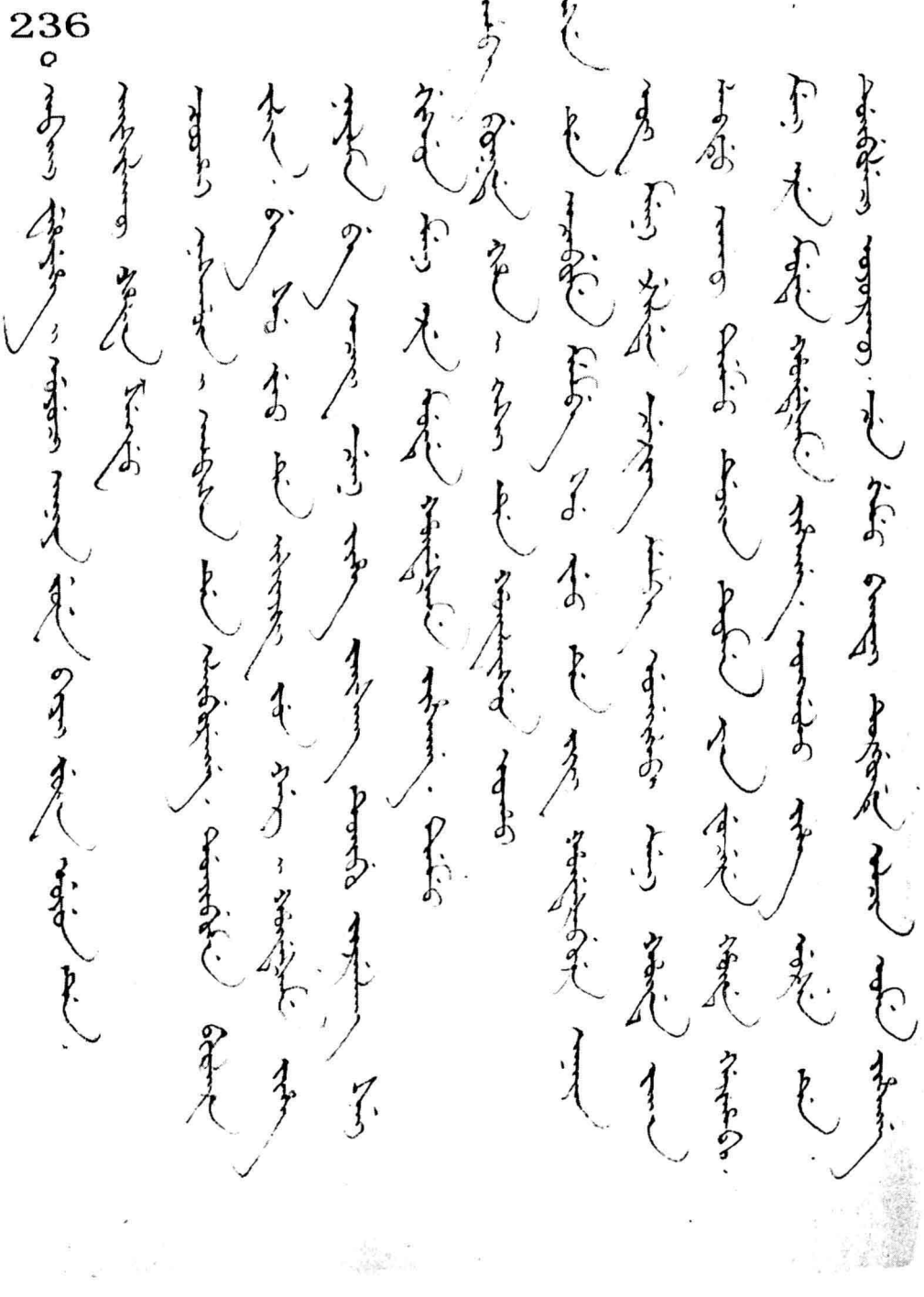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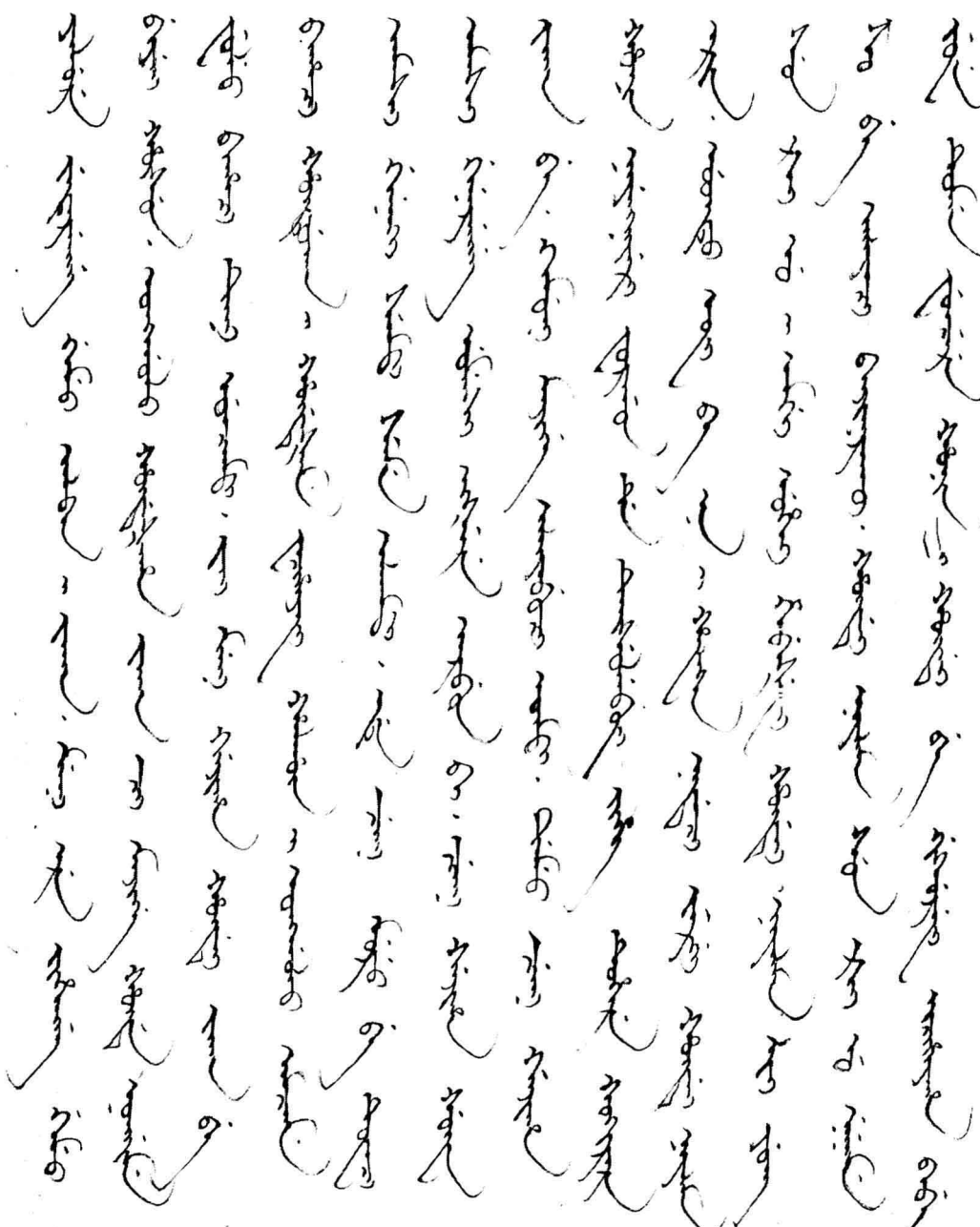
查乾隆三年夷使在肅貿易據該督咨報動銀一萬七千一百零內除將緞疋等物折給外給與現銀九千二百九兩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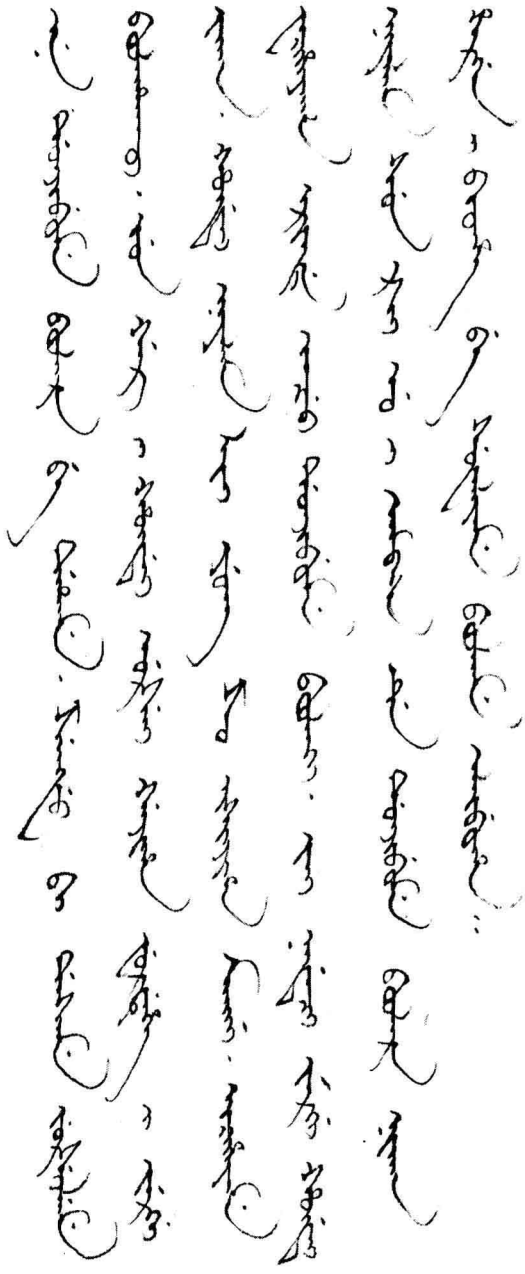
乾隆四年夷使在肅貿易據該督咨報動銀一万五千兩乾隆五年夷使在東科尔貿易據該督咨報動銀二万八千一百兩零又乾隆六年夷使在東科尔貿易據該督撫咨報動銀十万六千六百七十四零以上三次貿易共動銀十四万九千七百七十兩零其採買紬緞等物用銀若干給與現銀若干四之處尚未分晰造冊報部至七八兩年夷使貿易用過銀兩數目該督撫亦尚未造報謹此奏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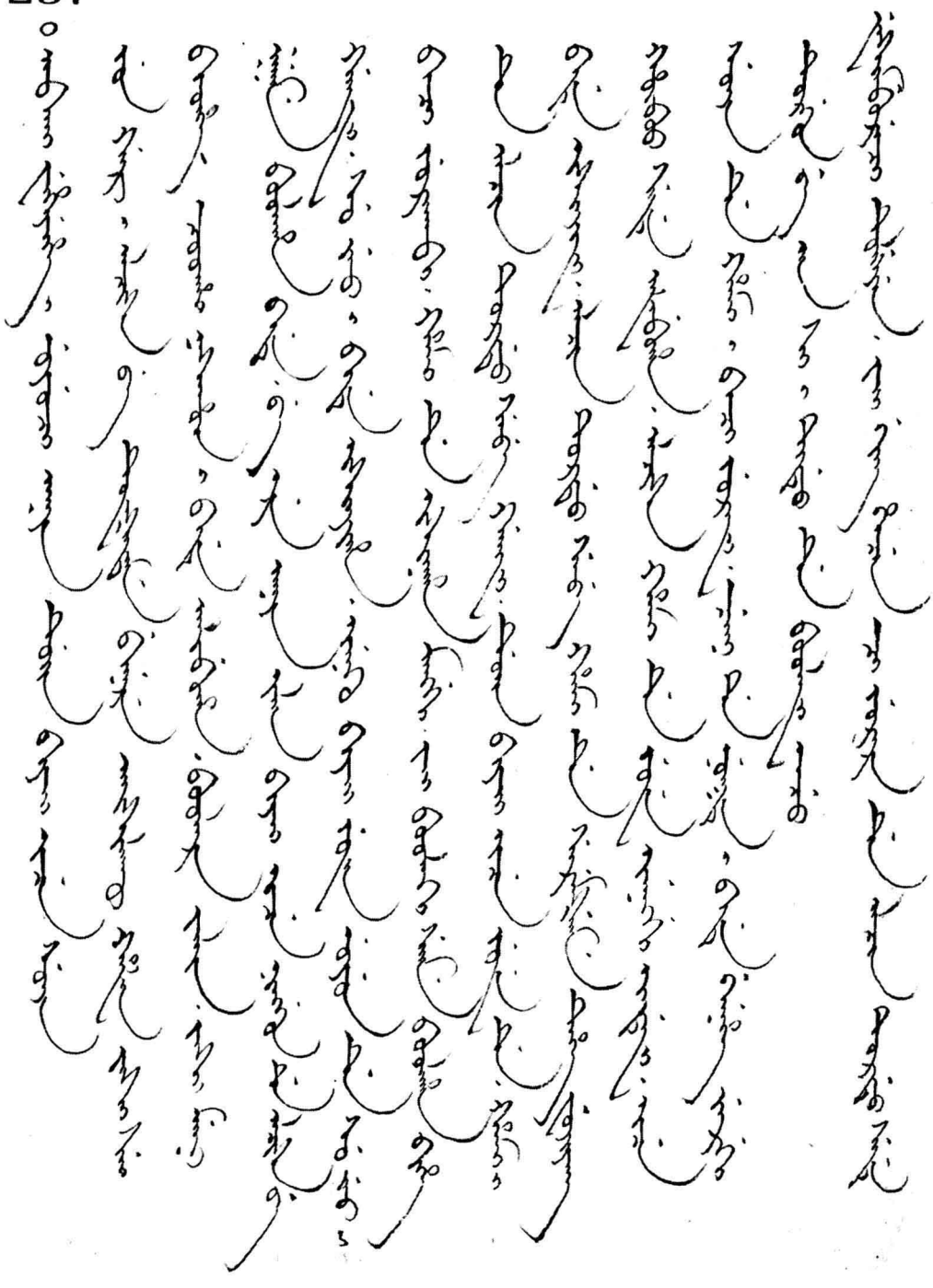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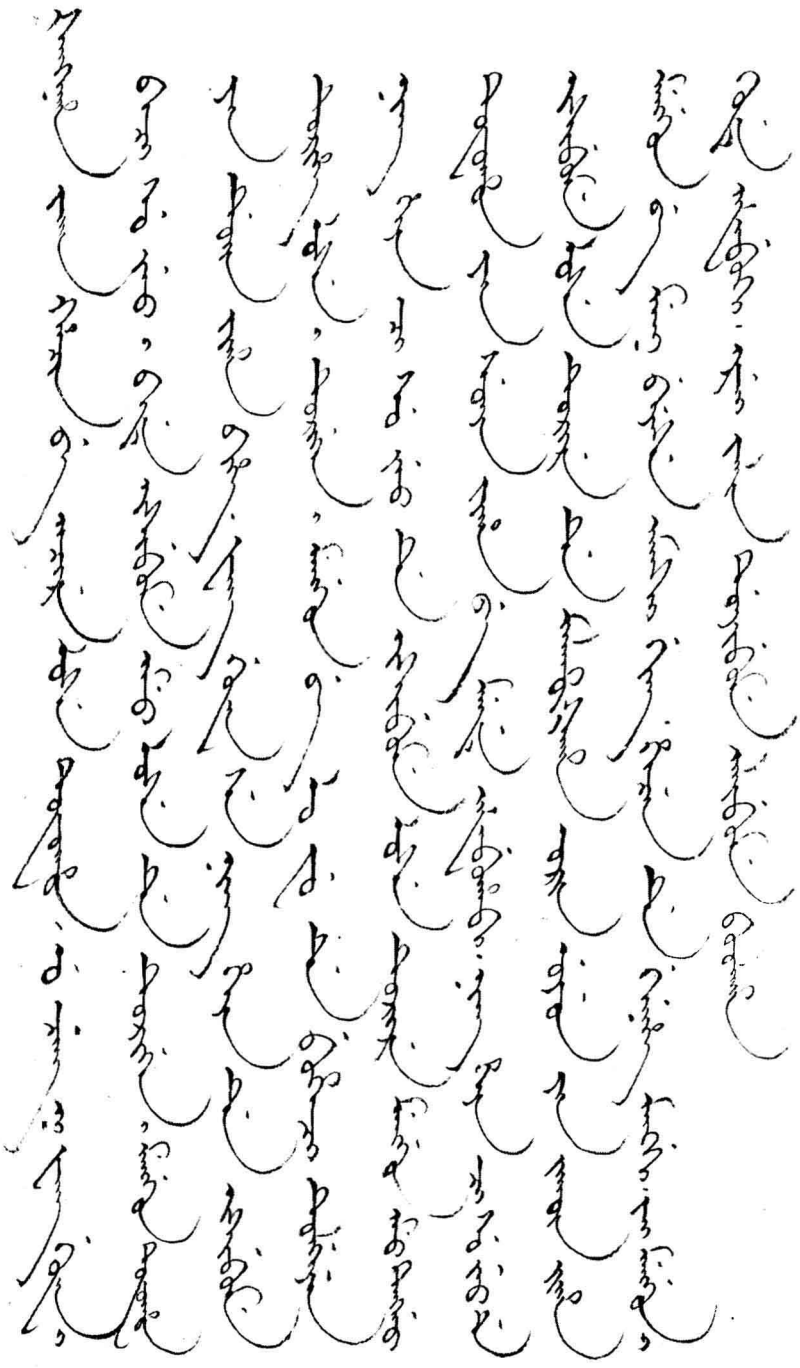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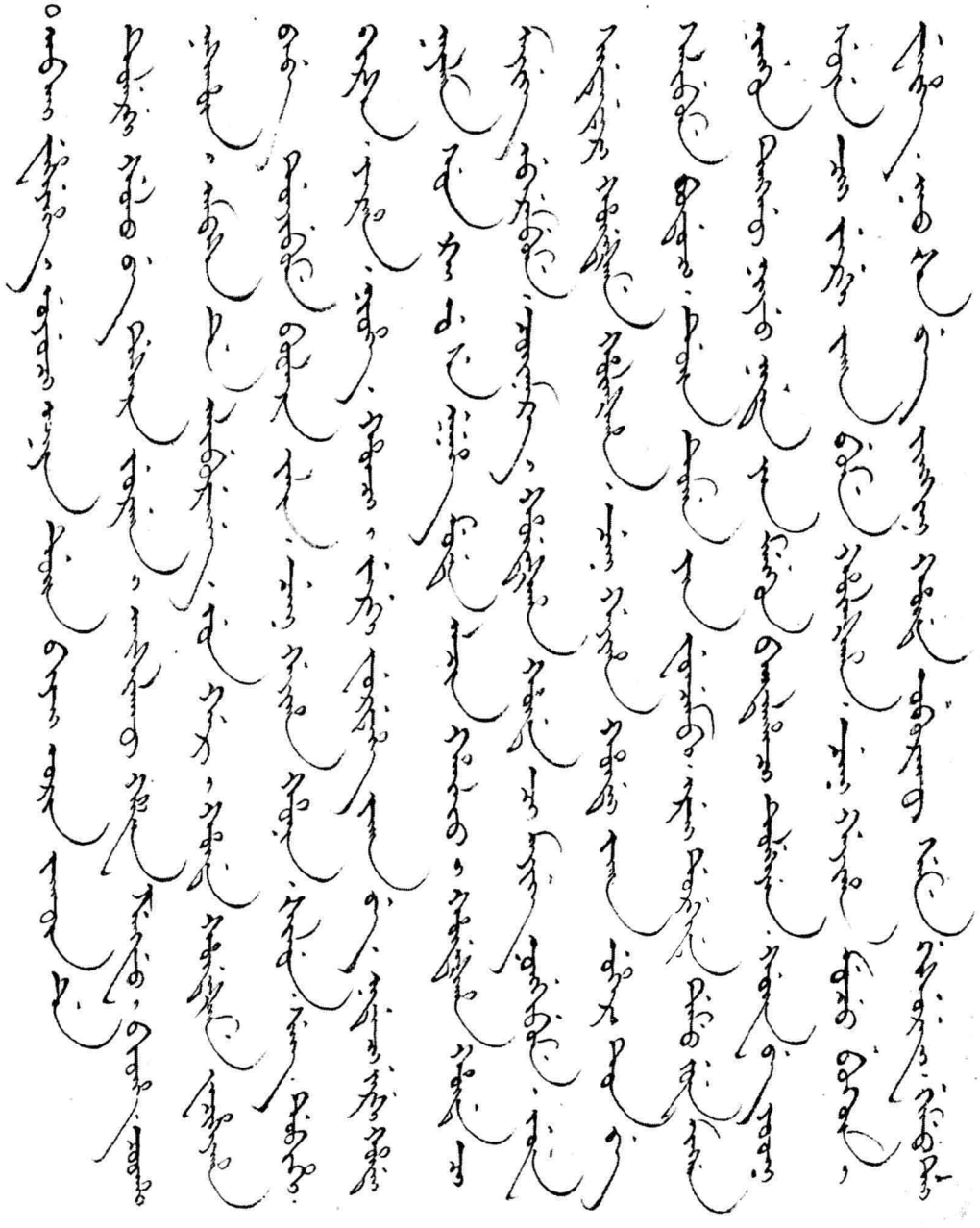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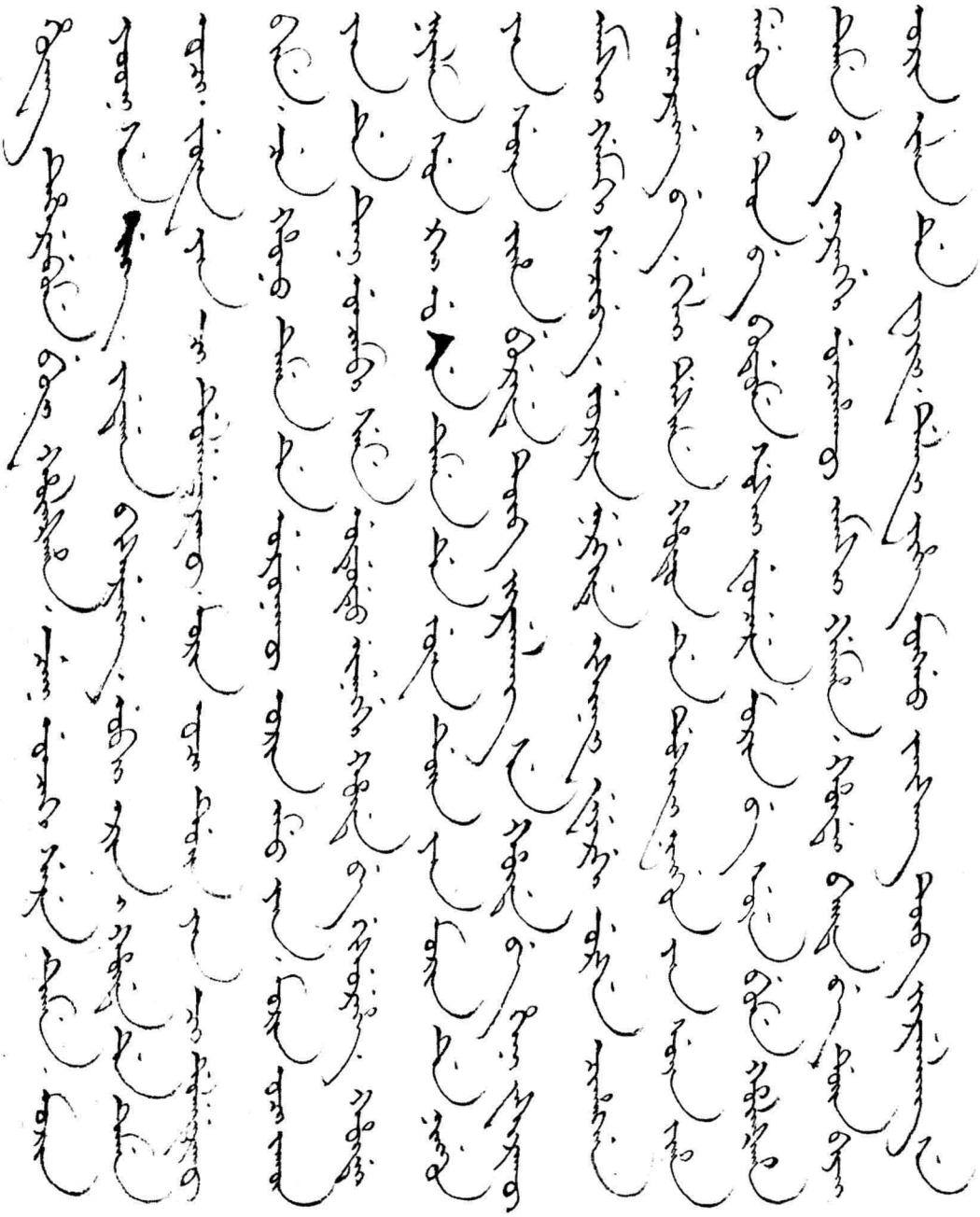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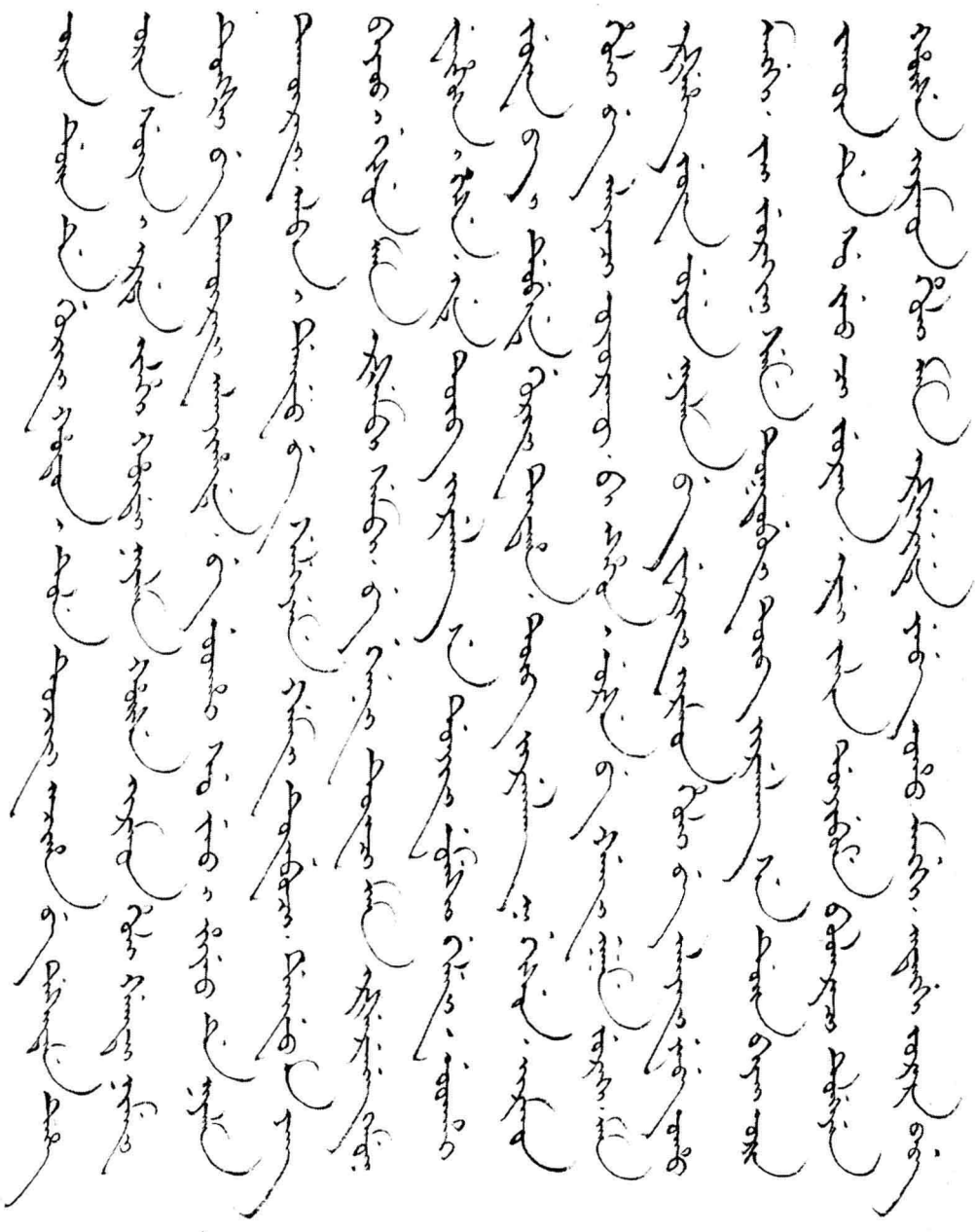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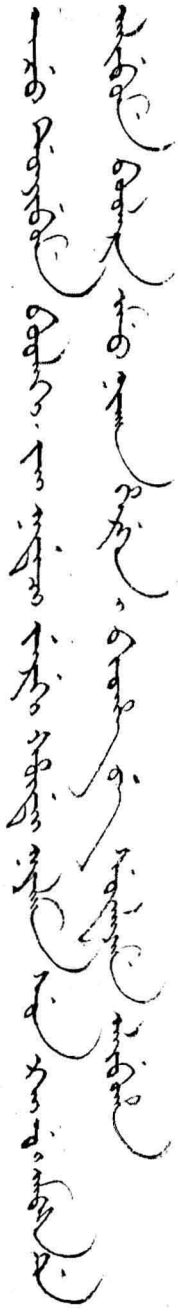


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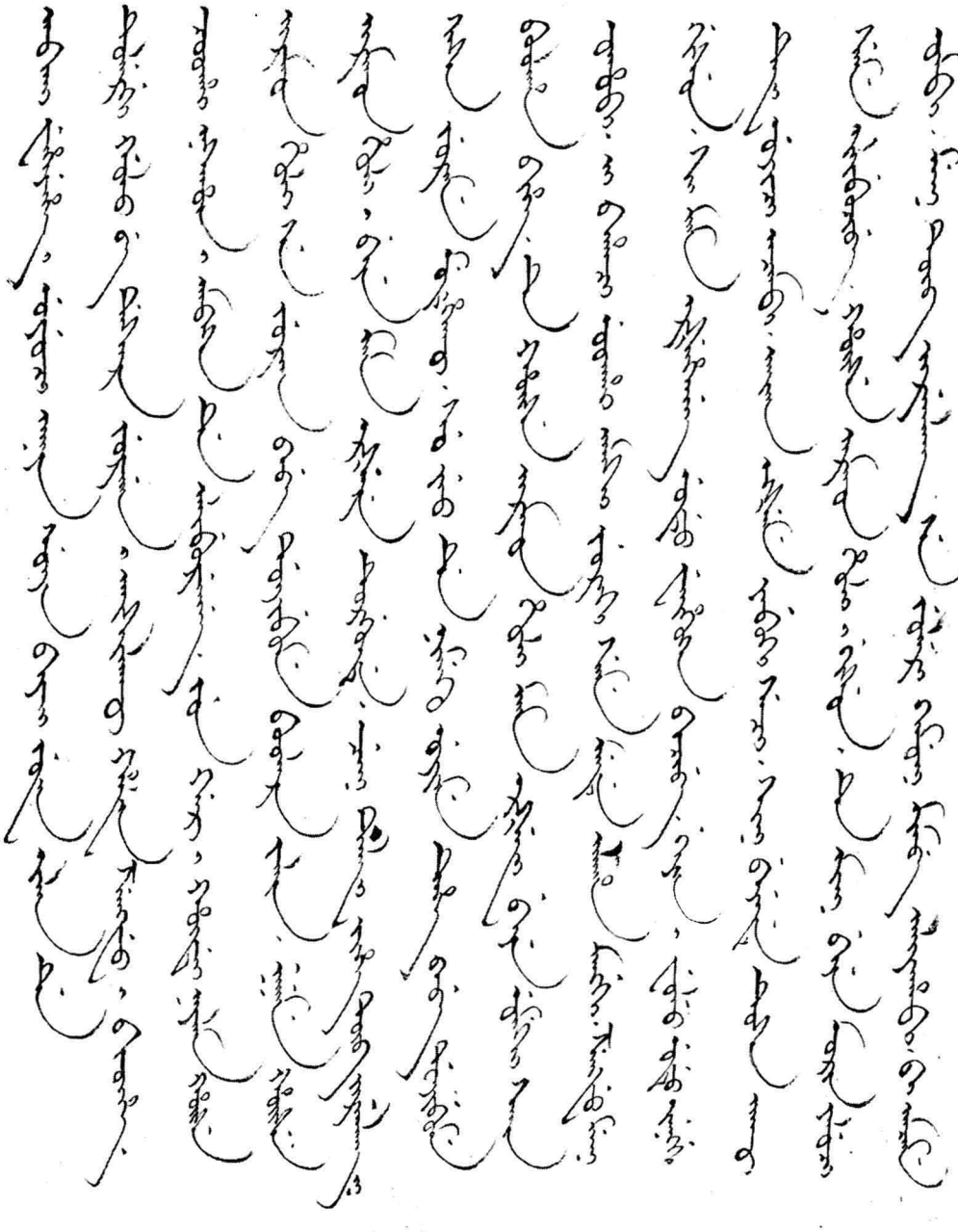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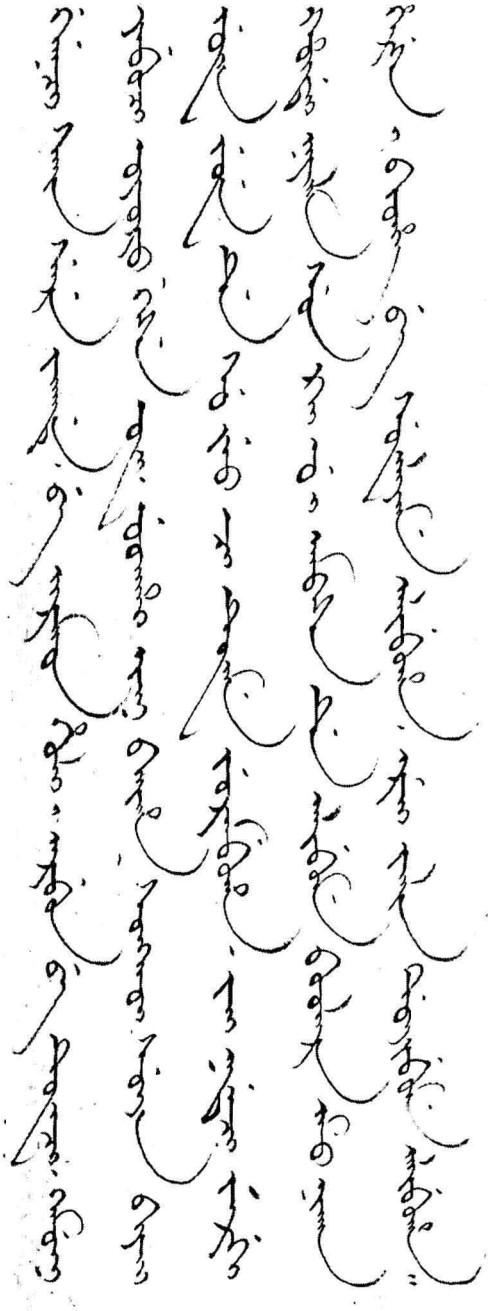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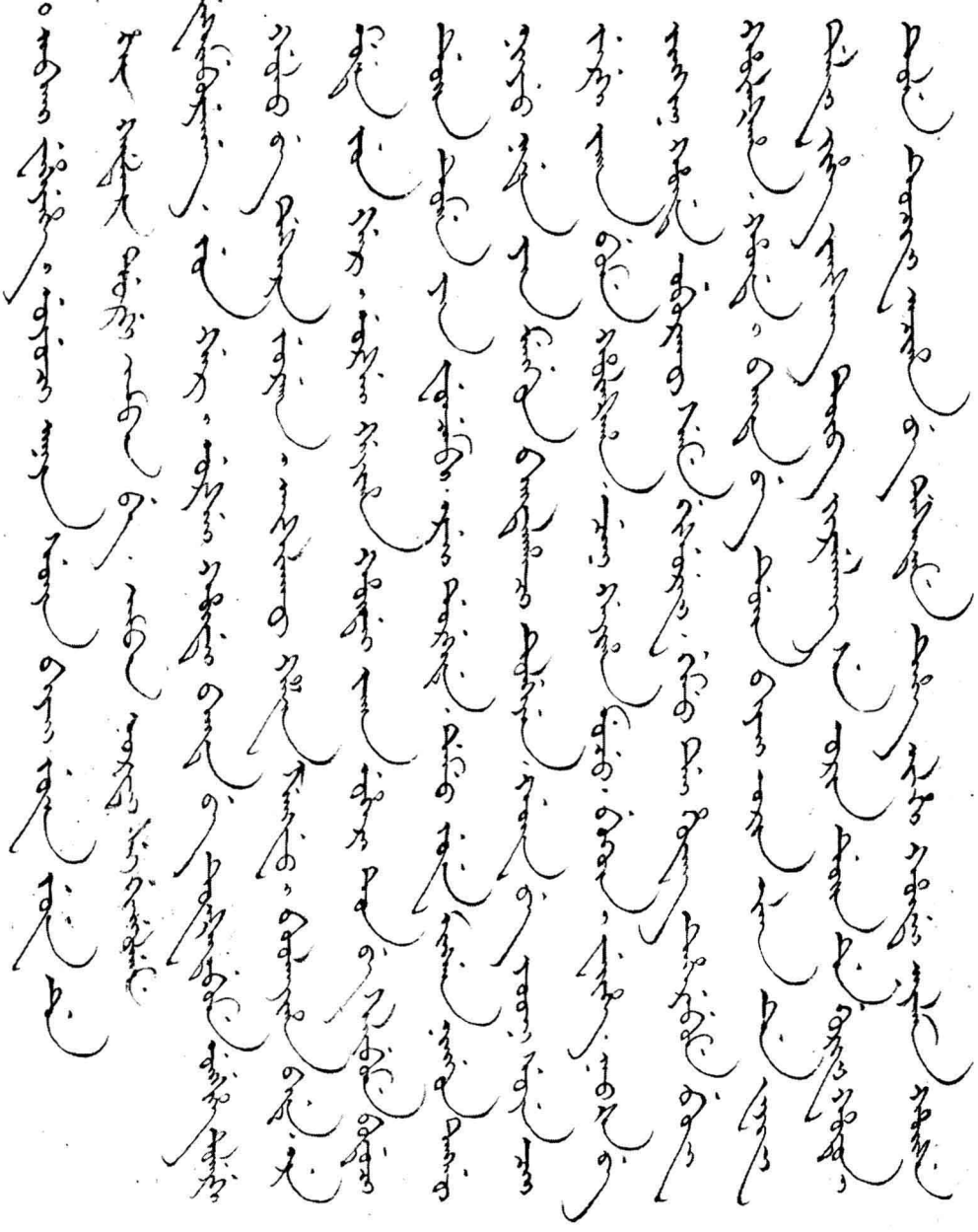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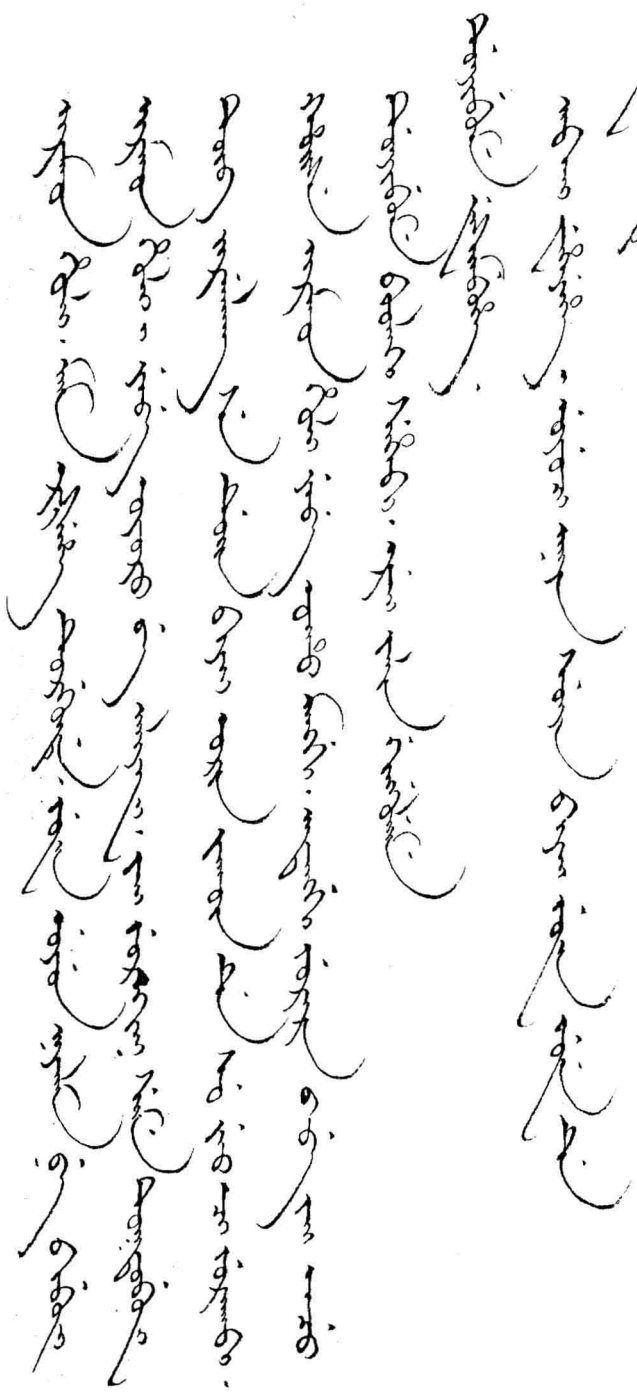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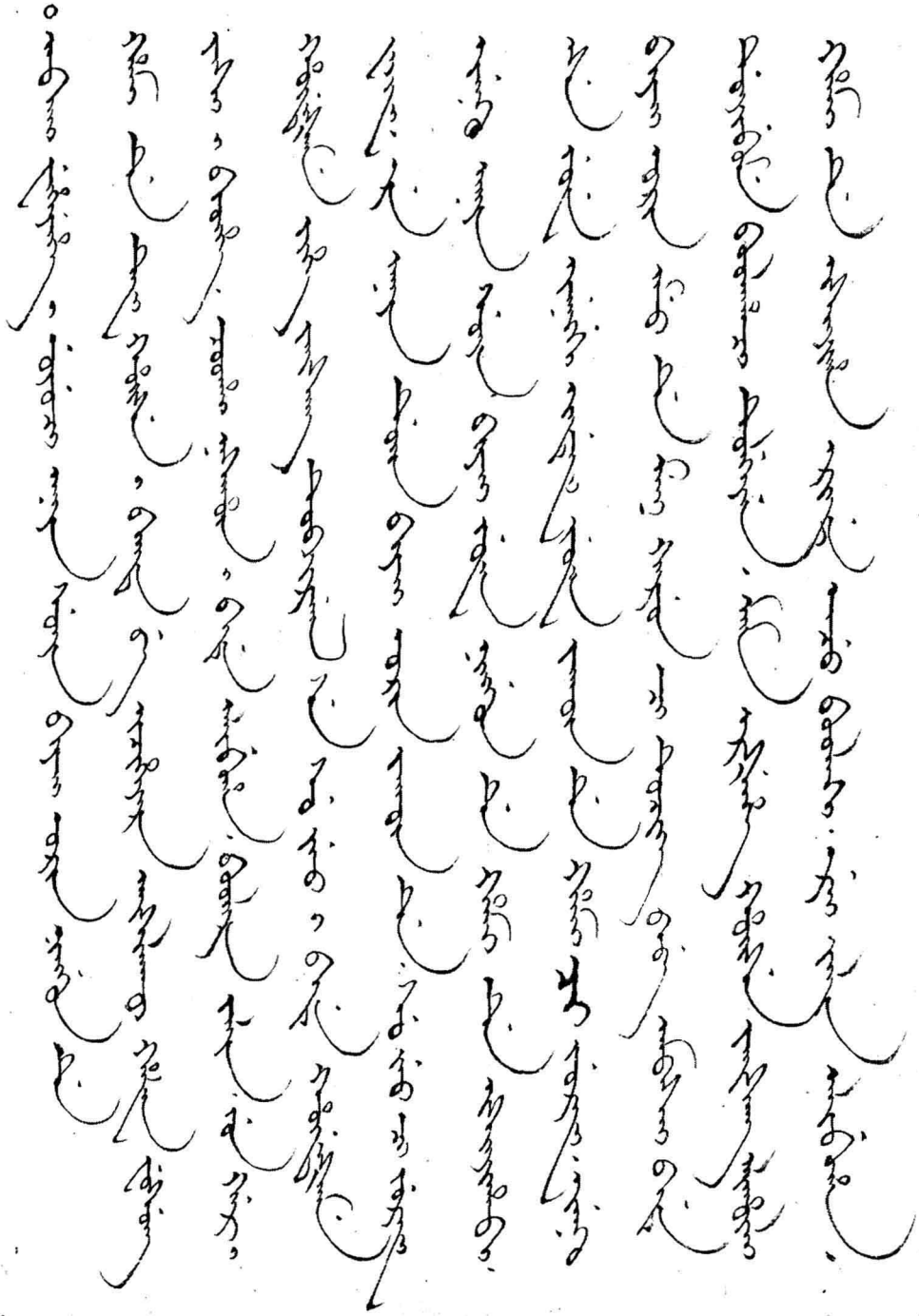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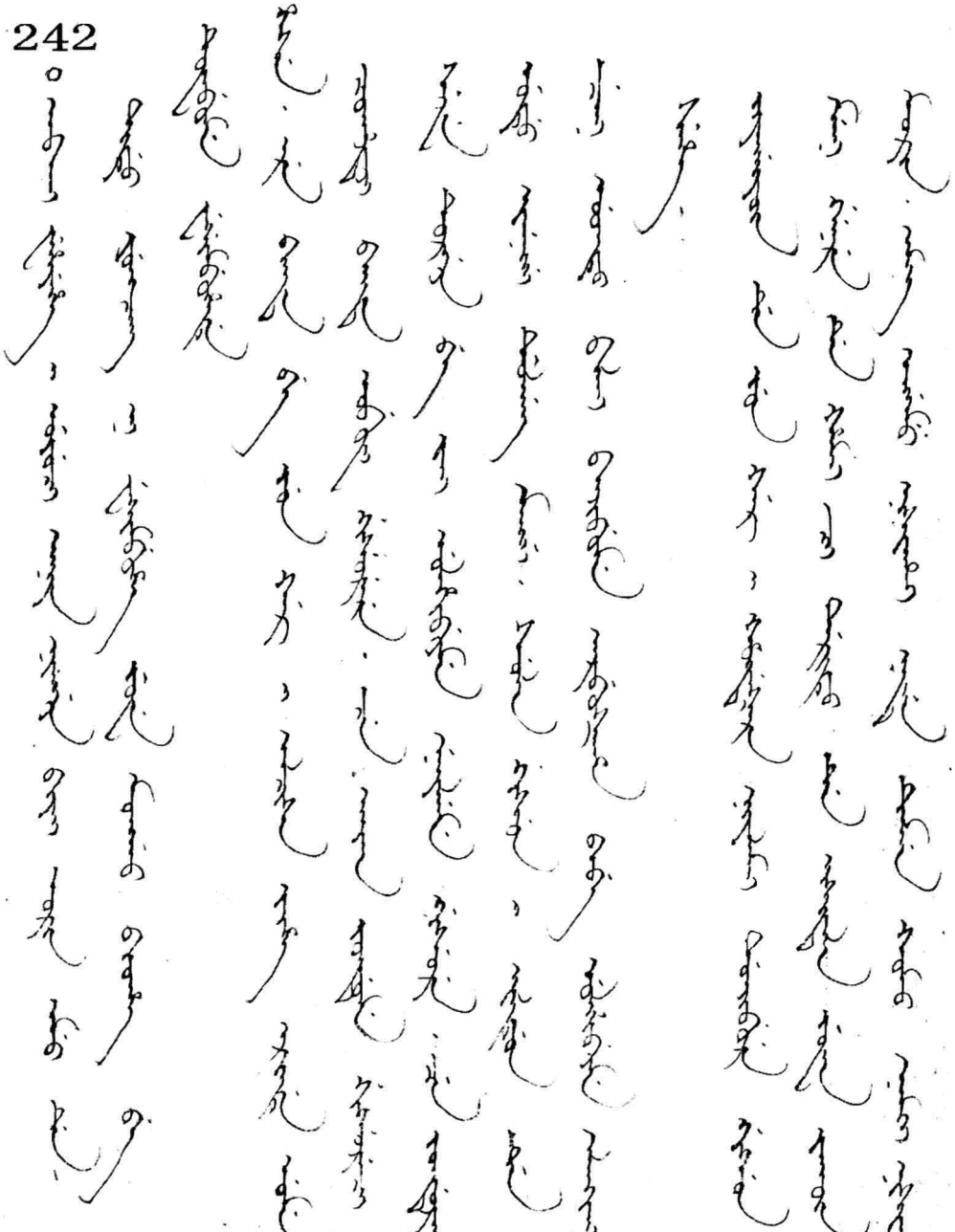
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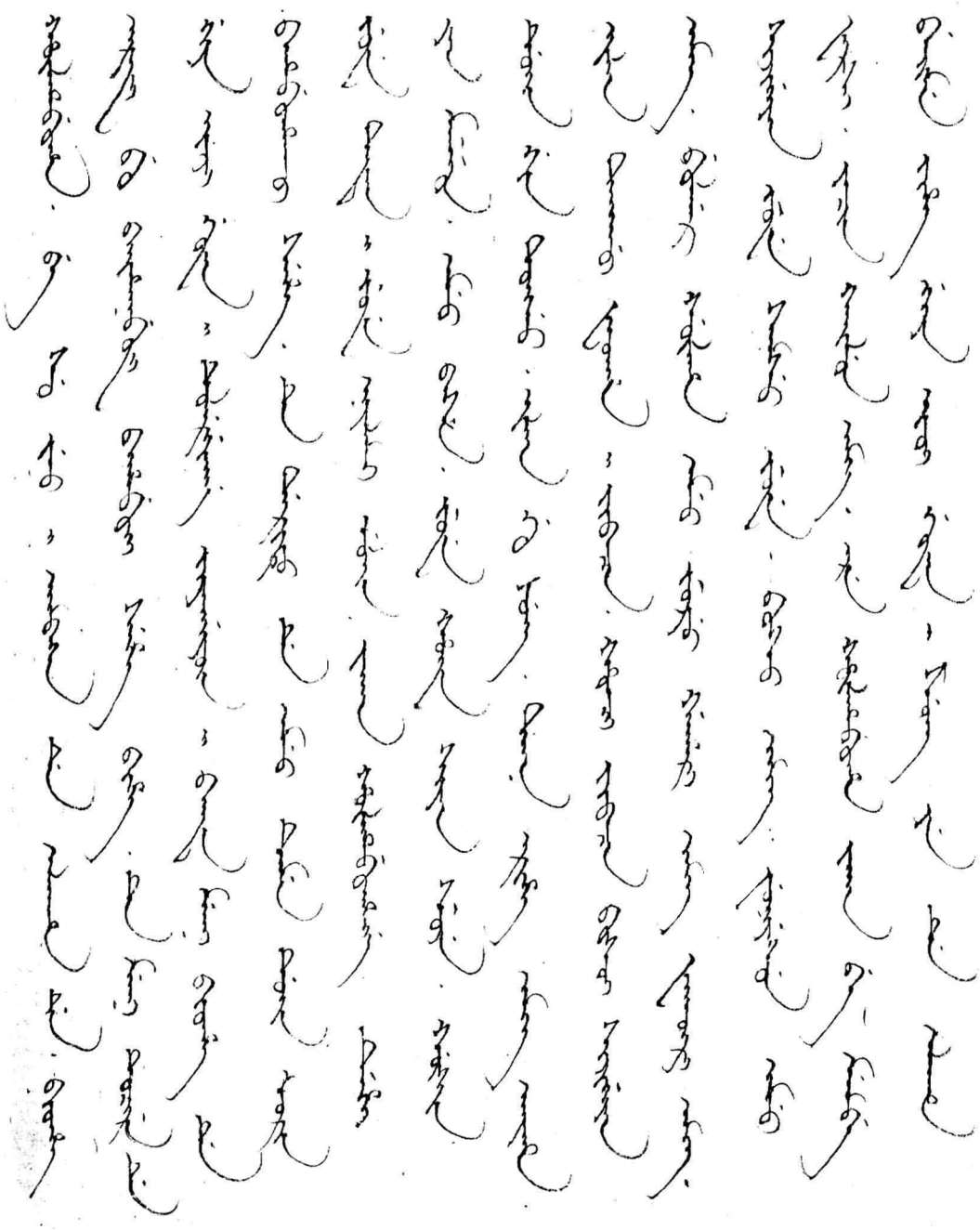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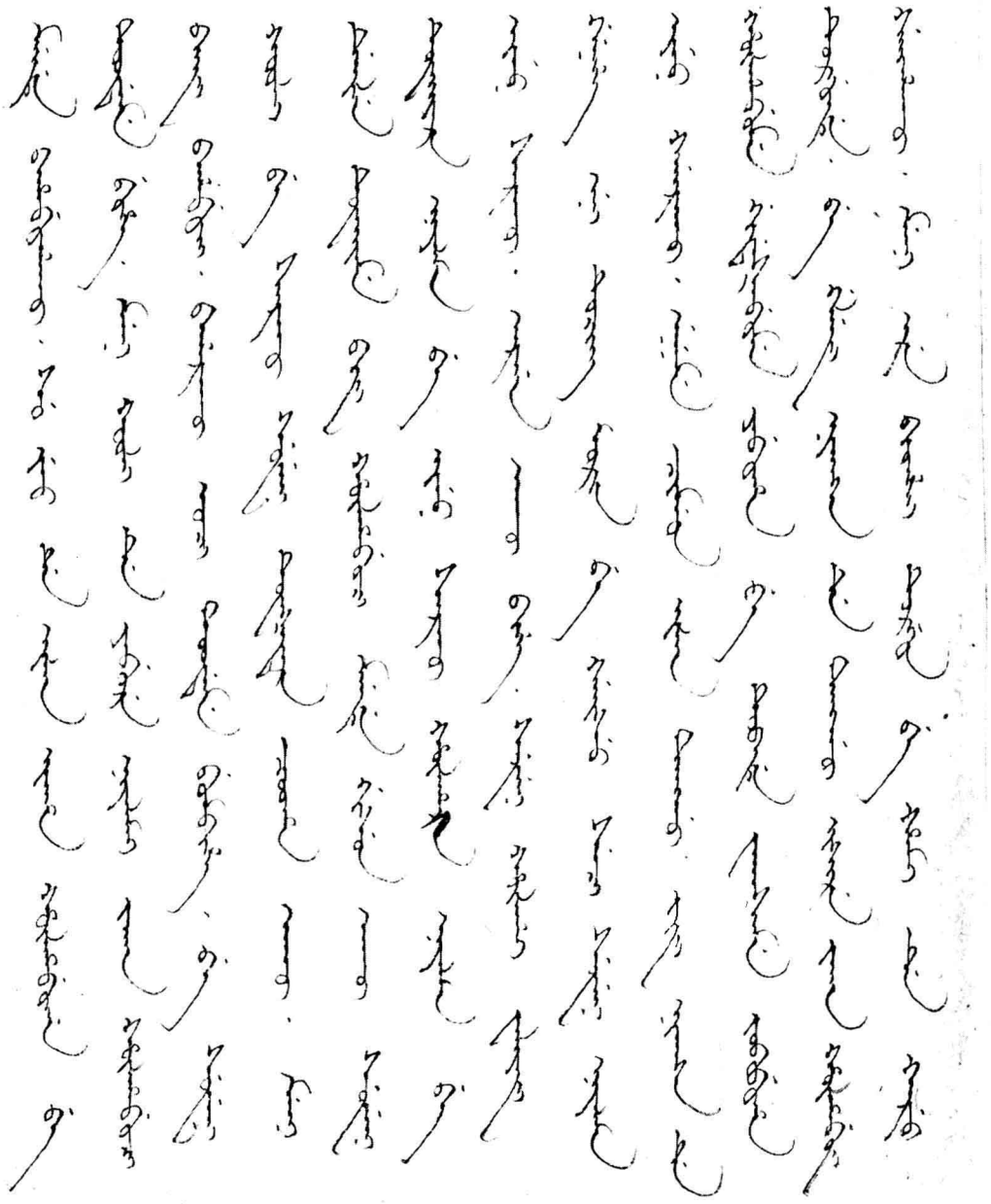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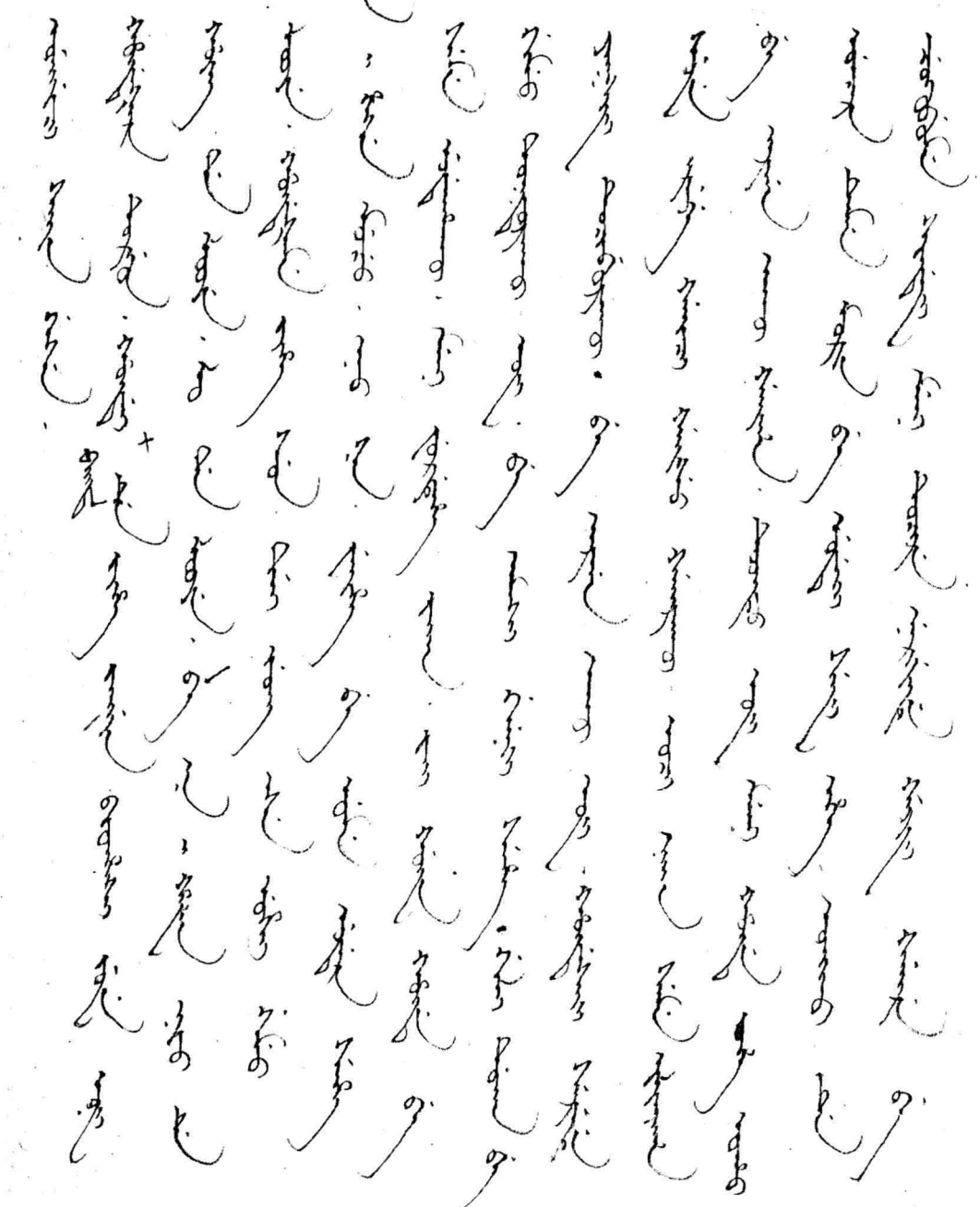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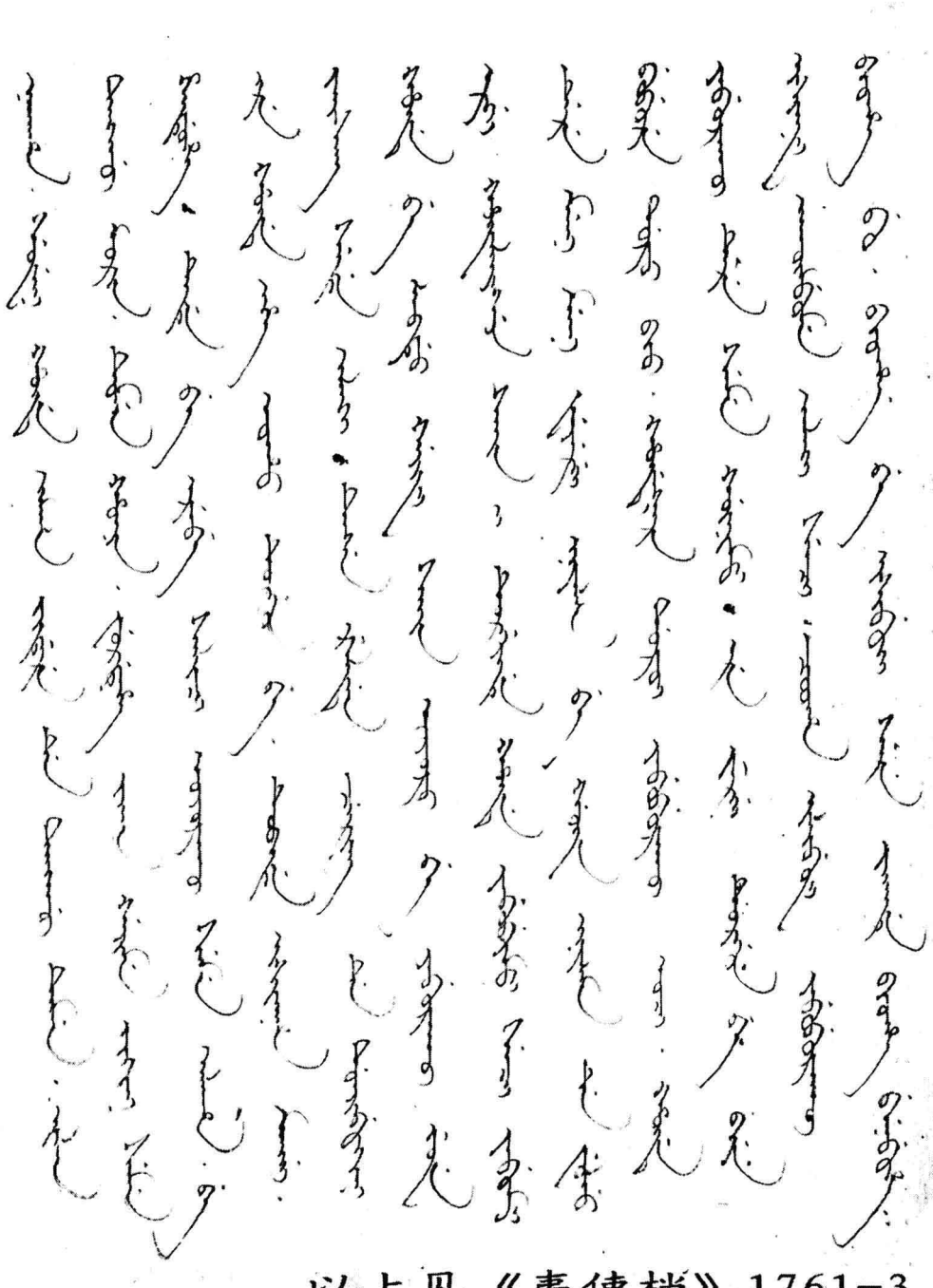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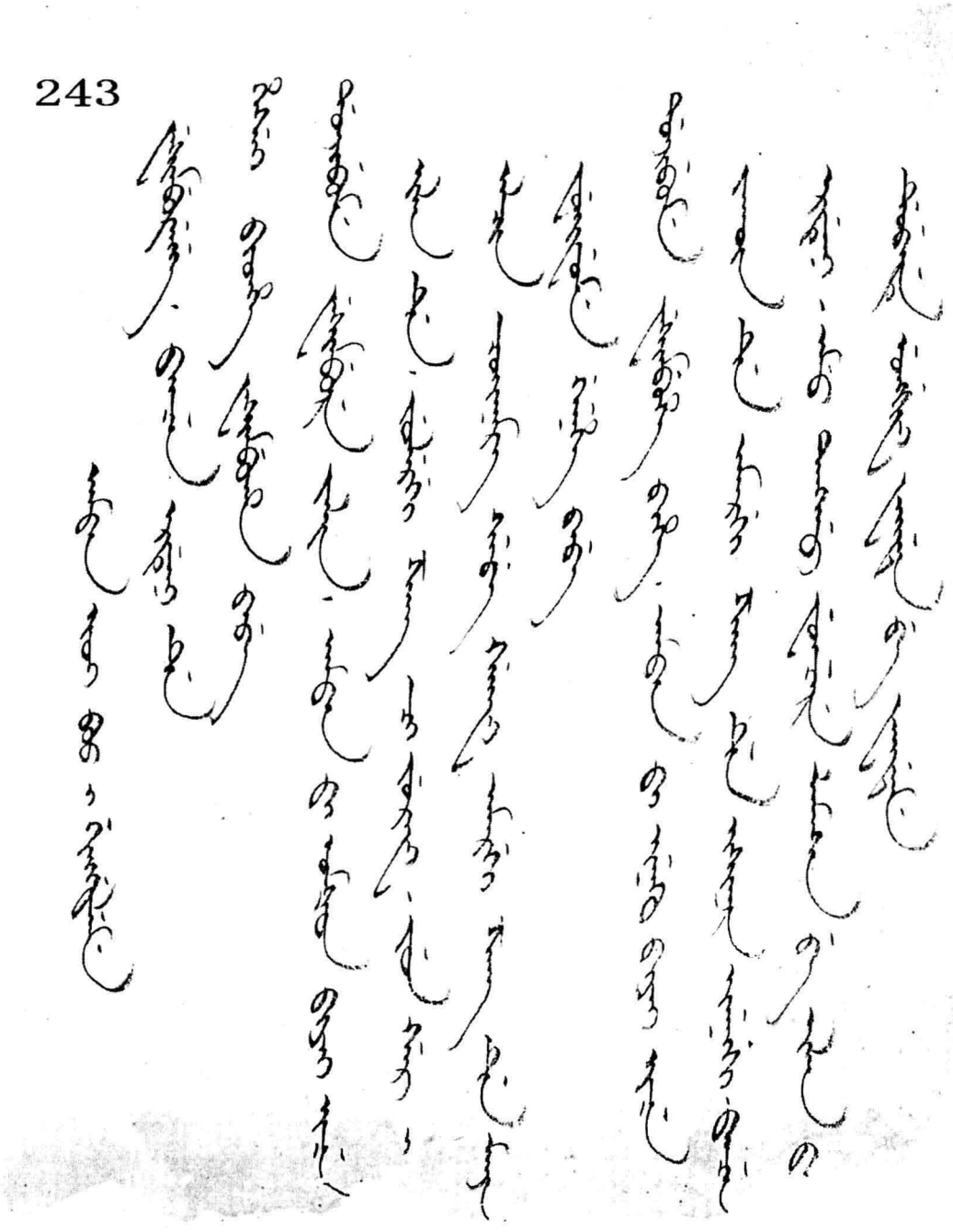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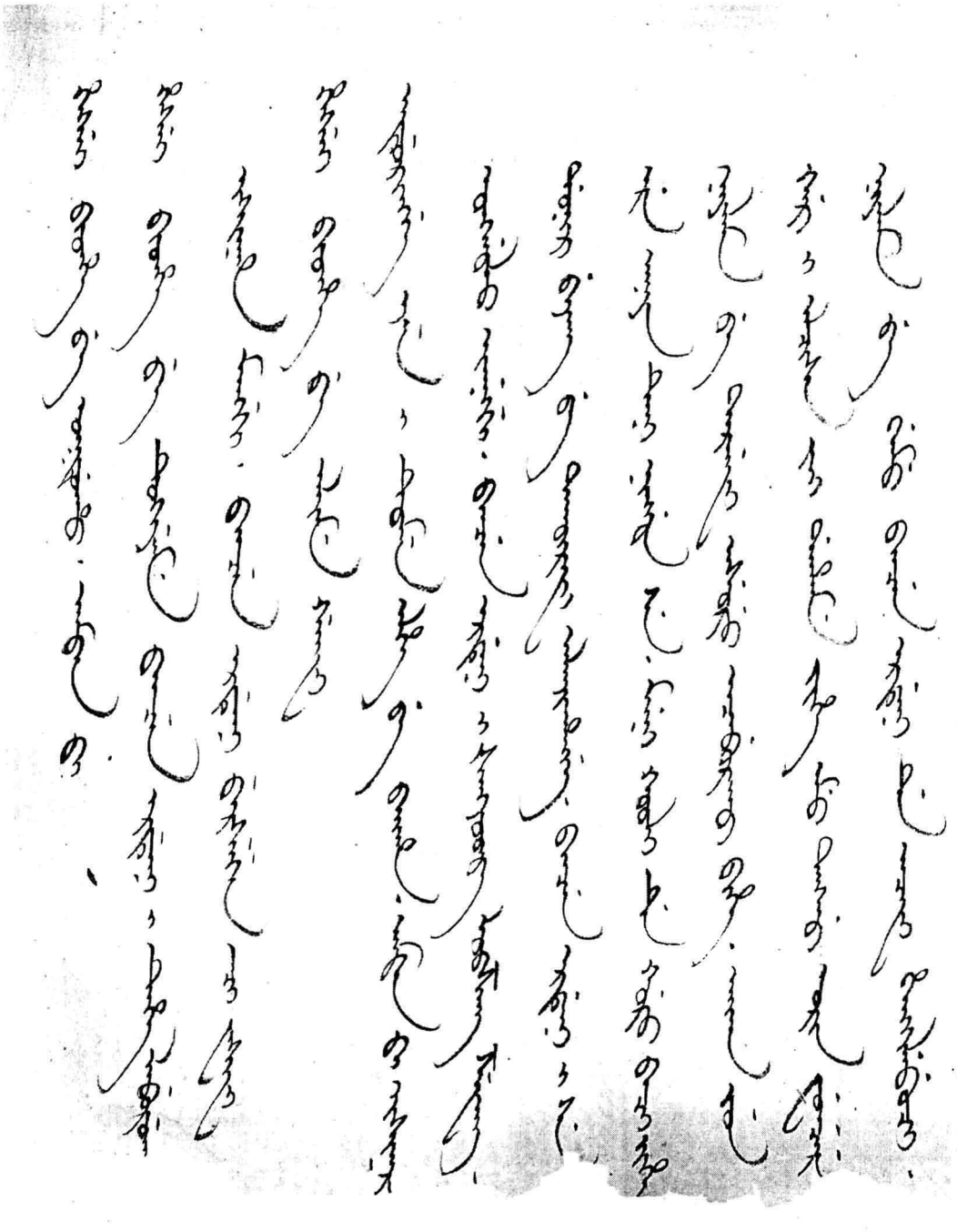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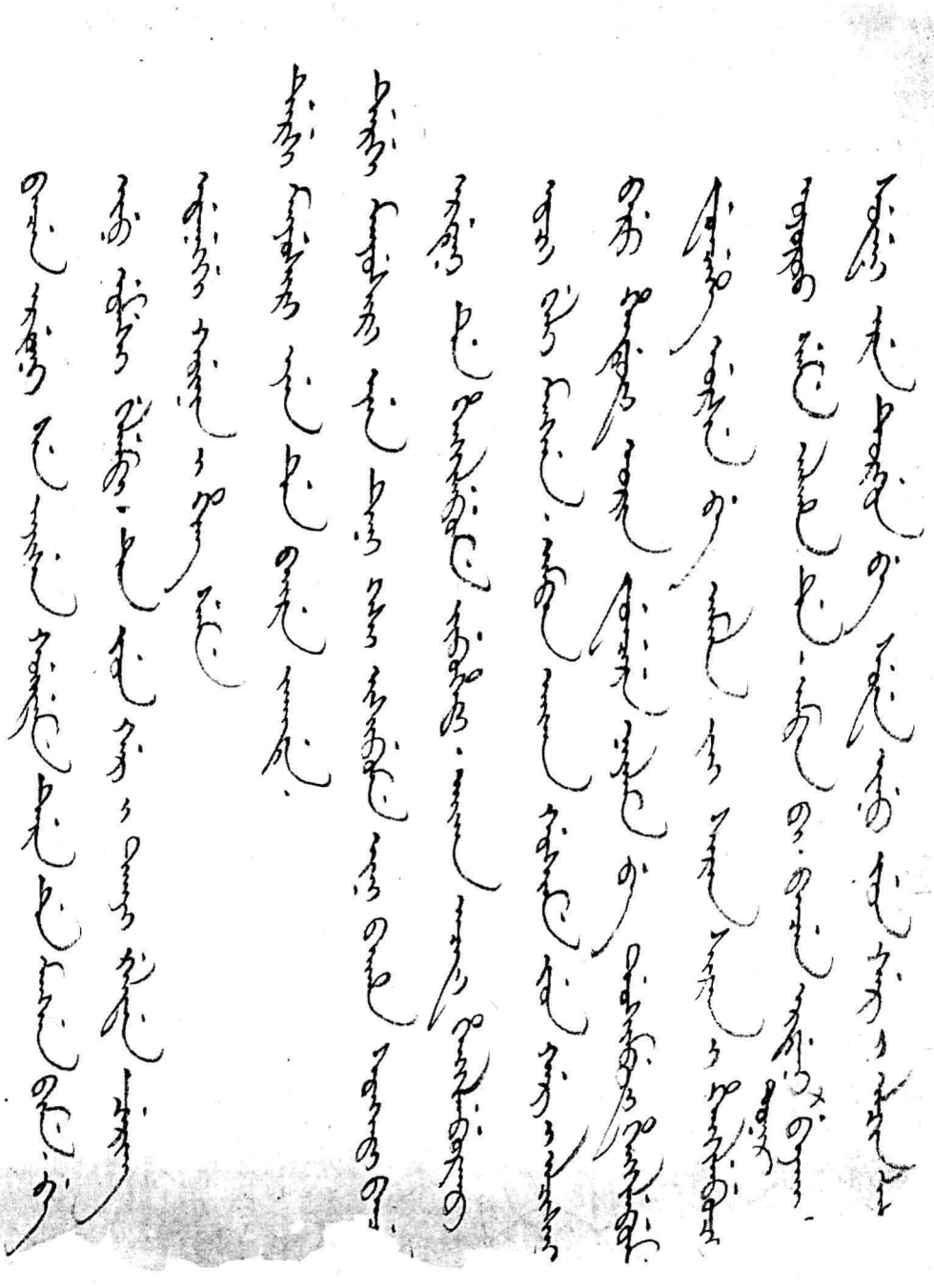
以上见《夷使档》17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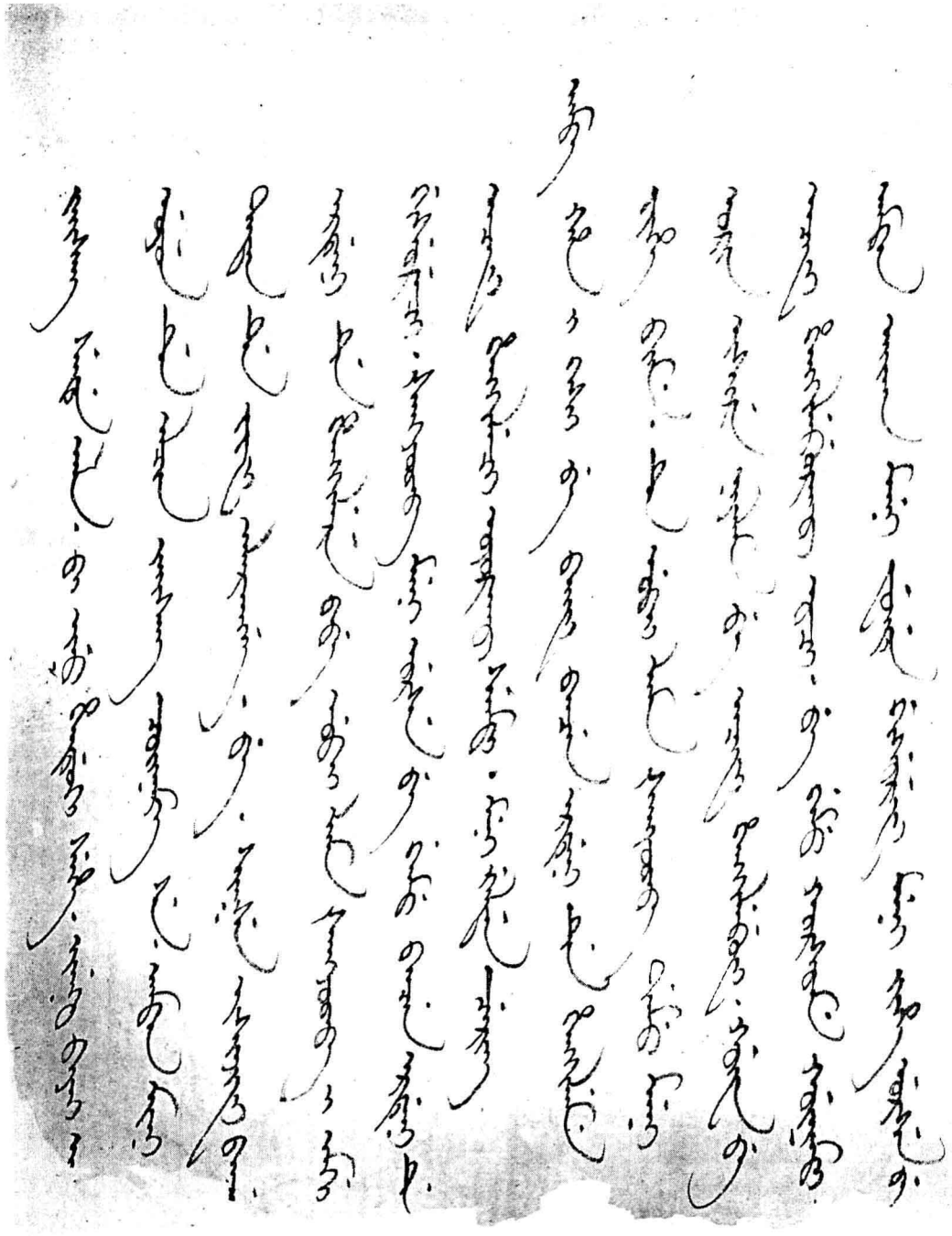

夷使檔
乾隆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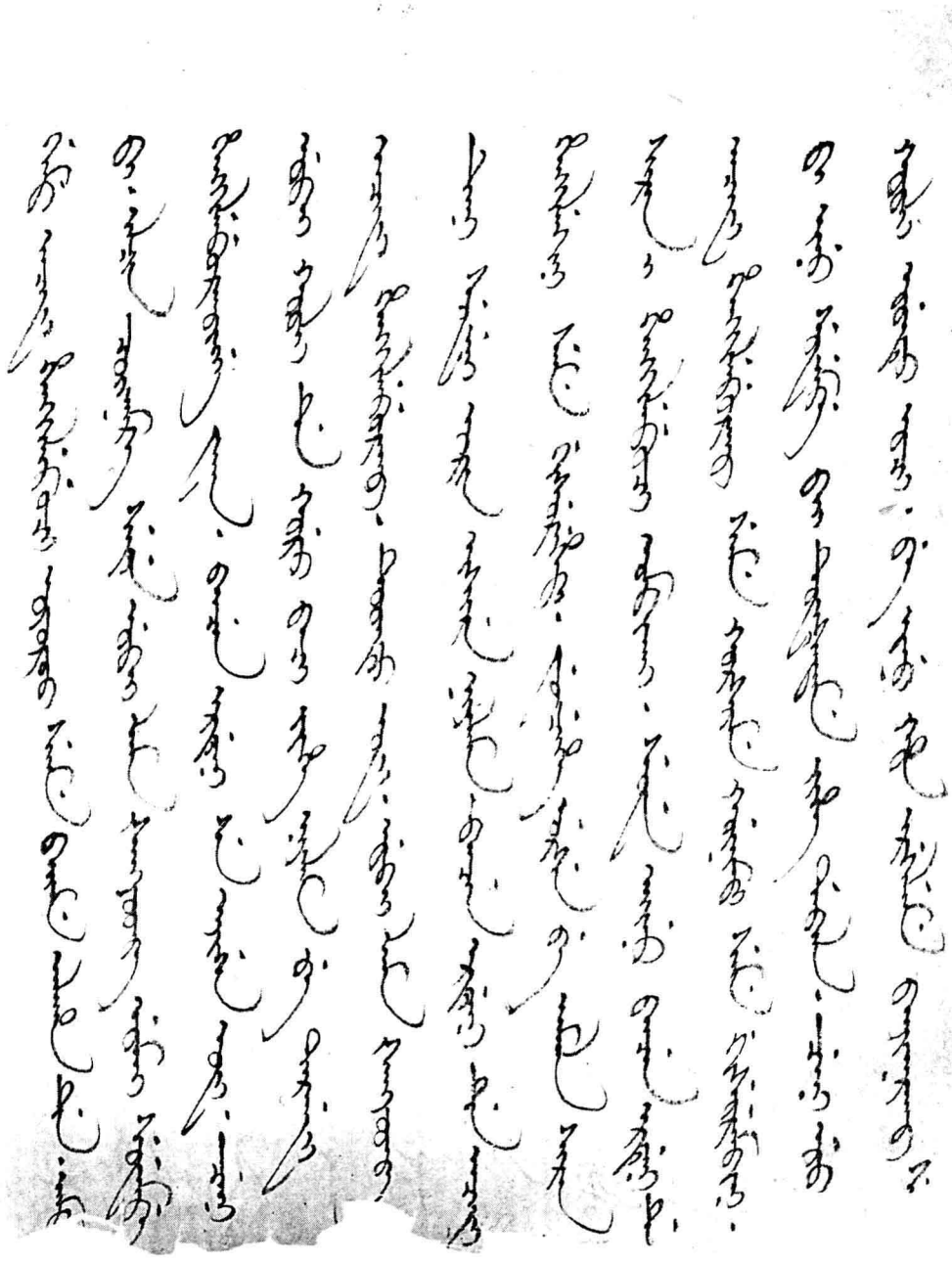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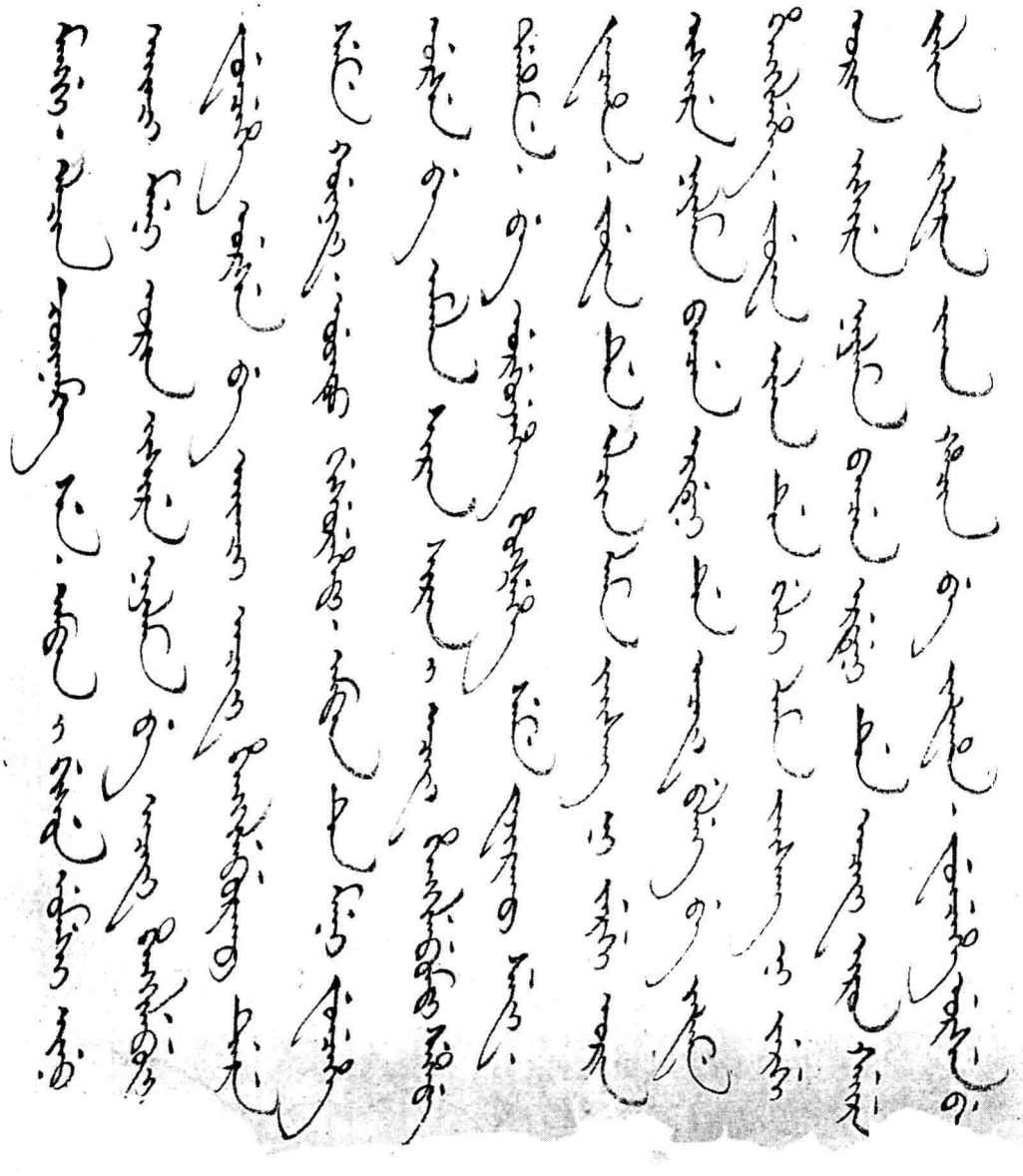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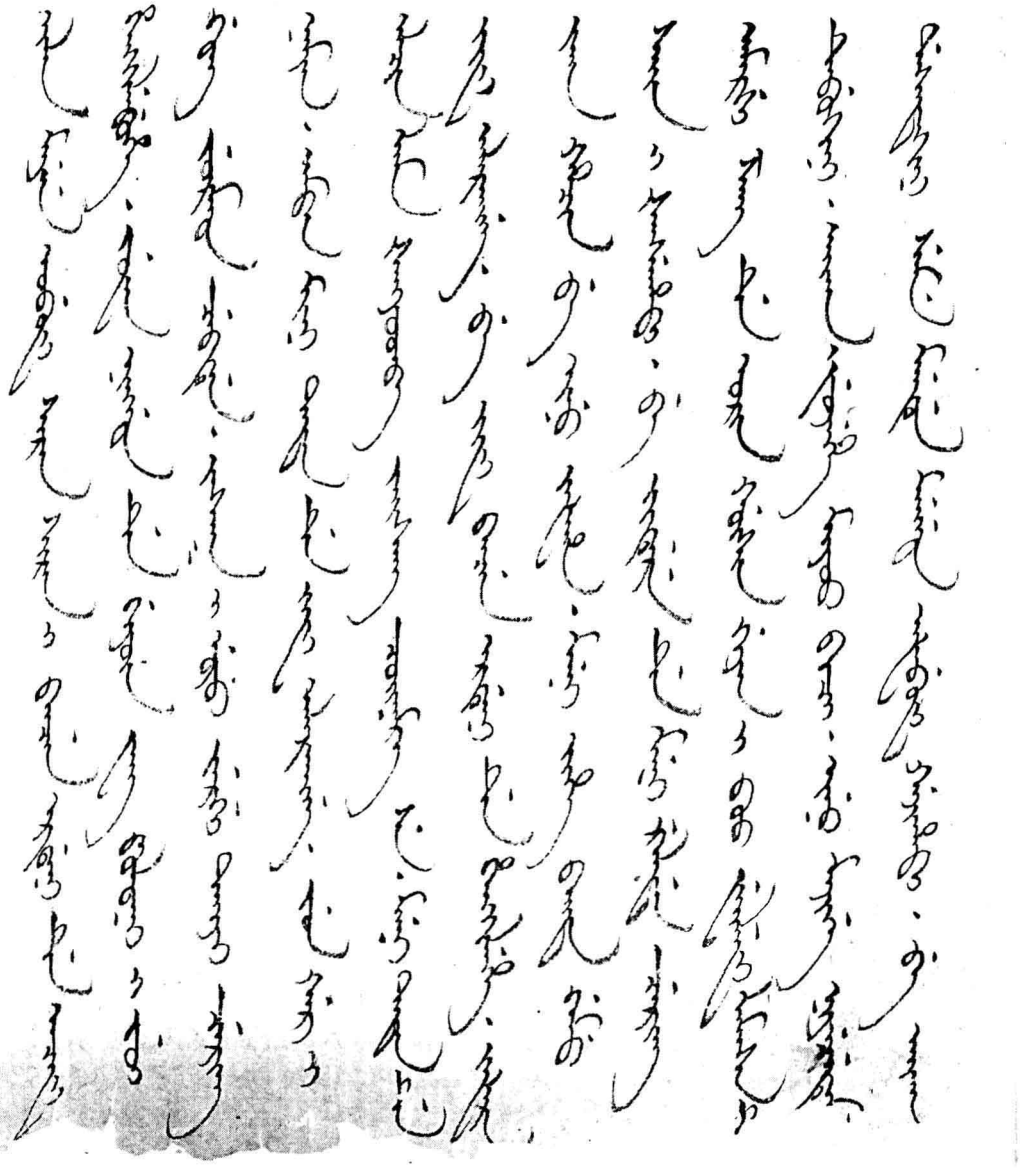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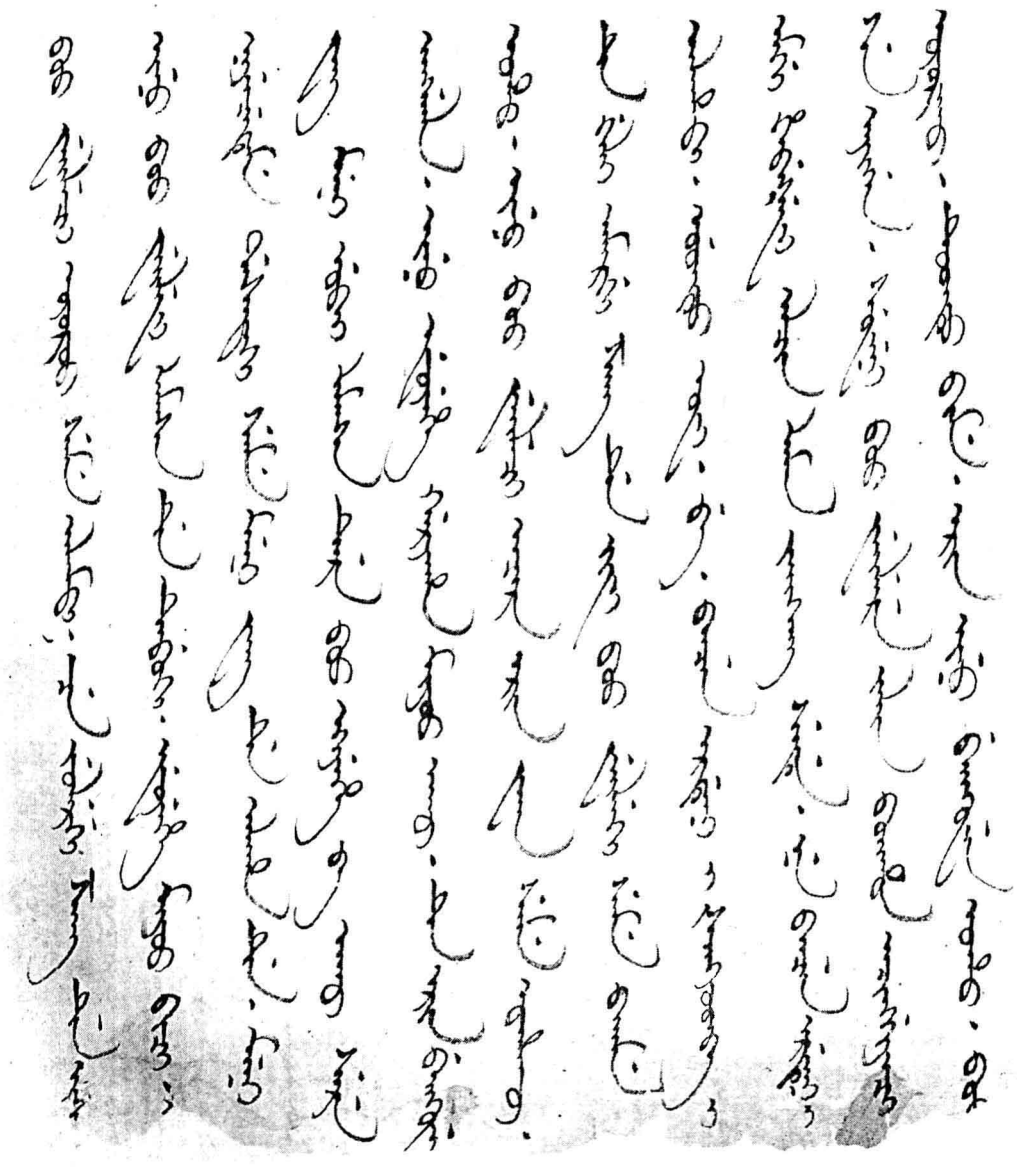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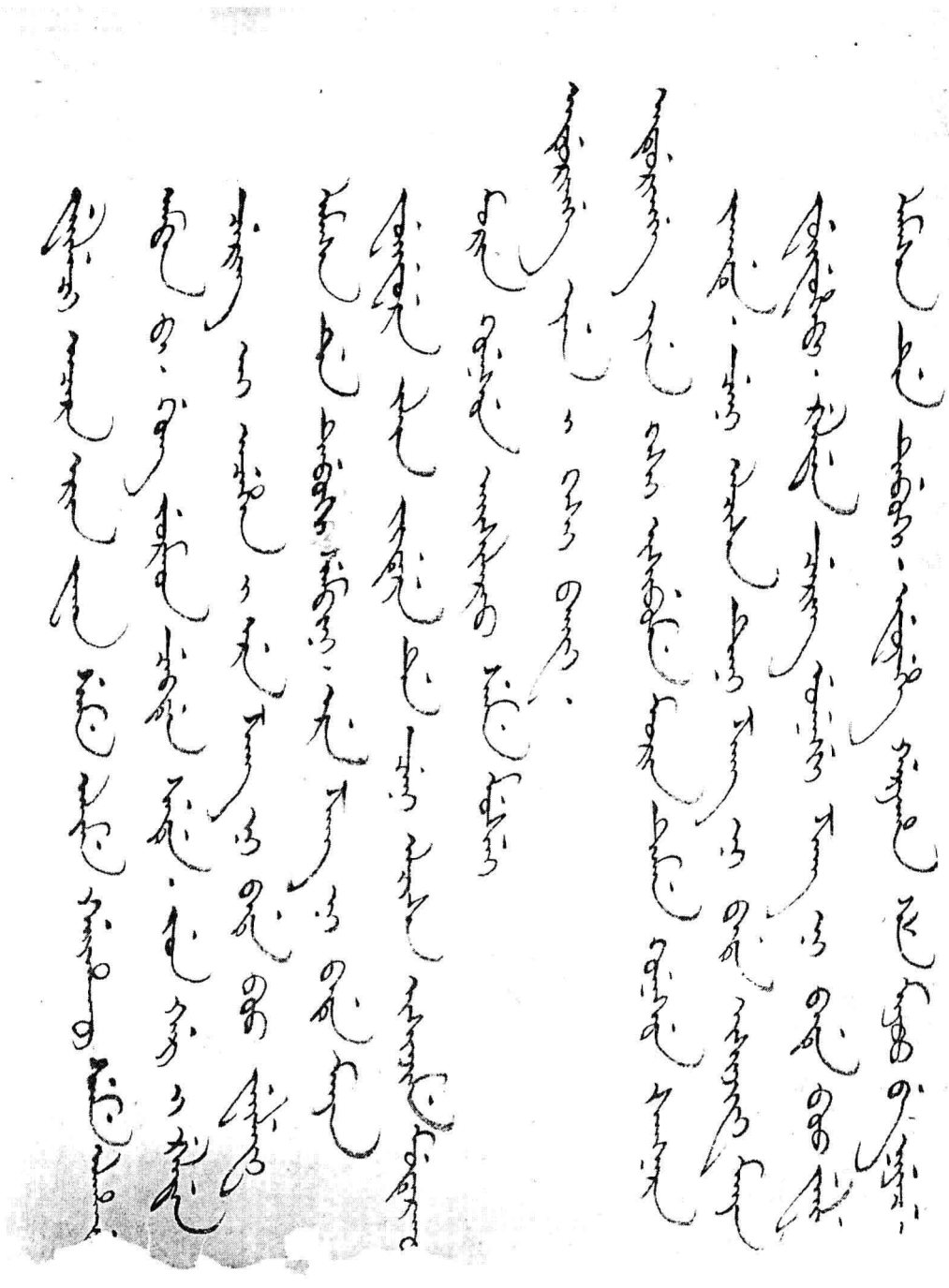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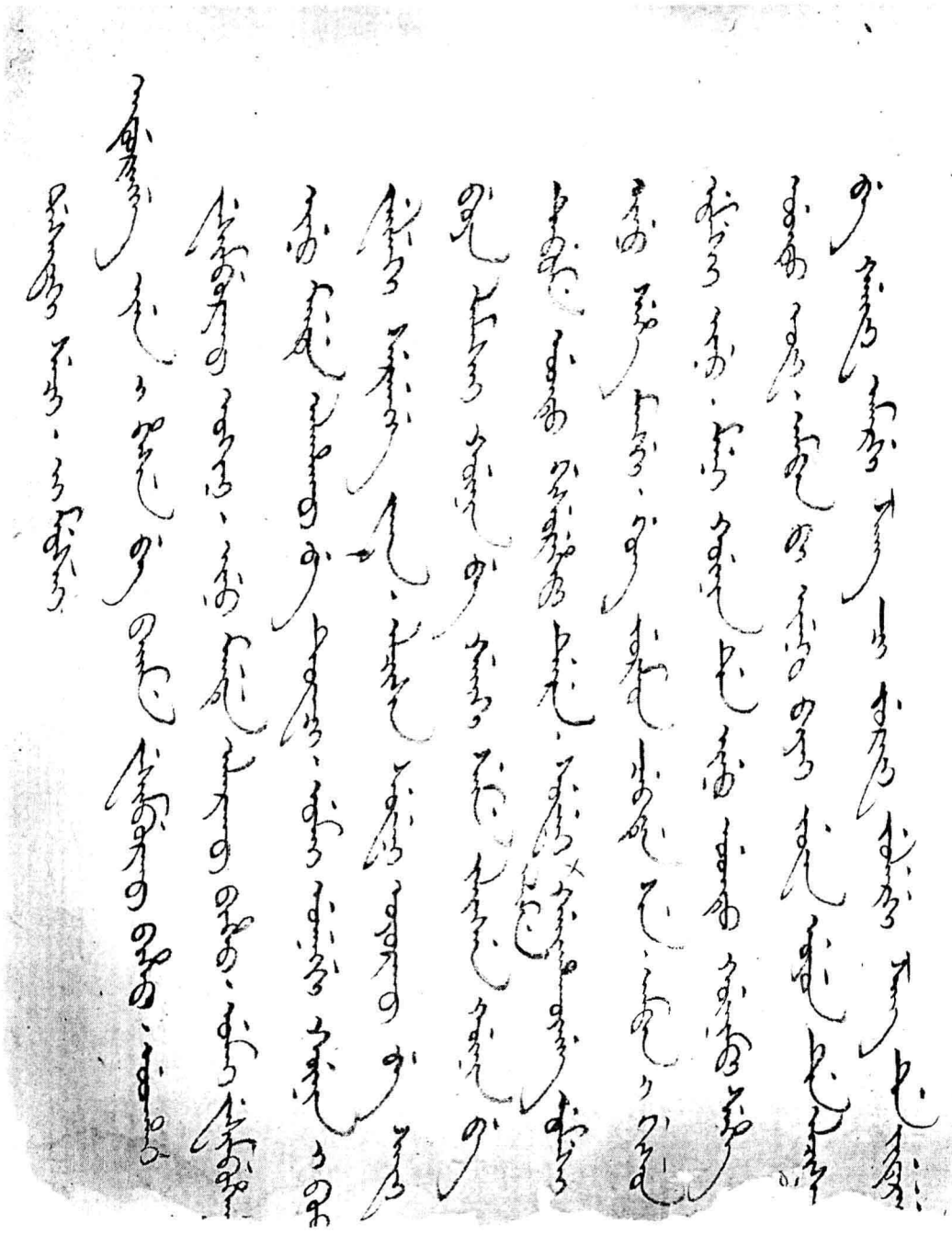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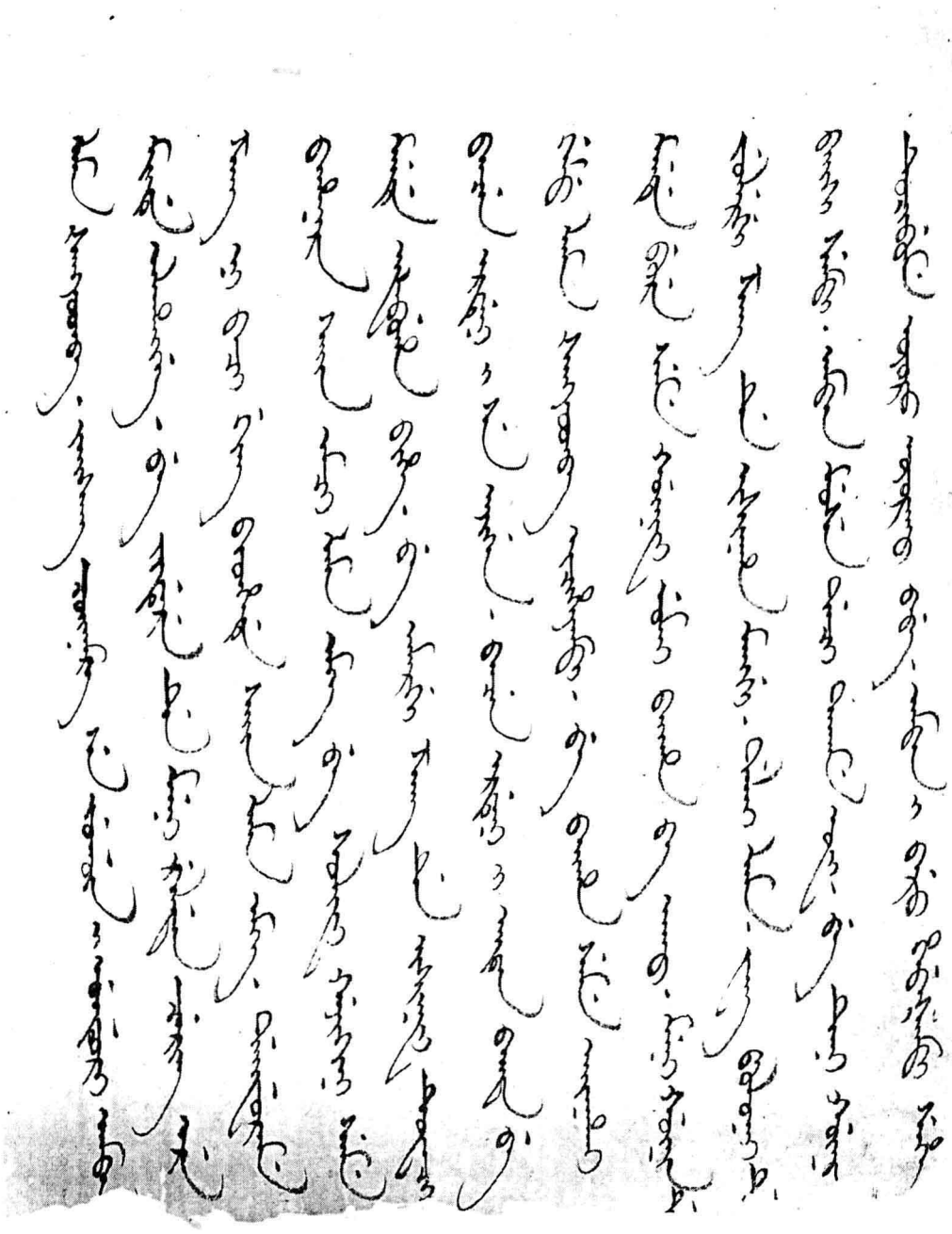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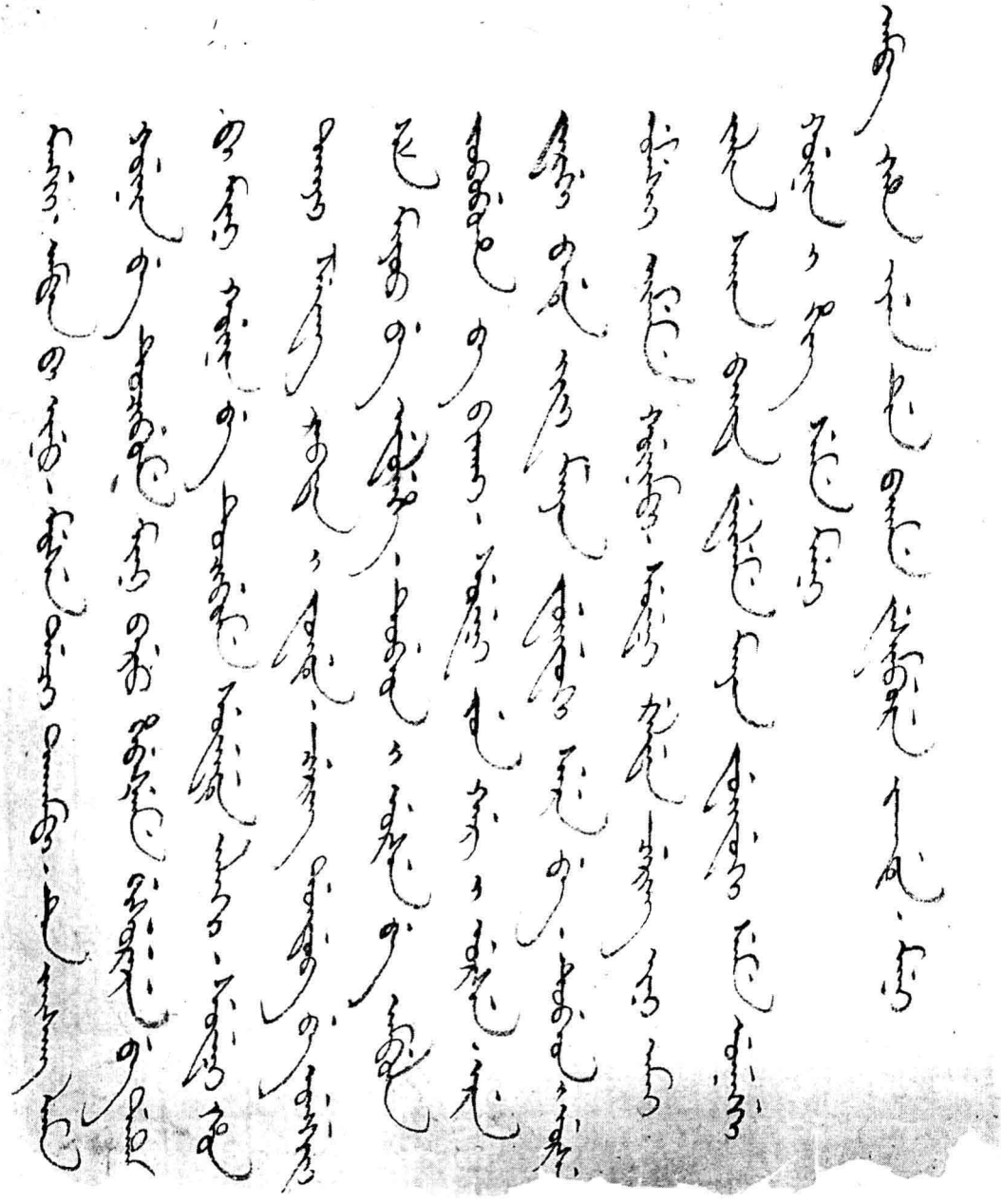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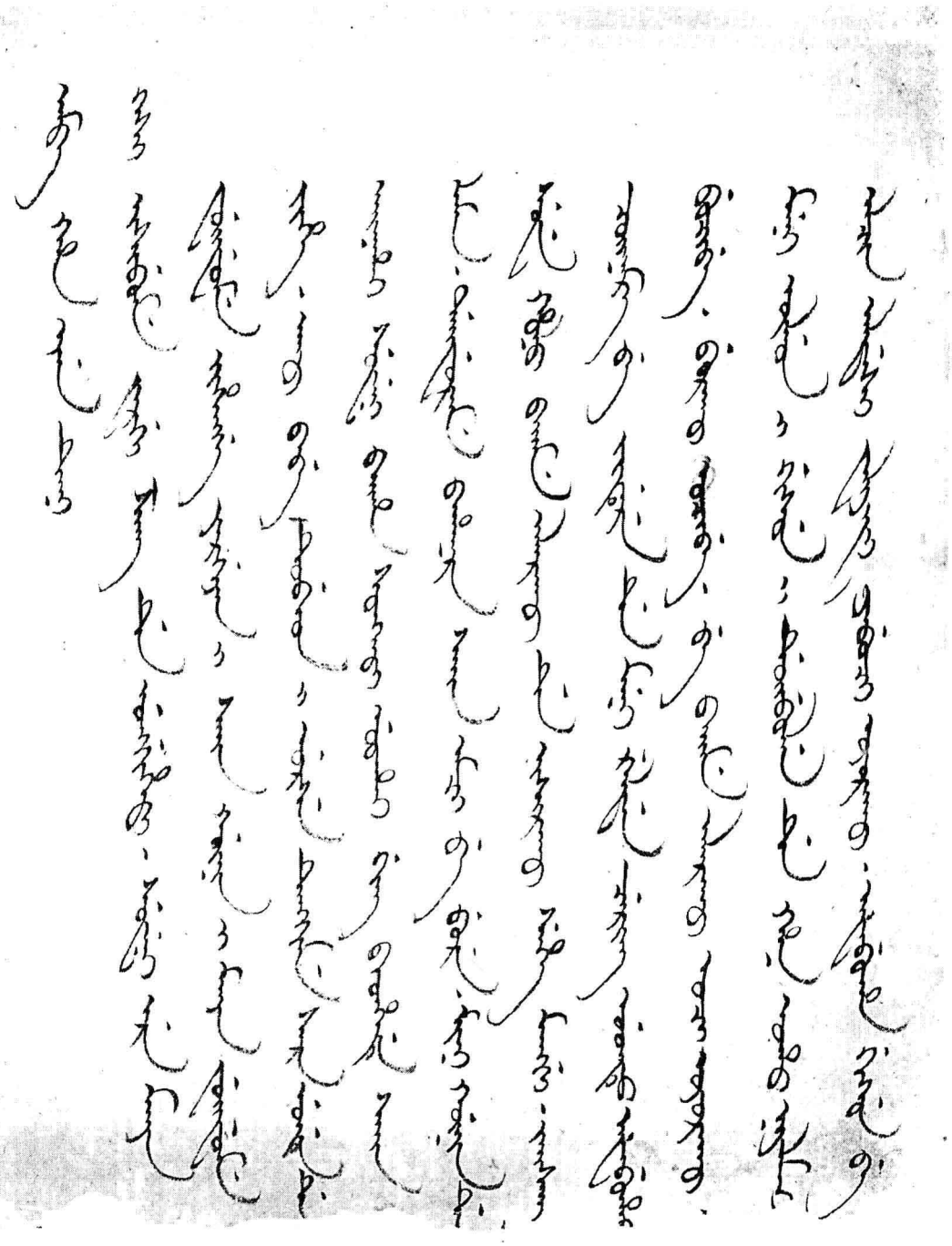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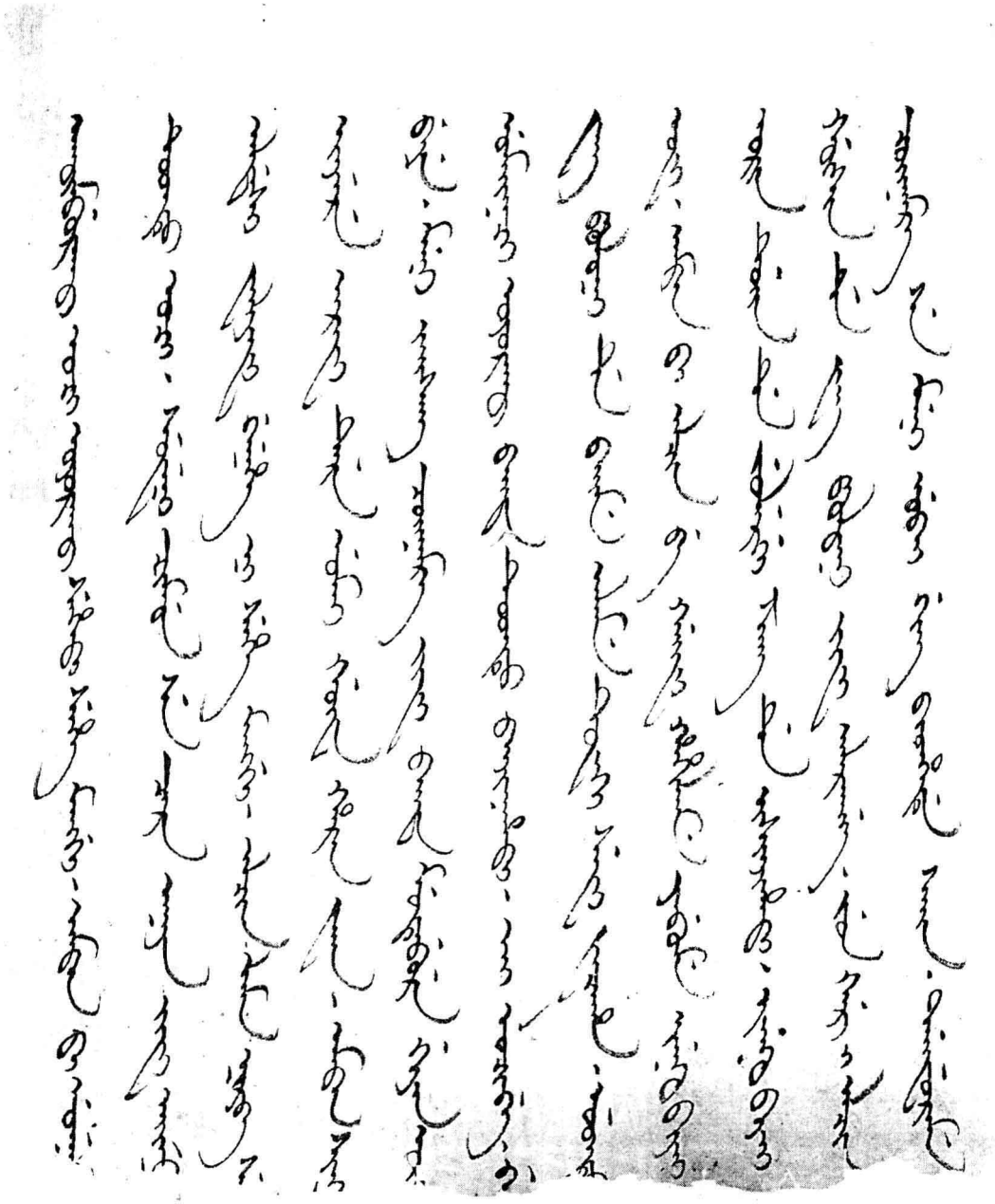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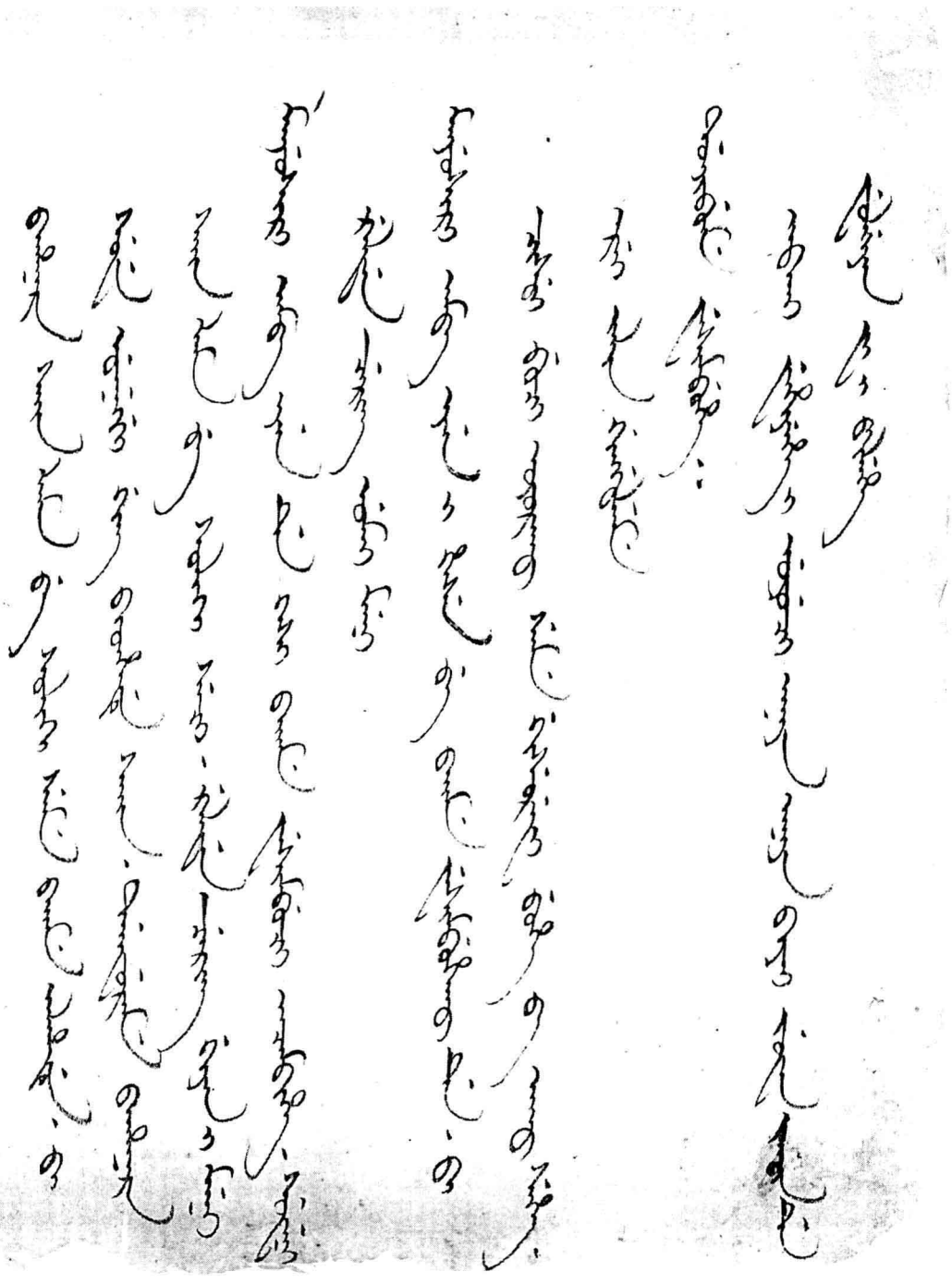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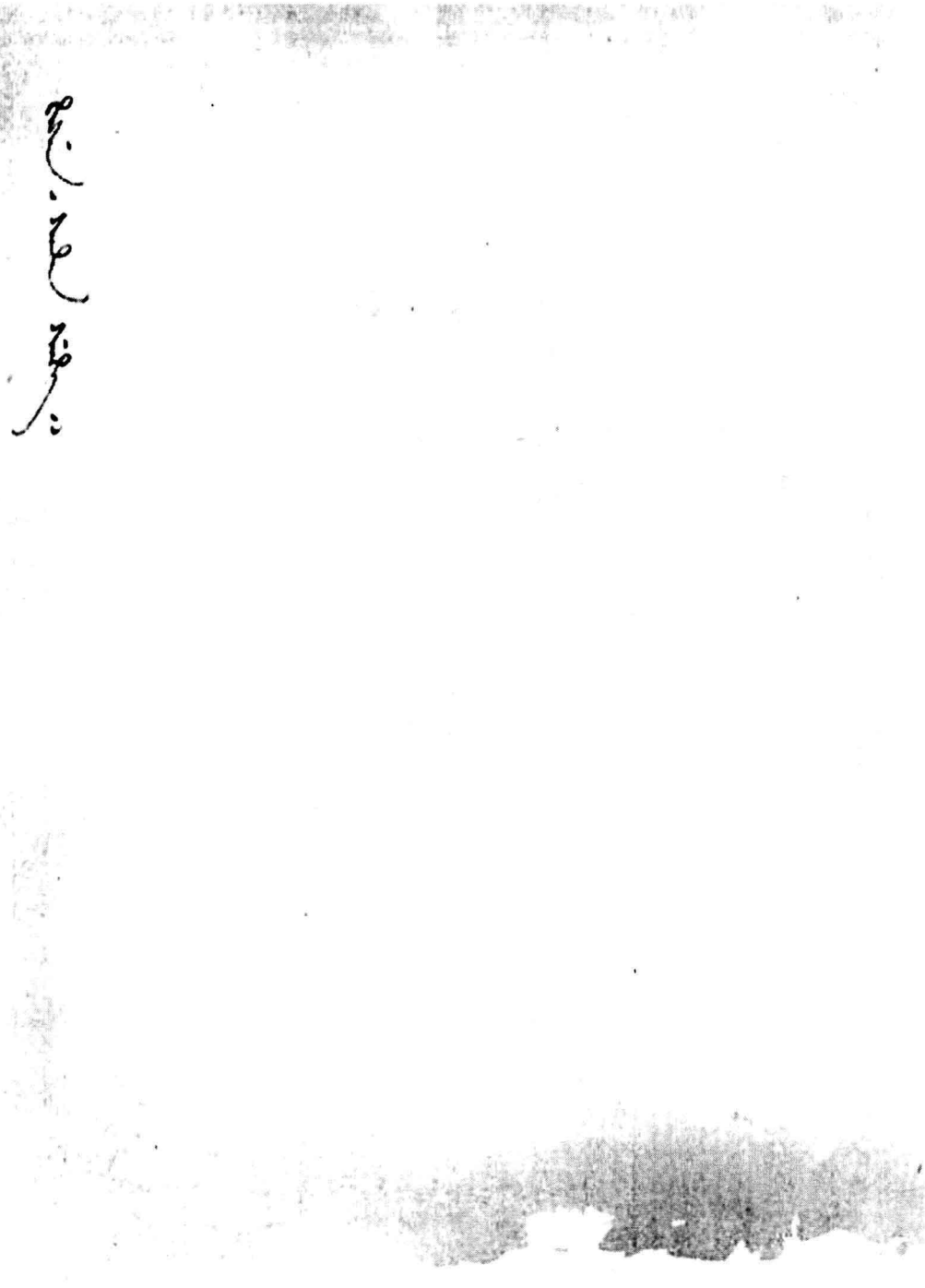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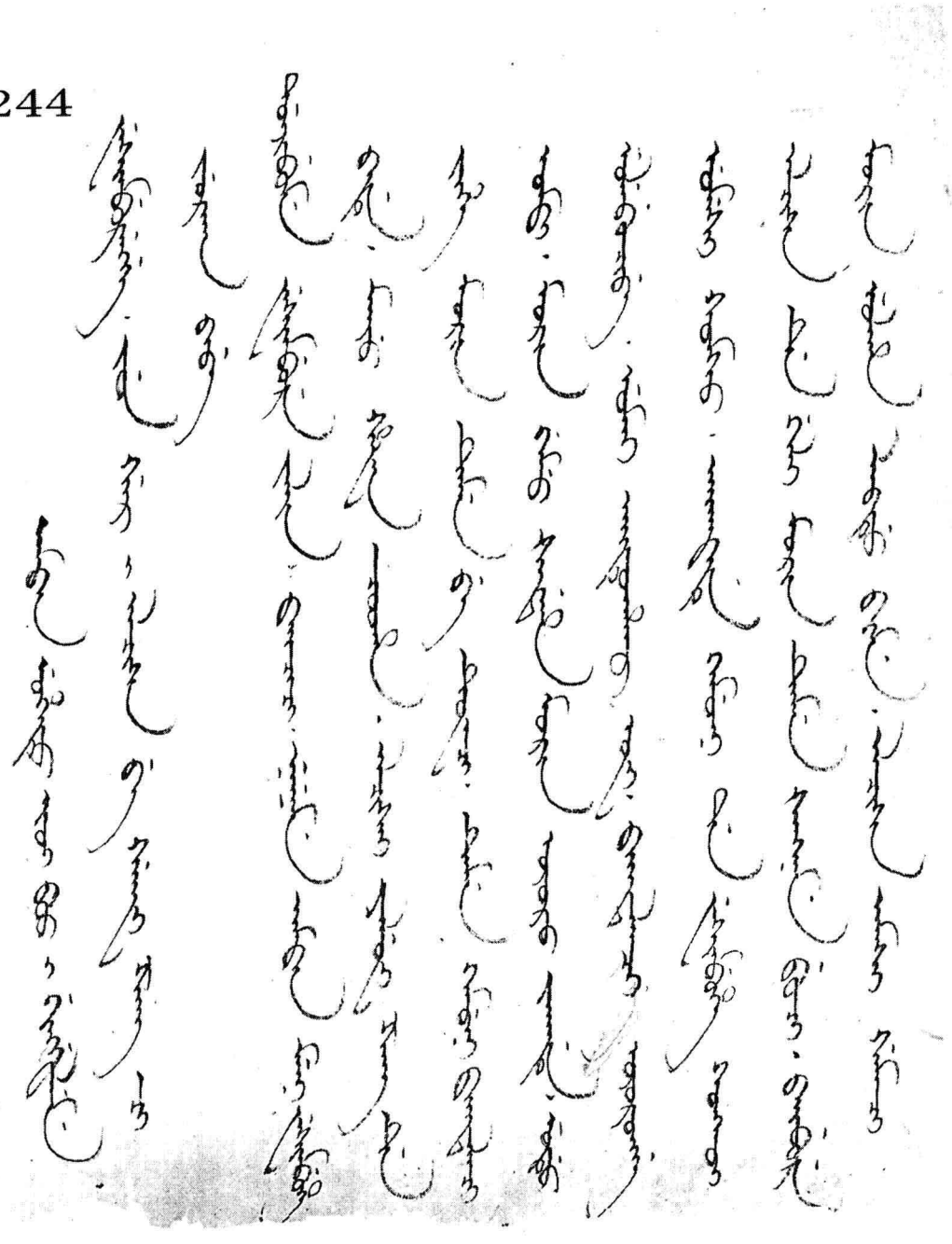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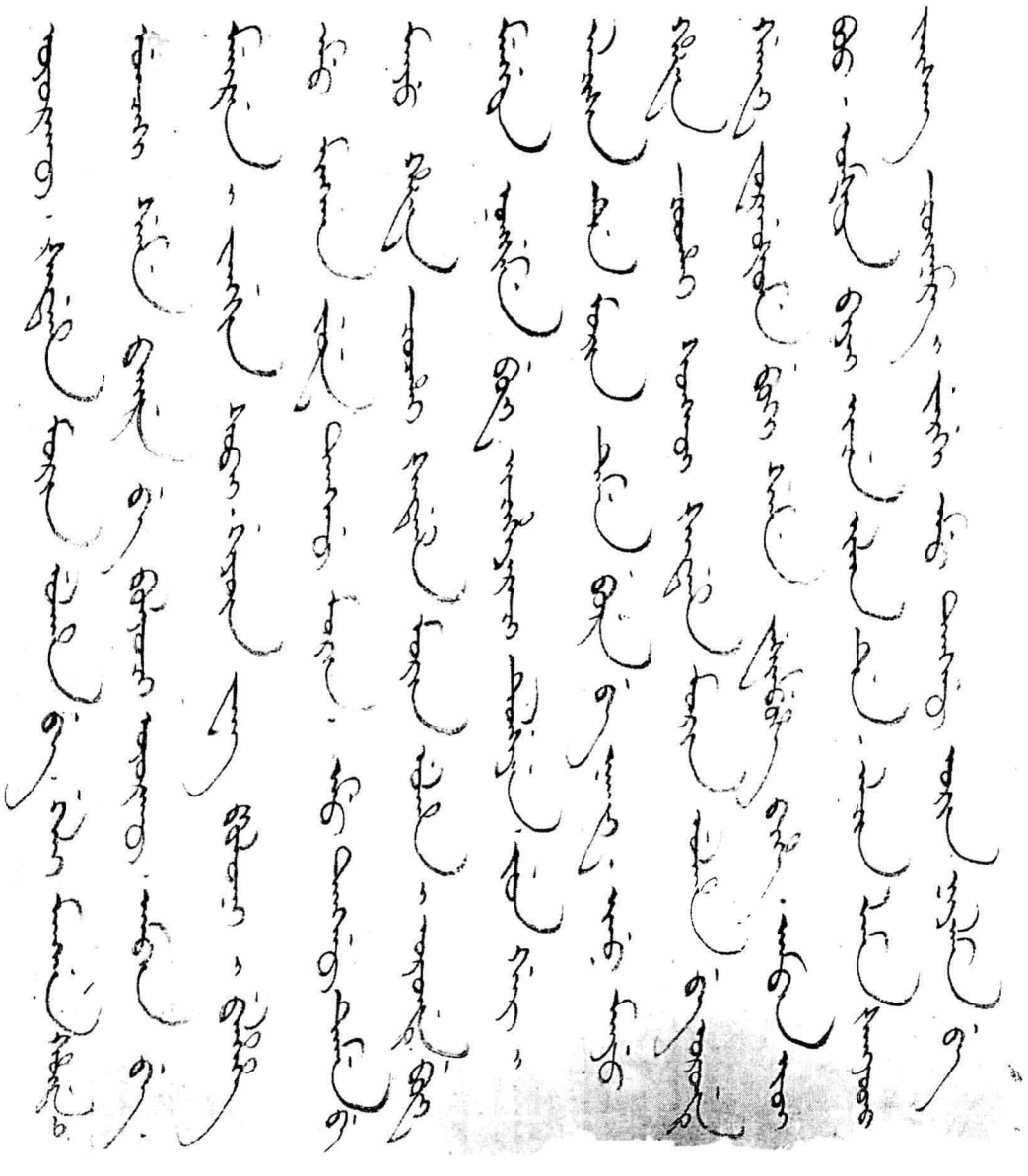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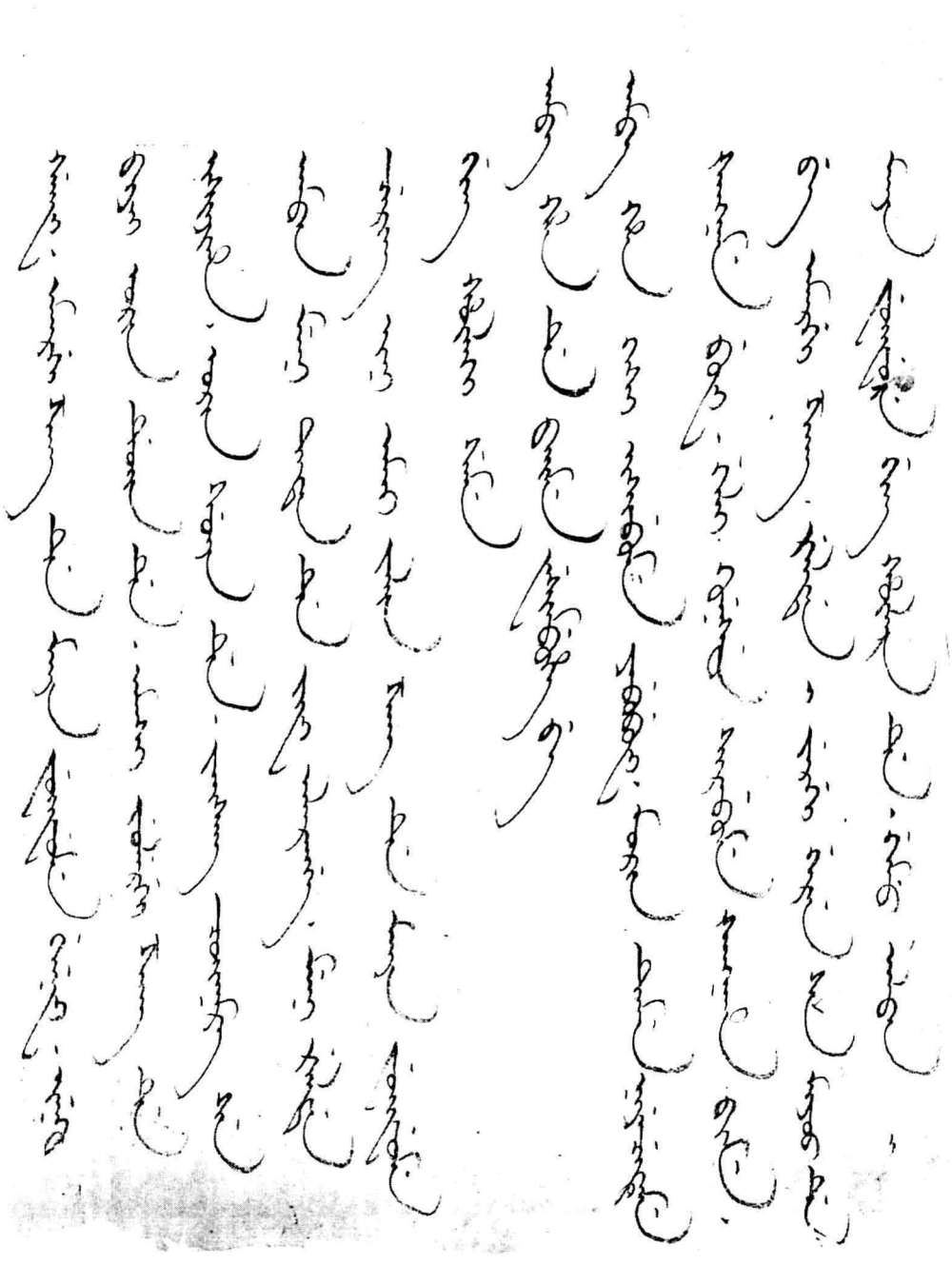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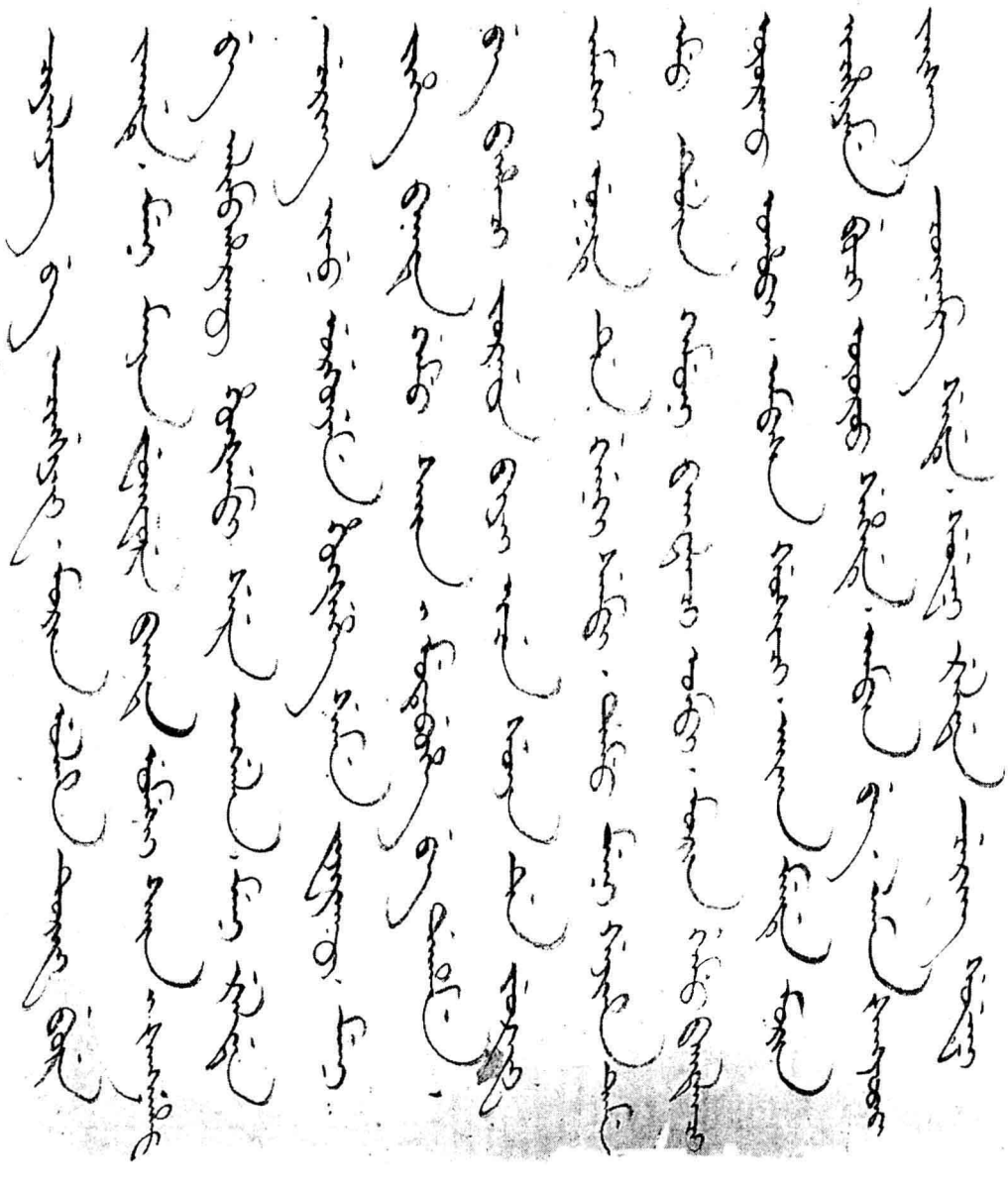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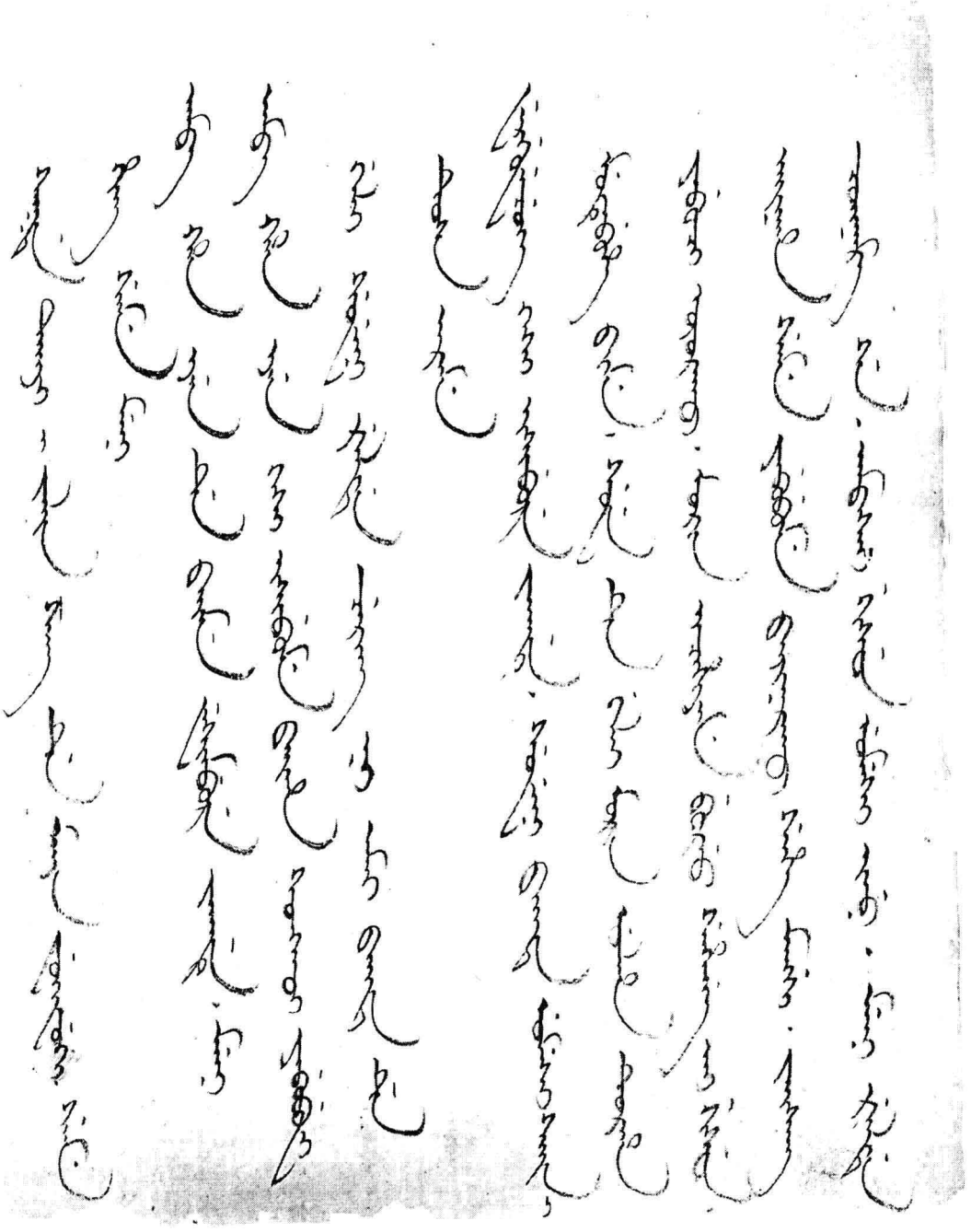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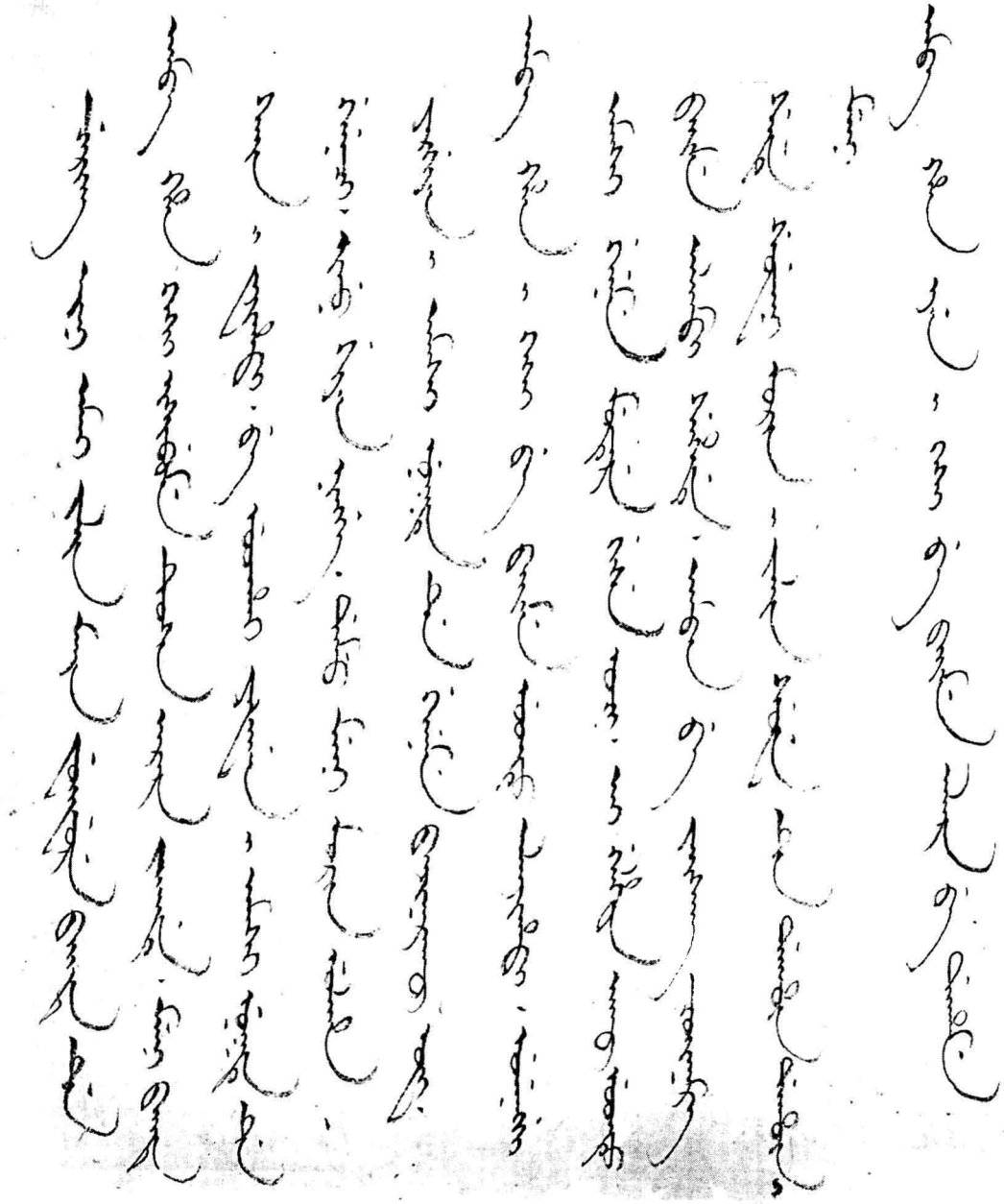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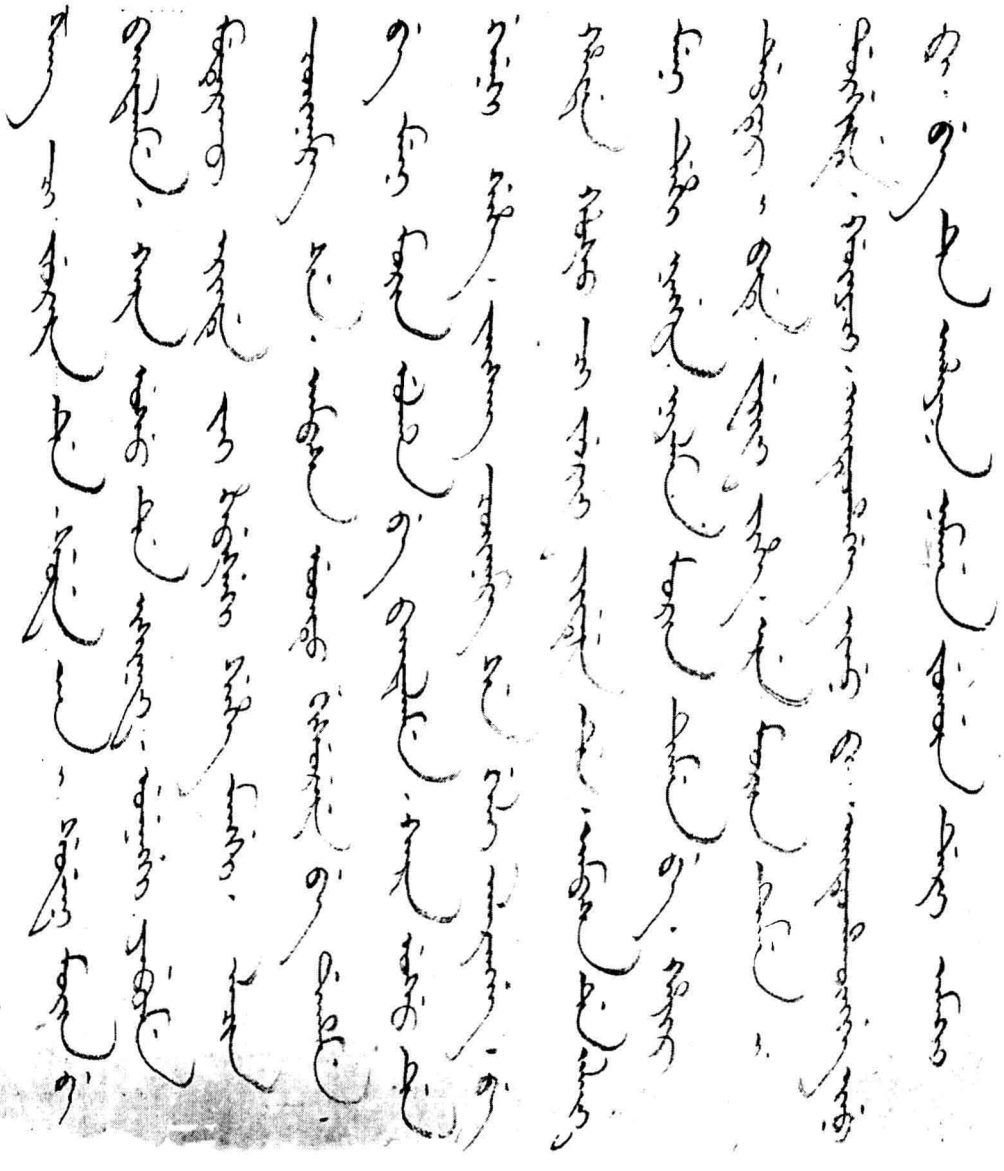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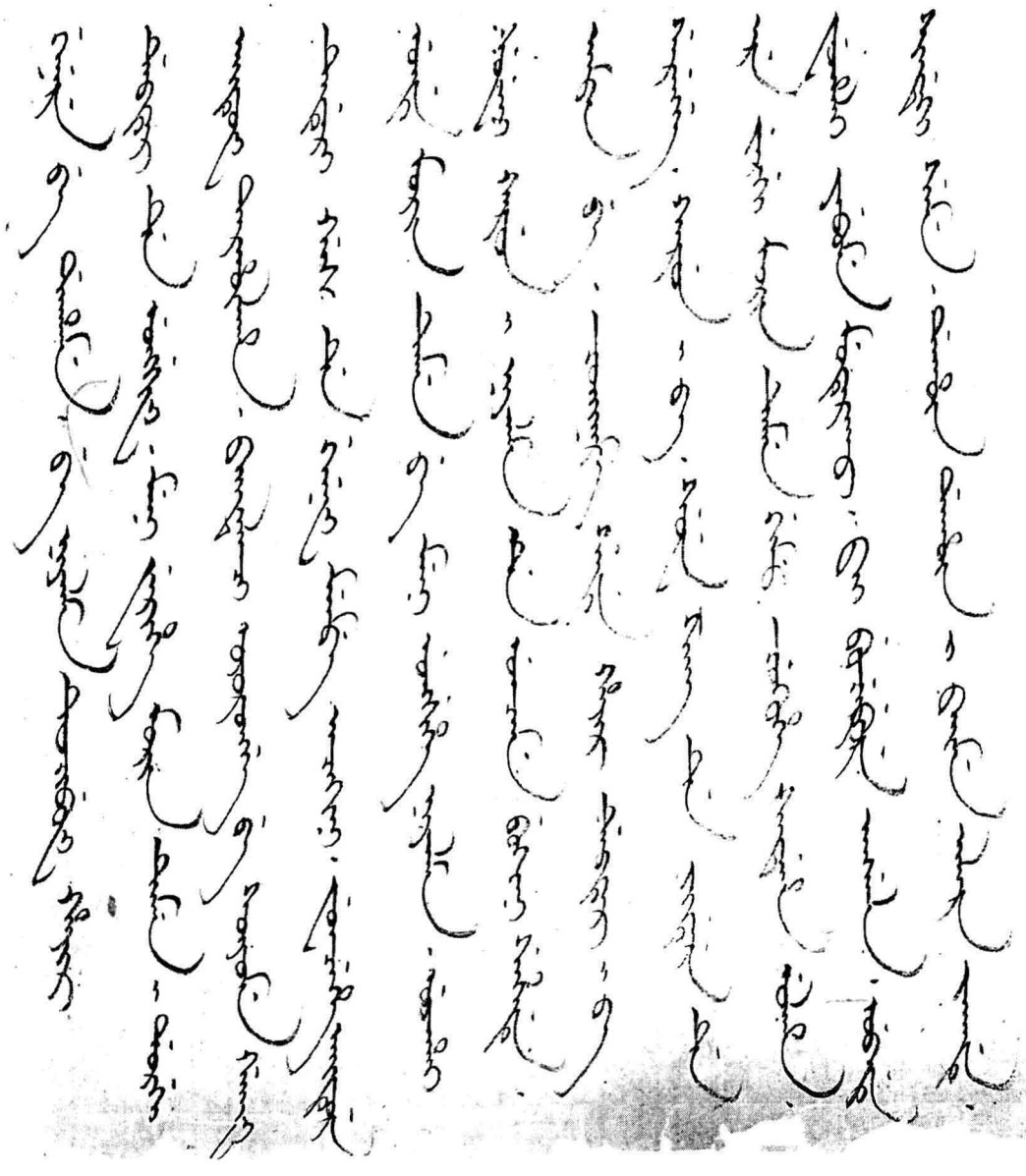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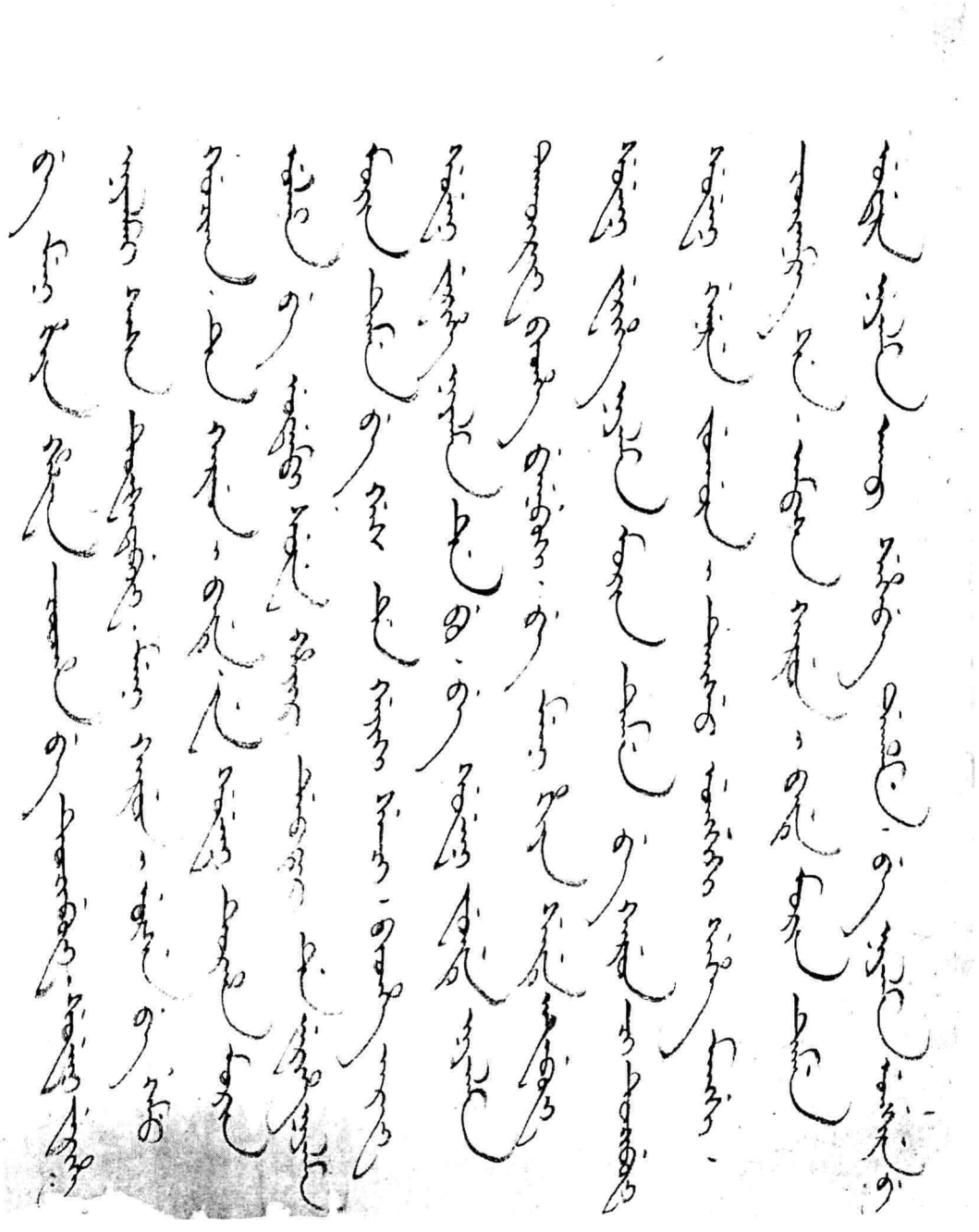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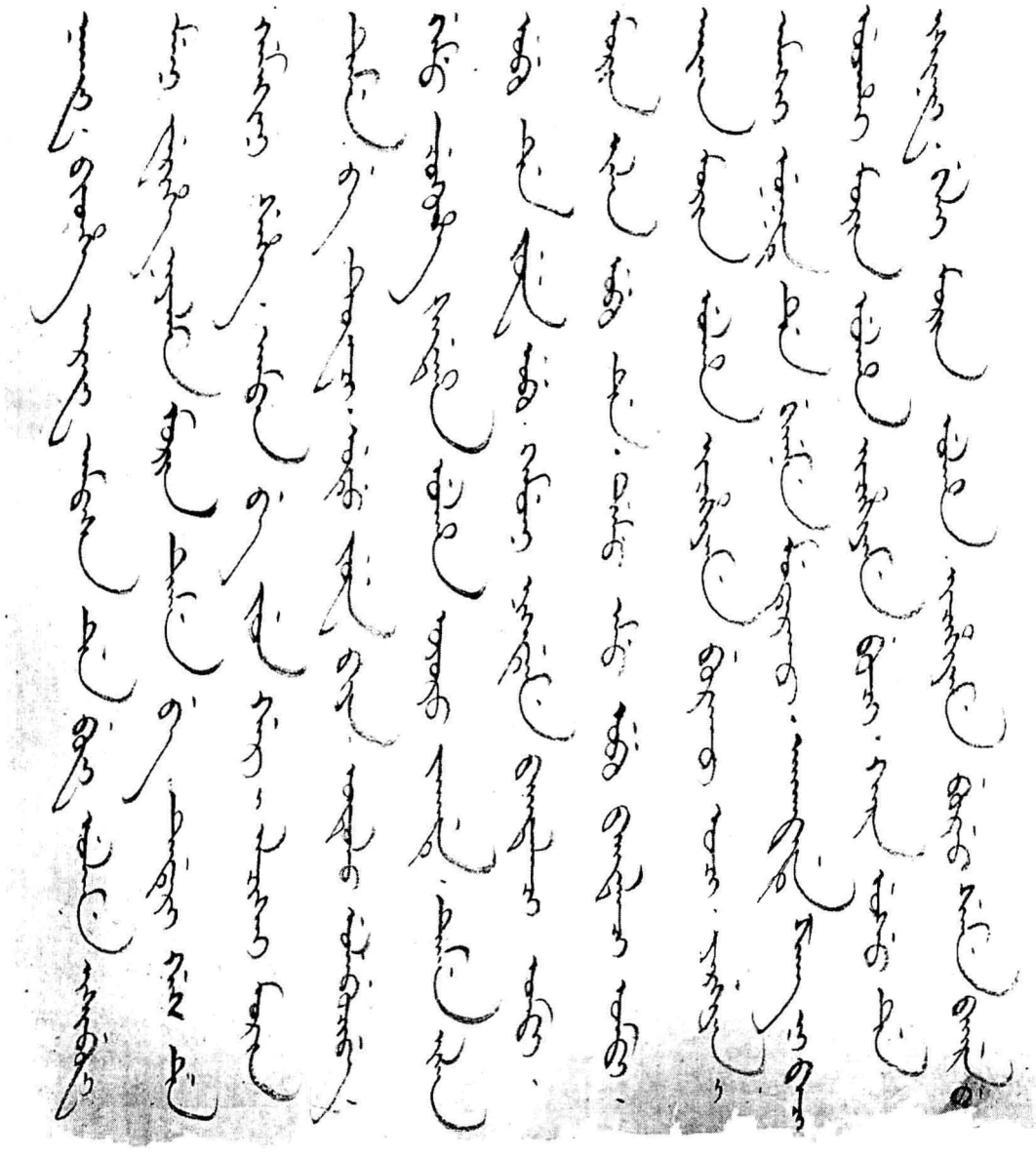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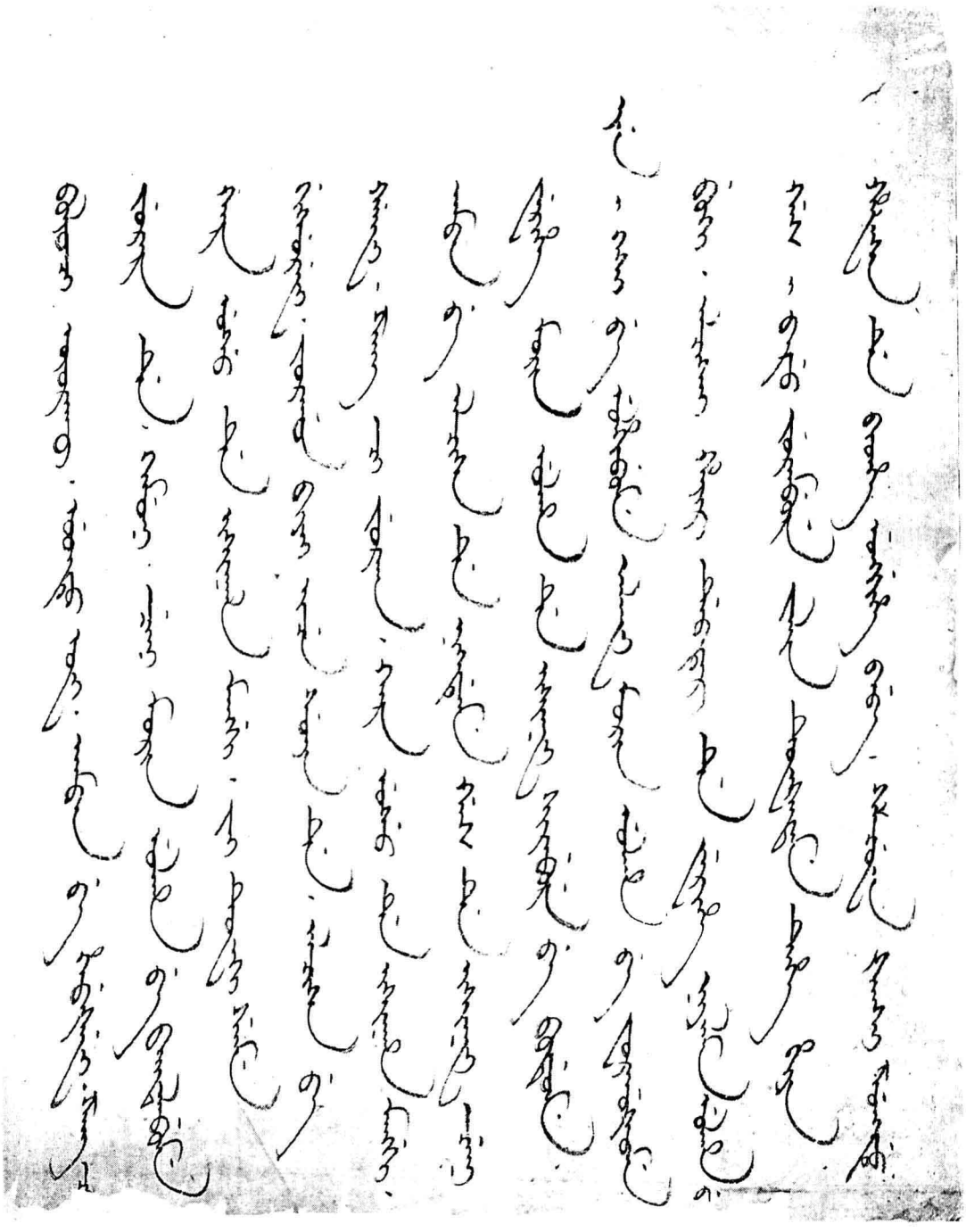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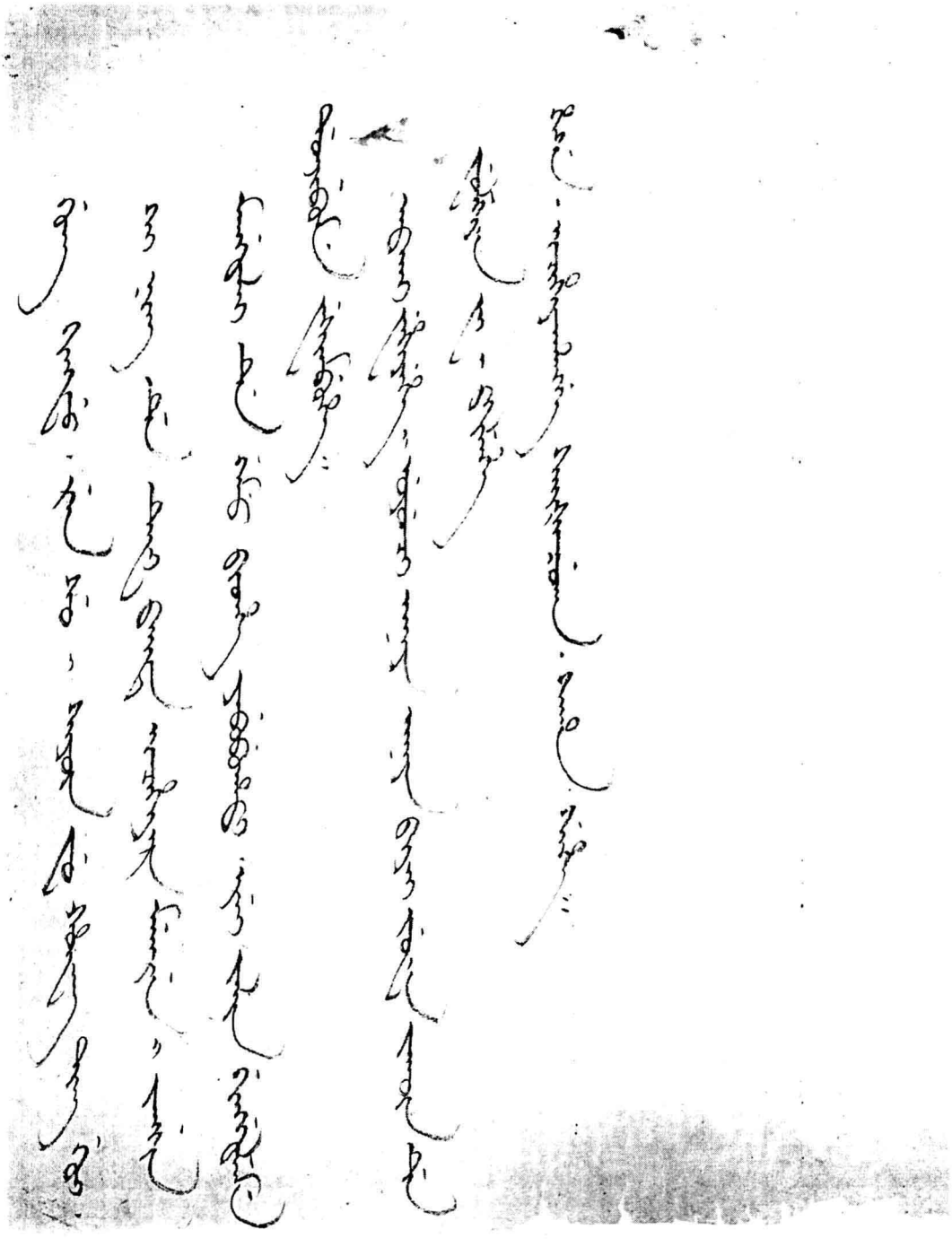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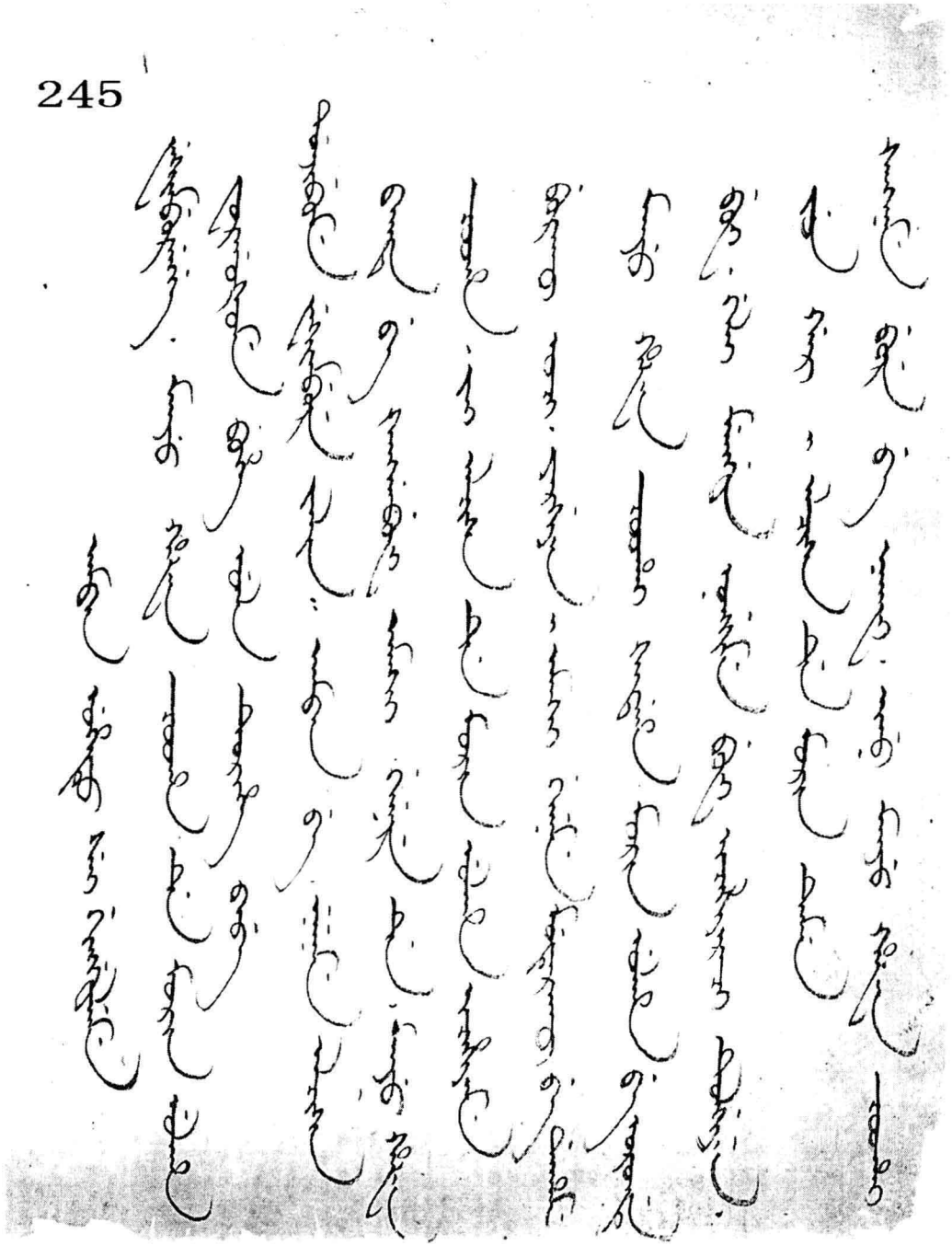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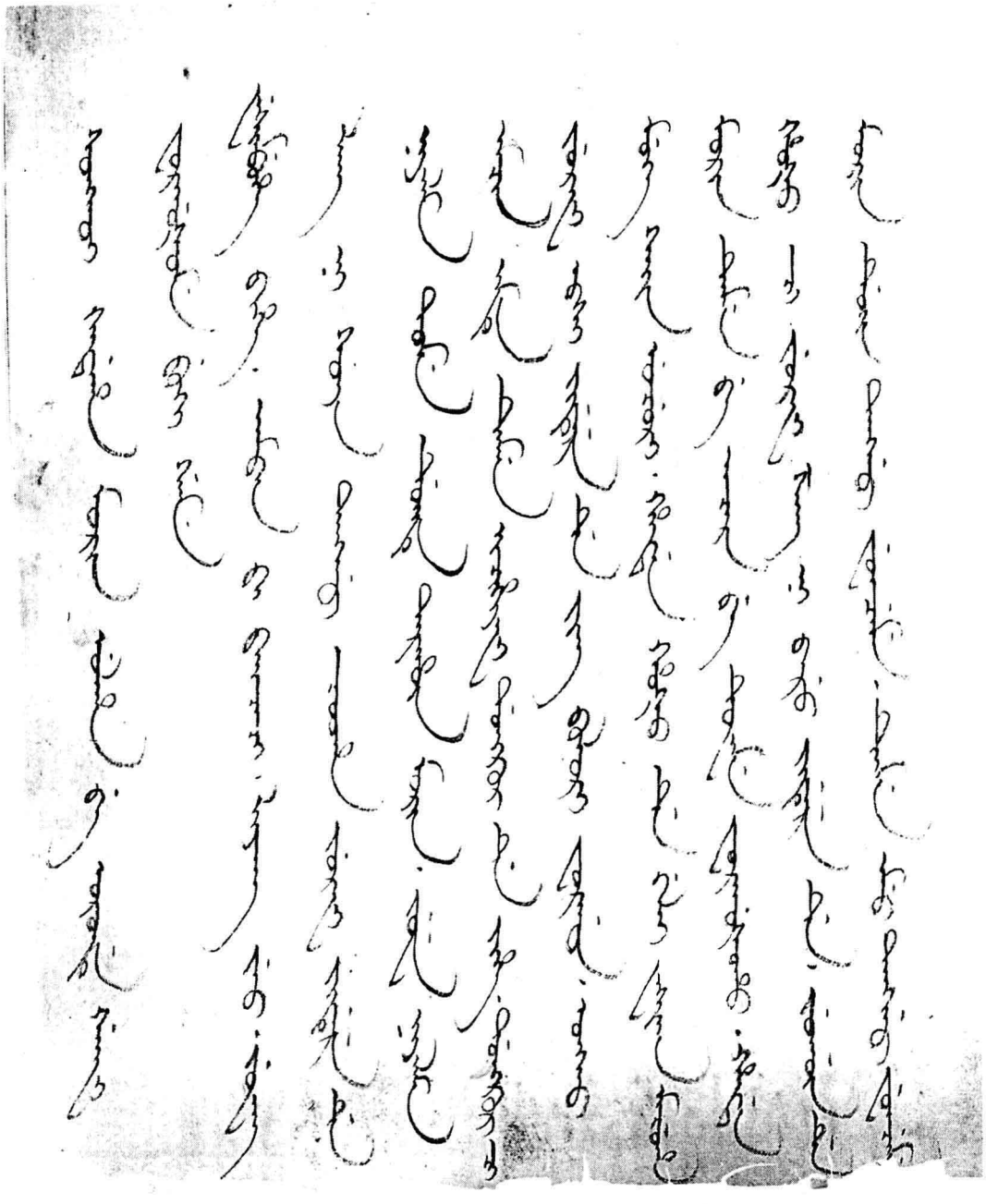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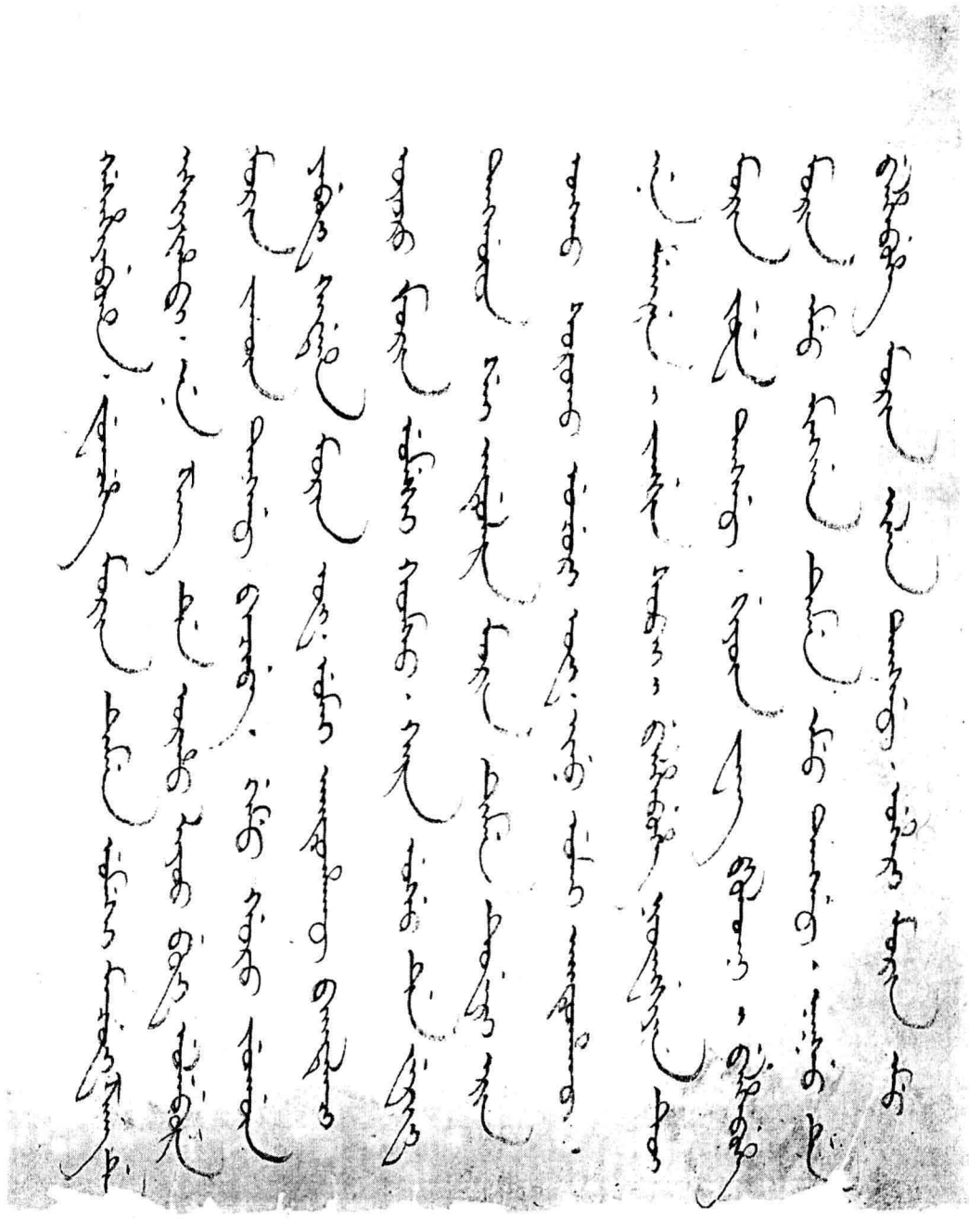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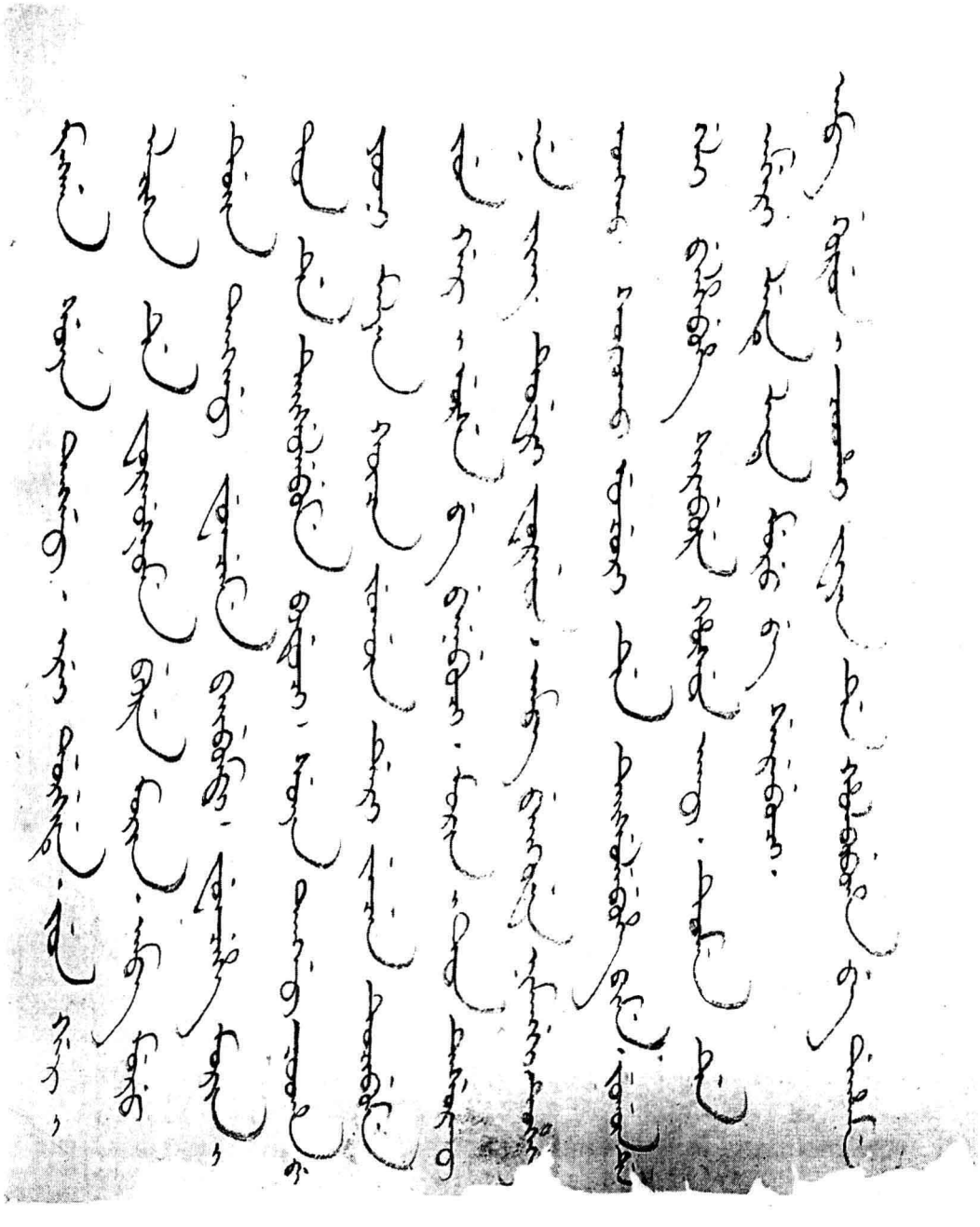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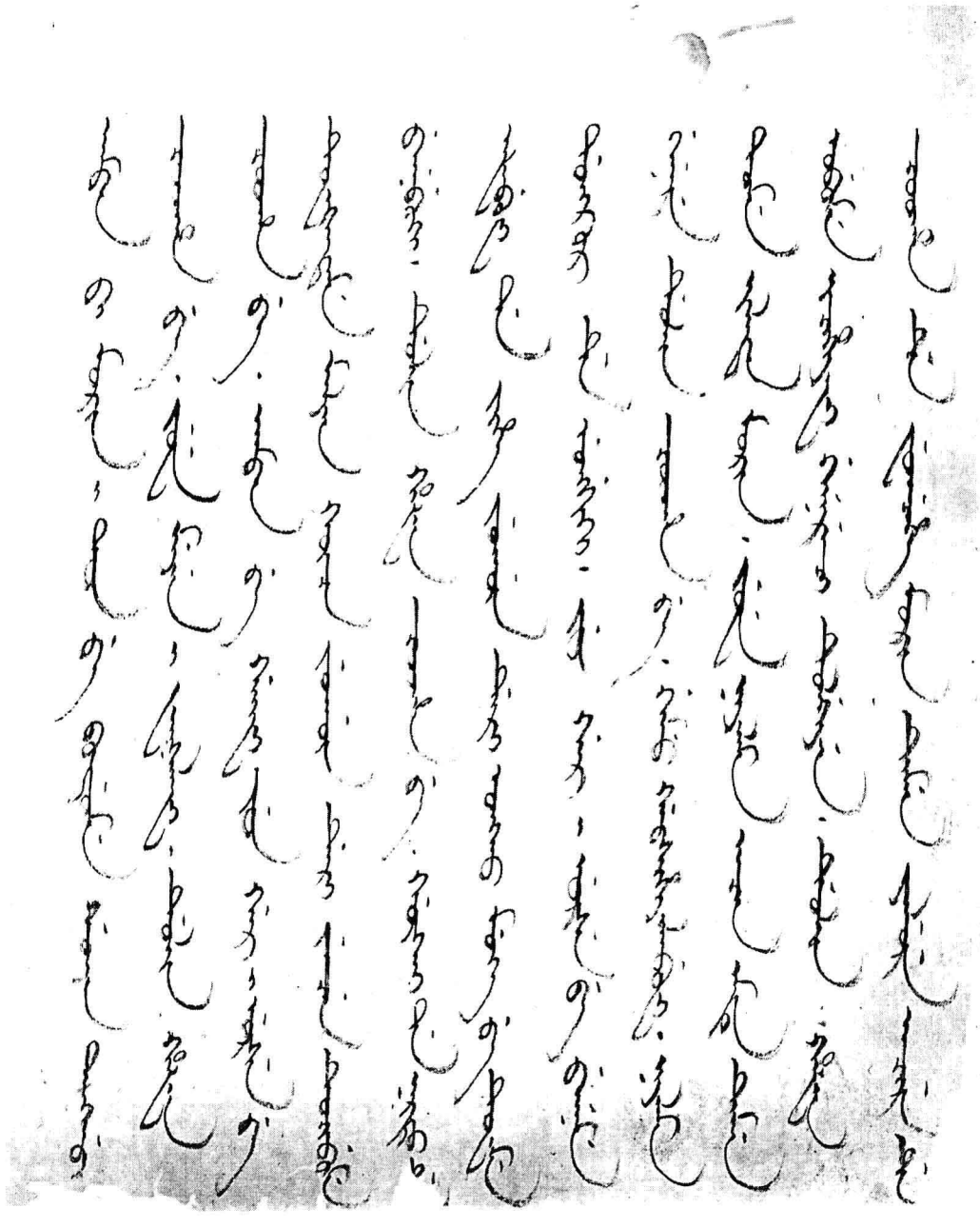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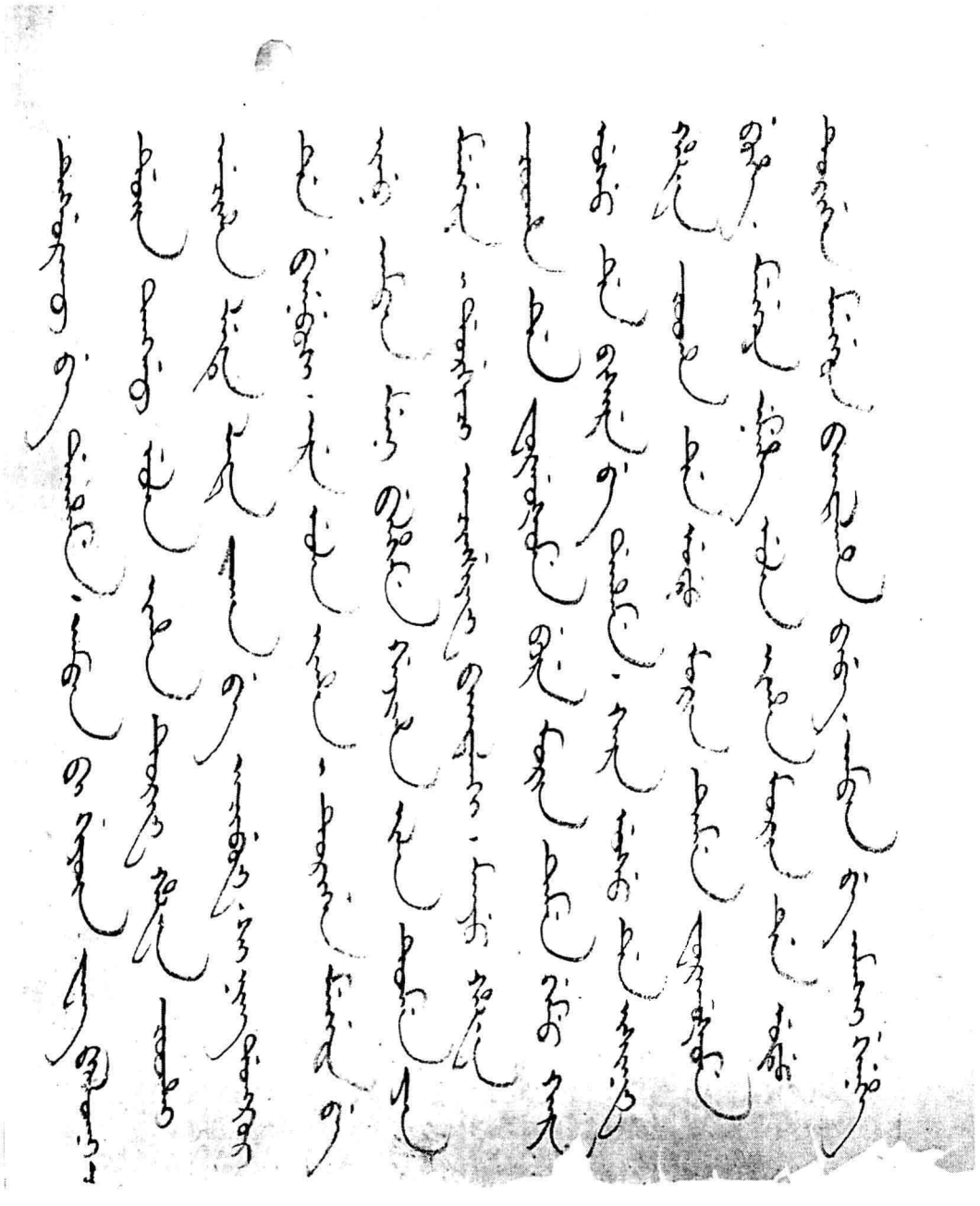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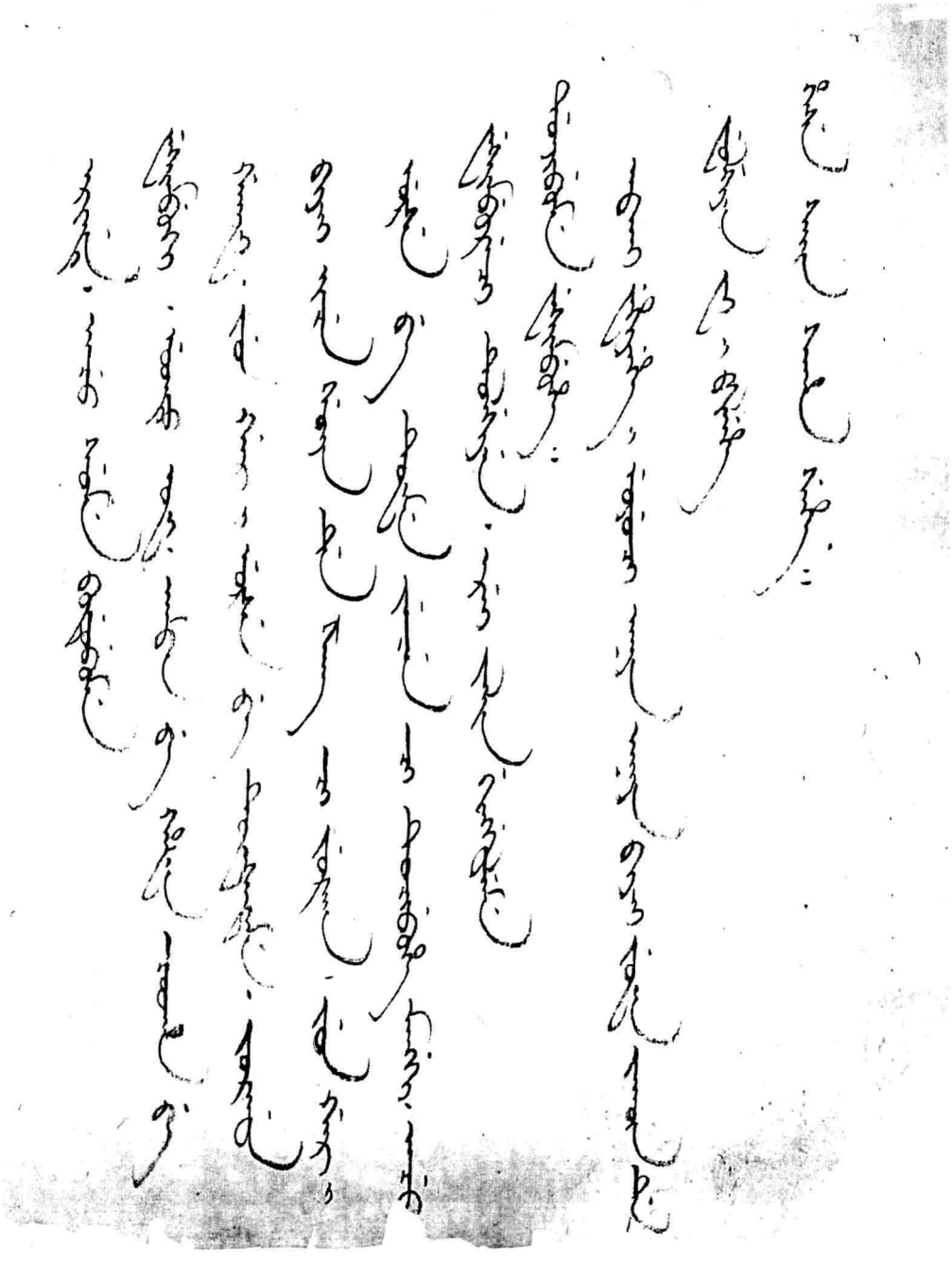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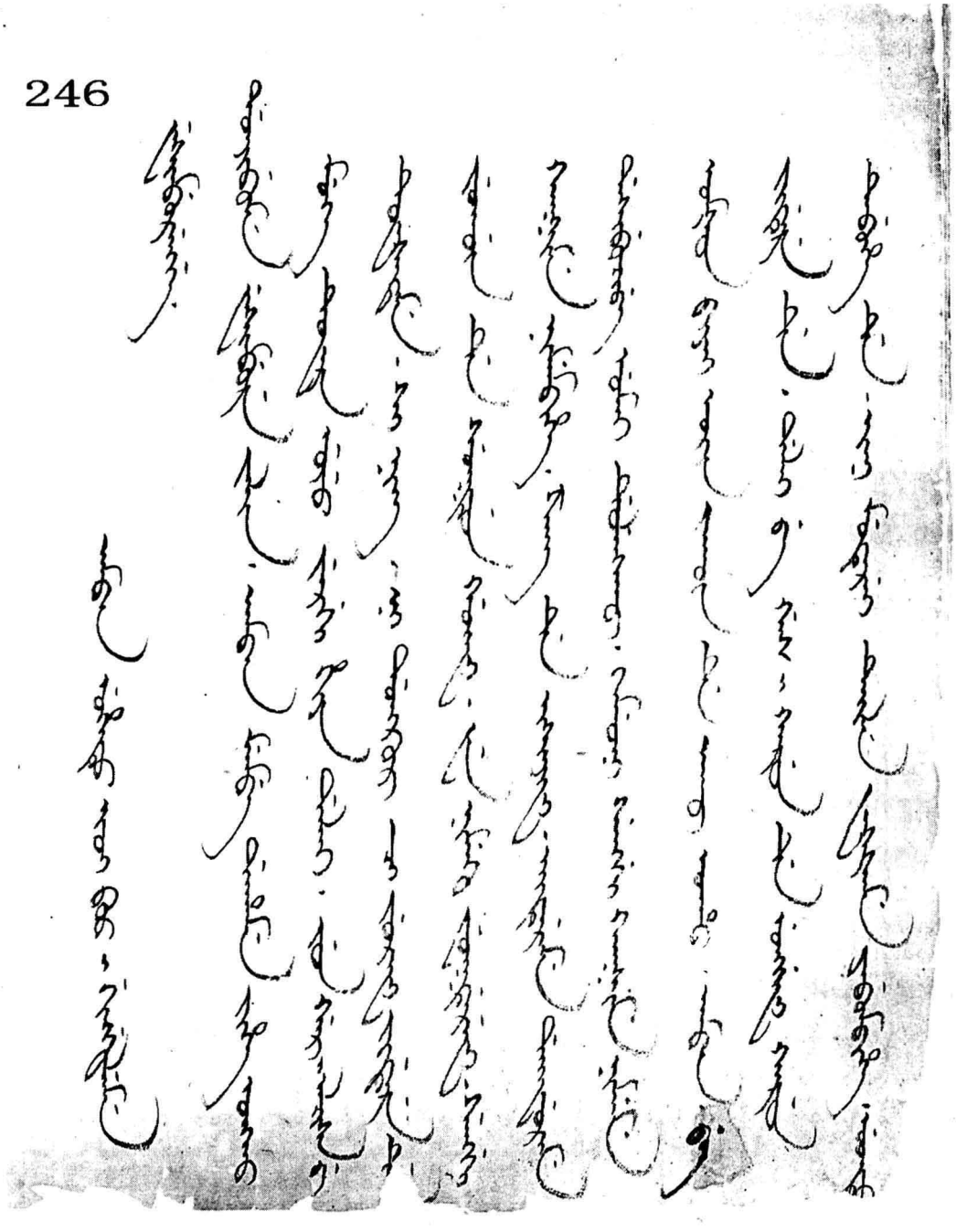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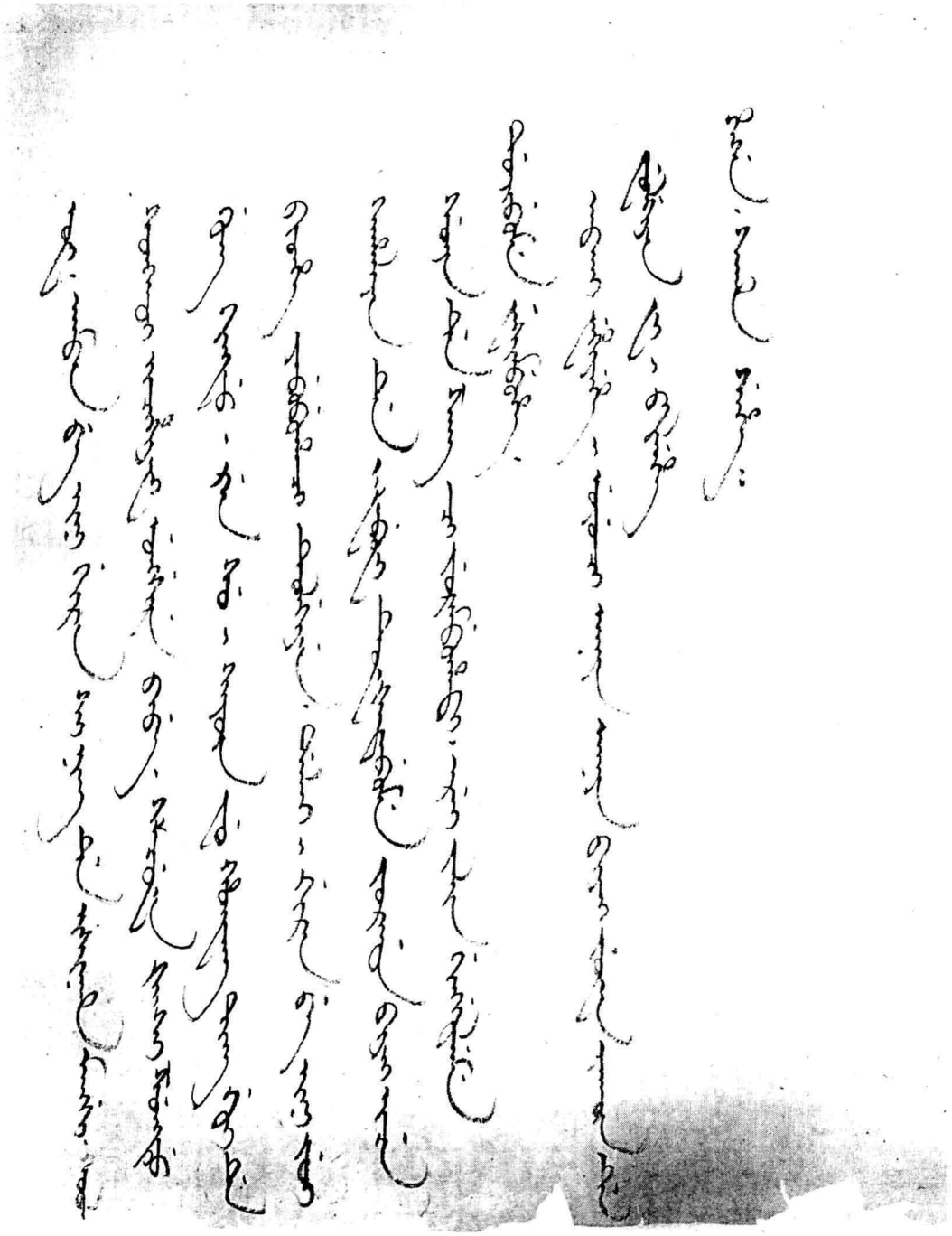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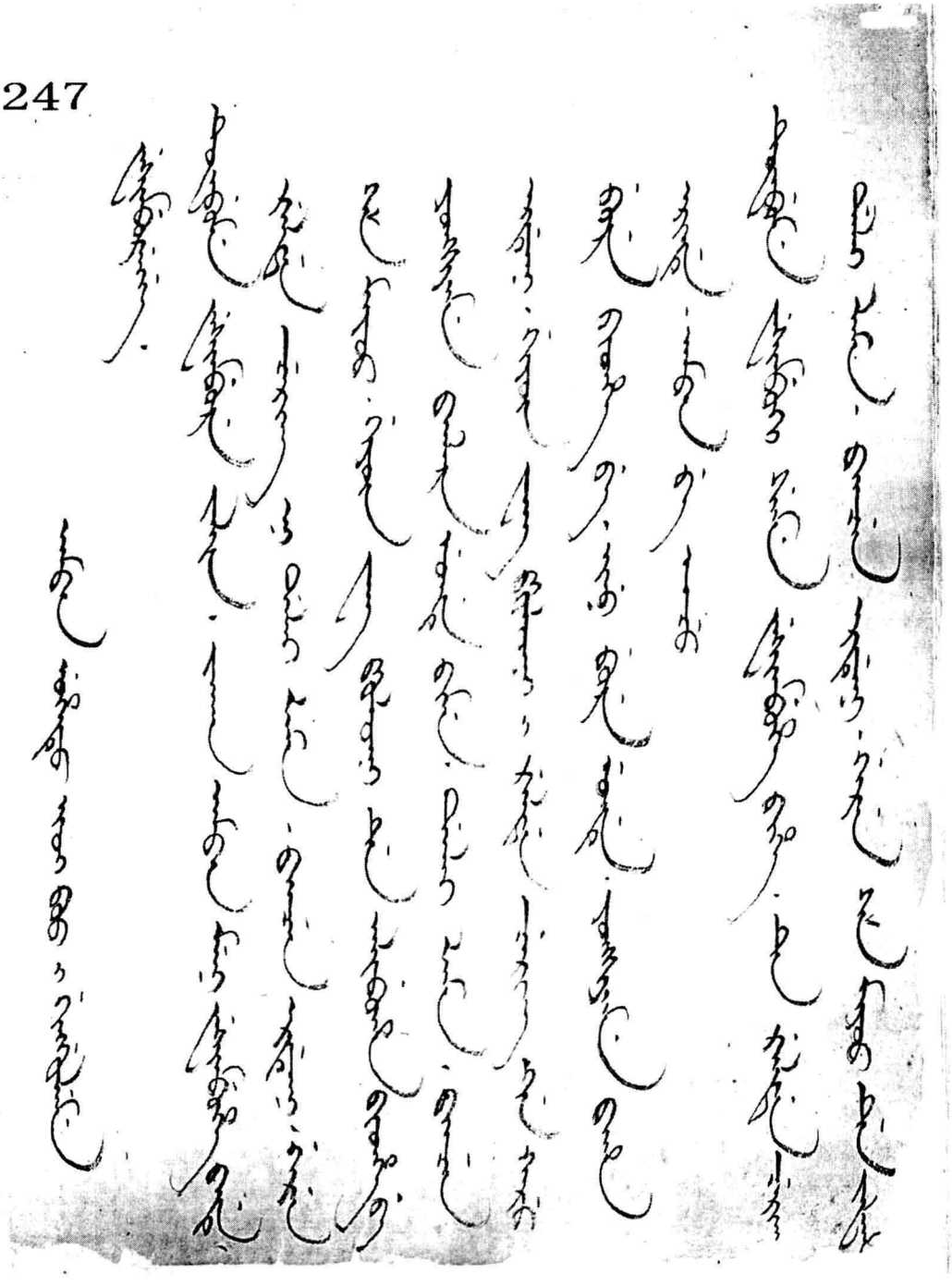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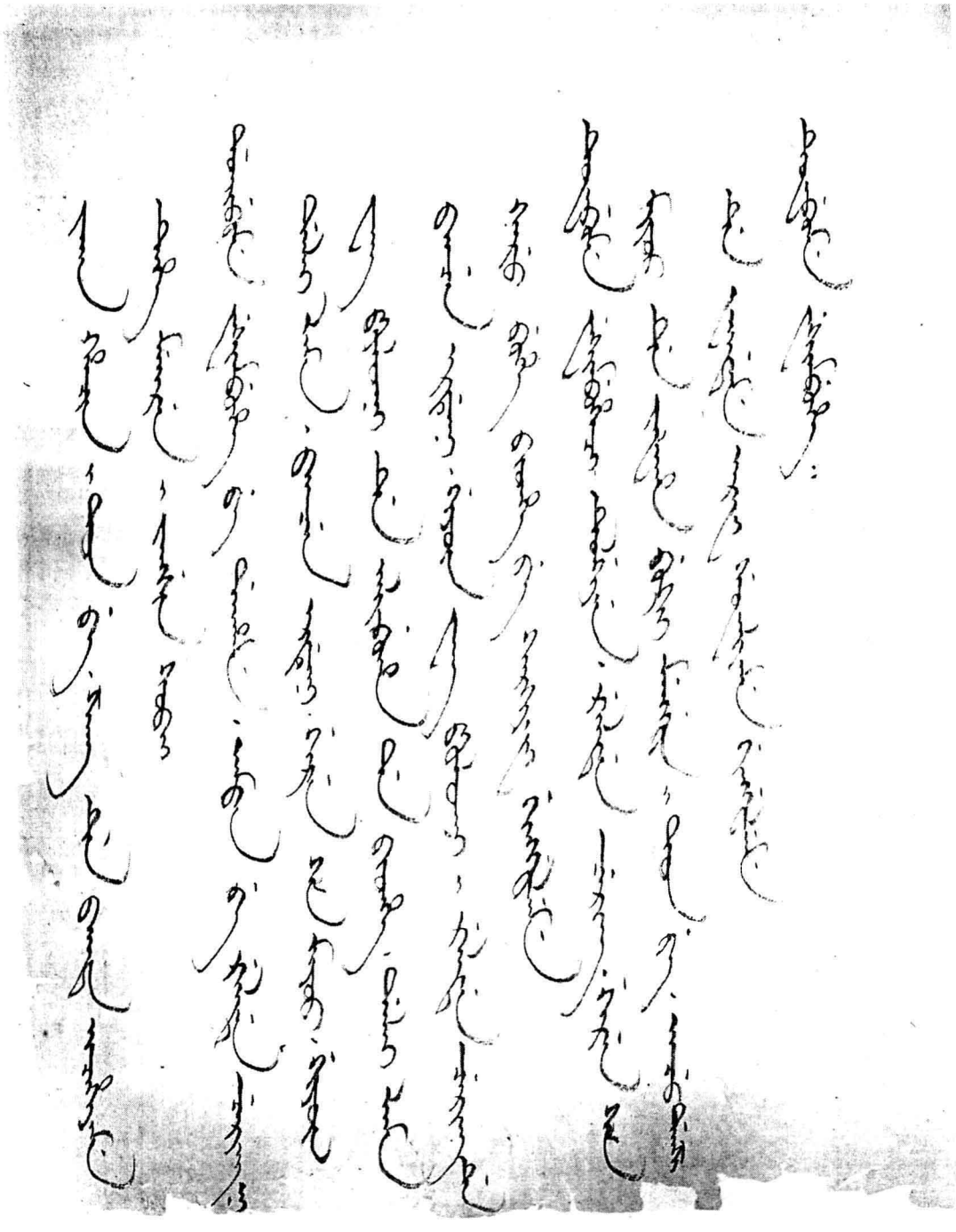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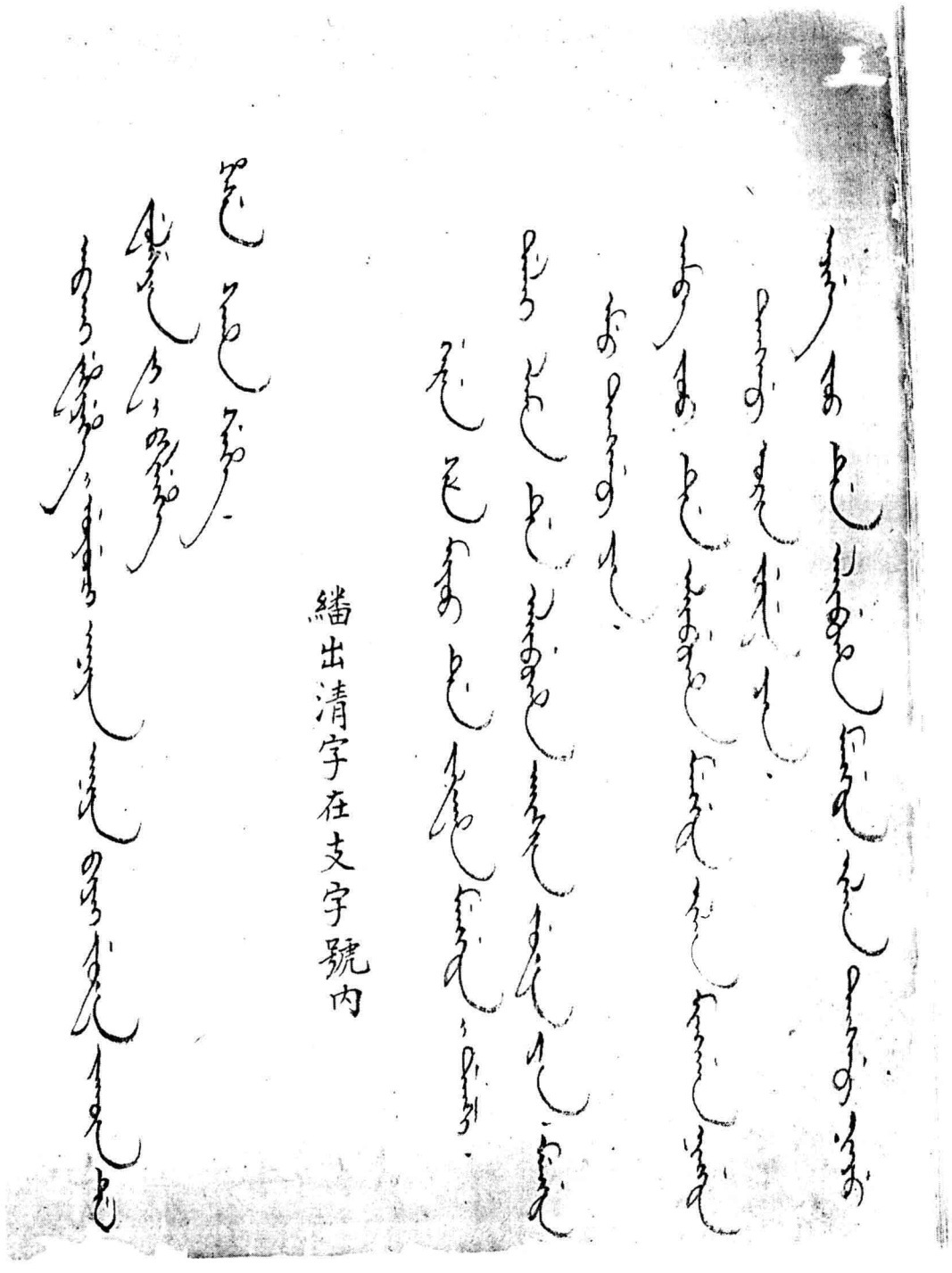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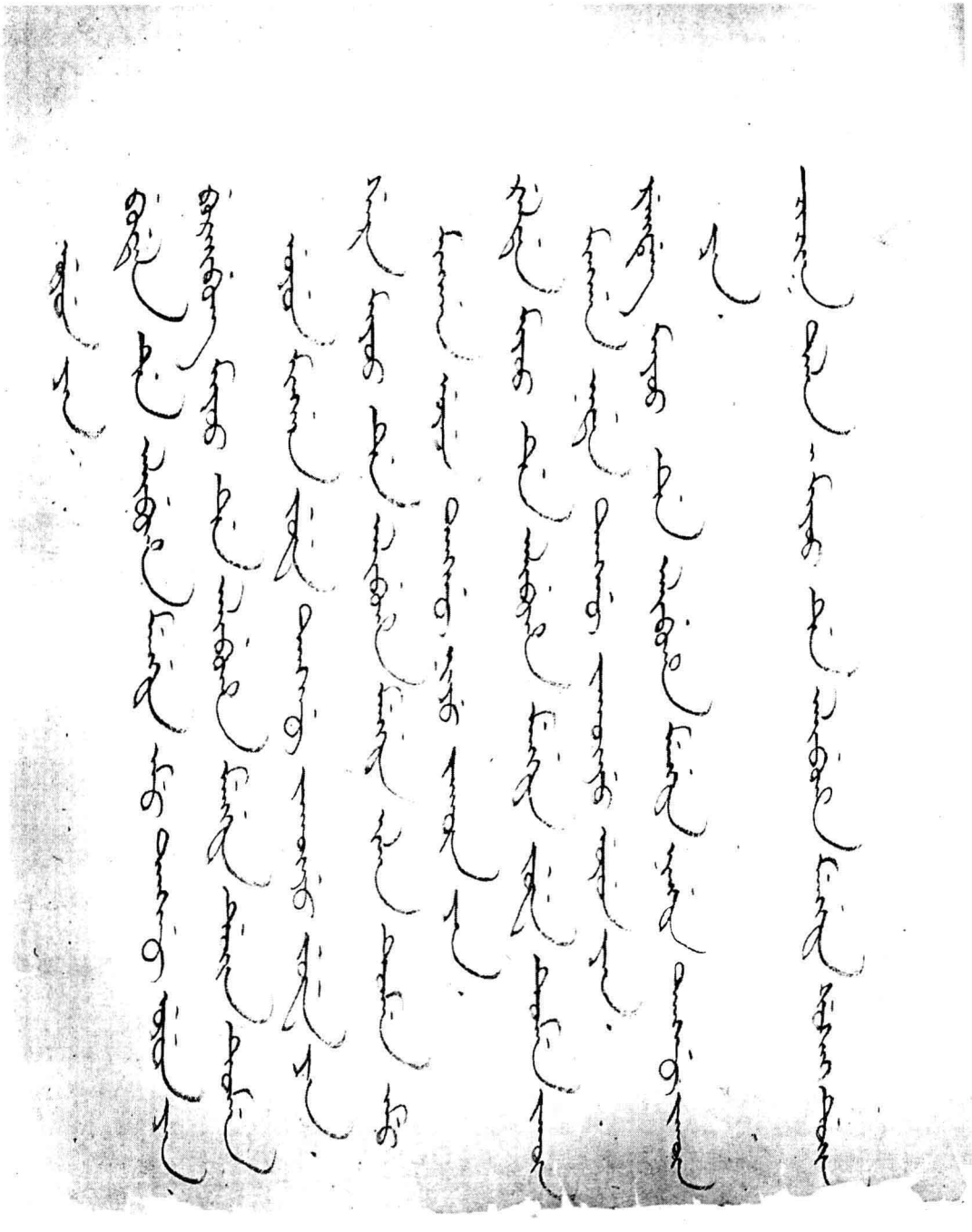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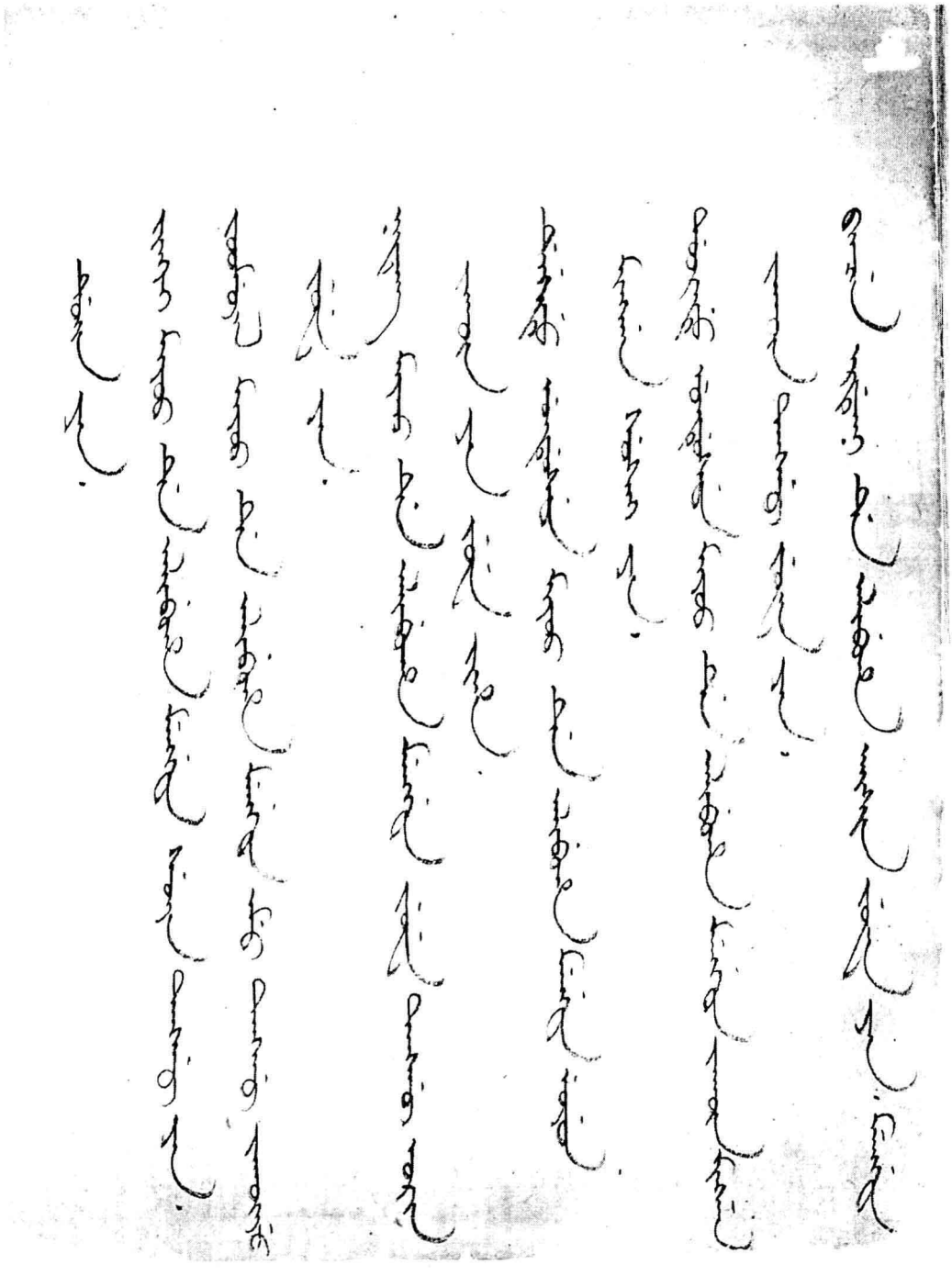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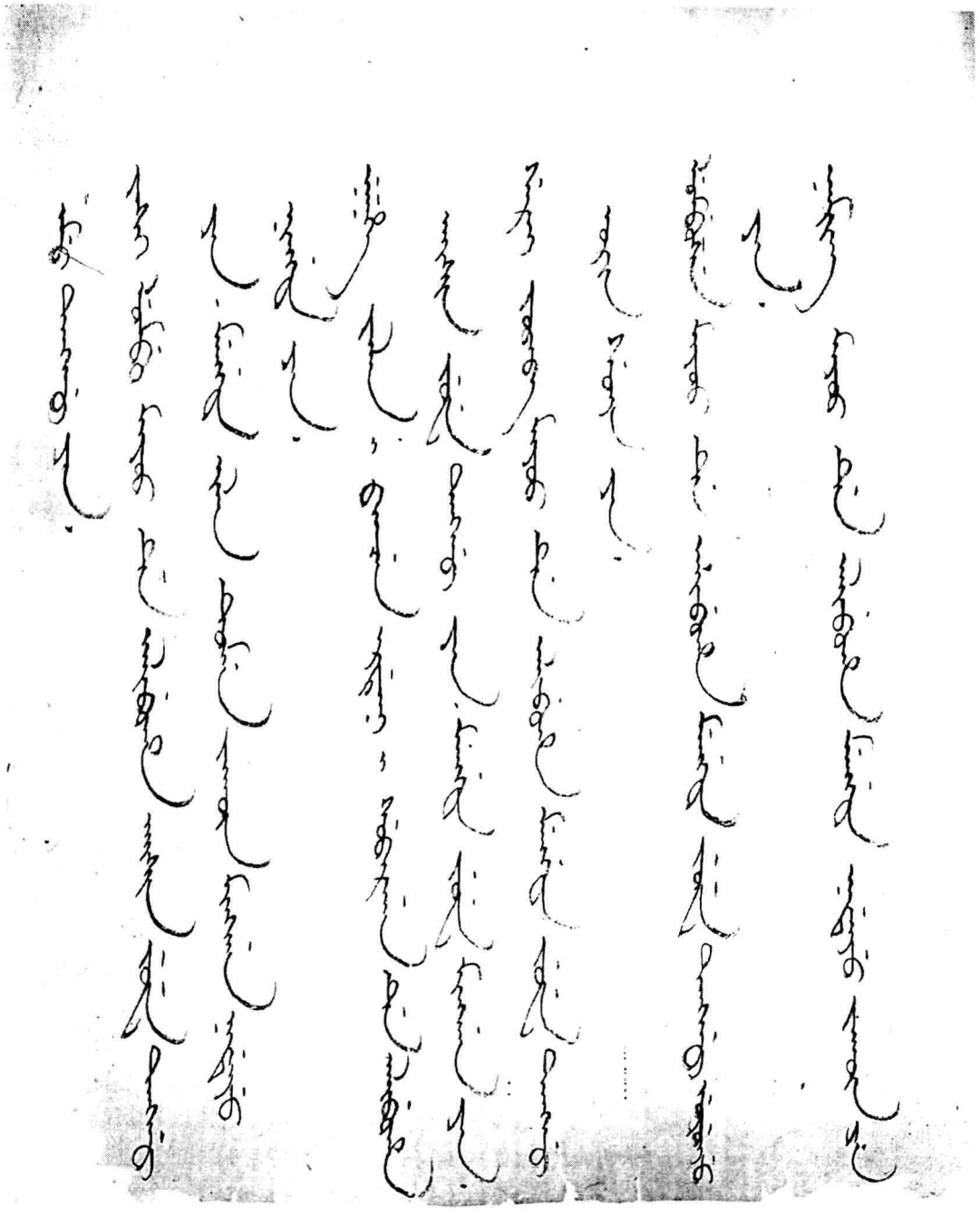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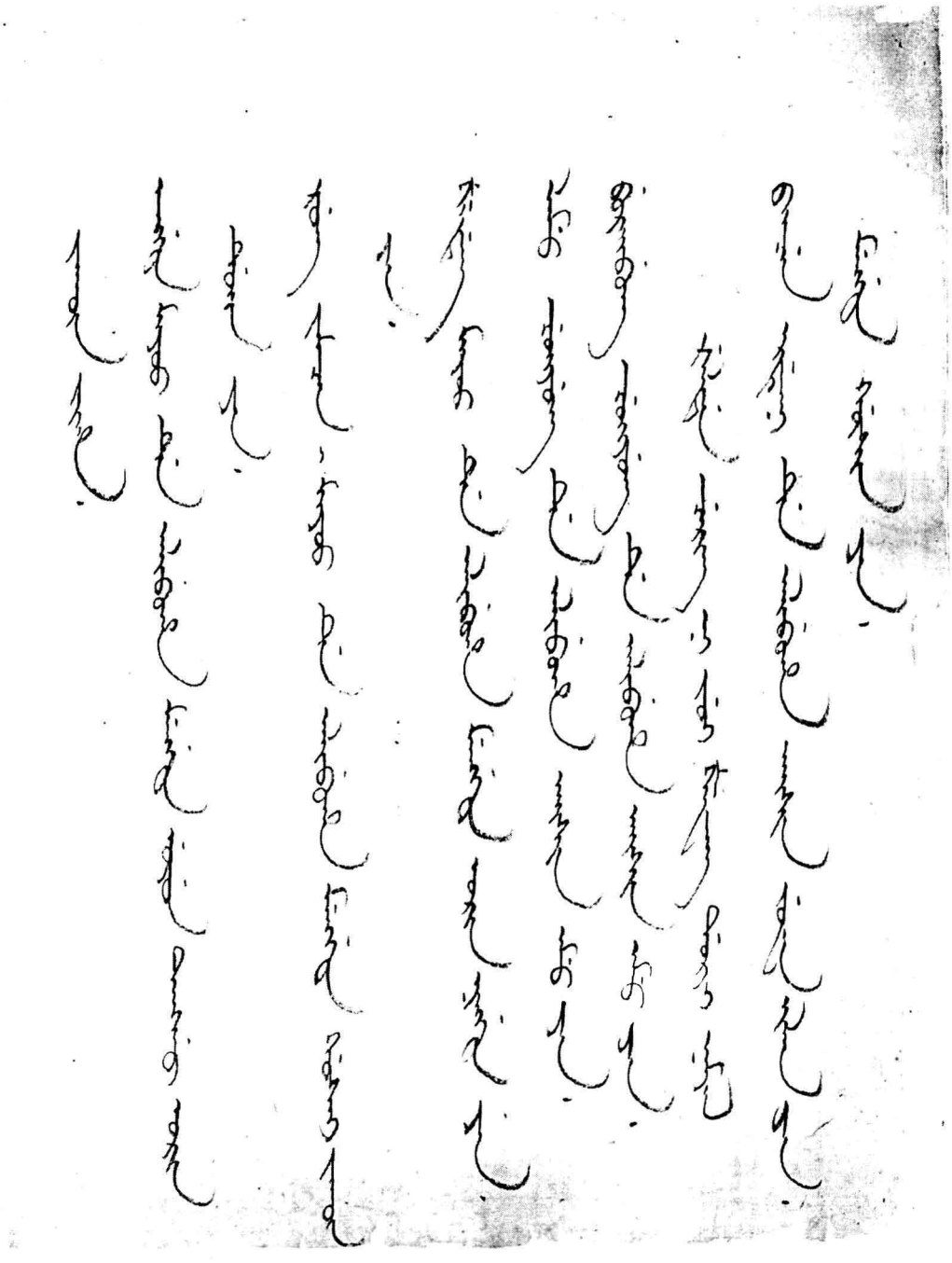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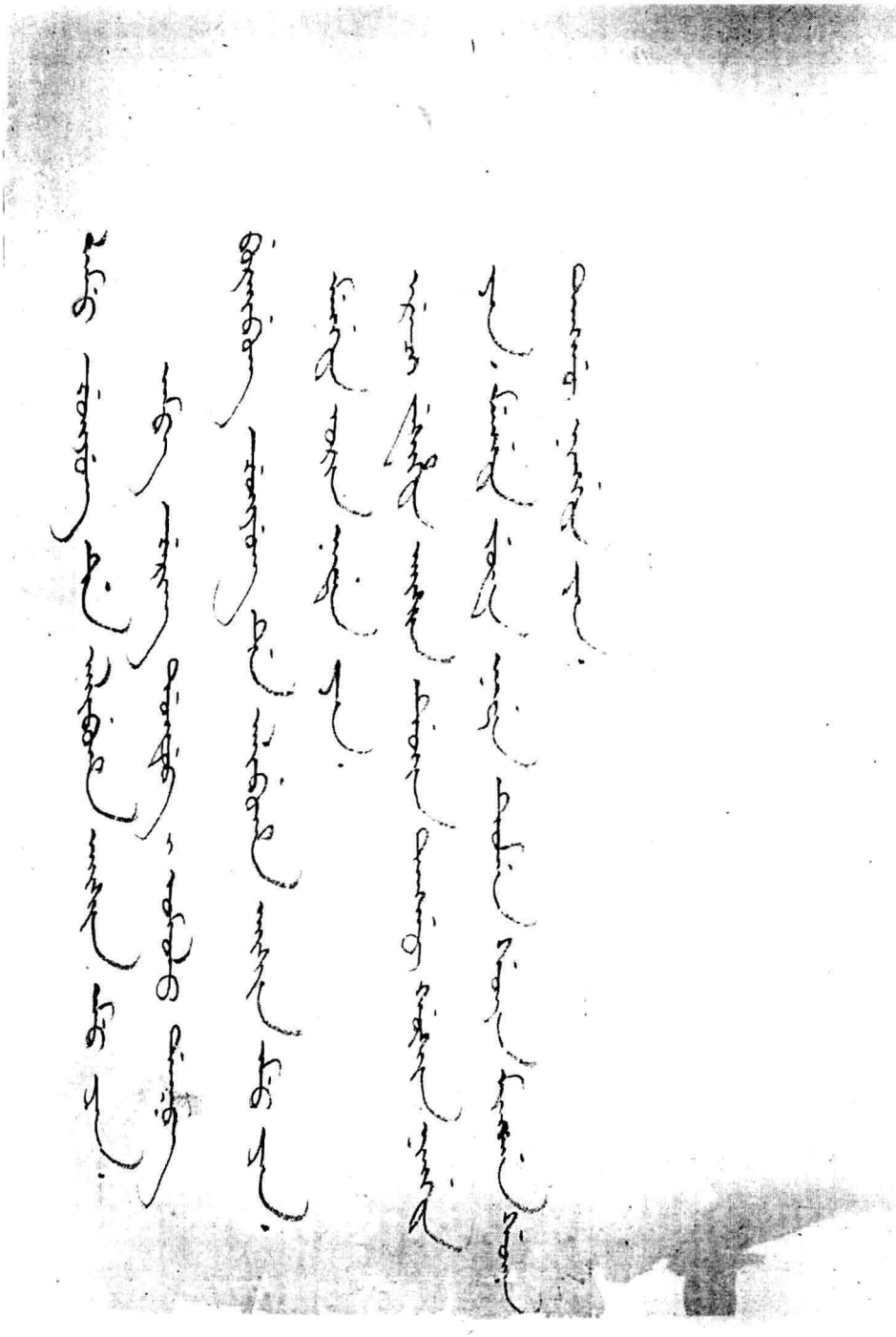
繕出清字在支字號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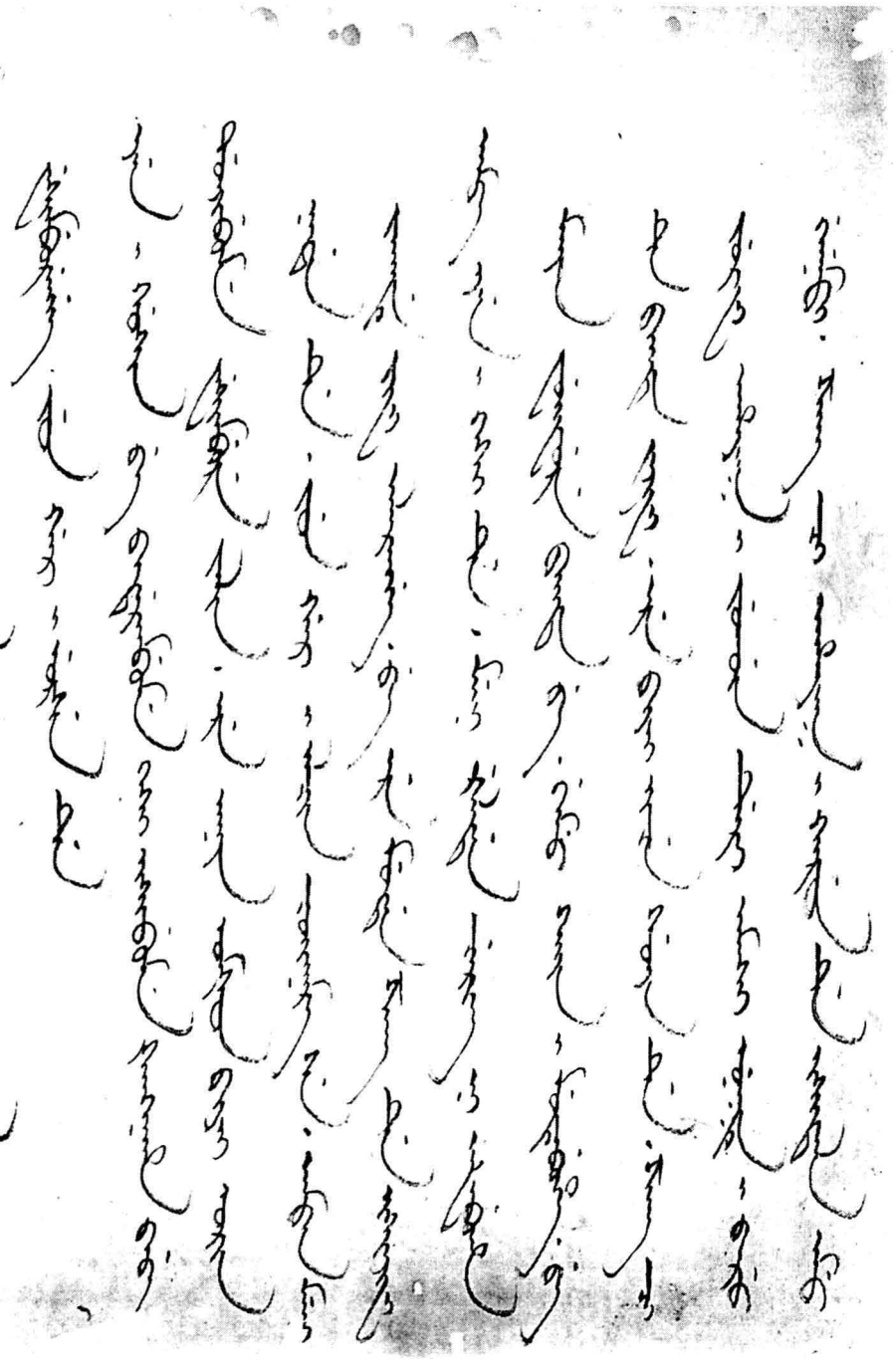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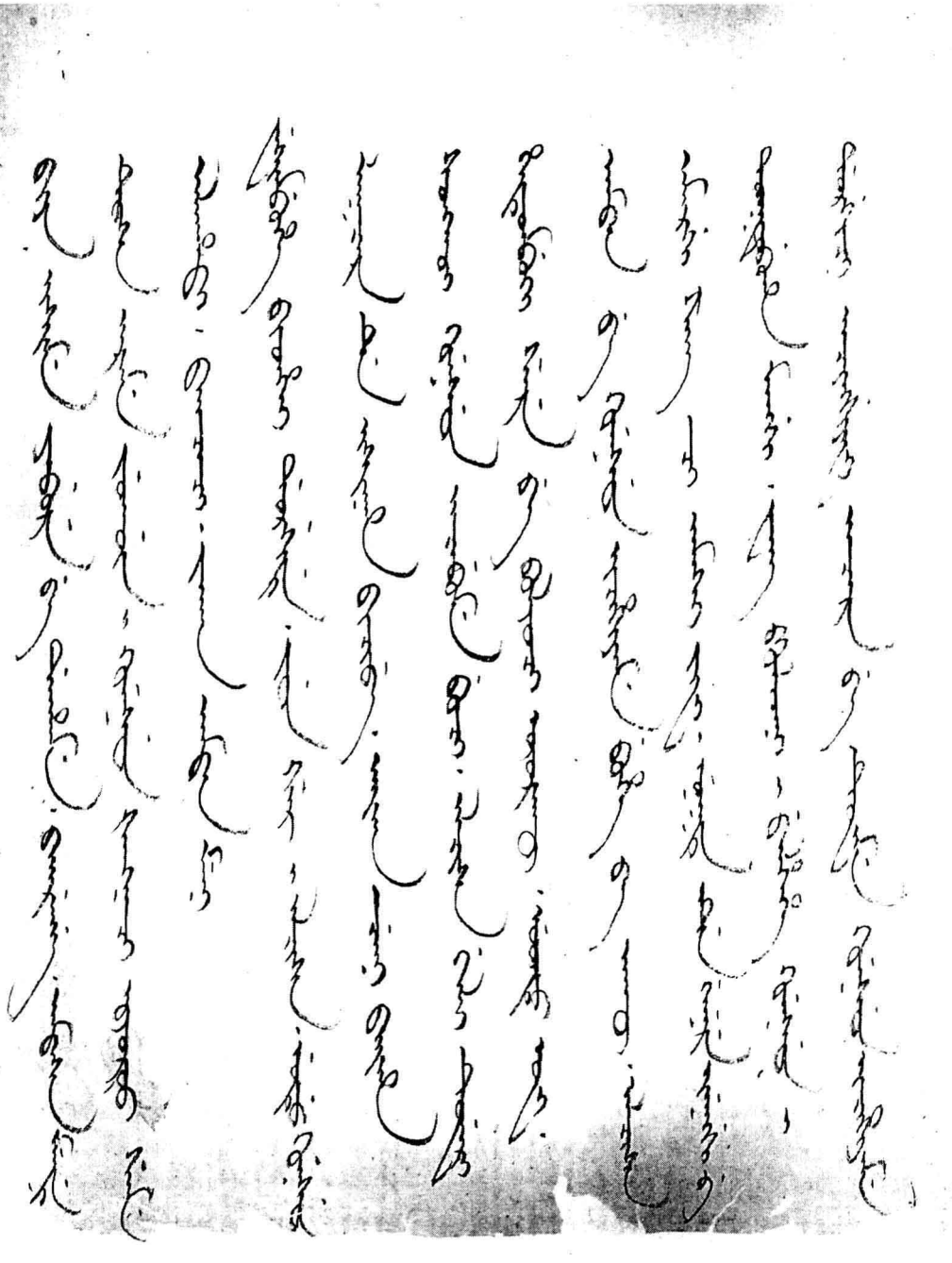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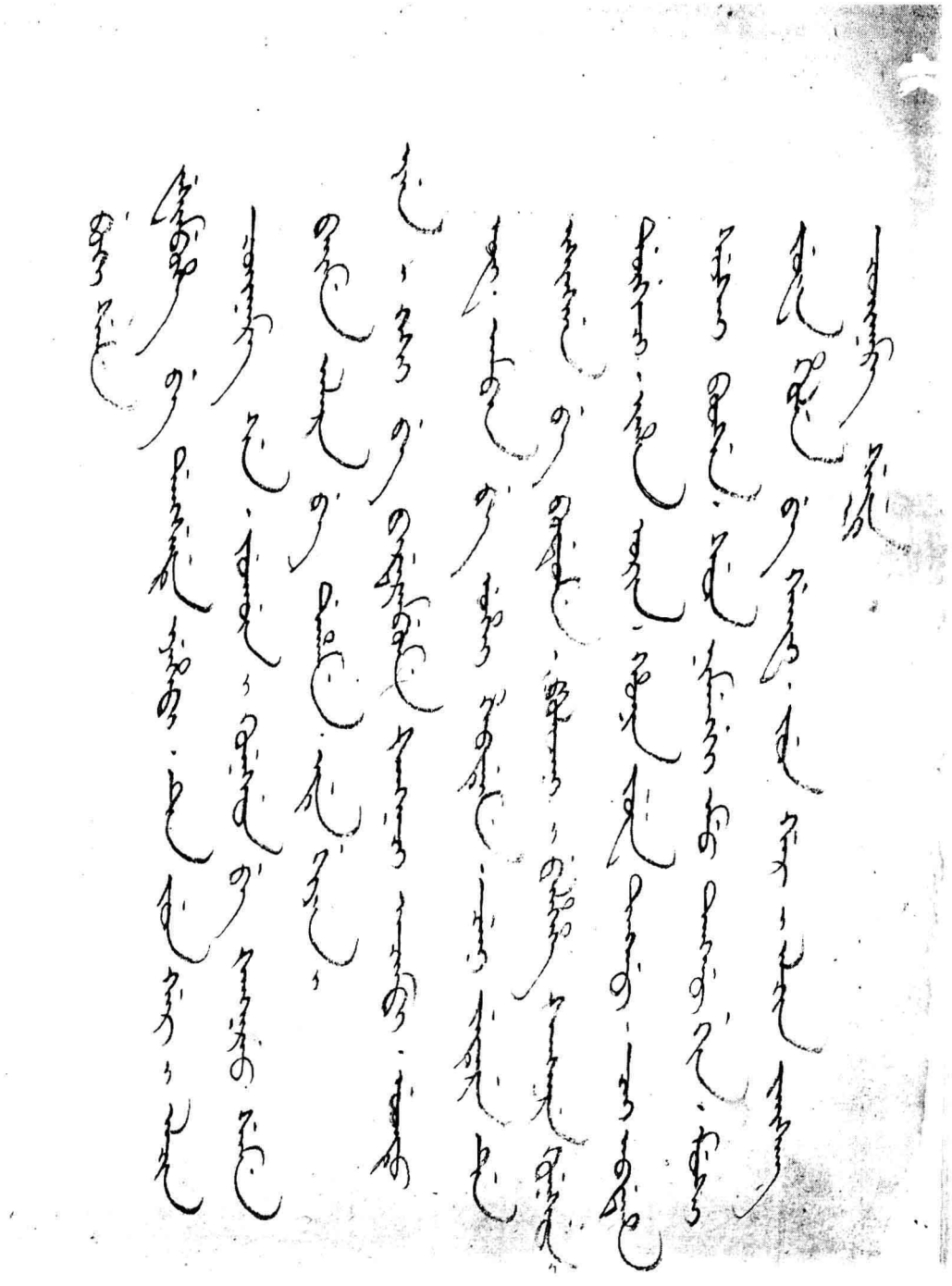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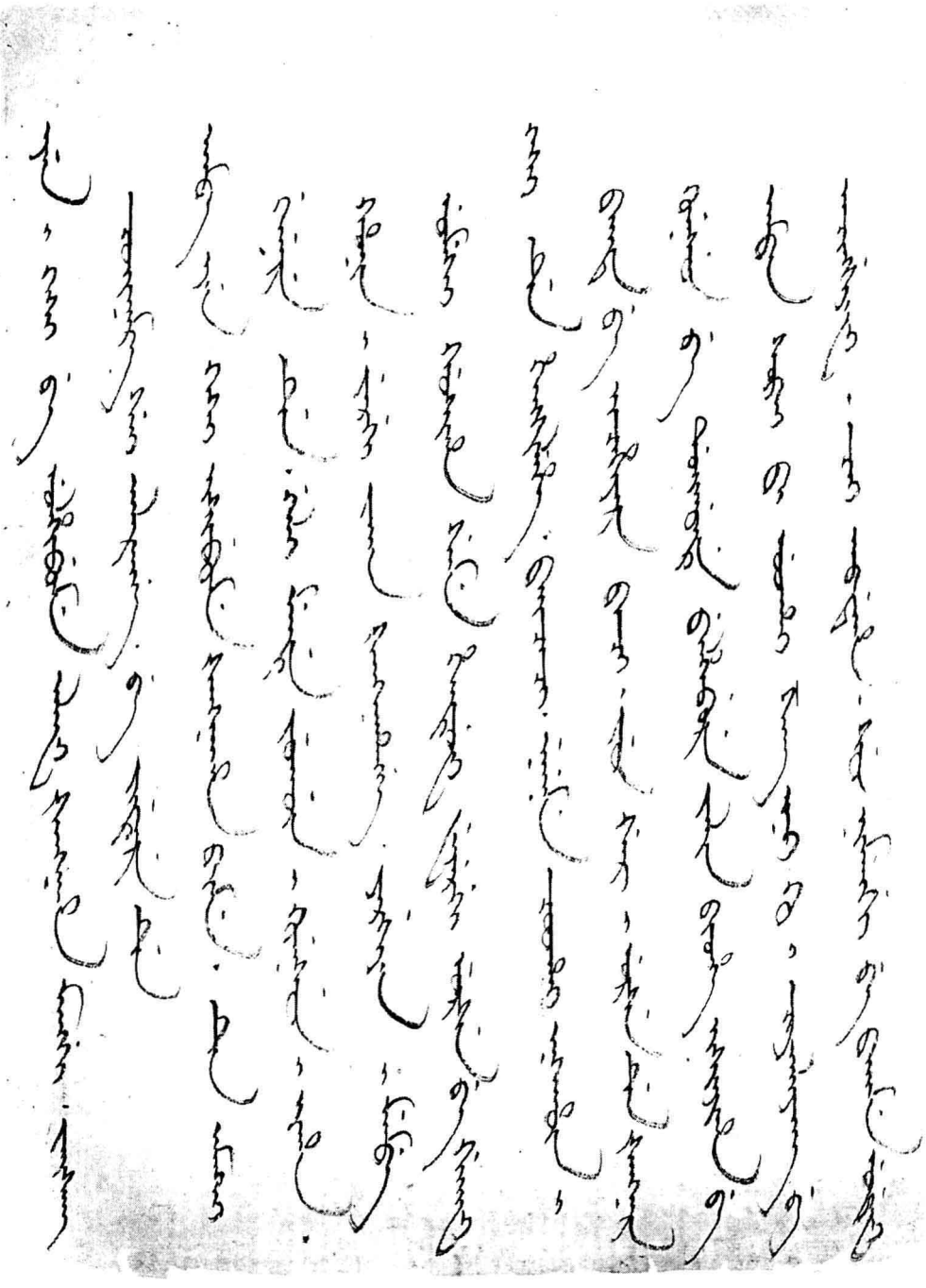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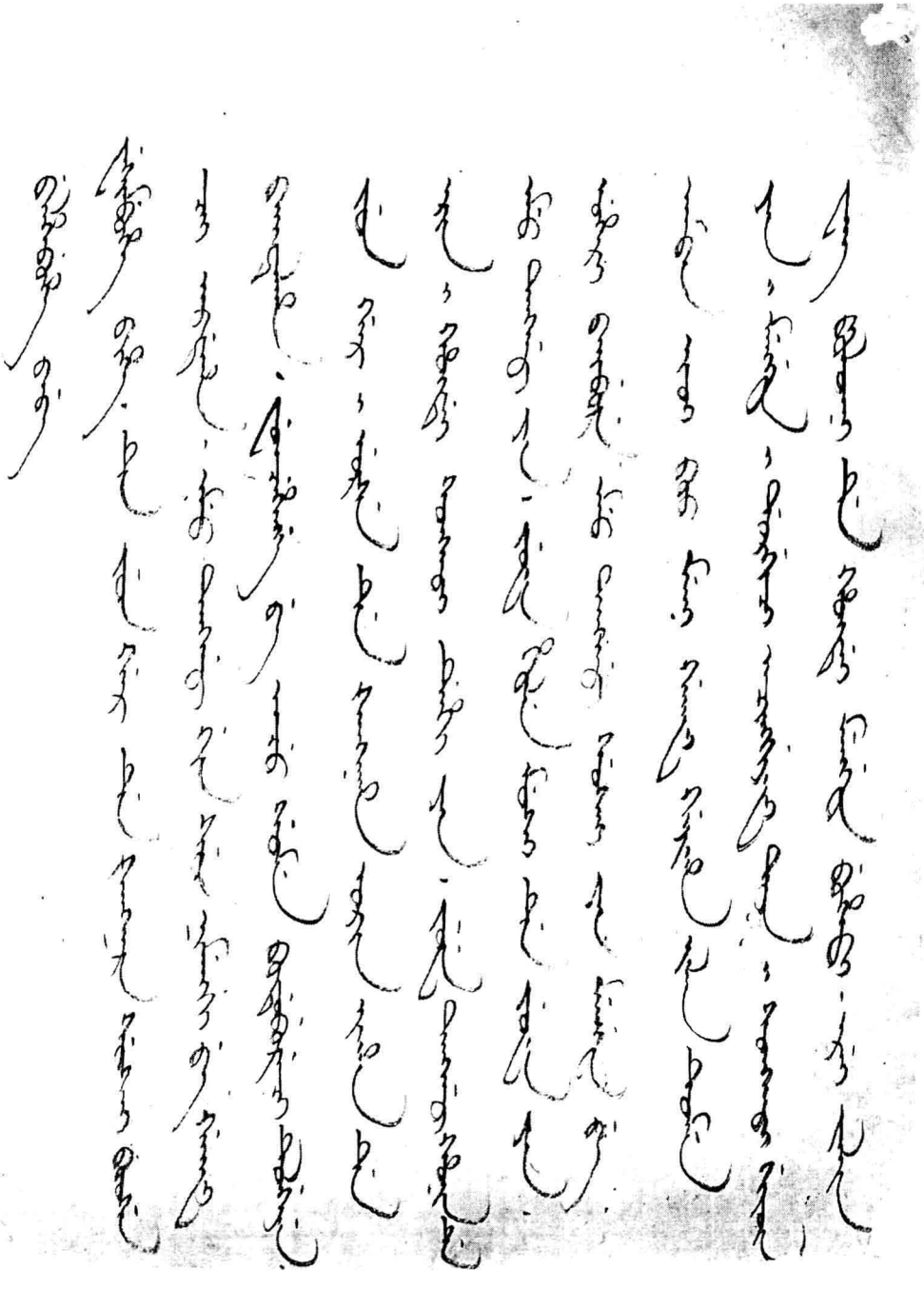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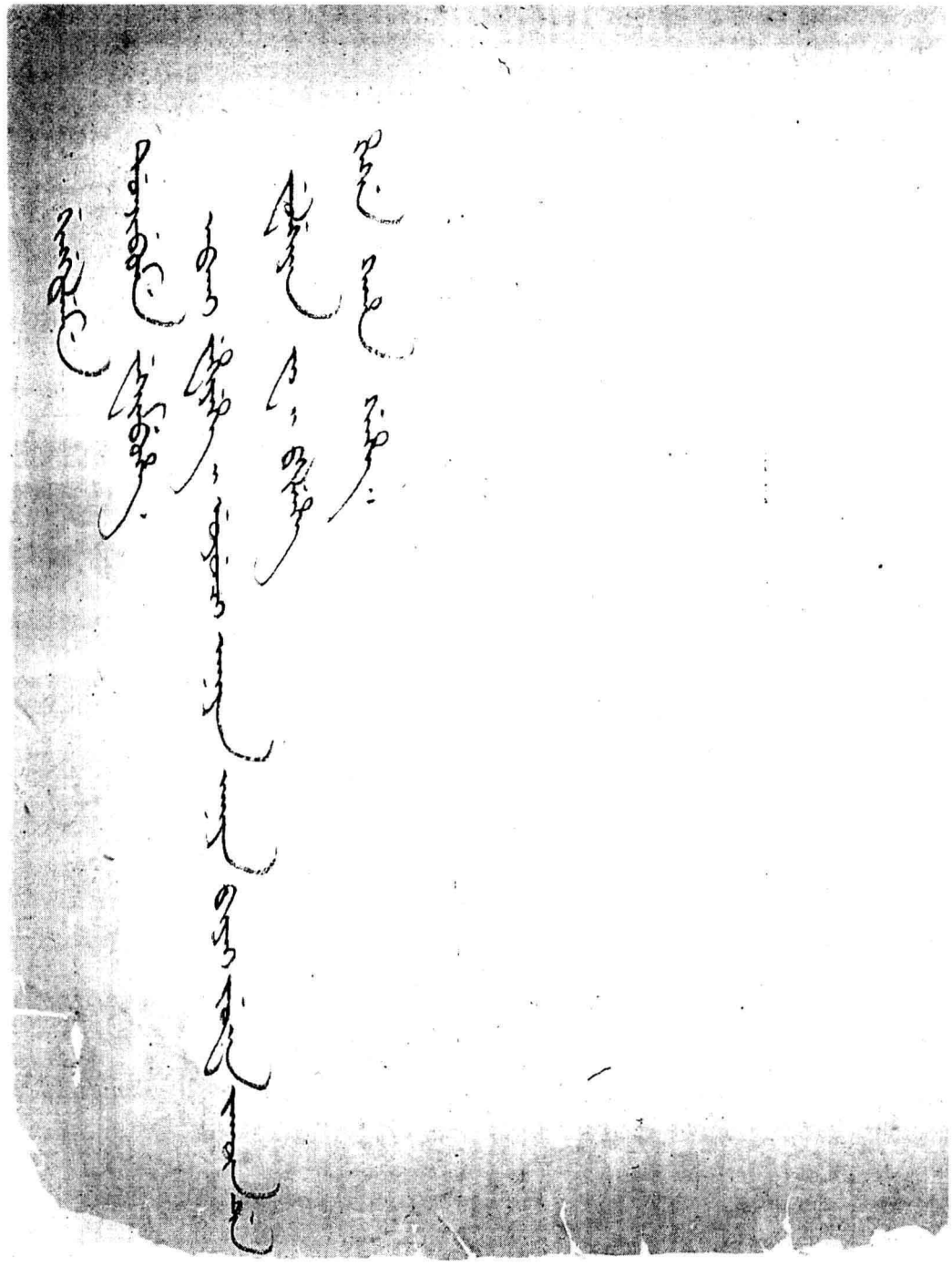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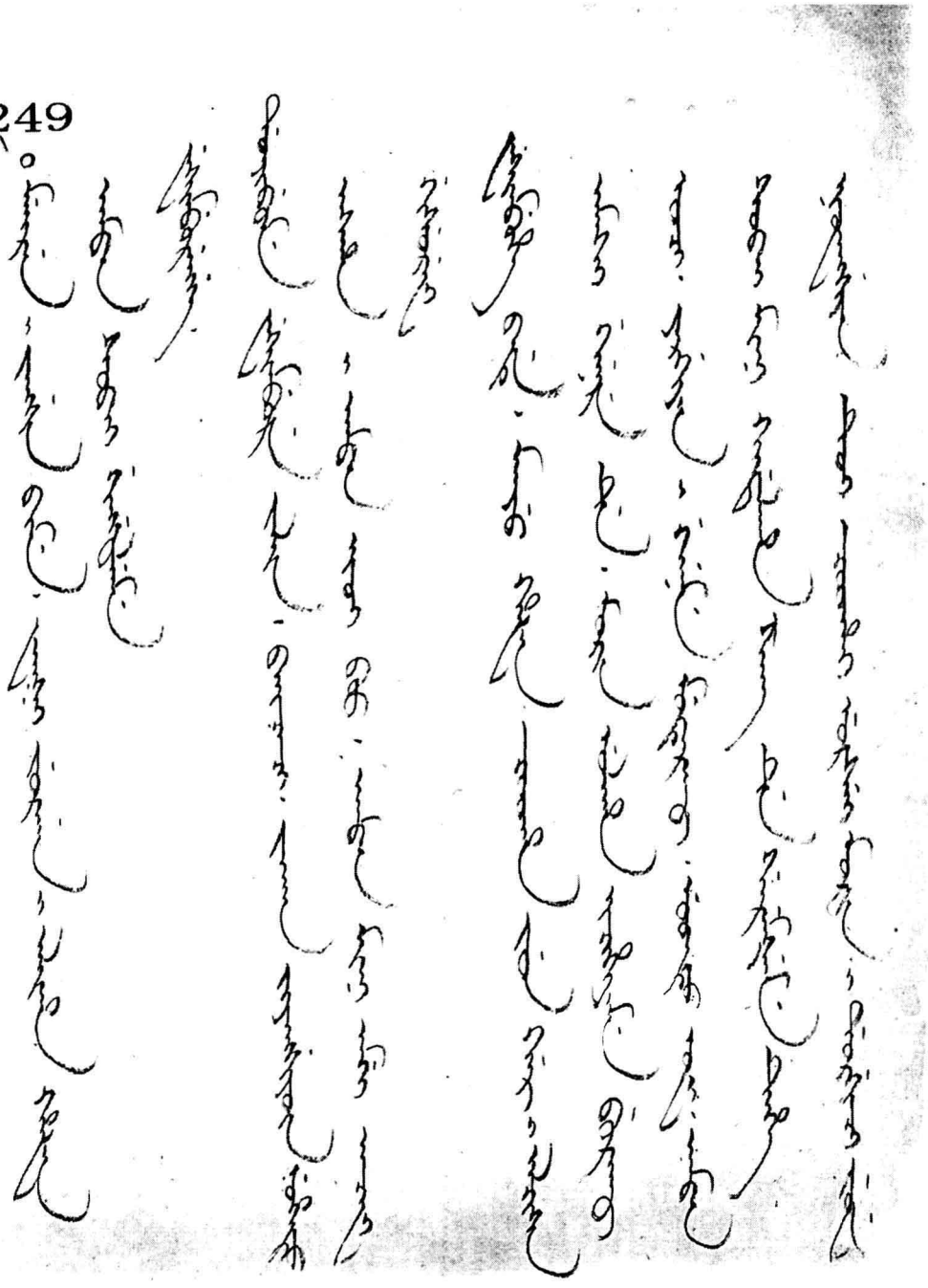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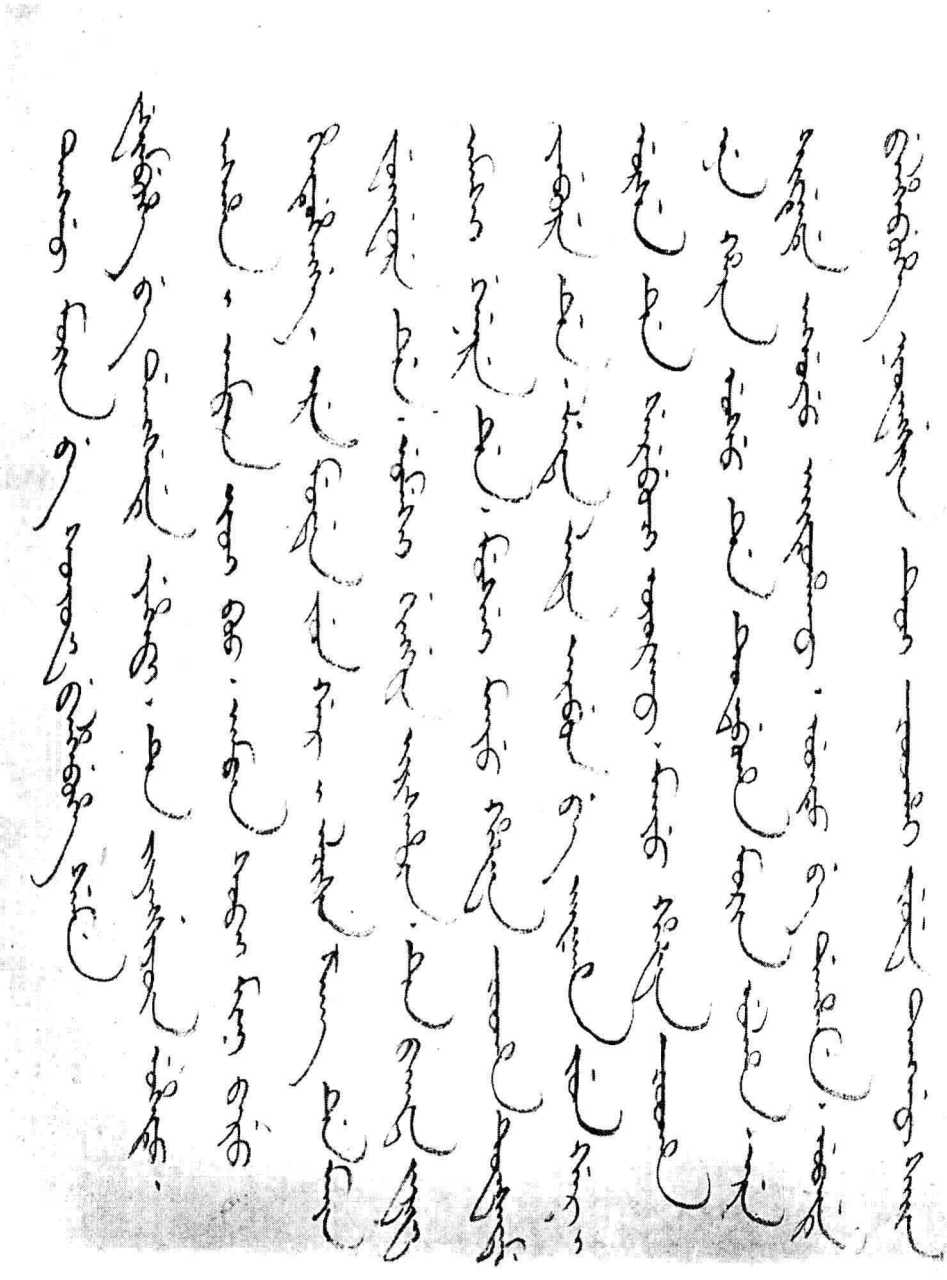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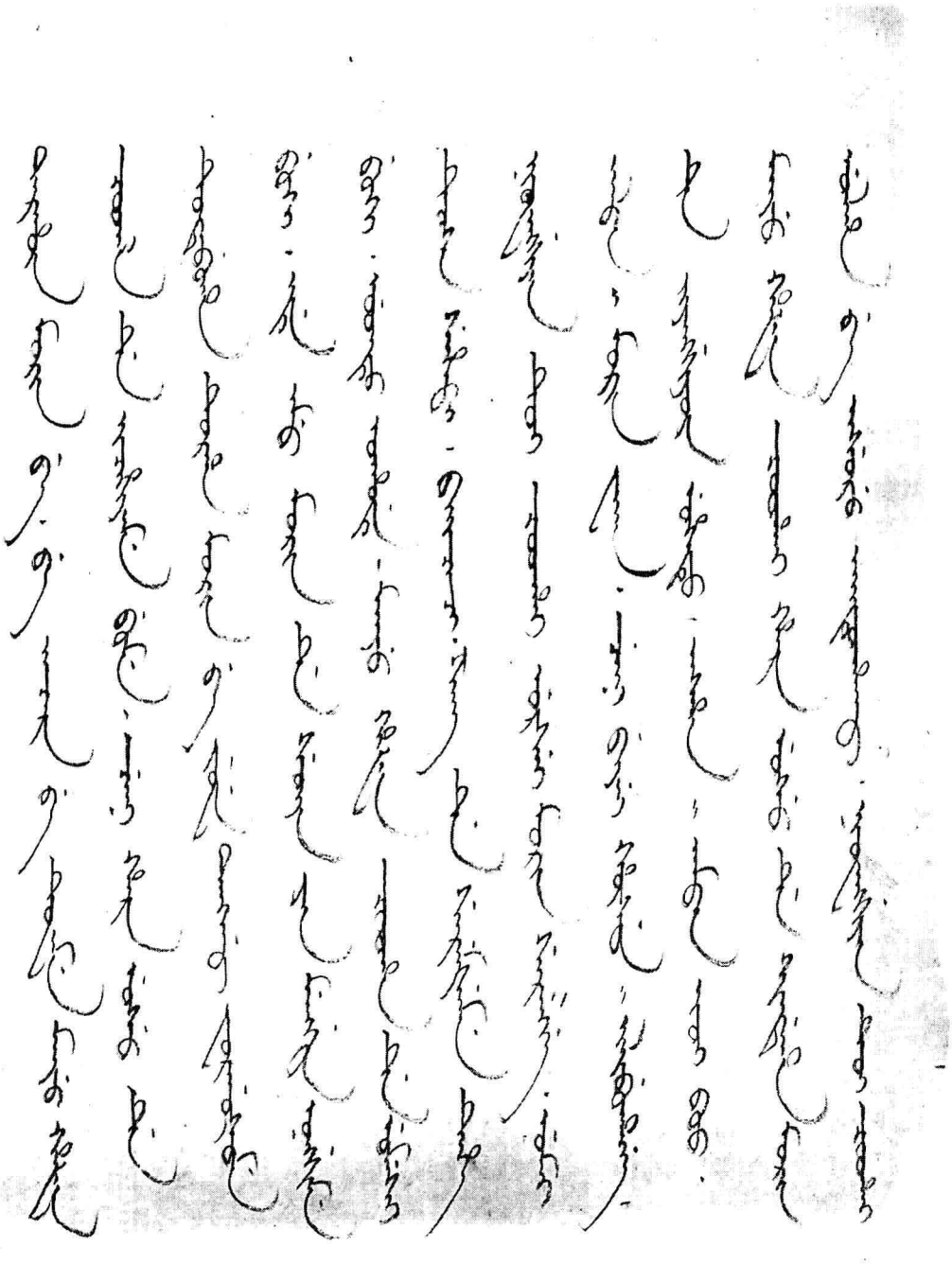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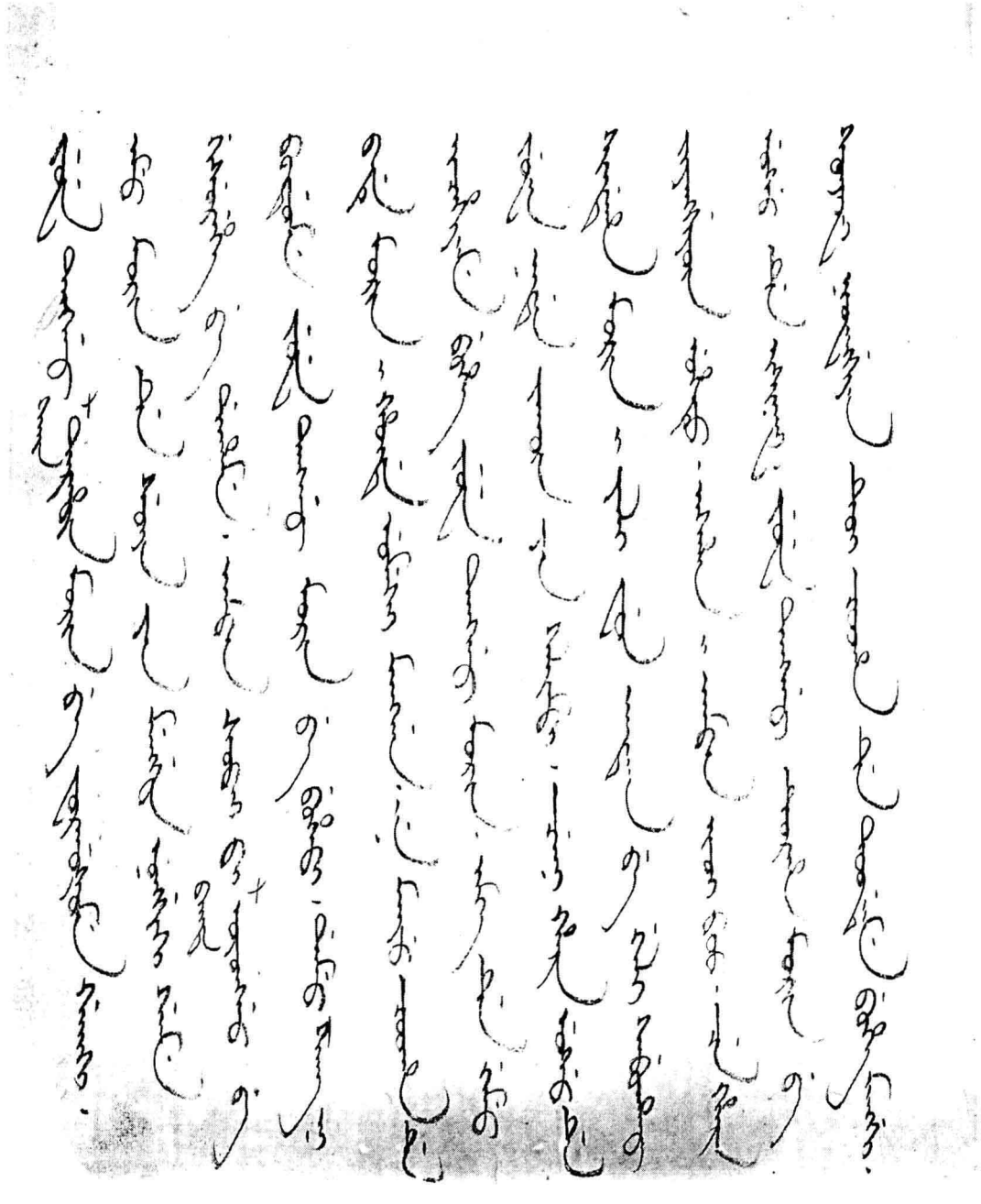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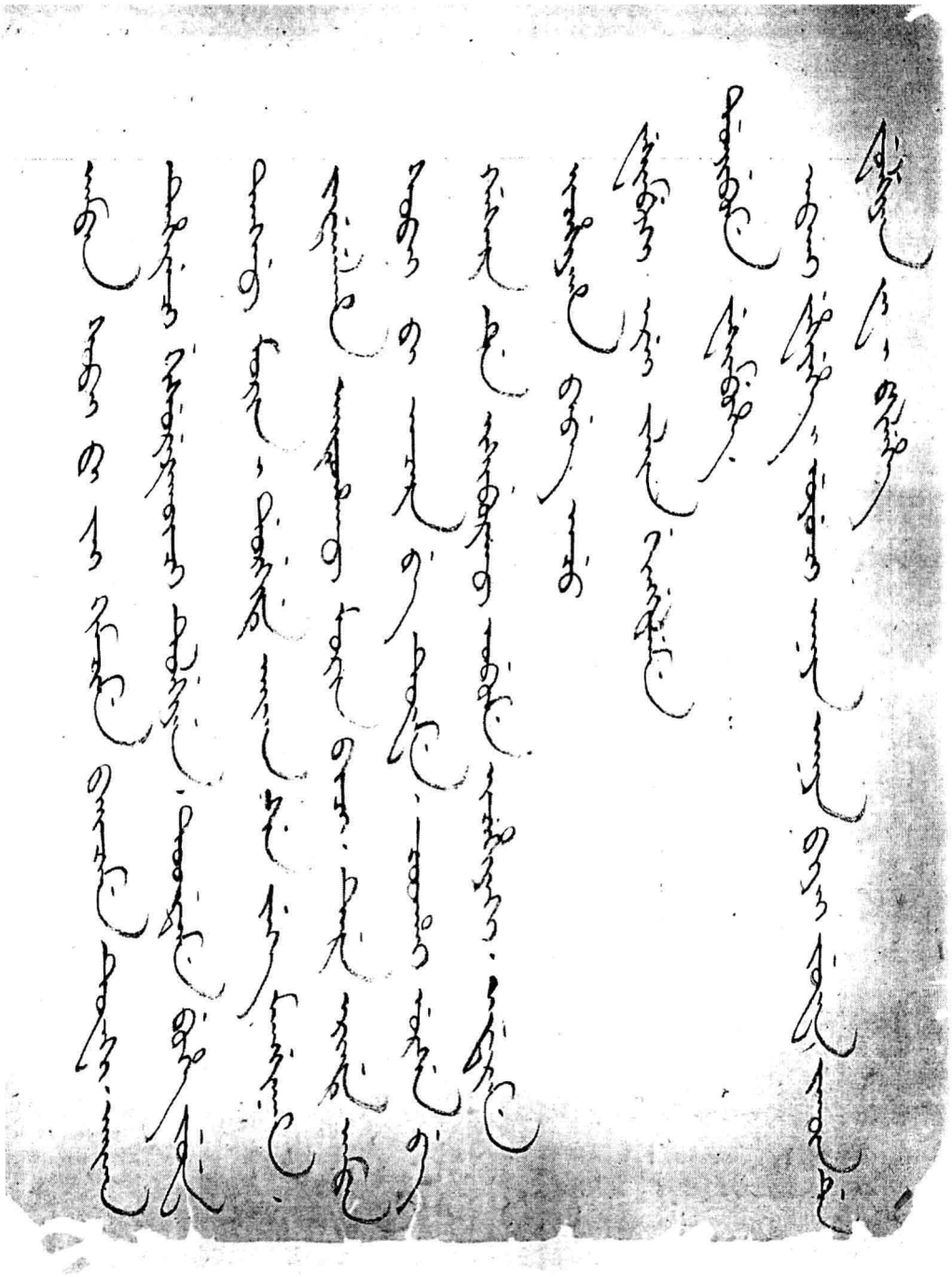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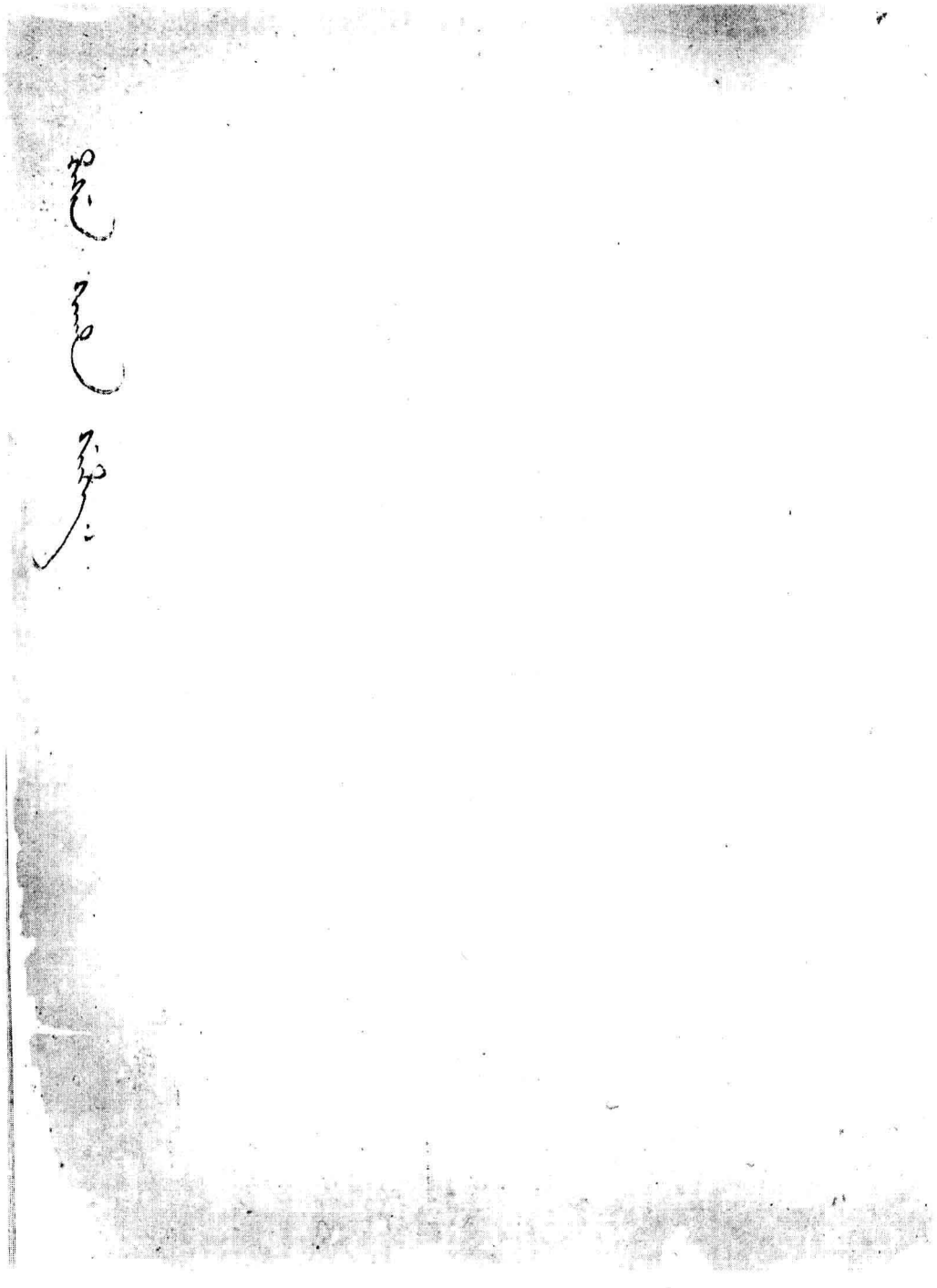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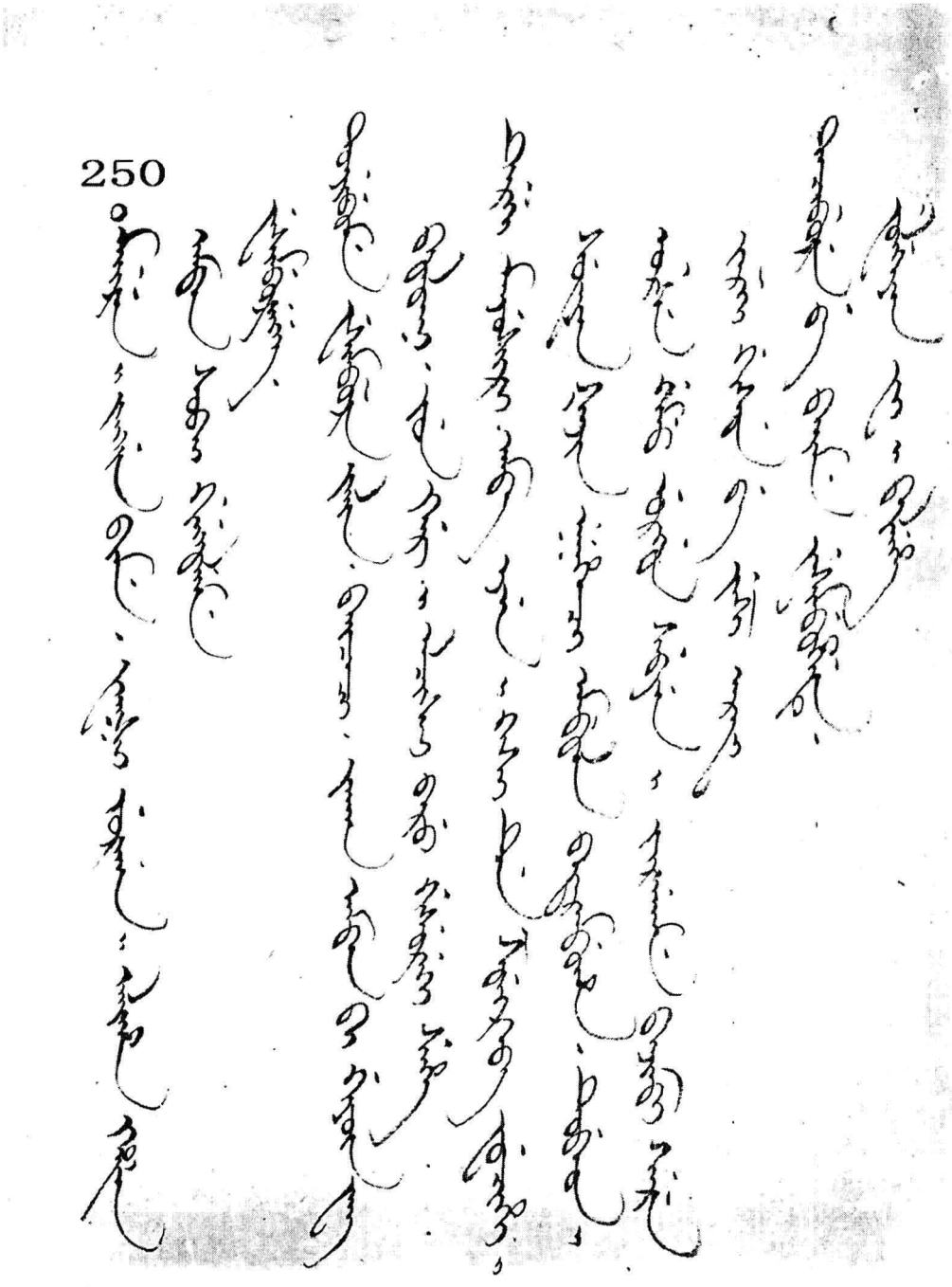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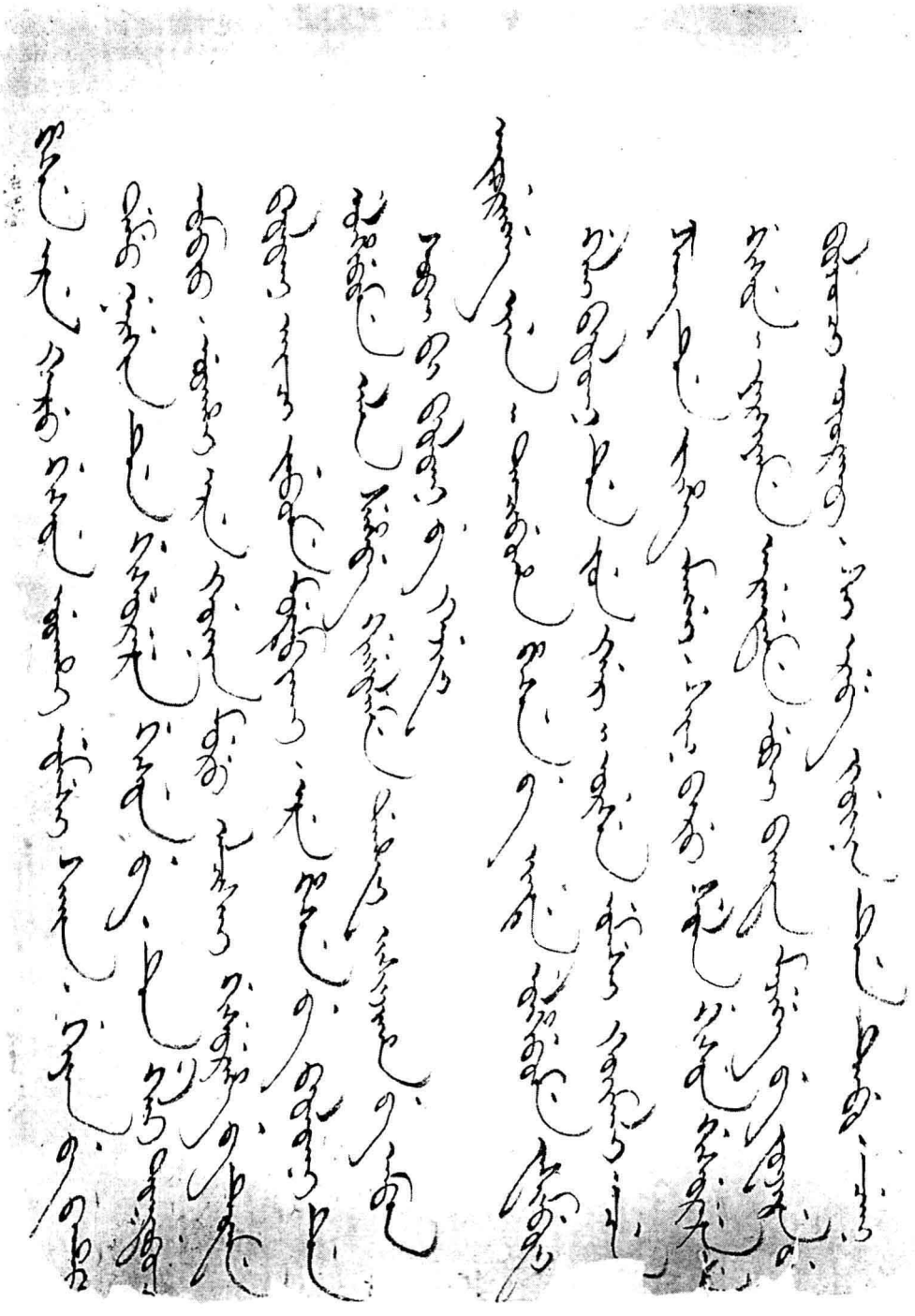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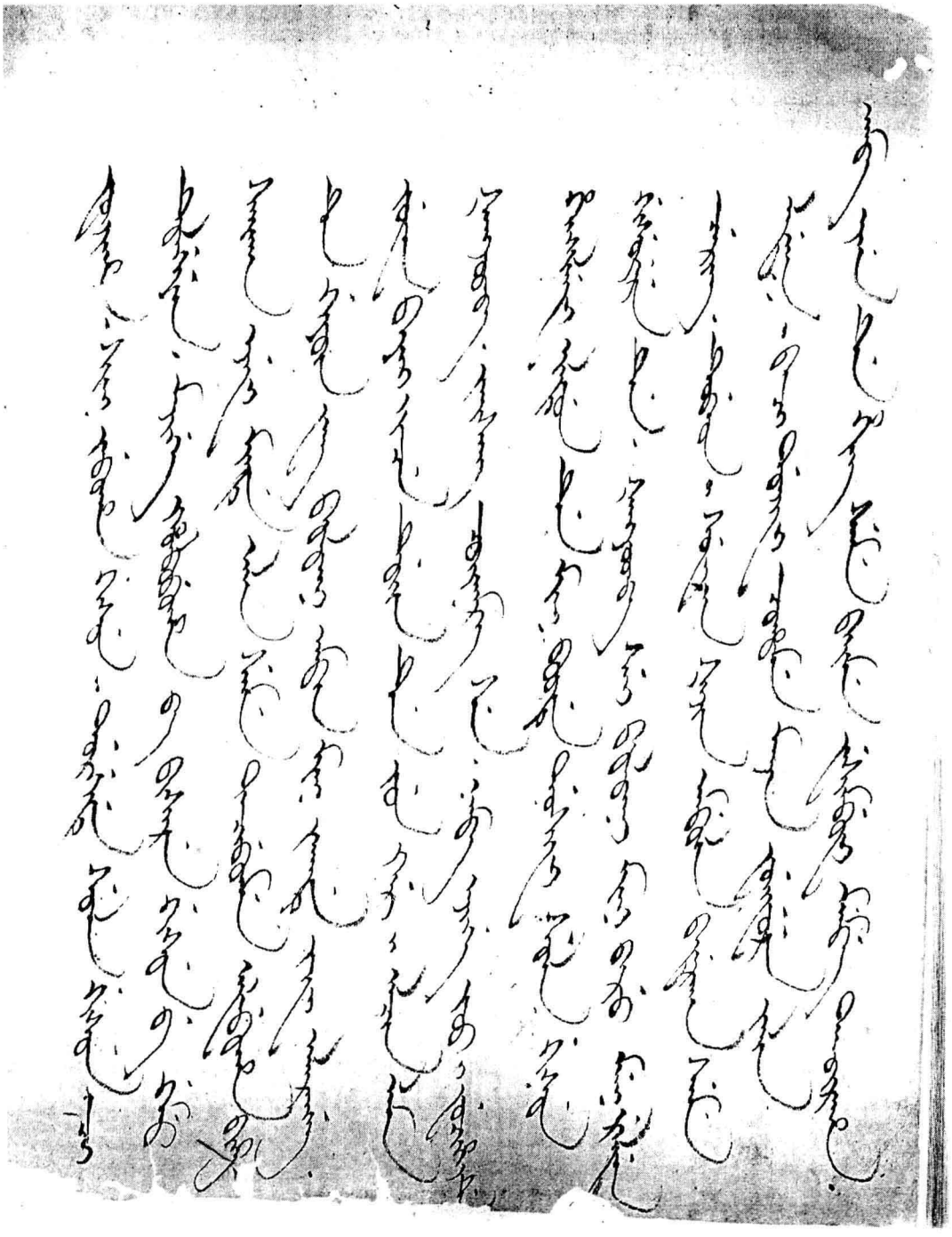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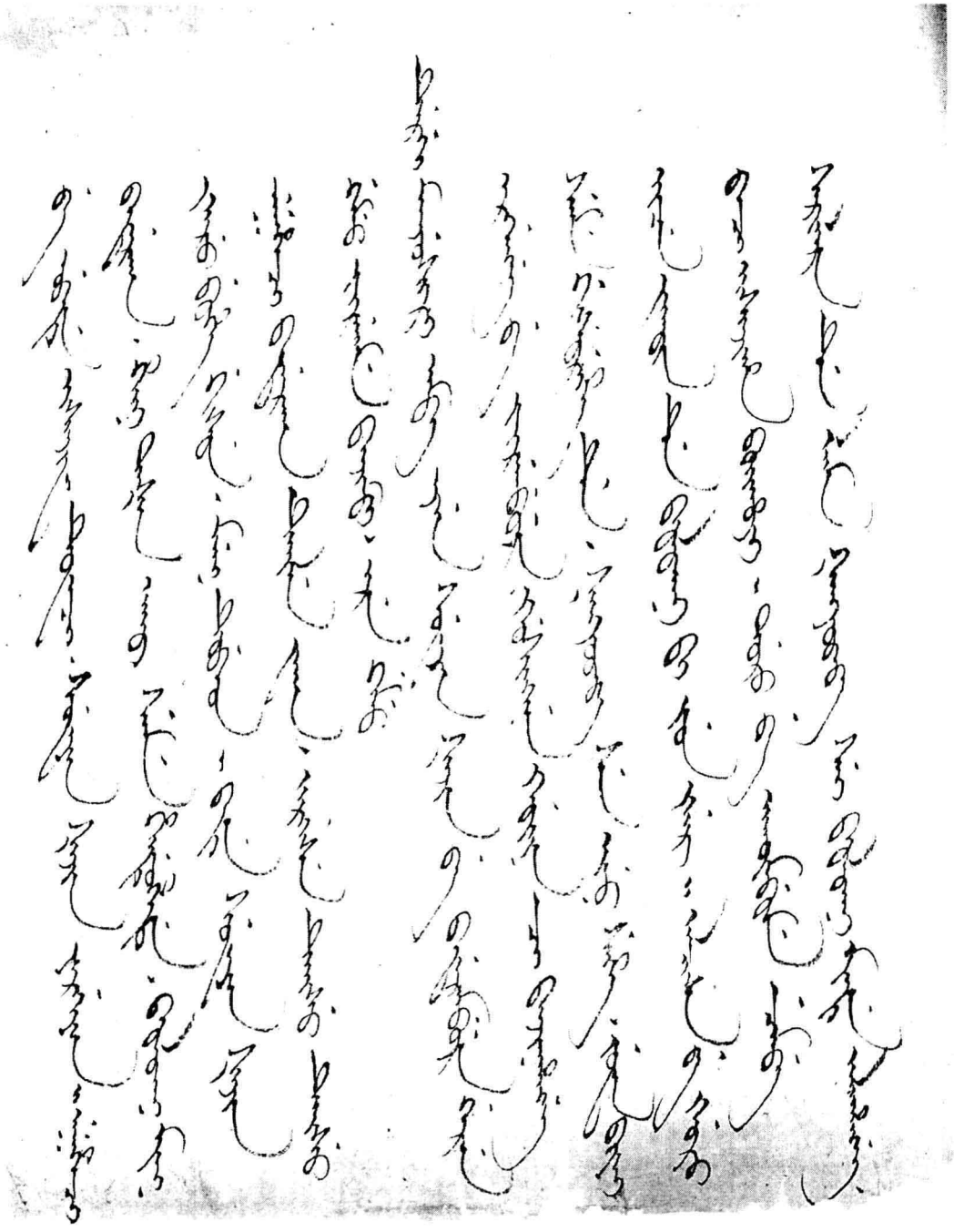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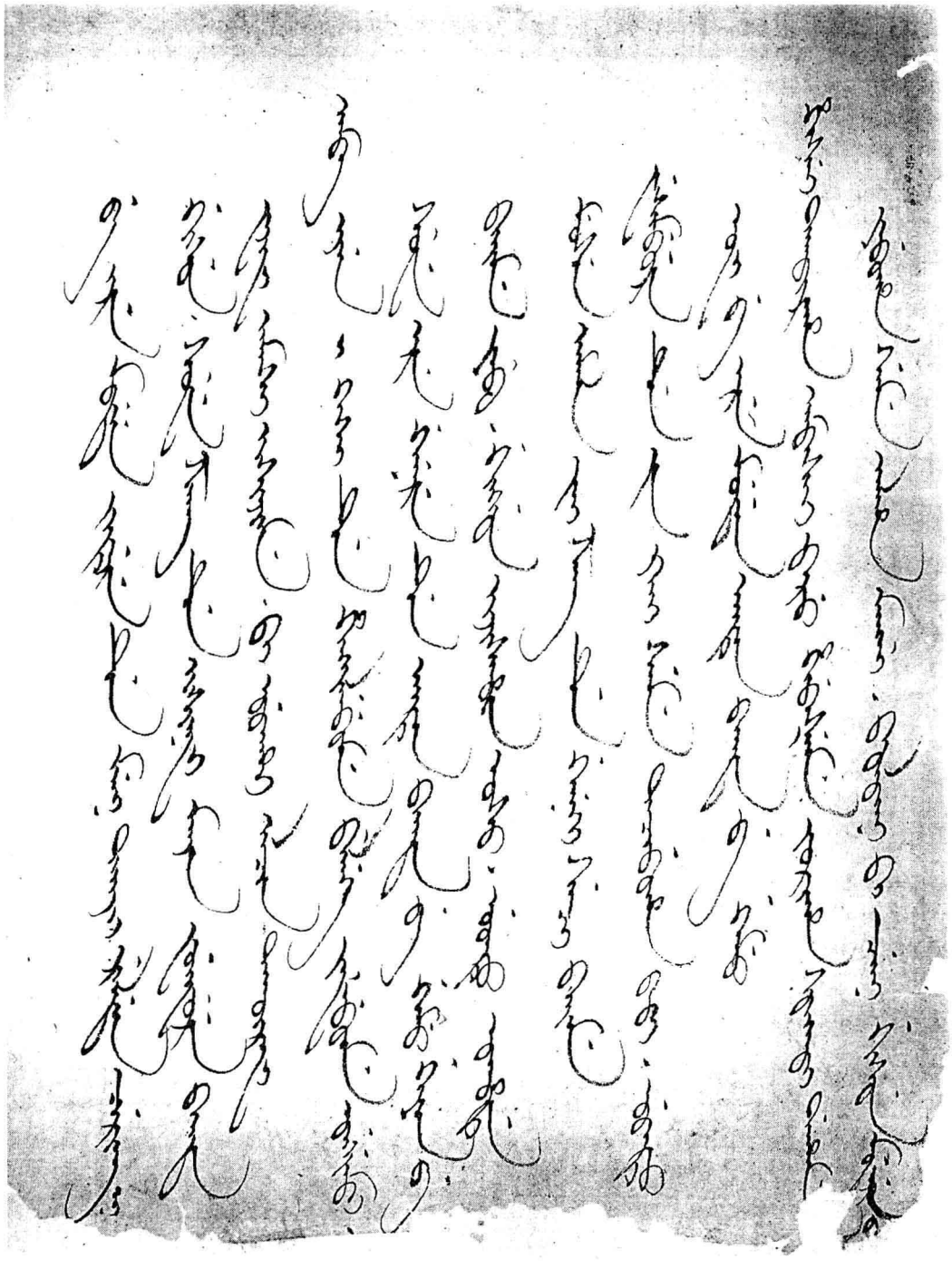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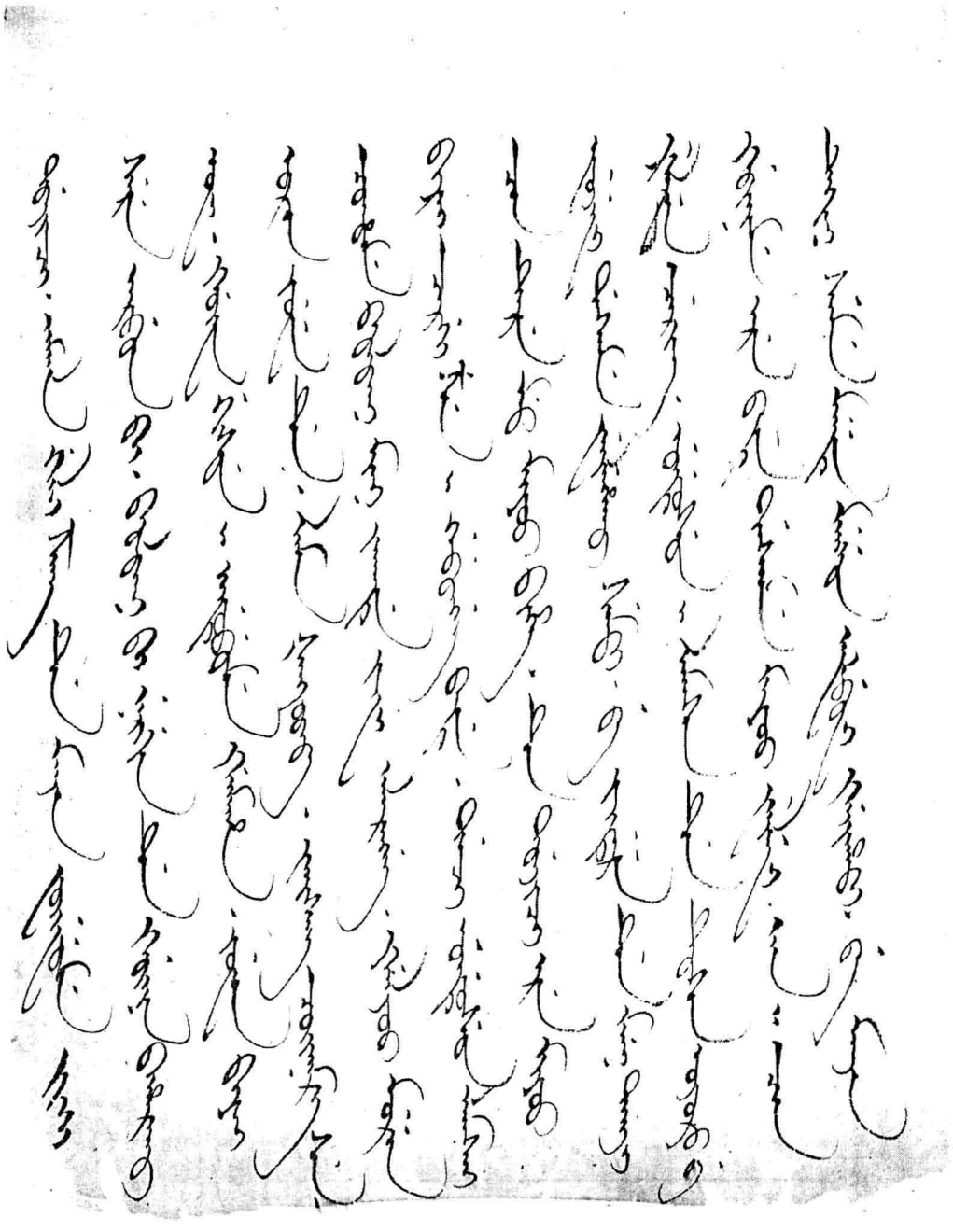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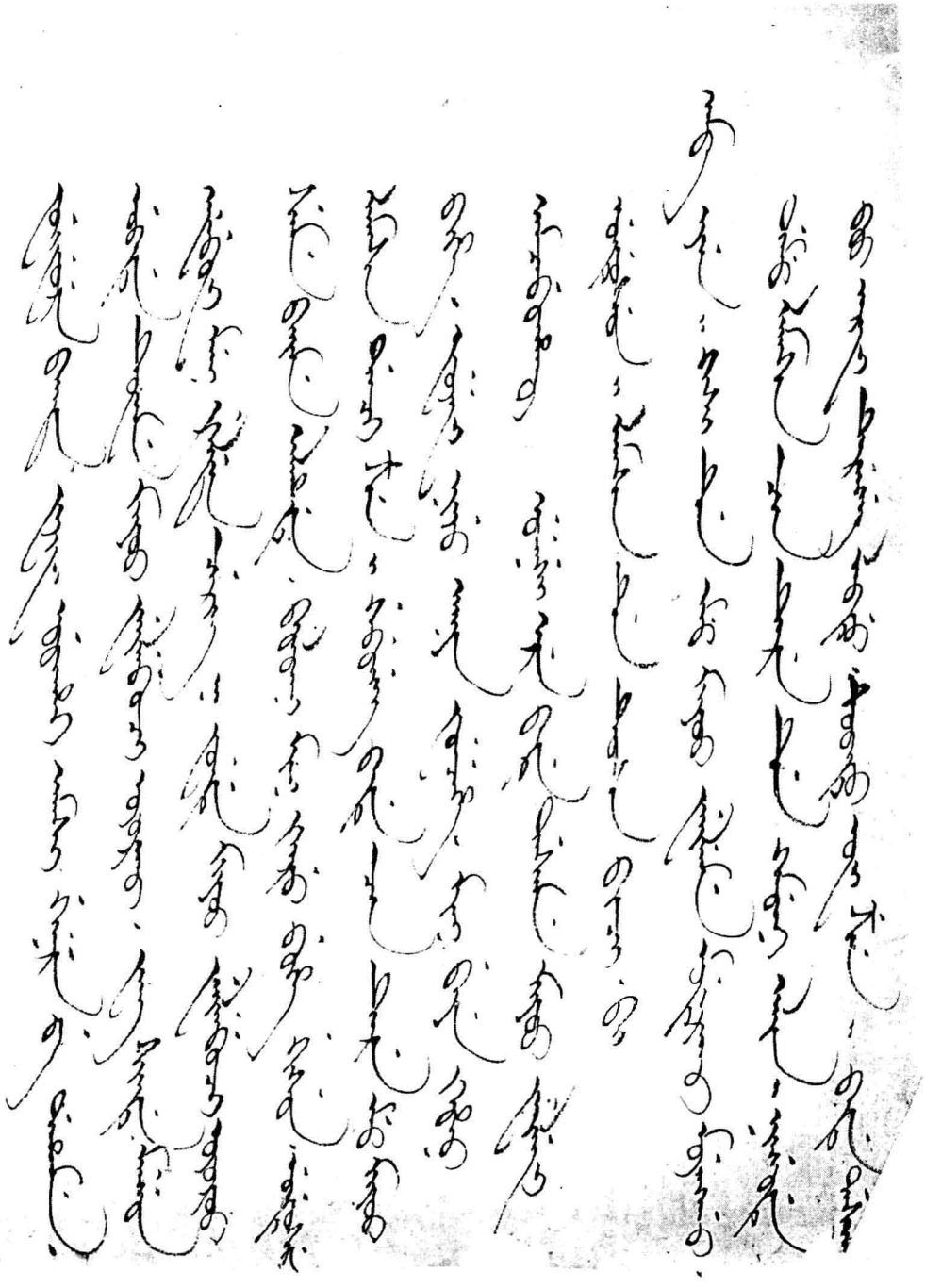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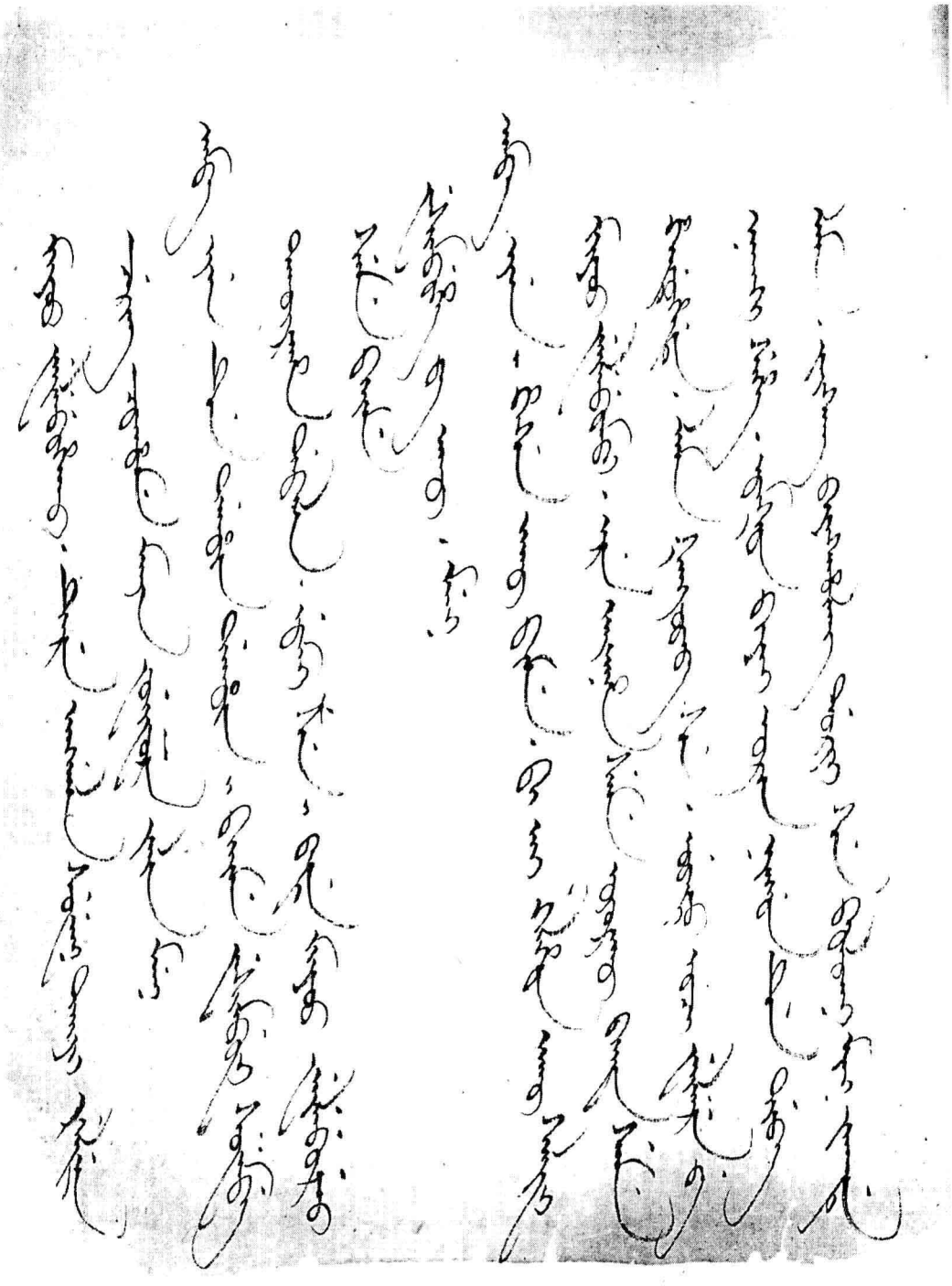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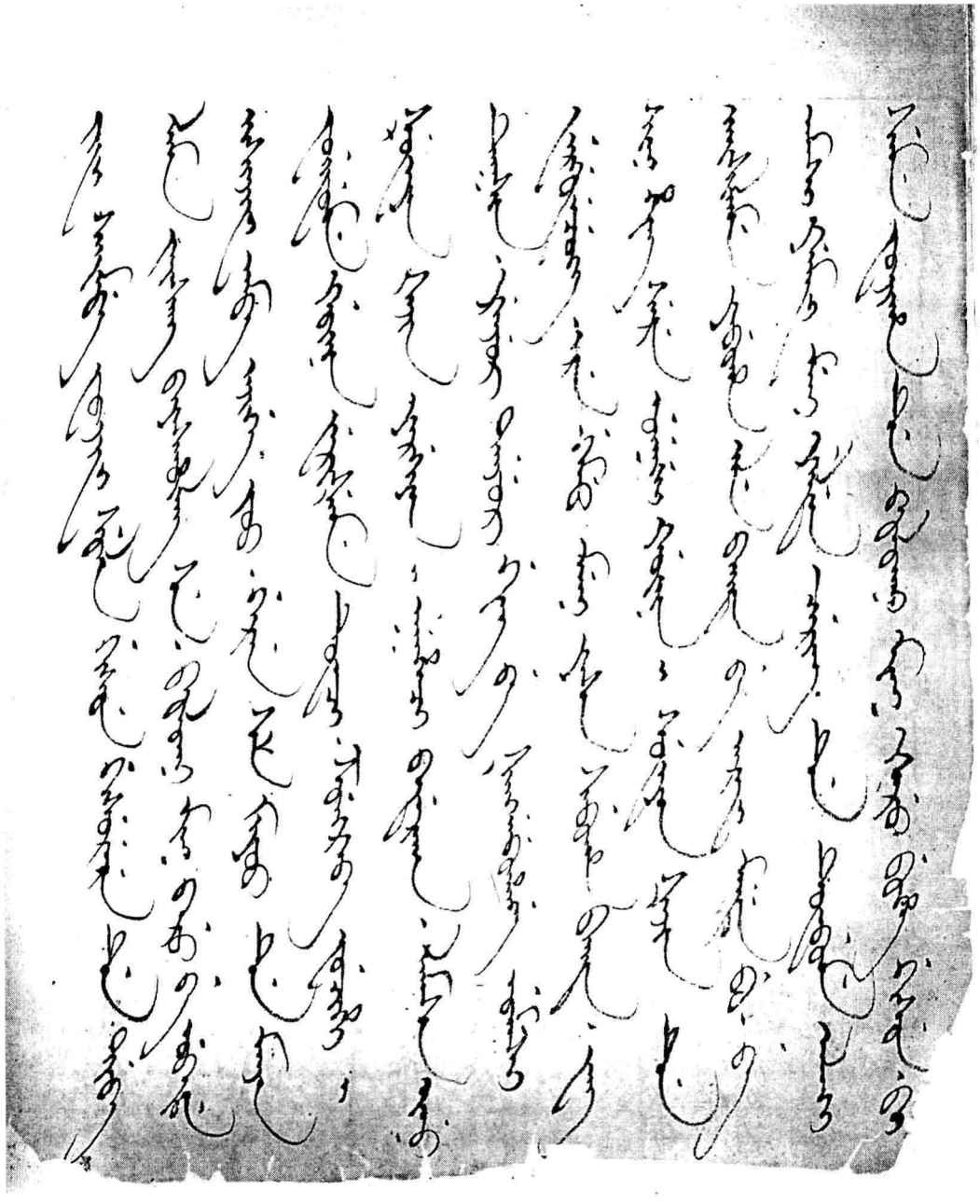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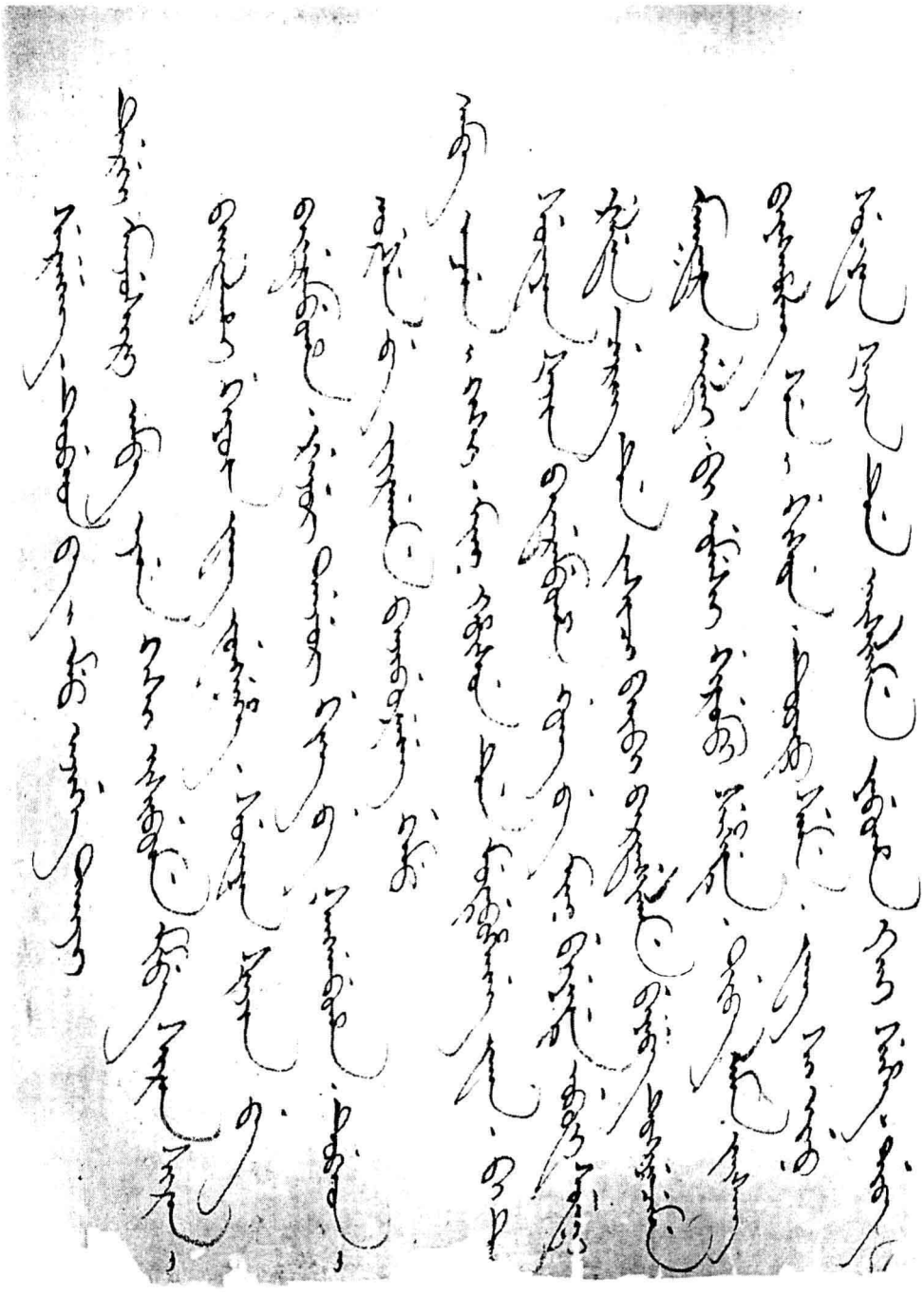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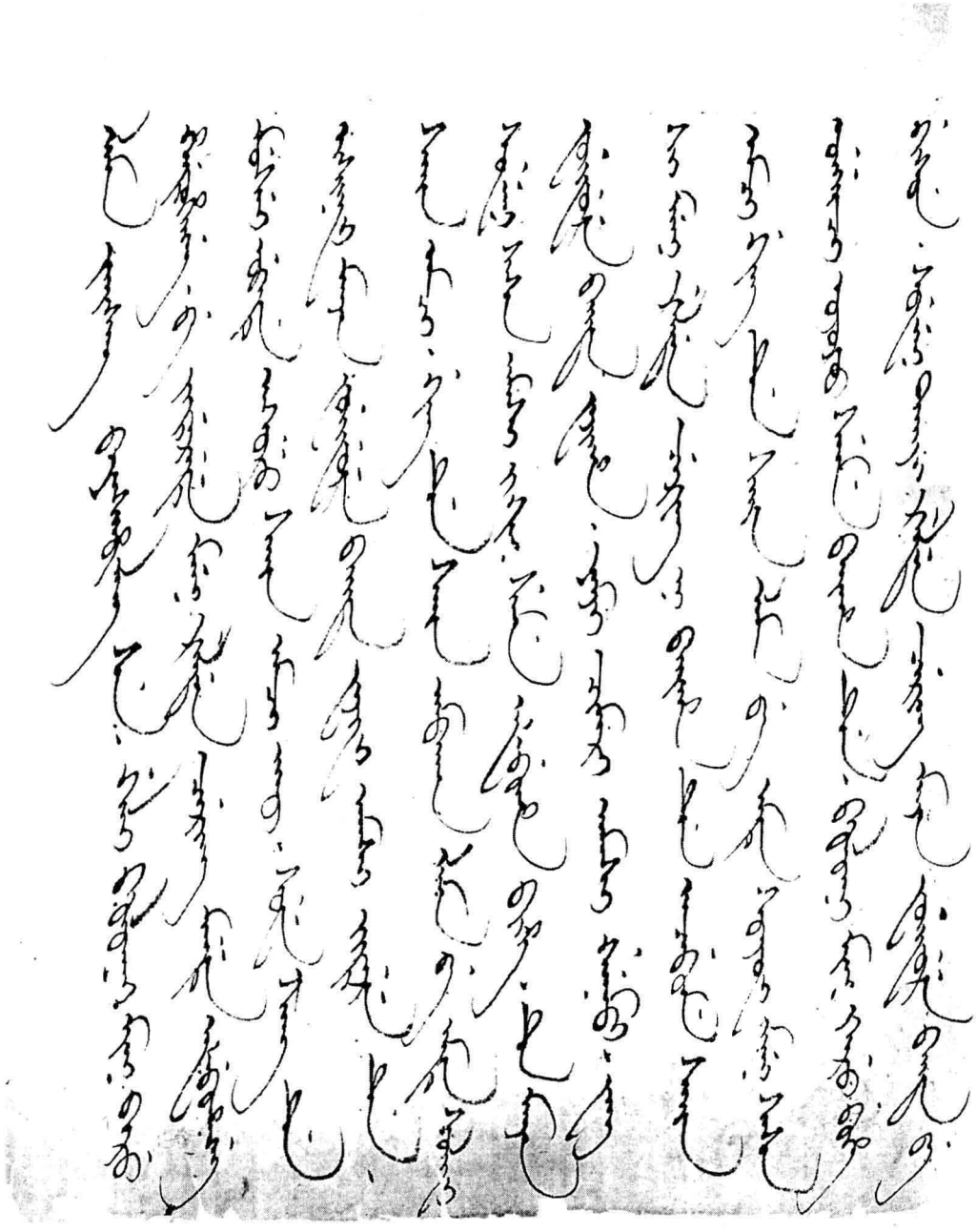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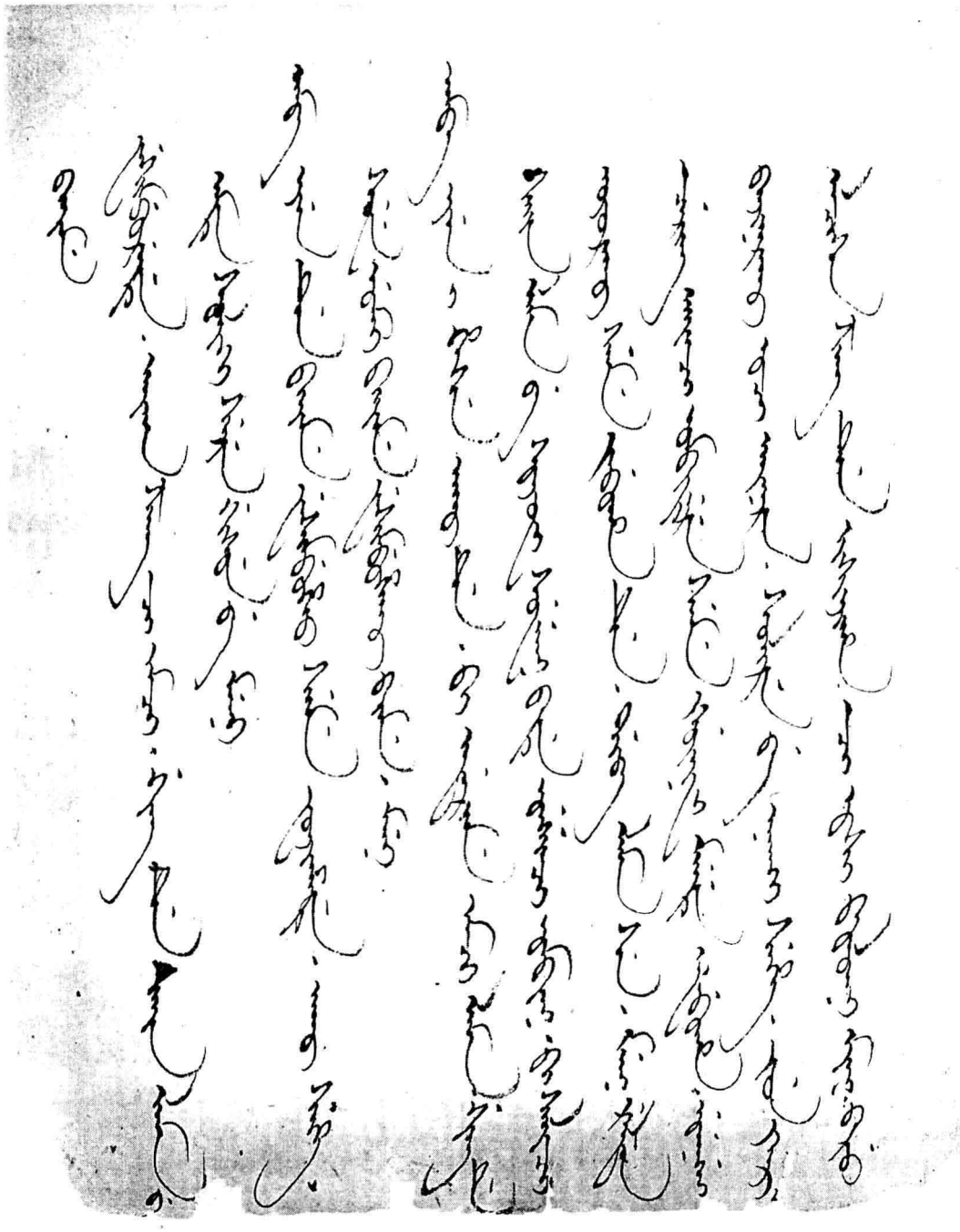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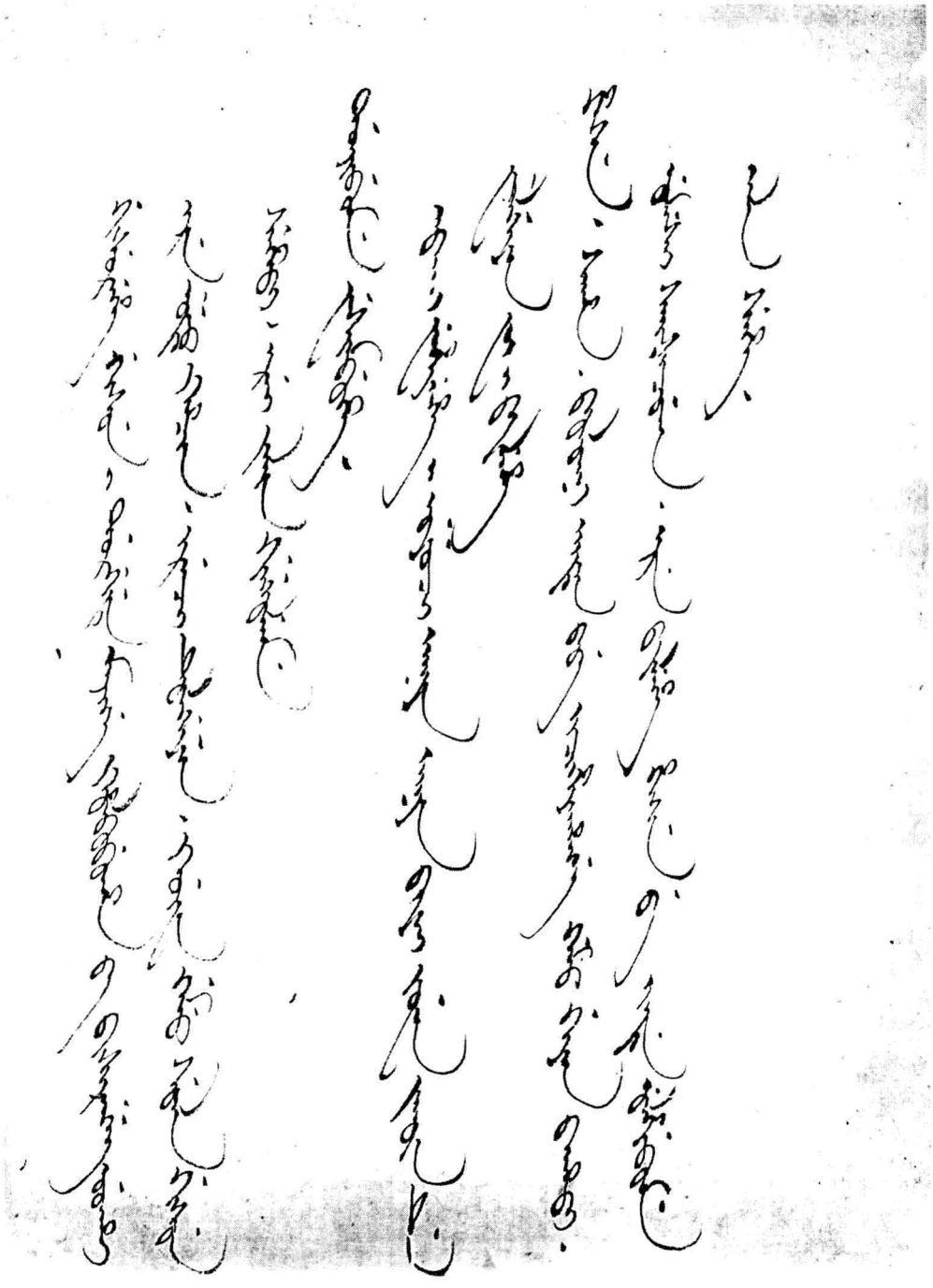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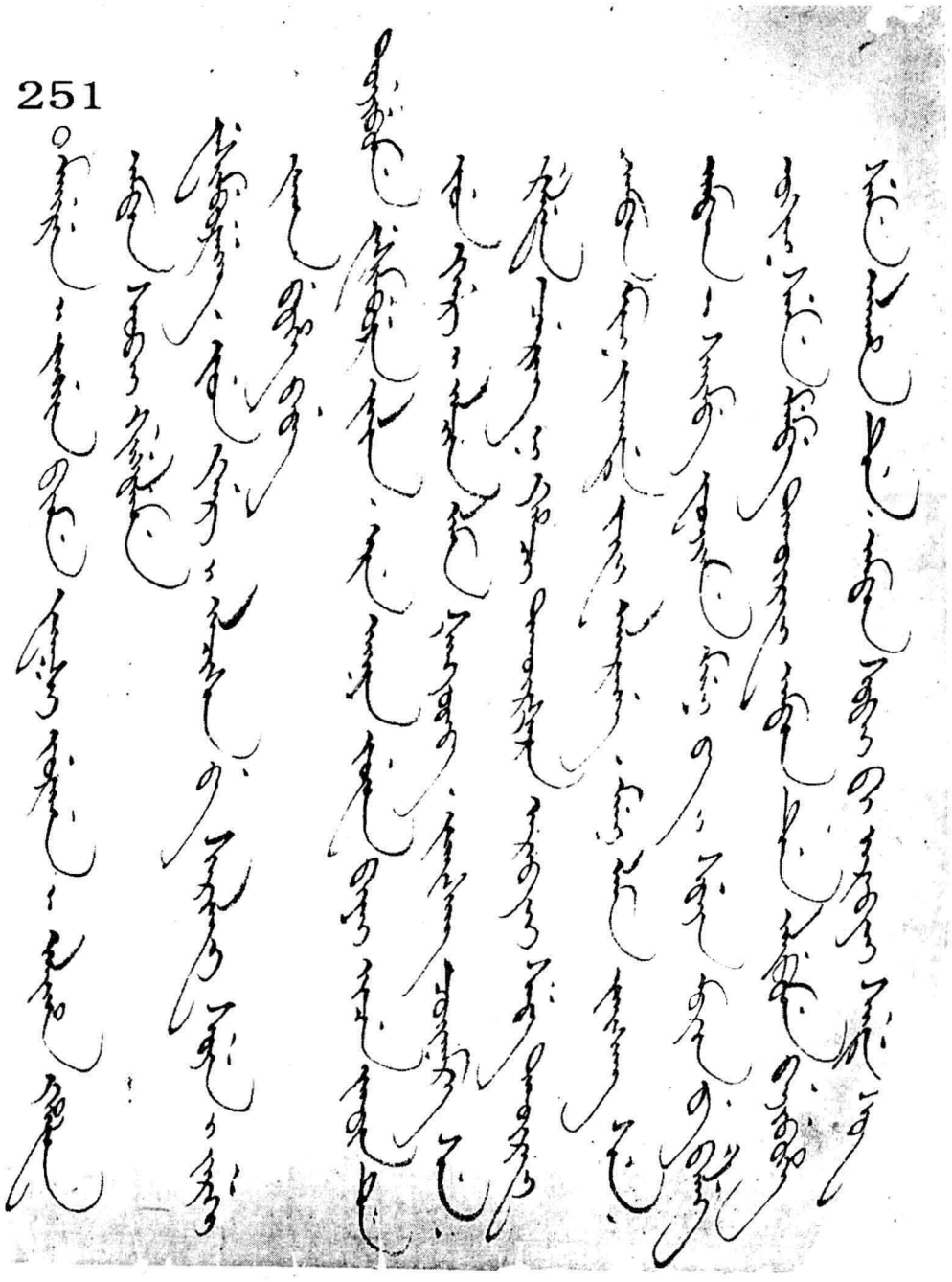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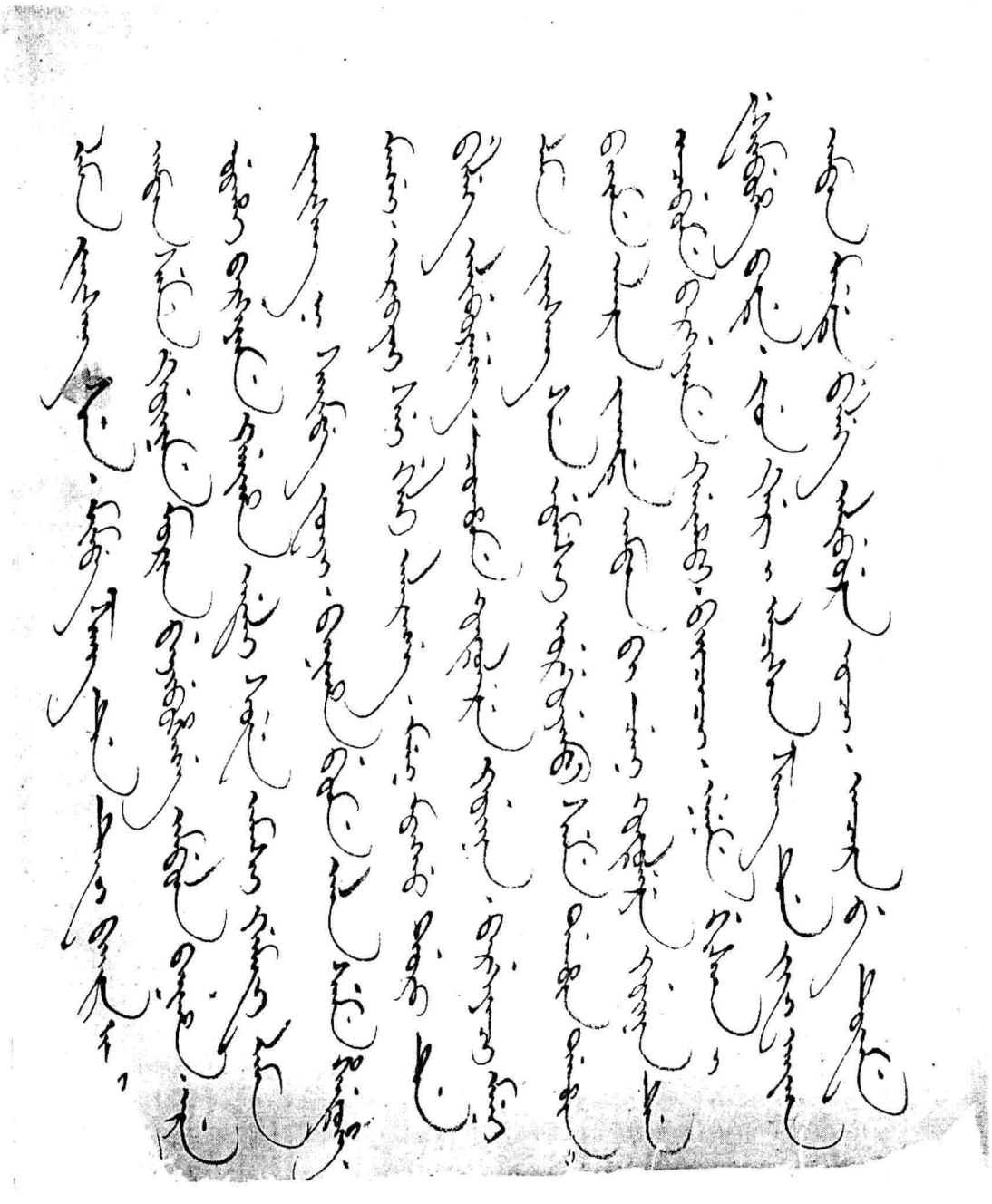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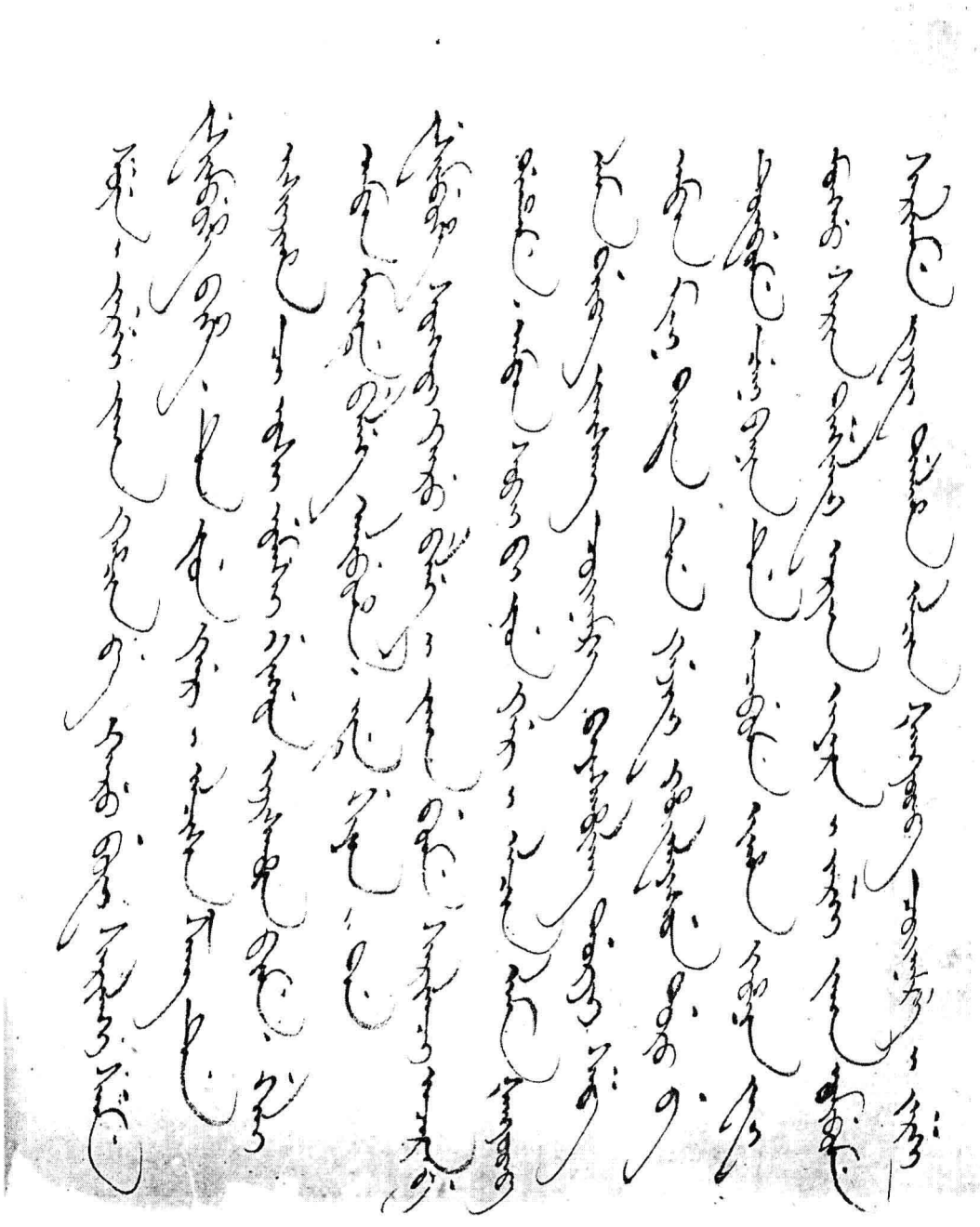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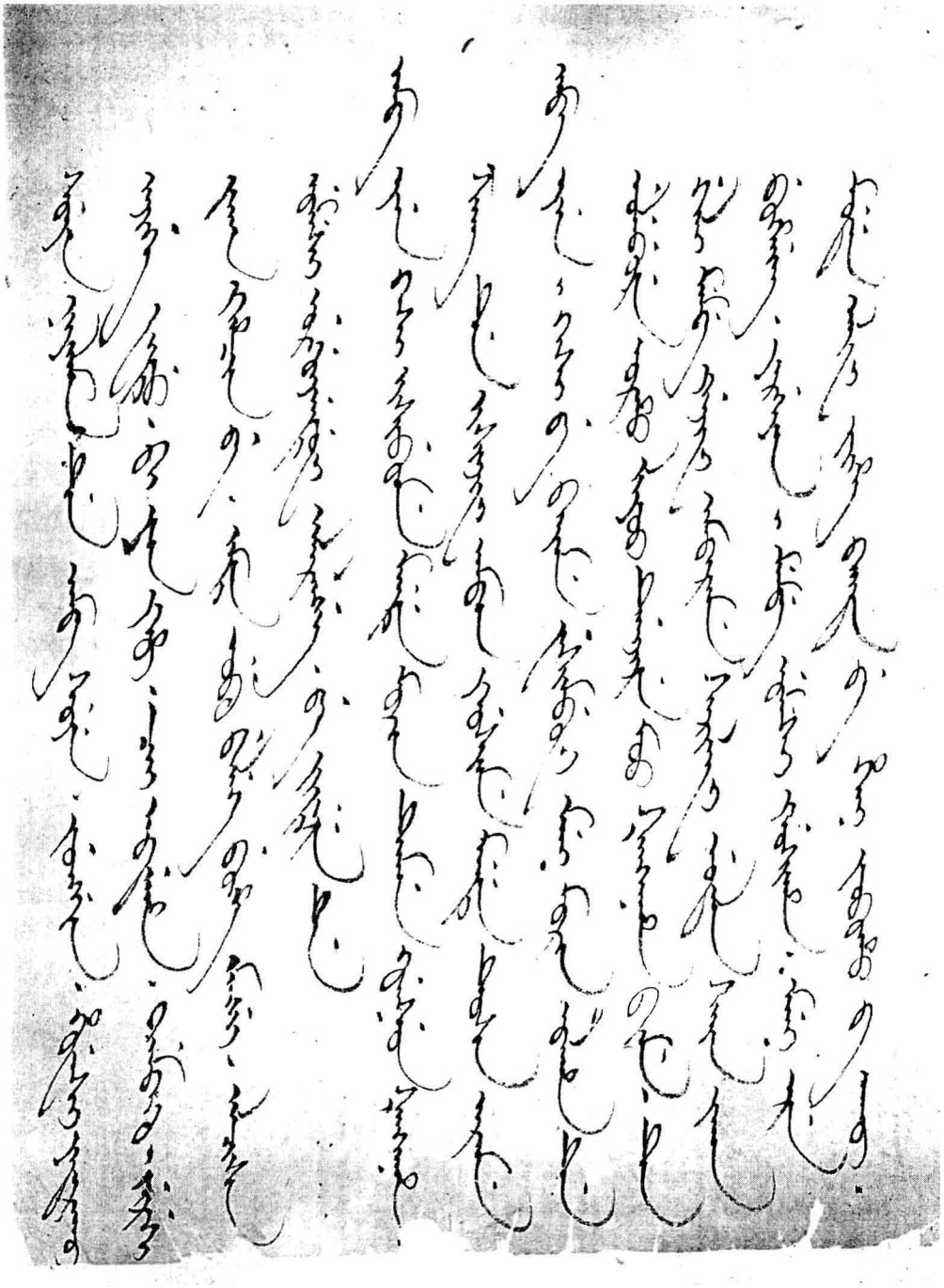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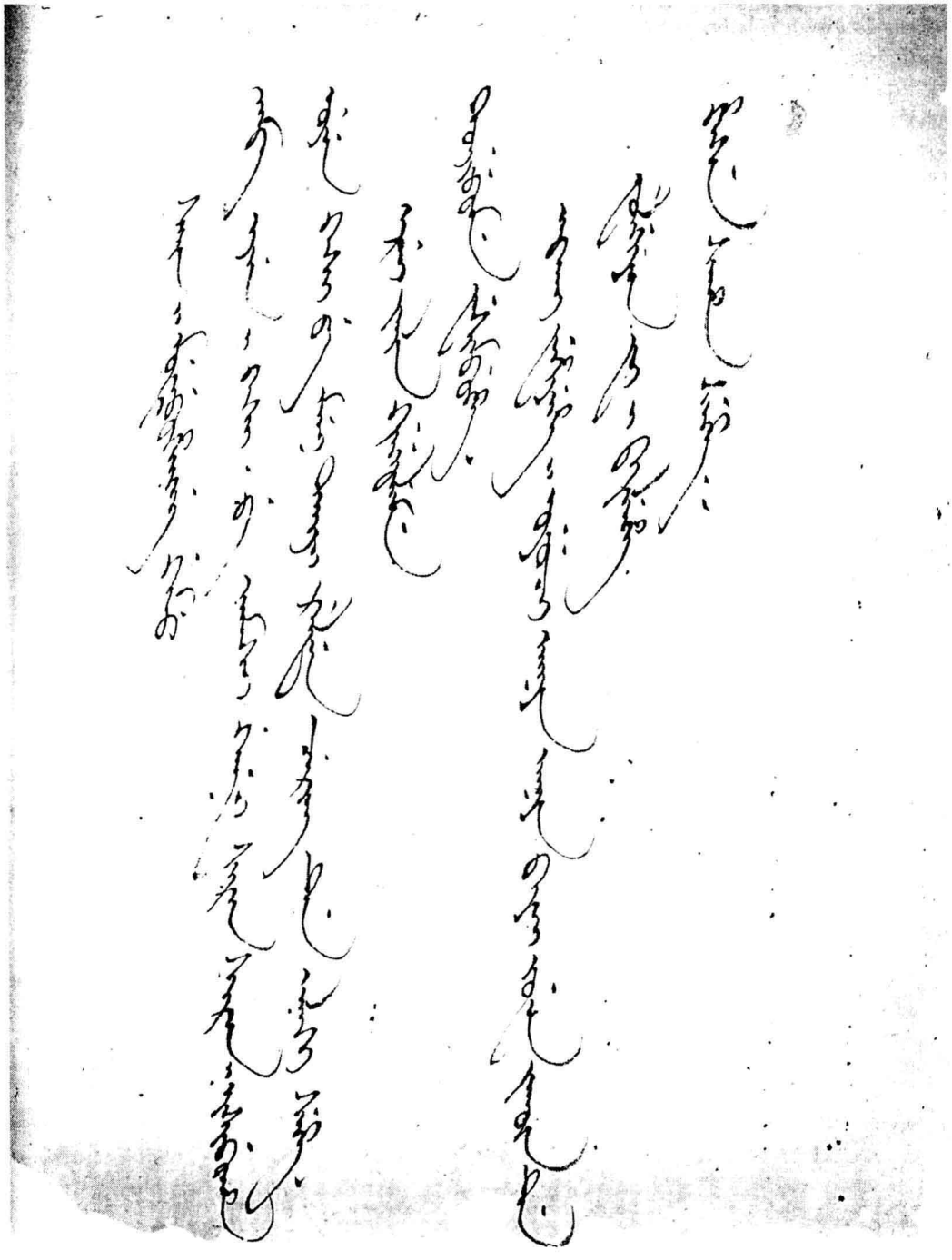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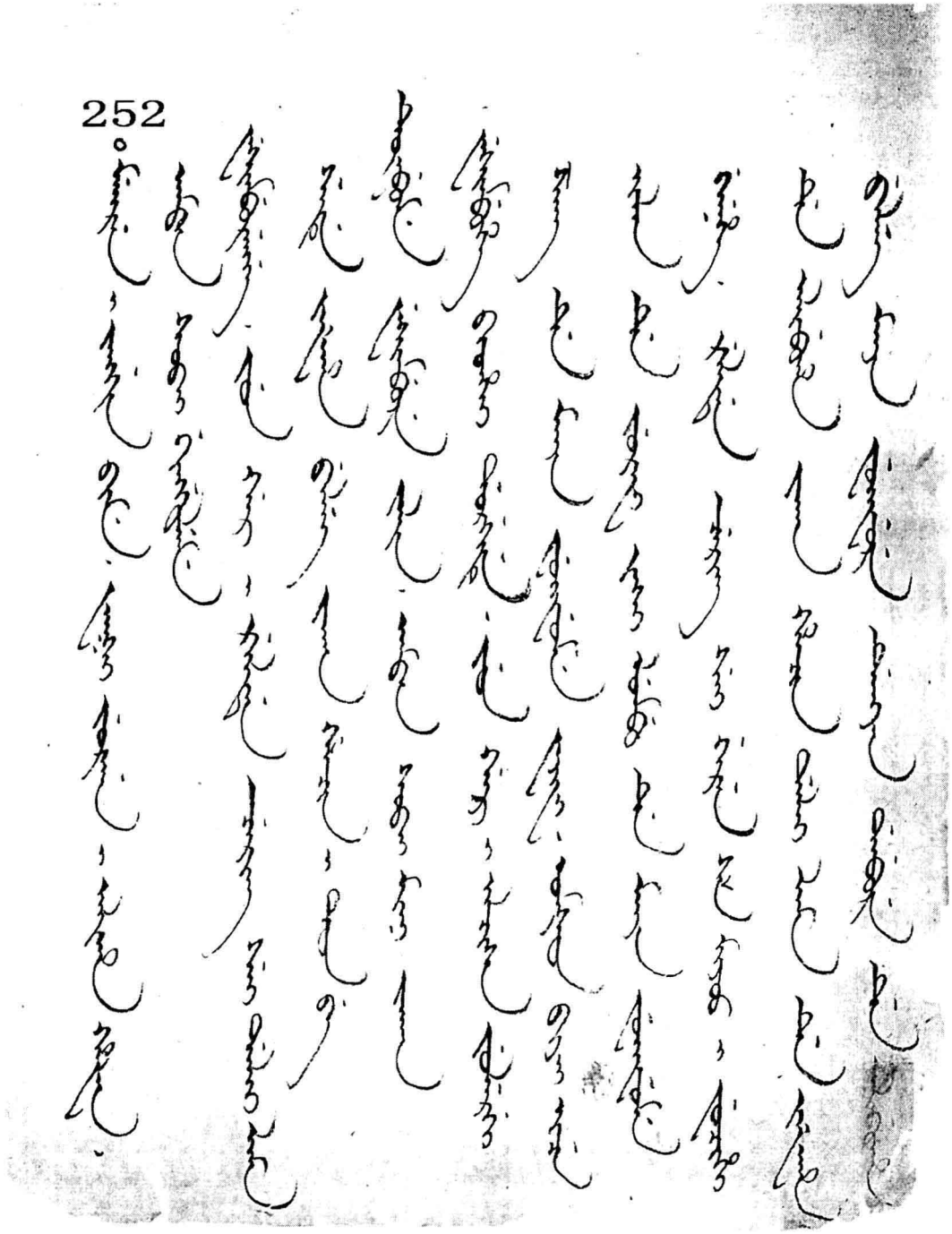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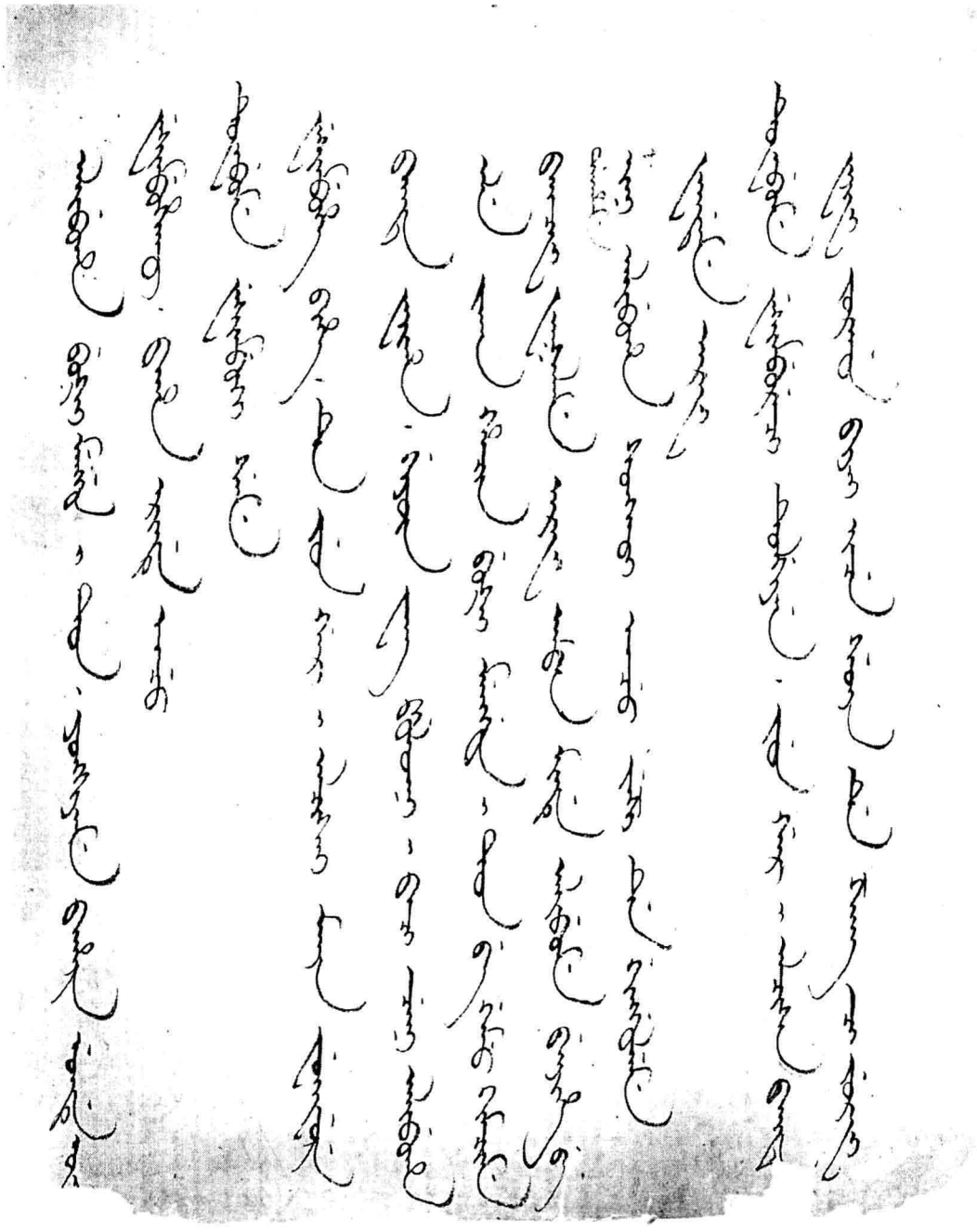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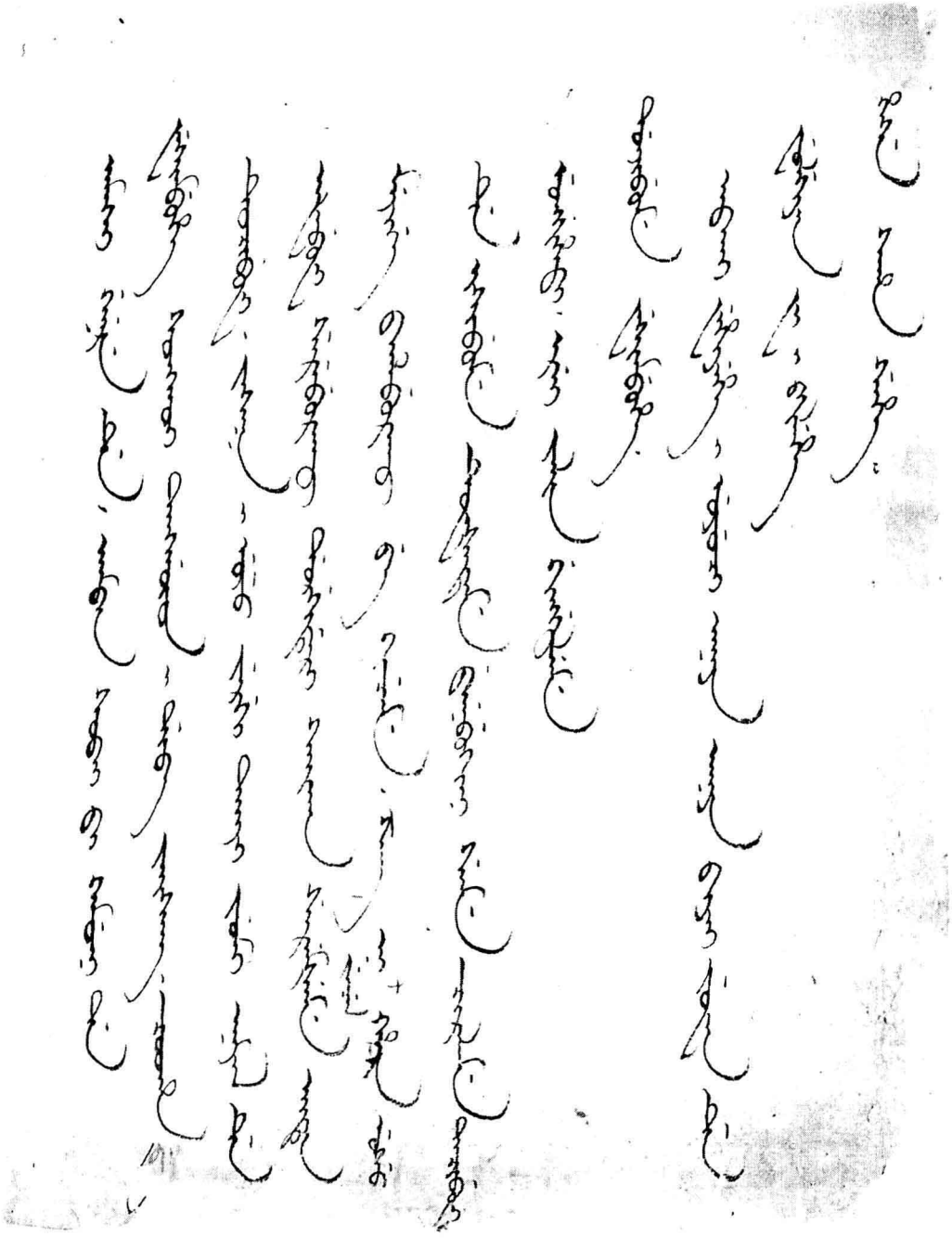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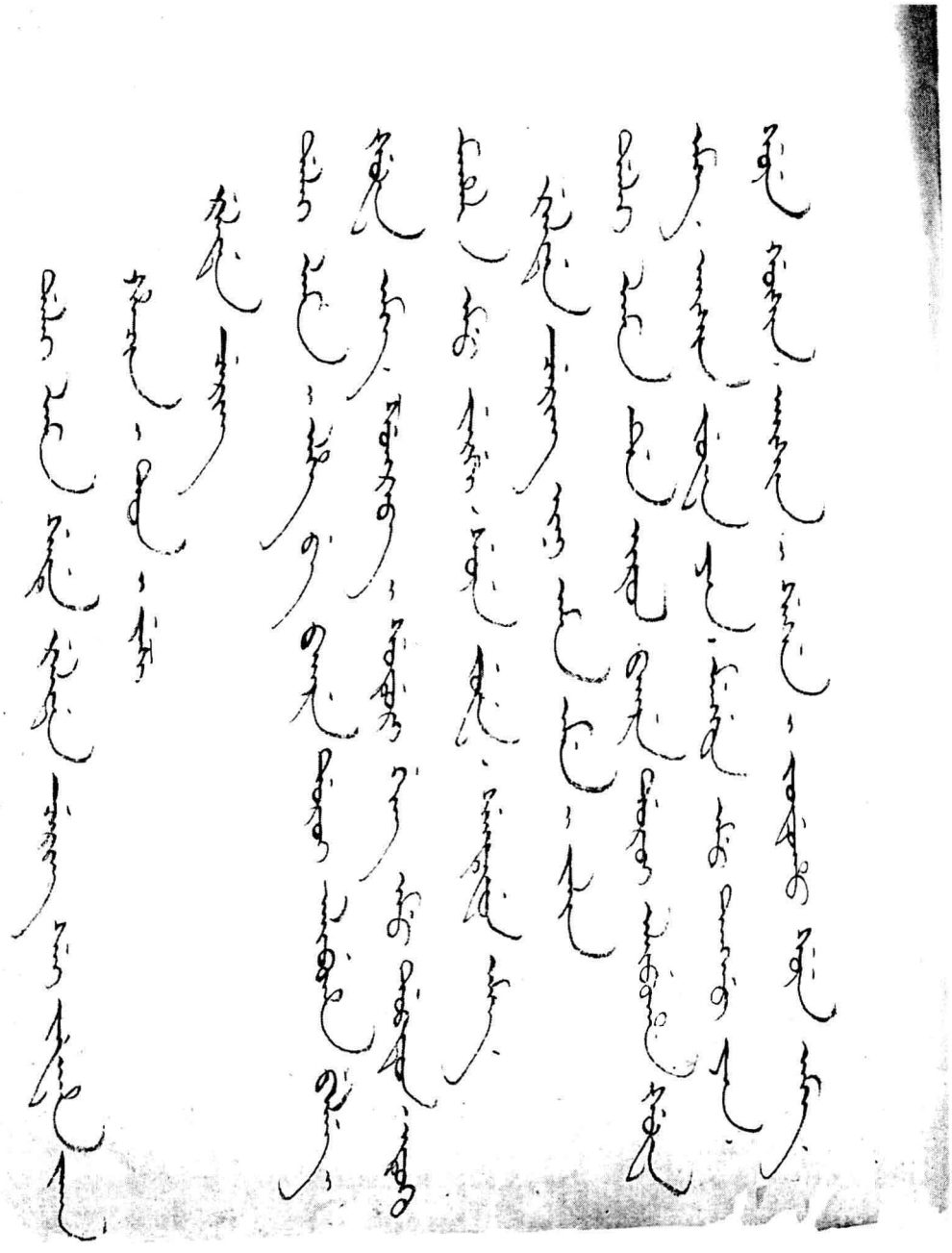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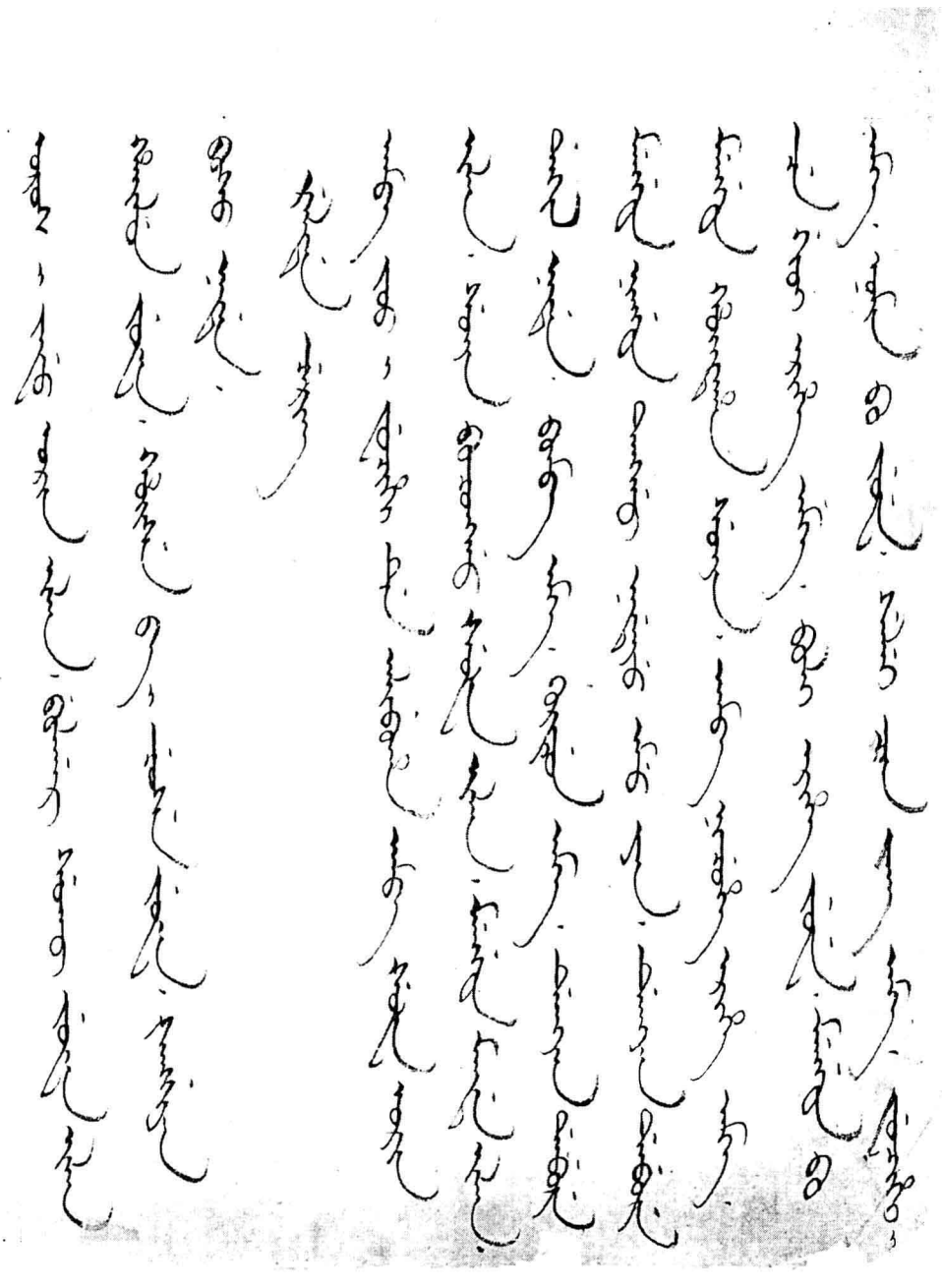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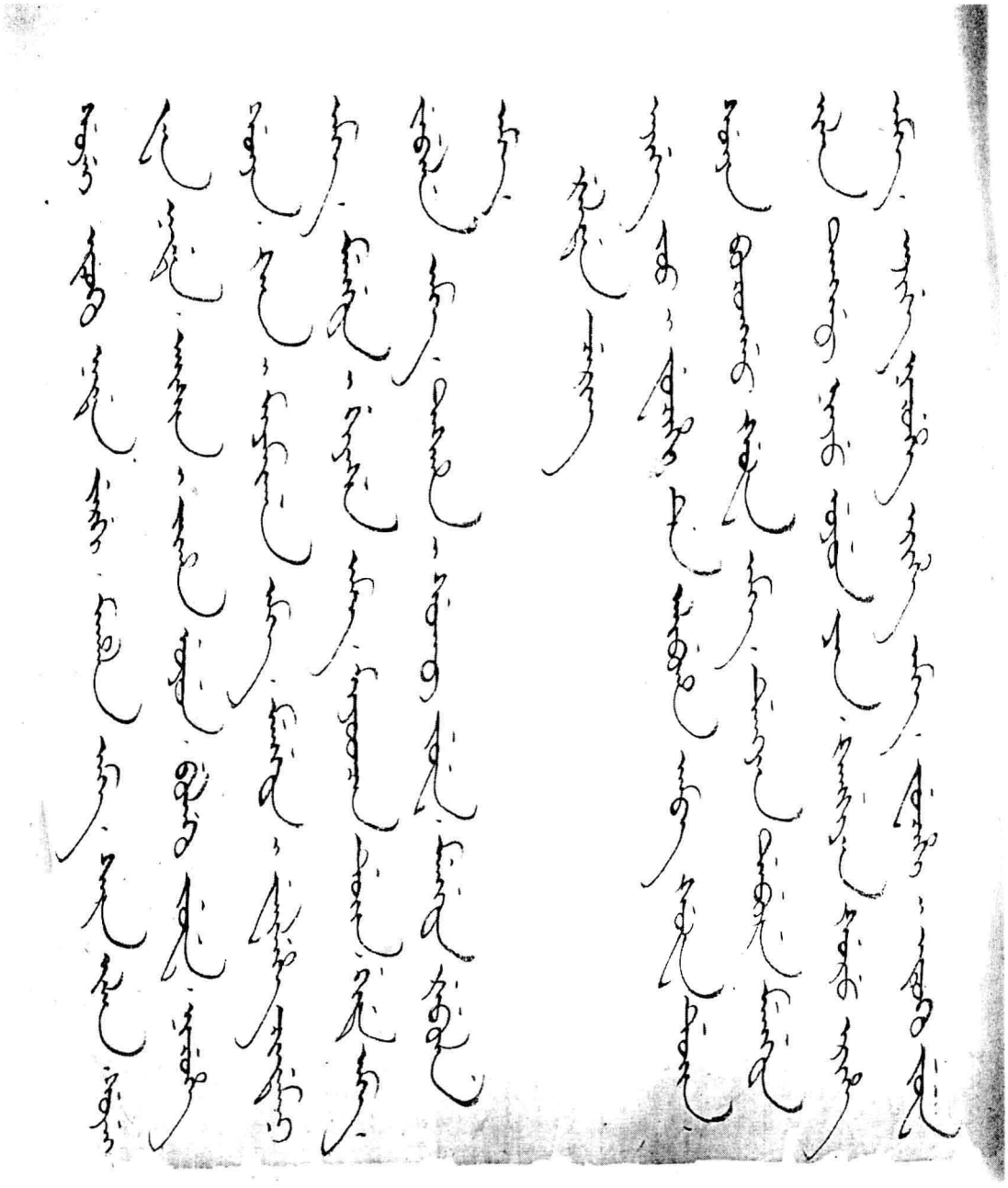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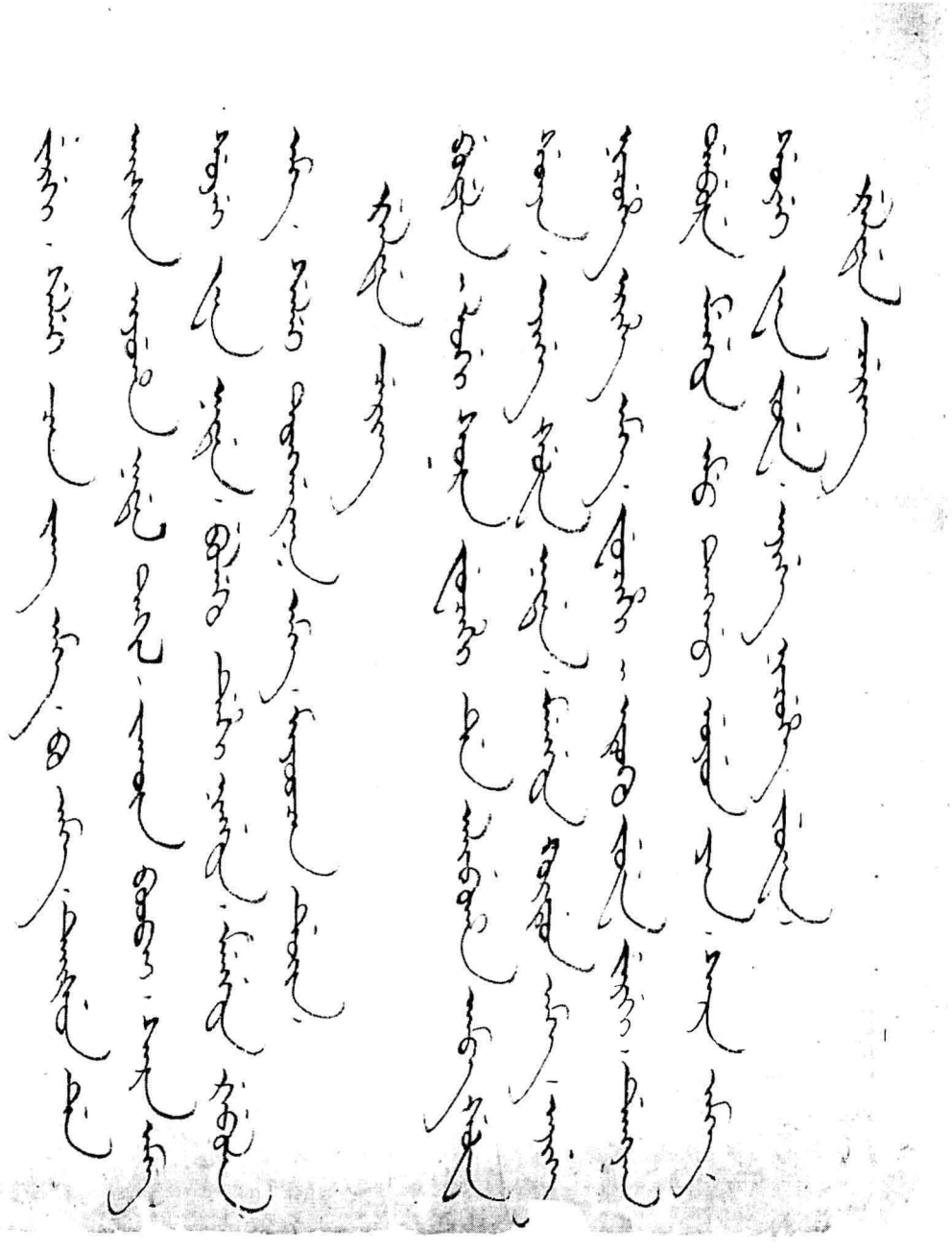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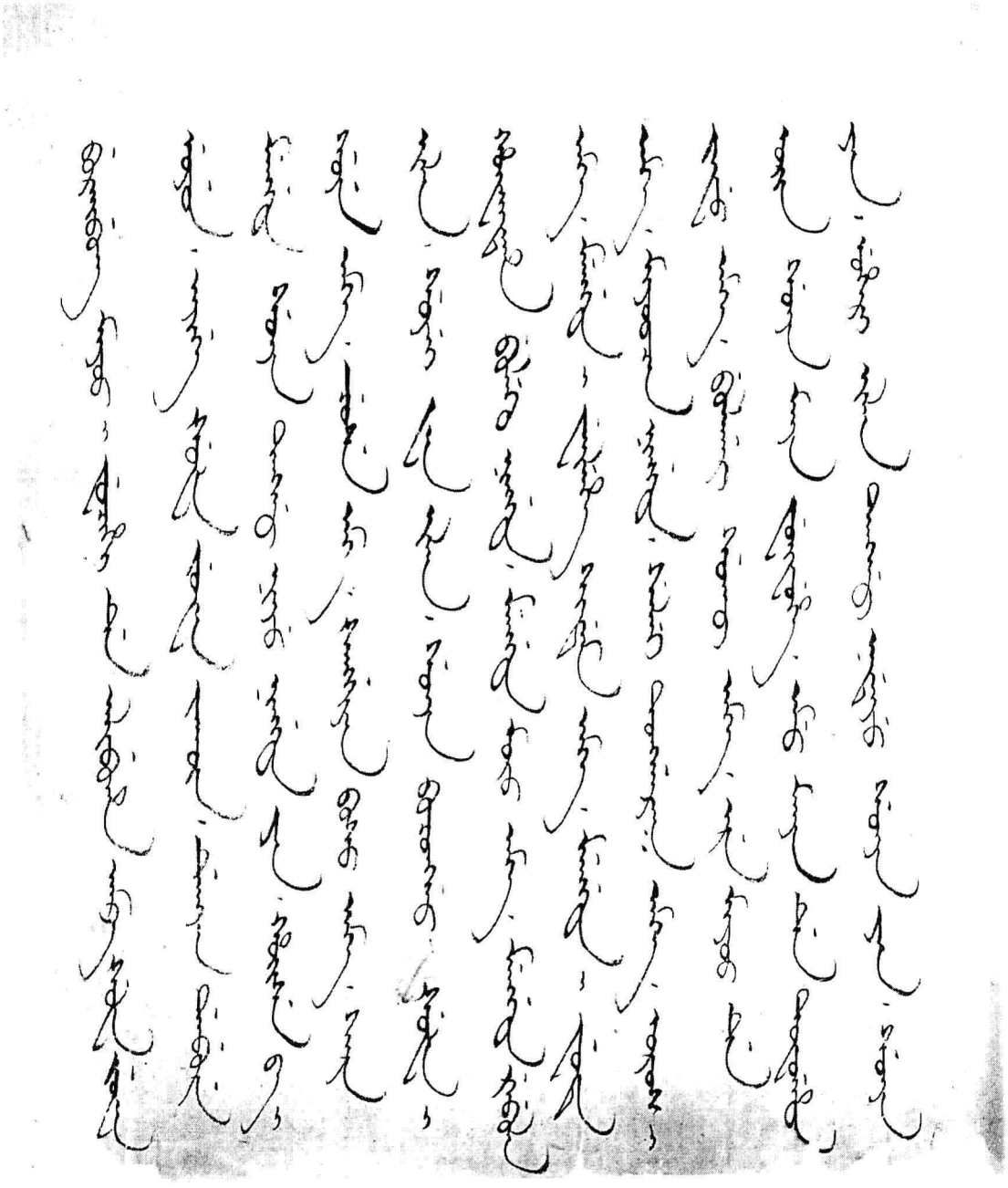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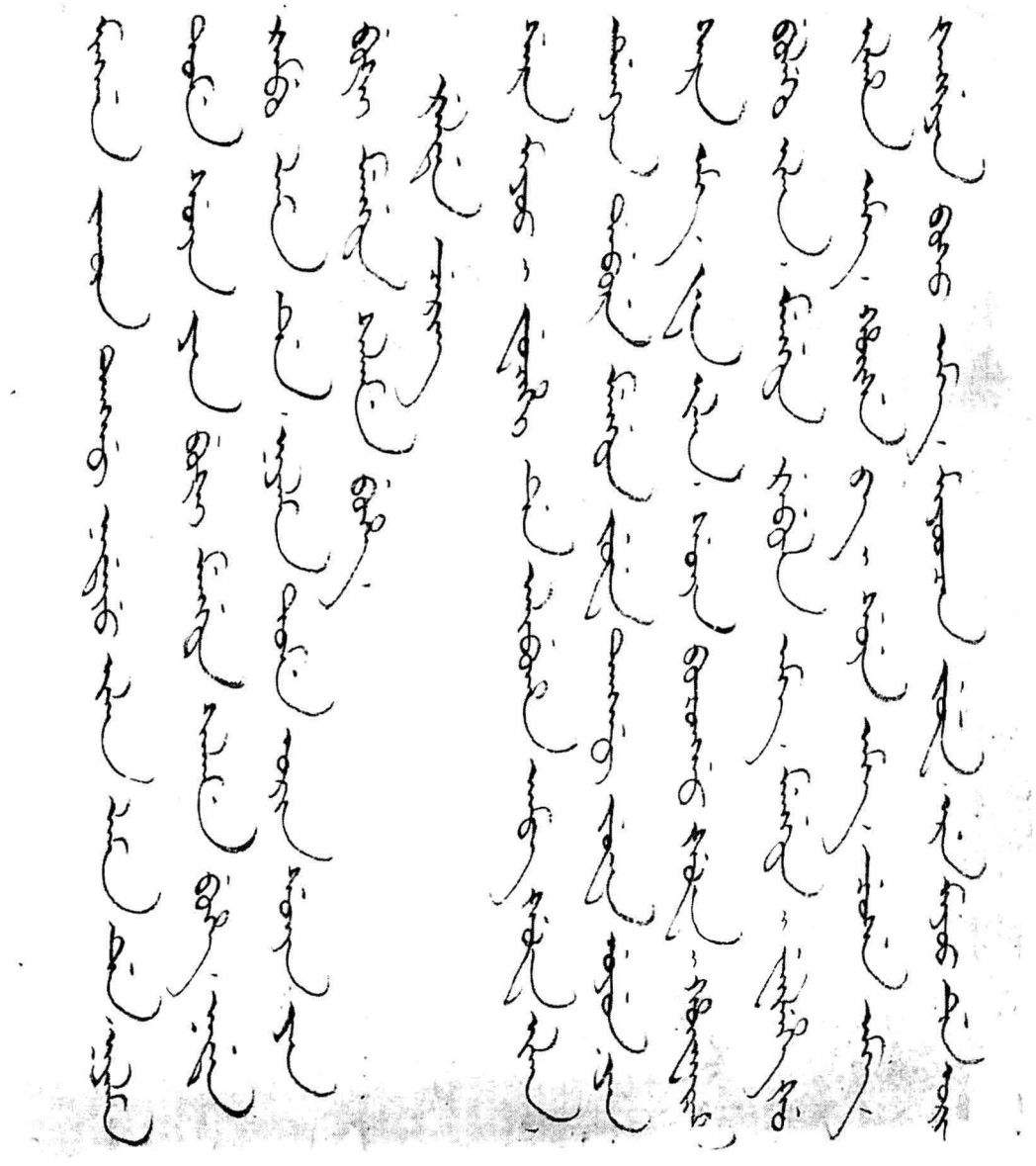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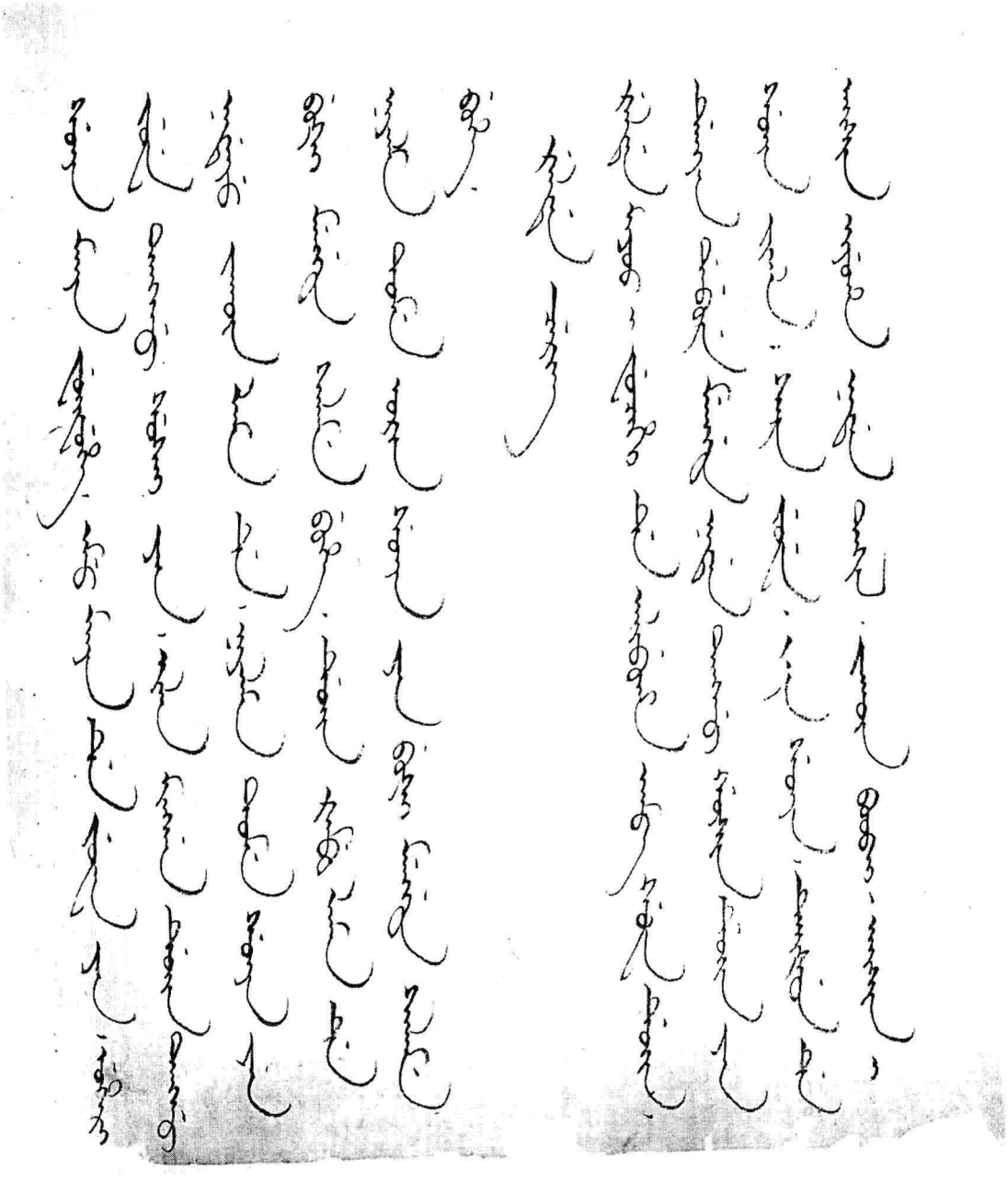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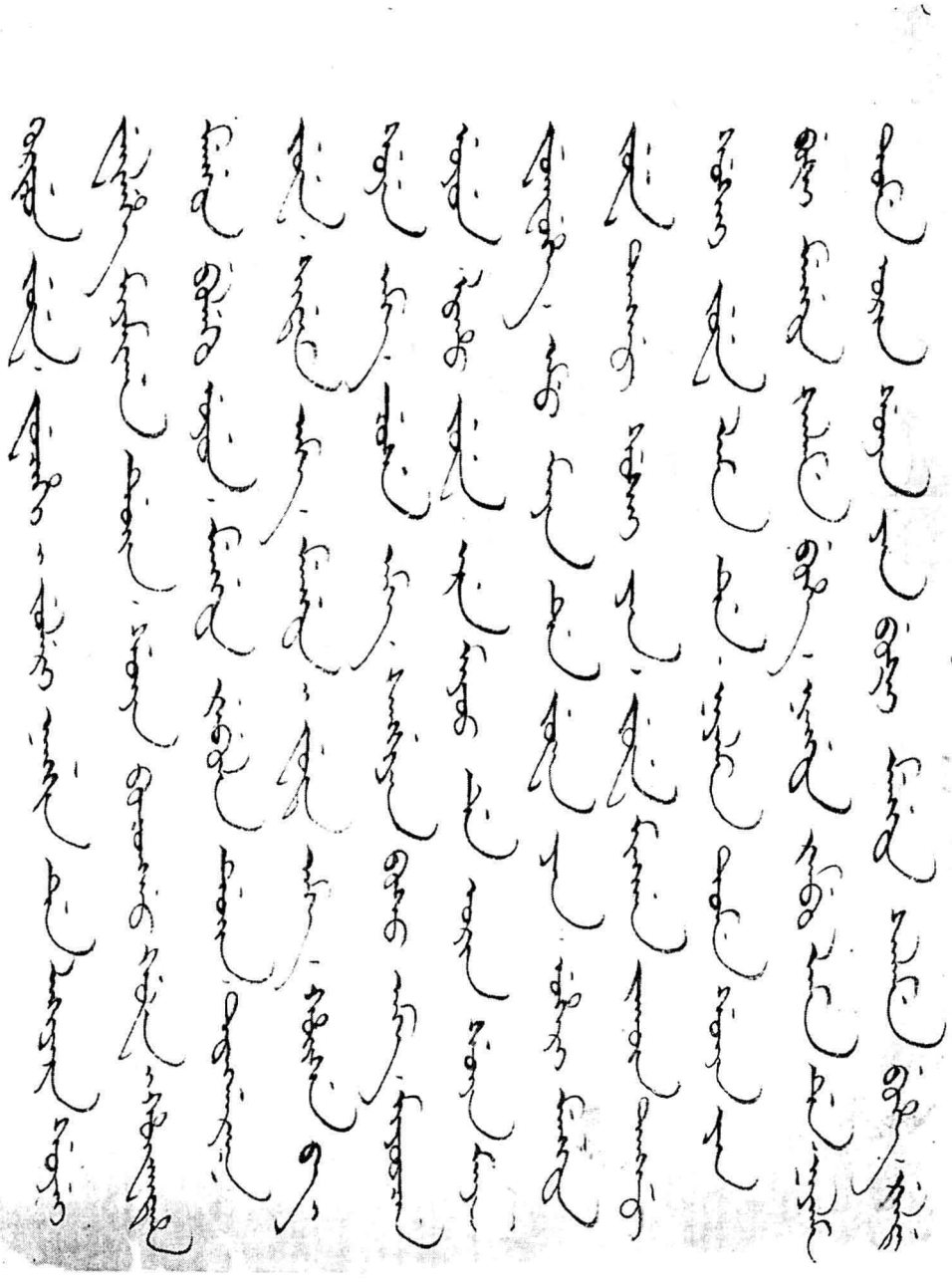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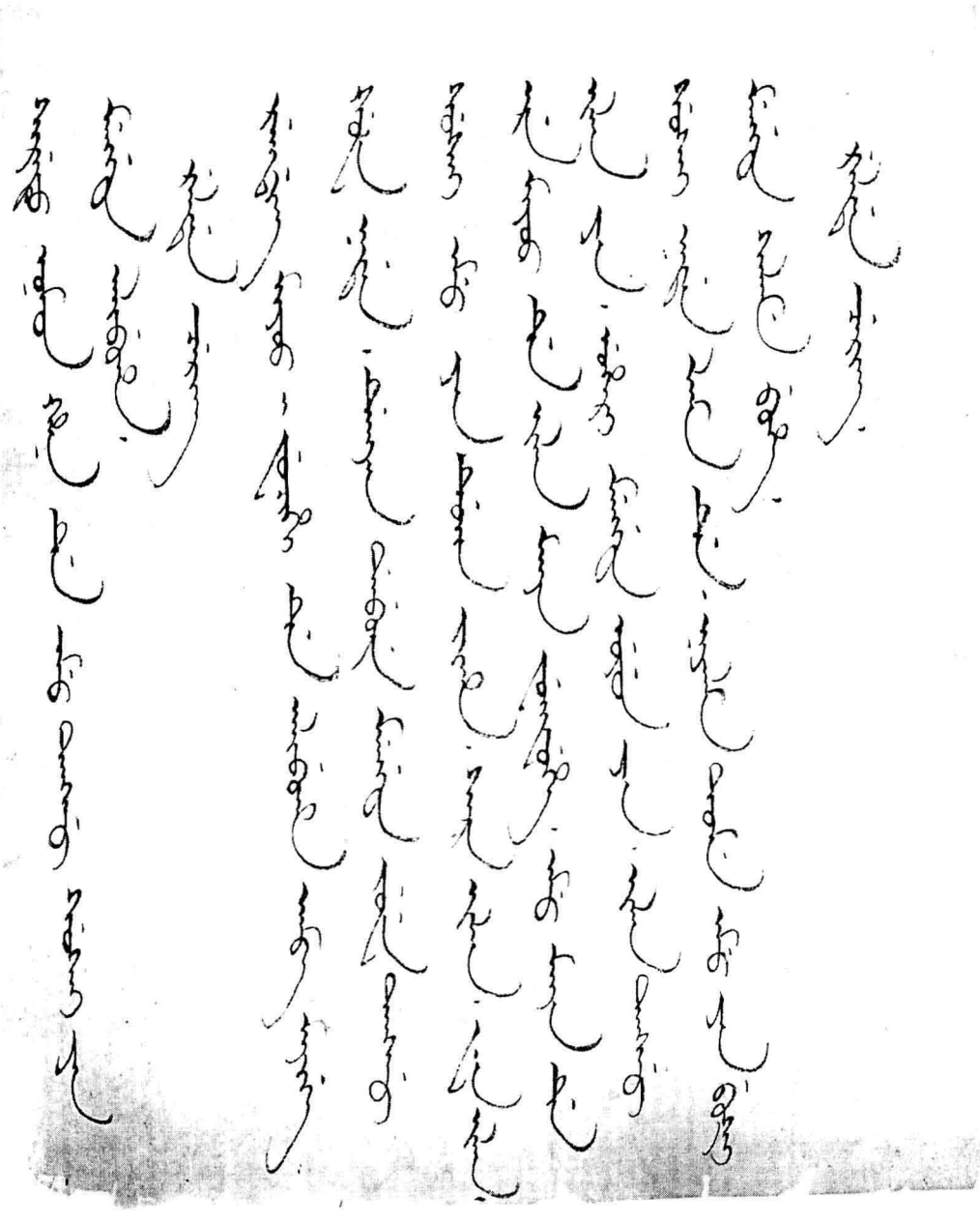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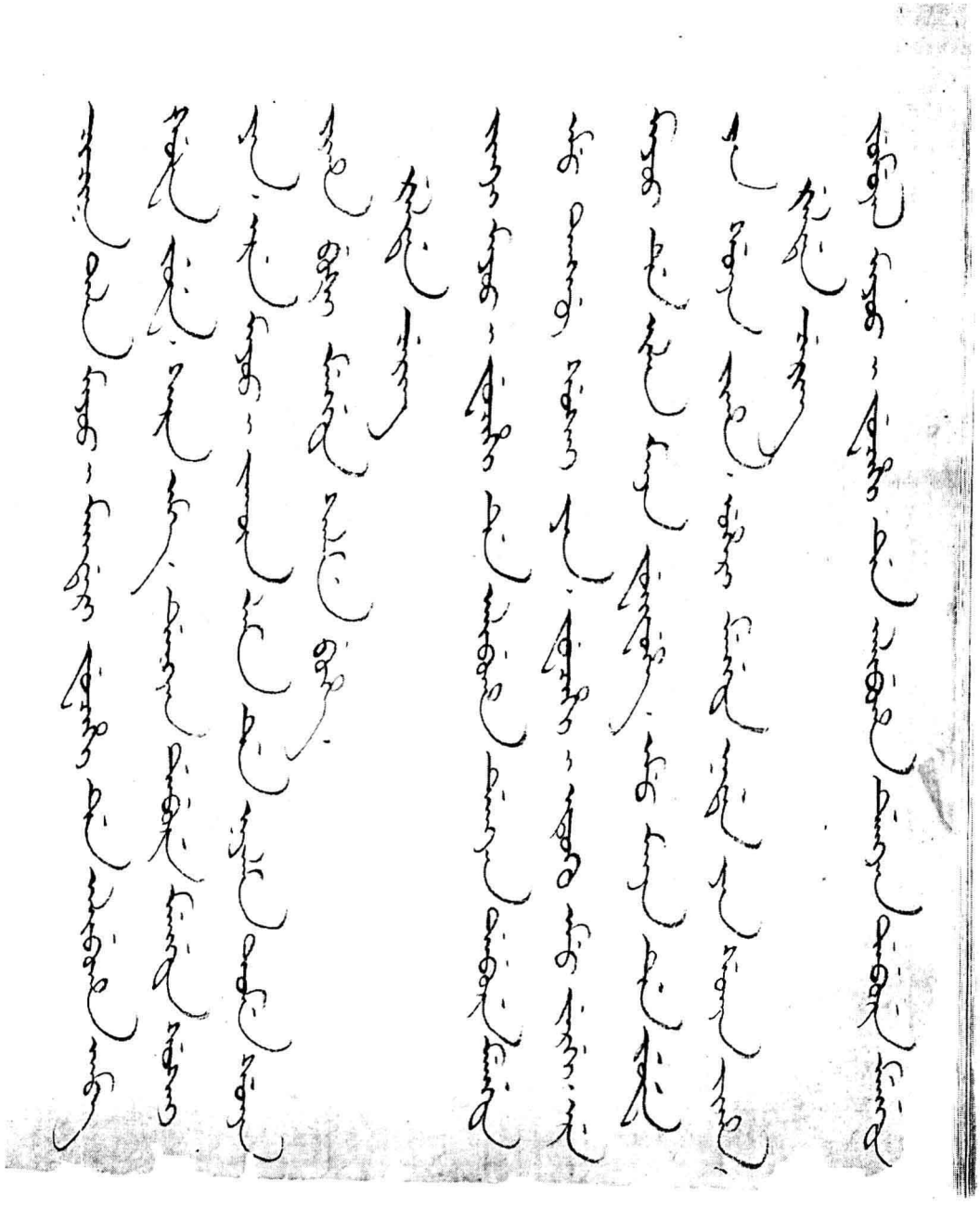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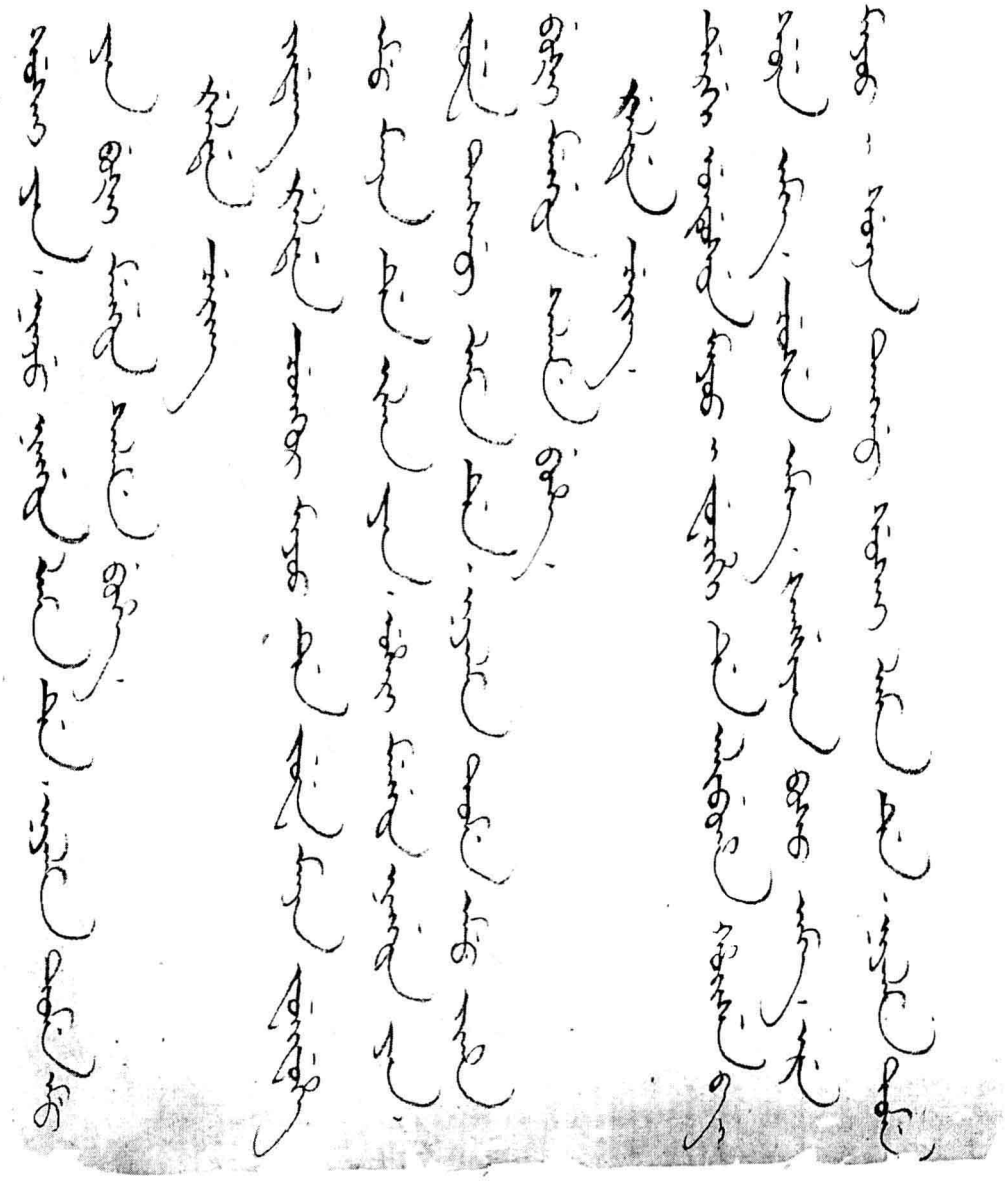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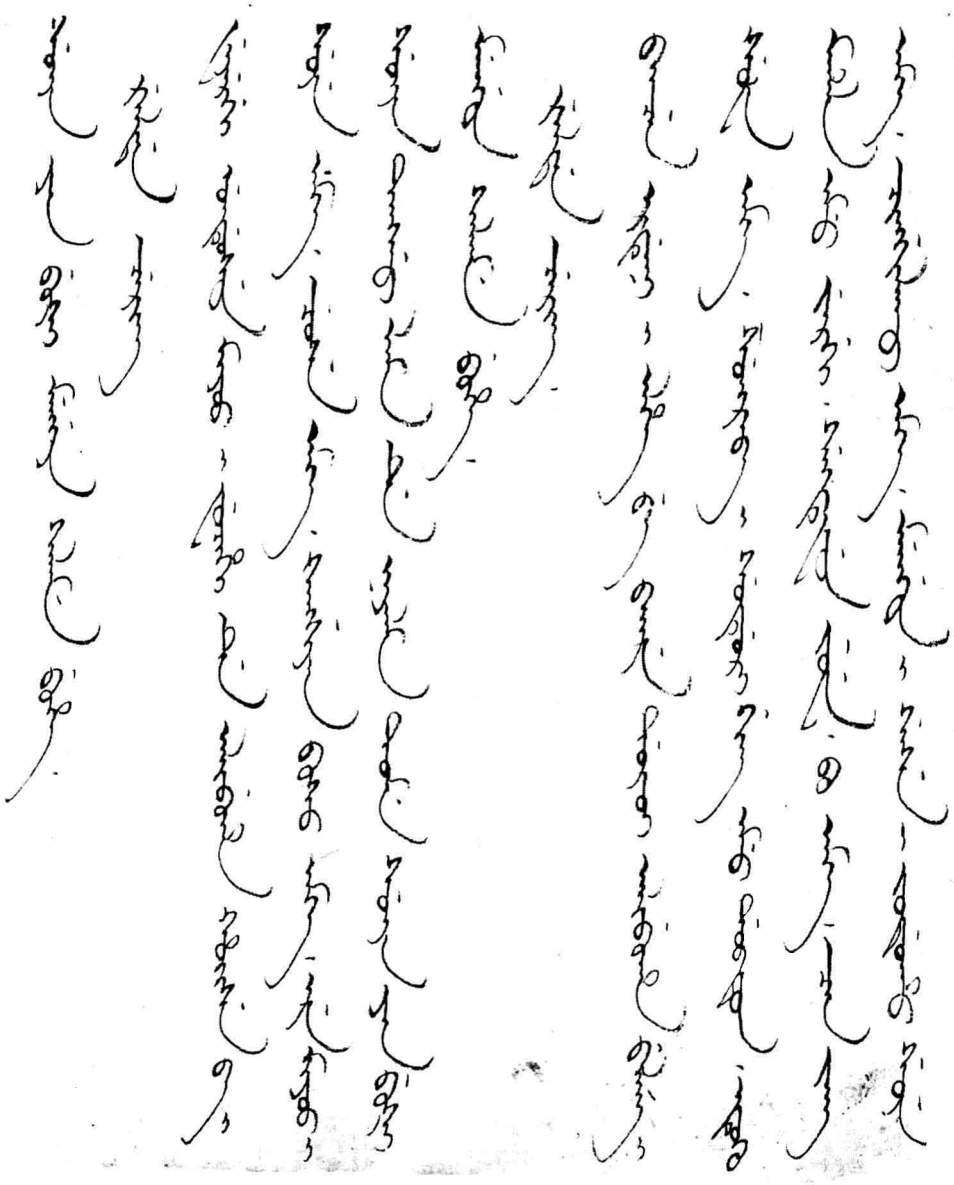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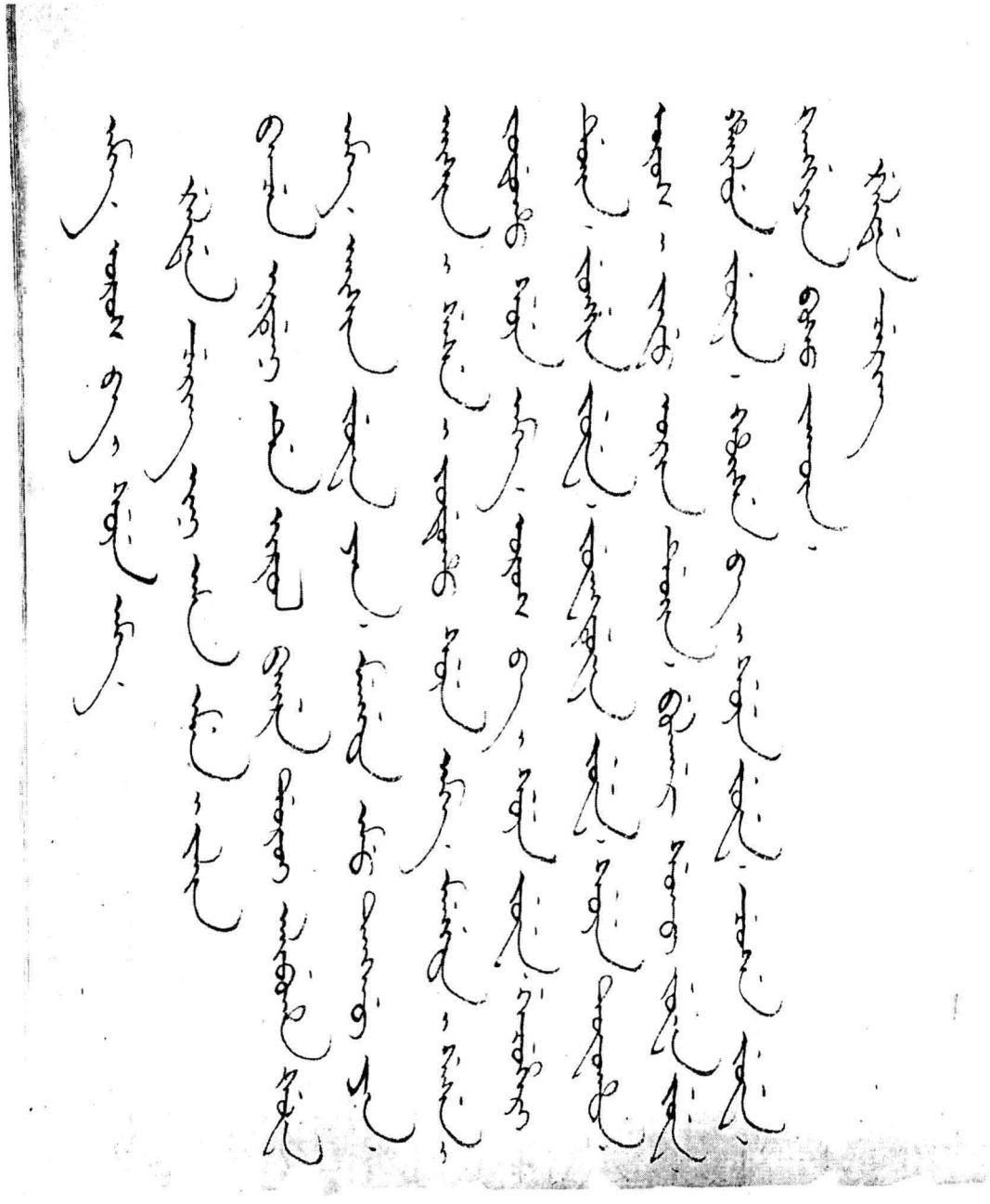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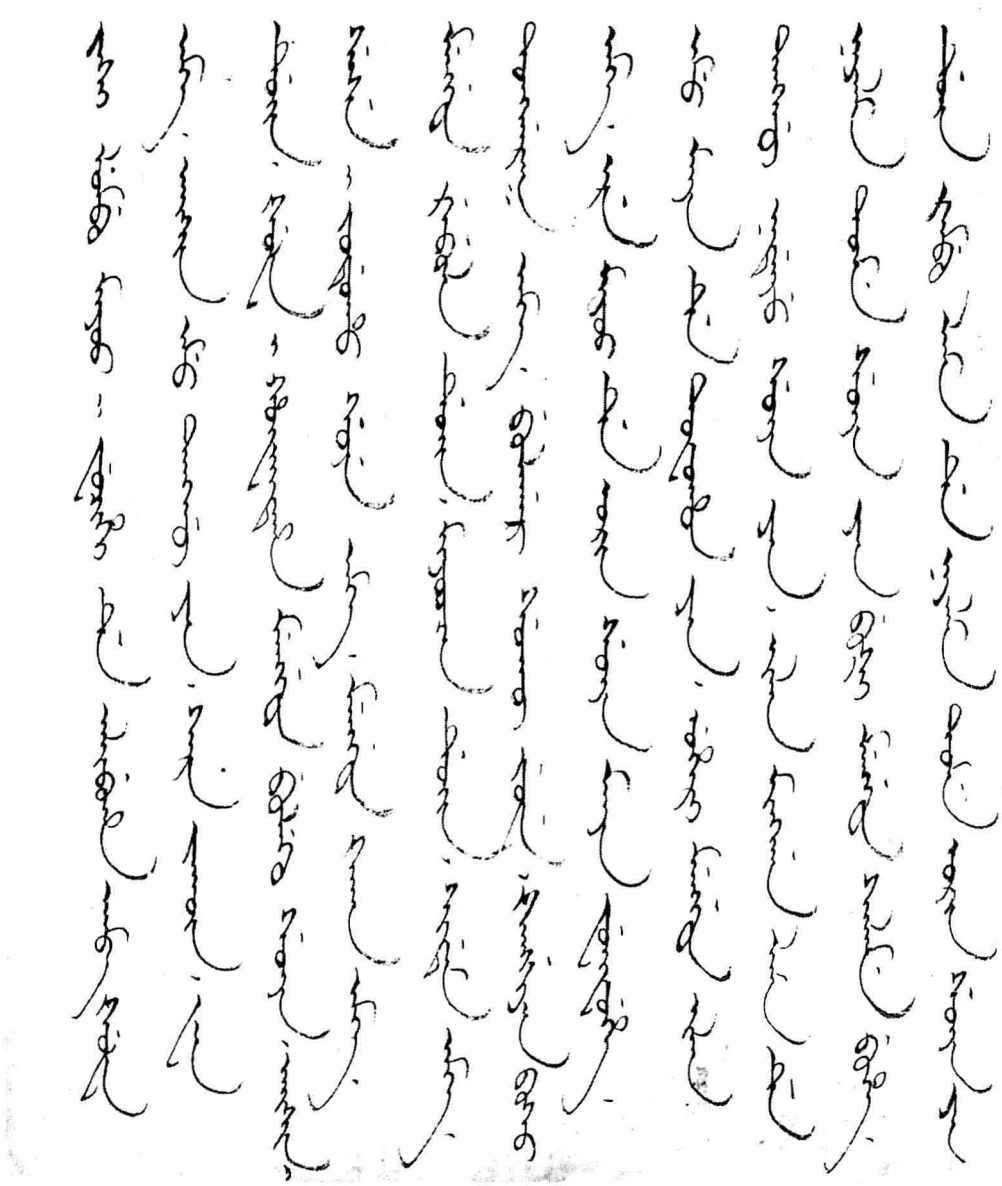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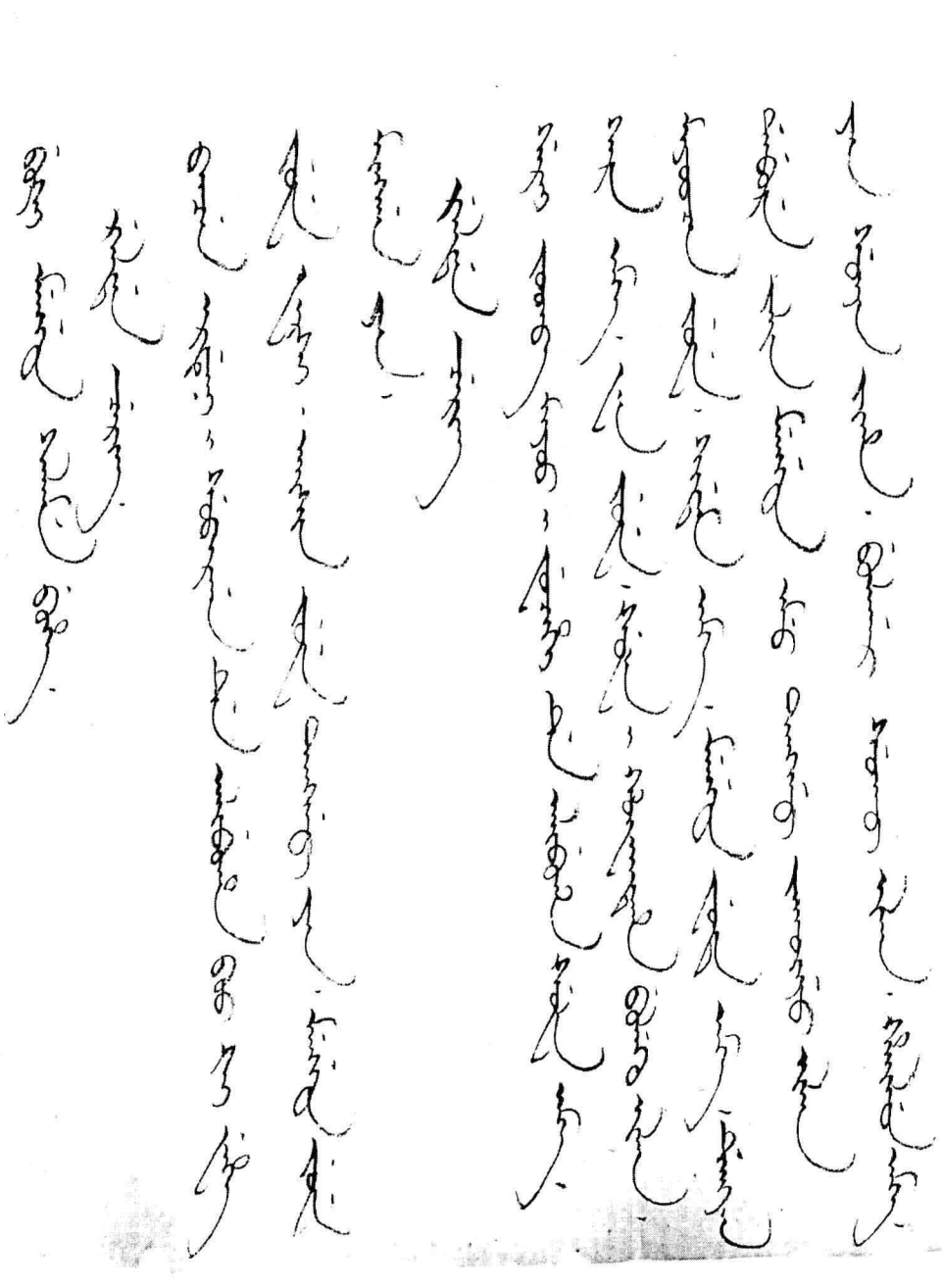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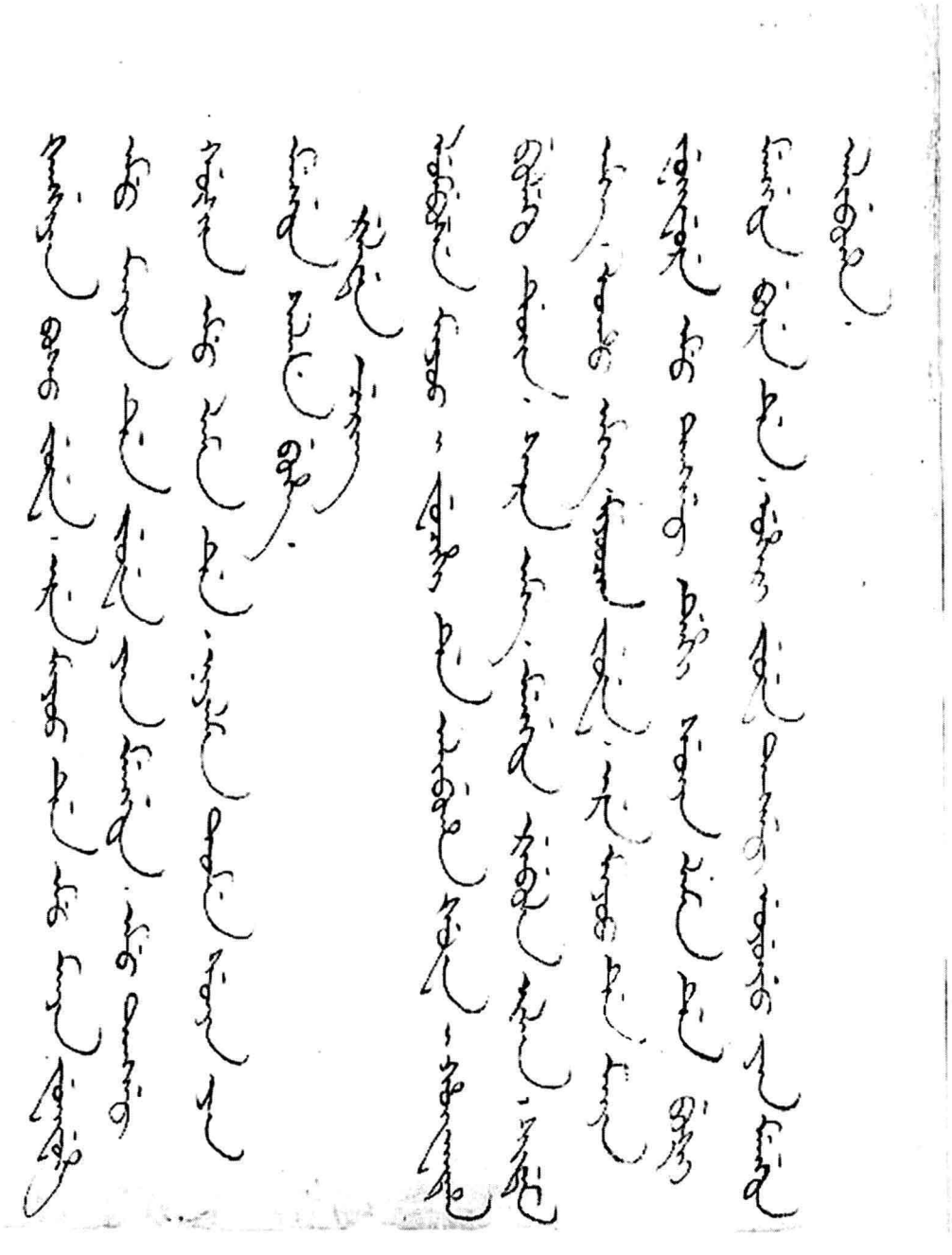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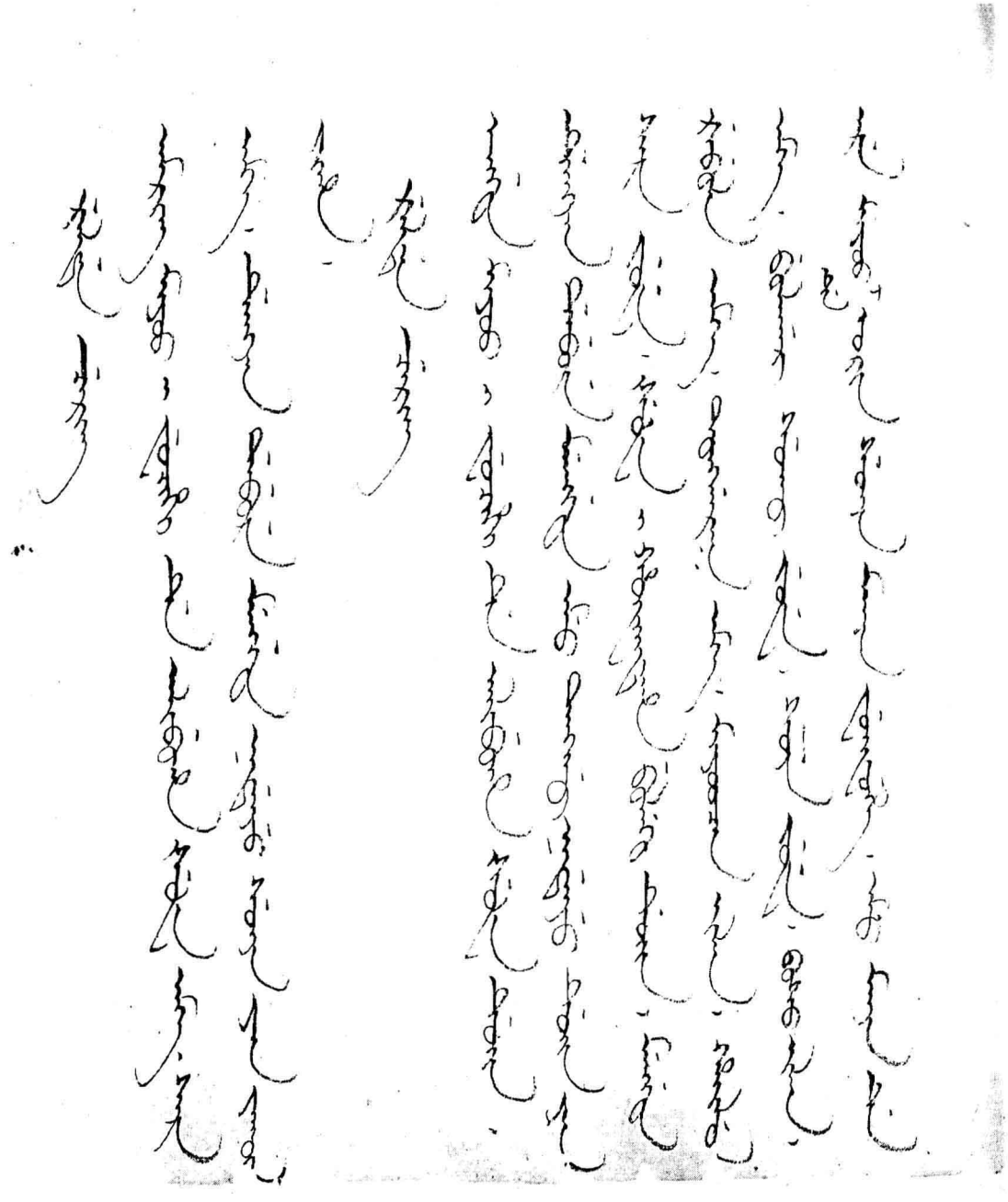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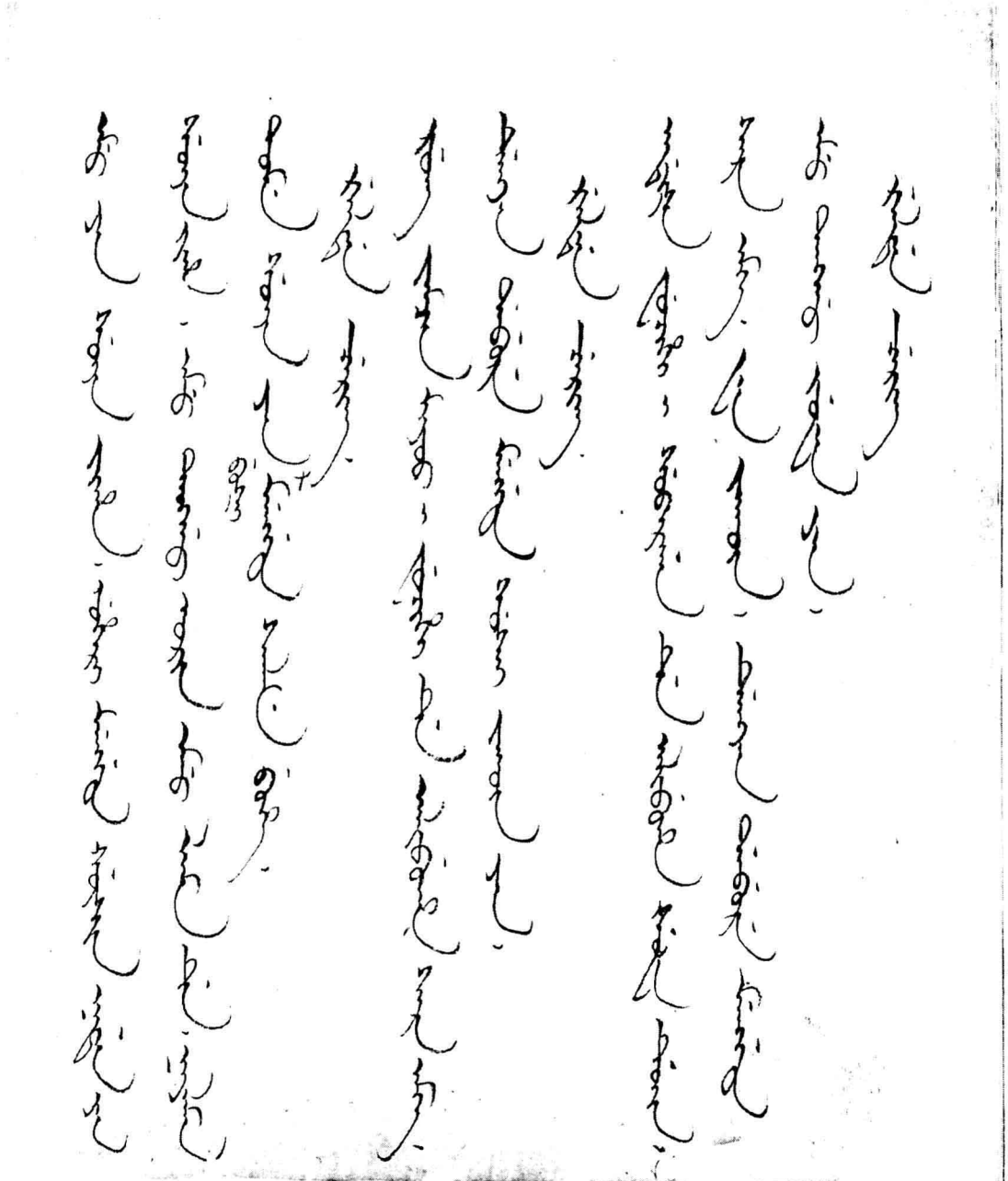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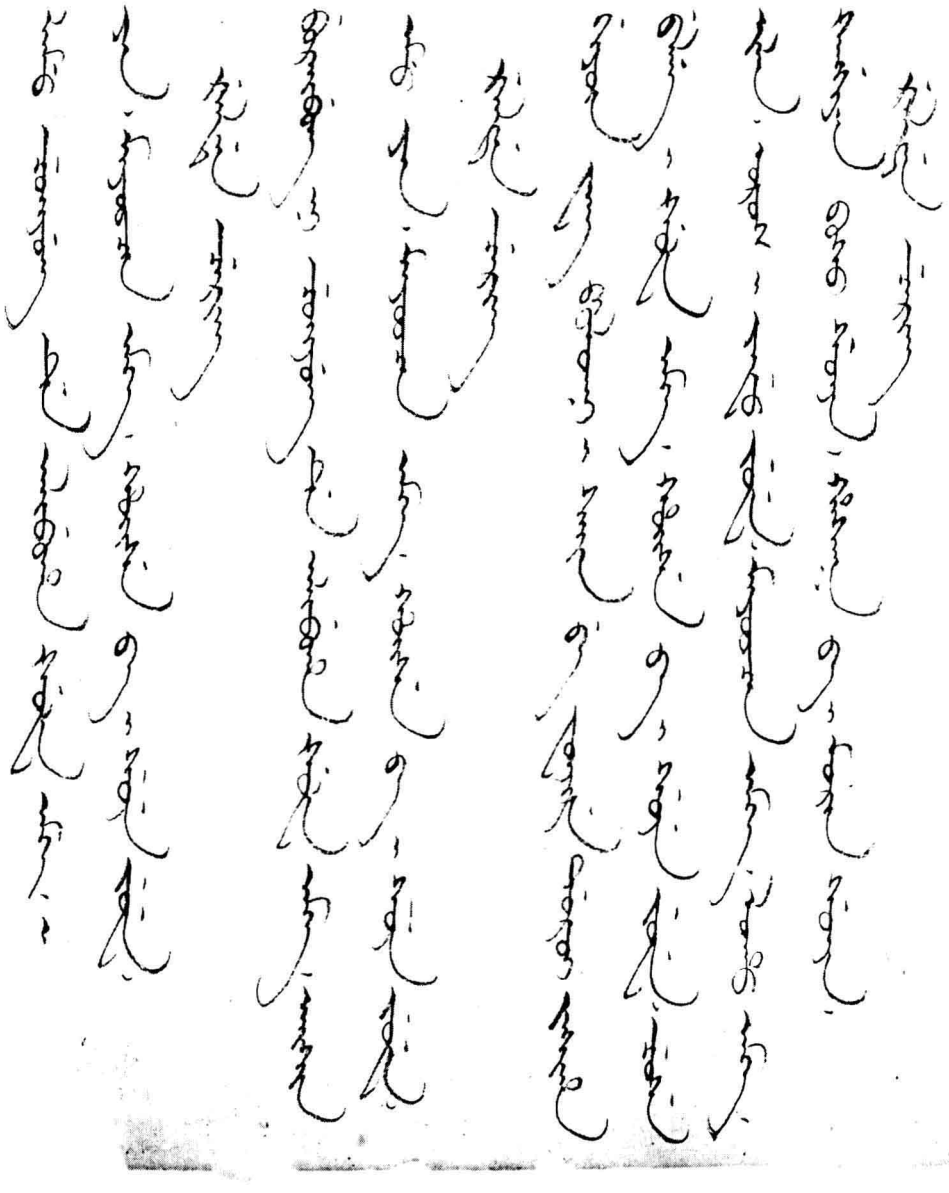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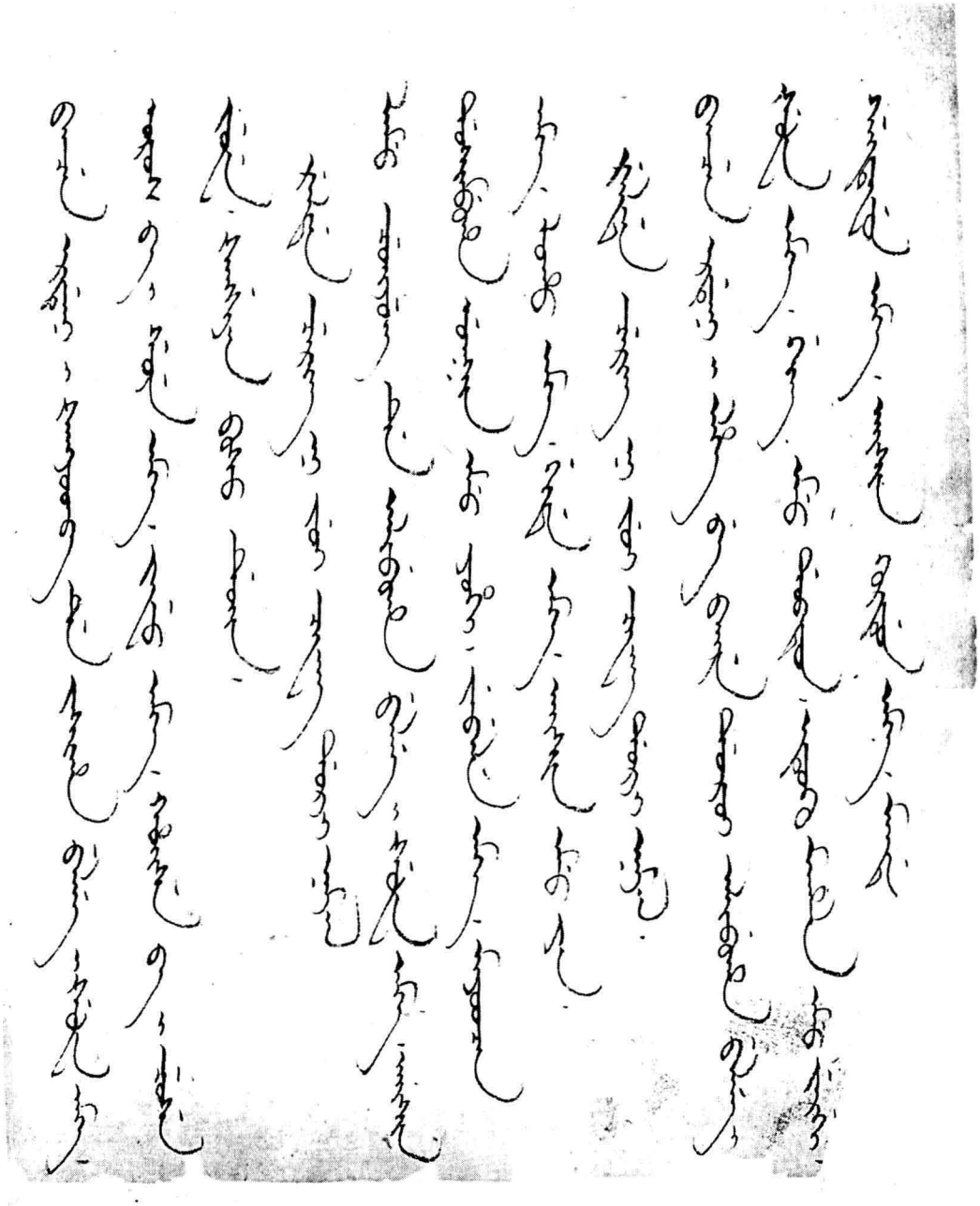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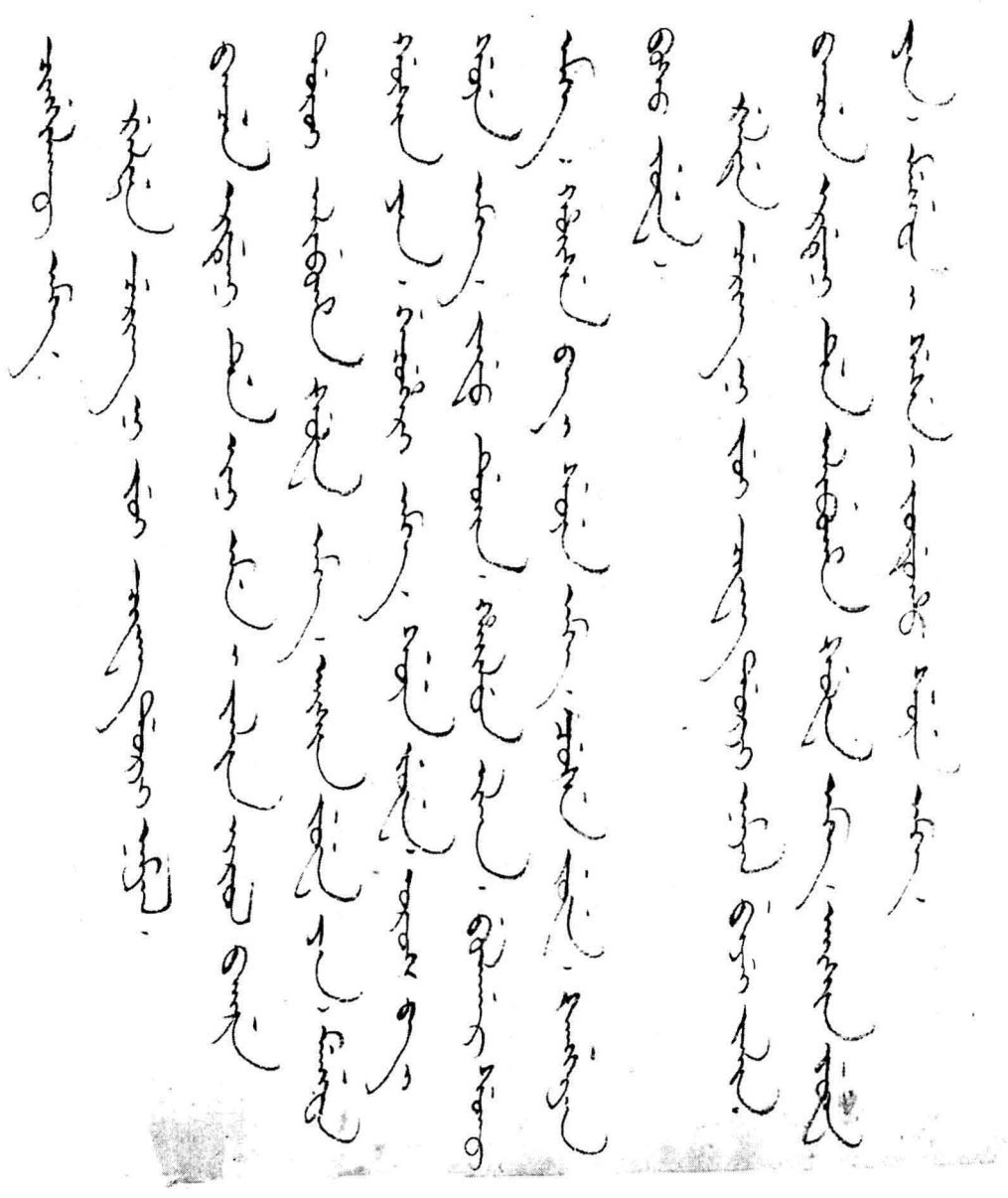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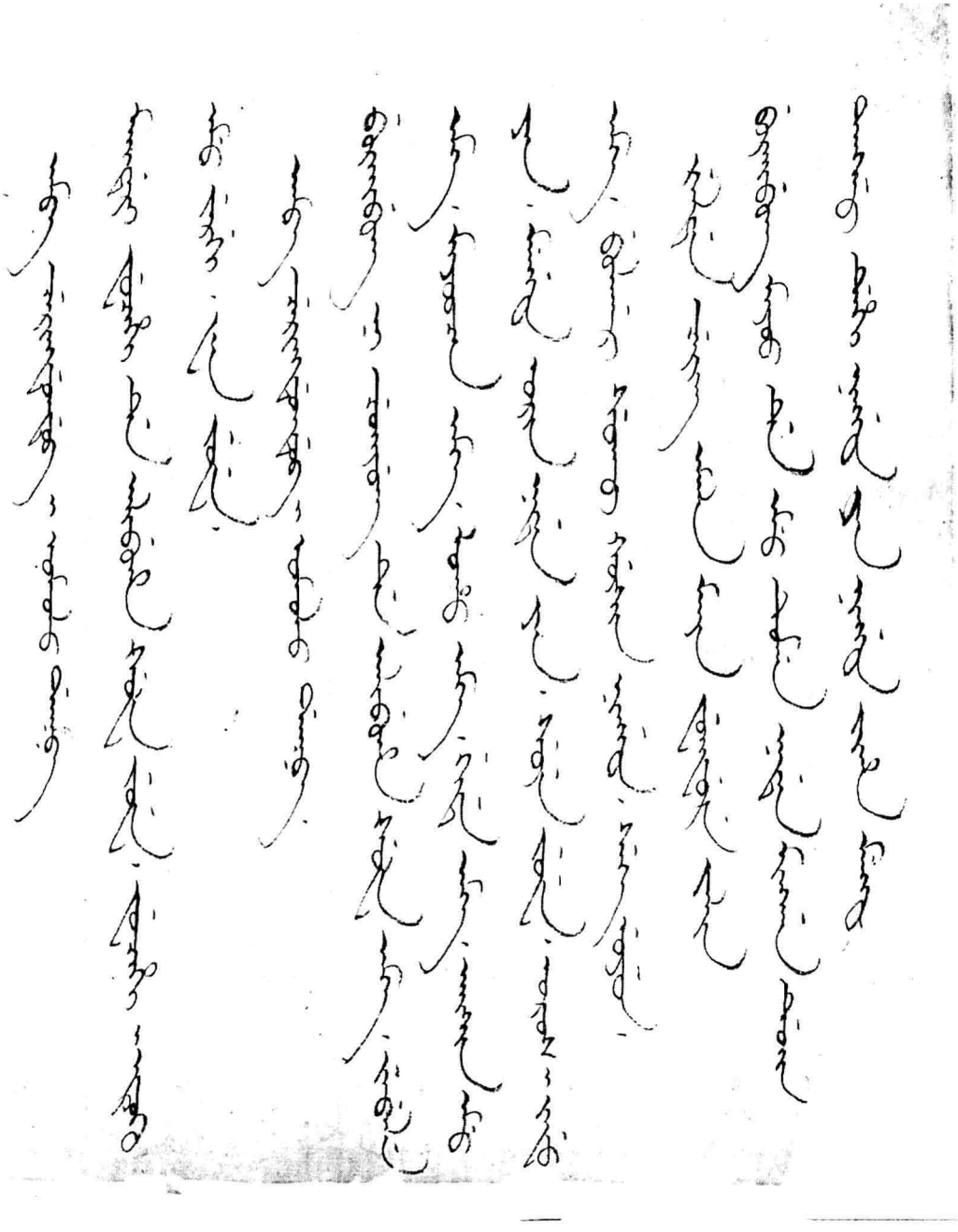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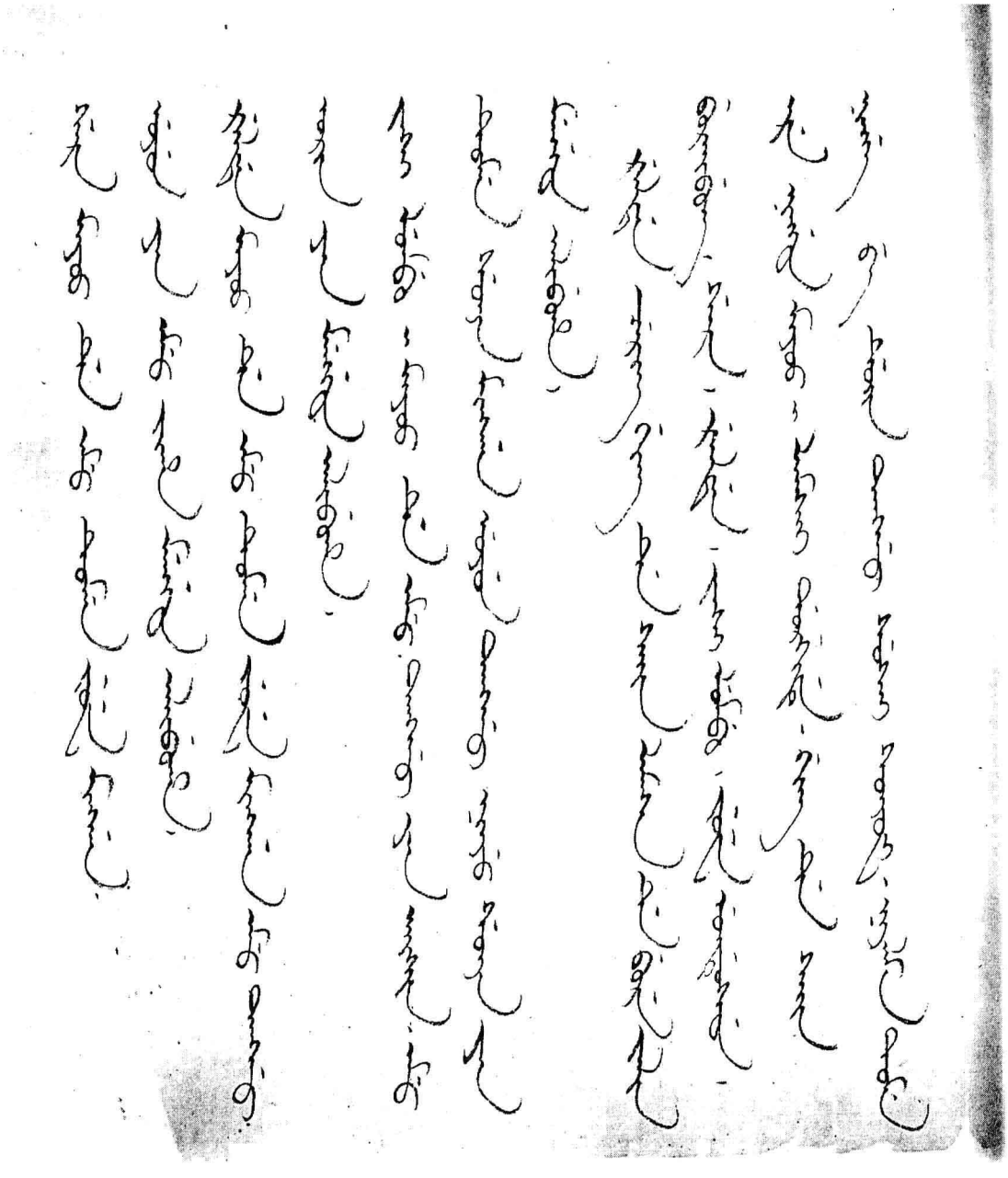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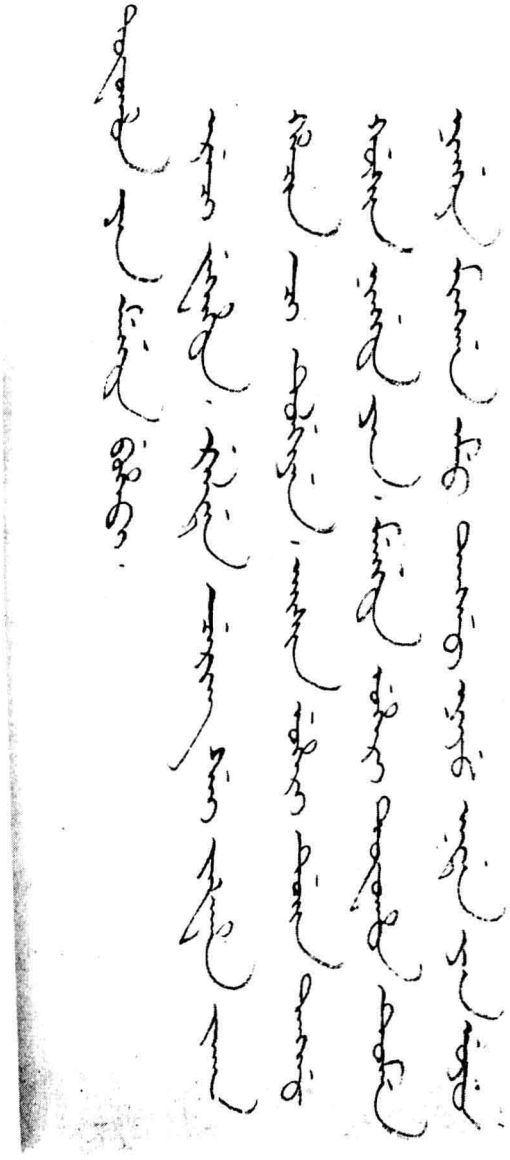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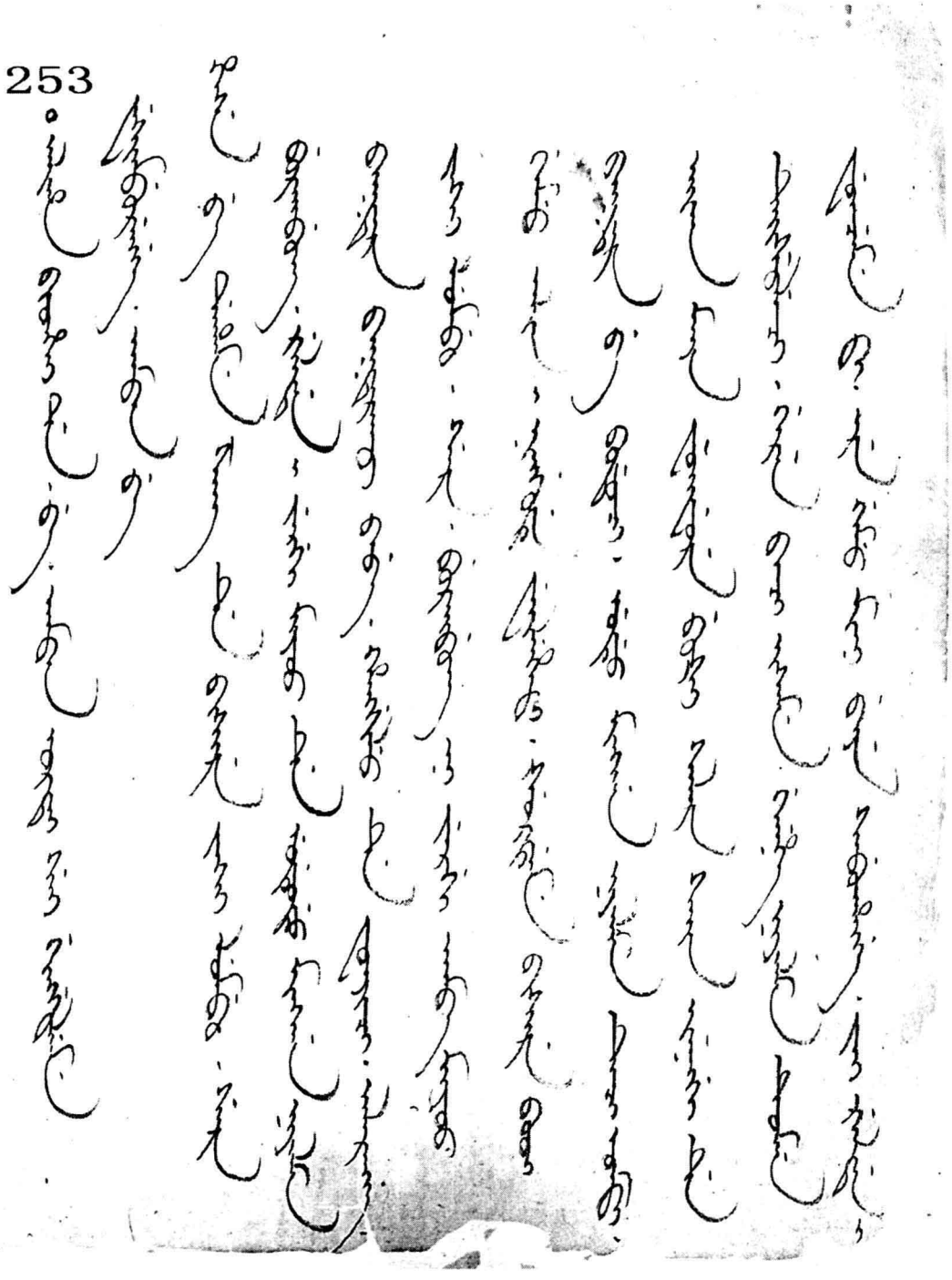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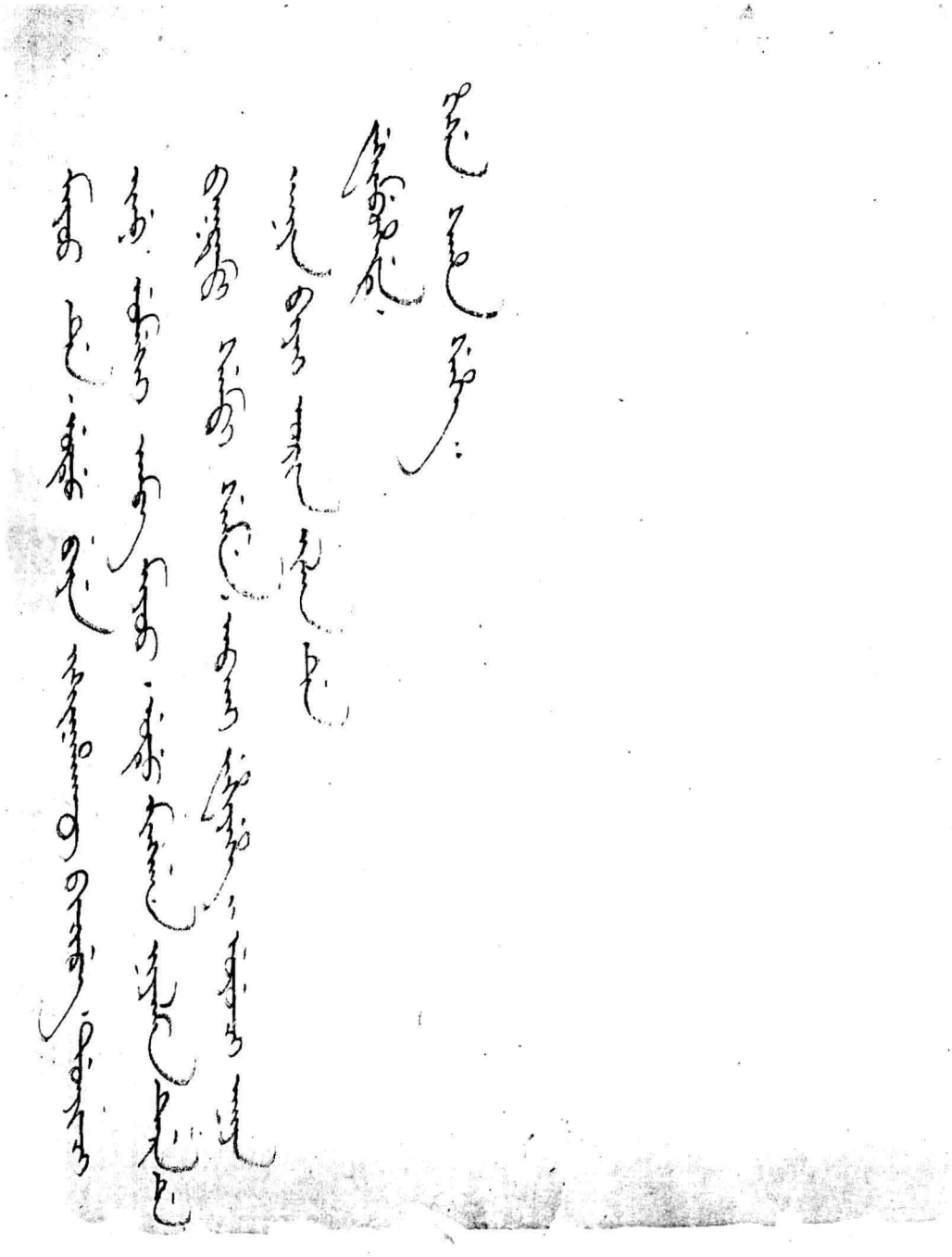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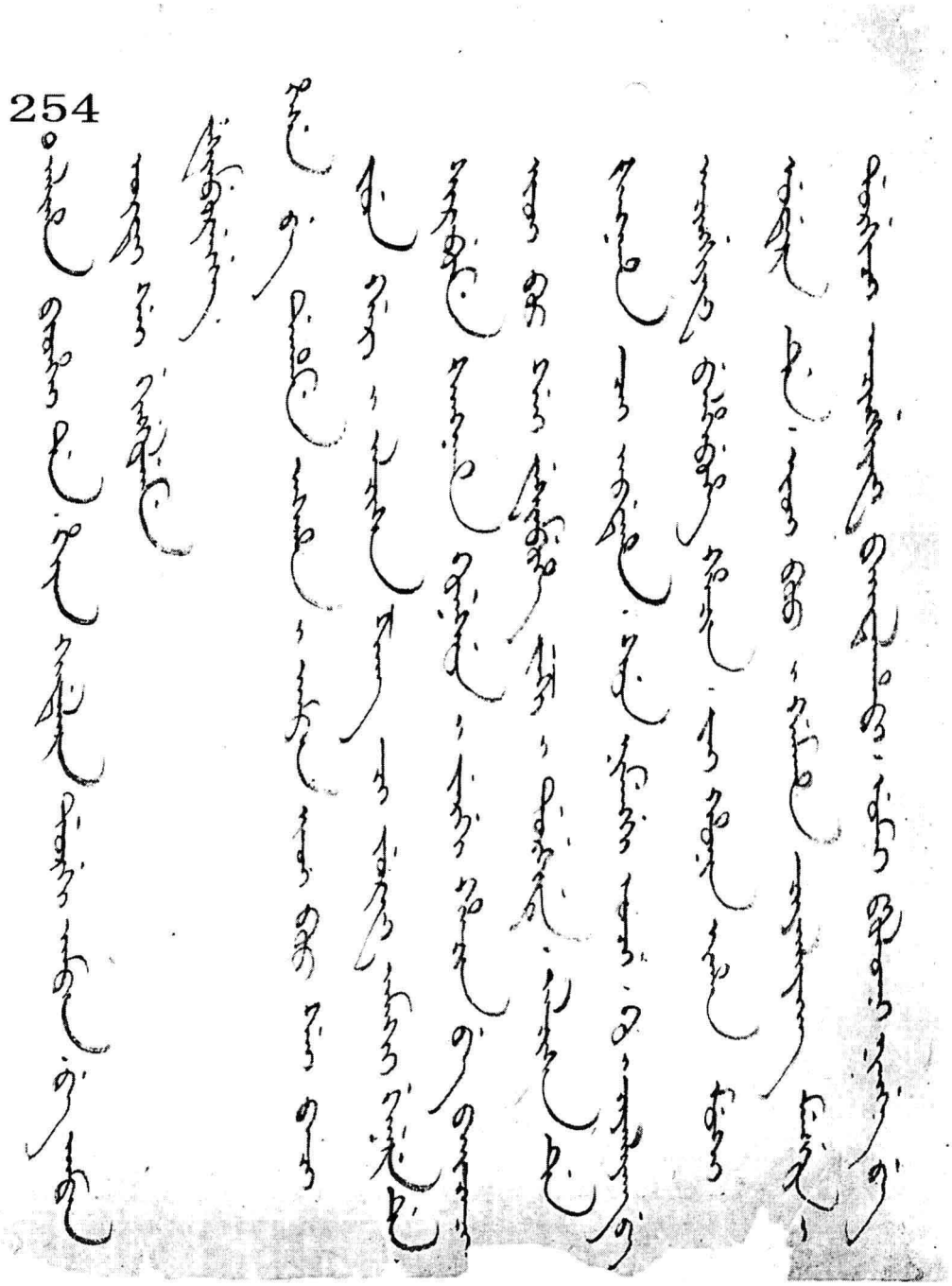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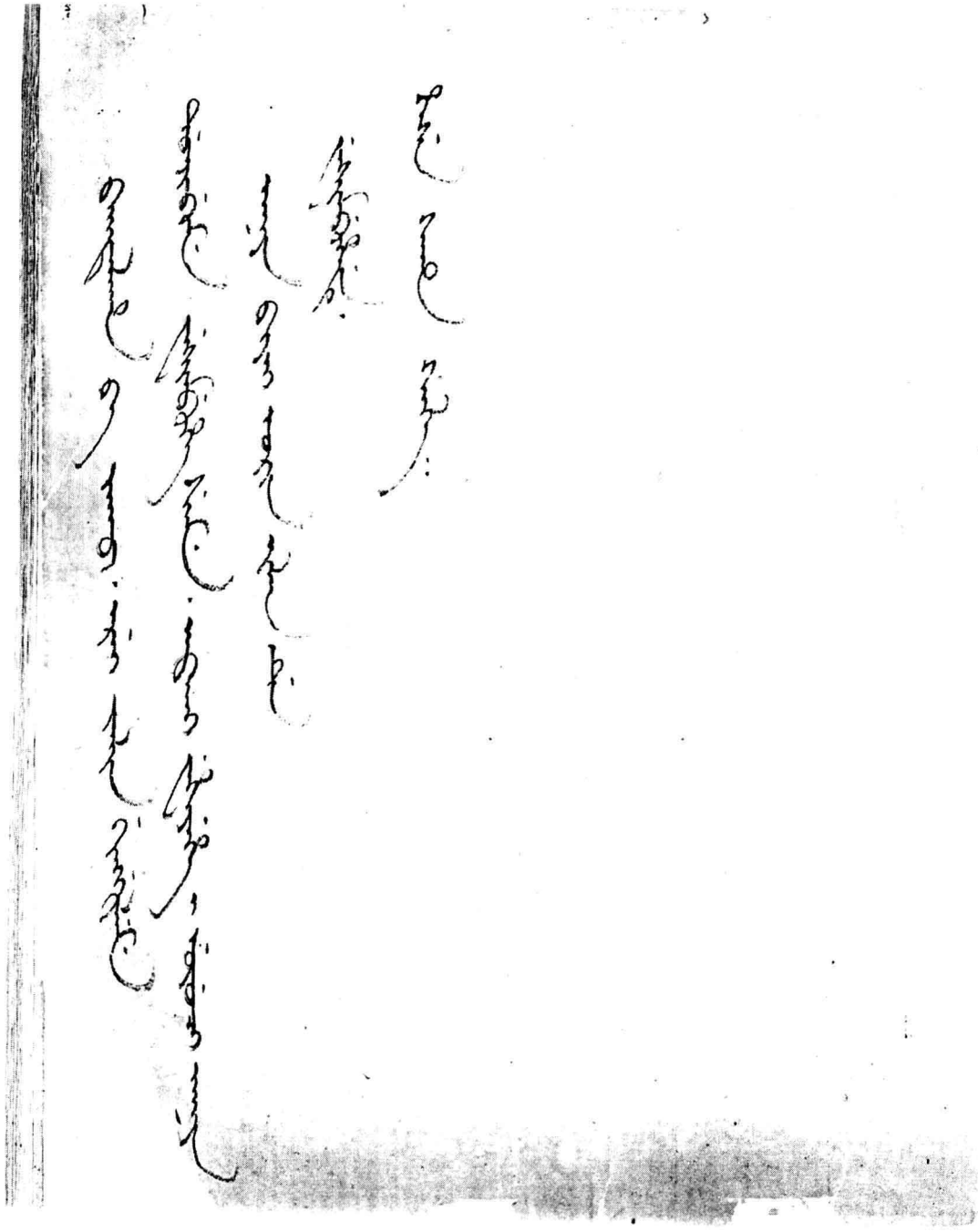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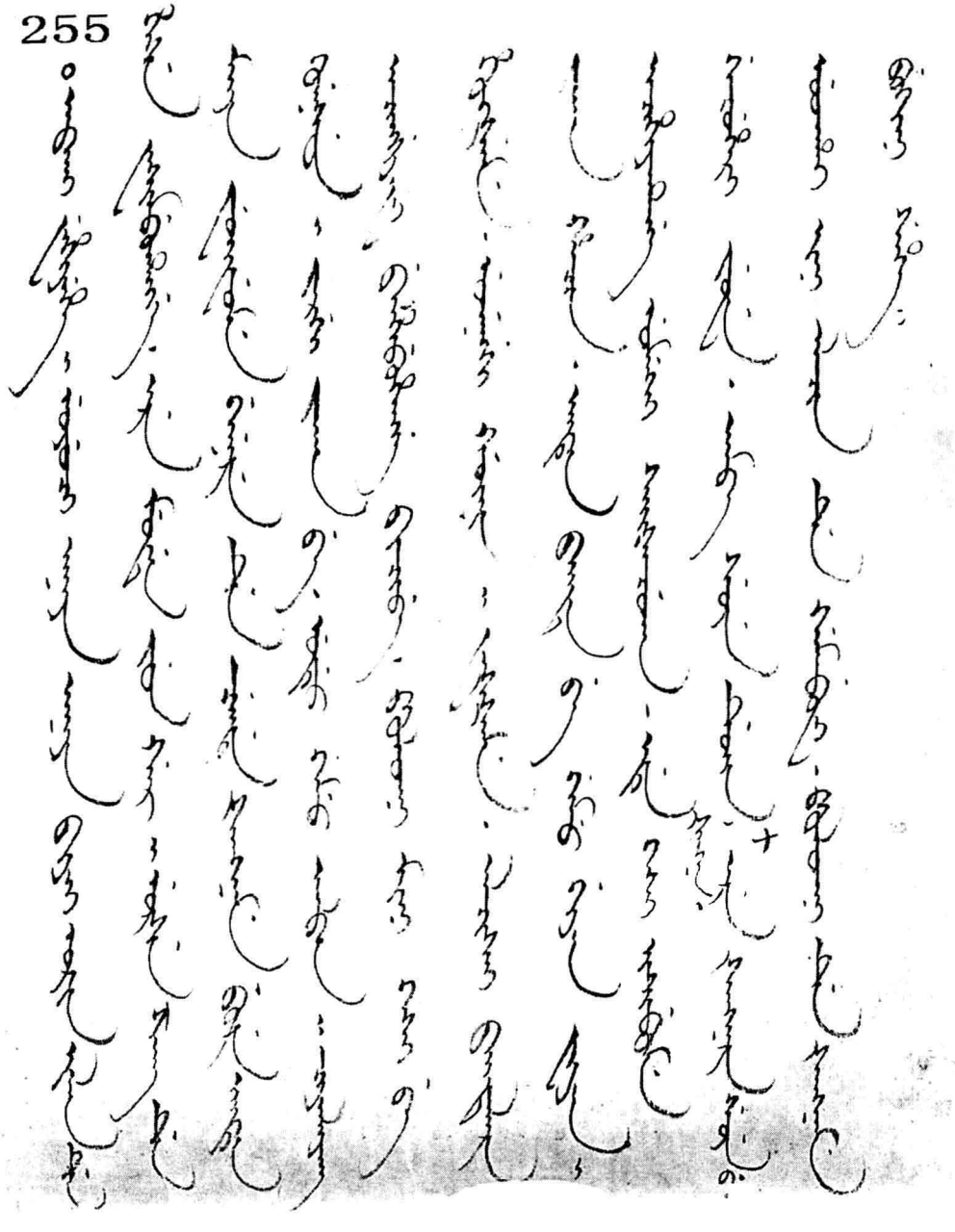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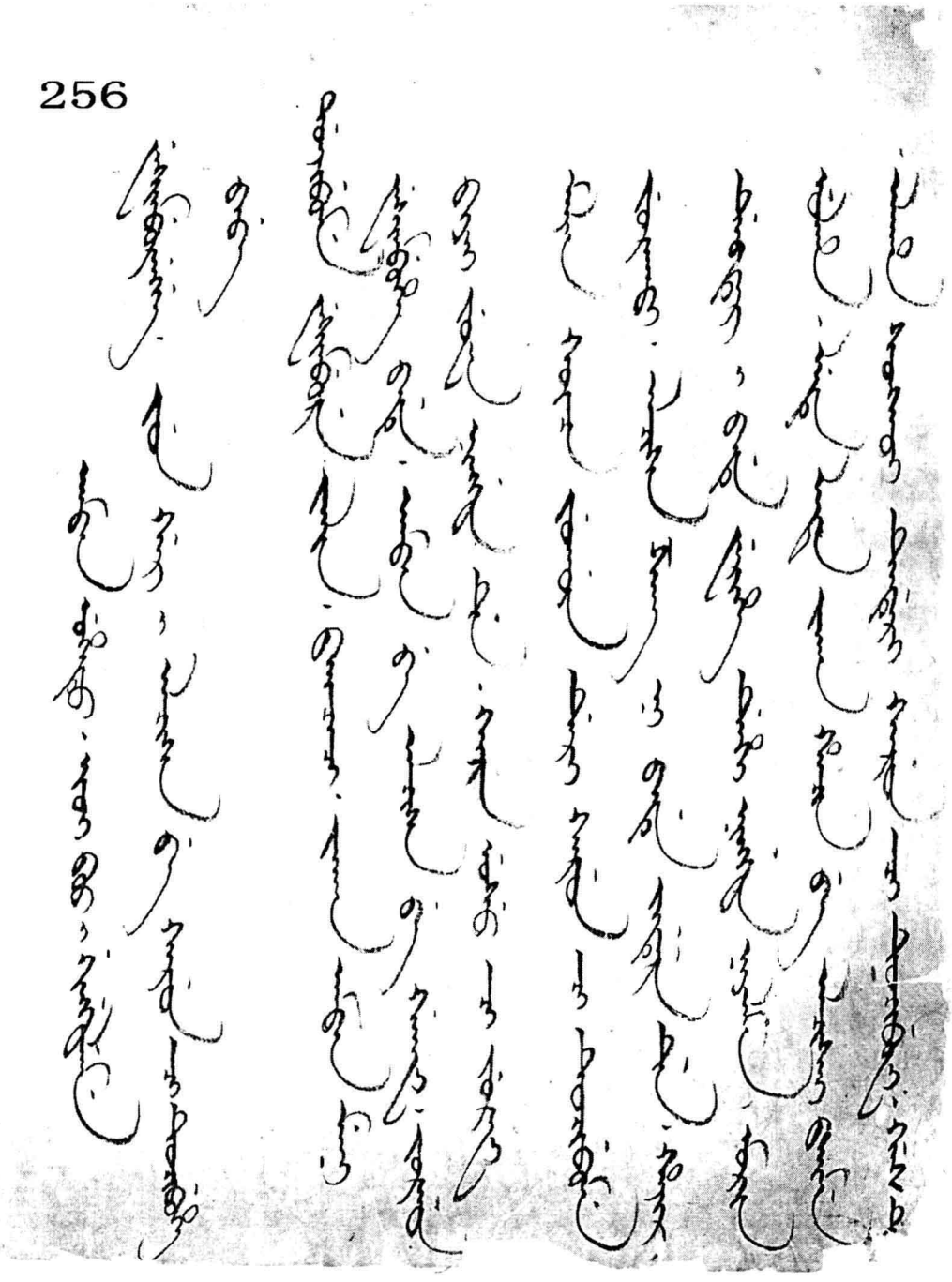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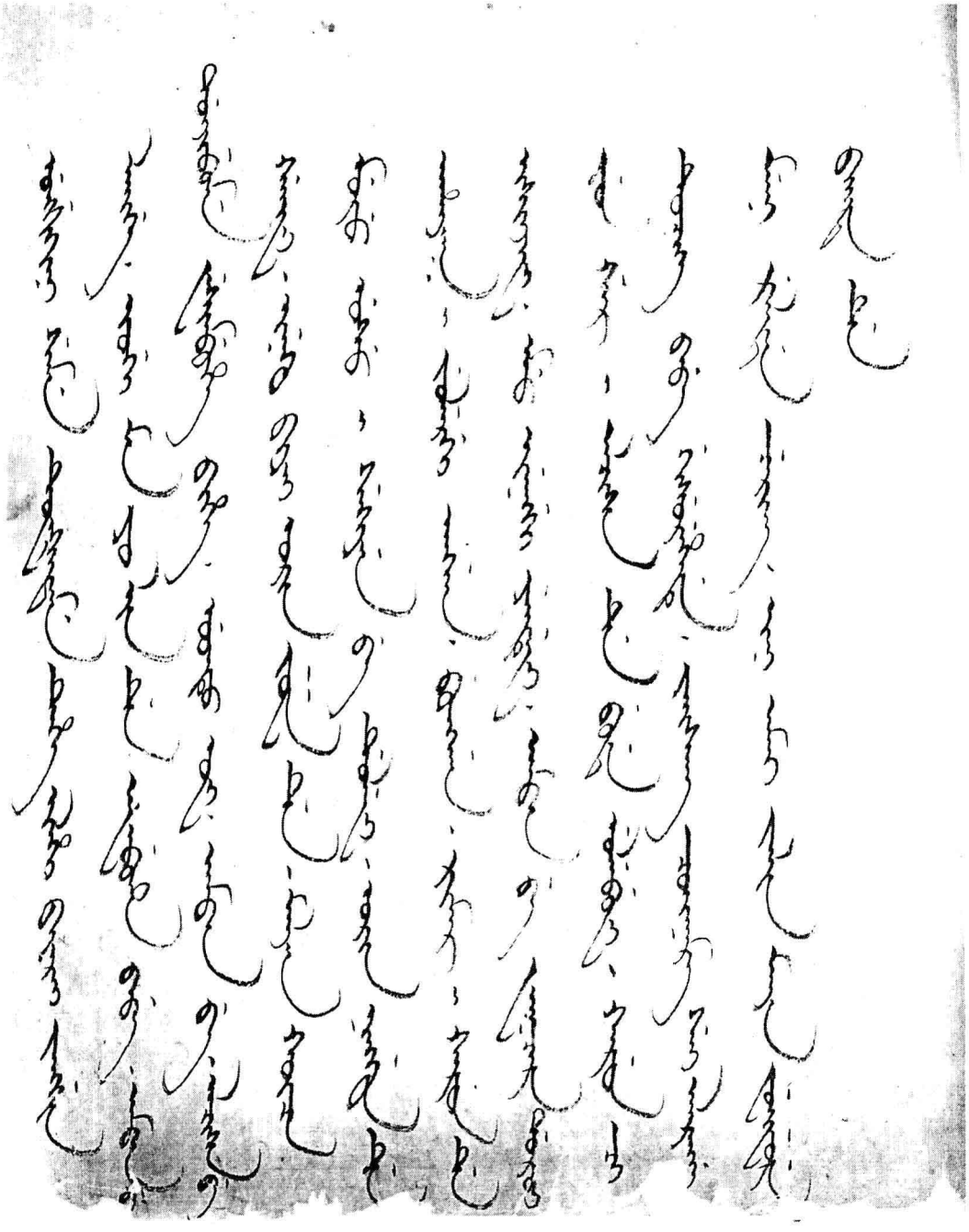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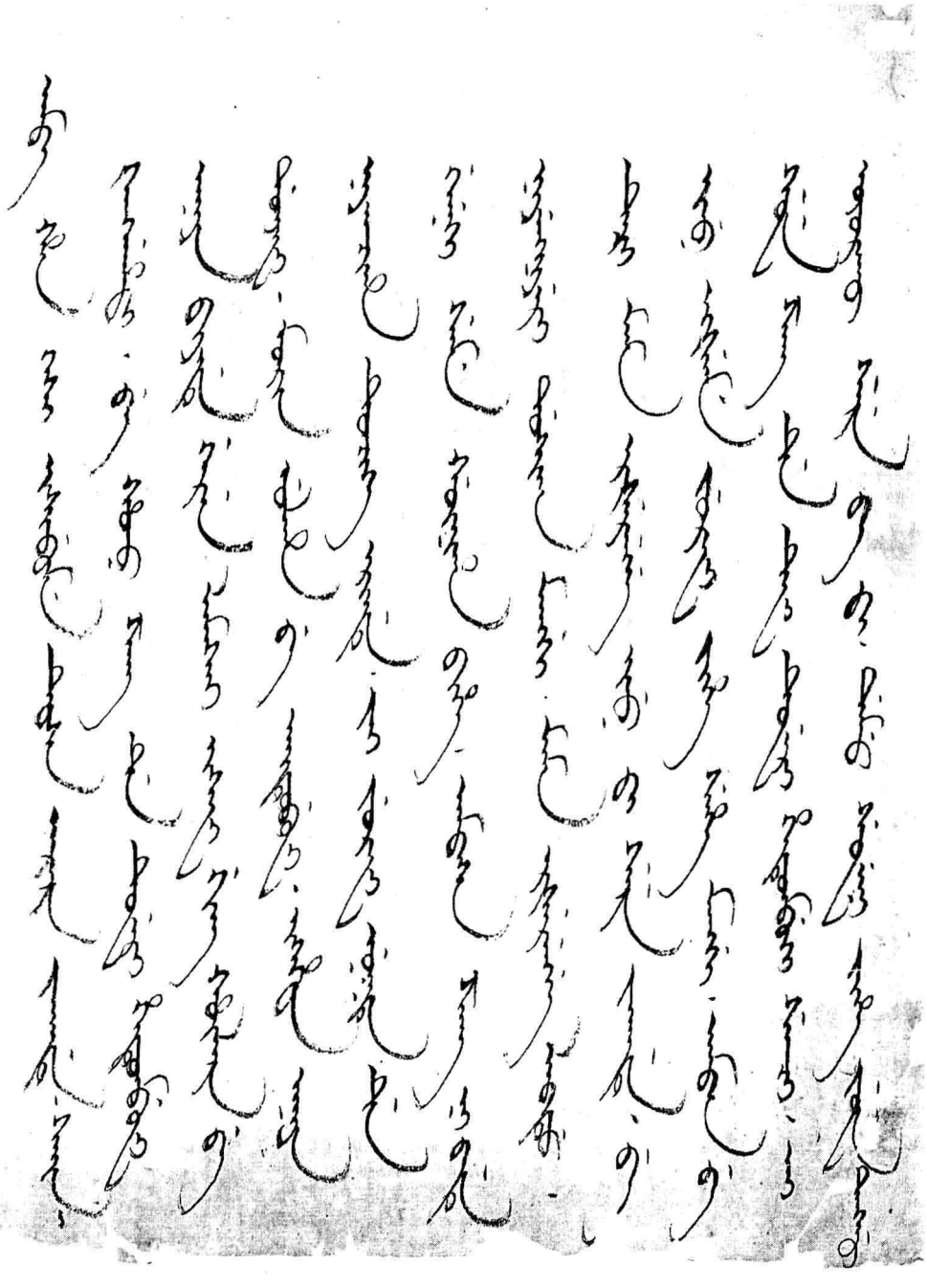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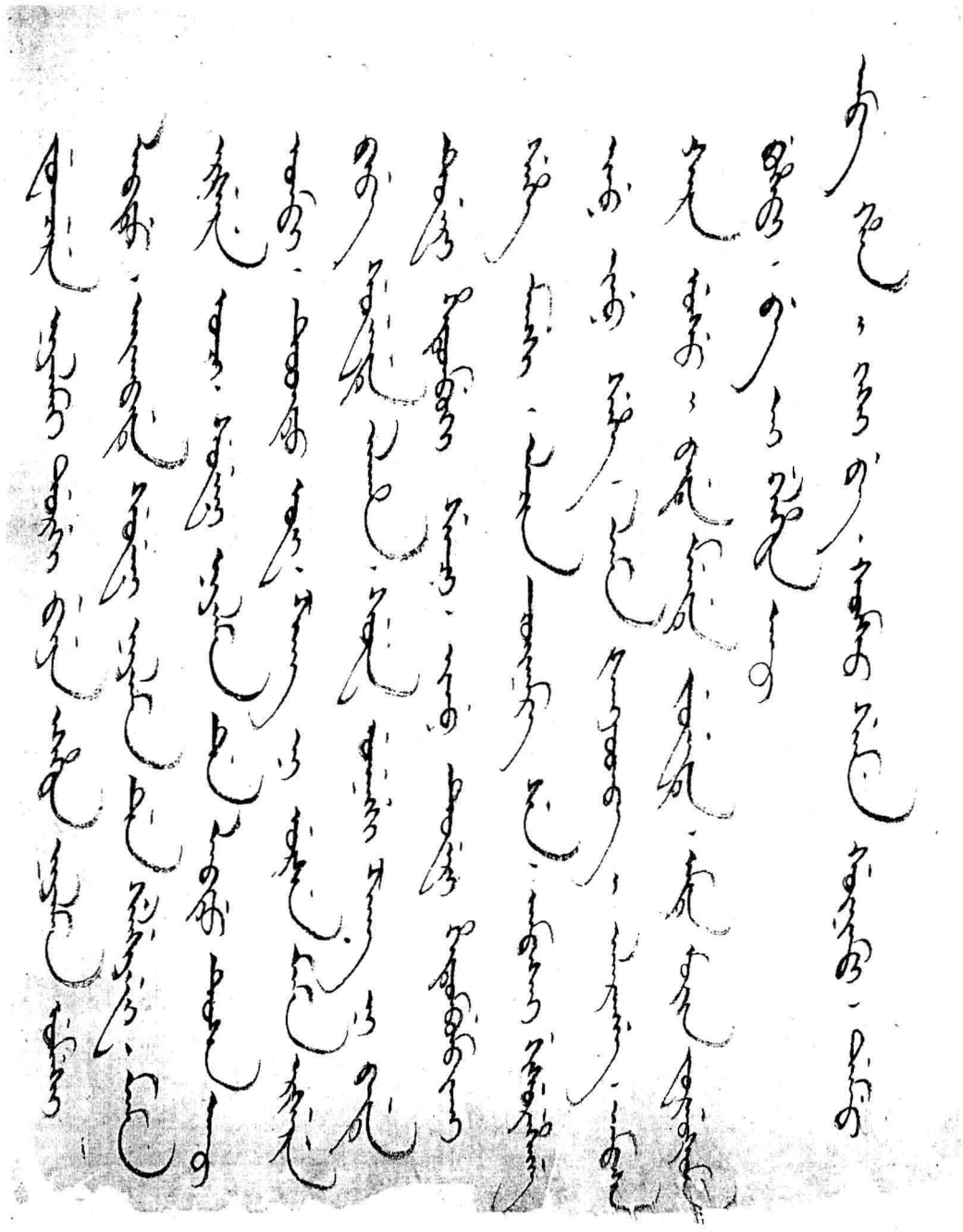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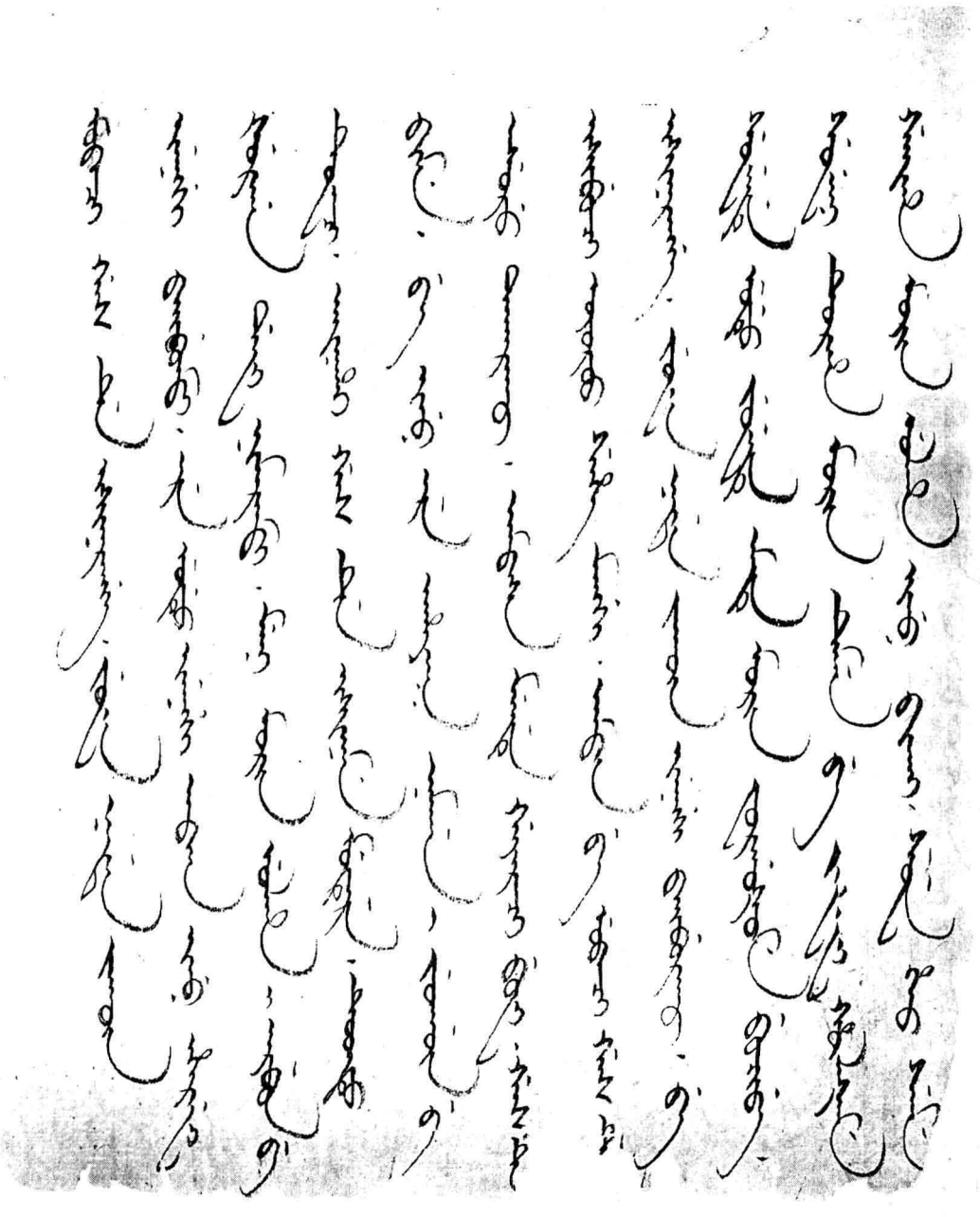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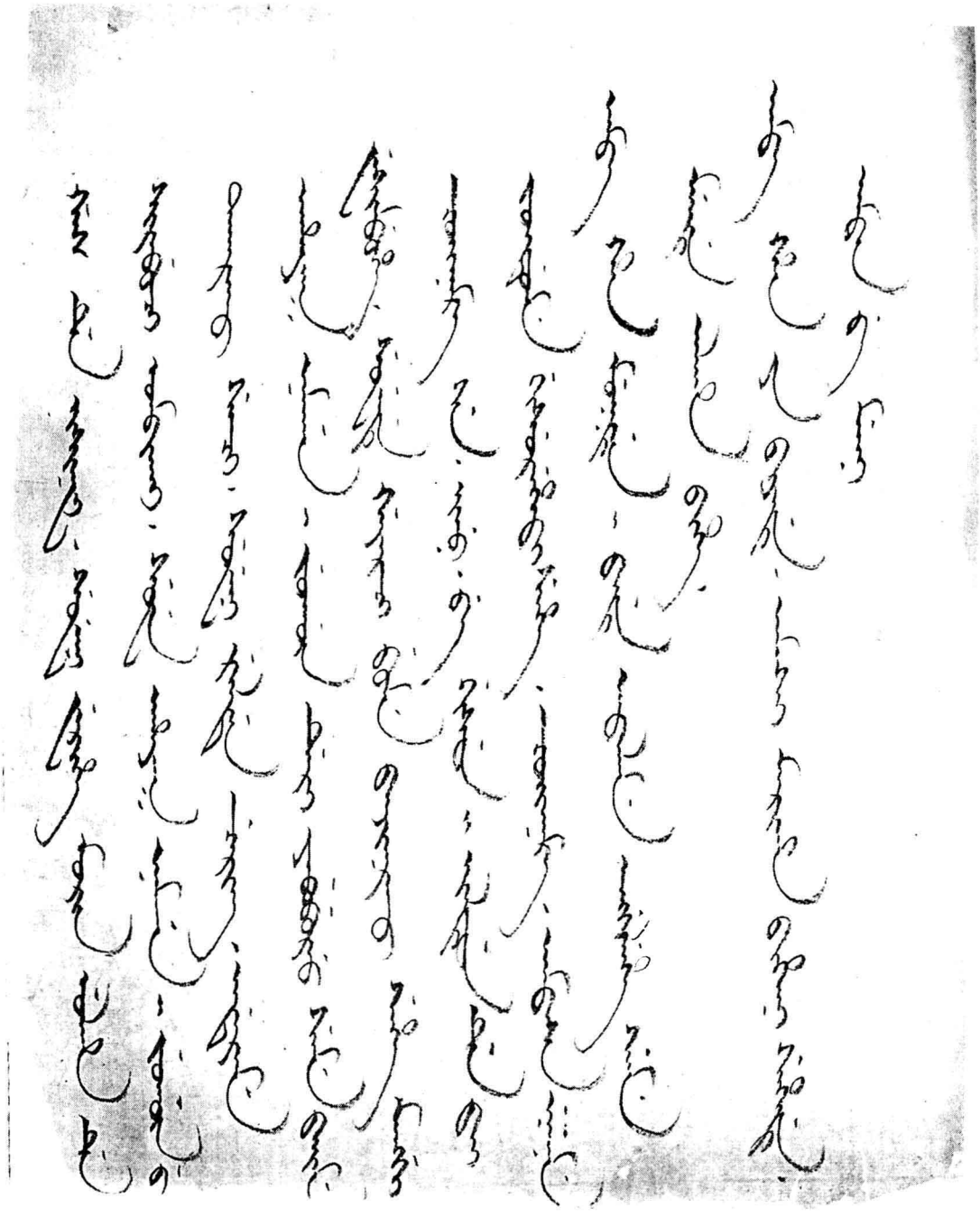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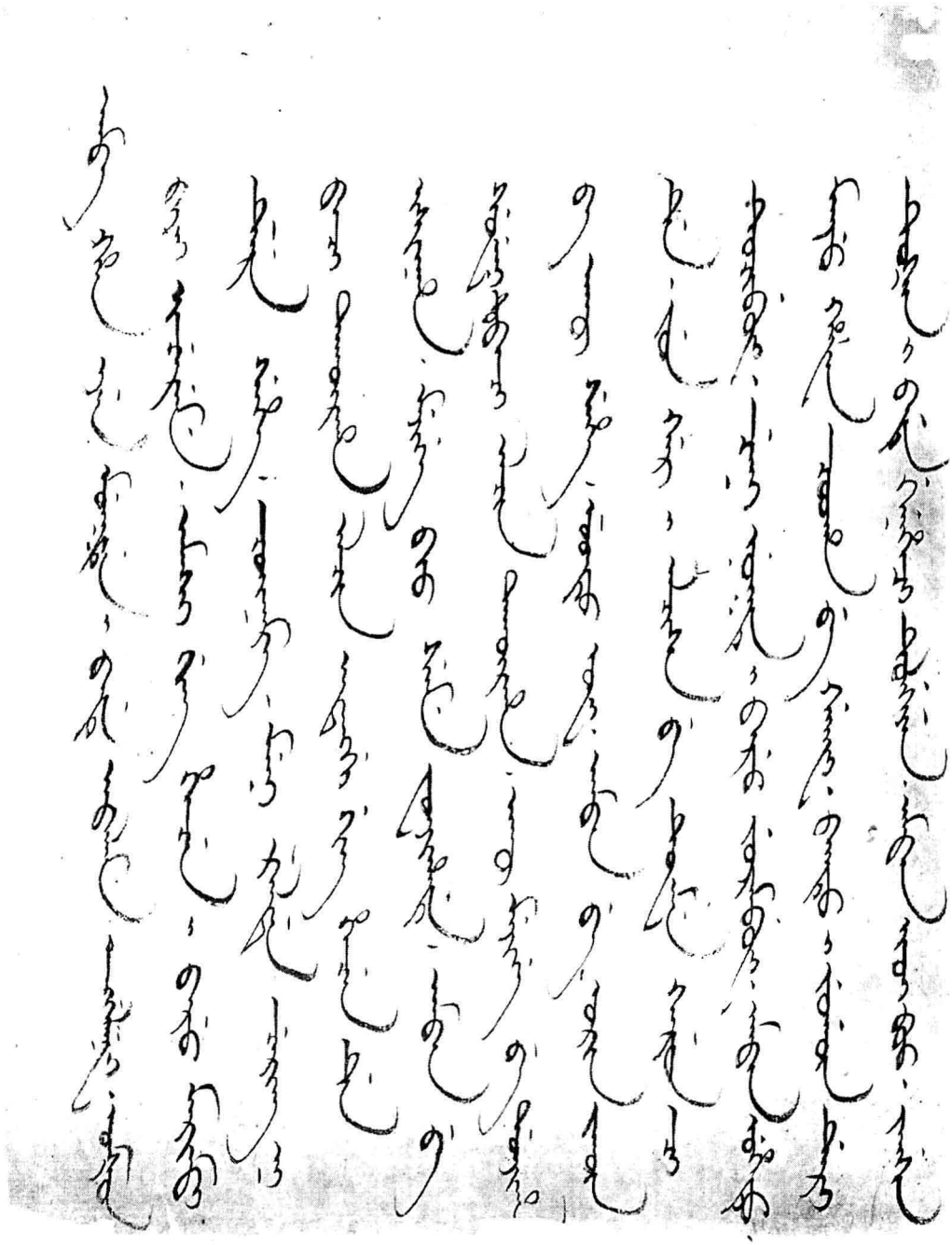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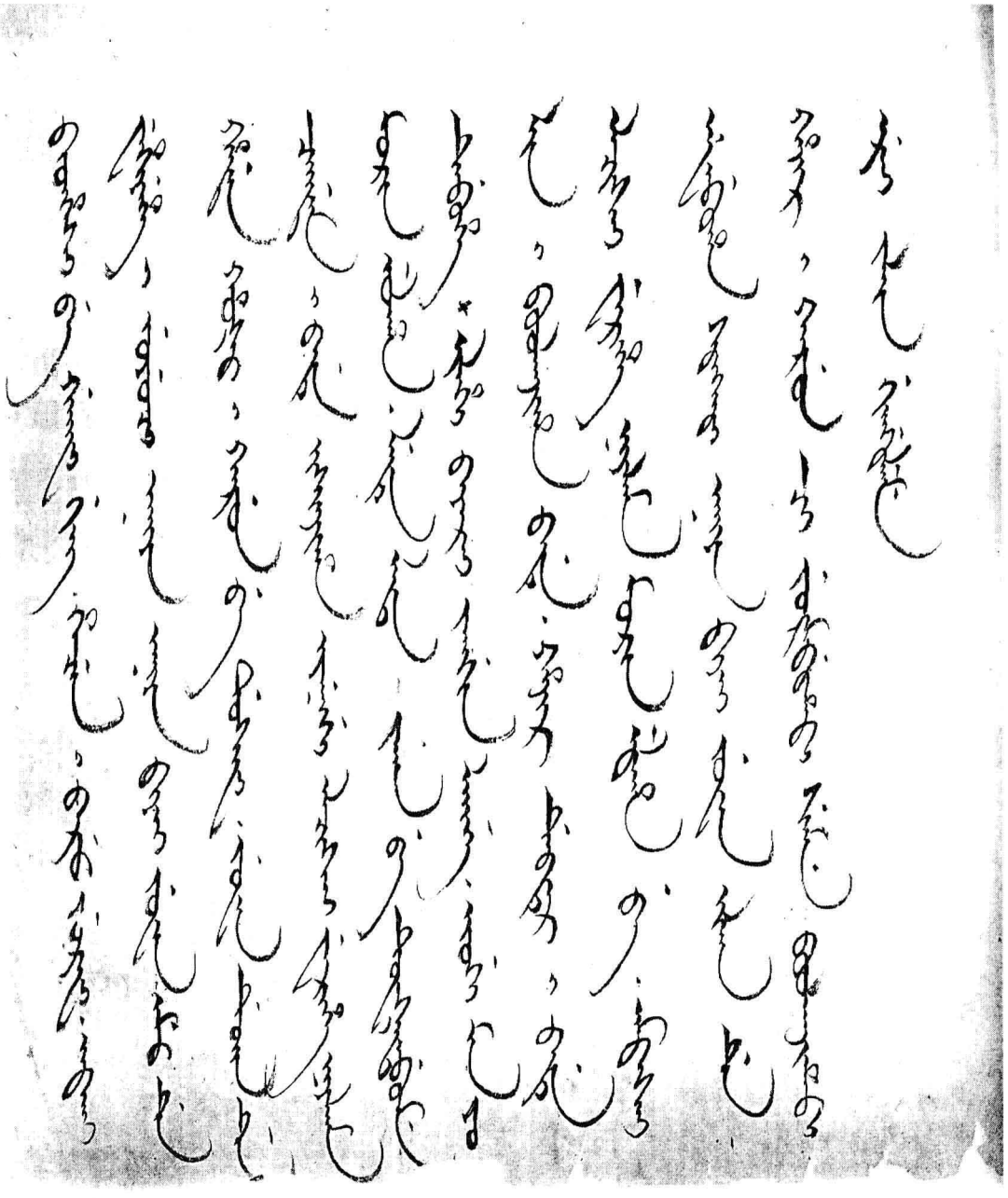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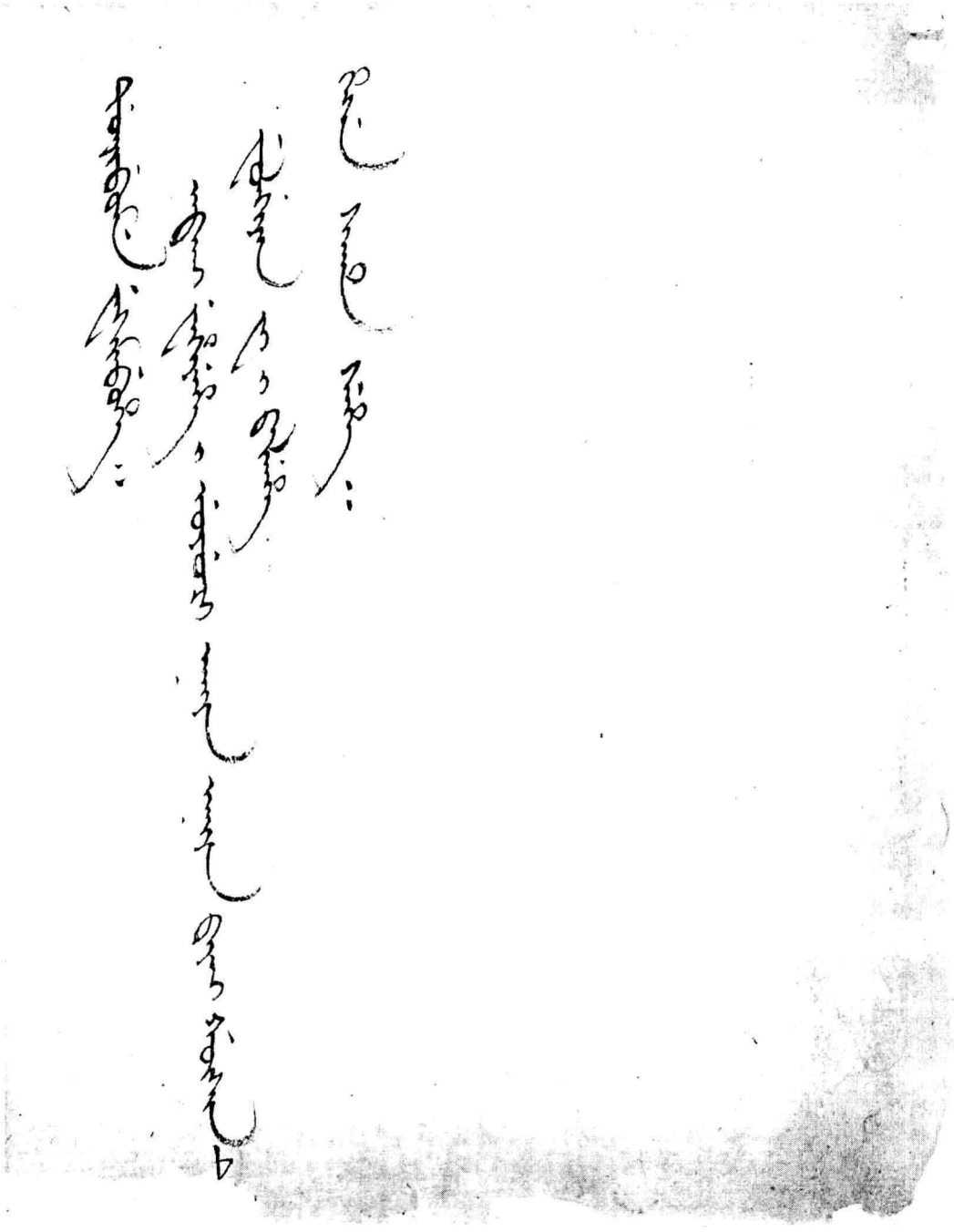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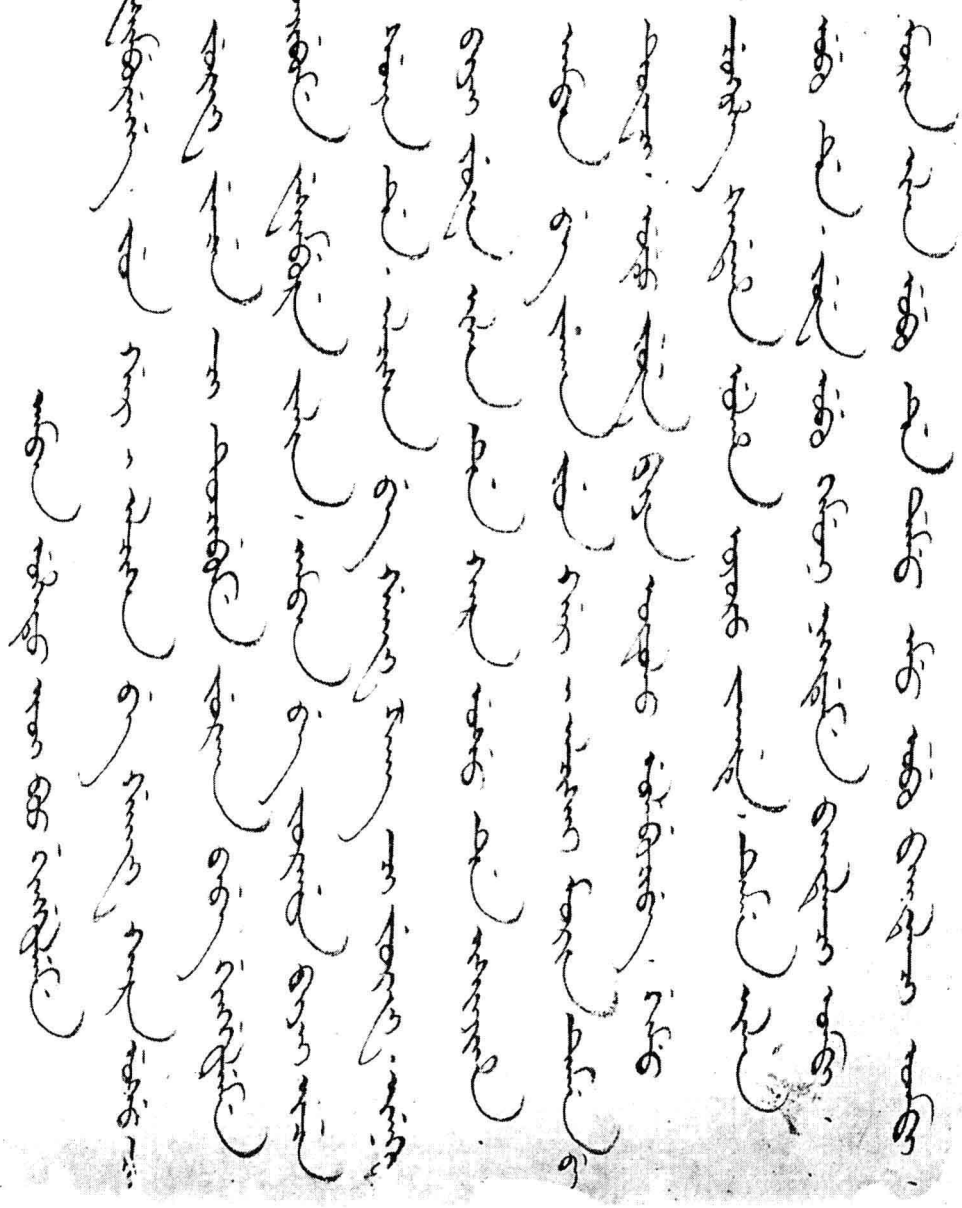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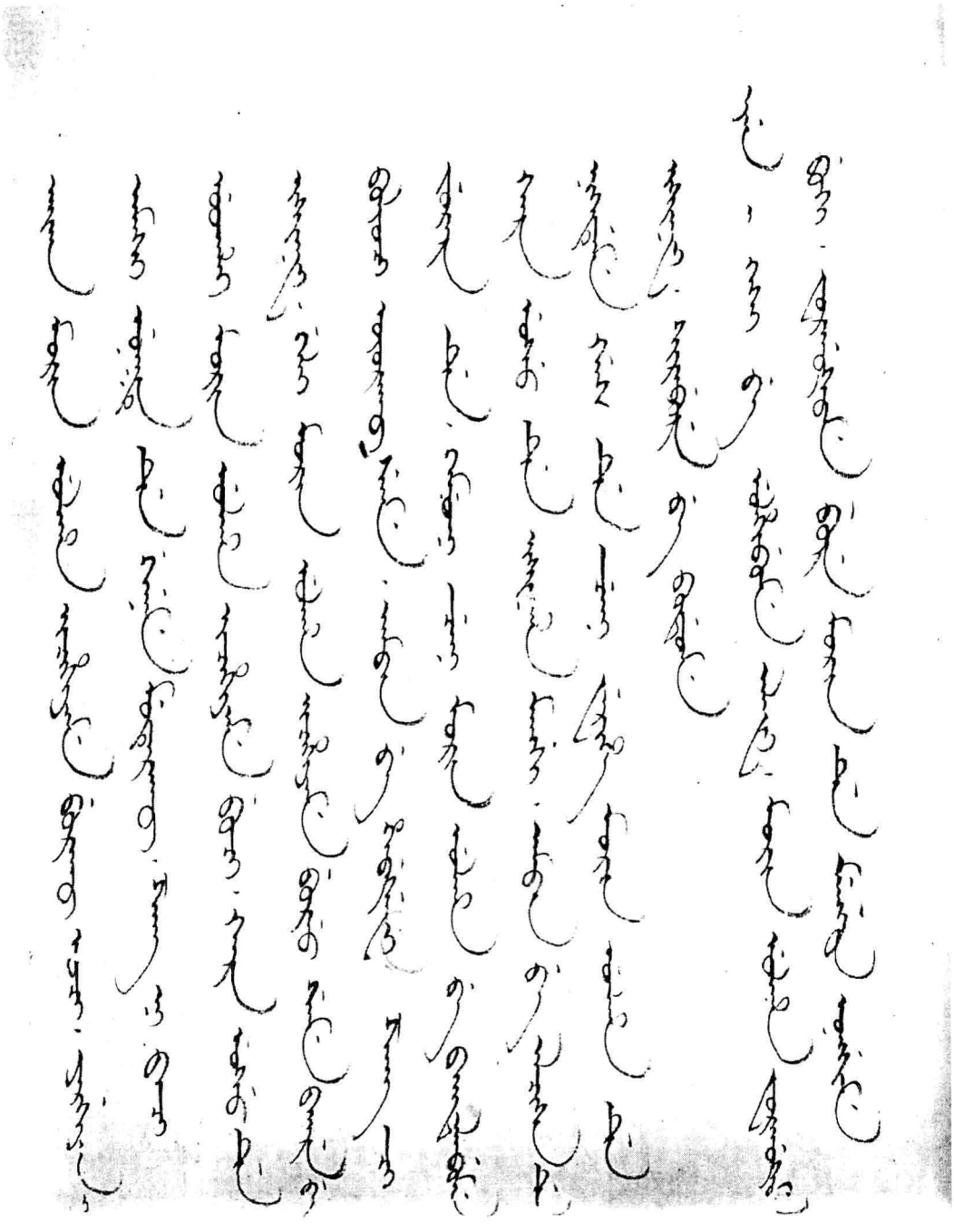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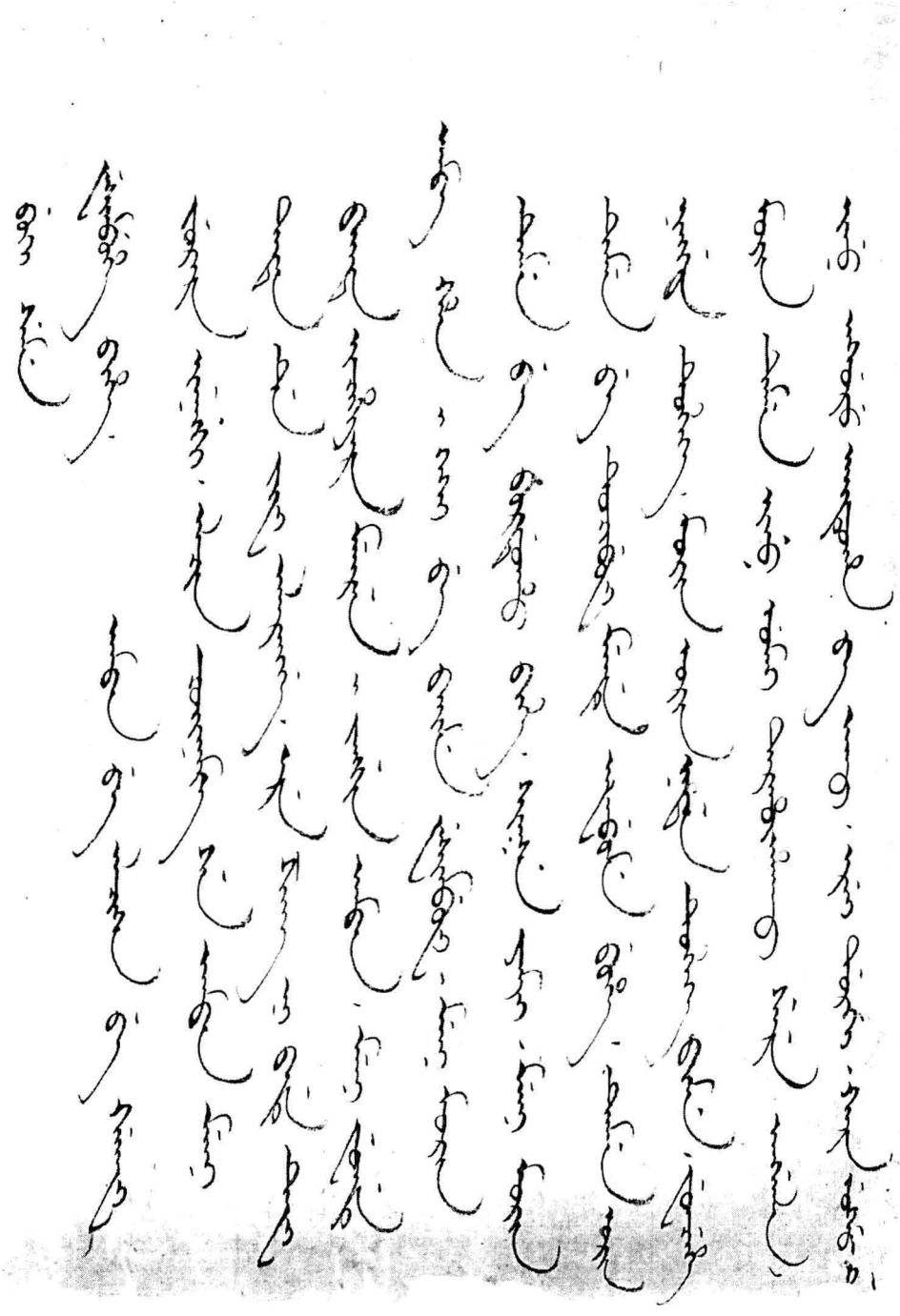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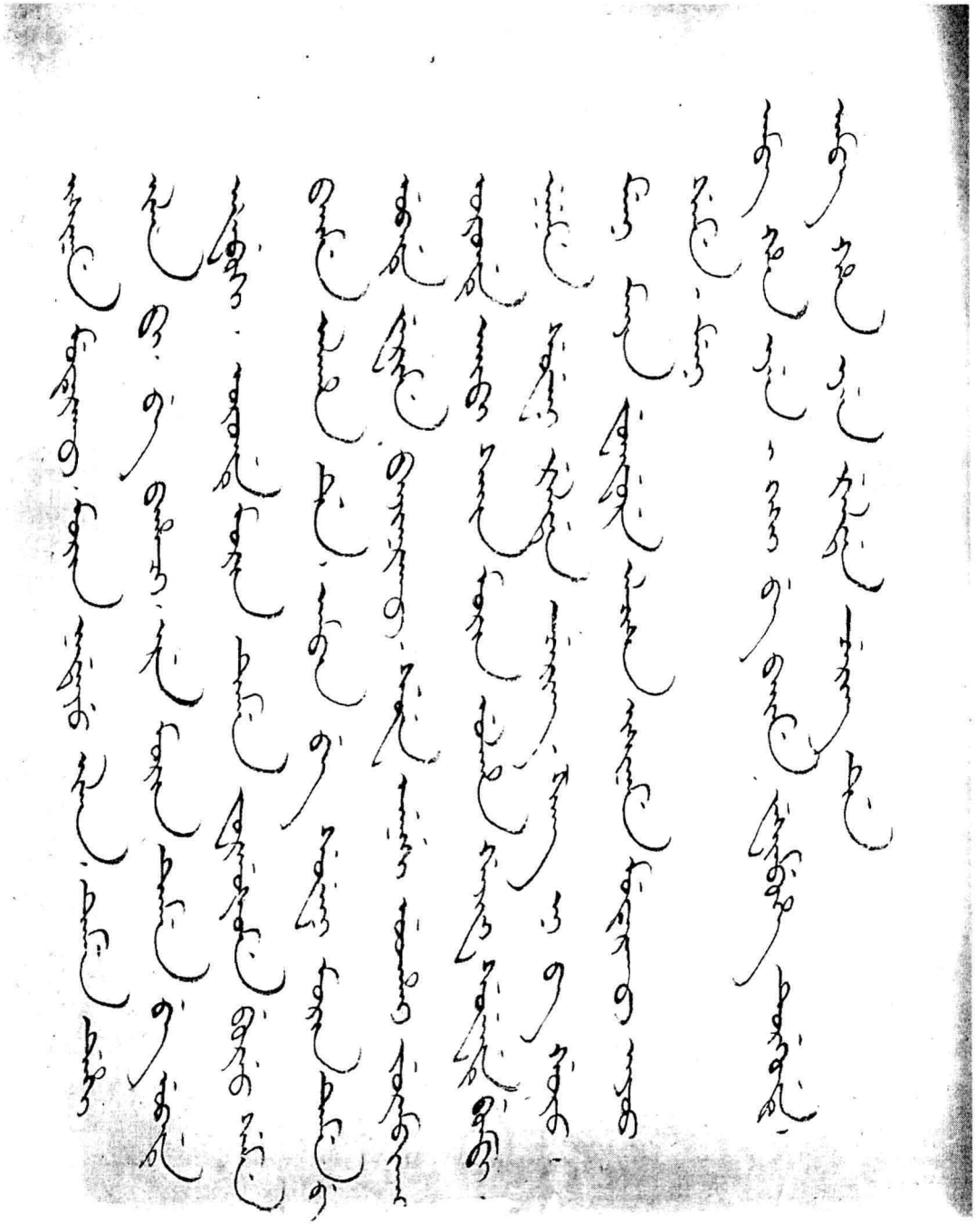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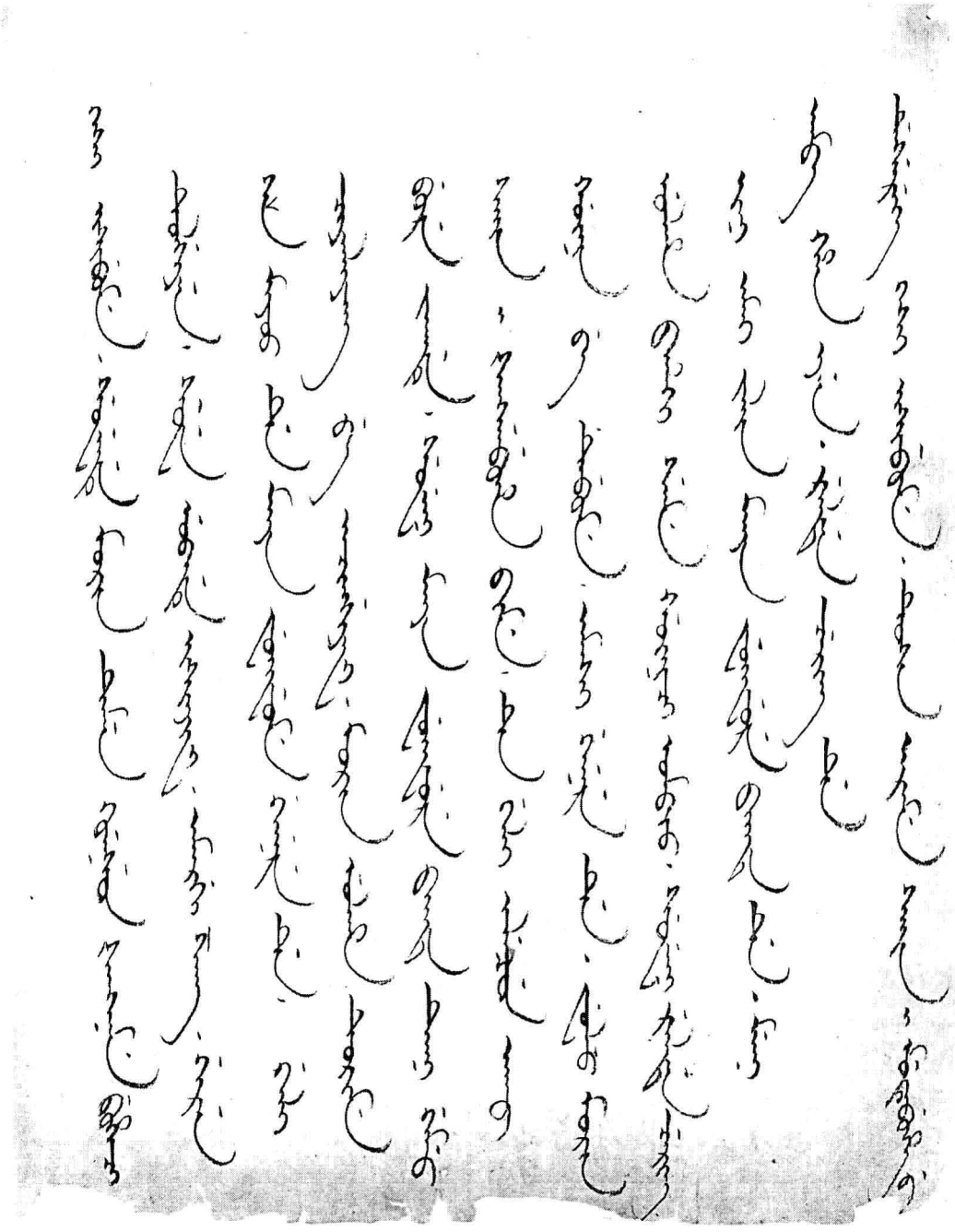
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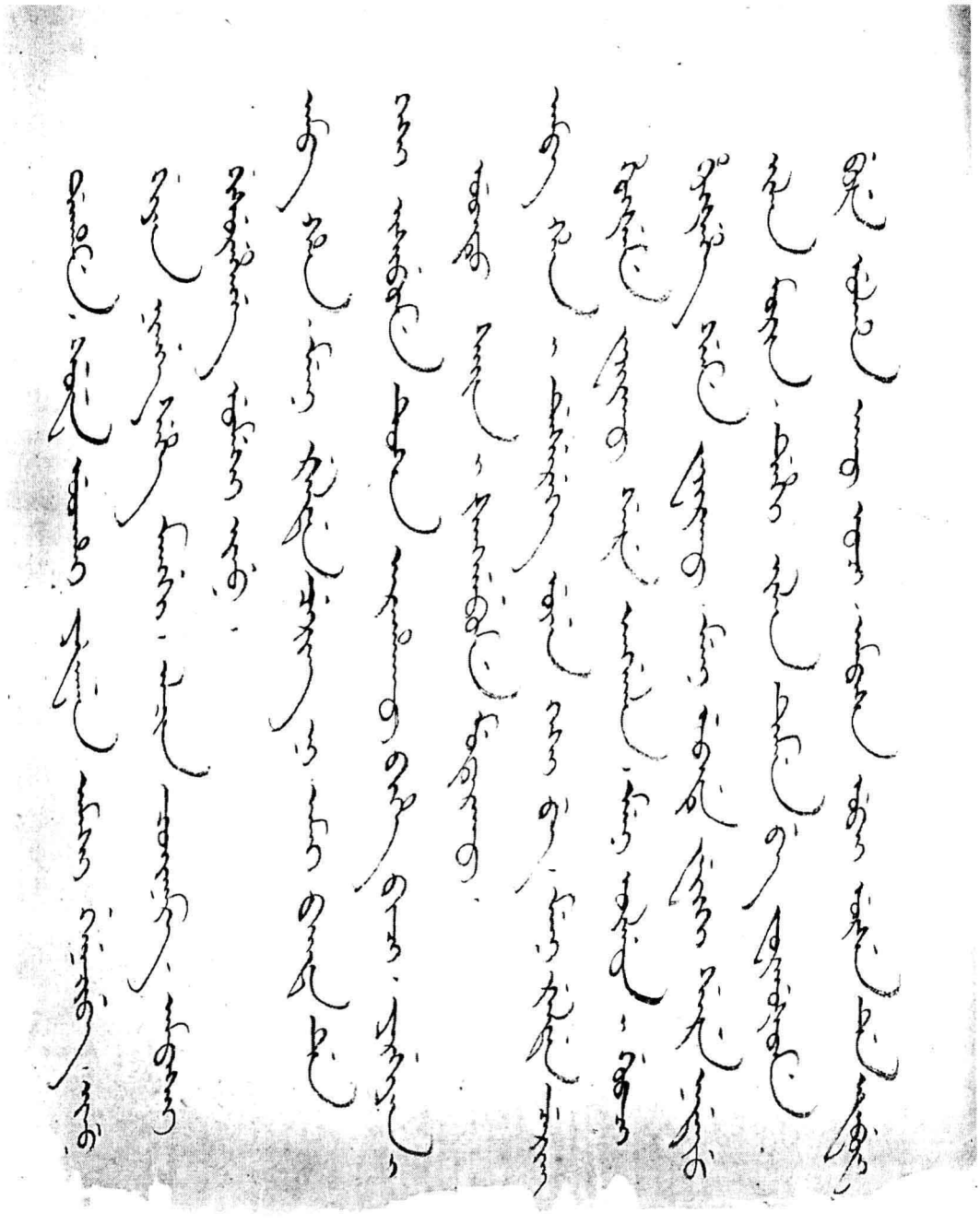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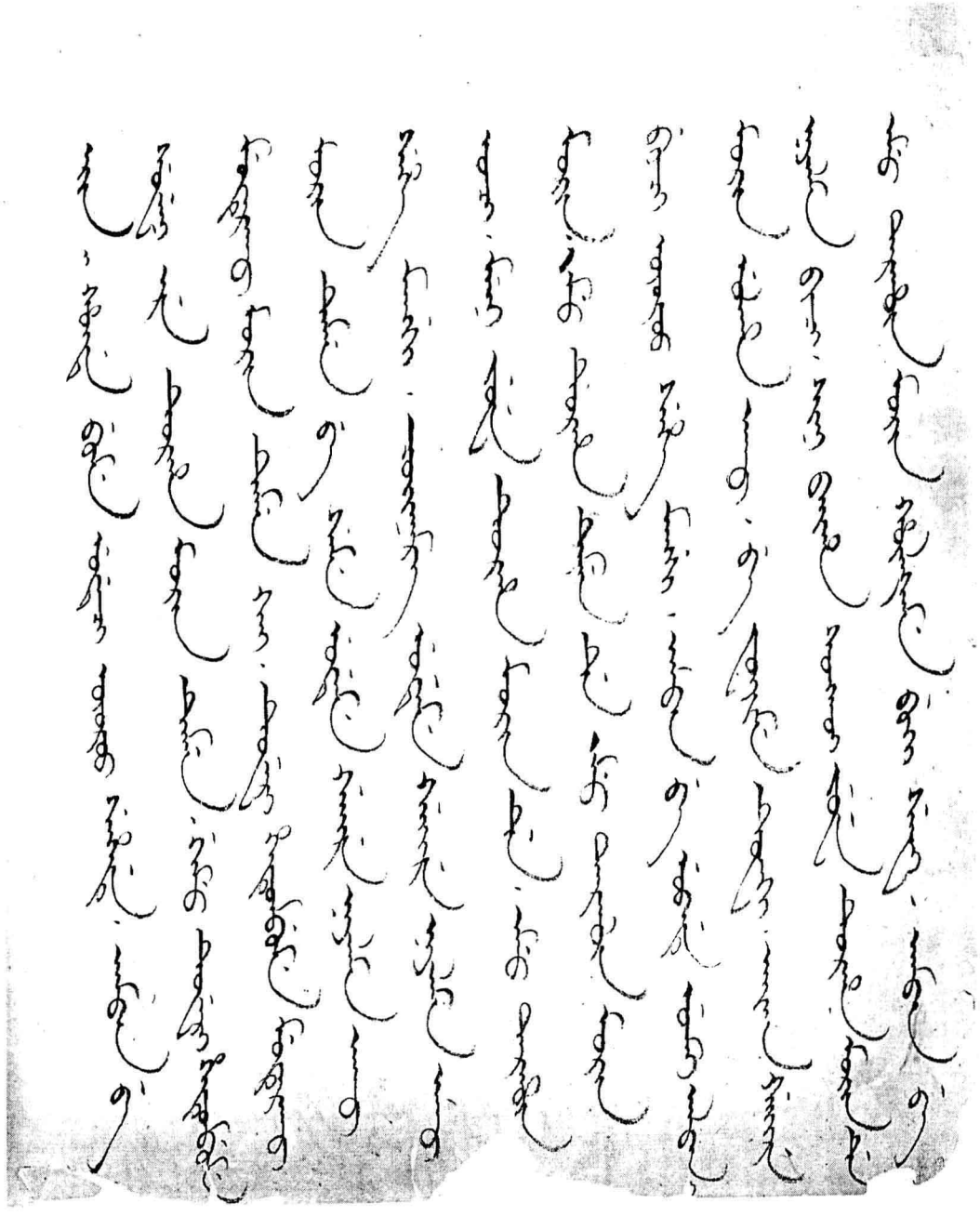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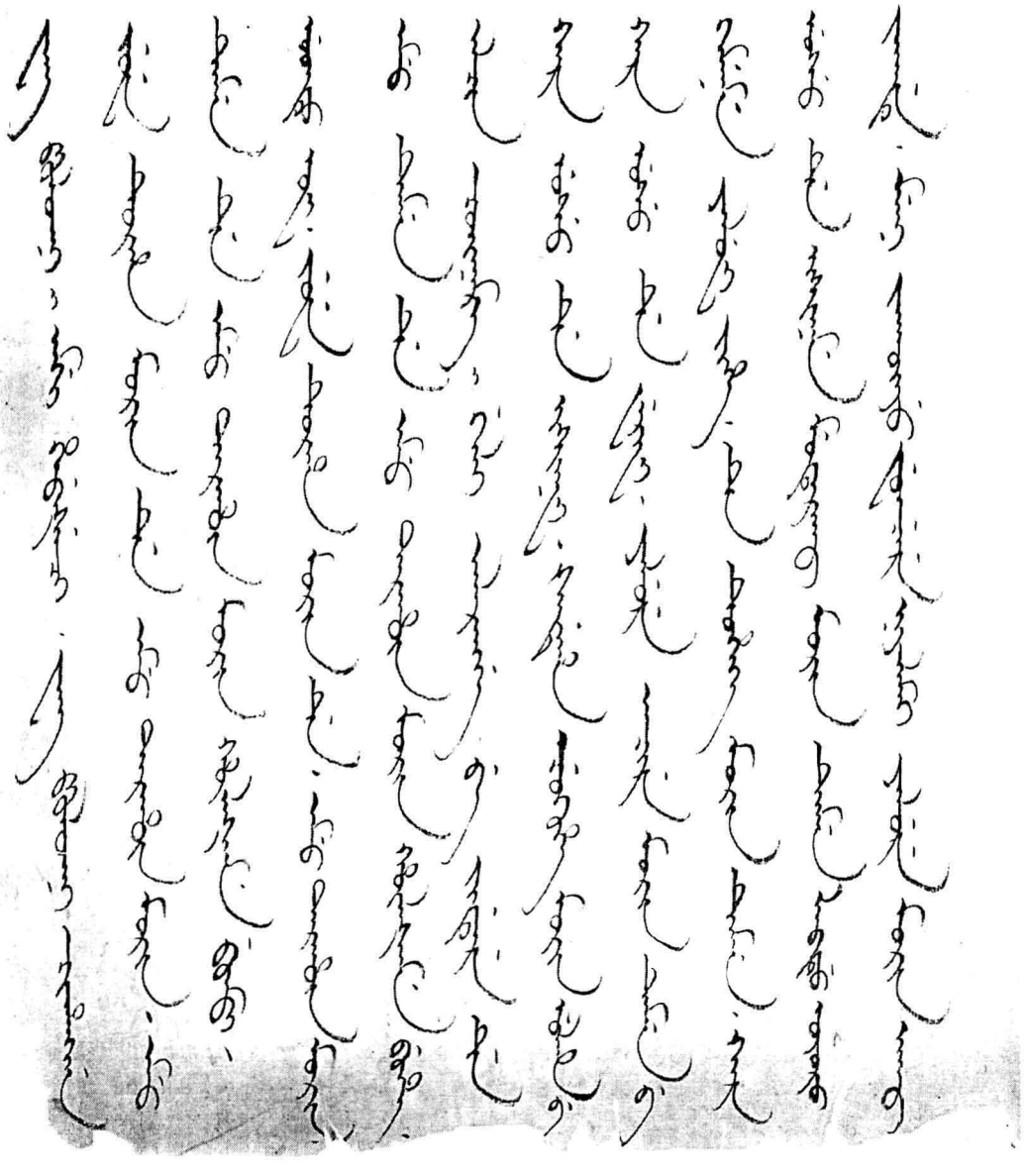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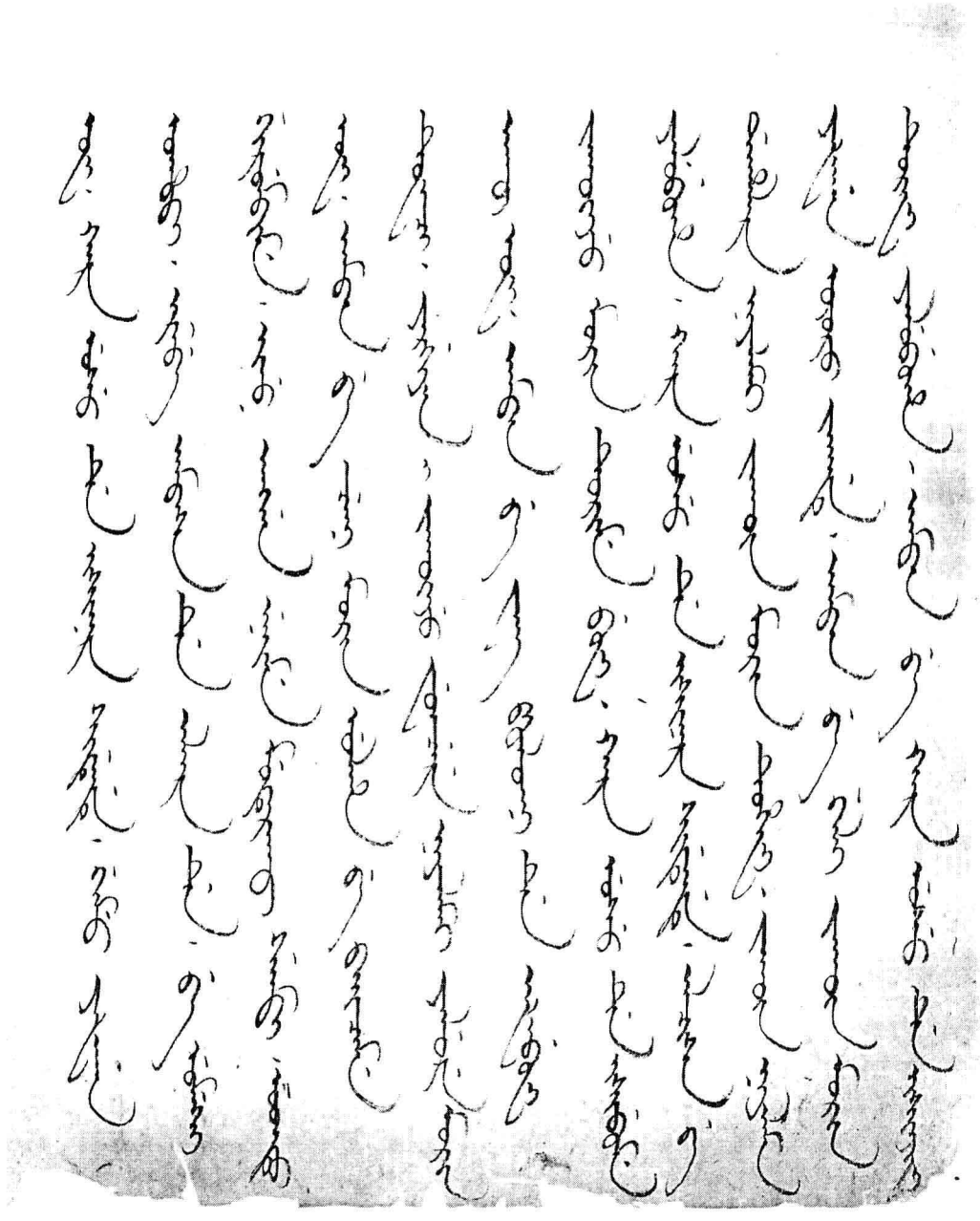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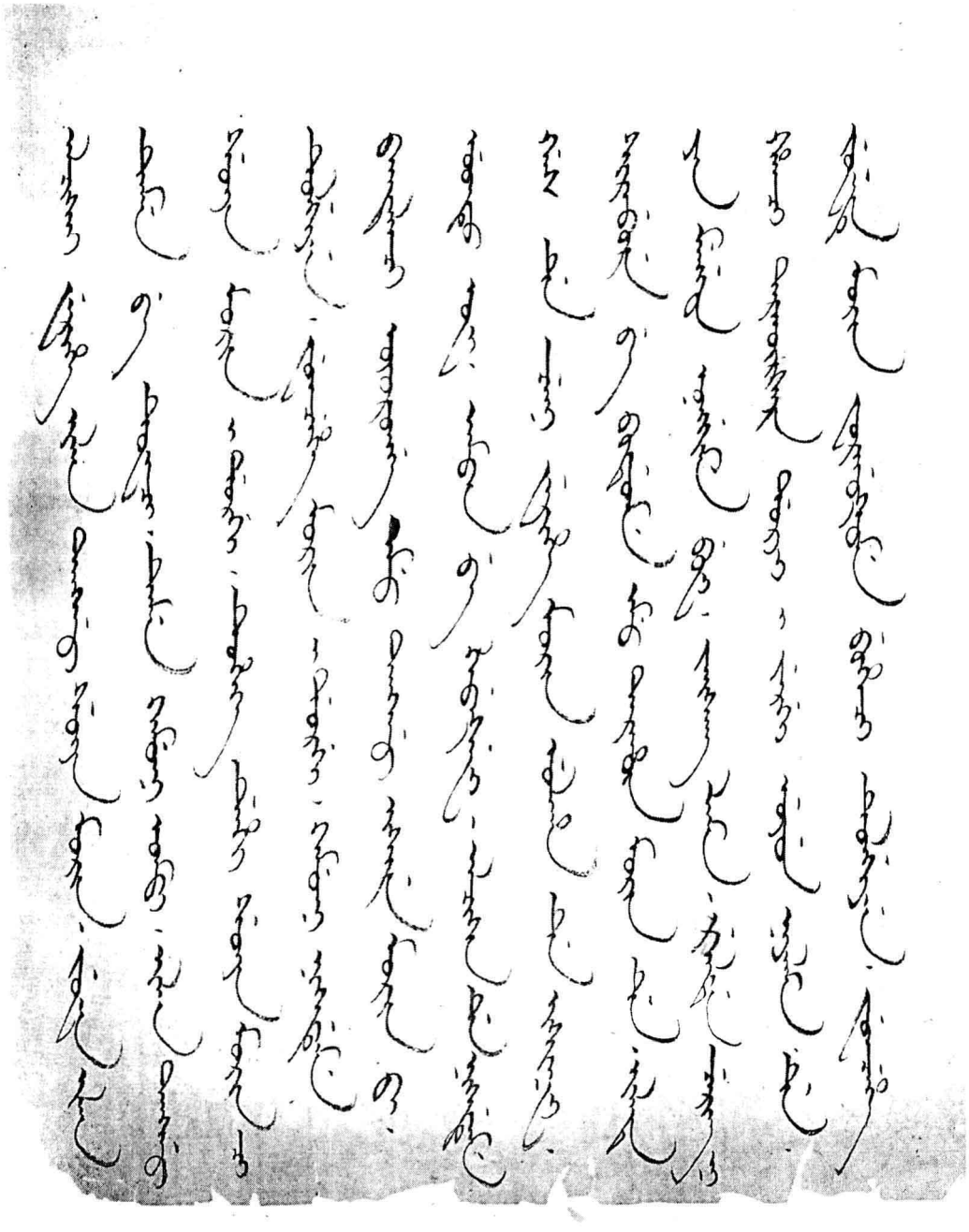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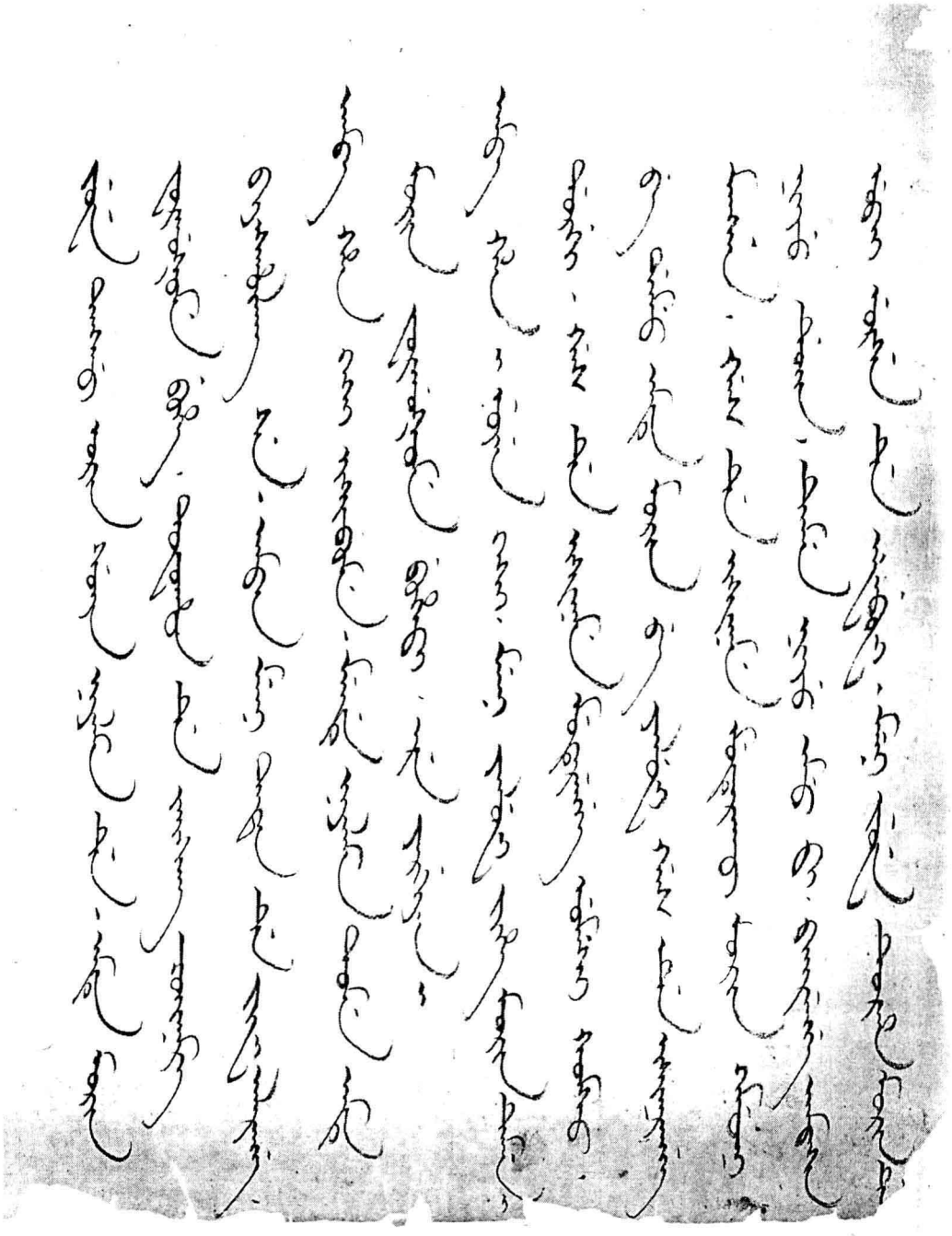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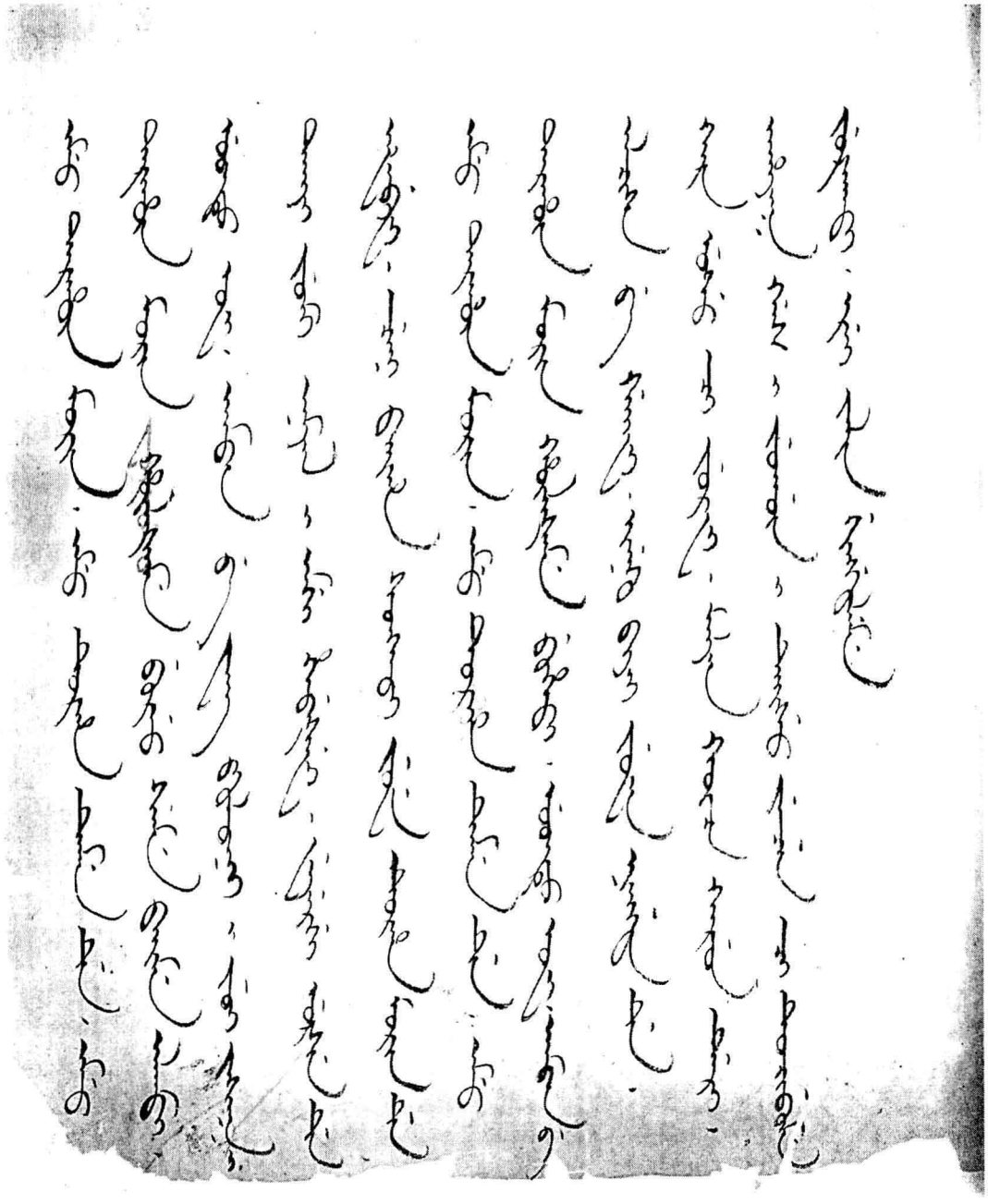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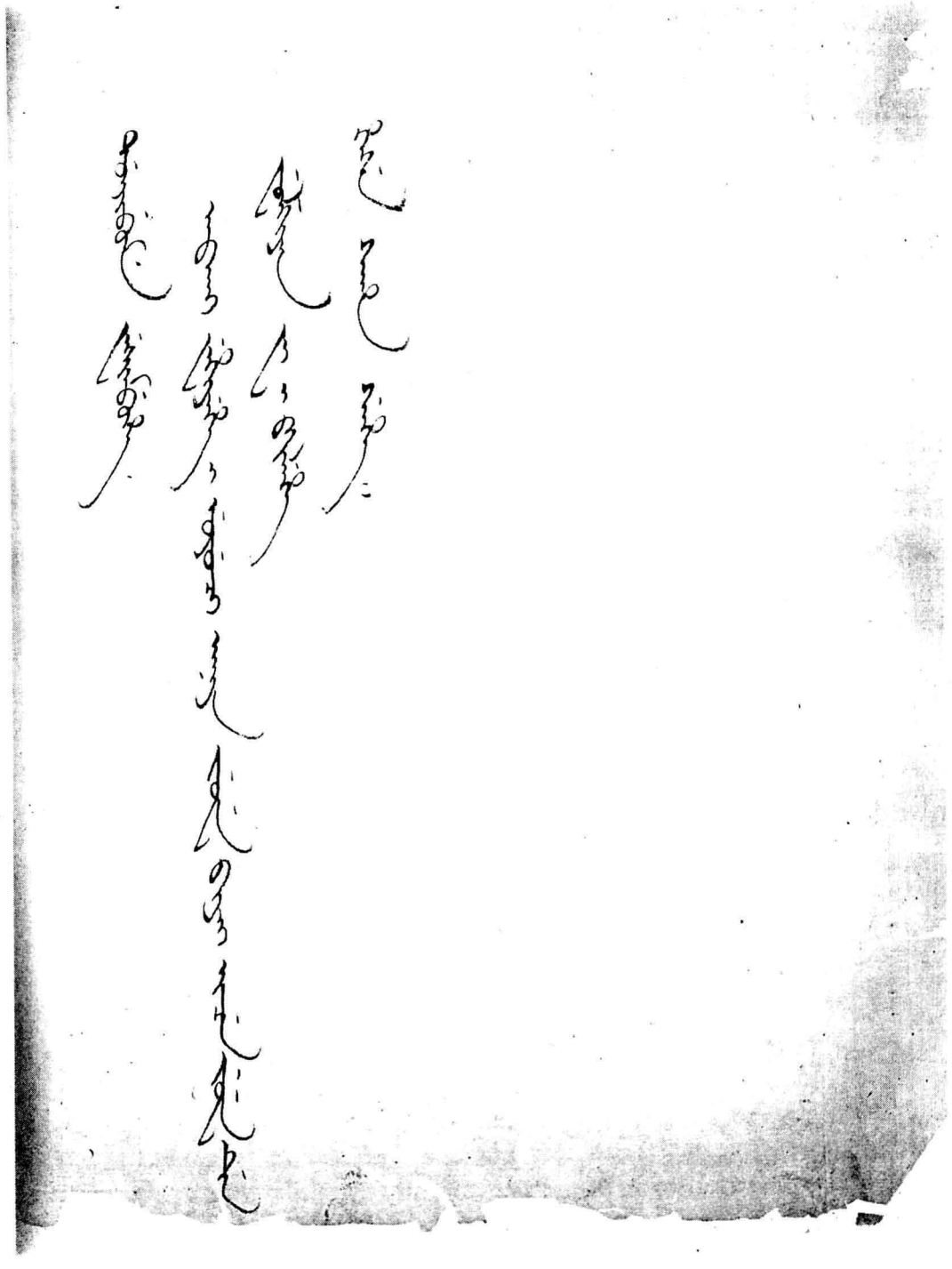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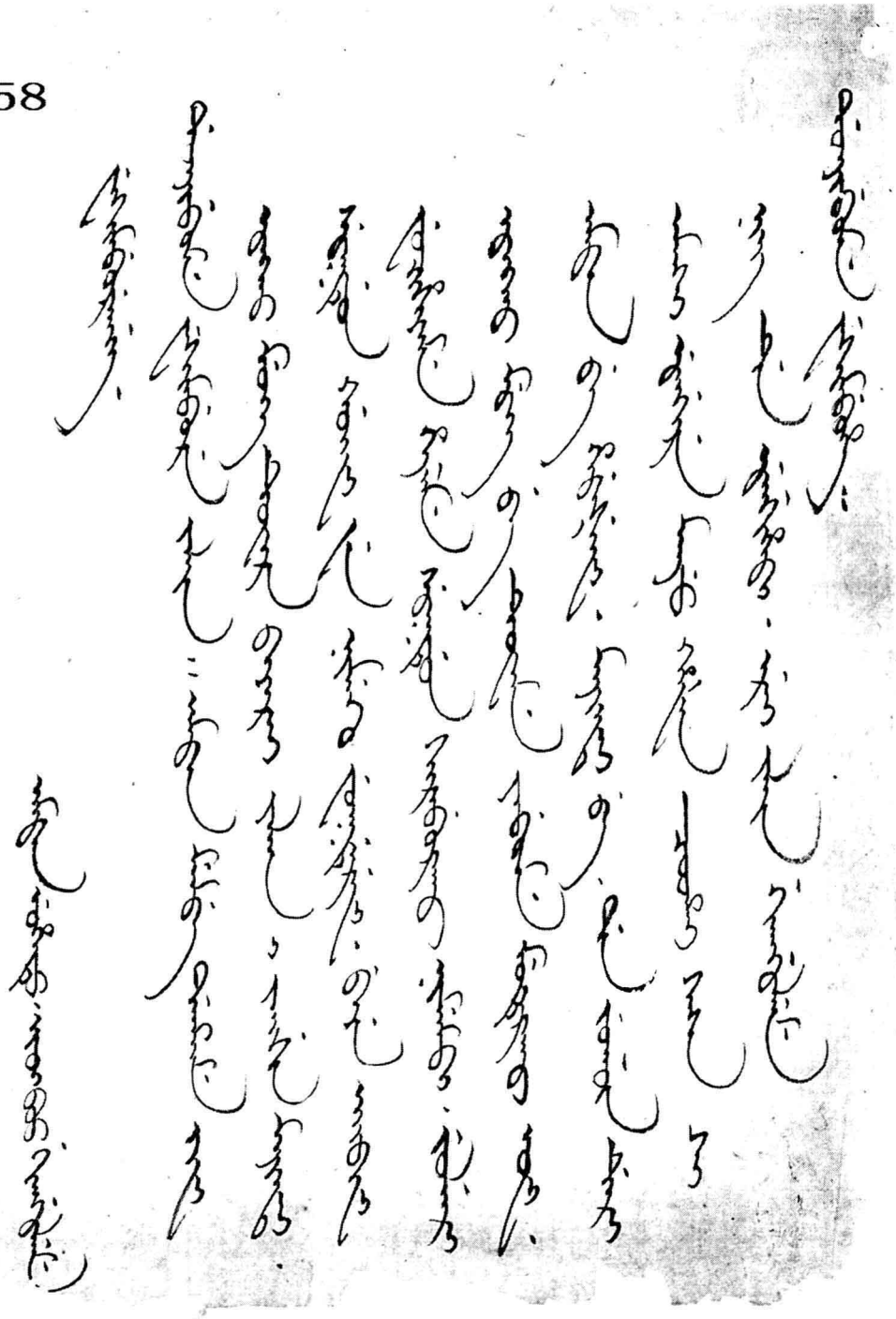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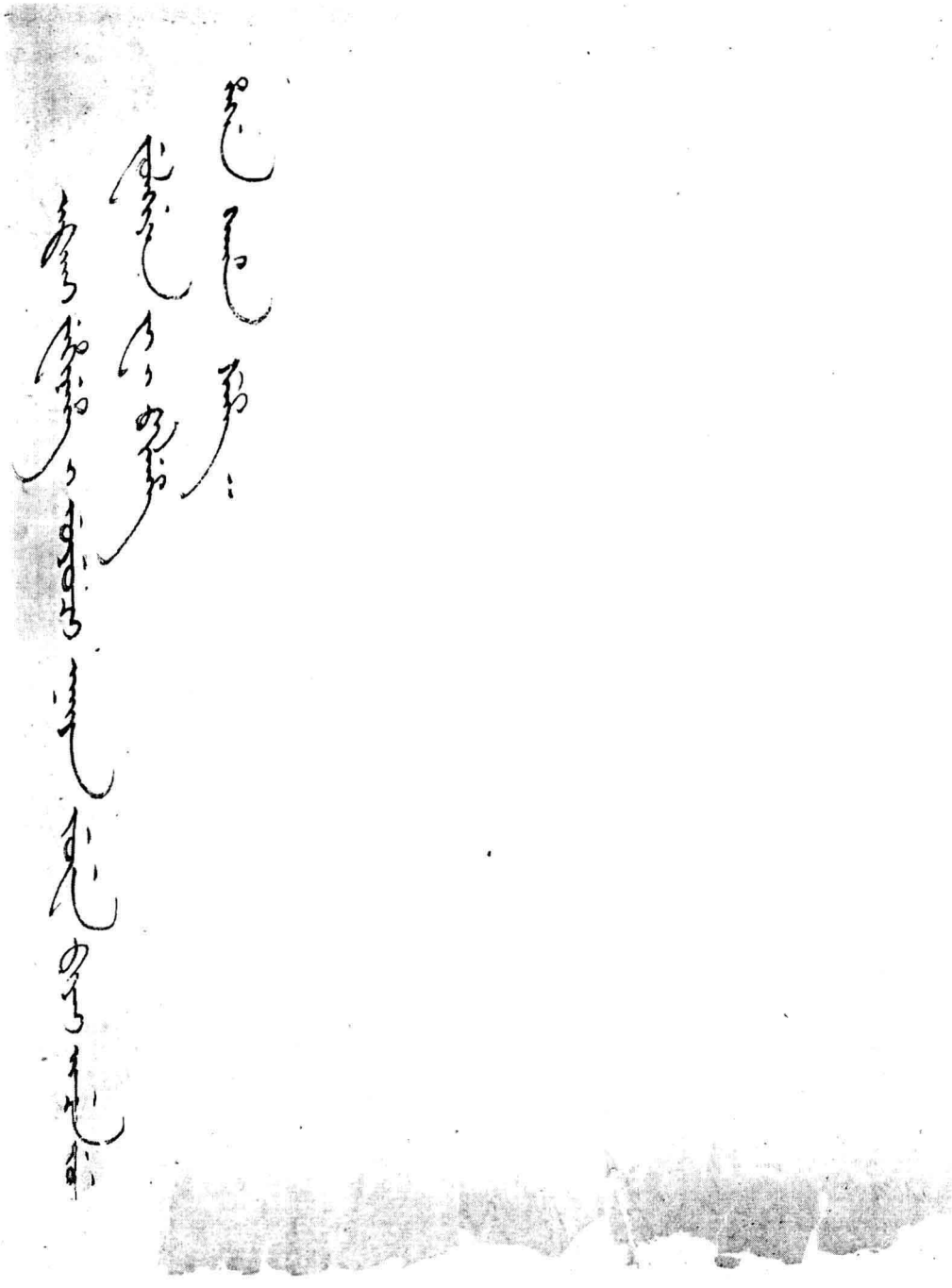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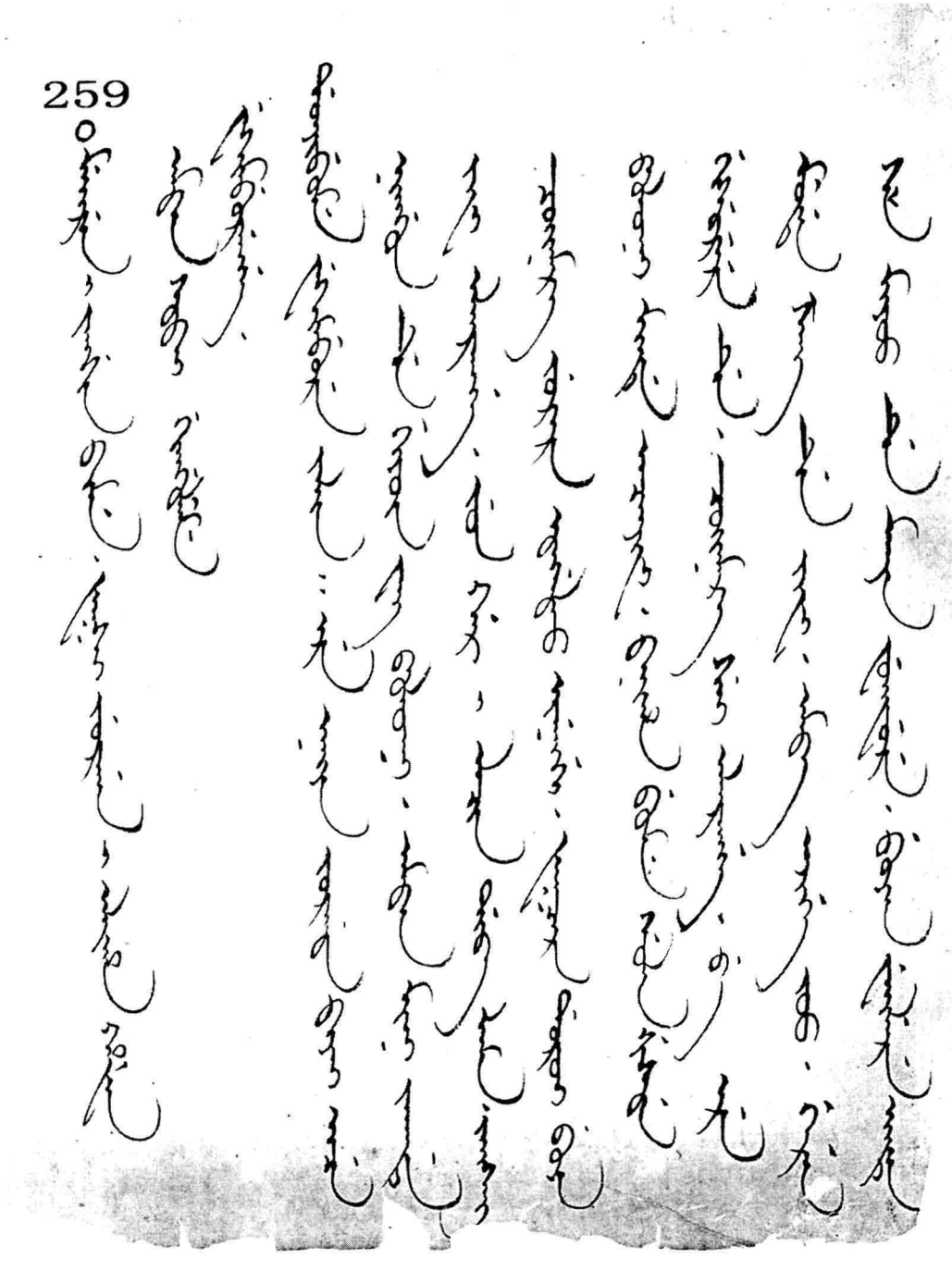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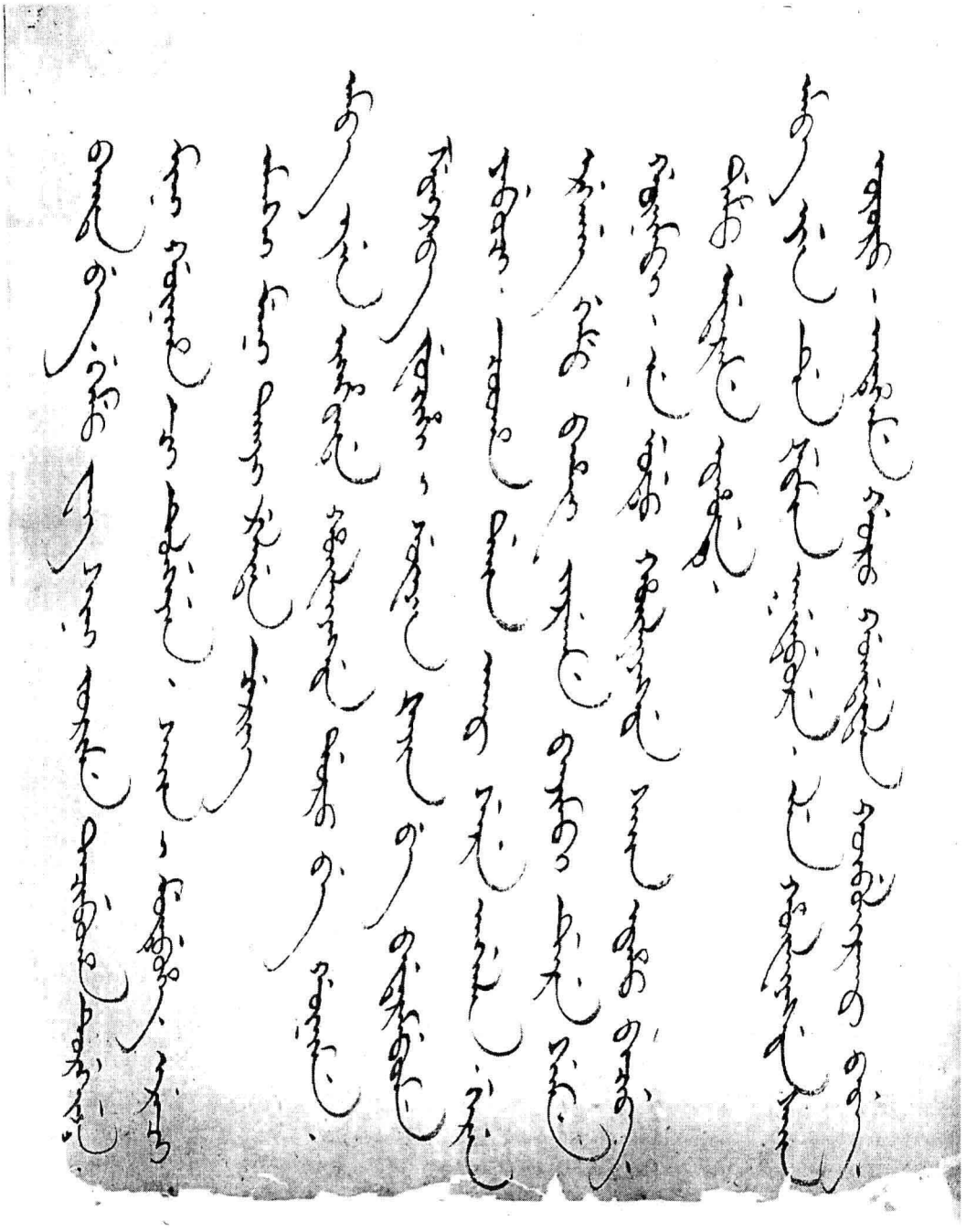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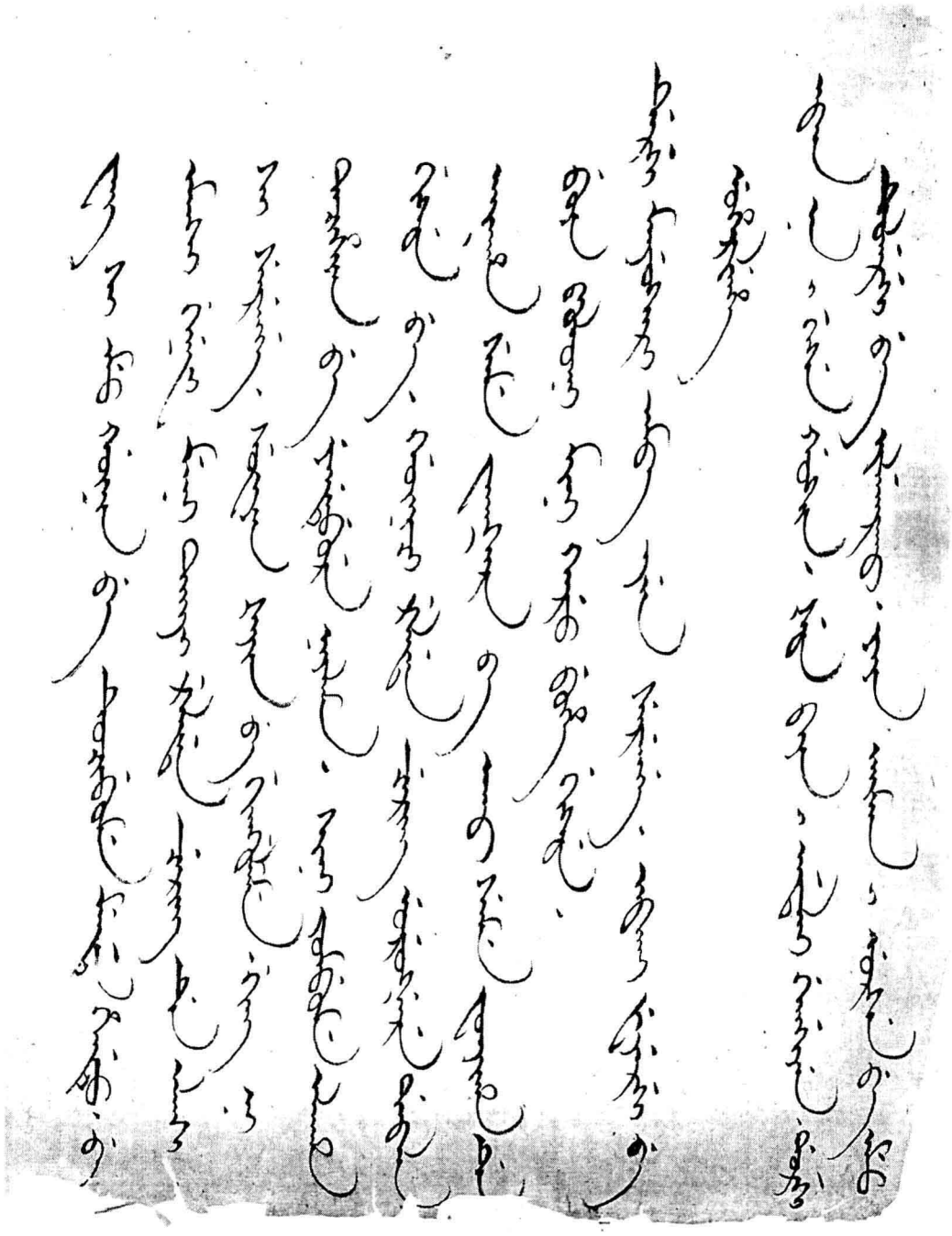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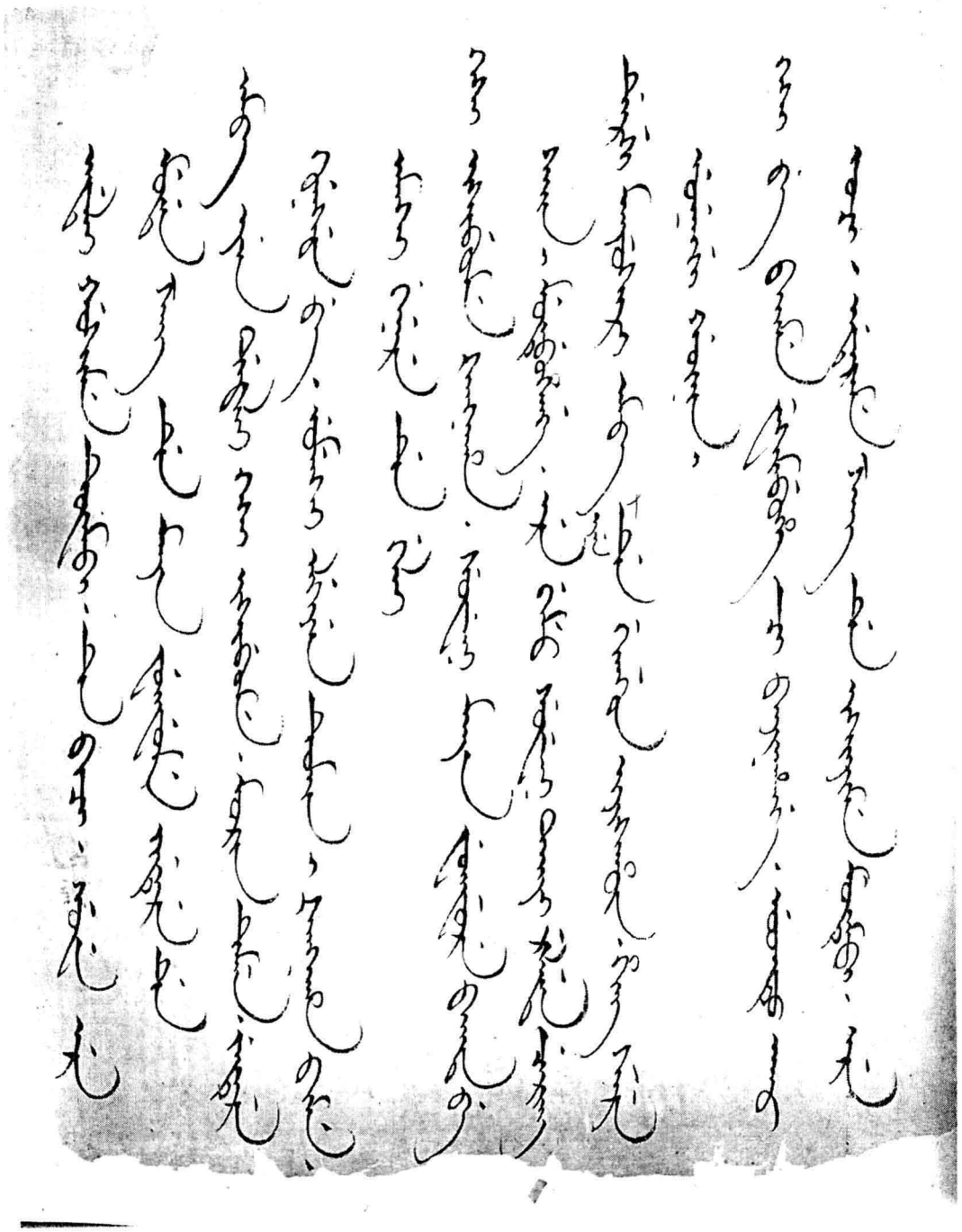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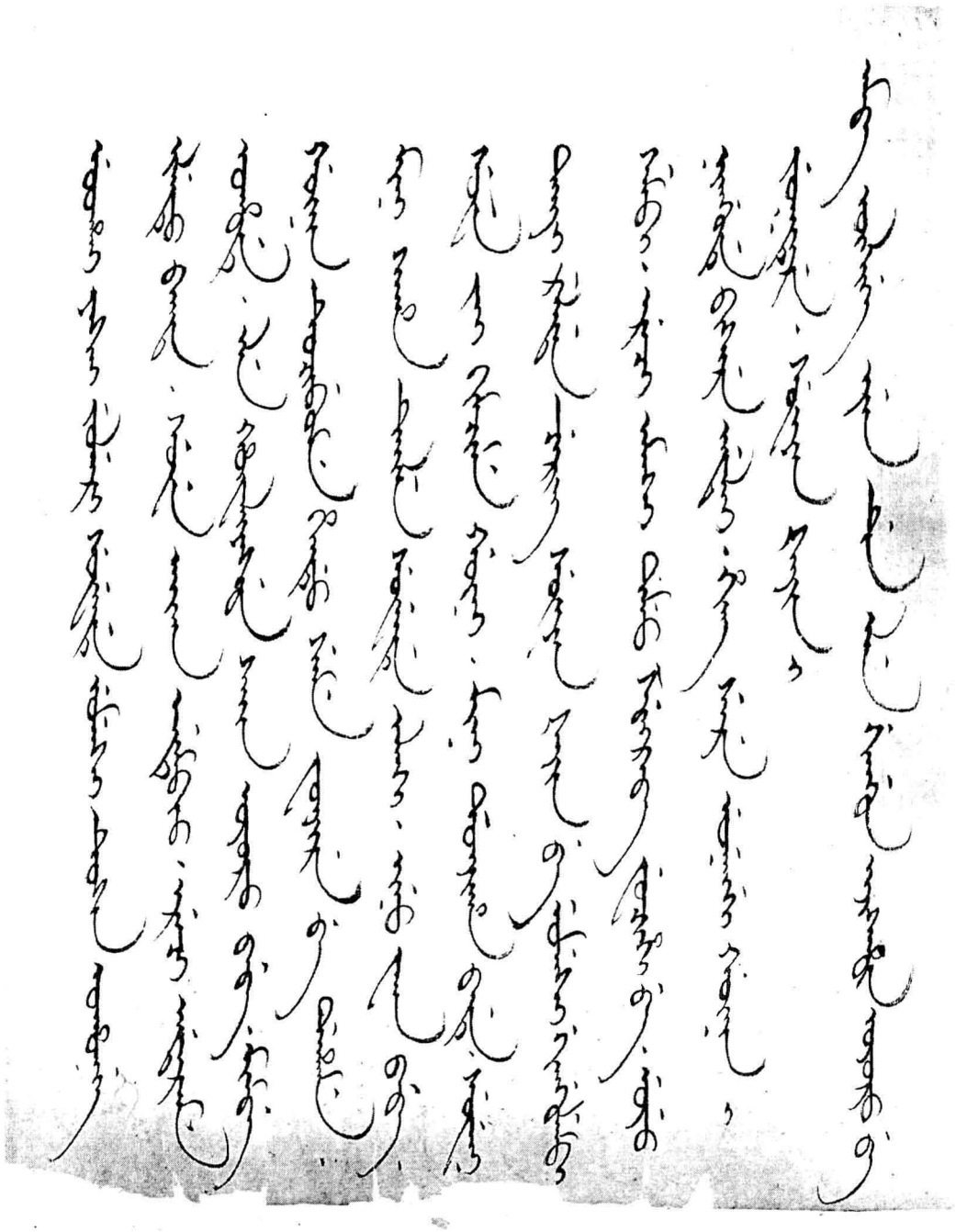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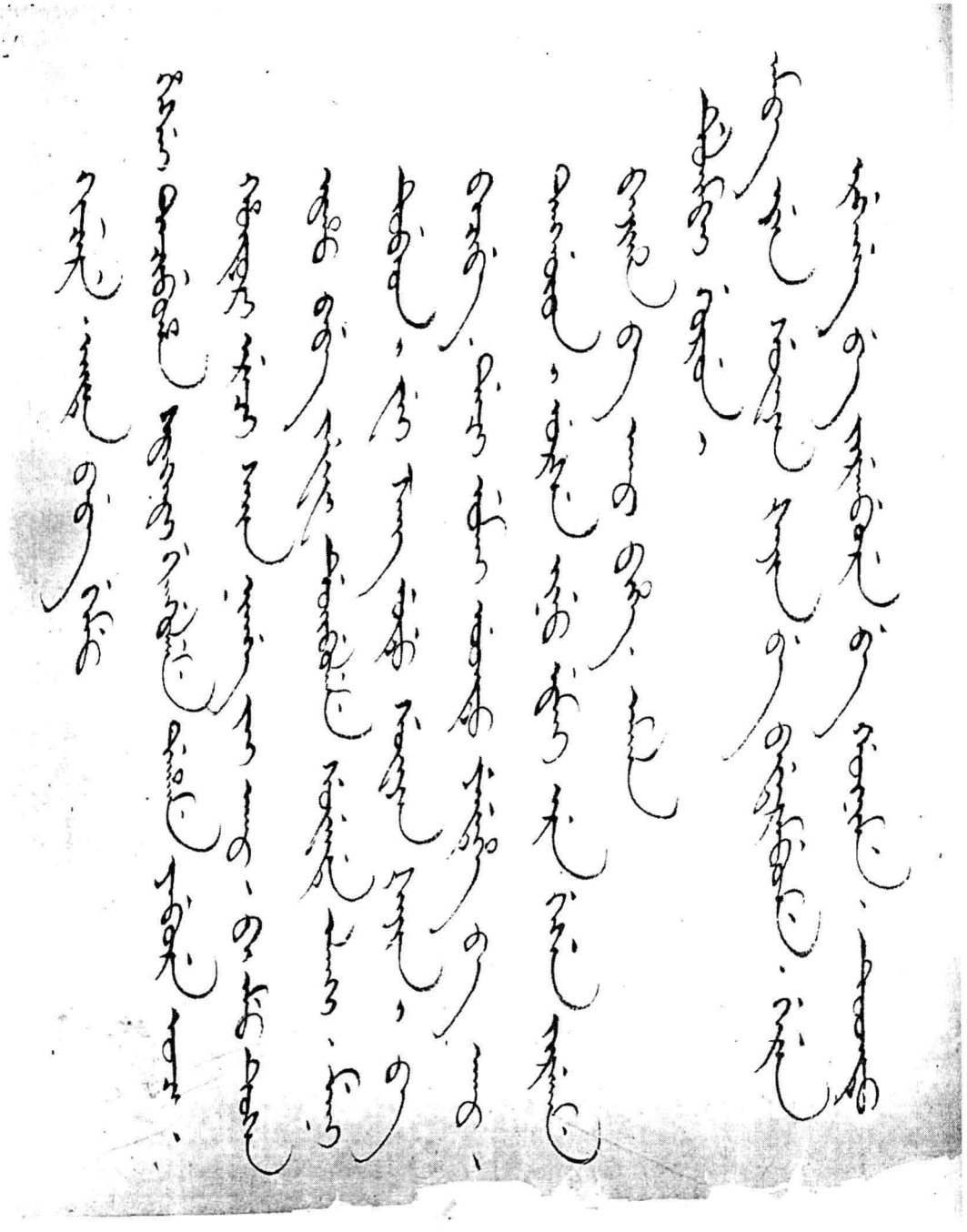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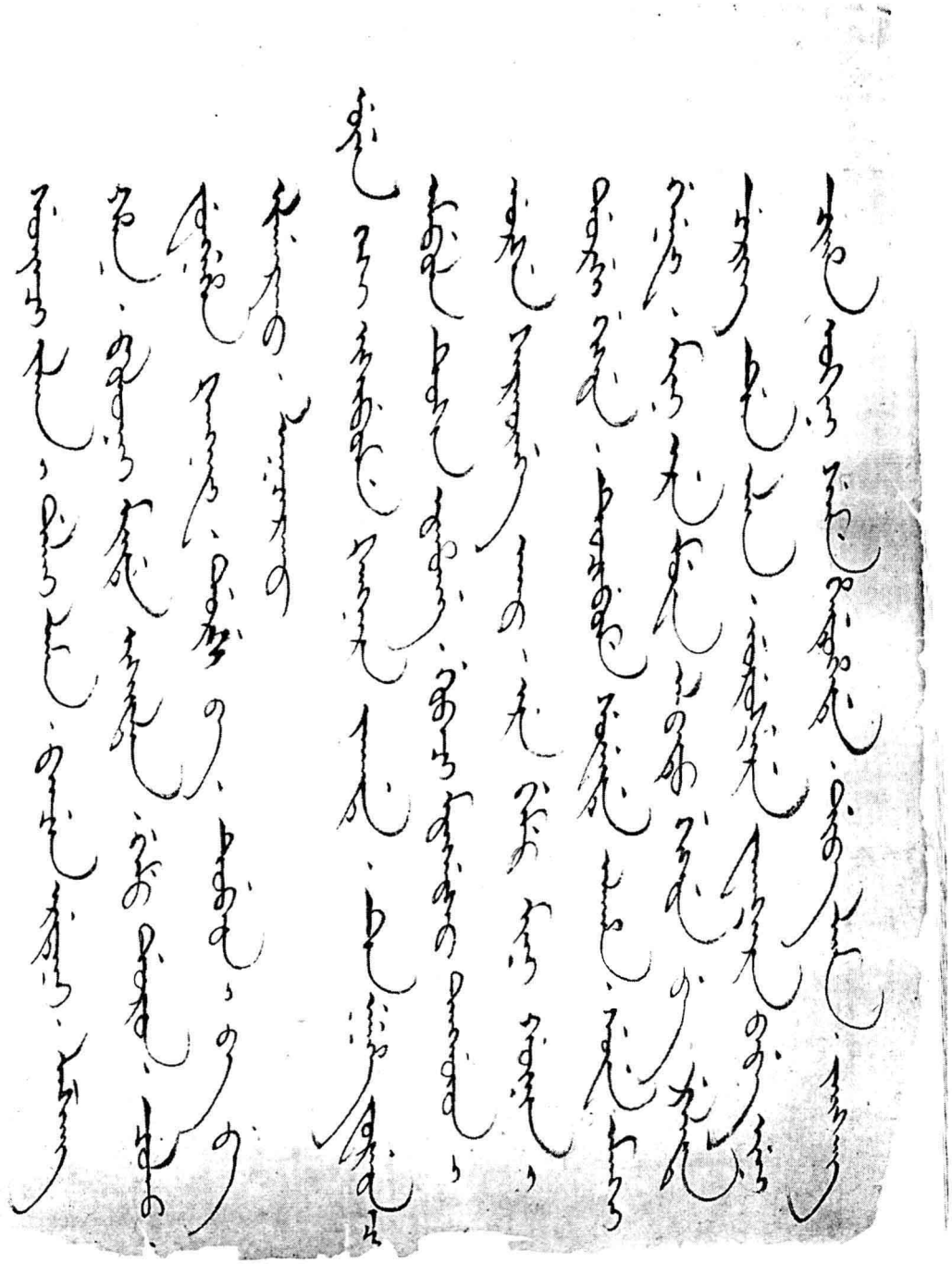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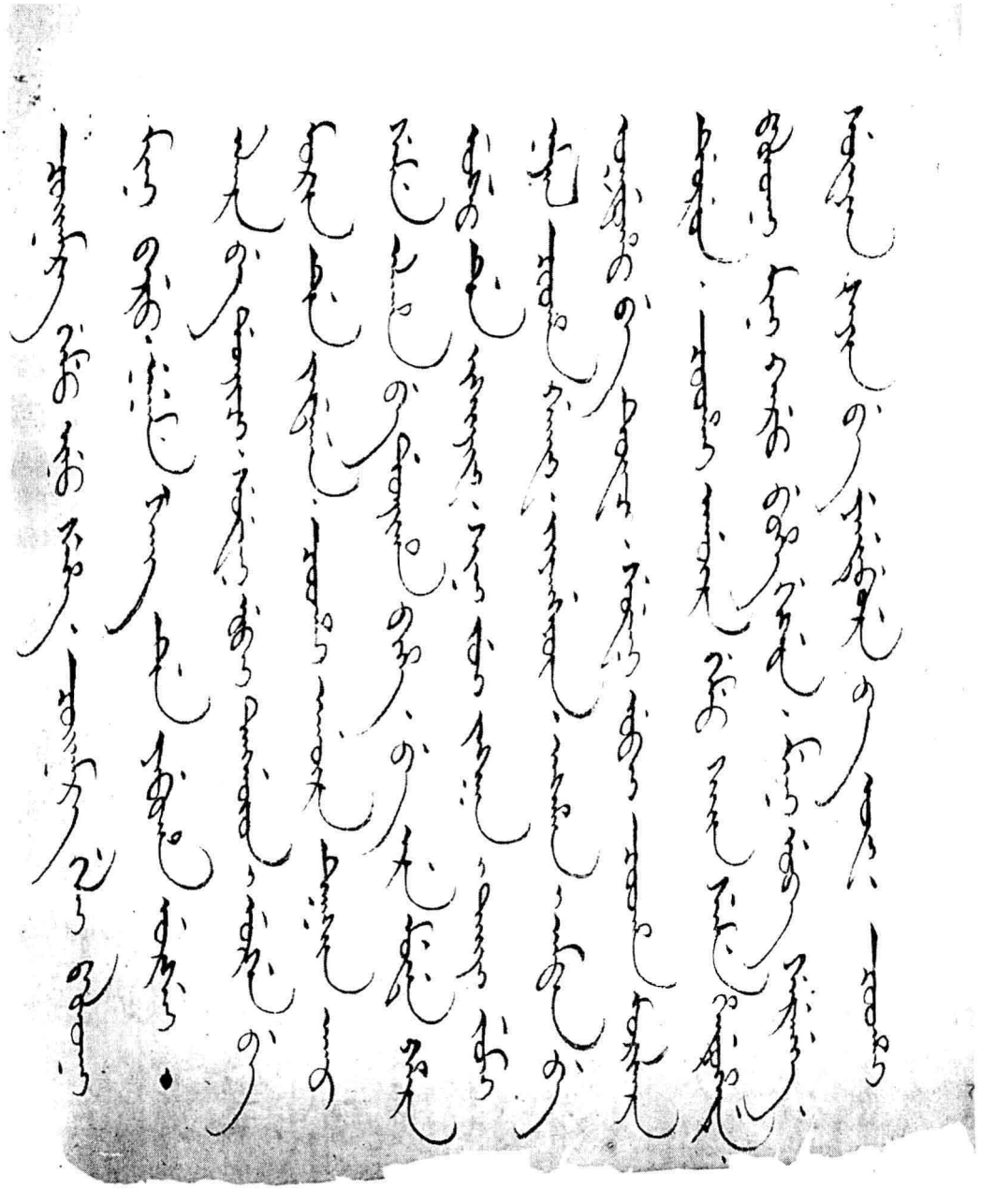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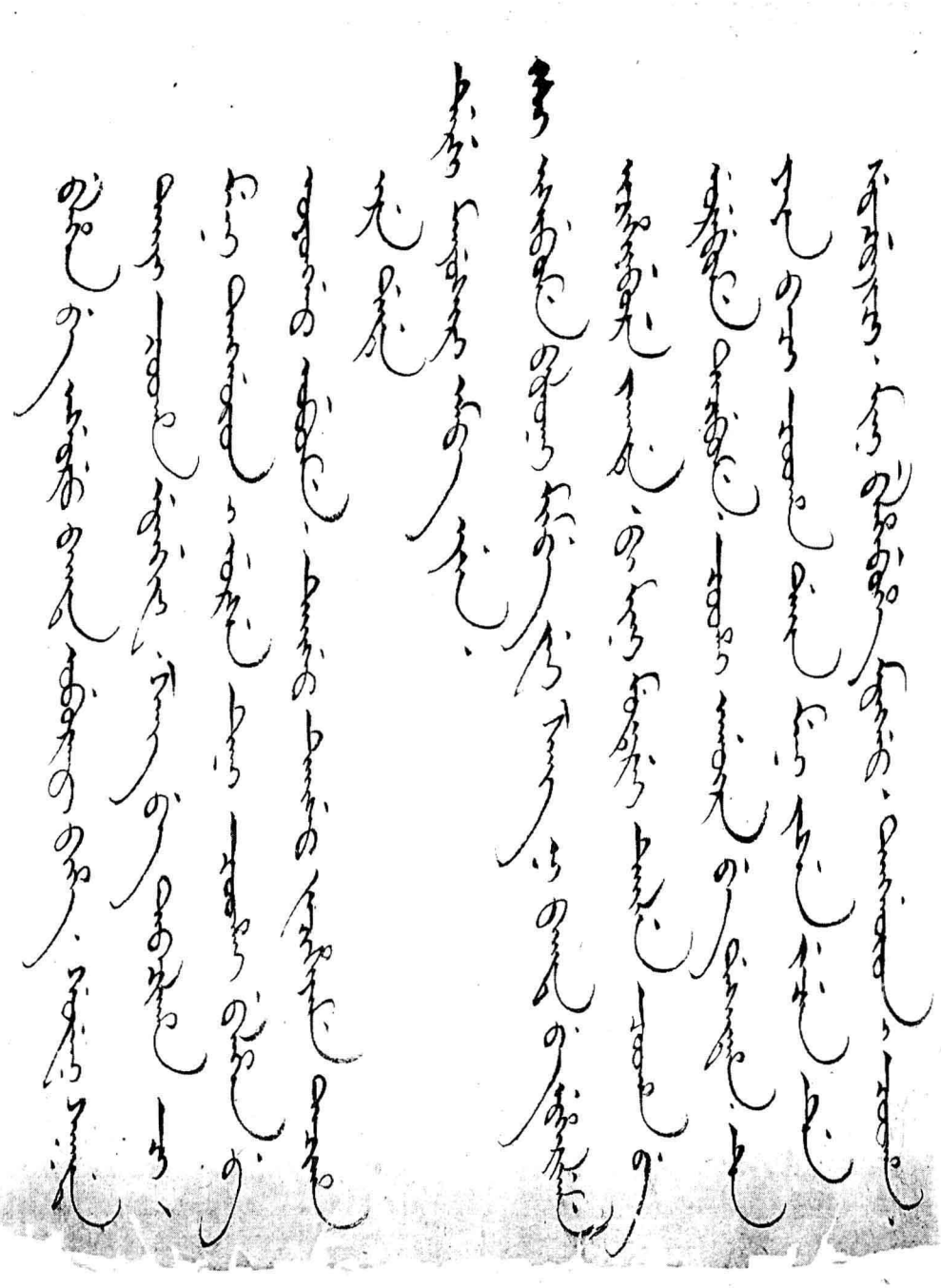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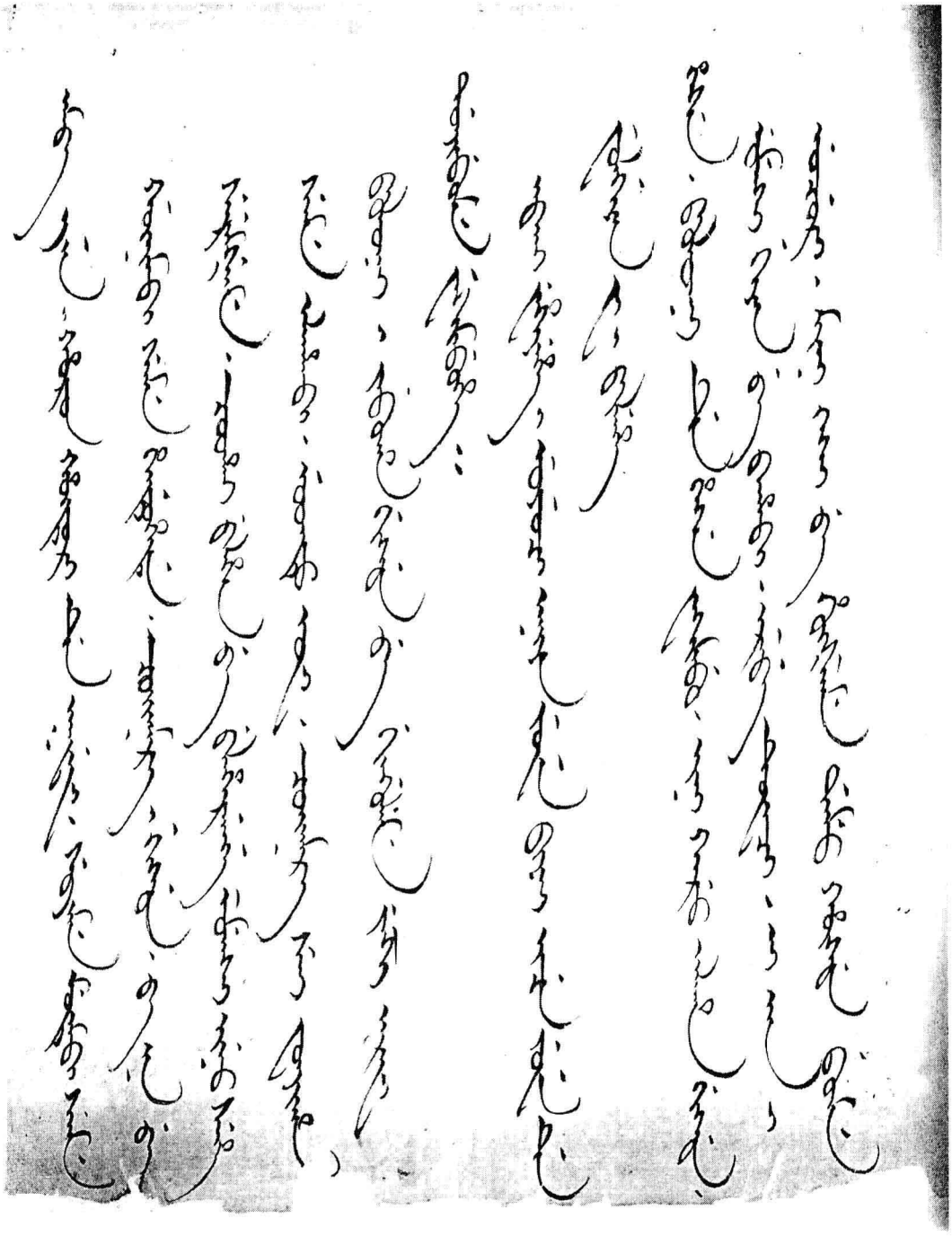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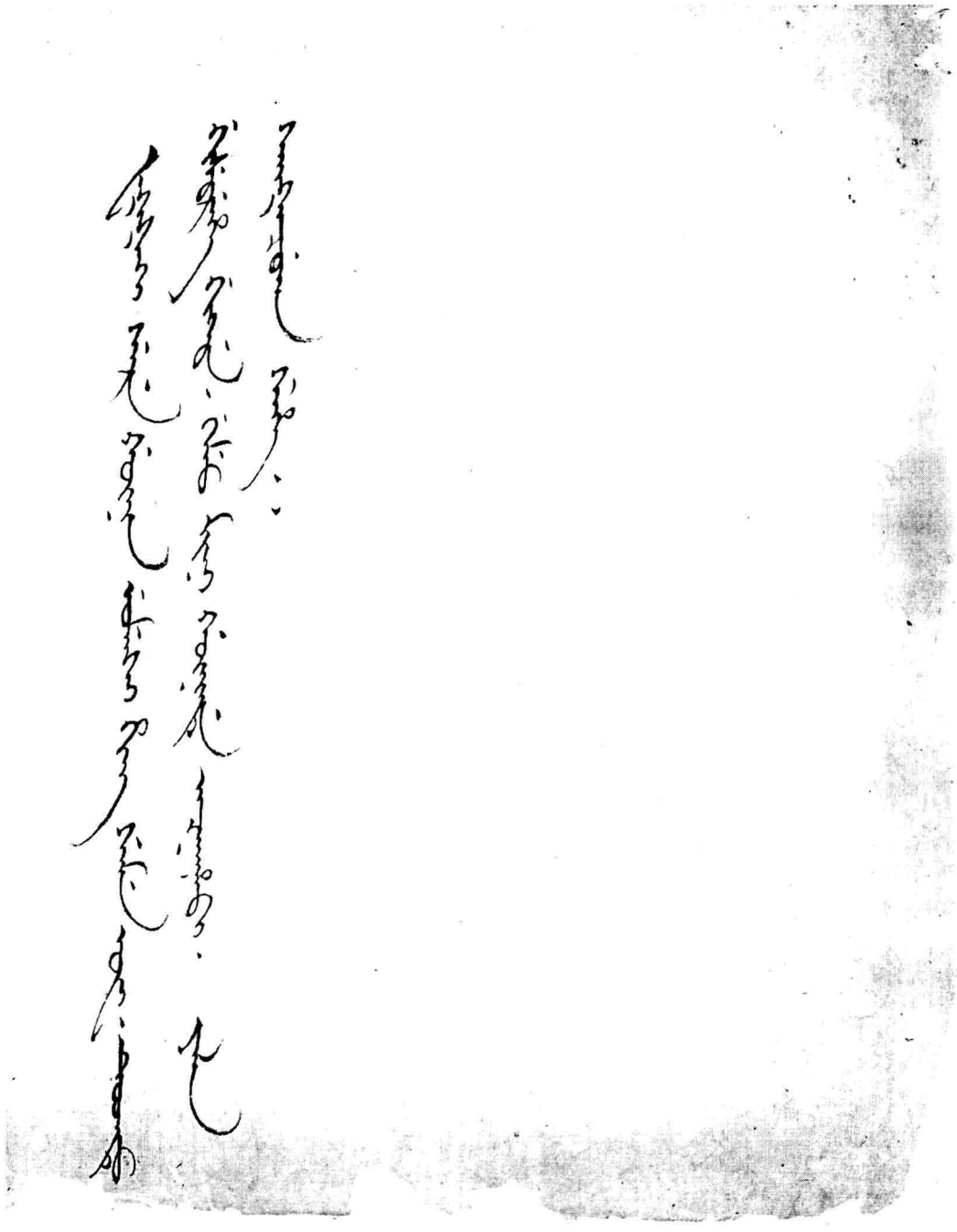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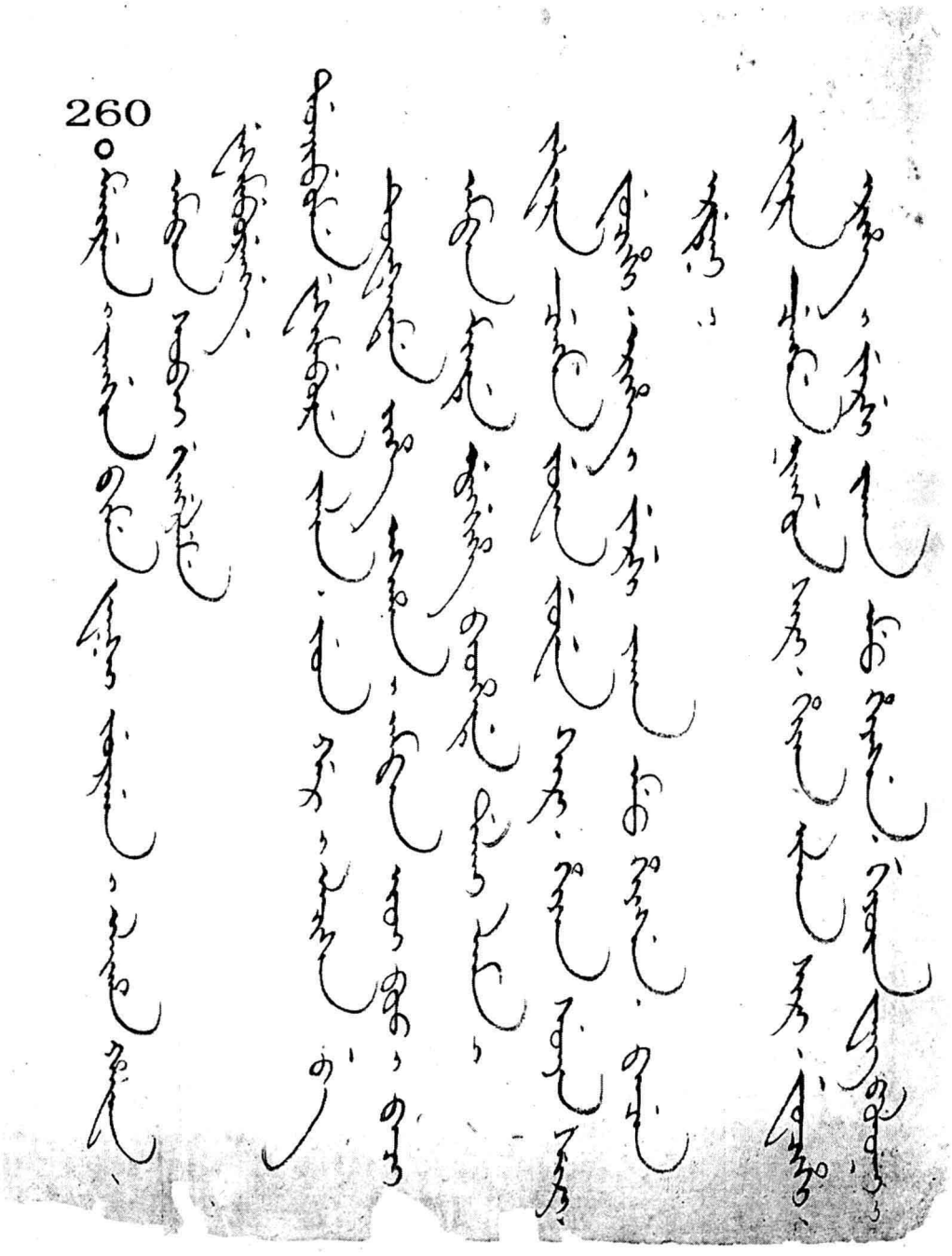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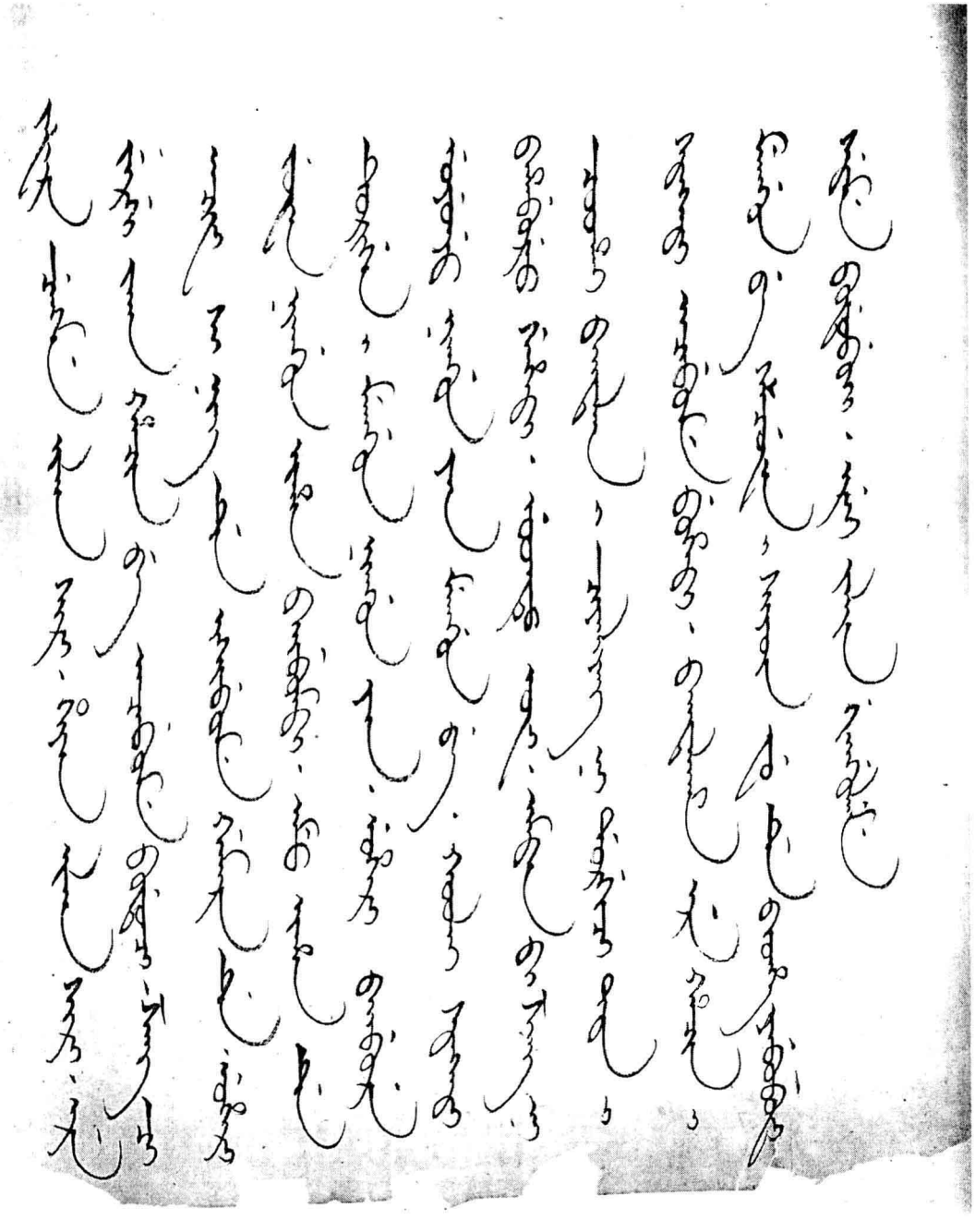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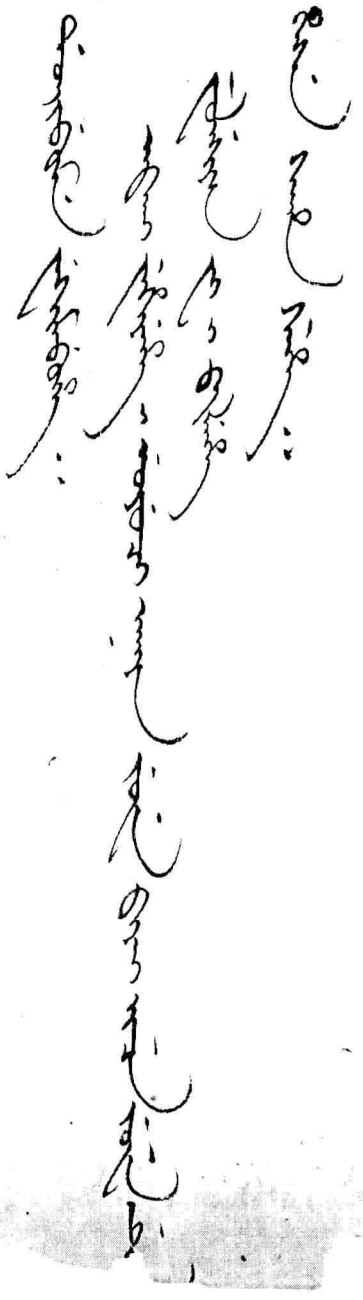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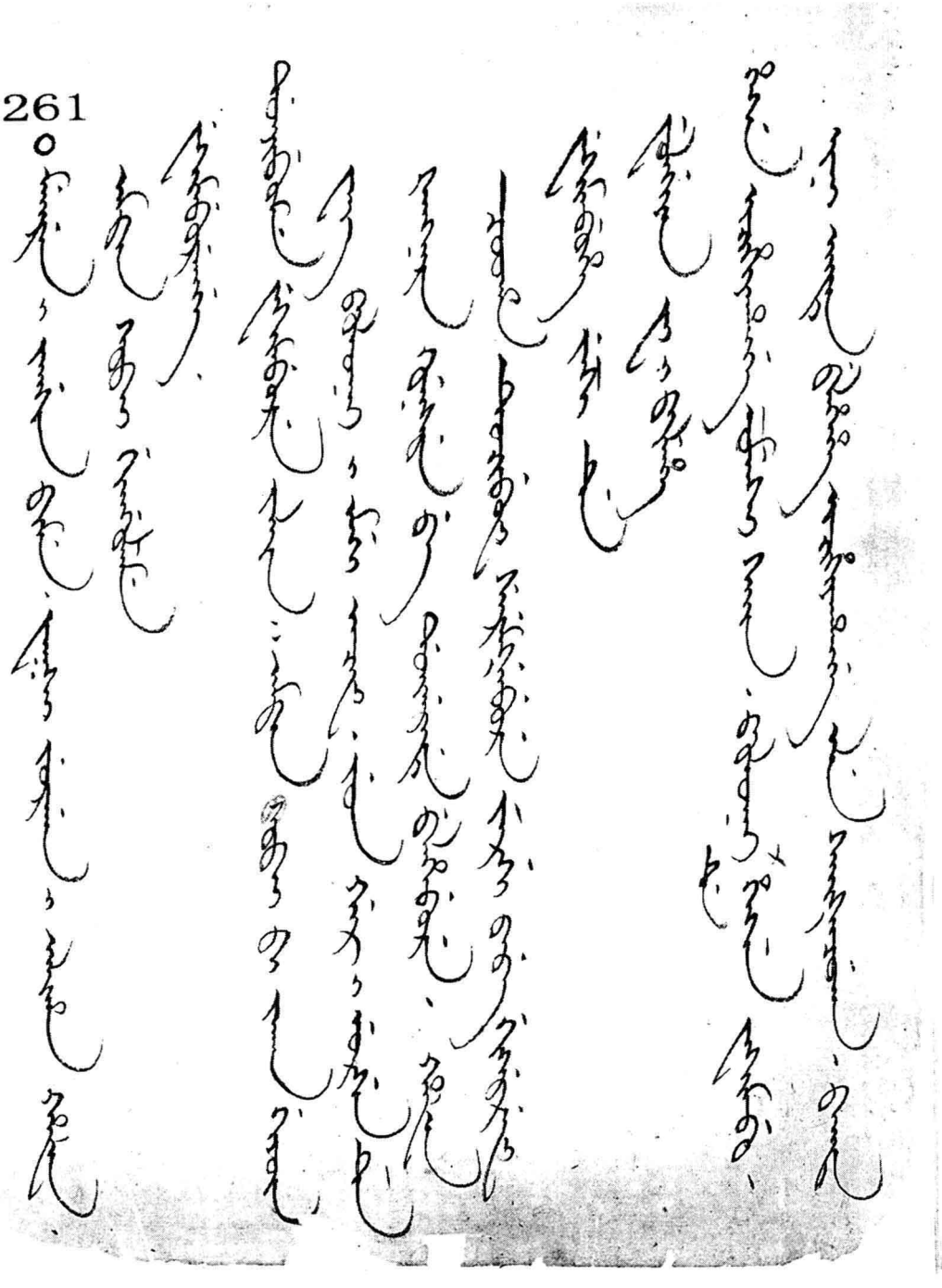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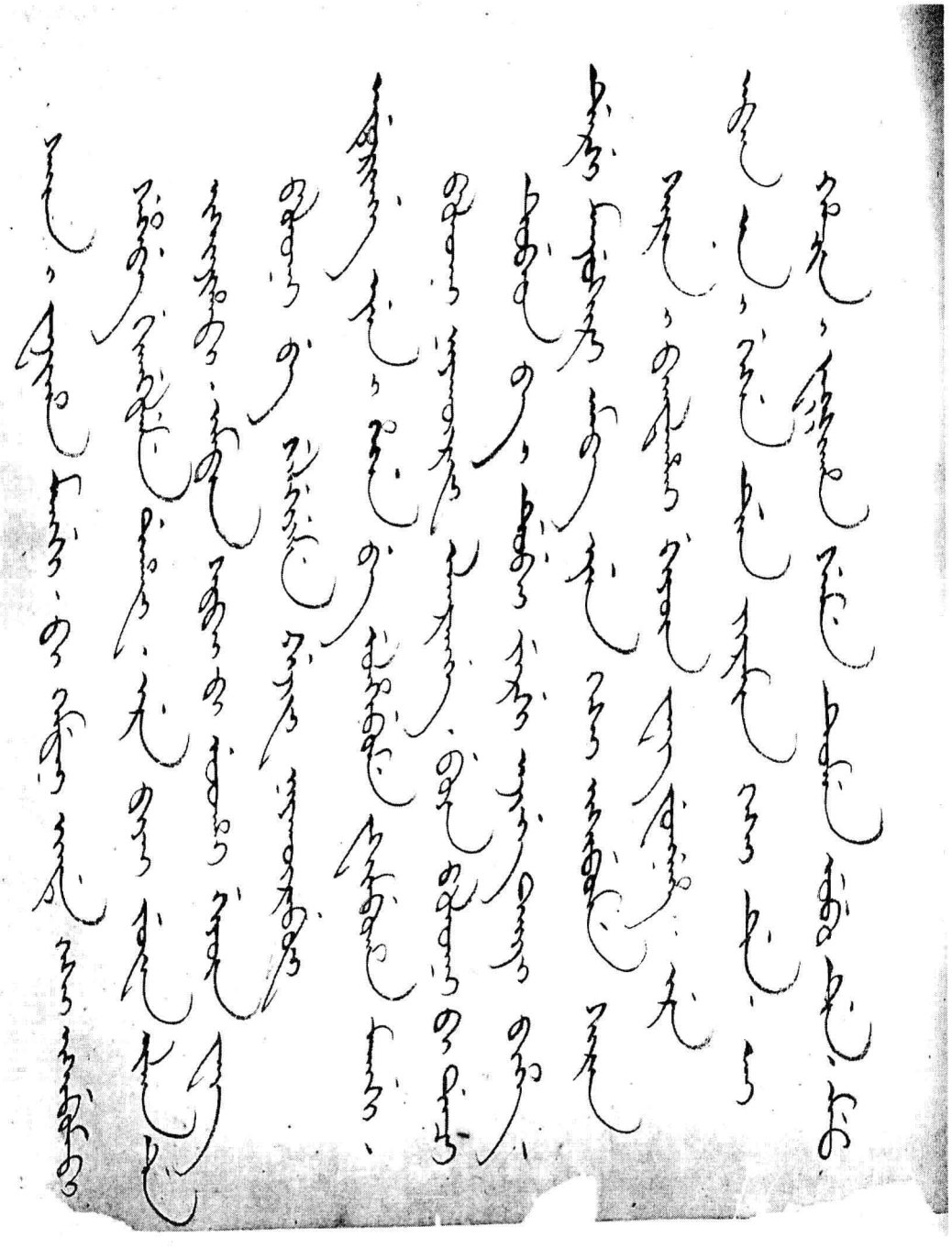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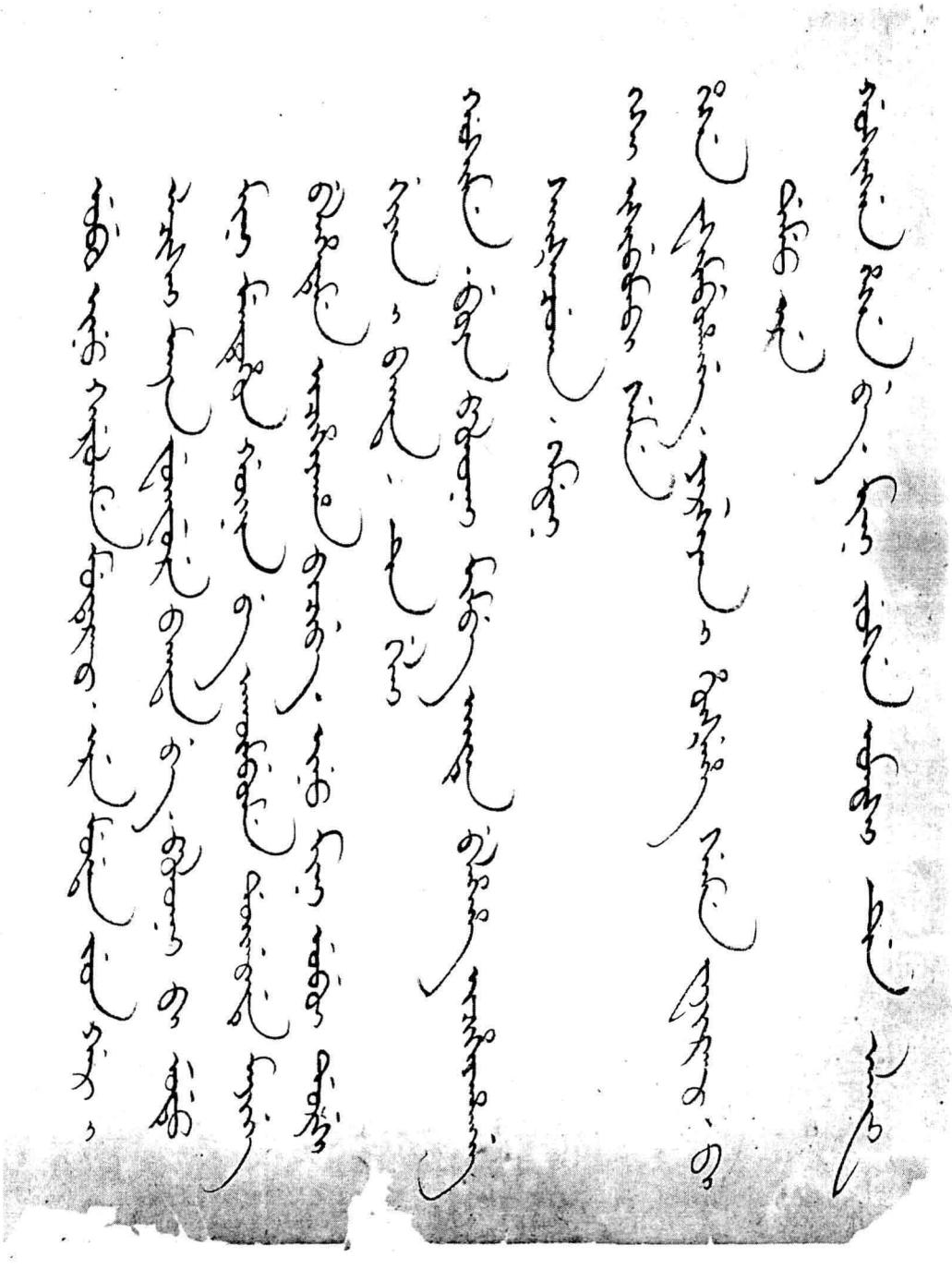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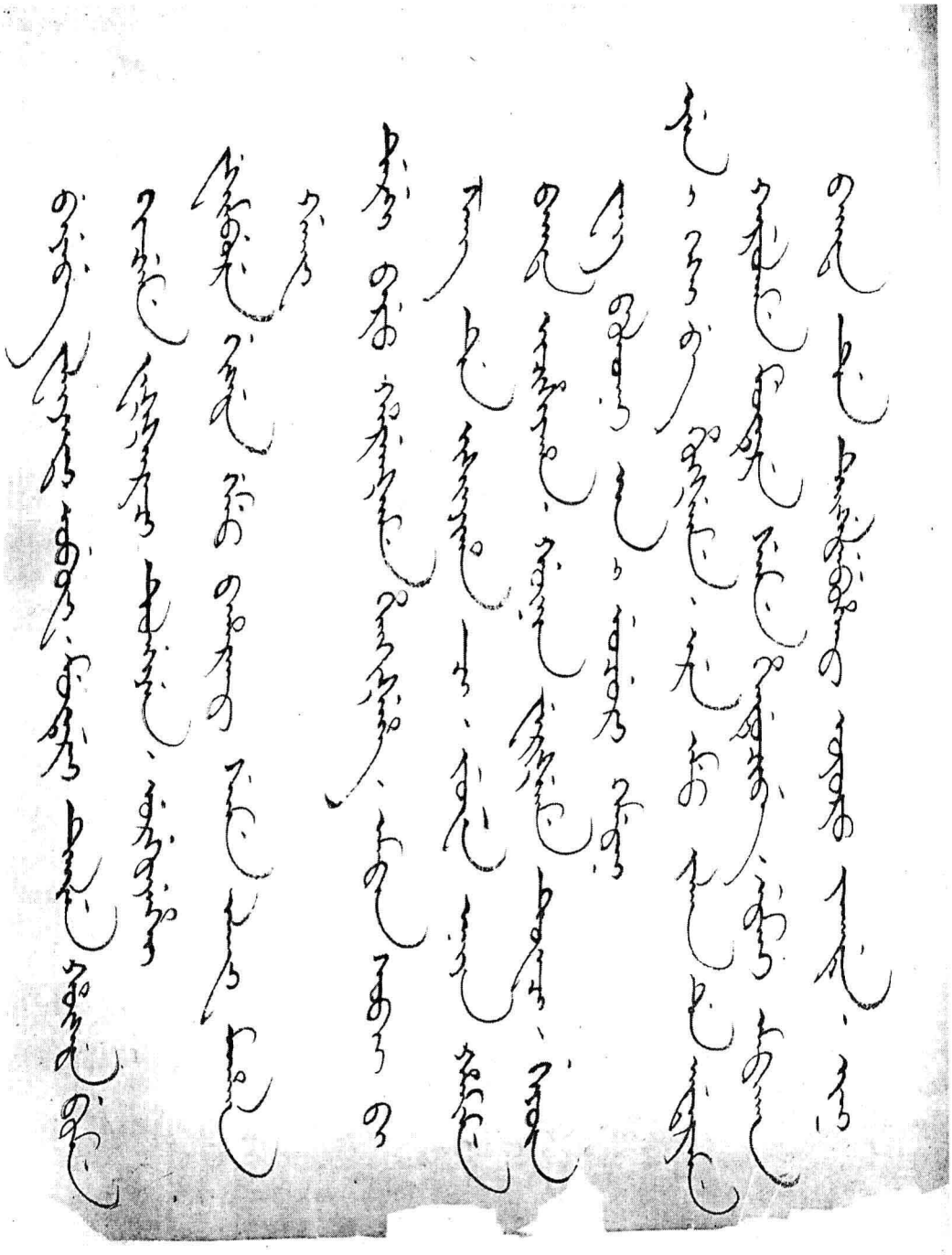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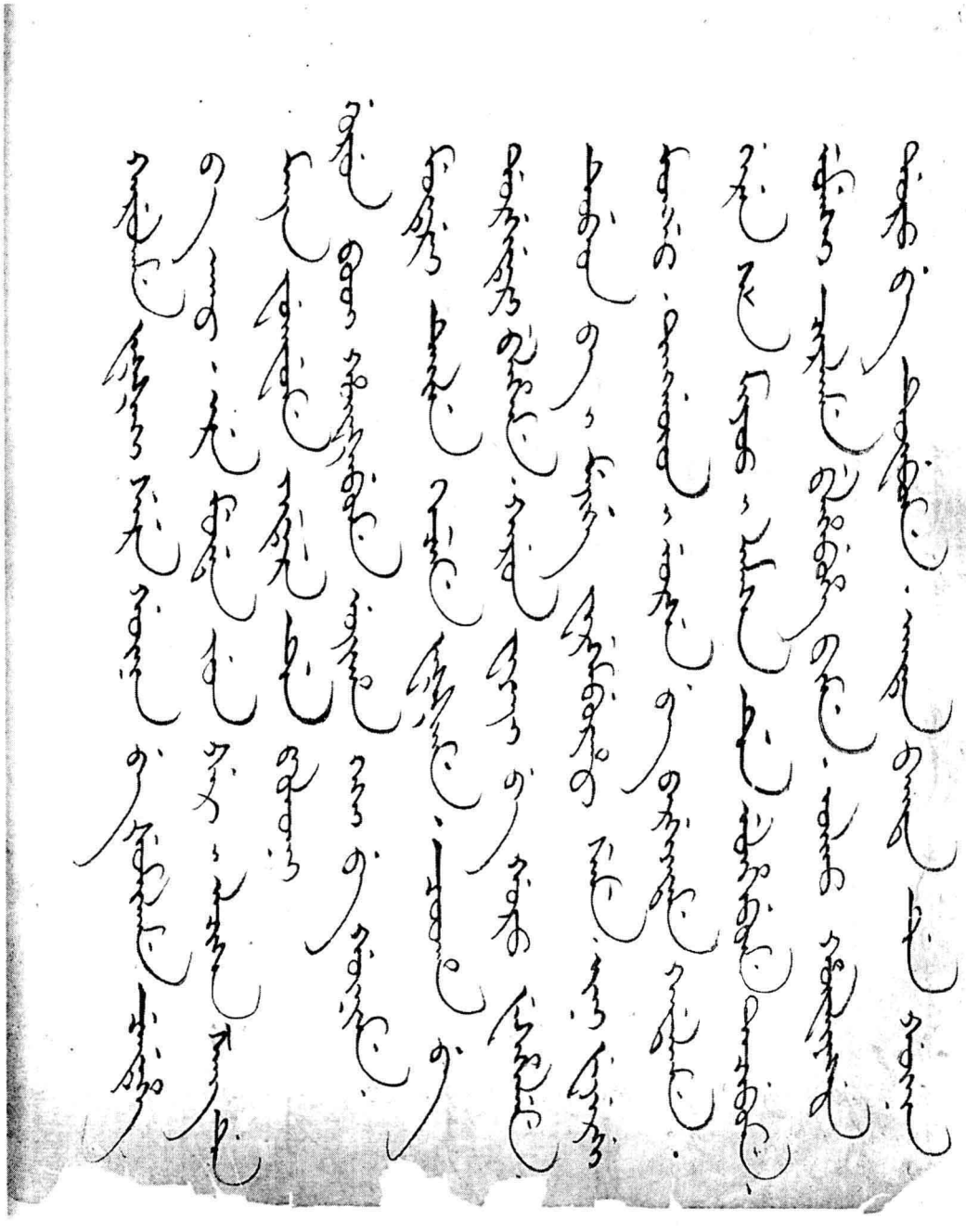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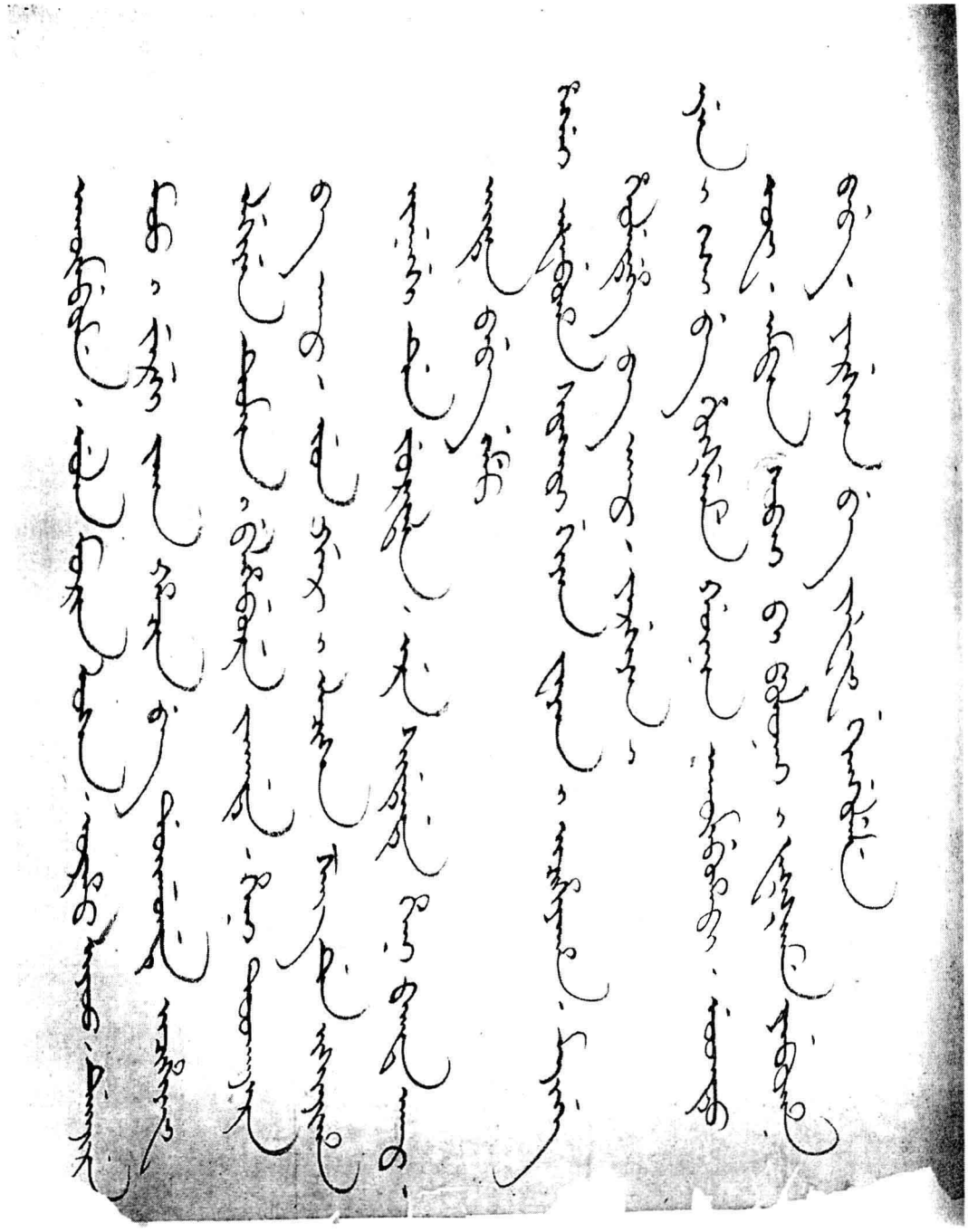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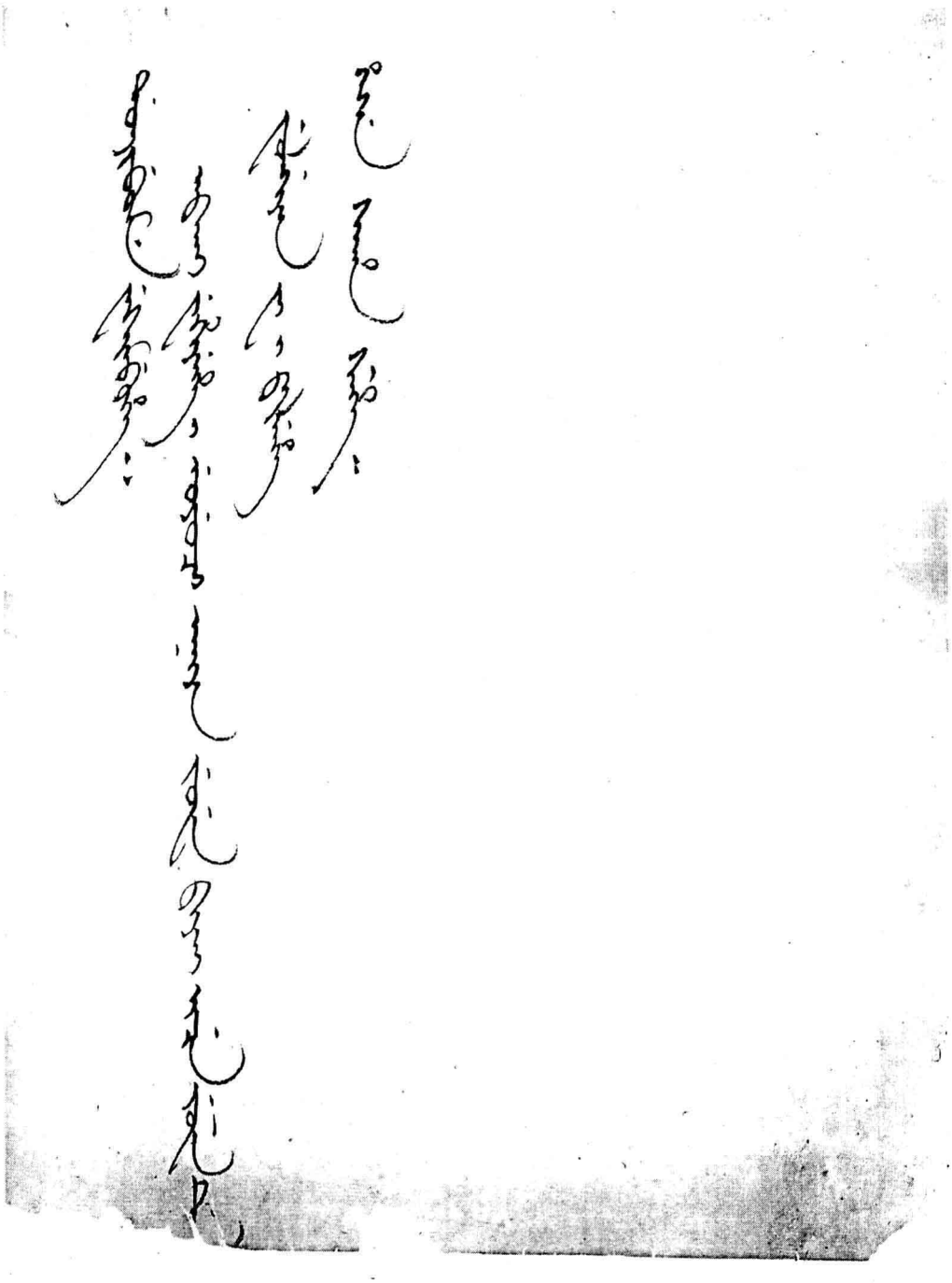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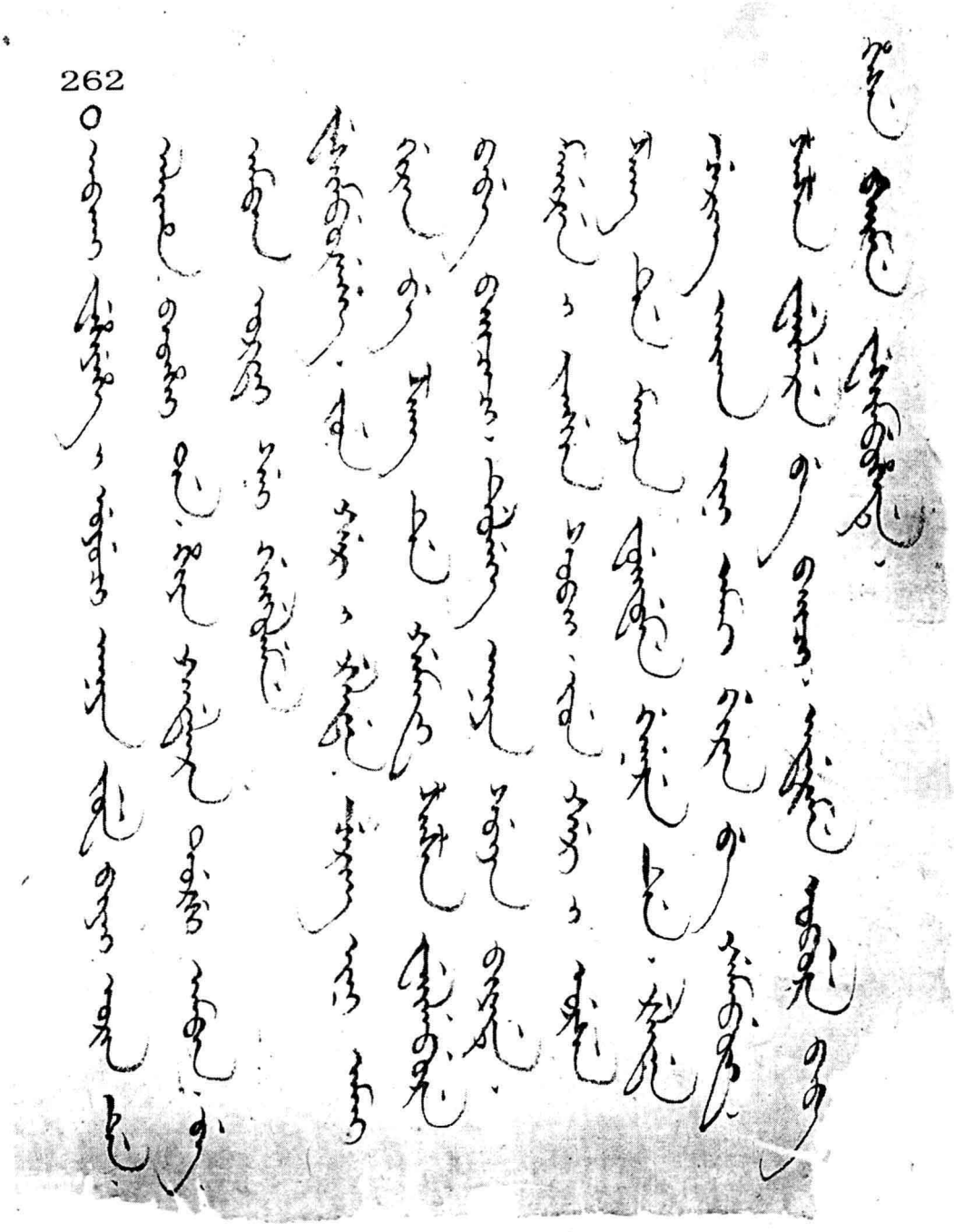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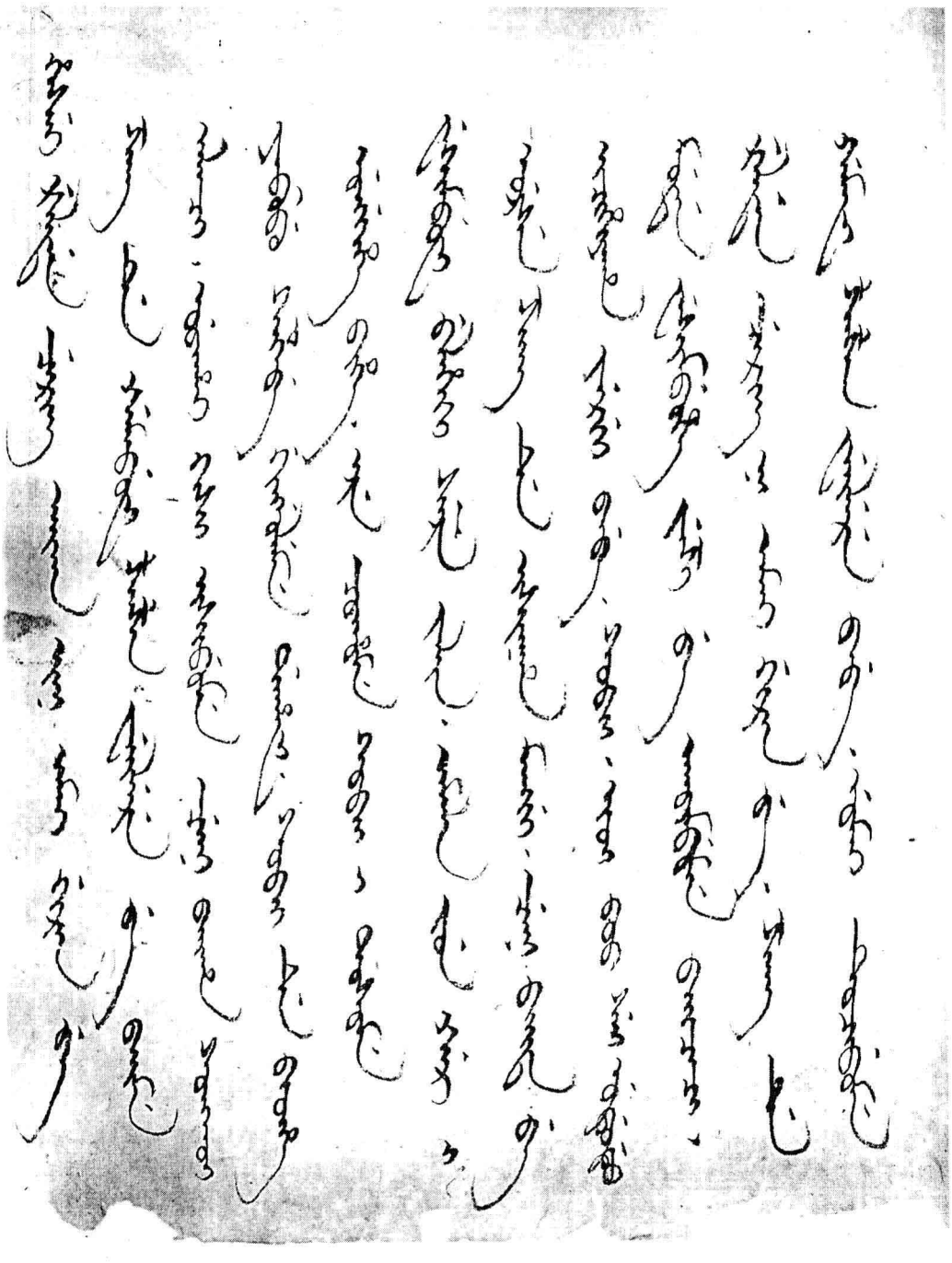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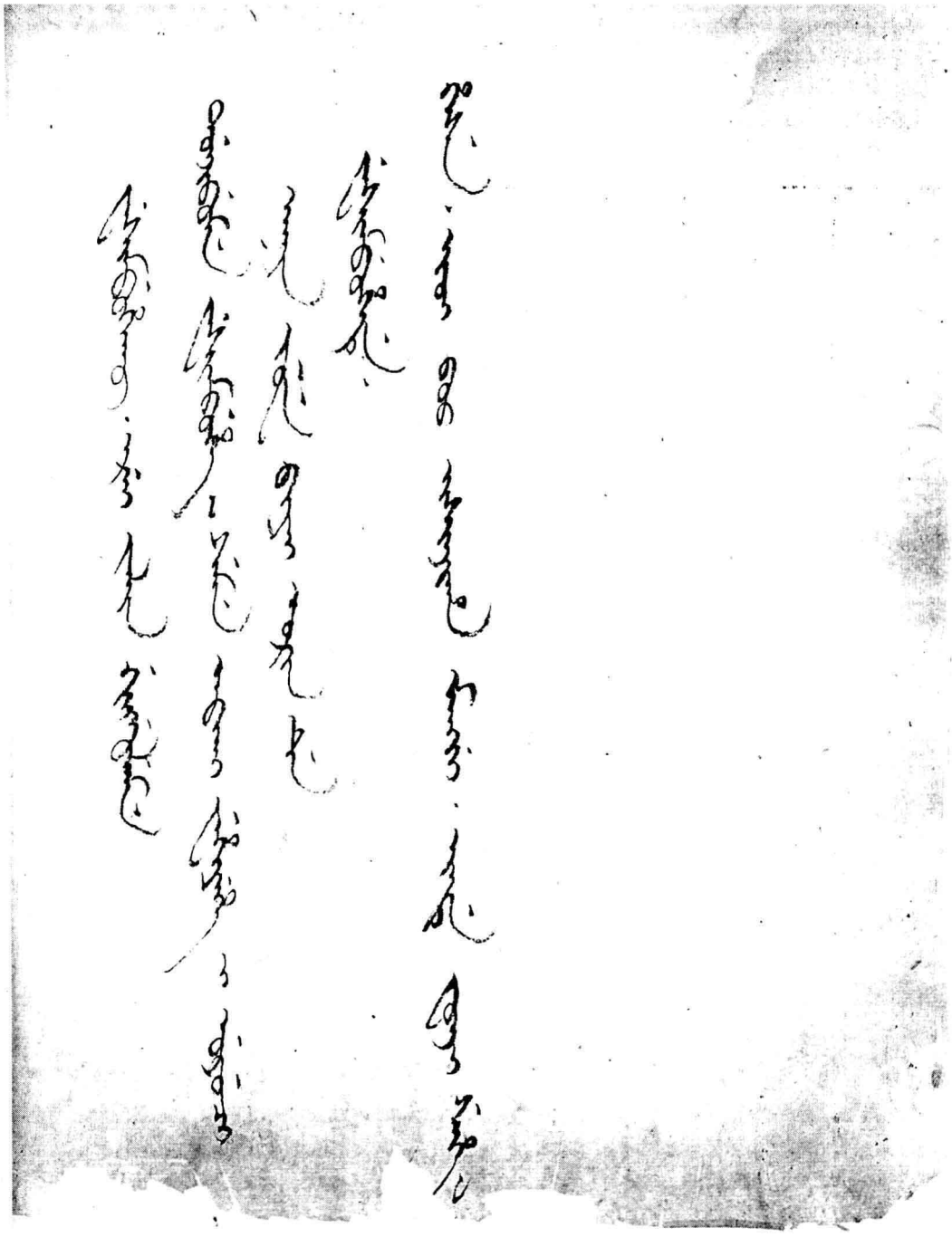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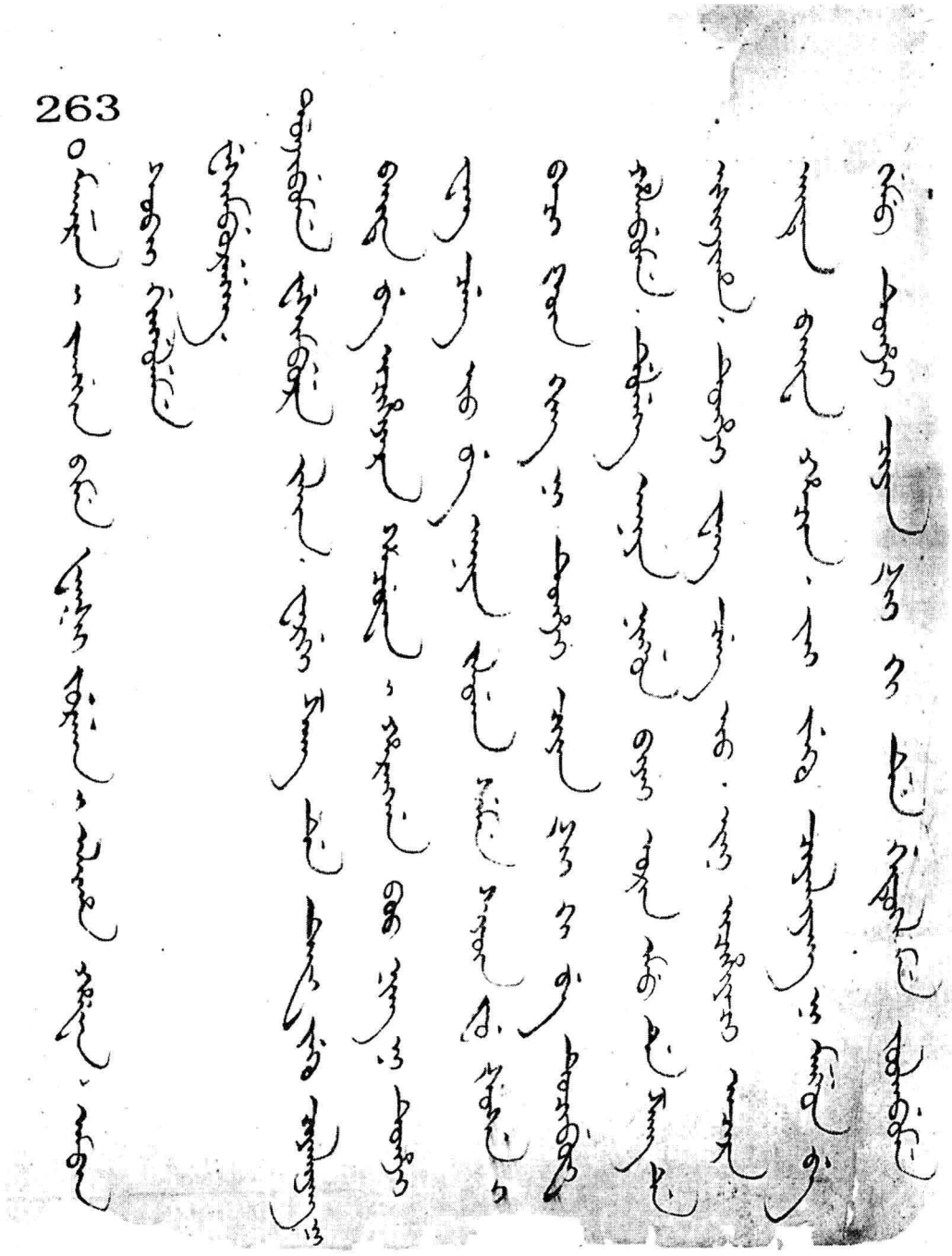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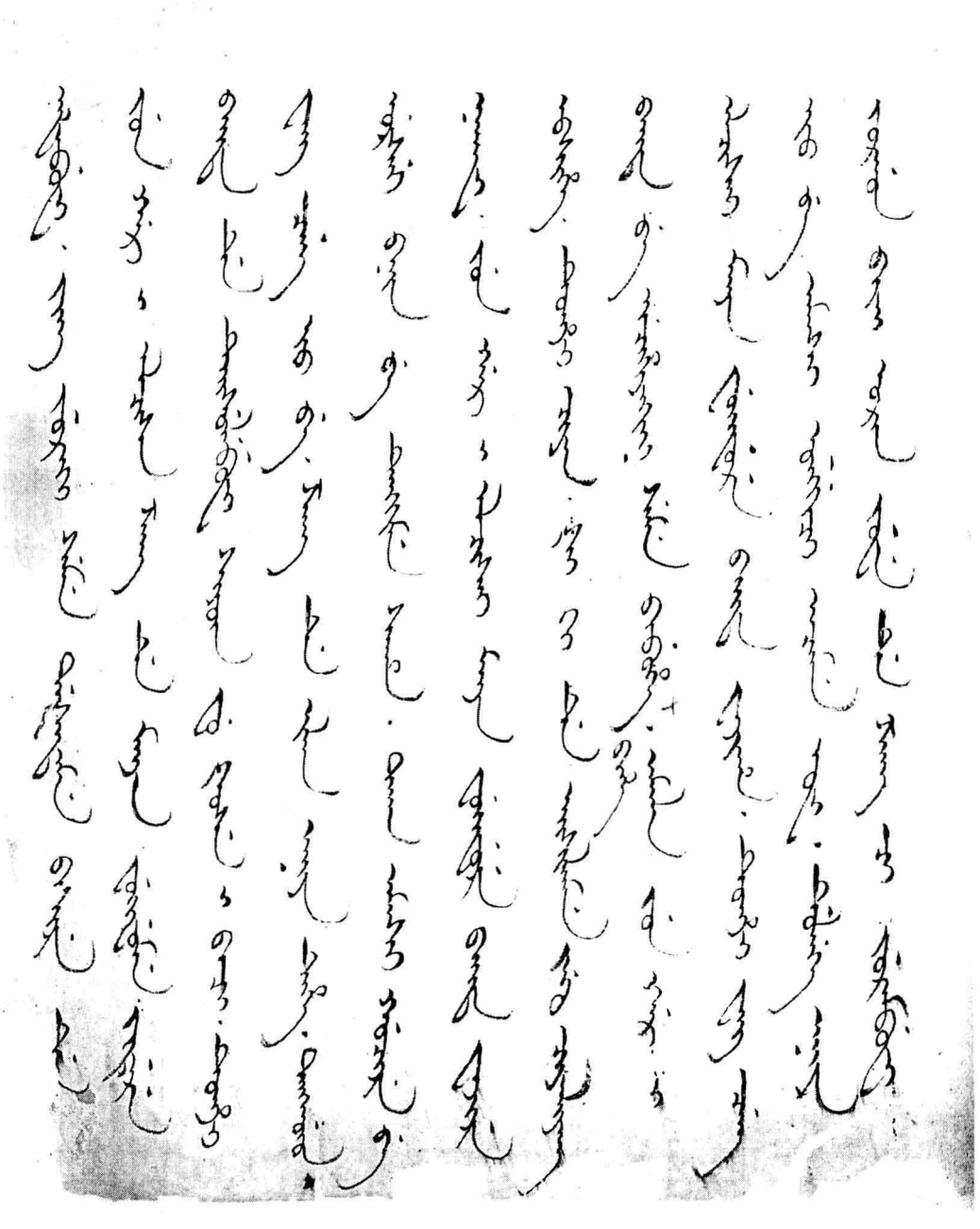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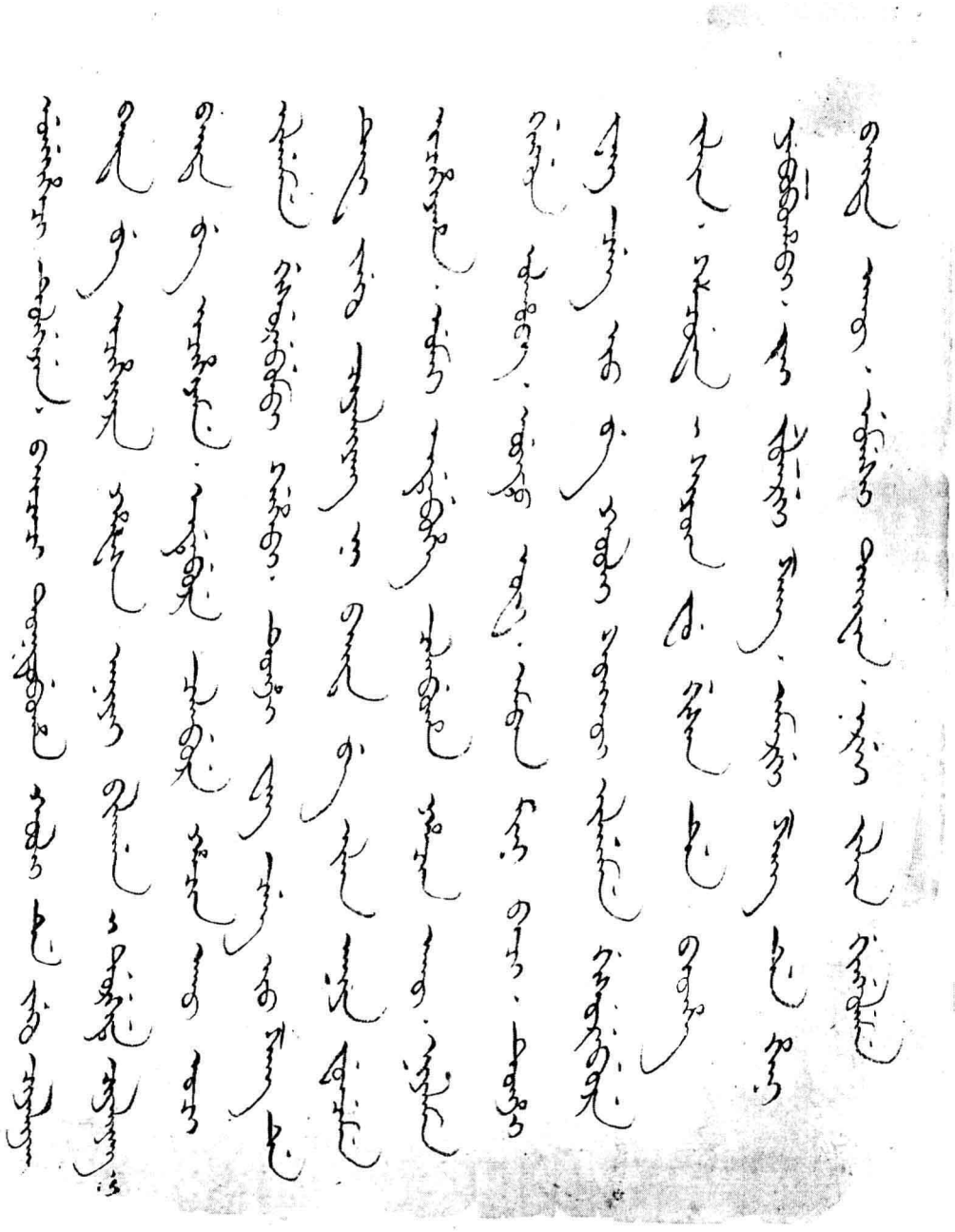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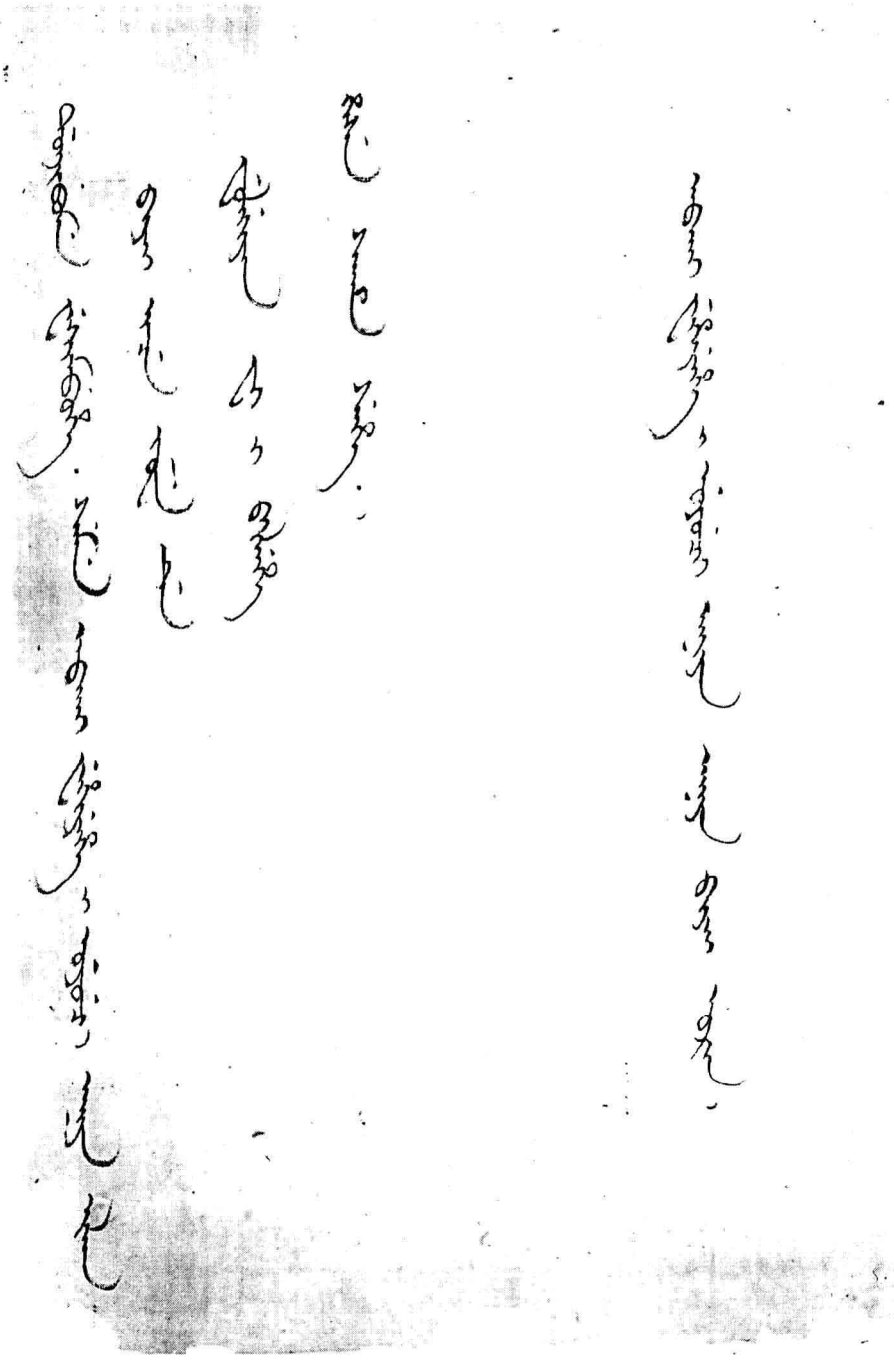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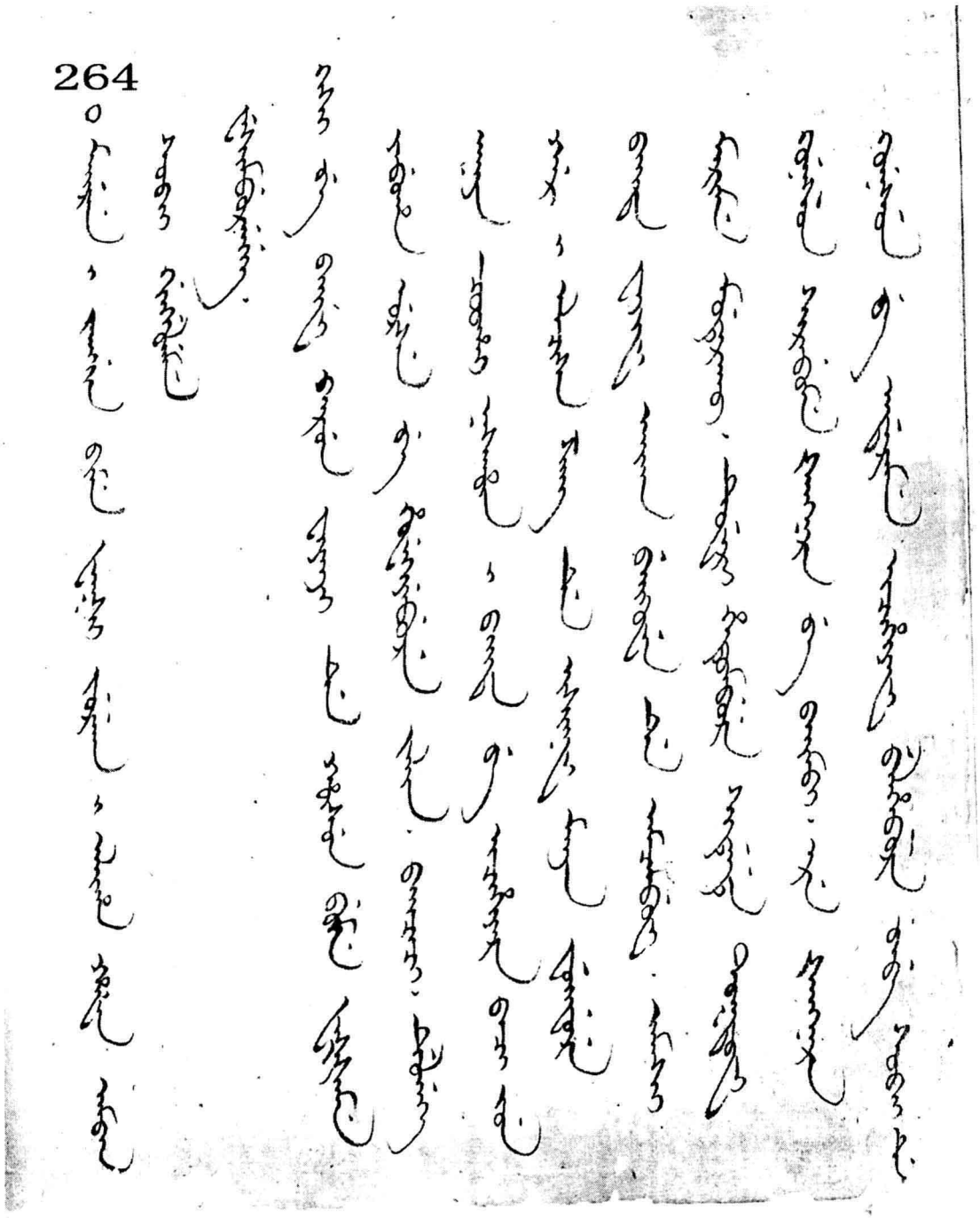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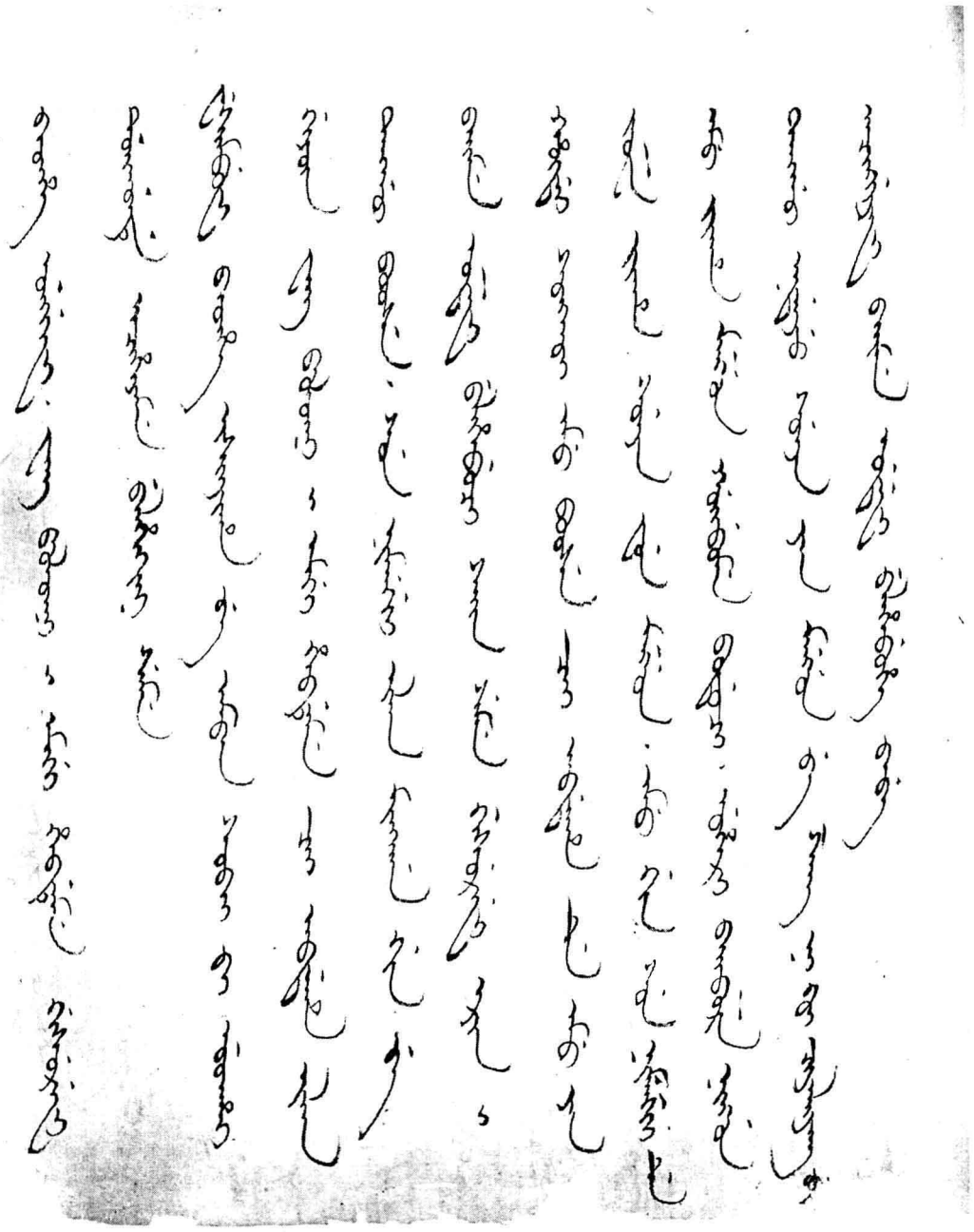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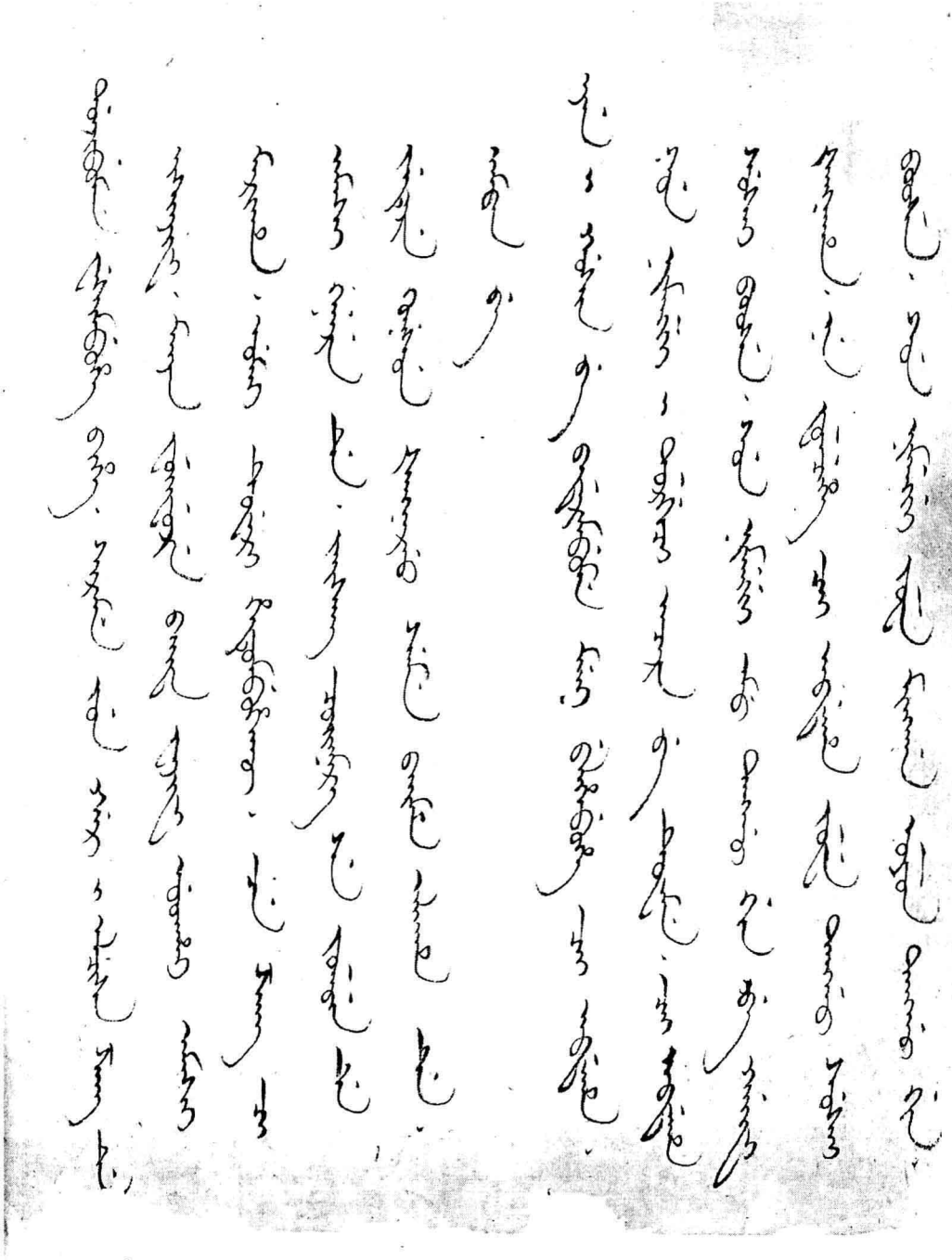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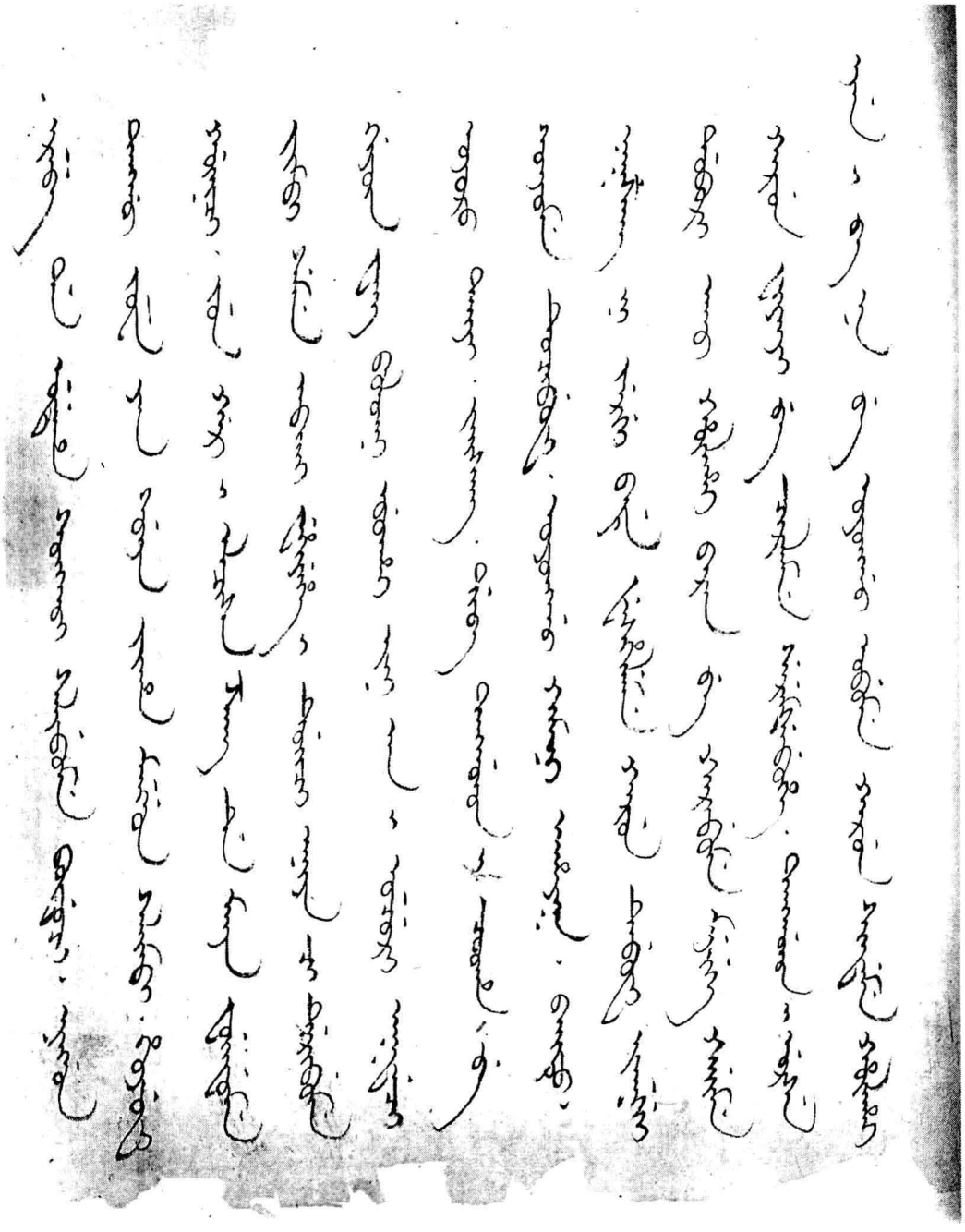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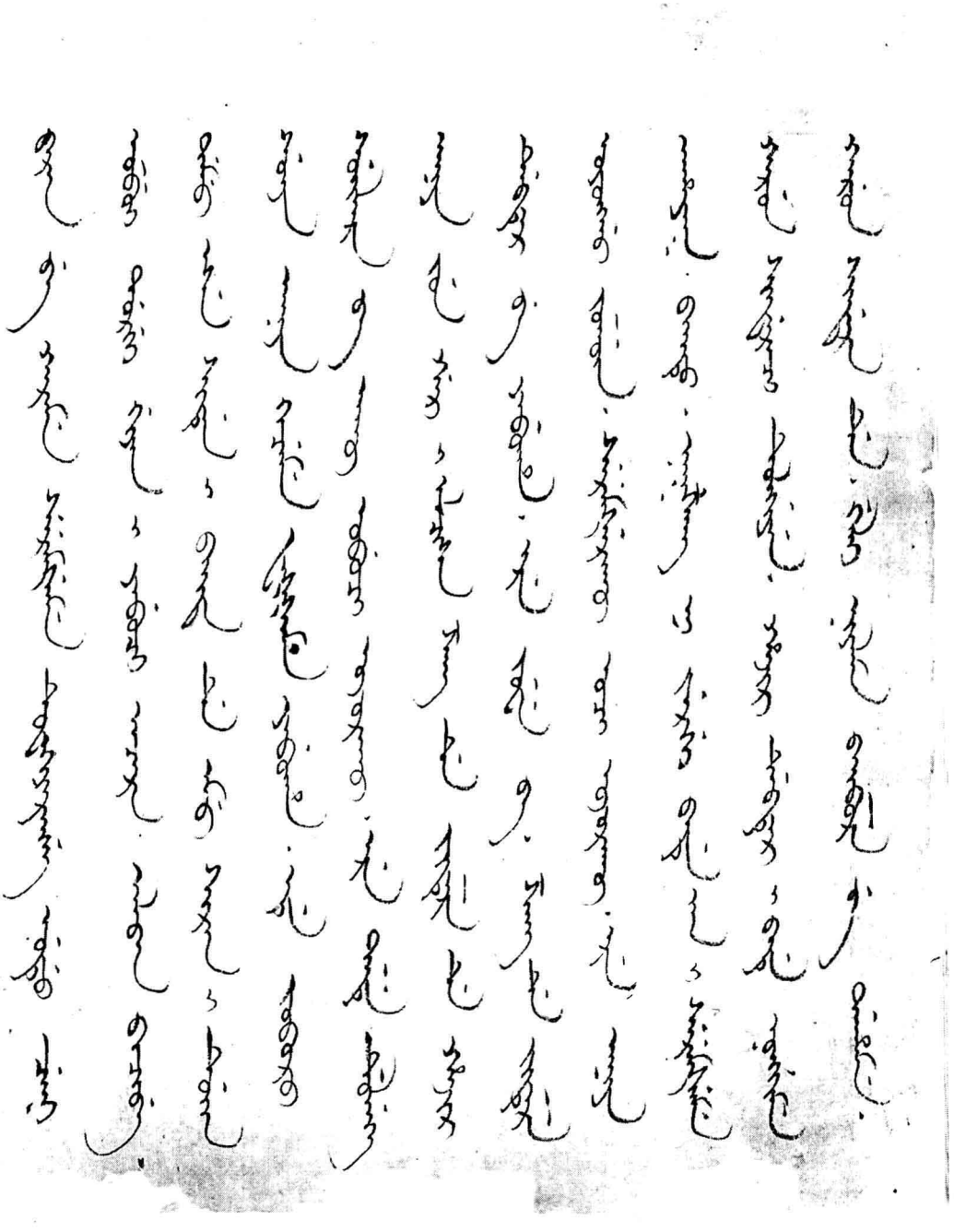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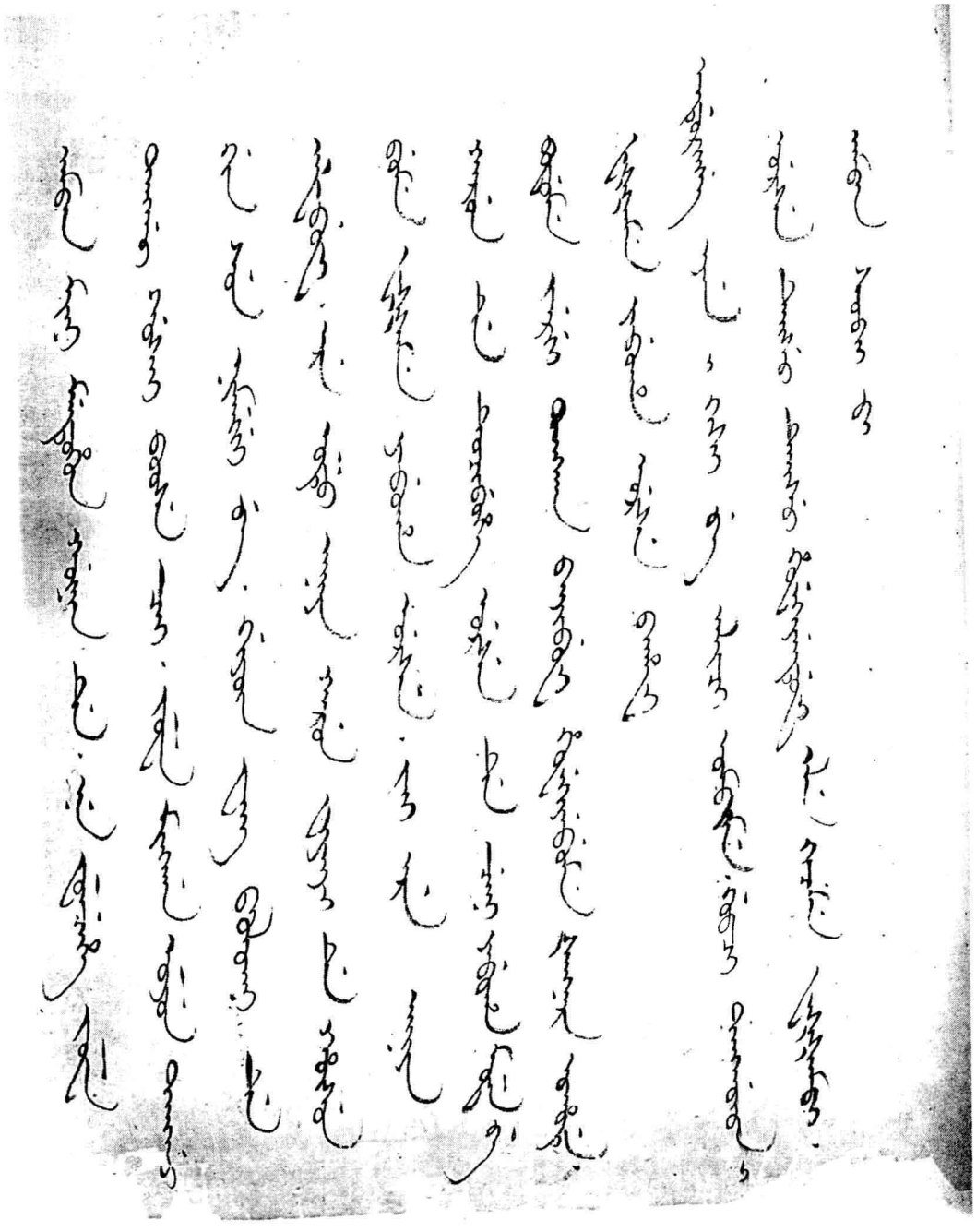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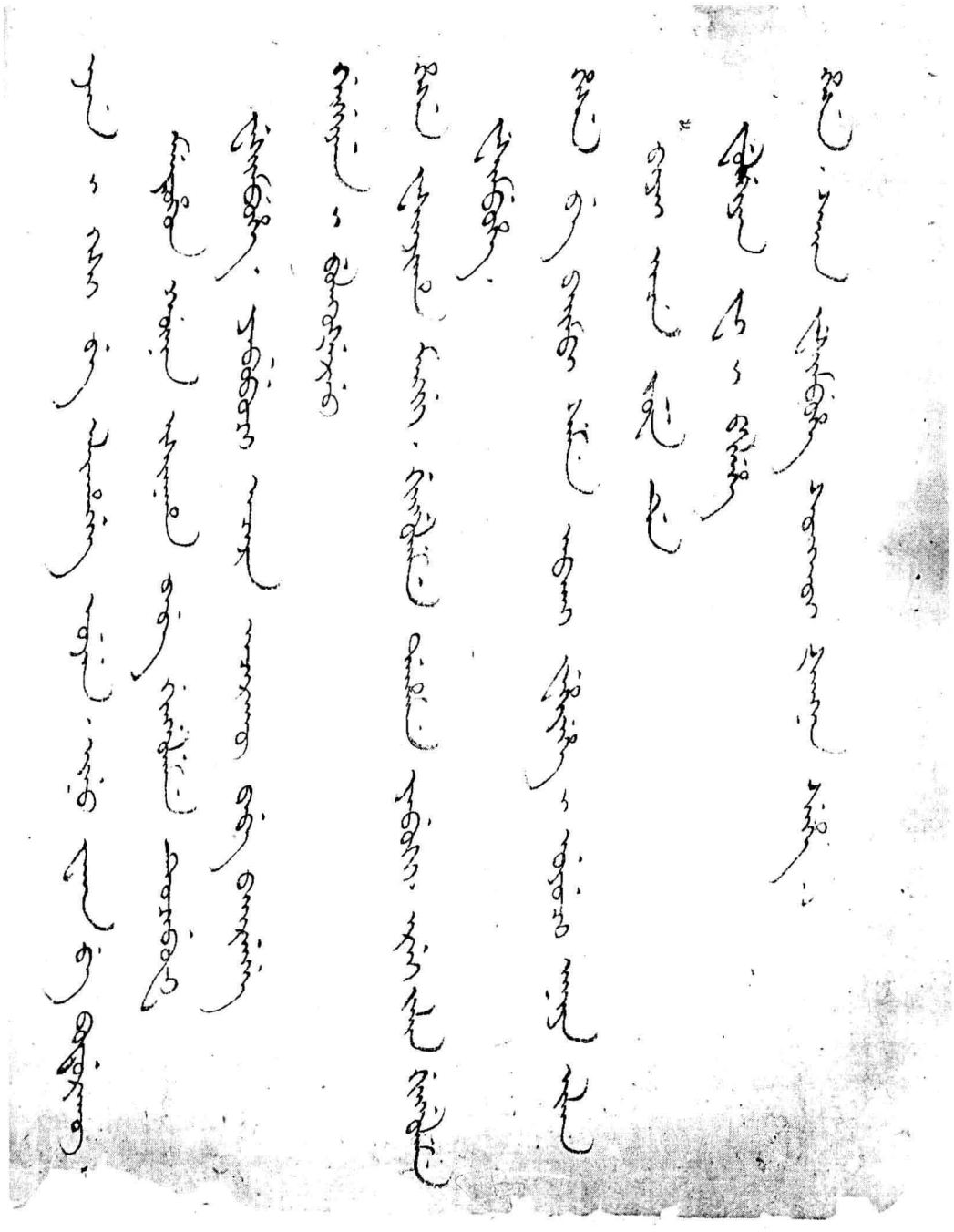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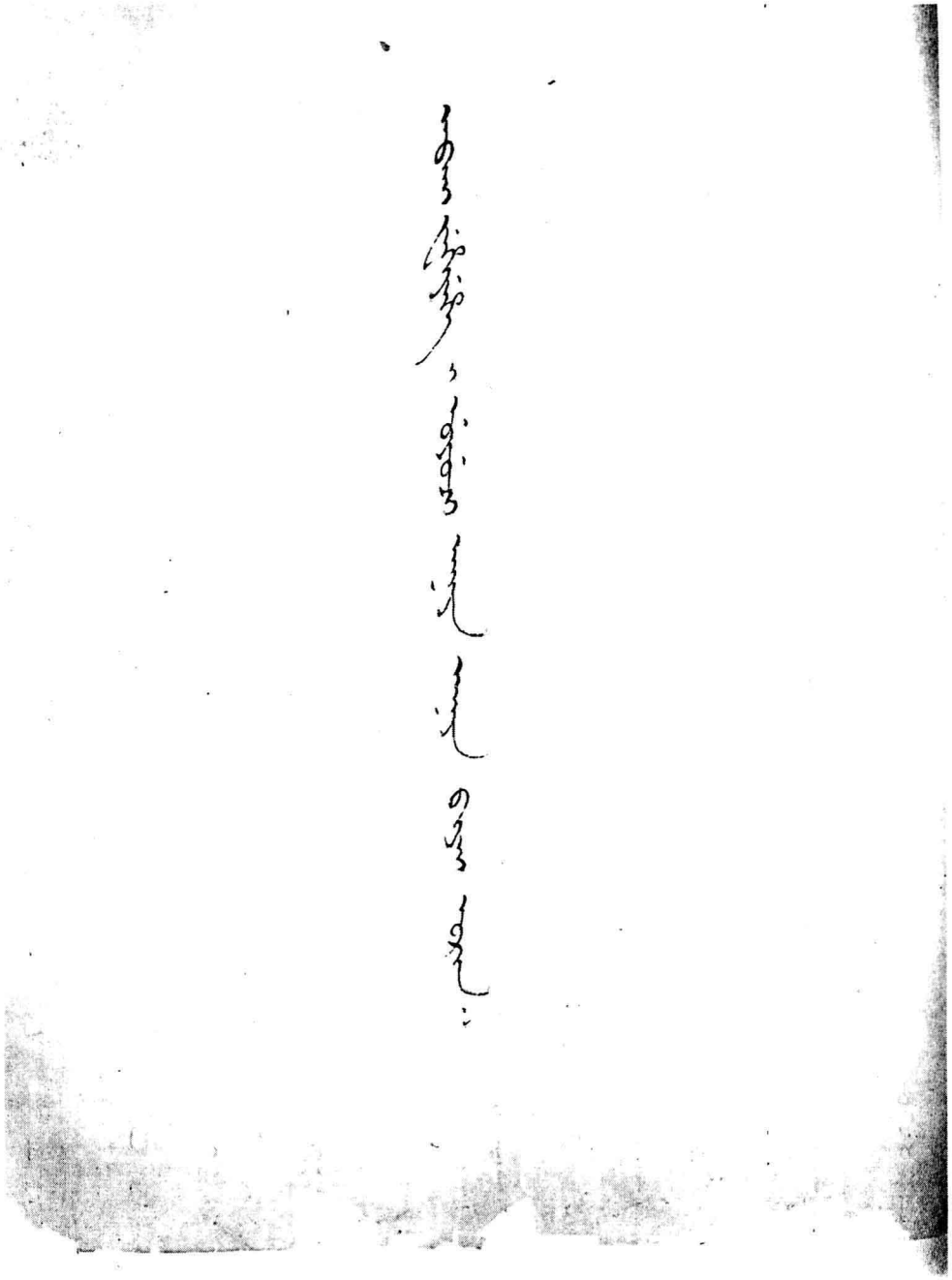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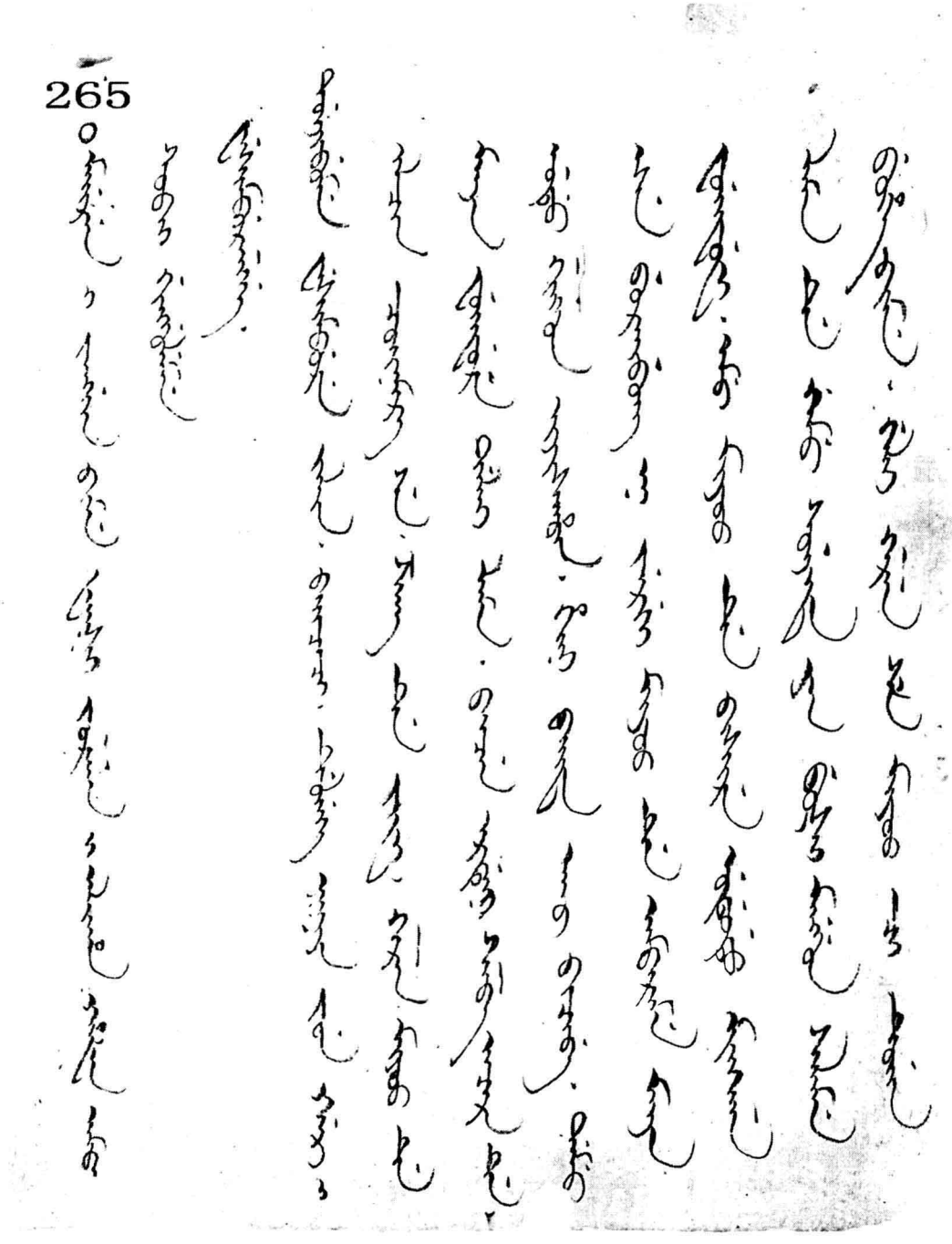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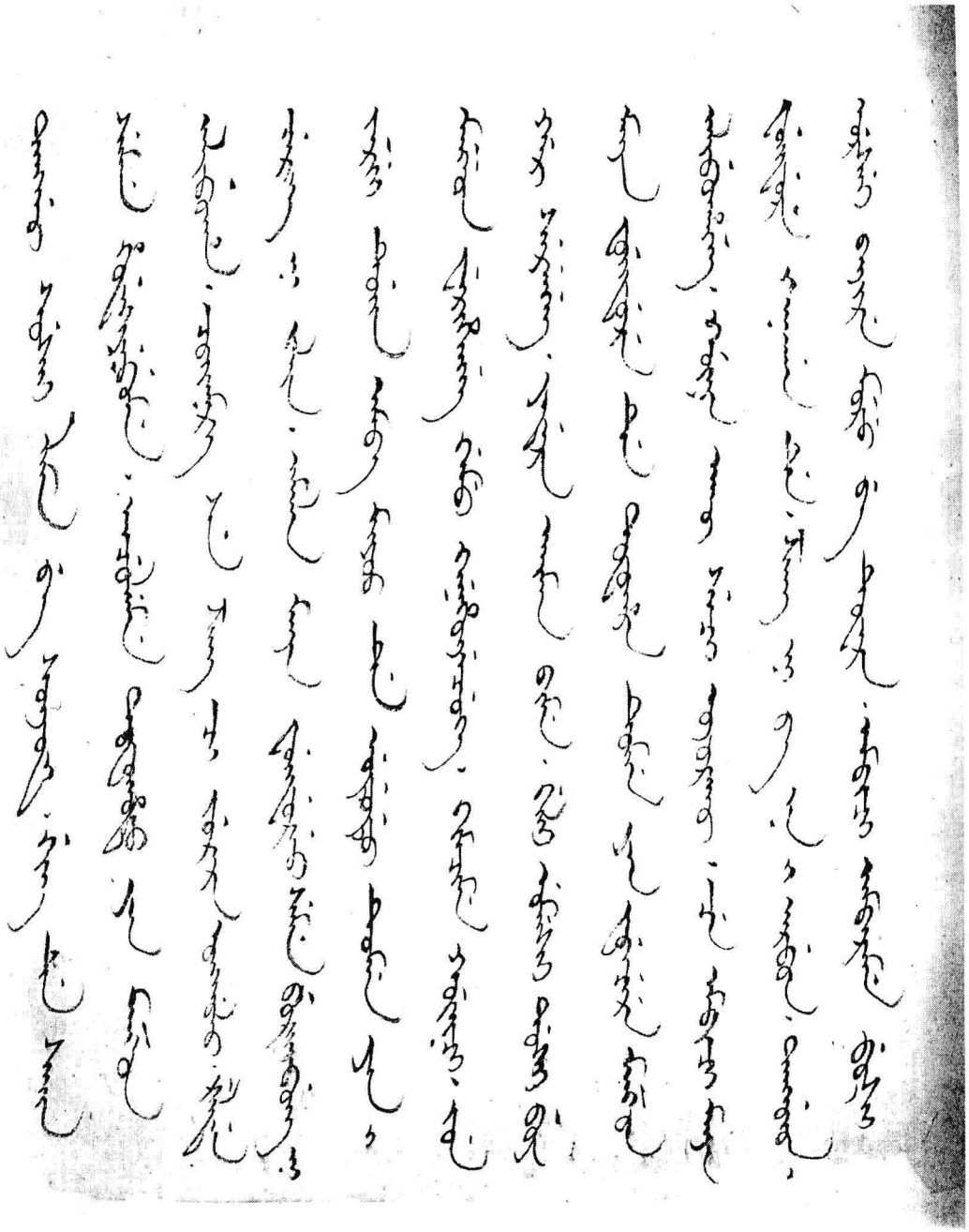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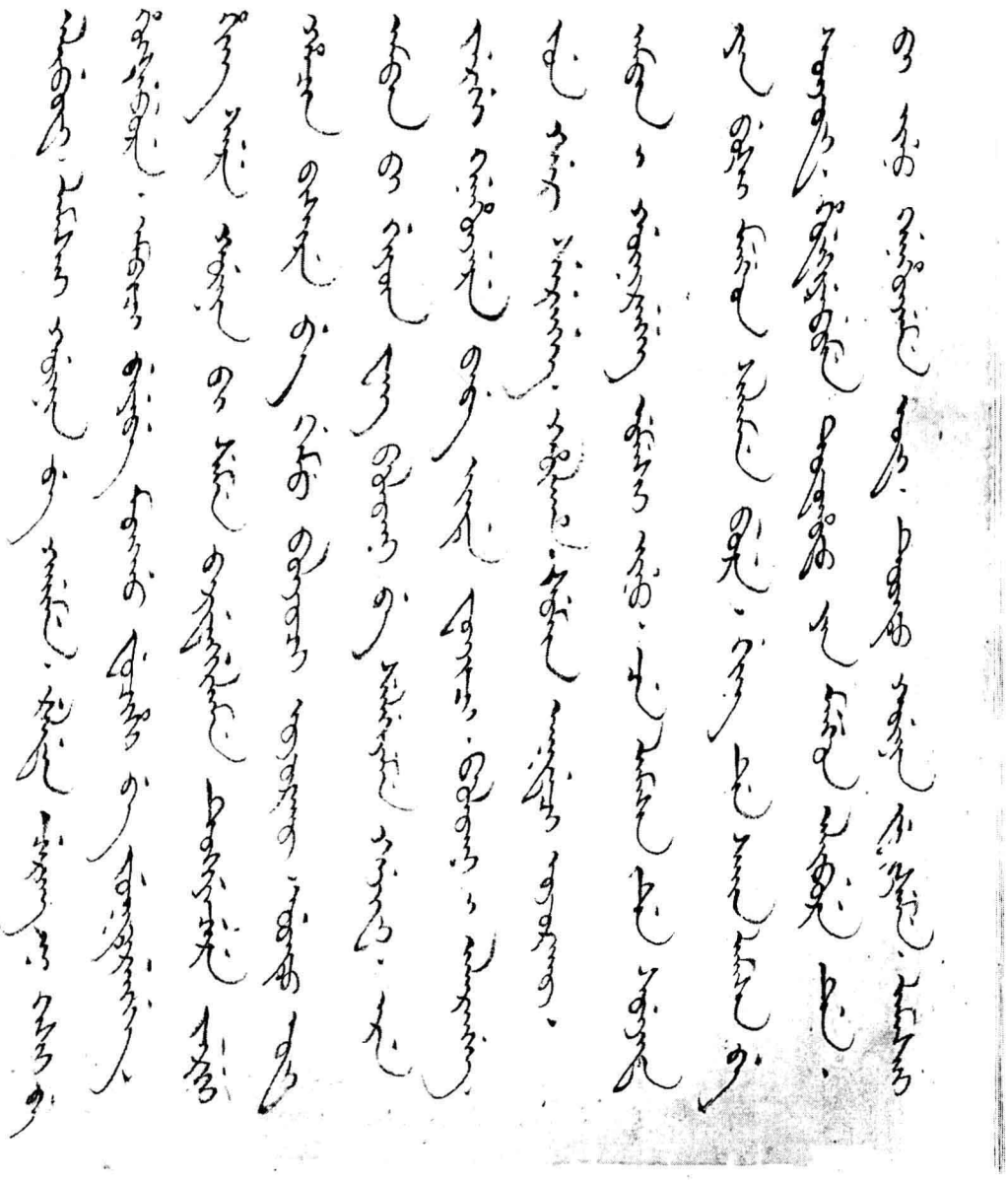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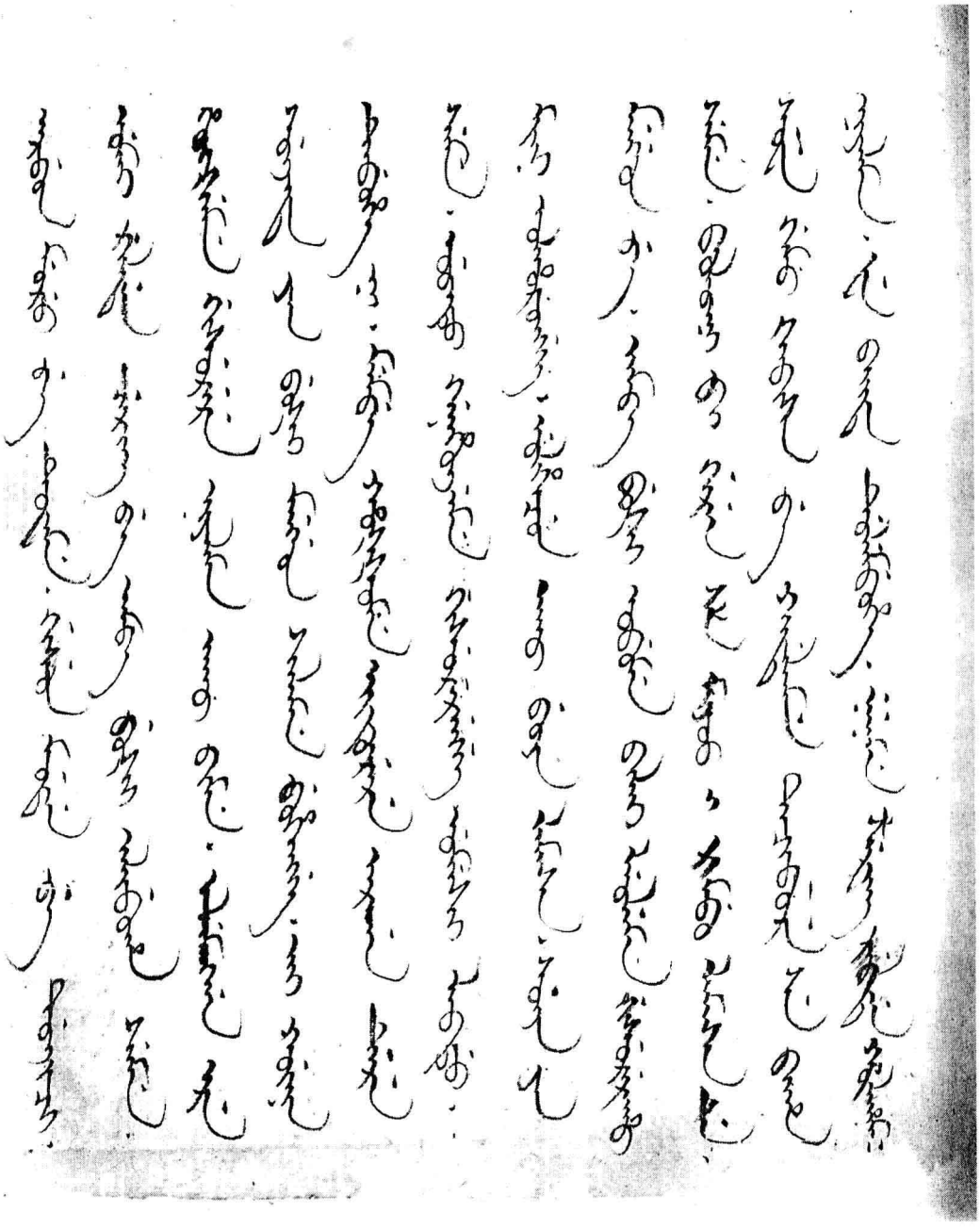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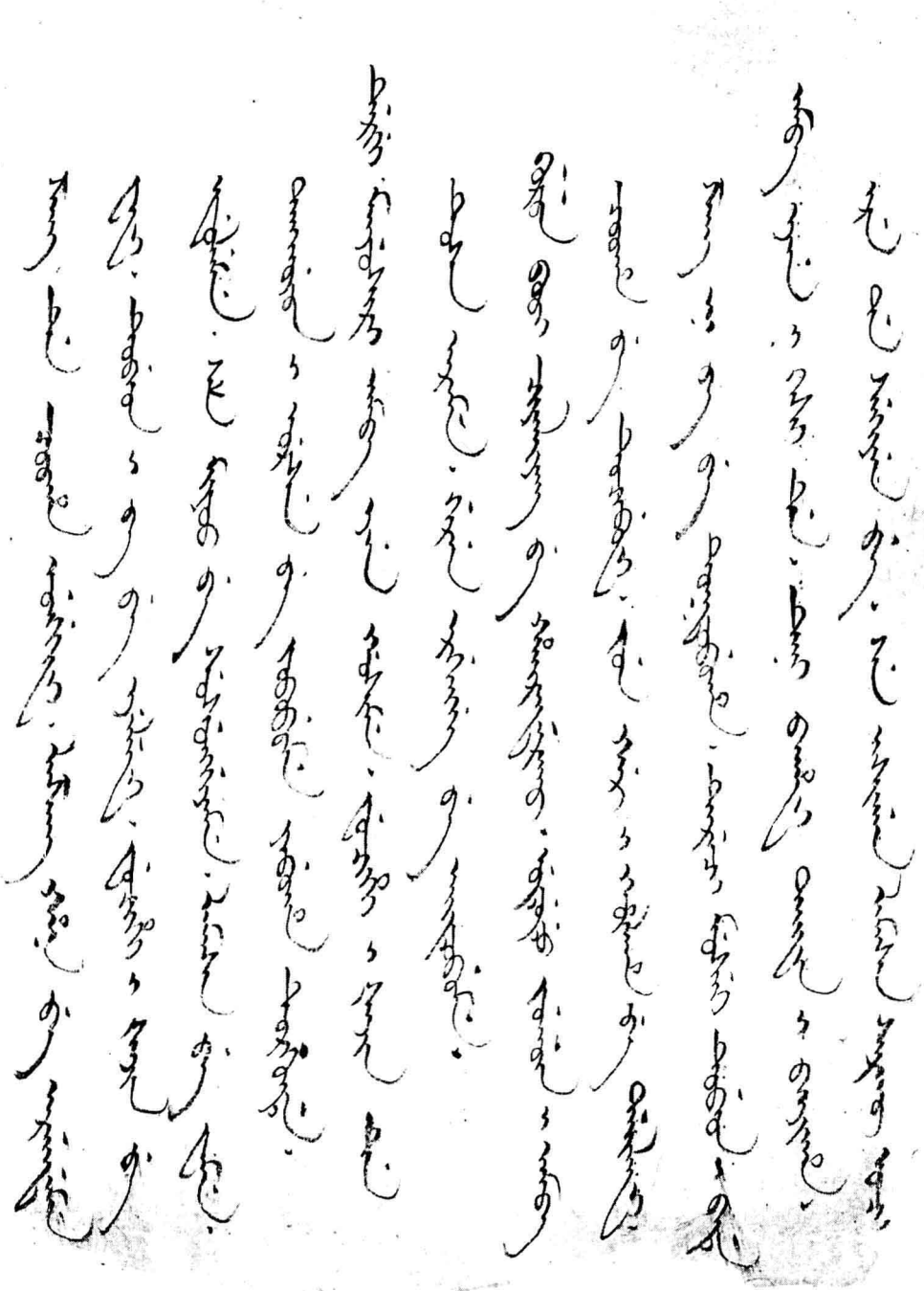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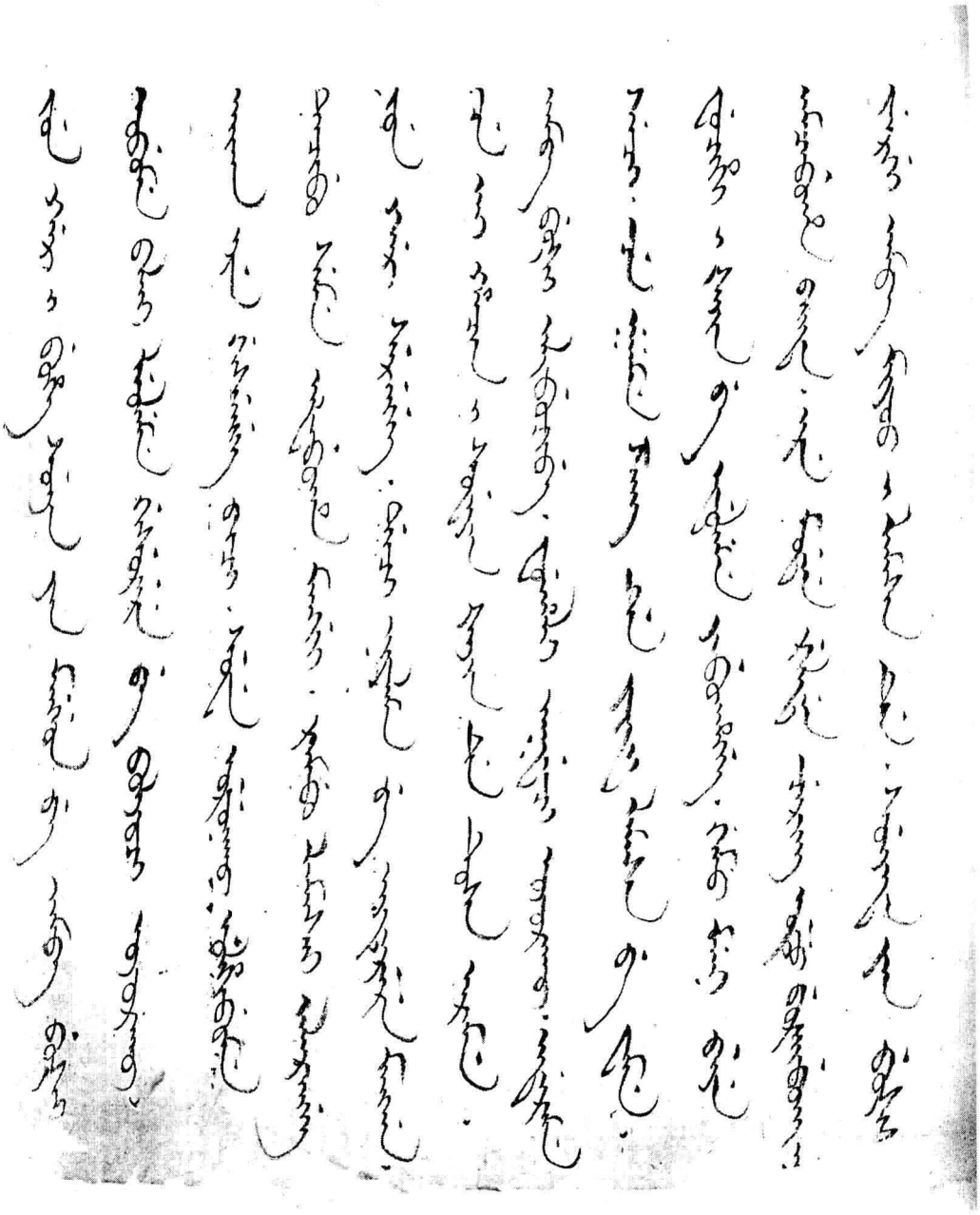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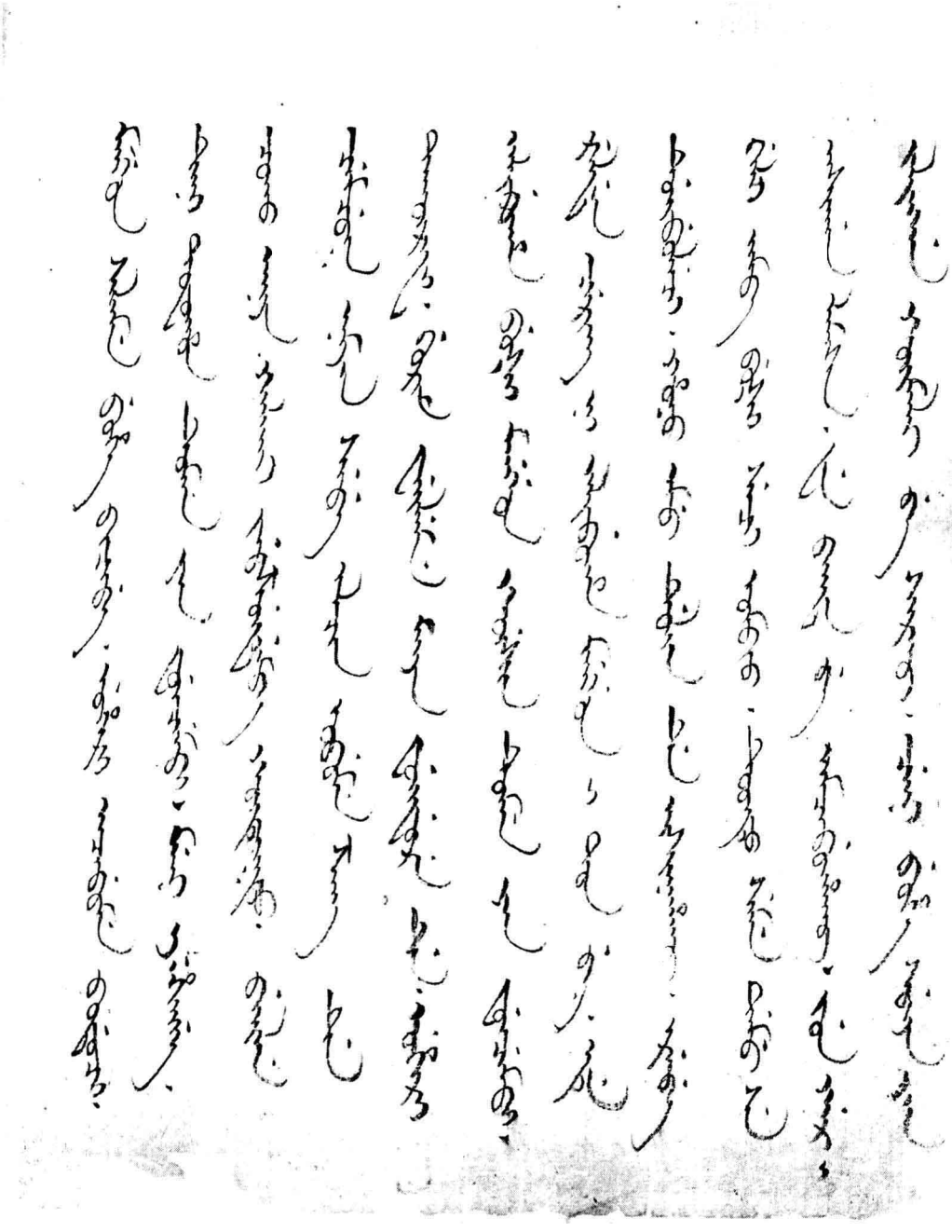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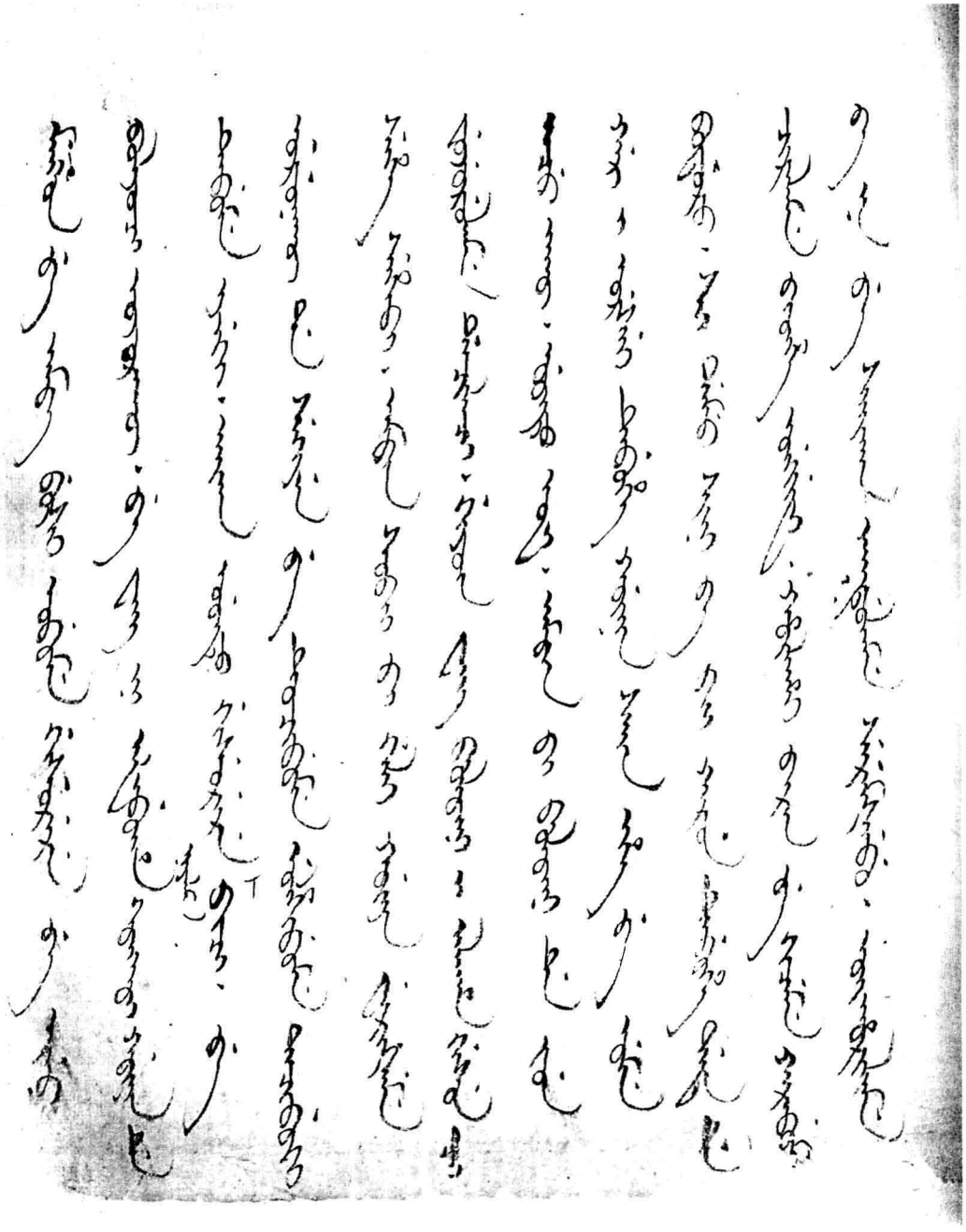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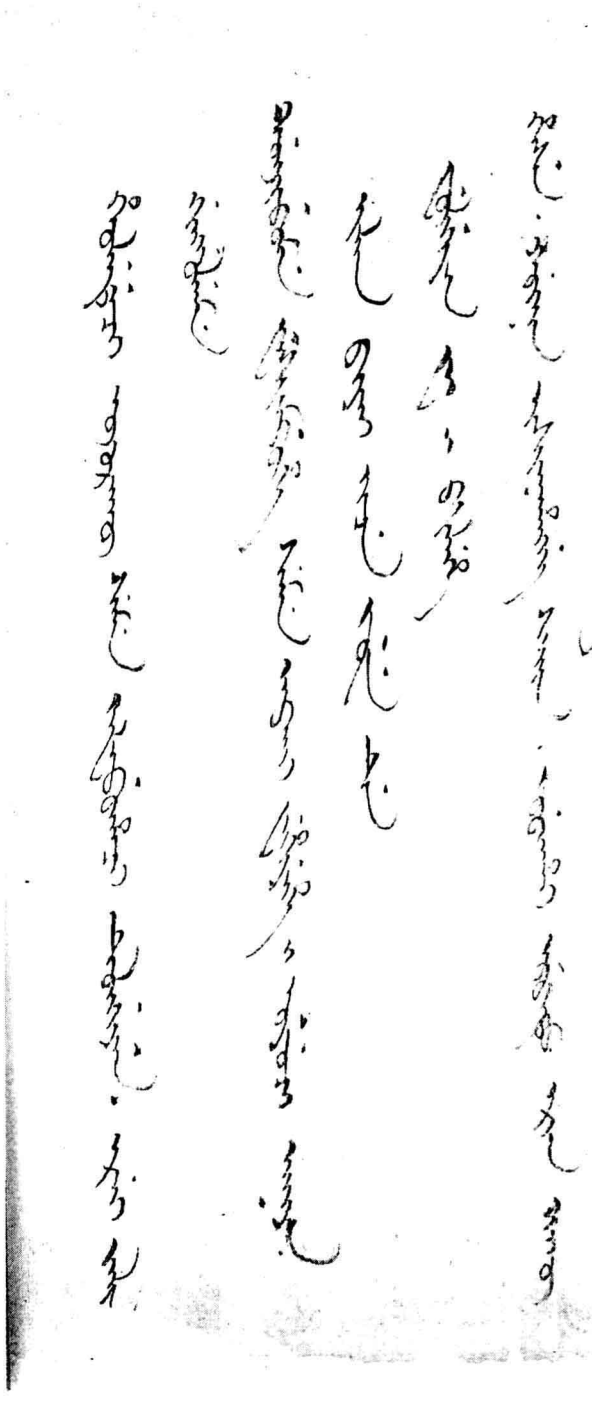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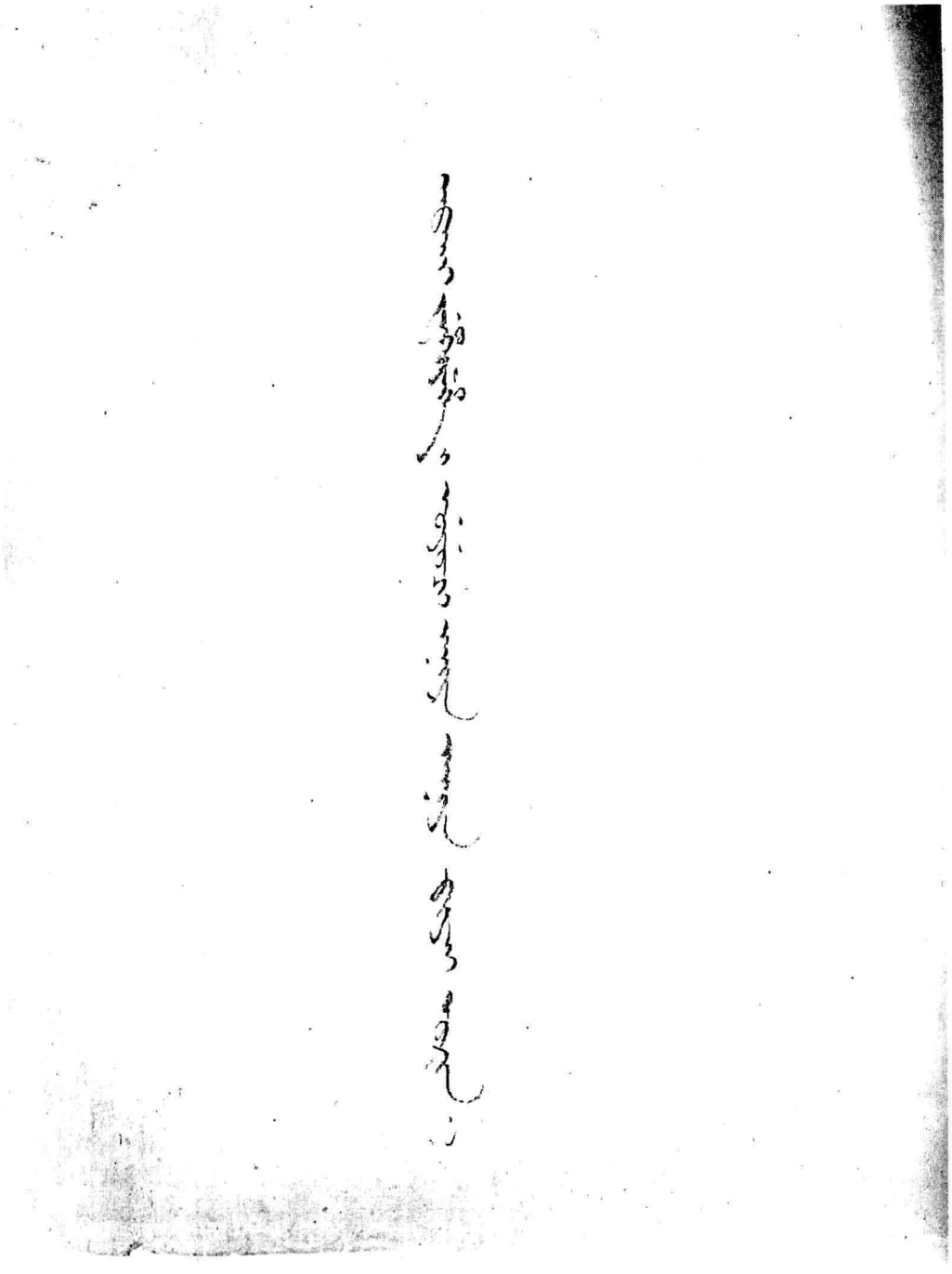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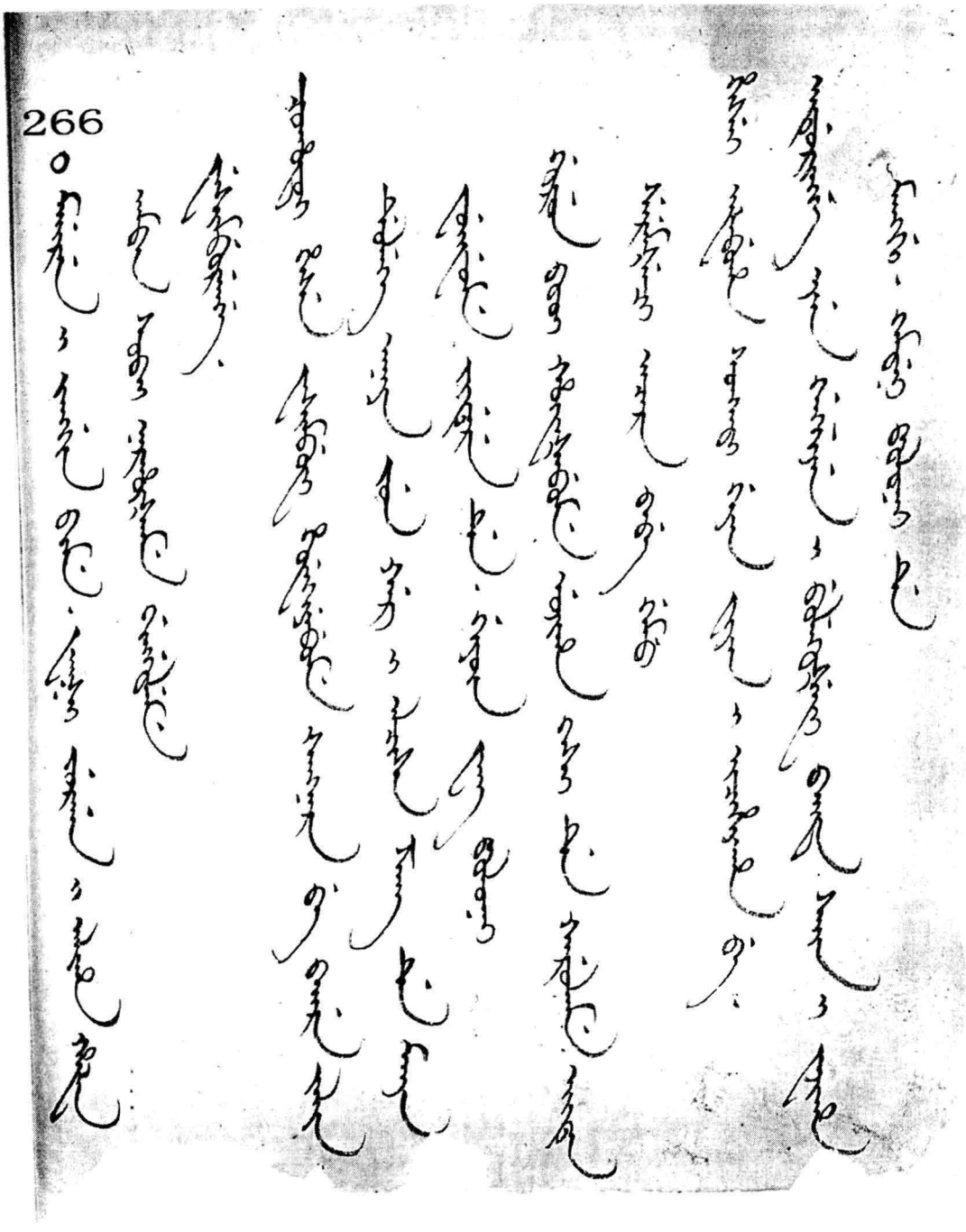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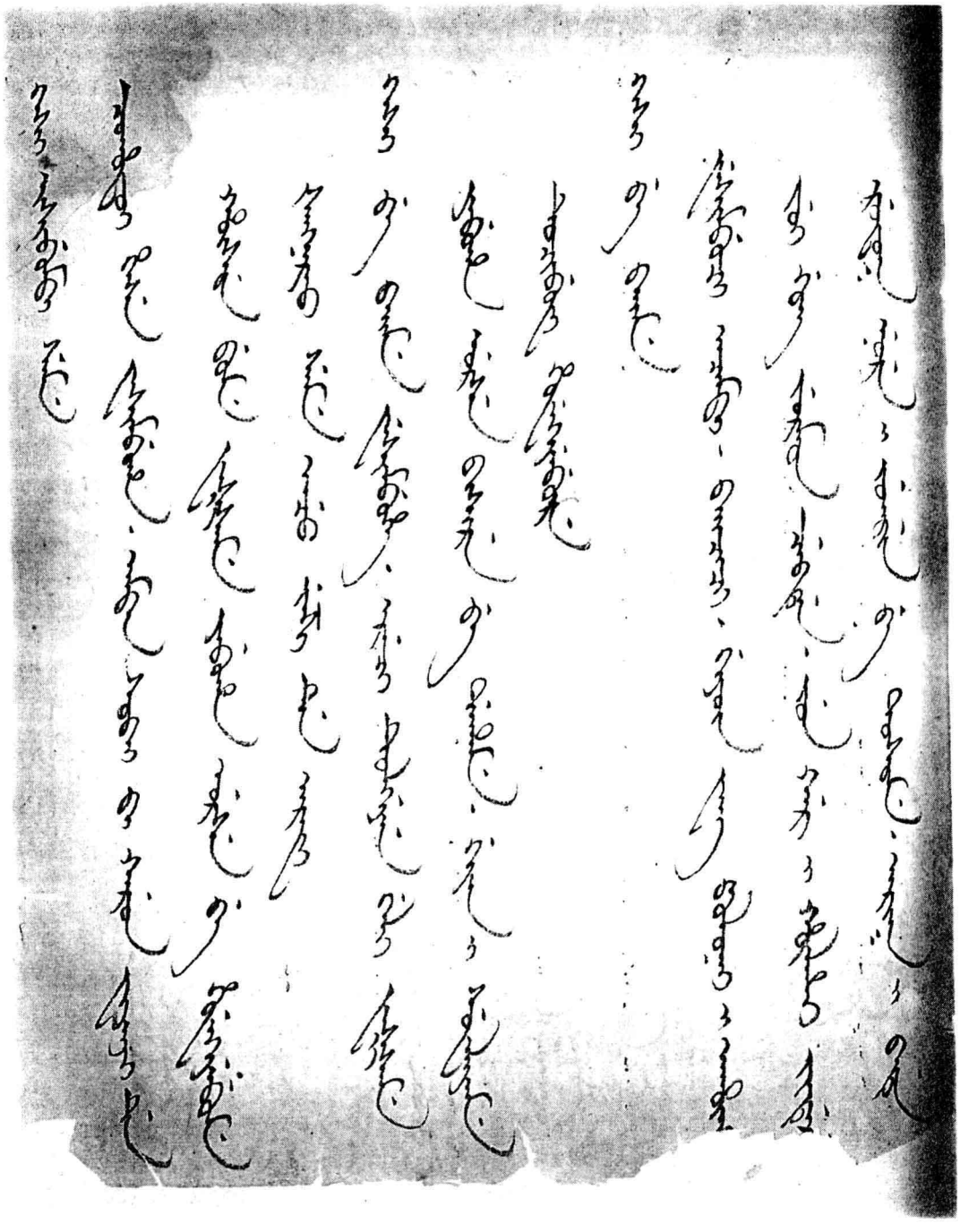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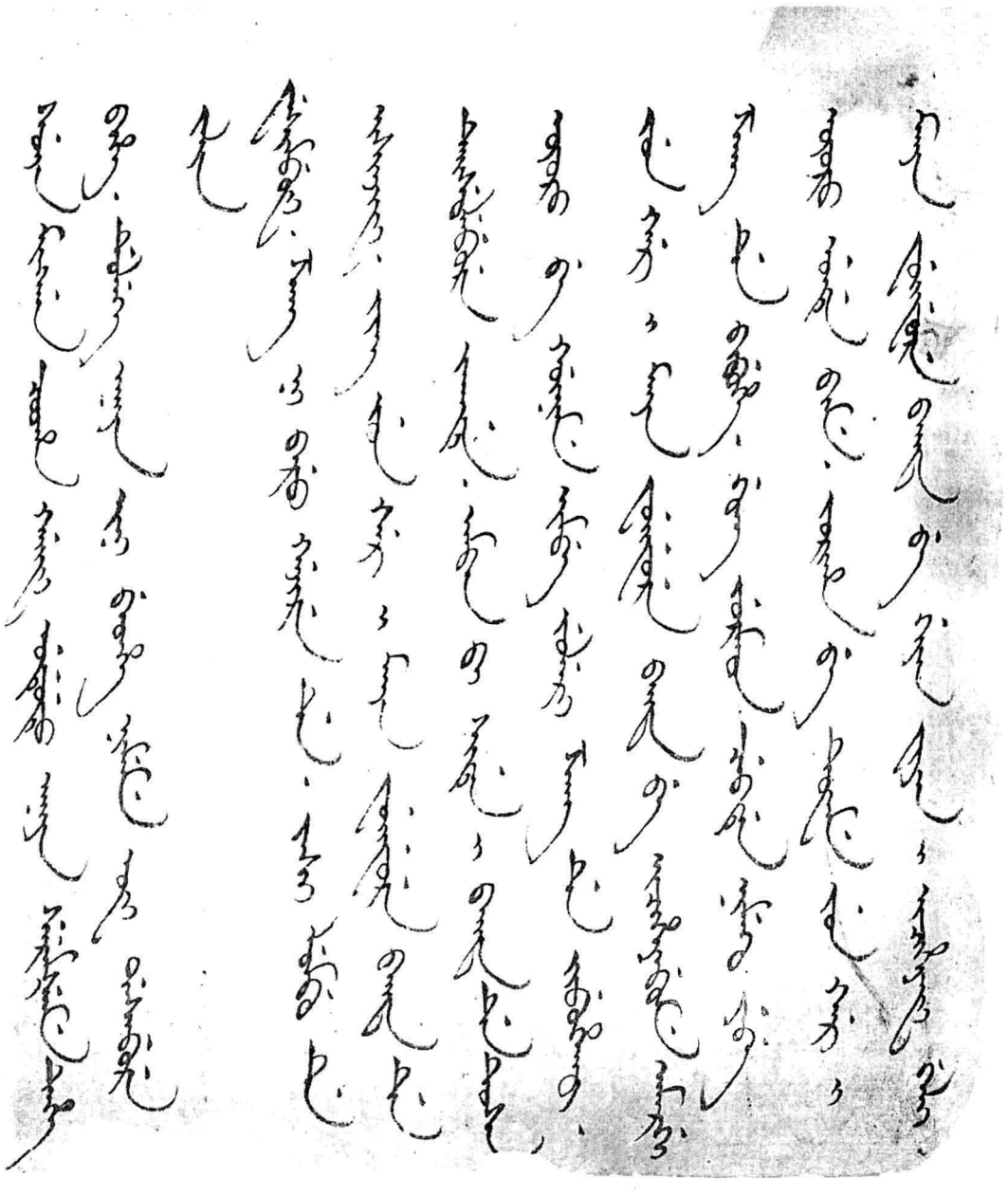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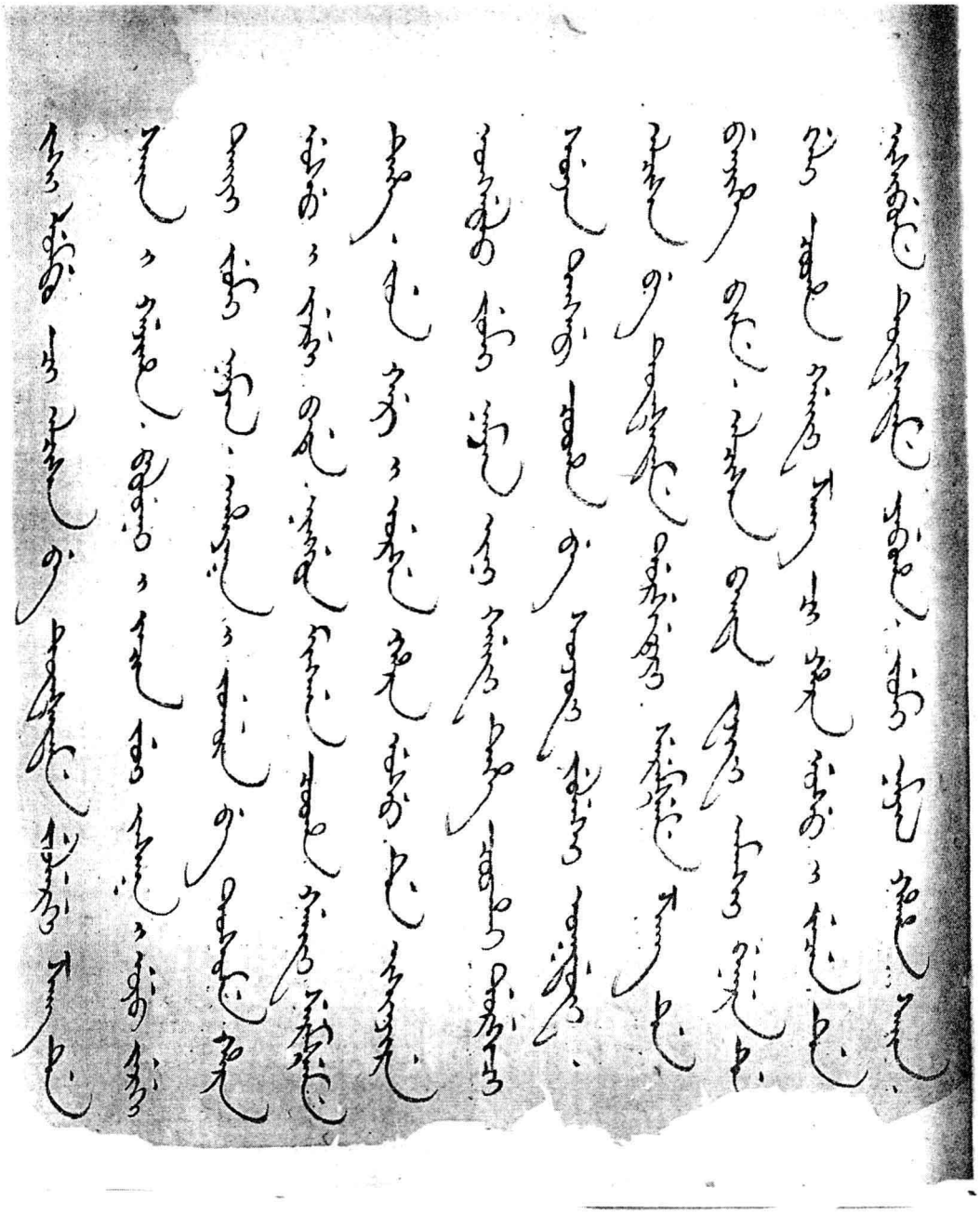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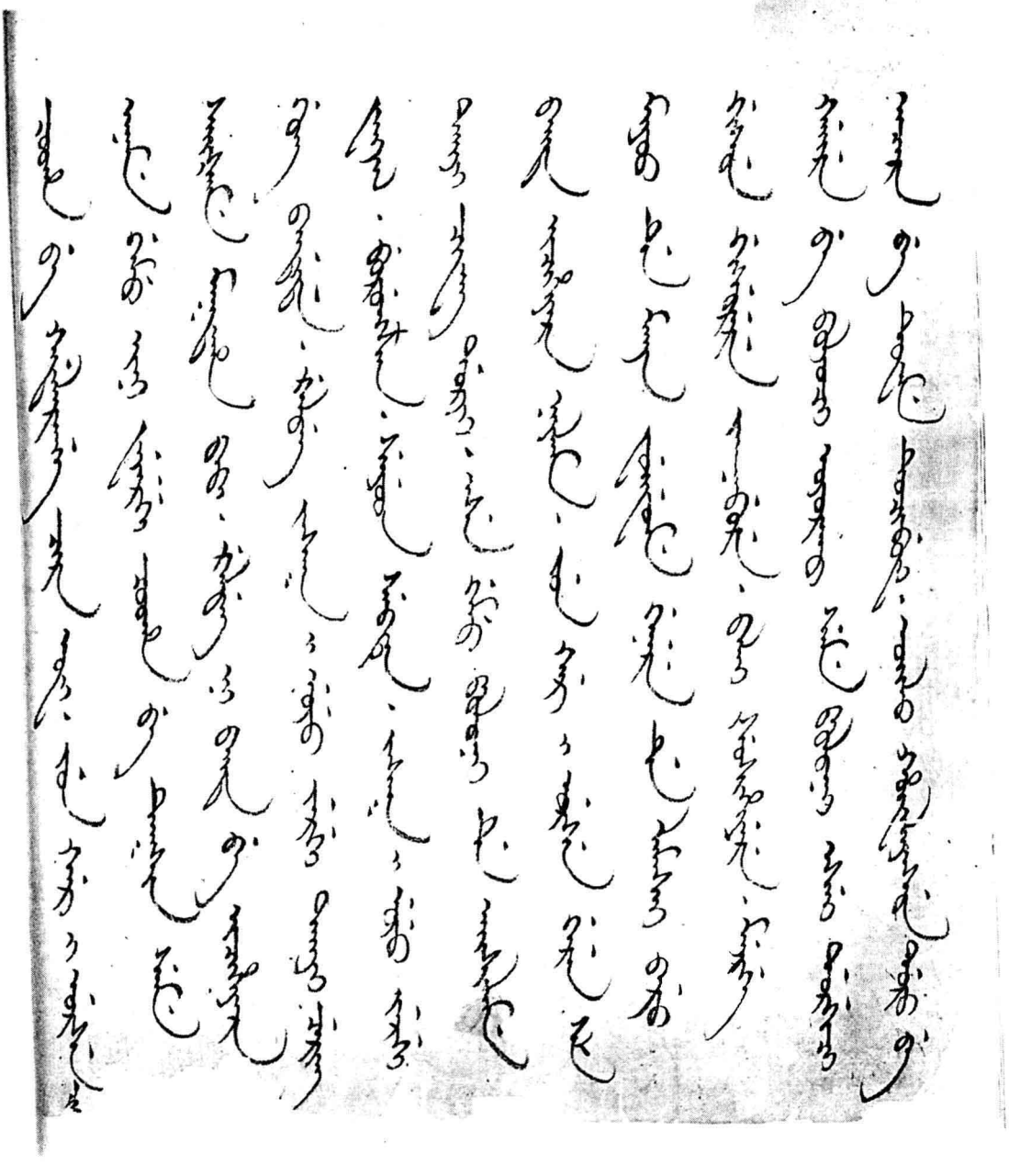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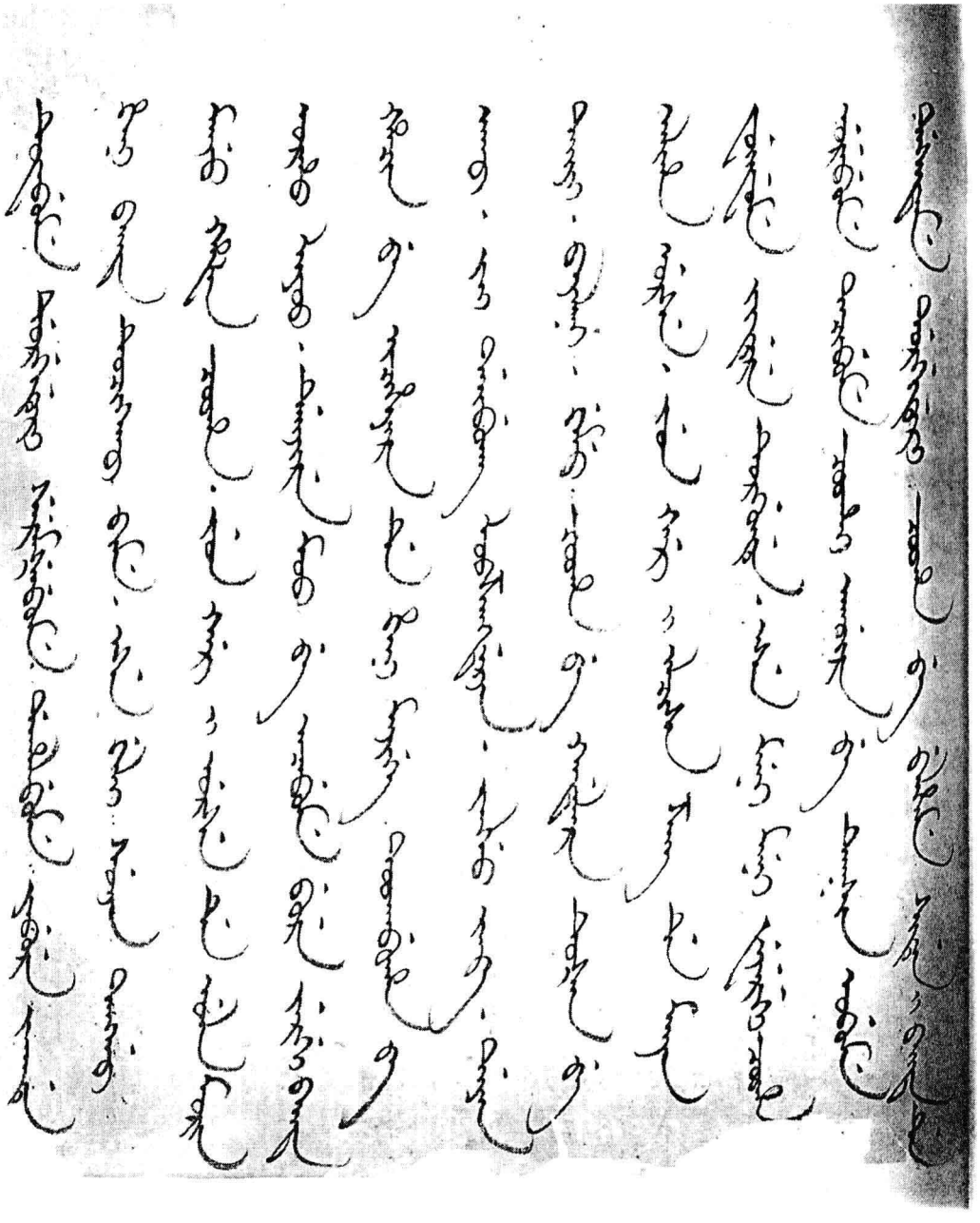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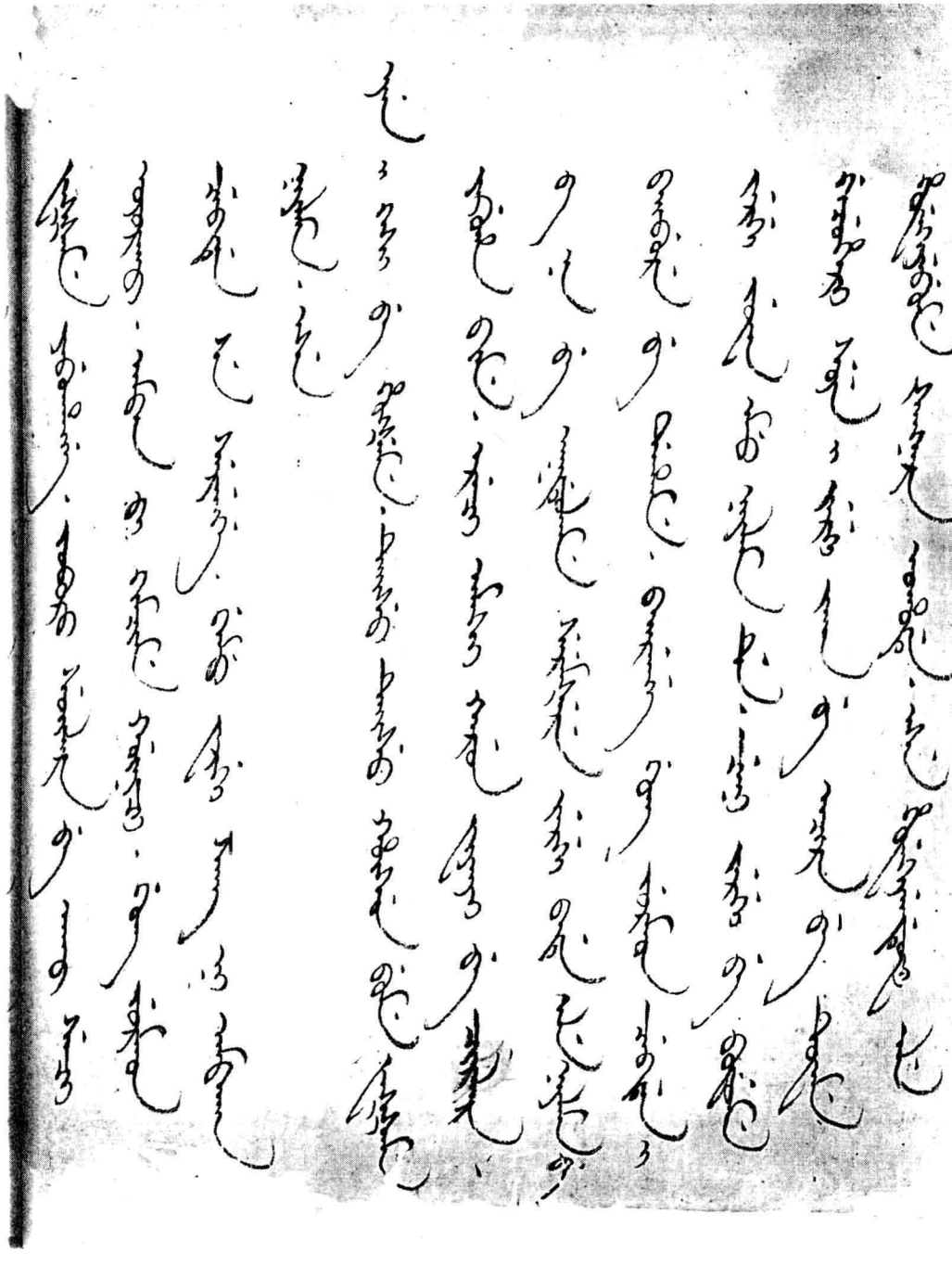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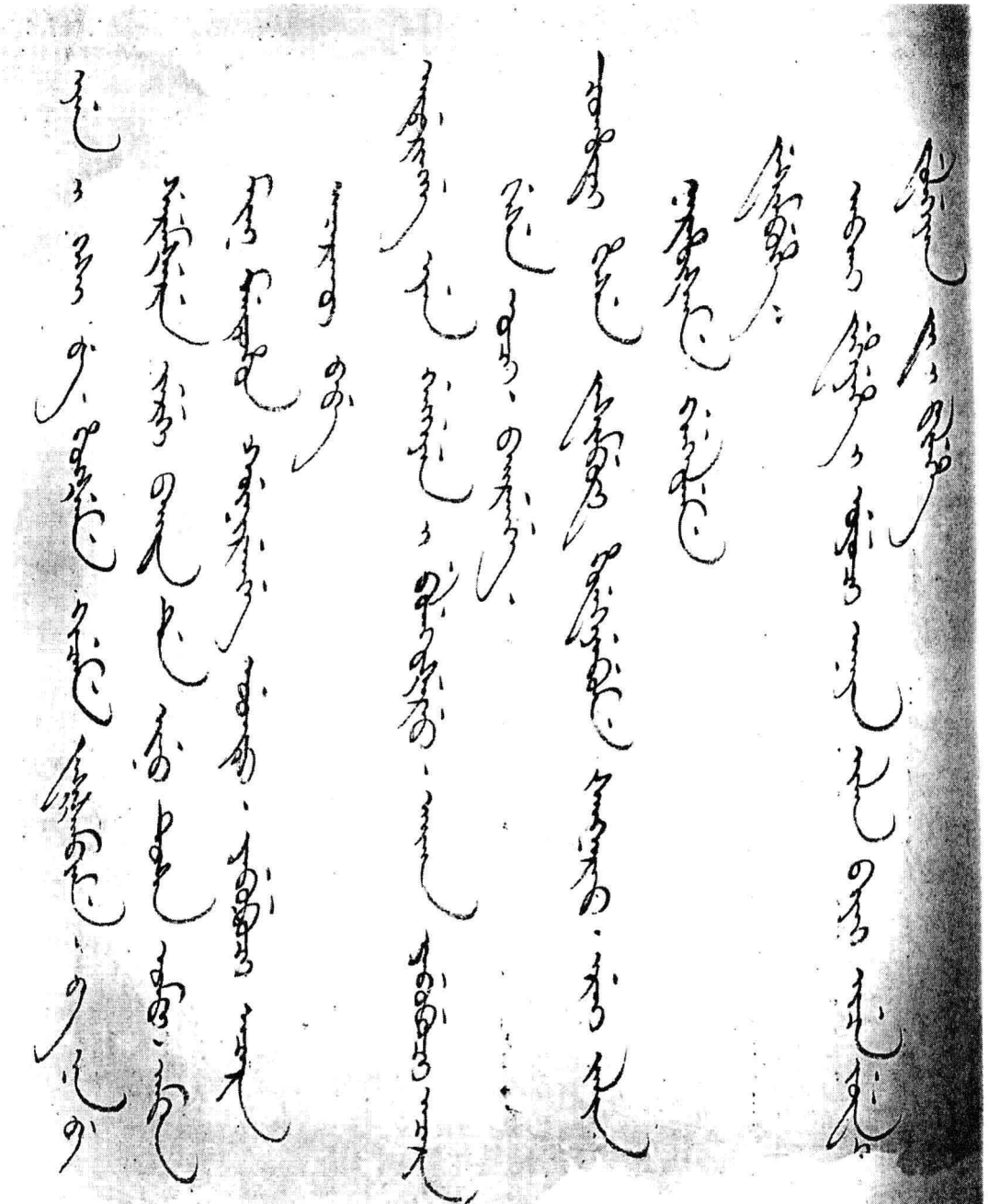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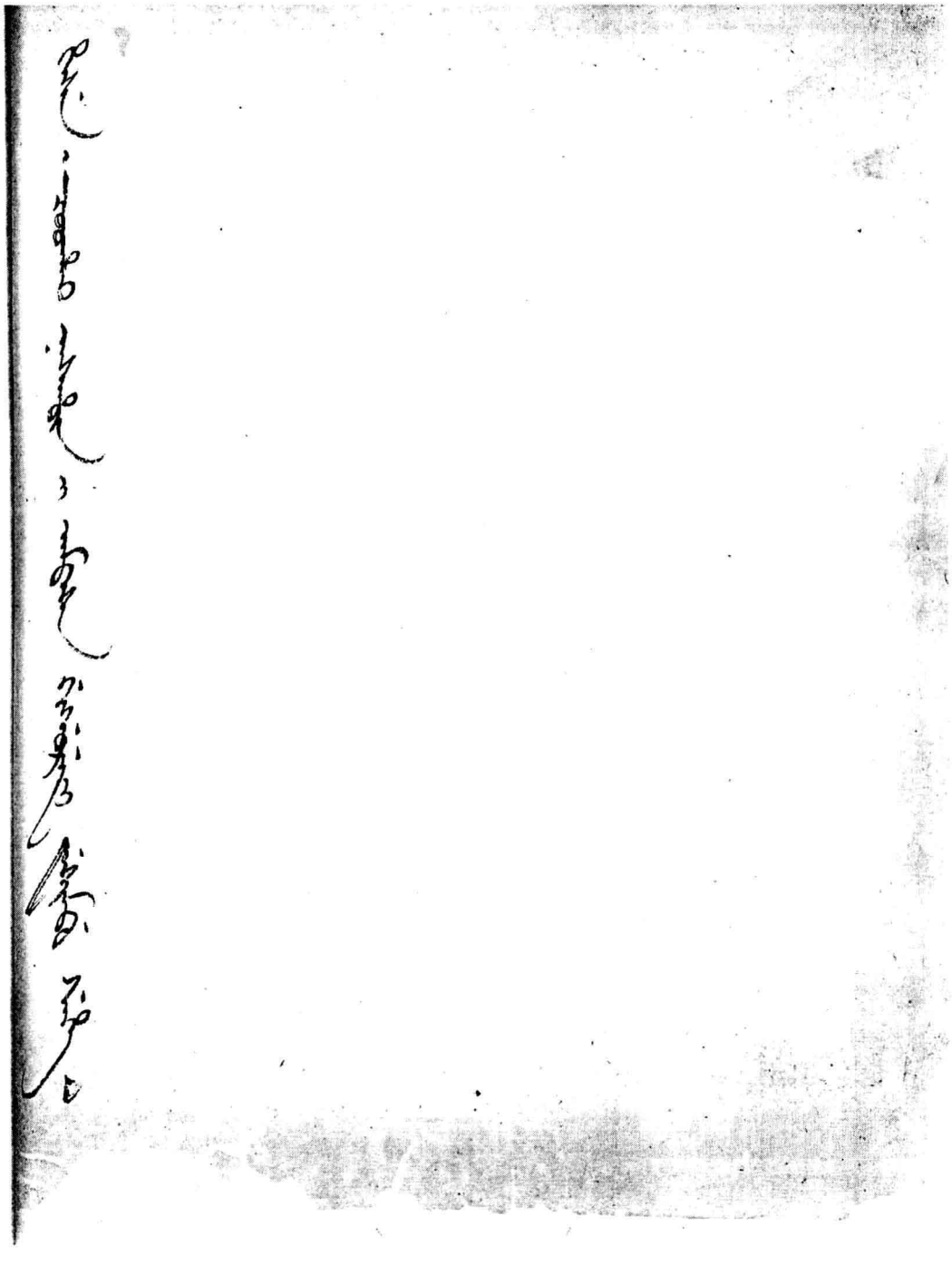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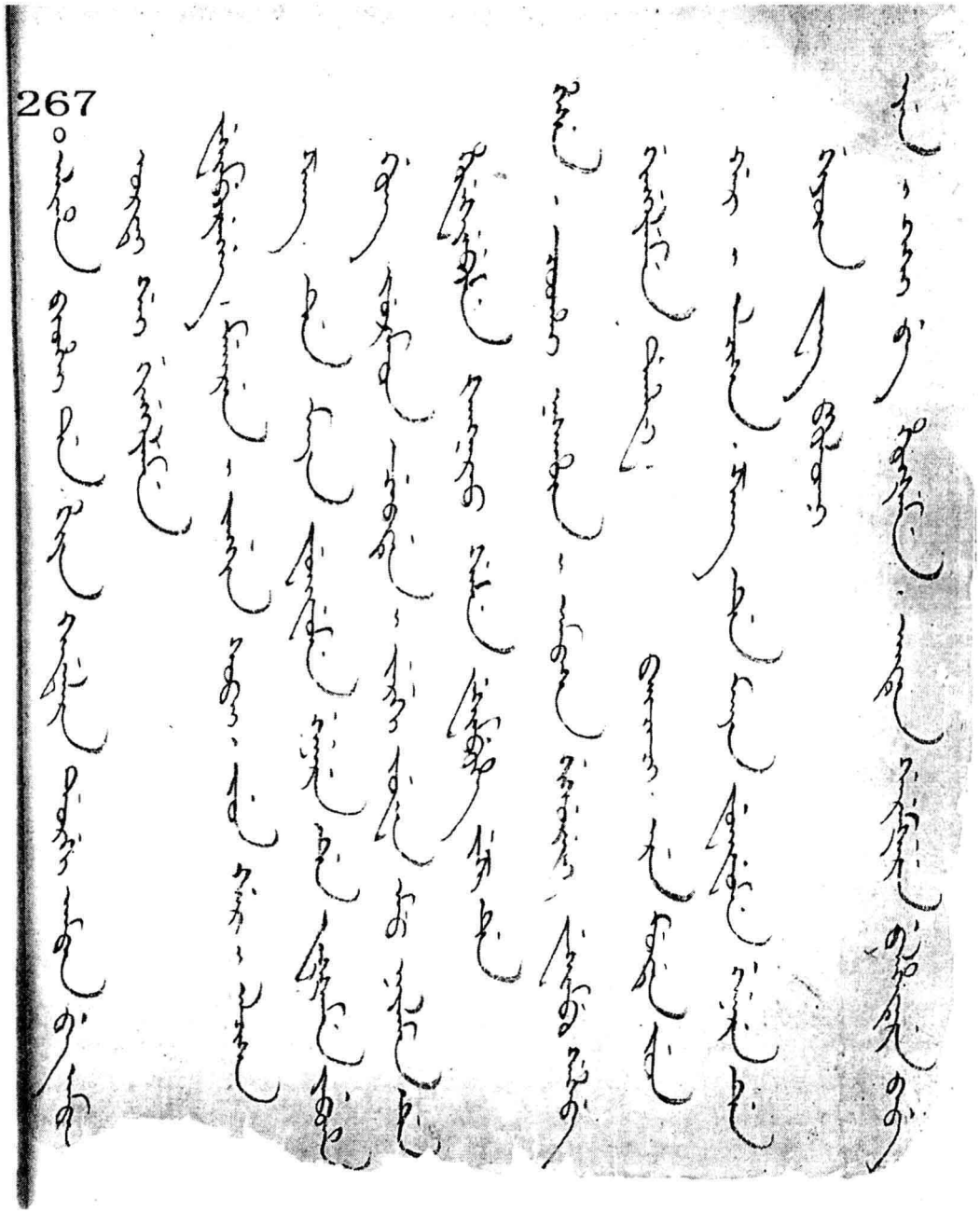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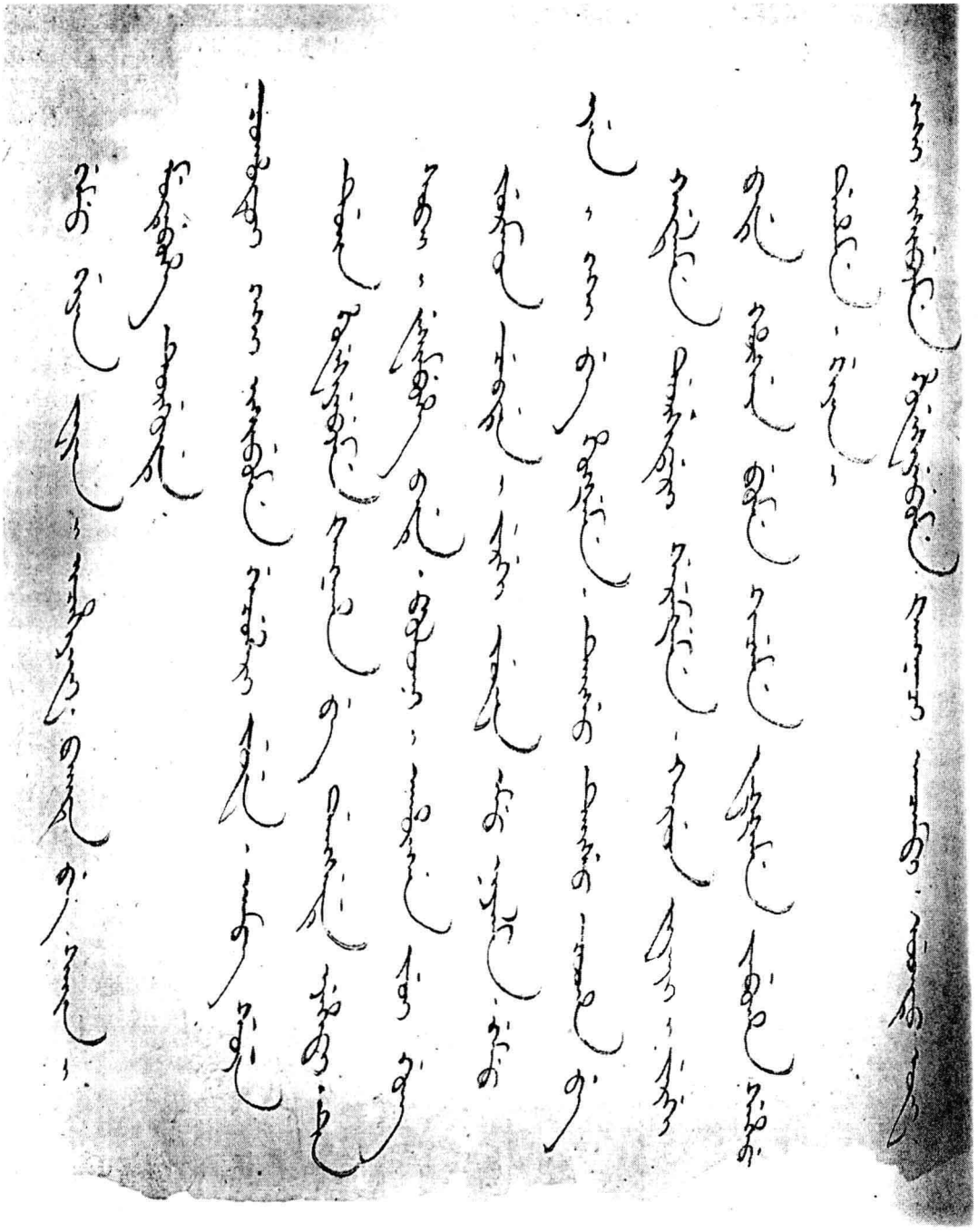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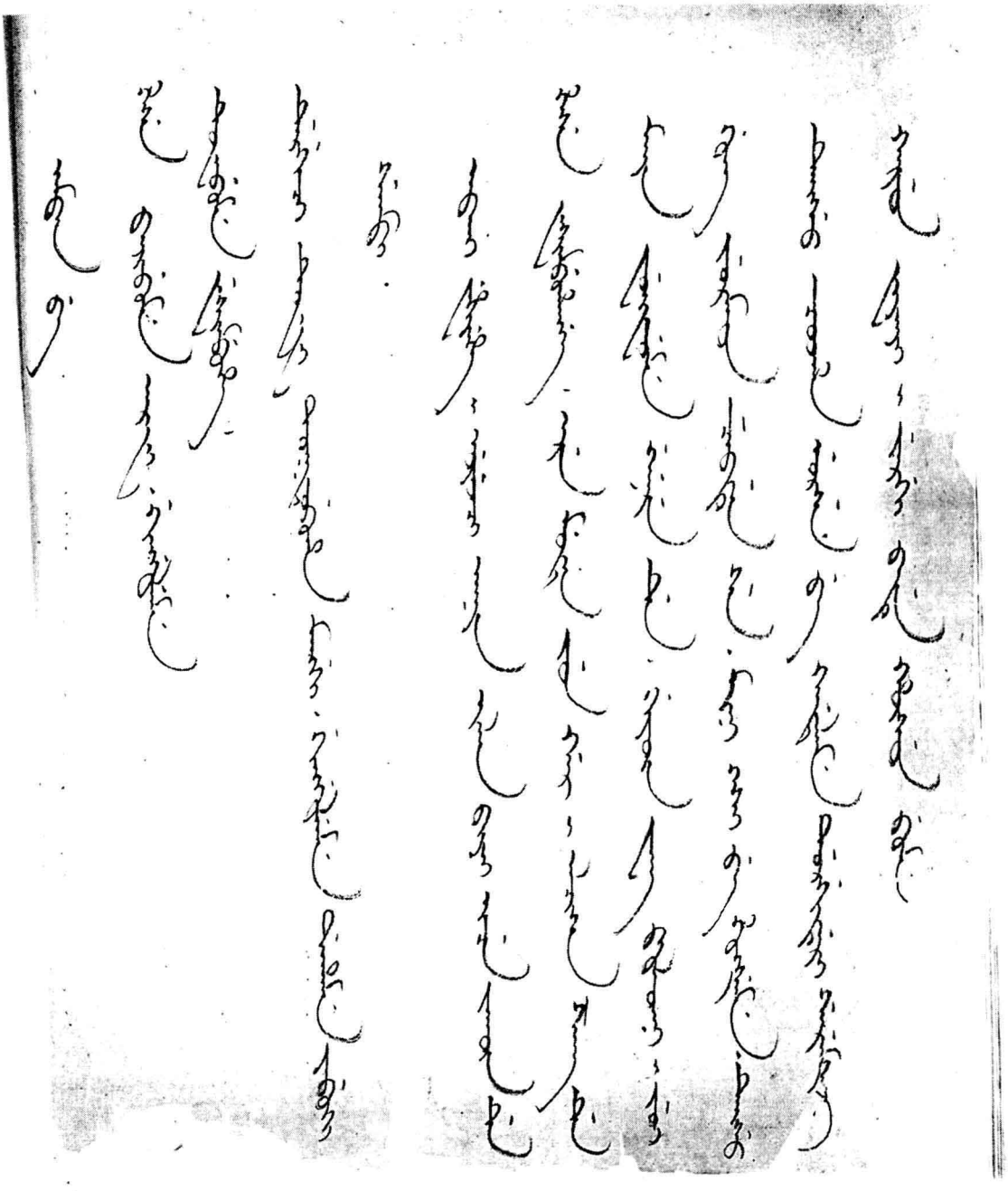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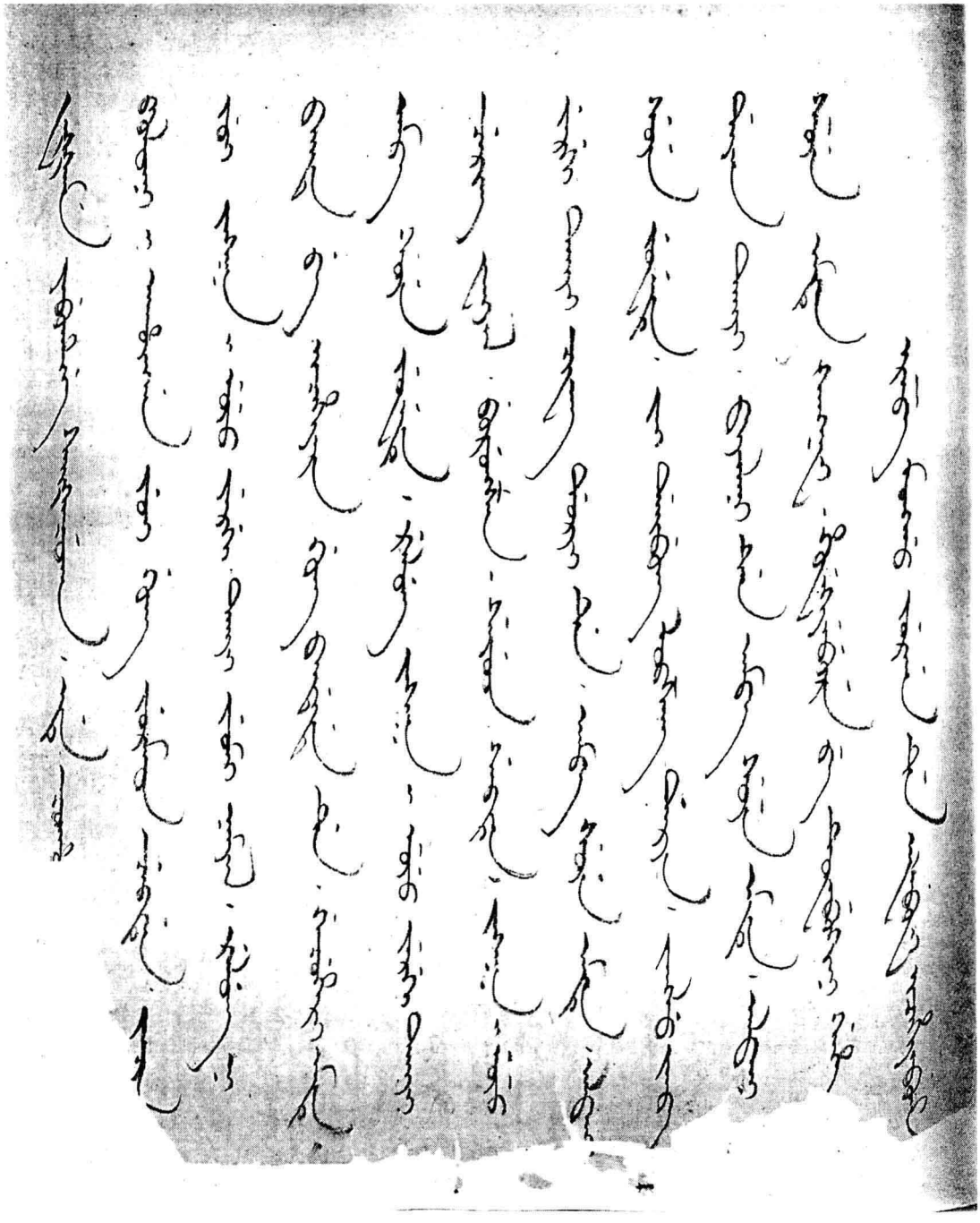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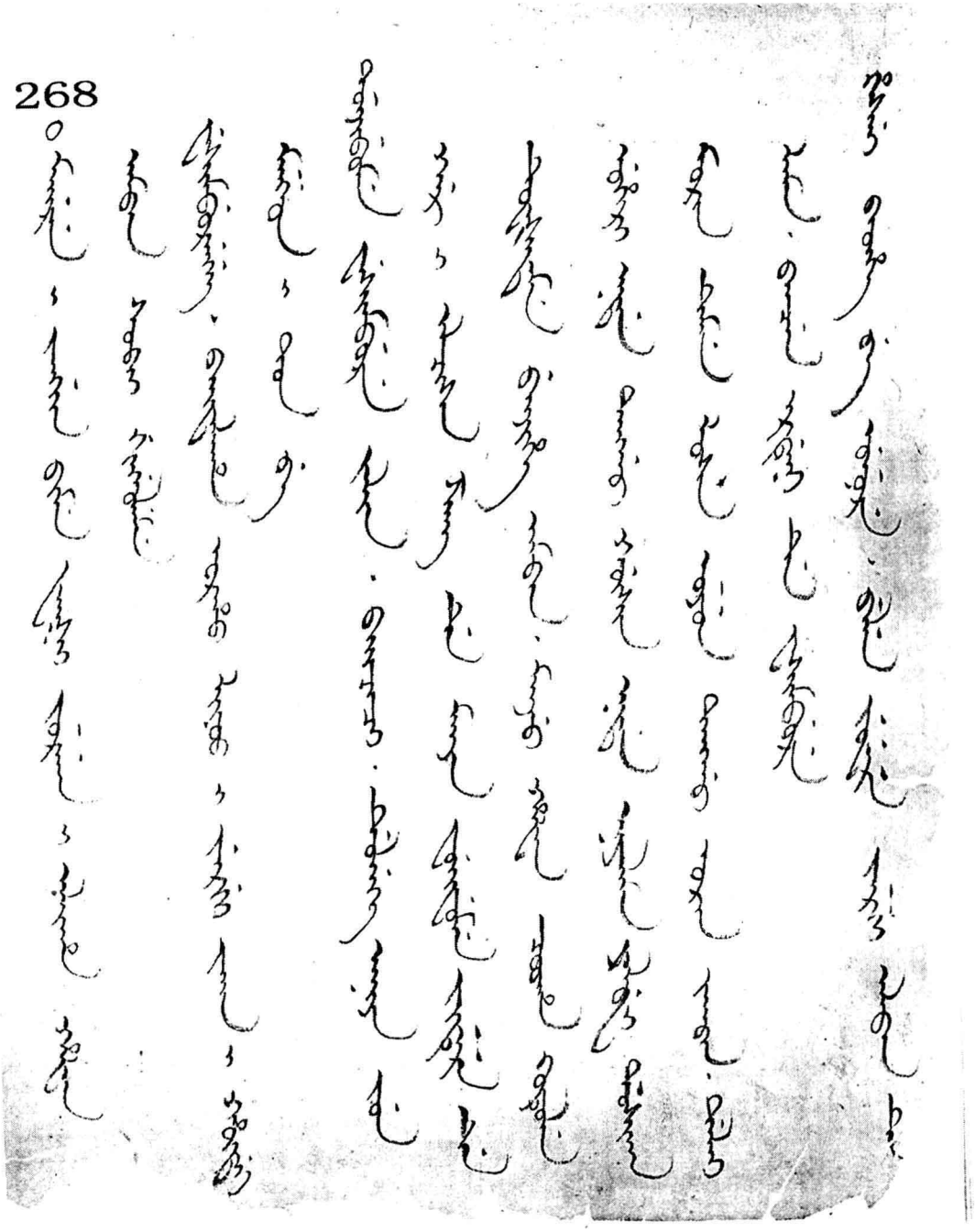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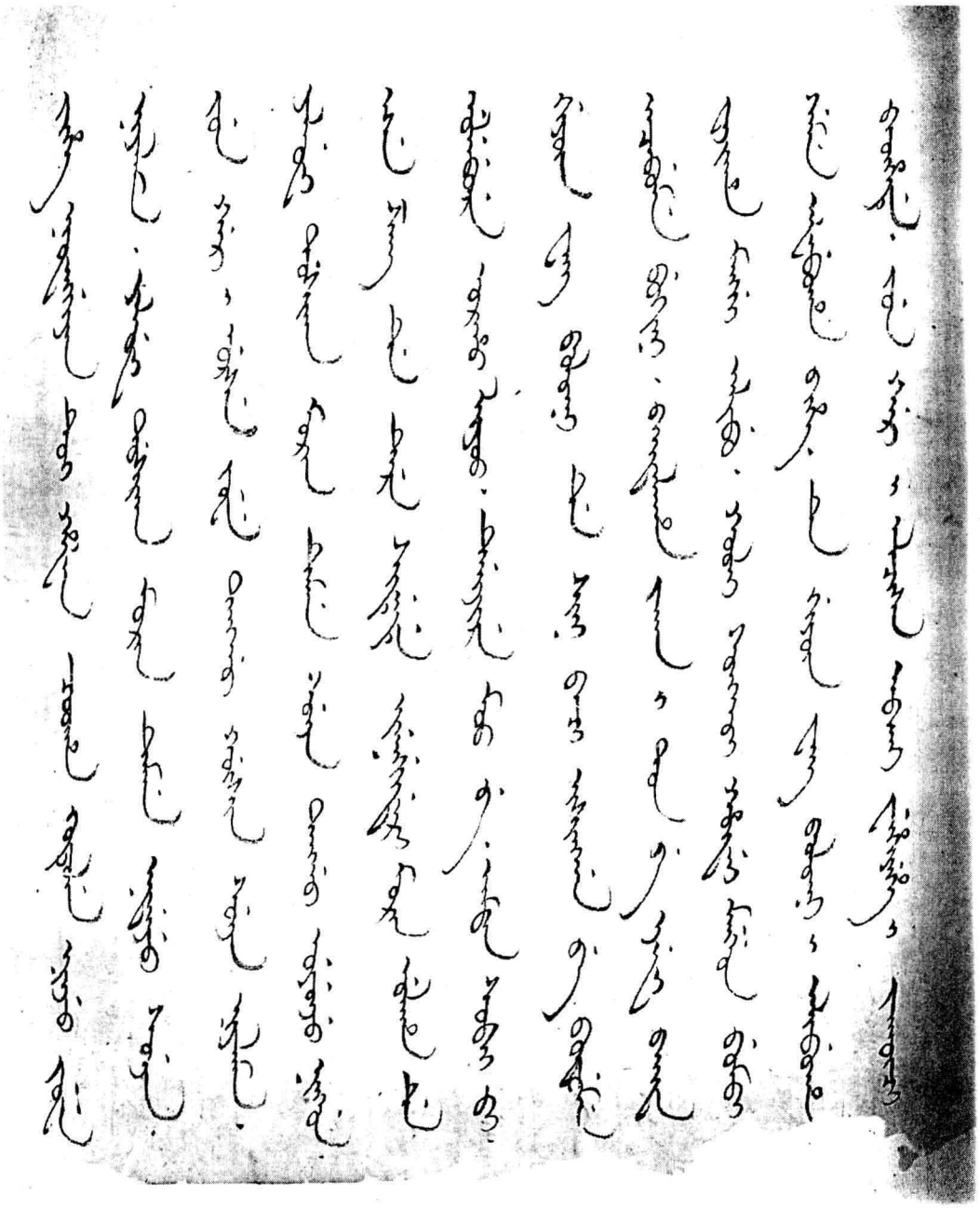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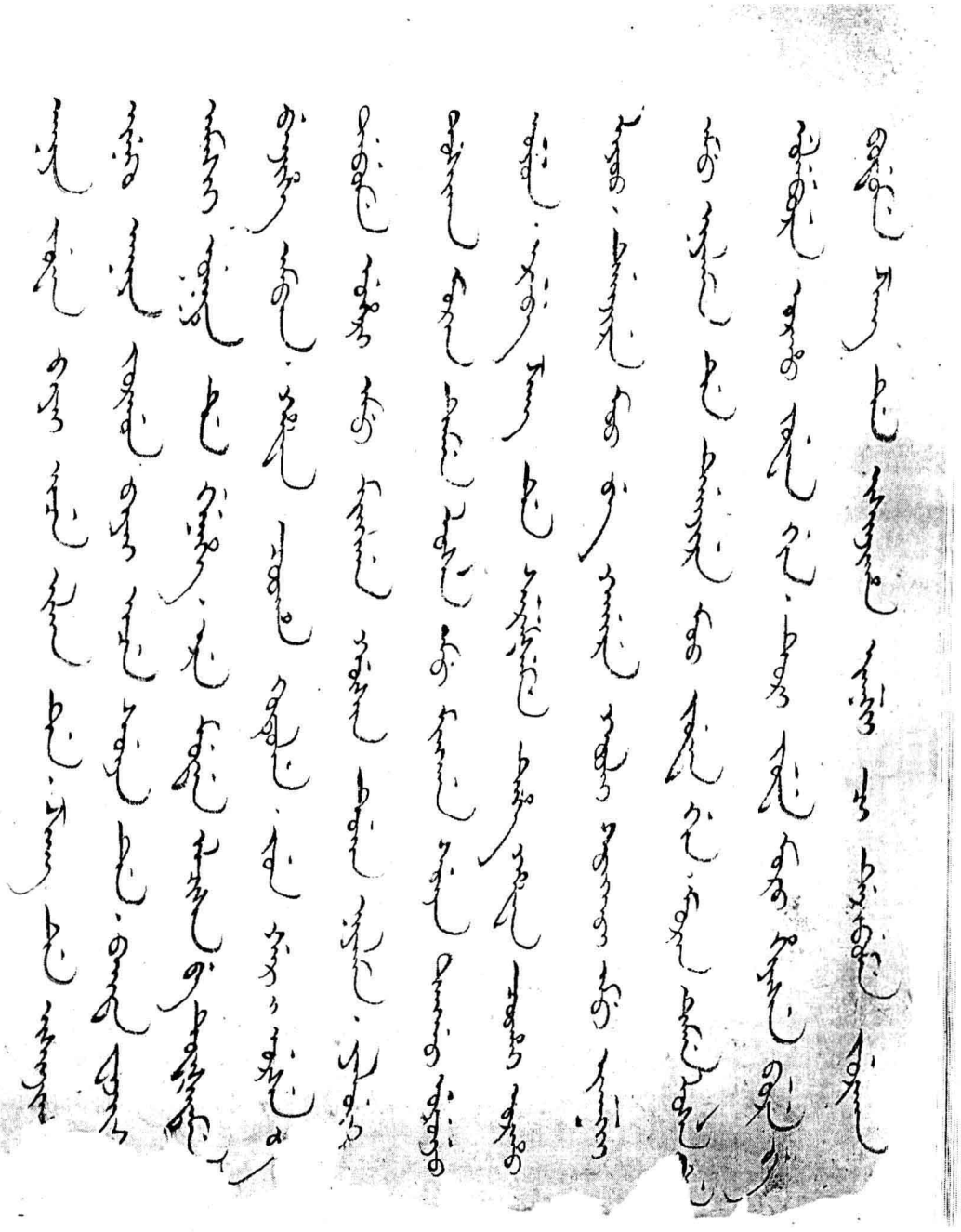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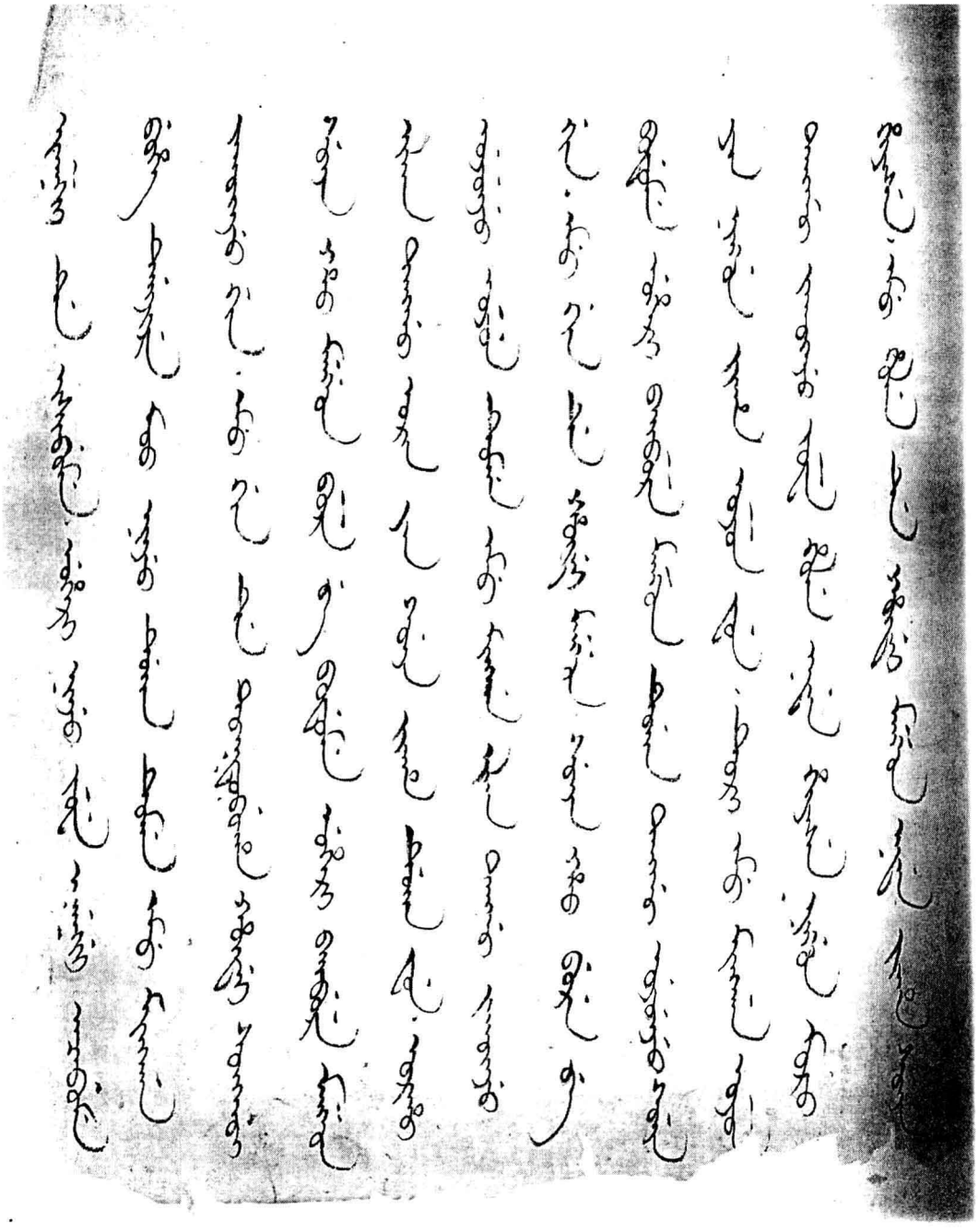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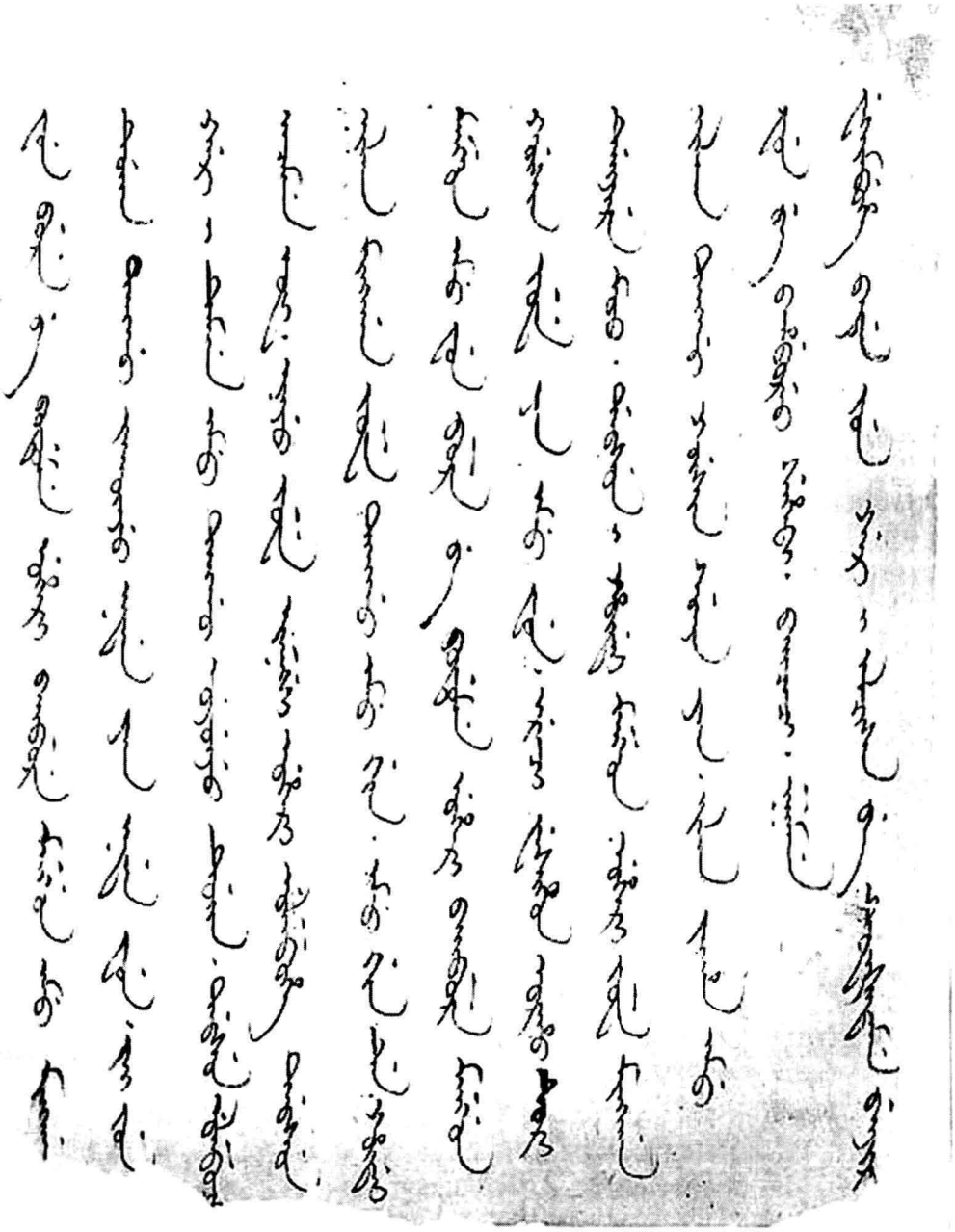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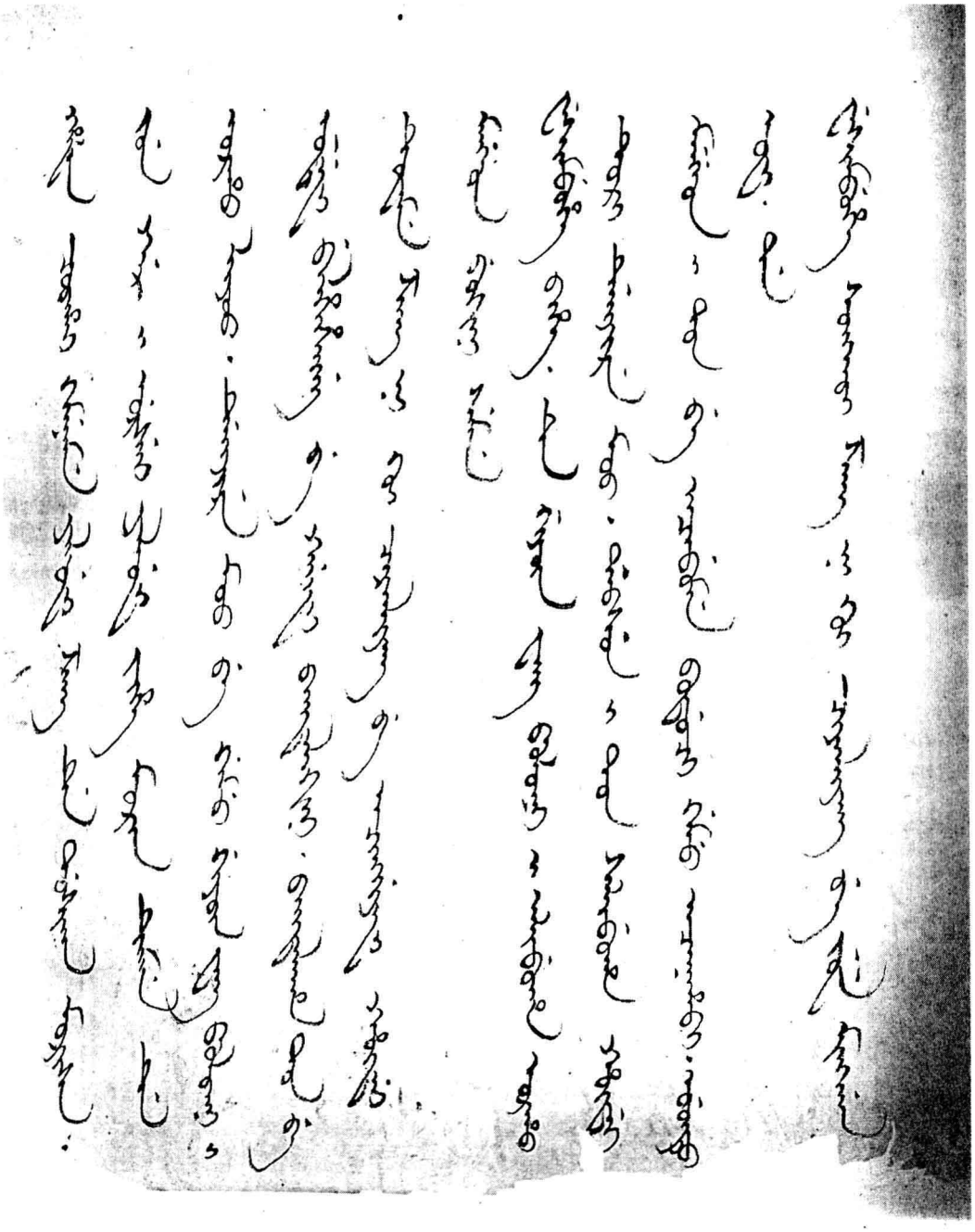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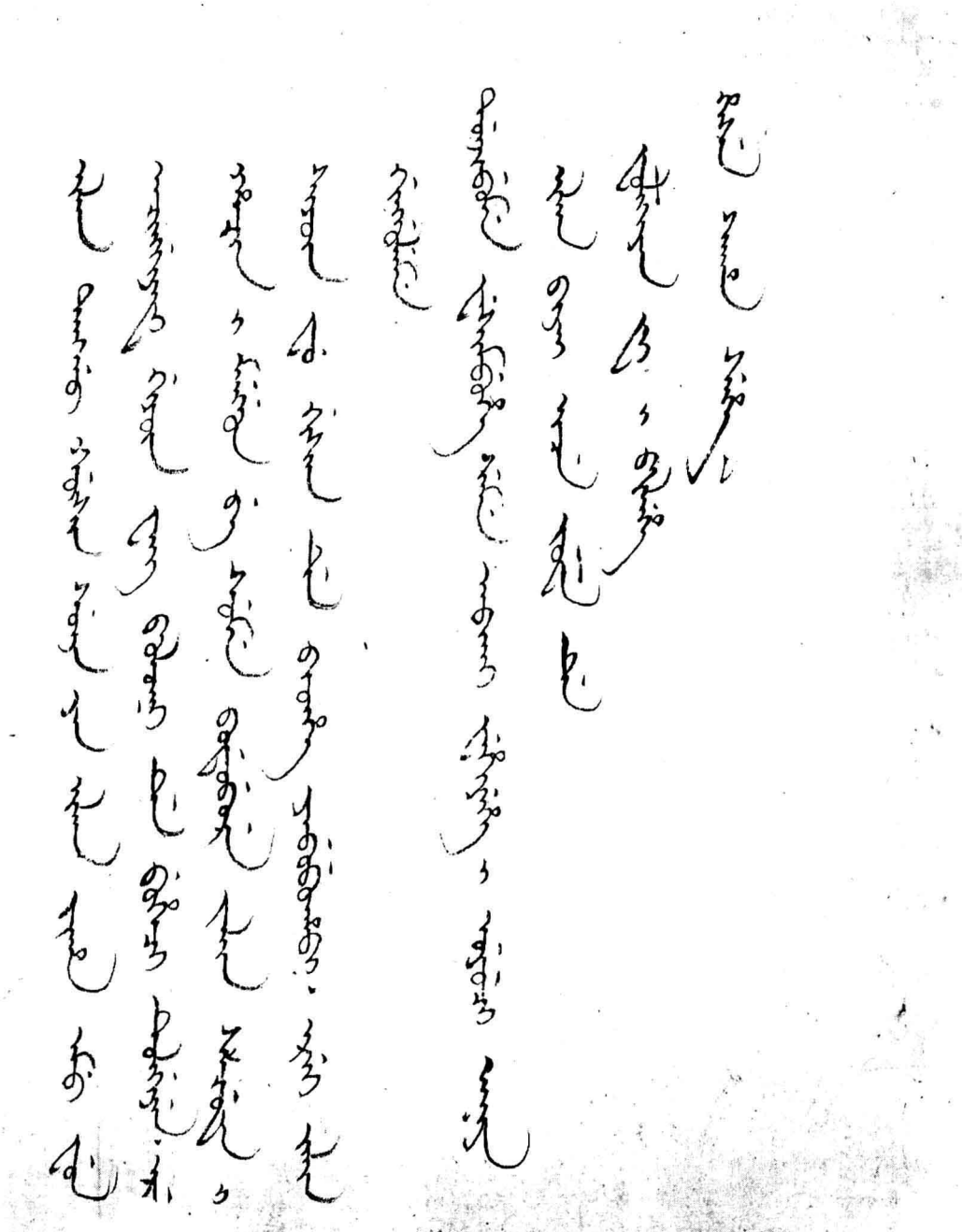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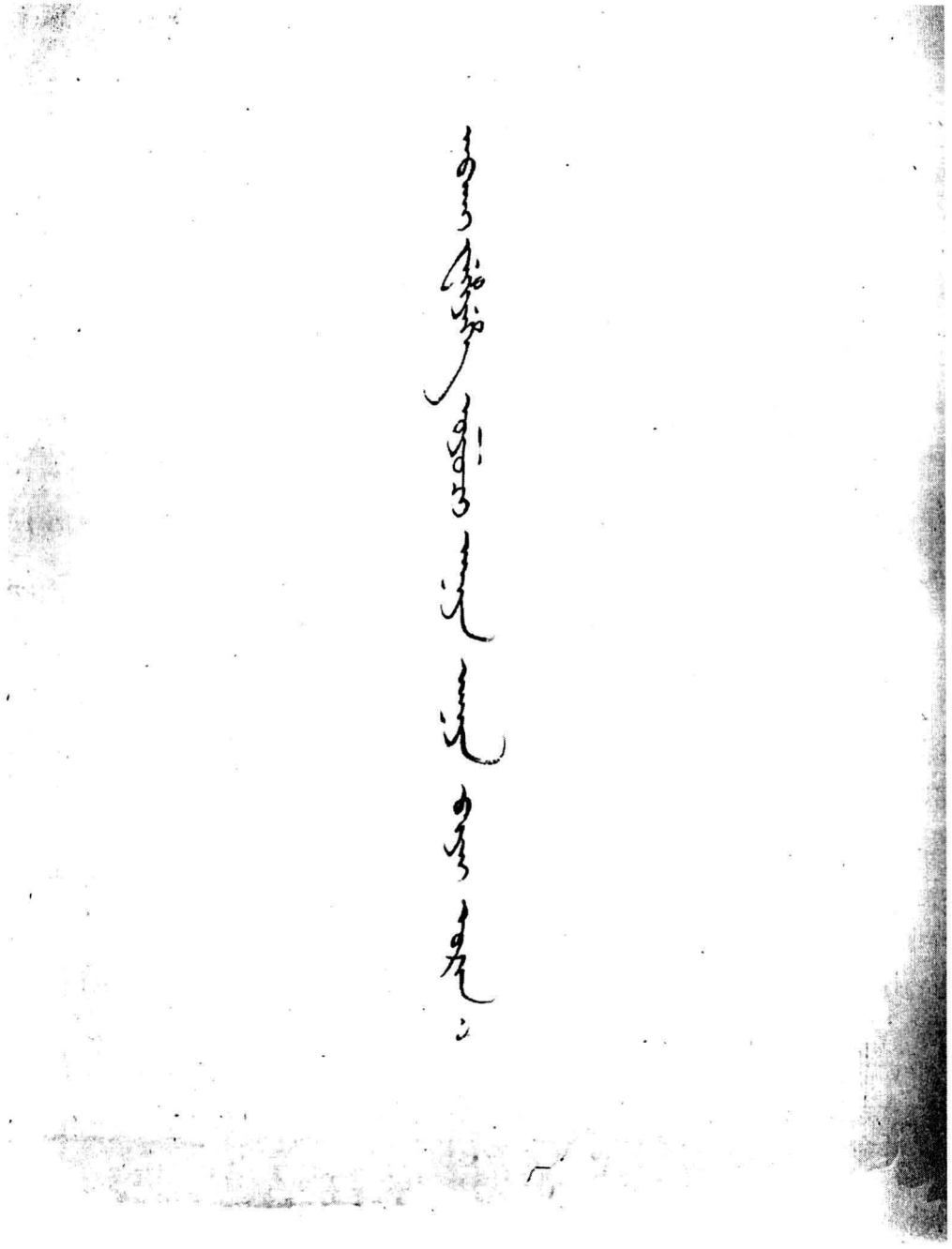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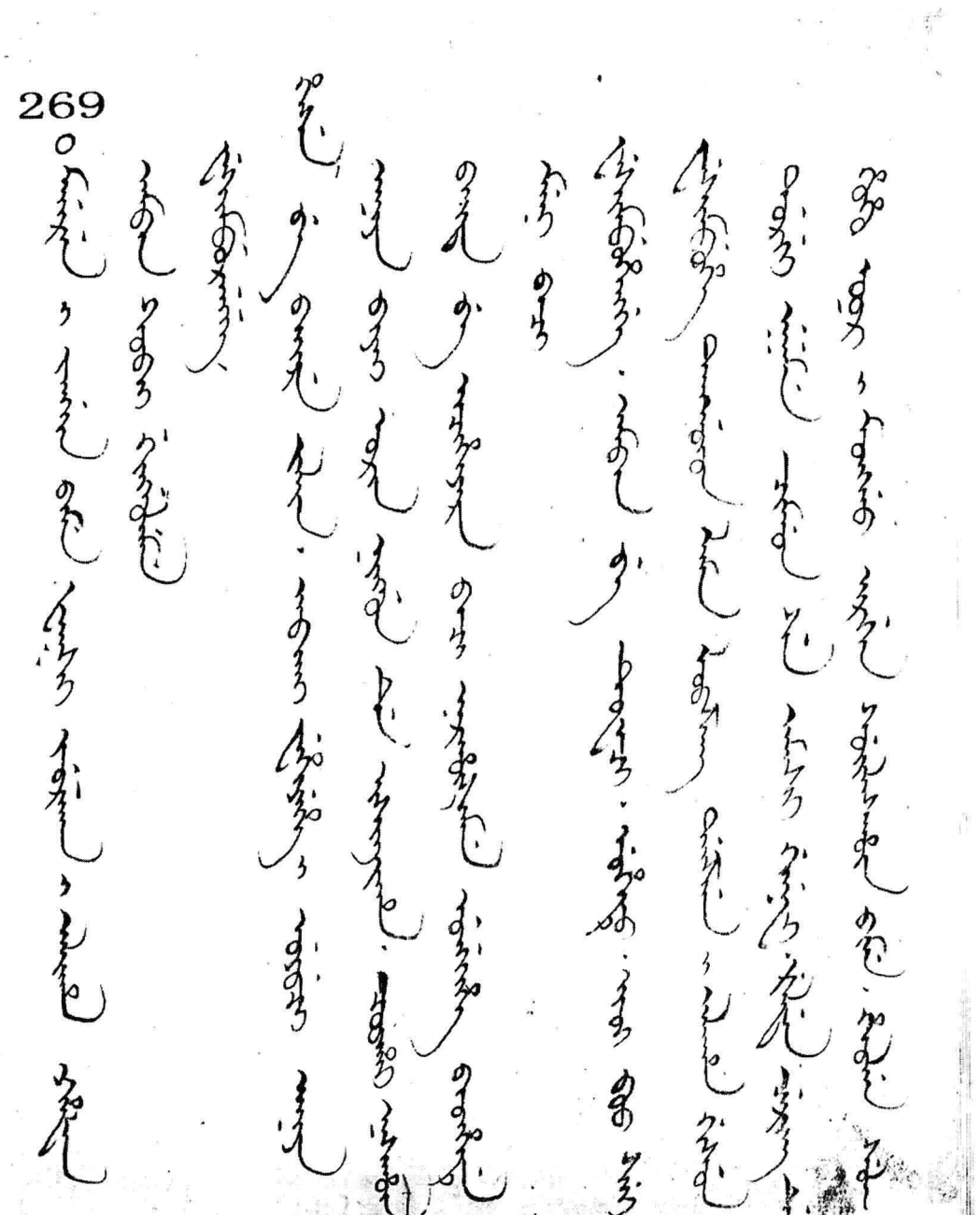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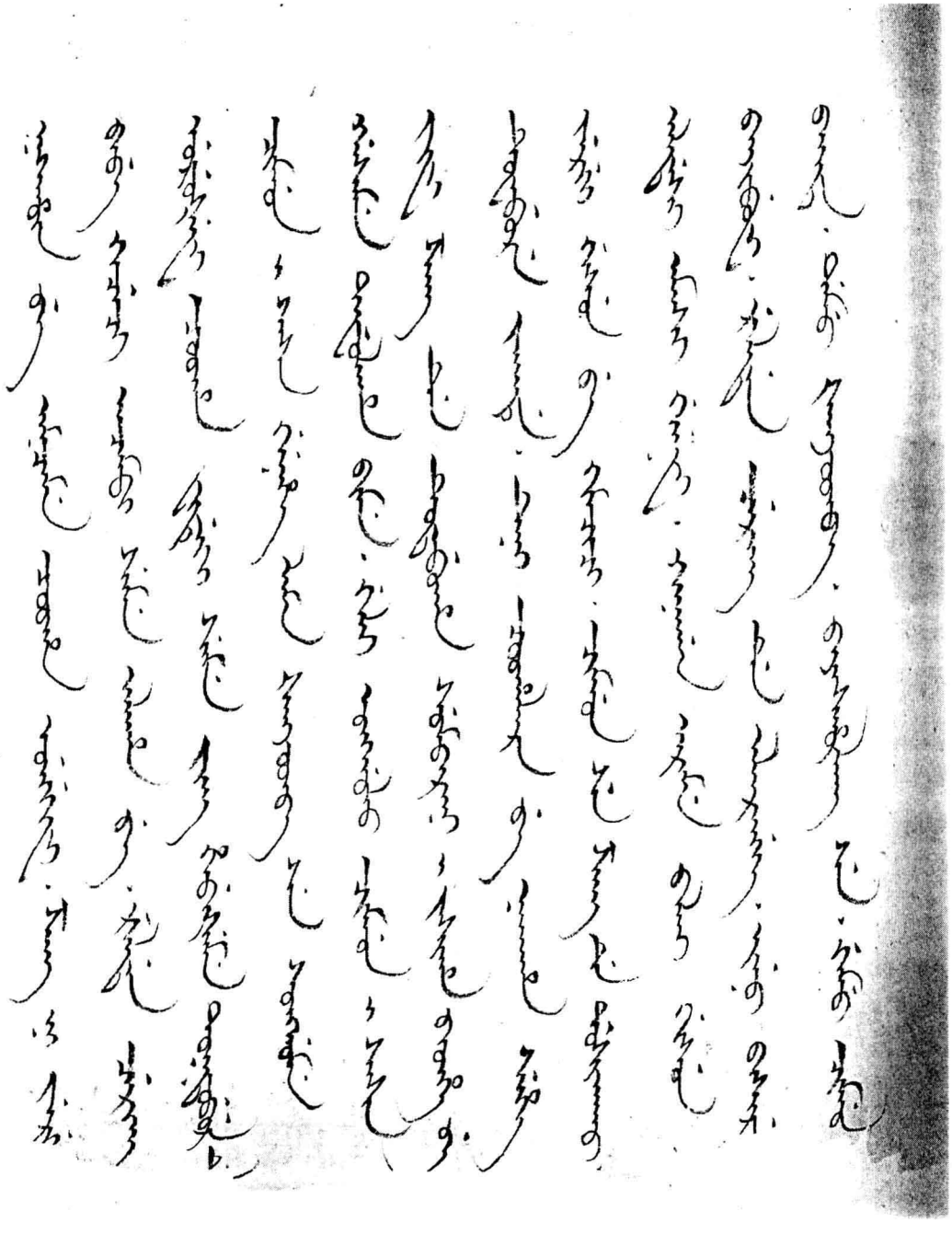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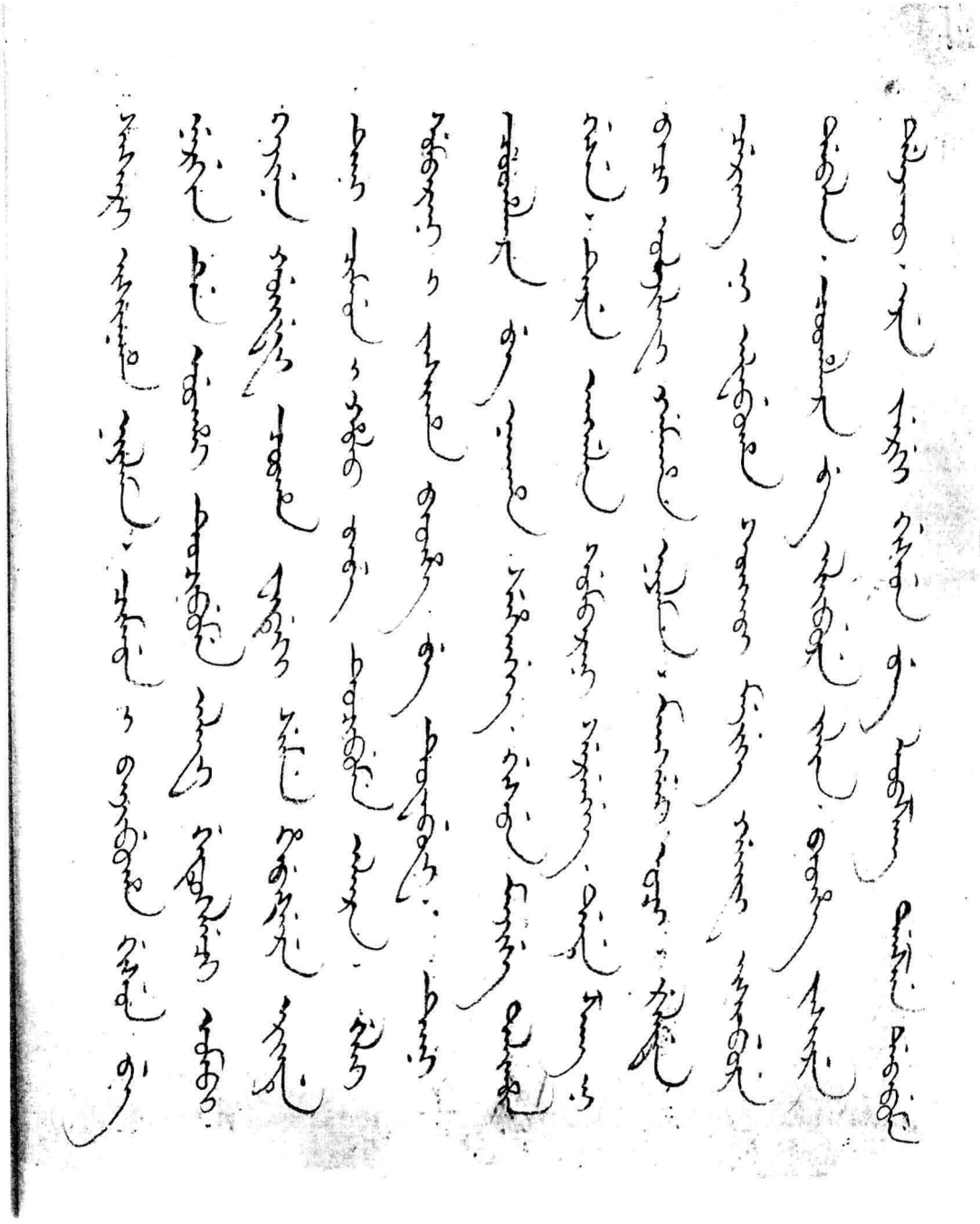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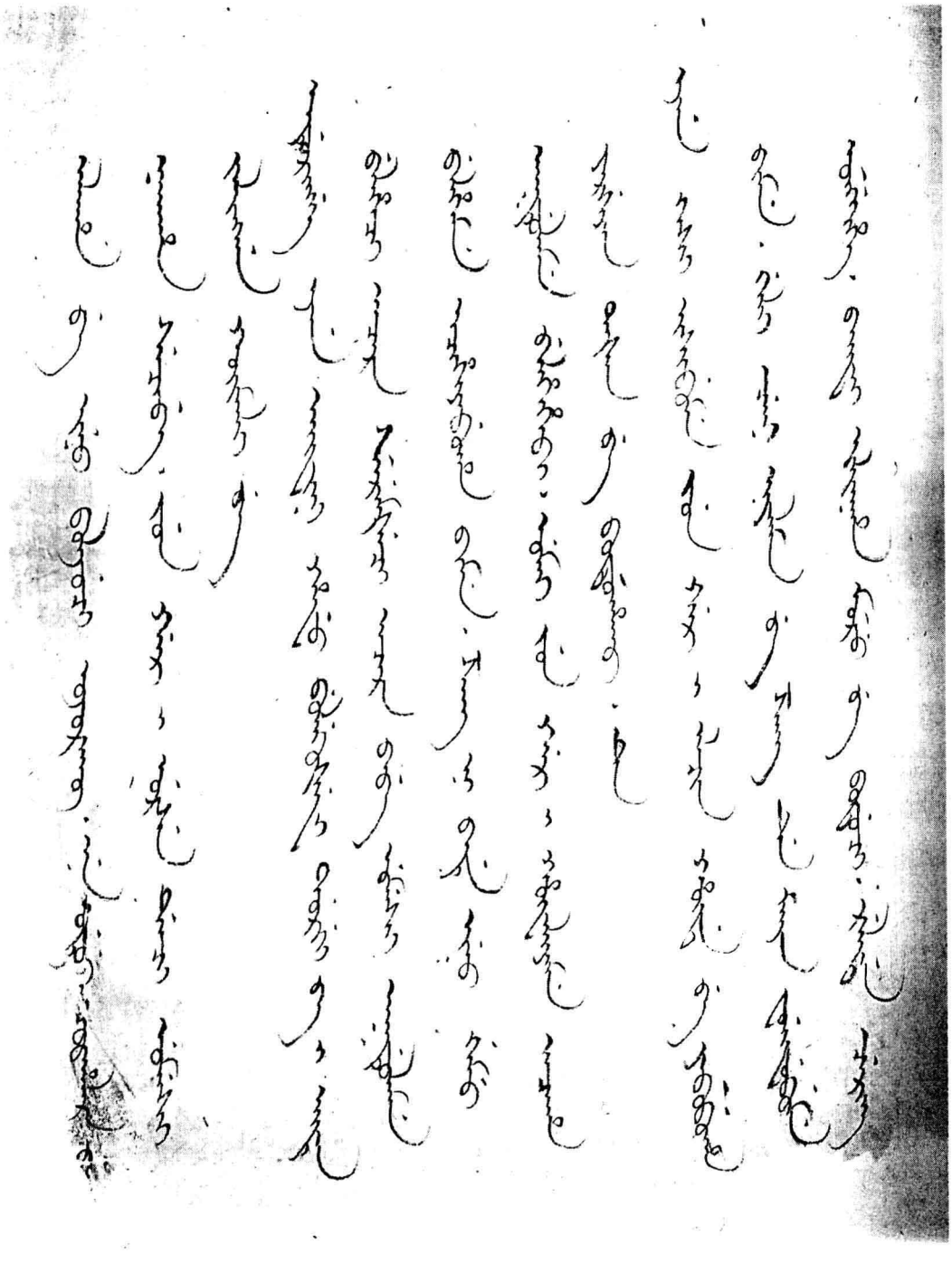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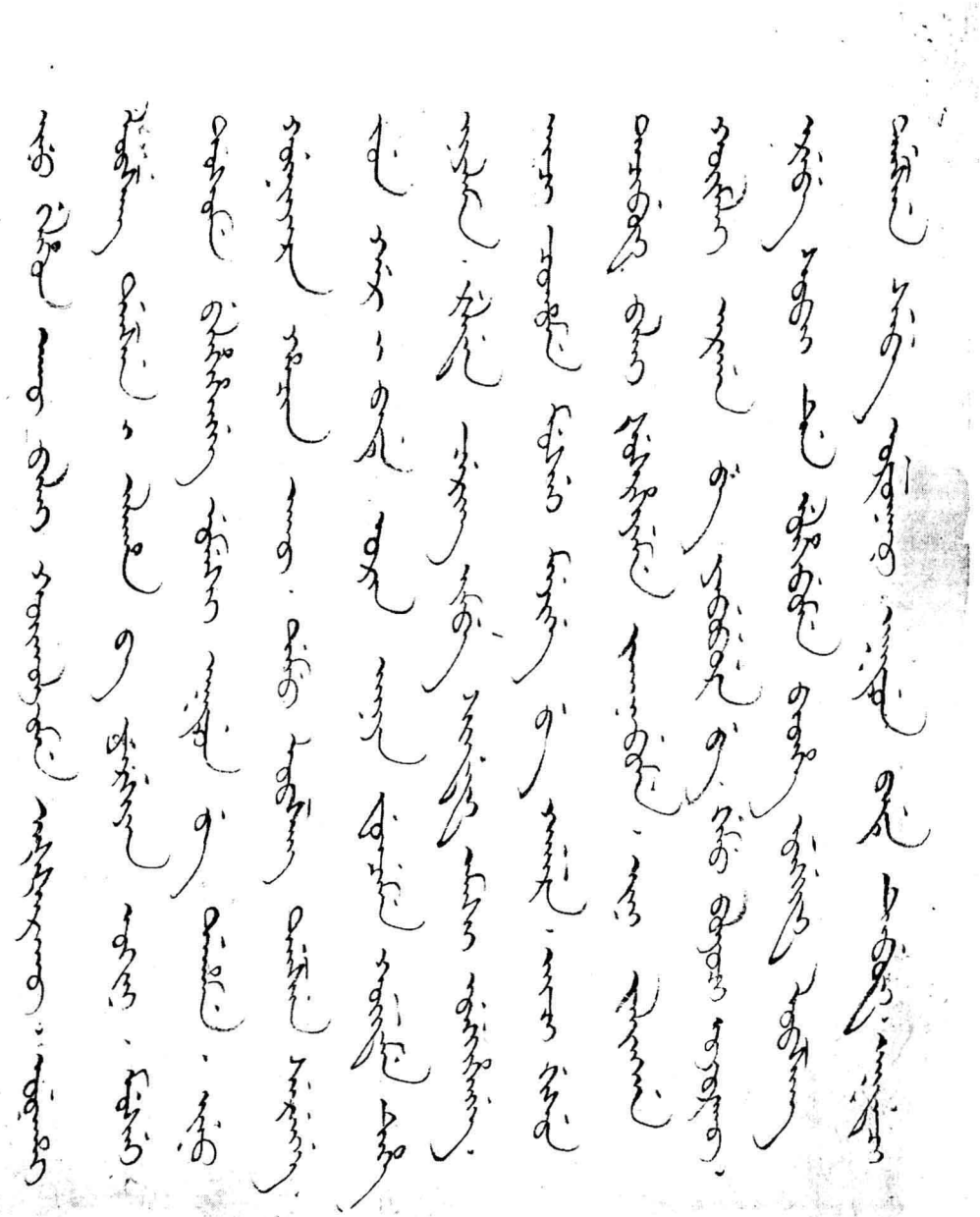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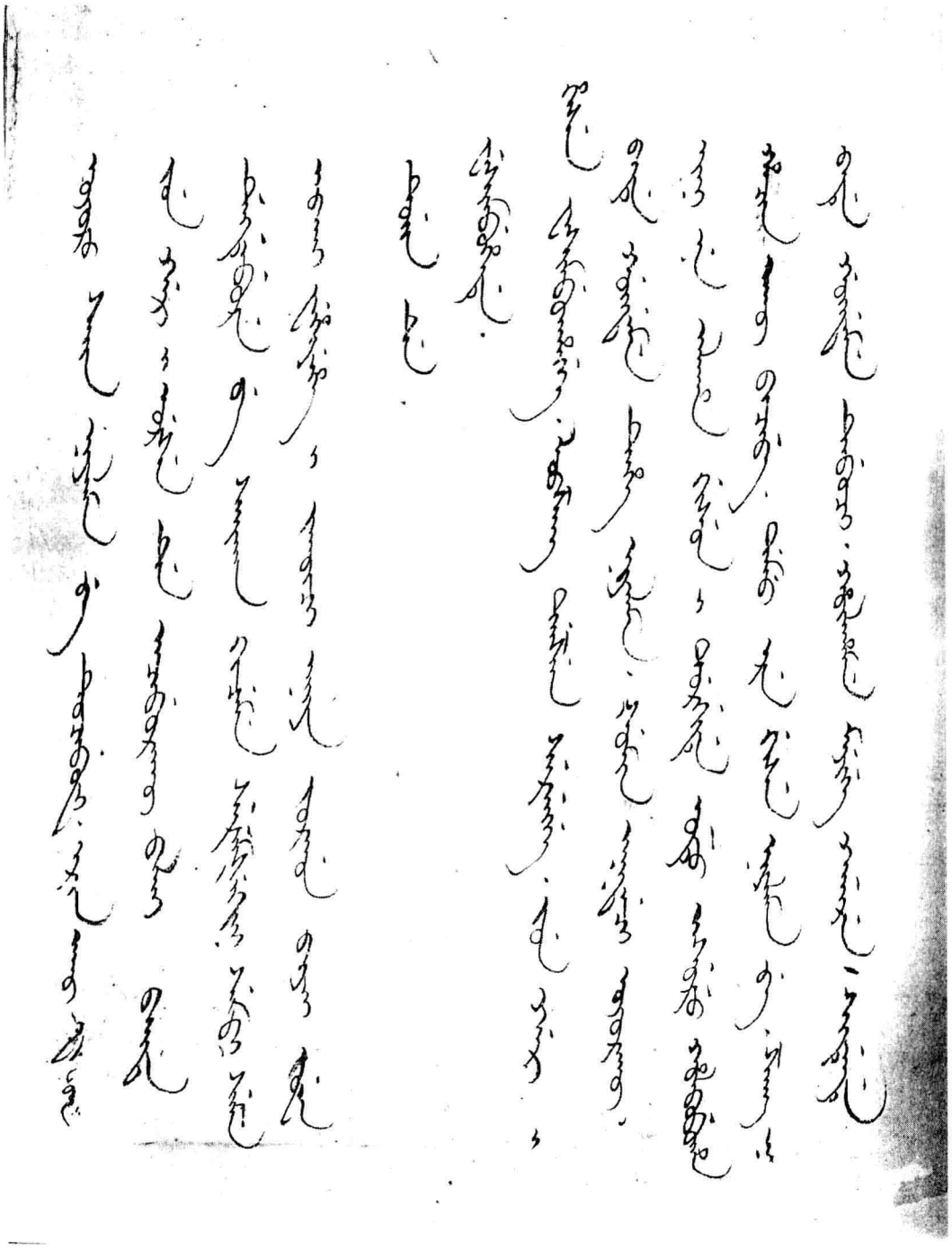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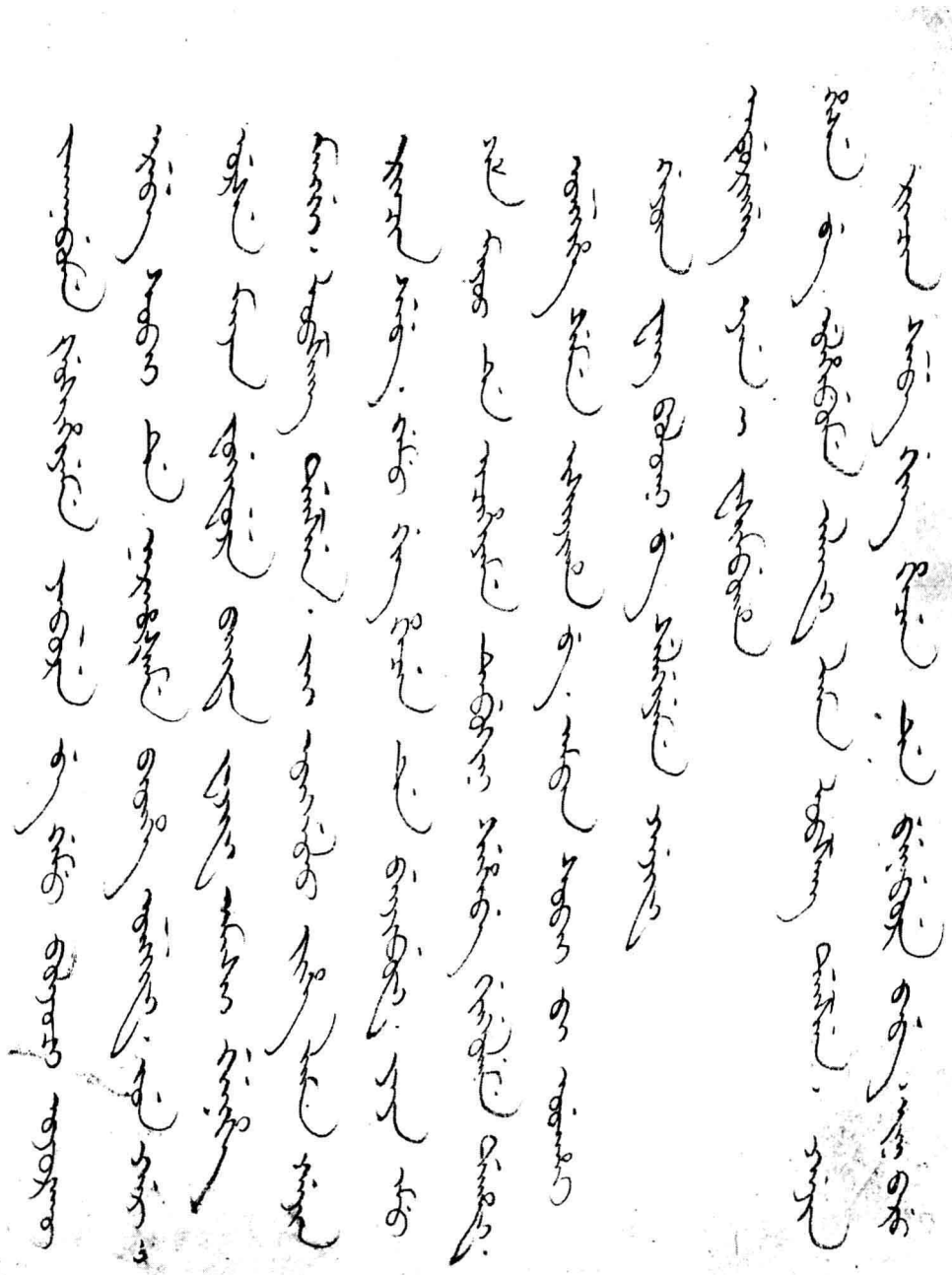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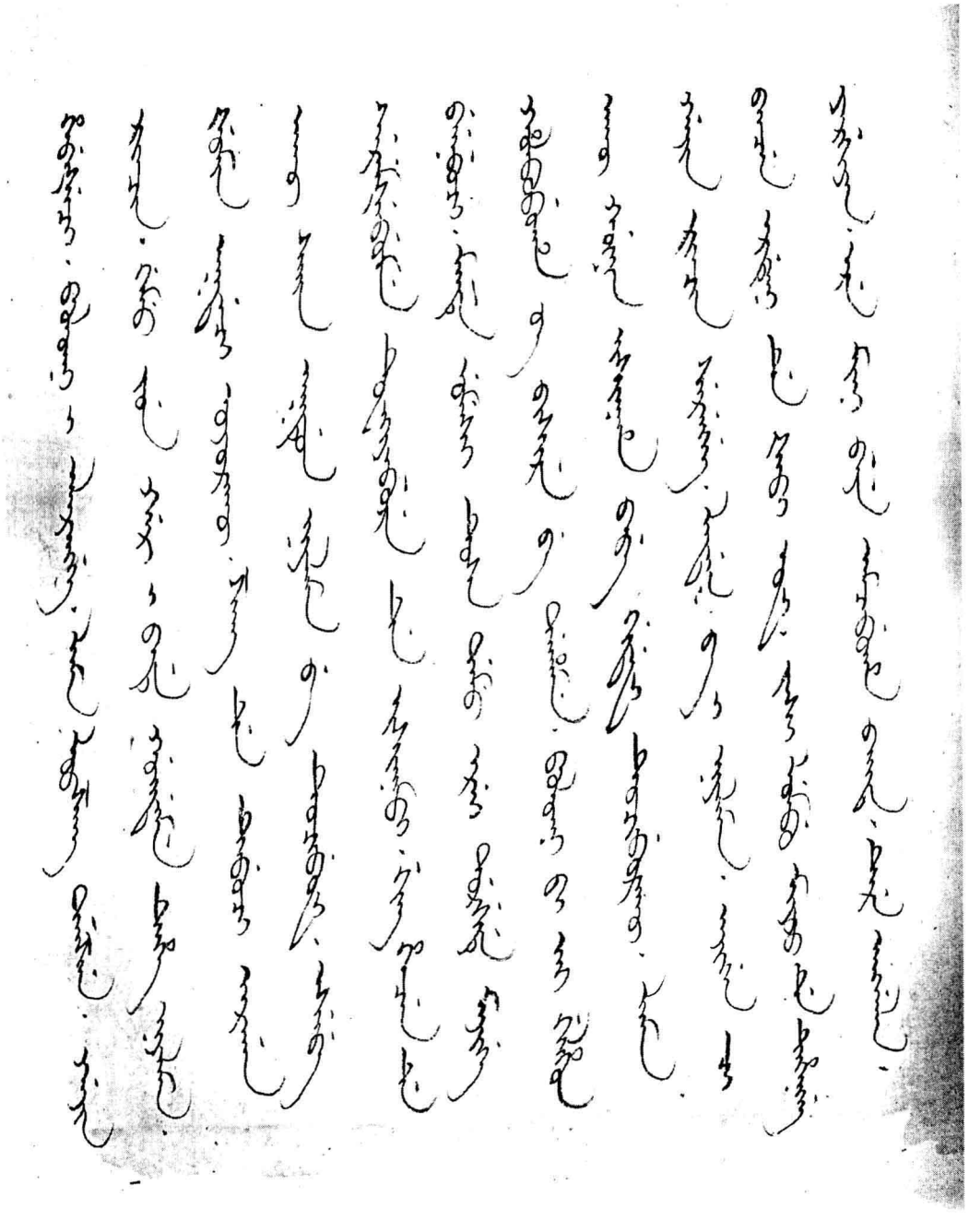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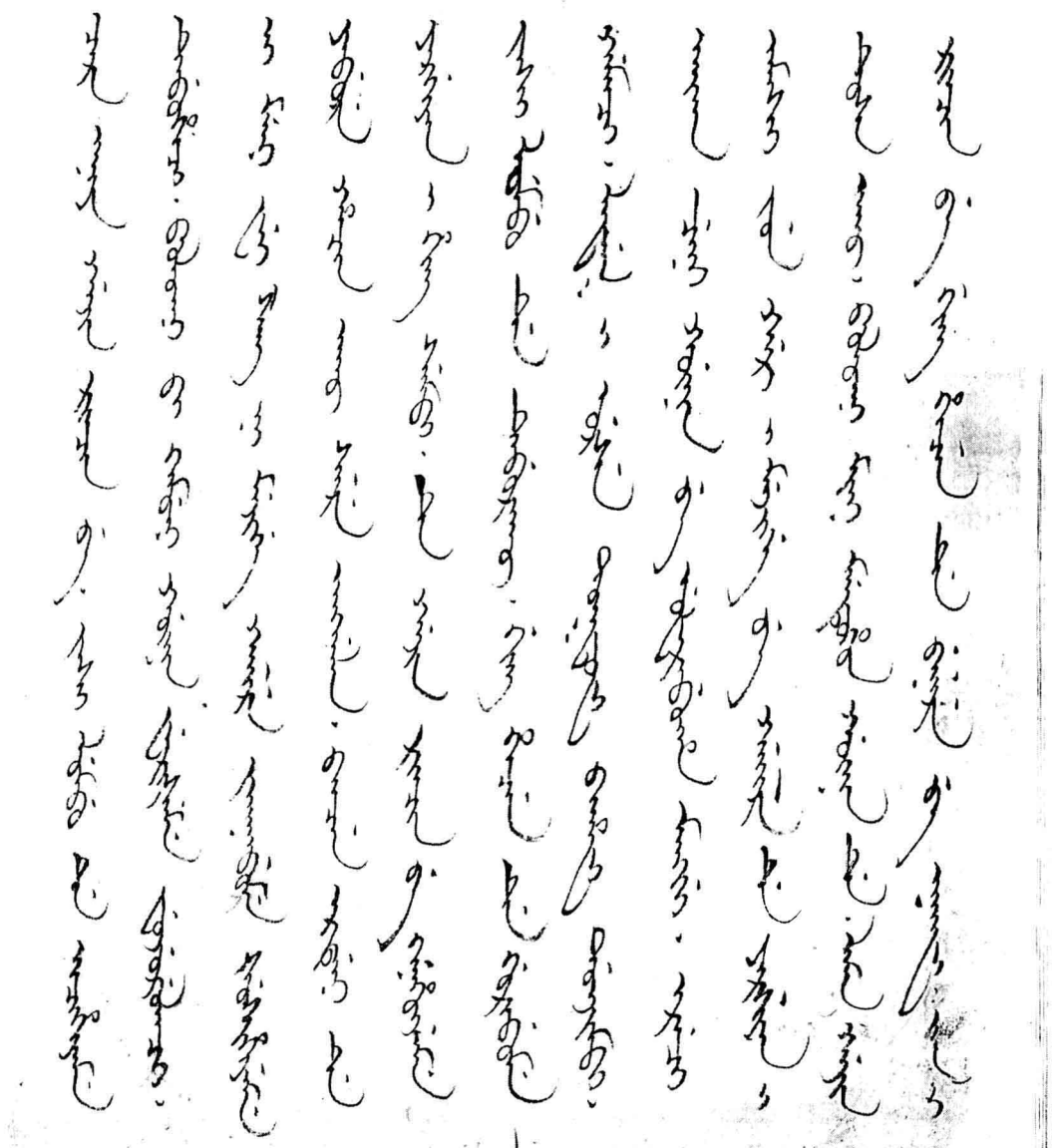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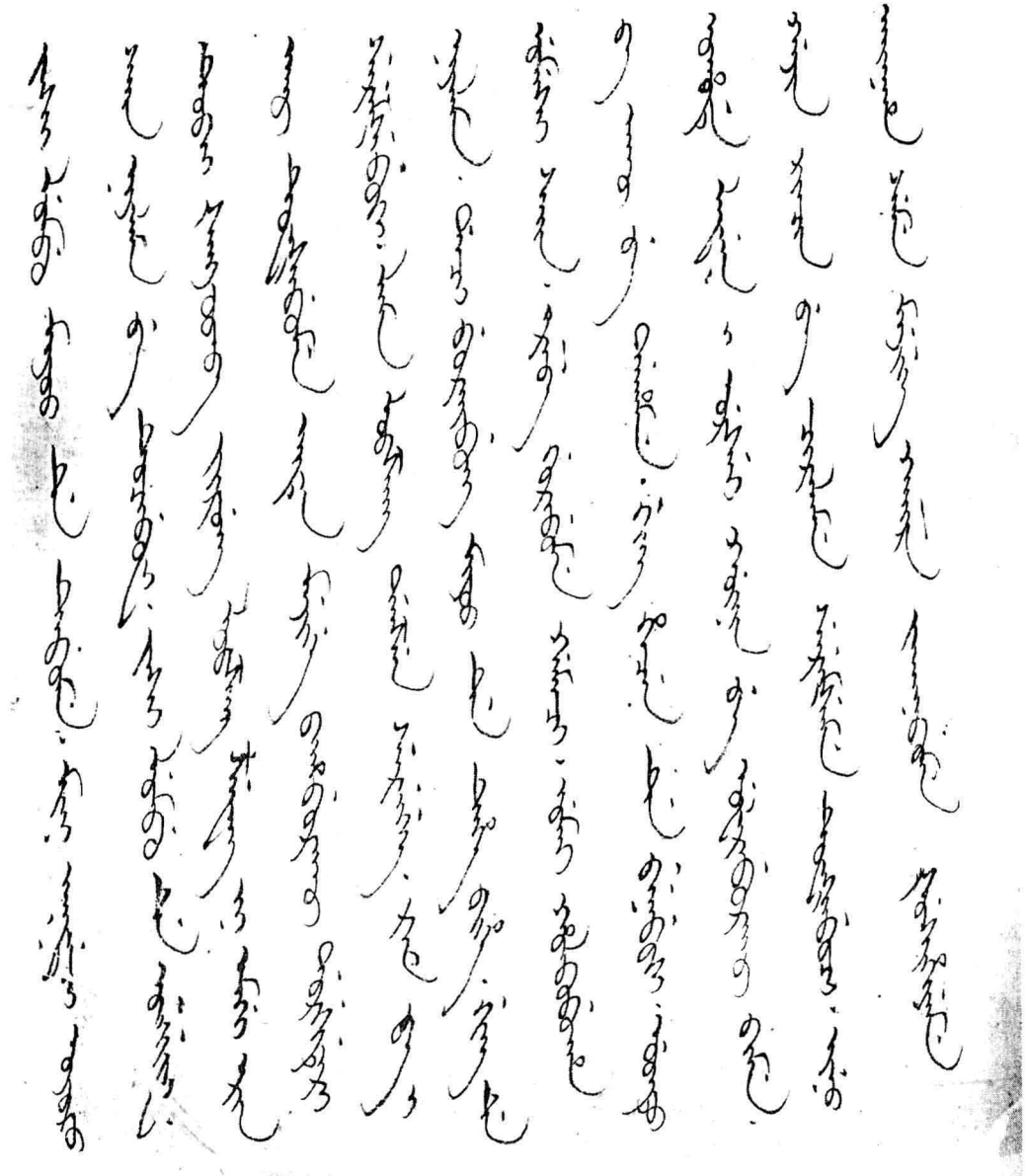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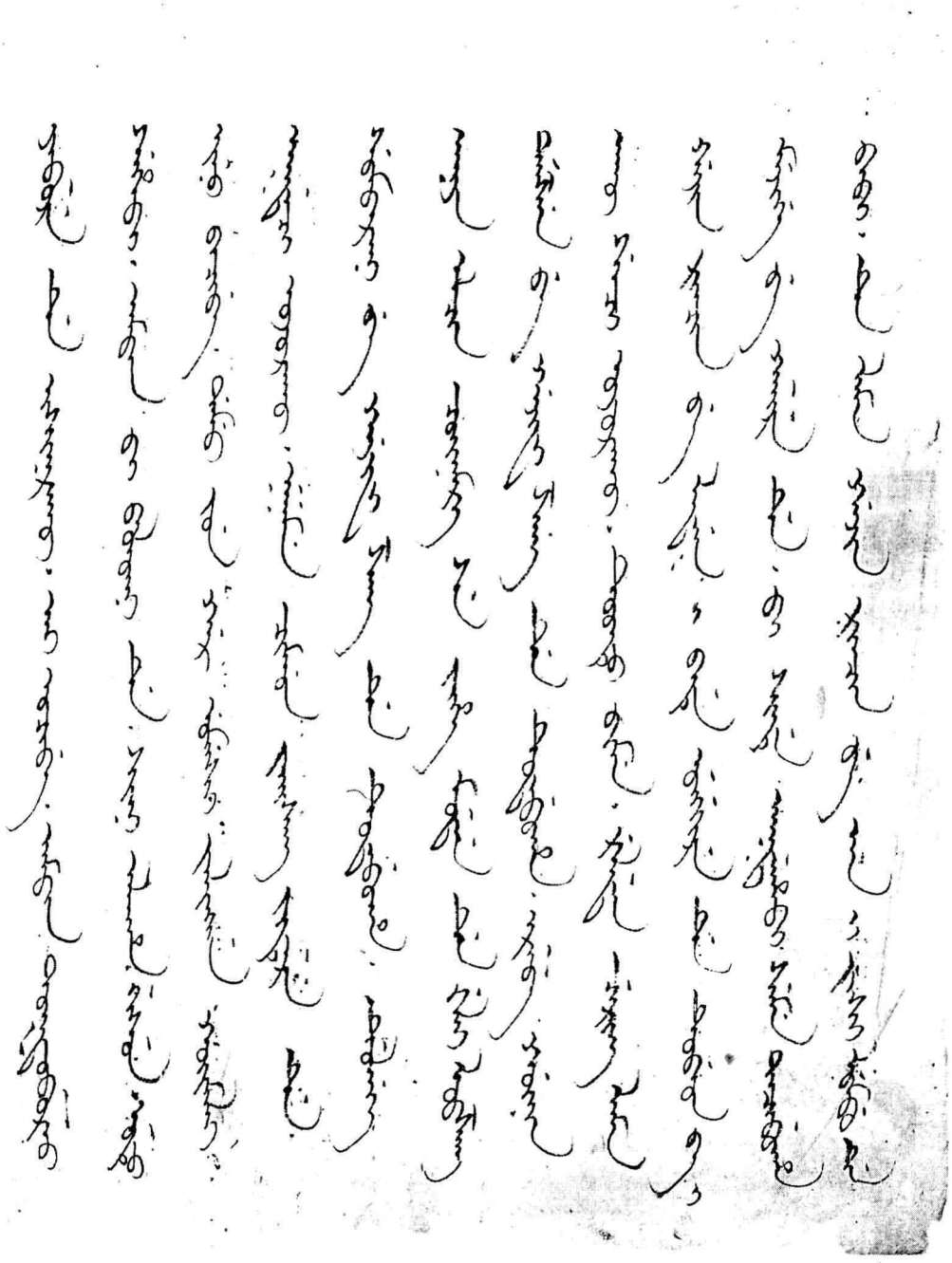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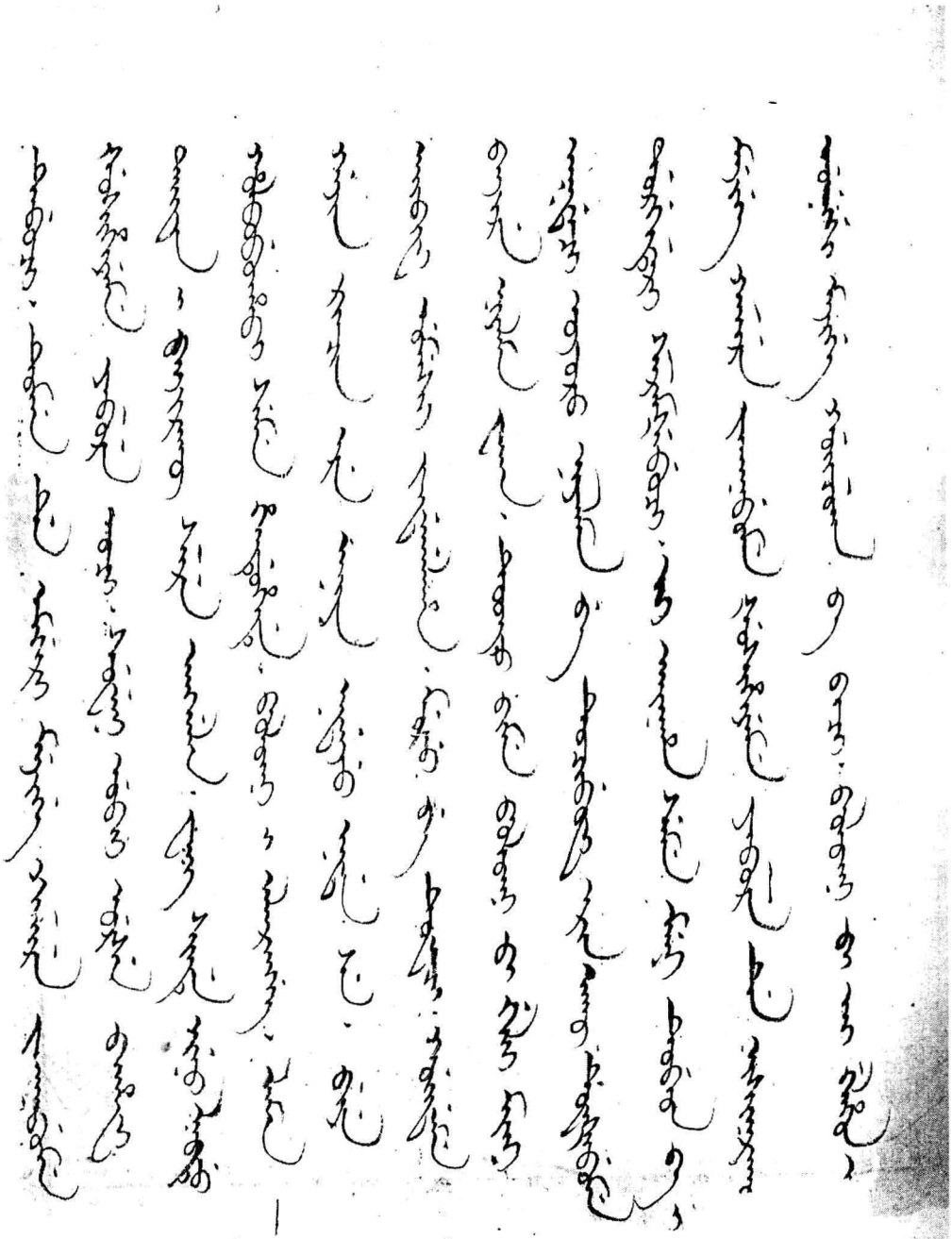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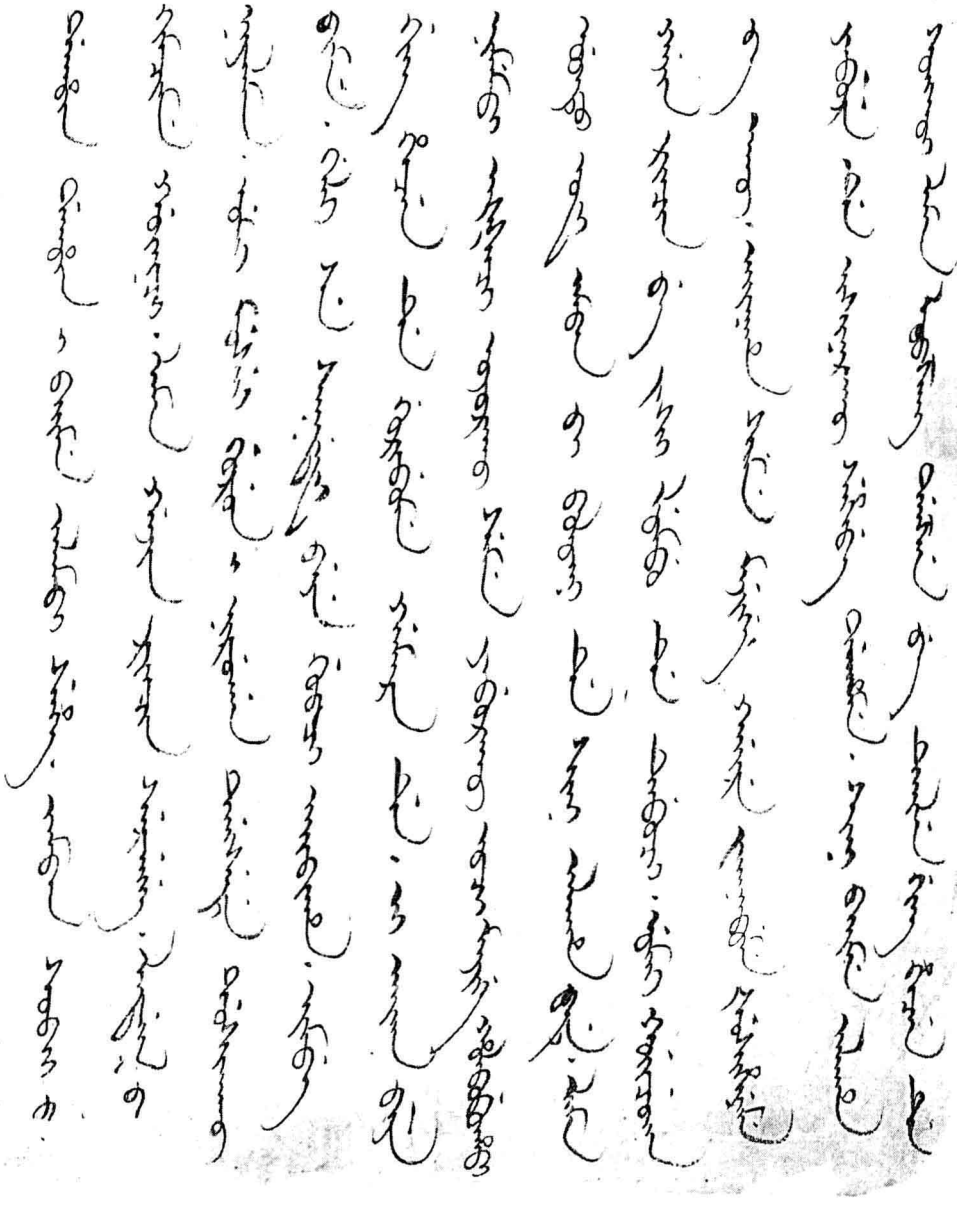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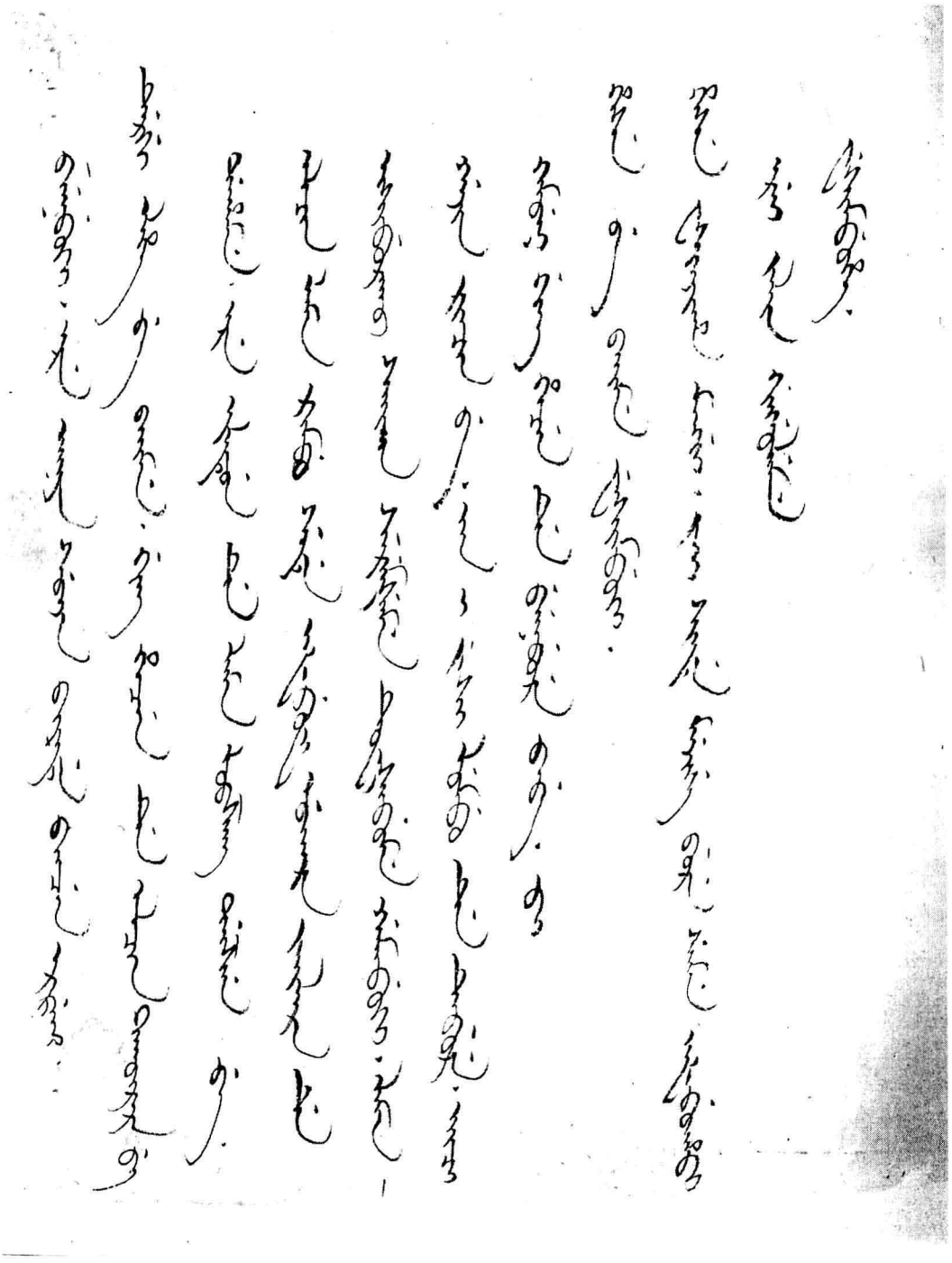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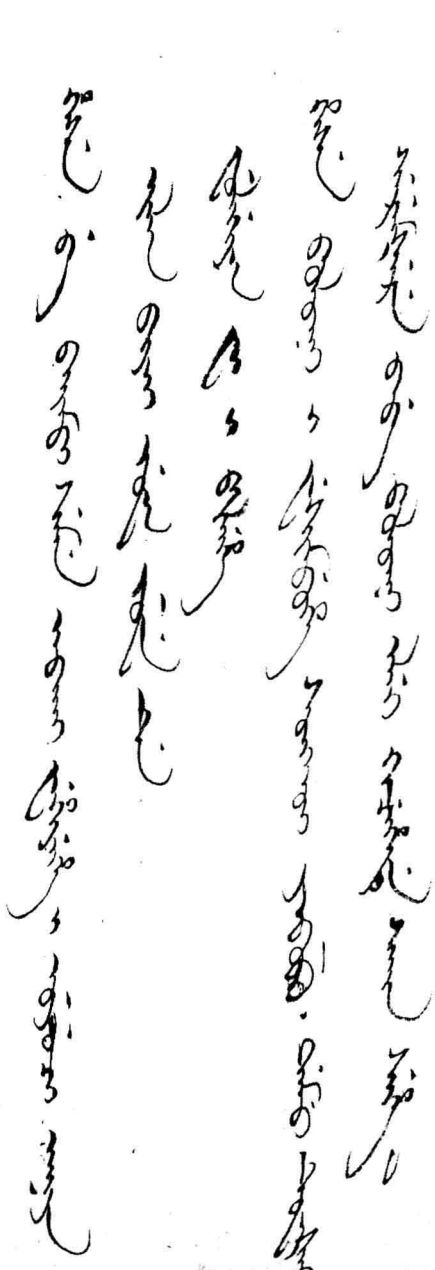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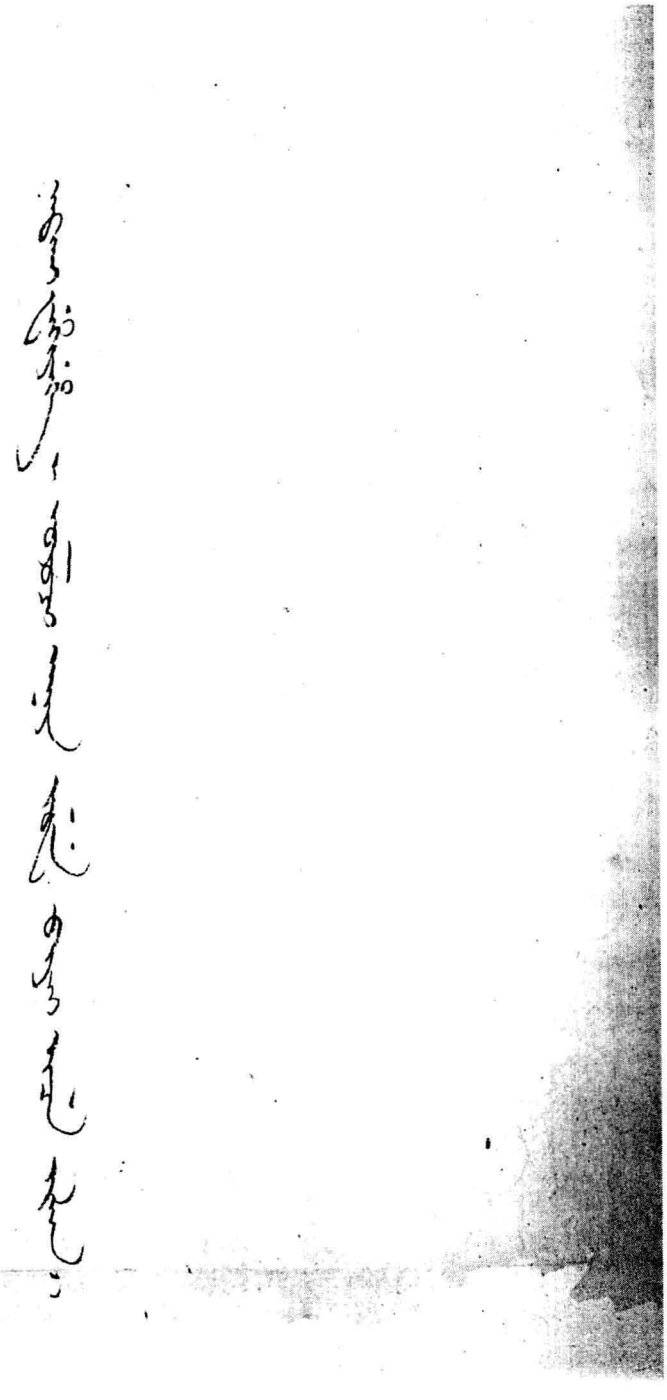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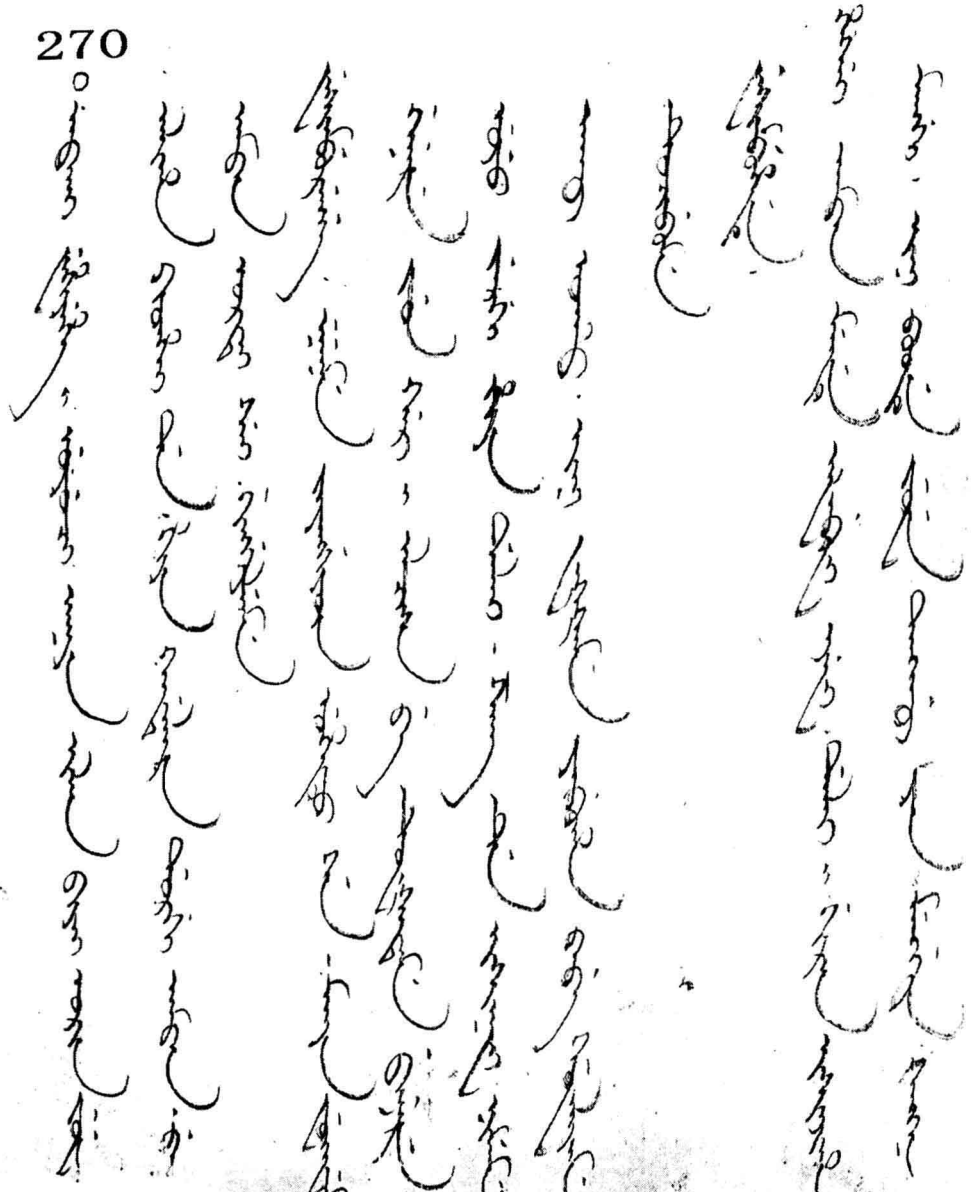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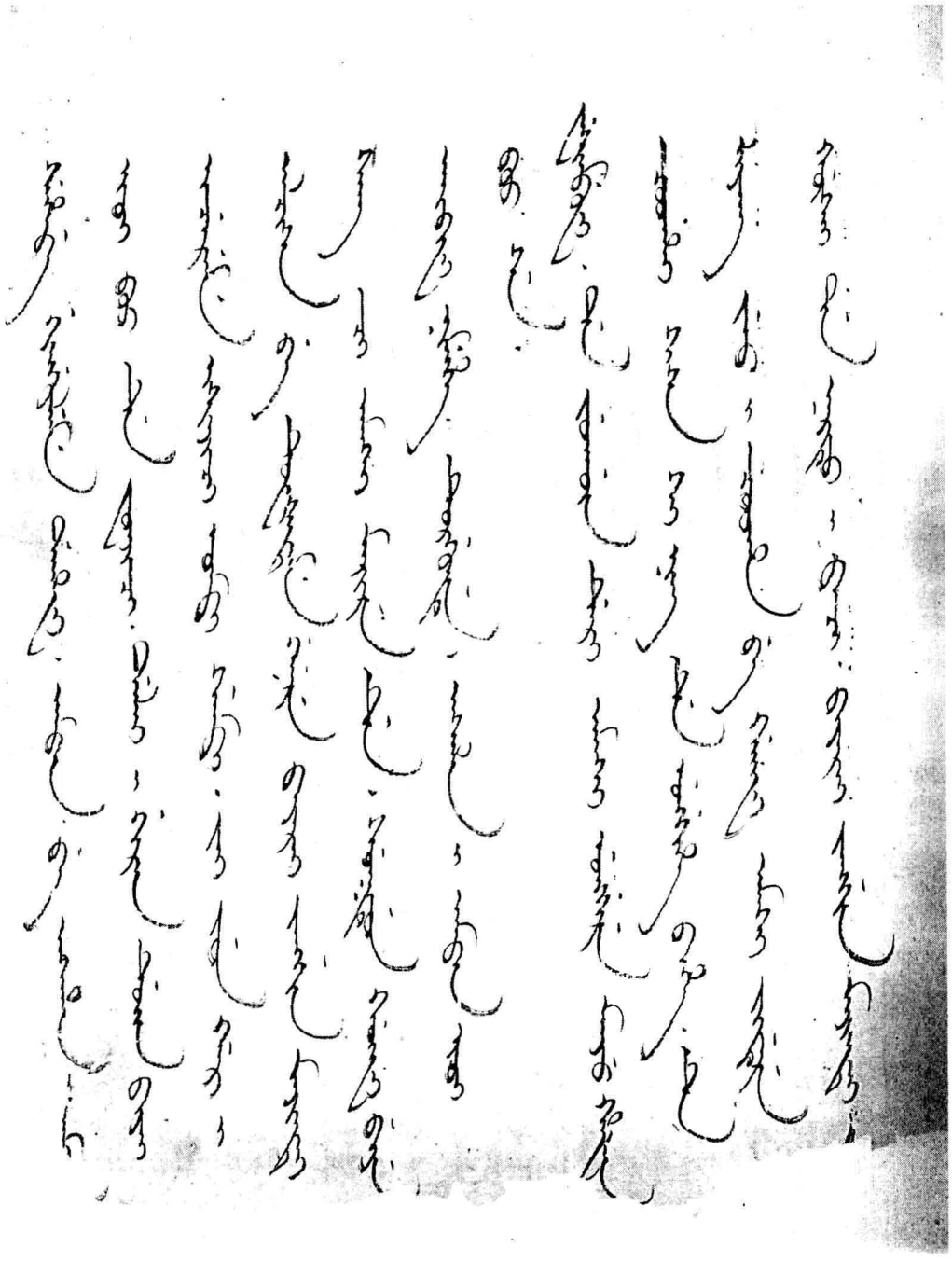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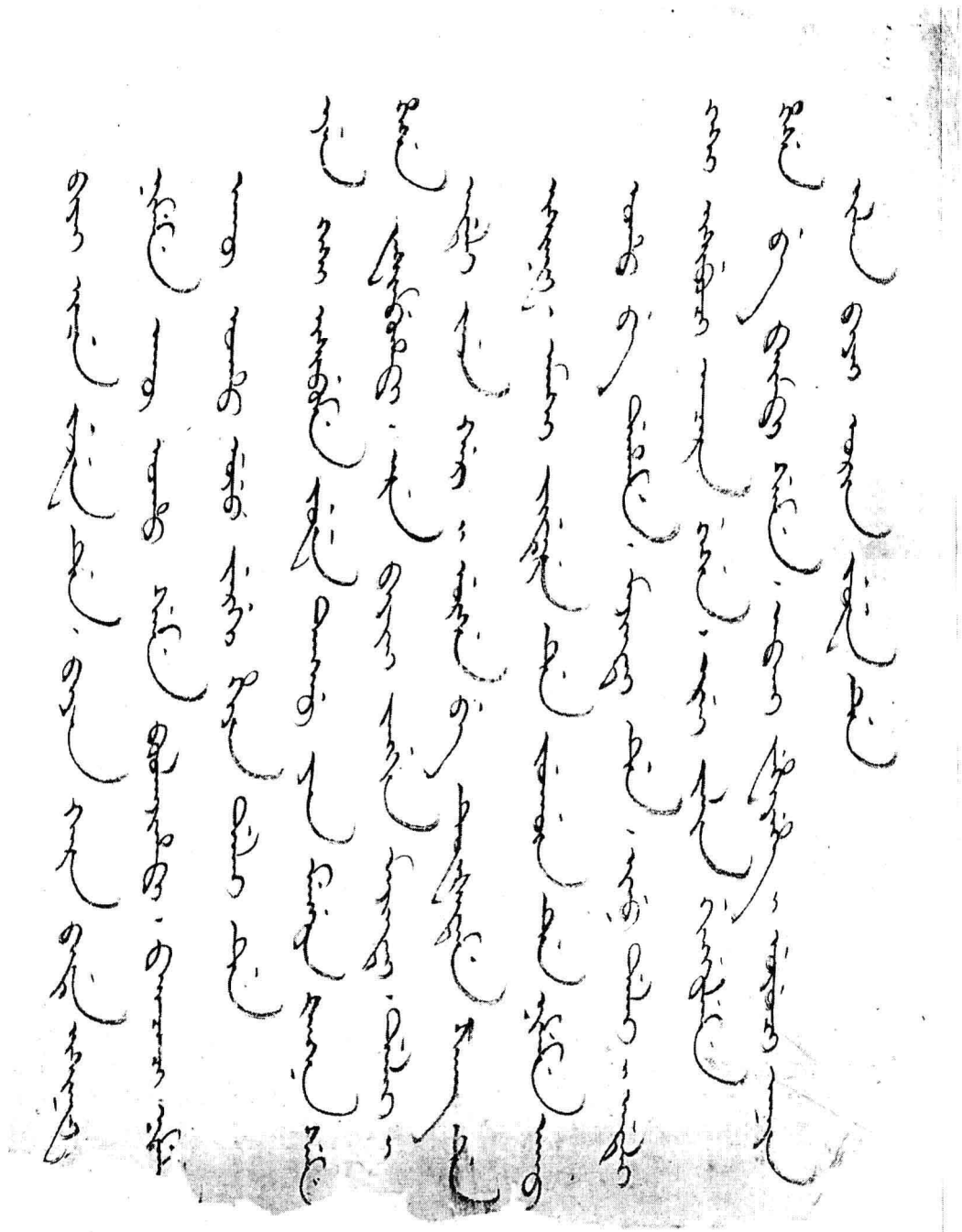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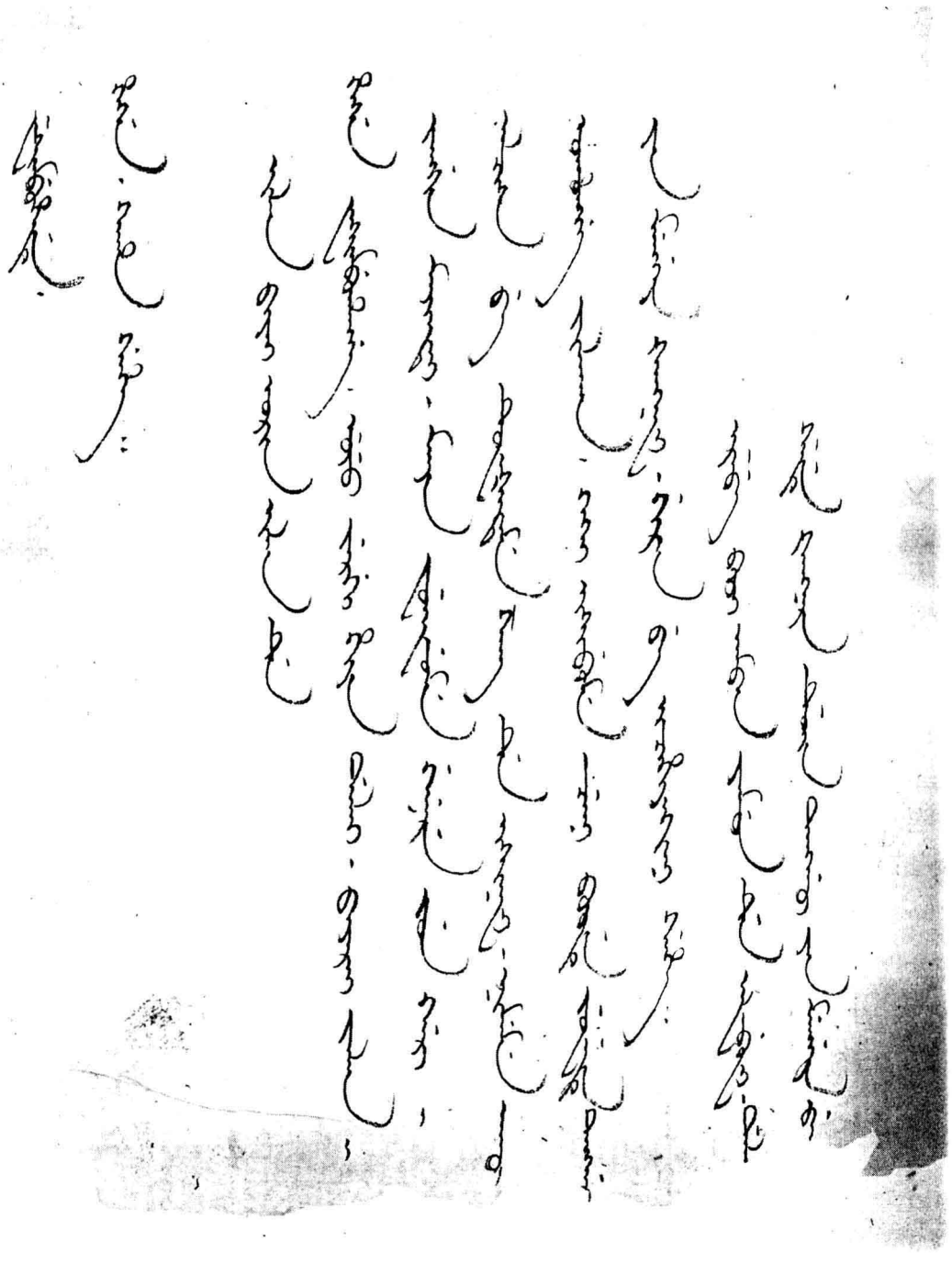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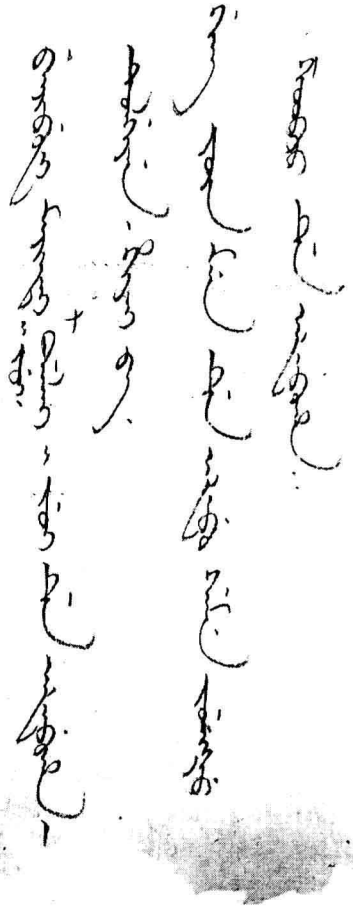
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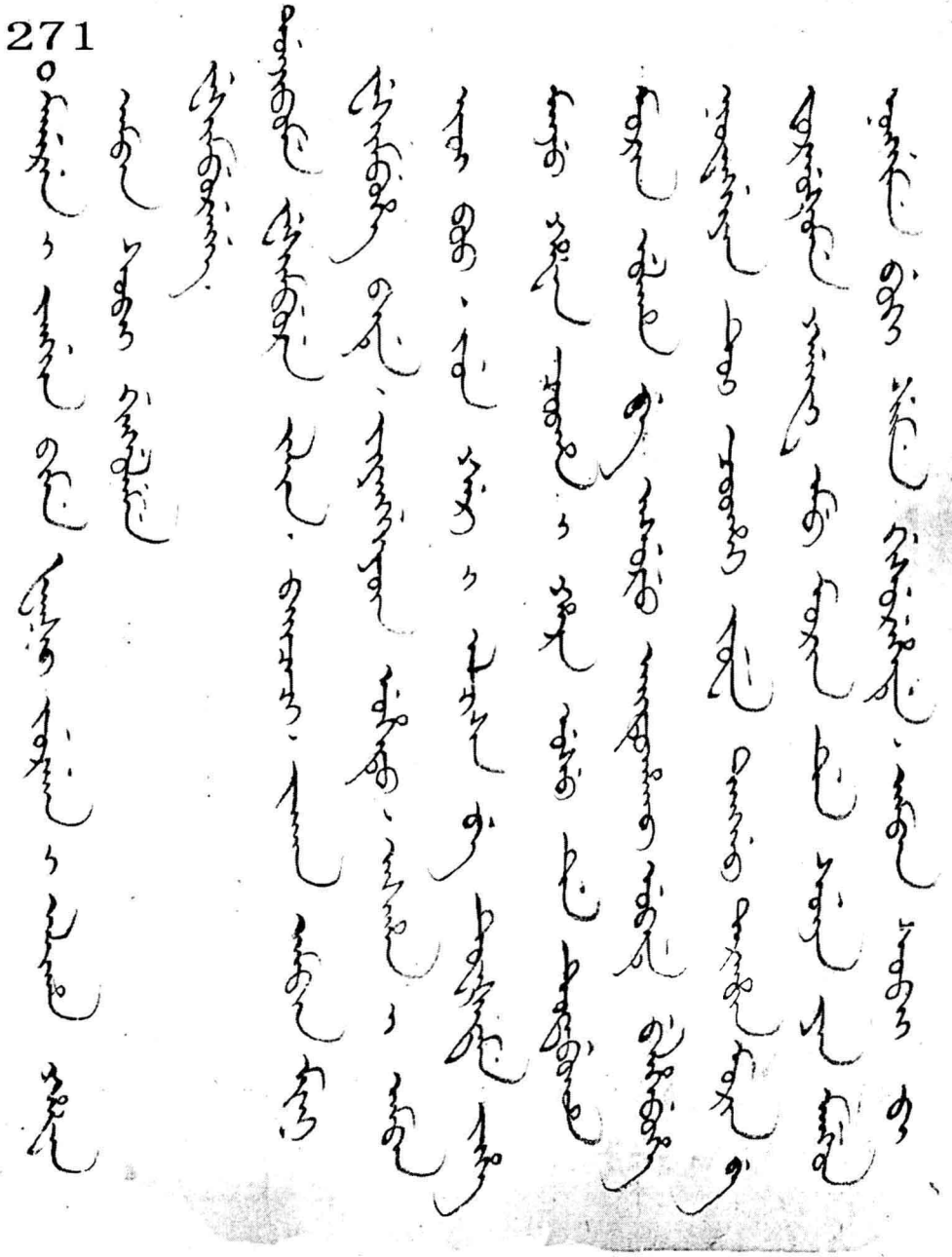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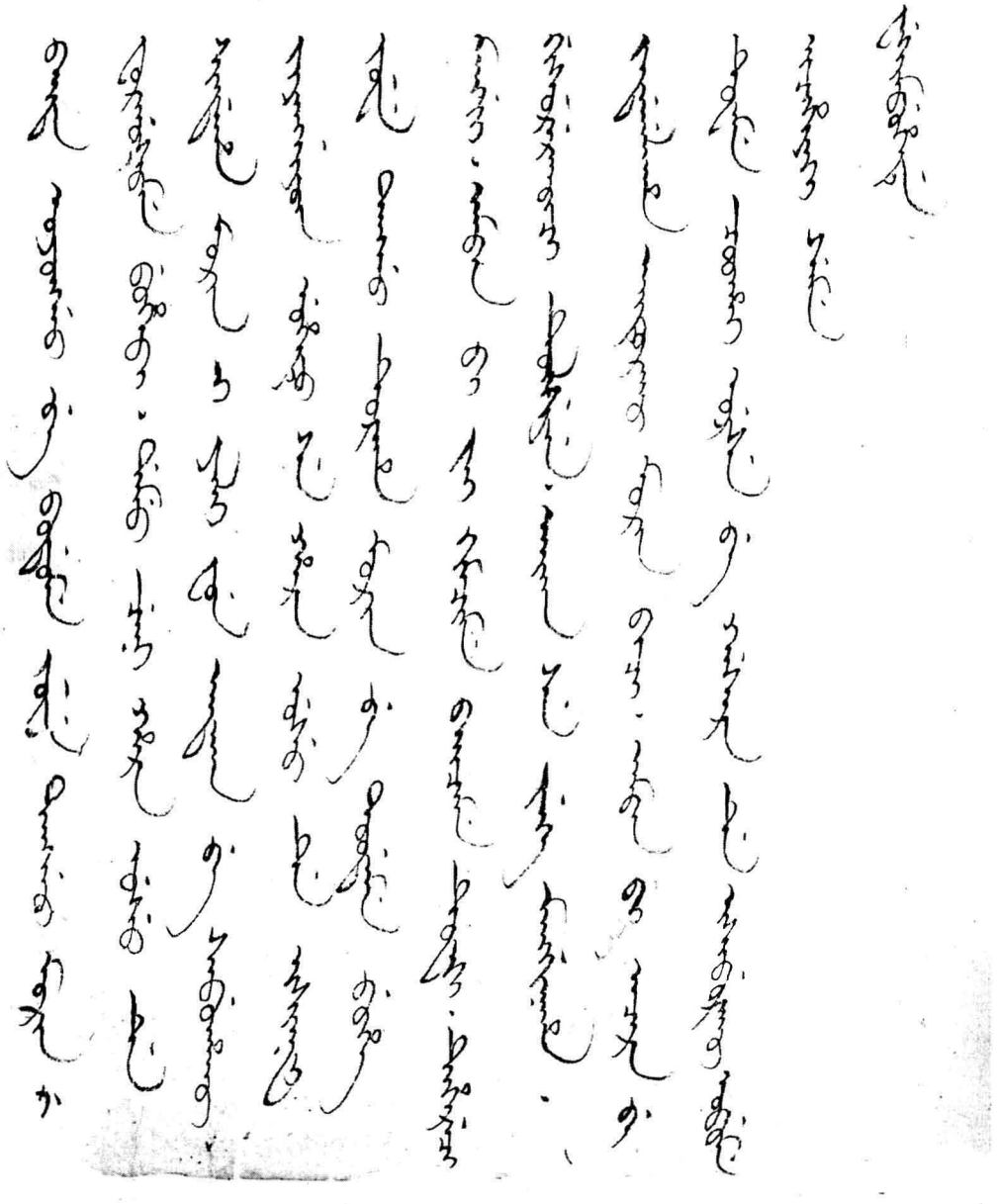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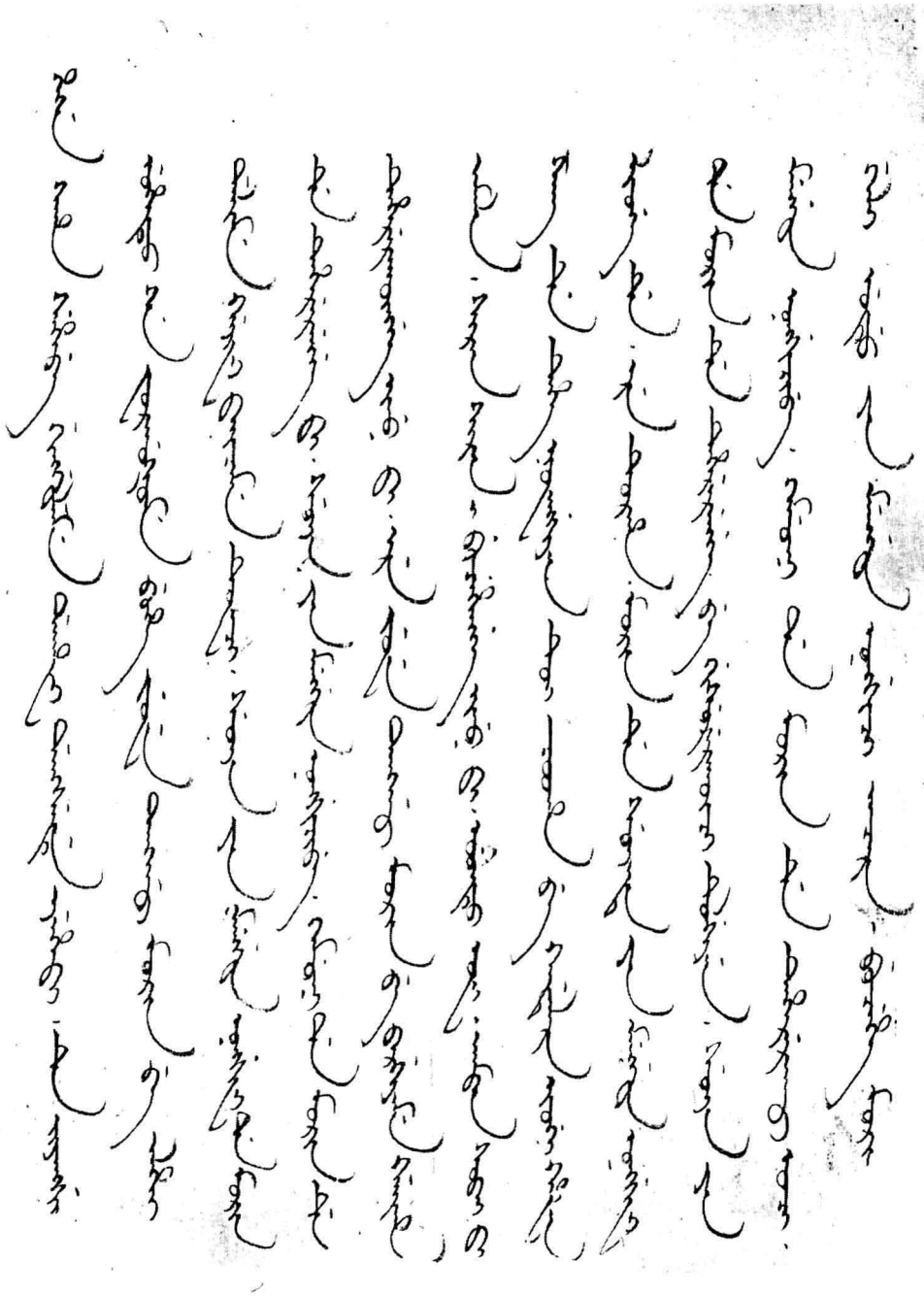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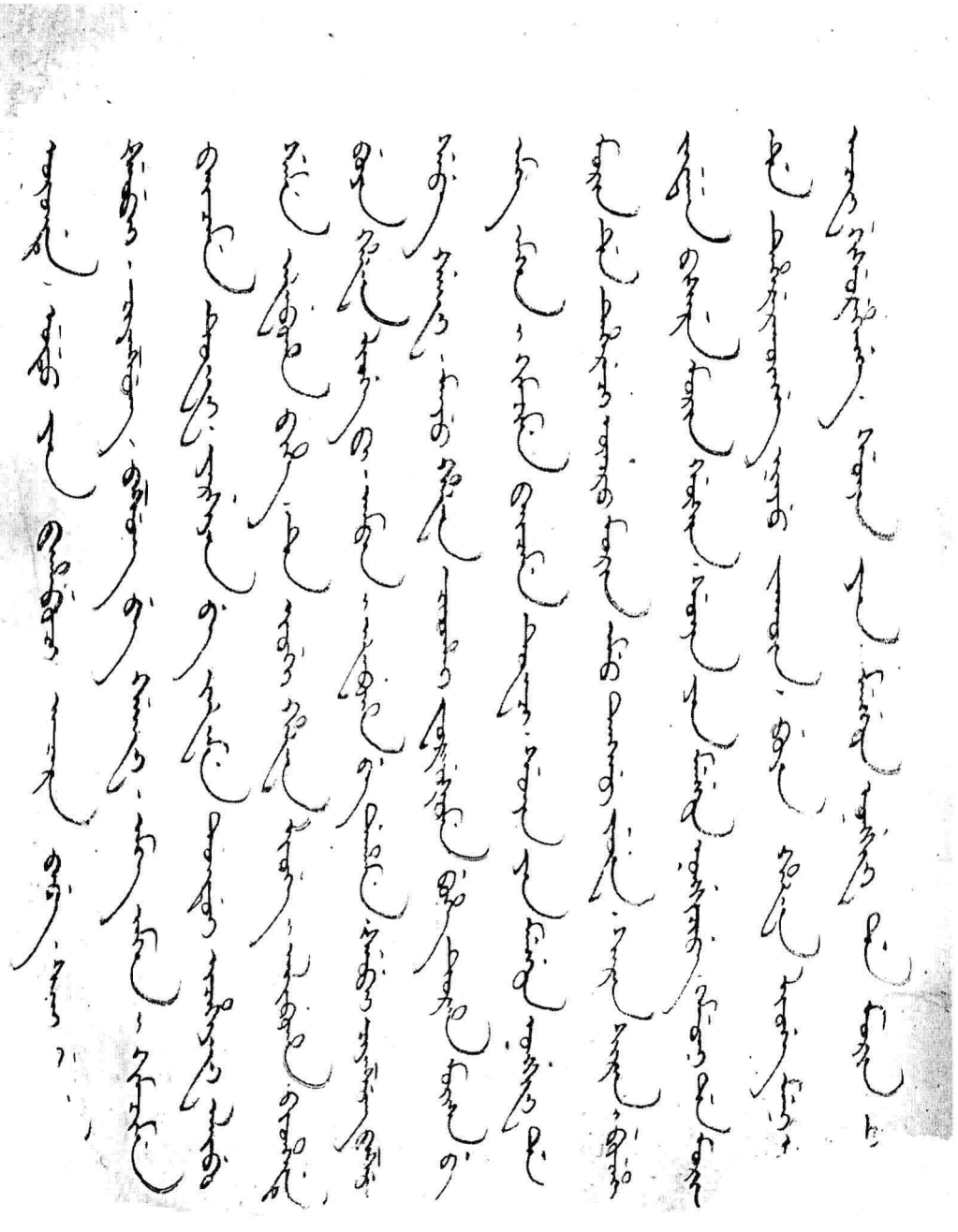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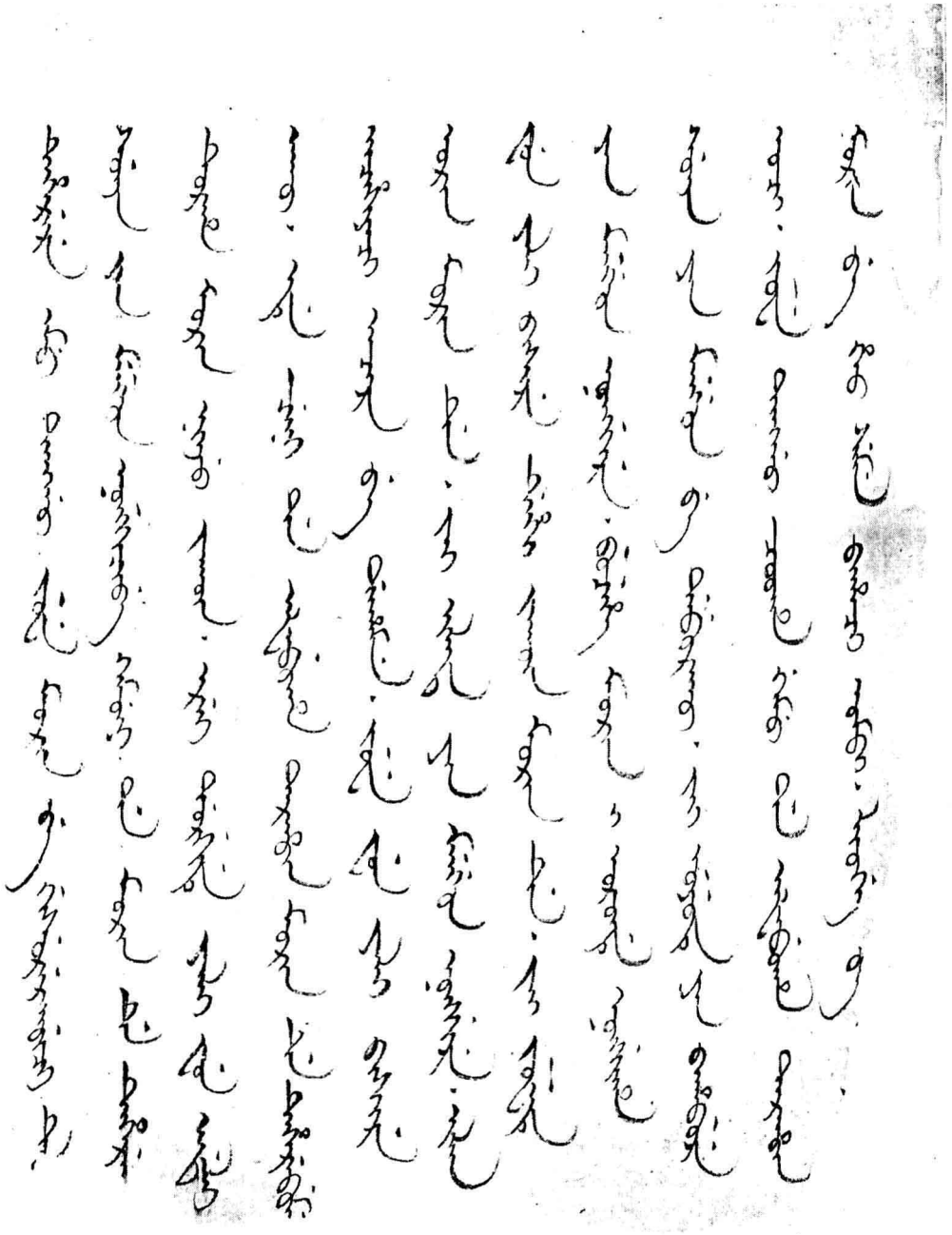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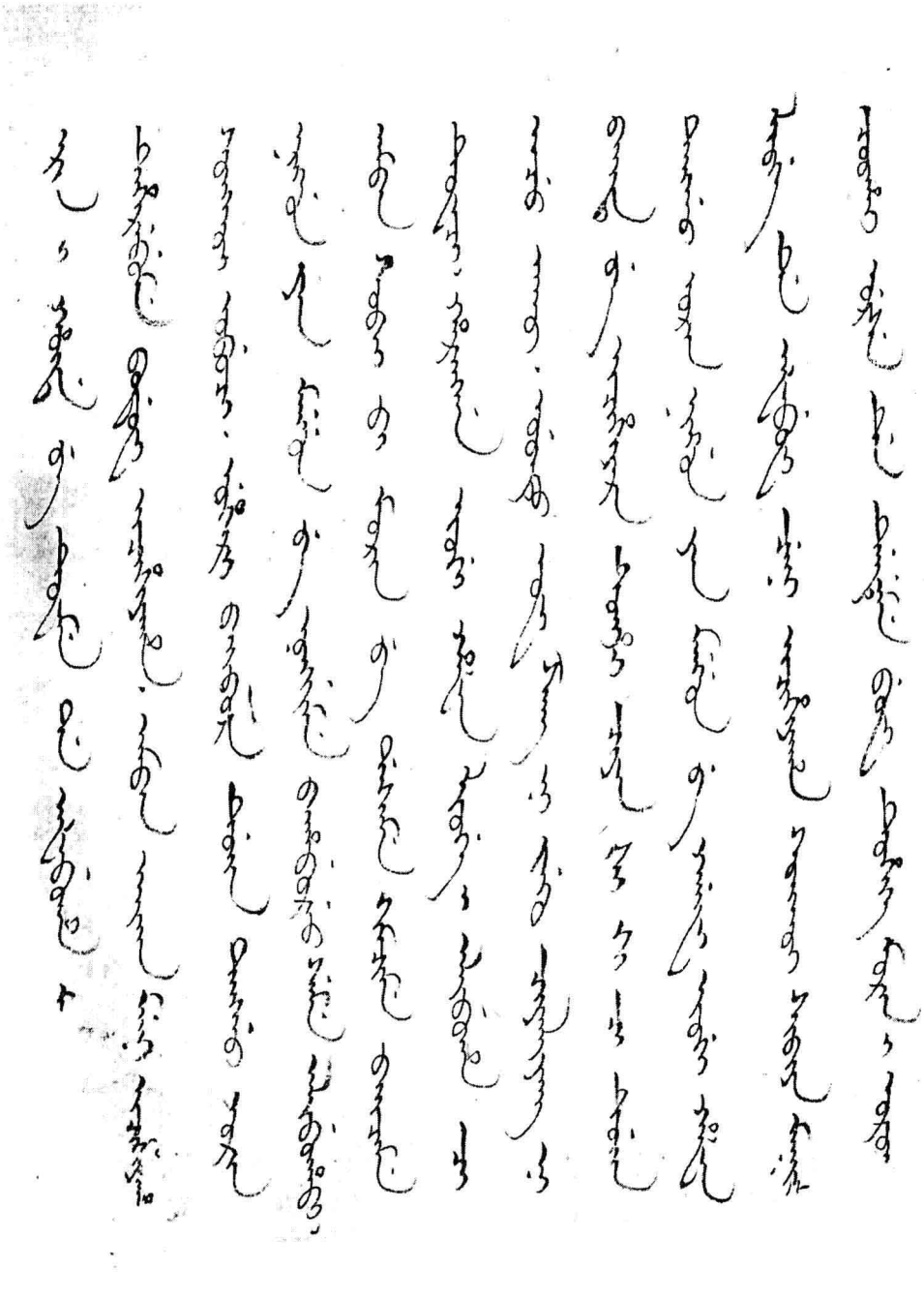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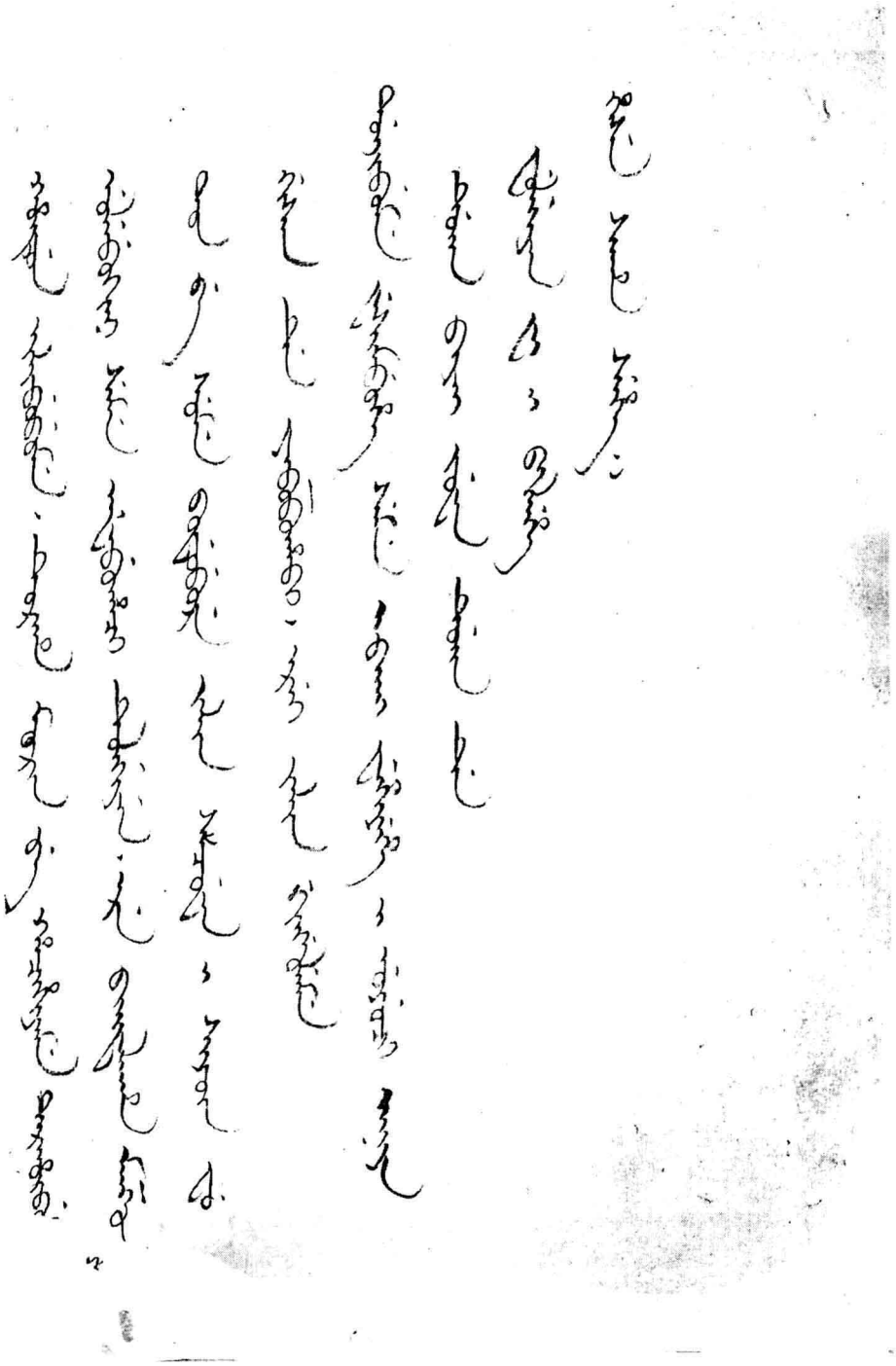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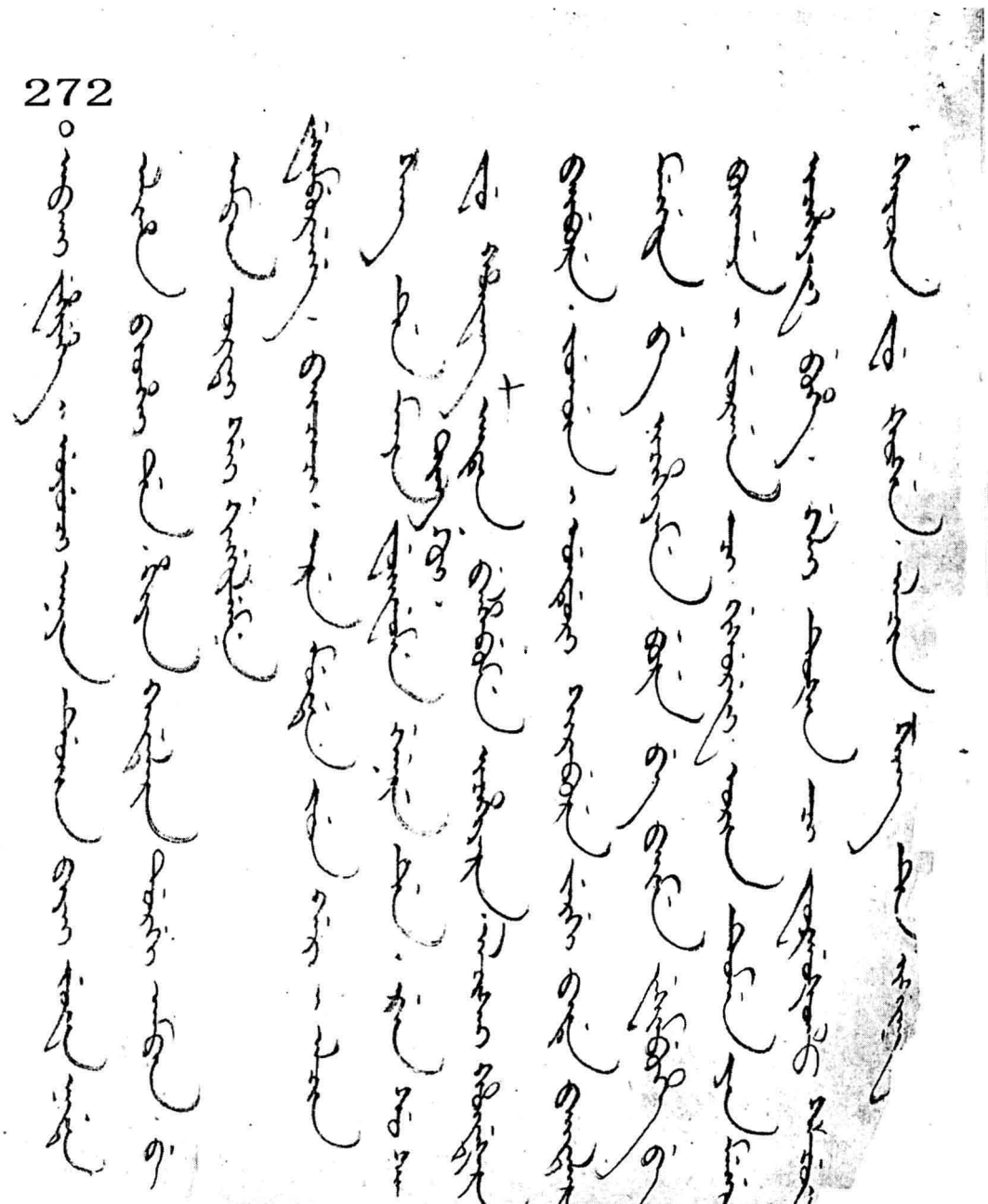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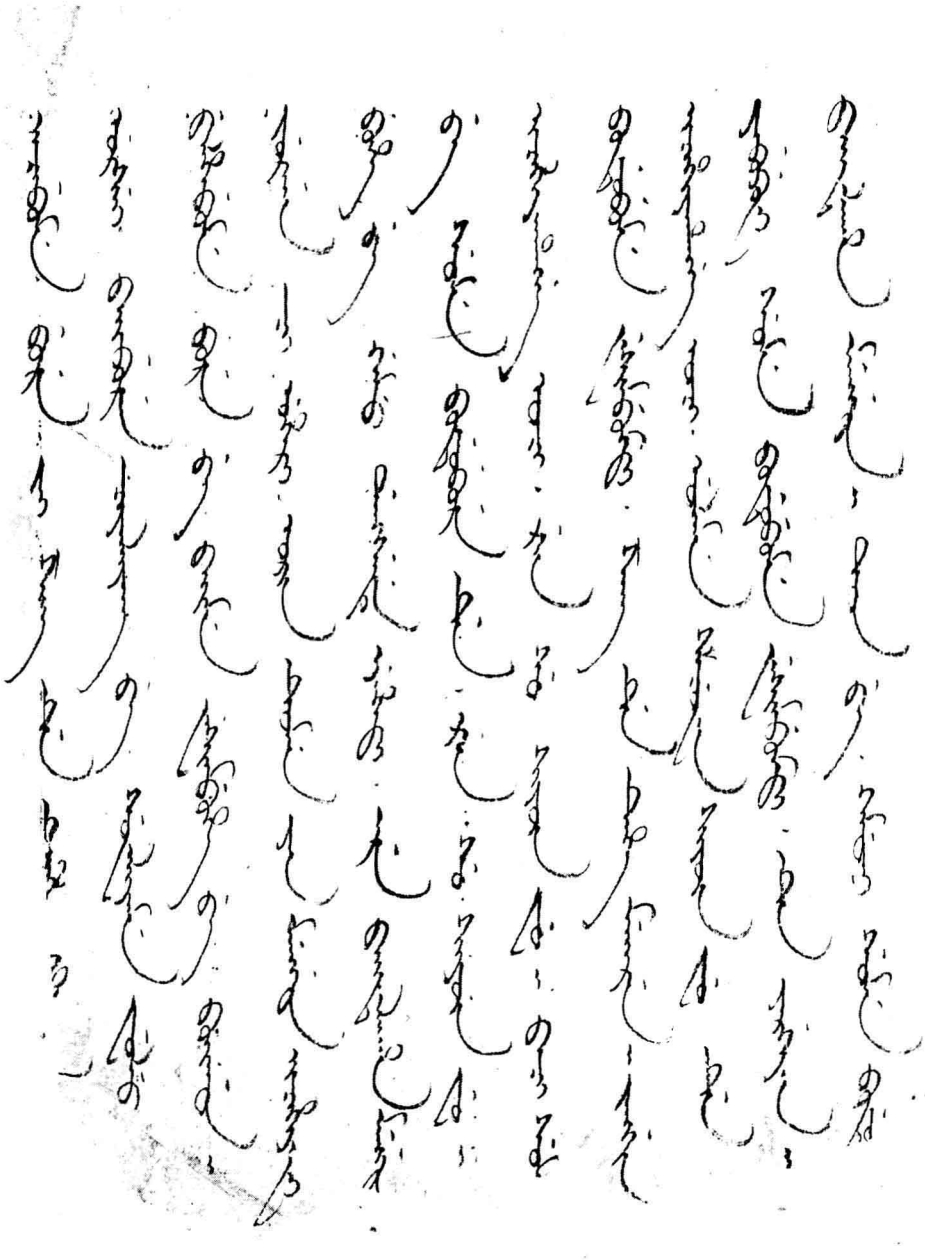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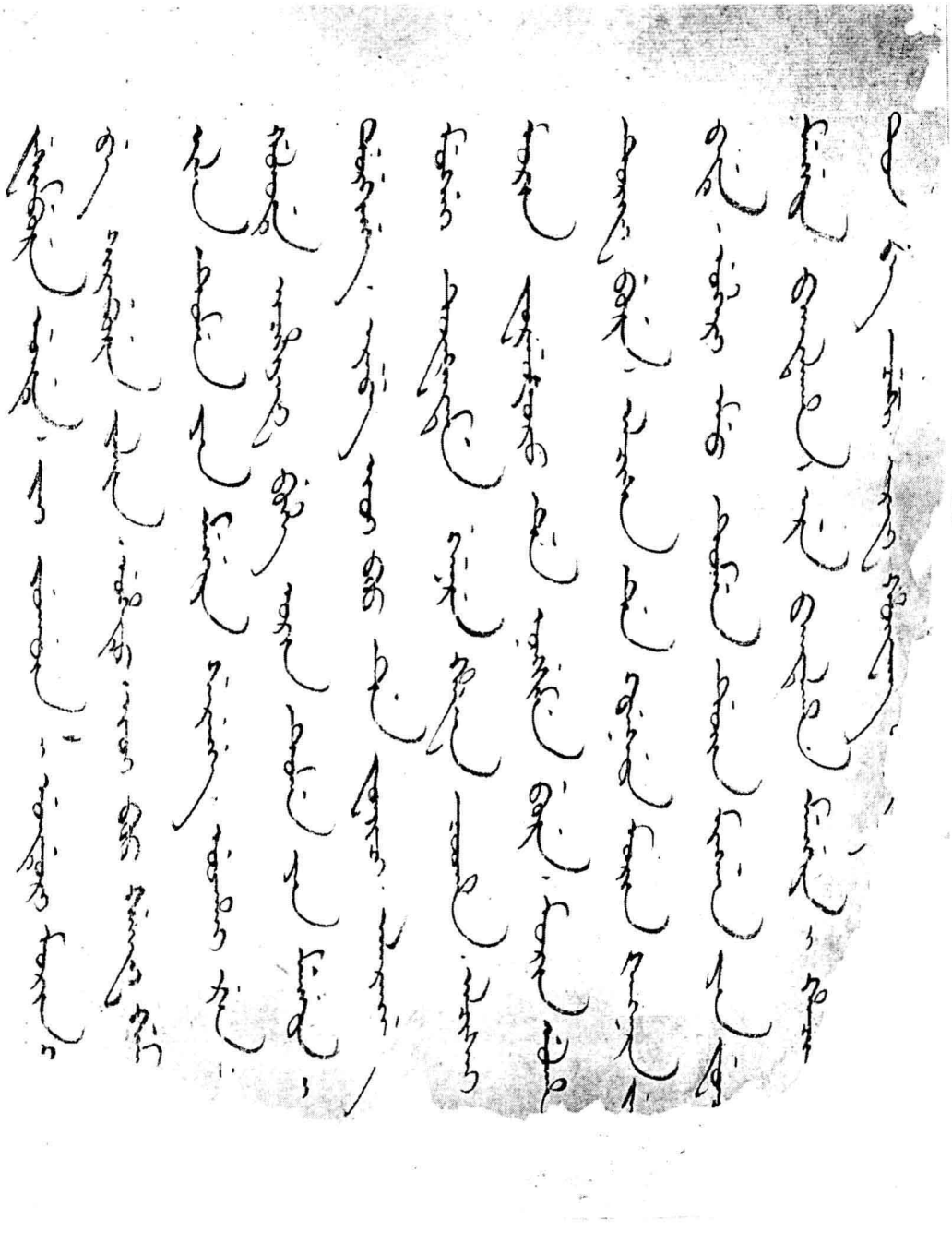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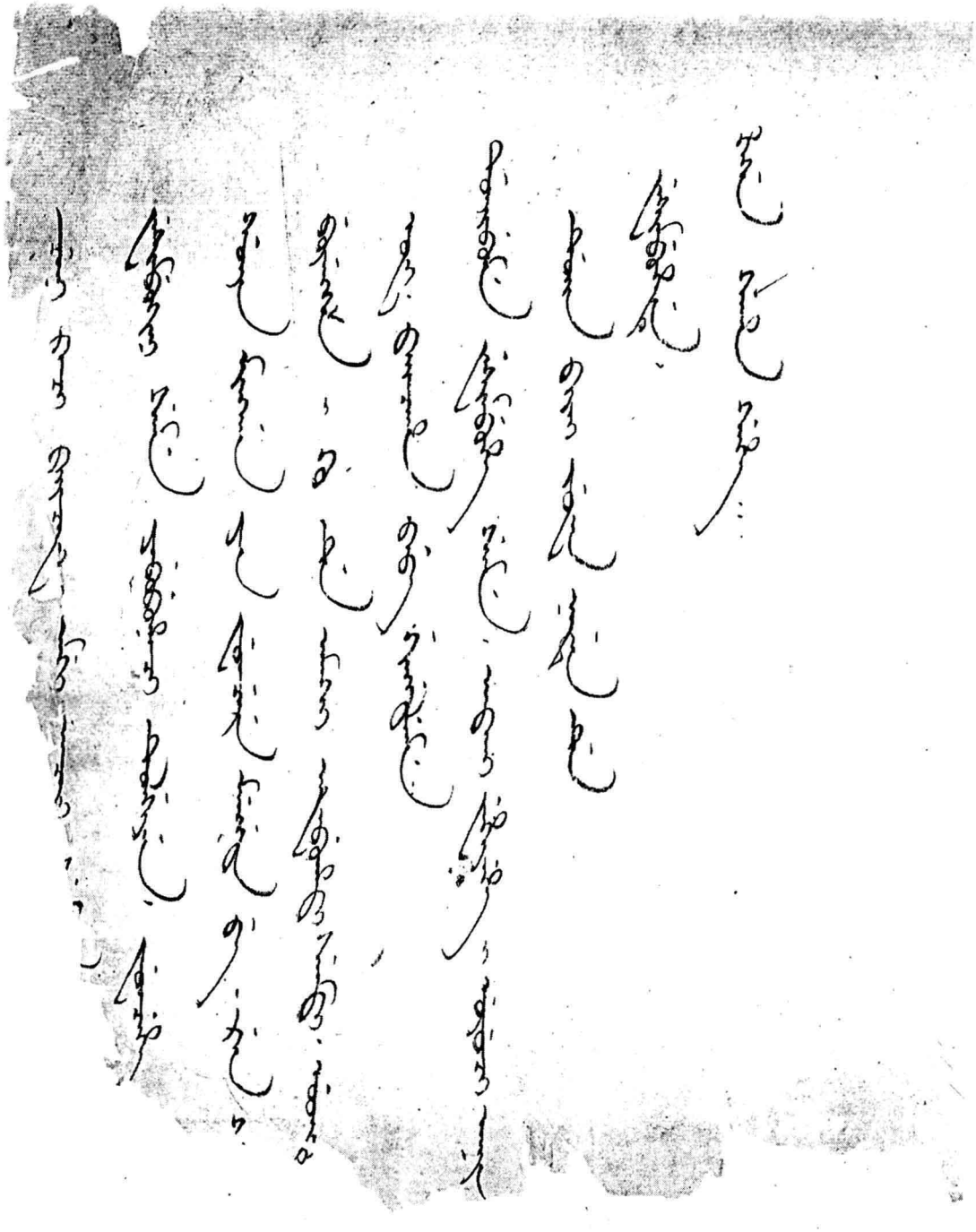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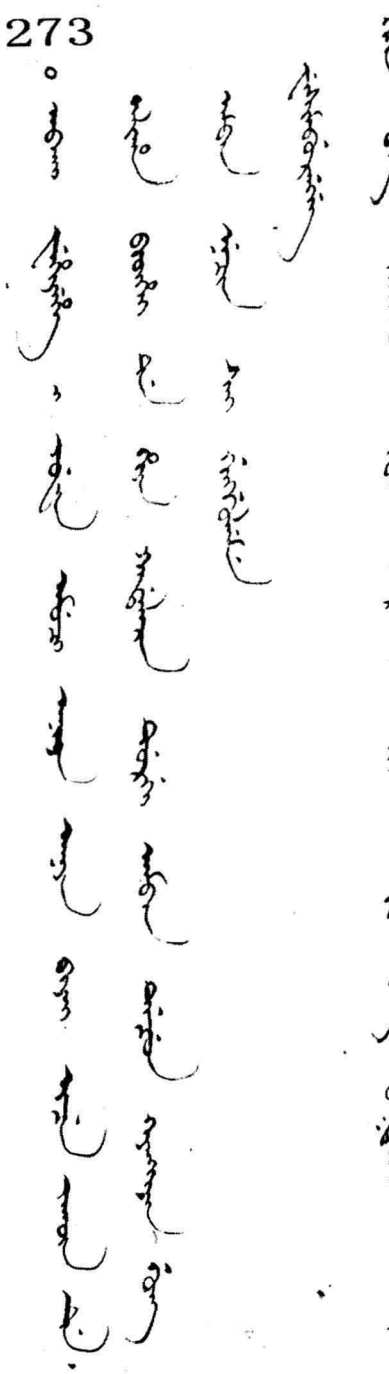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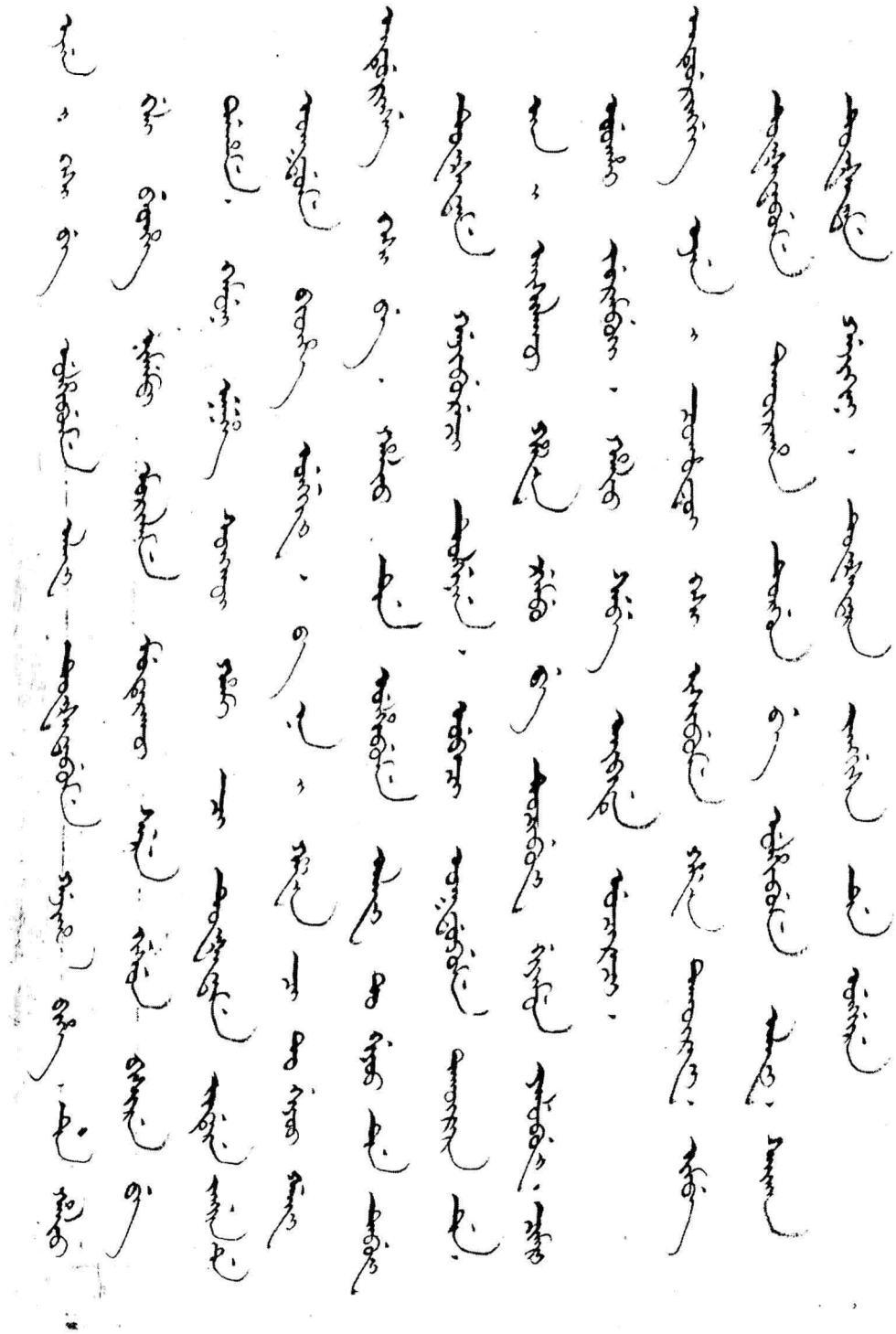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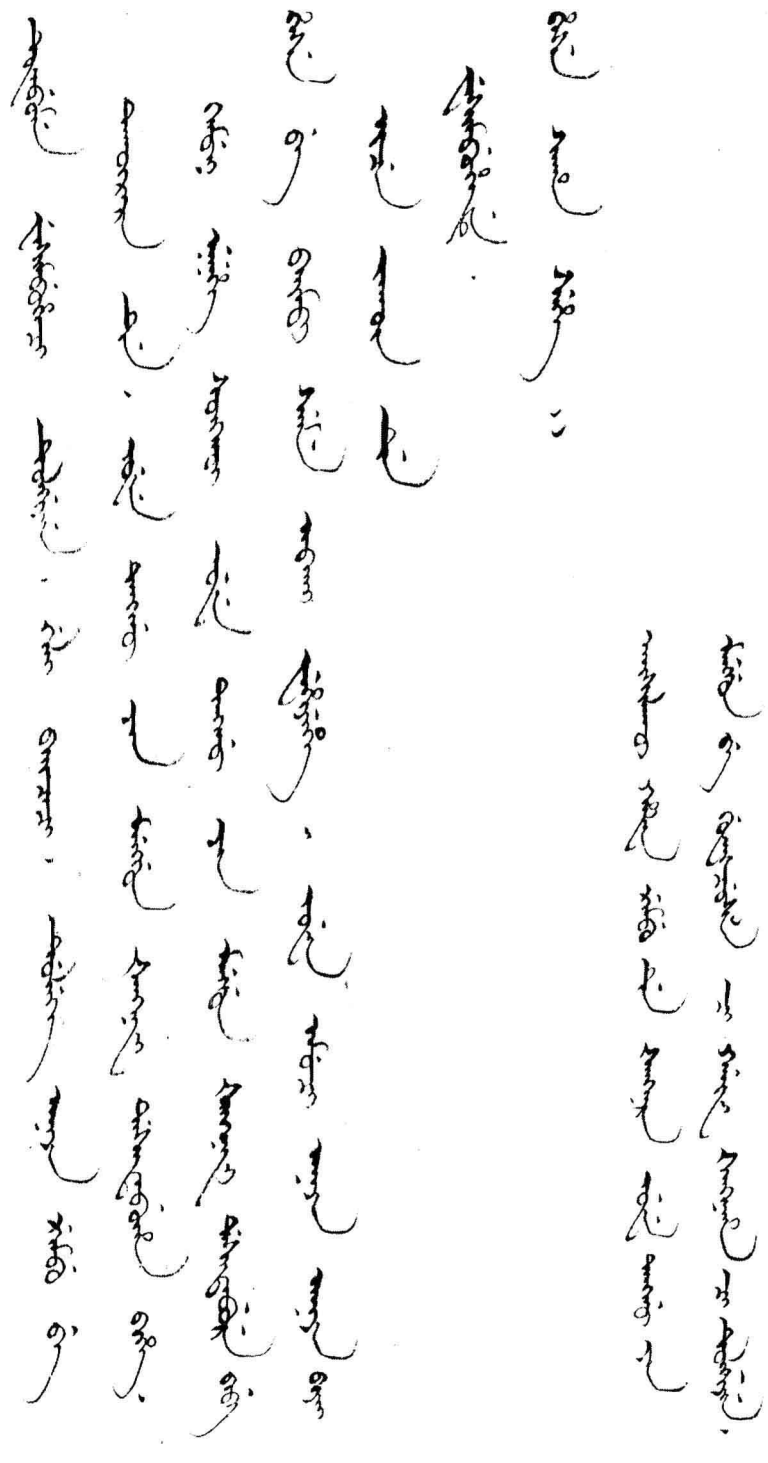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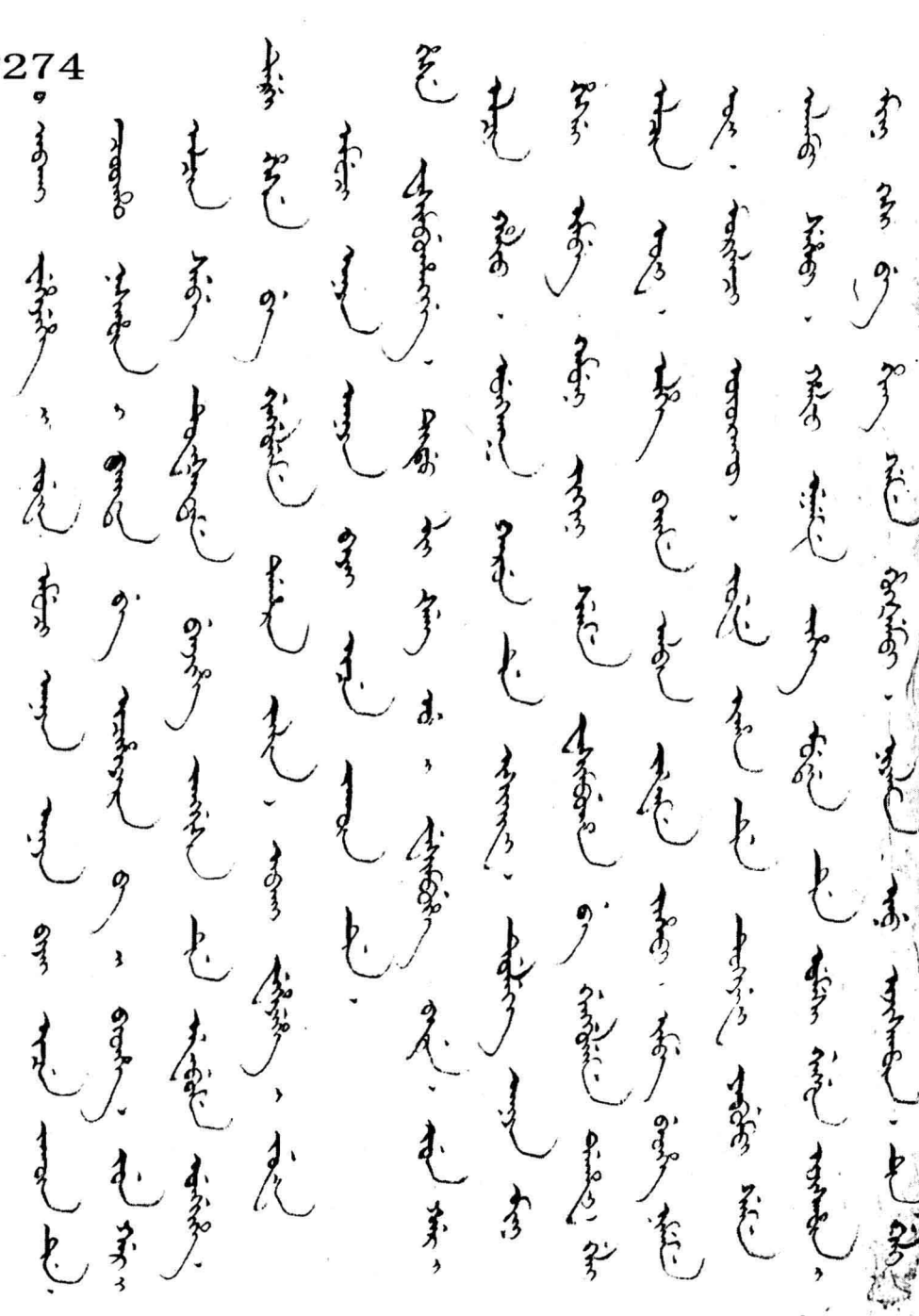
以上见《夷使档》17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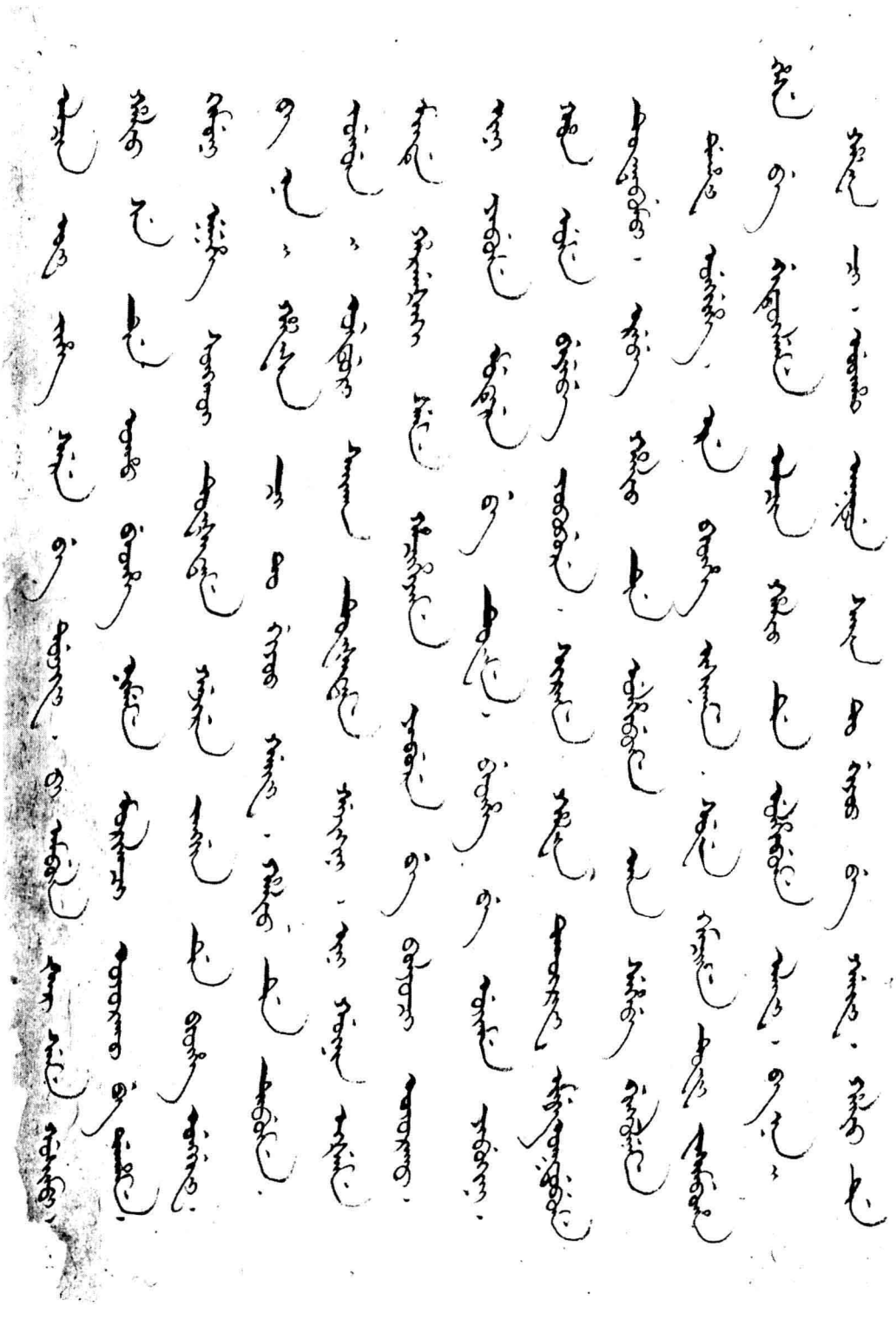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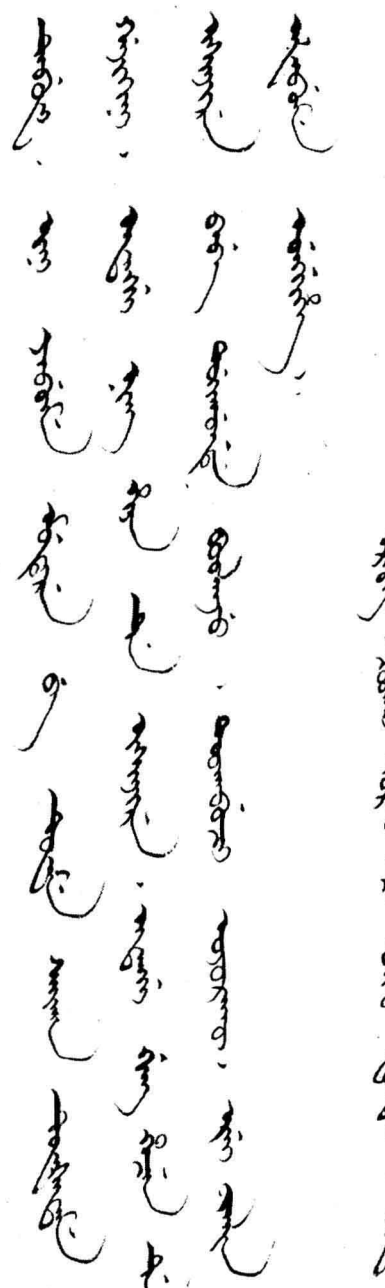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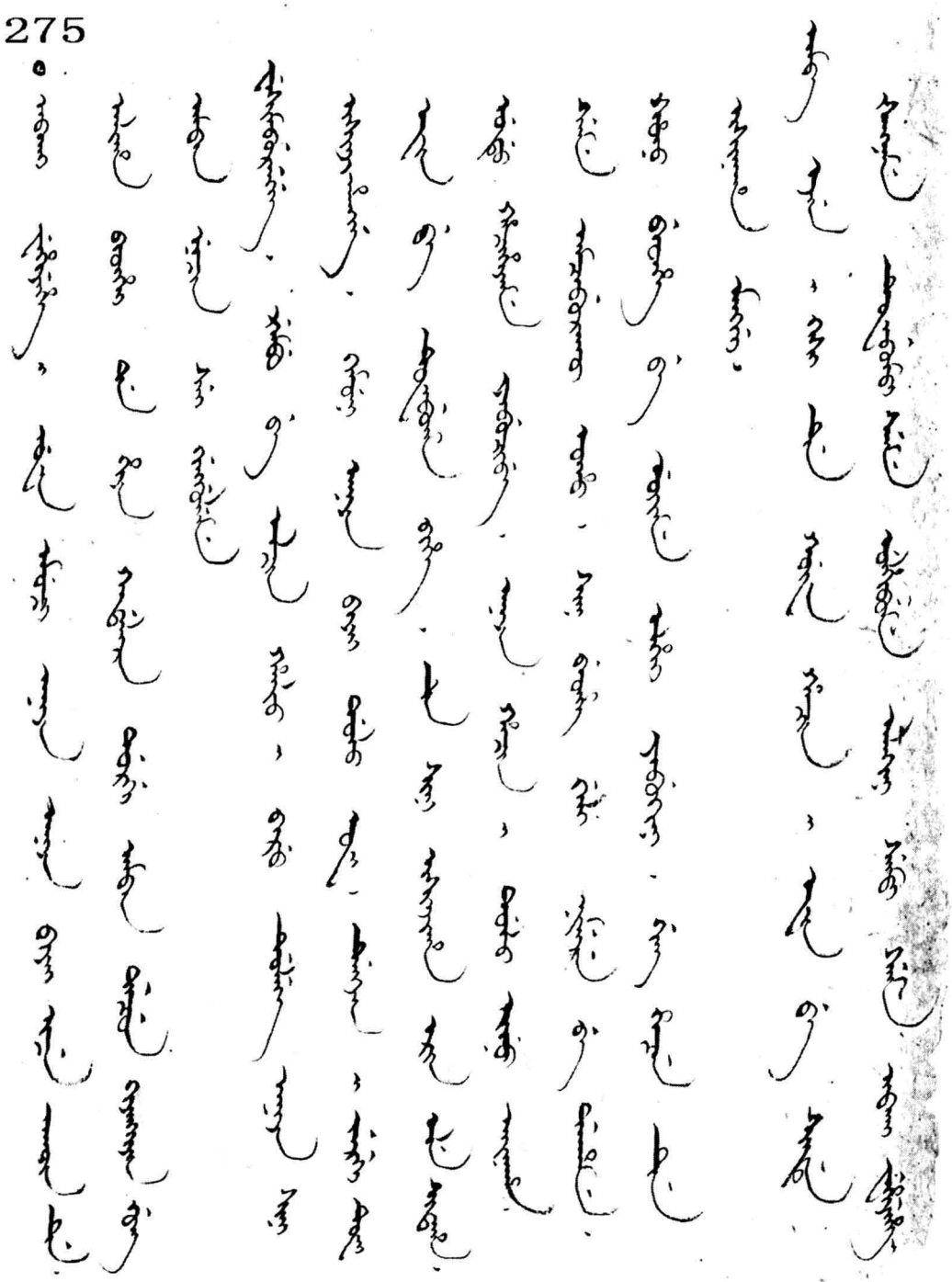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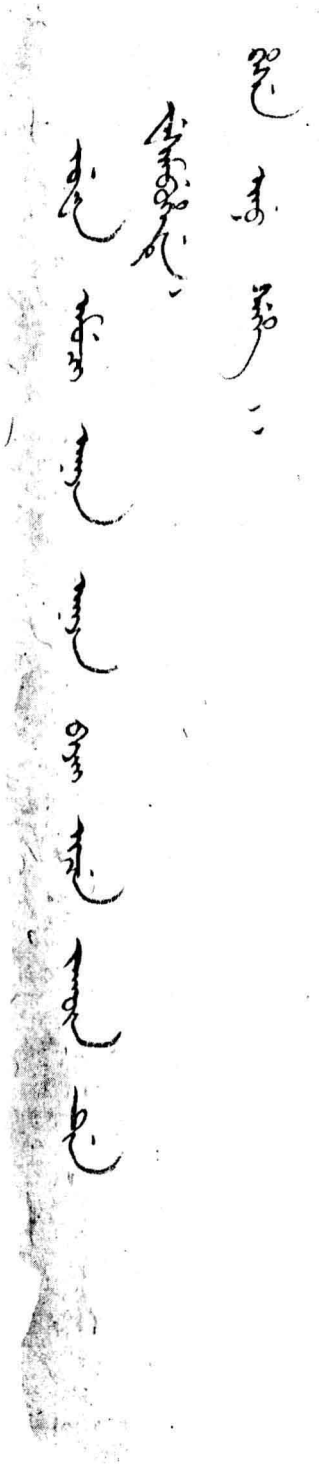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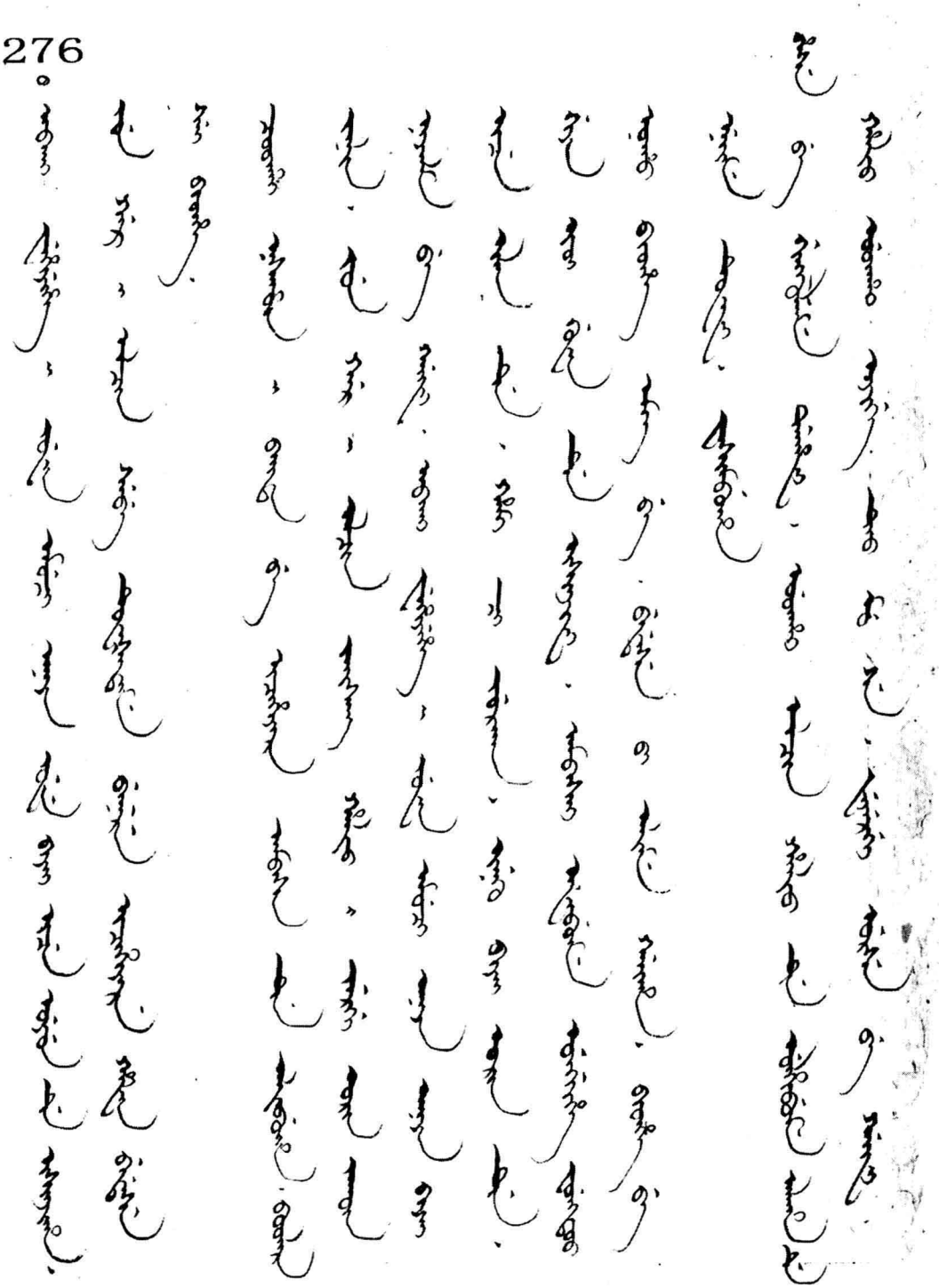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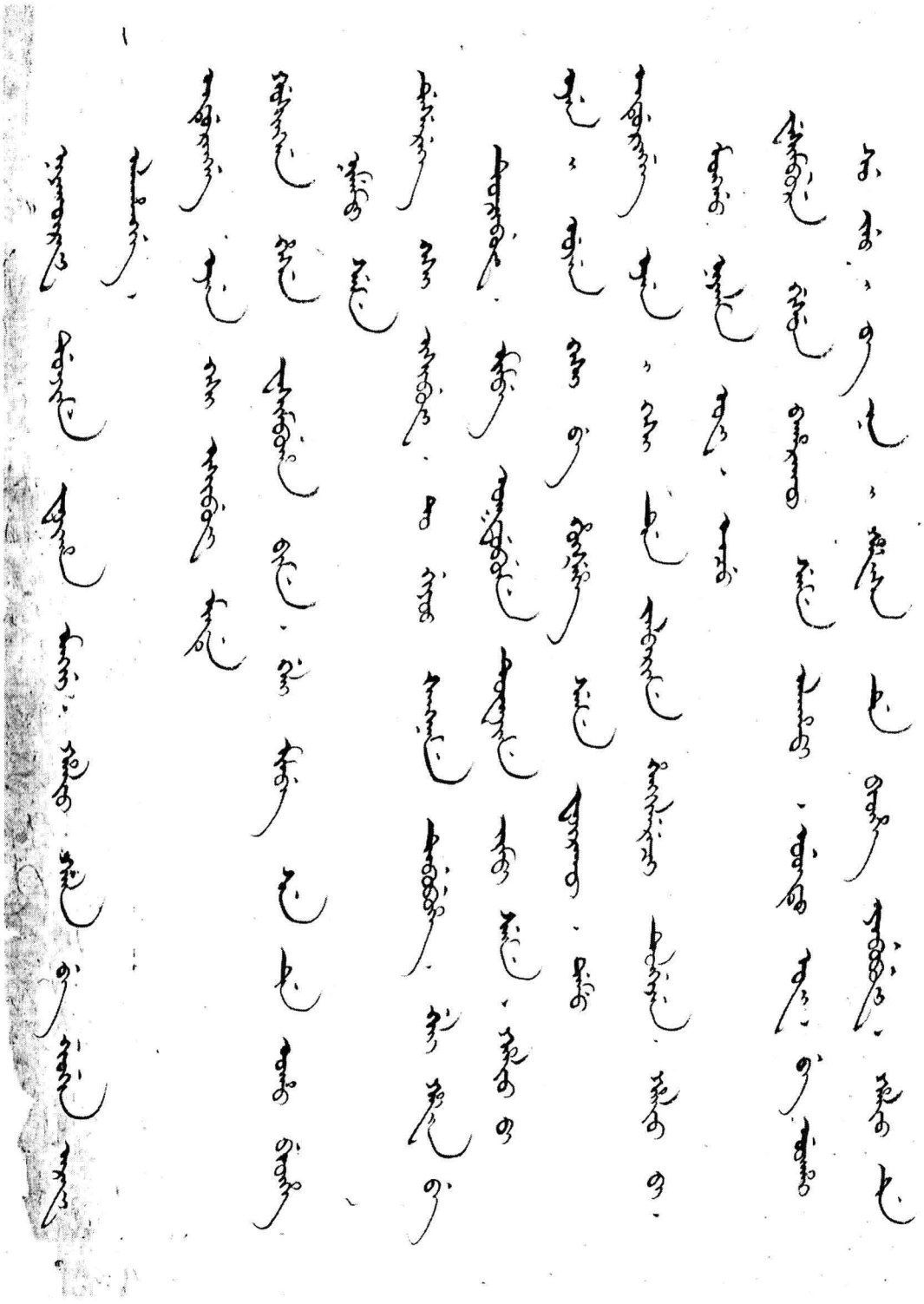
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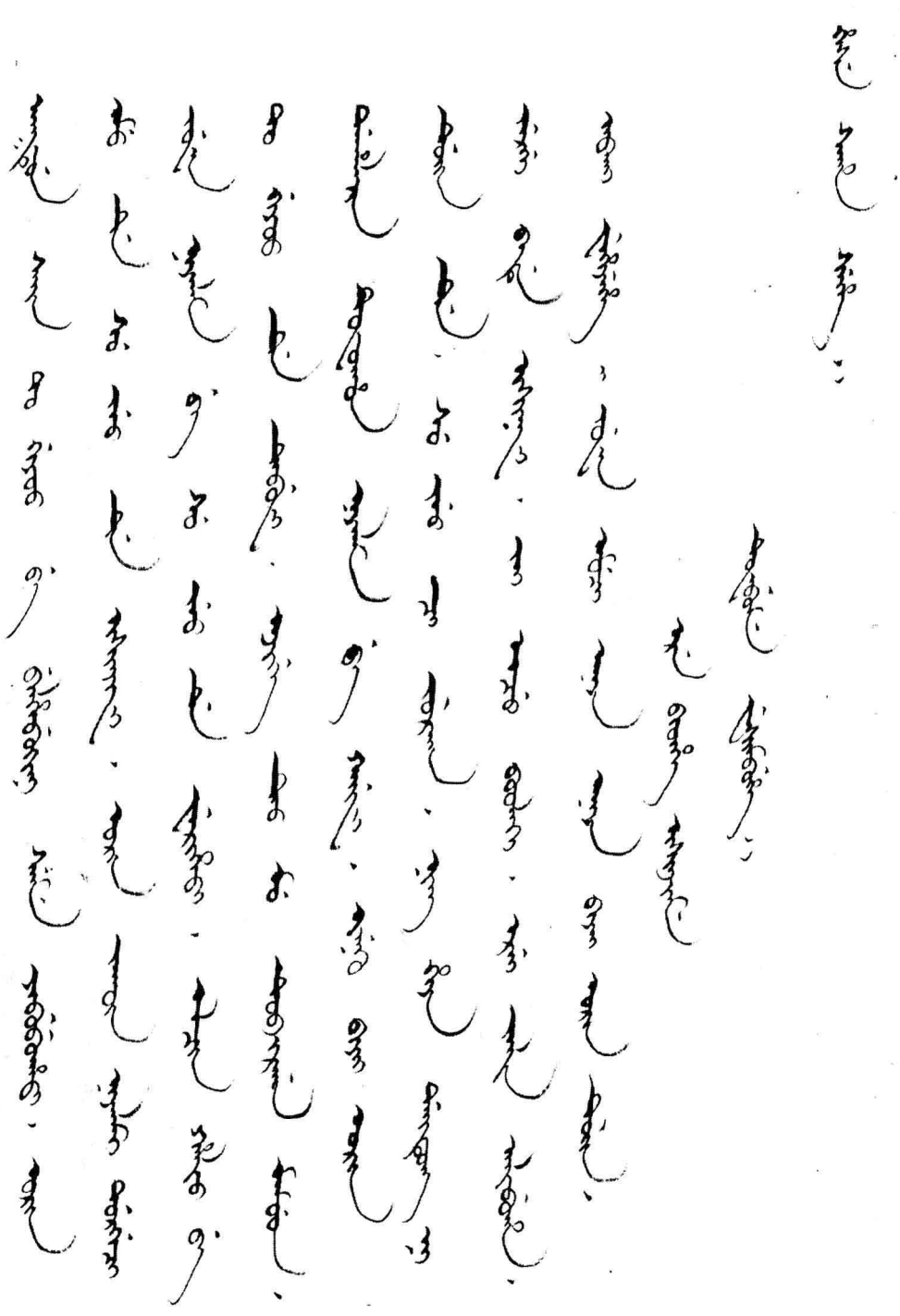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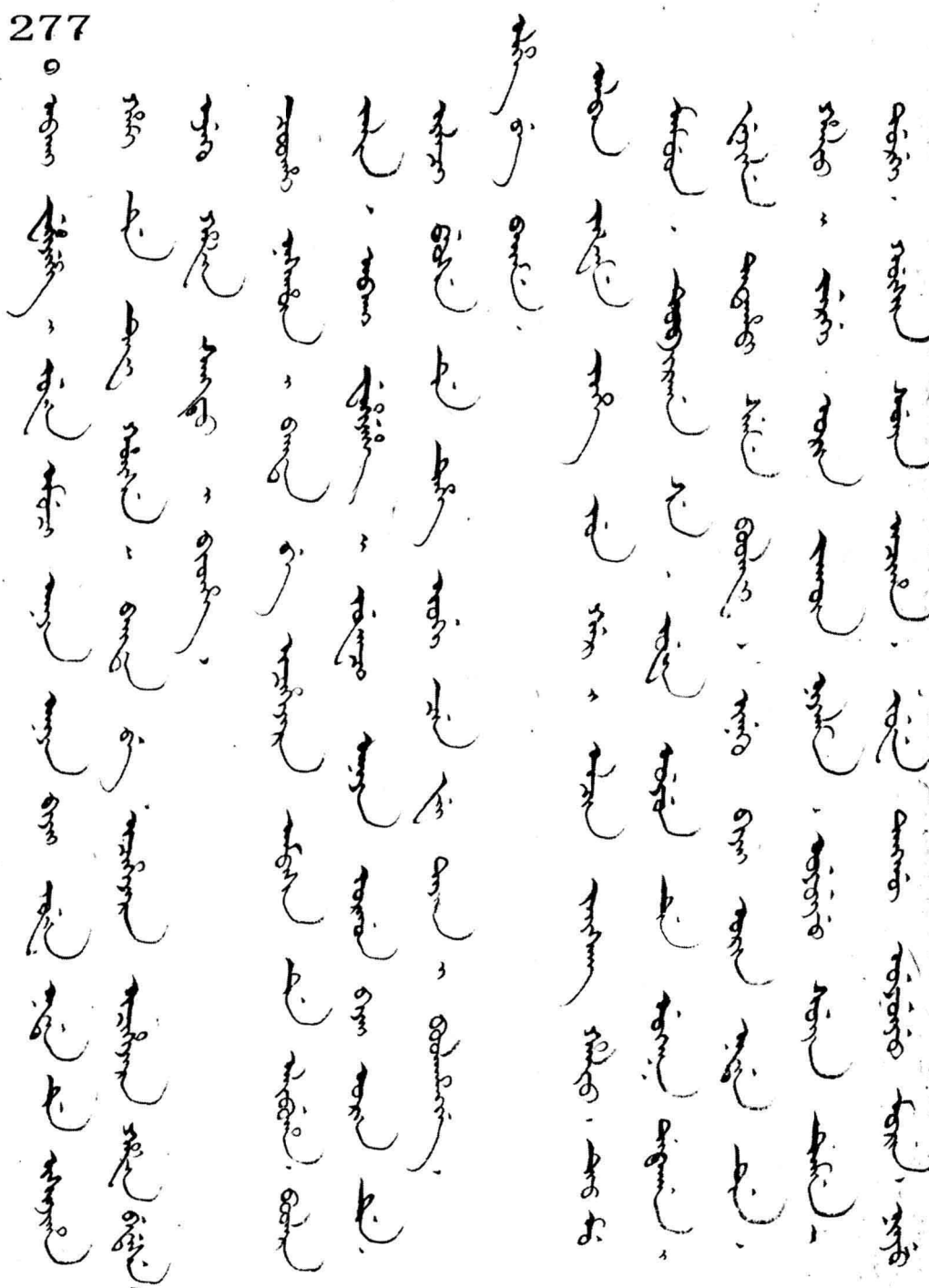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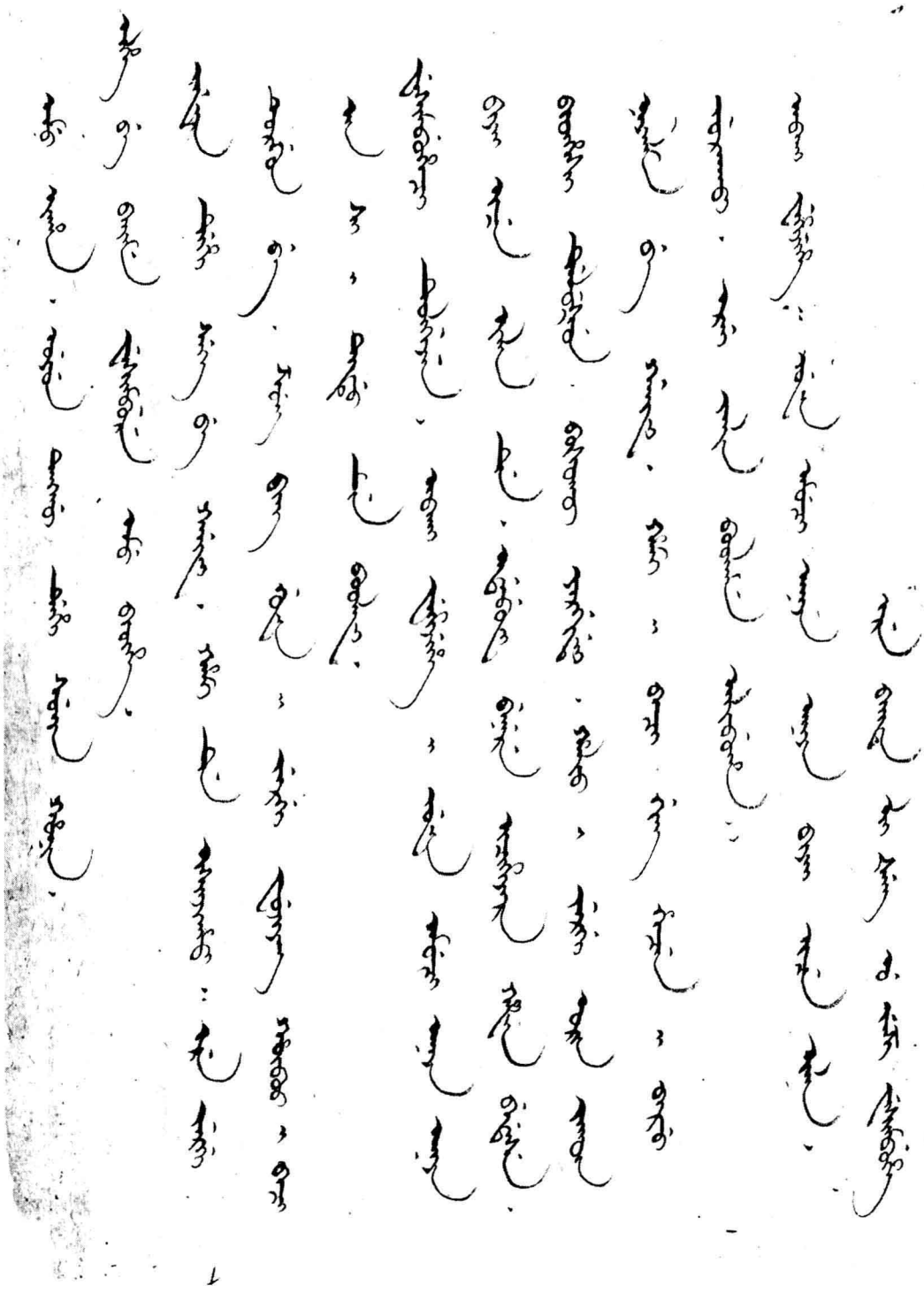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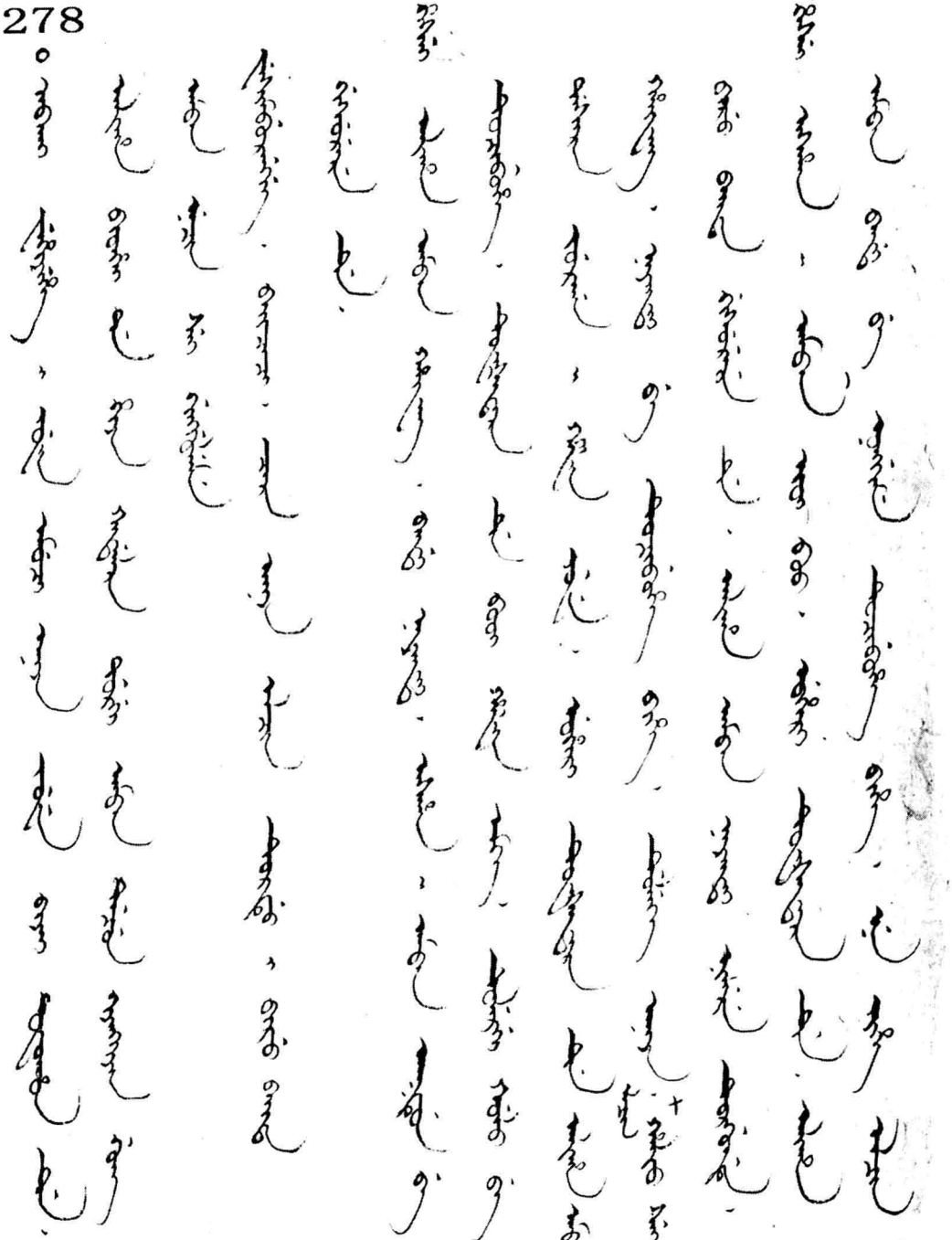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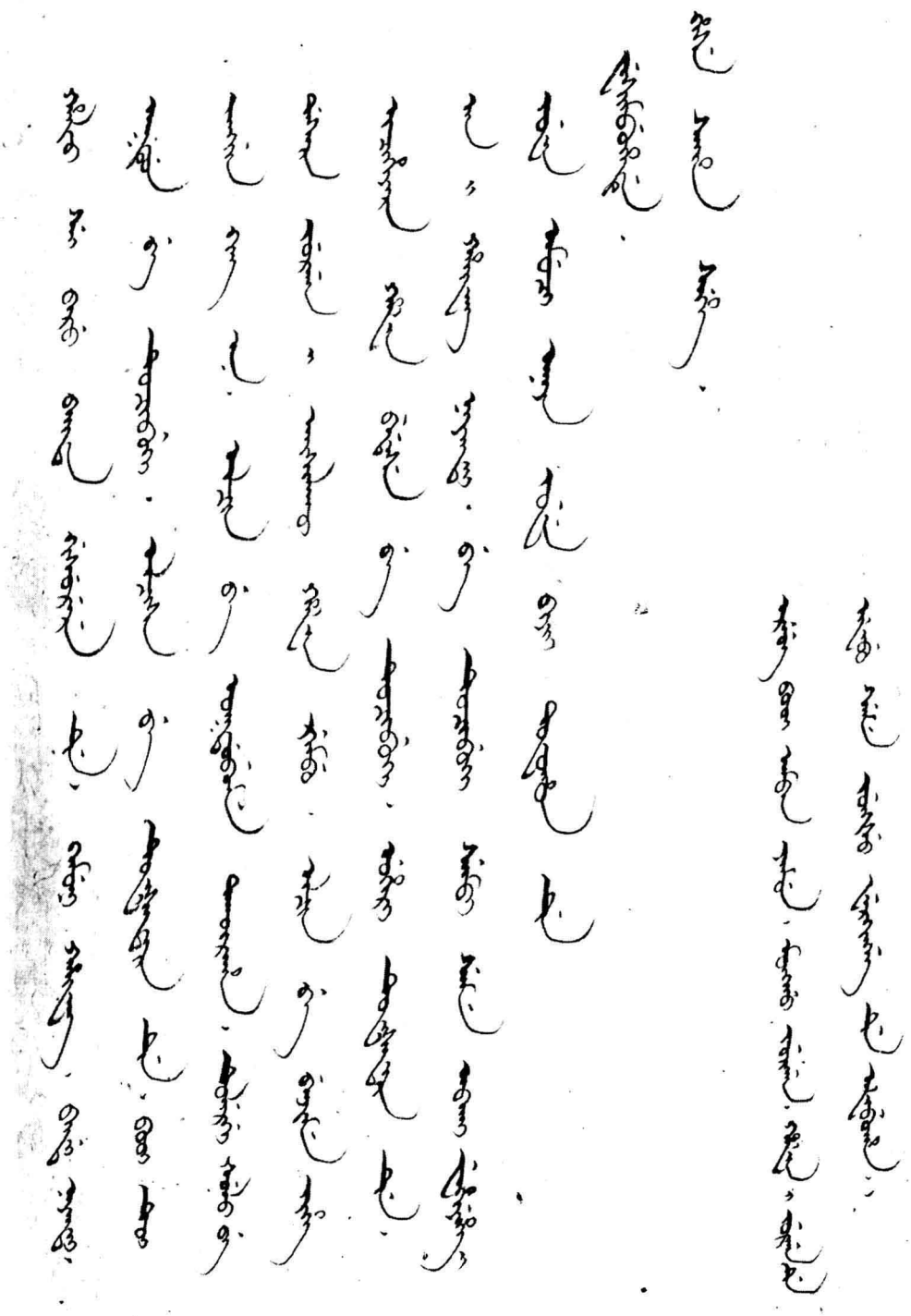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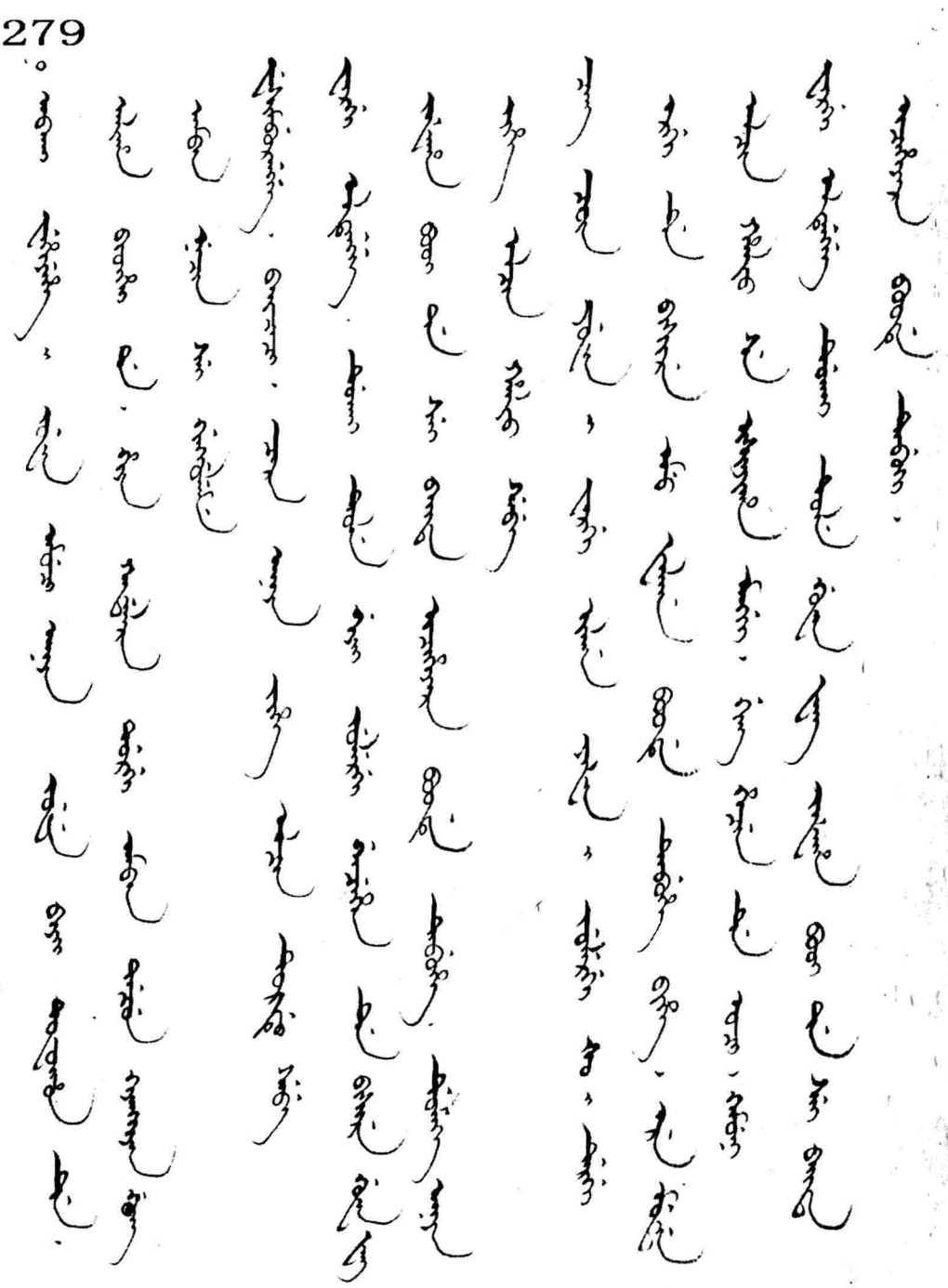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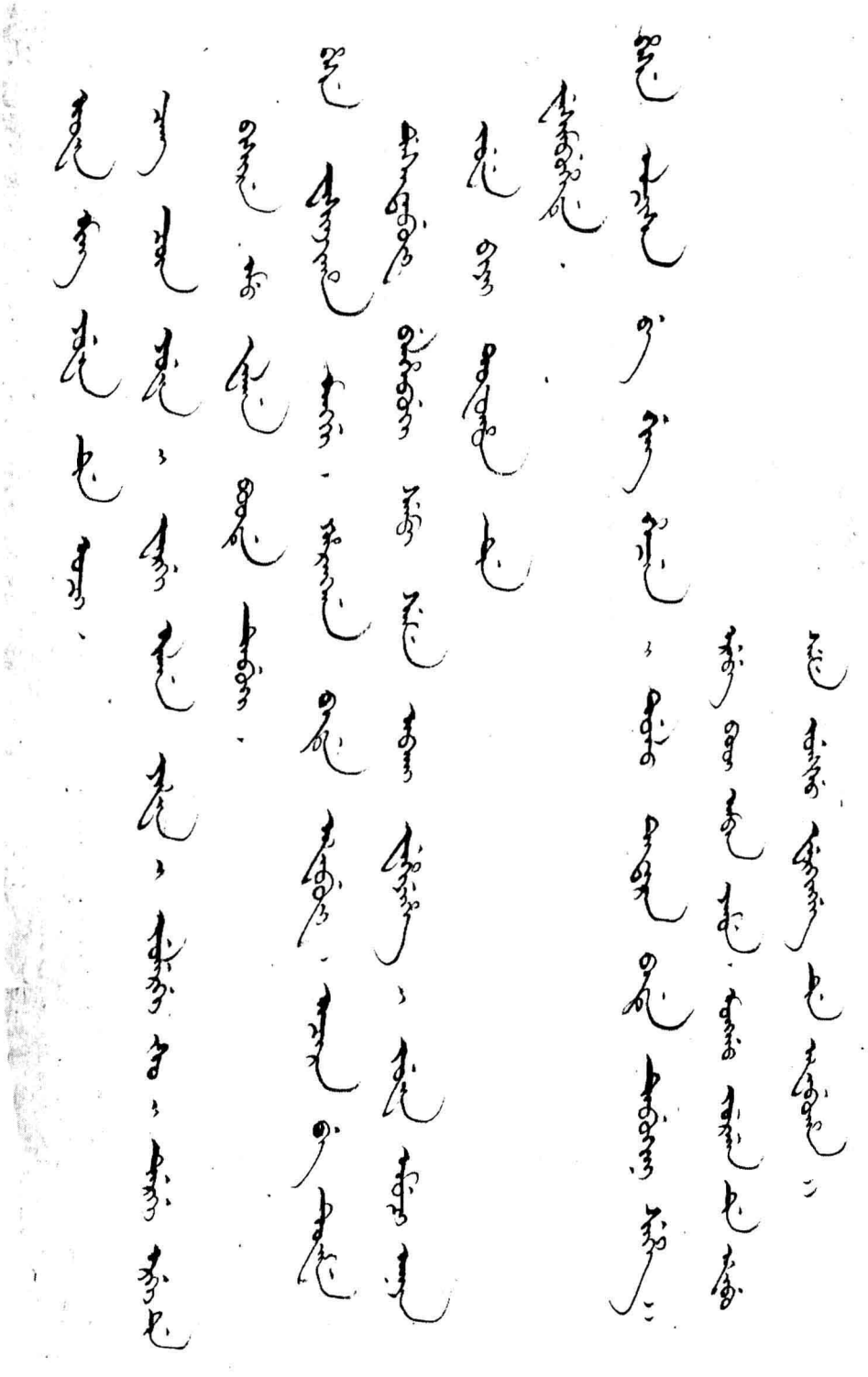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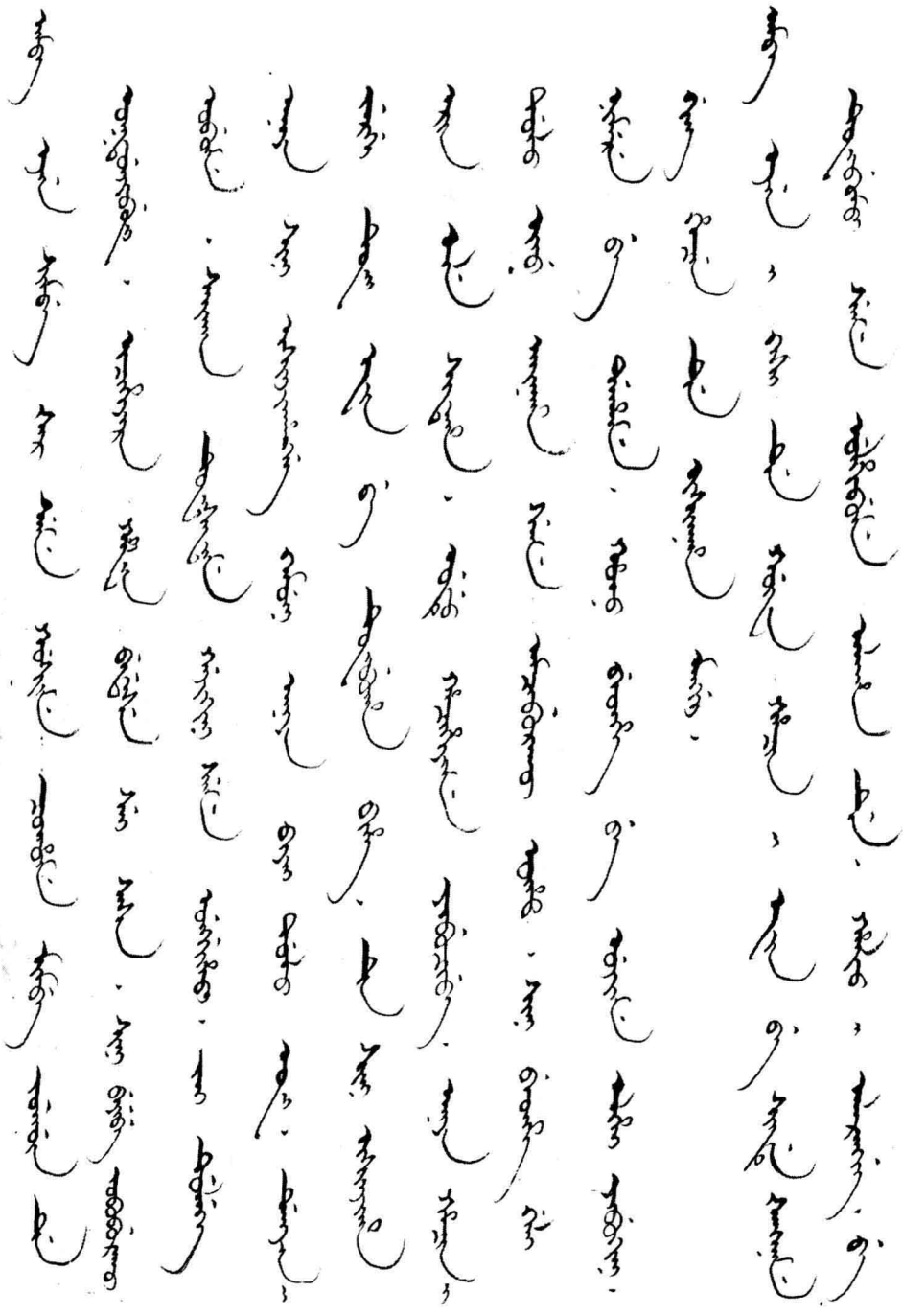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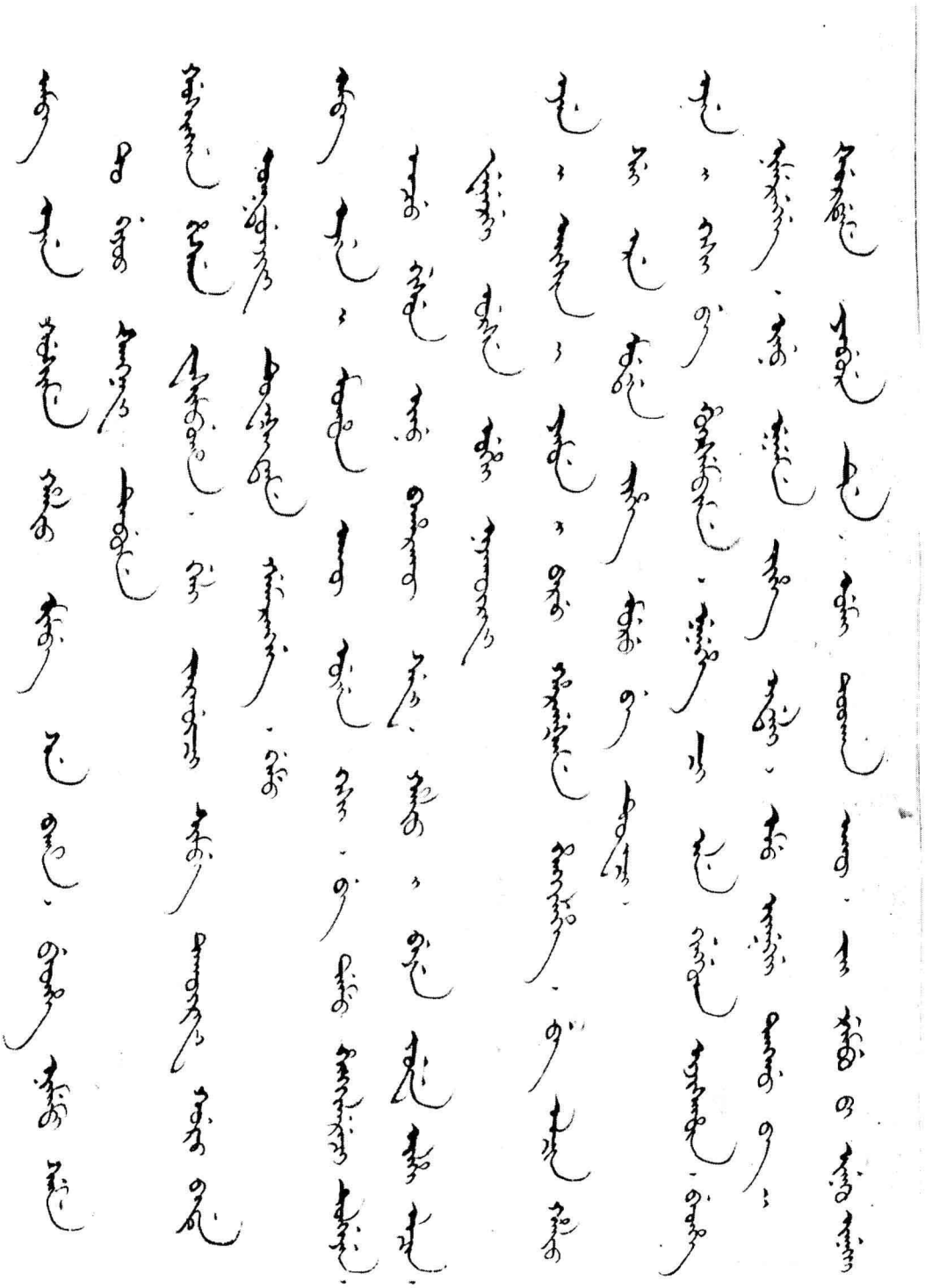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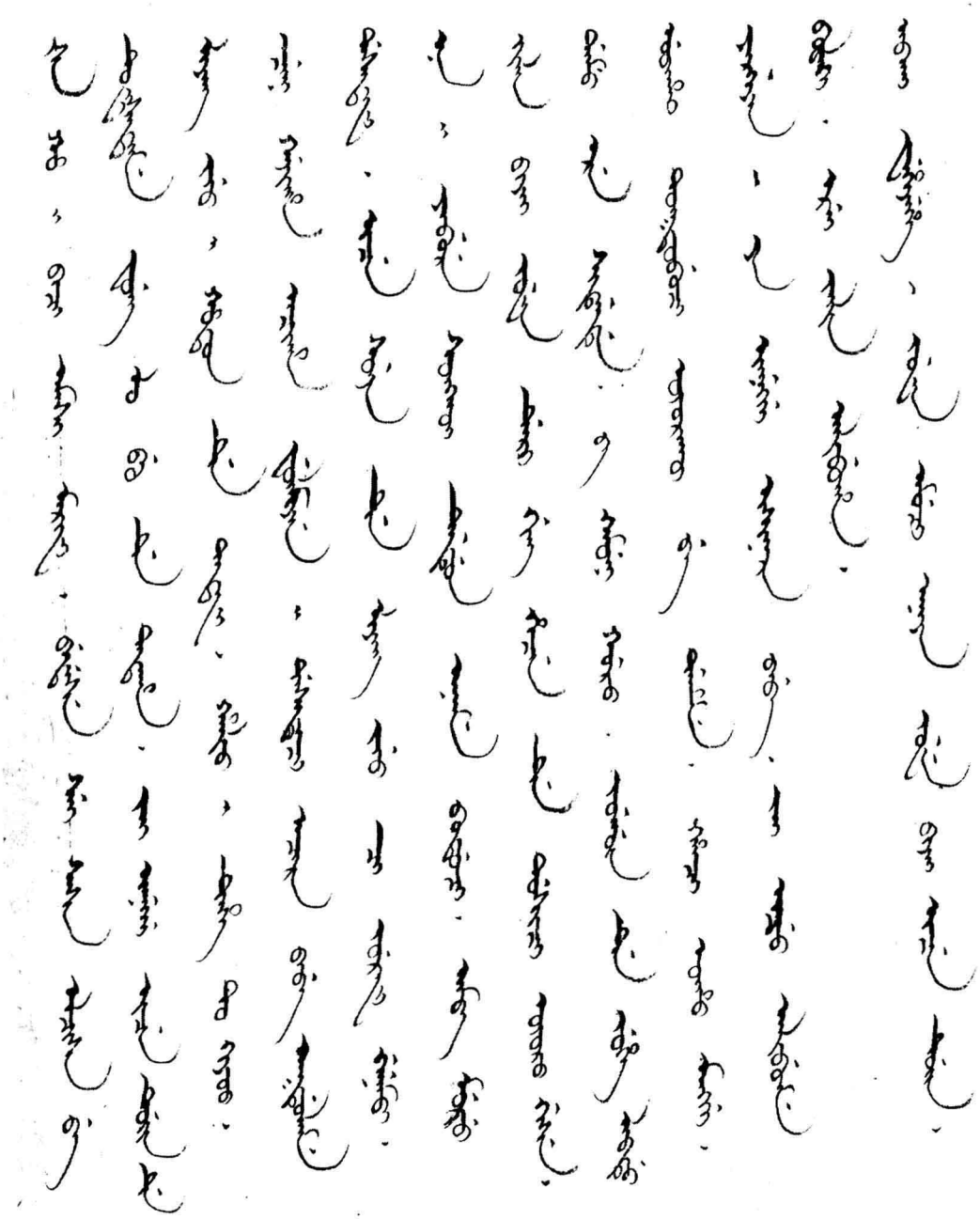


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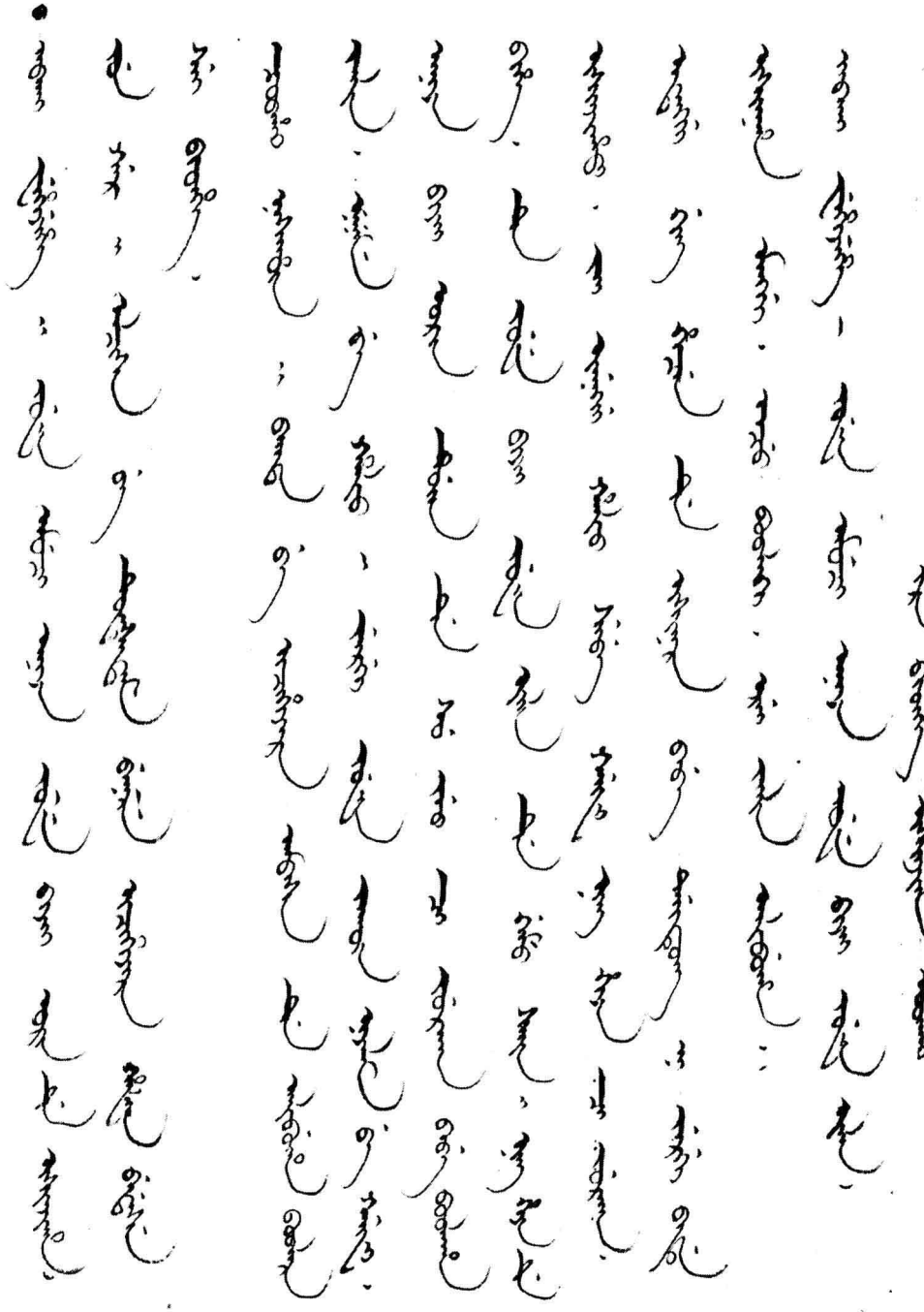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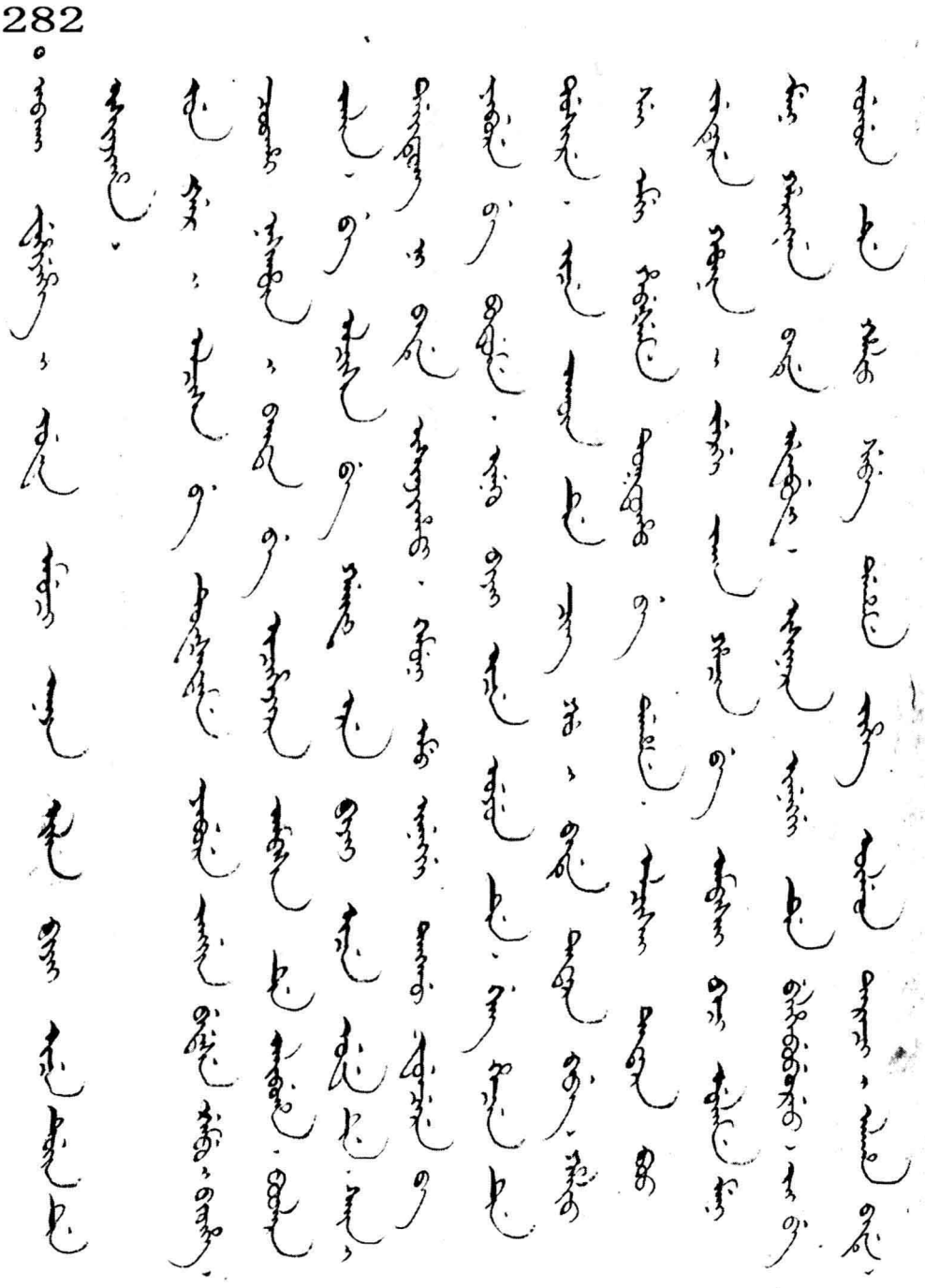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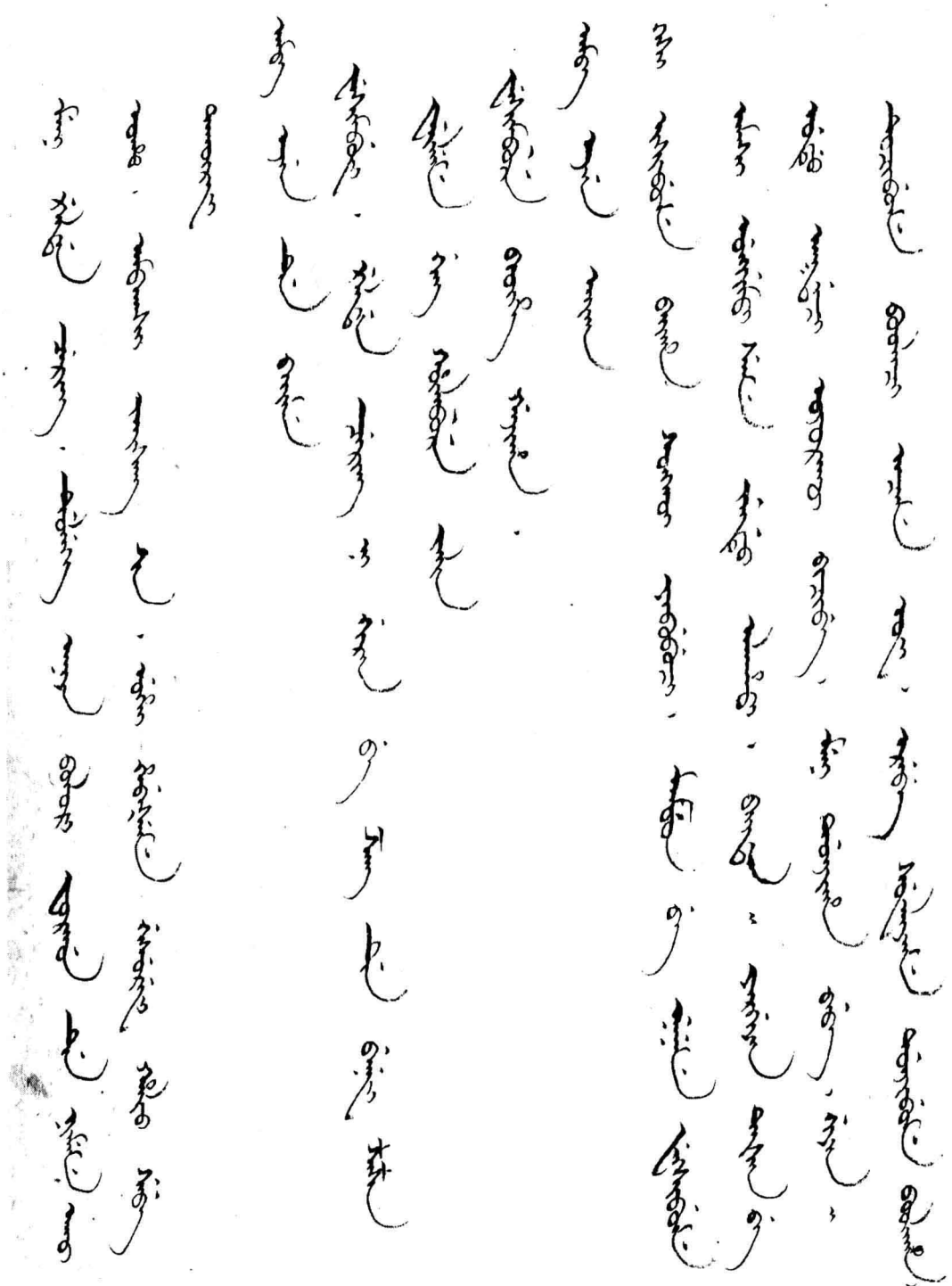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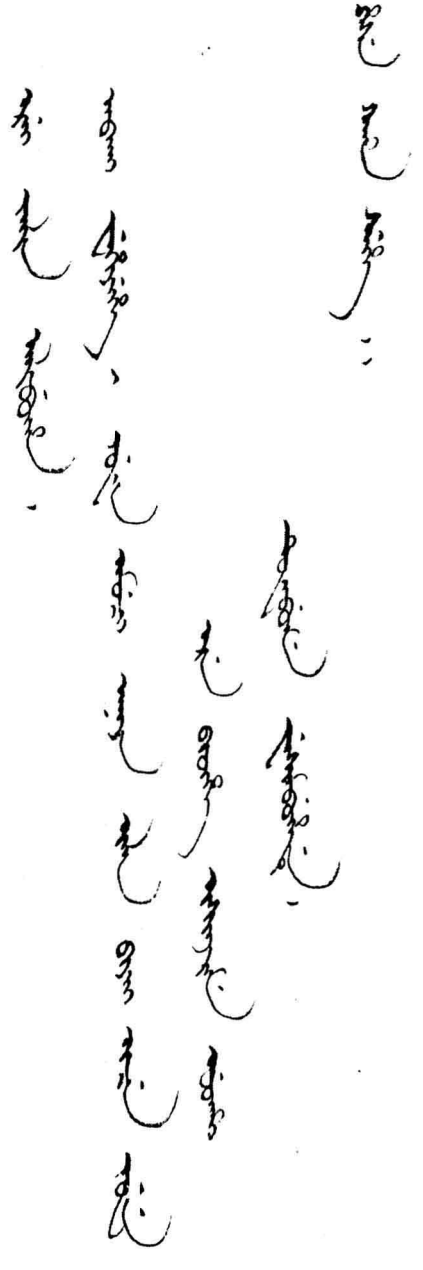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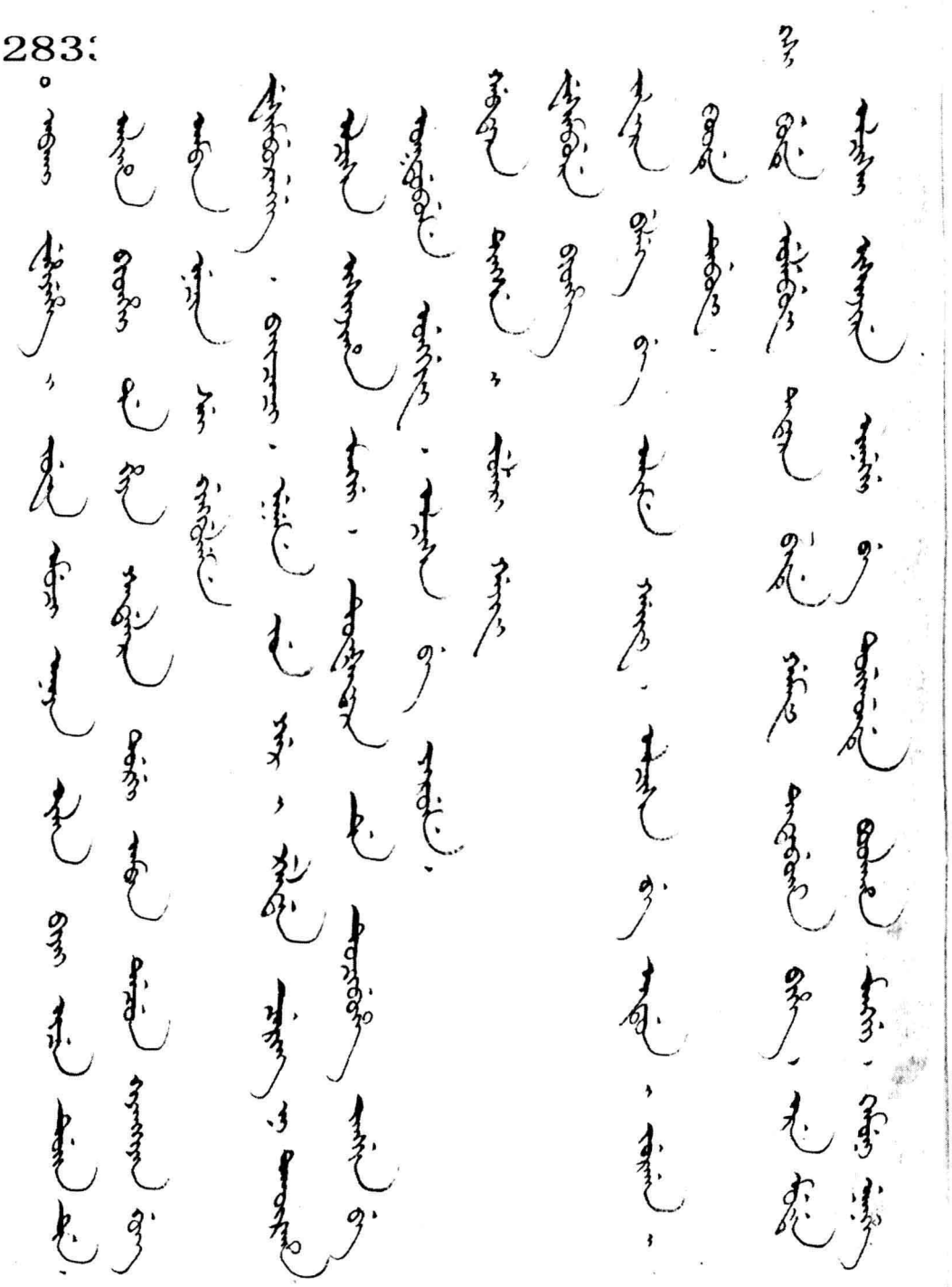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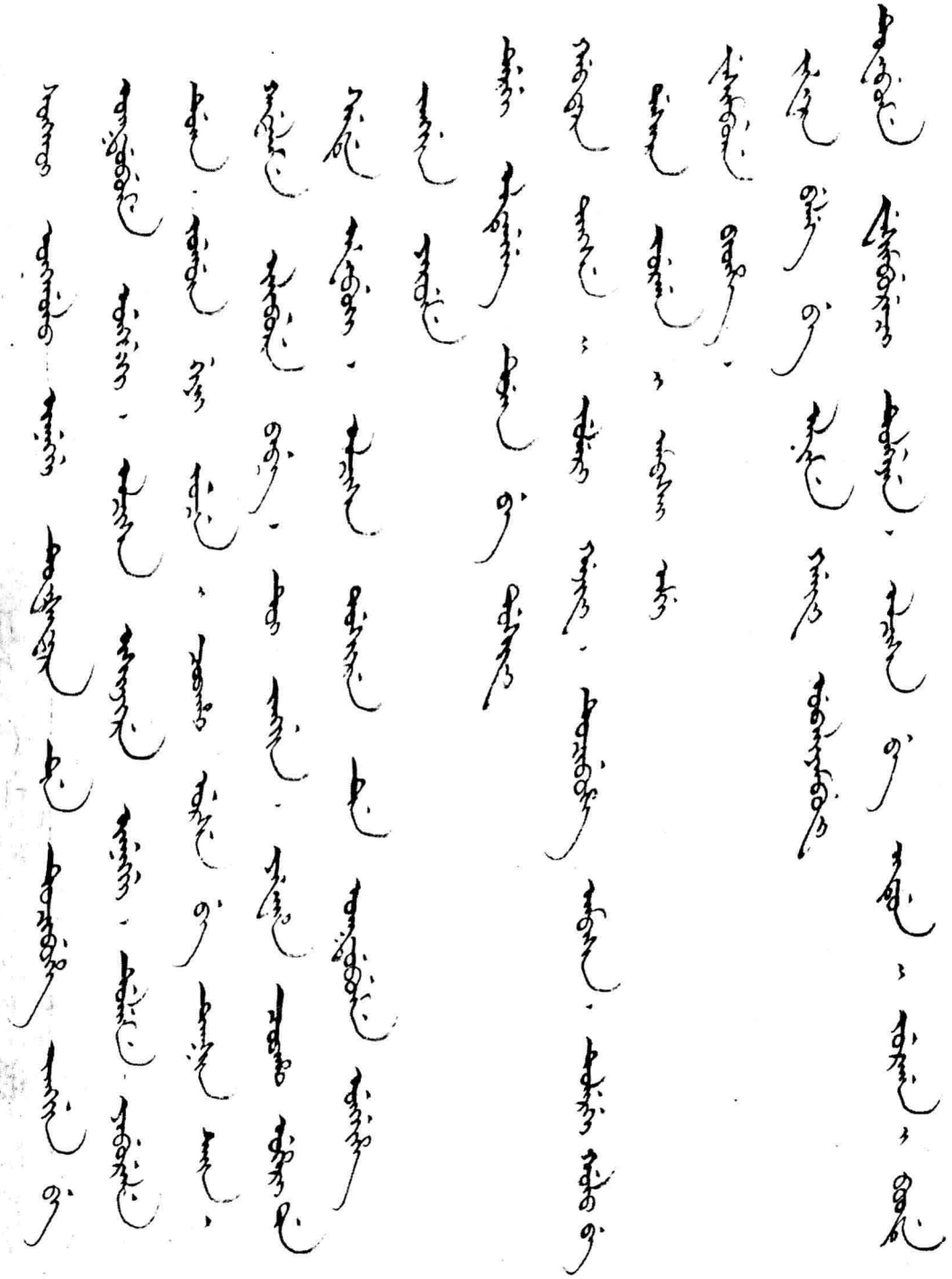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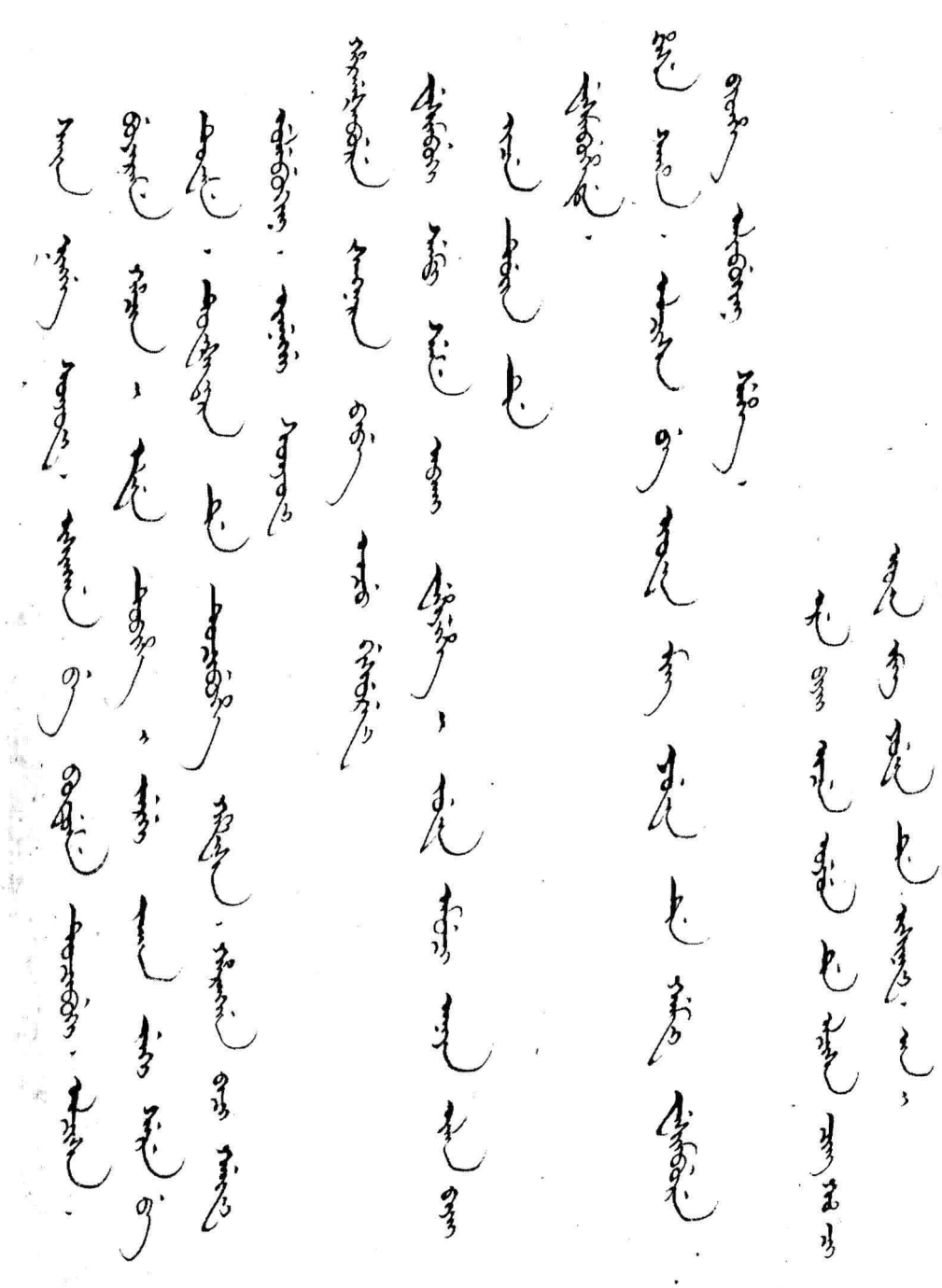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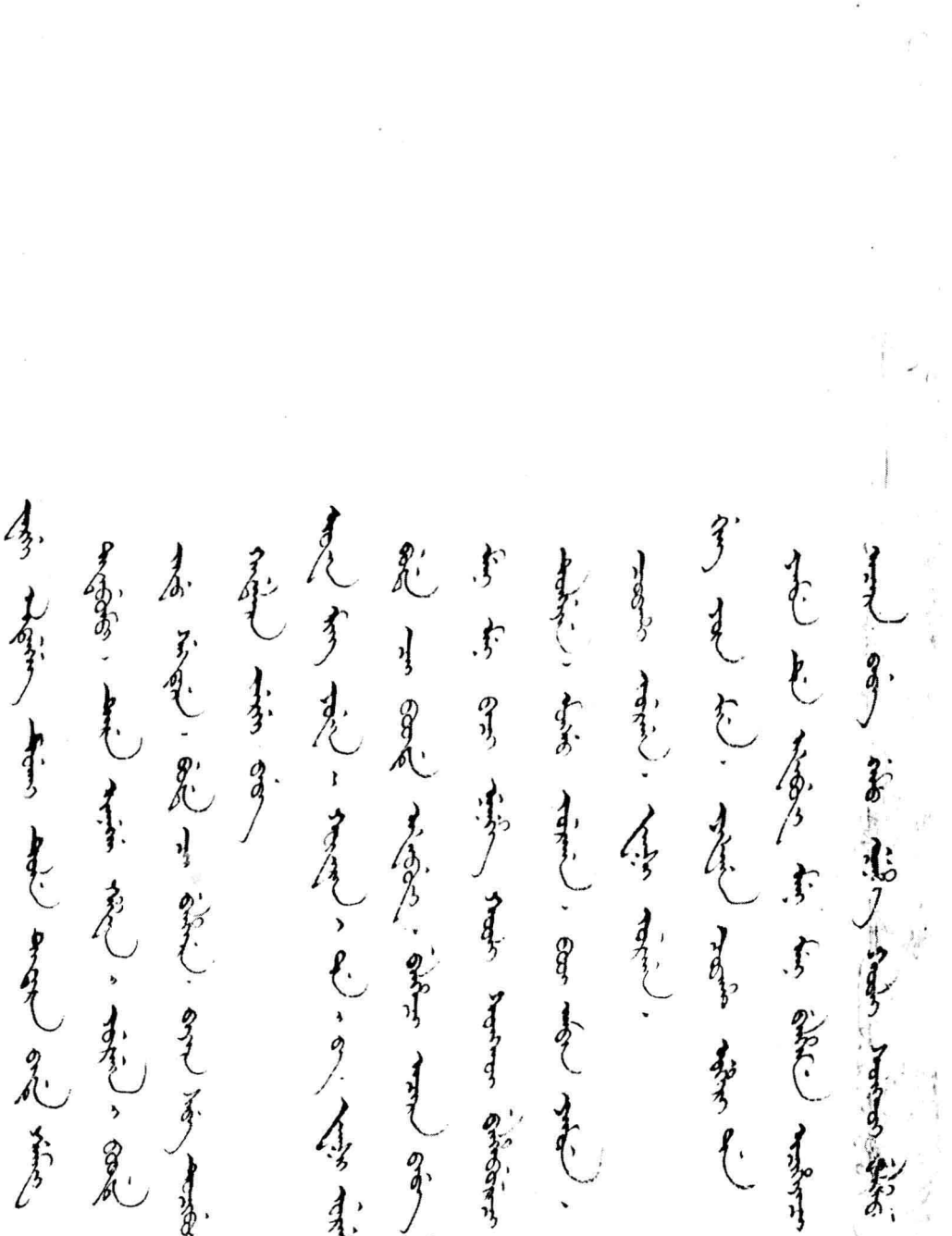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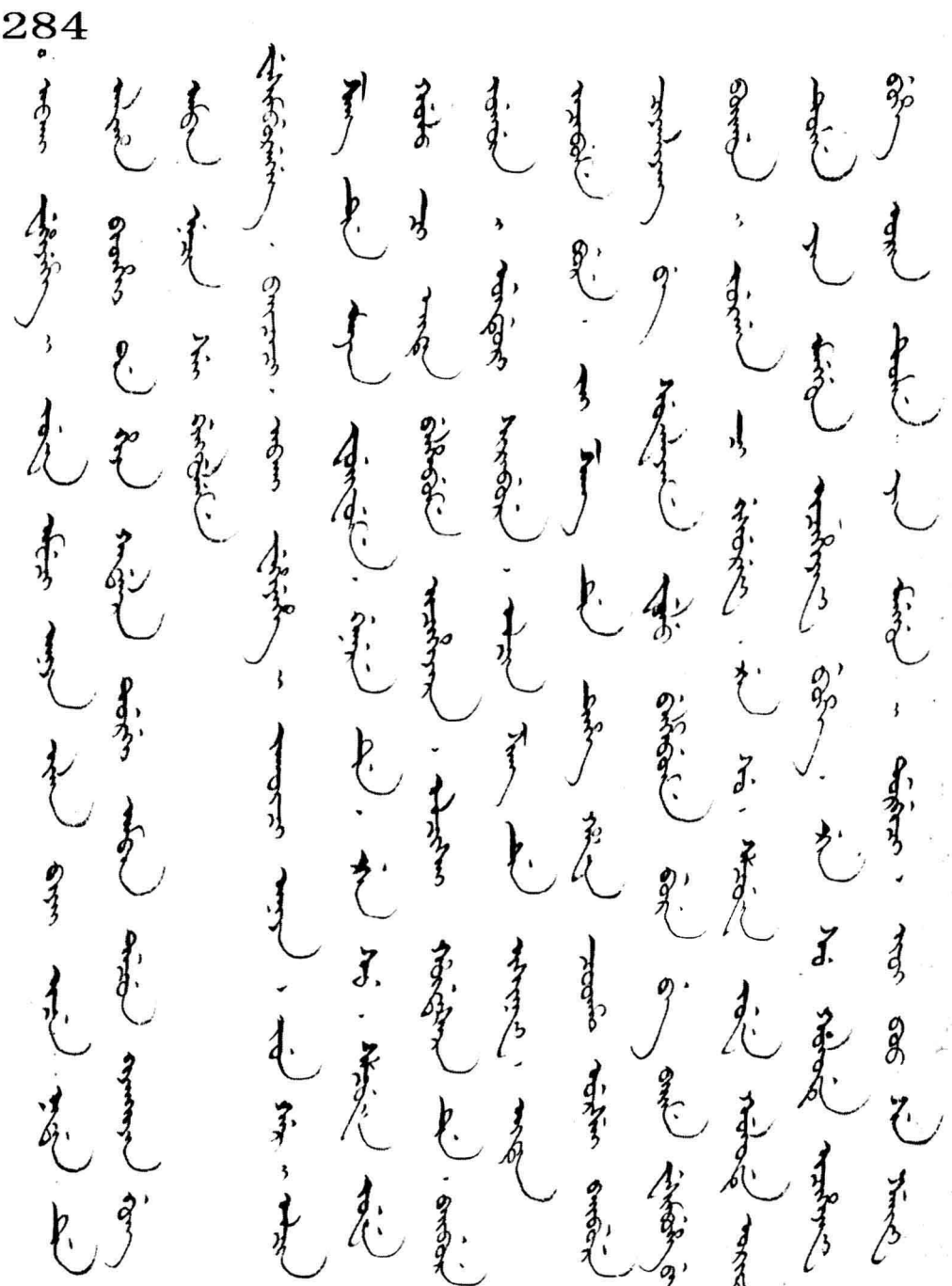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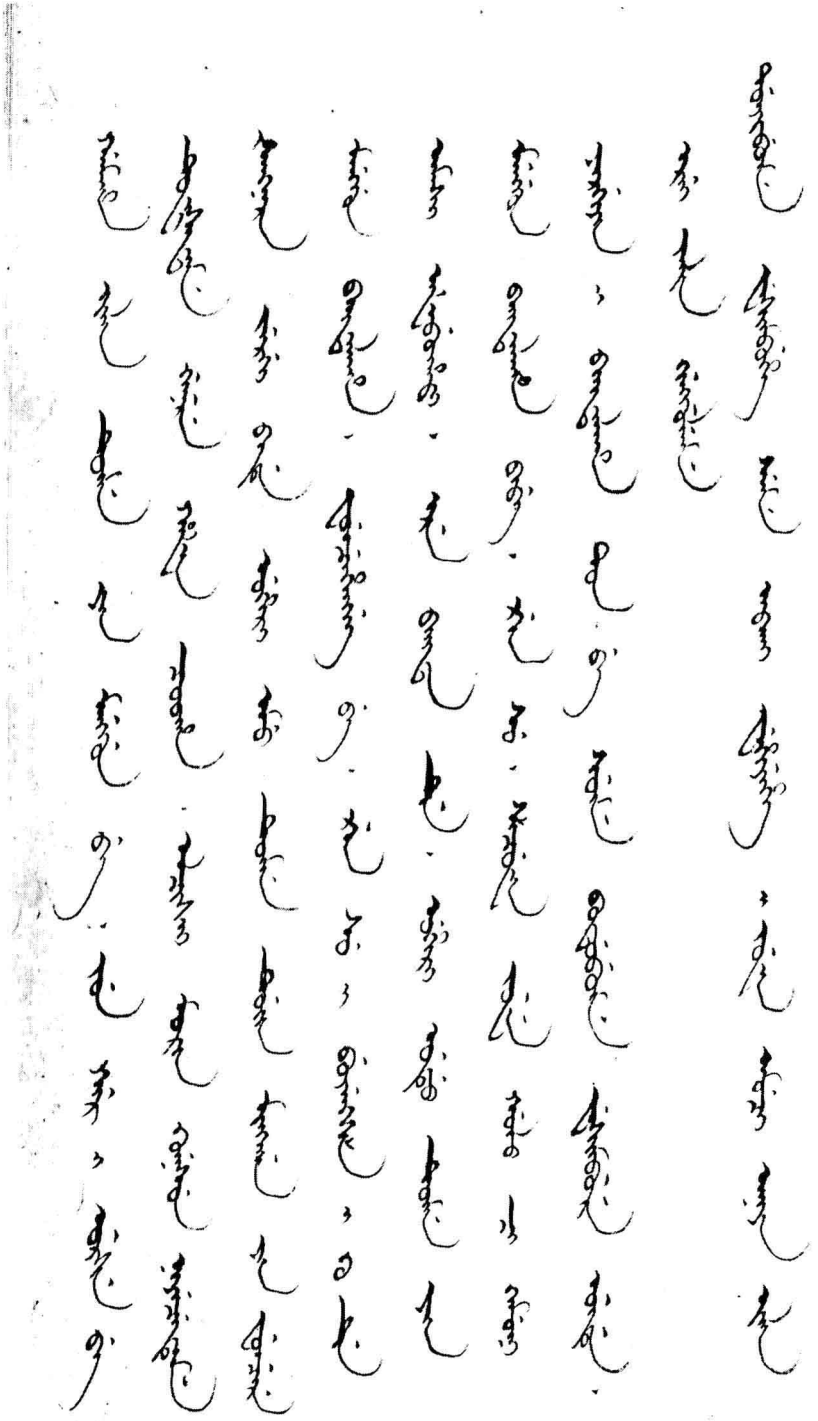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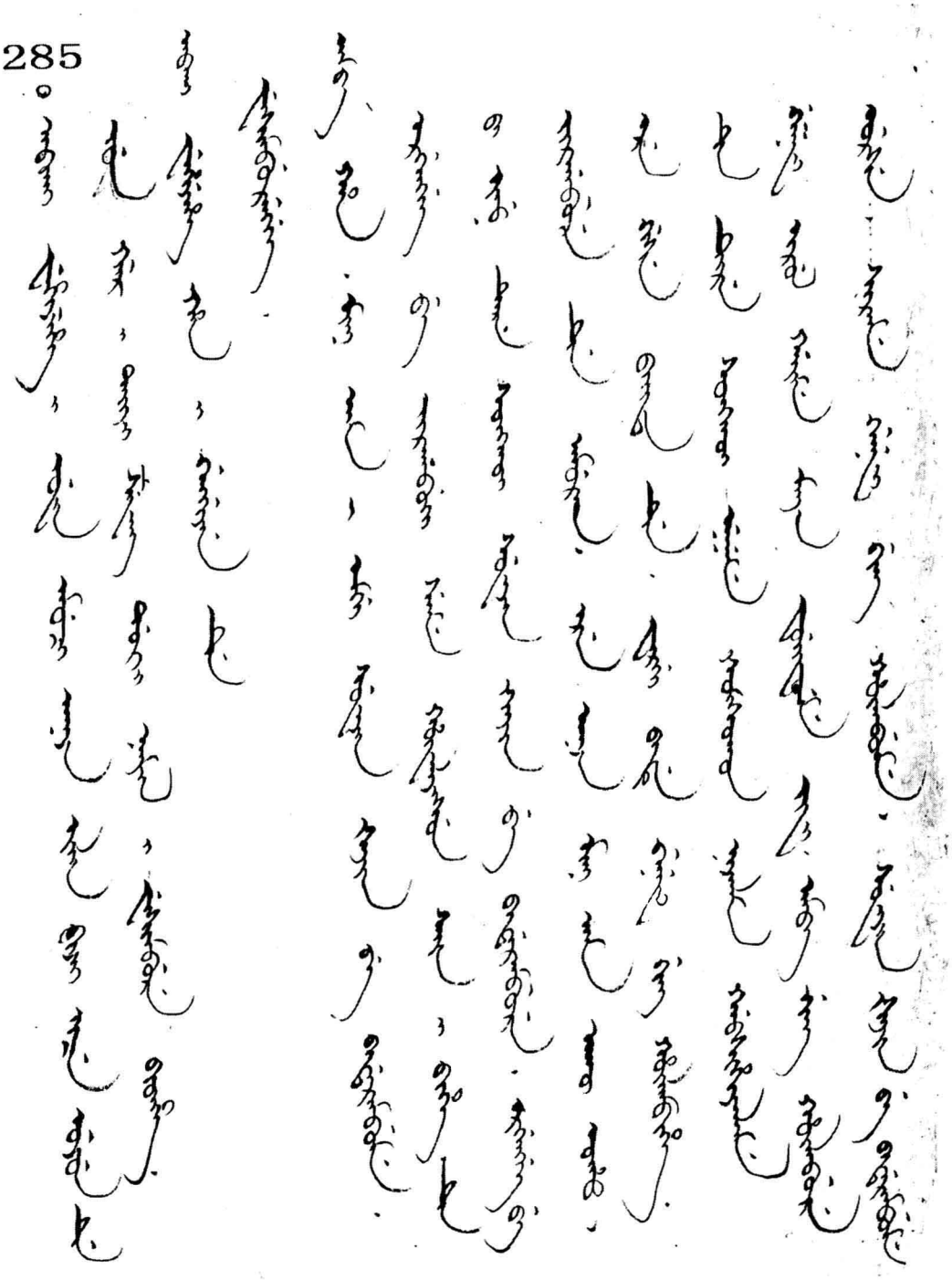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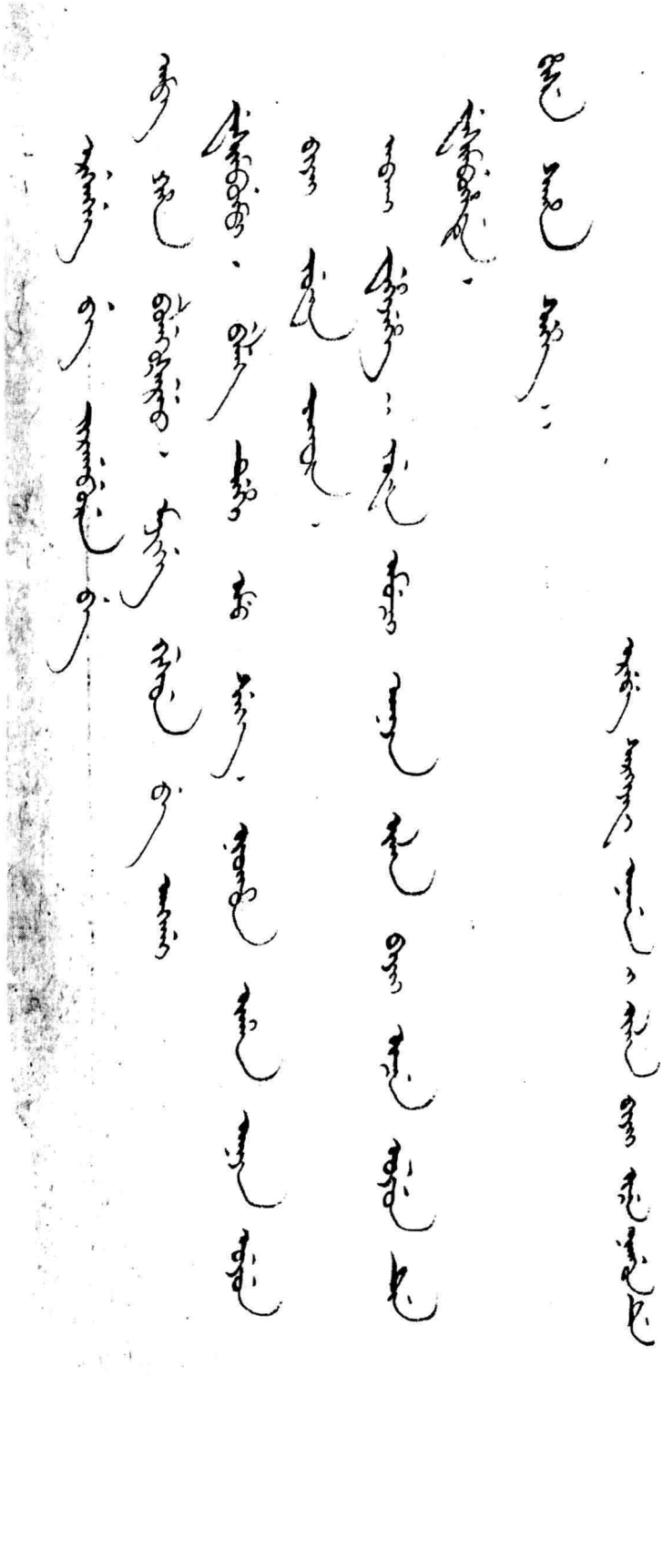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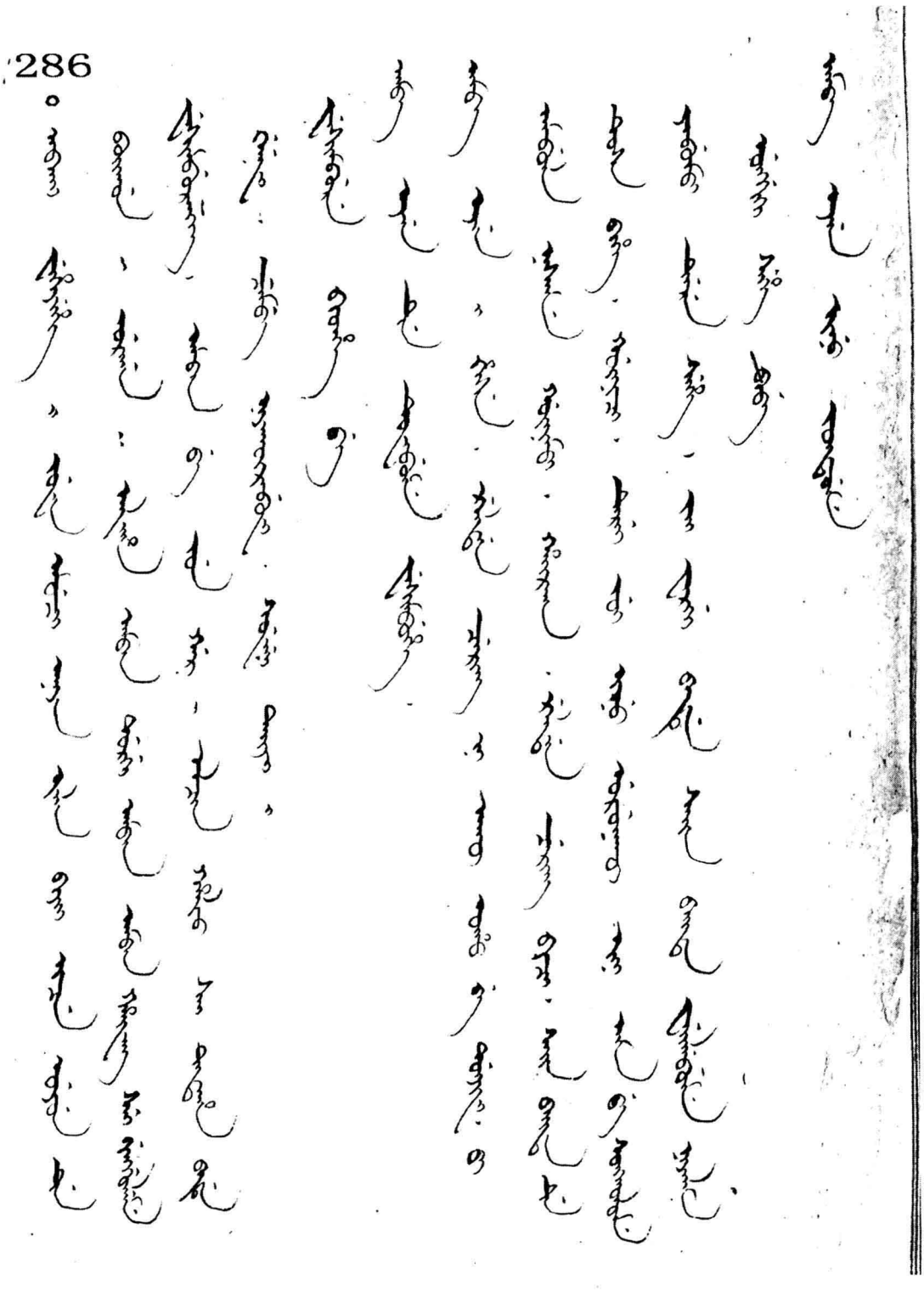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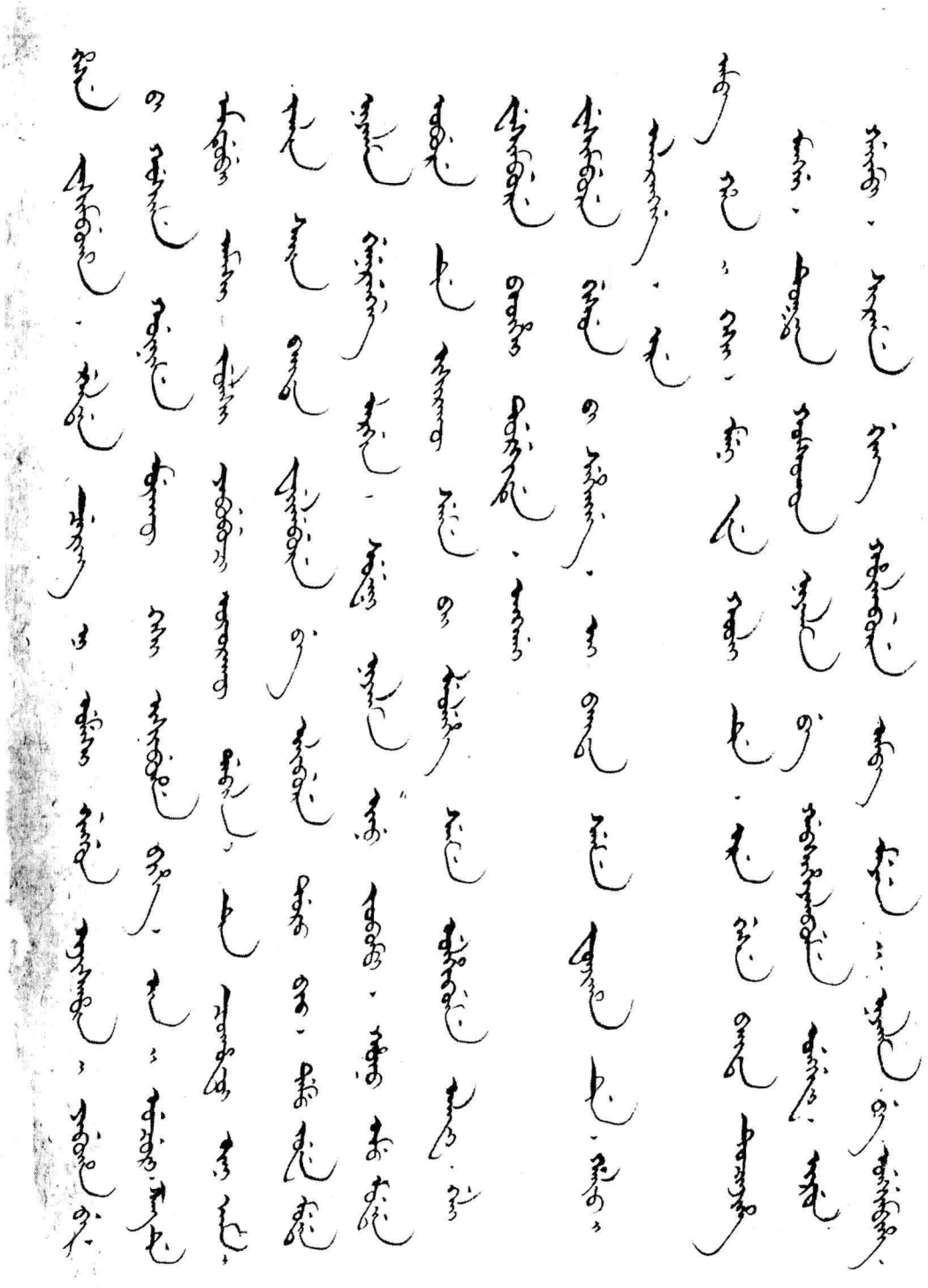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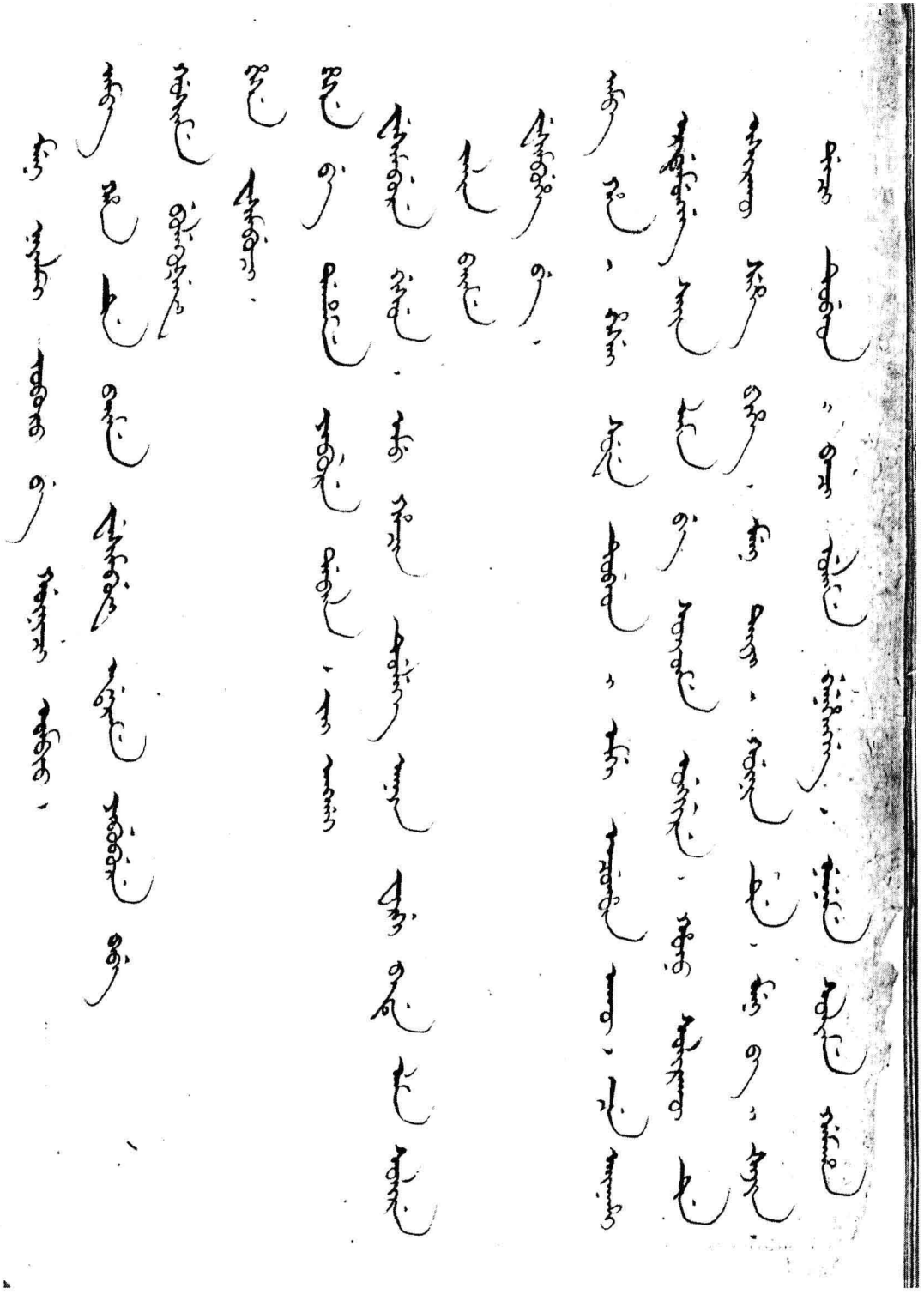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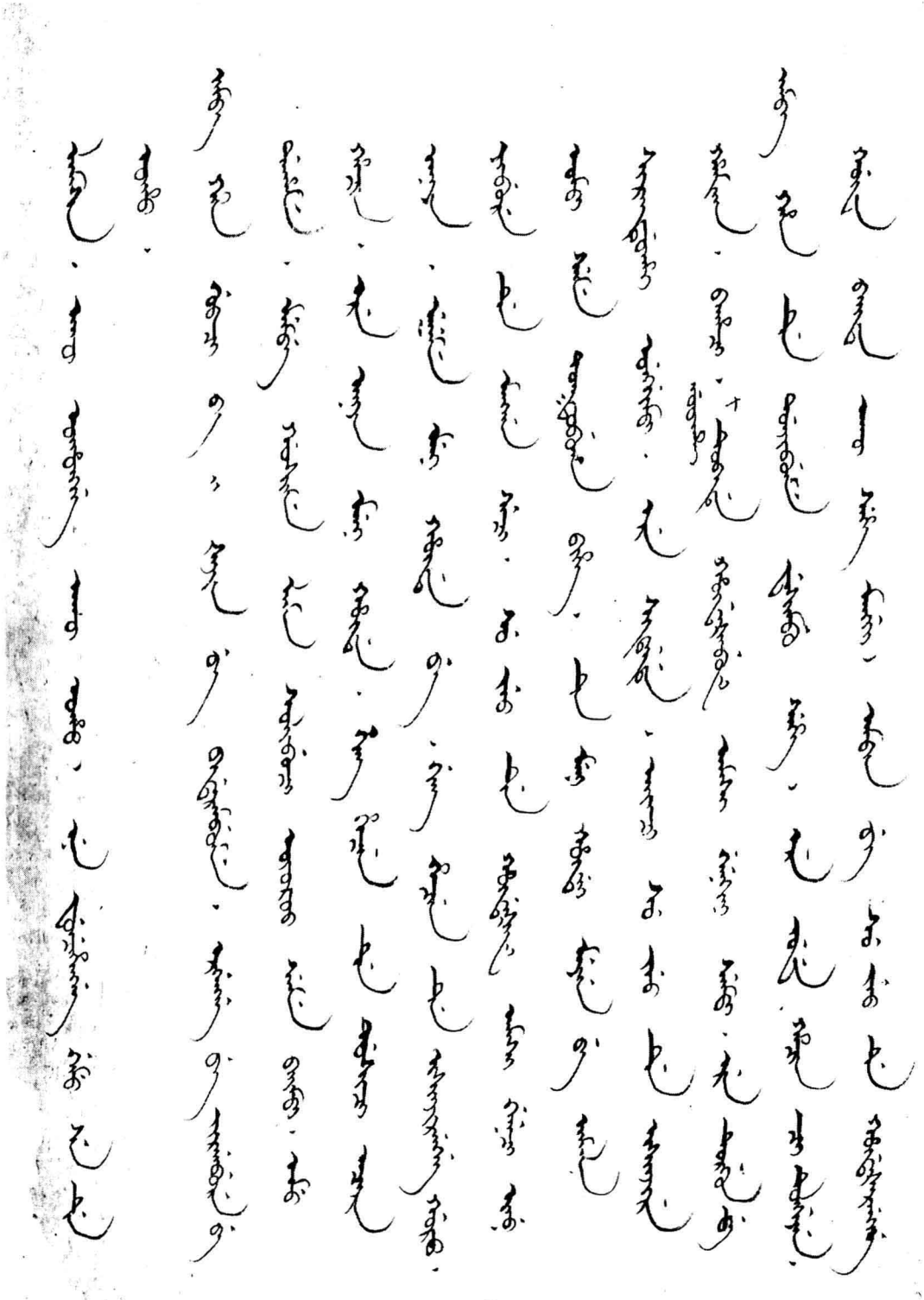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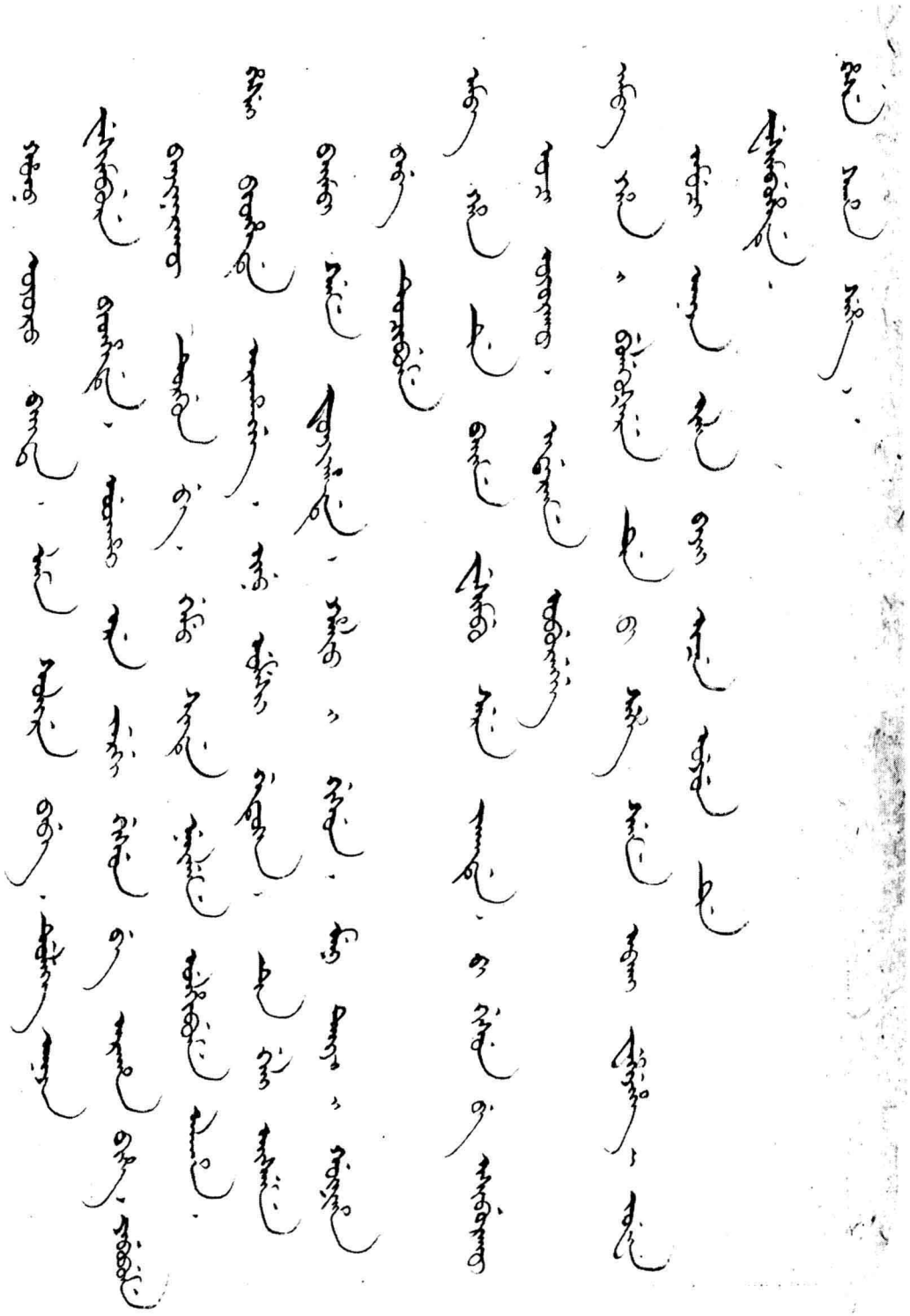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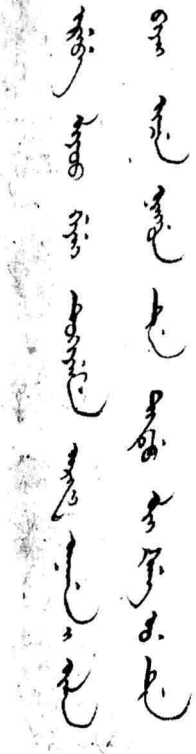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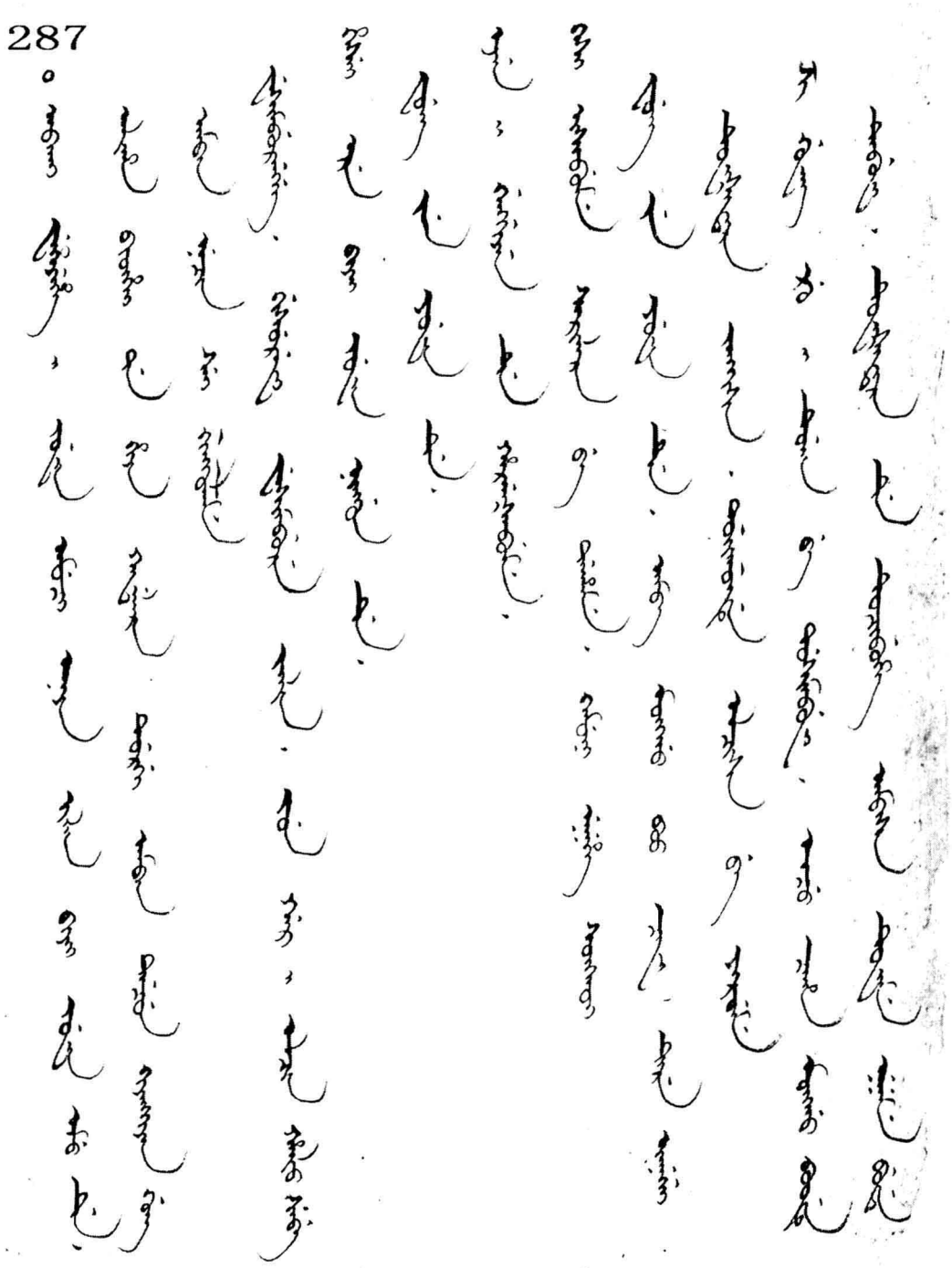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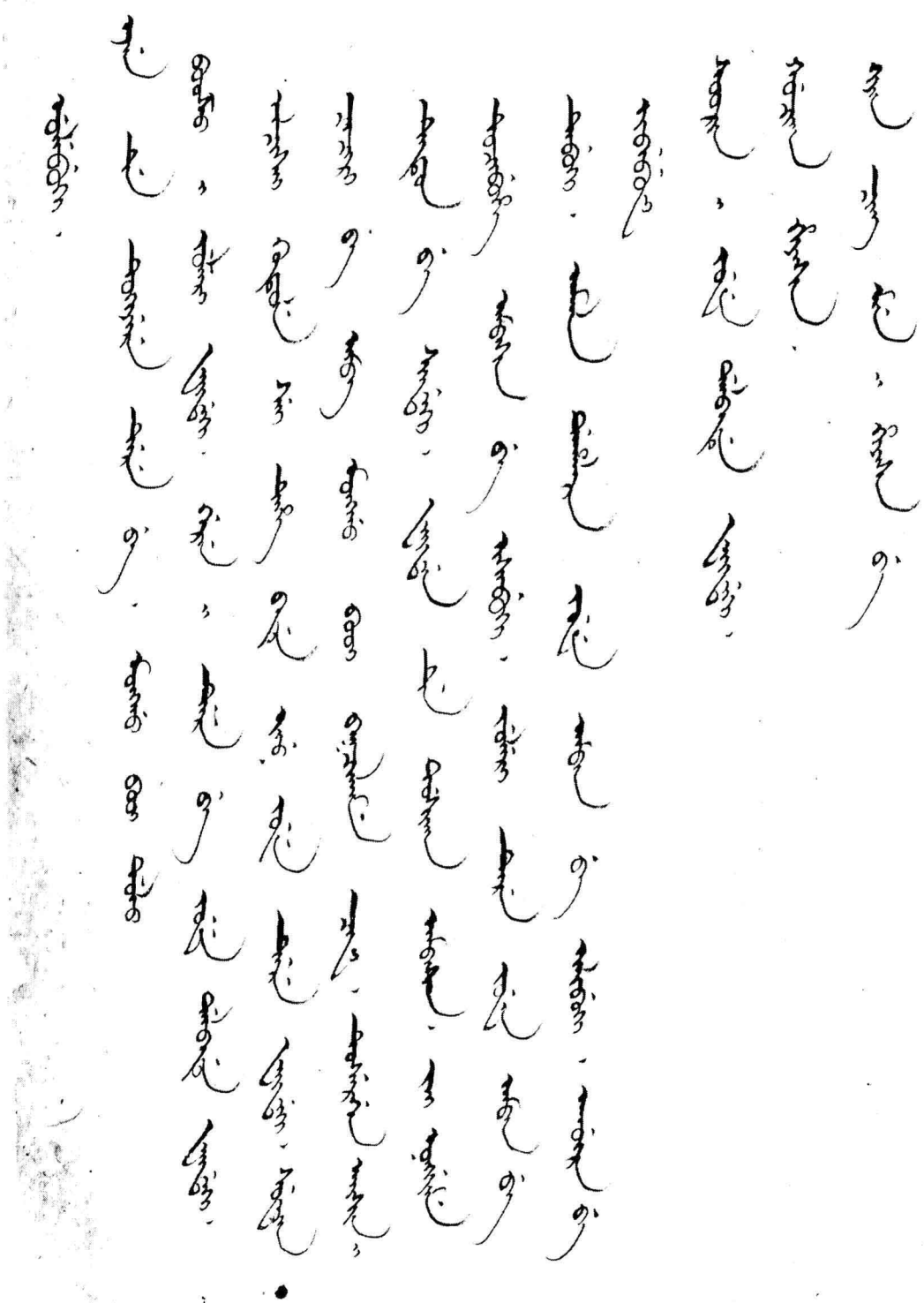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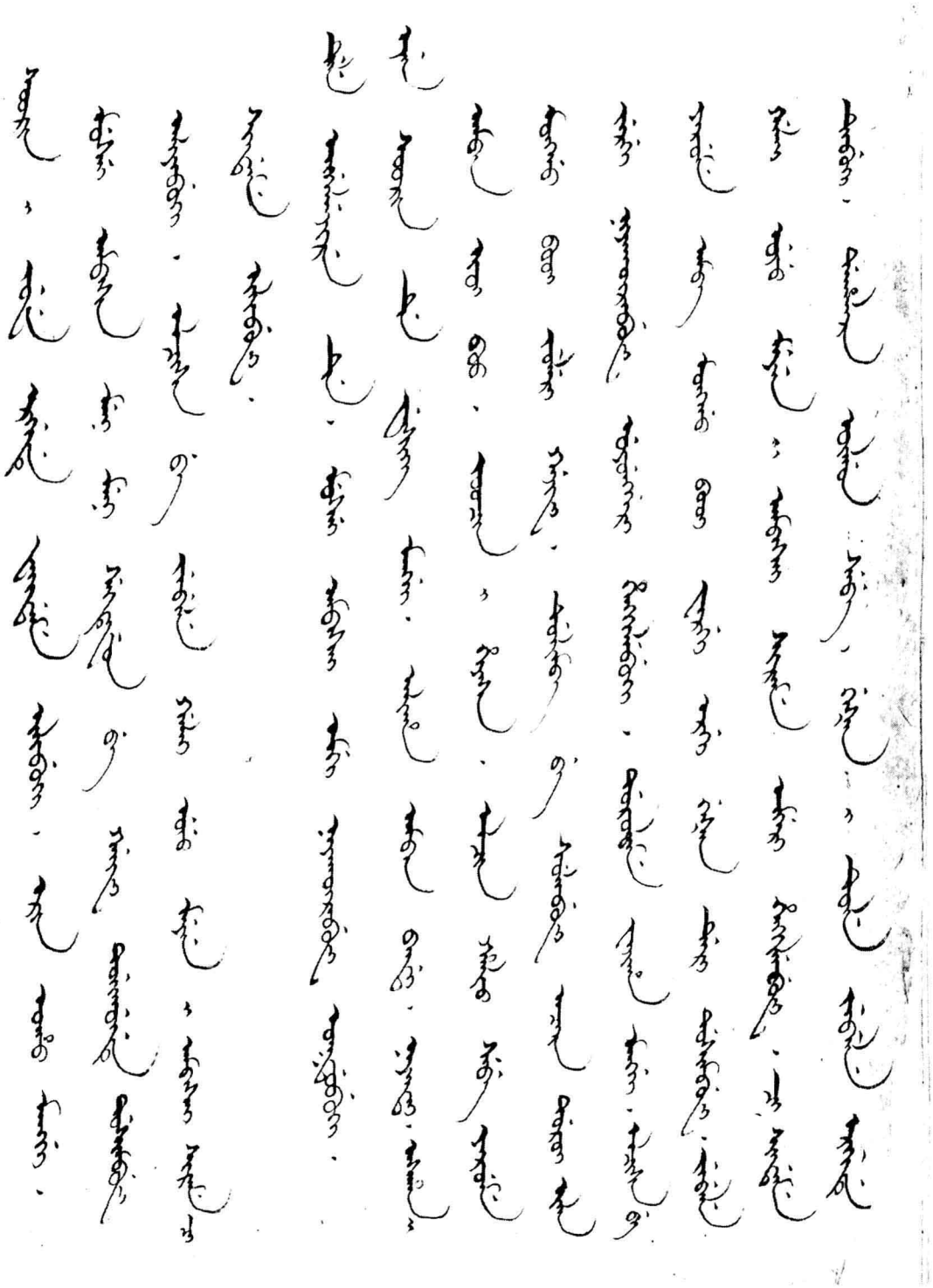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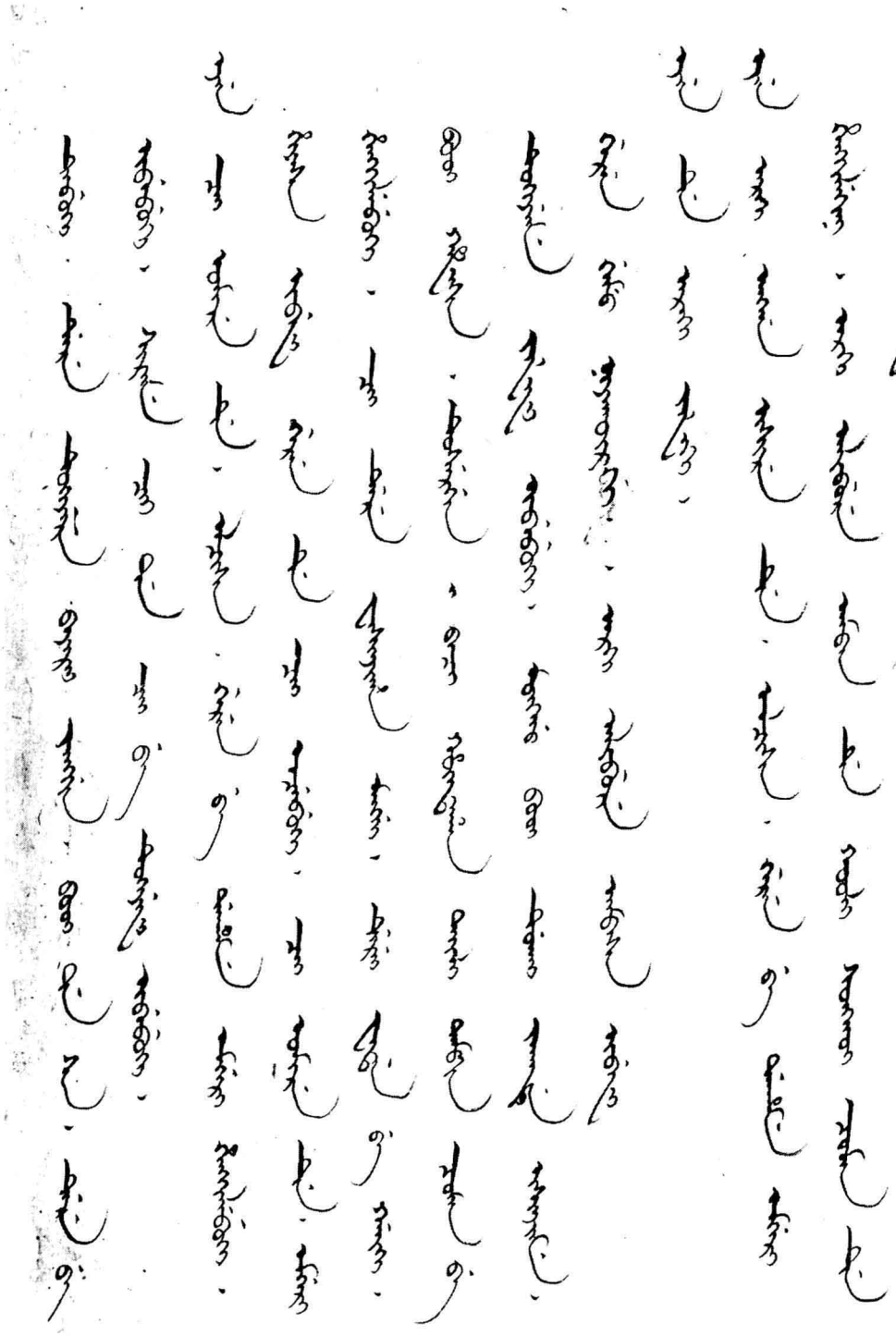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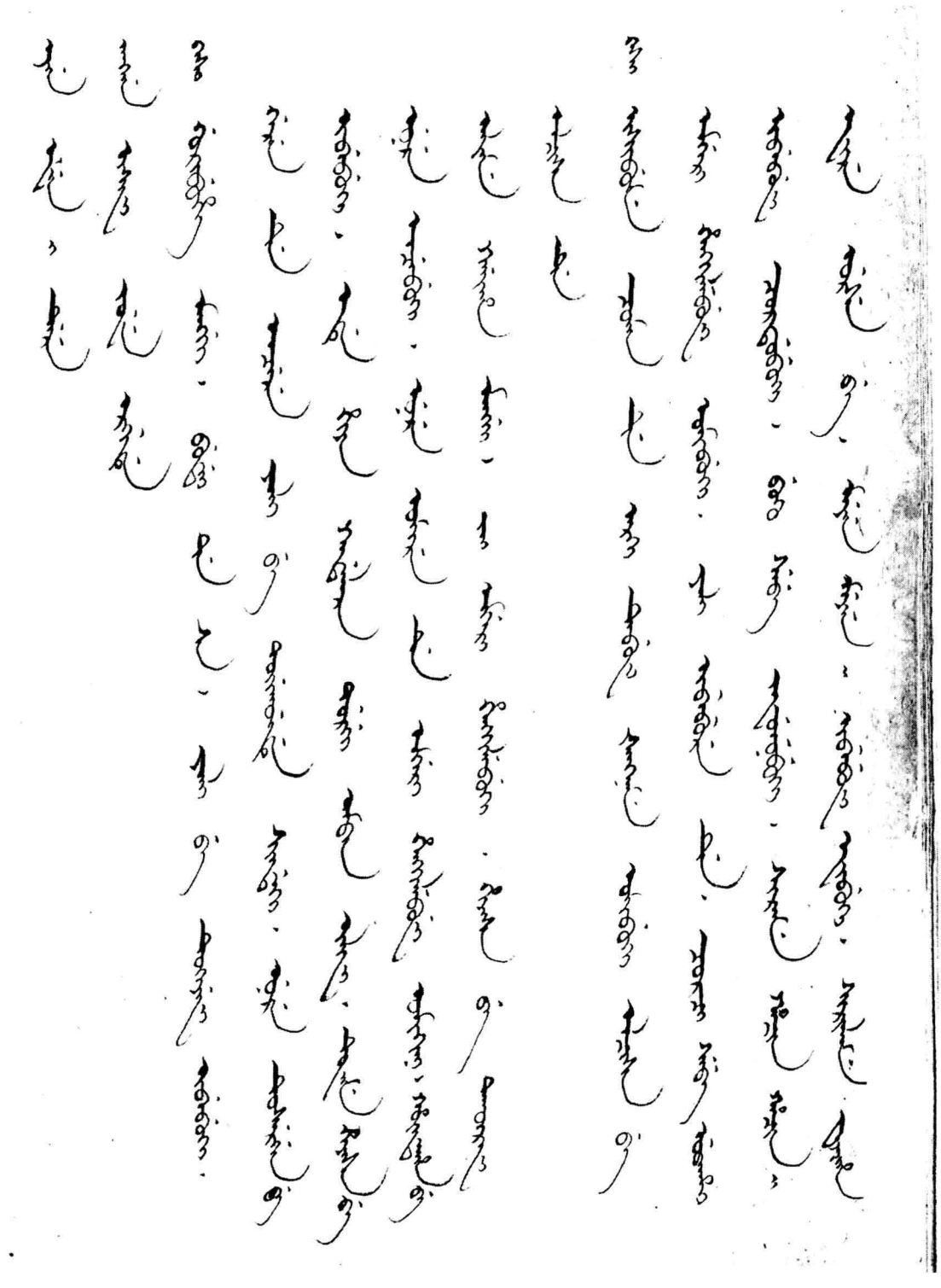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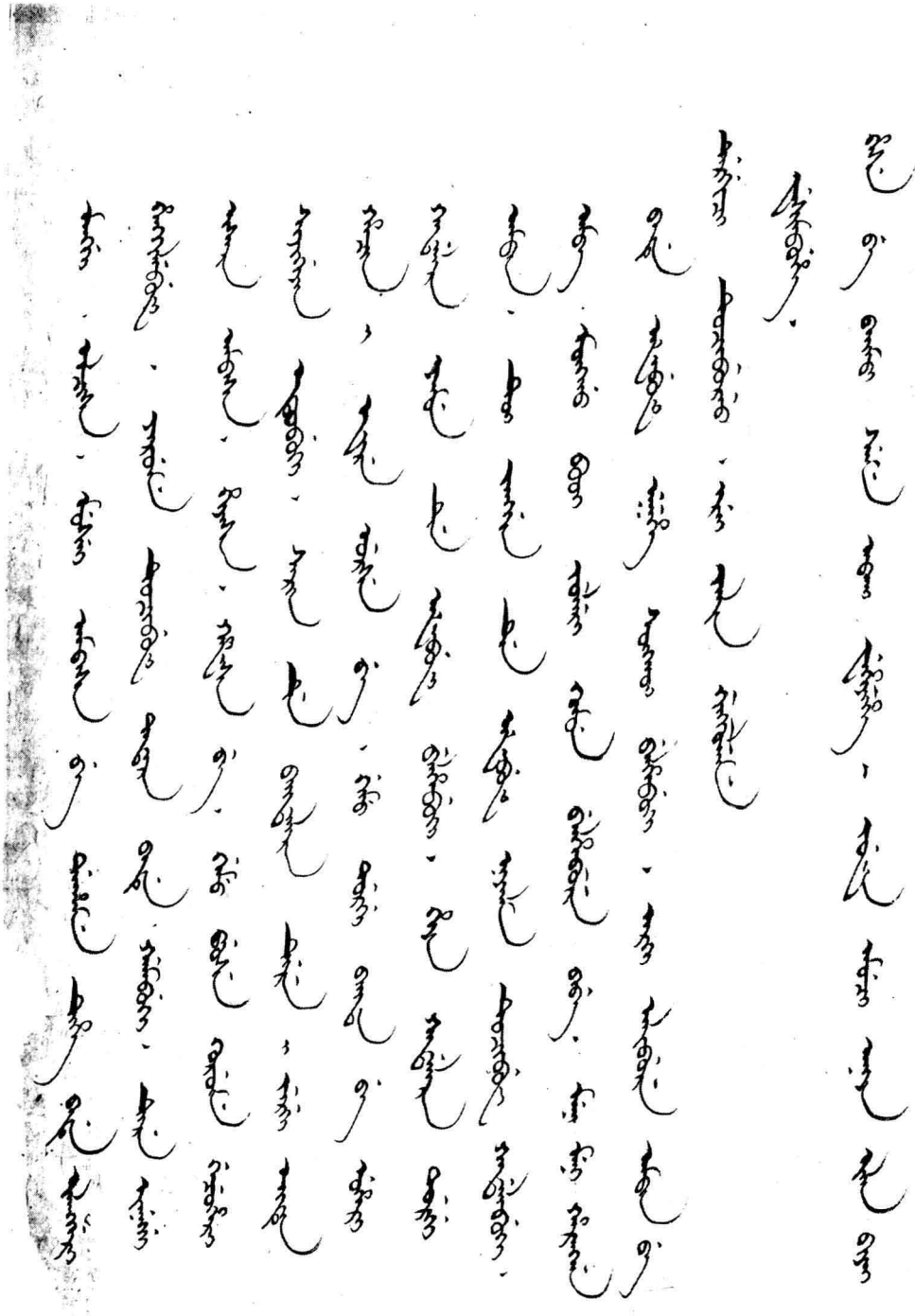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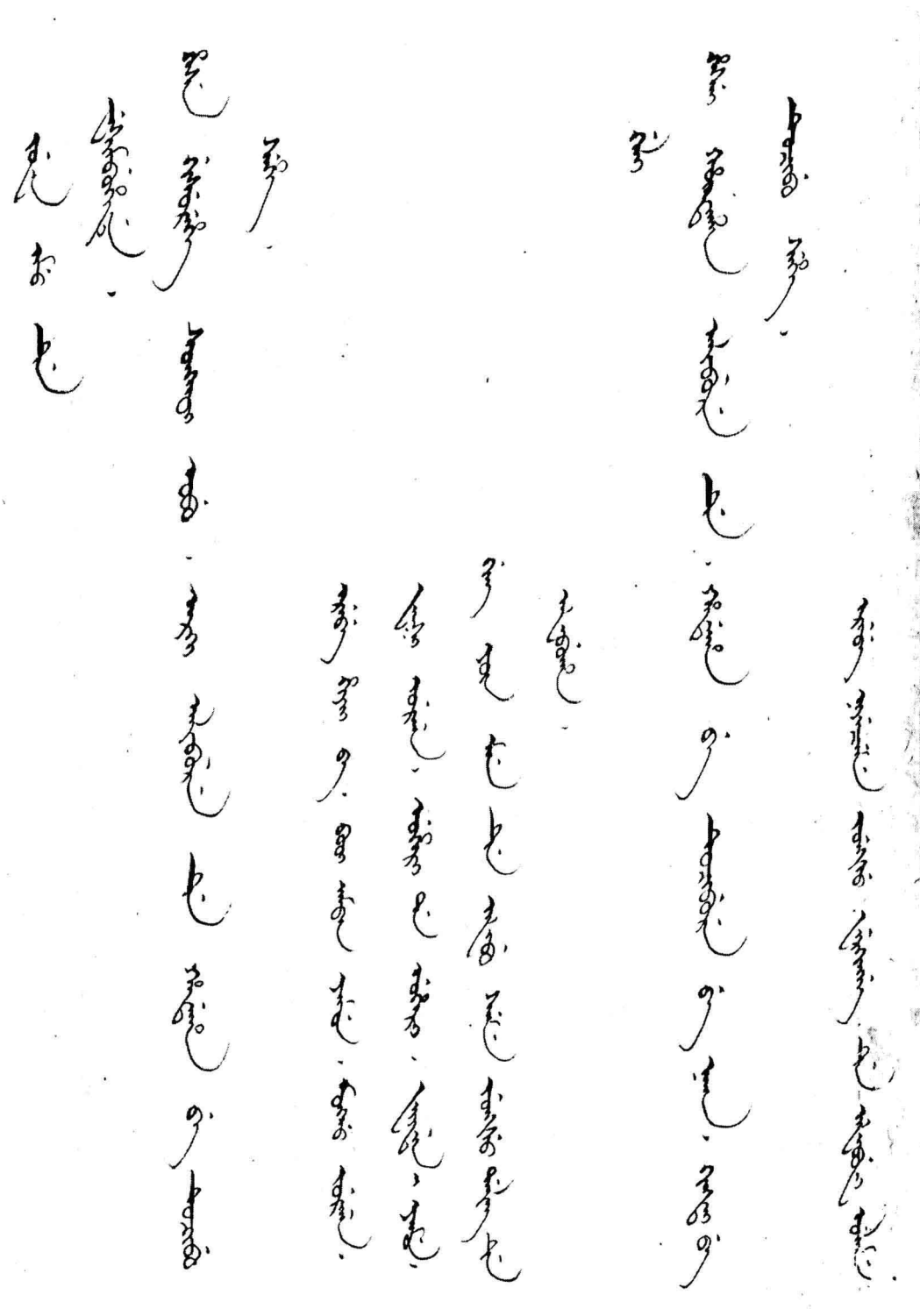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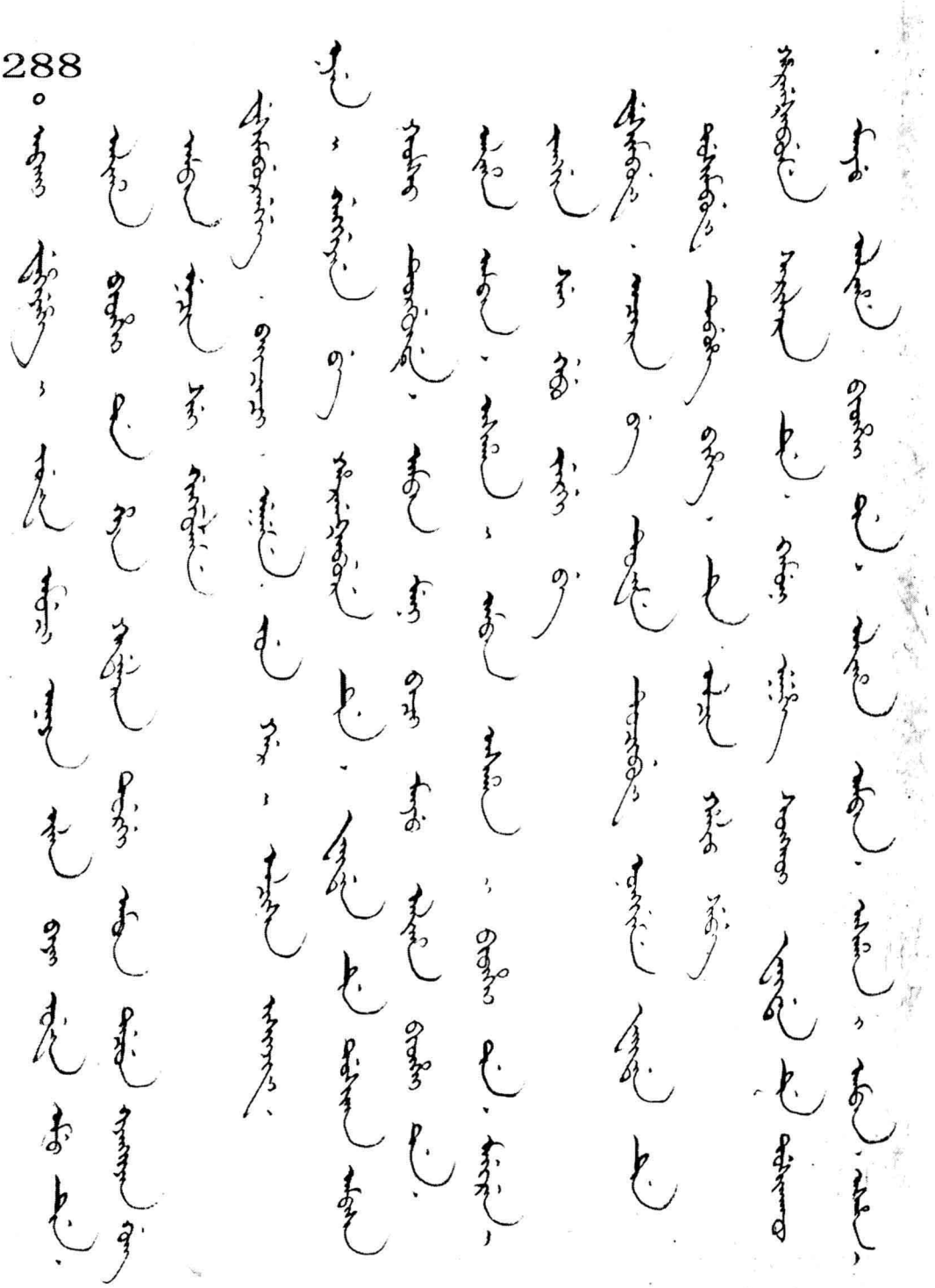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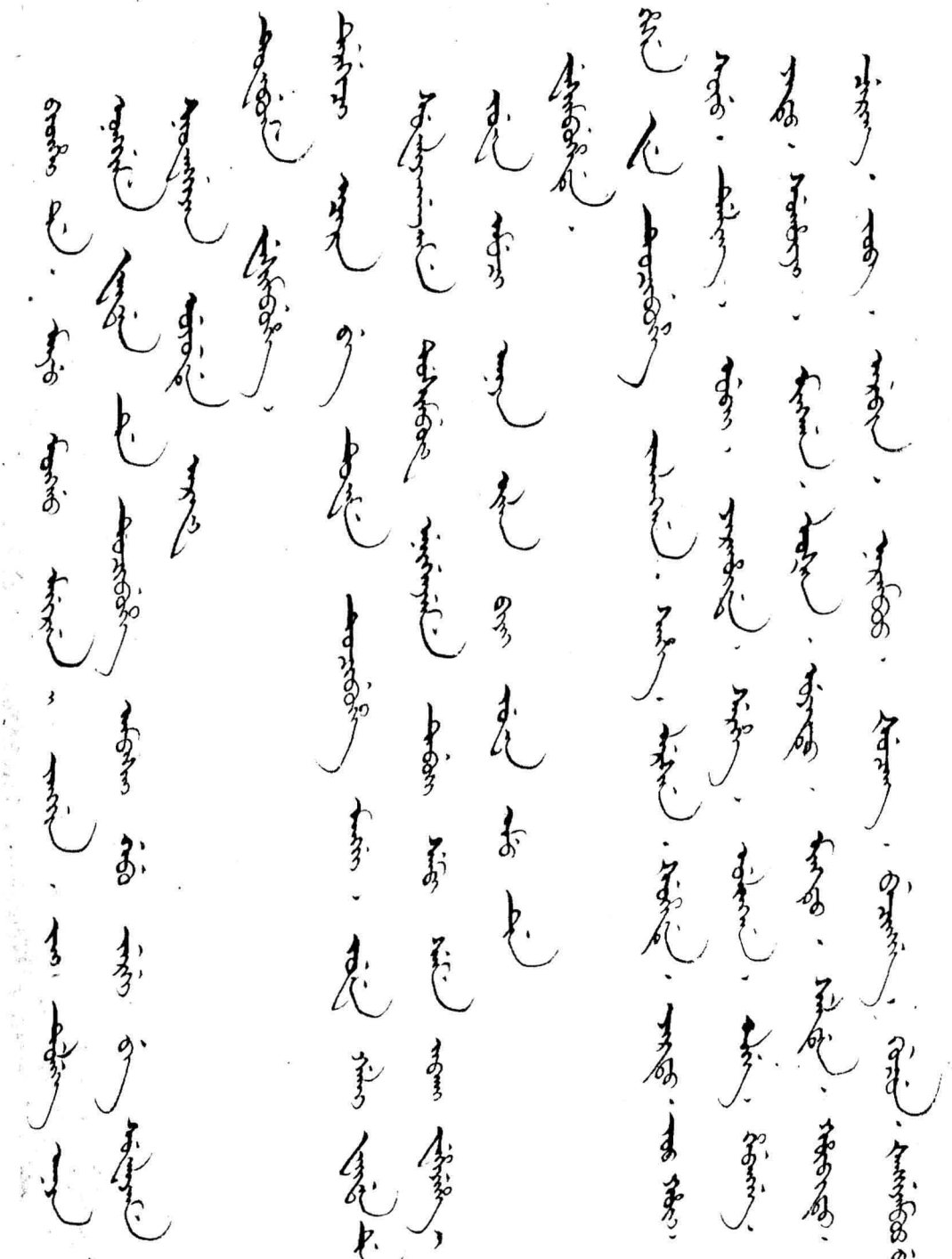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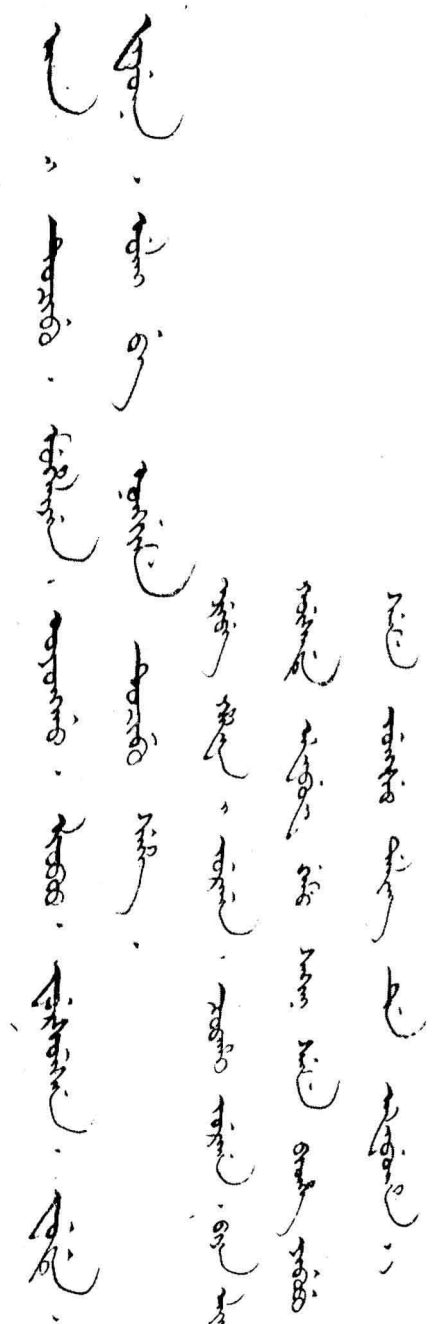




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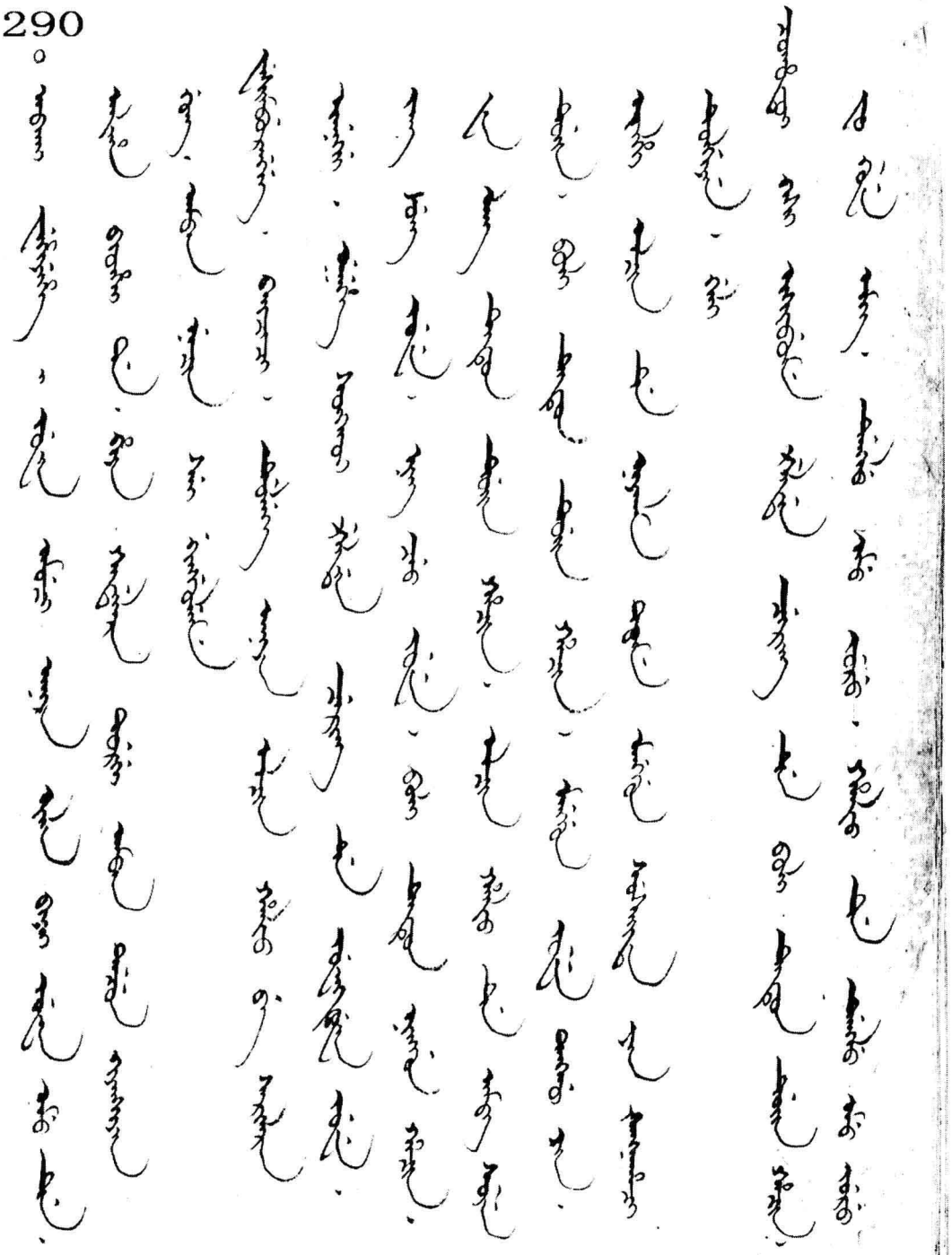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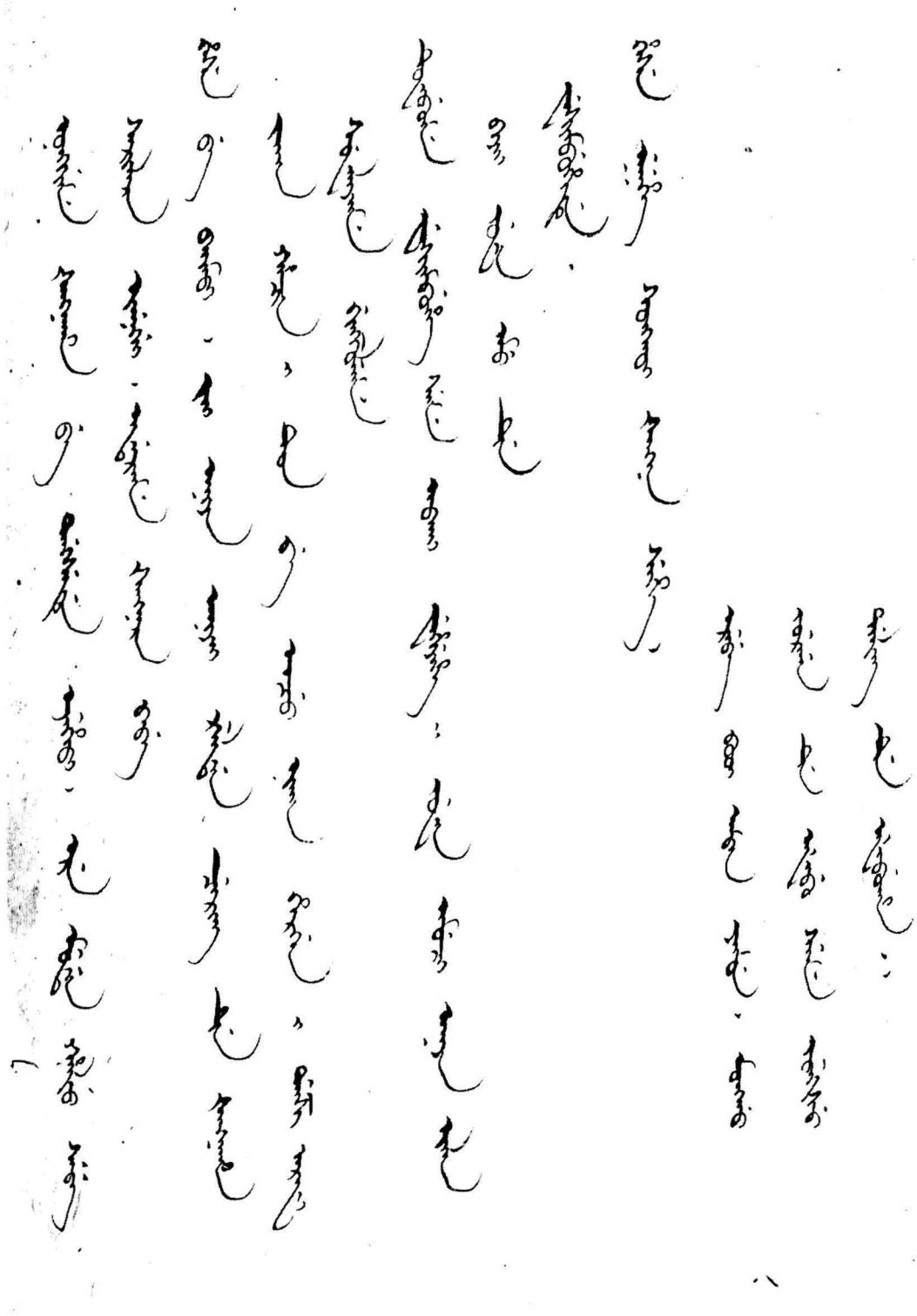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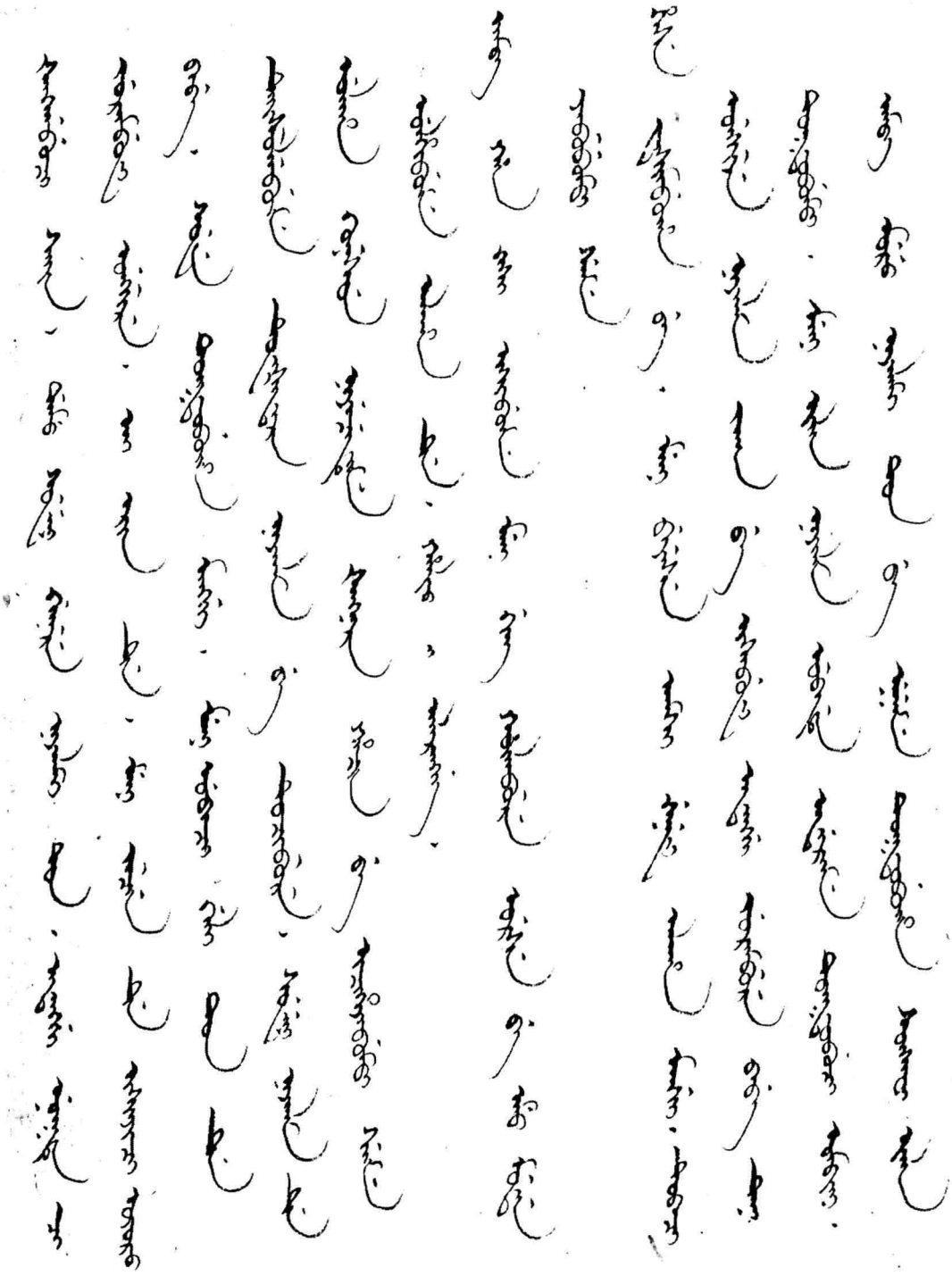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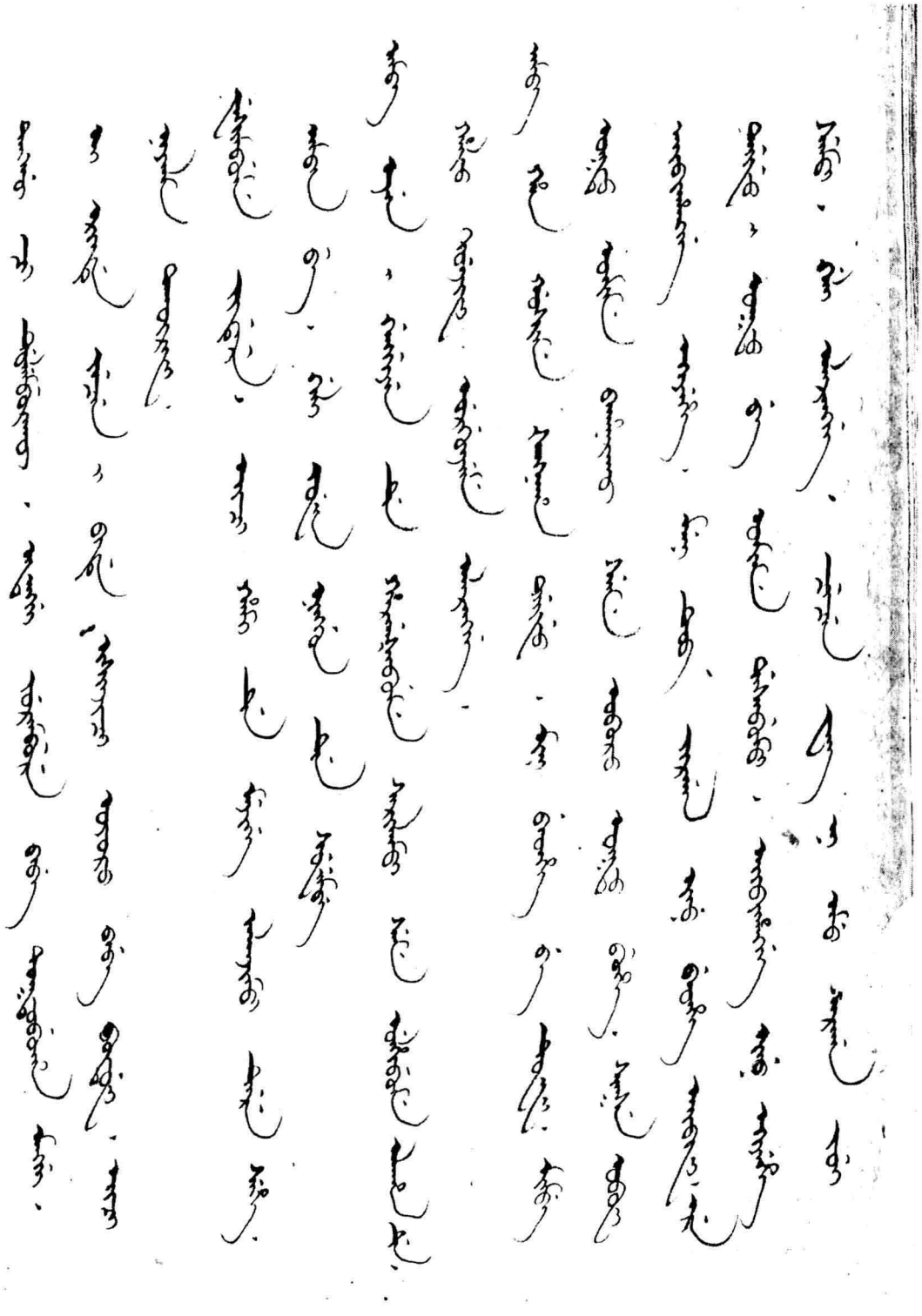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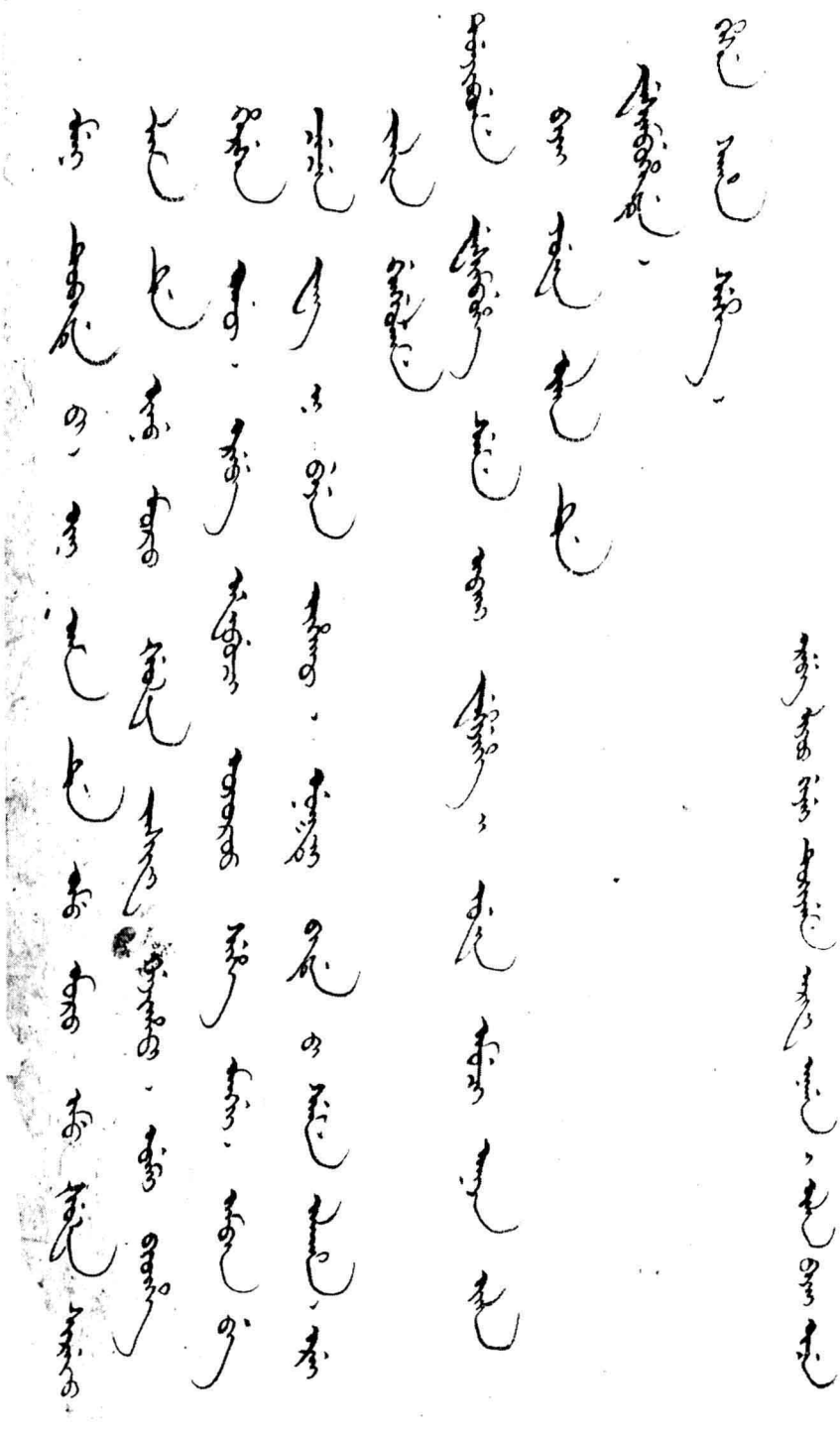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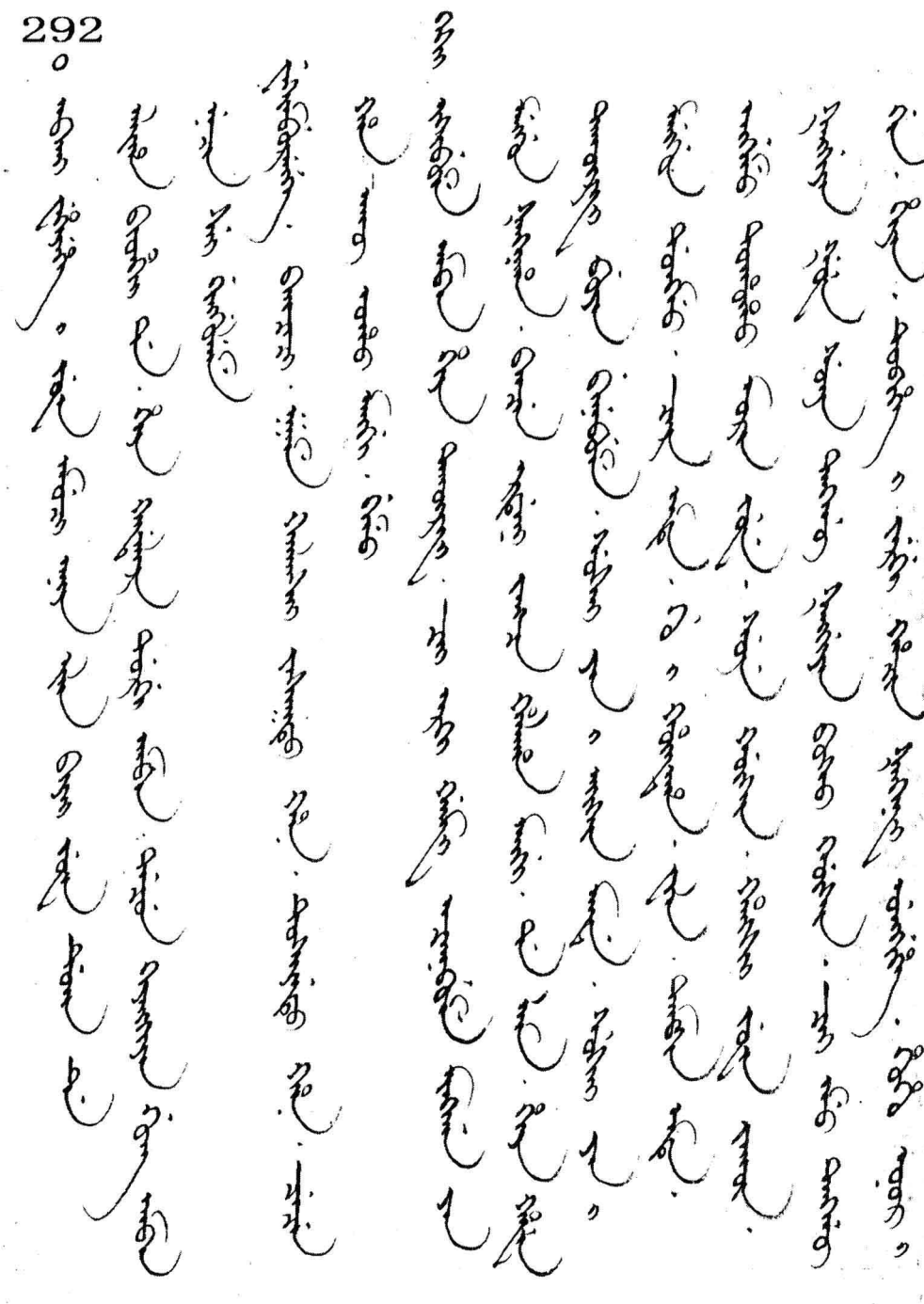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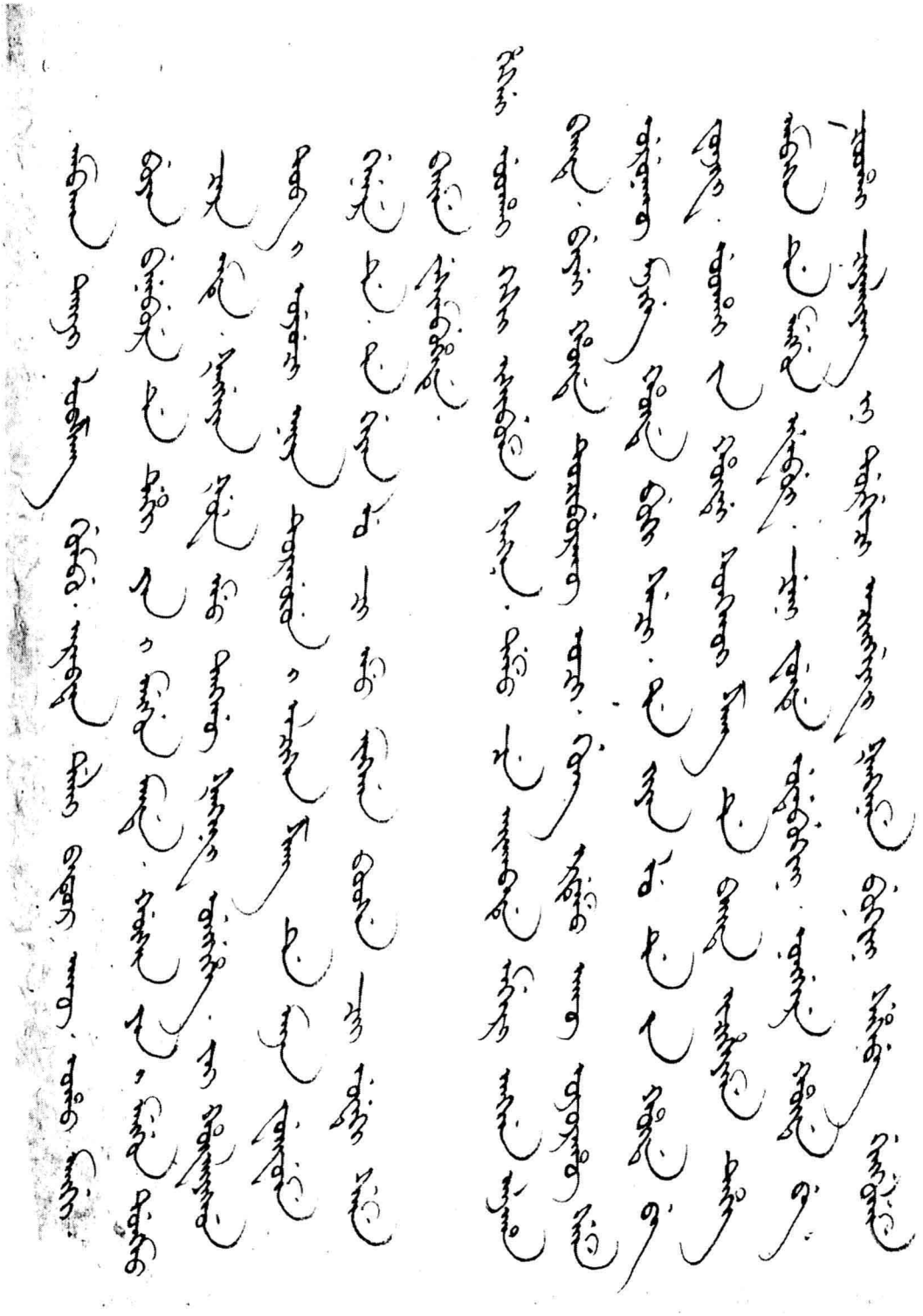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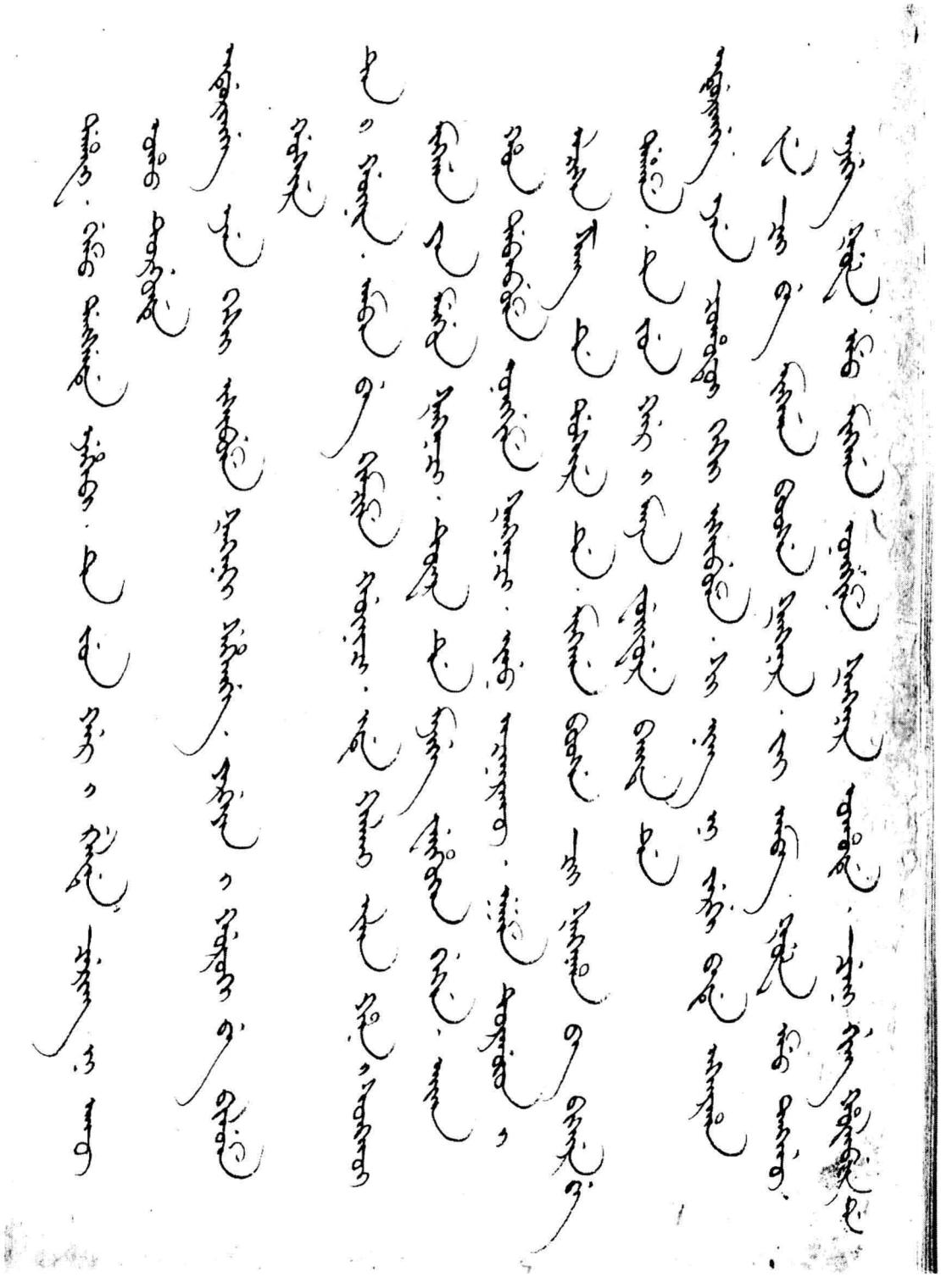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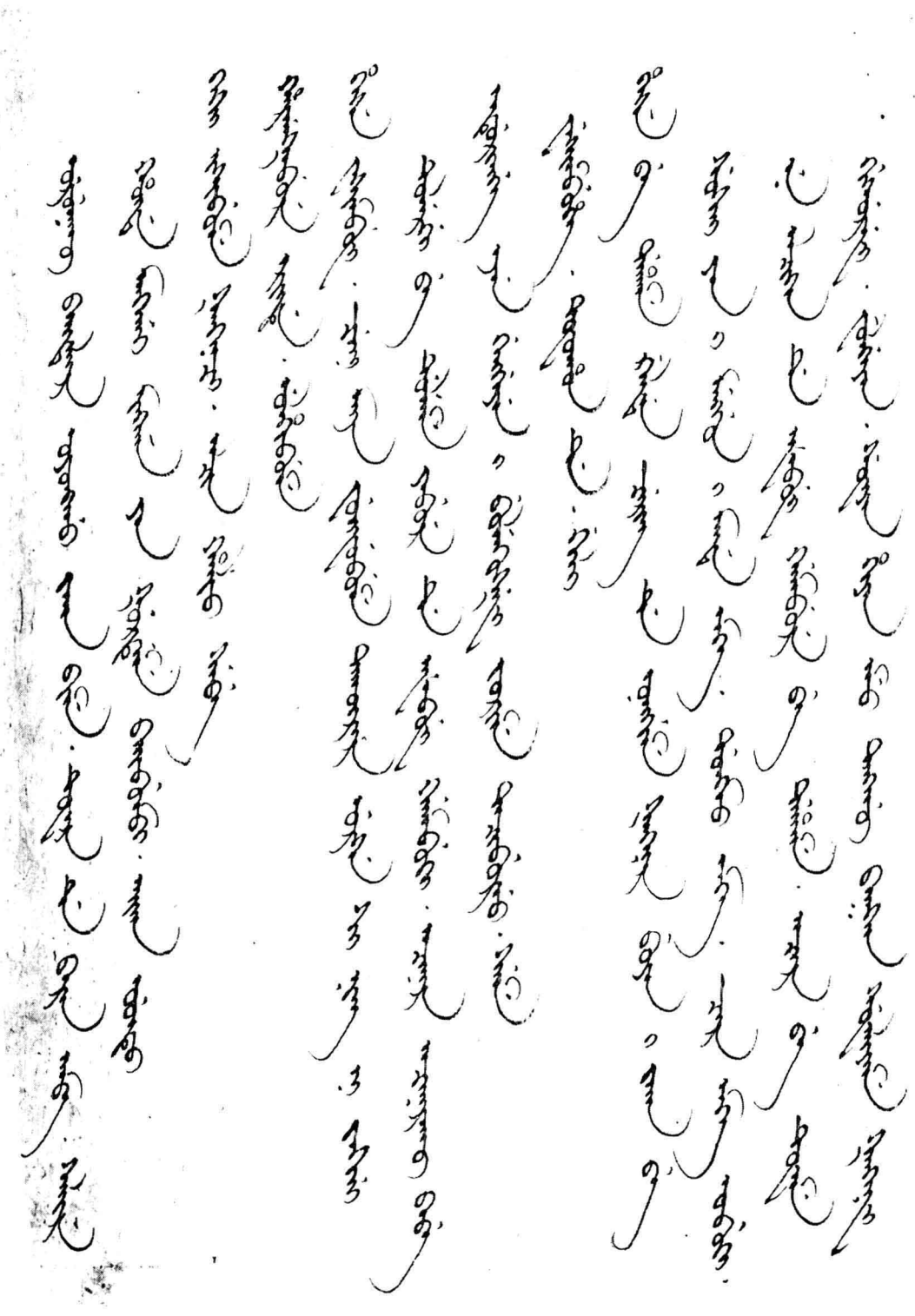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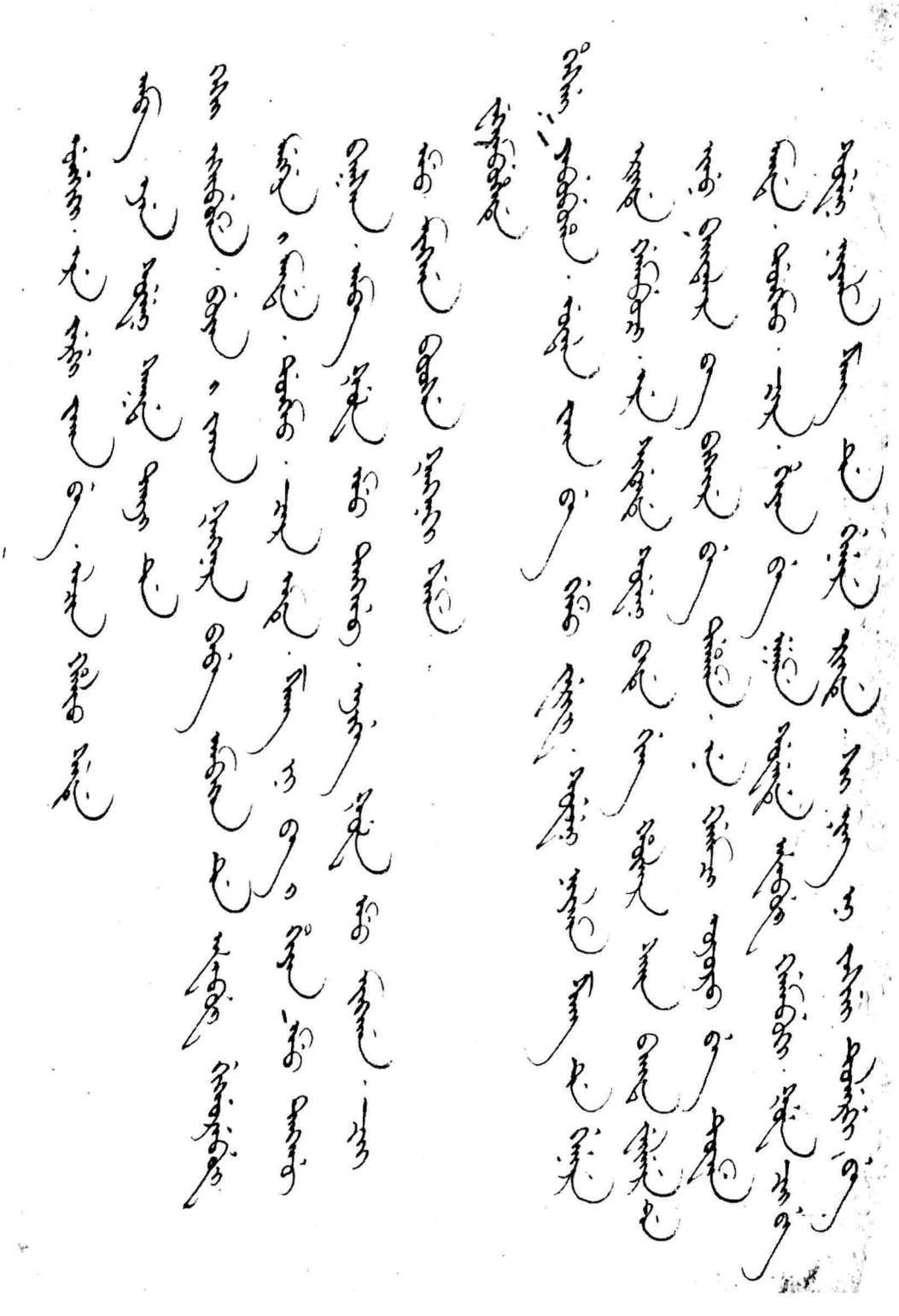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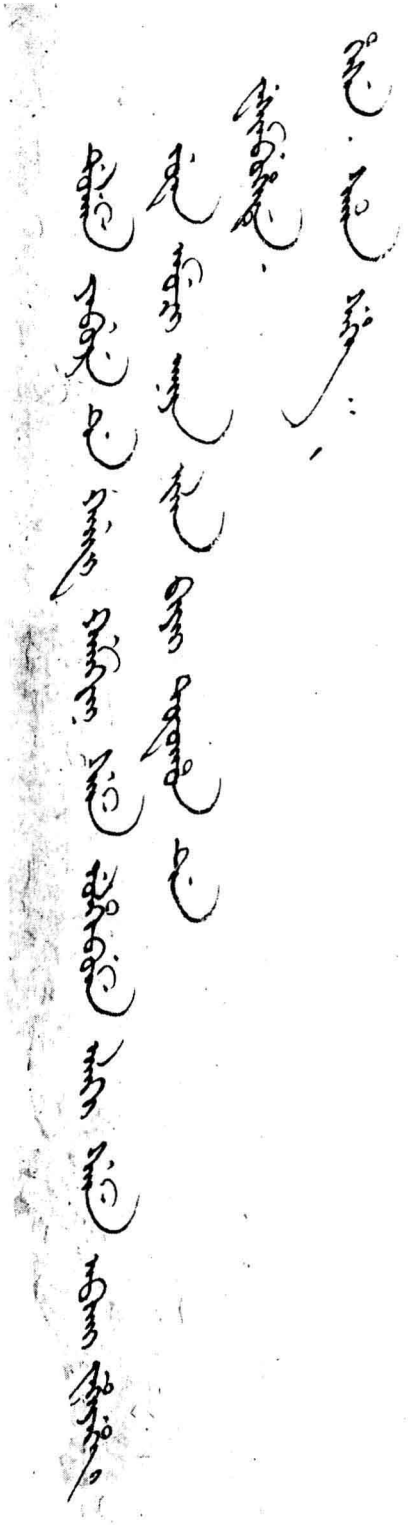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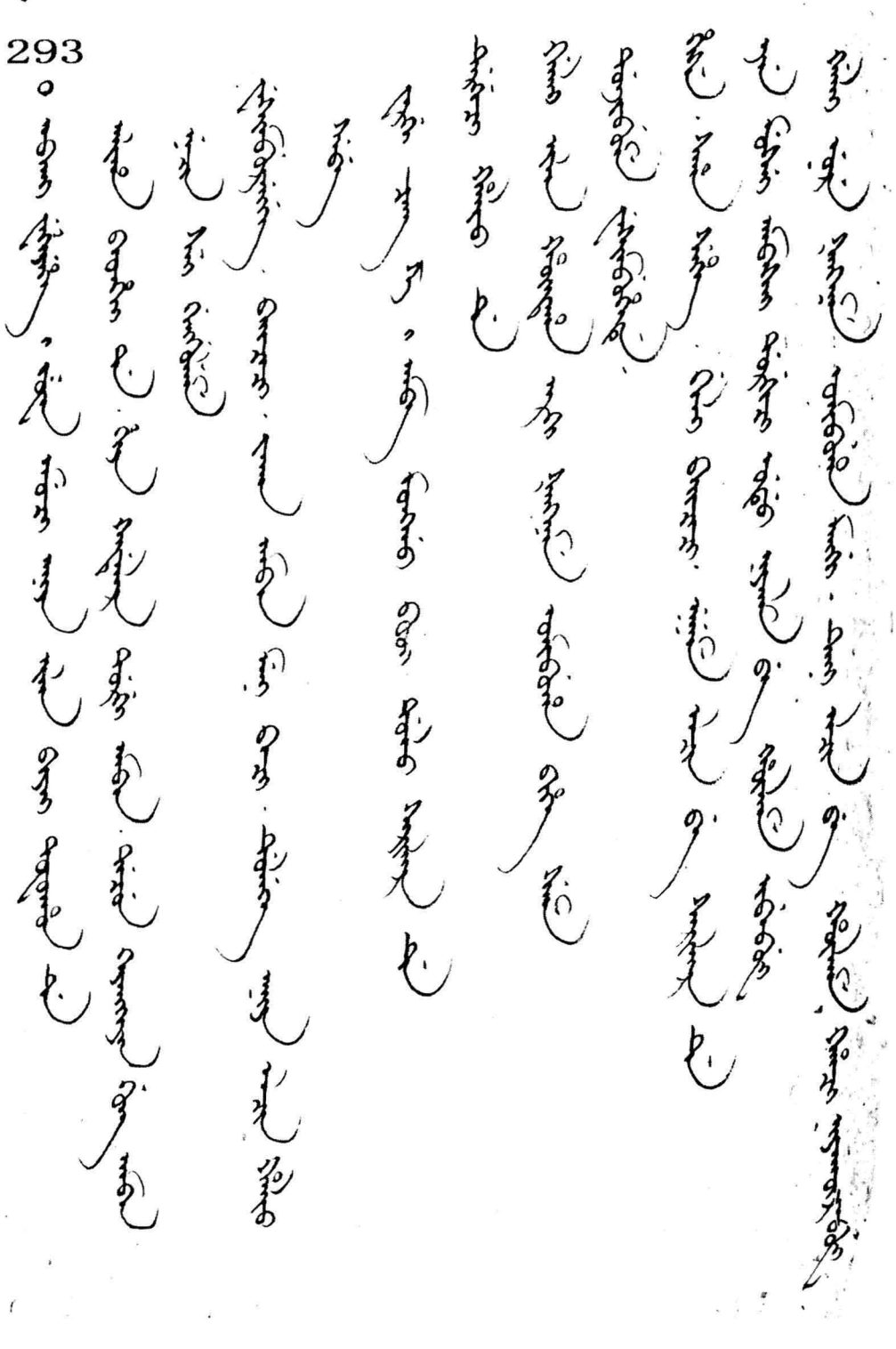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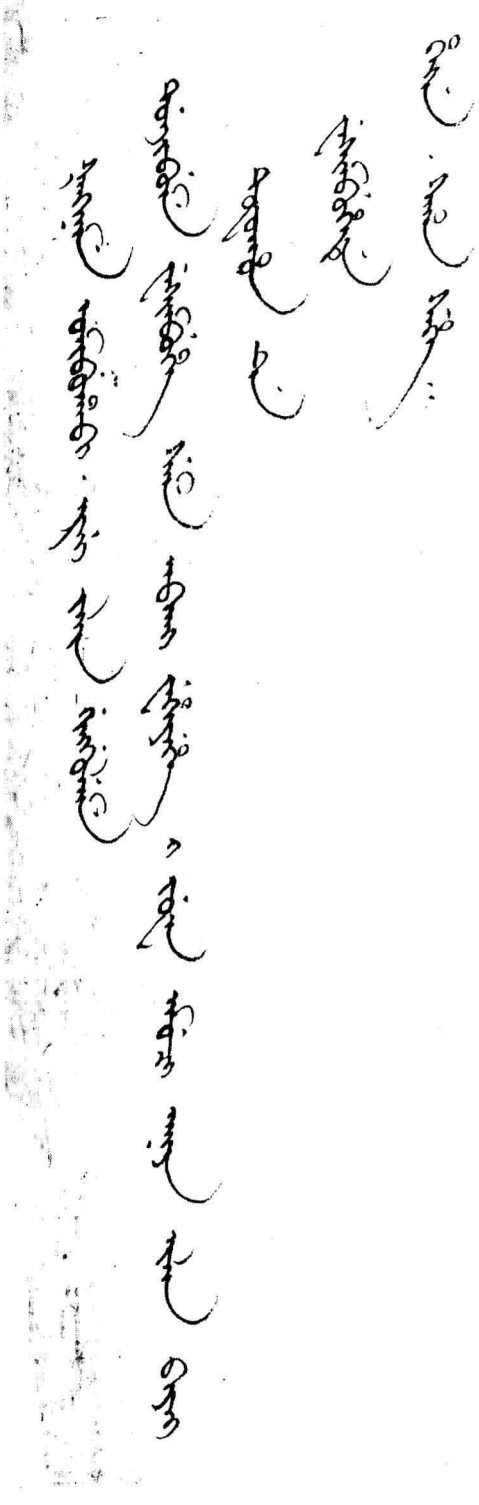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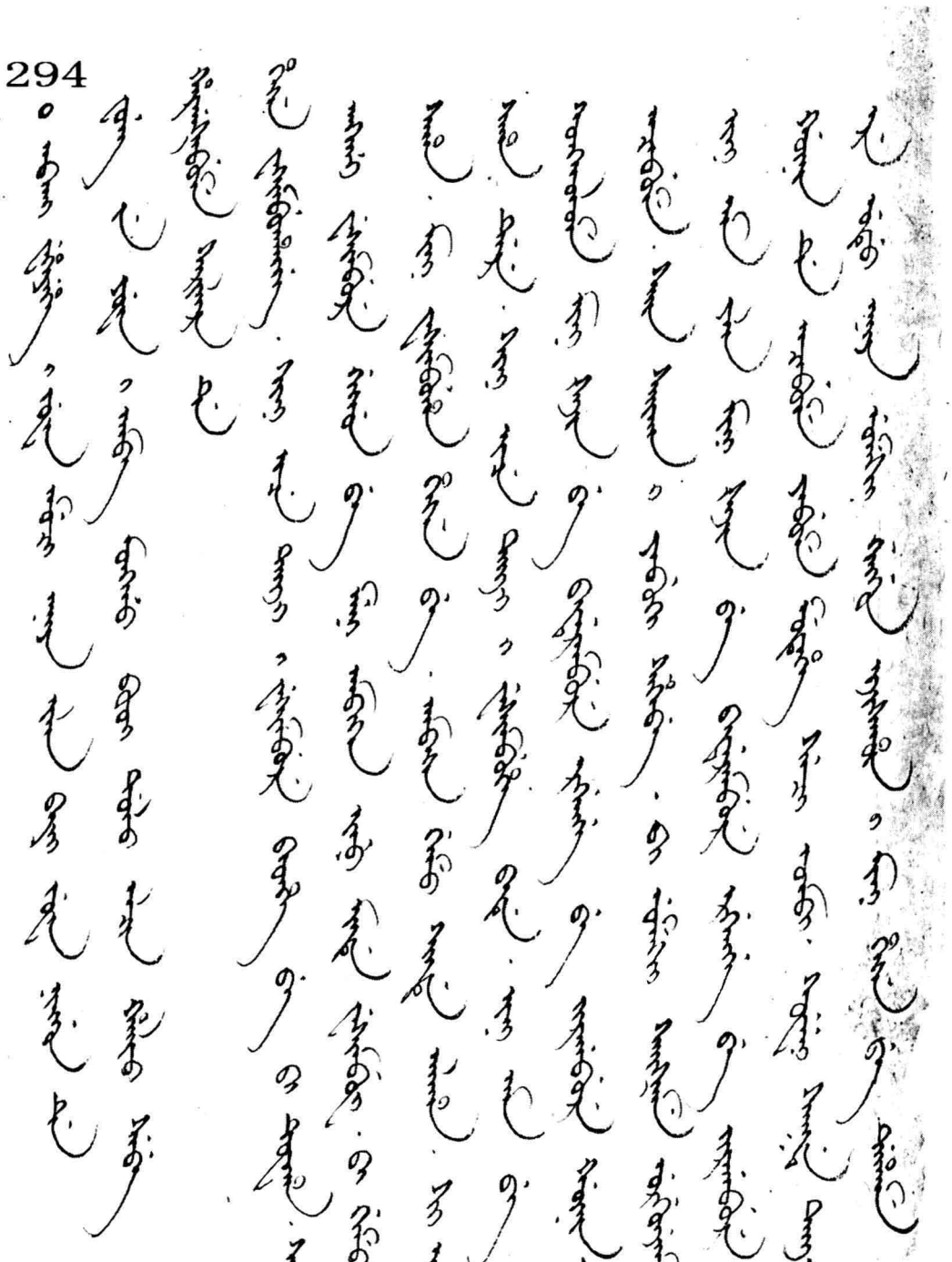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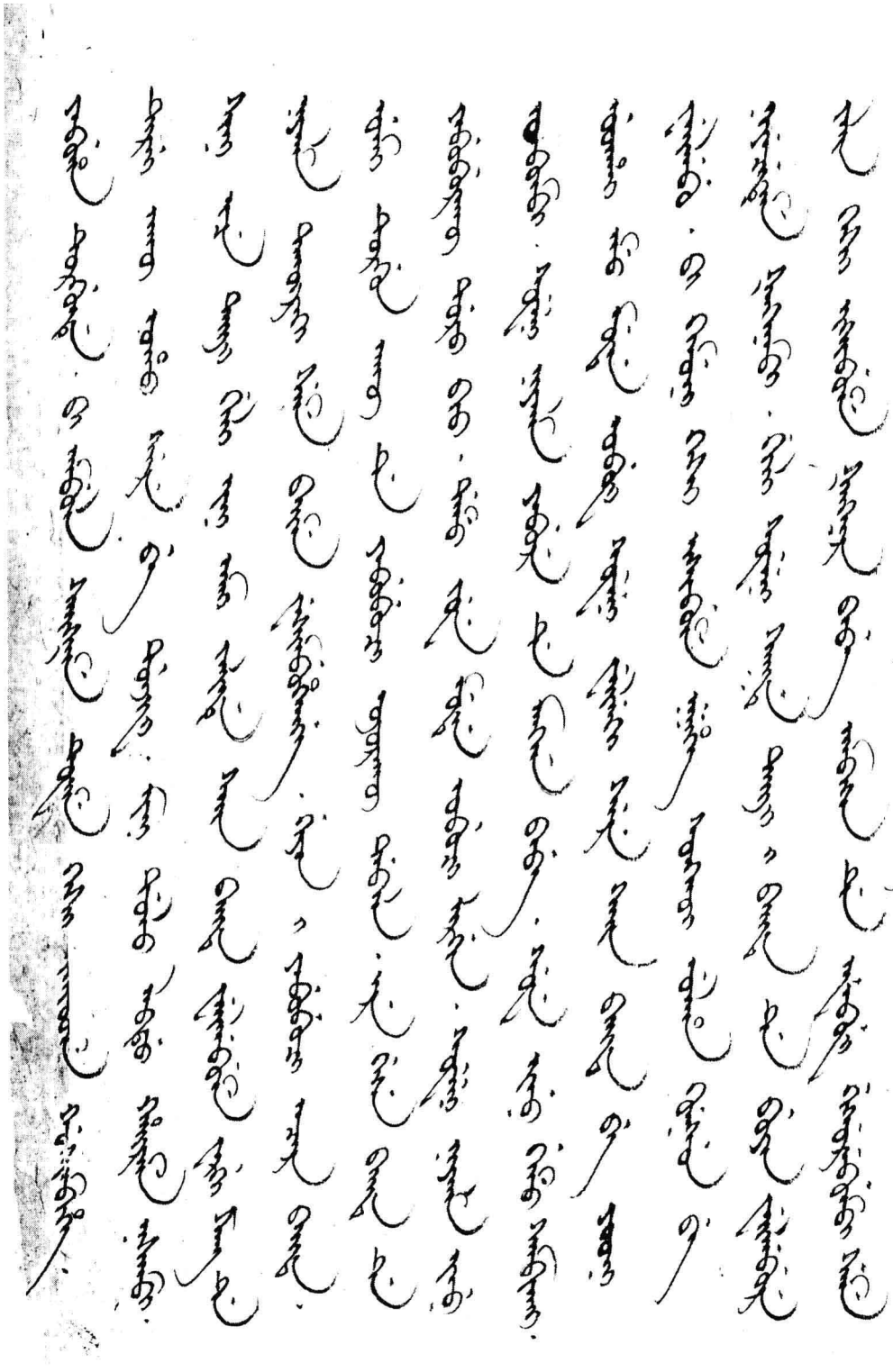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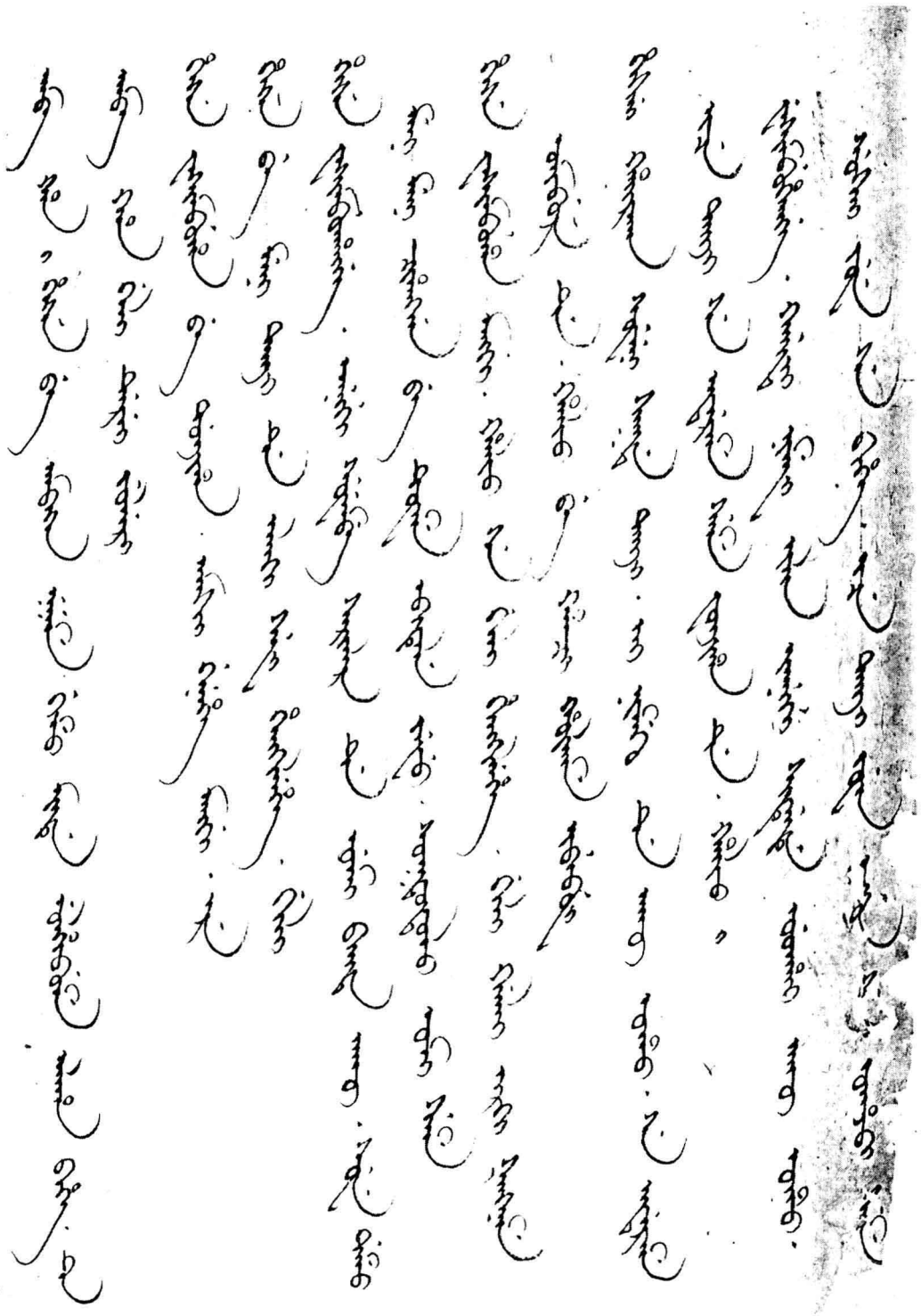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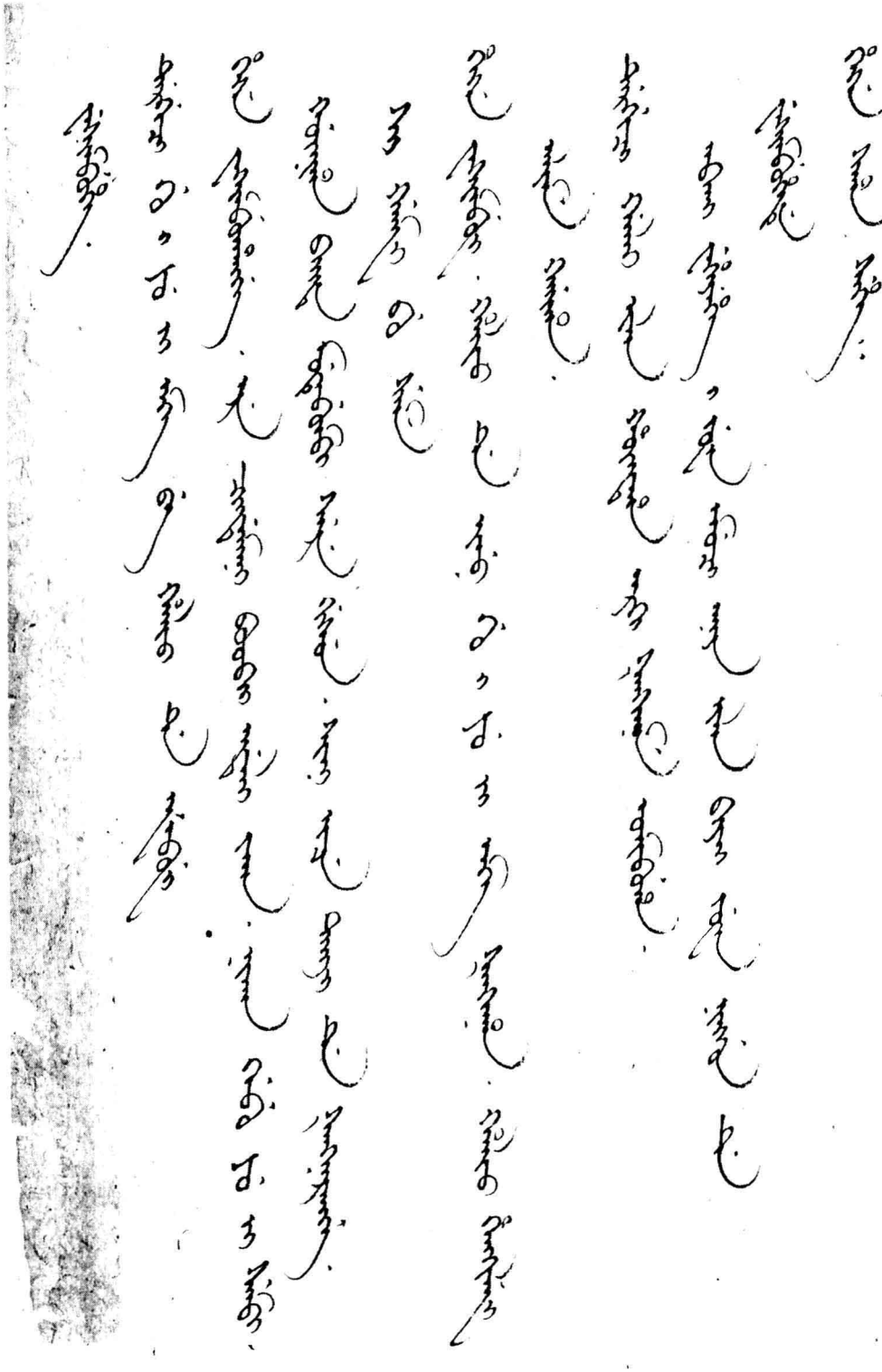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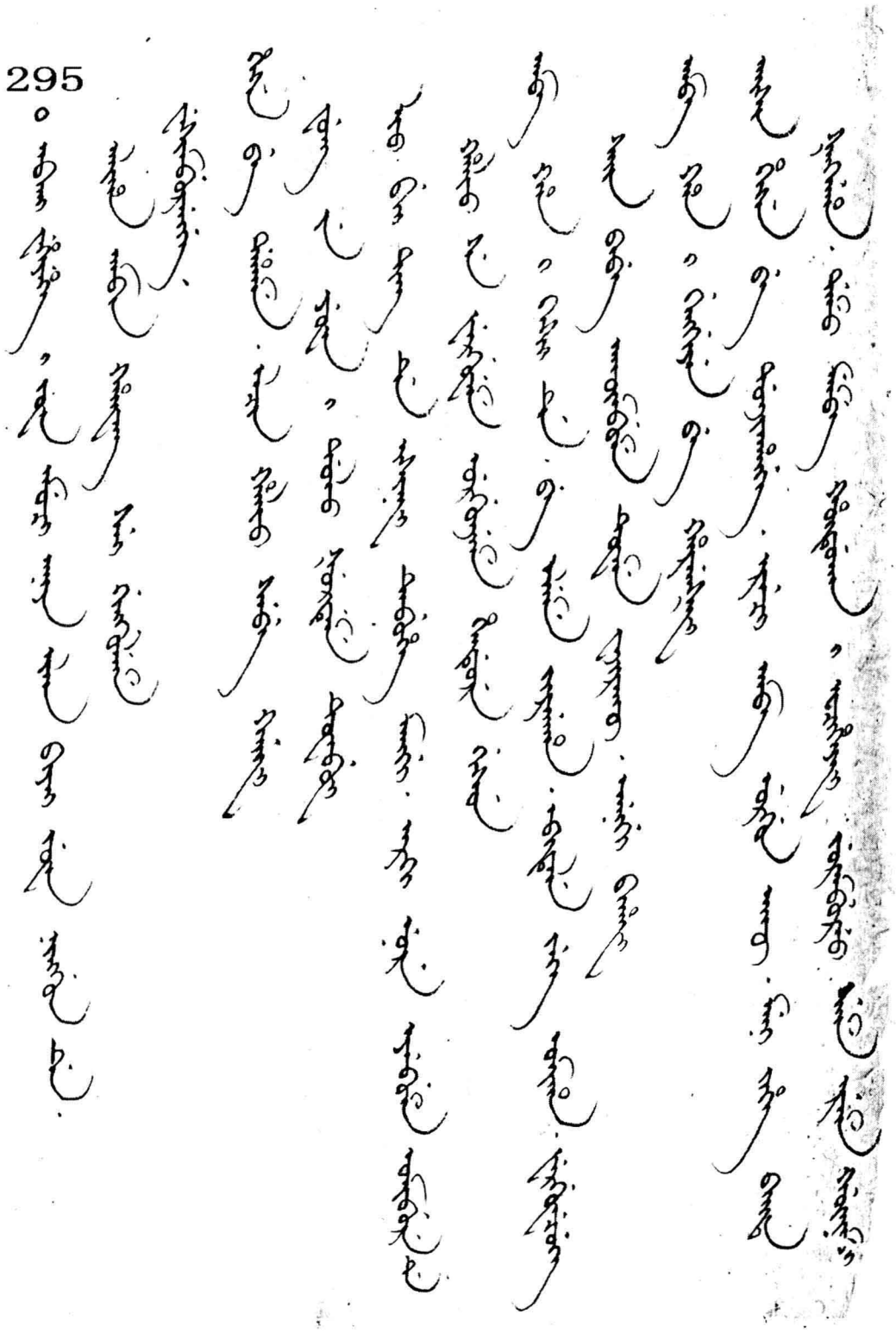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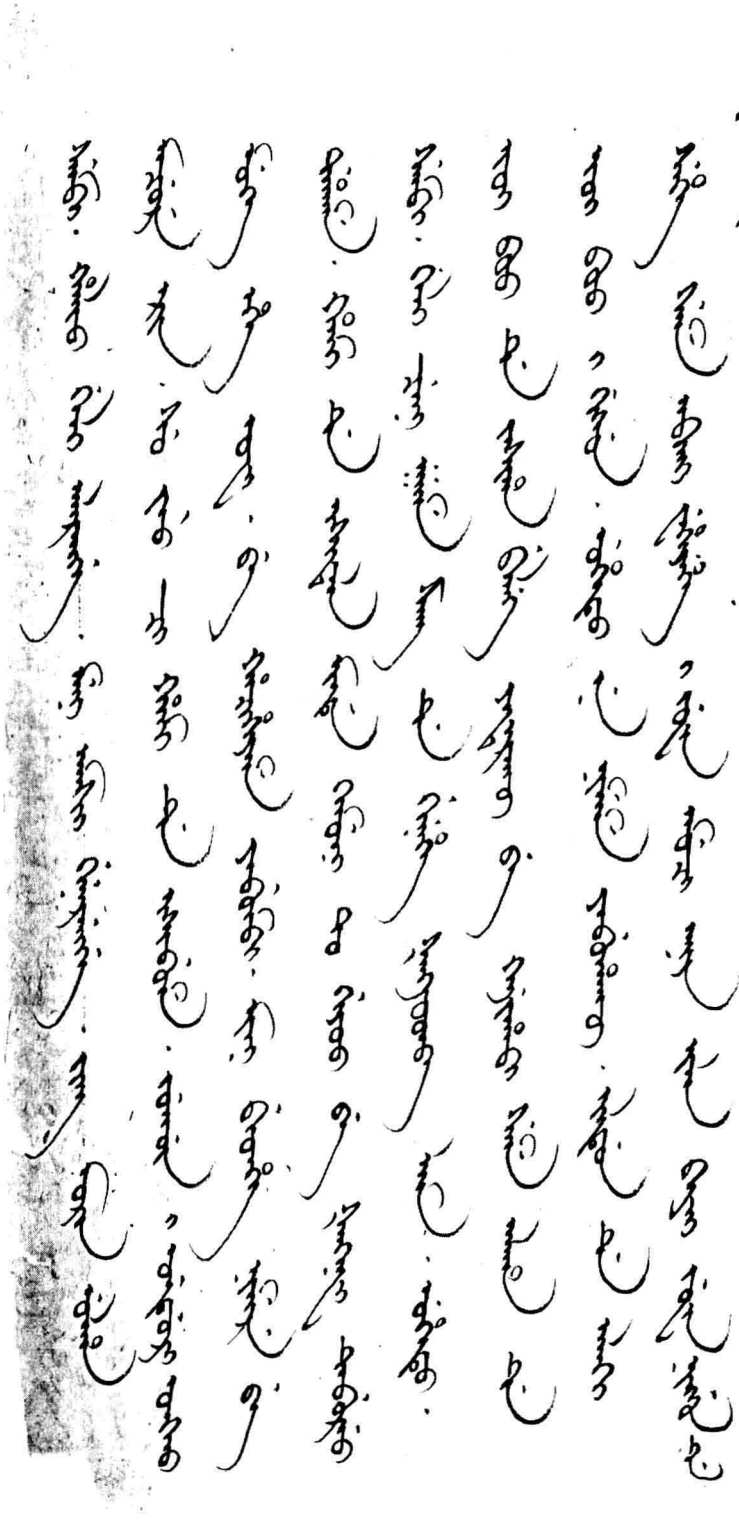
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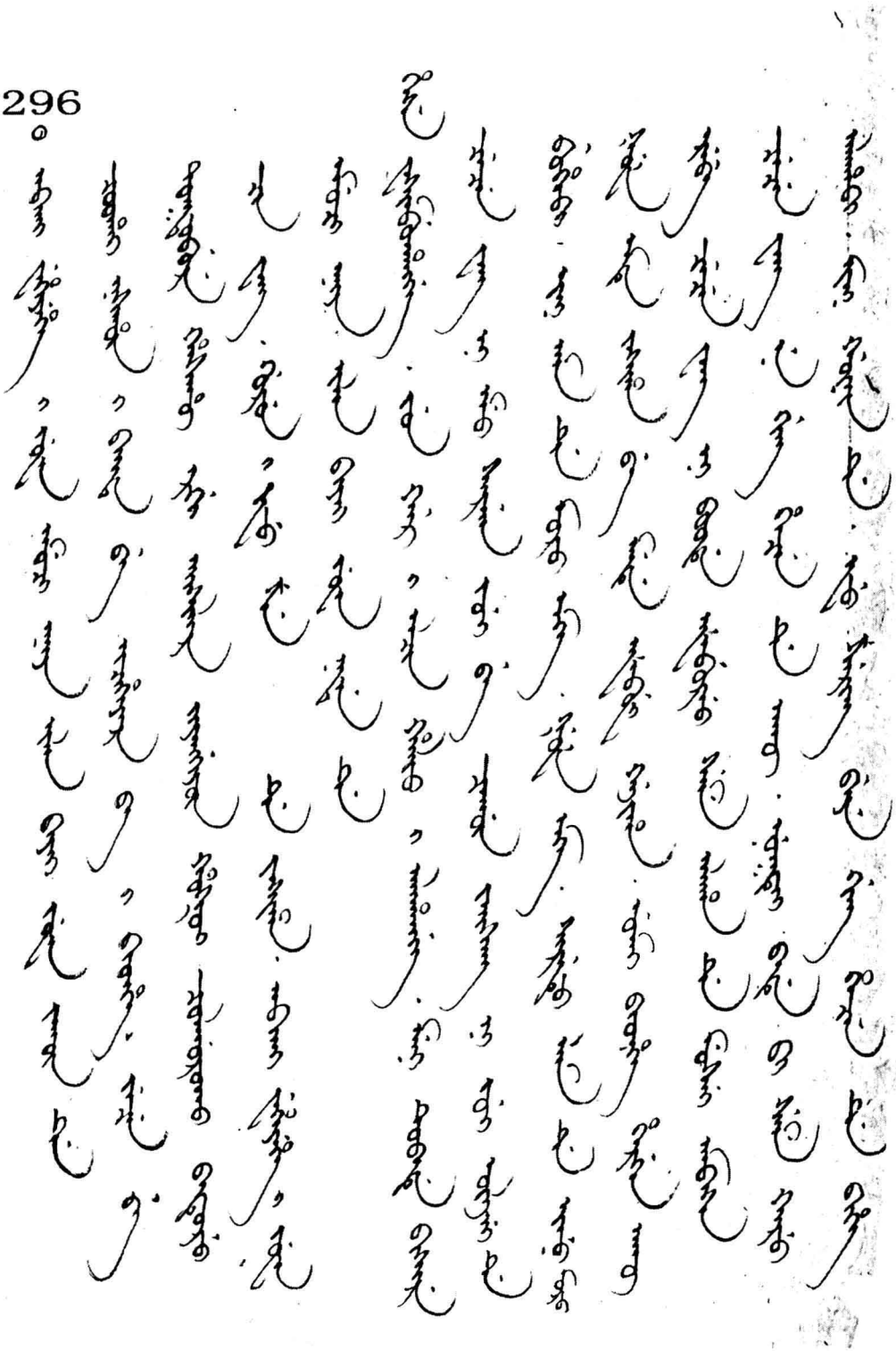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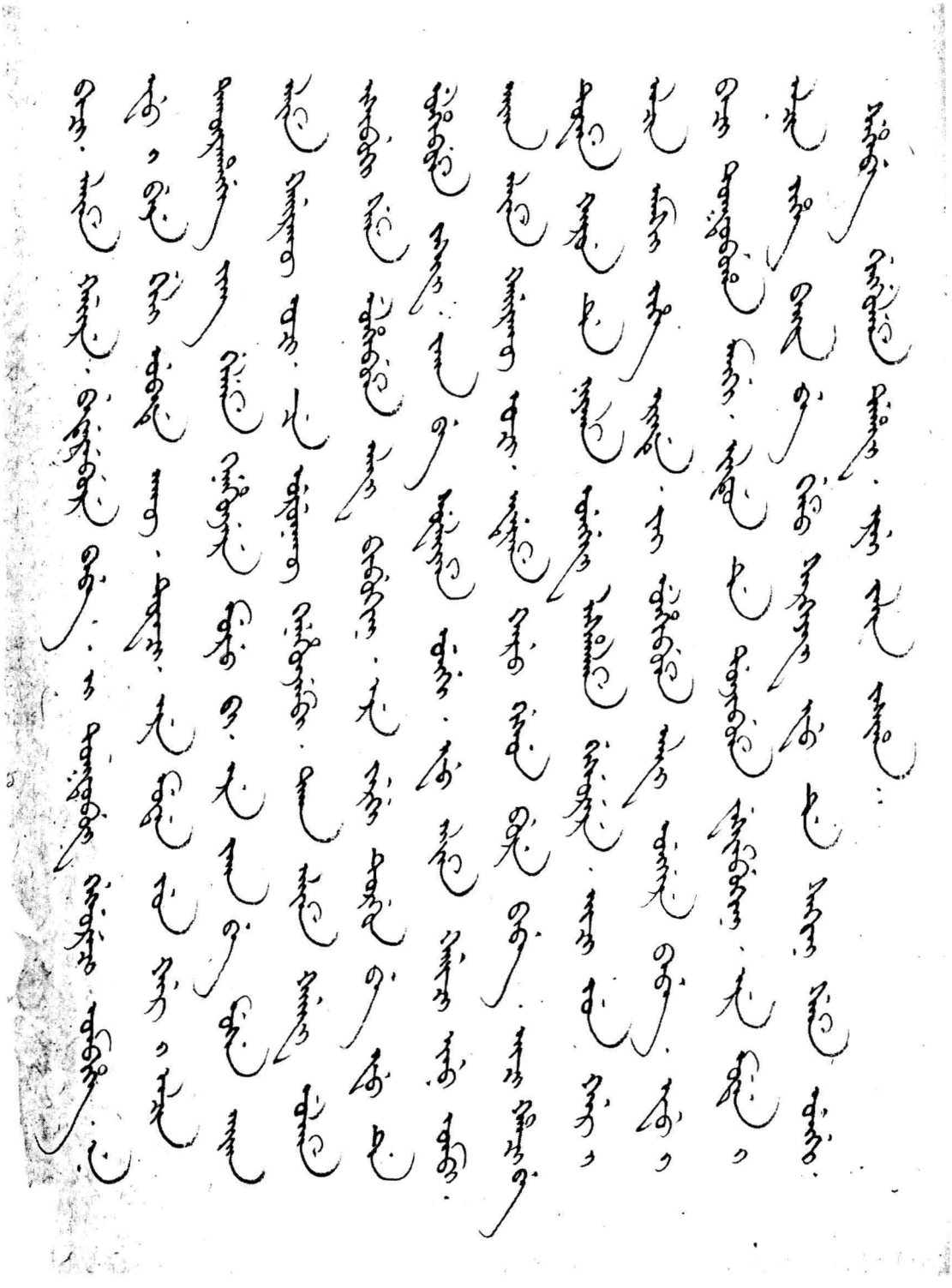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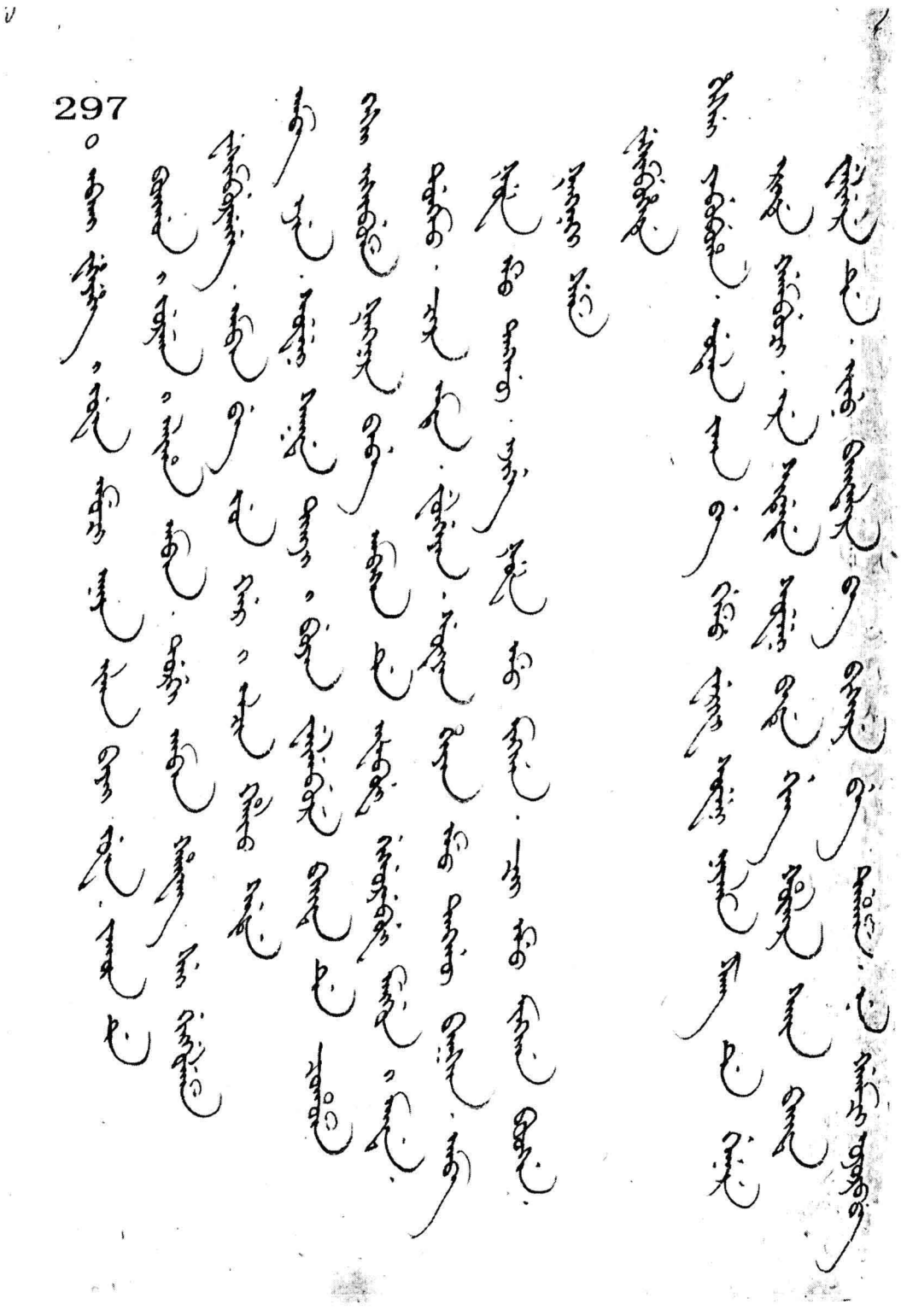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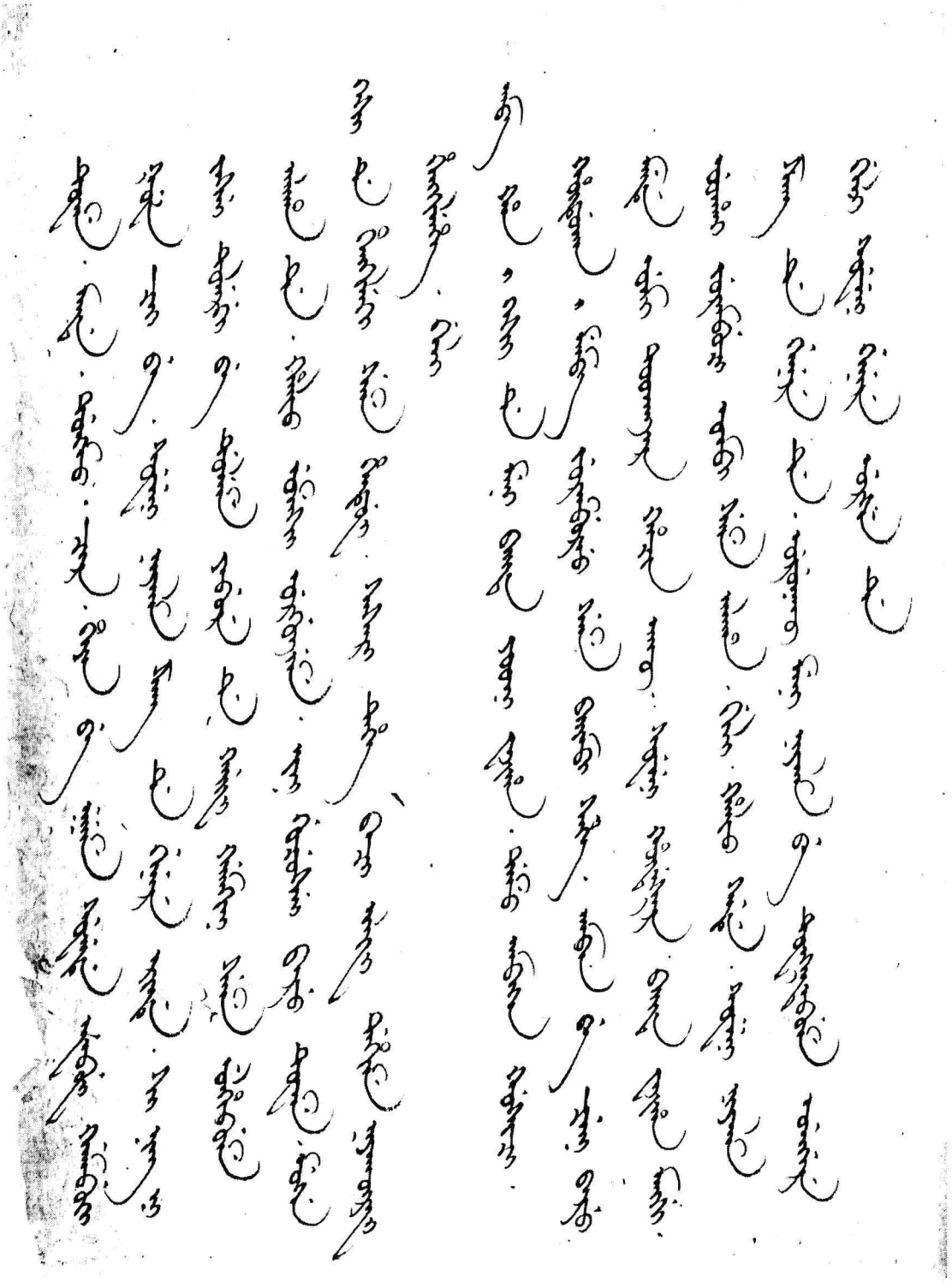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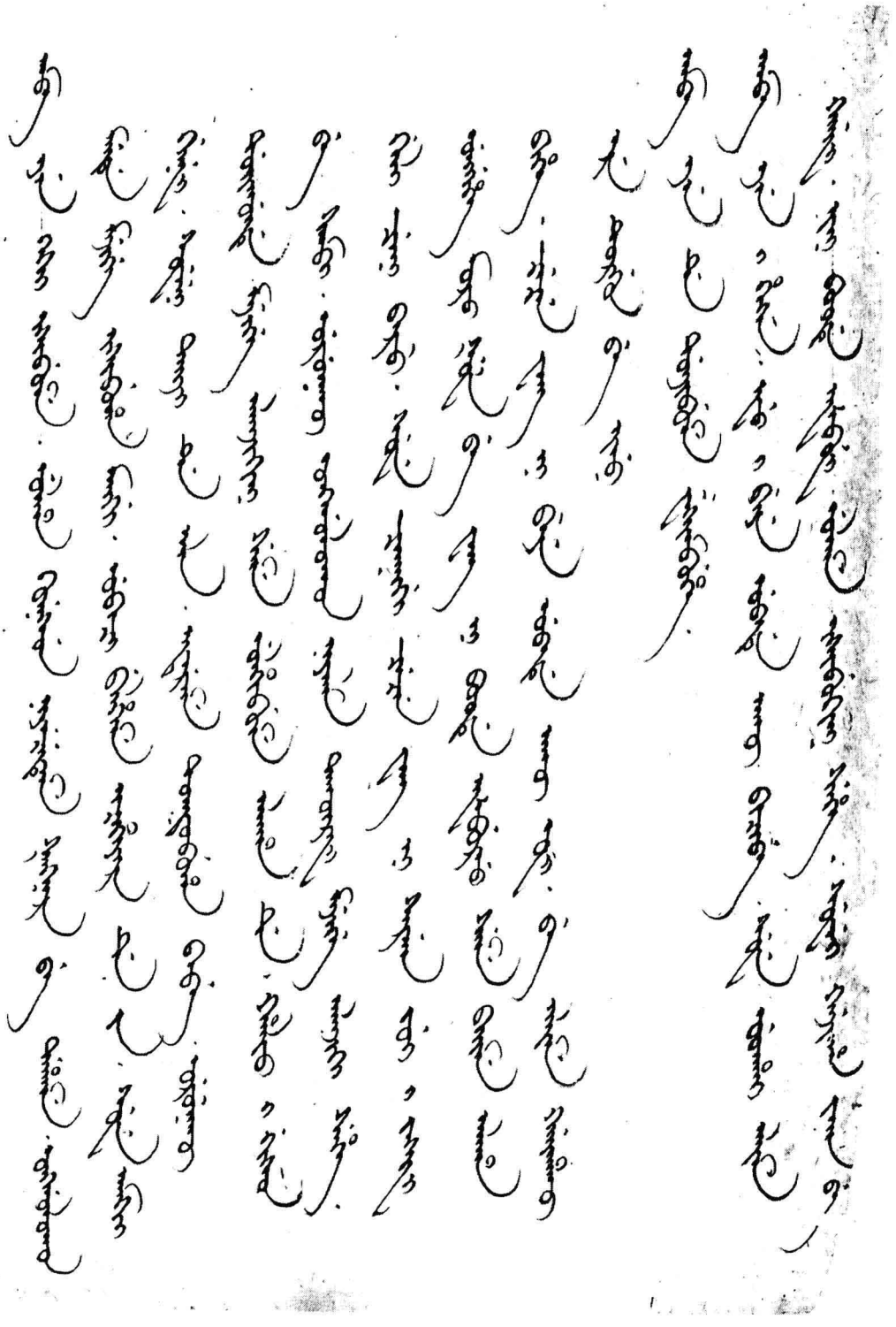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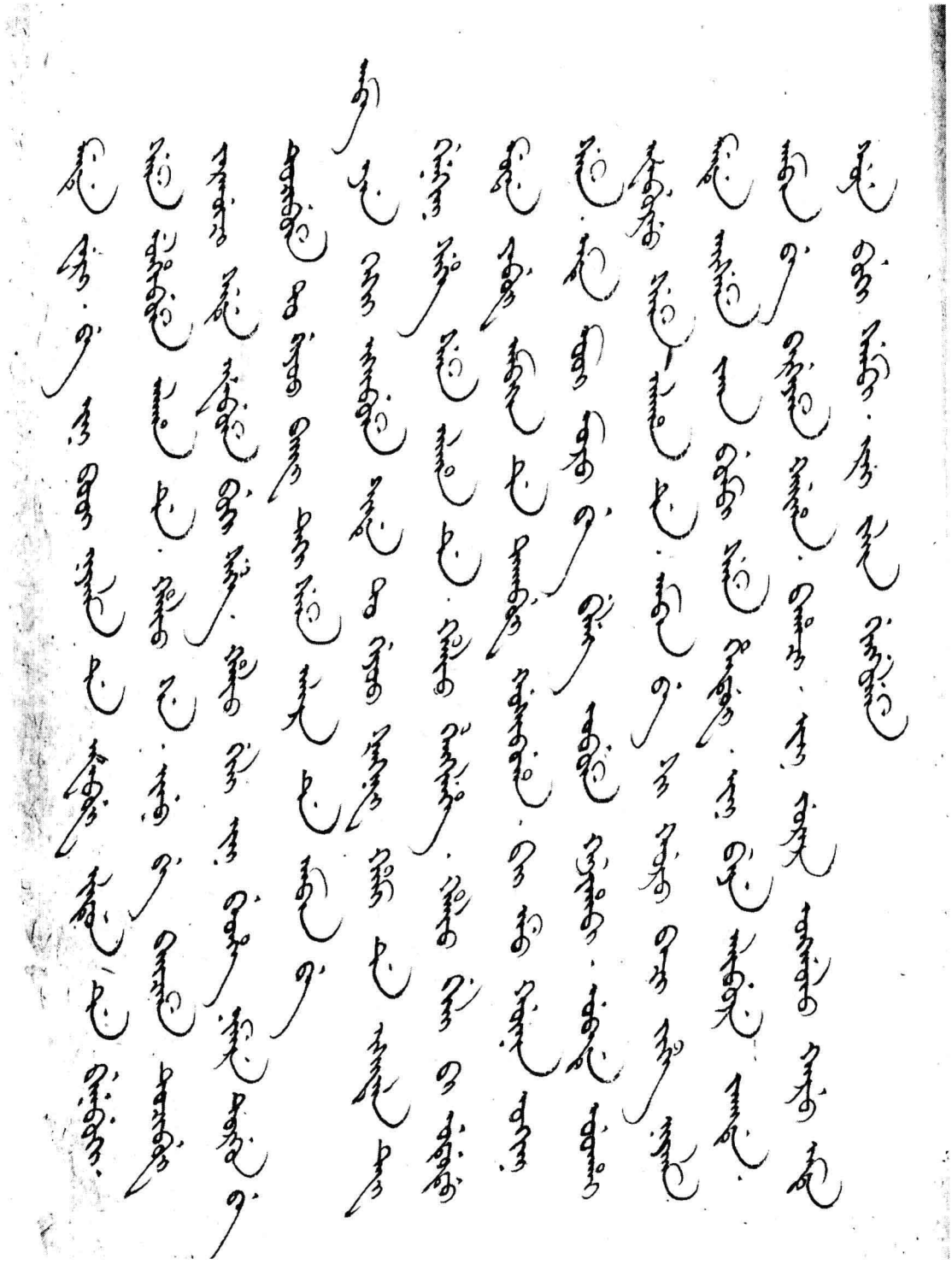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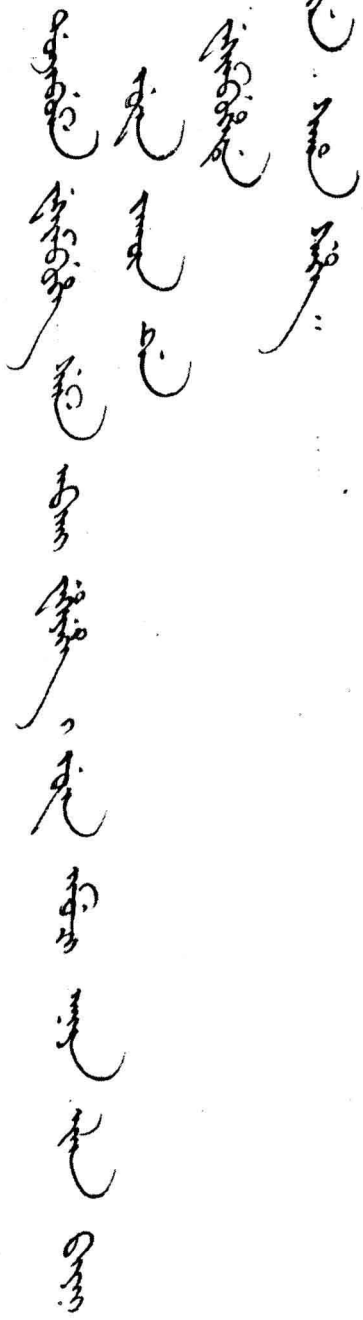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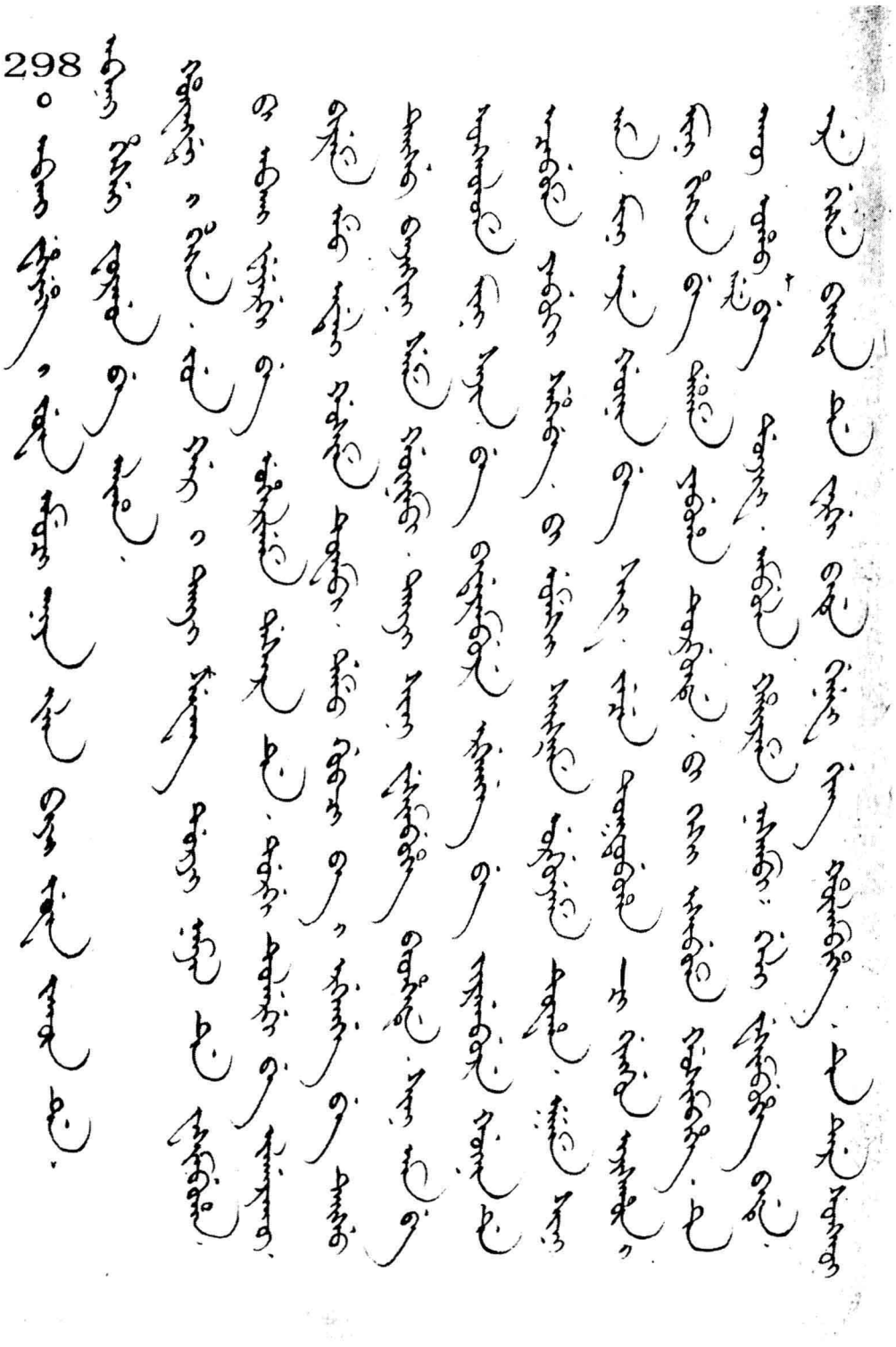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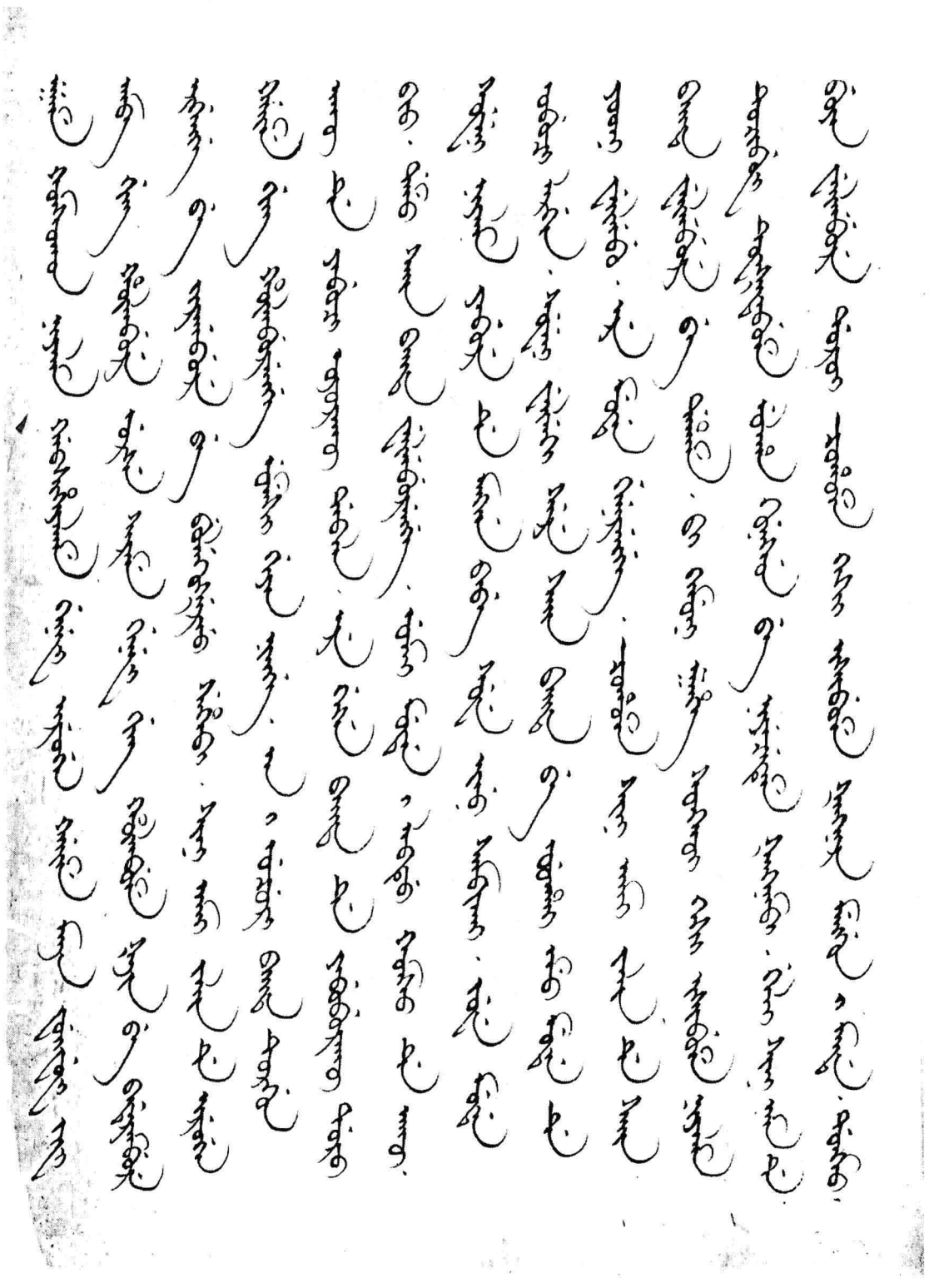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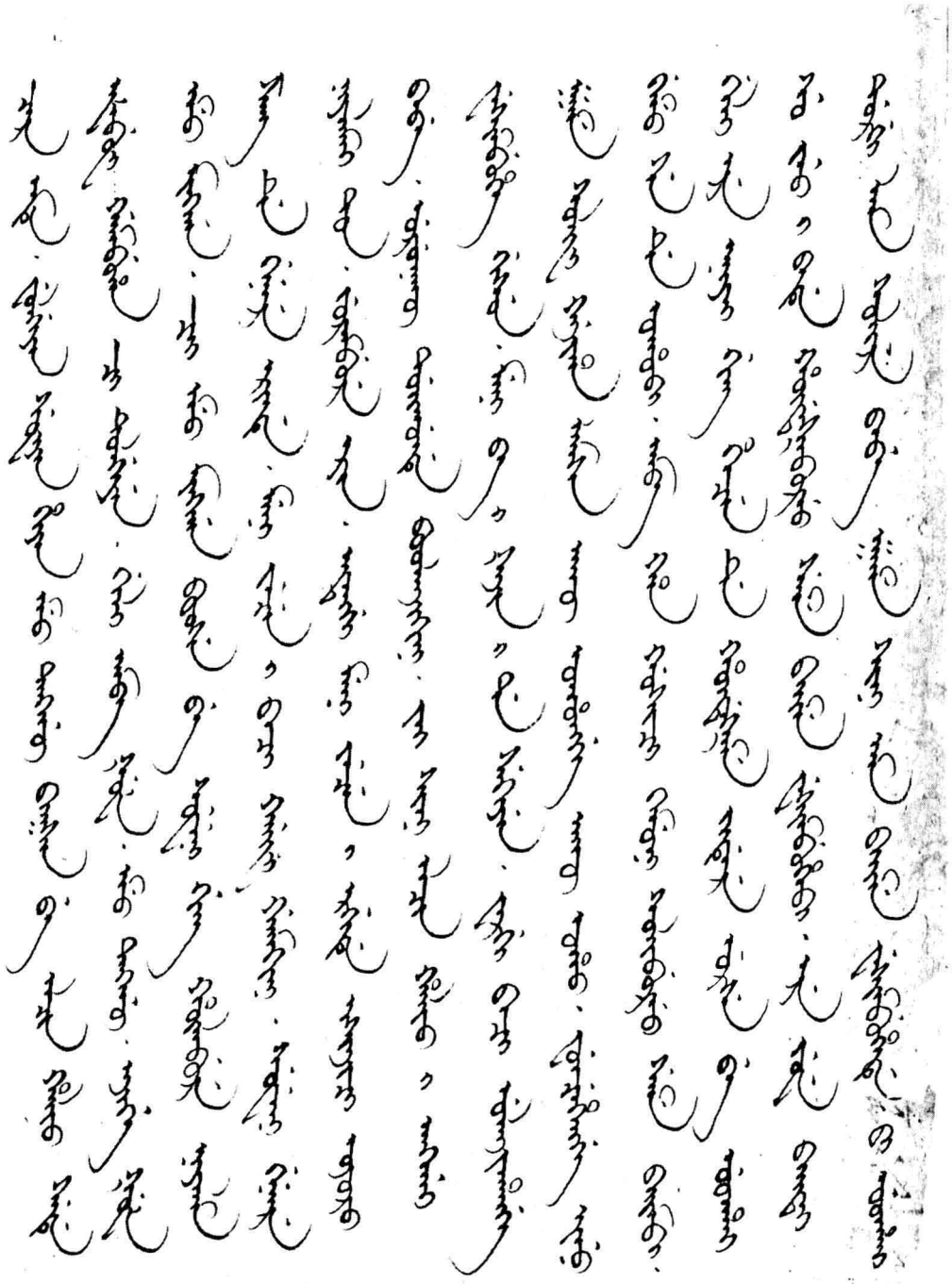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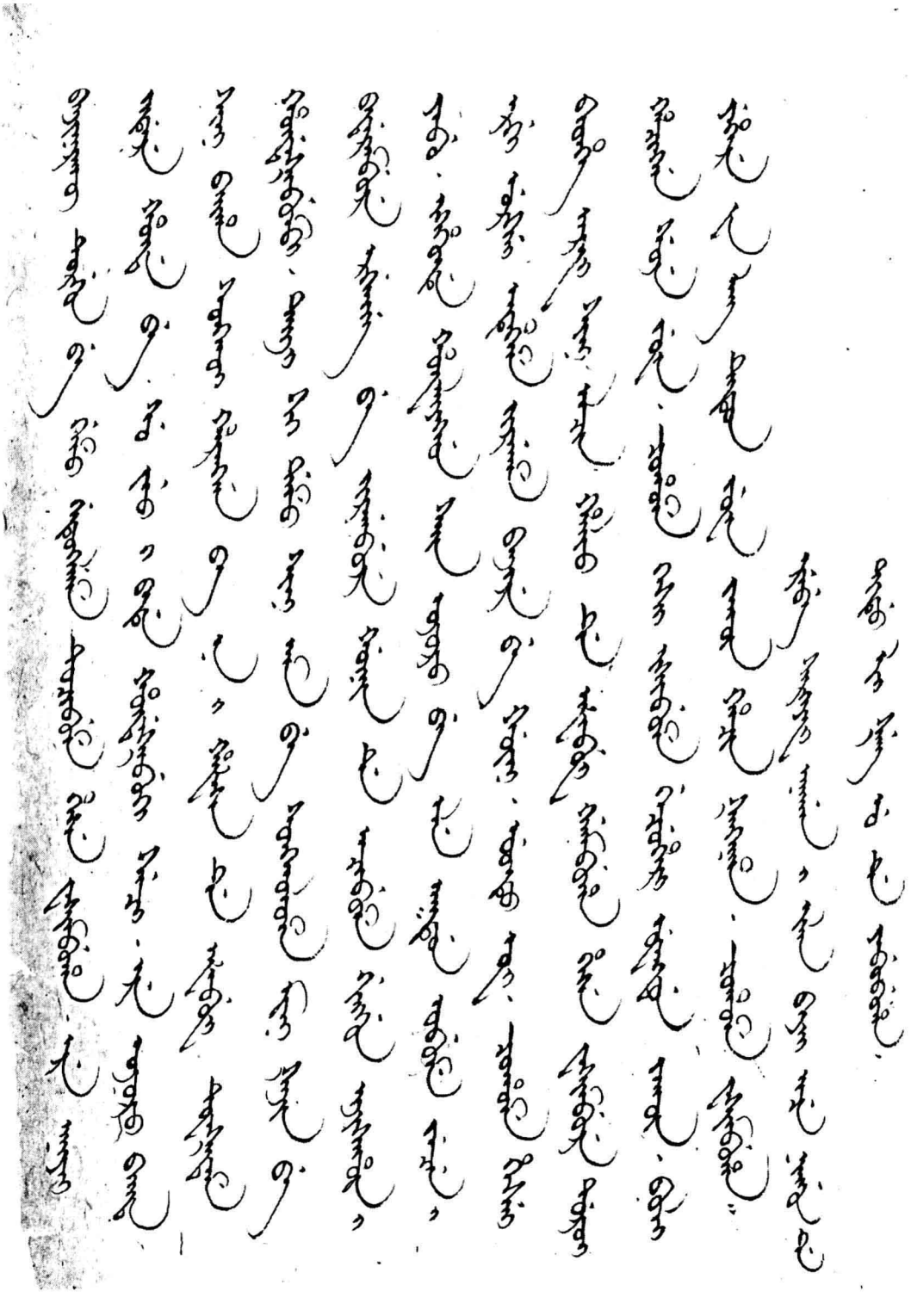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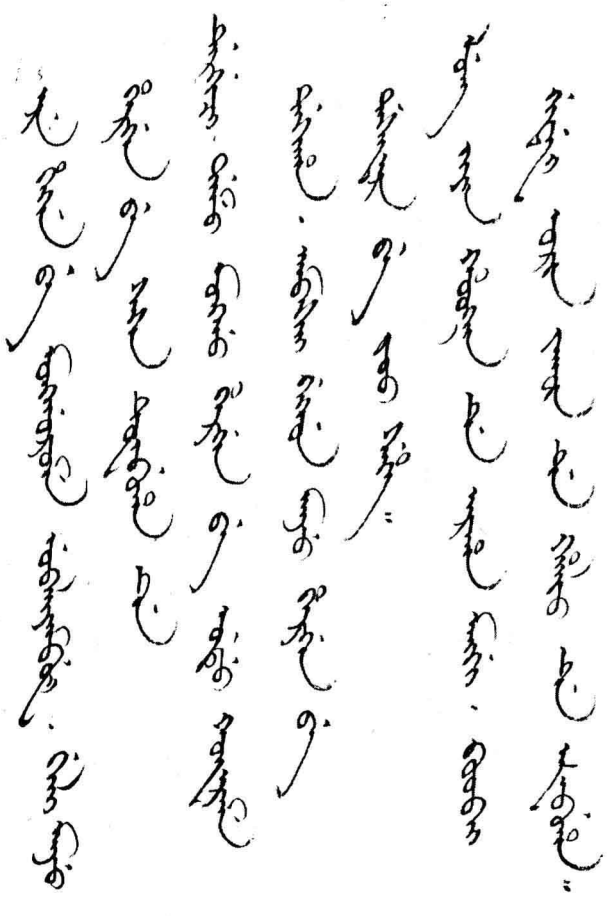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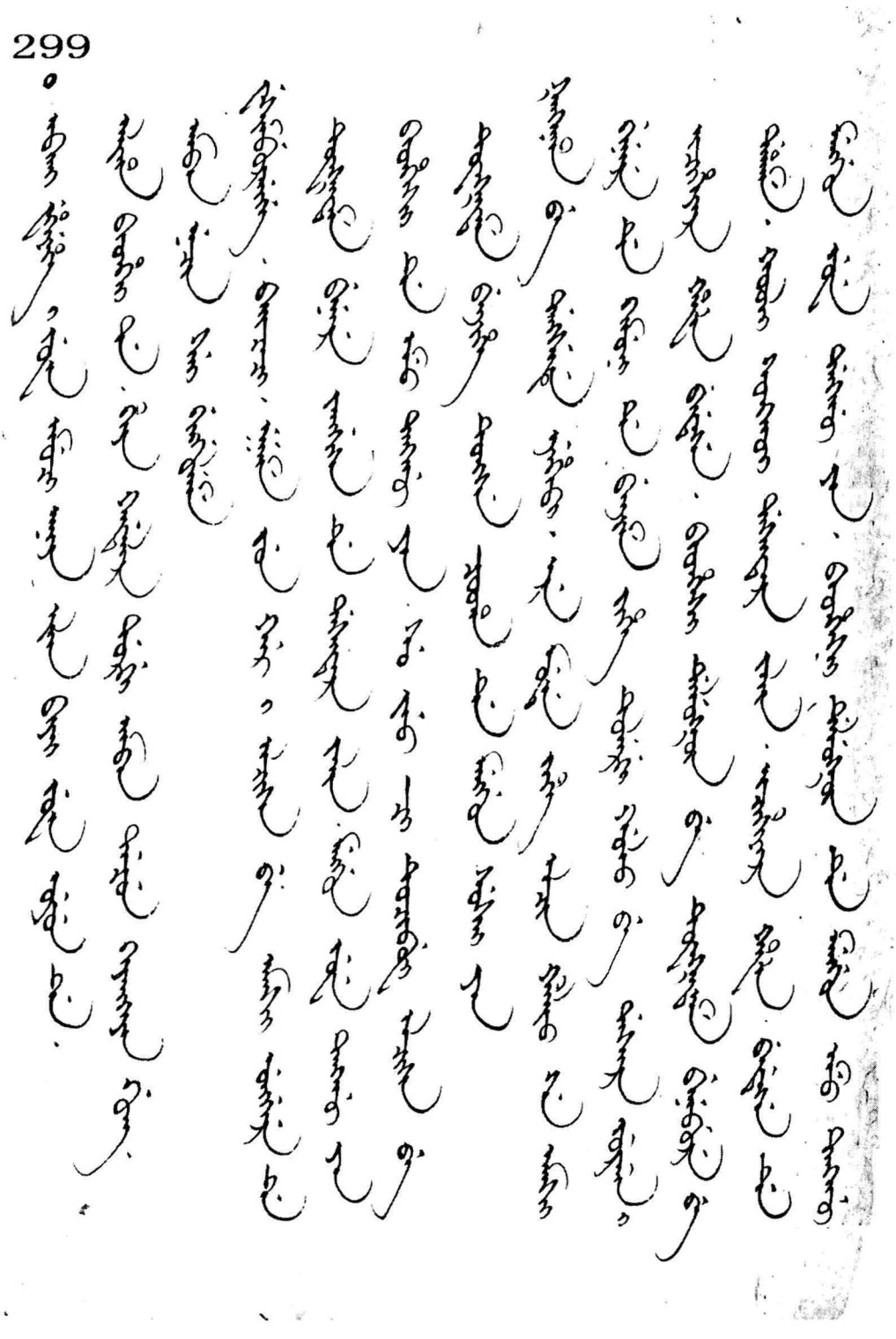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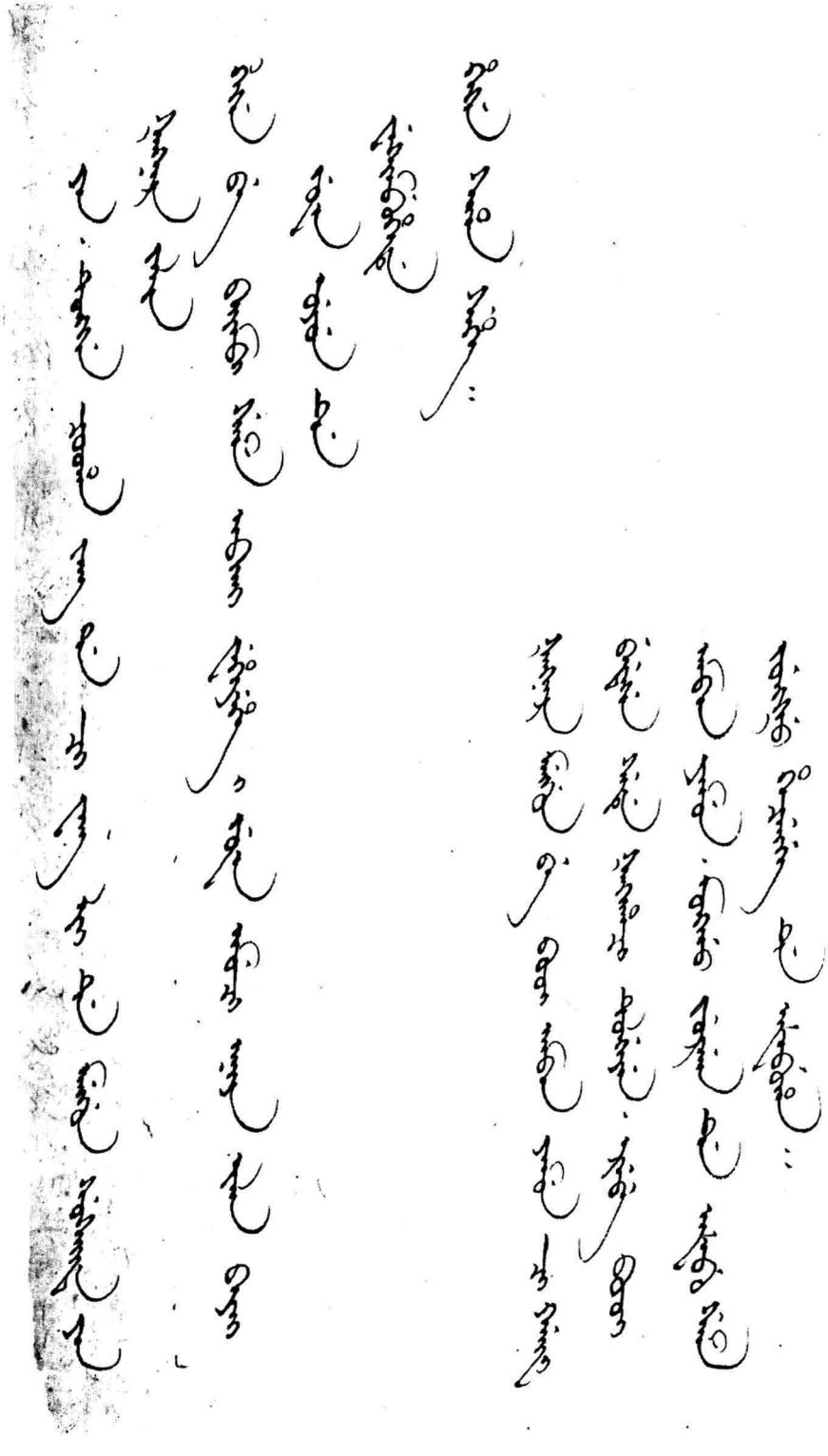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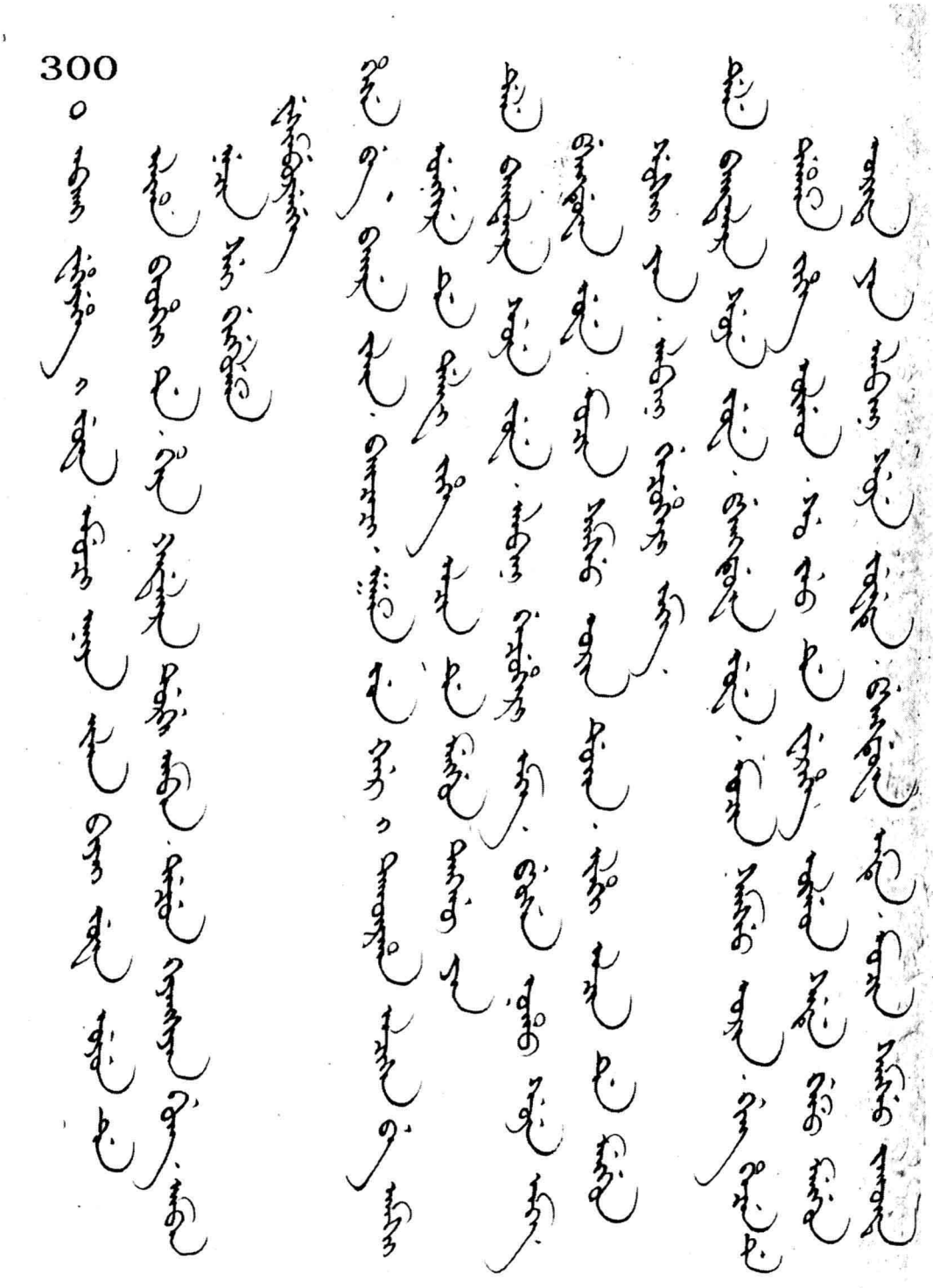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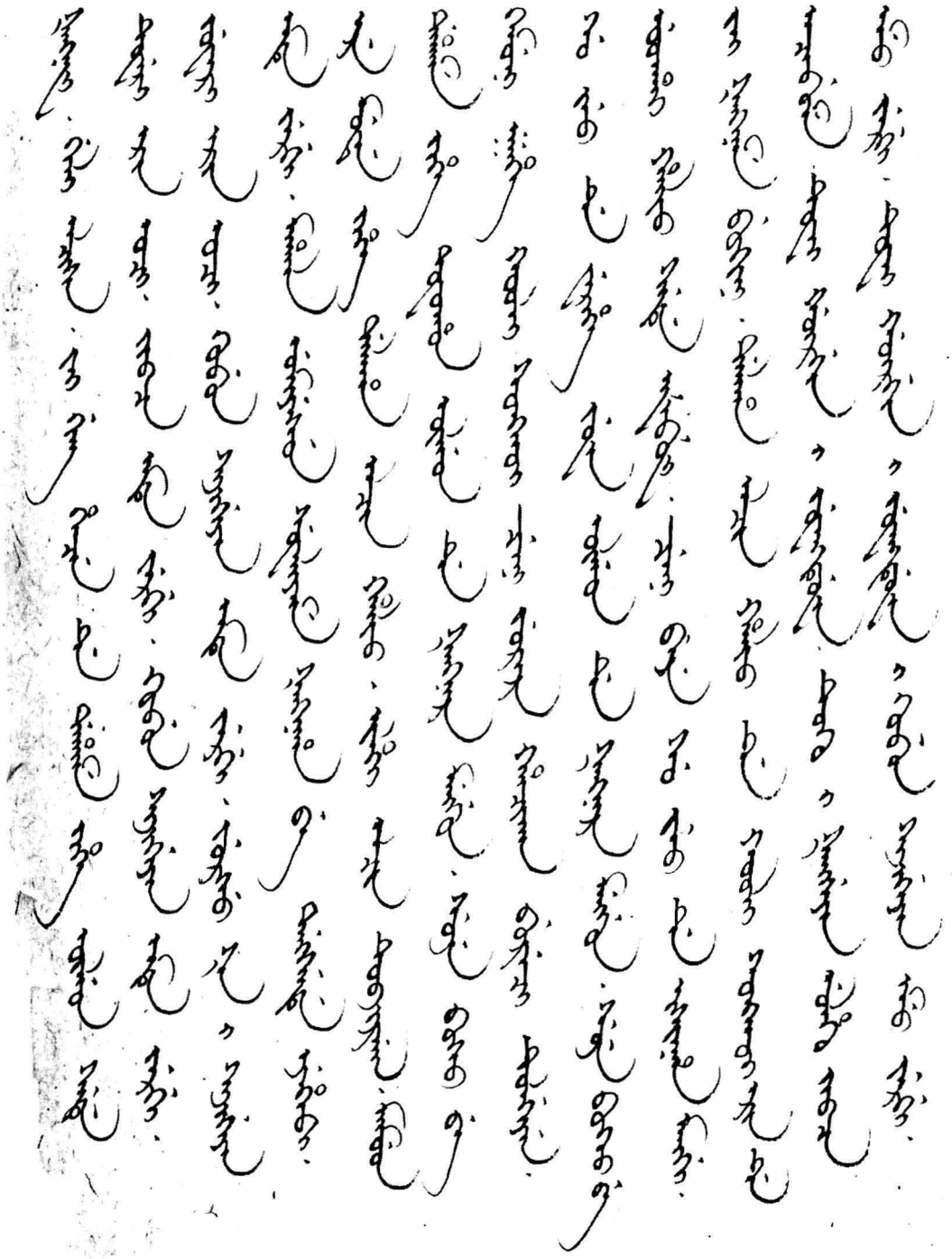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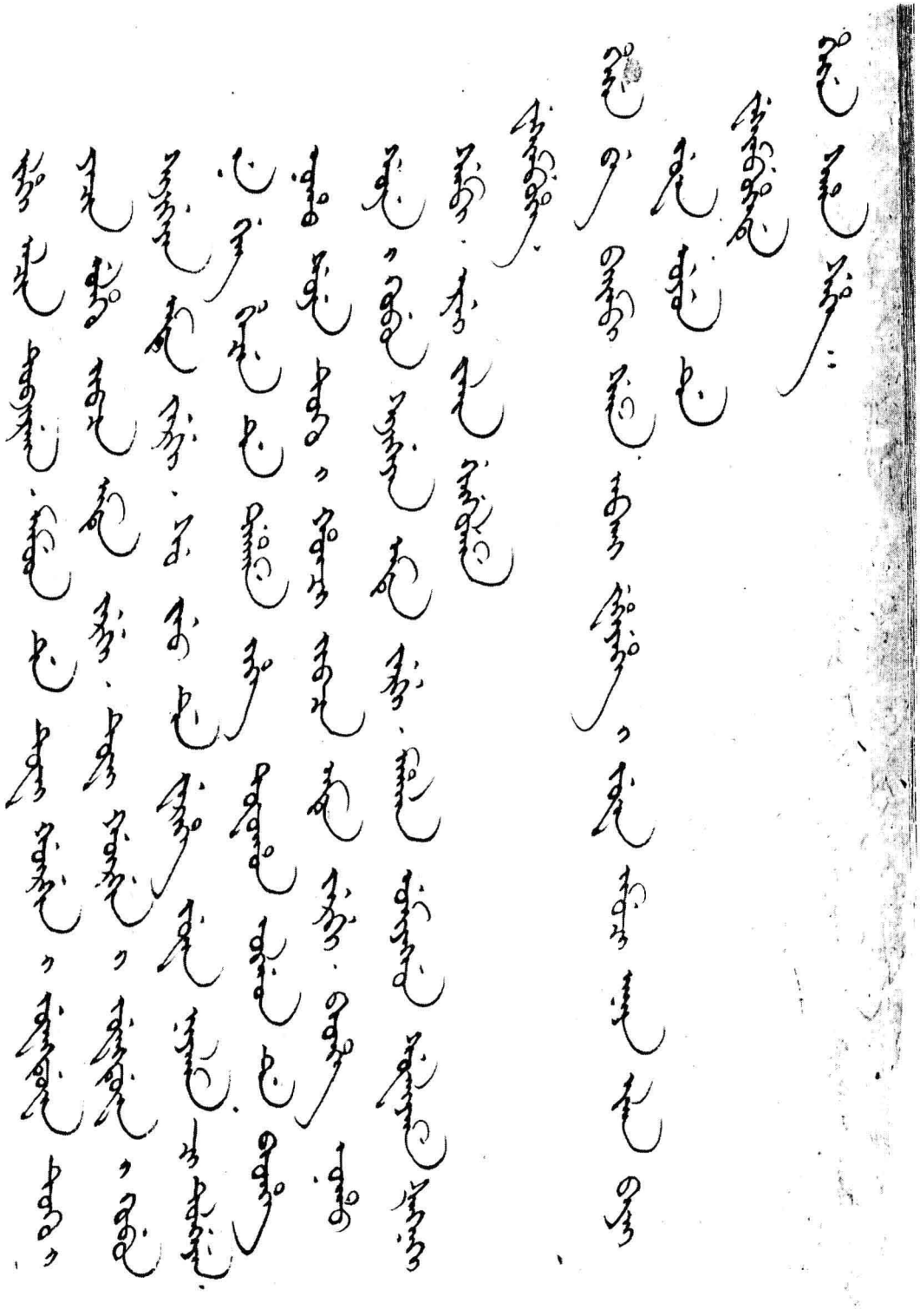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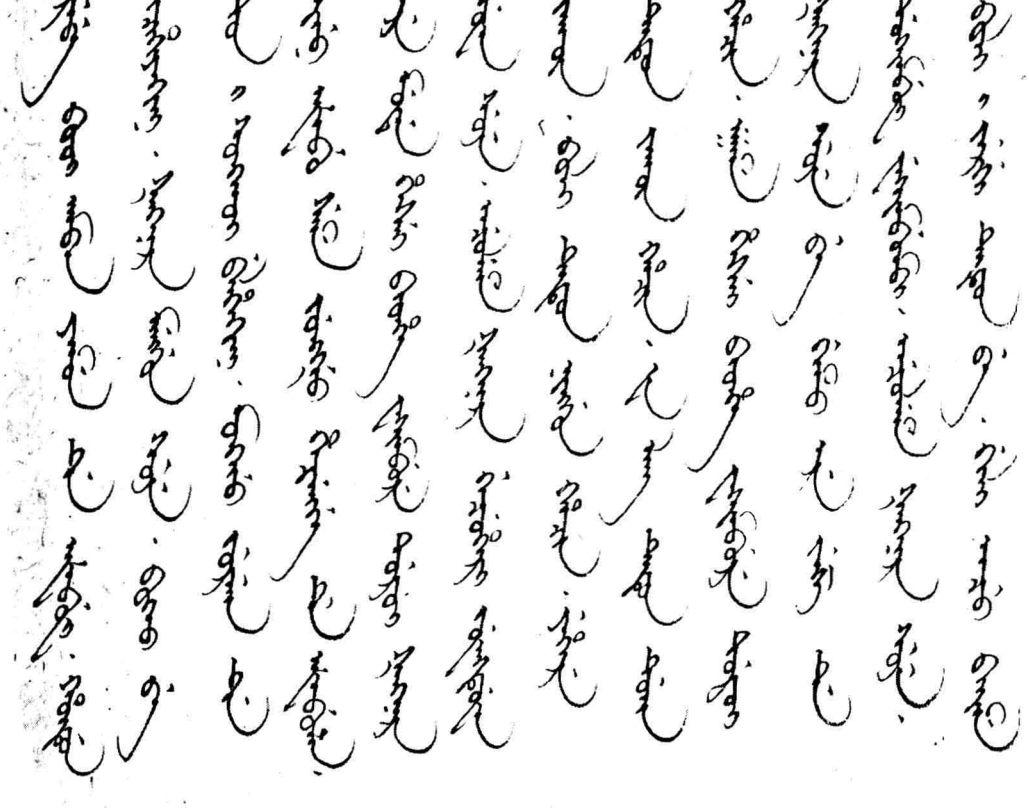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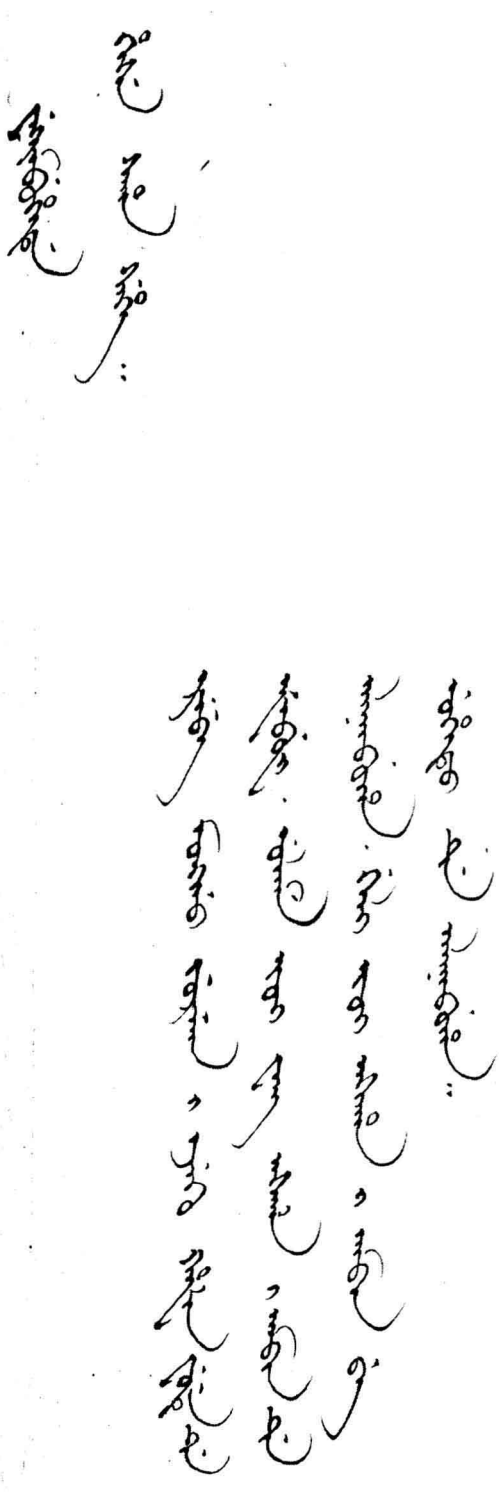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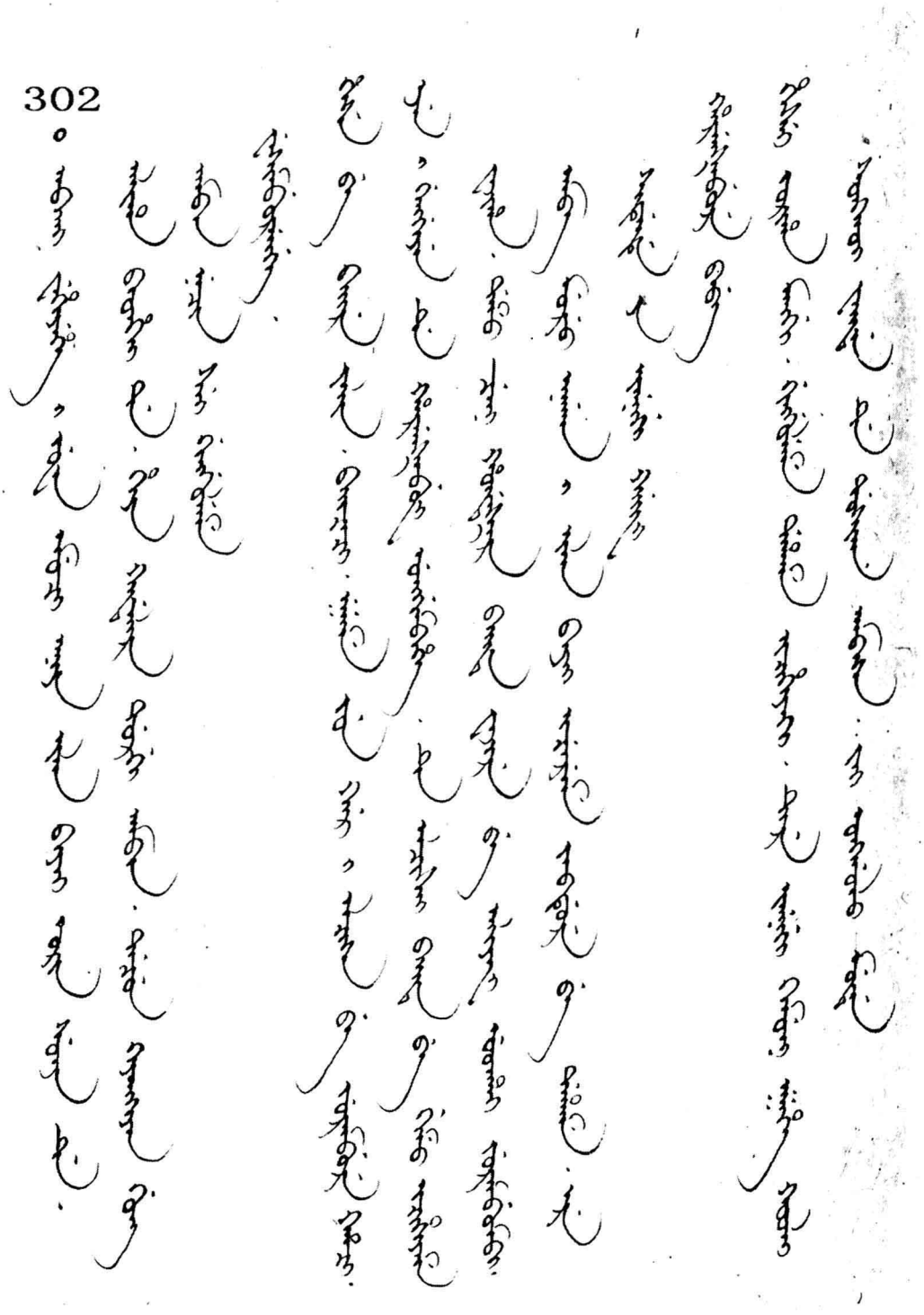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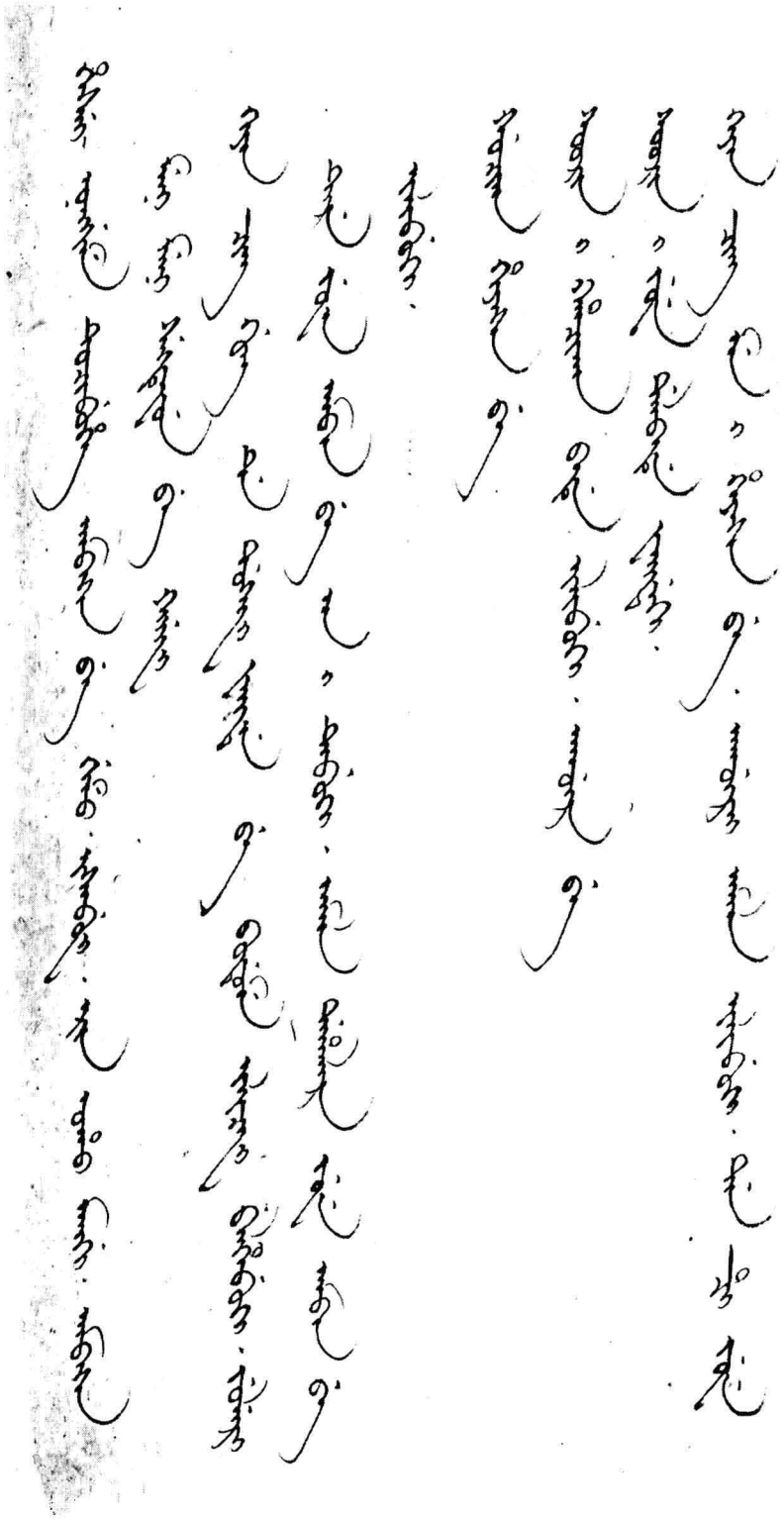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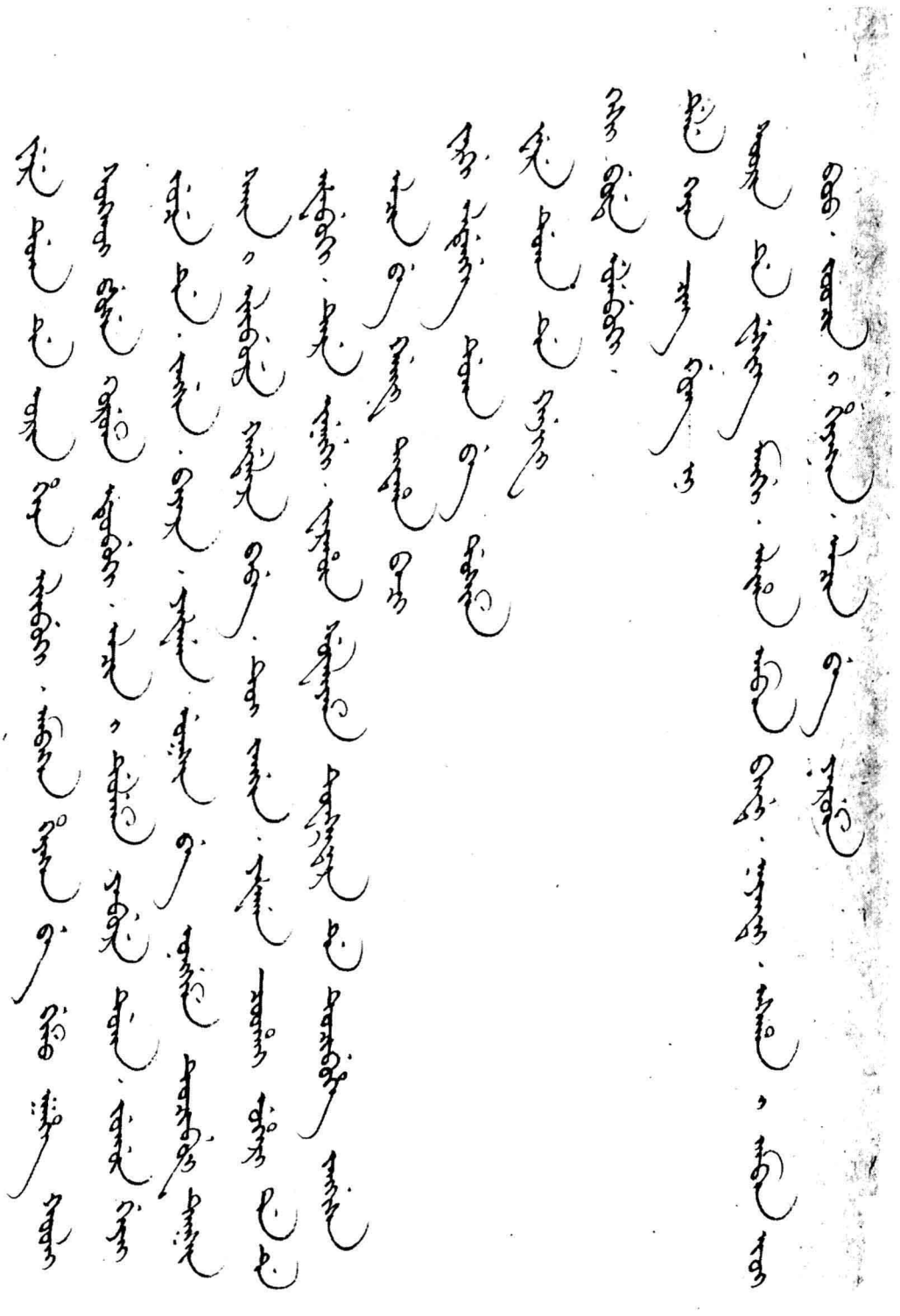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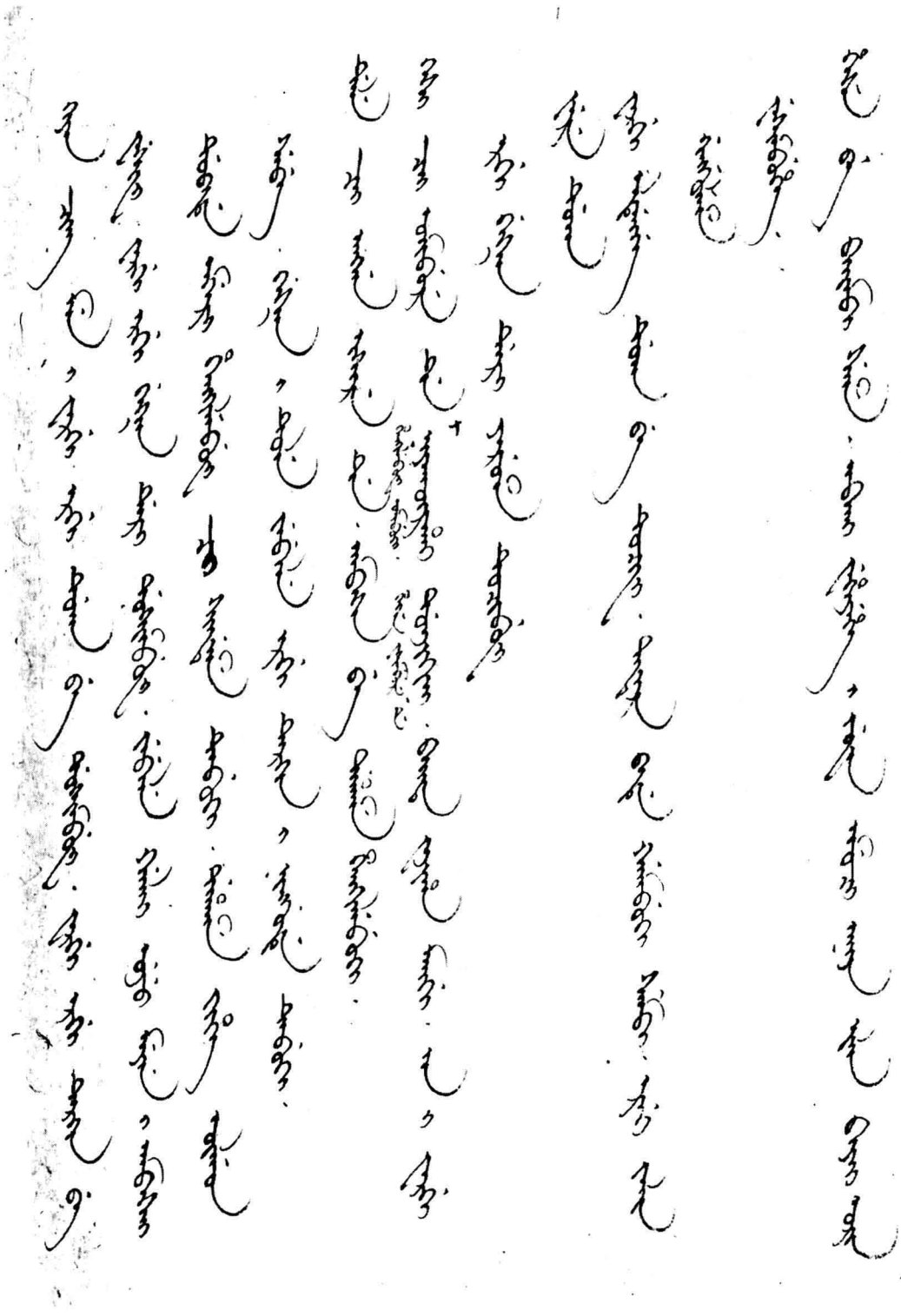
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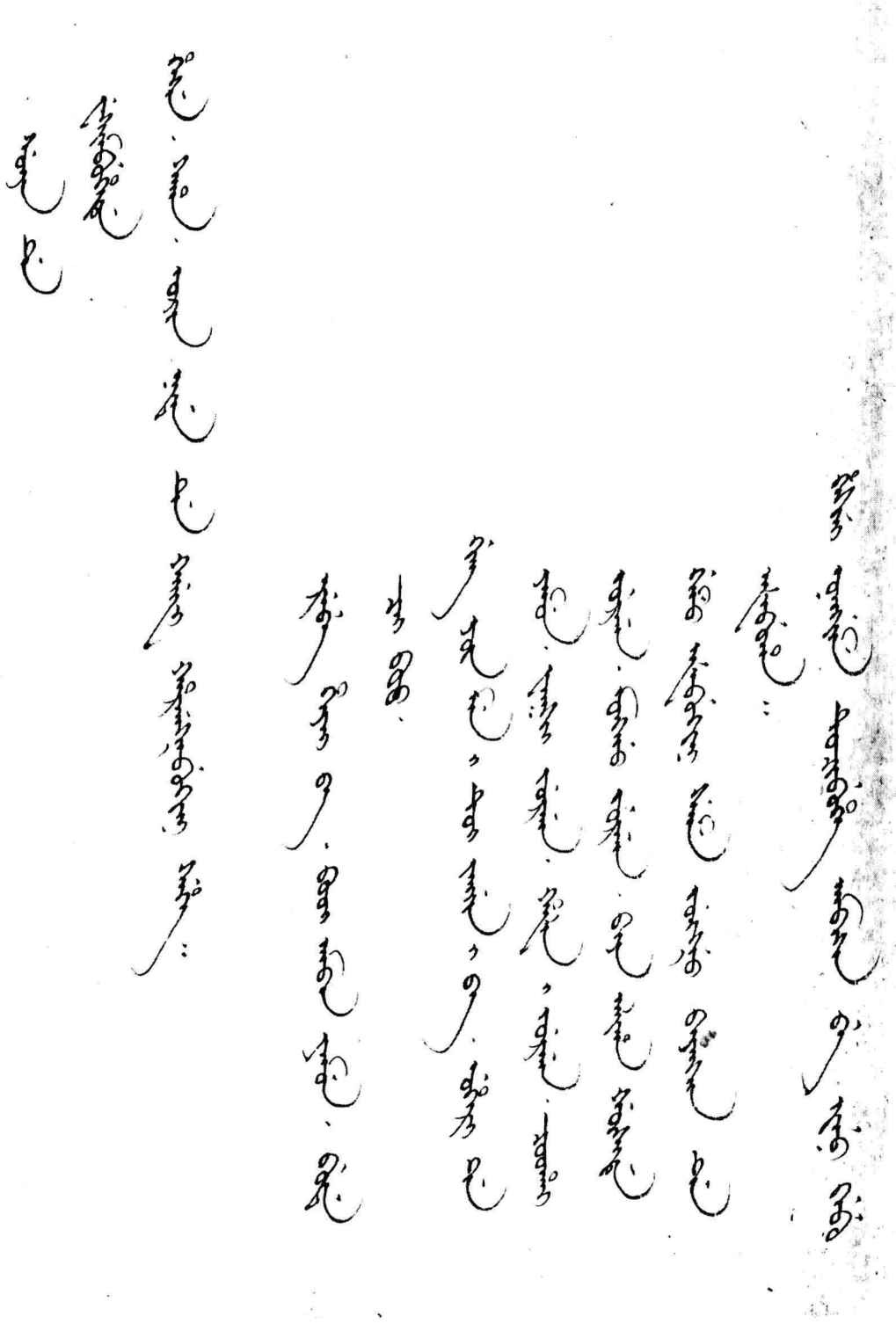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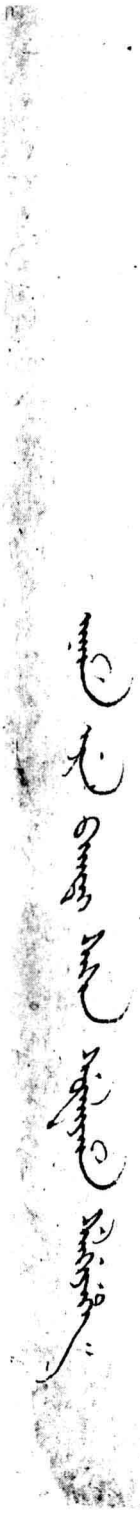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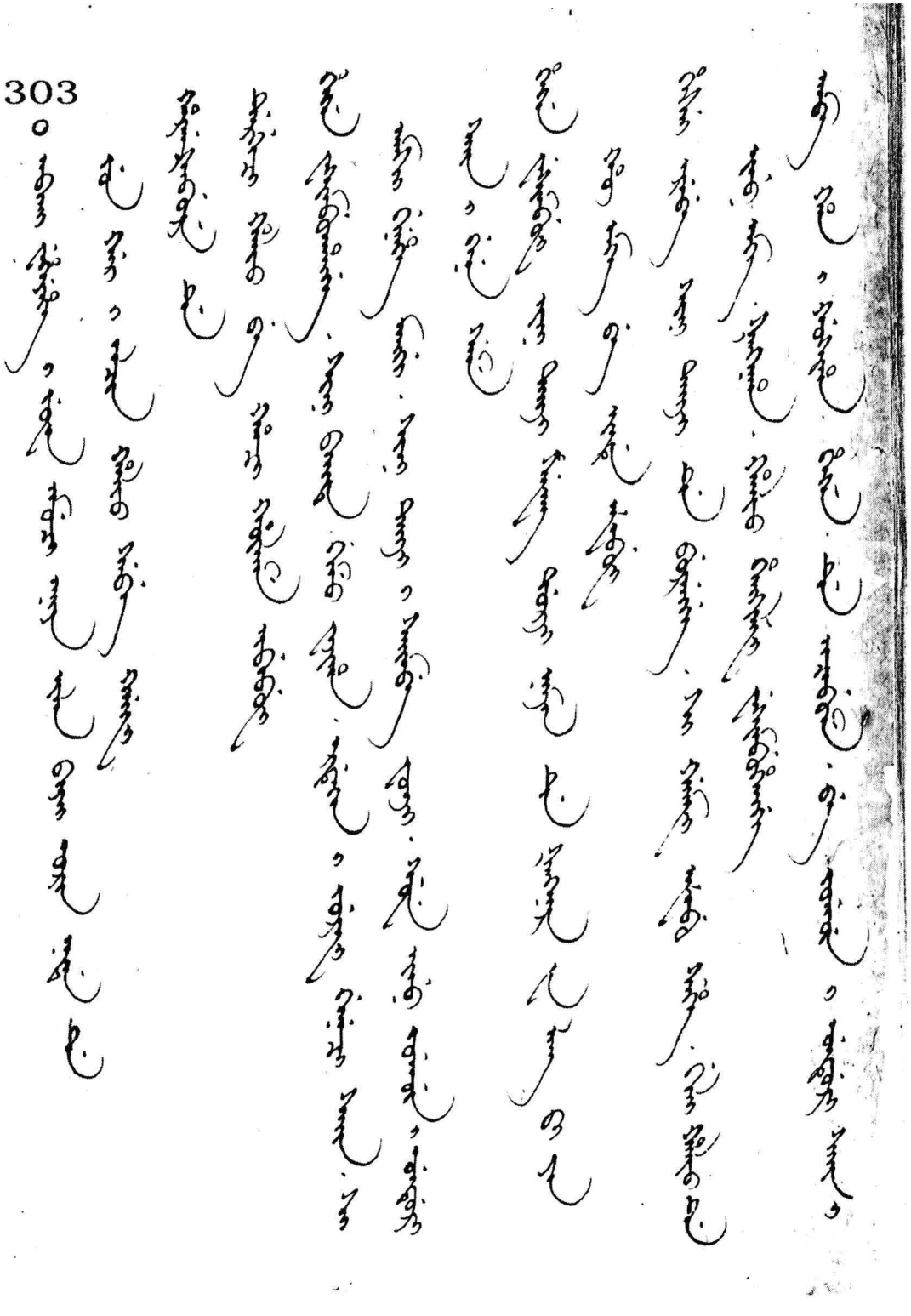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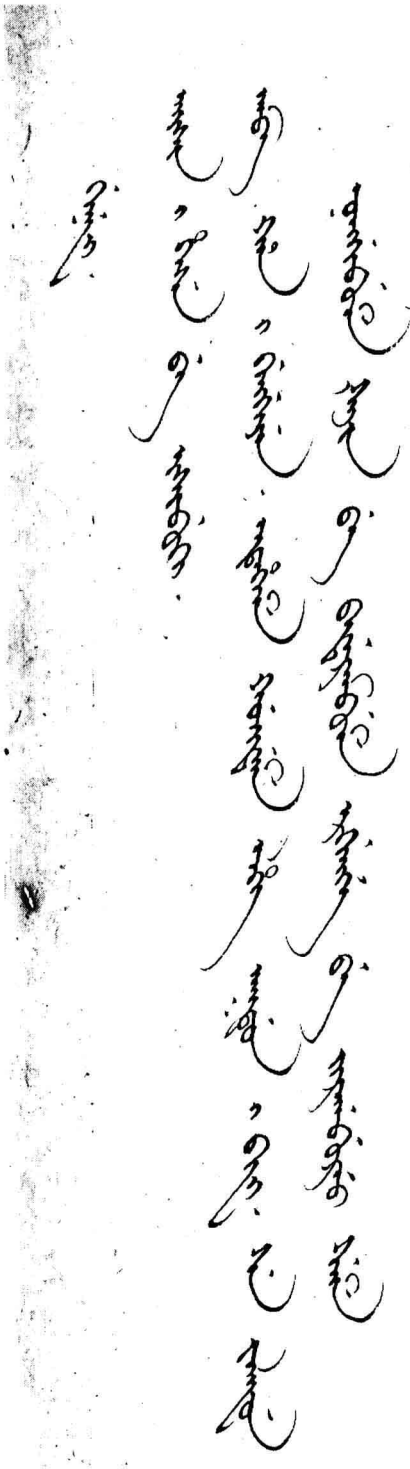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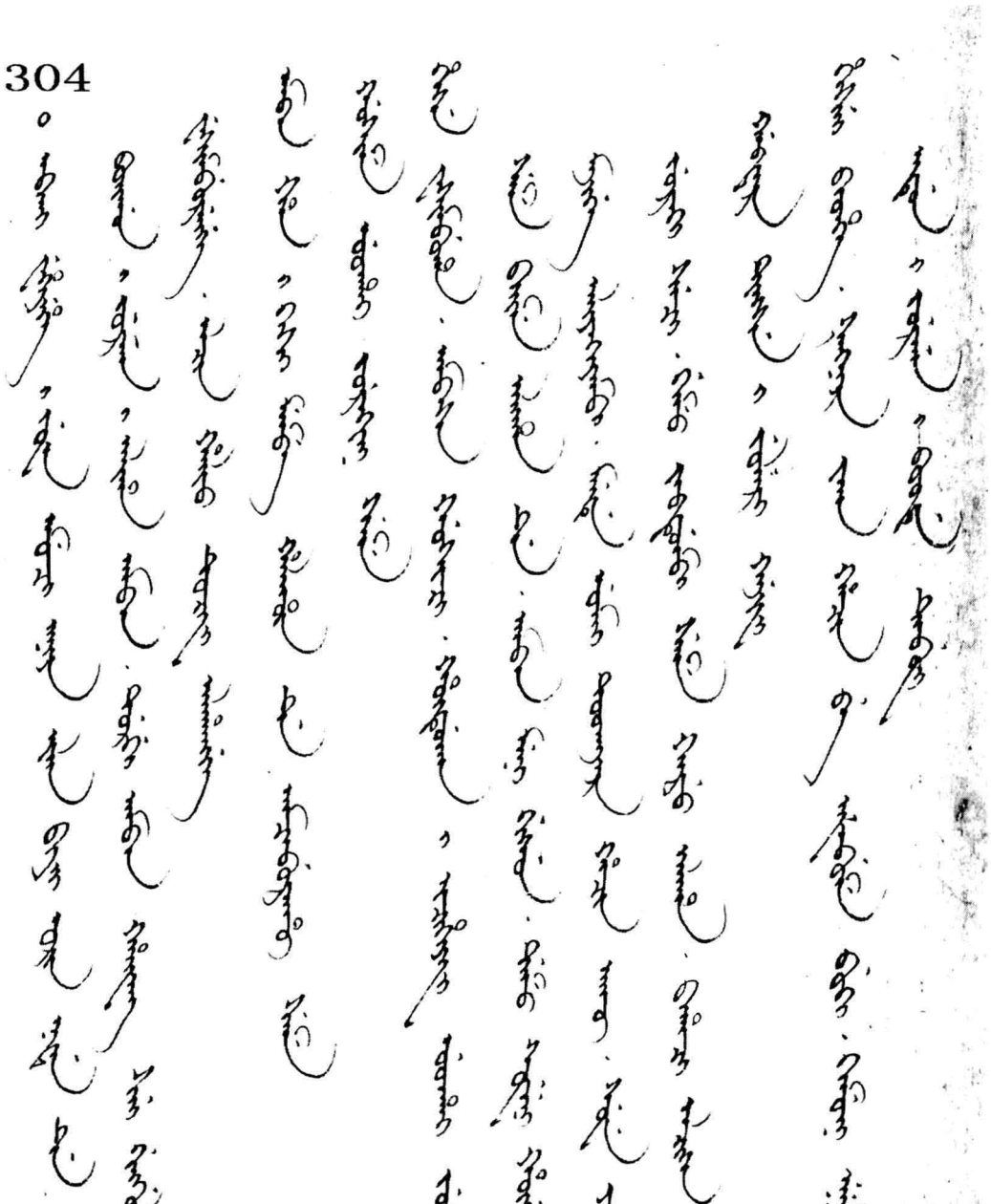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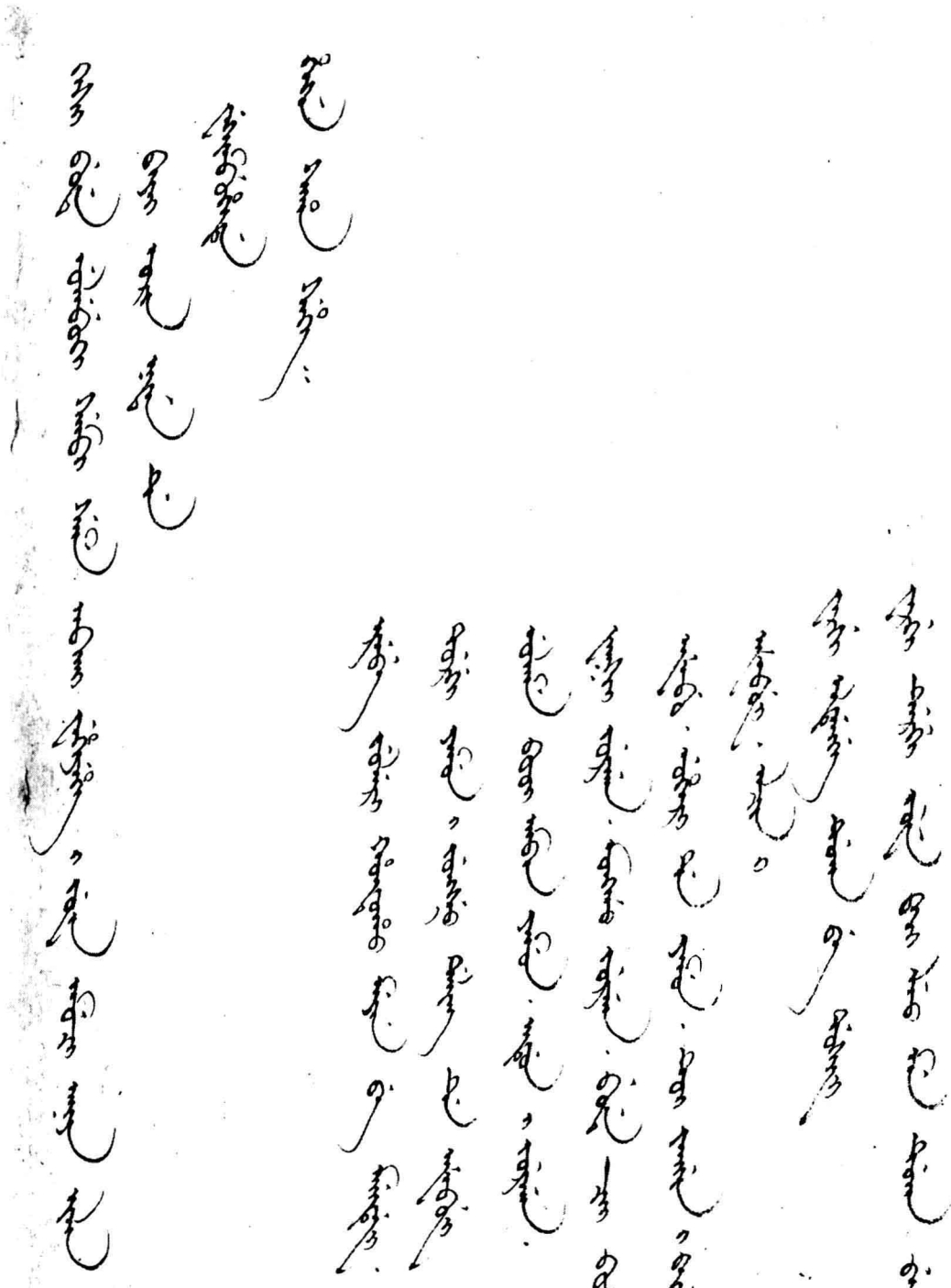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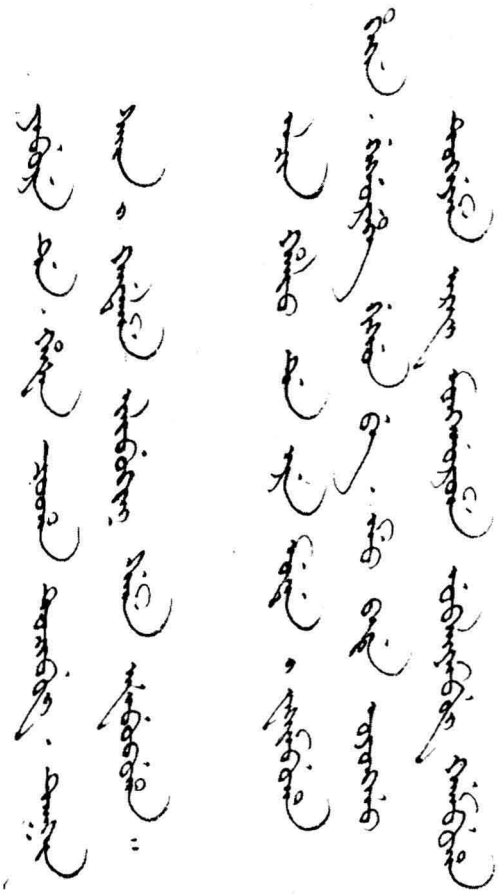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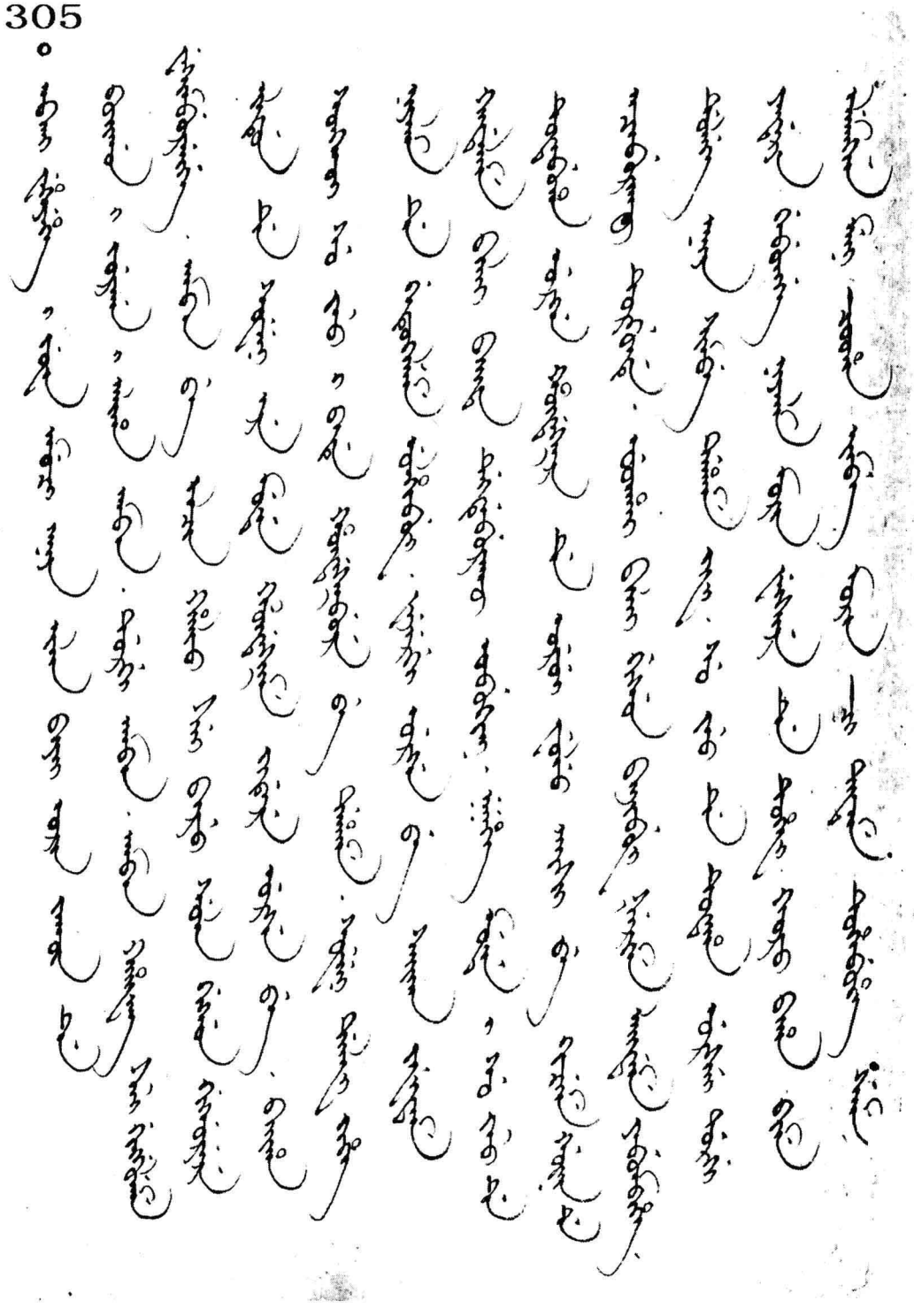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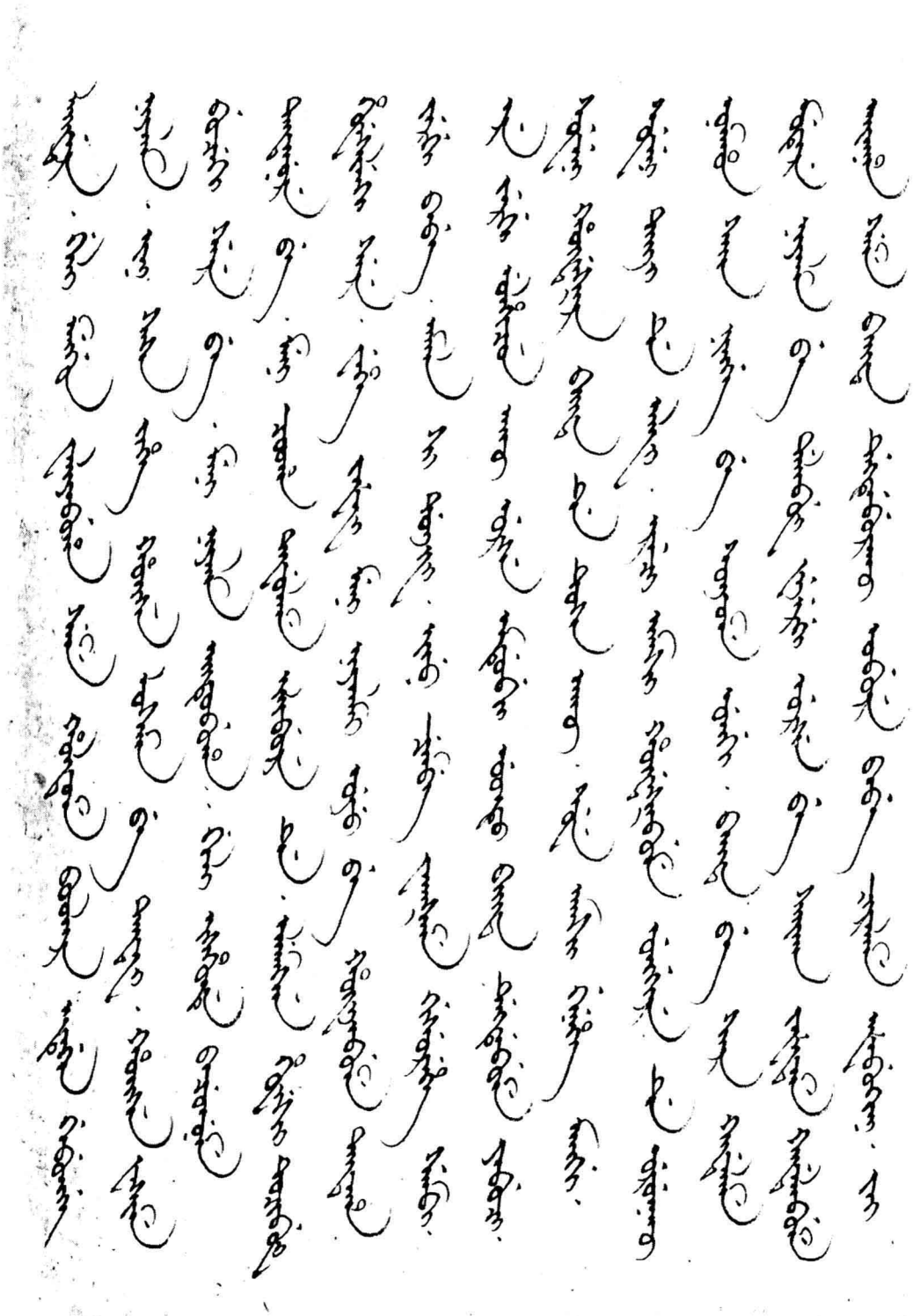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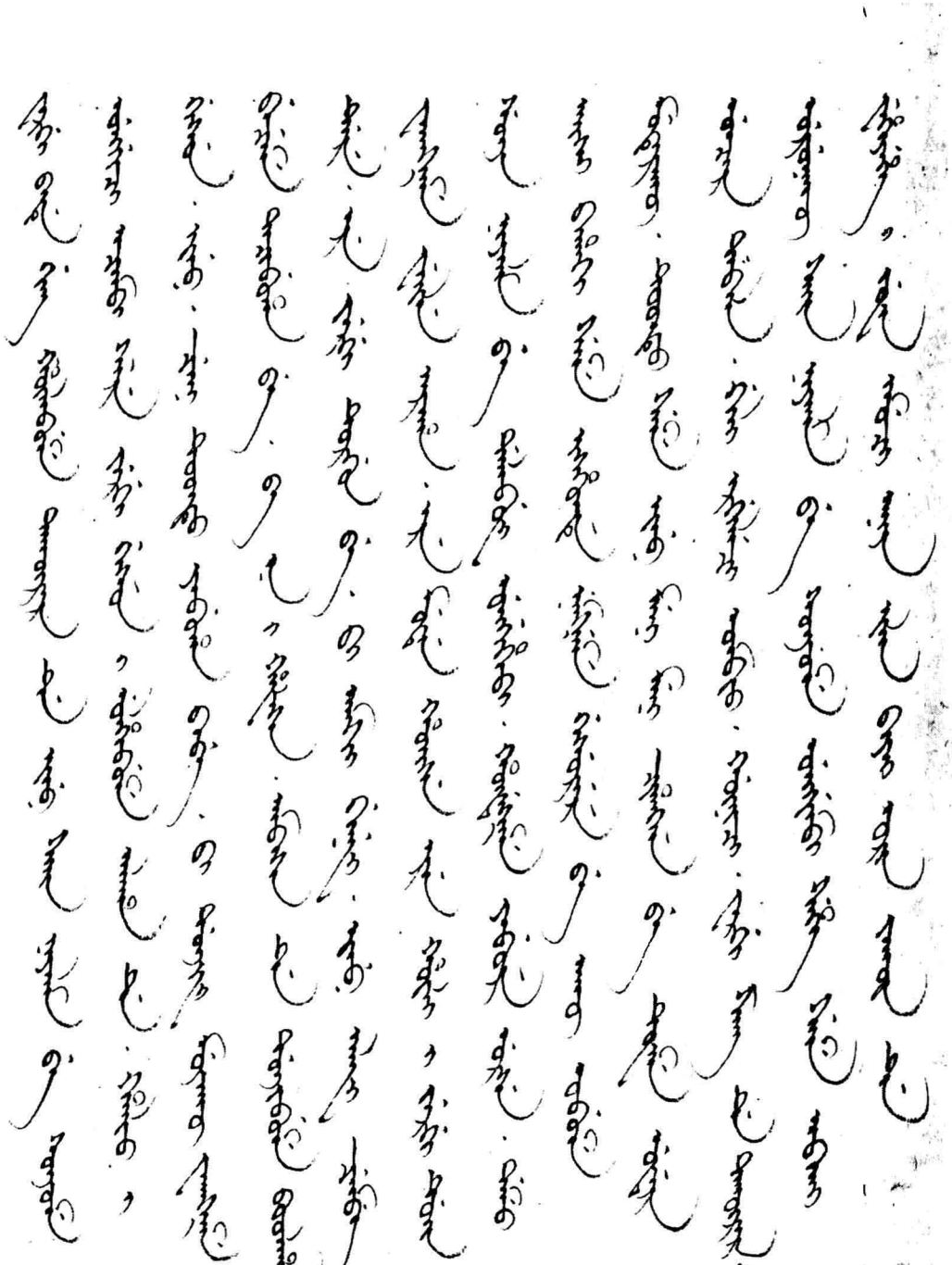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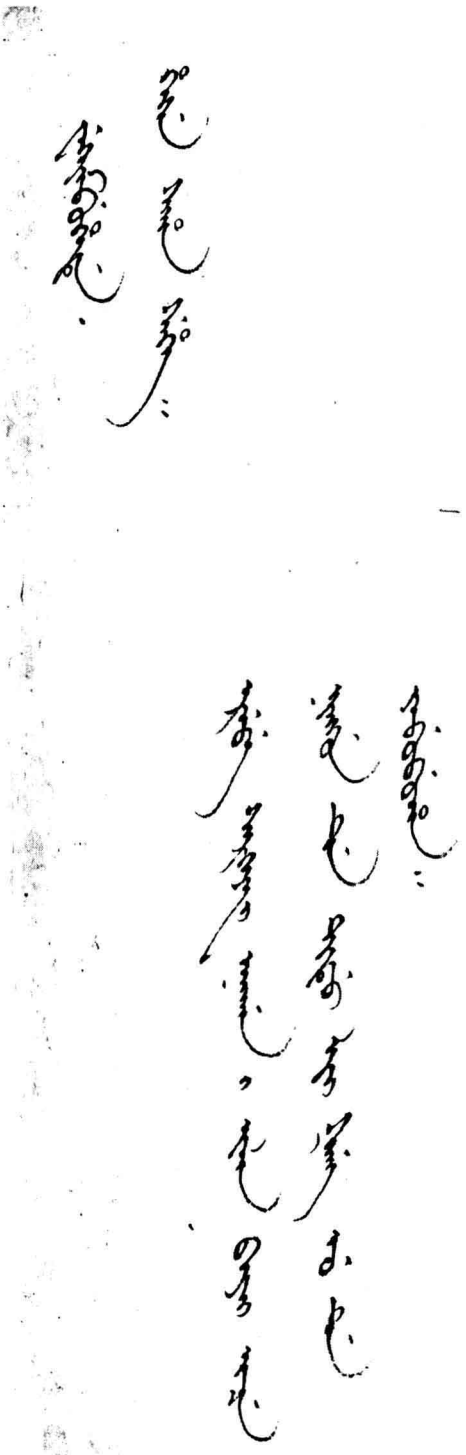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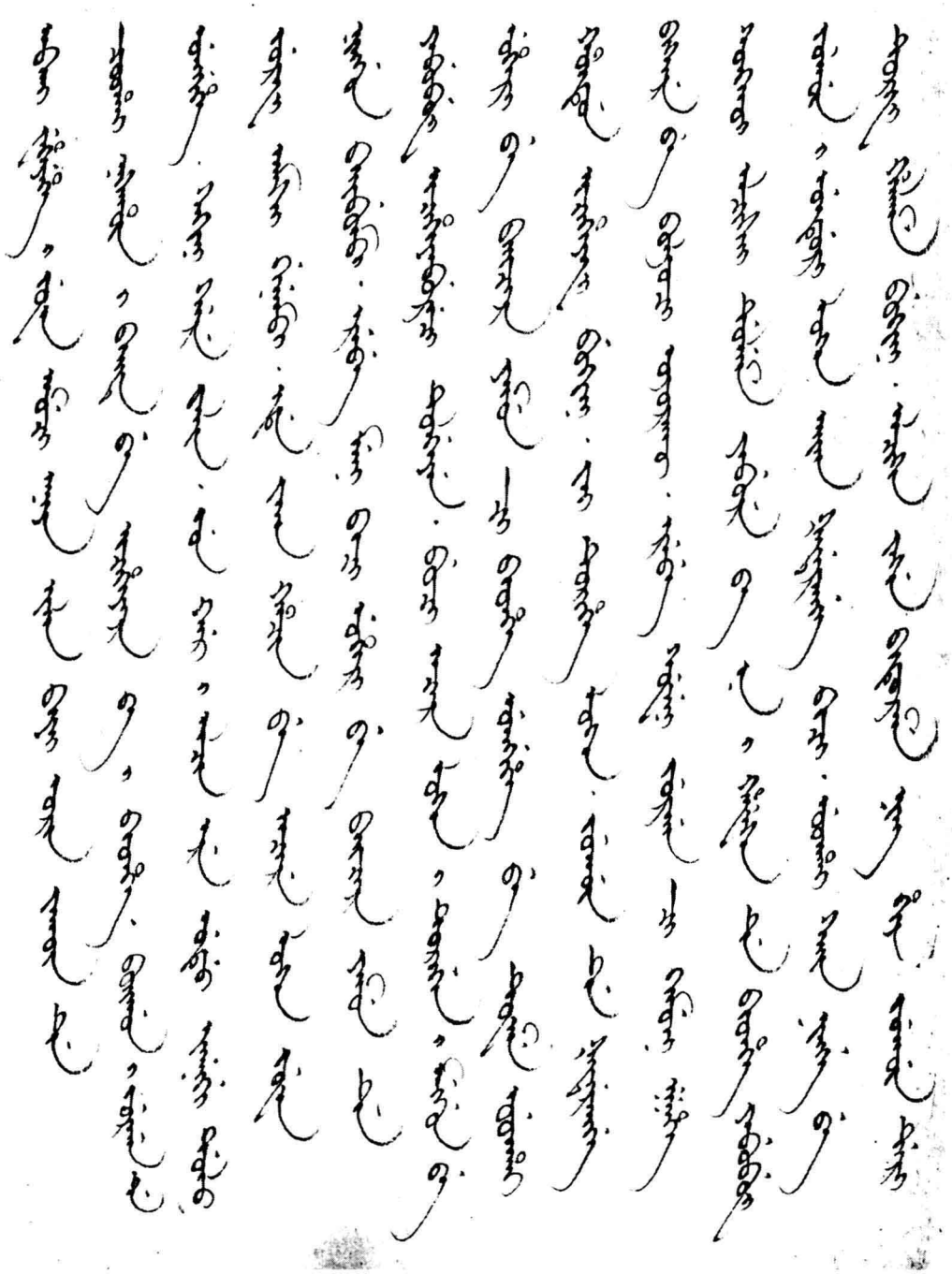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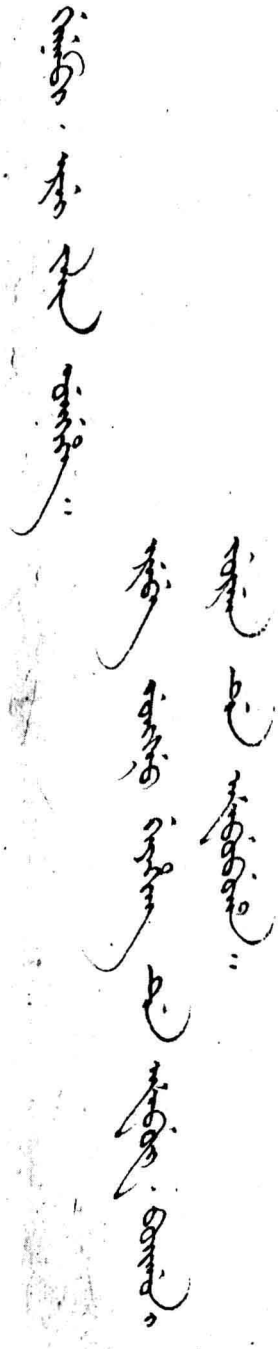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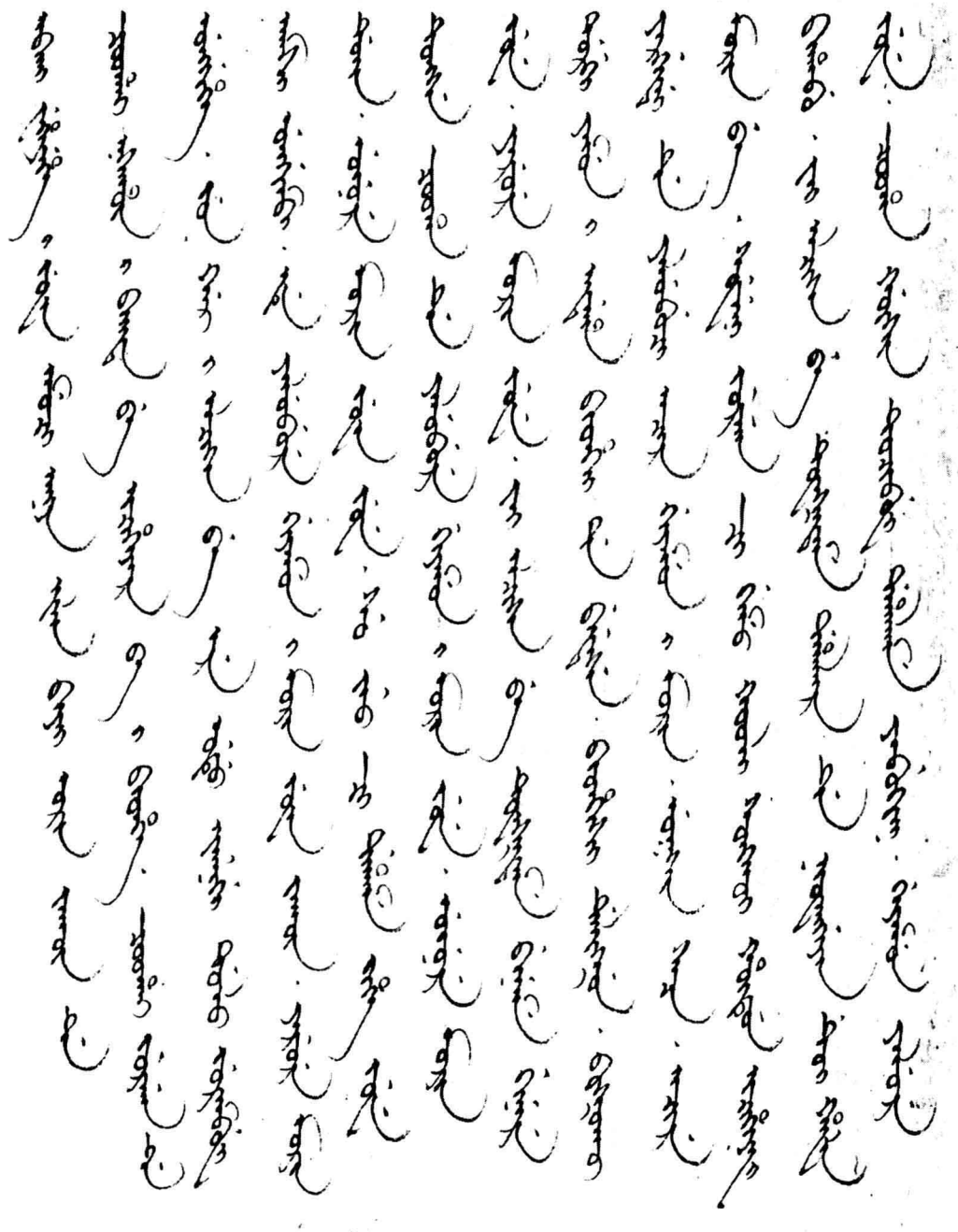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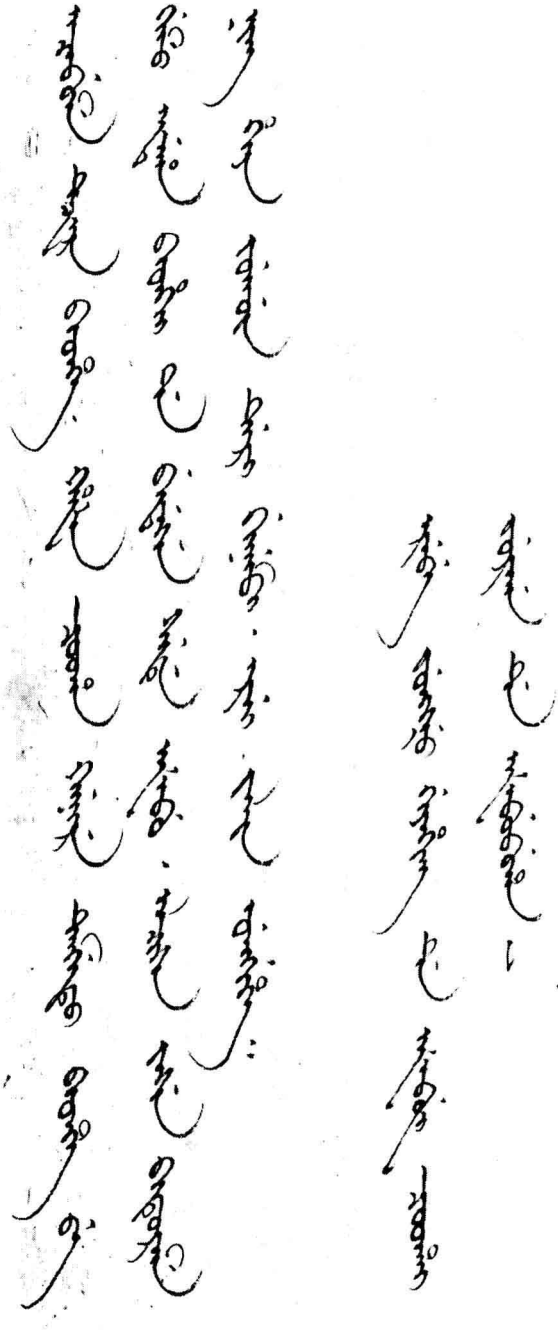
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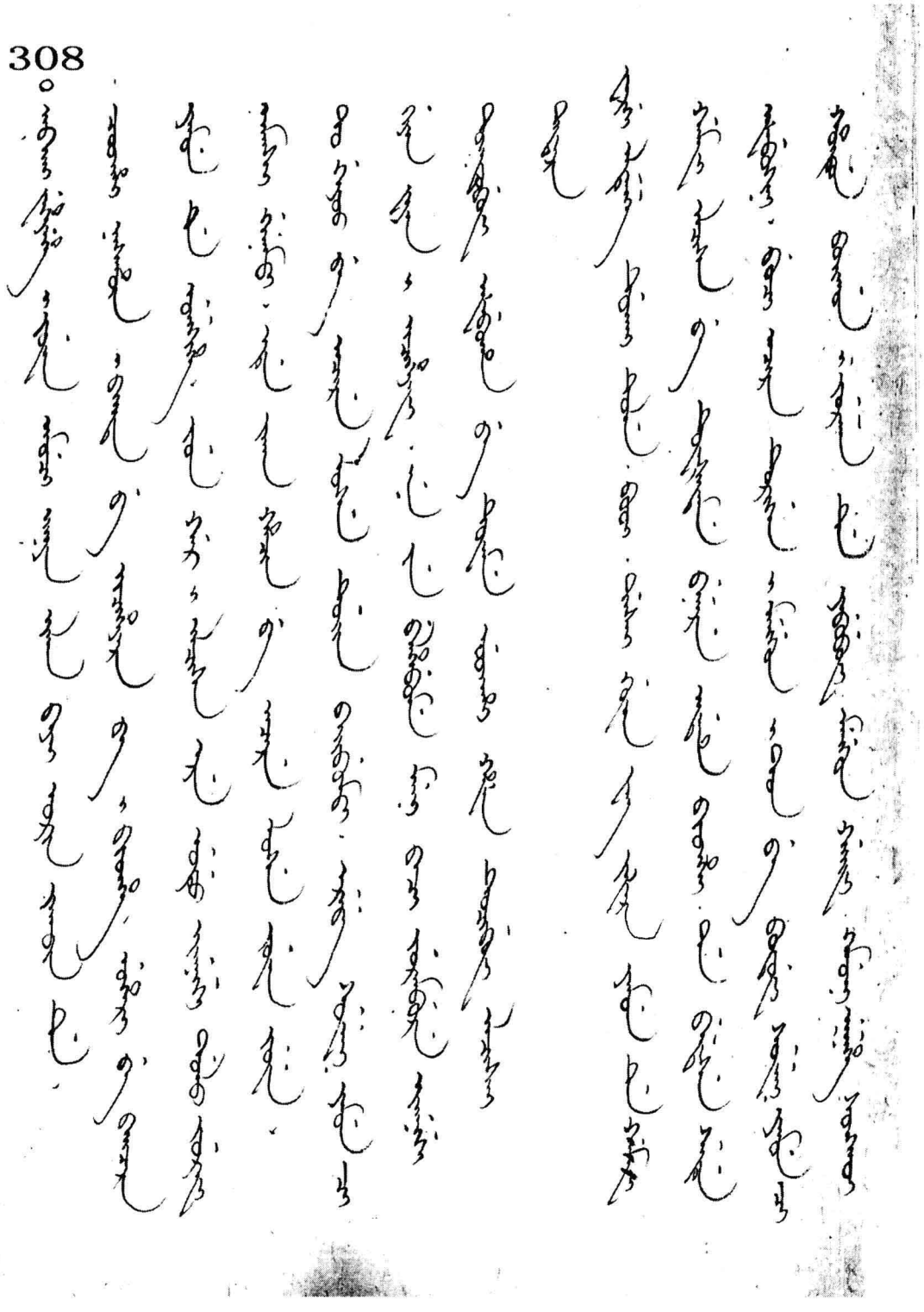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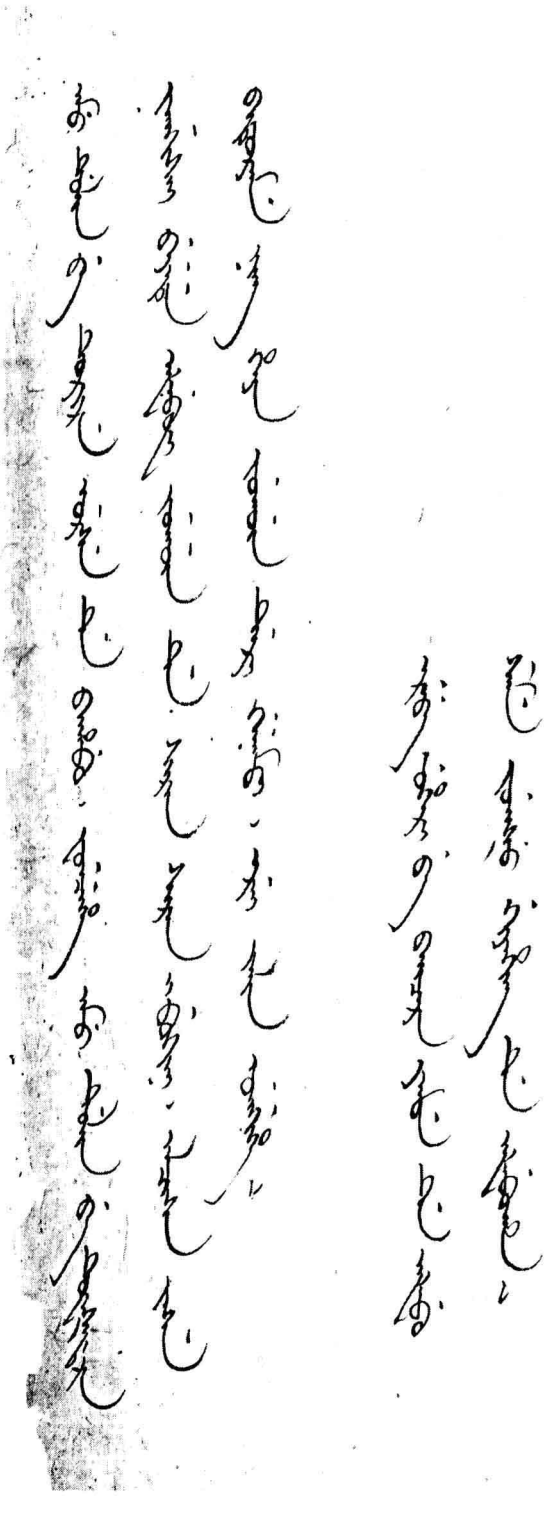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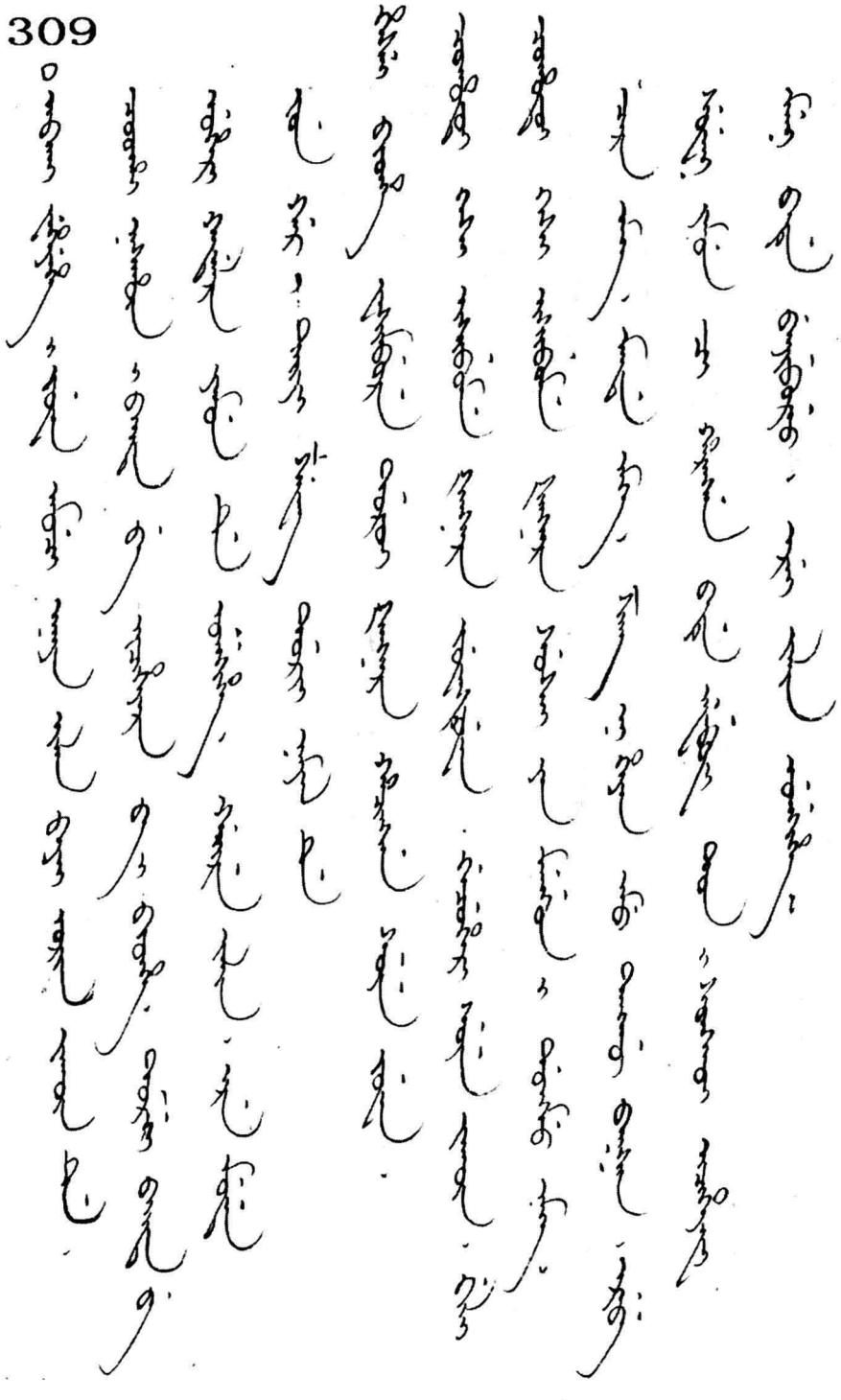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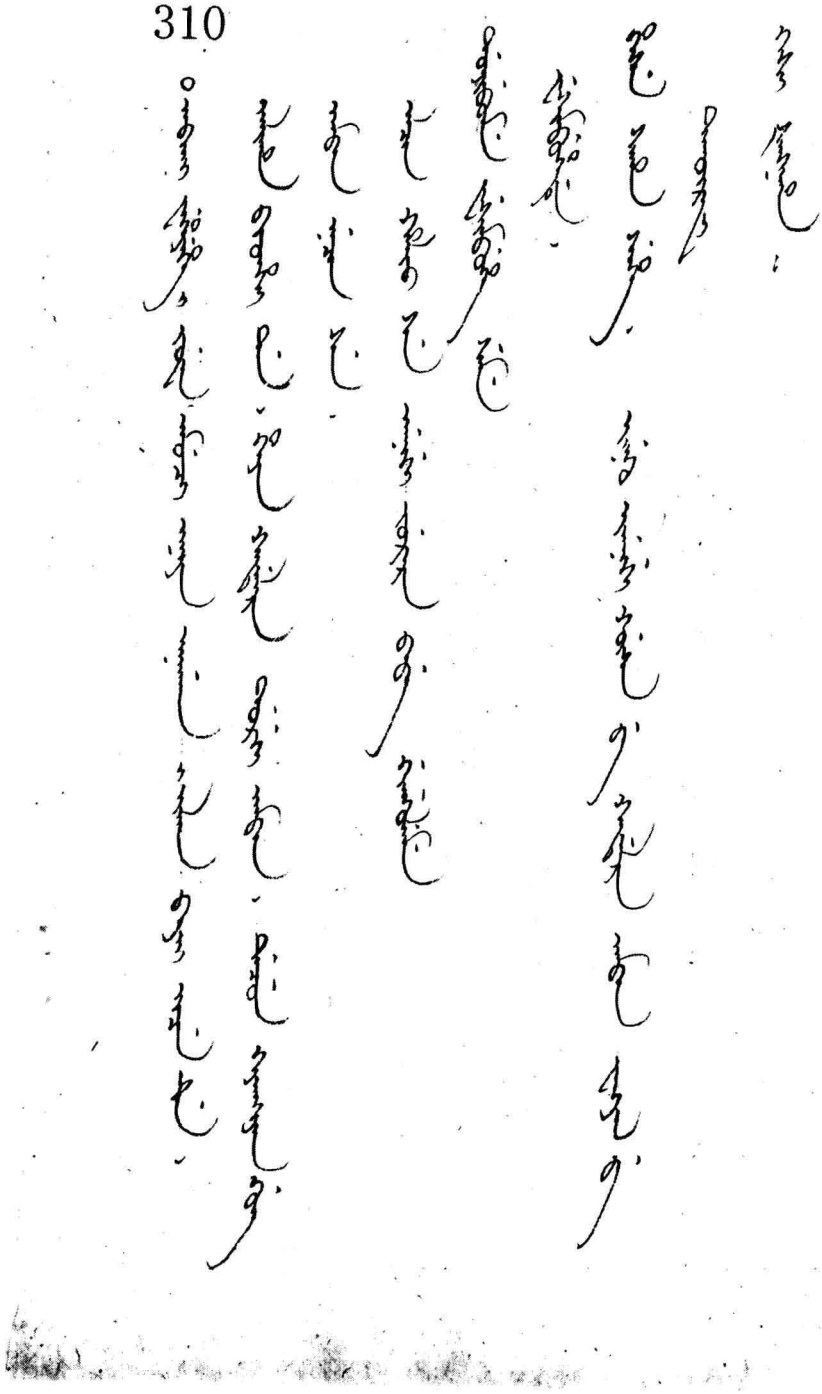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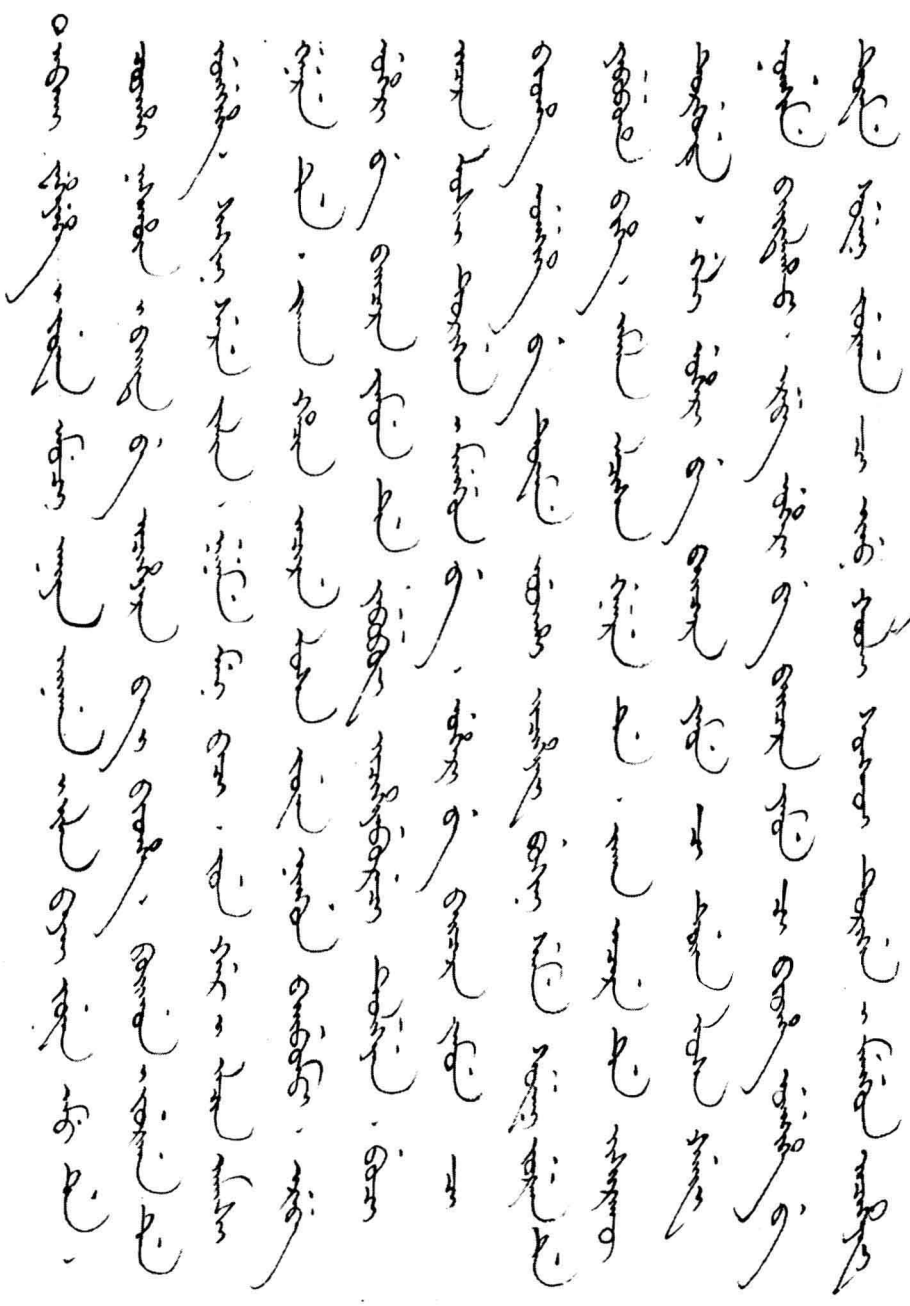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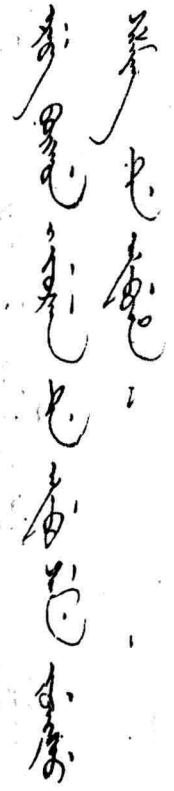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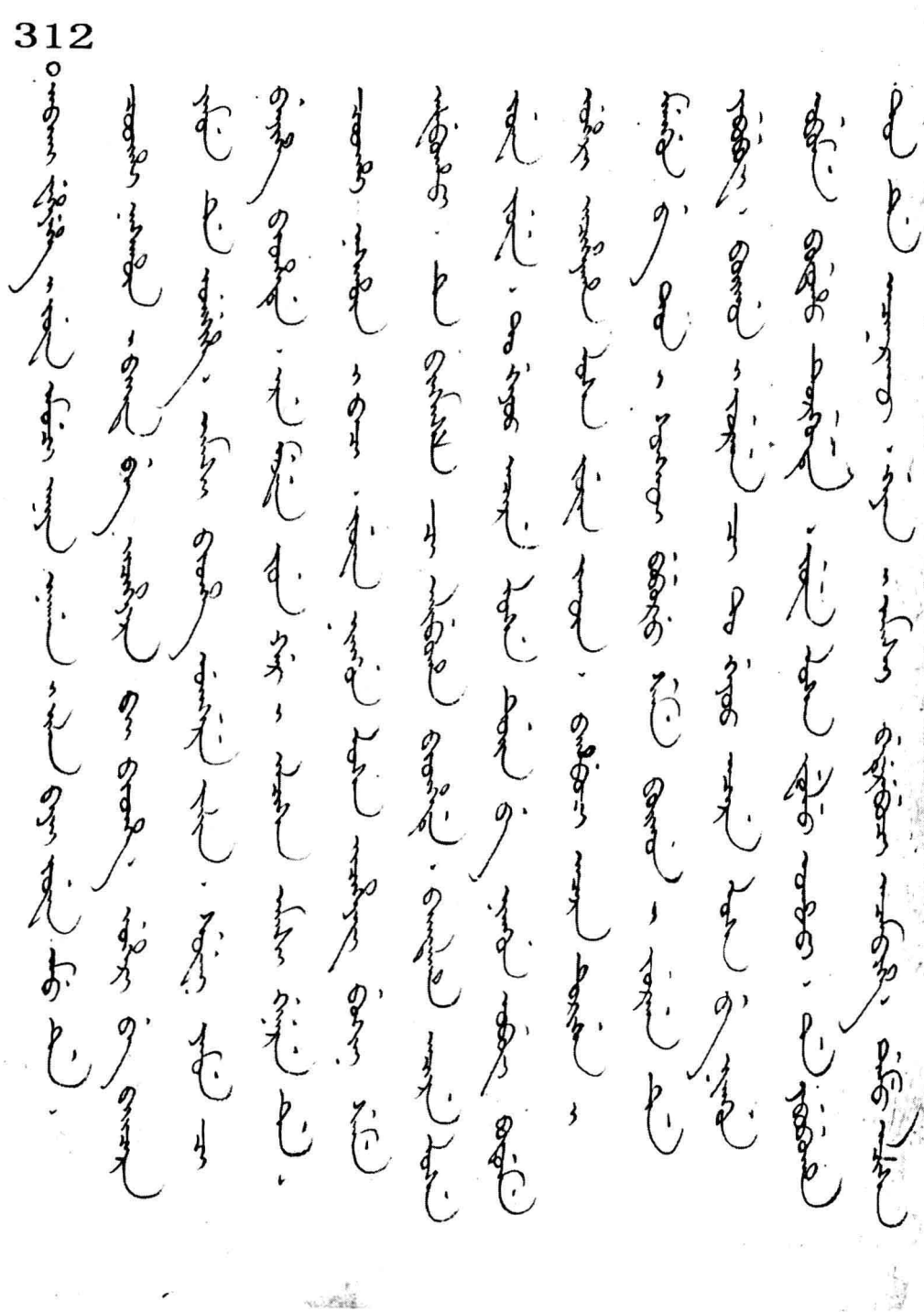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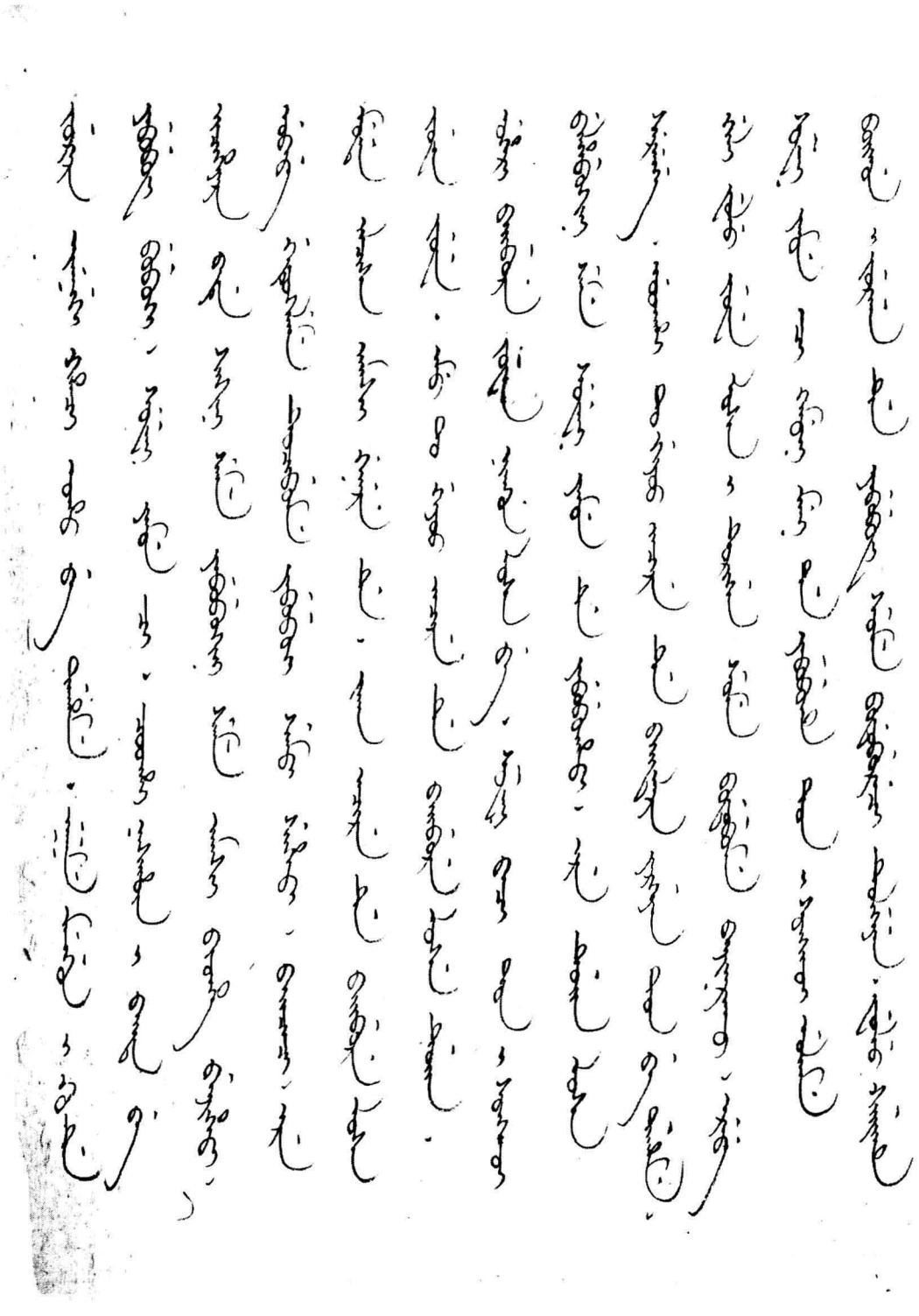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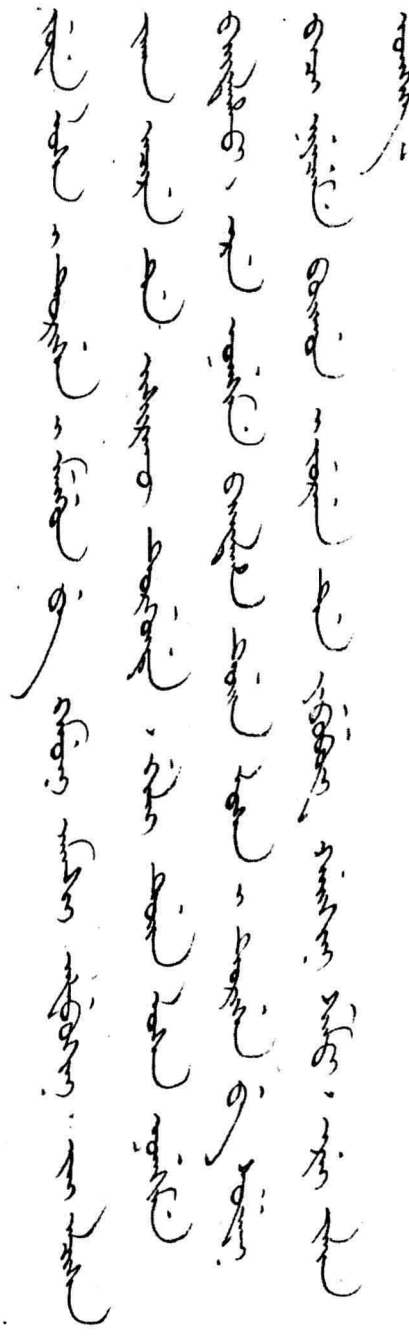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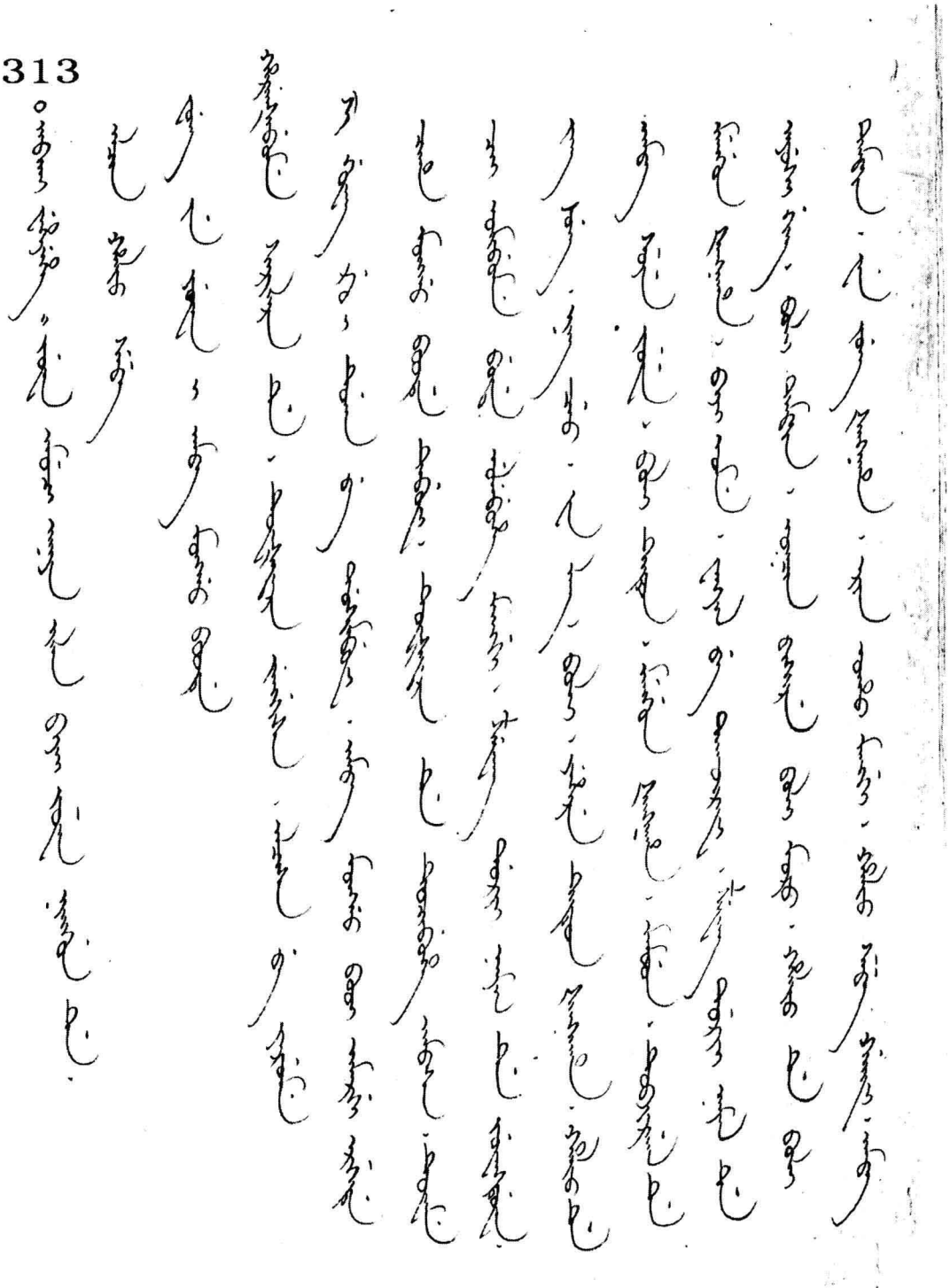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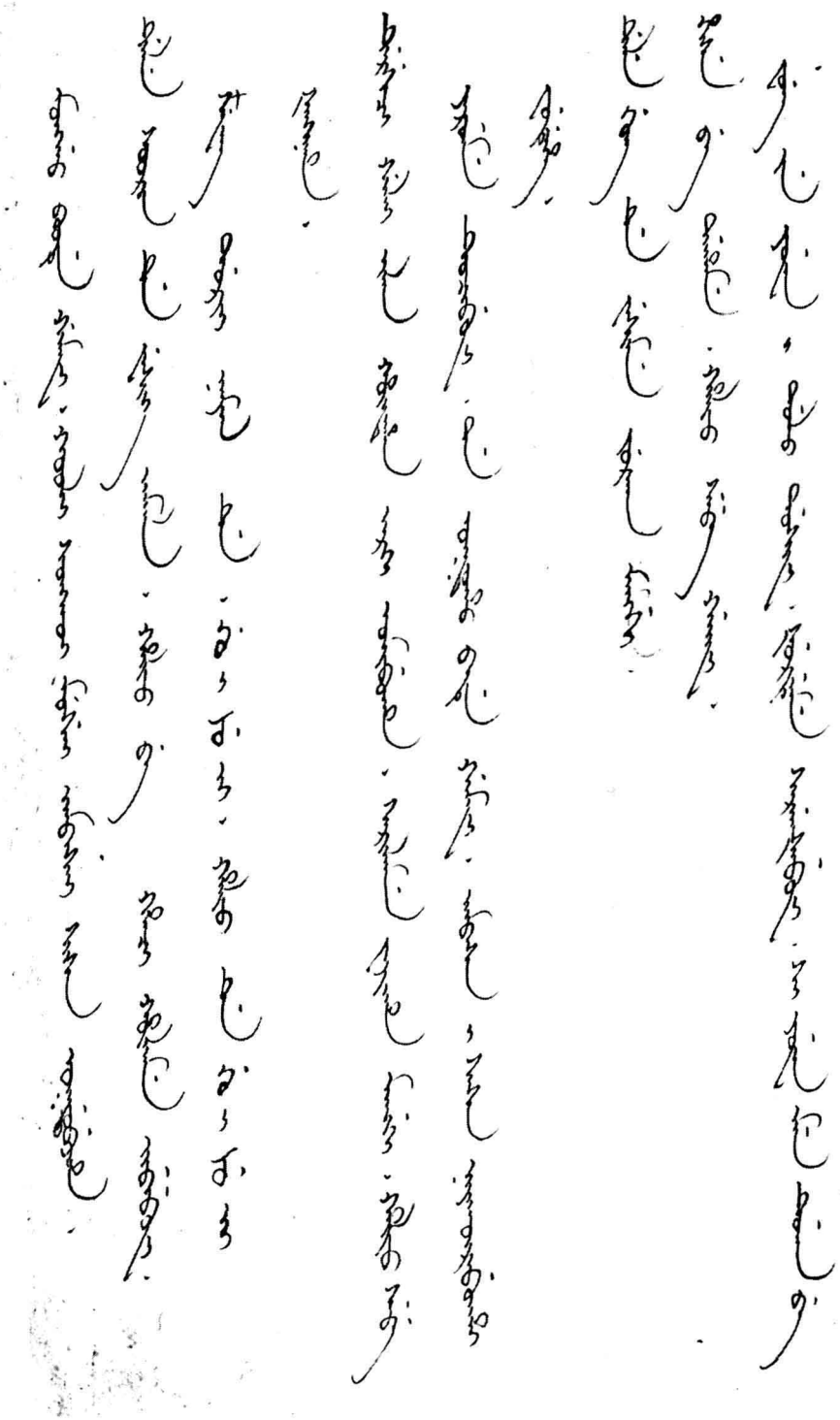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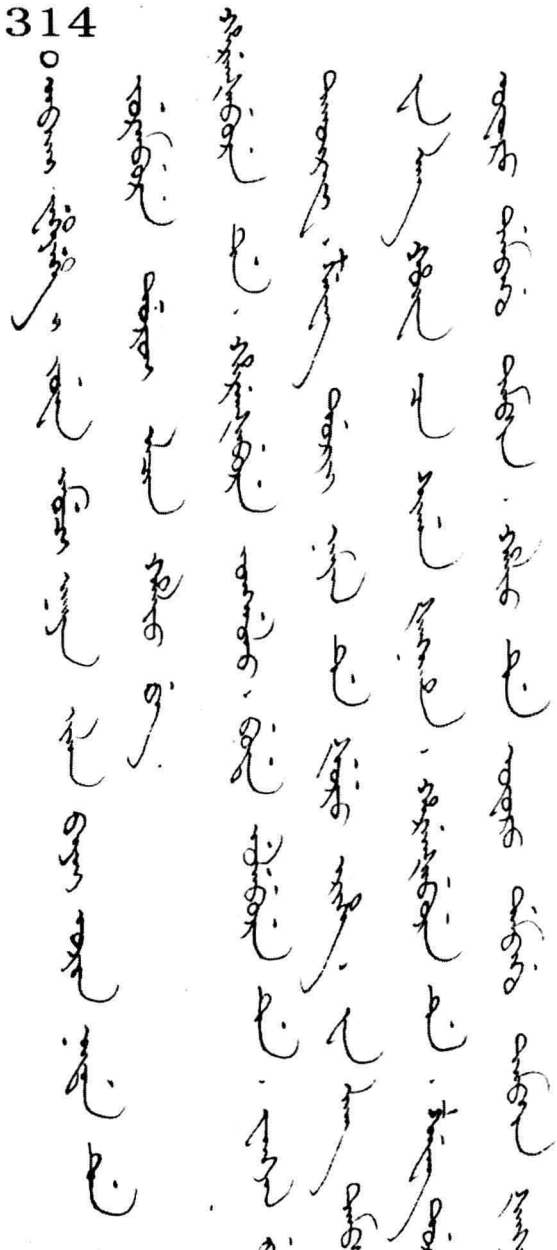


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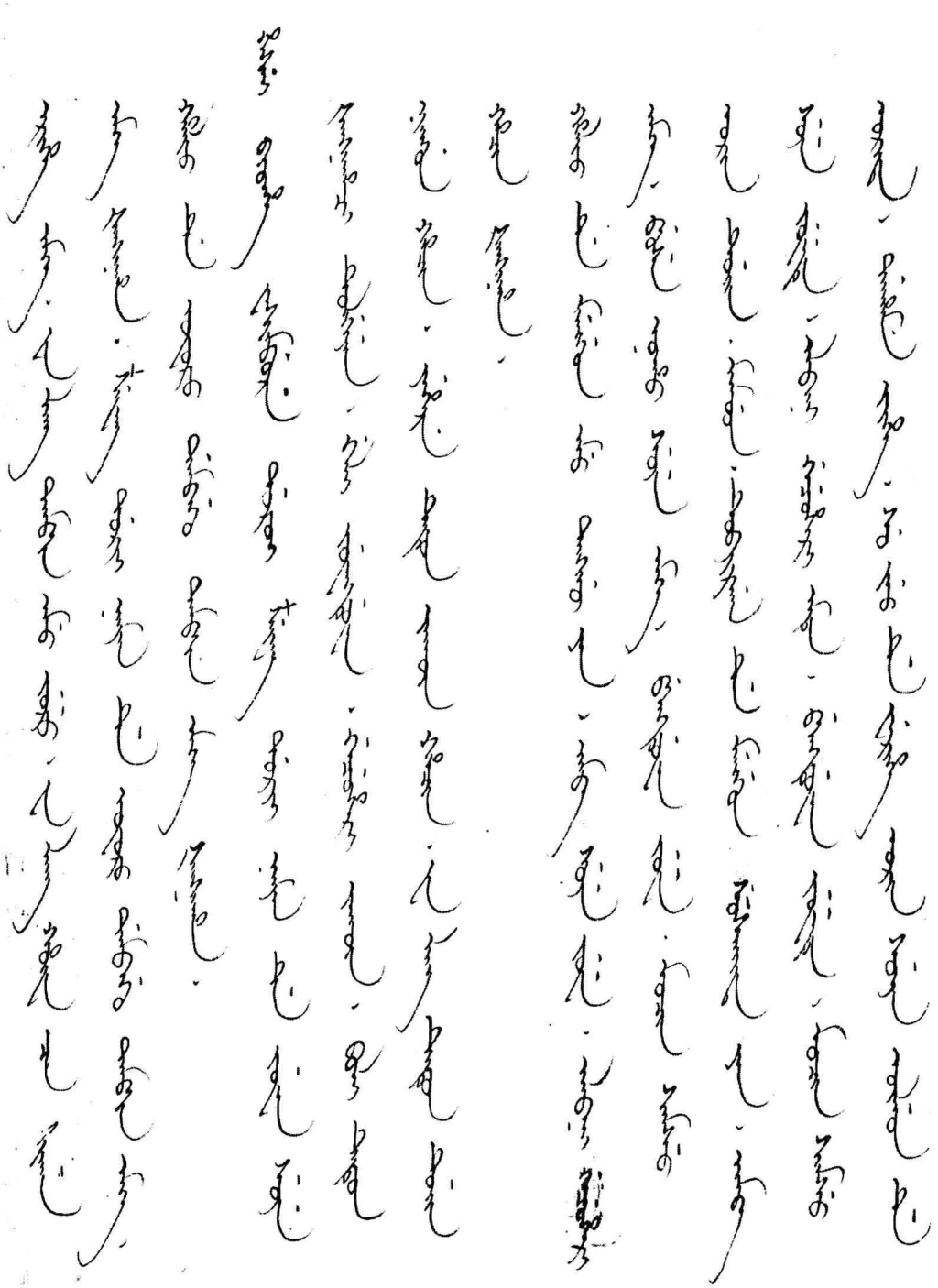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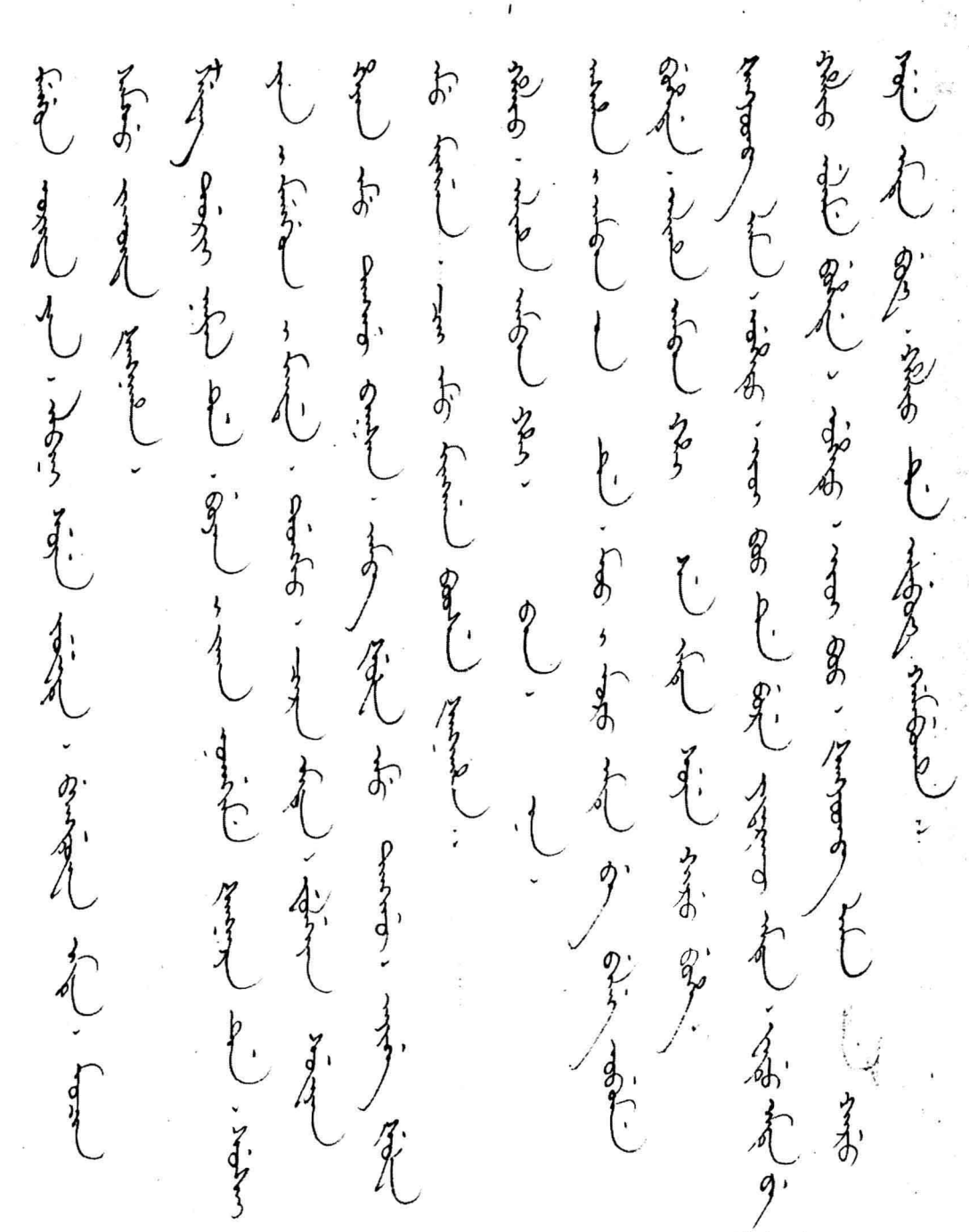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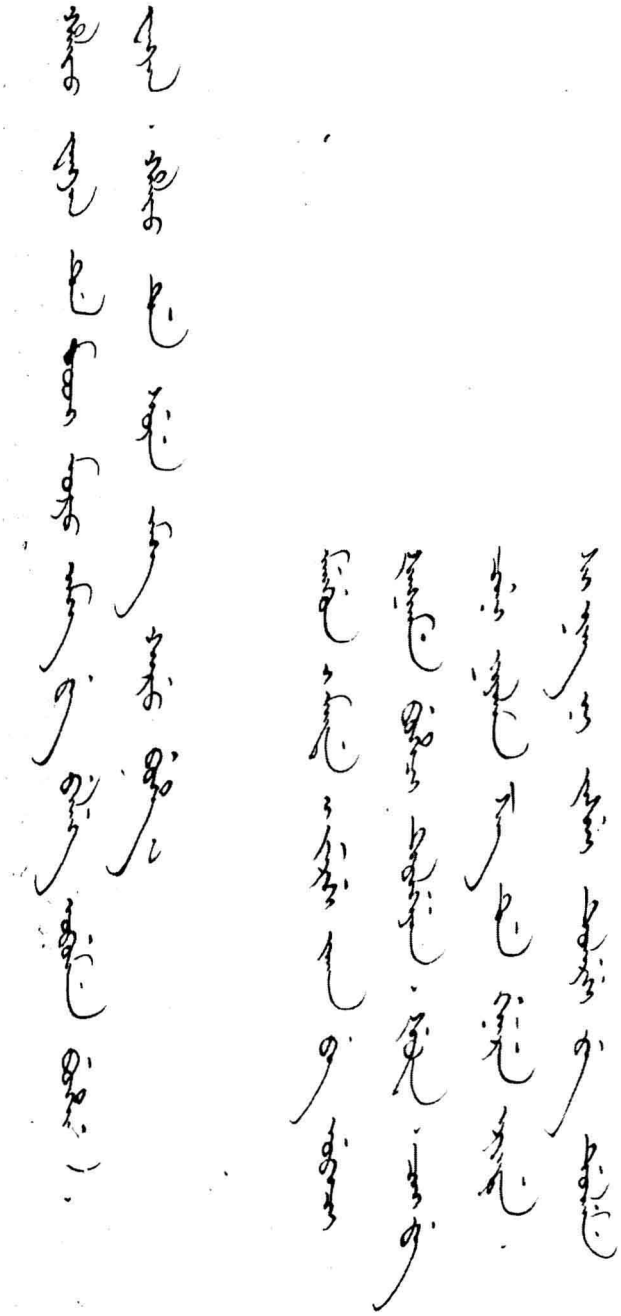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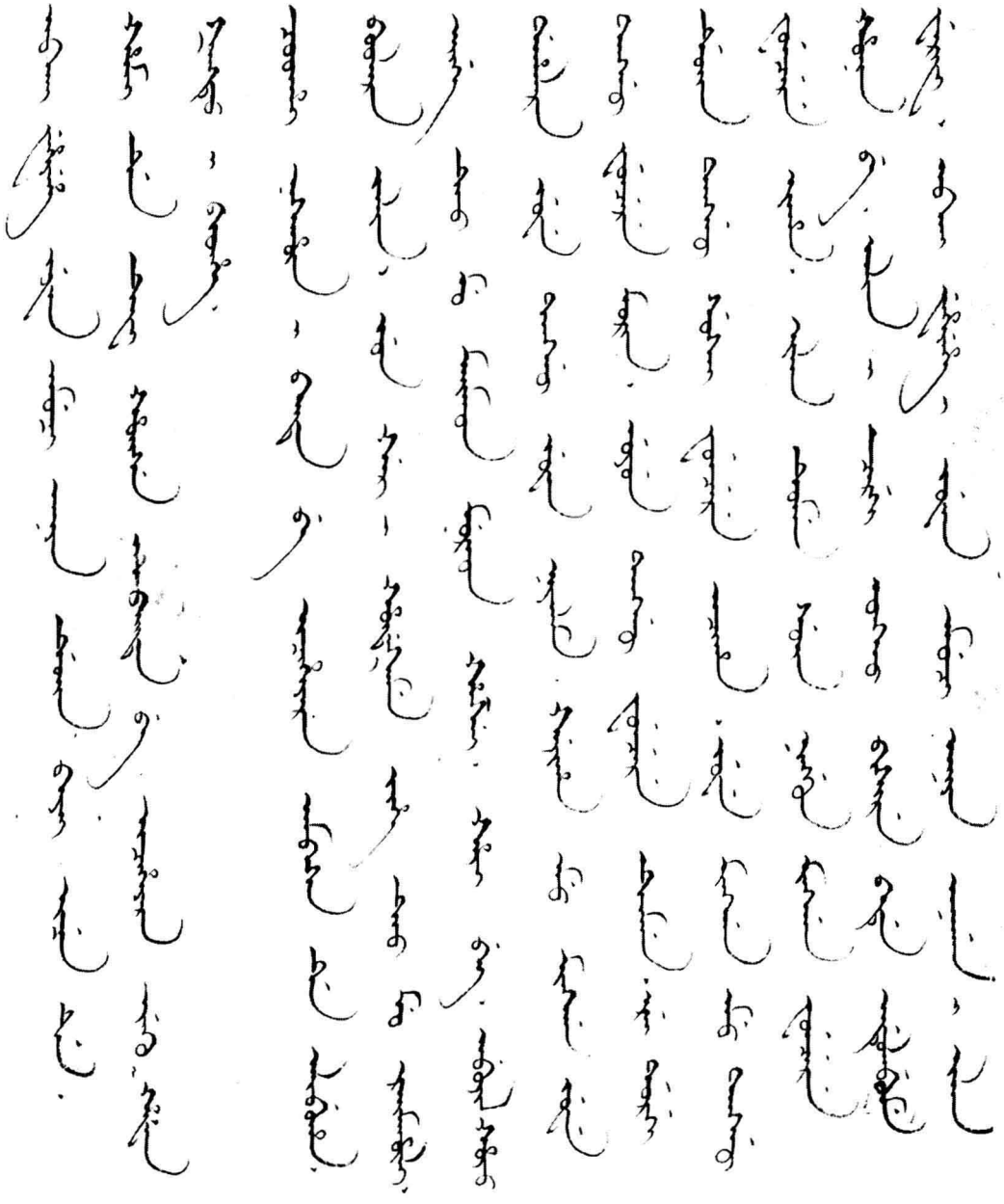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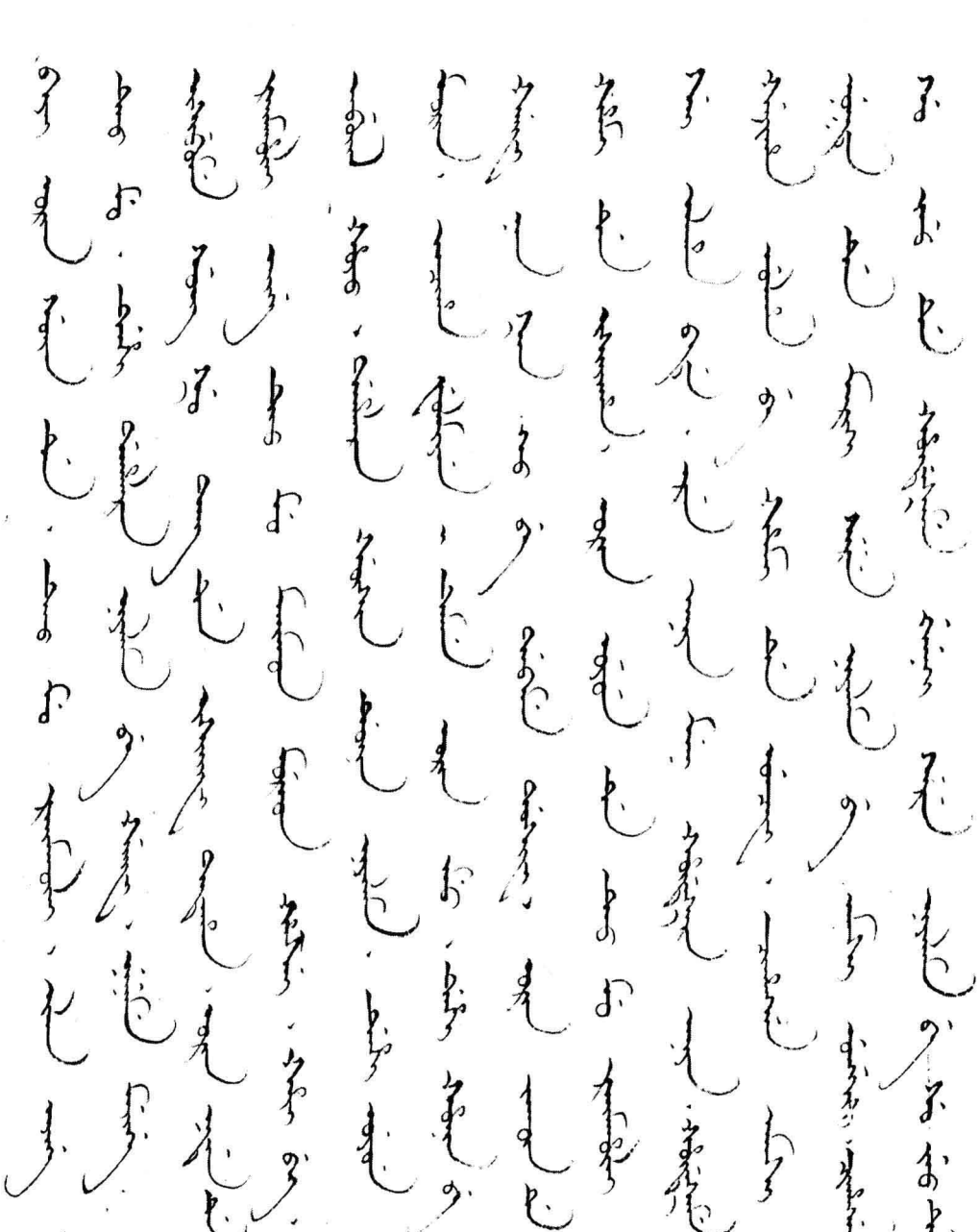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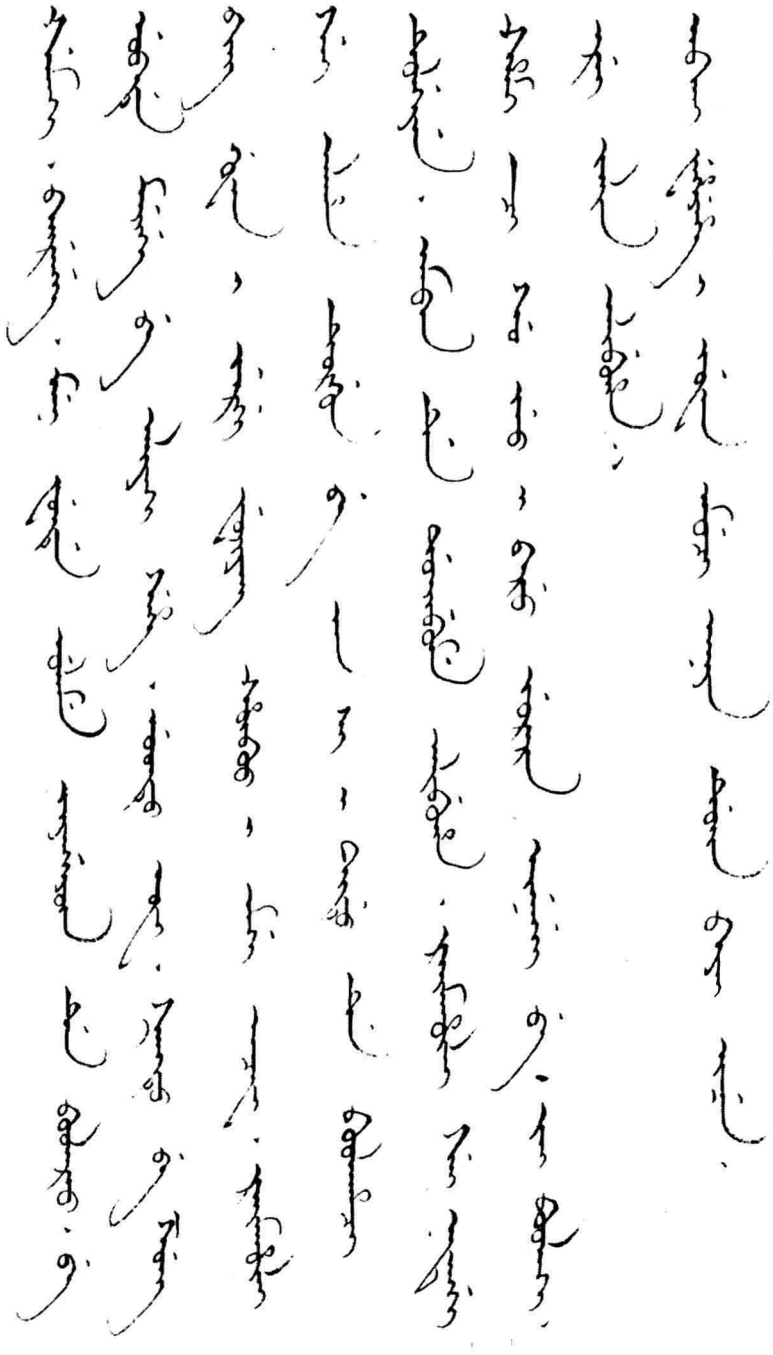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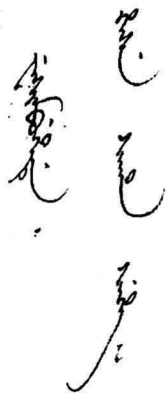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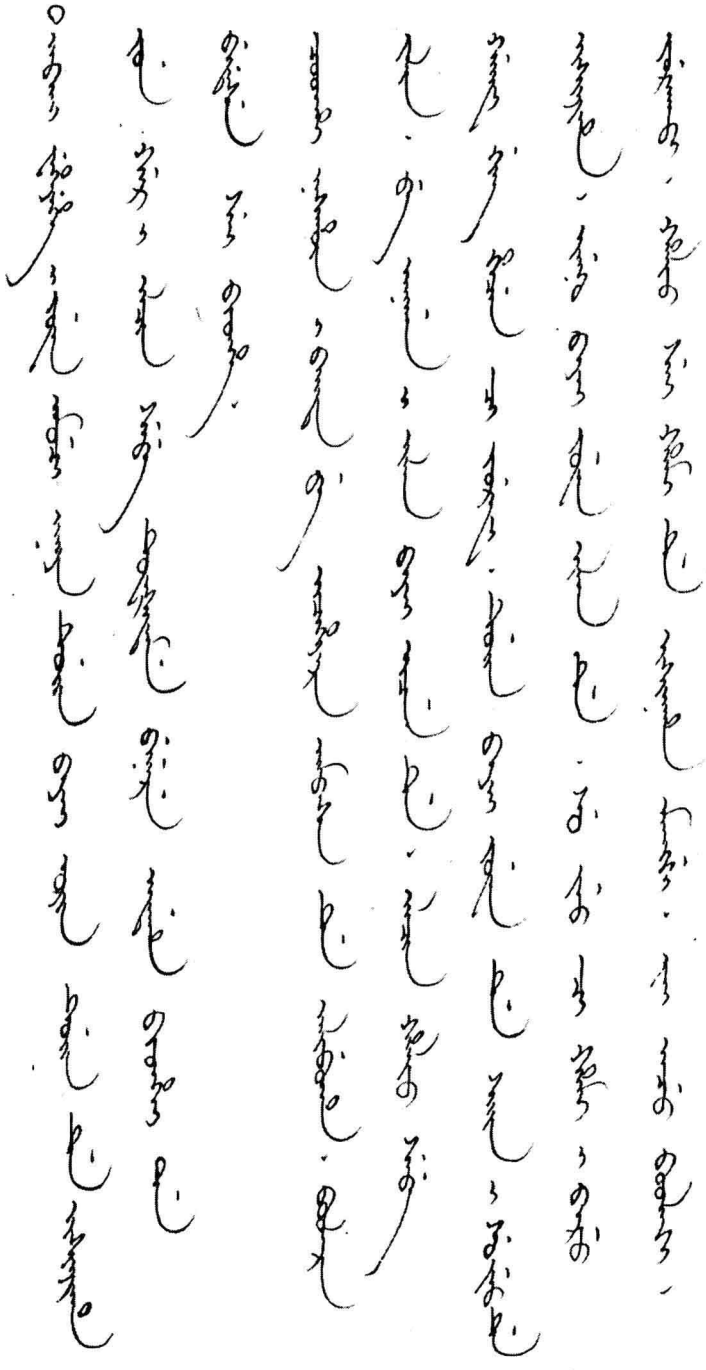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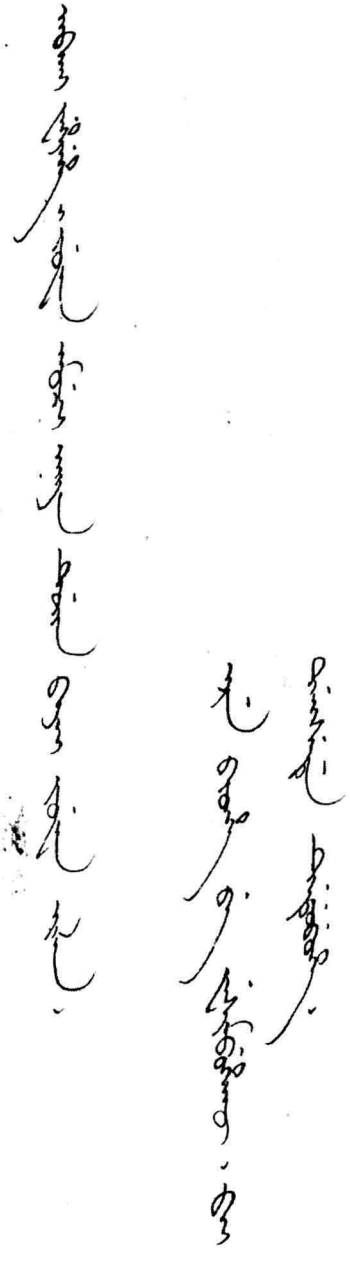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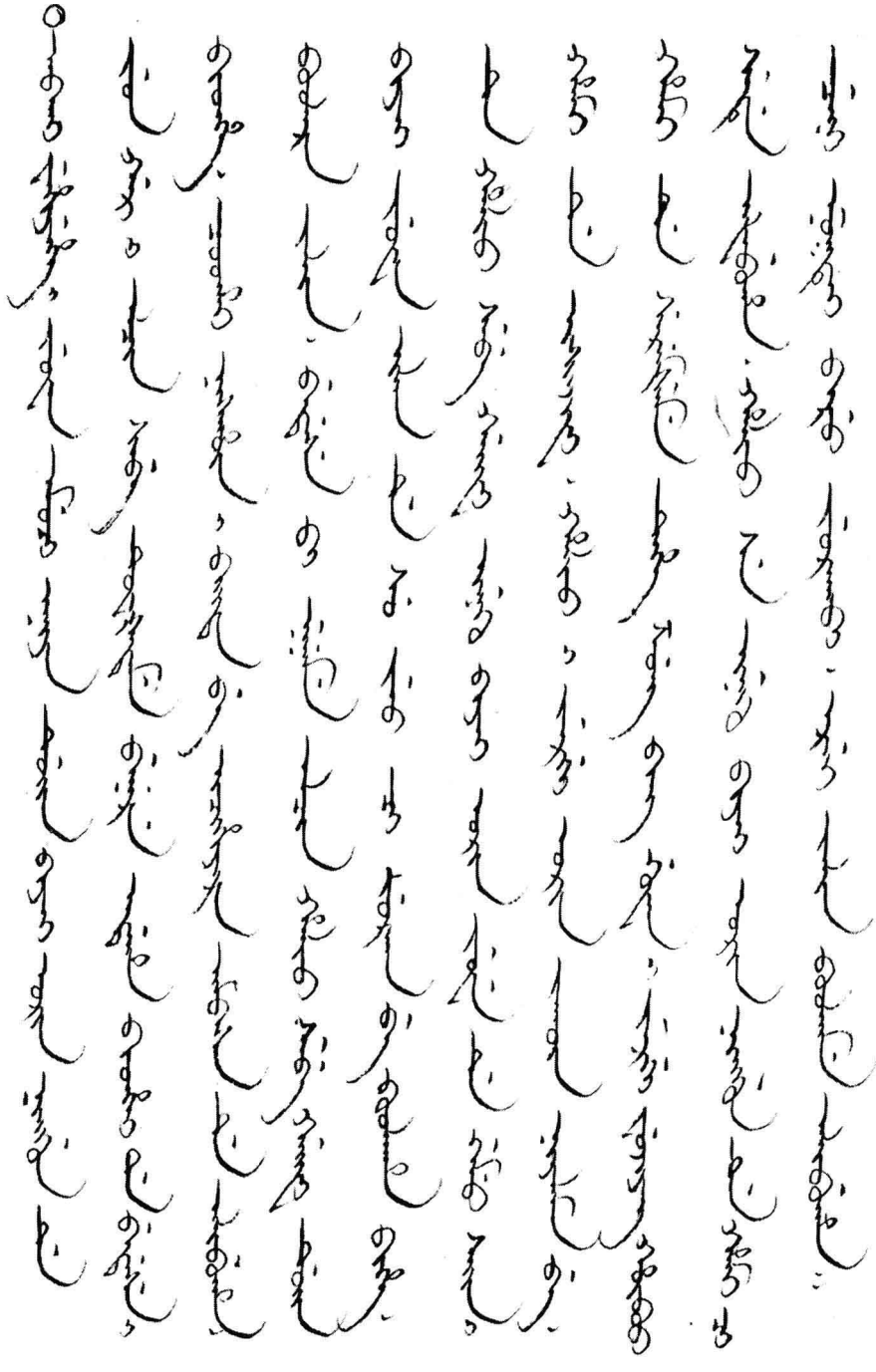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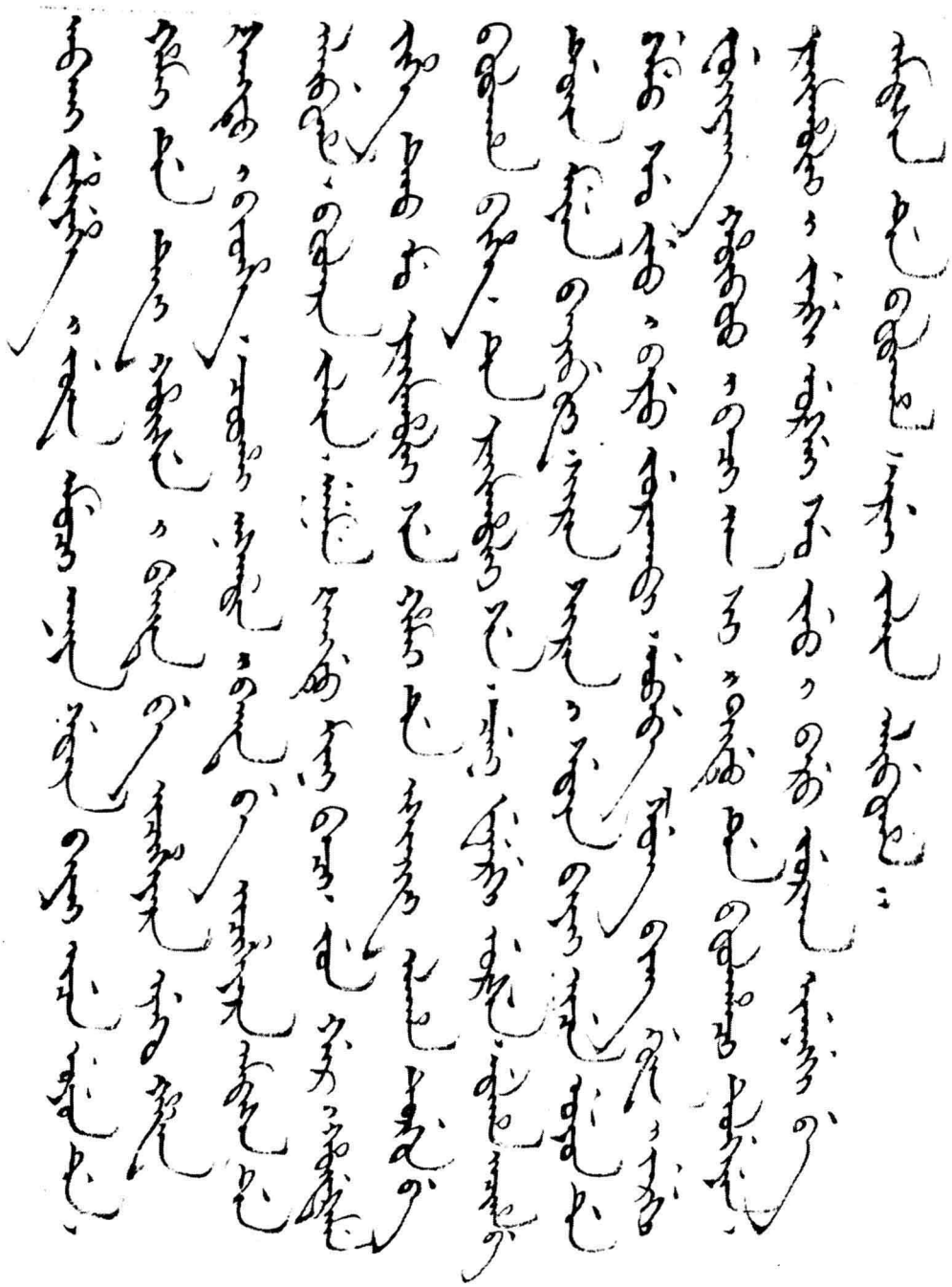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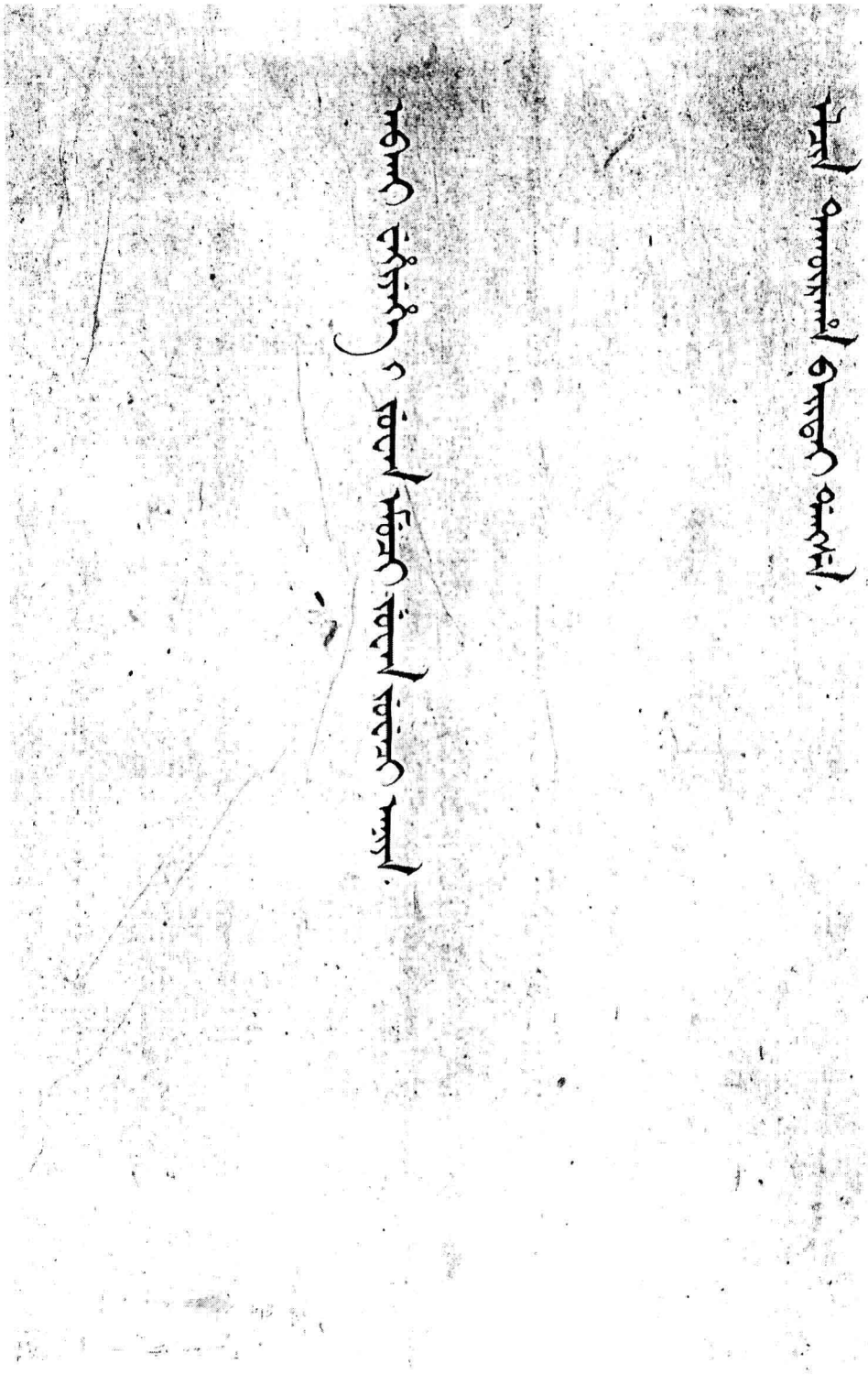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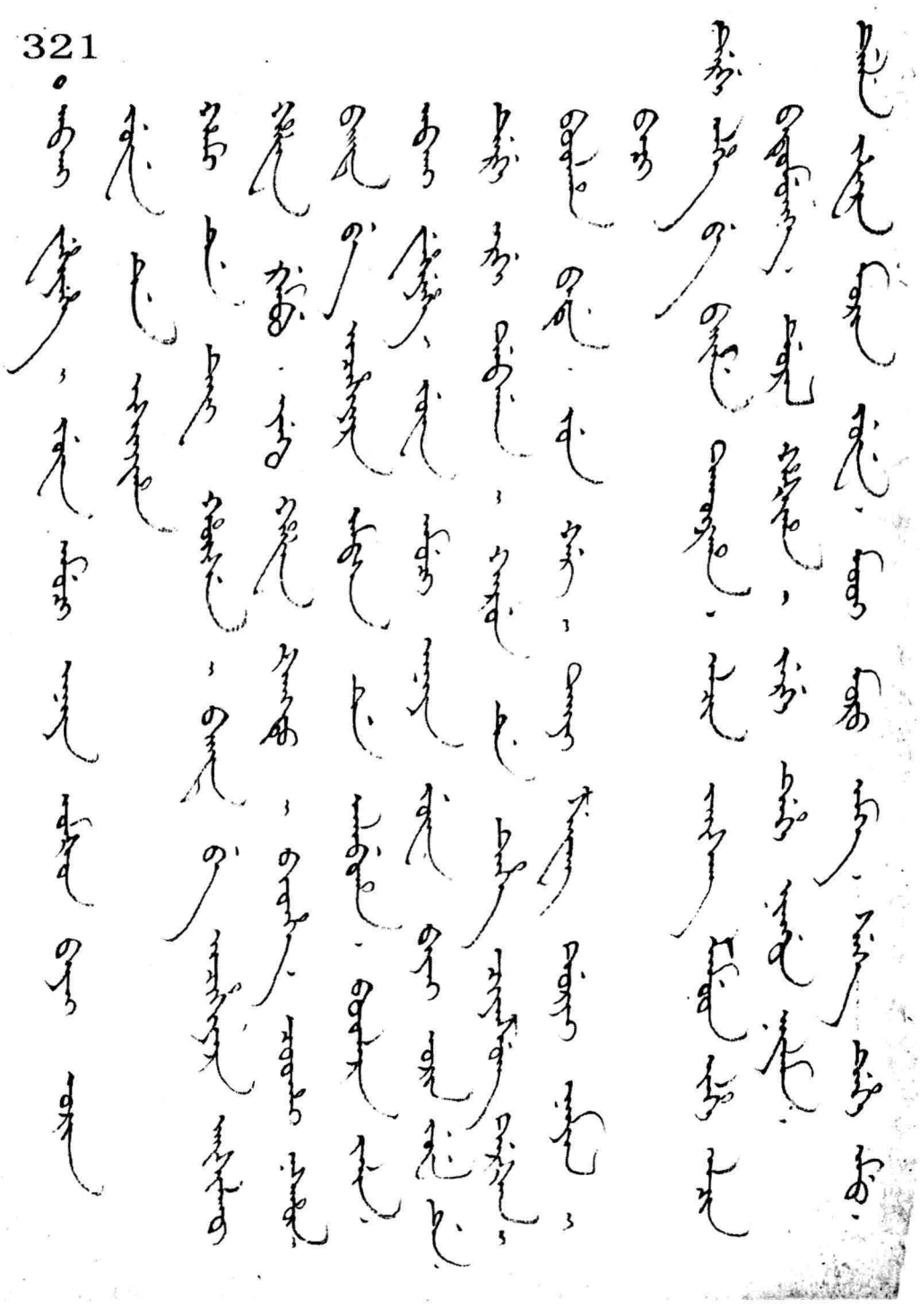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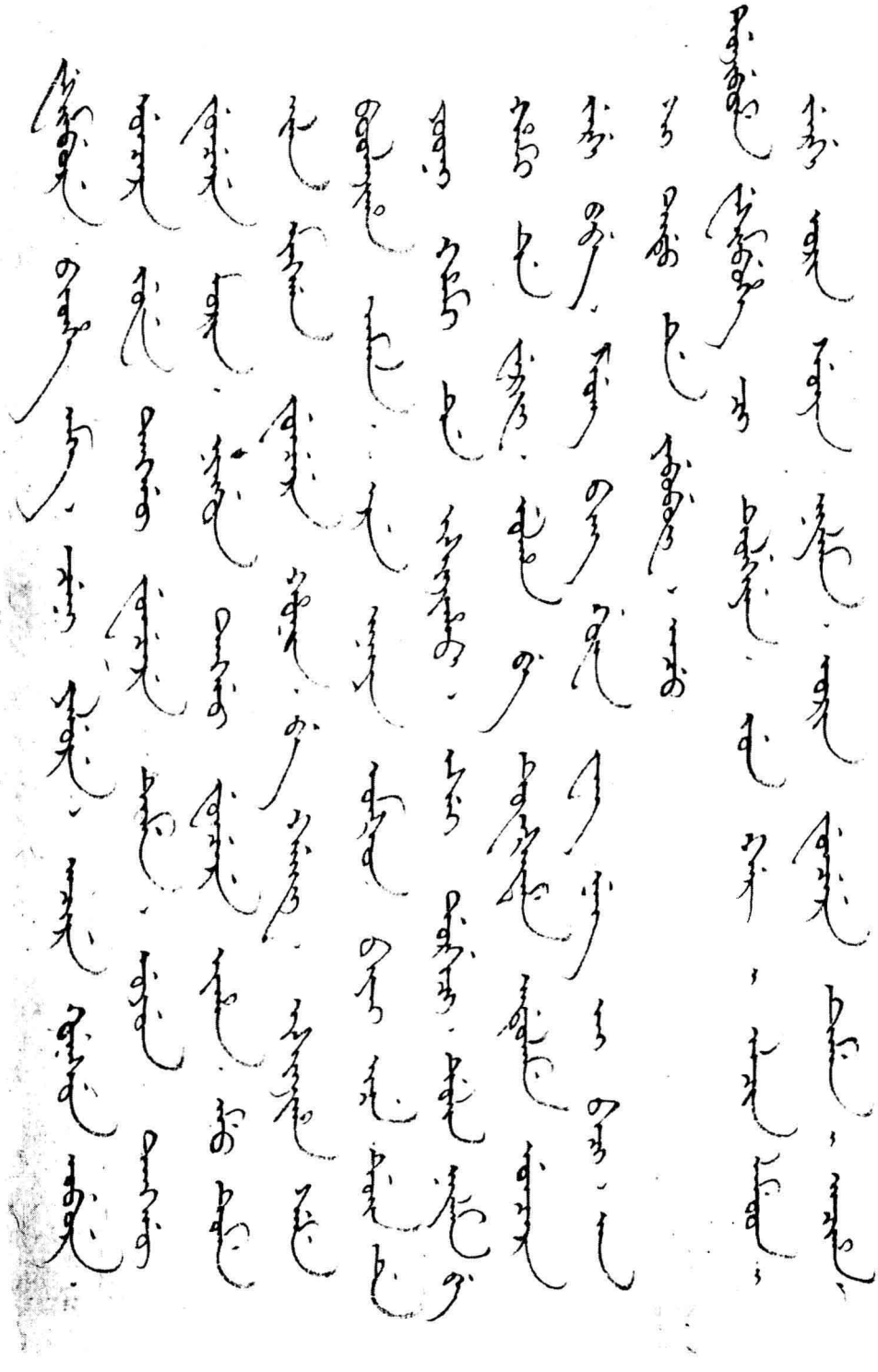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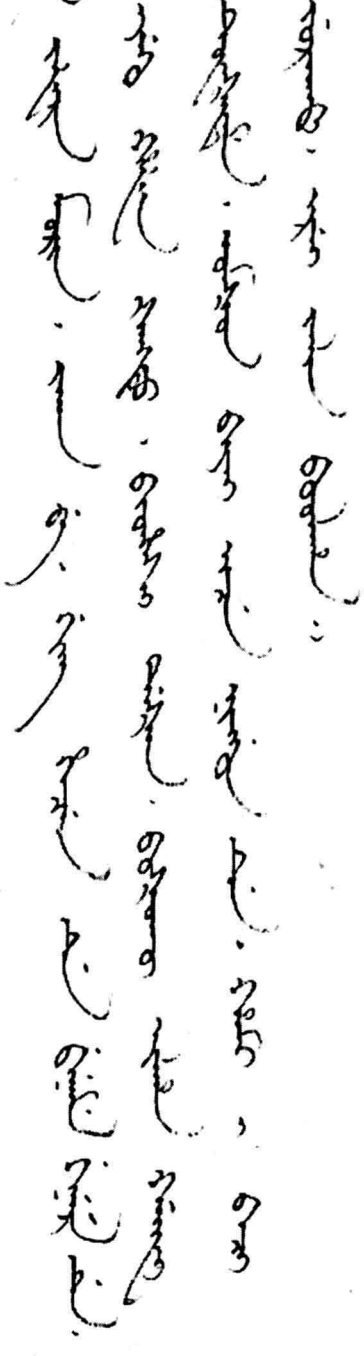
以上见《夷使档》17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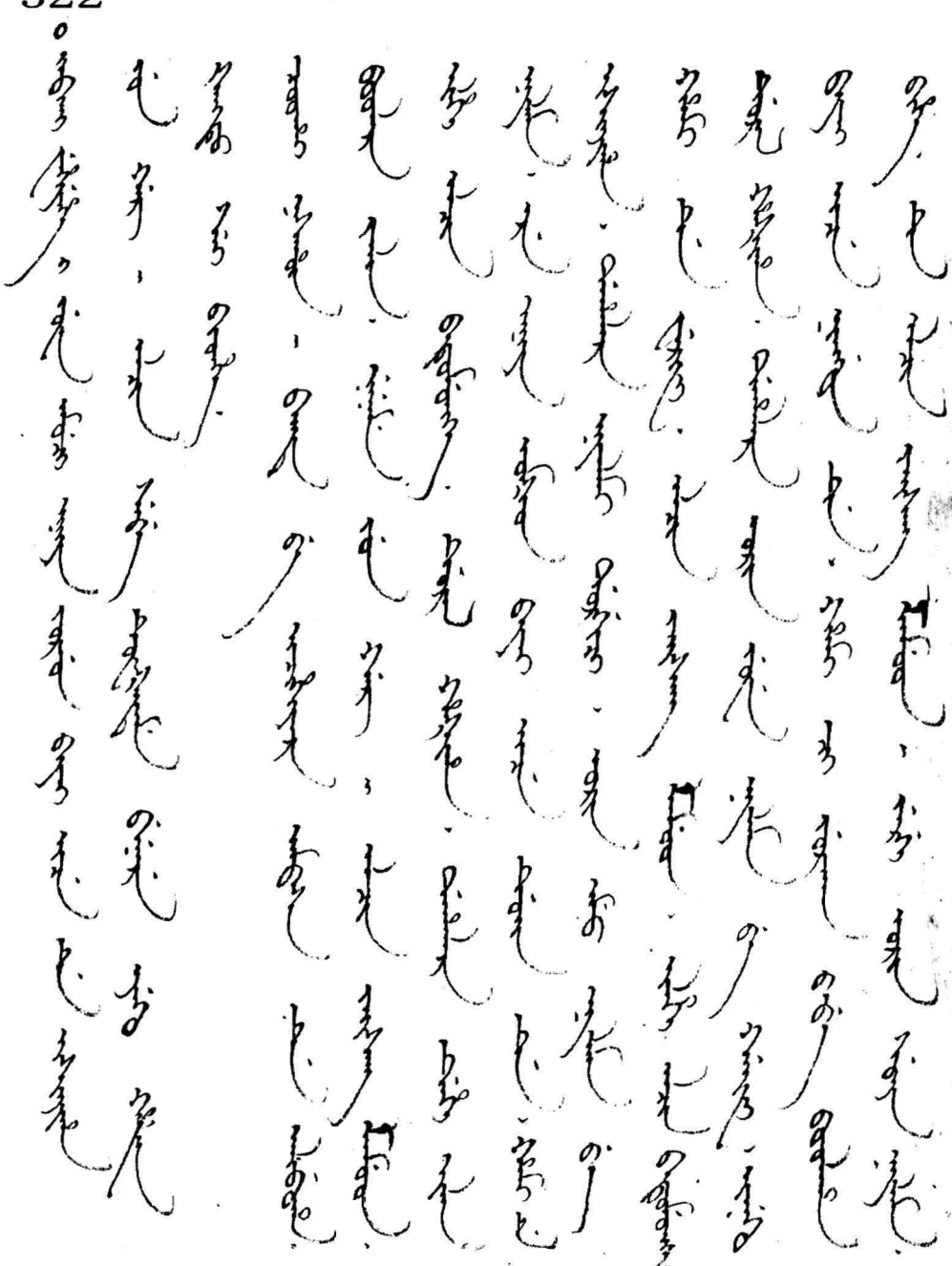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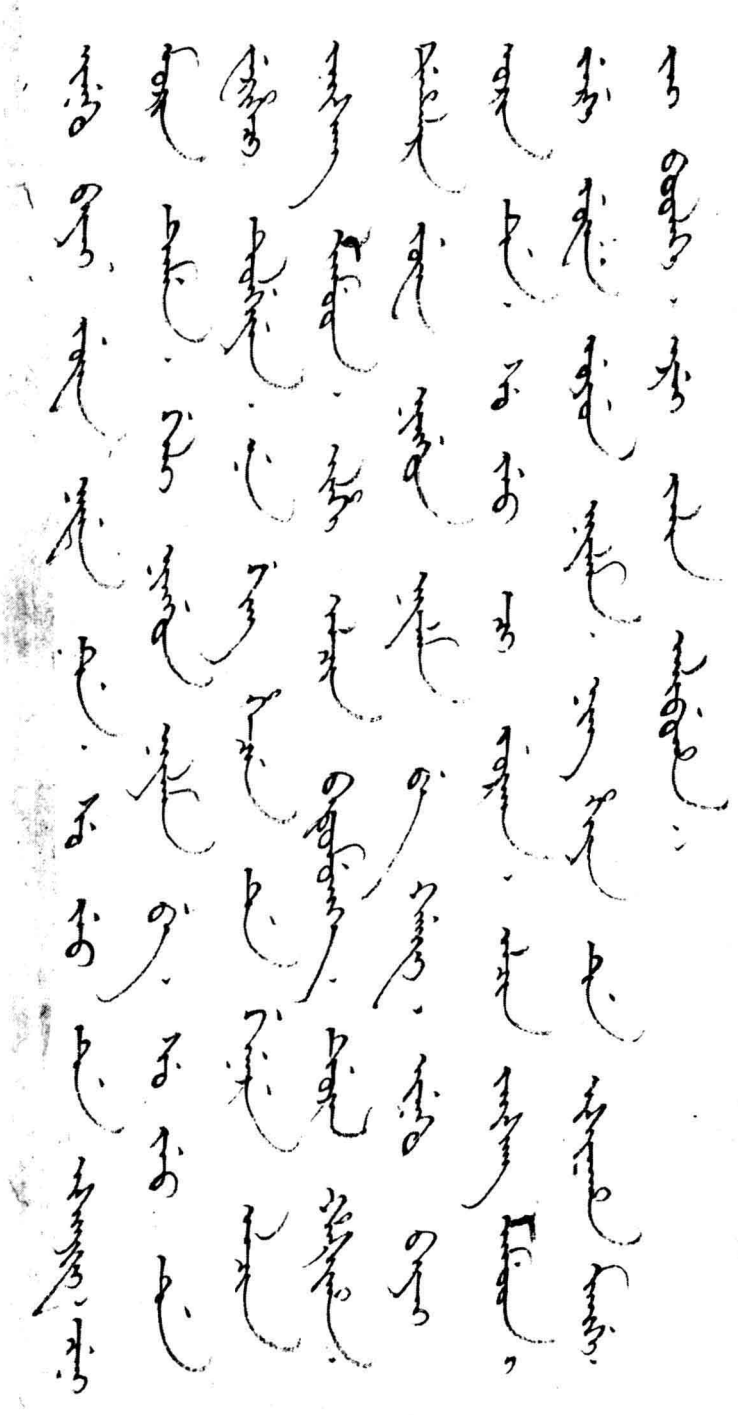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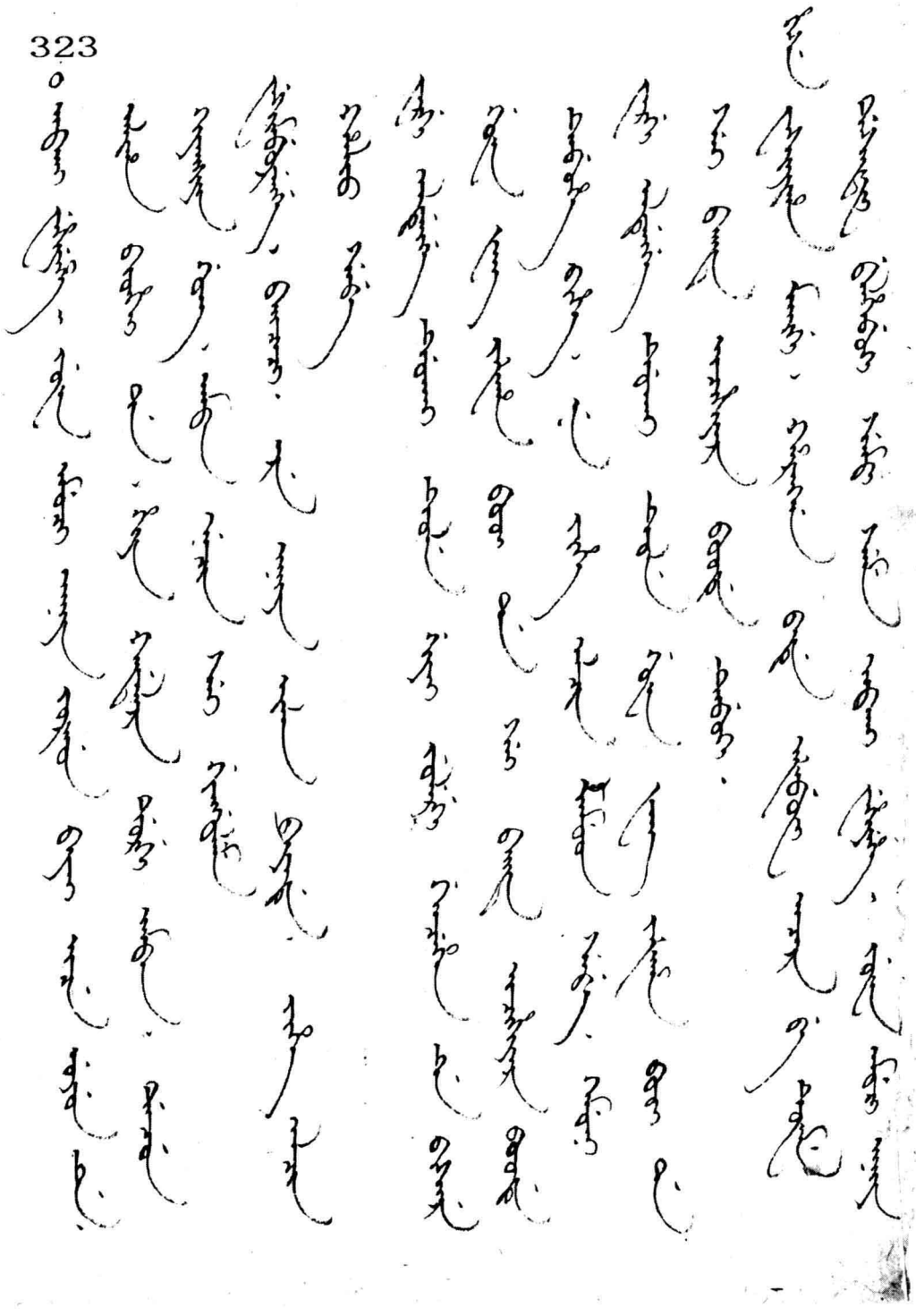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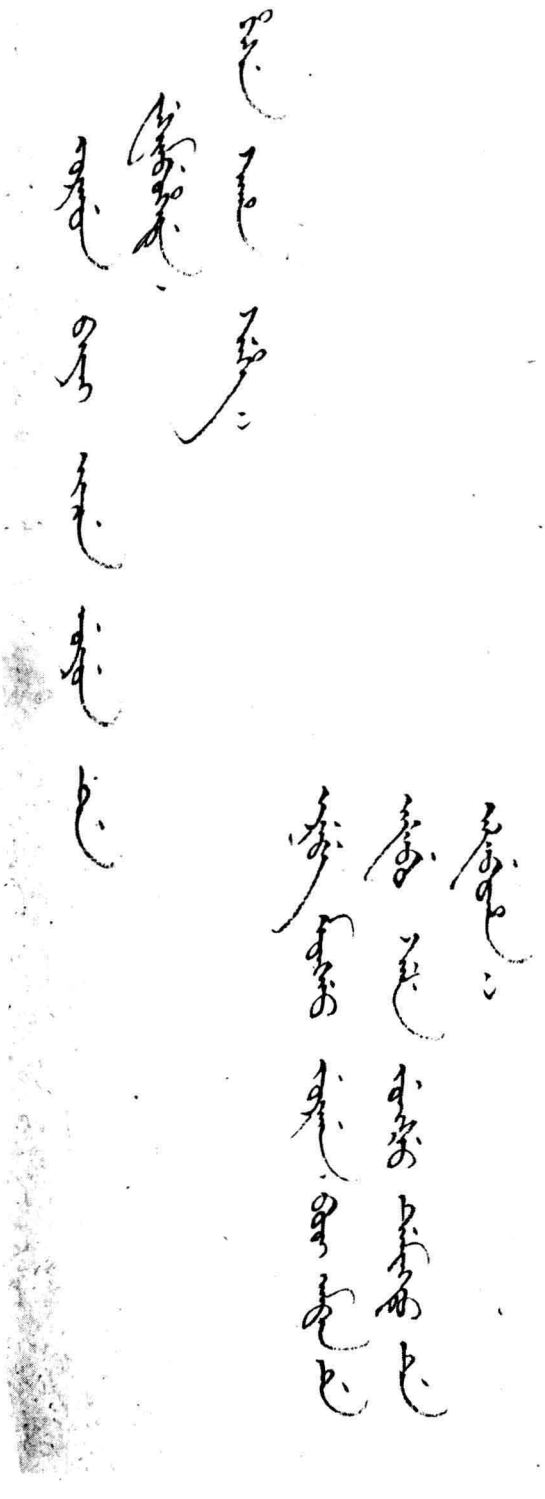
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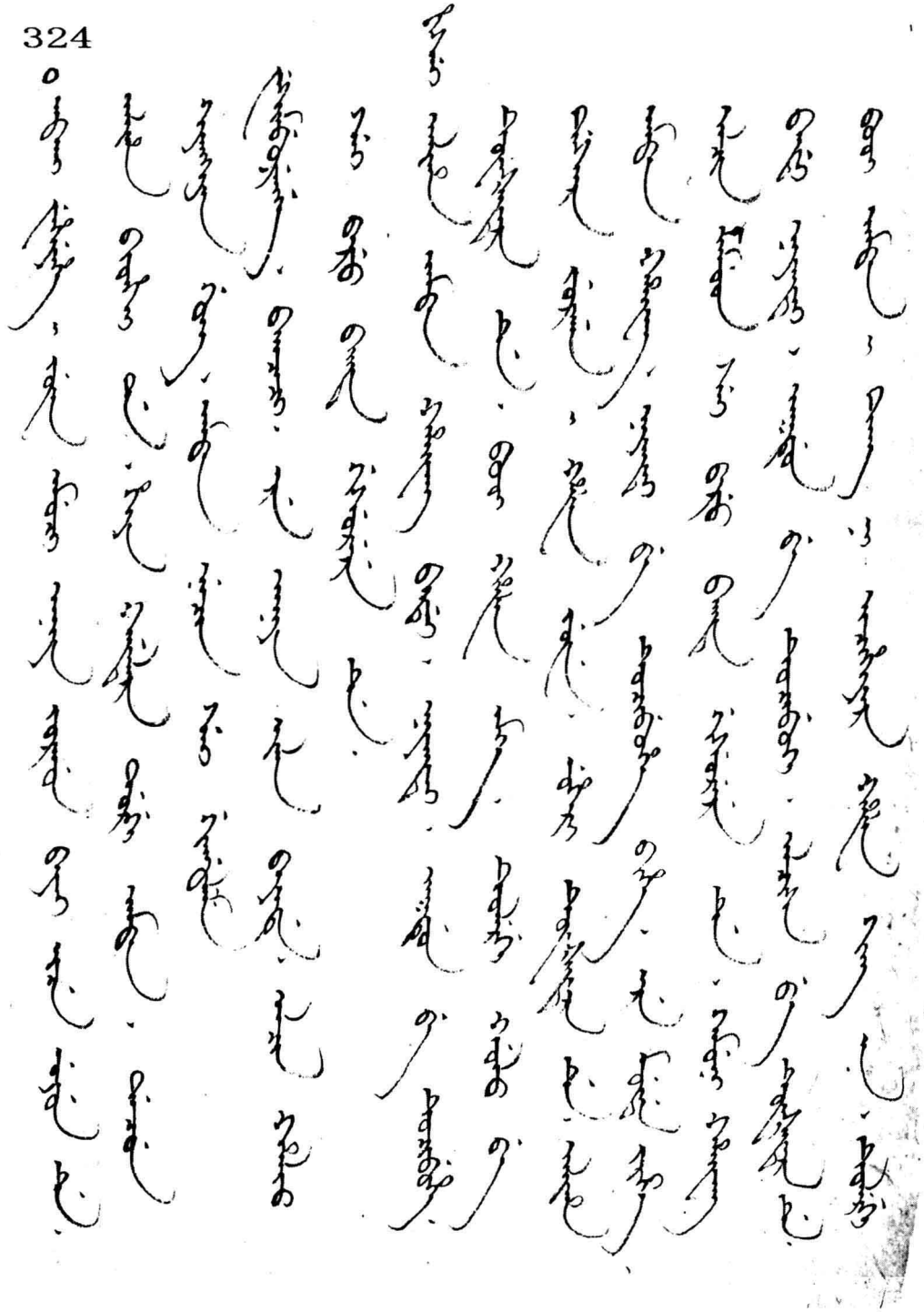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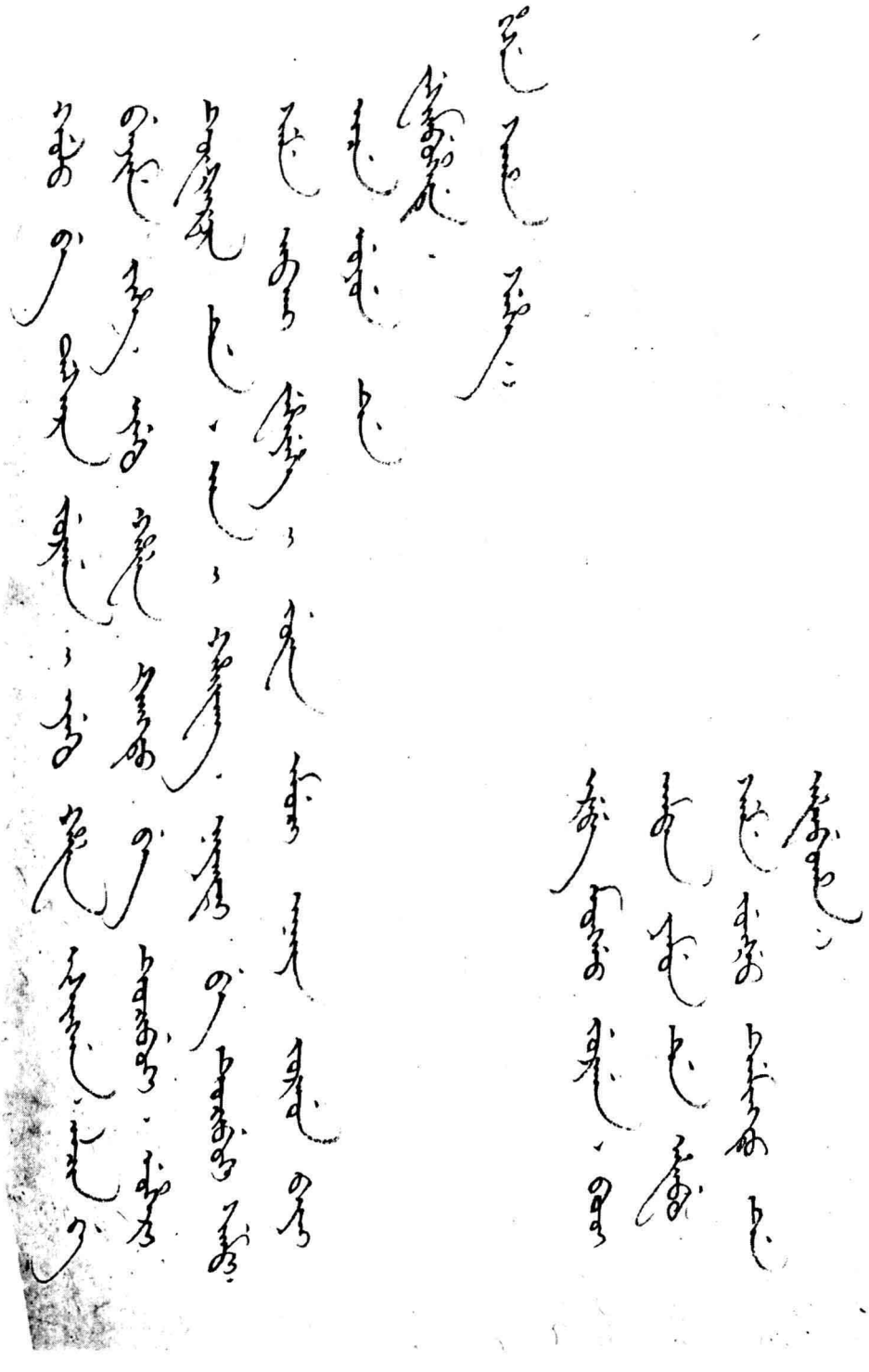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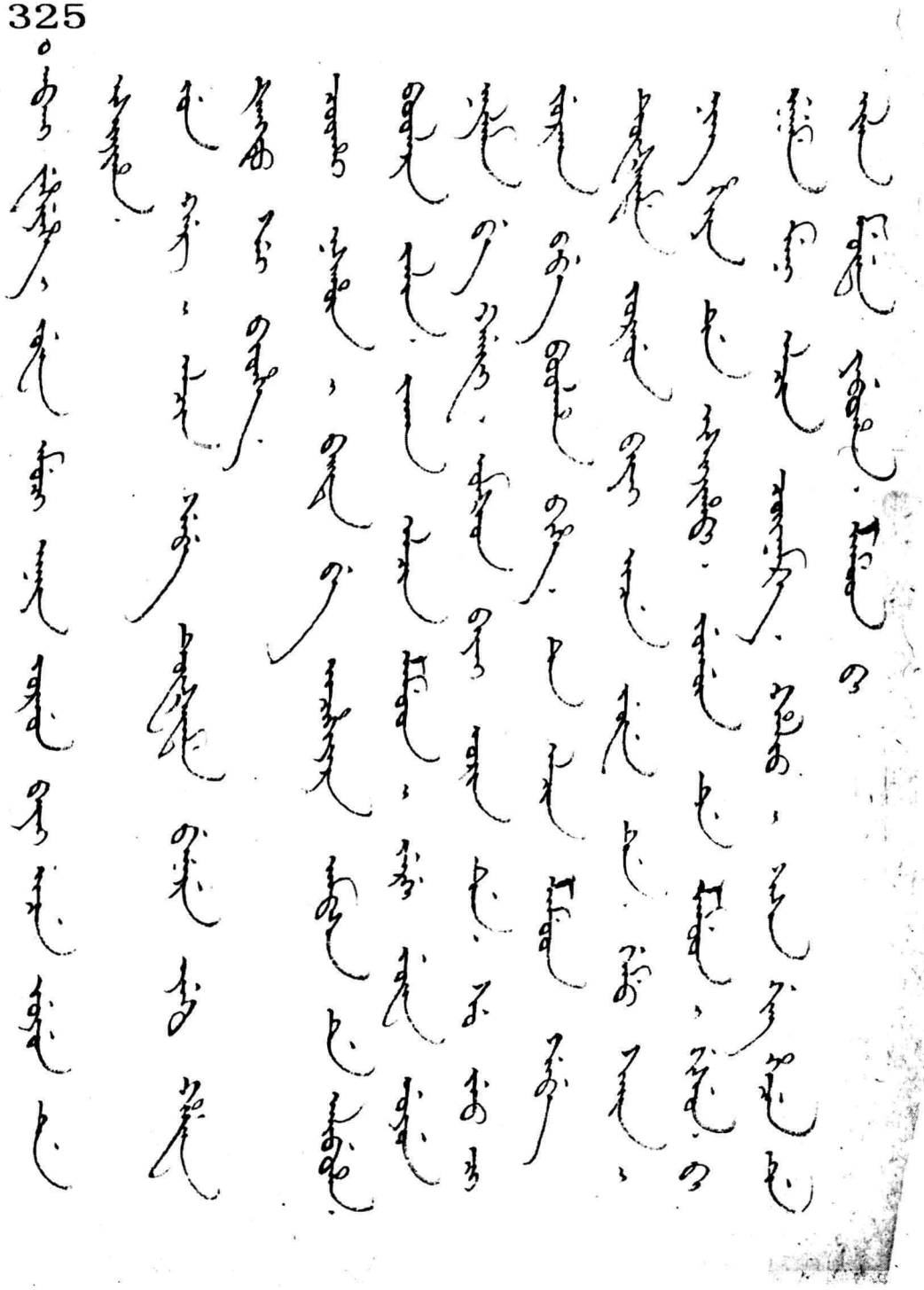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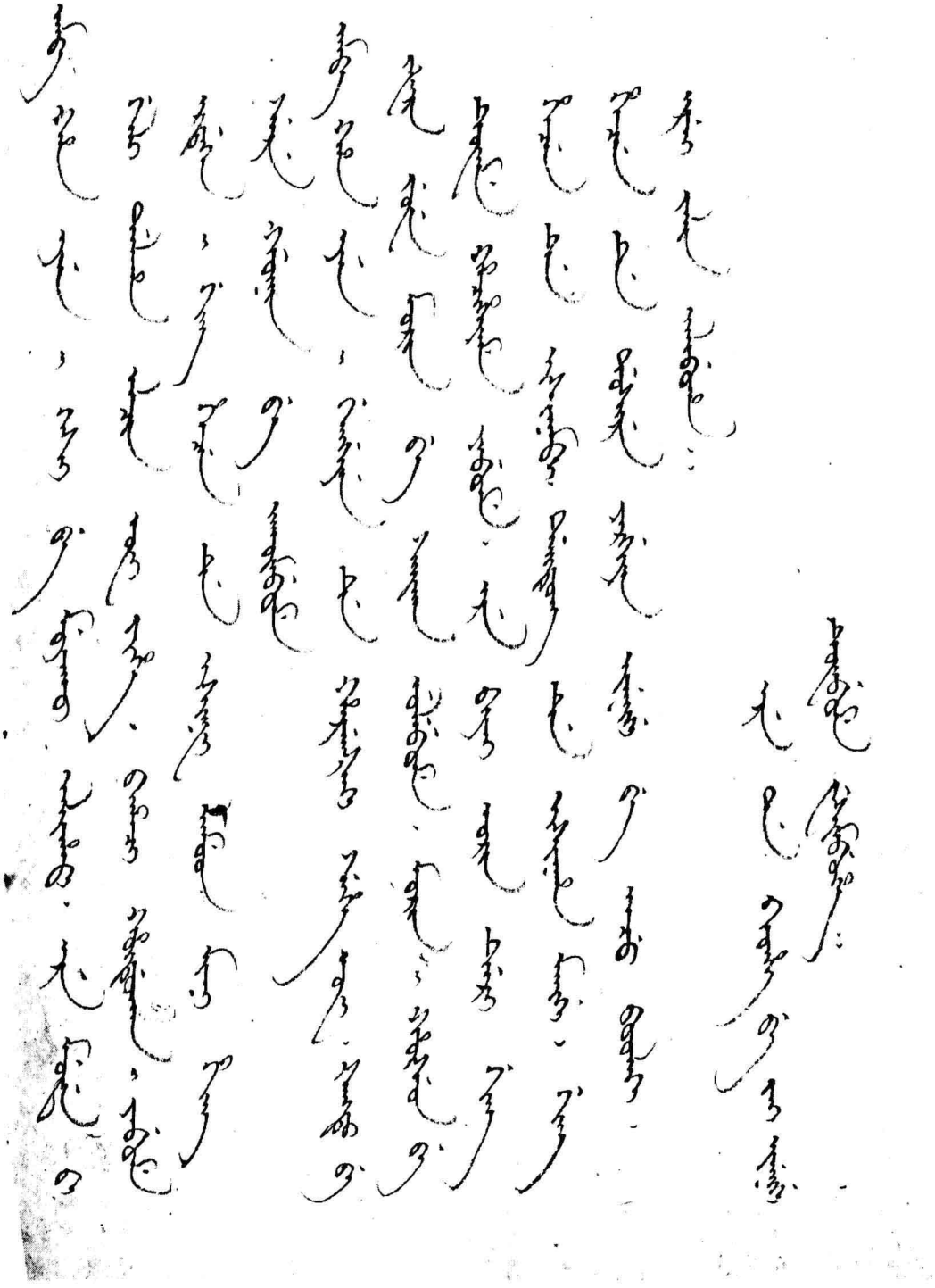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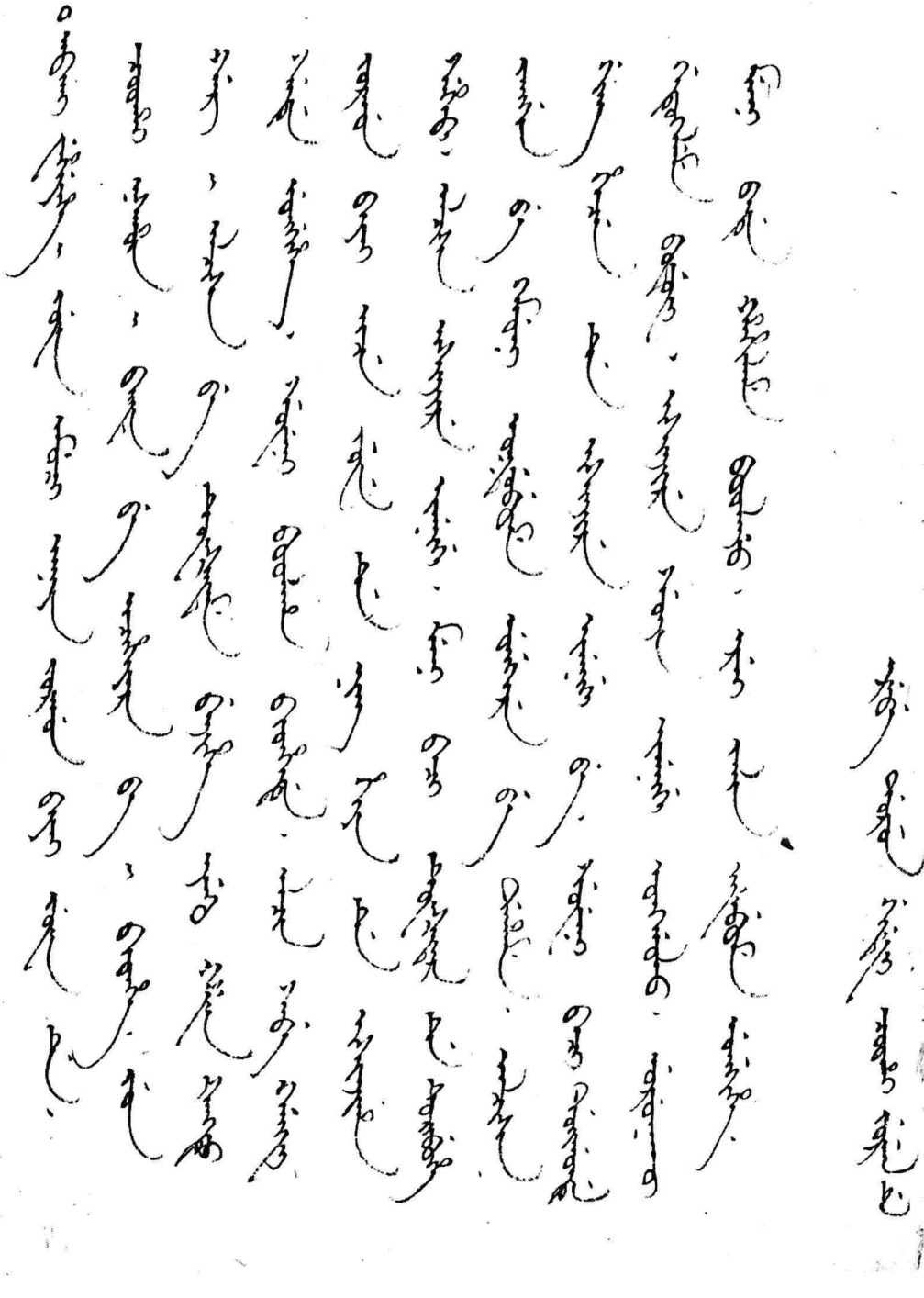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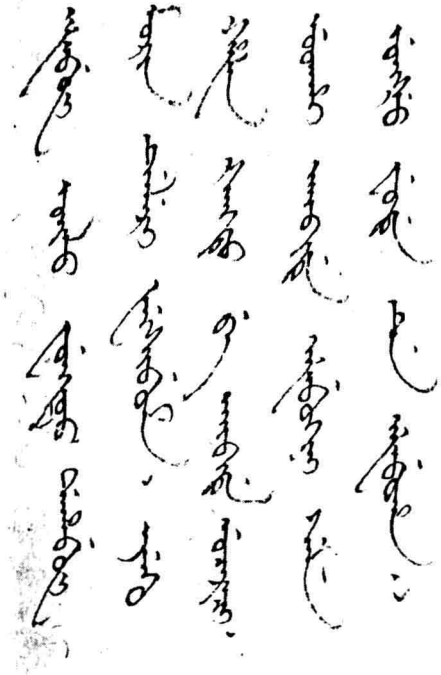
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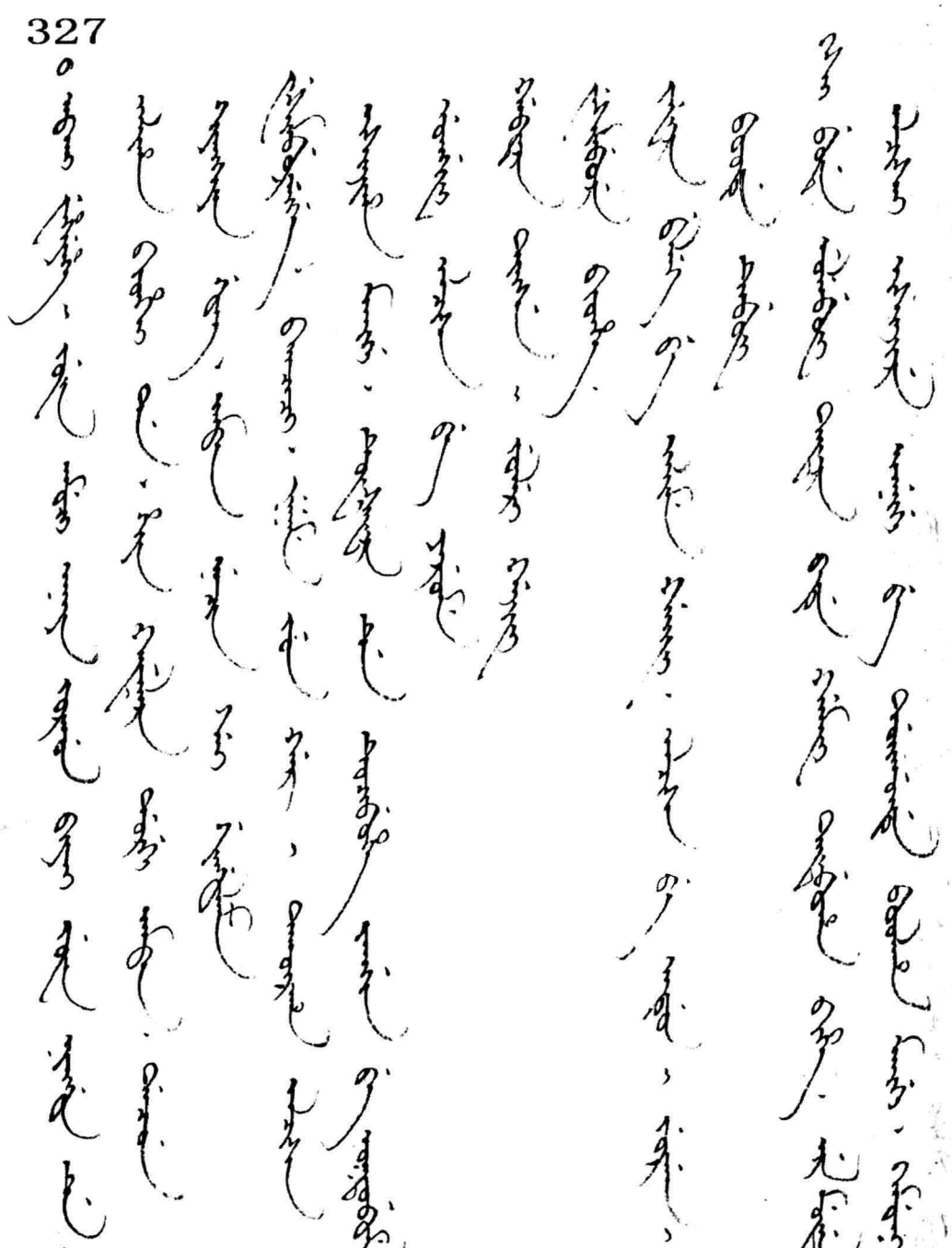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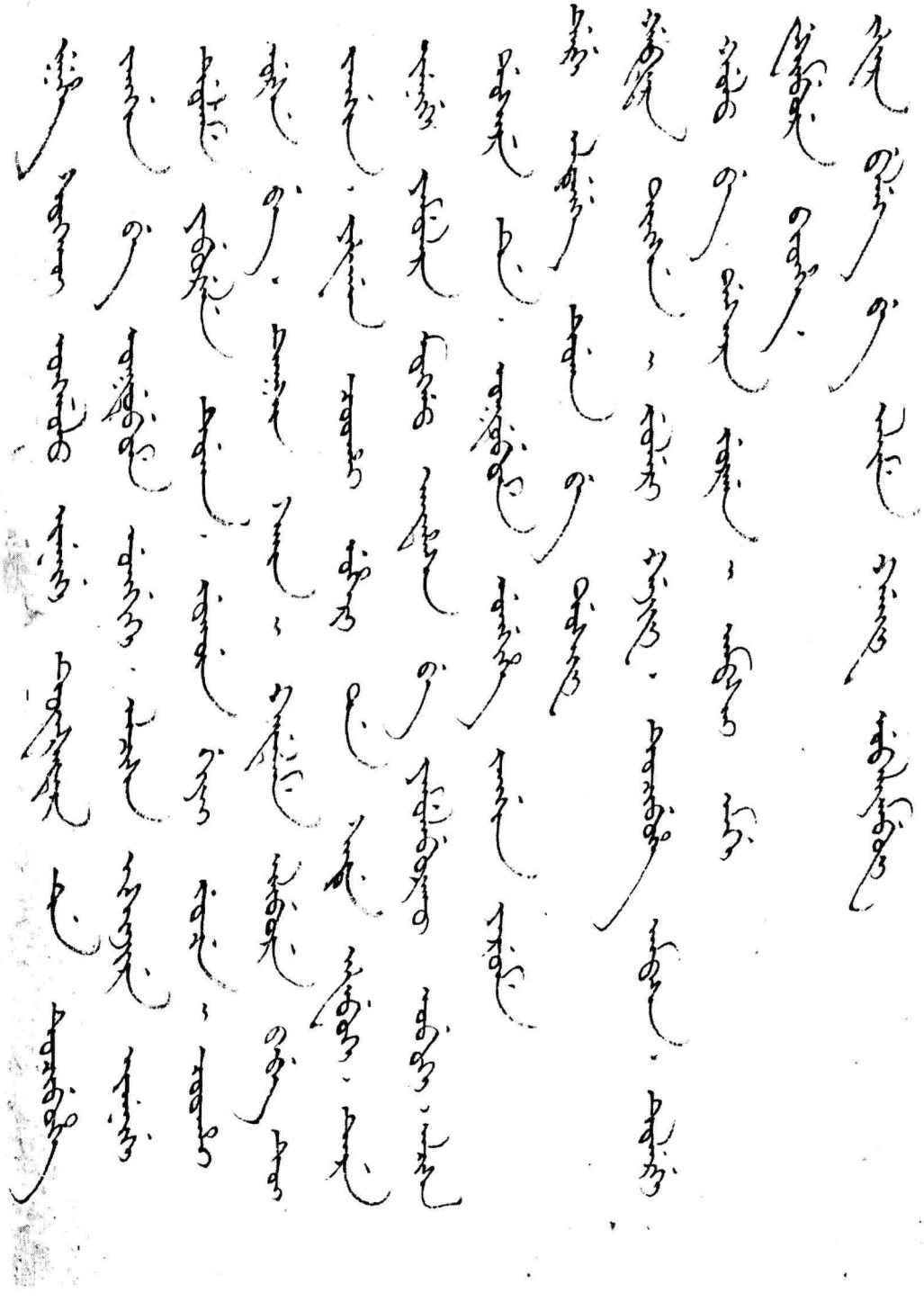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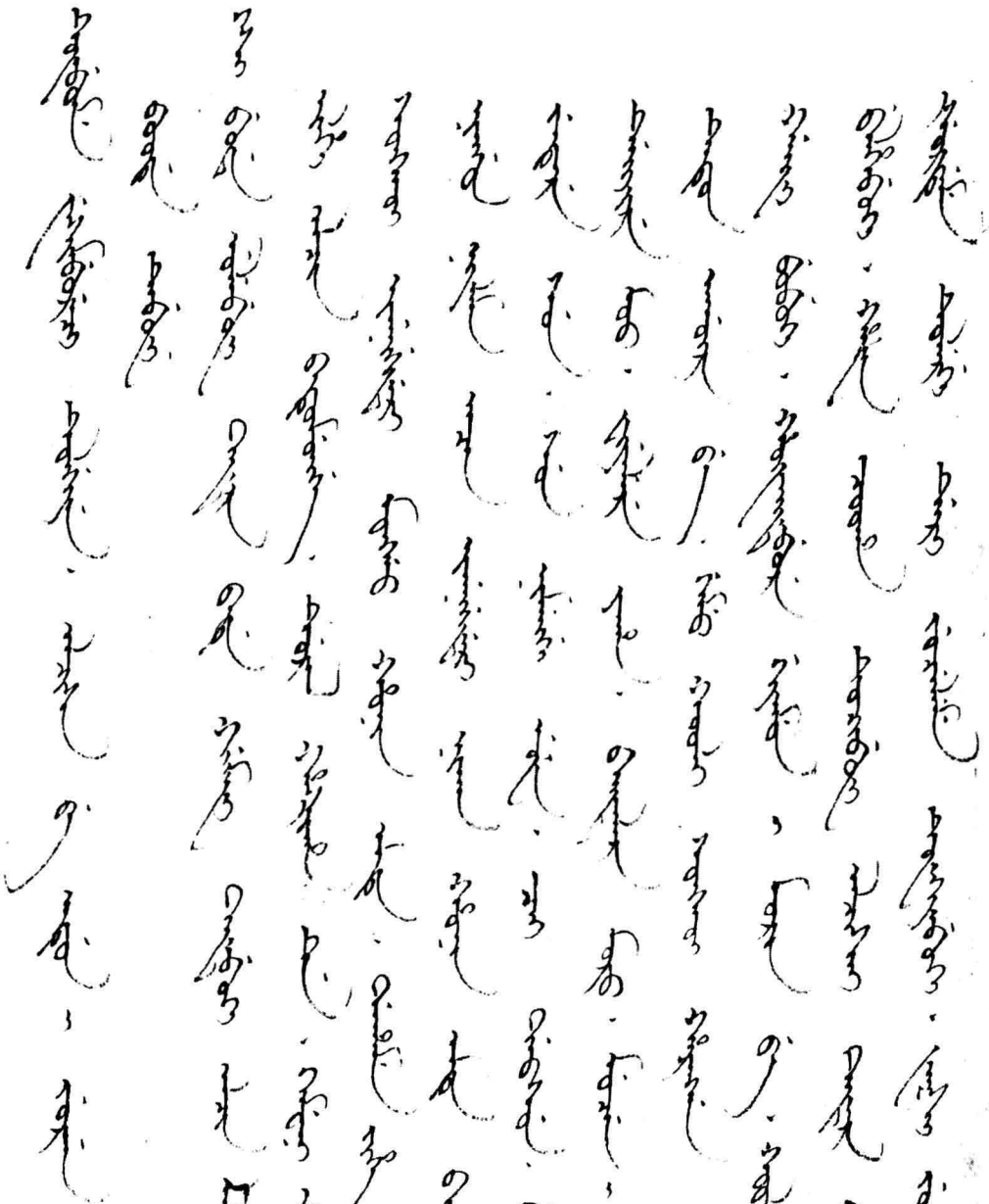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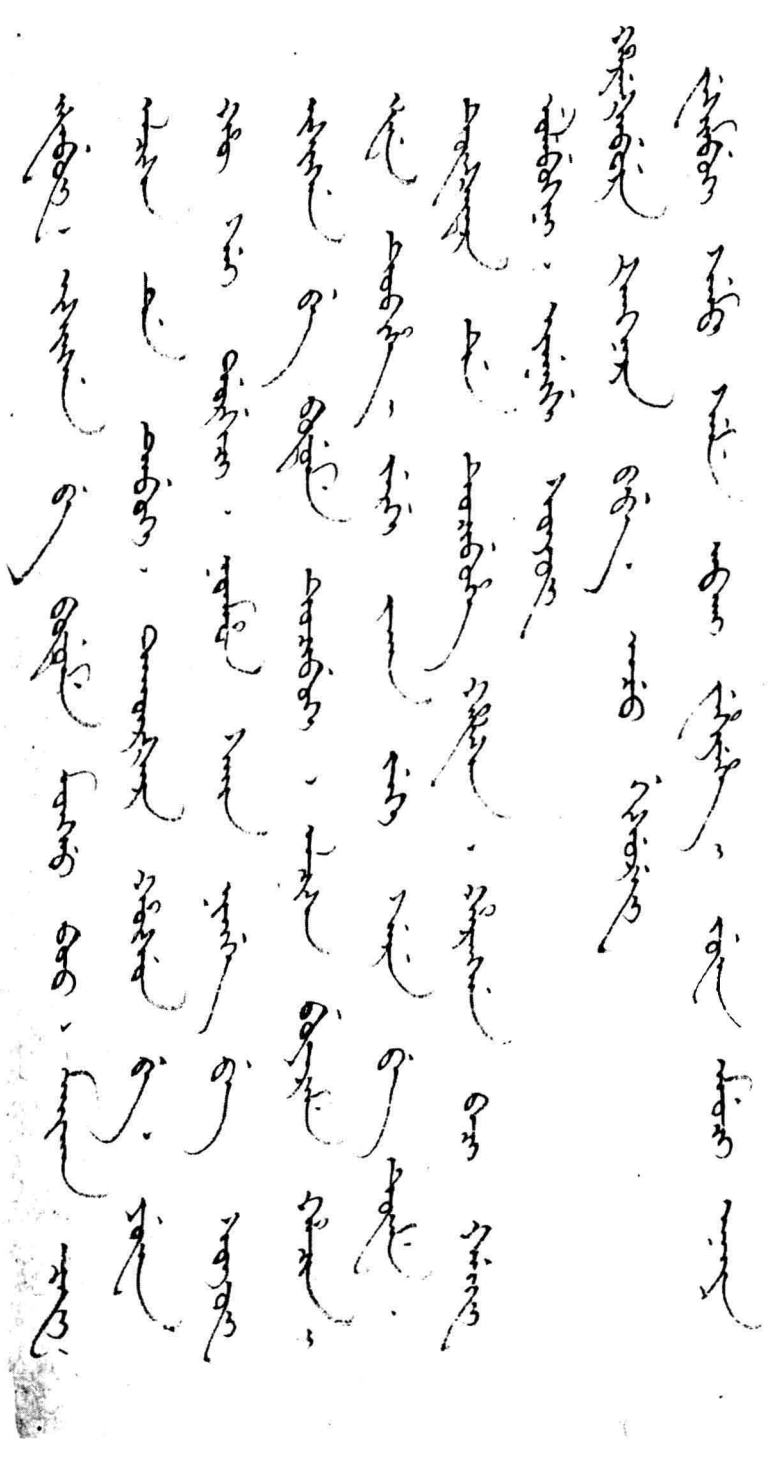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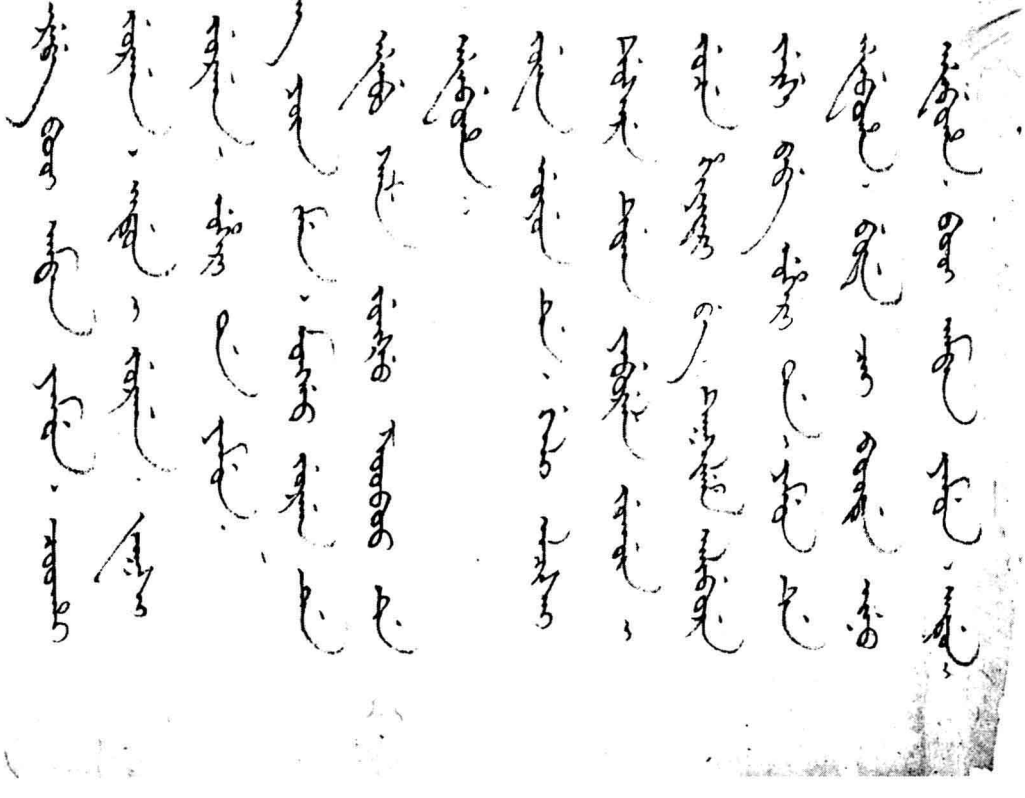
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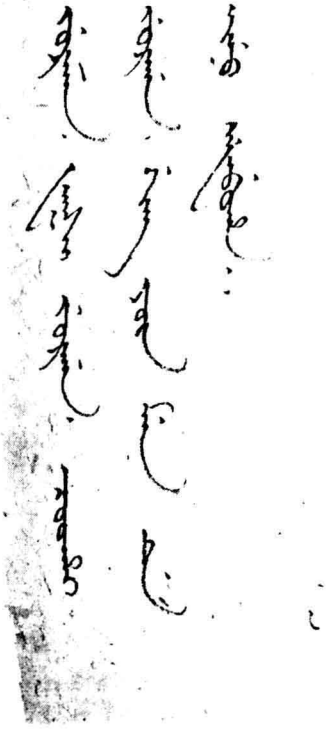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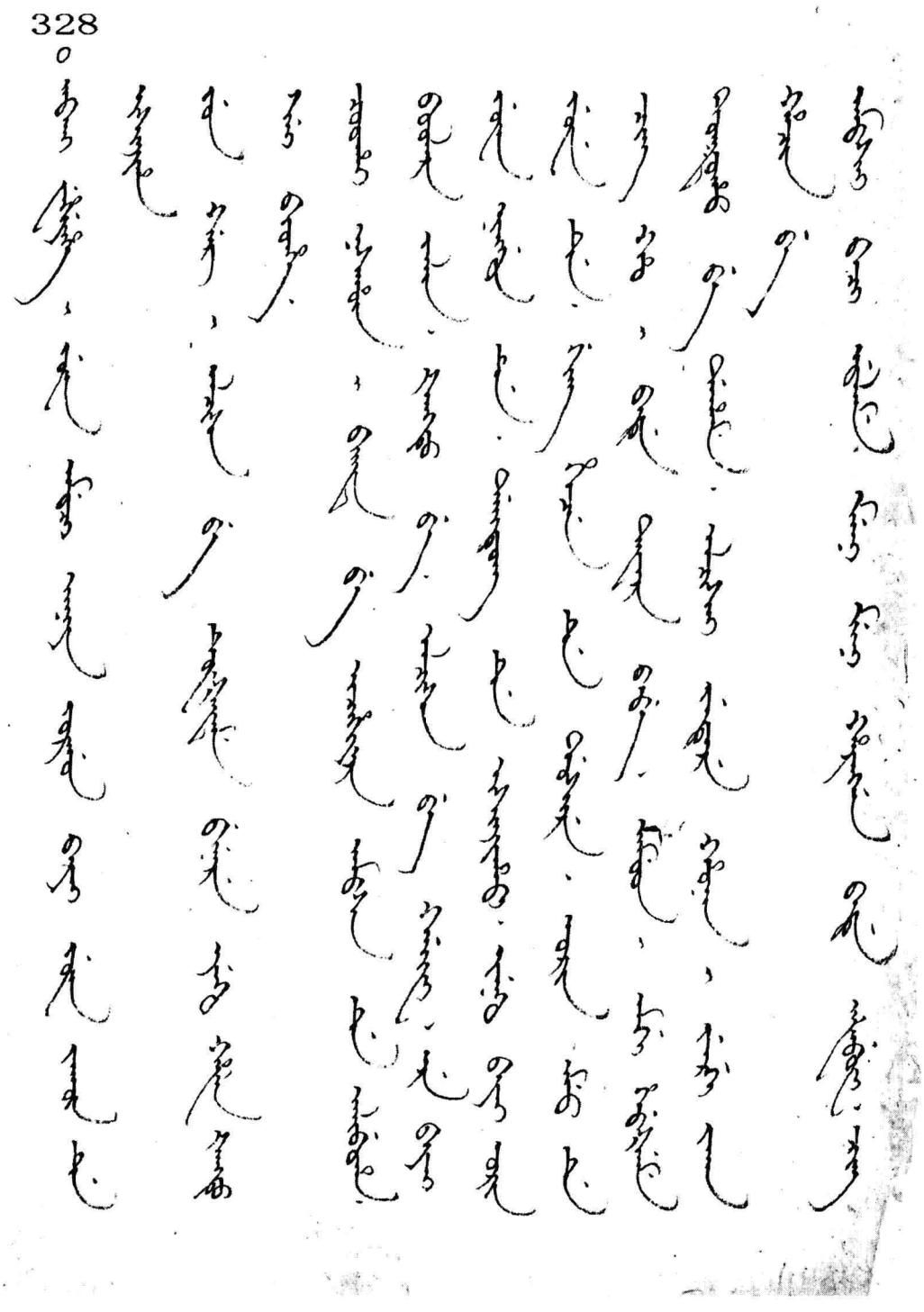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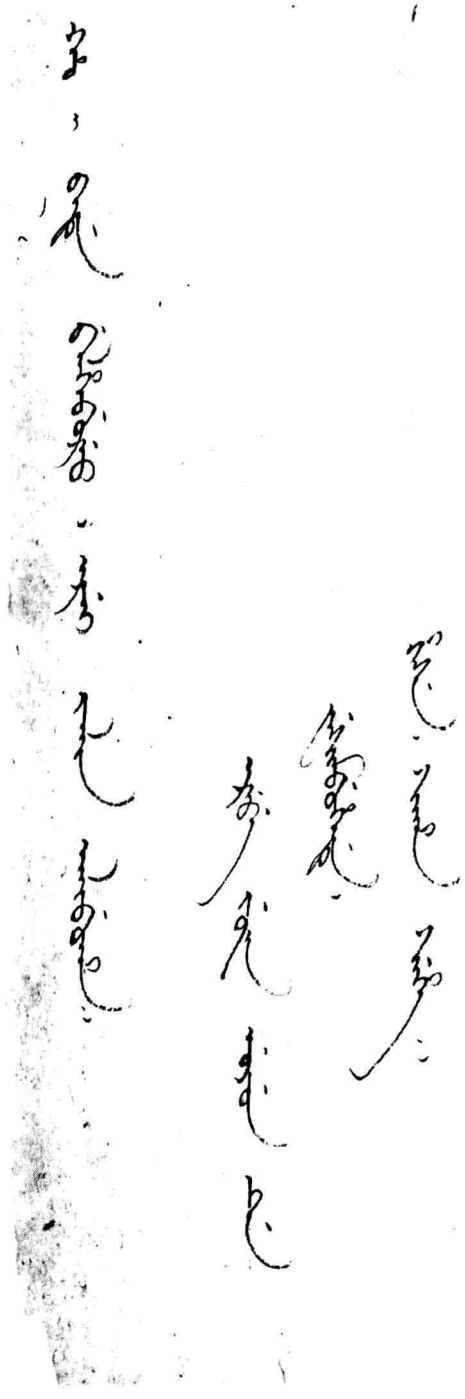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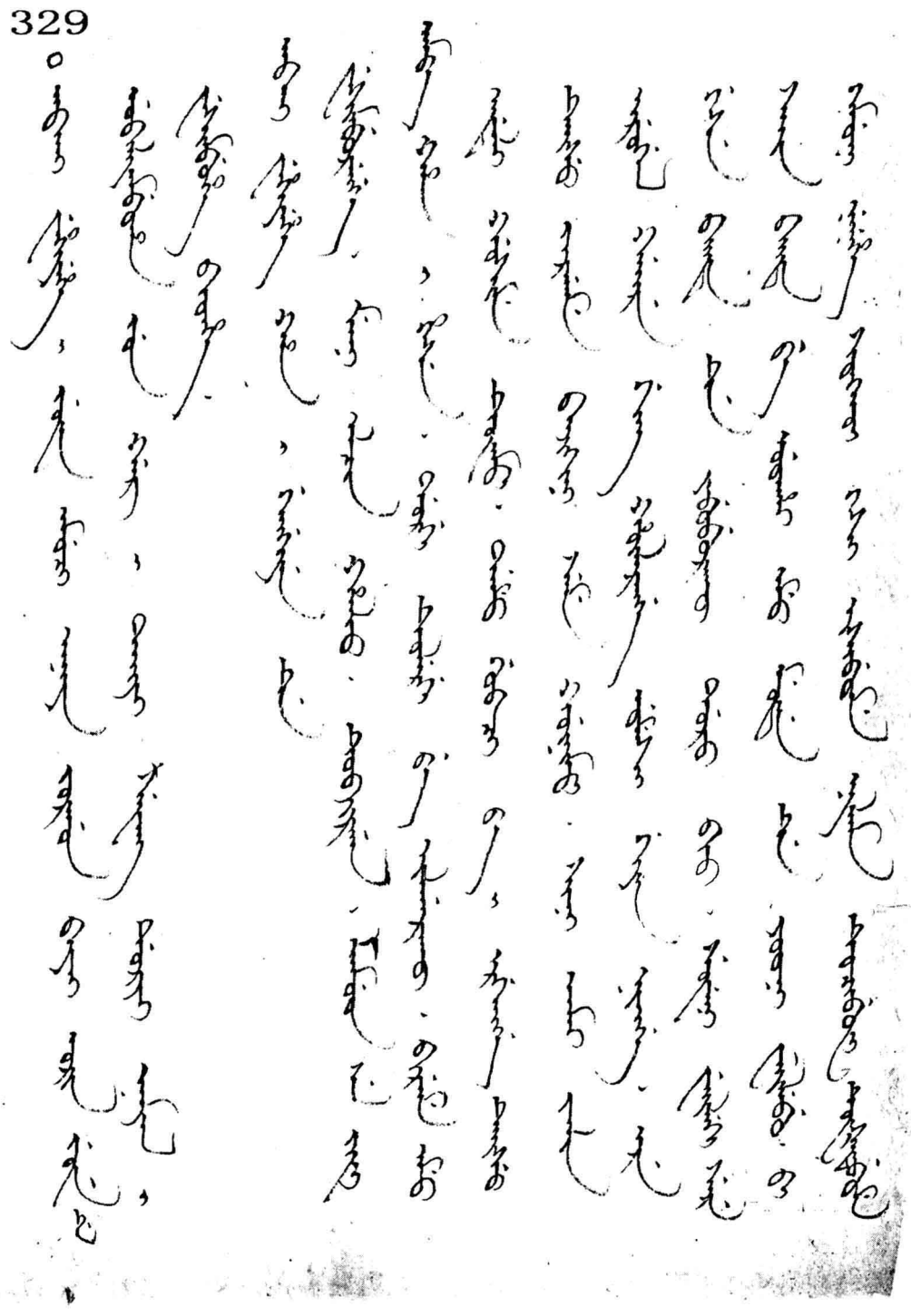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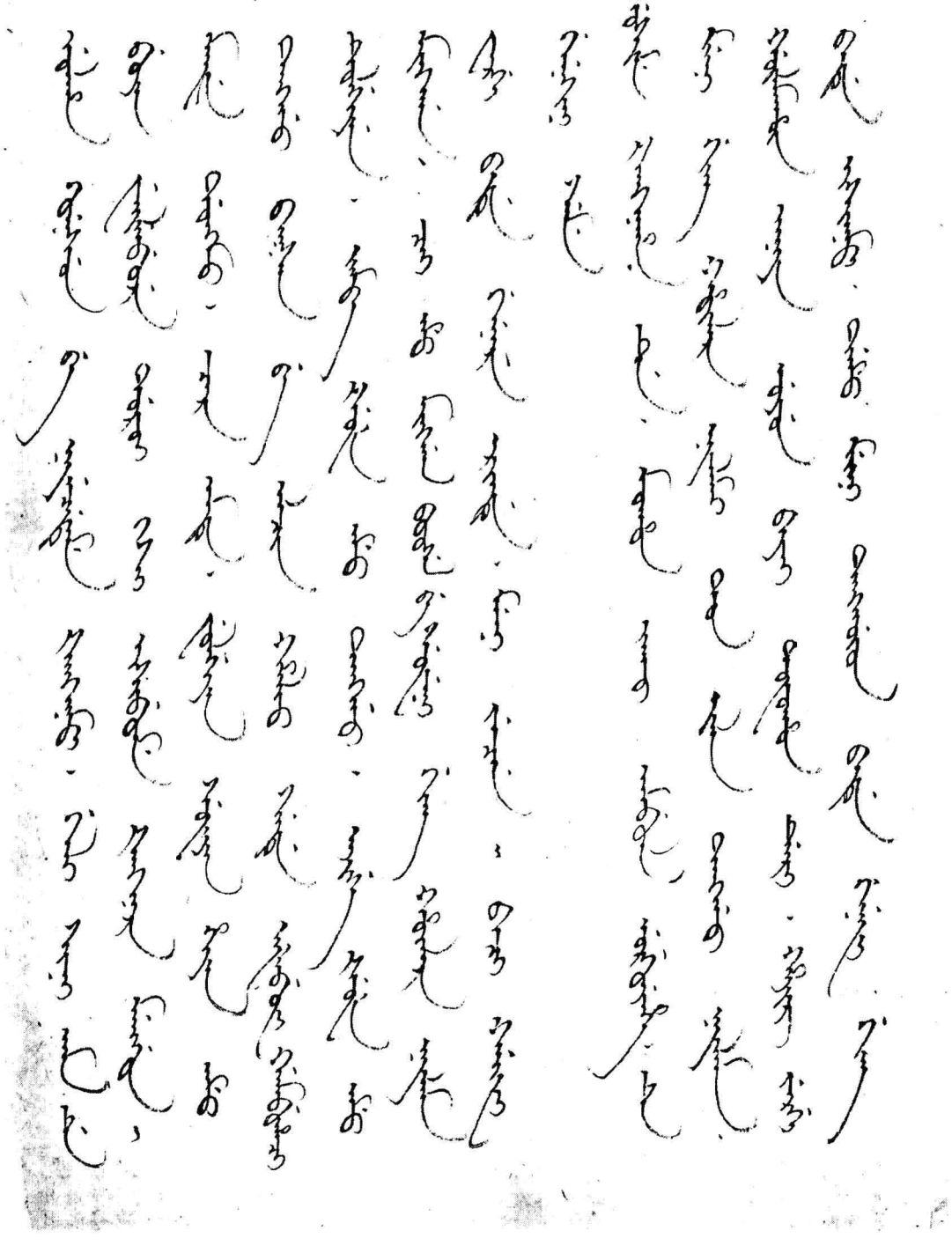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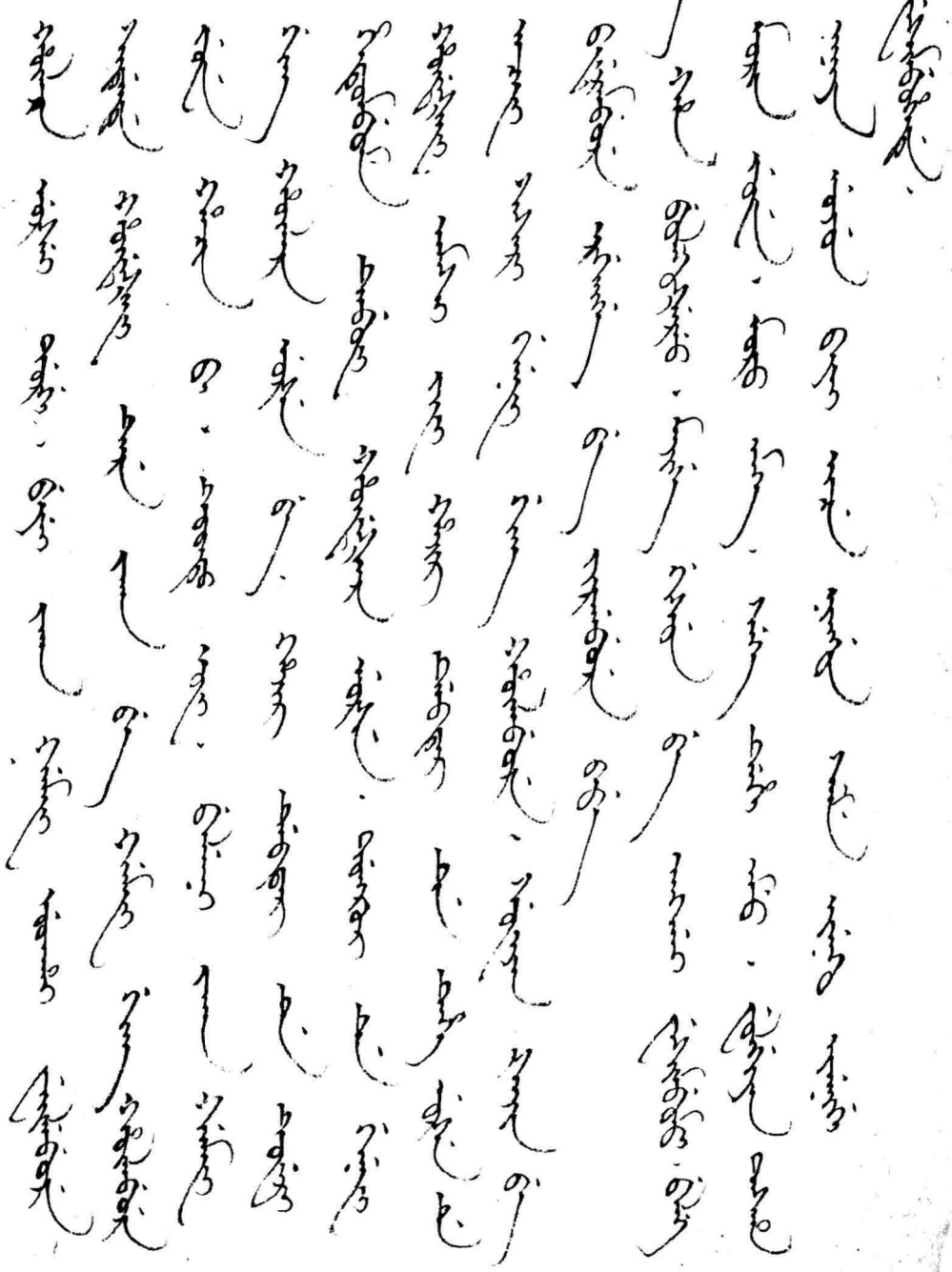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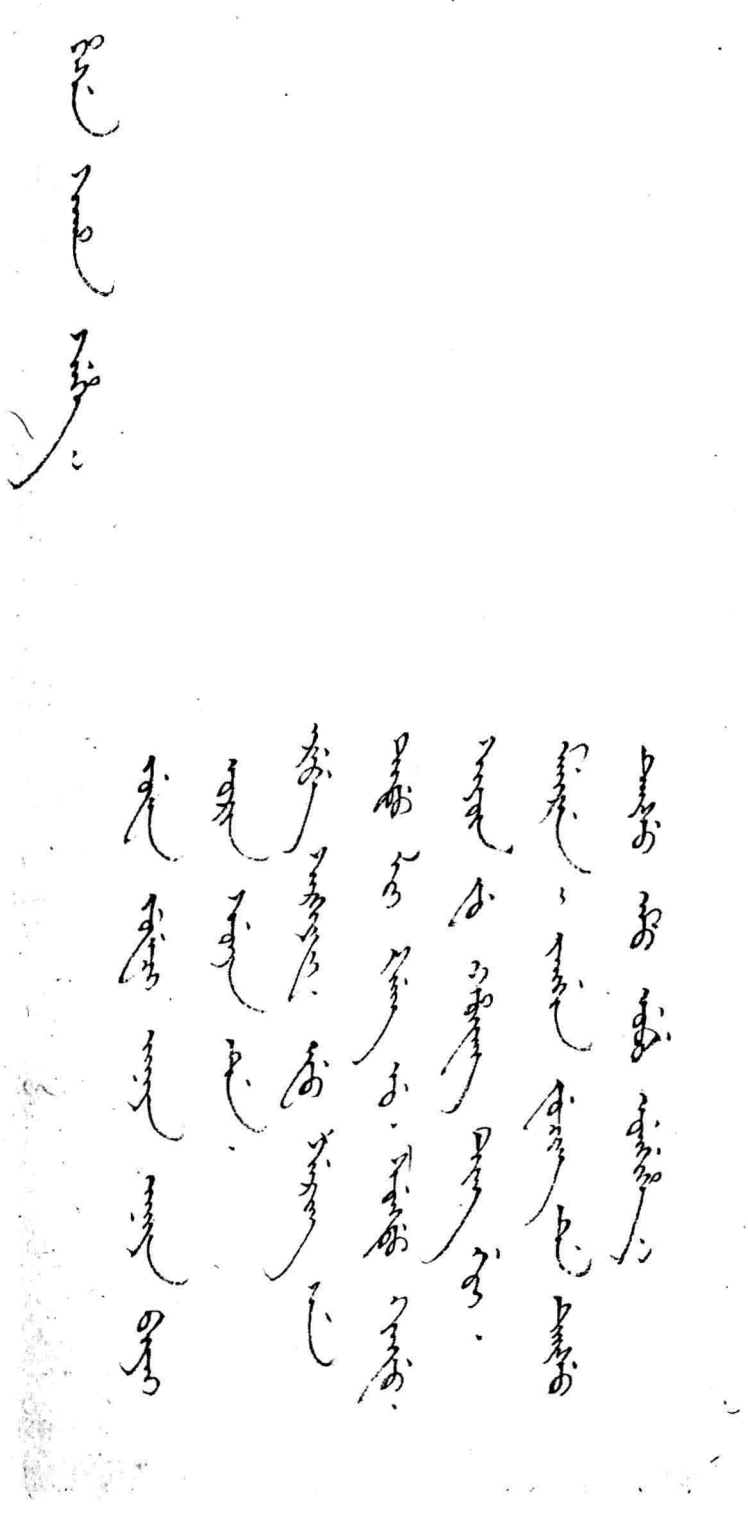


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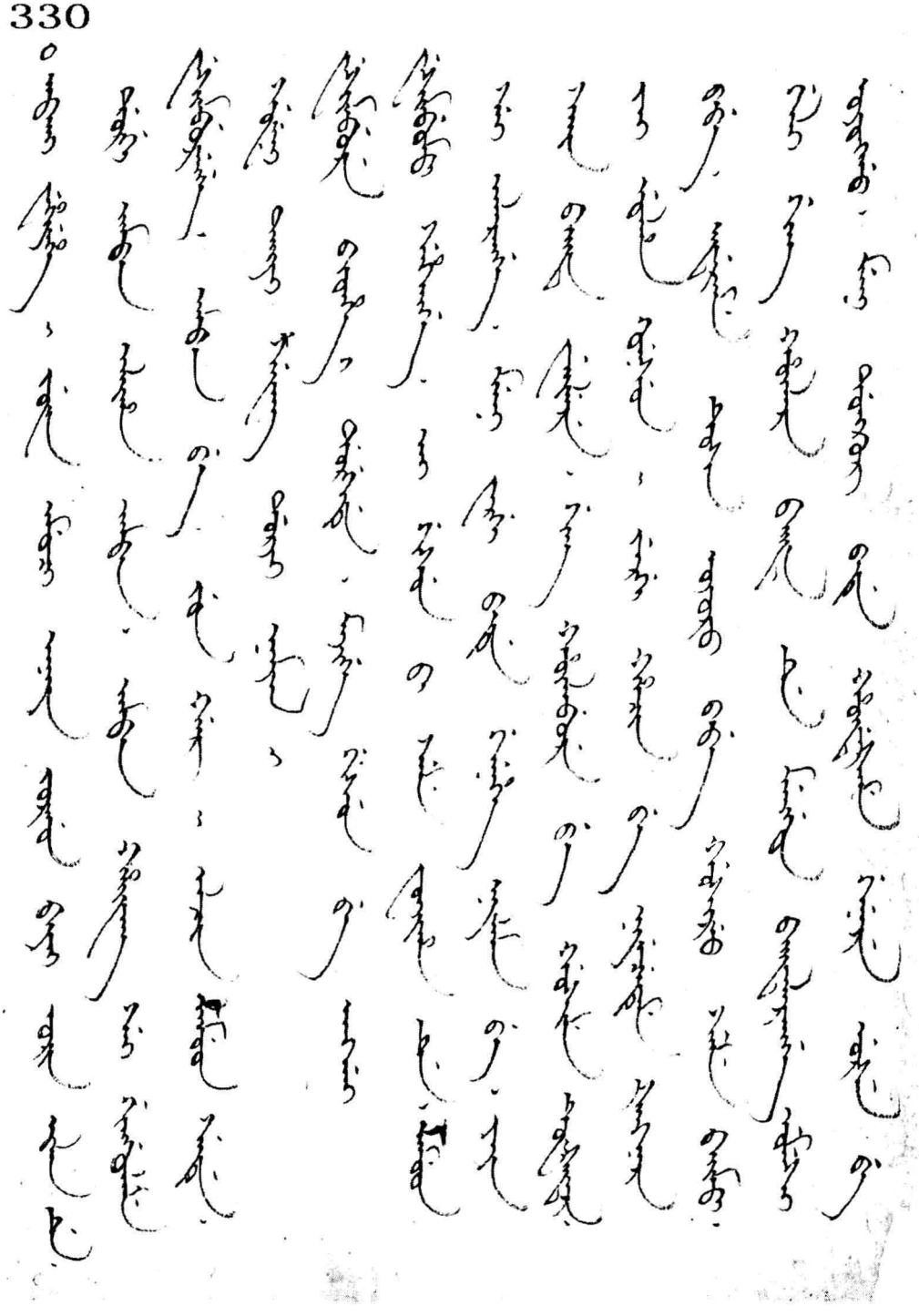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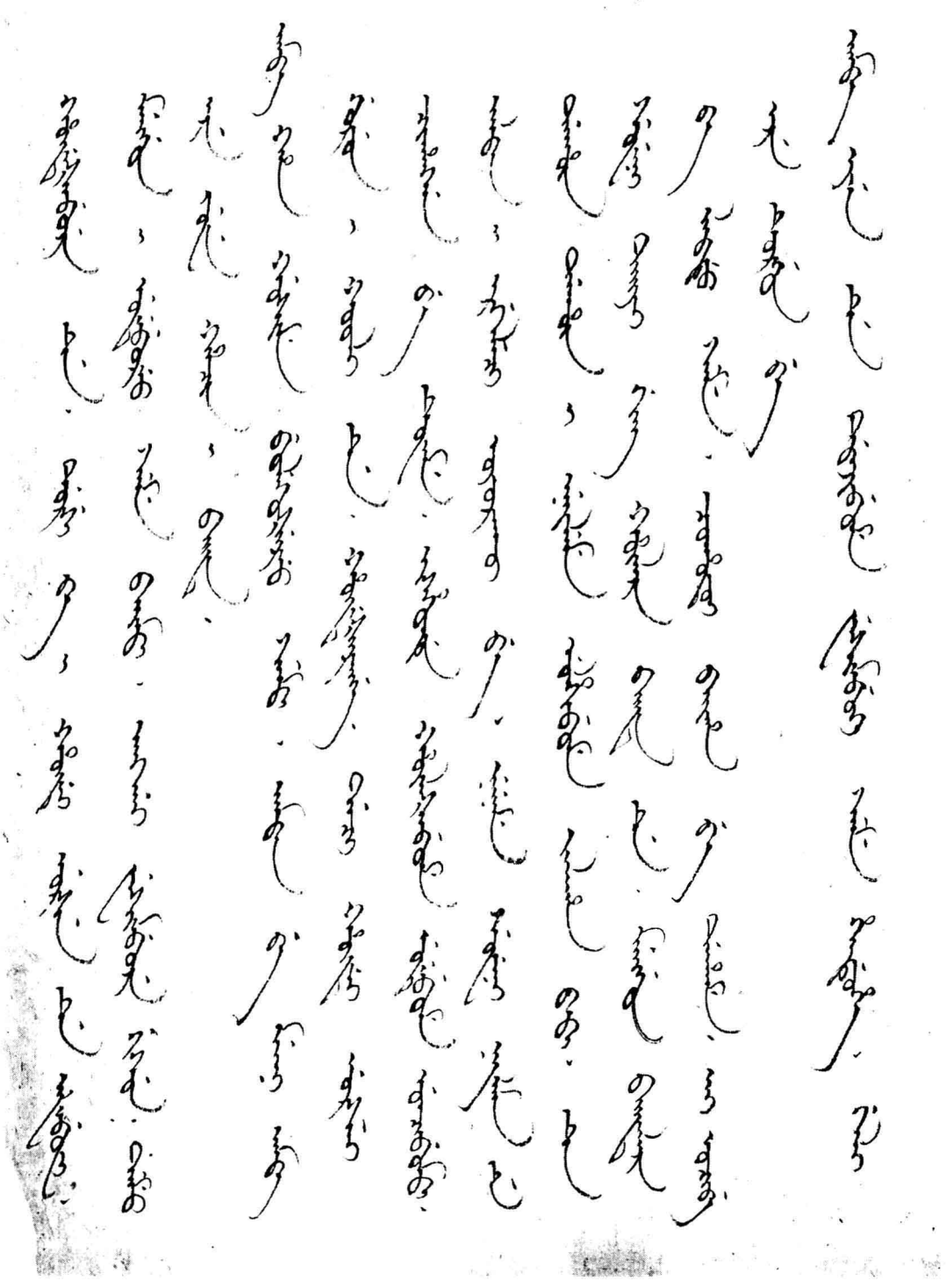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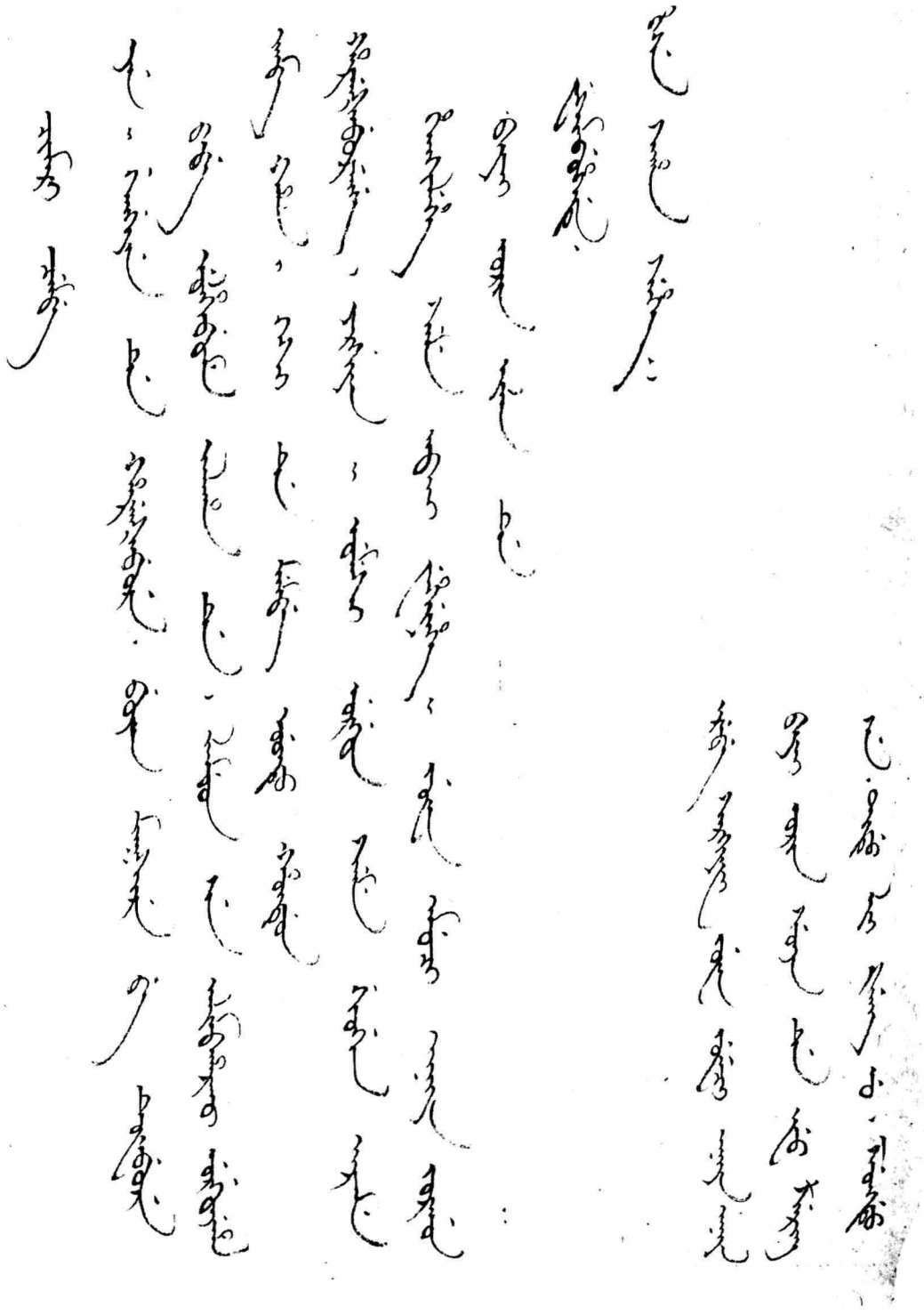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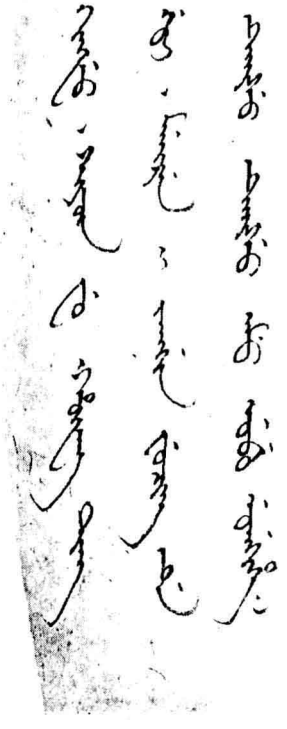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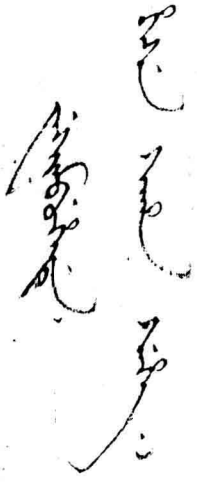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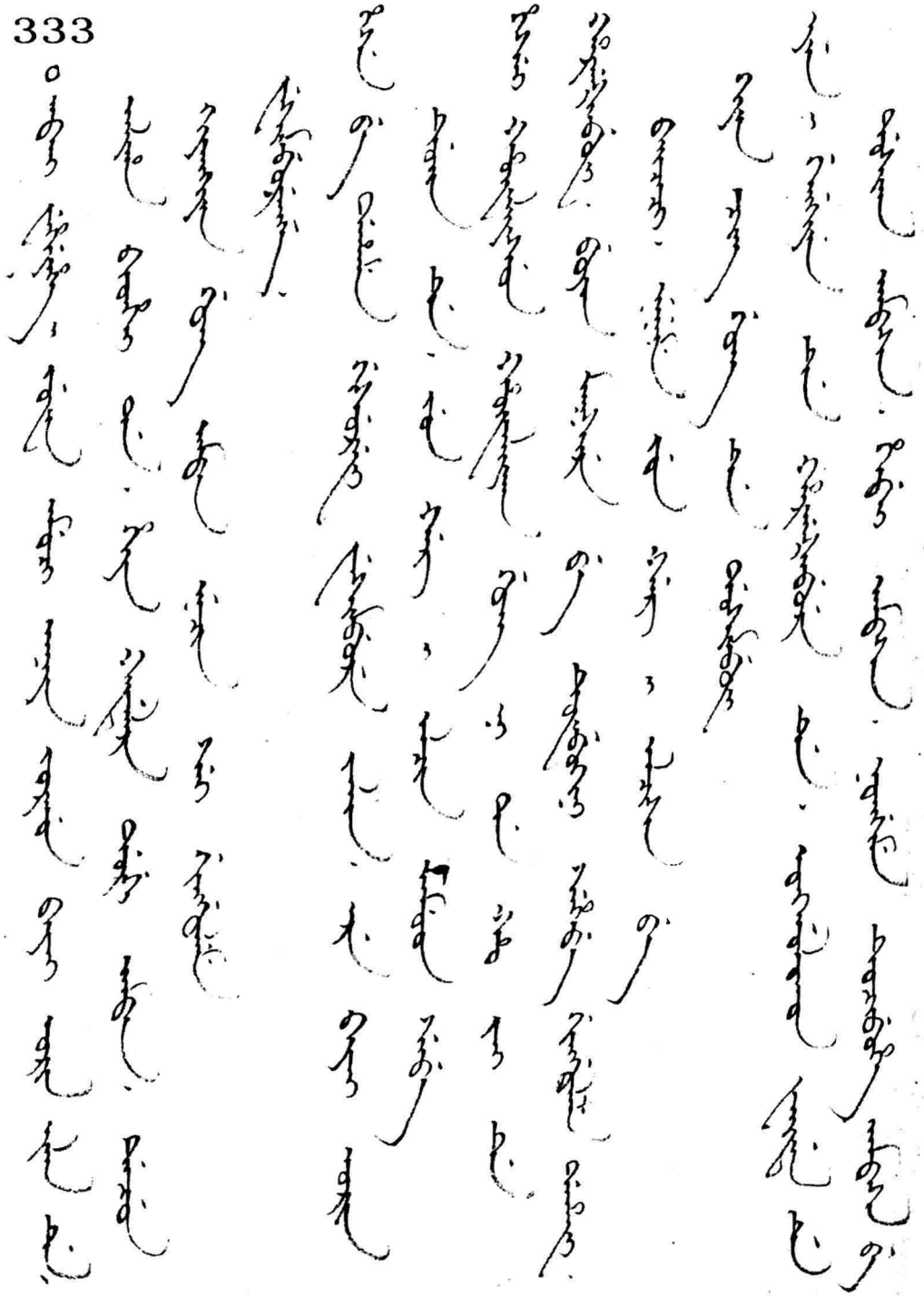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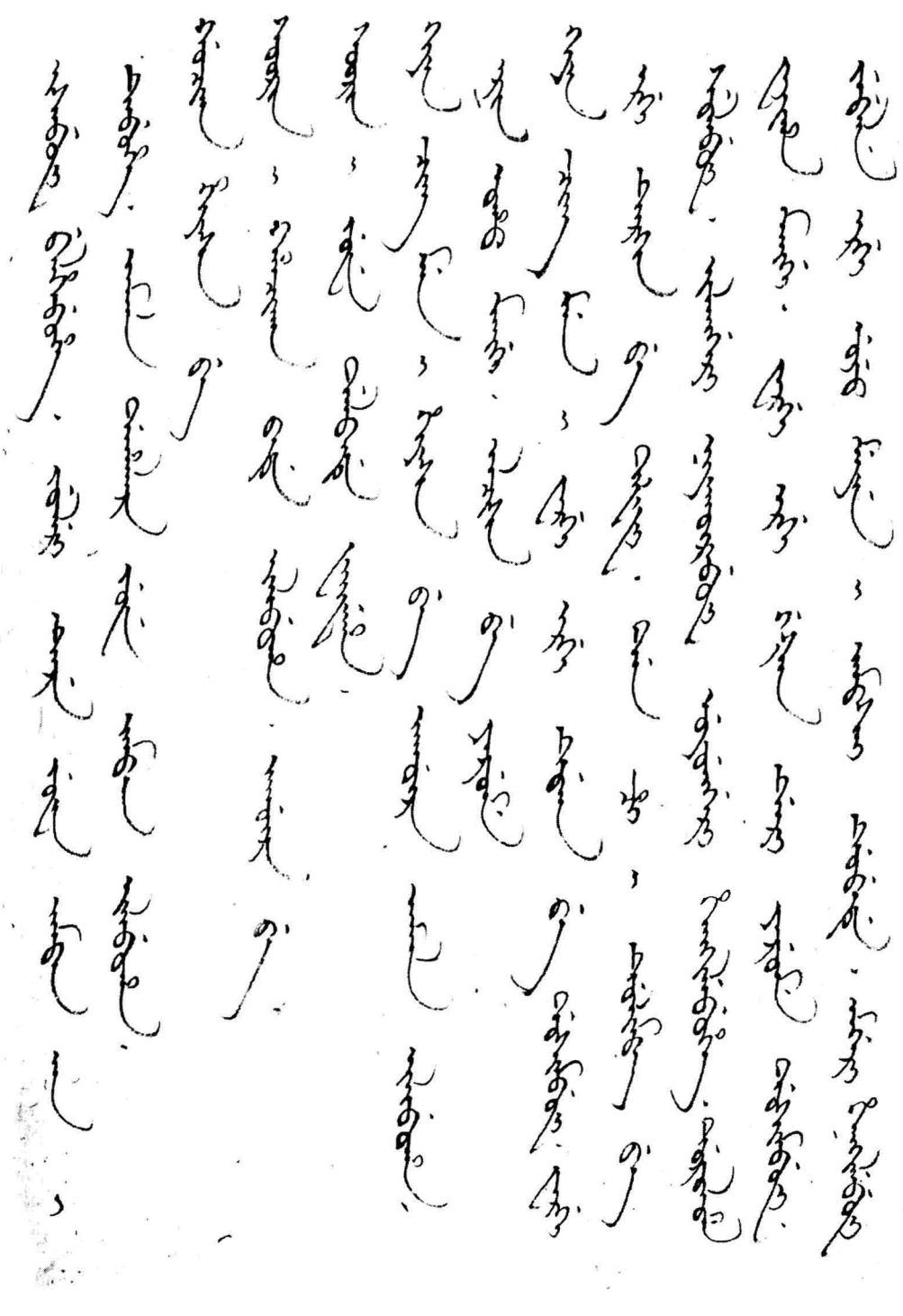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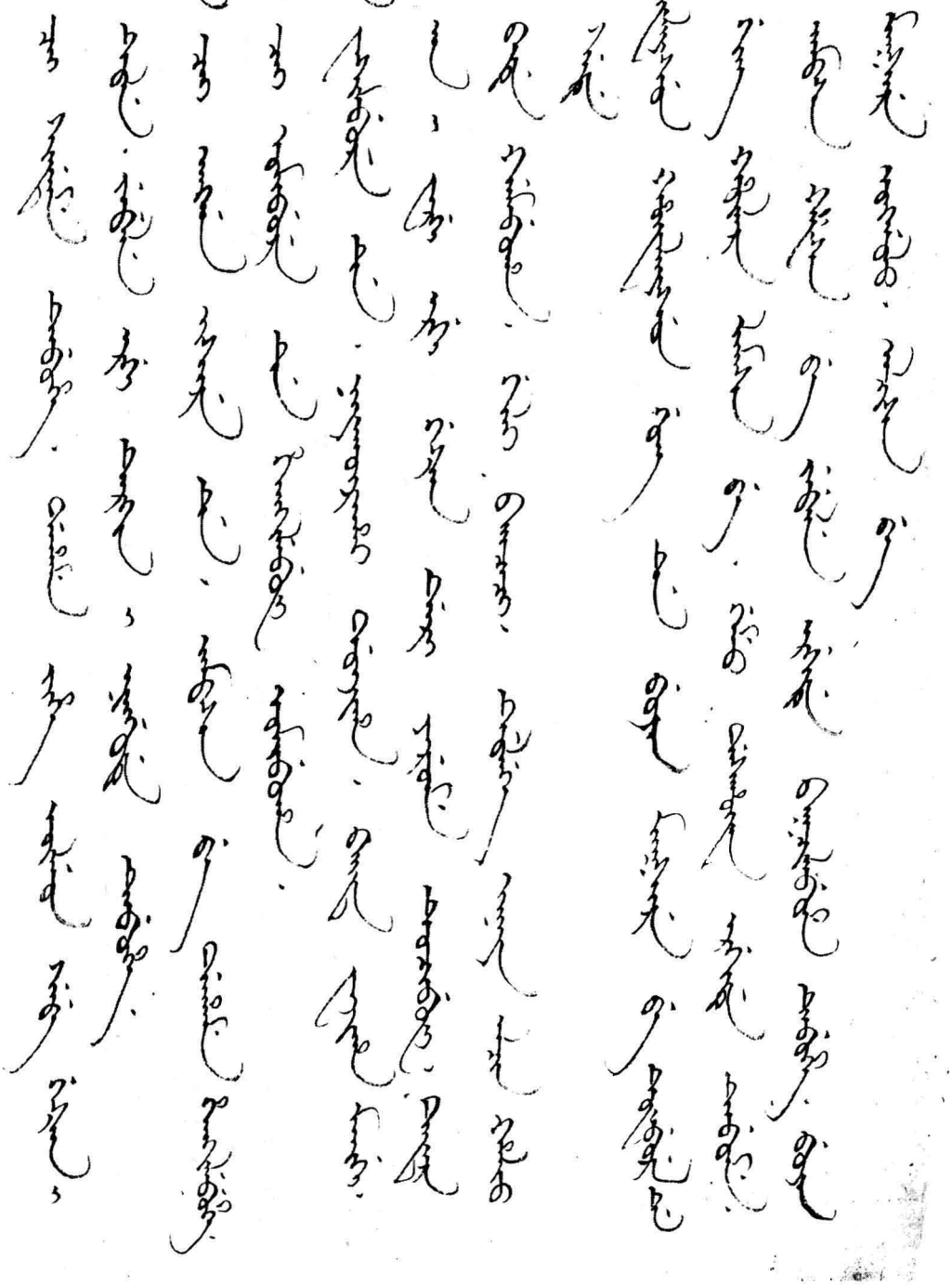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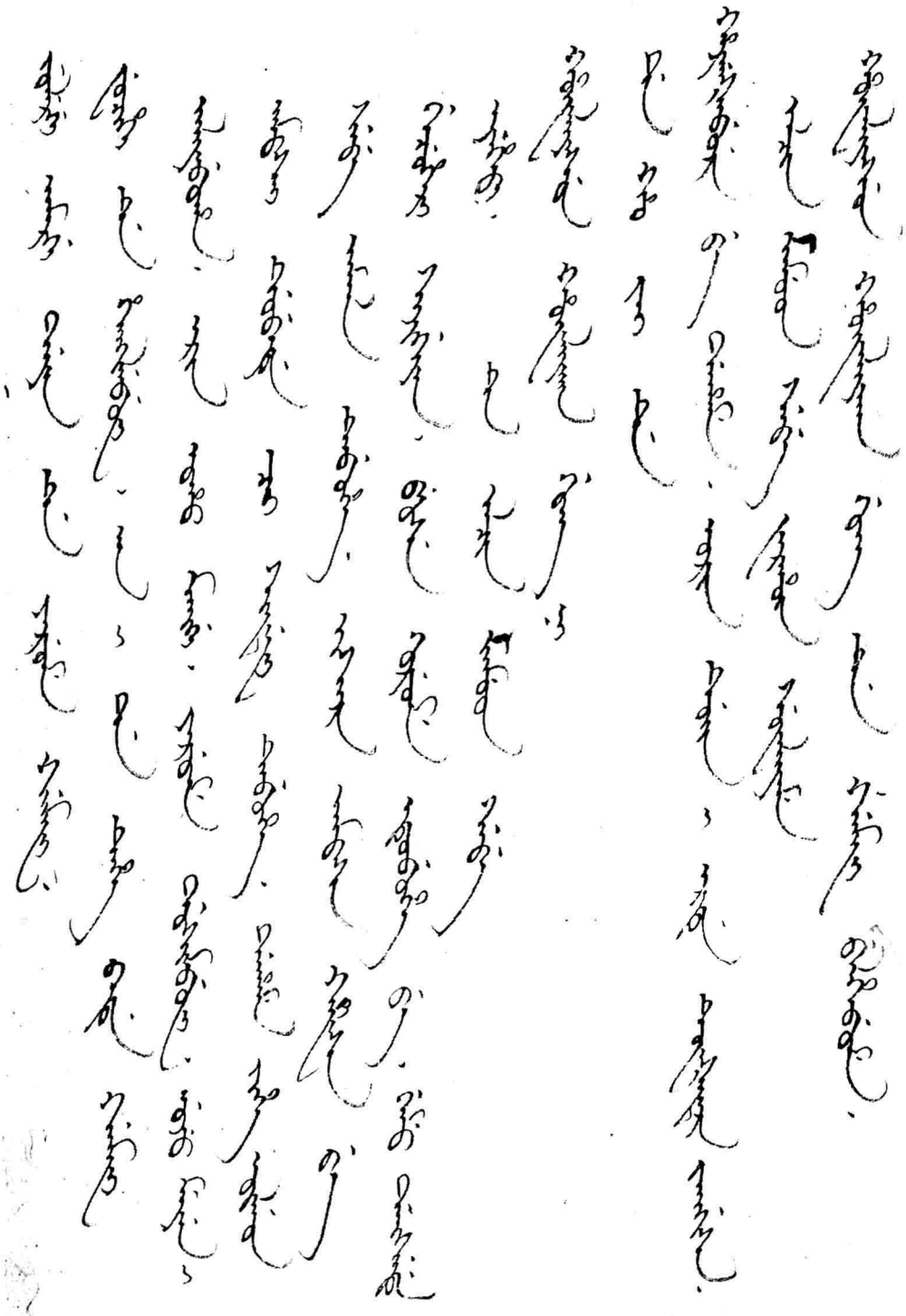
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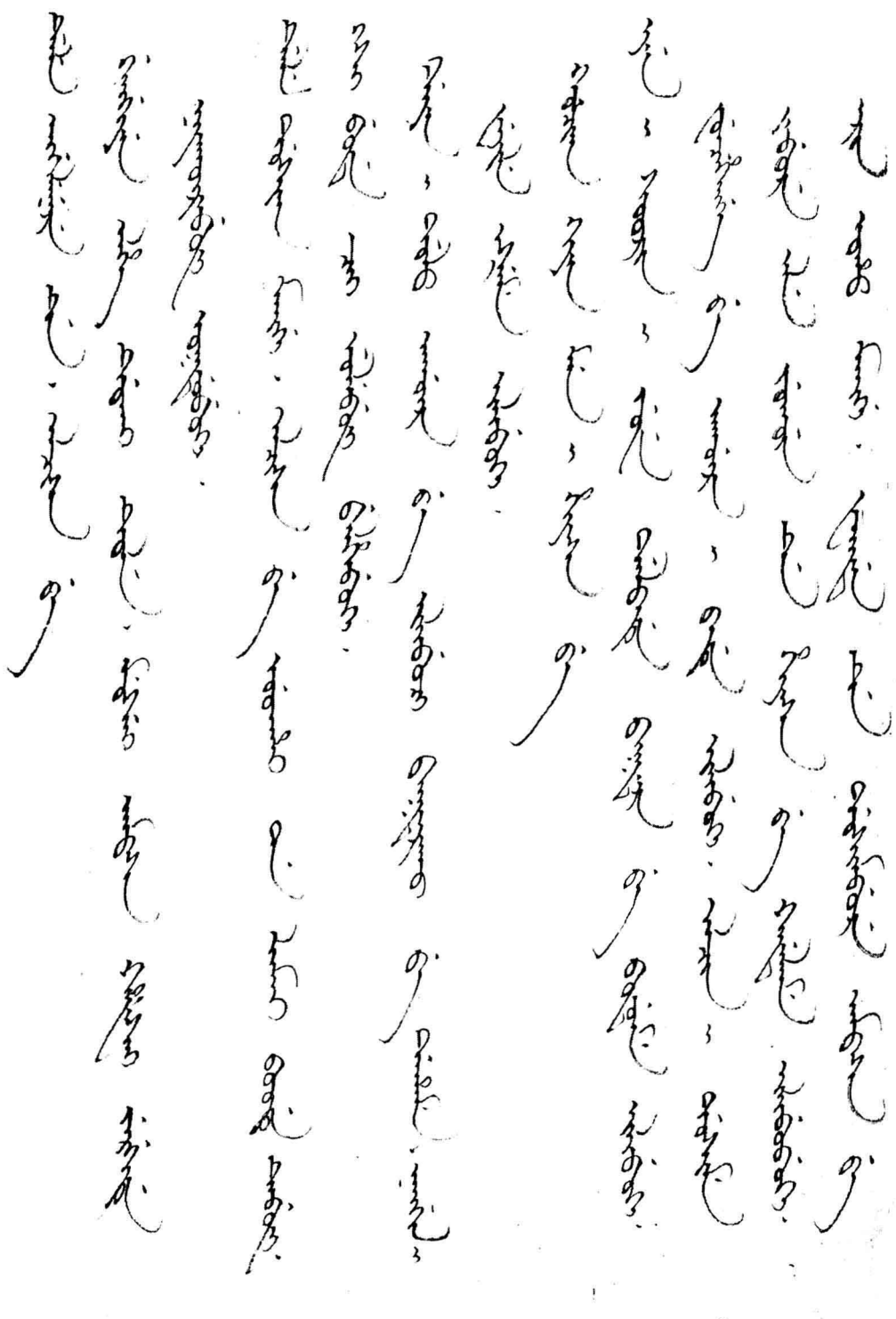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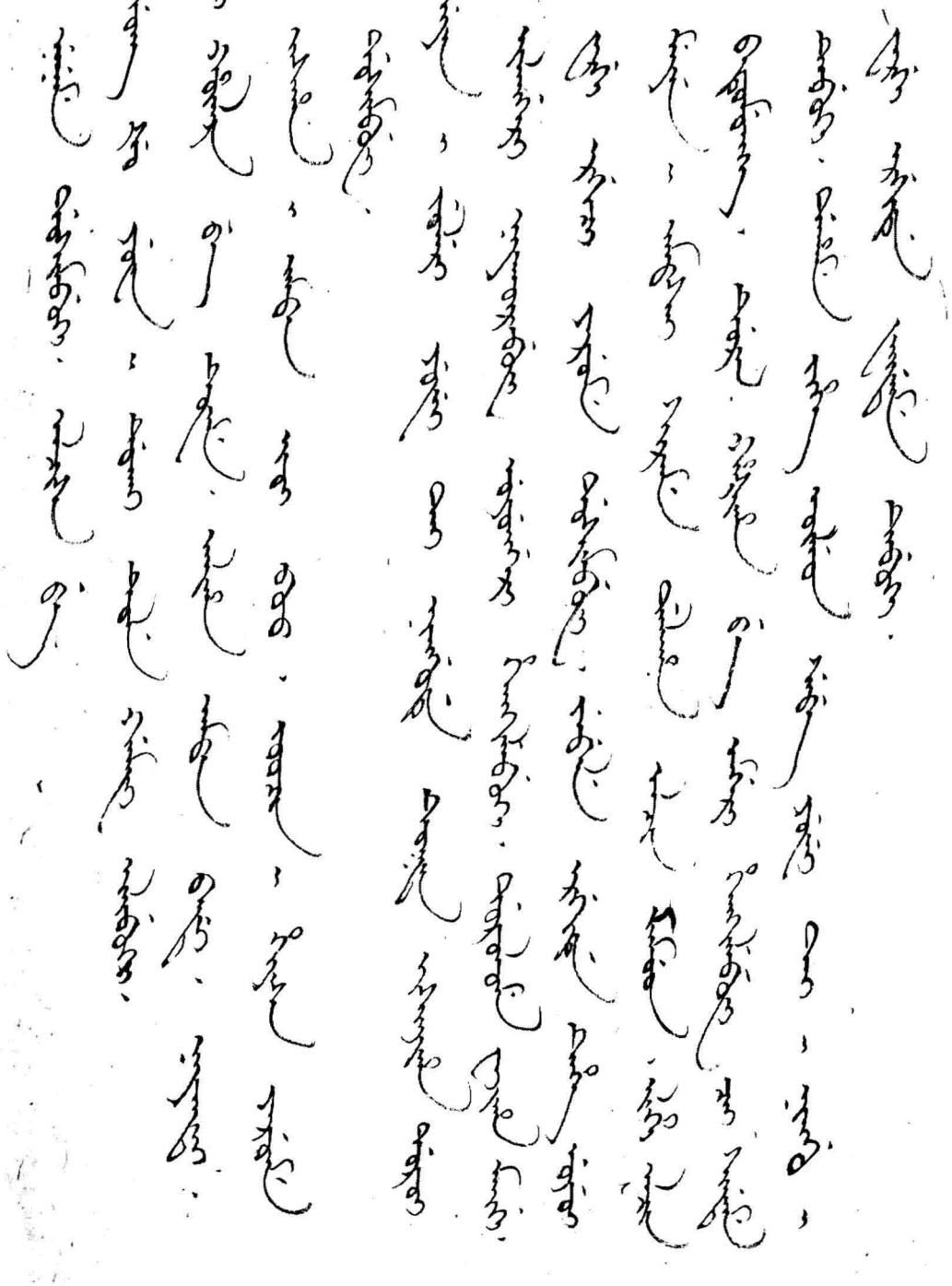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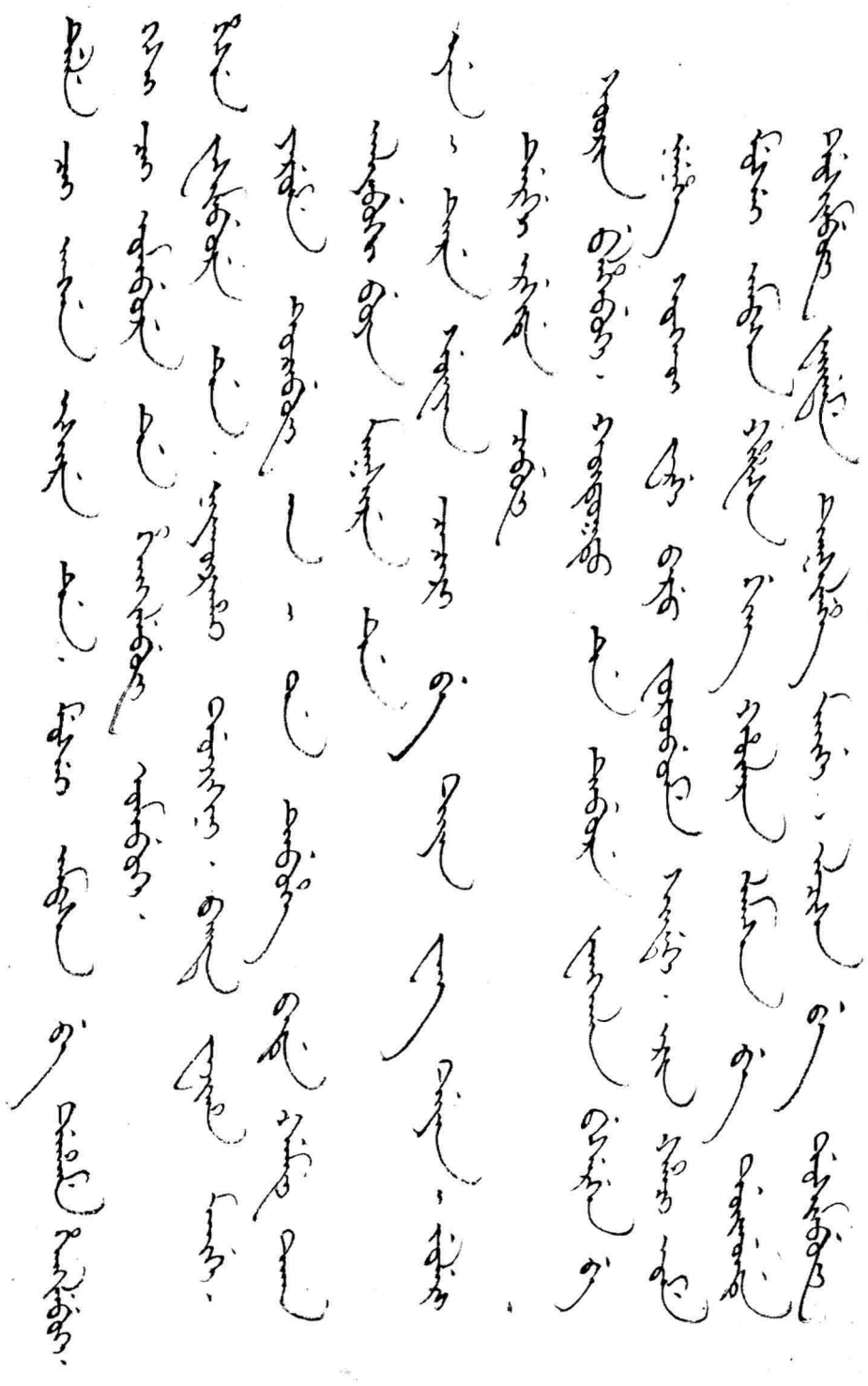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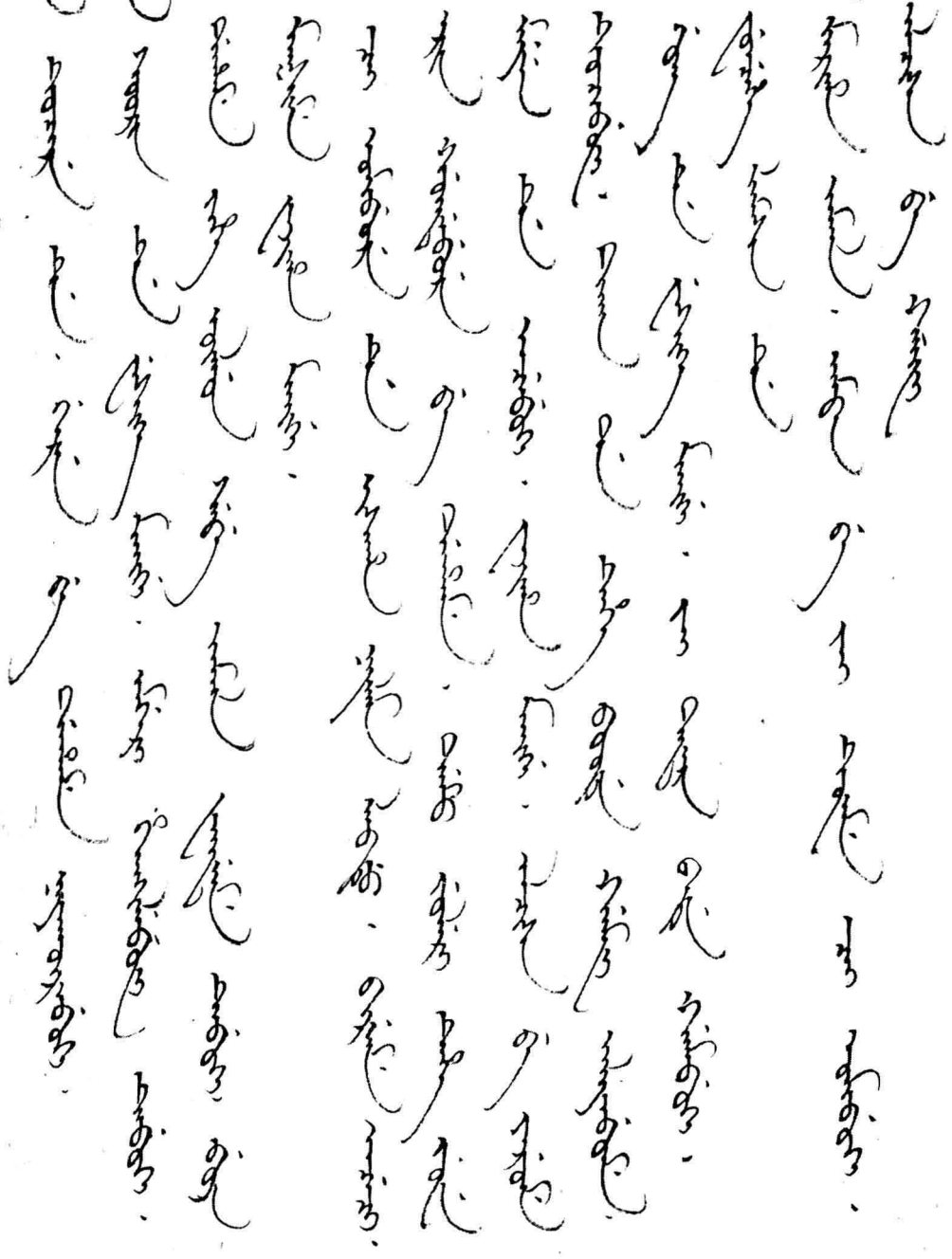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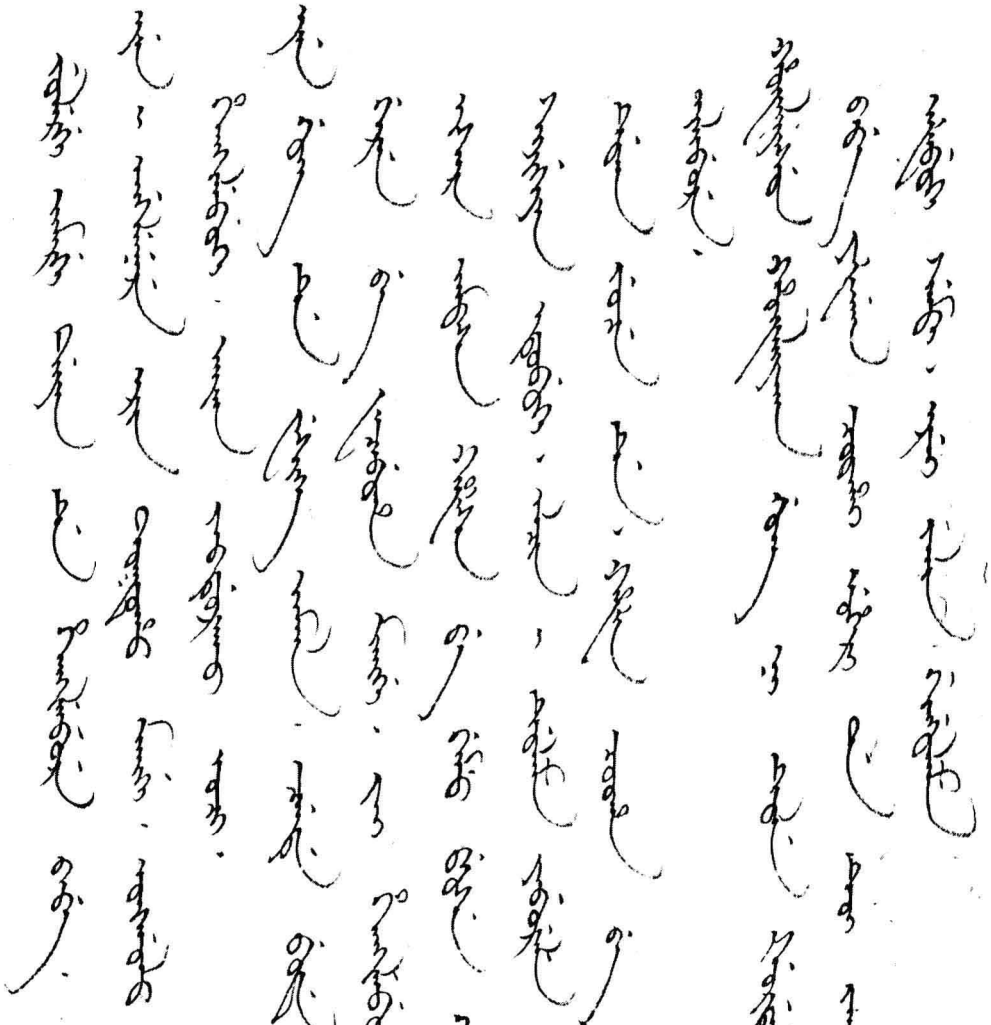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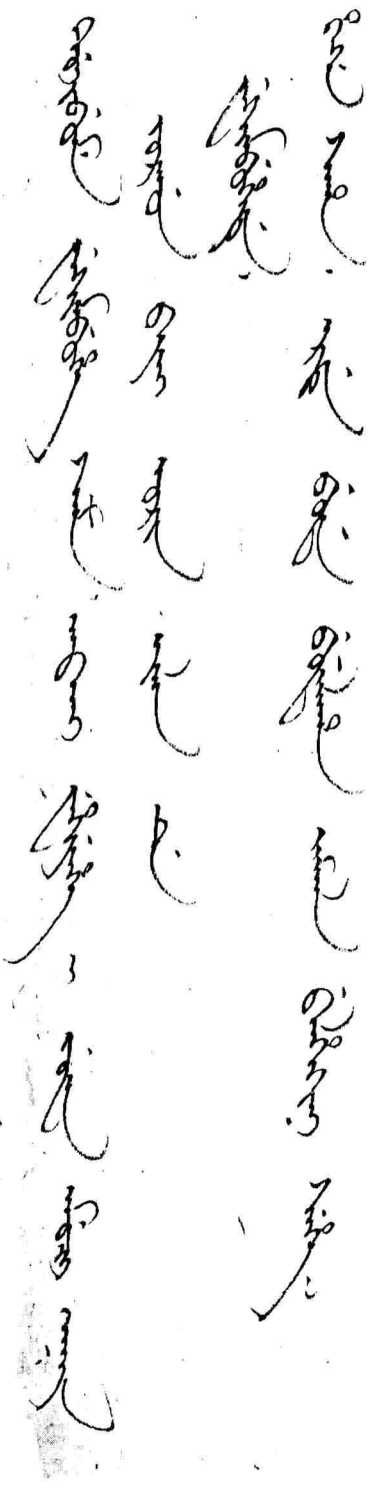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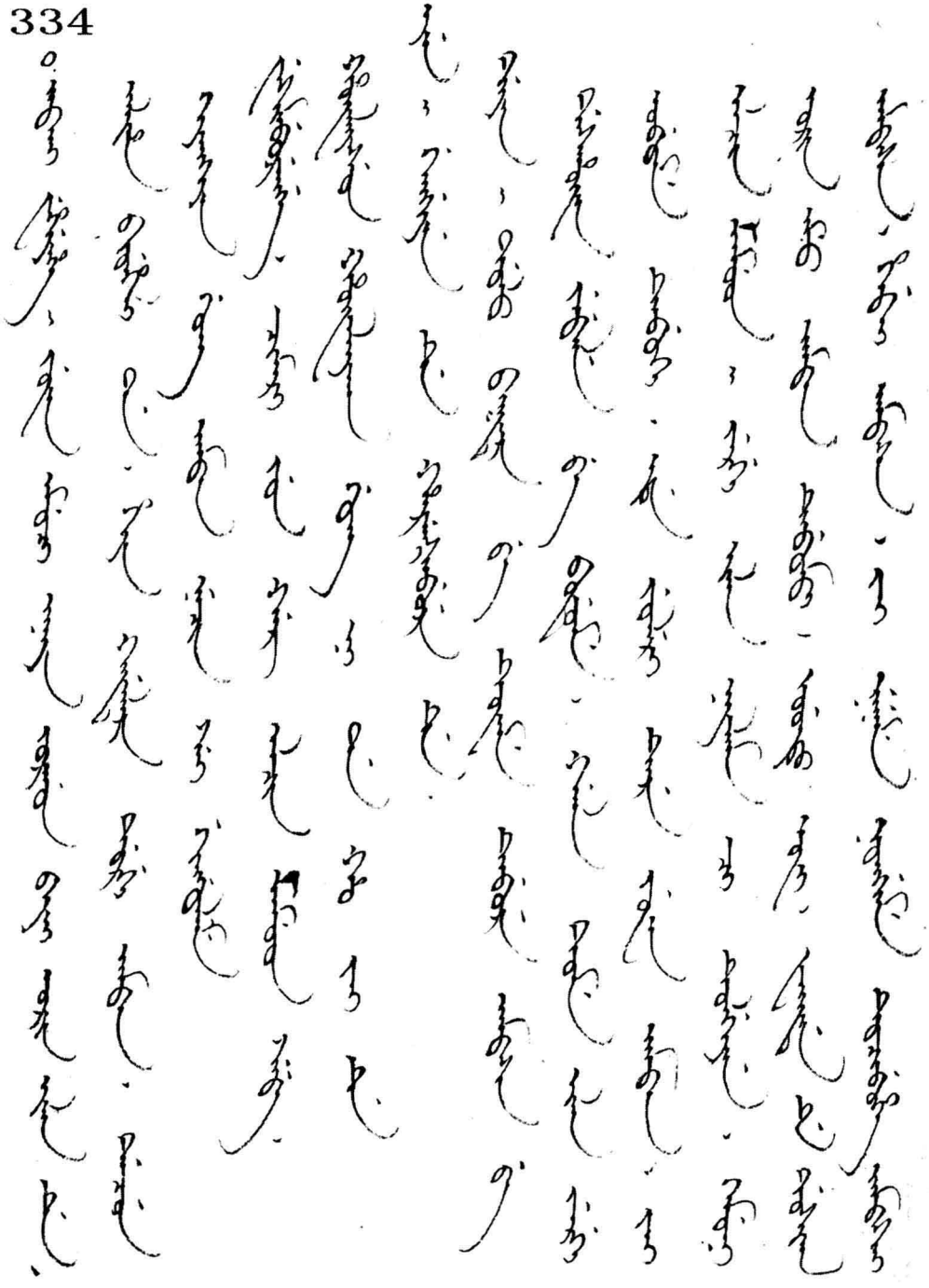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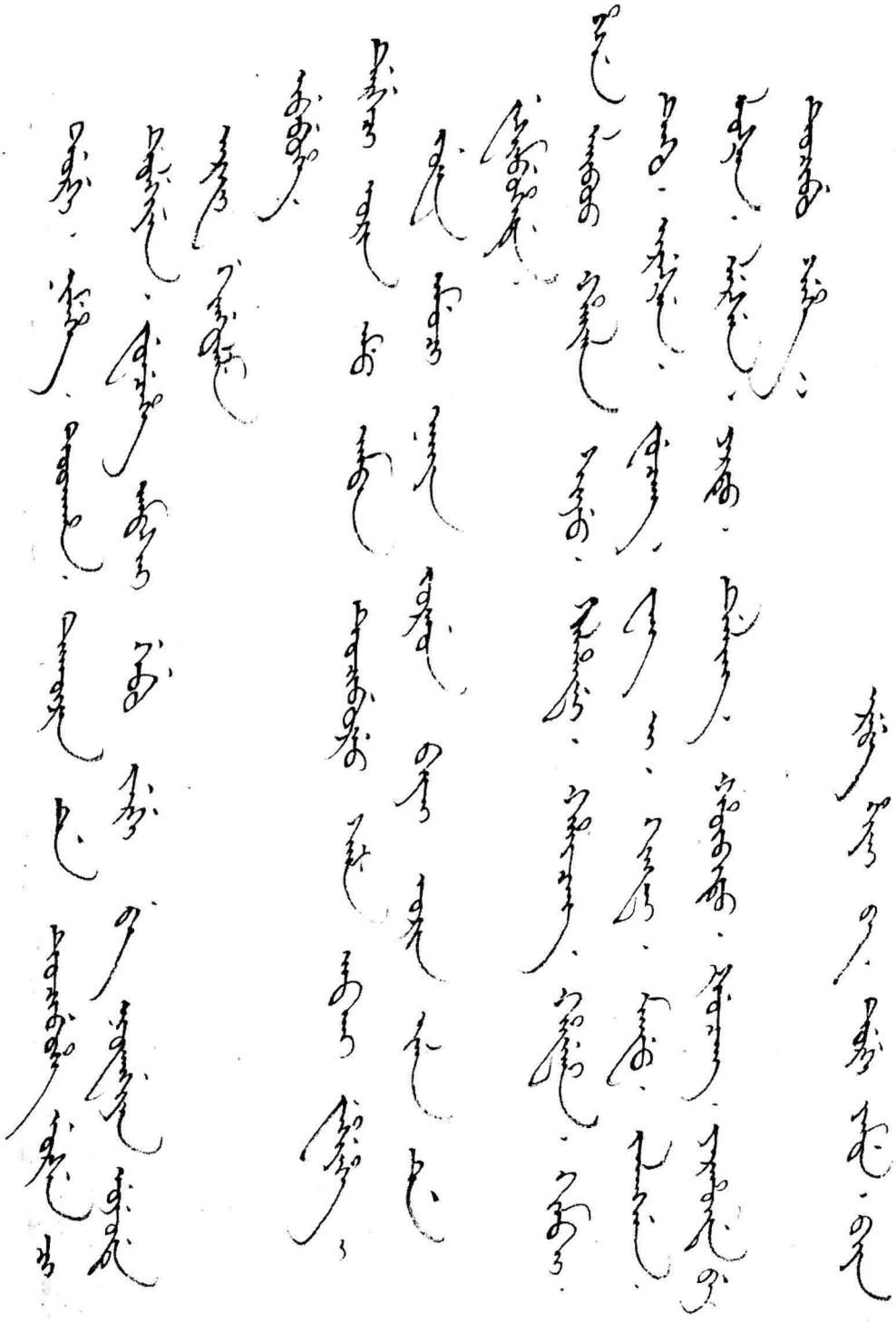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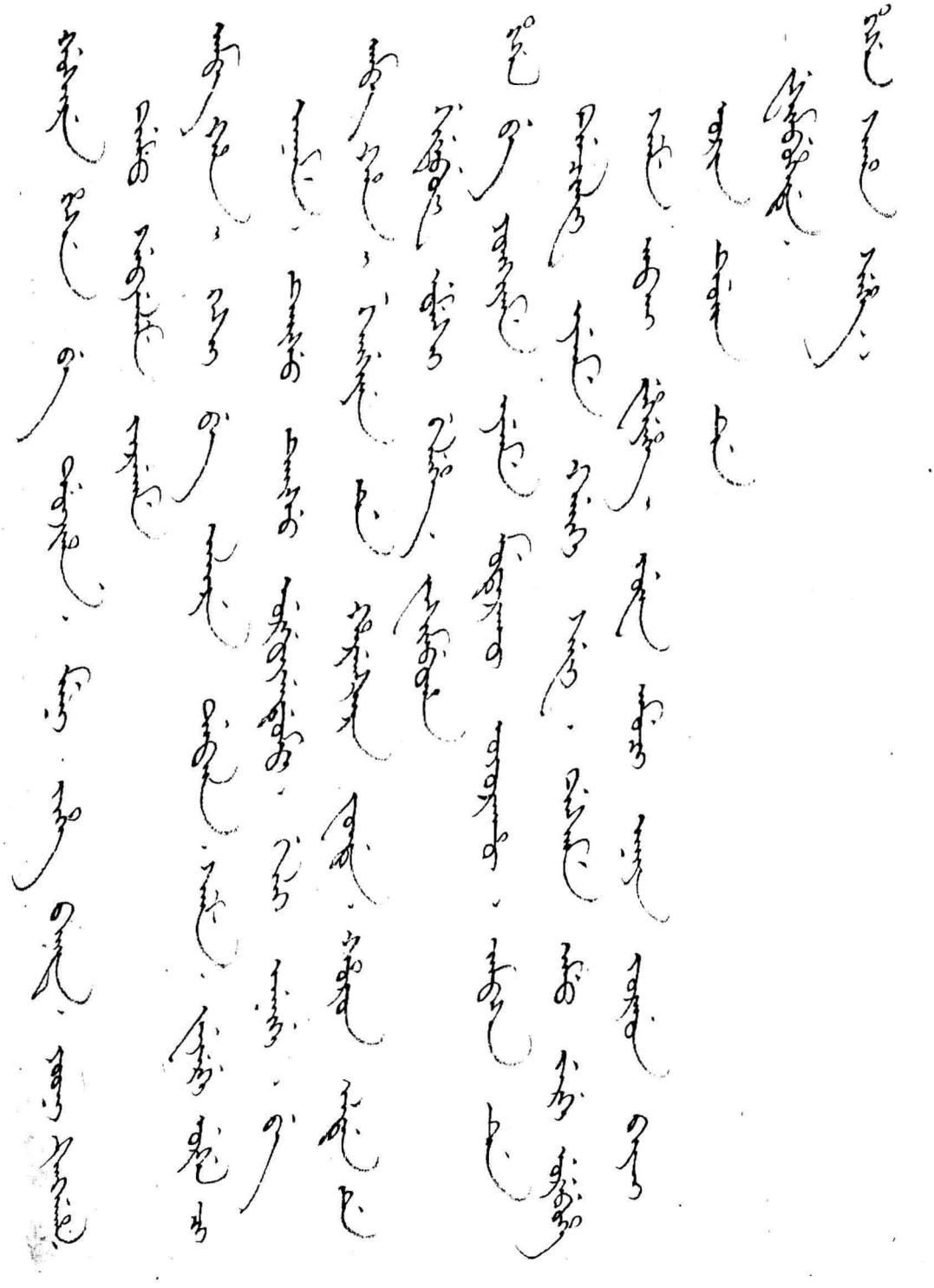
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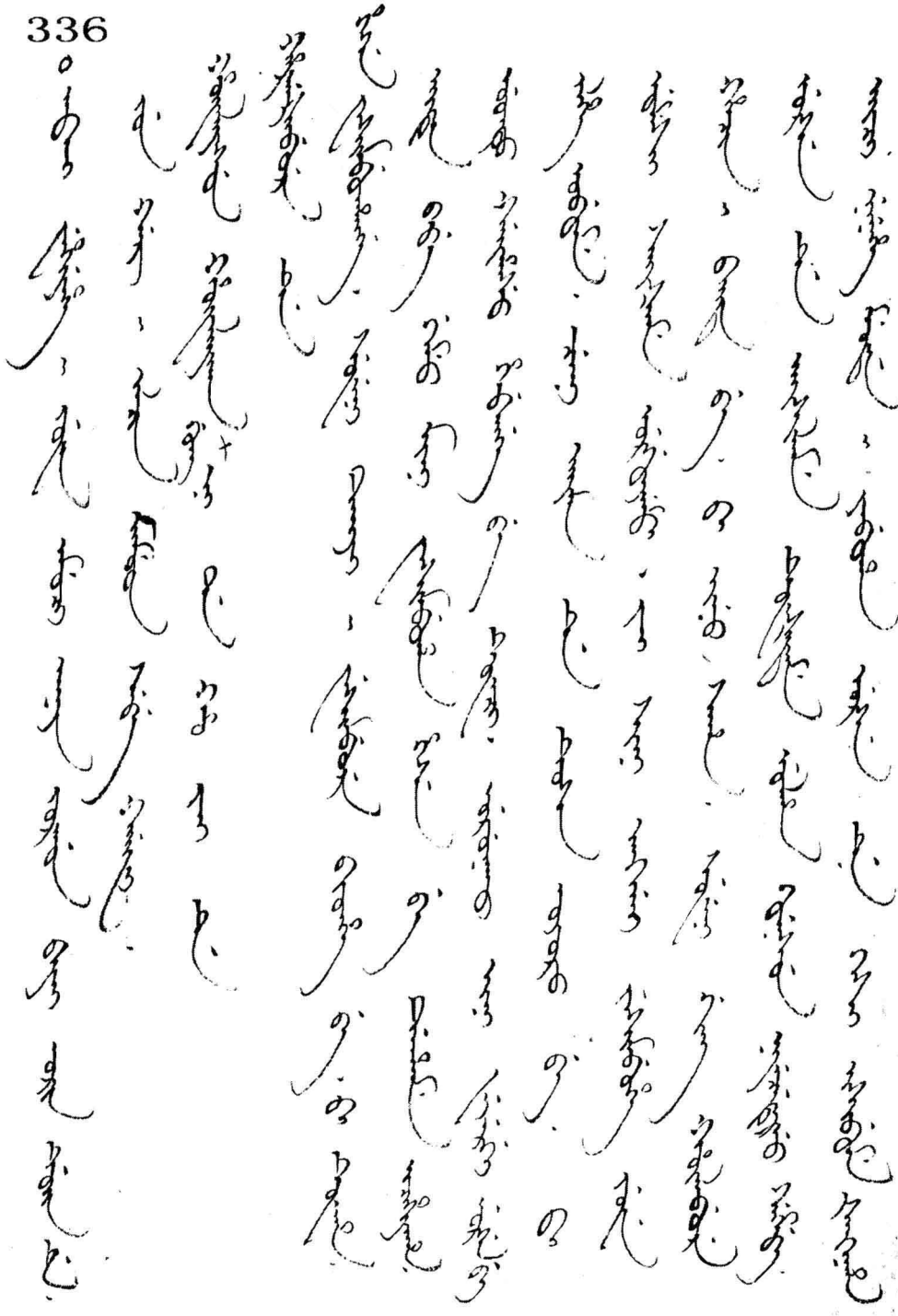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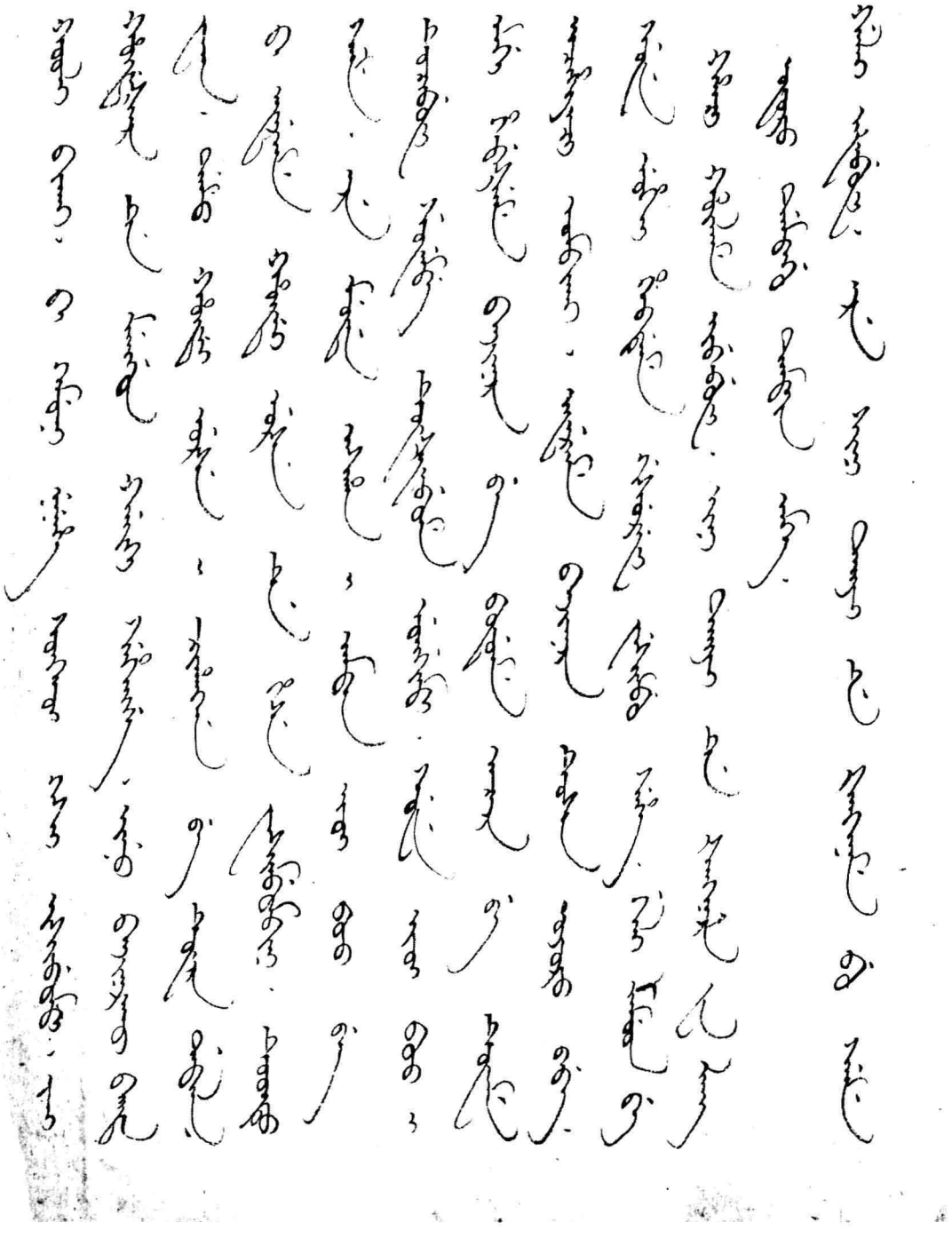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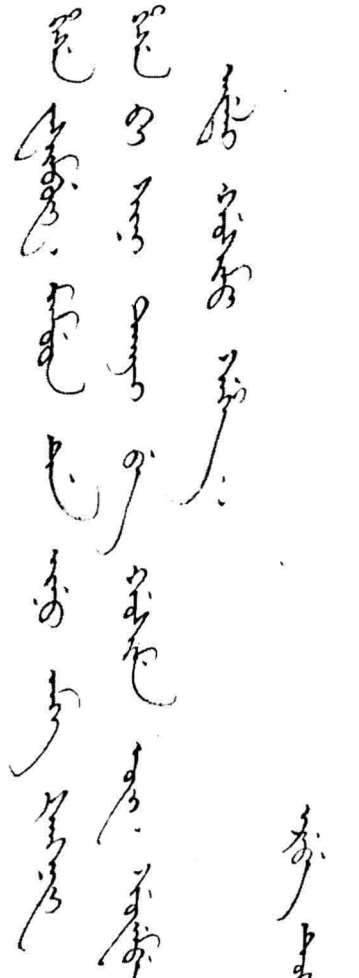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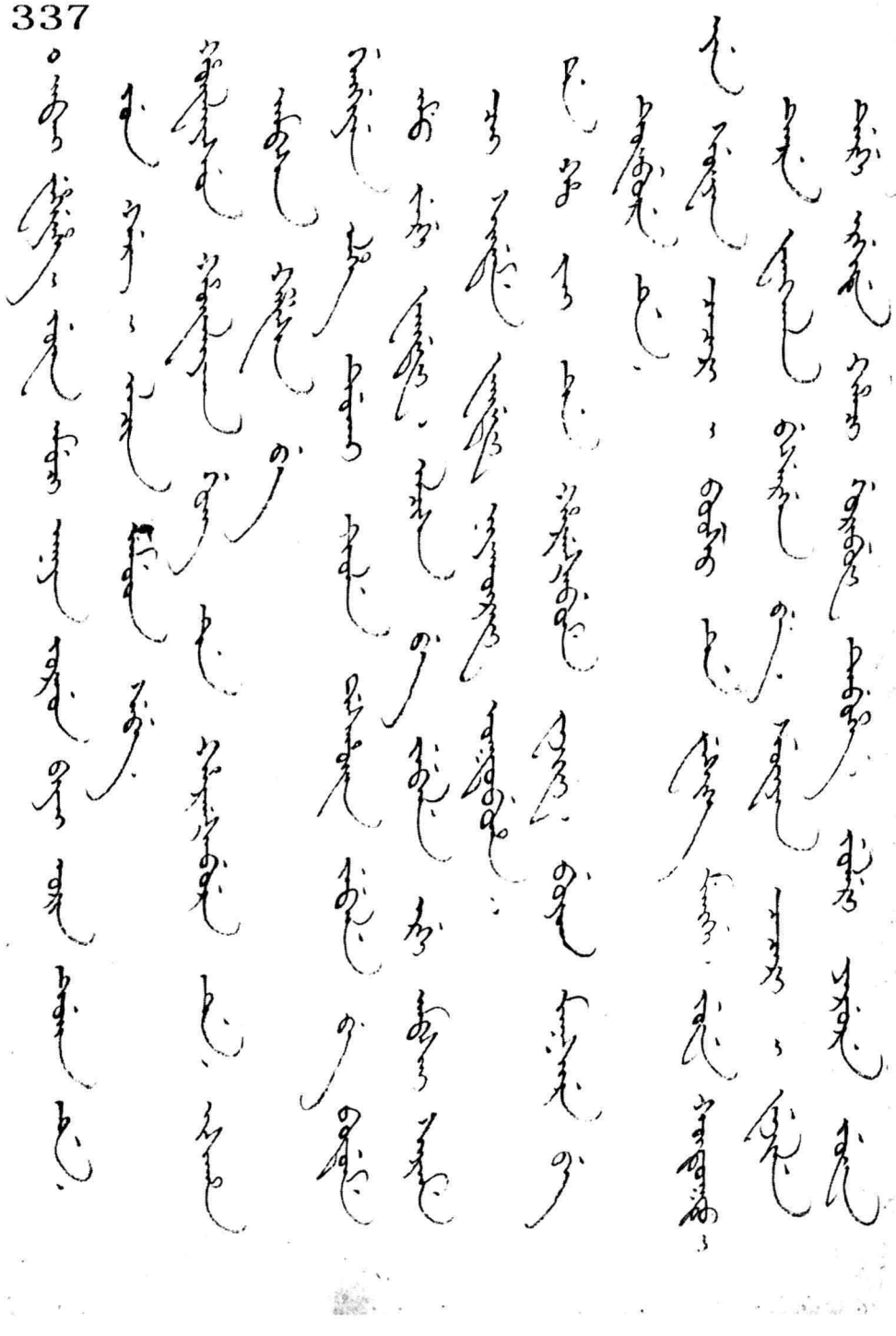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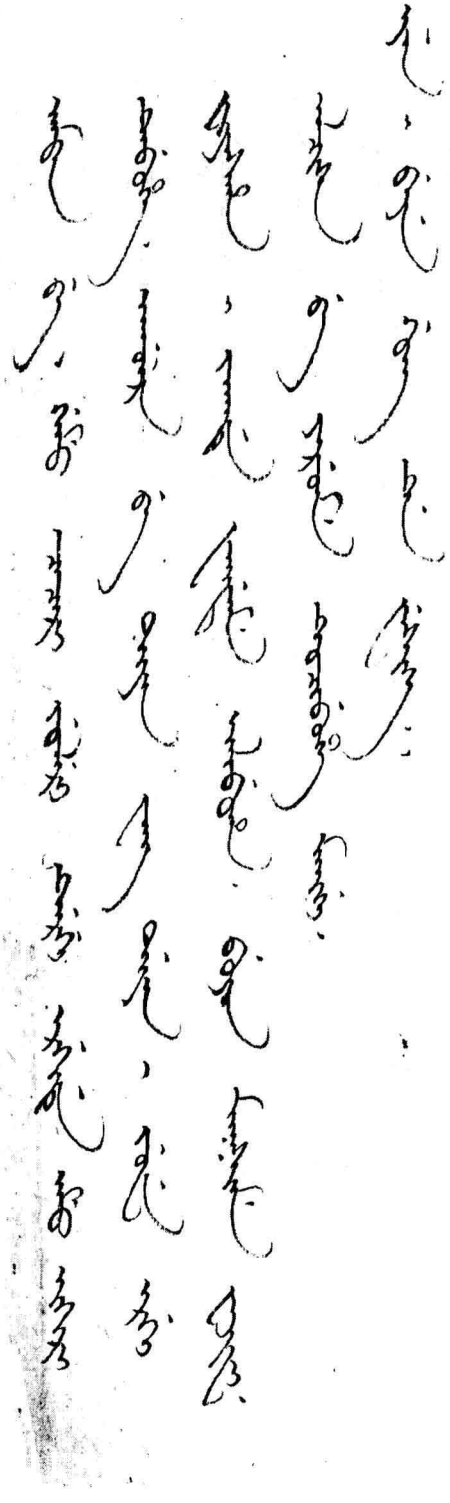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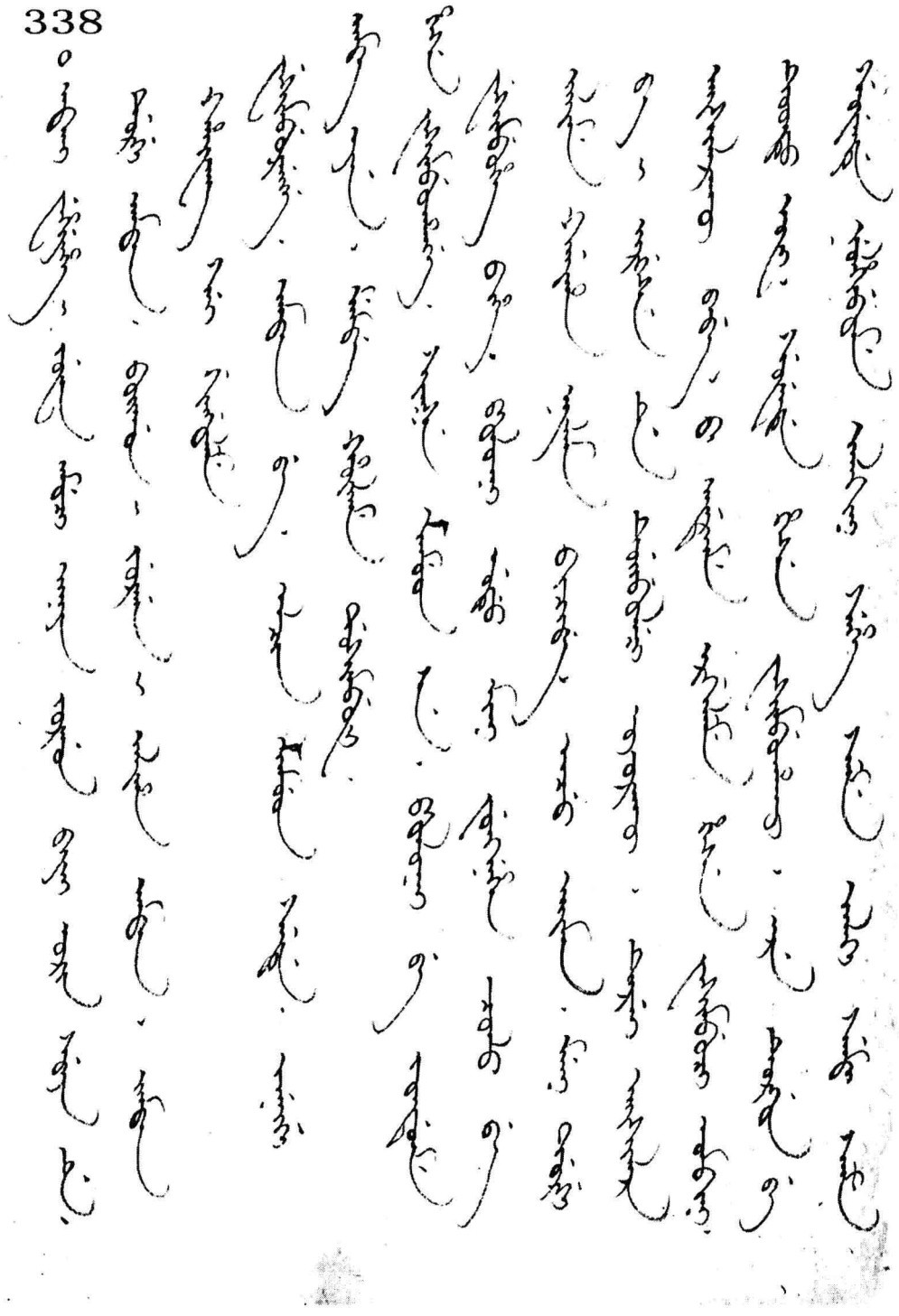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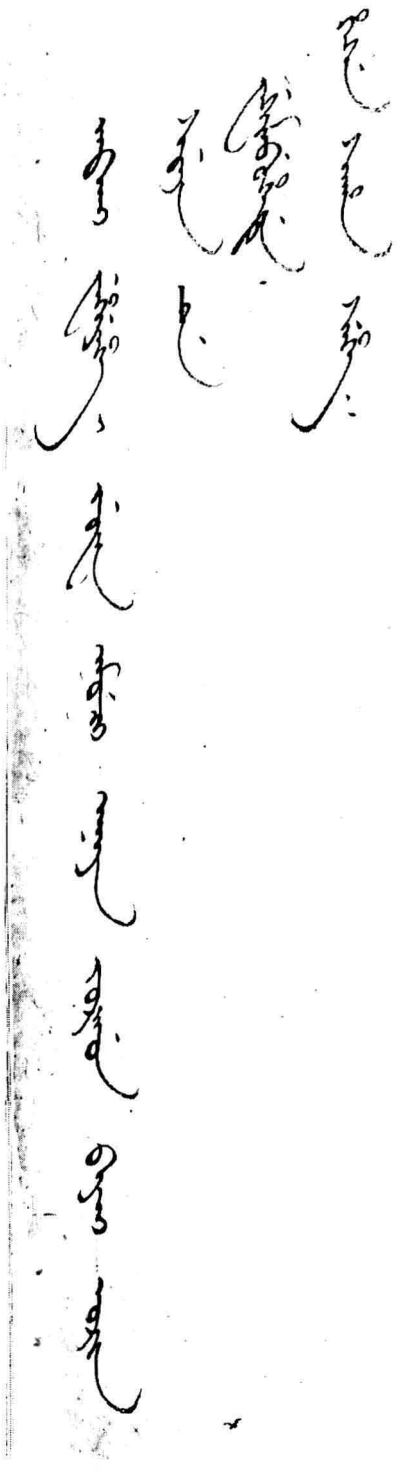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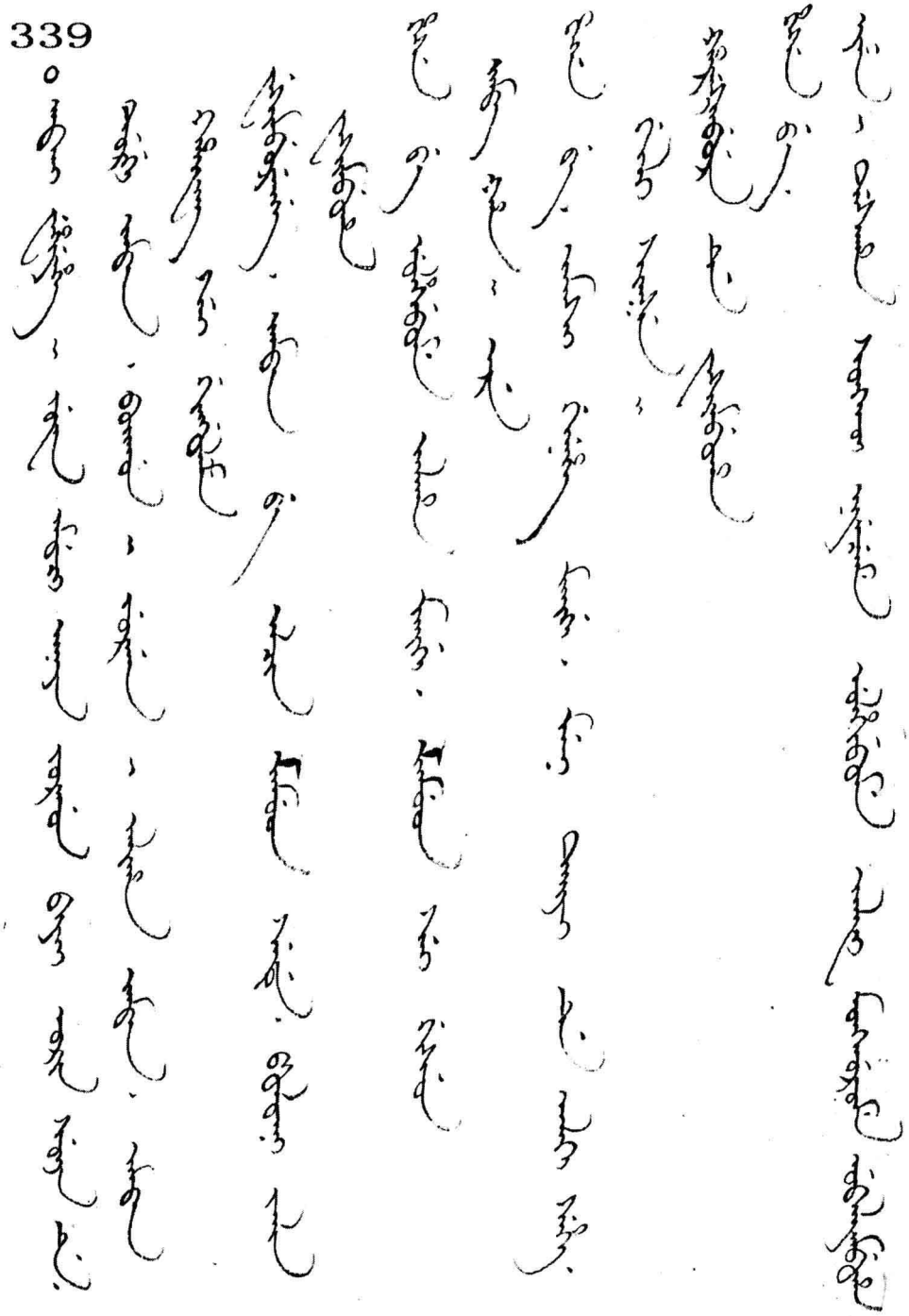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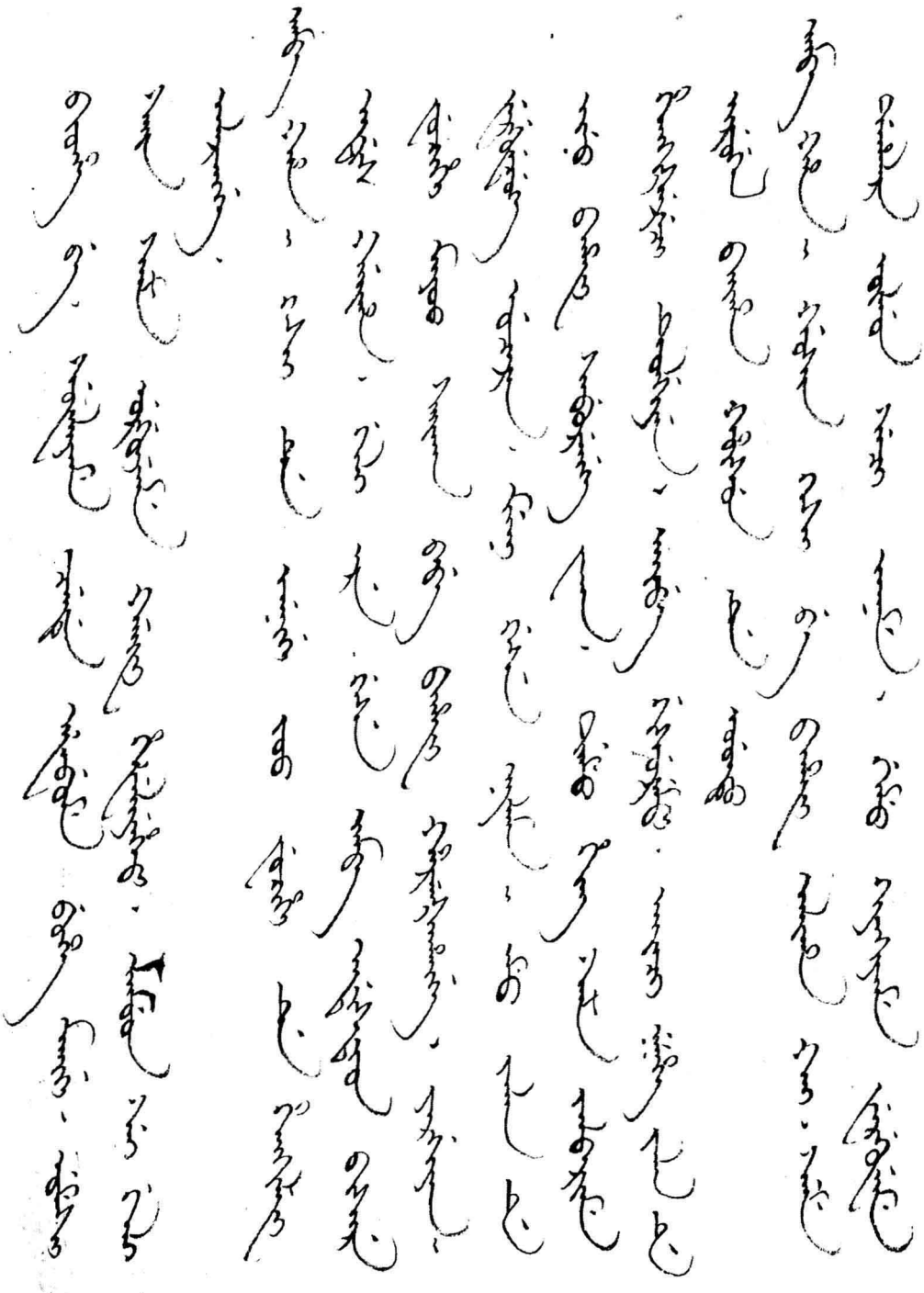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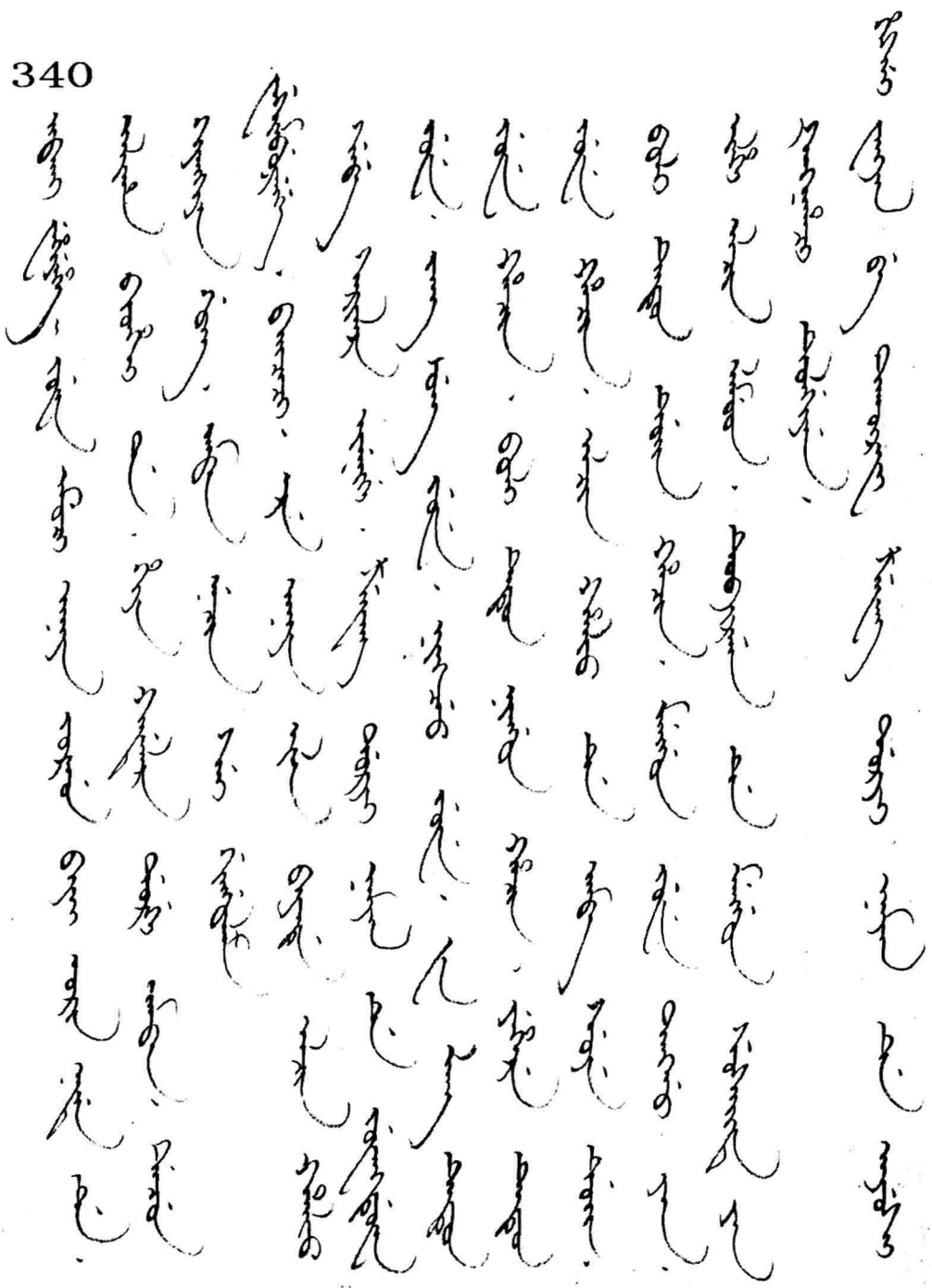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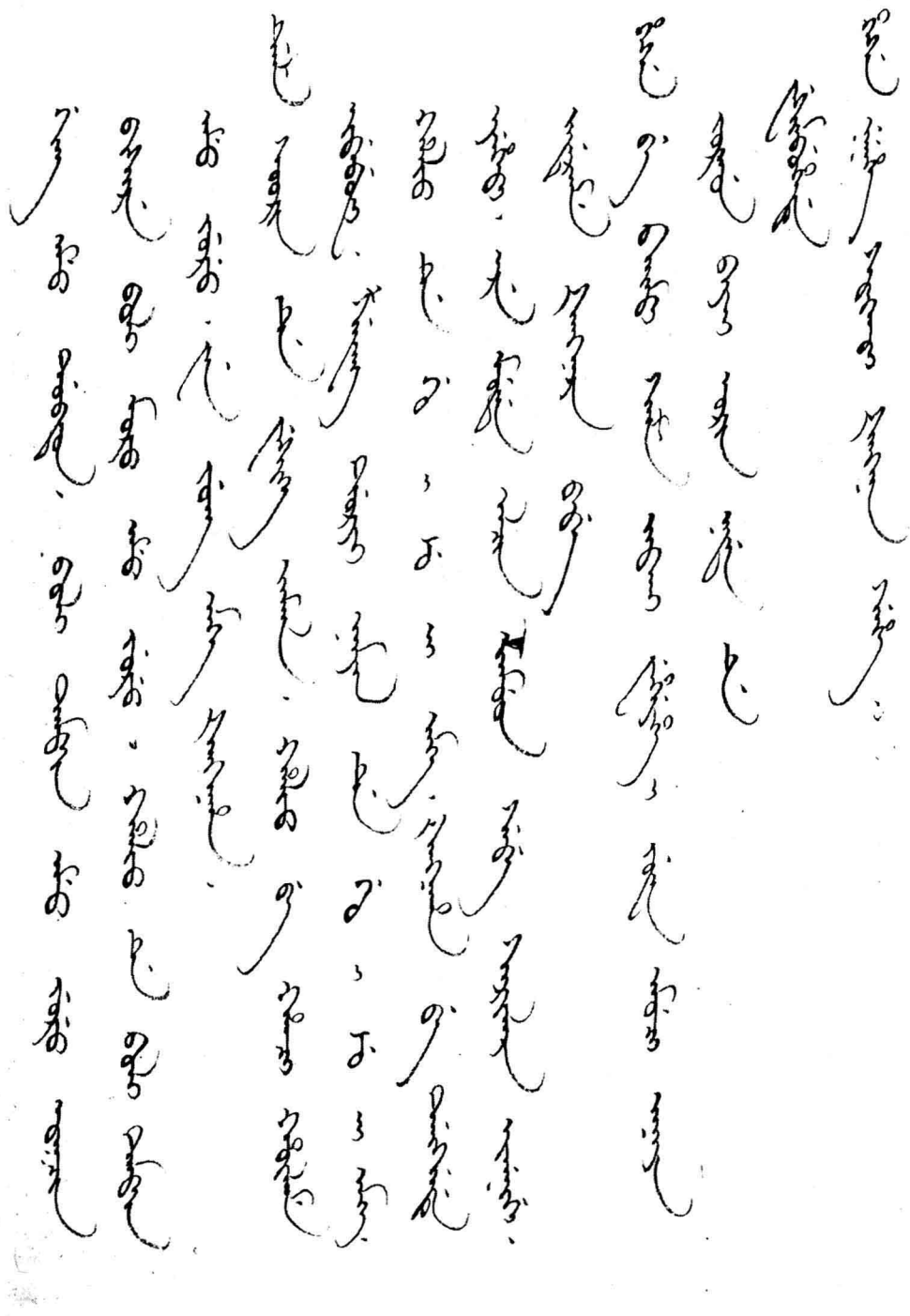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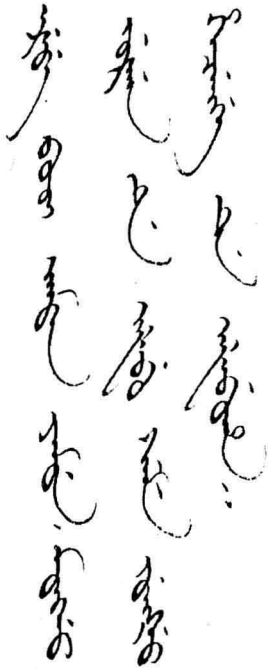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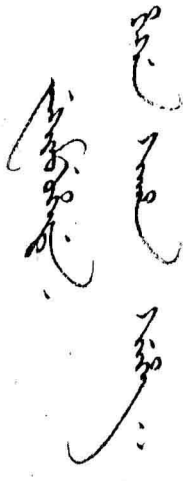
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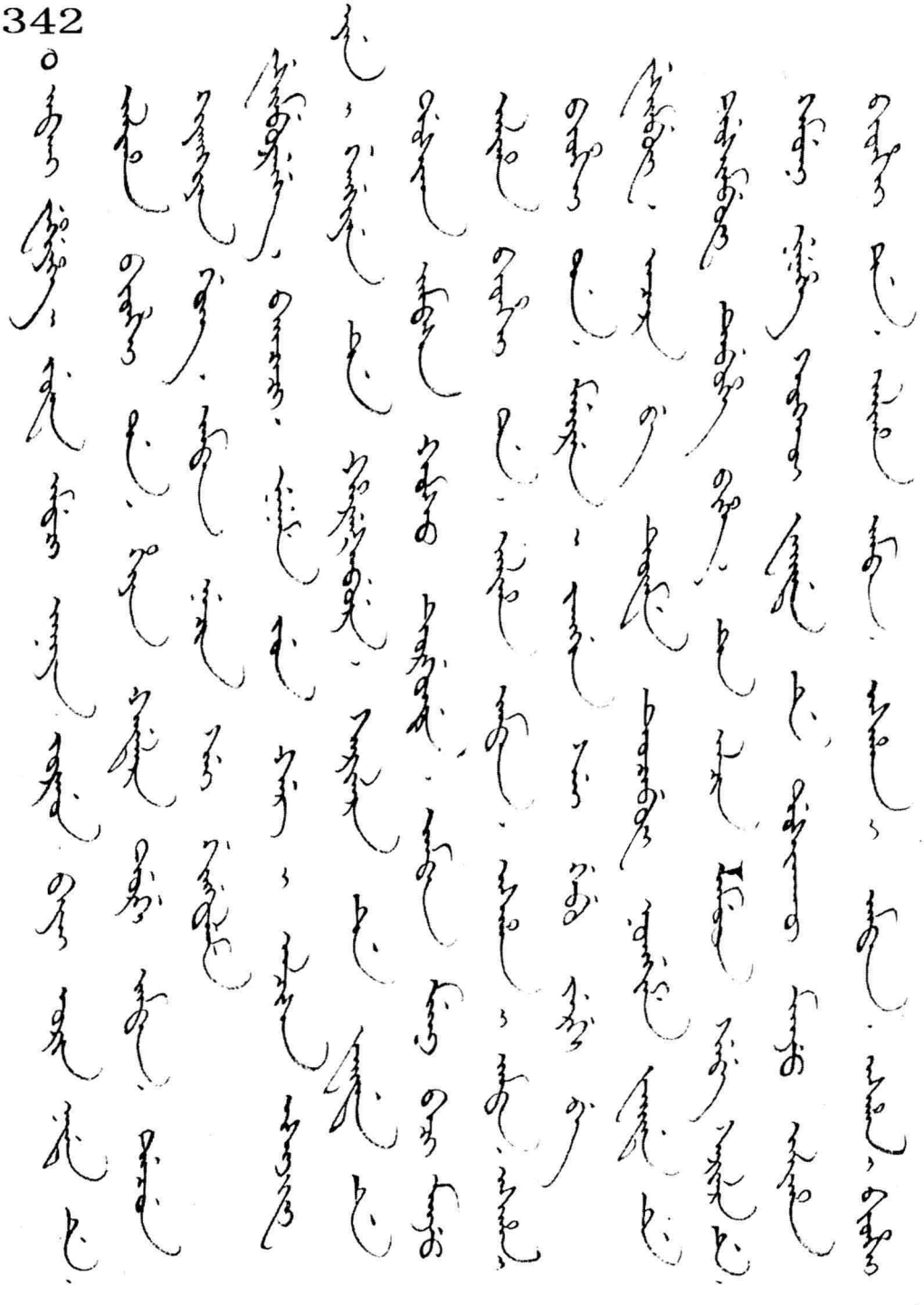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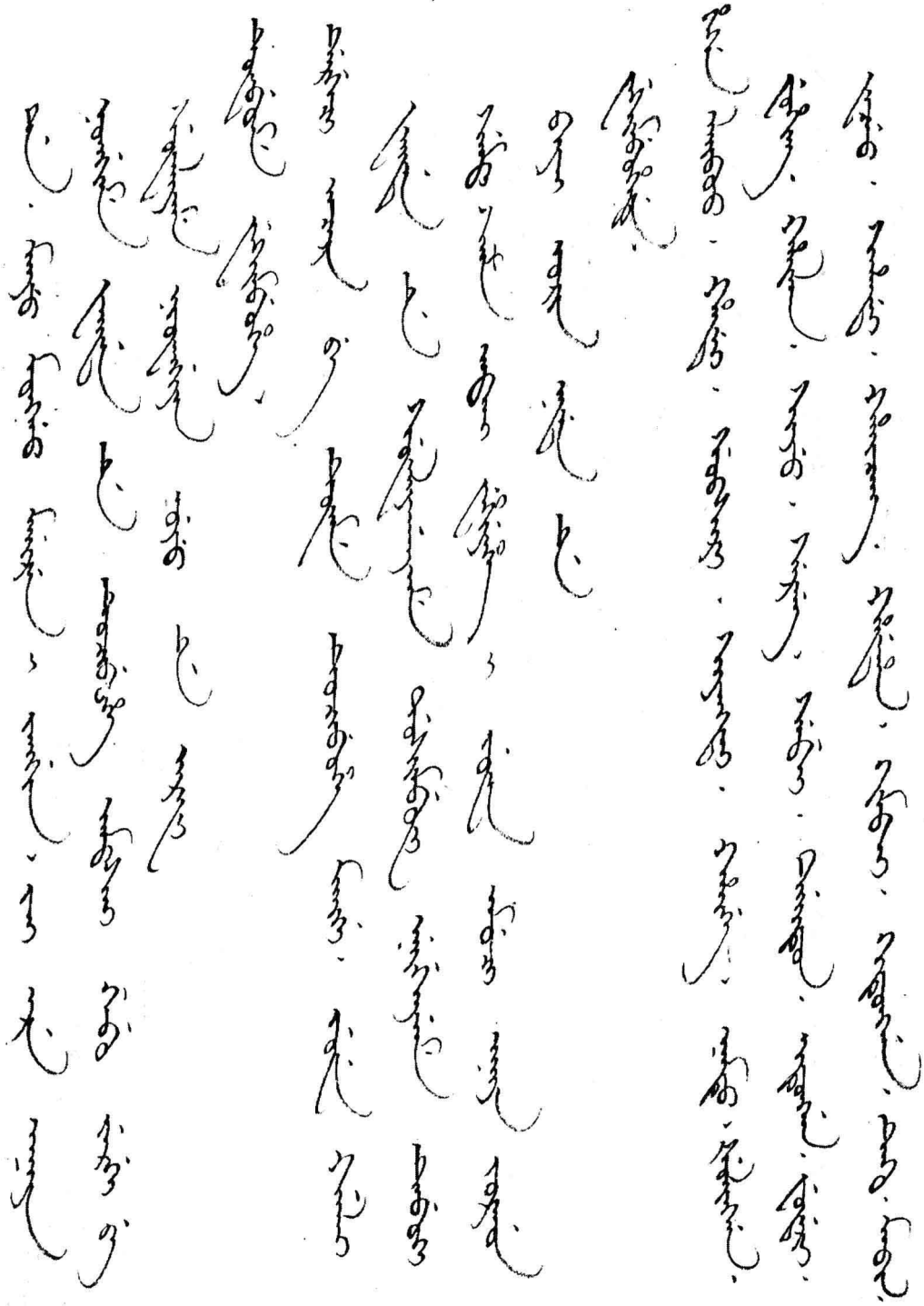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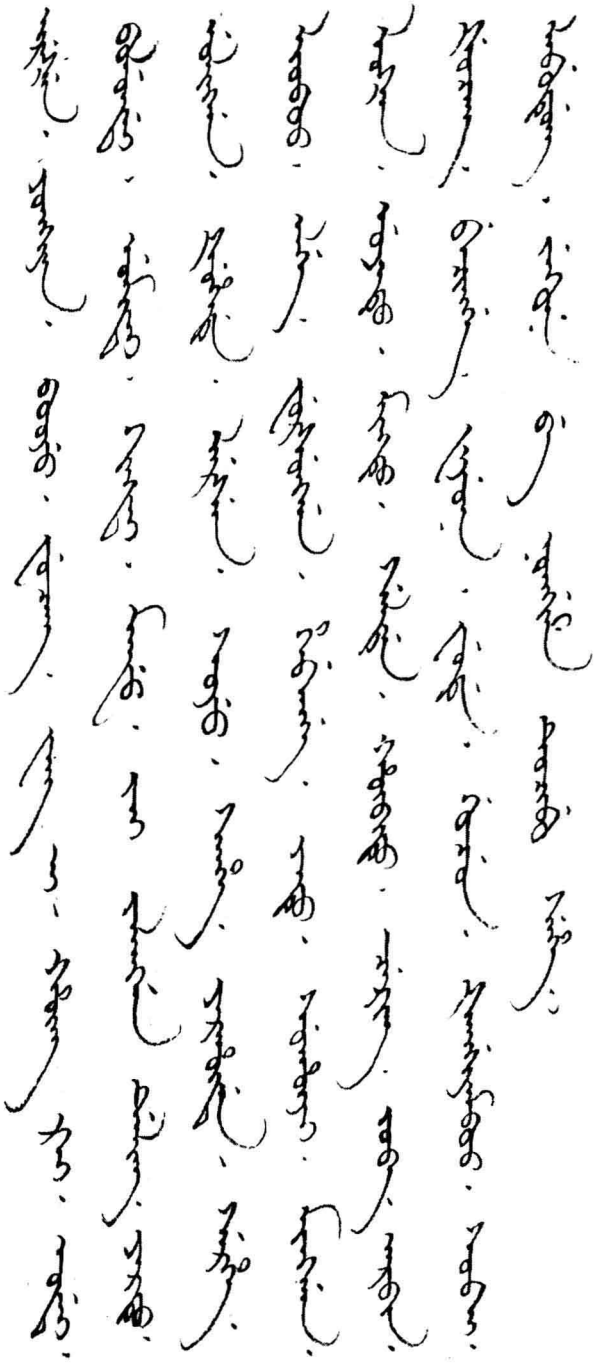
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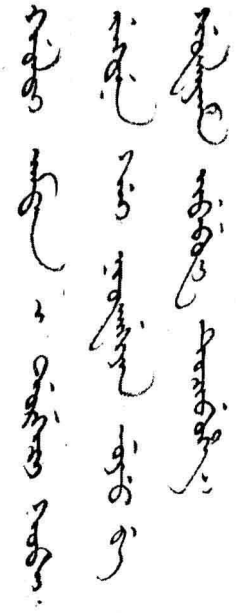


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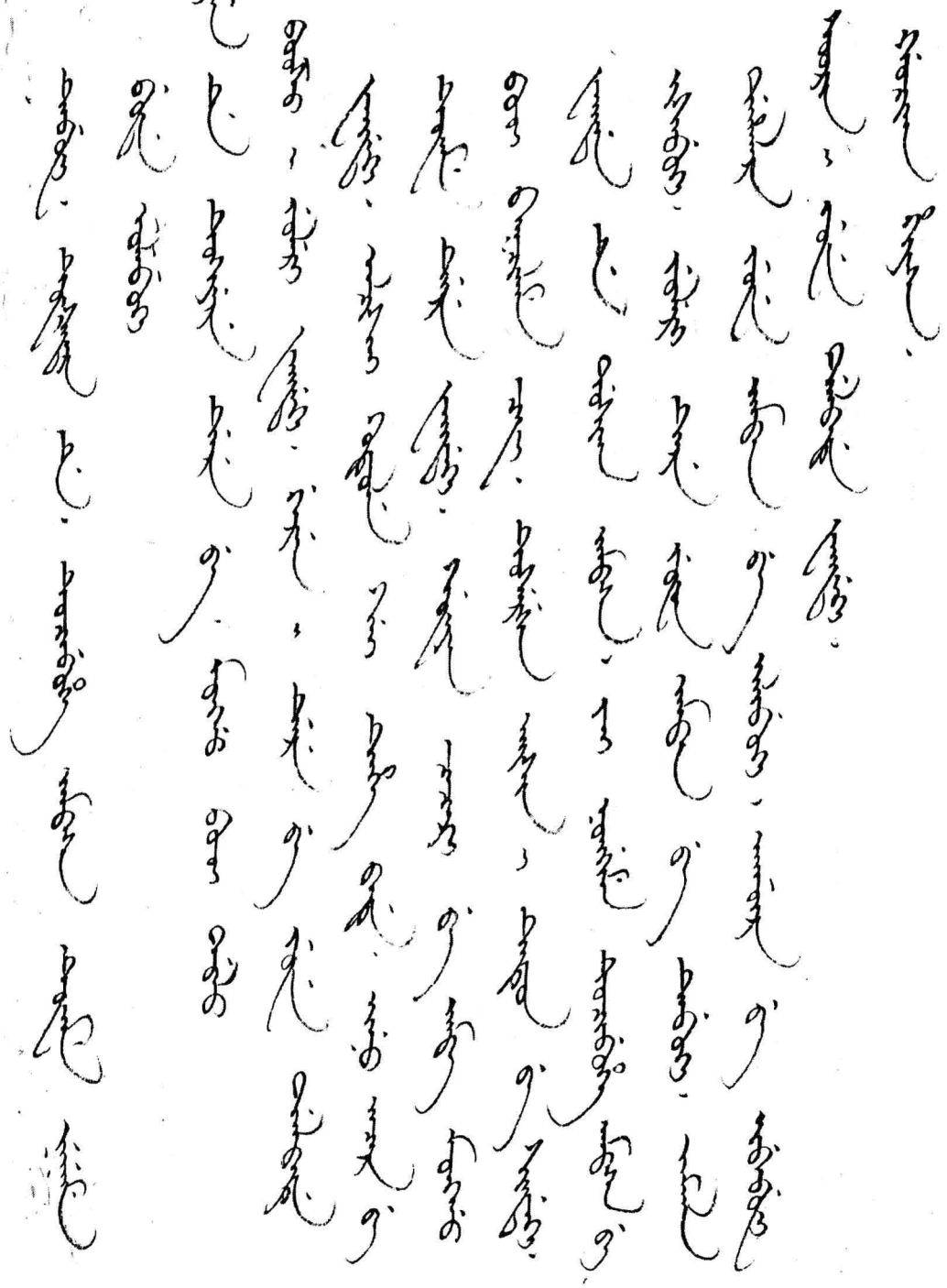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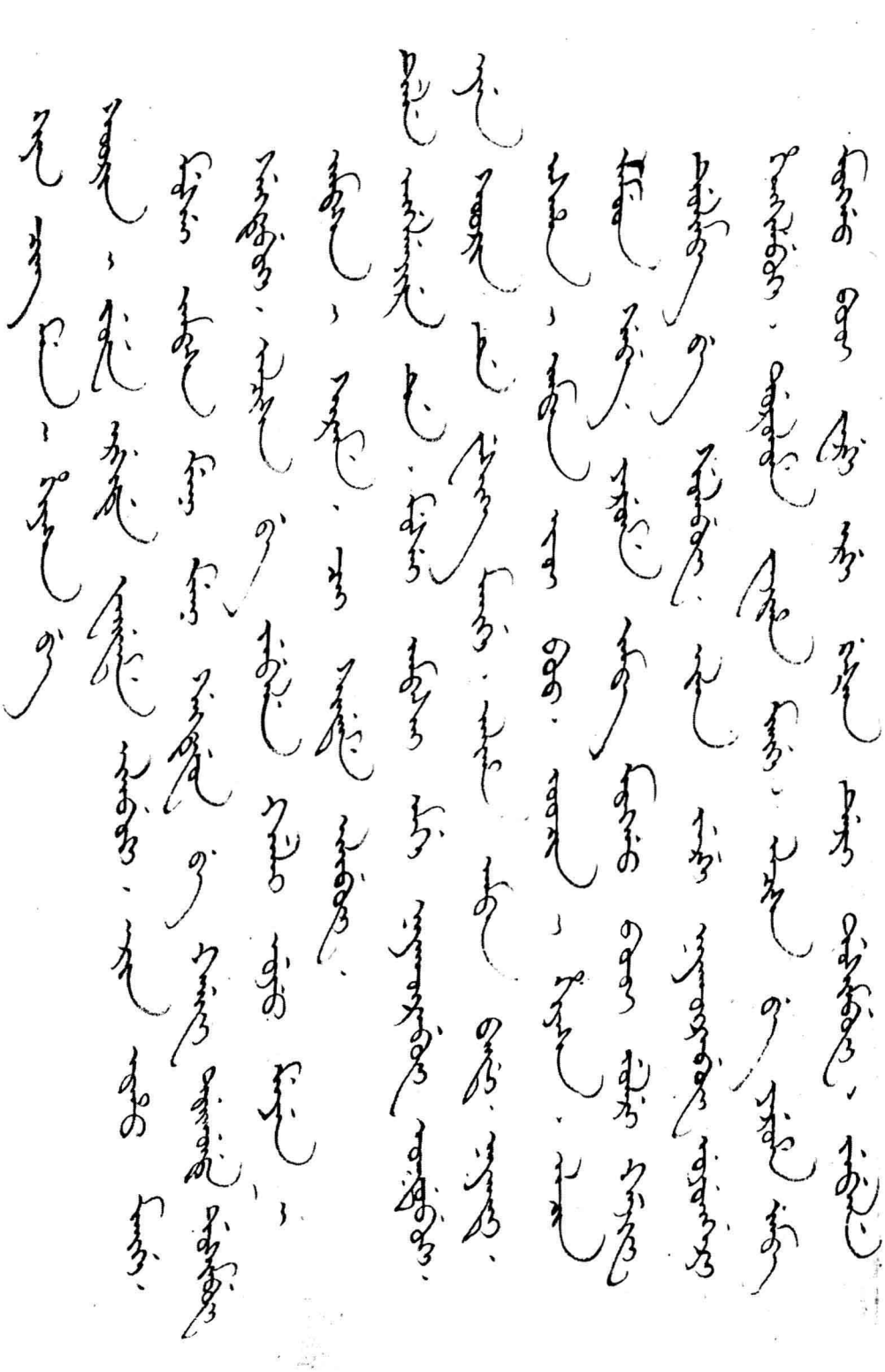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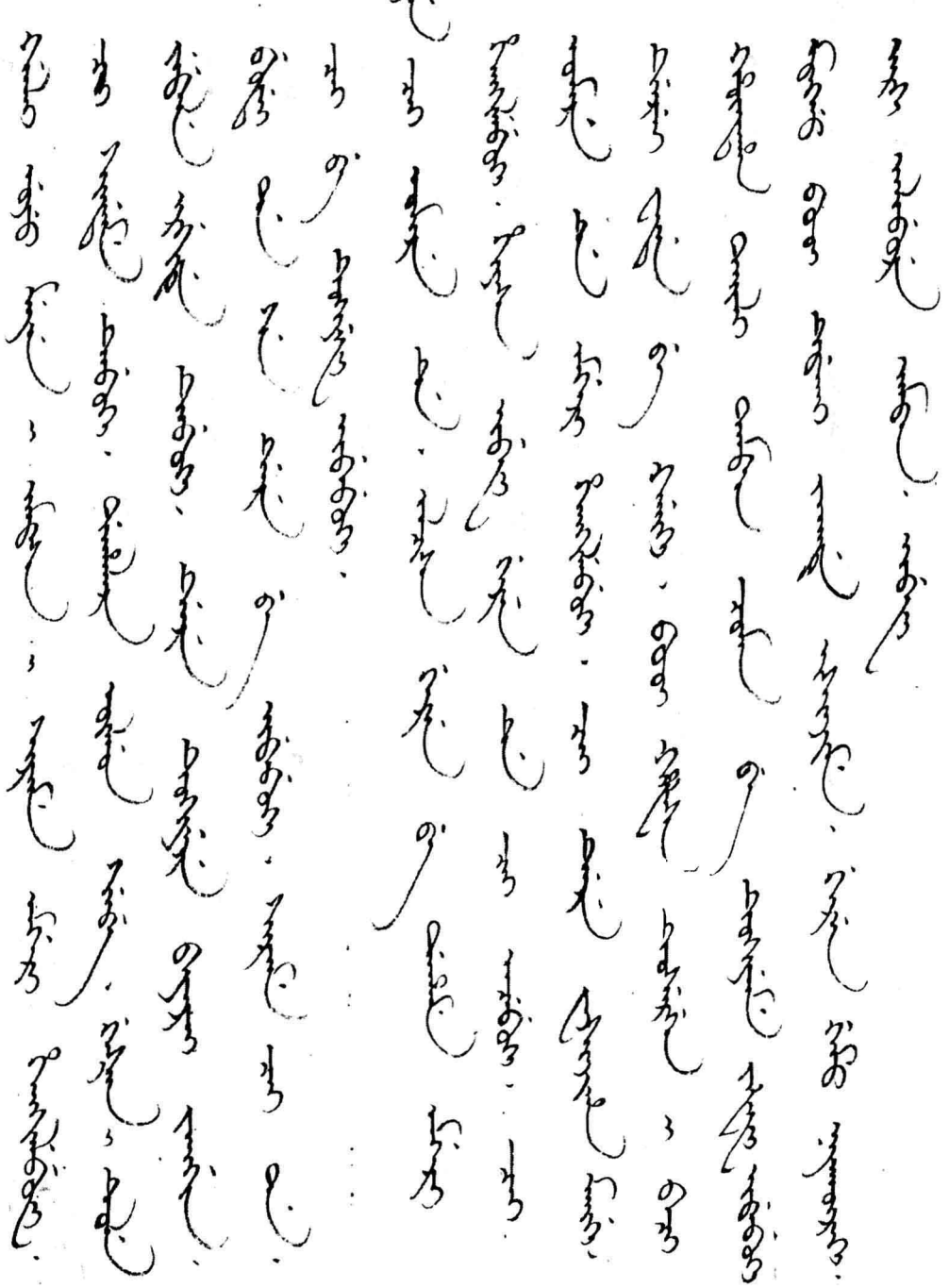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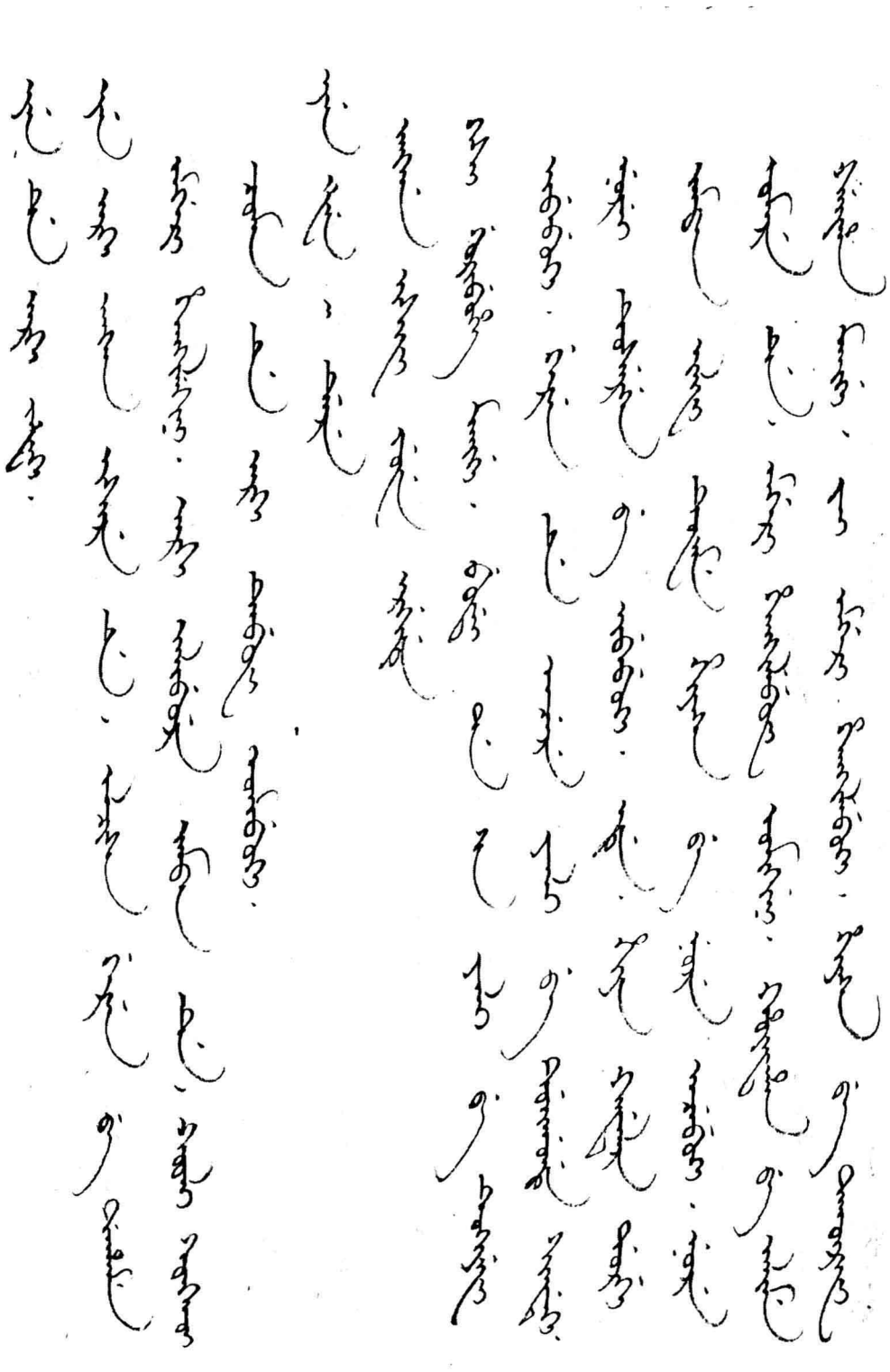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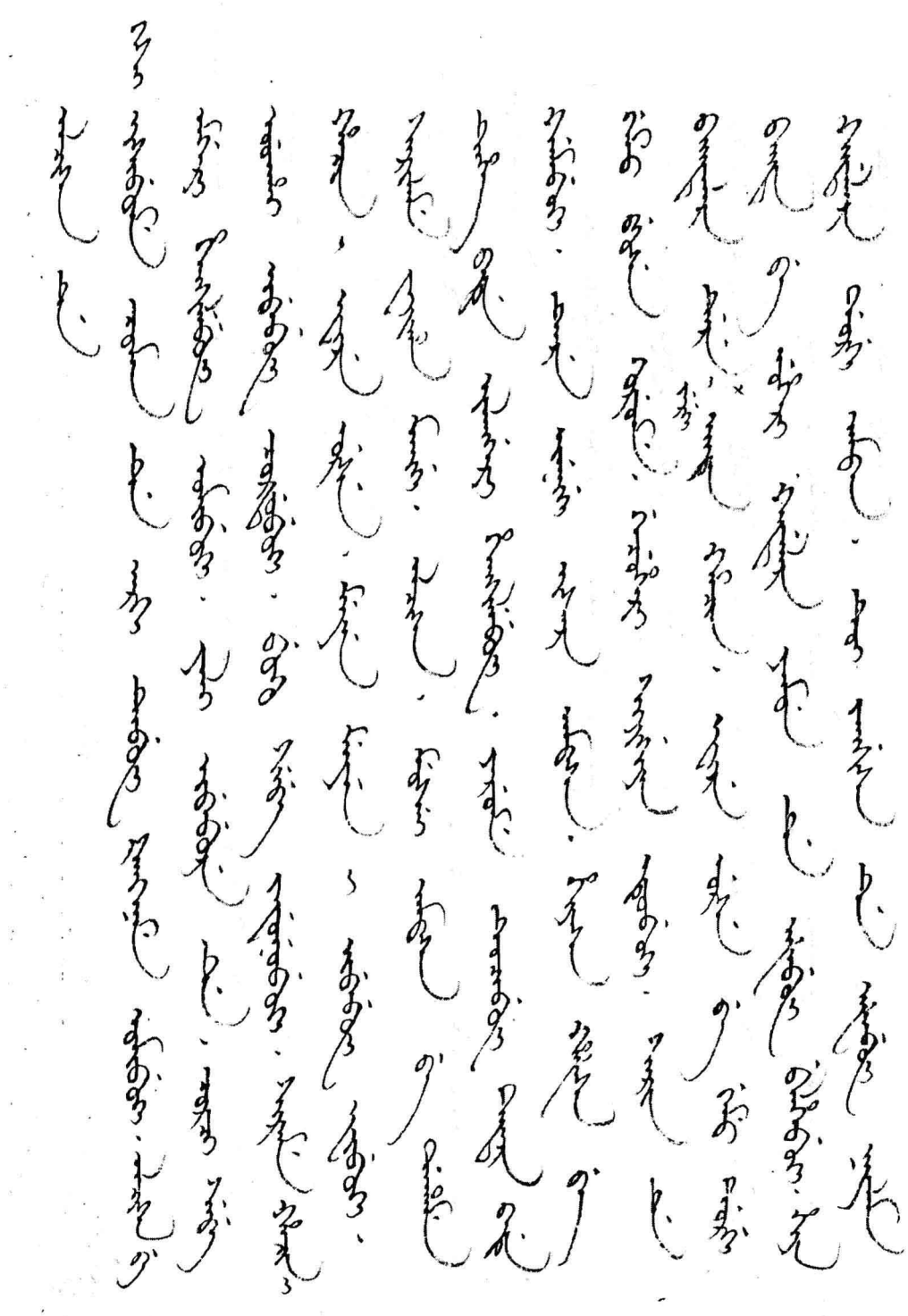
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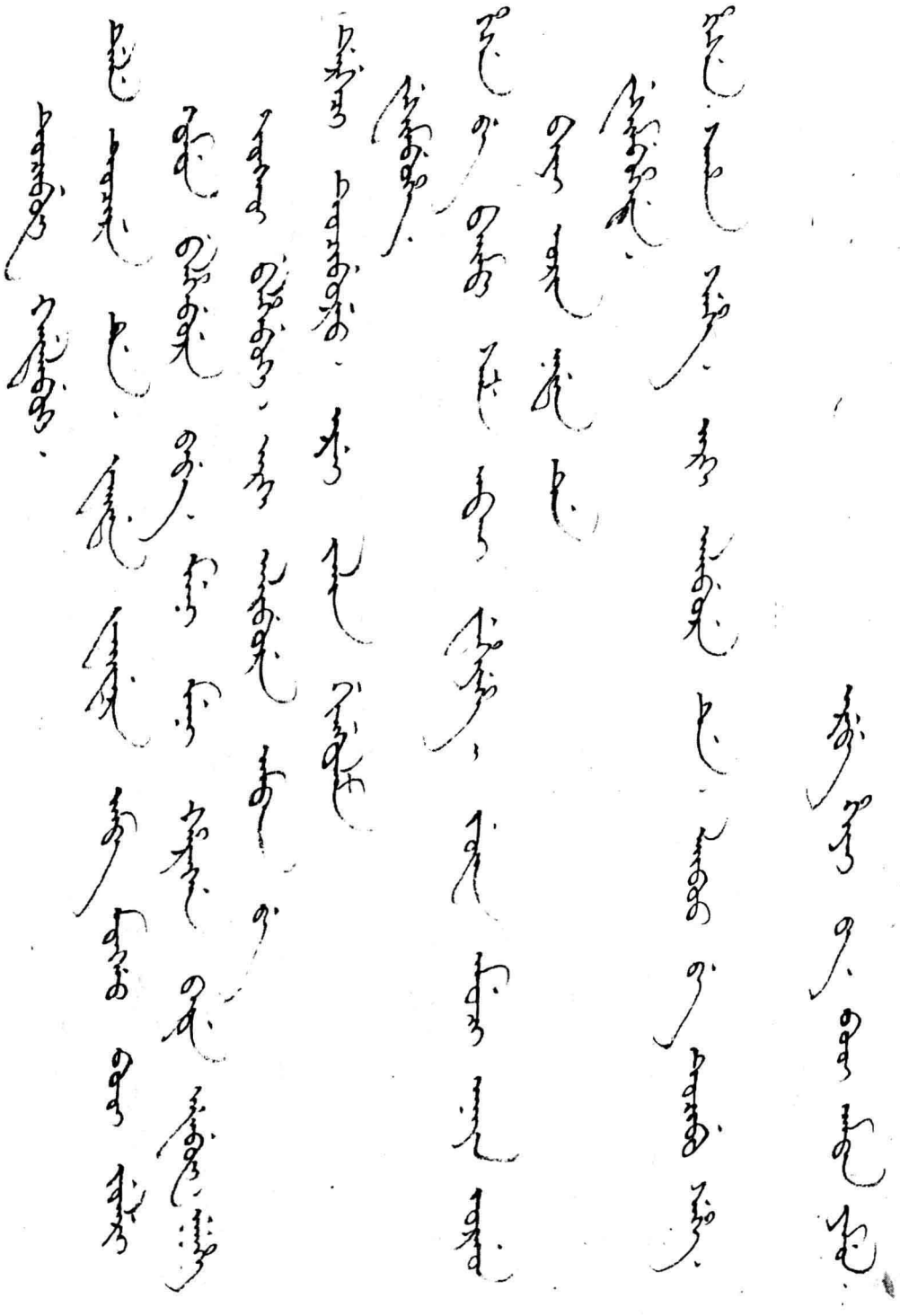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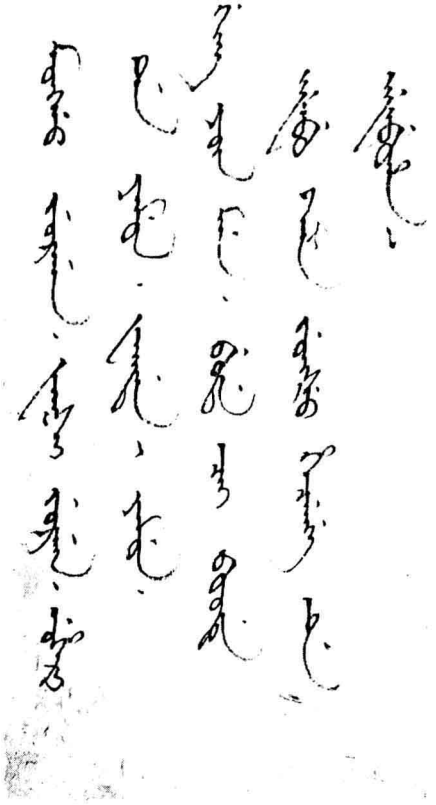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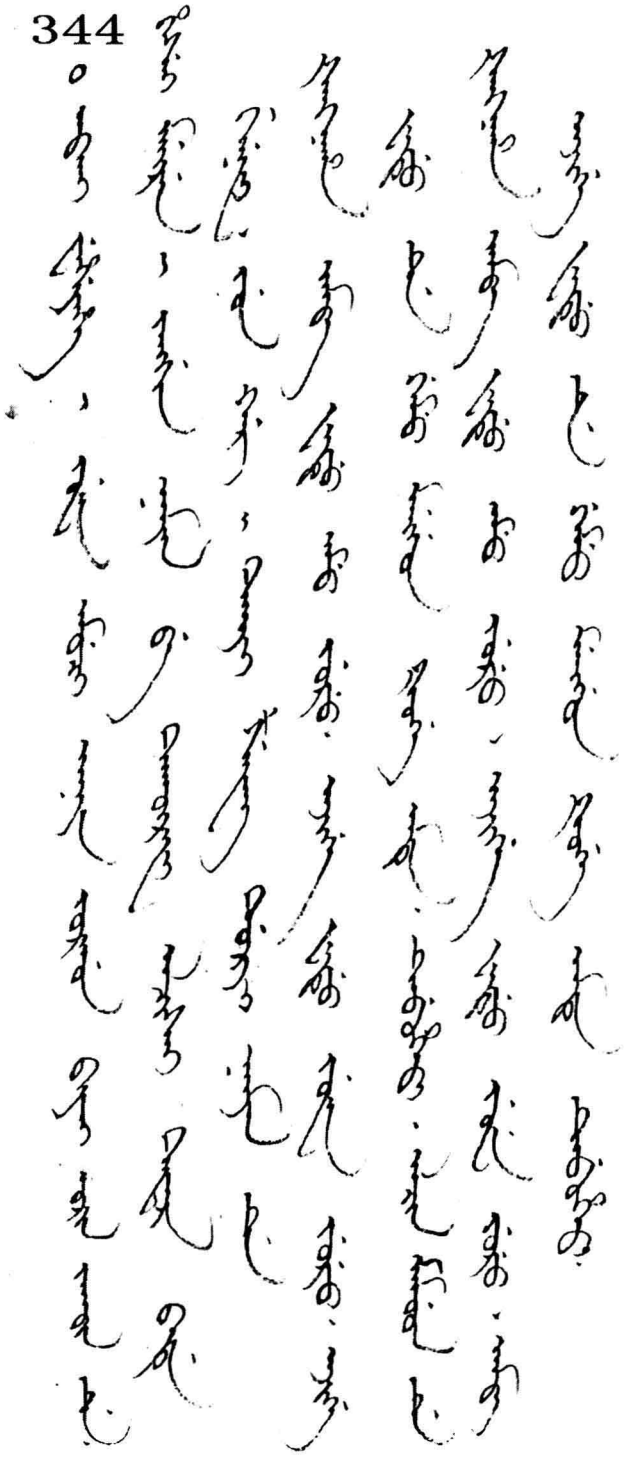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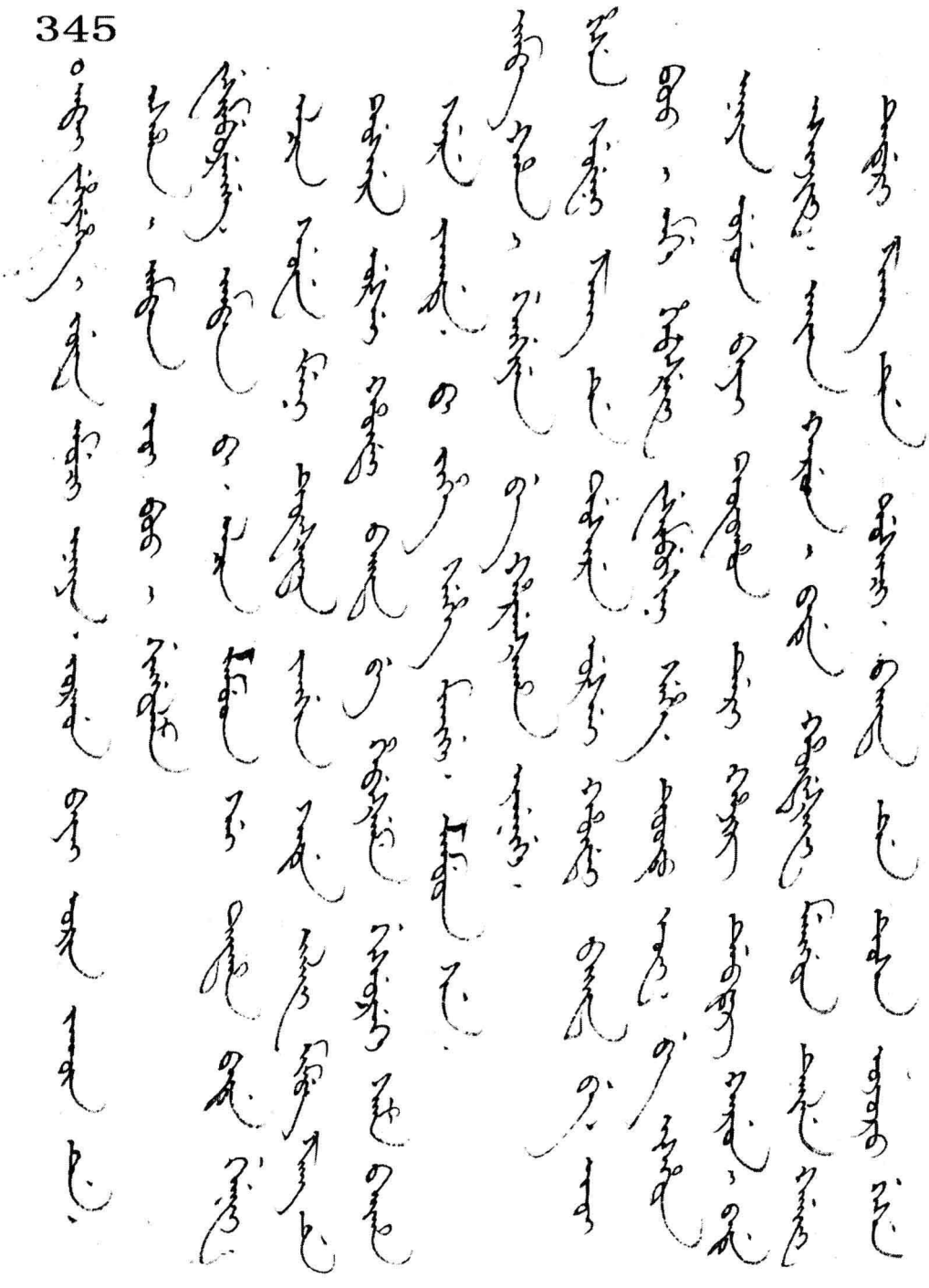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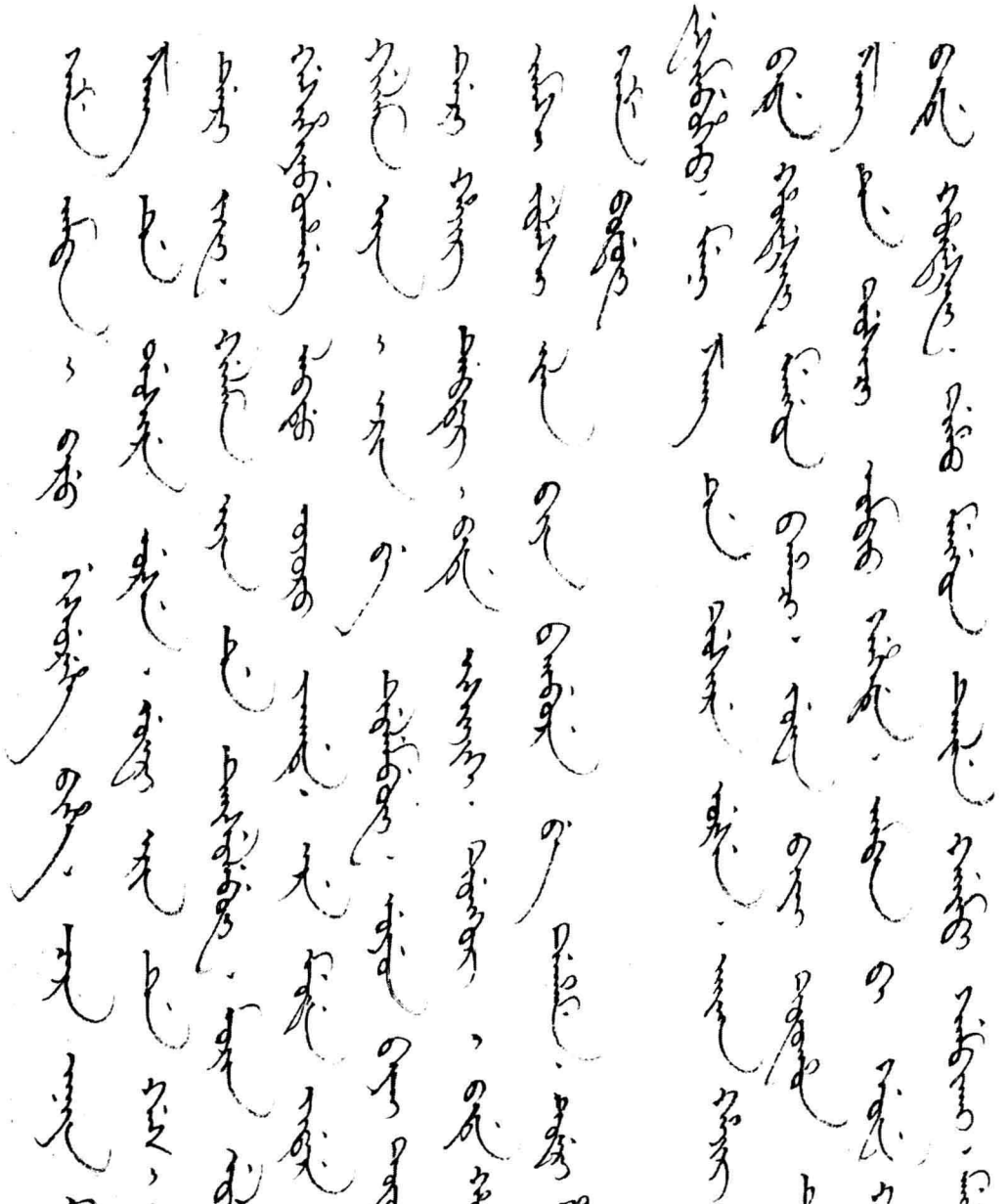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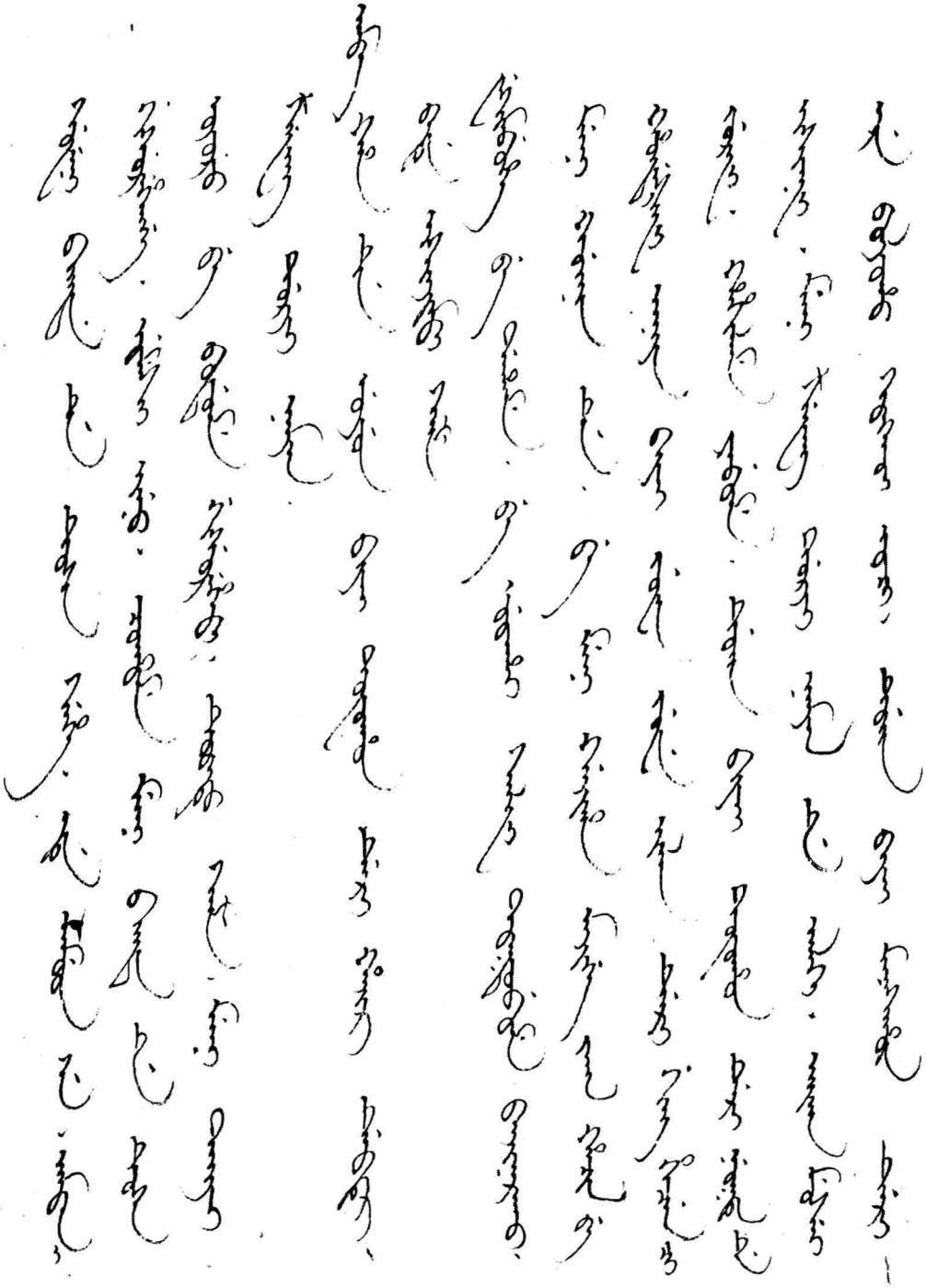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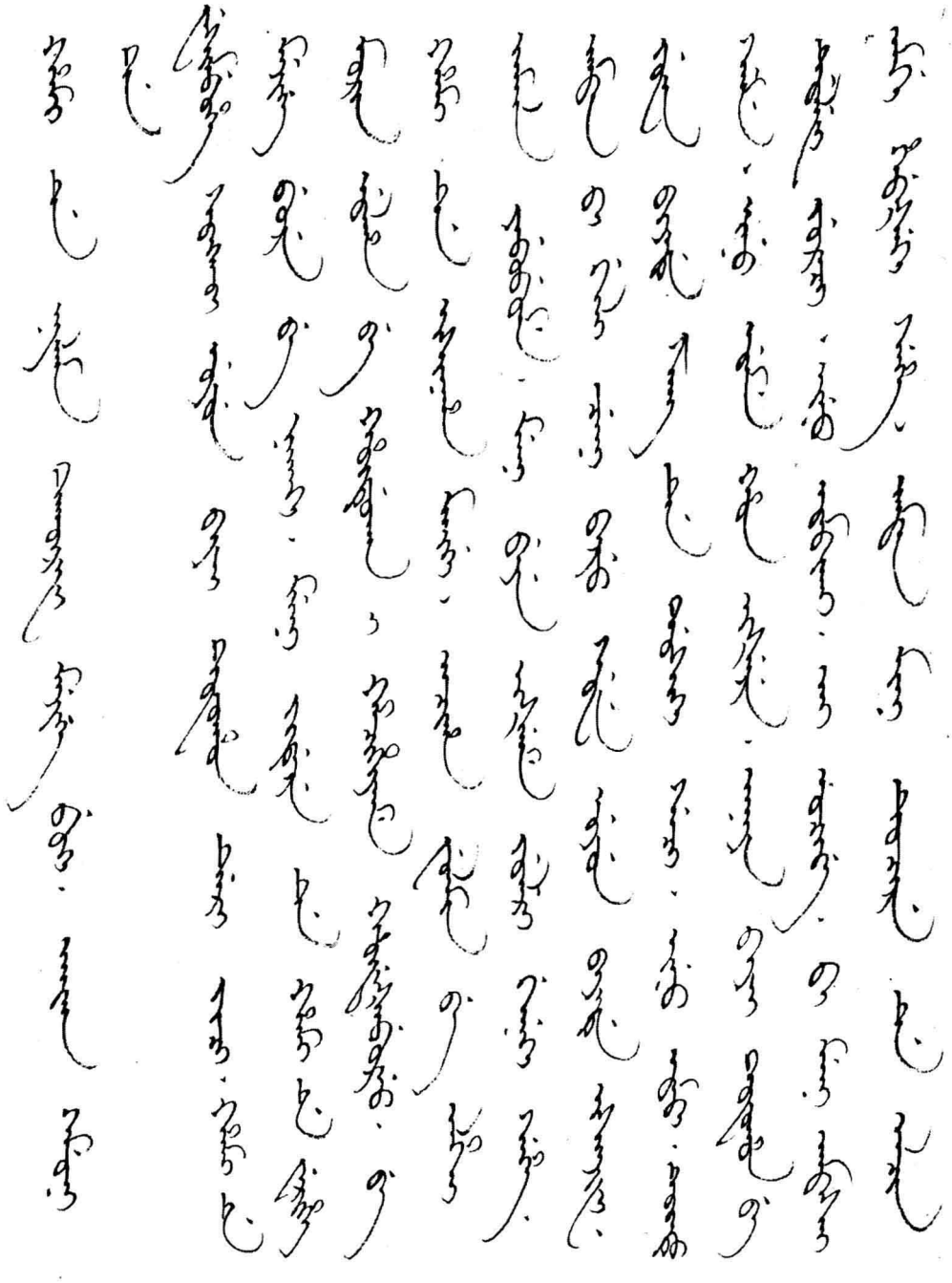
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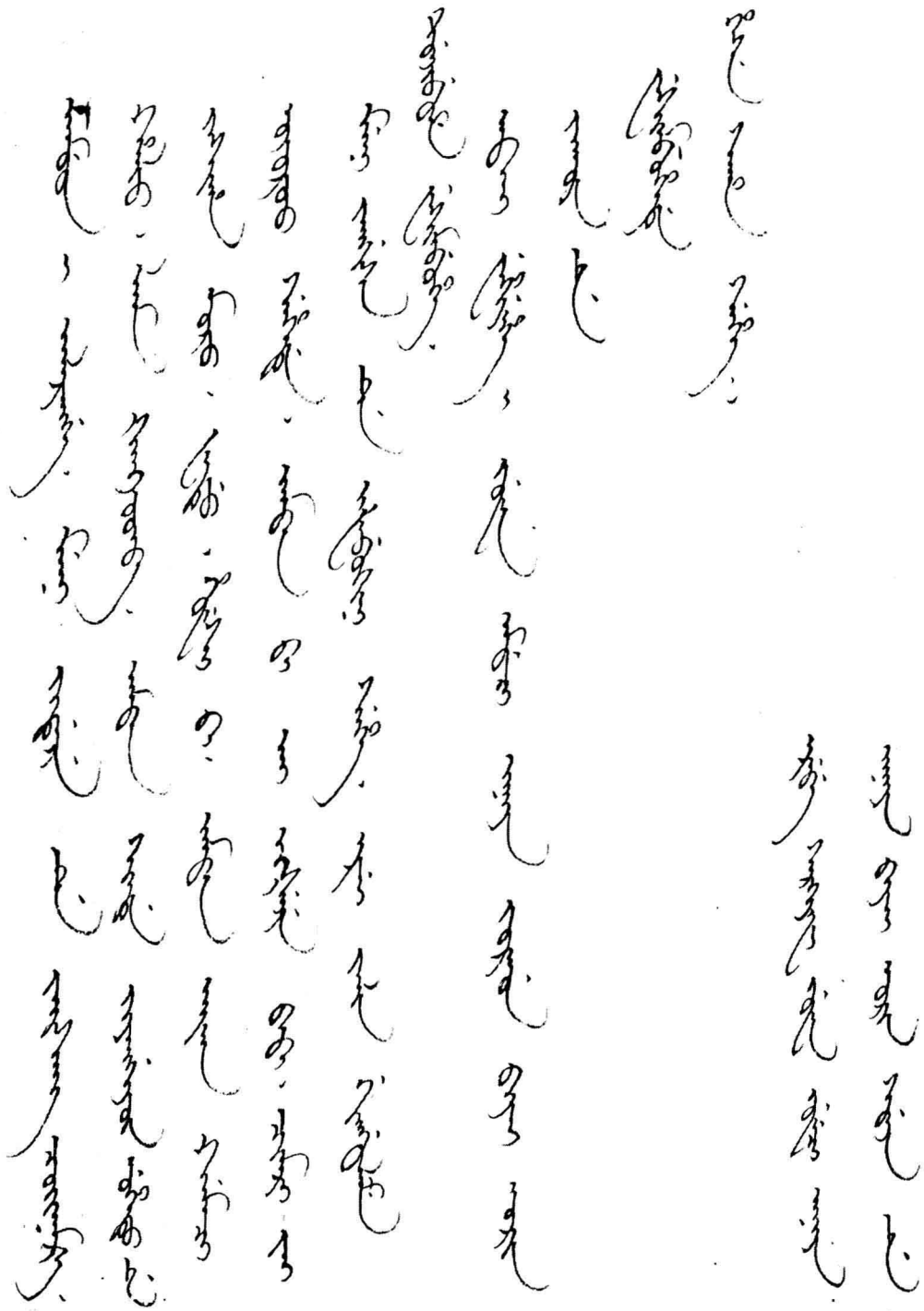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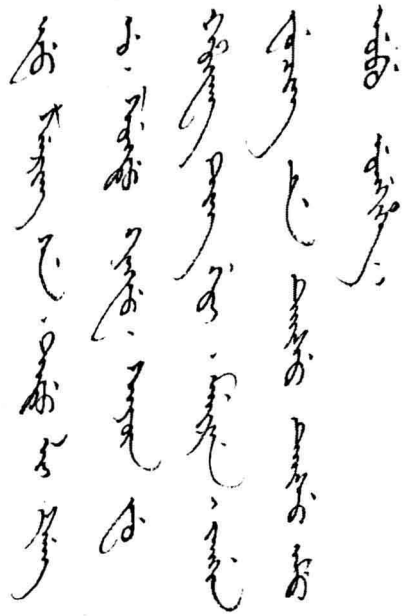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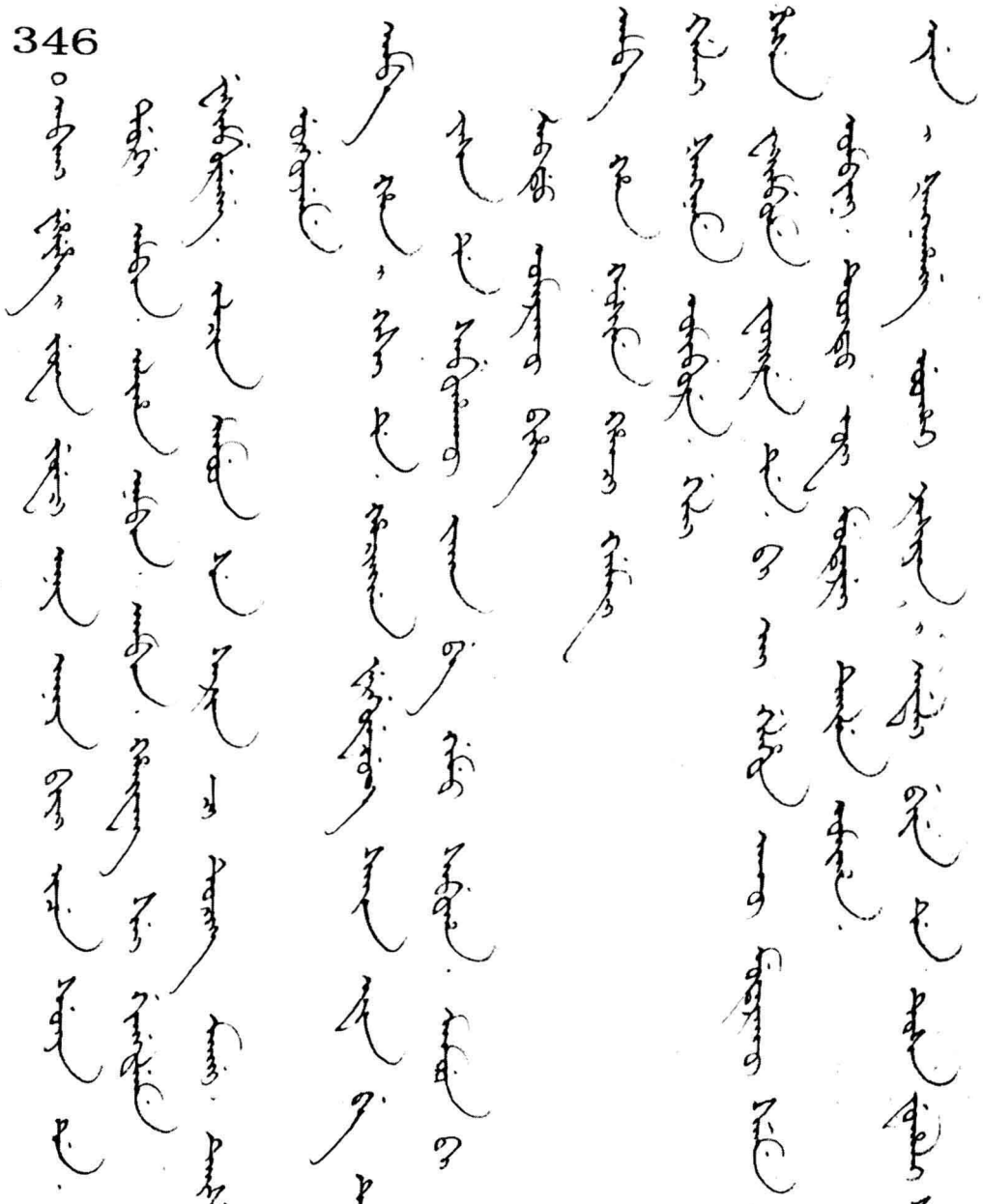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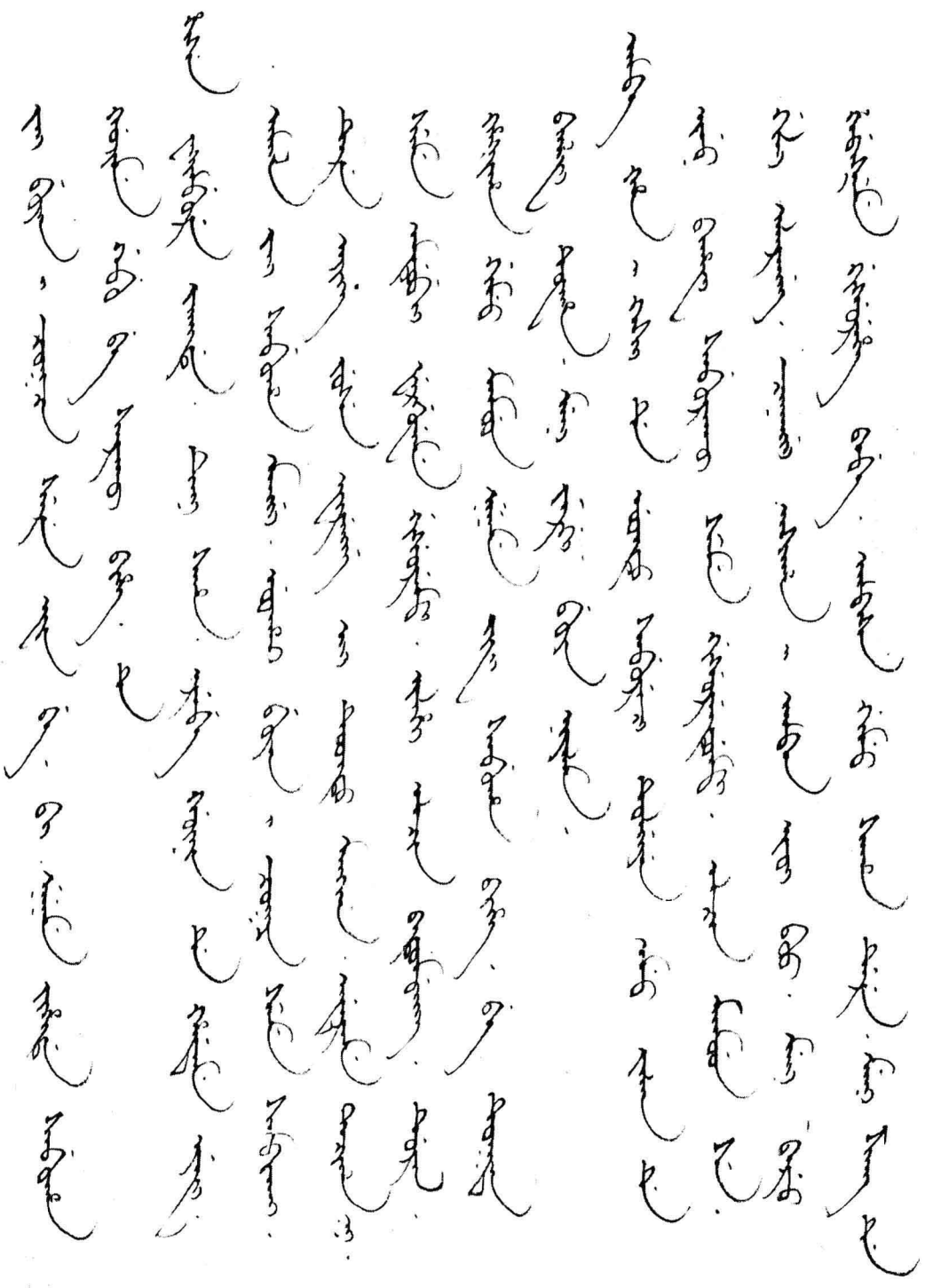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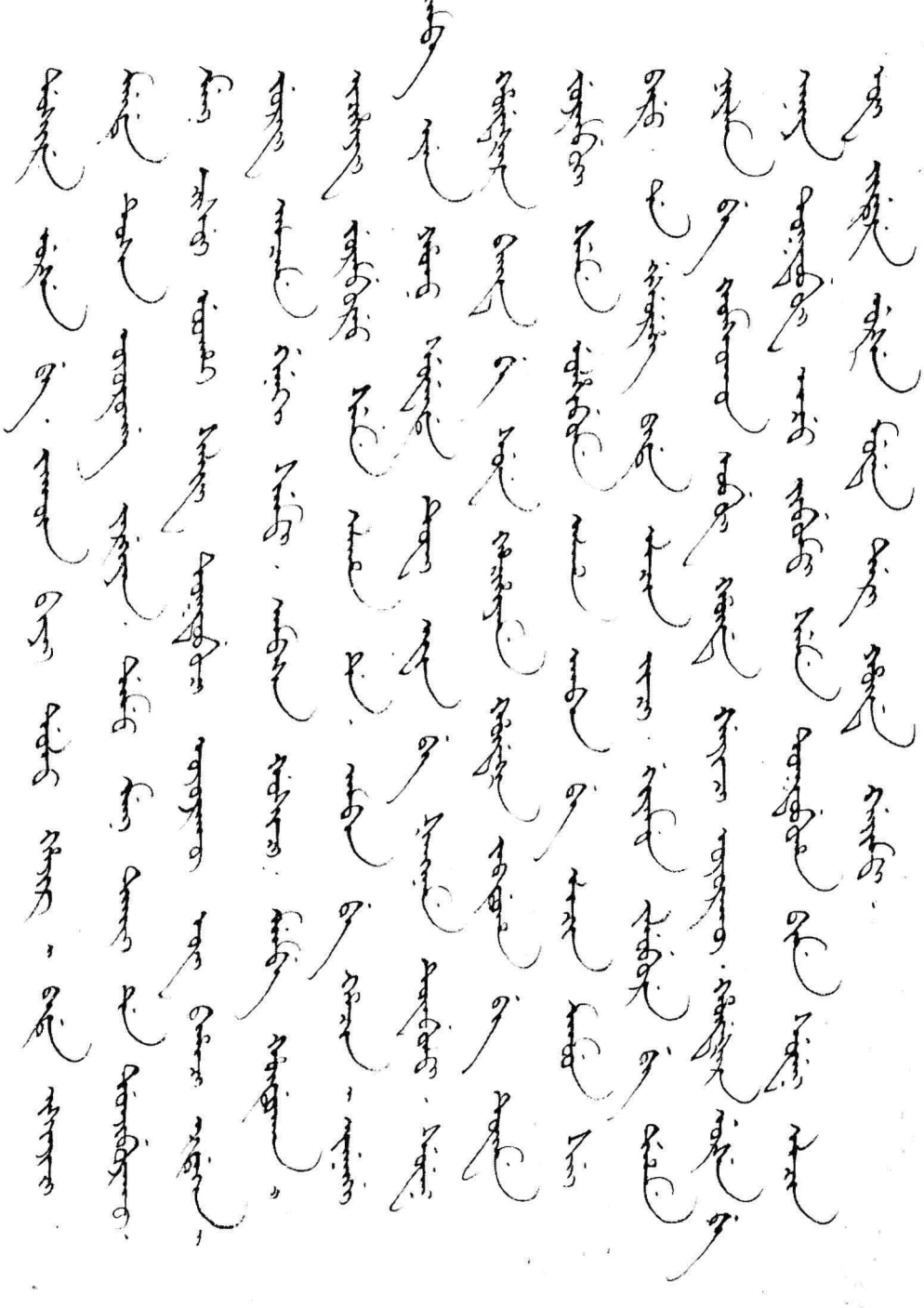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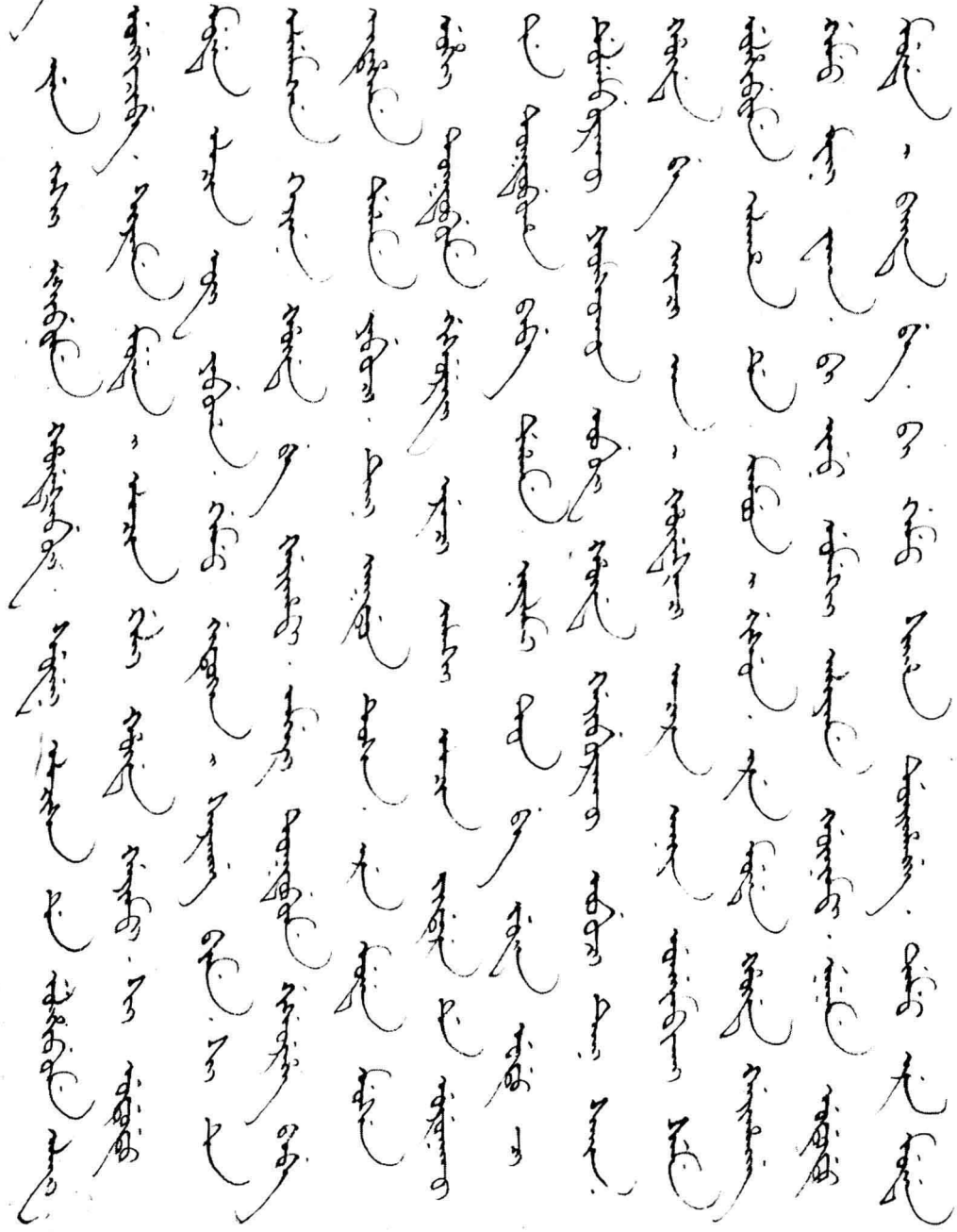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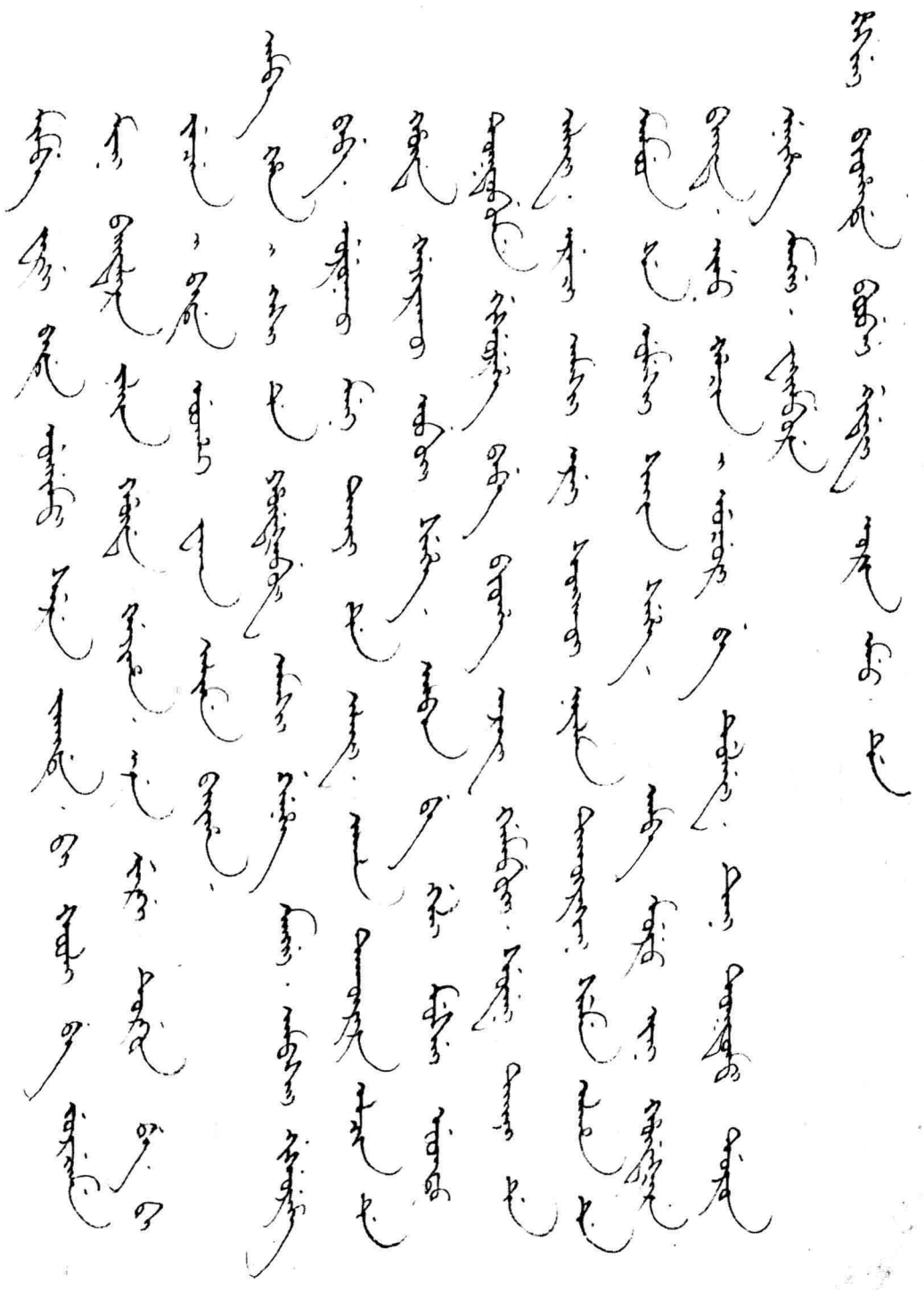
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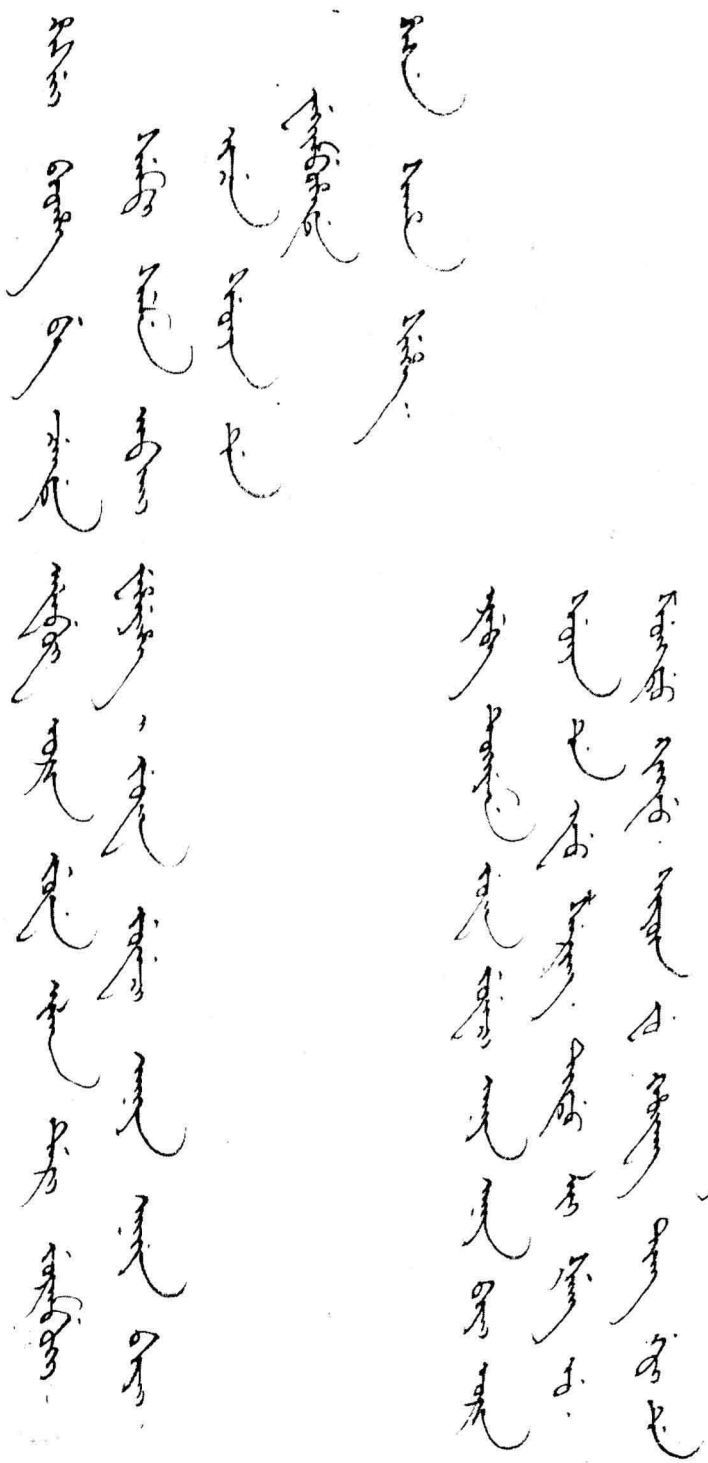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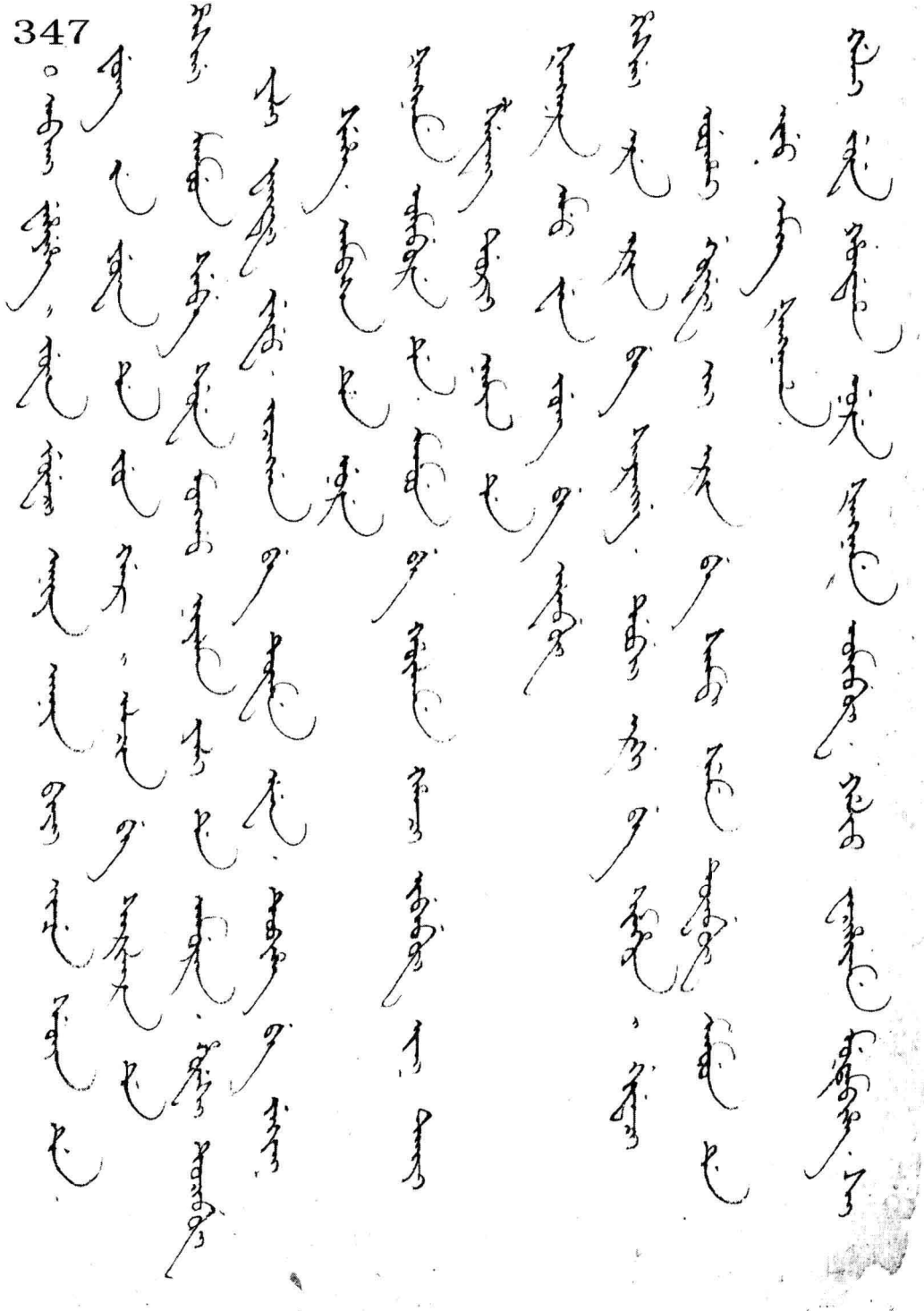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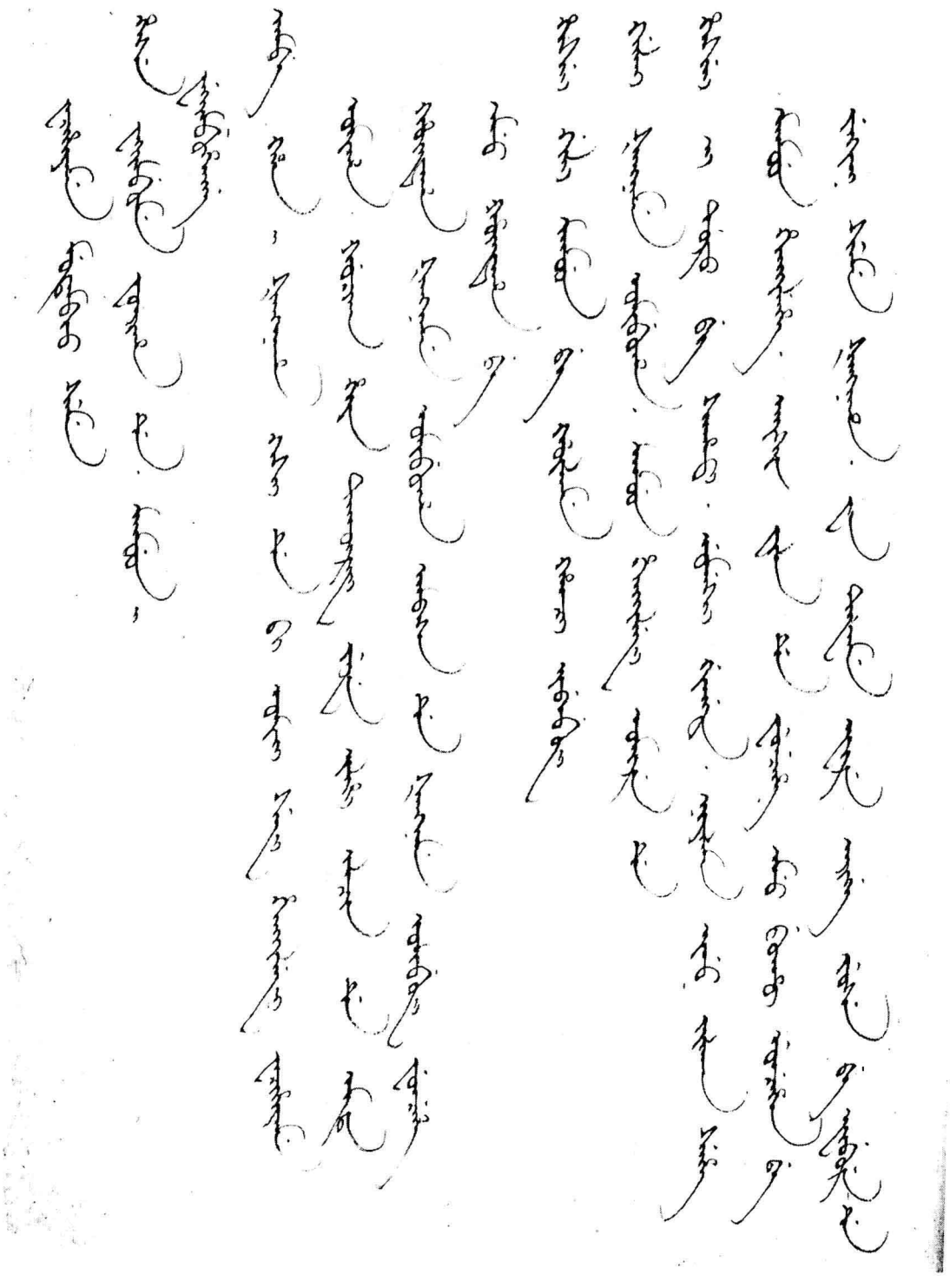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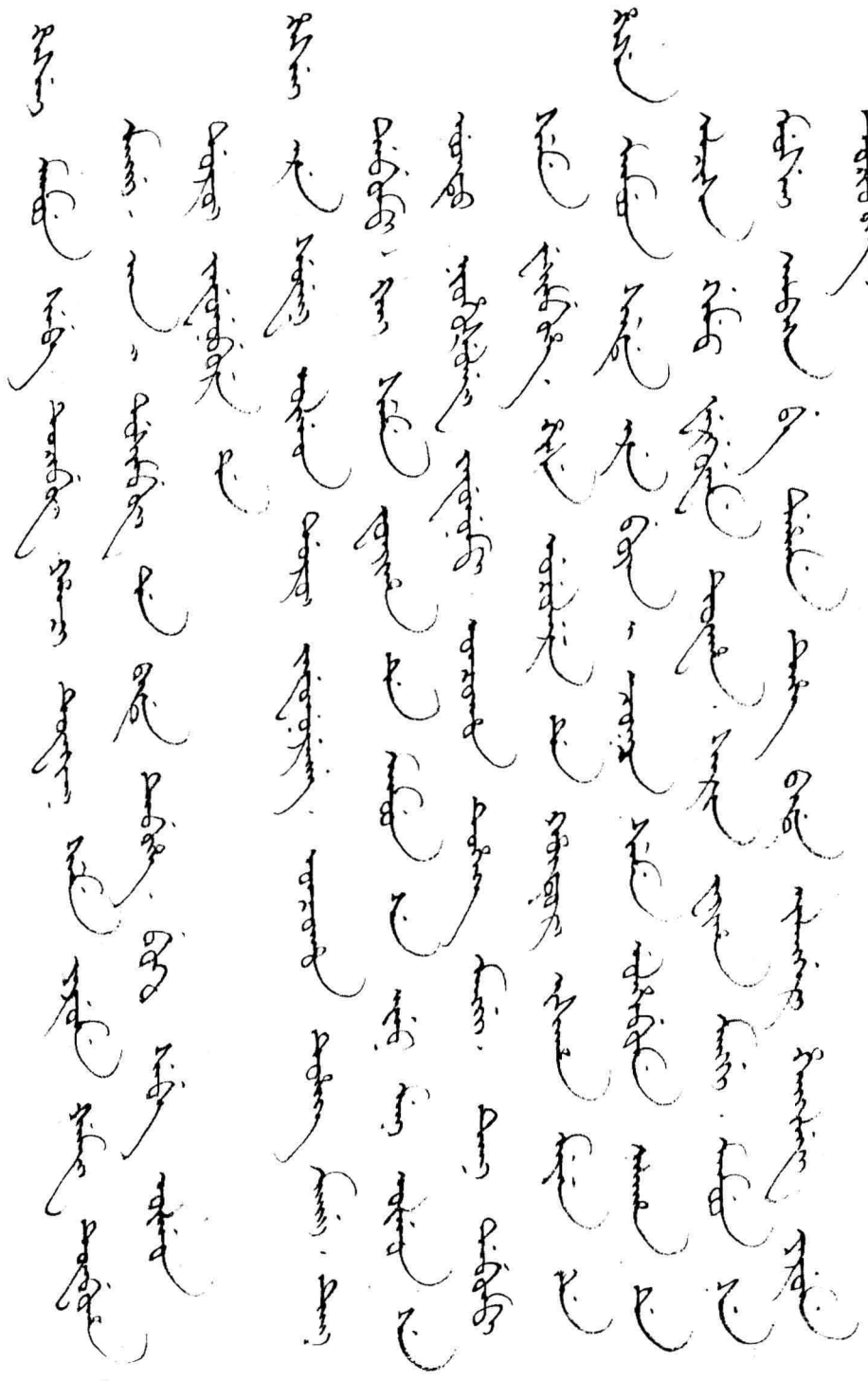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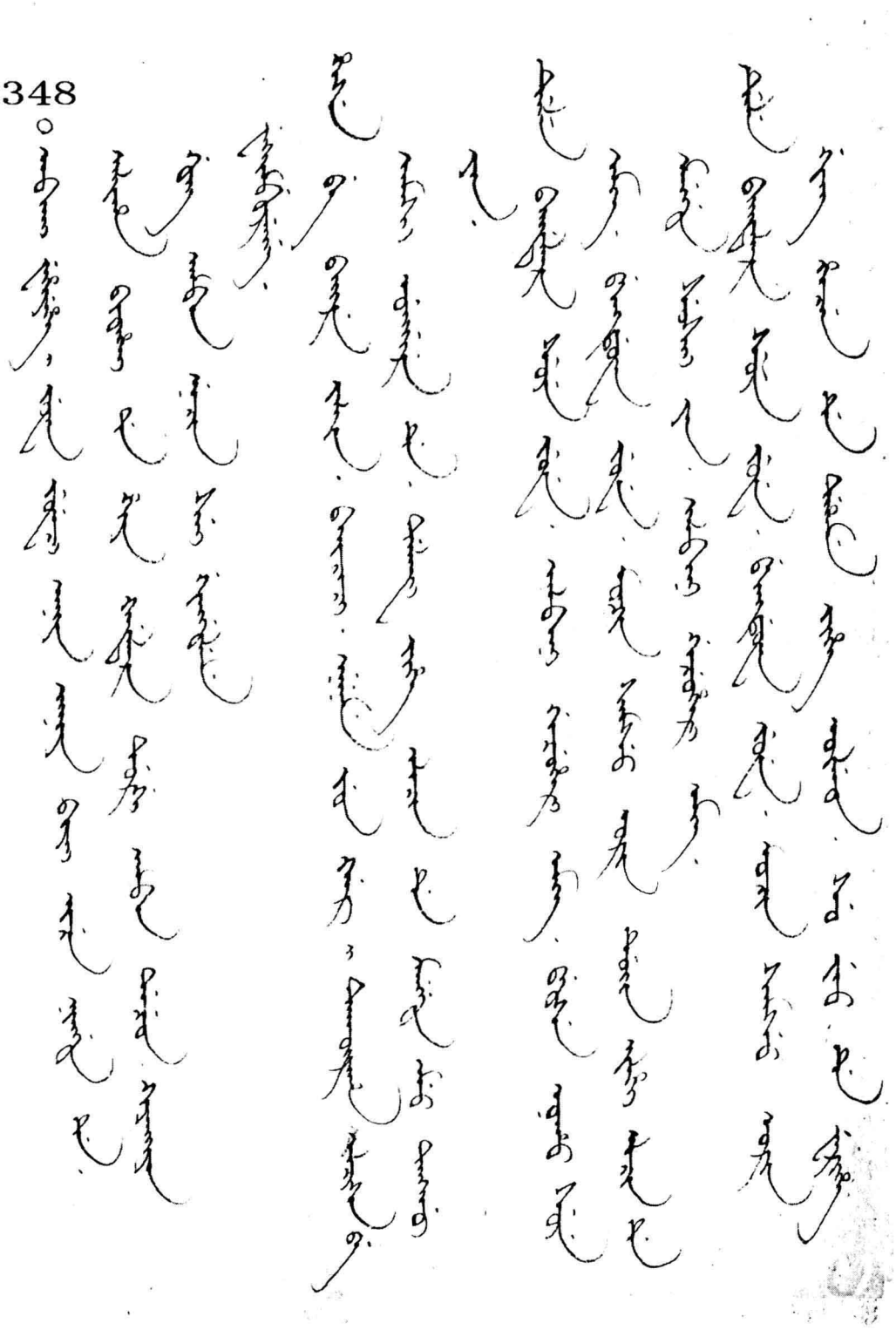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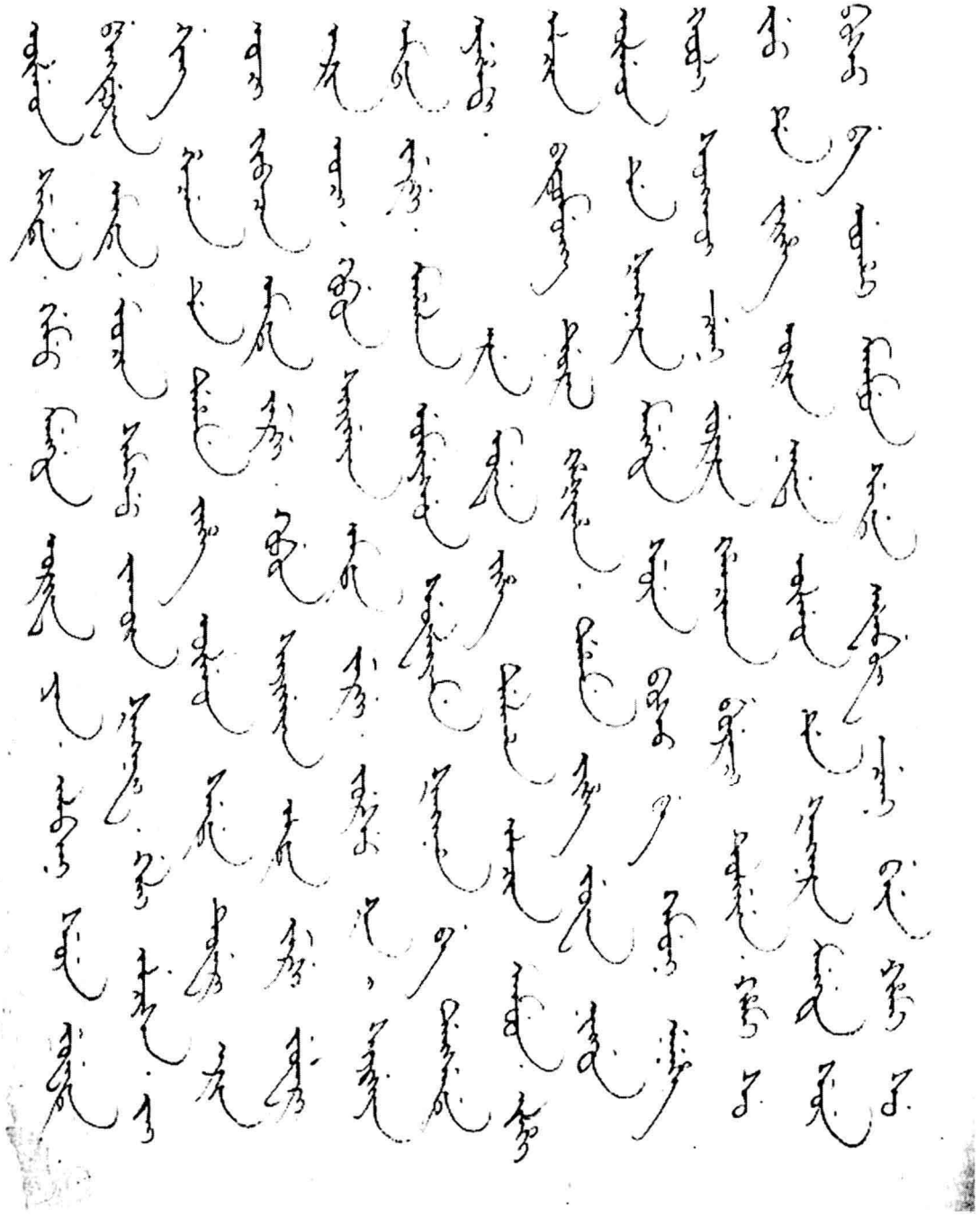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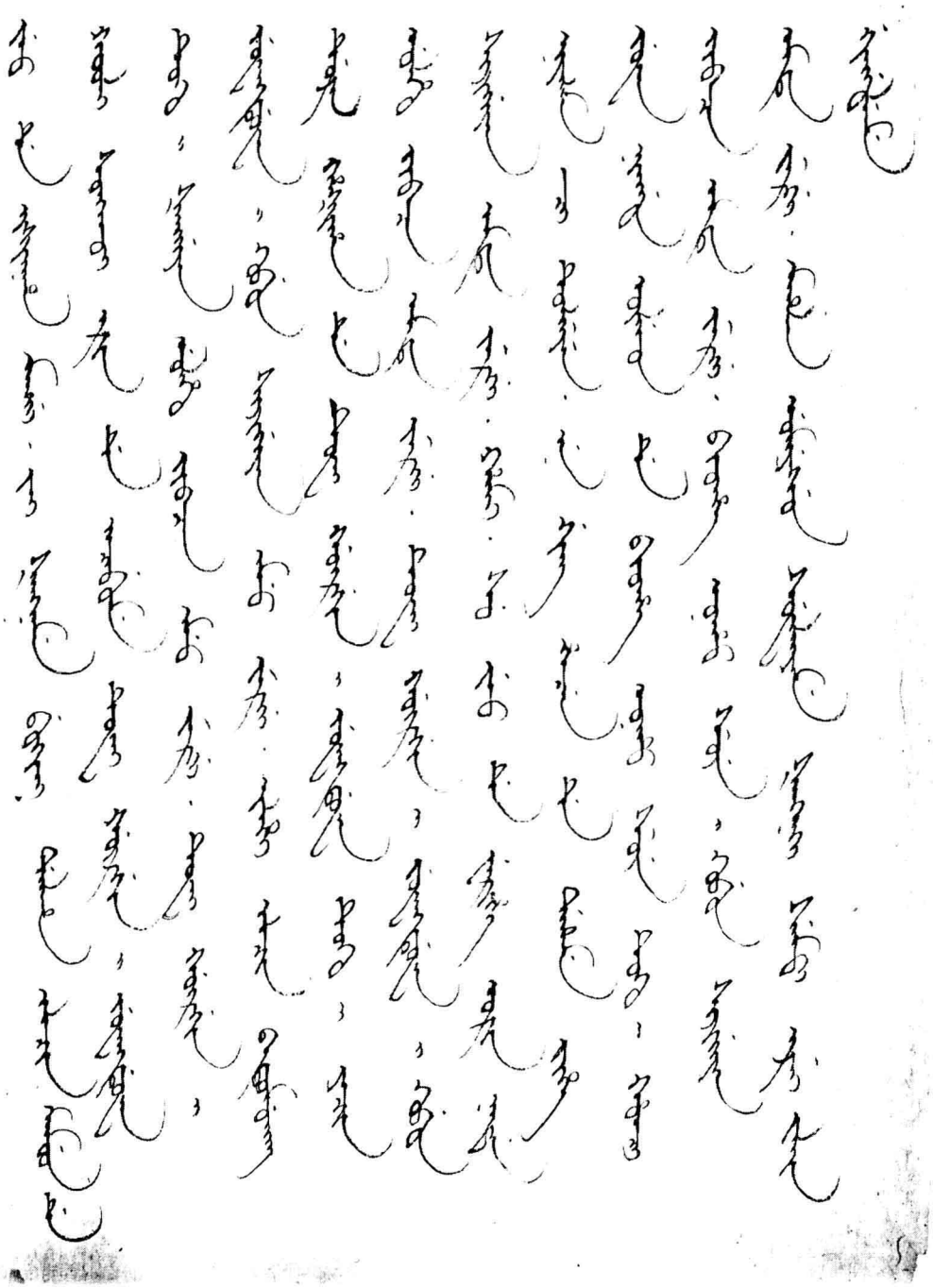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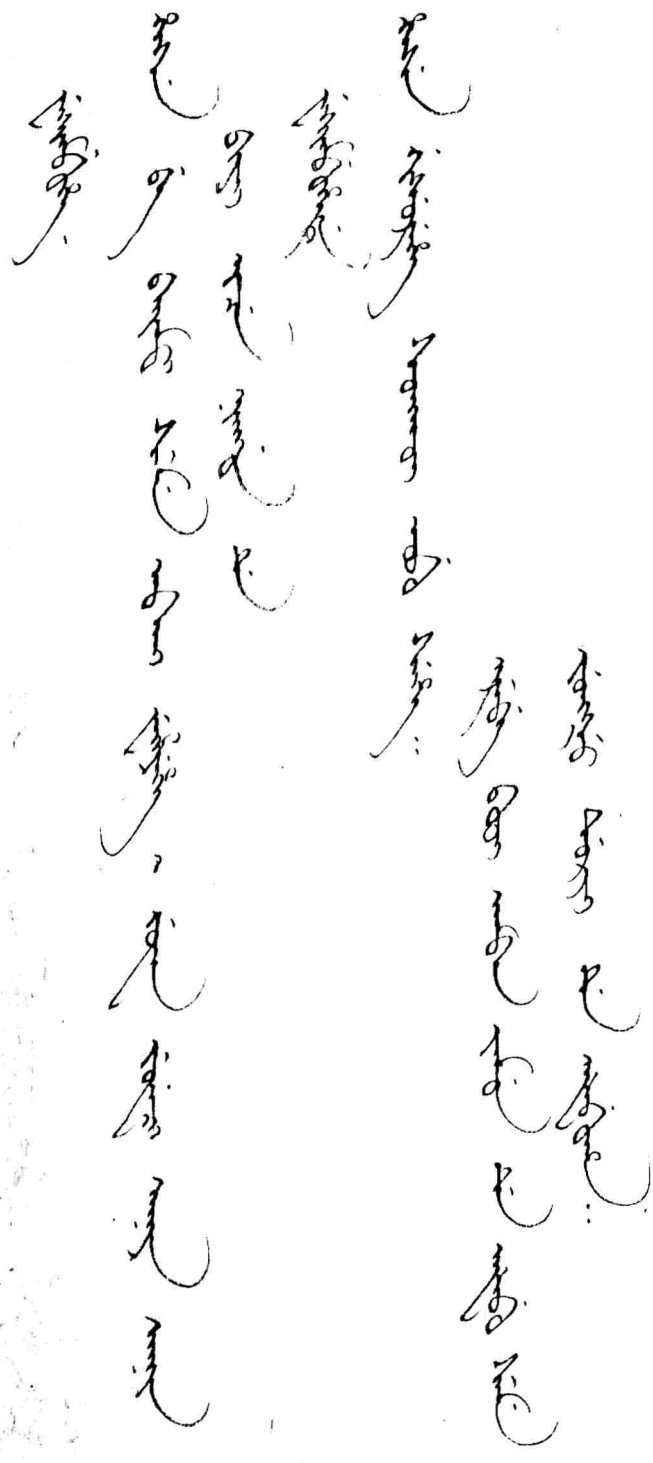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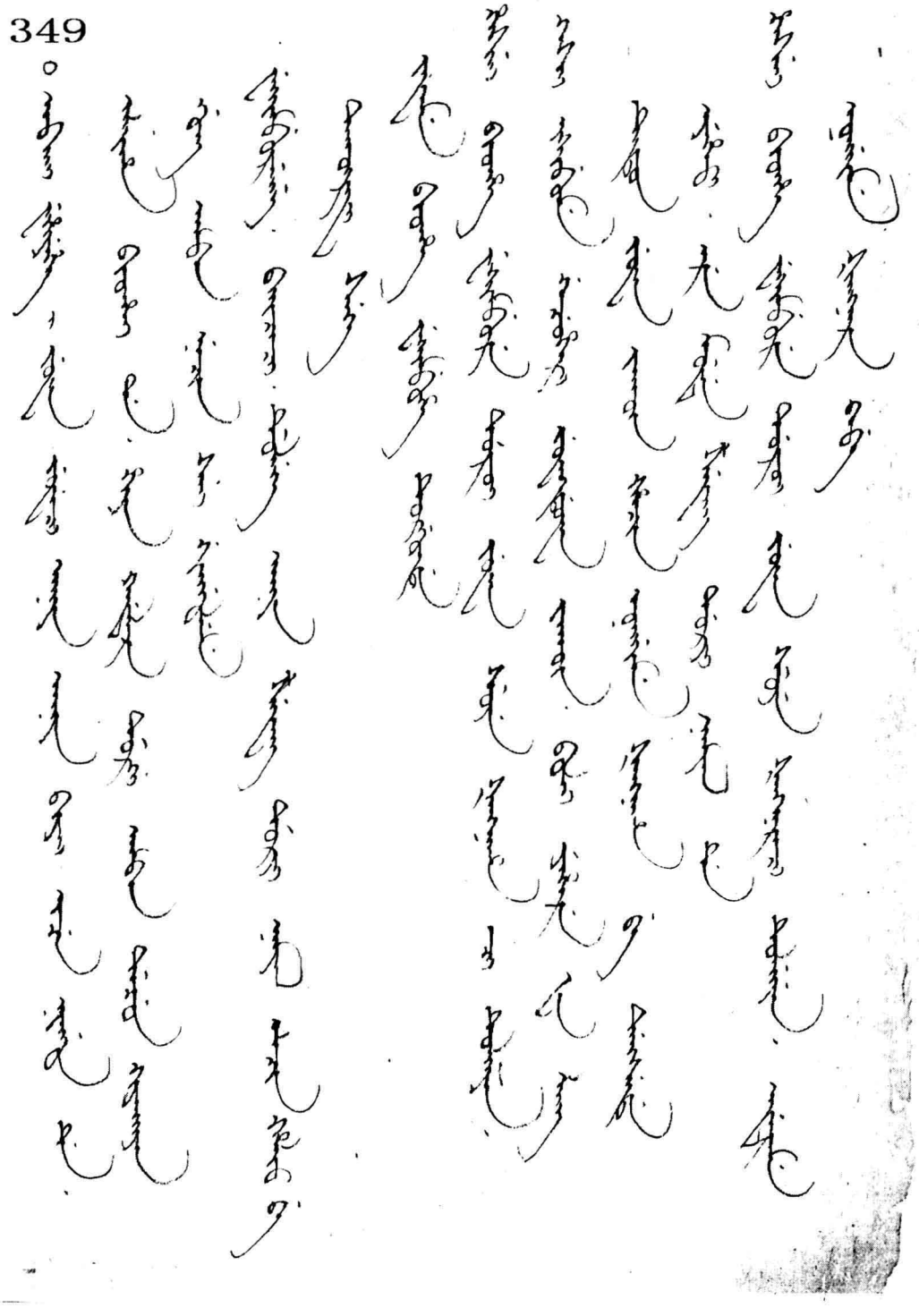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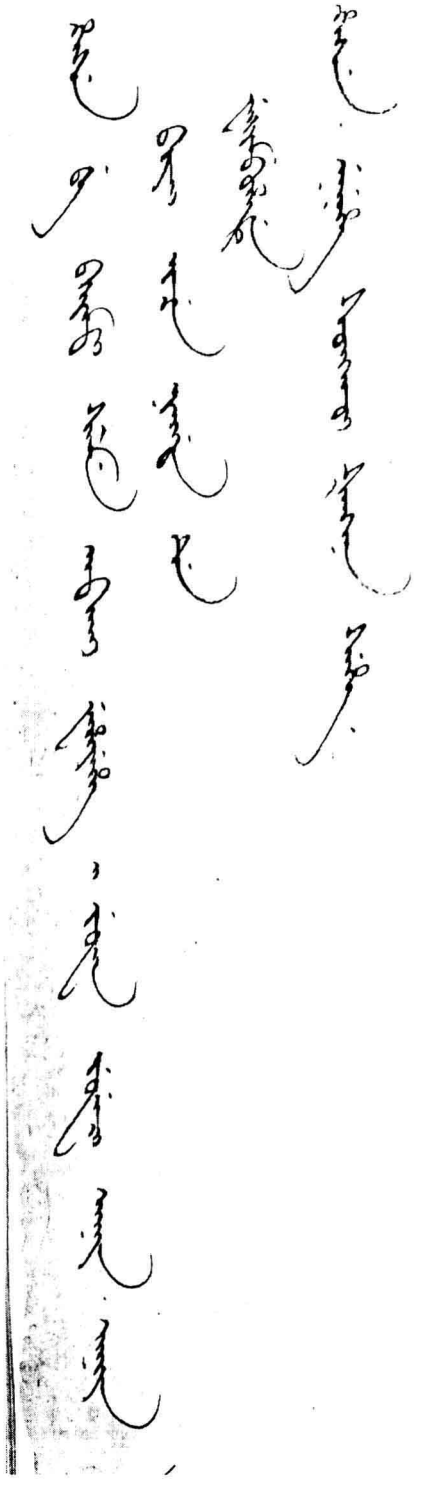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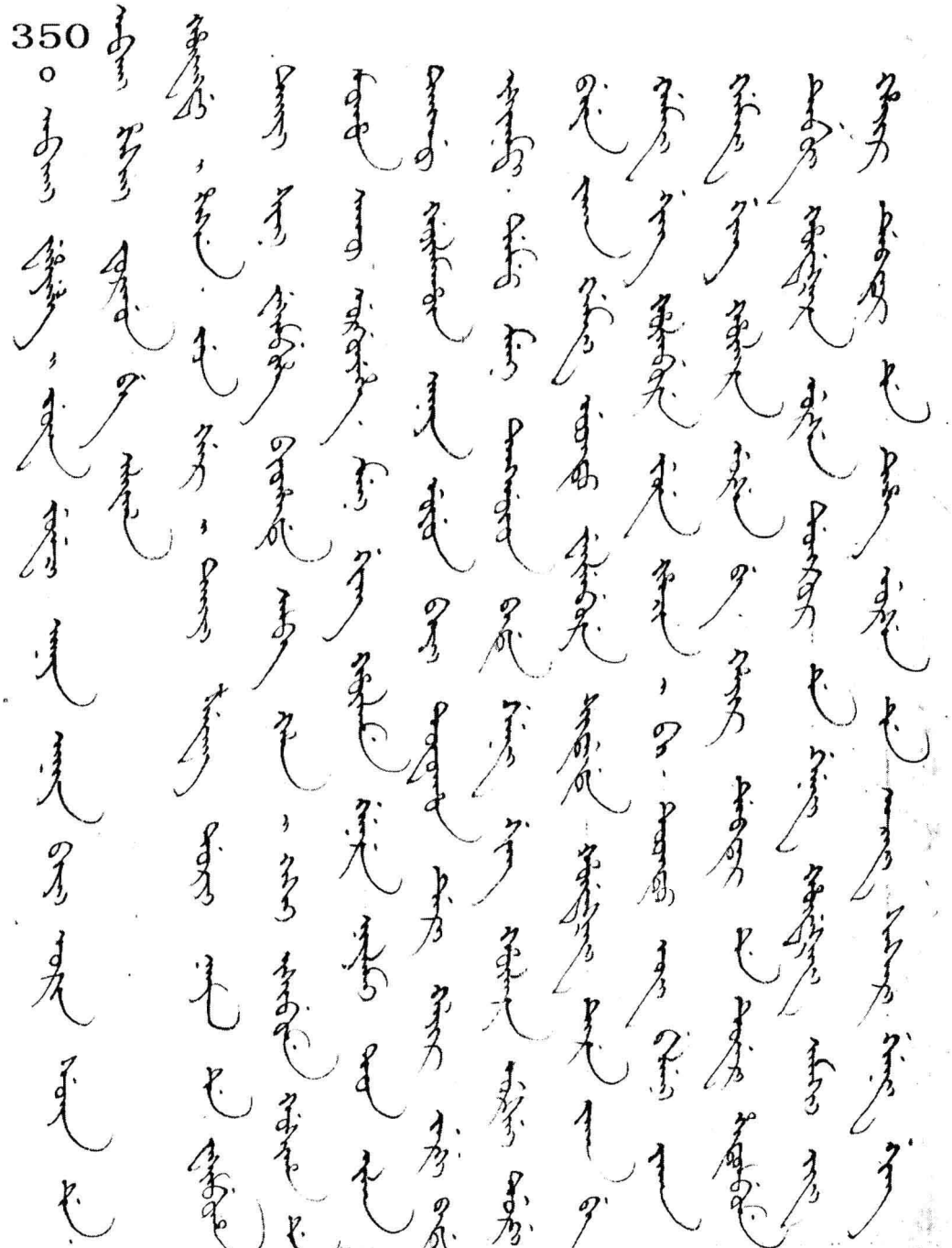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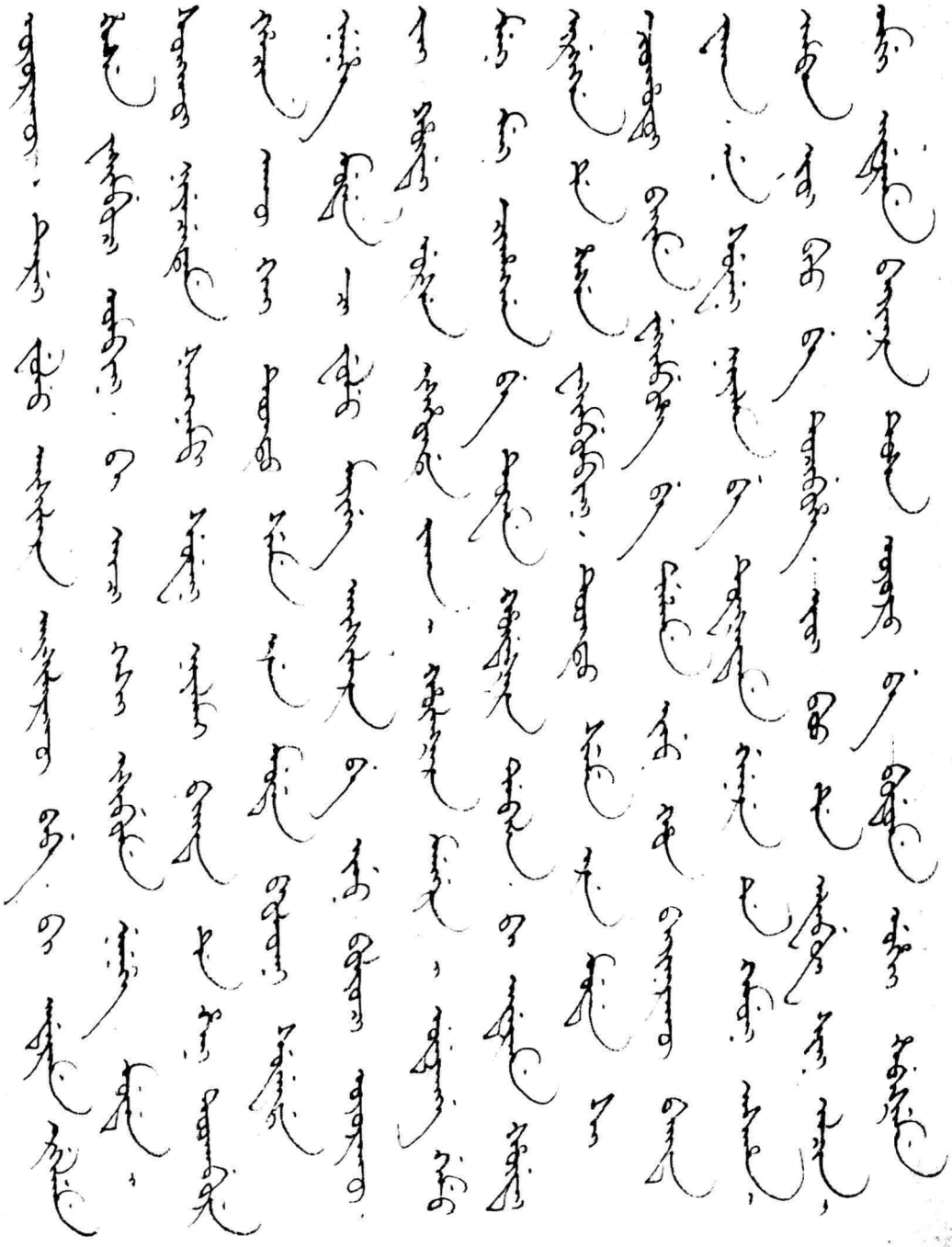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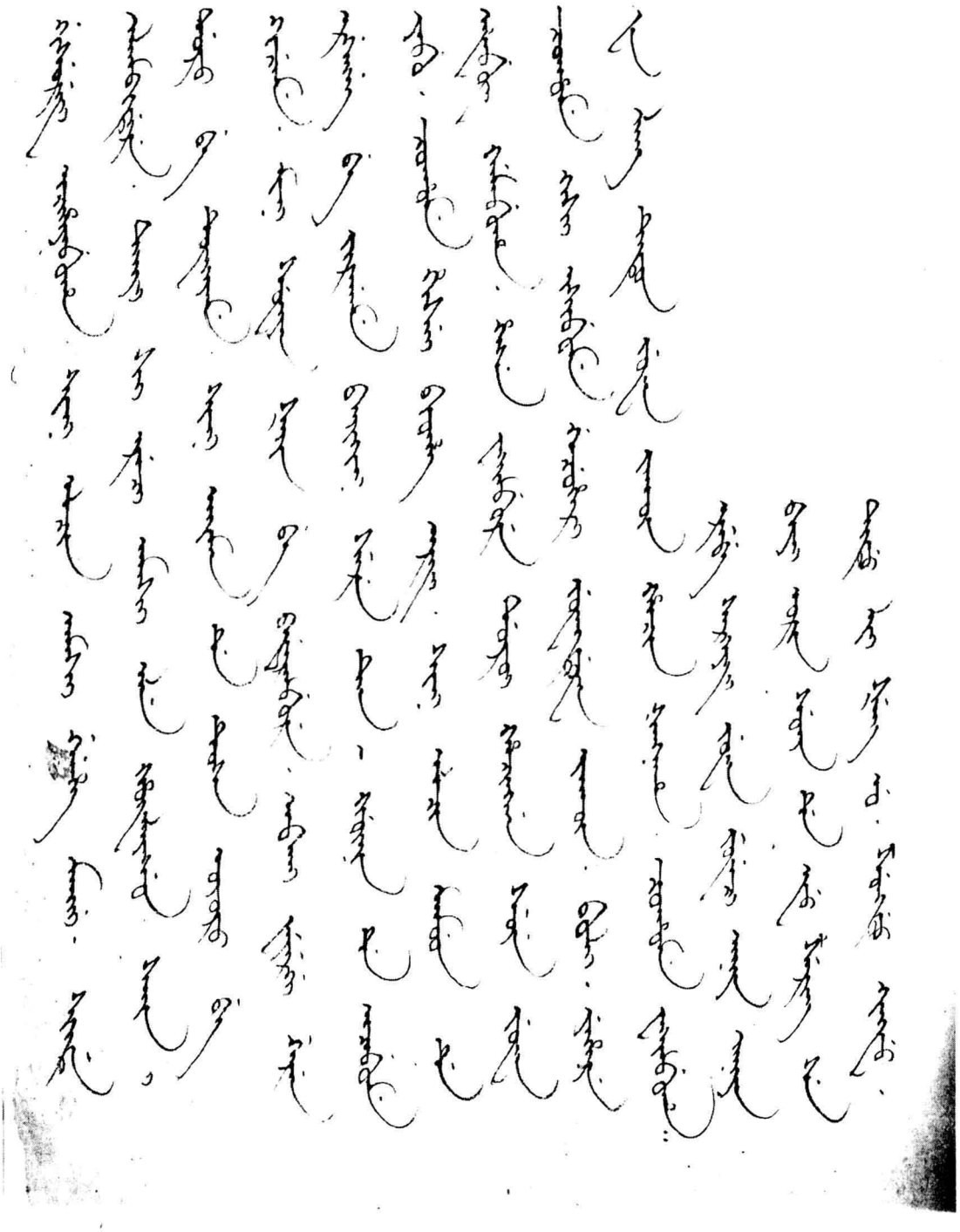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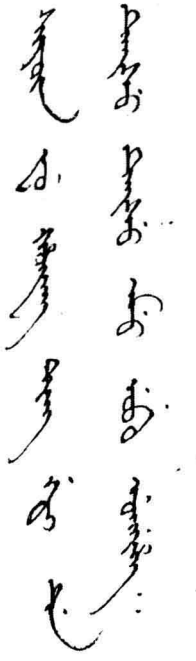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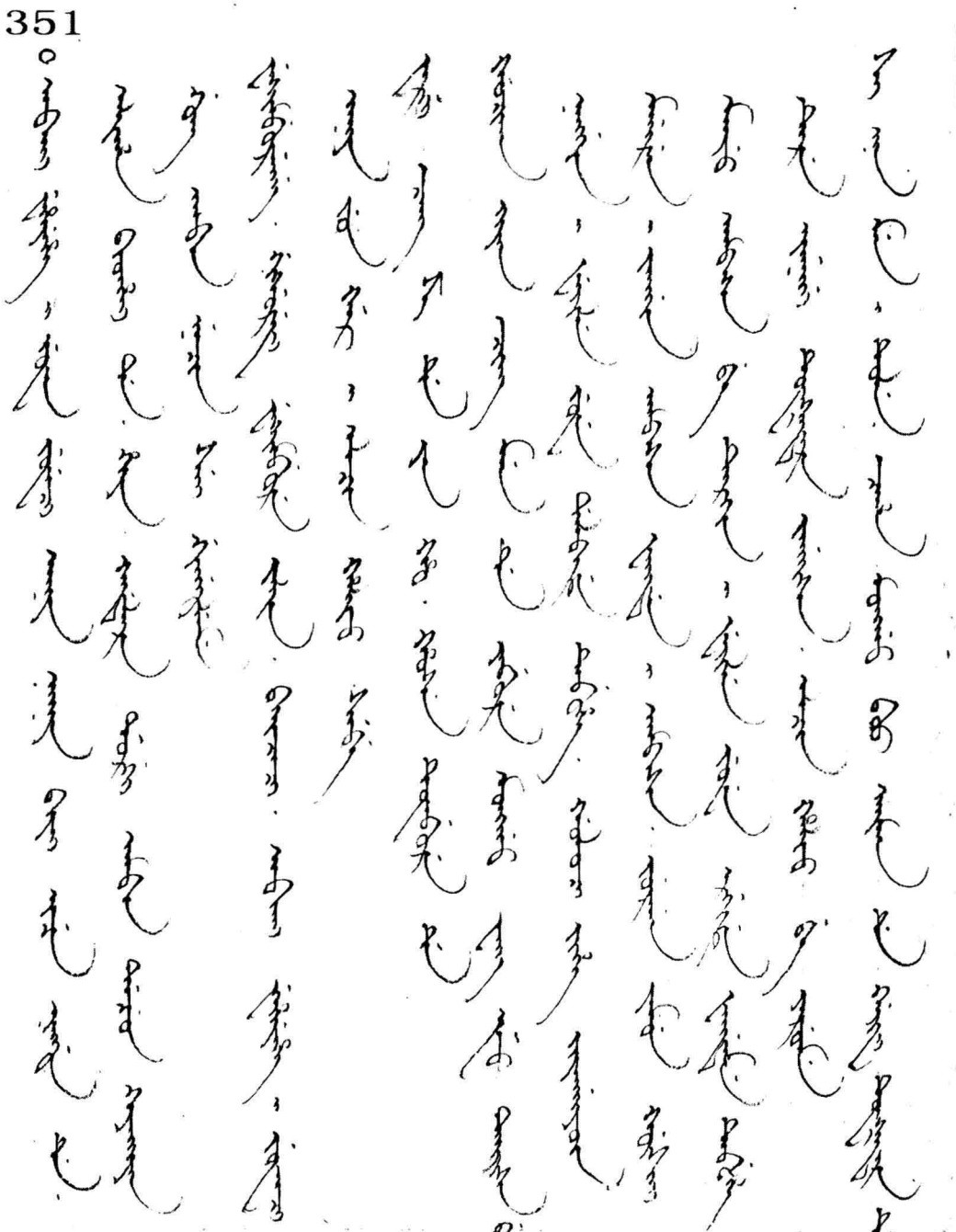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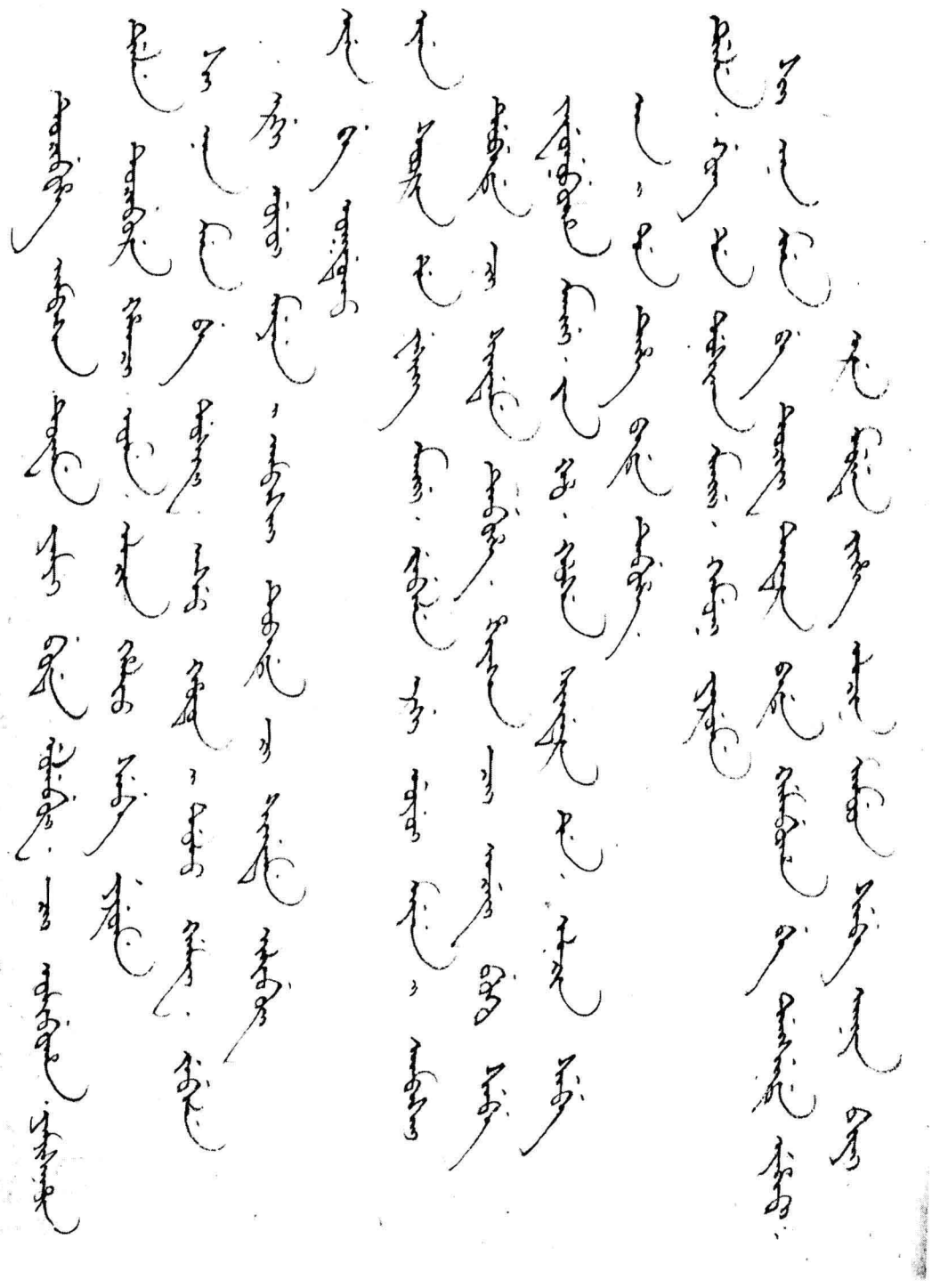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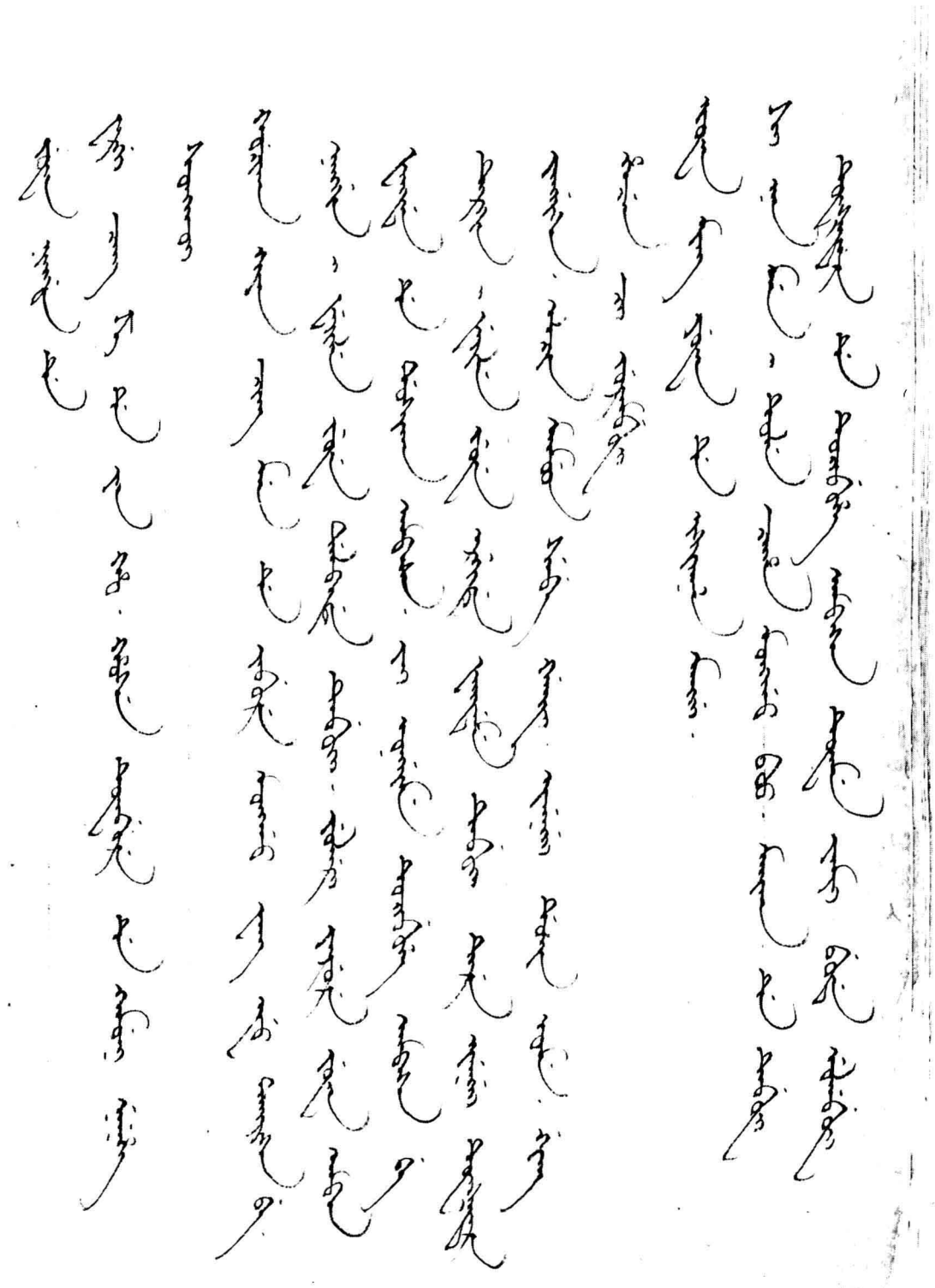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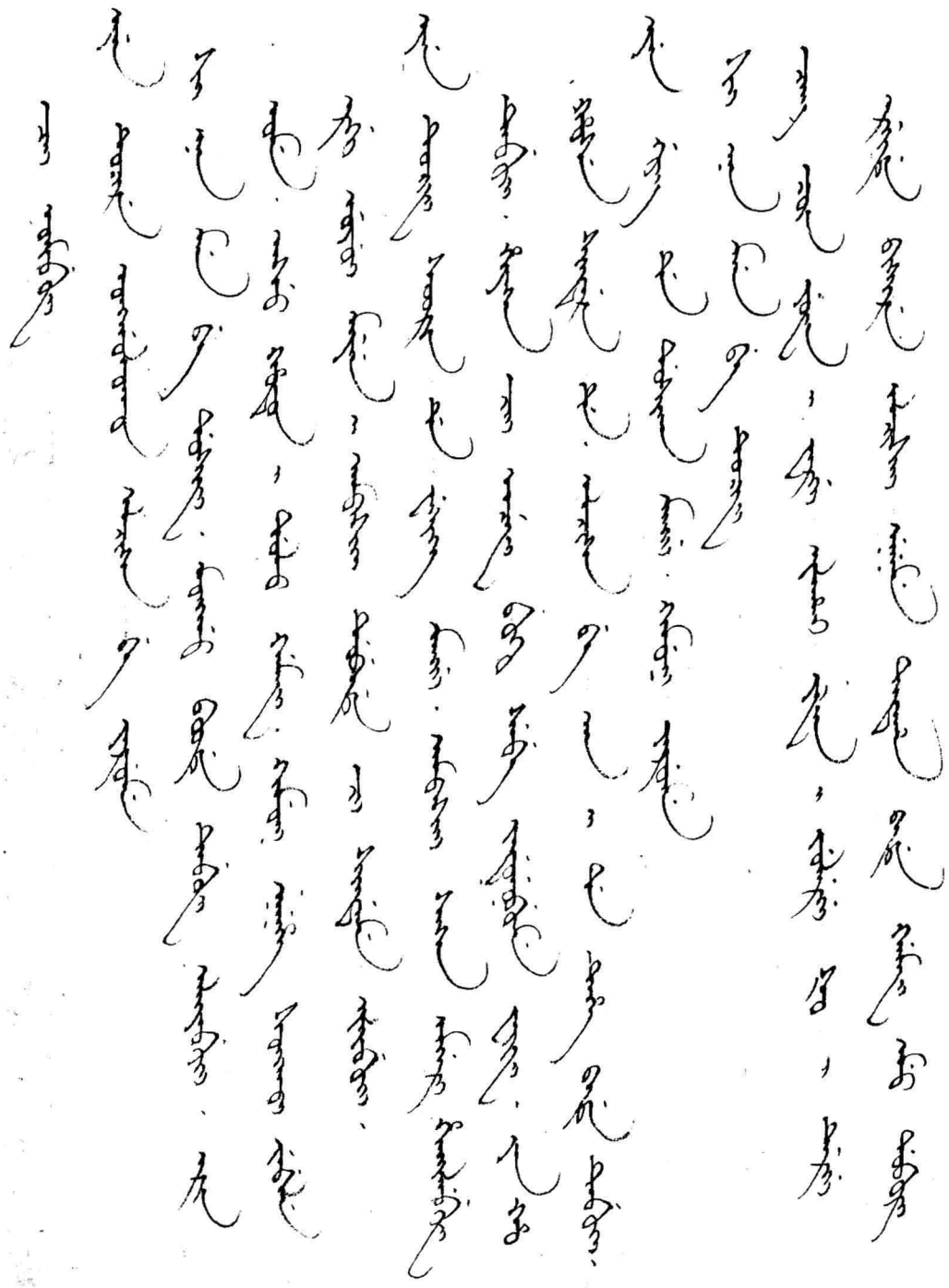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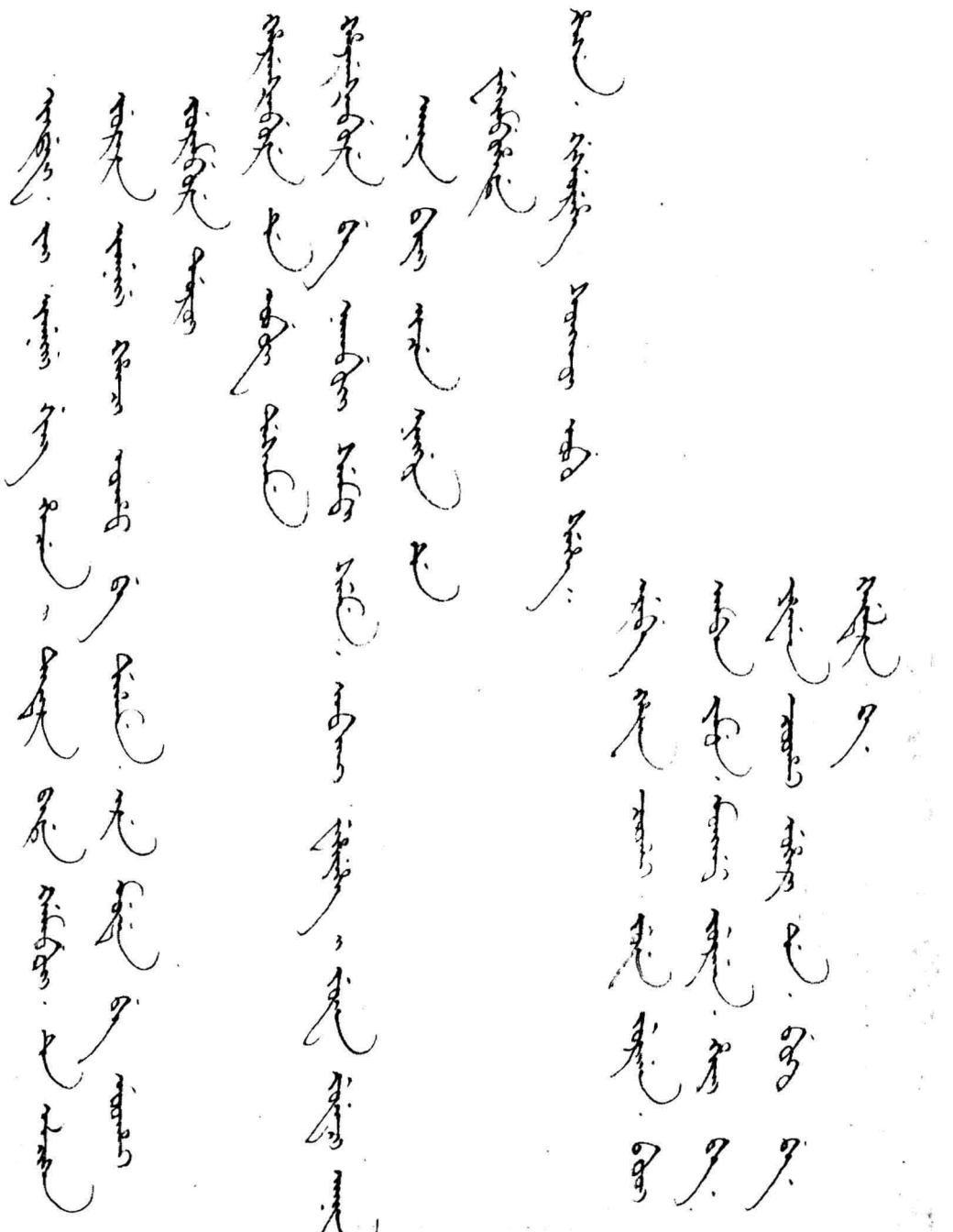
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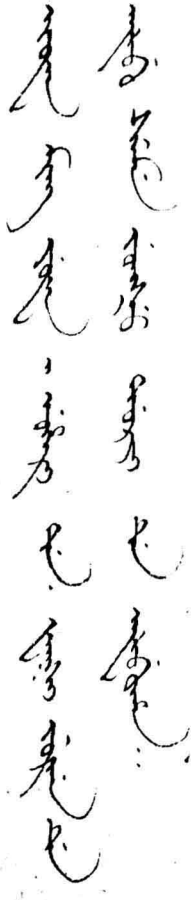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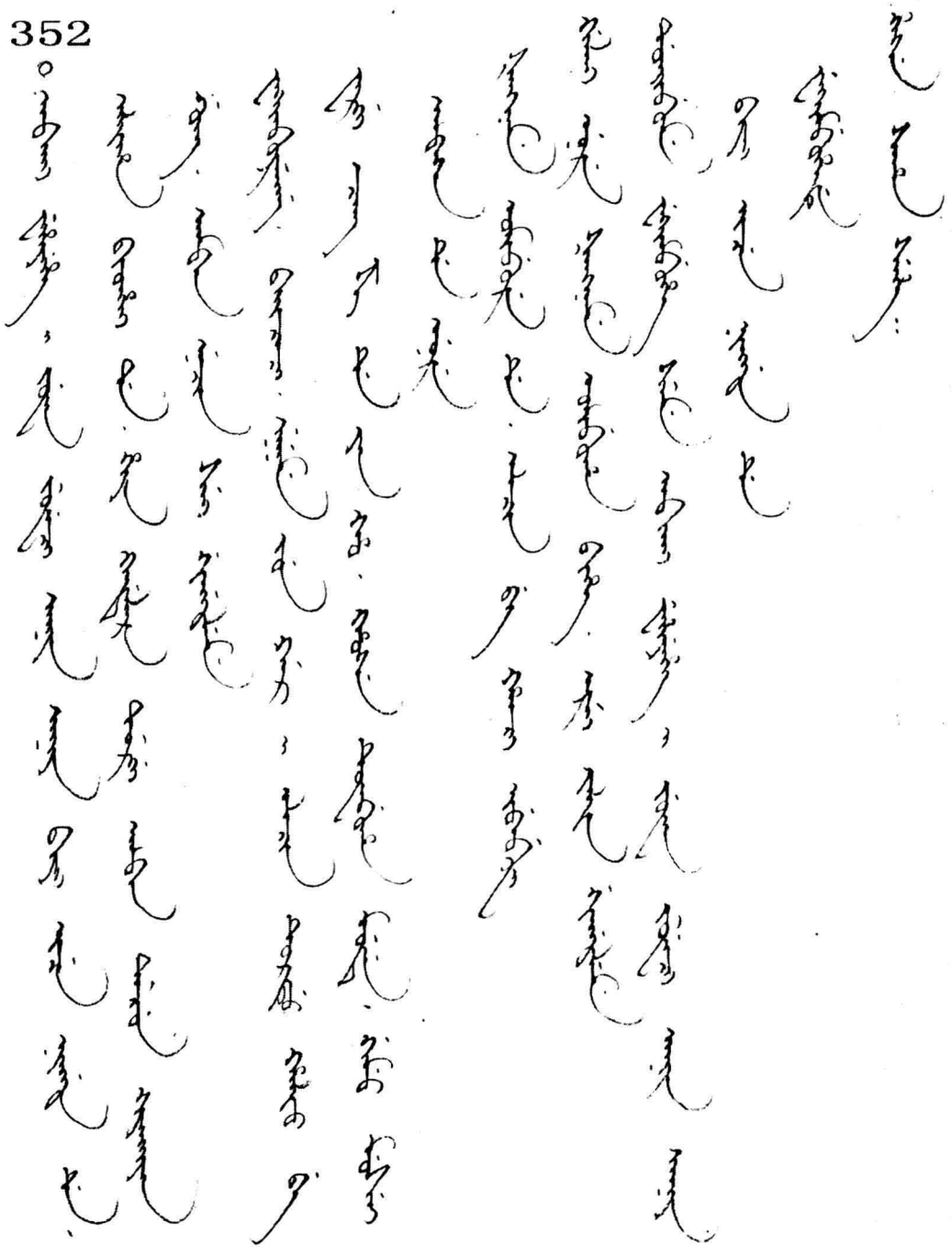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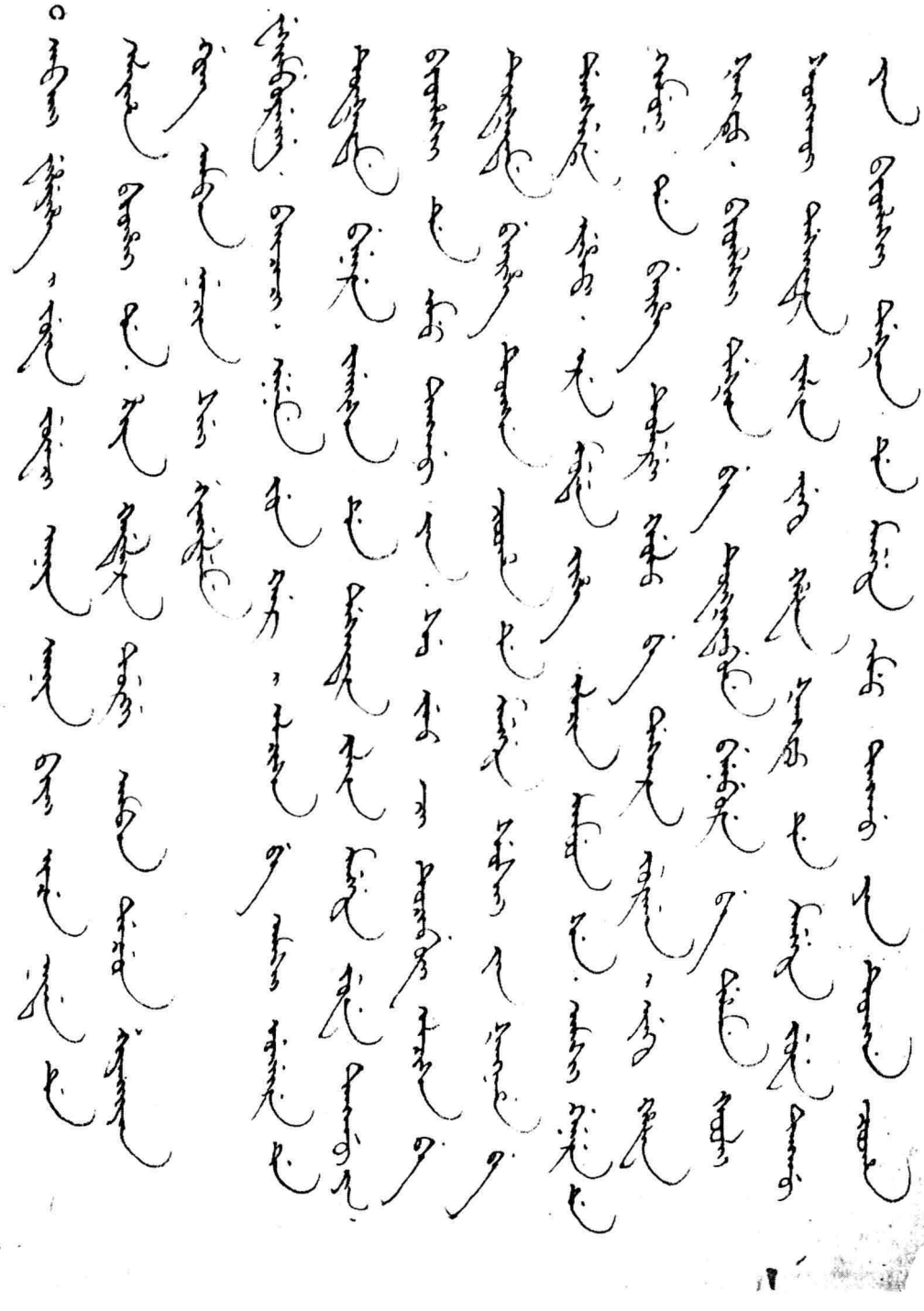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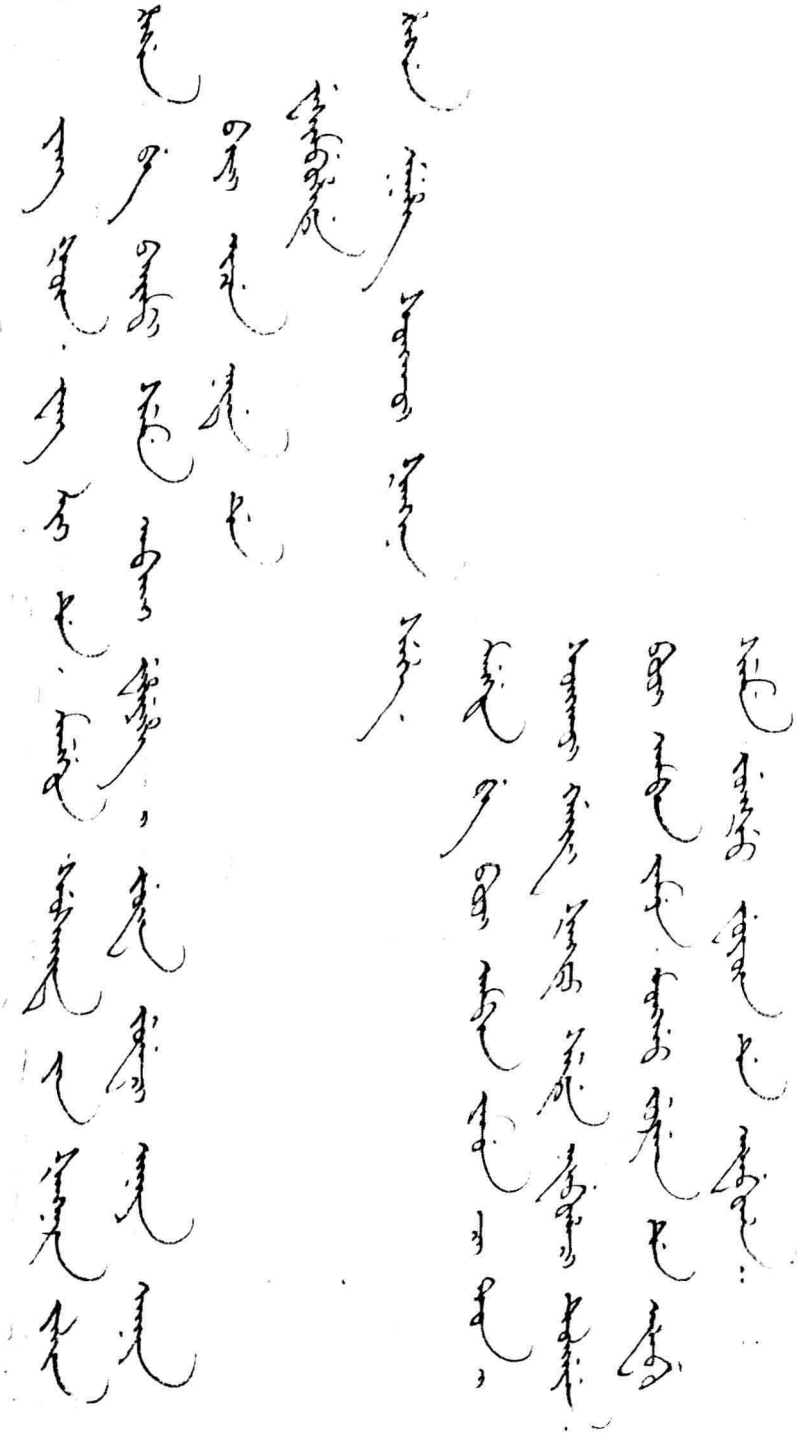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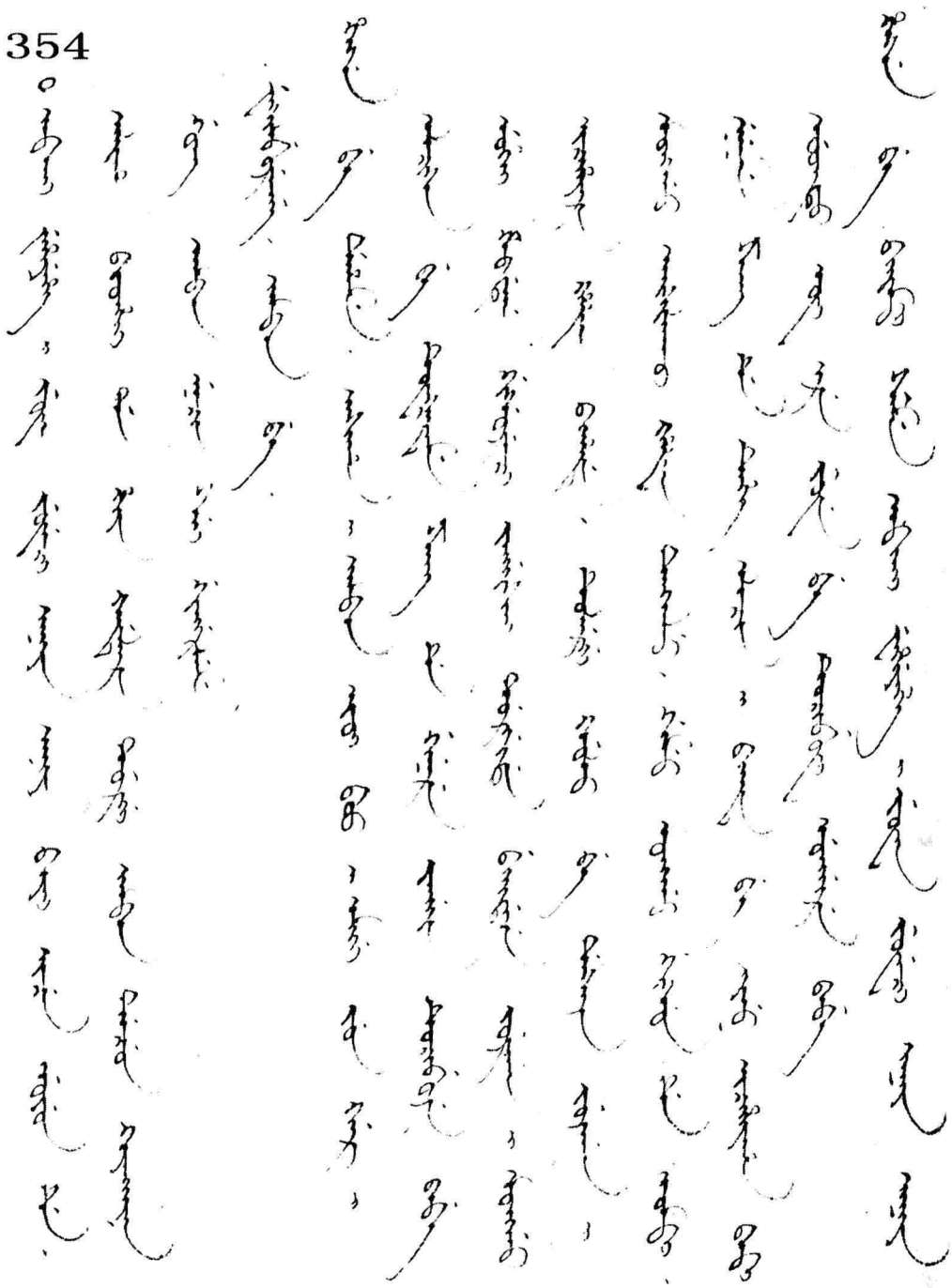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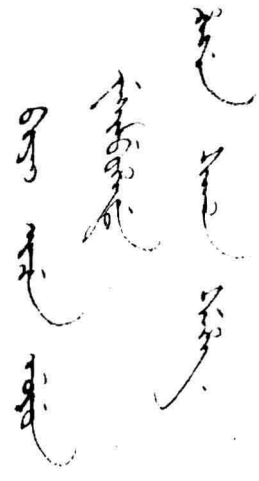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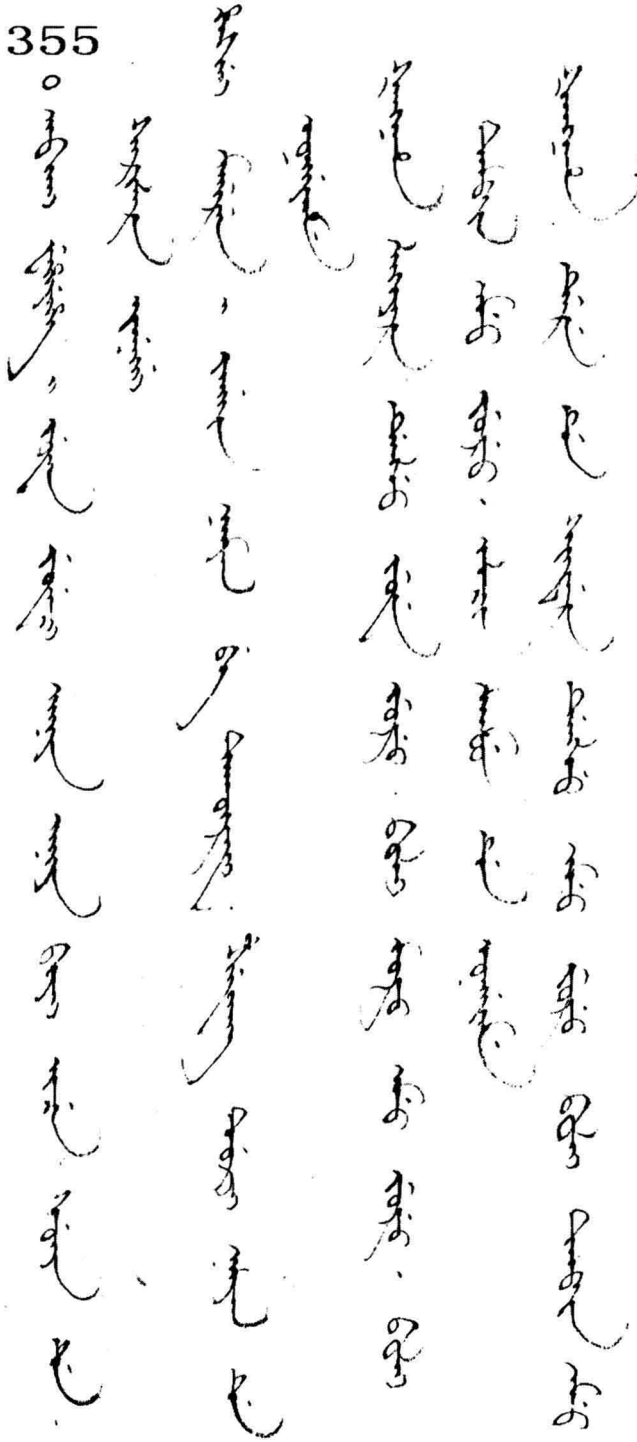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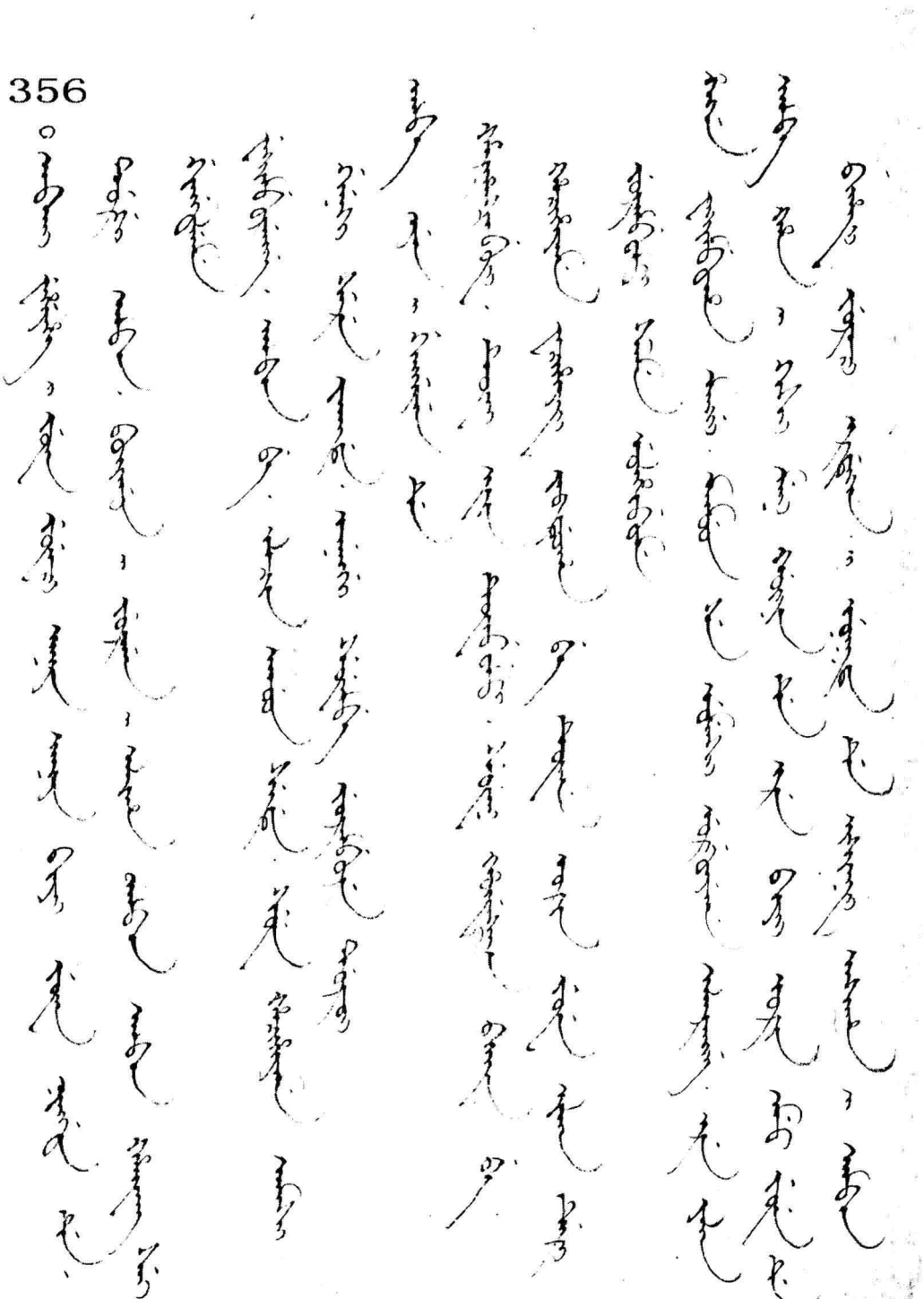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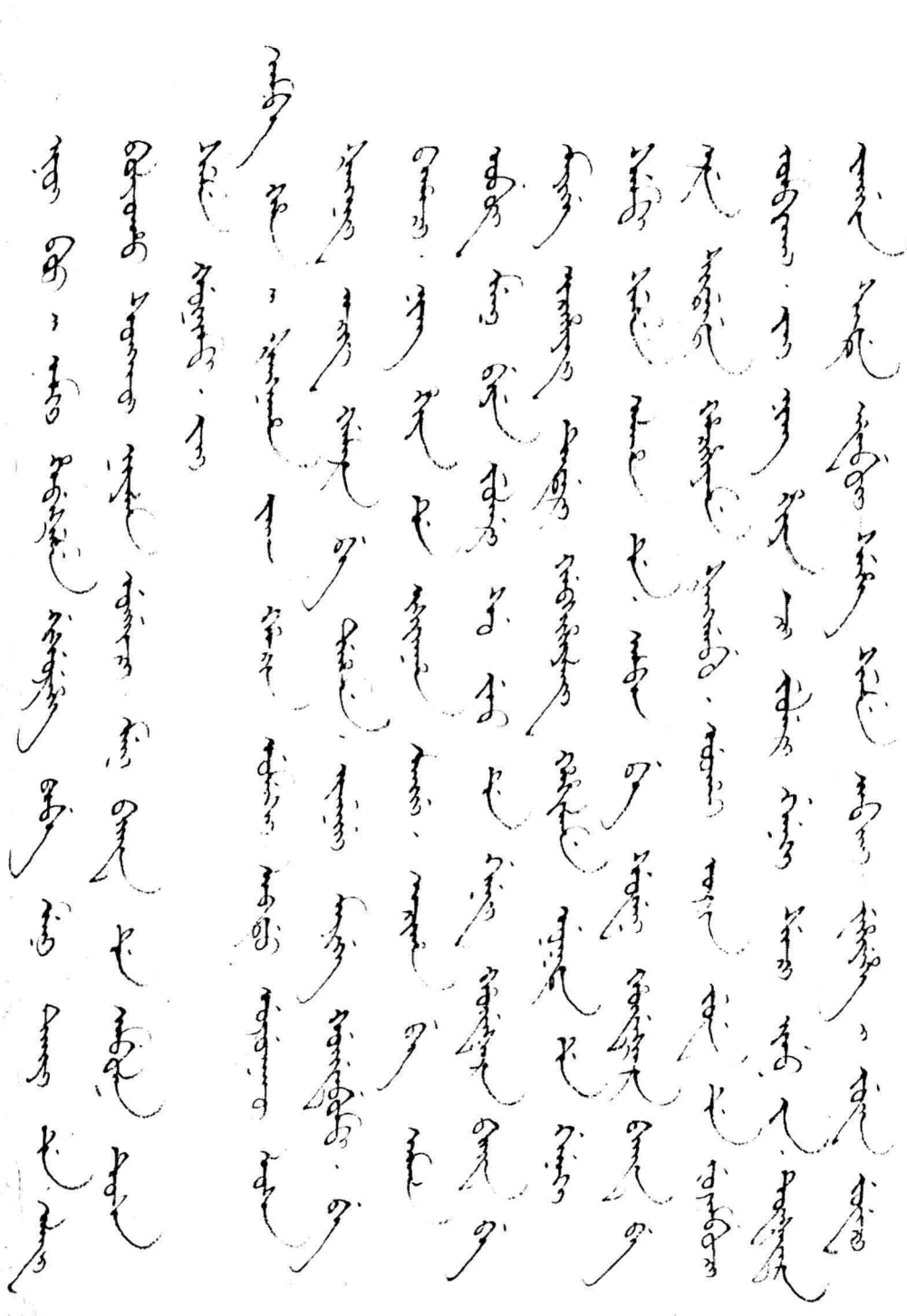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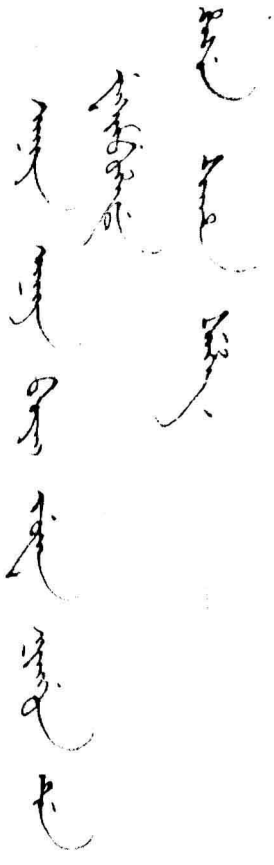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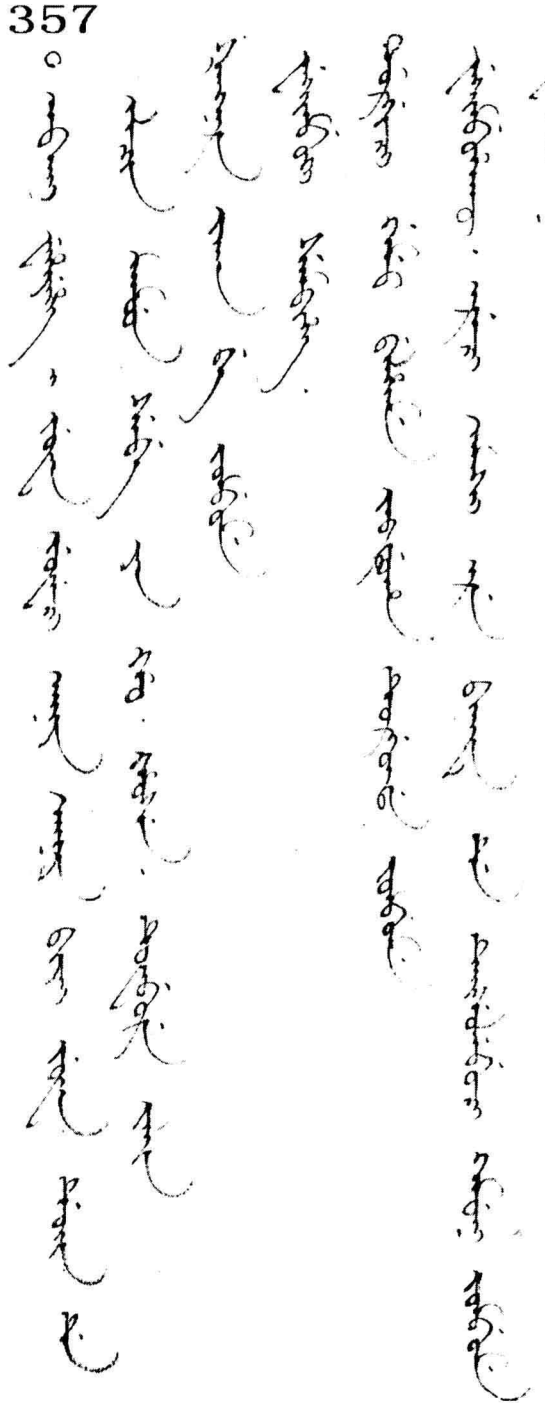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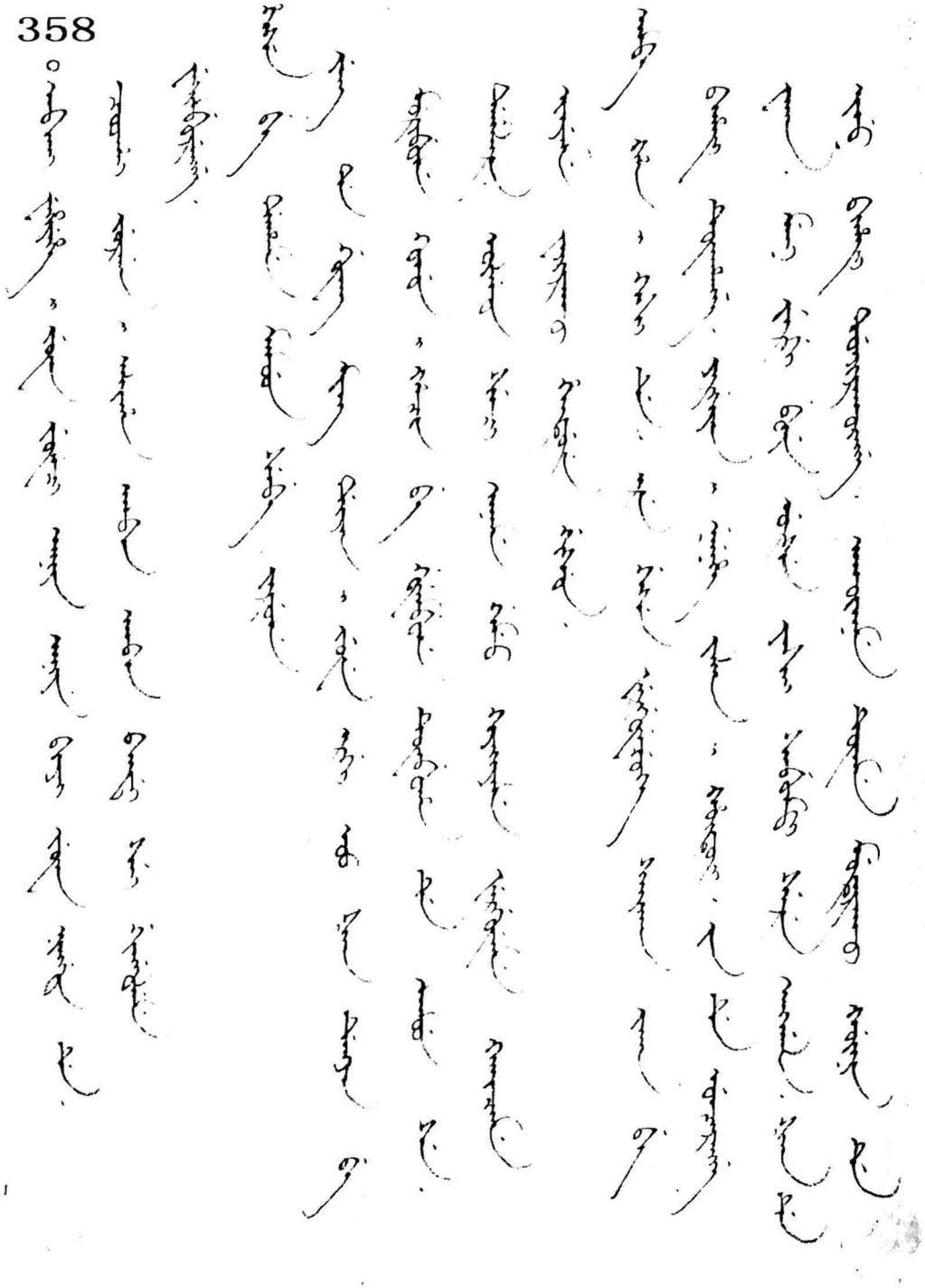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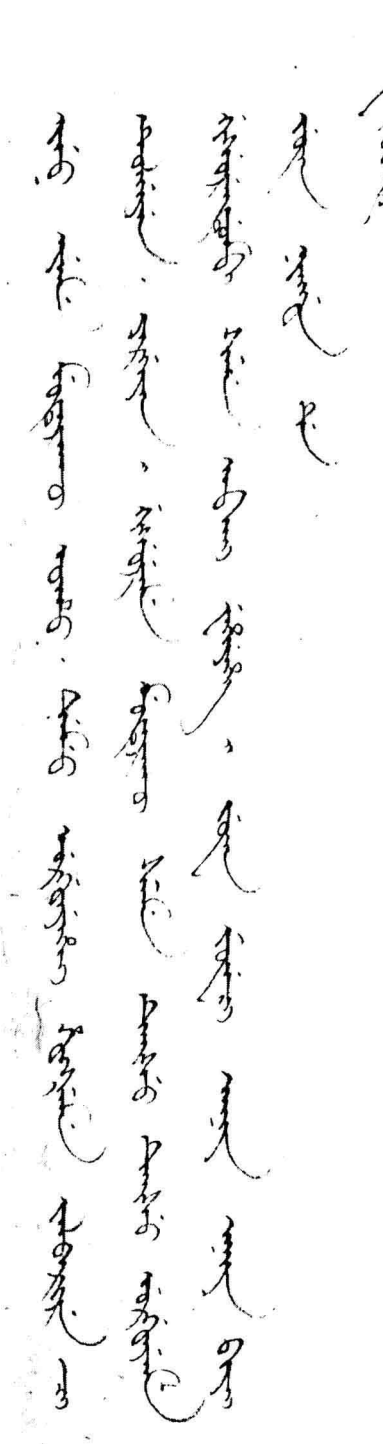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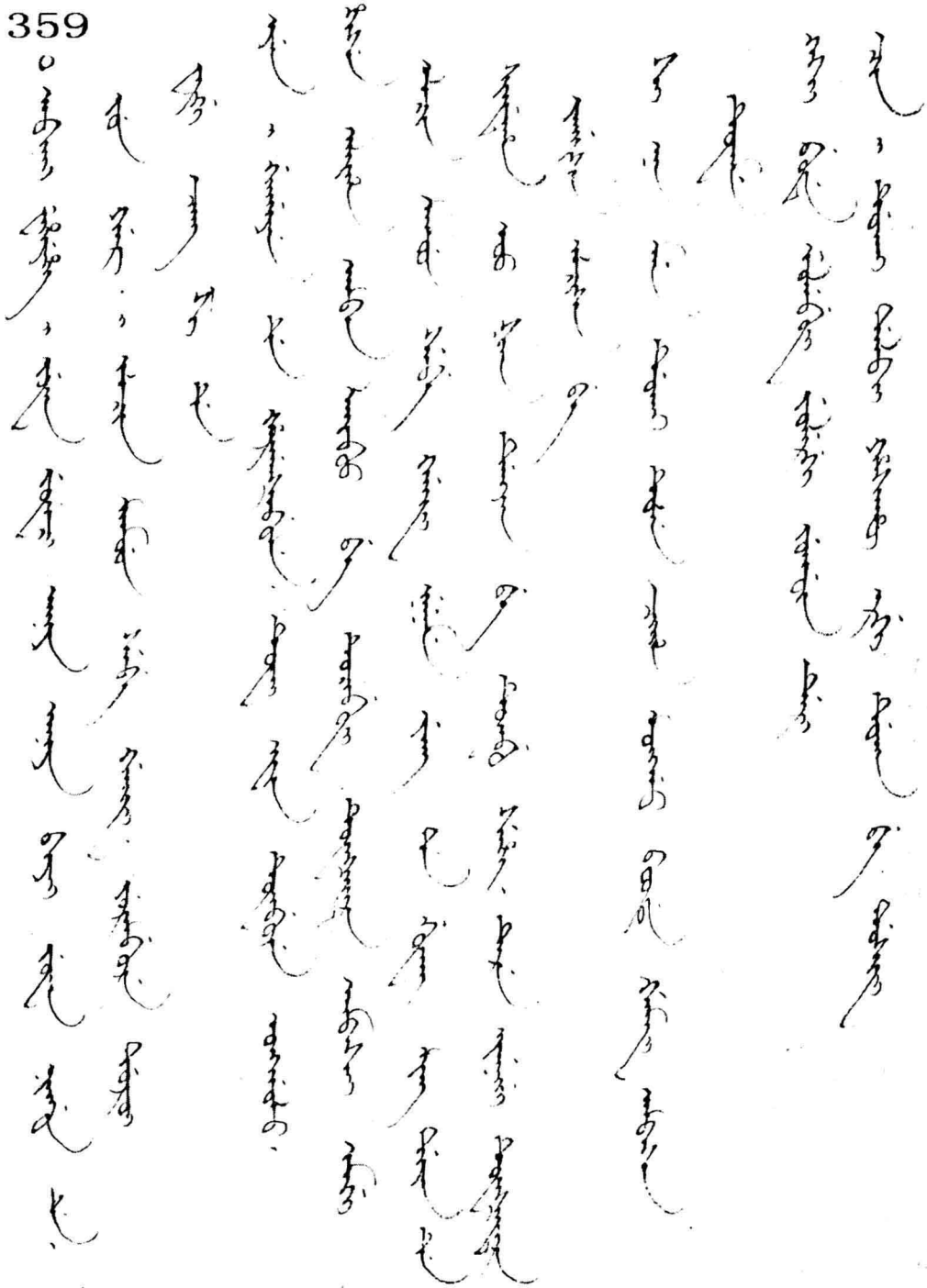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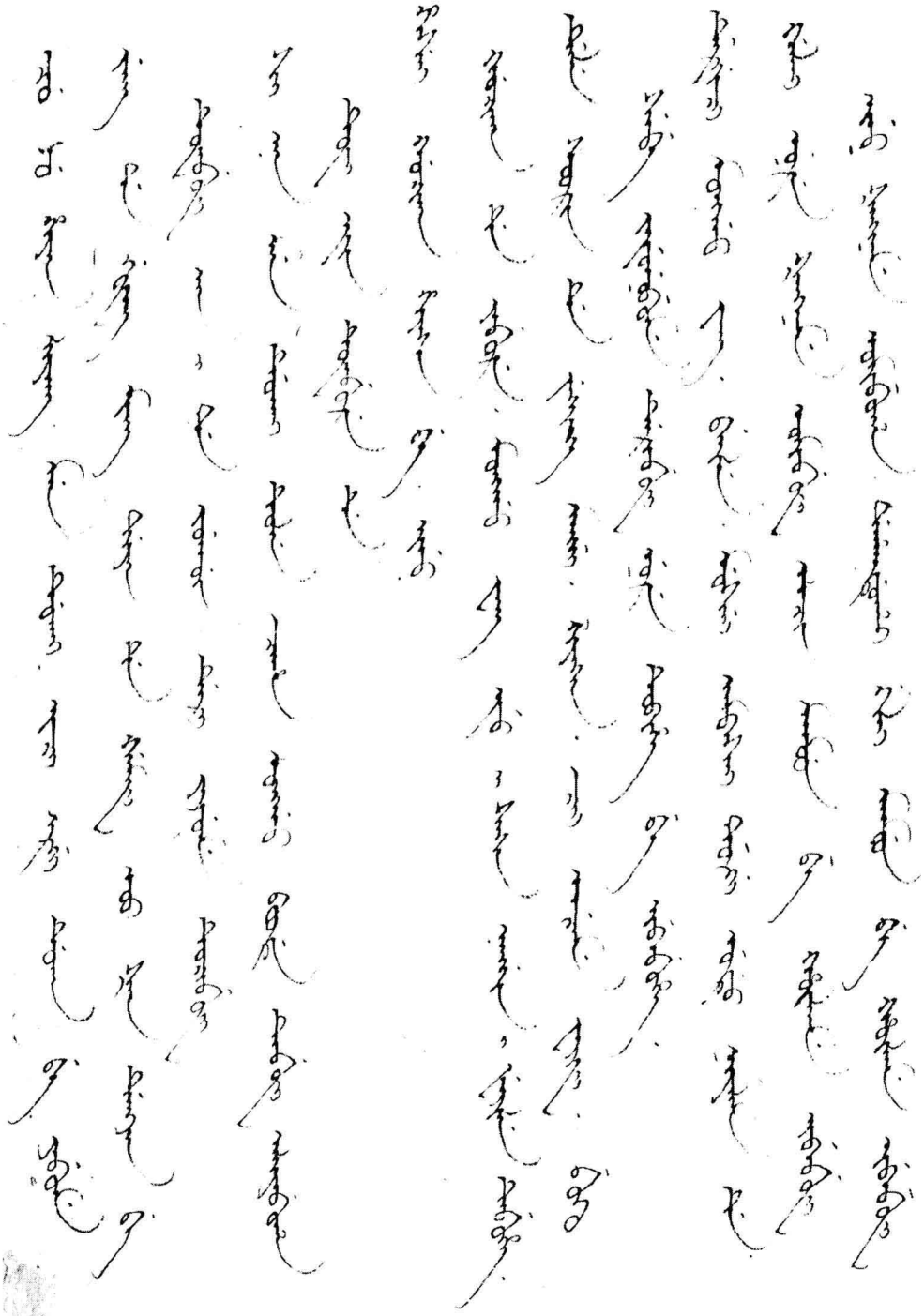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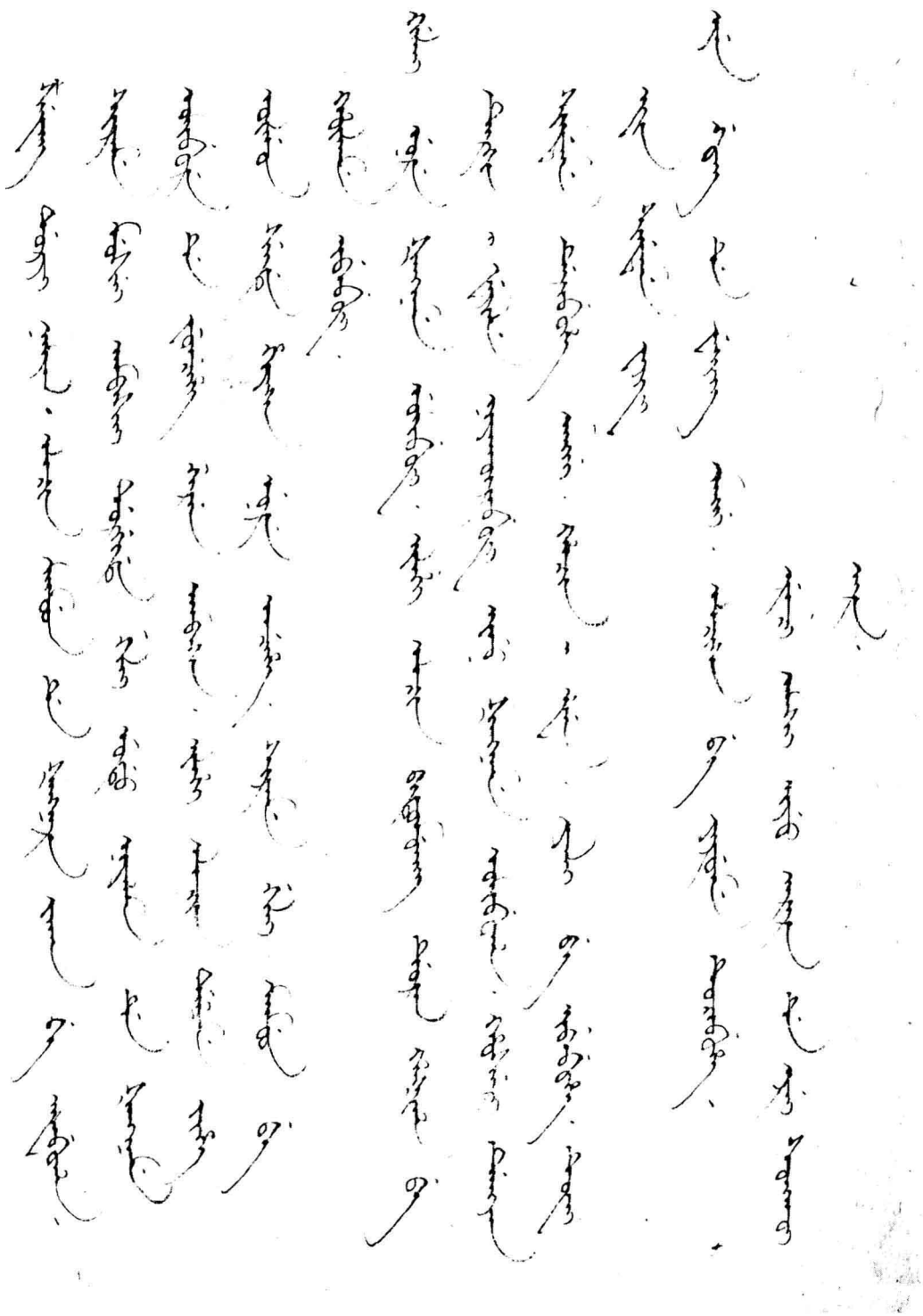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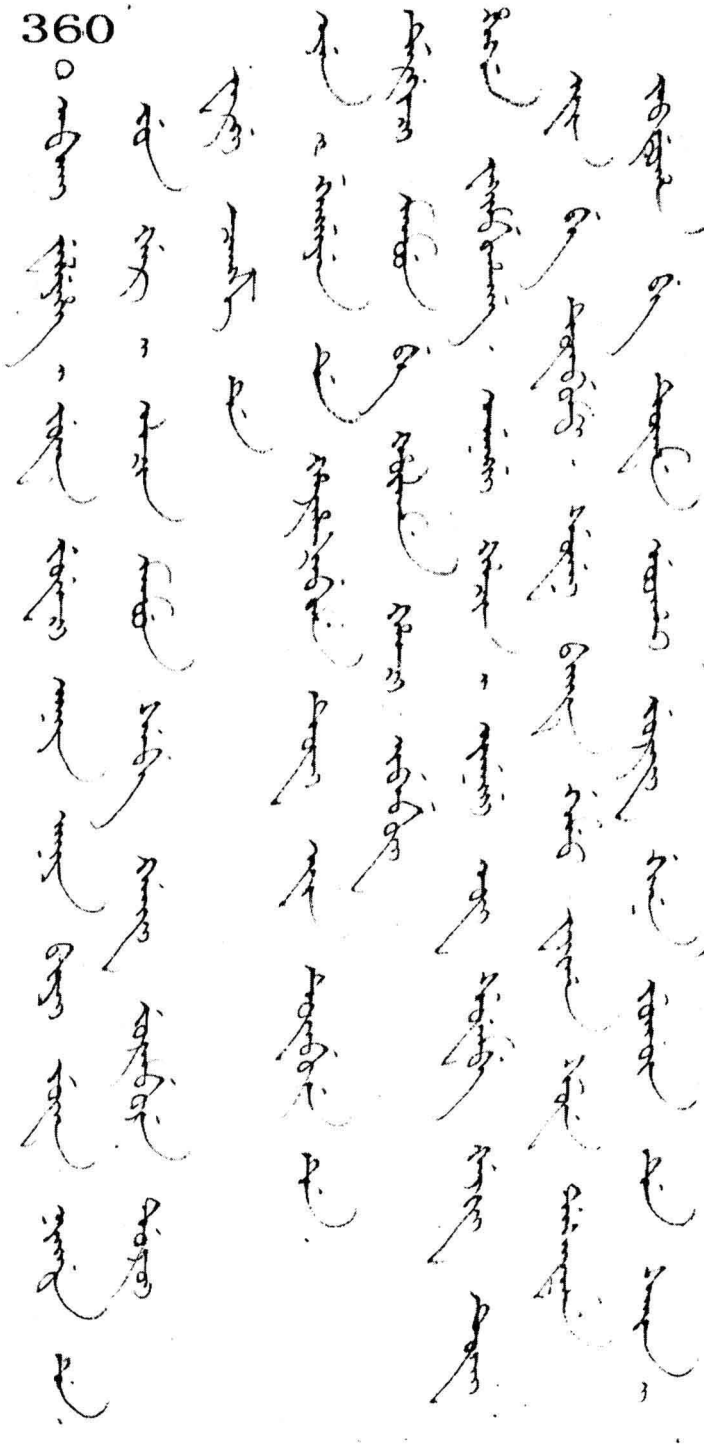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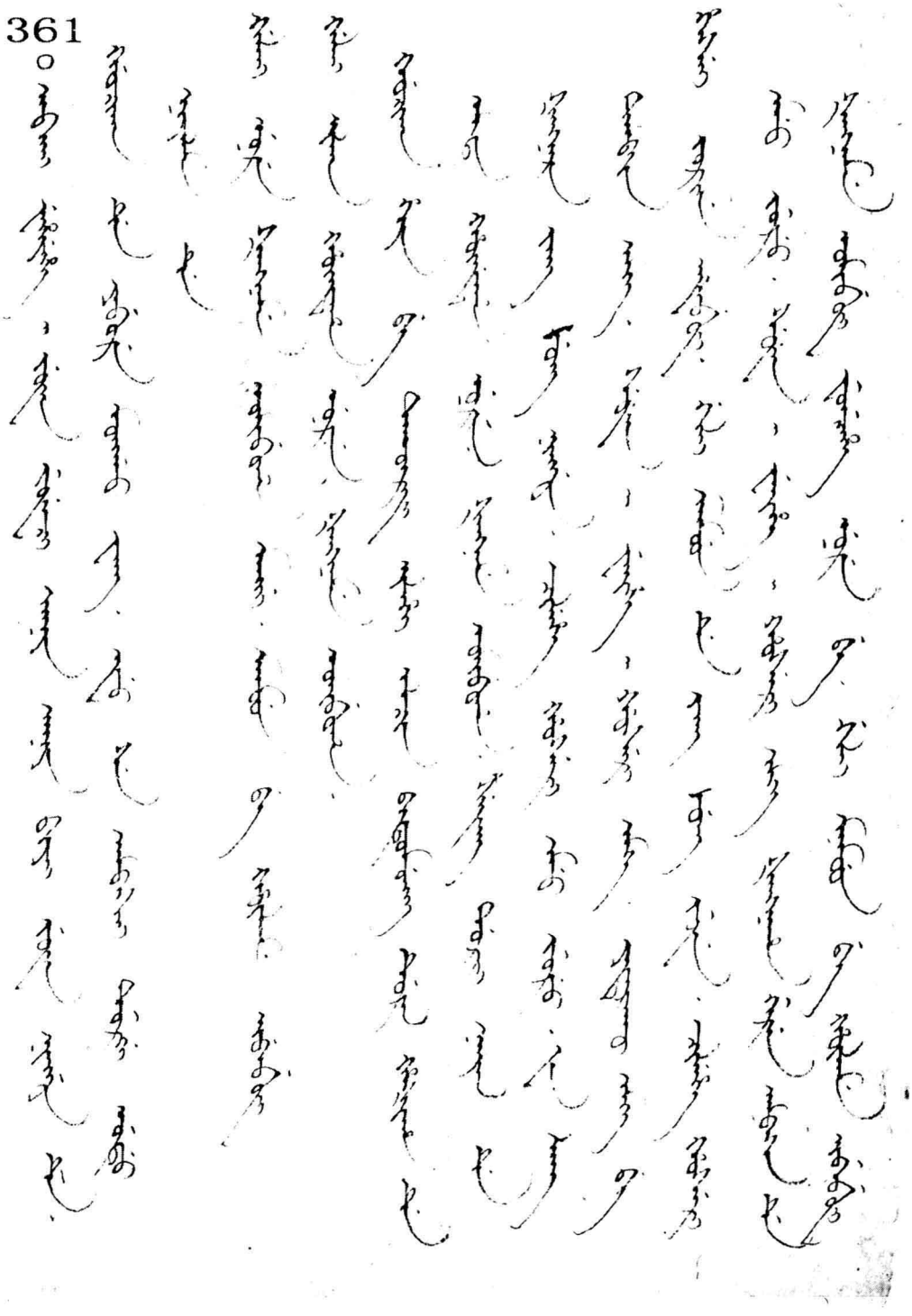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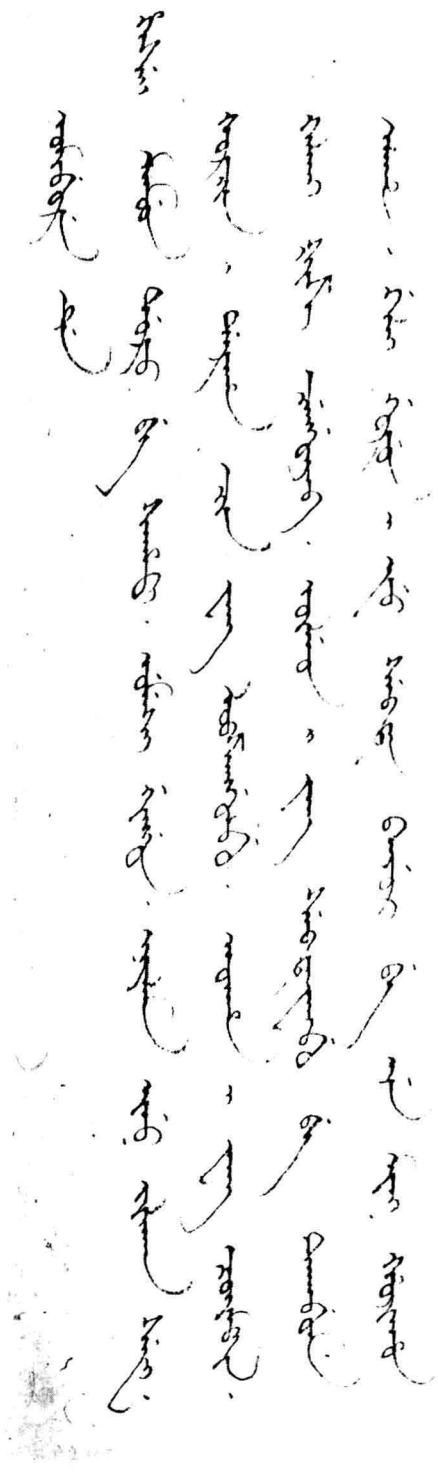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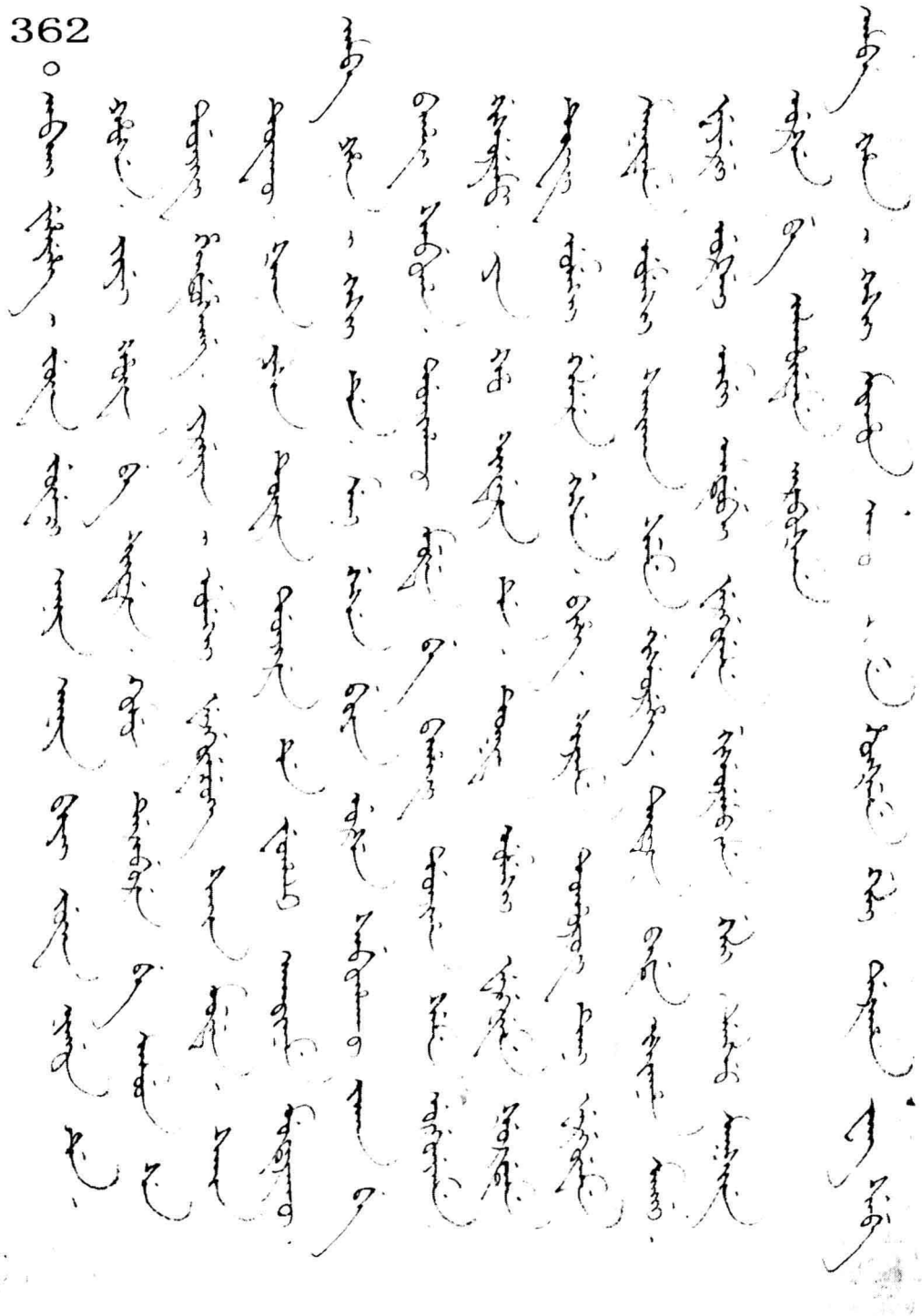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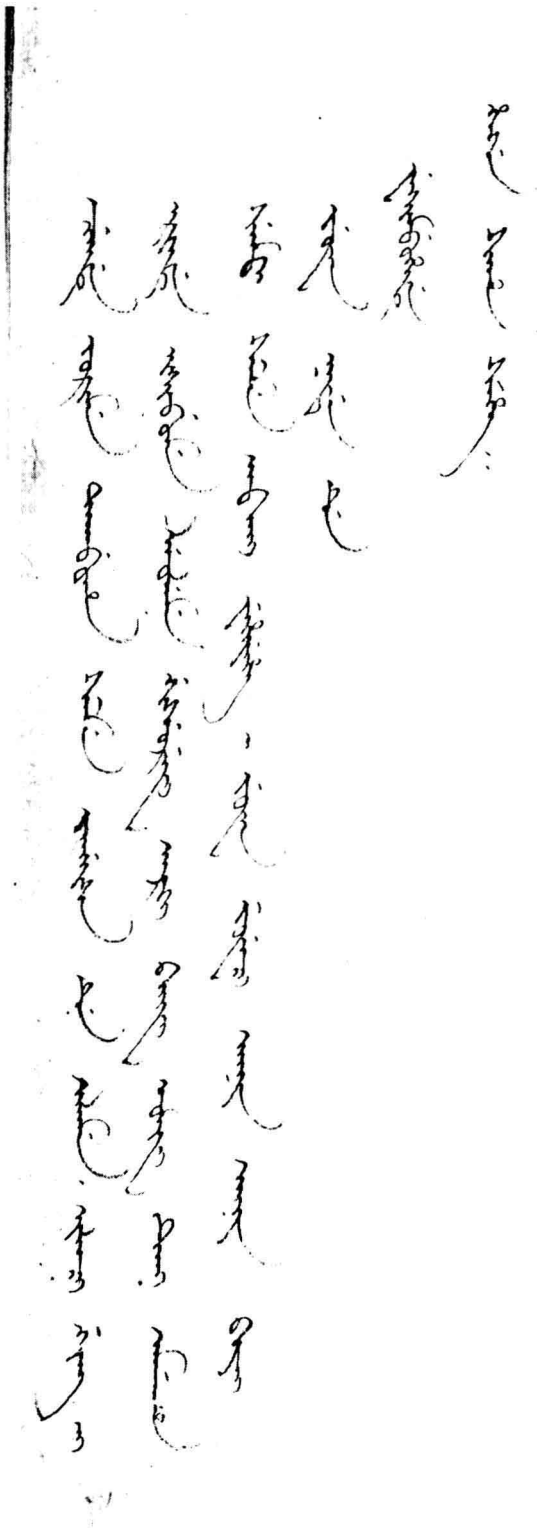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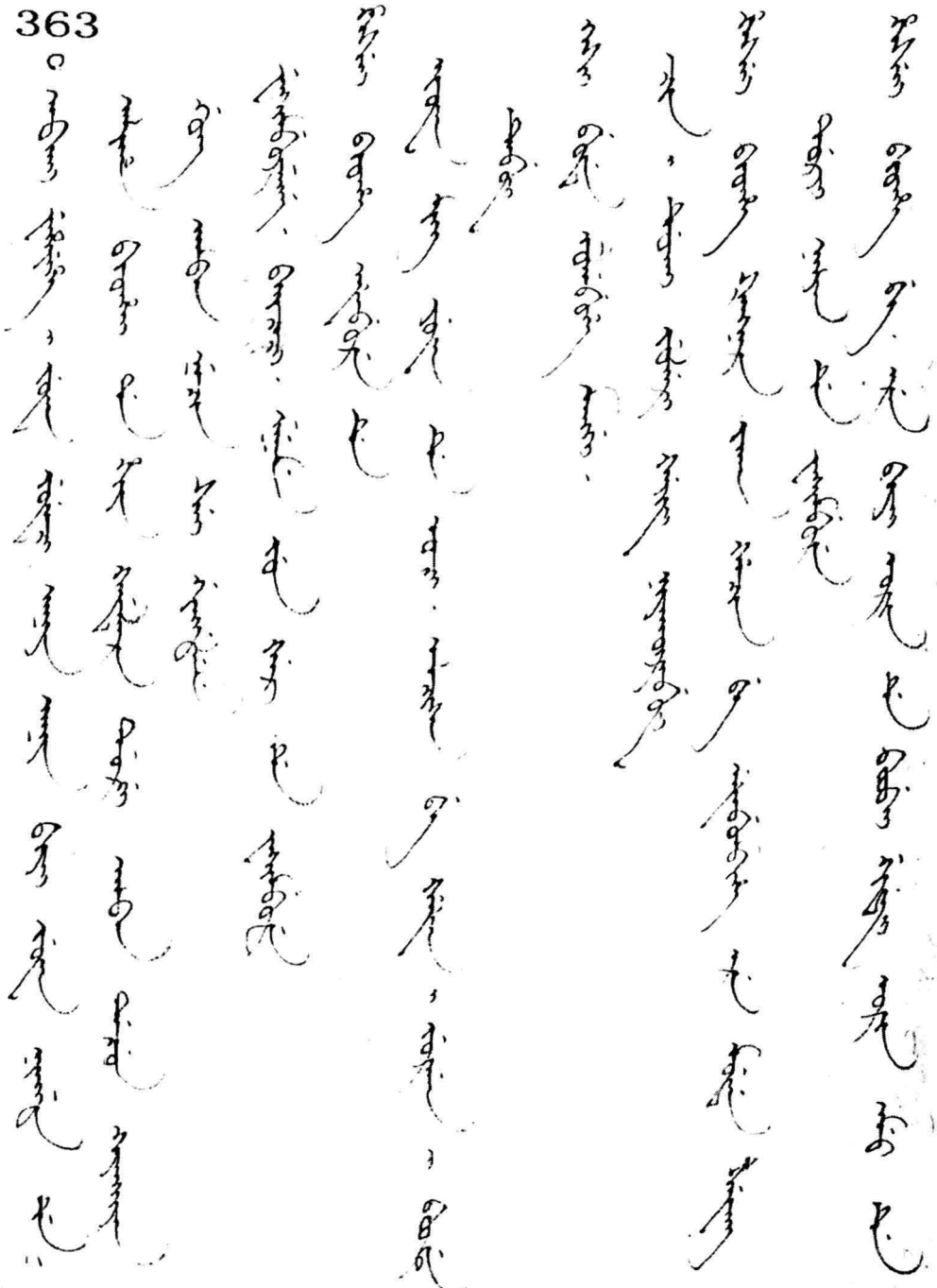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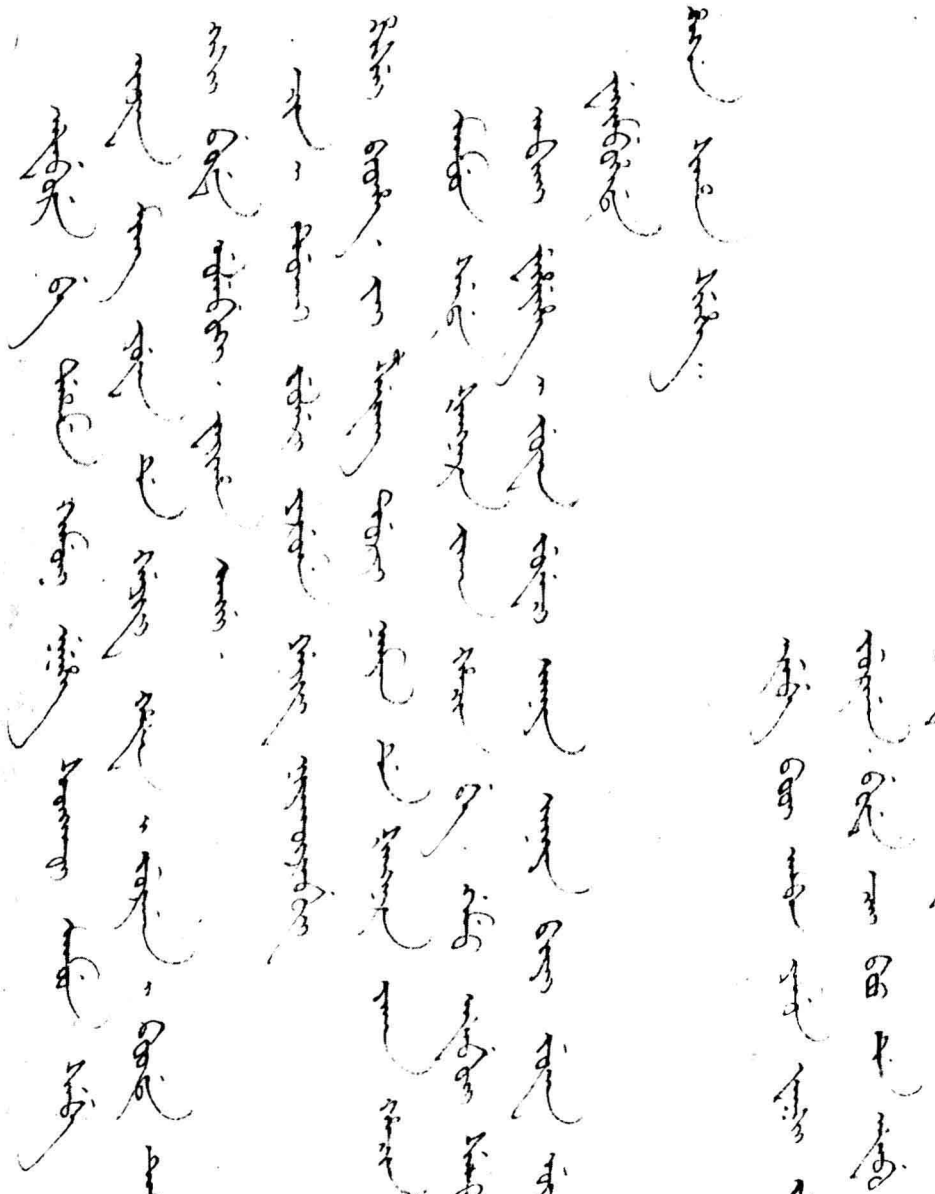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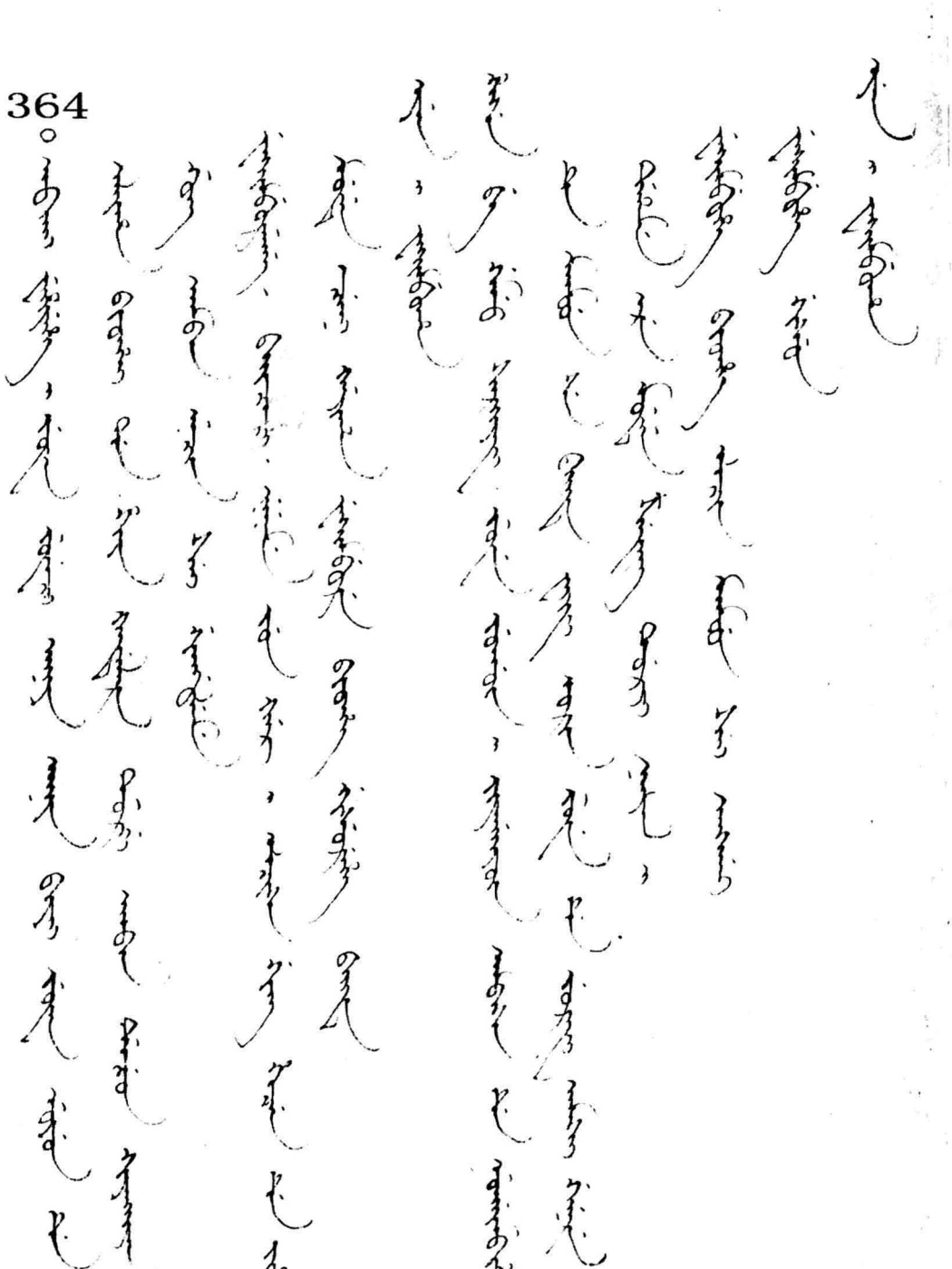
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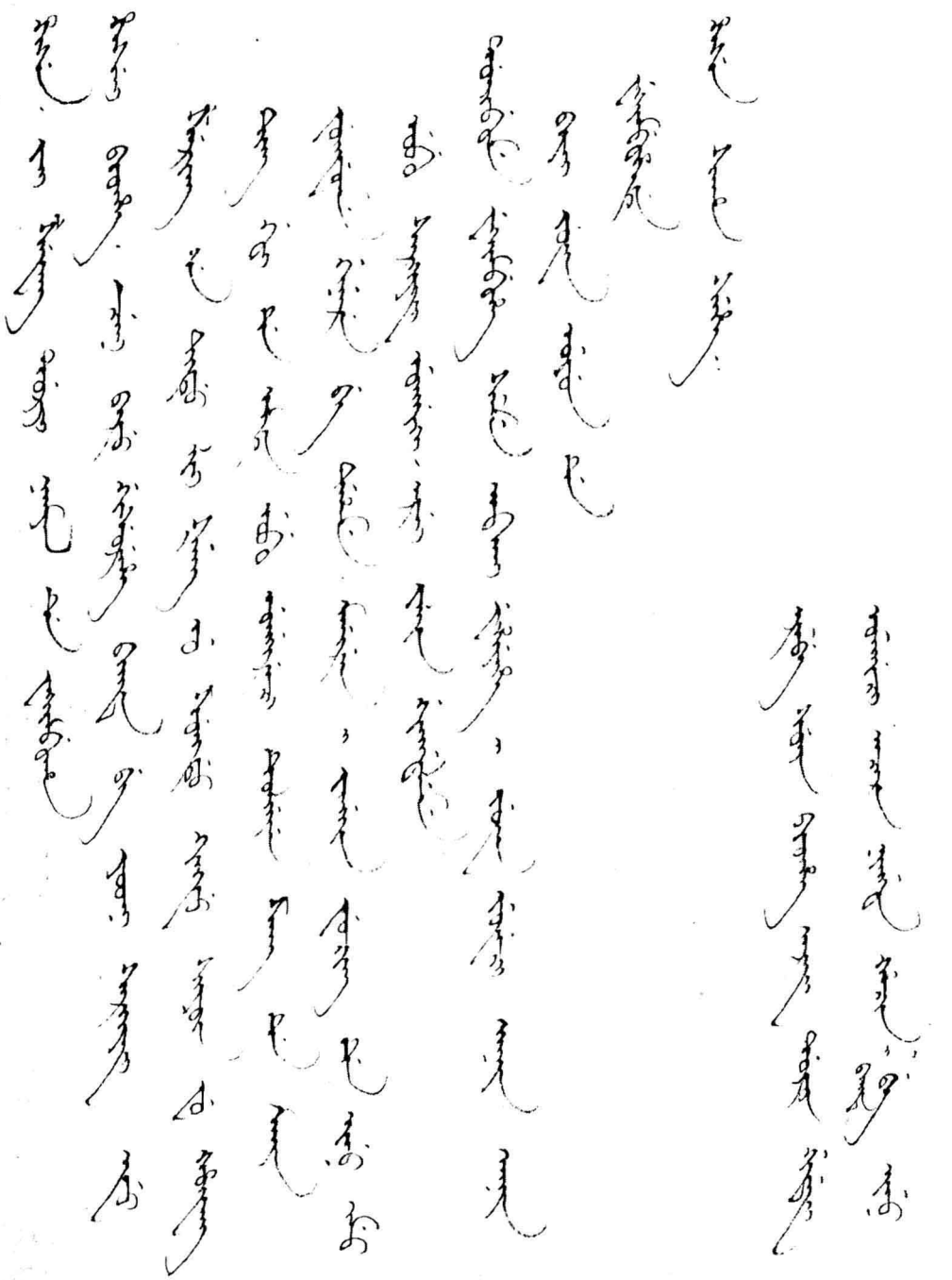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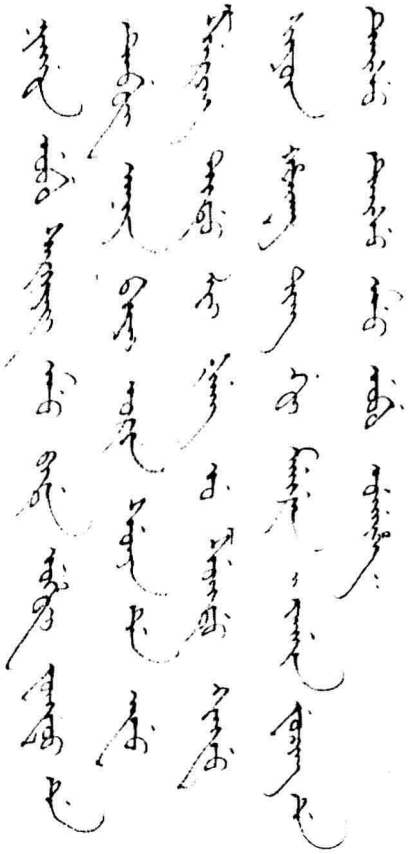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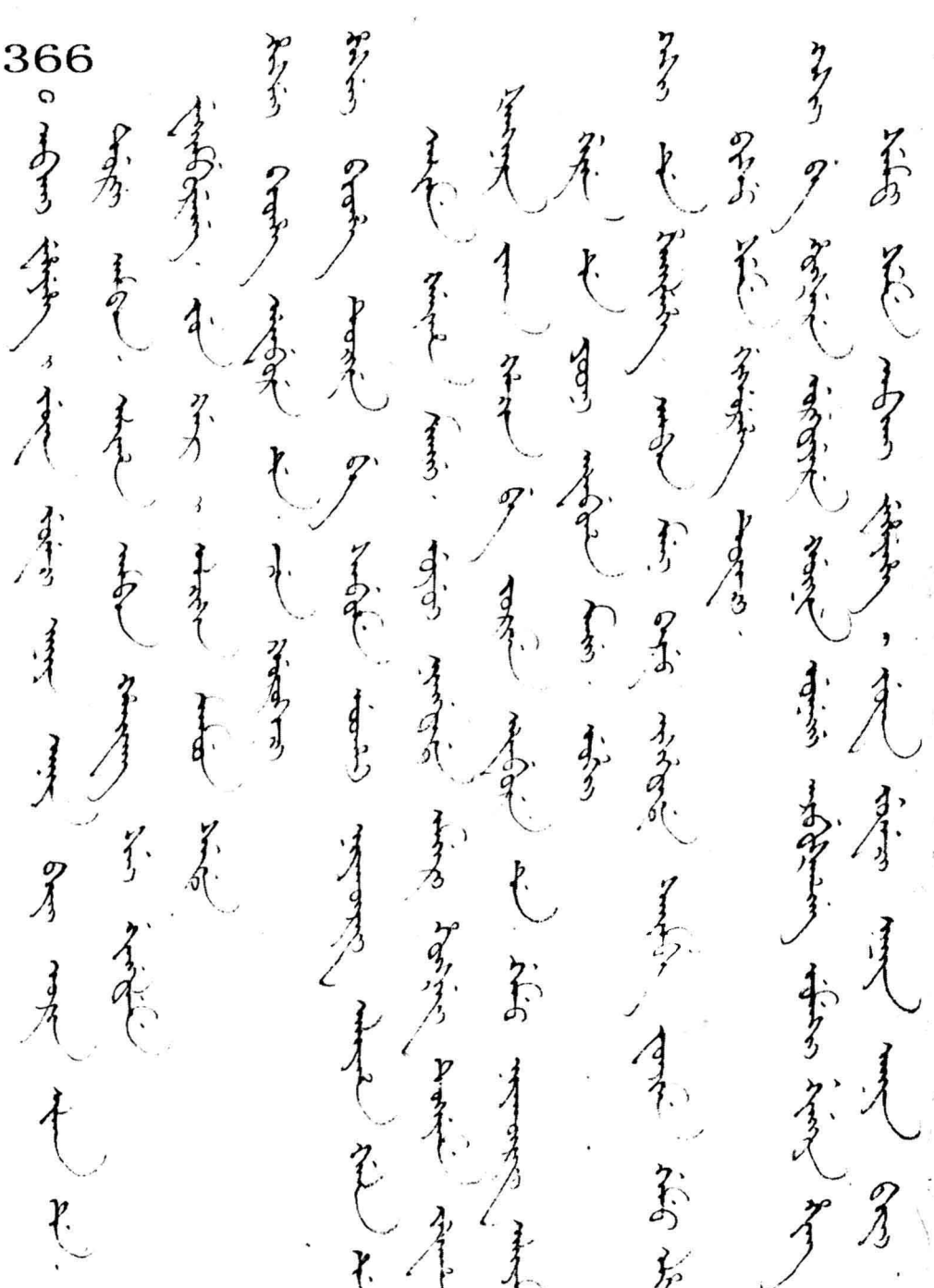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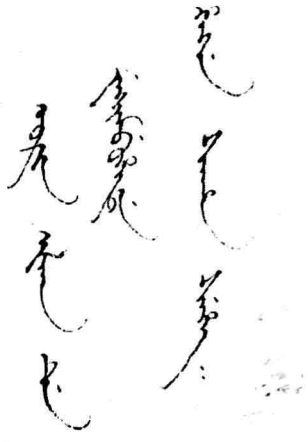
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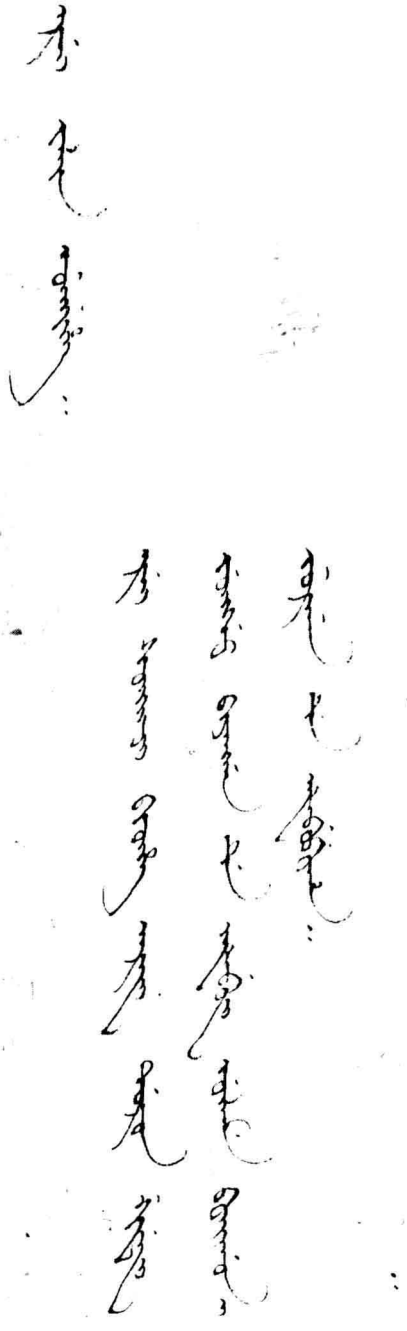
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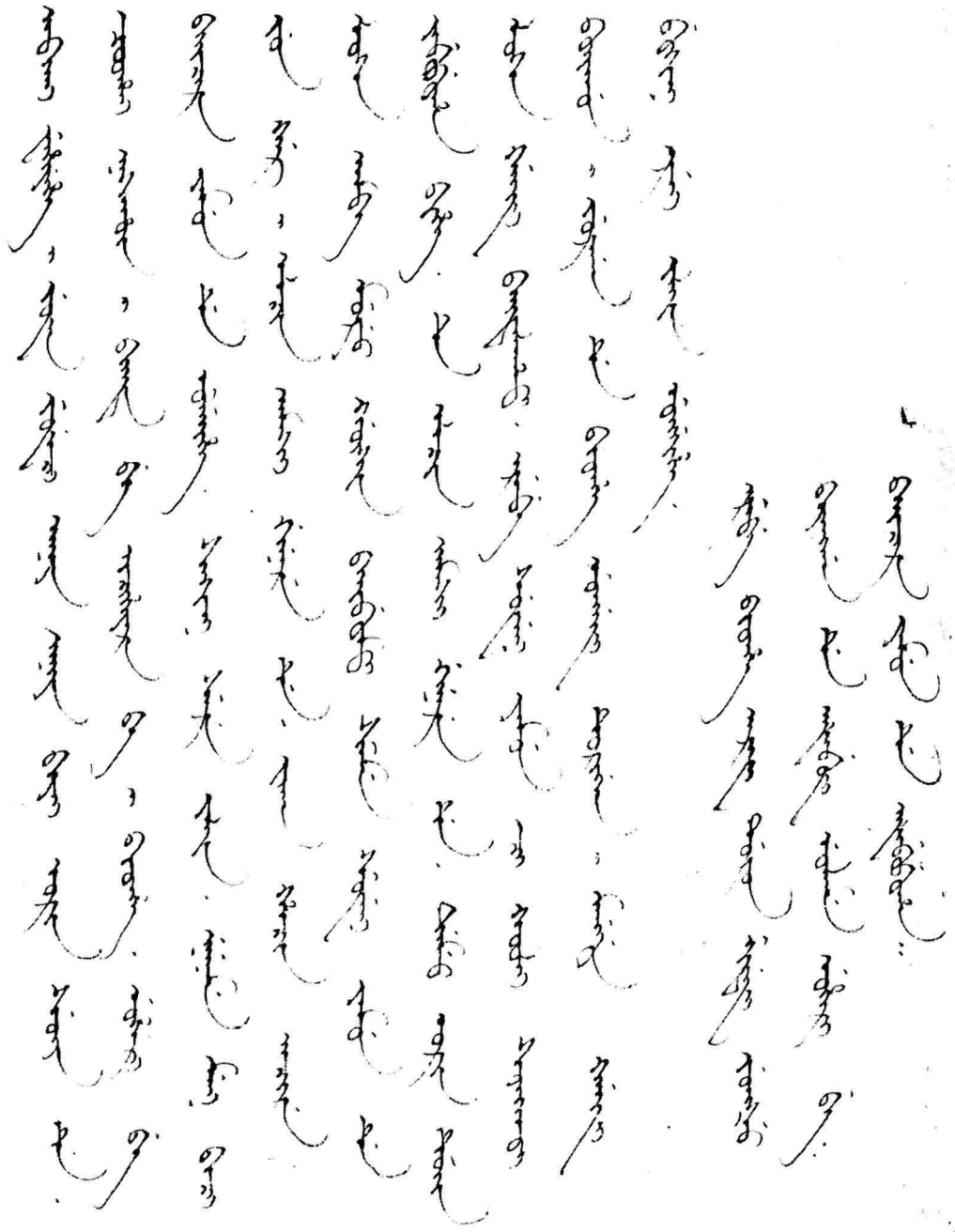


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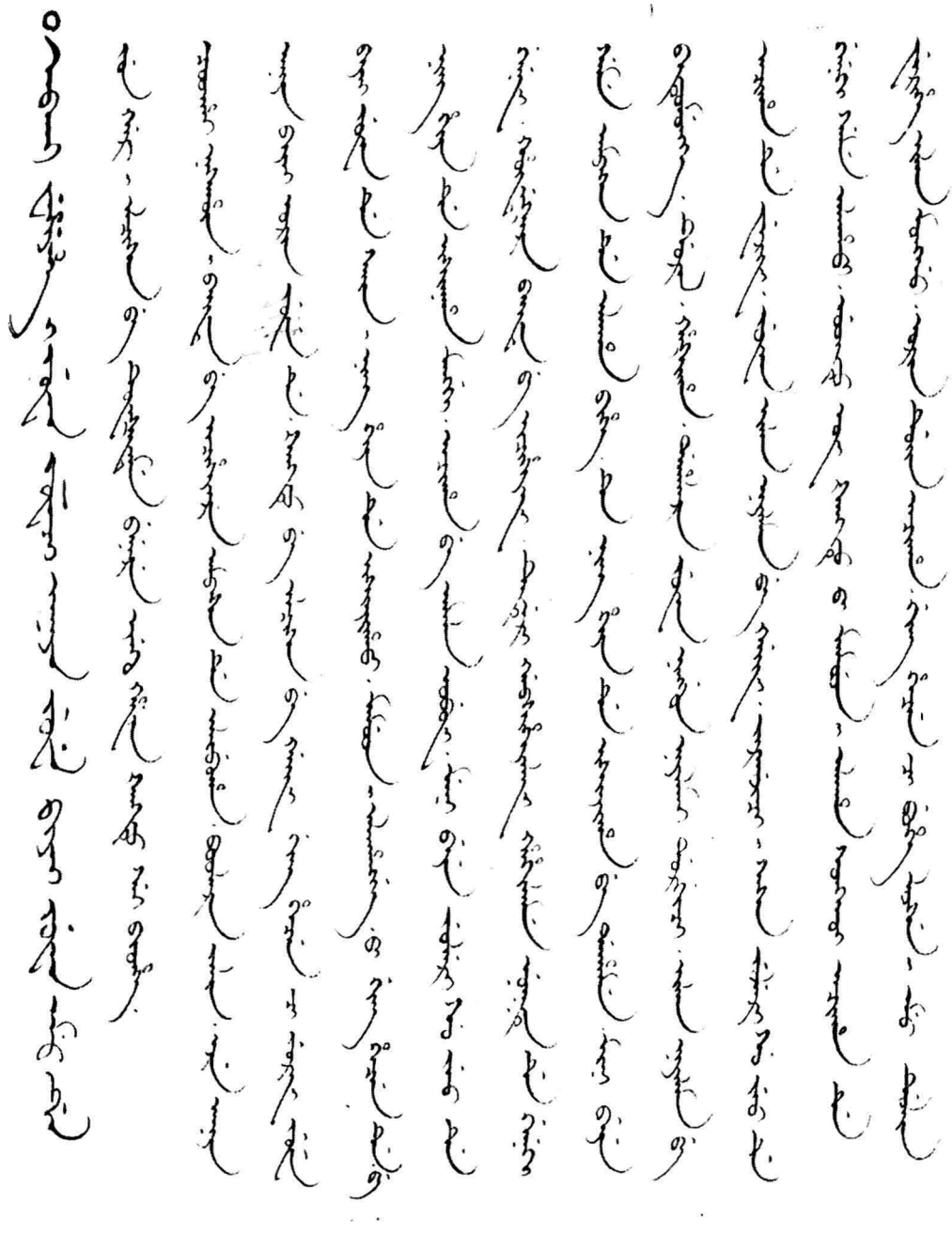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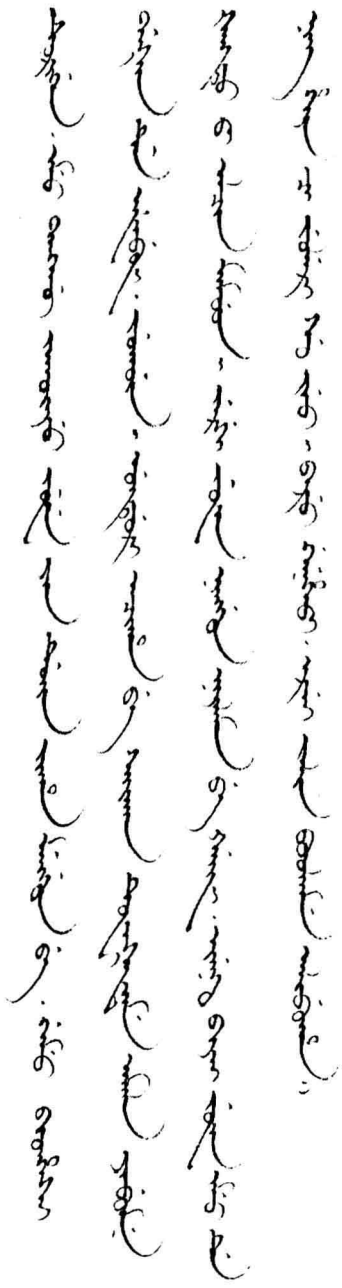


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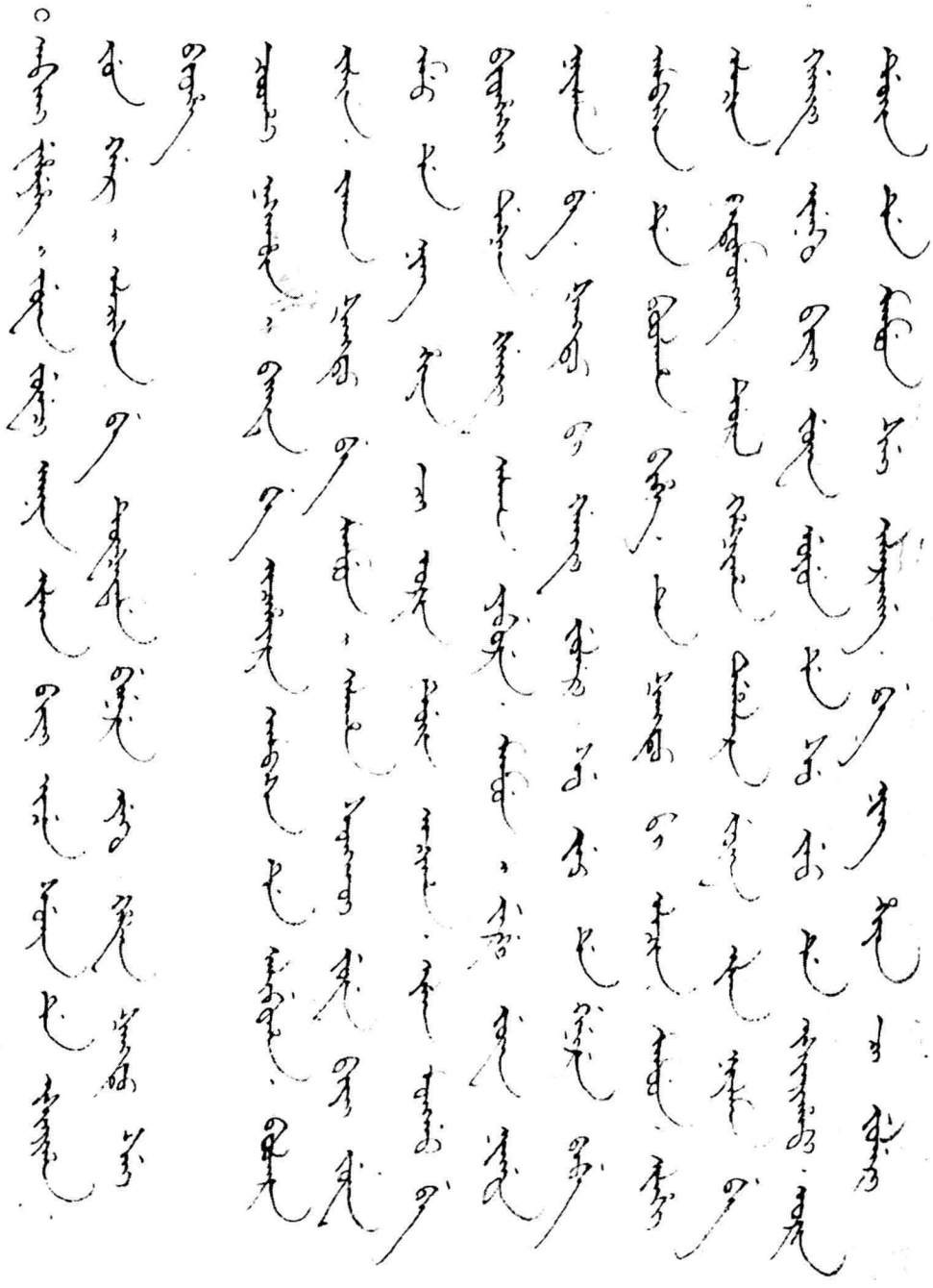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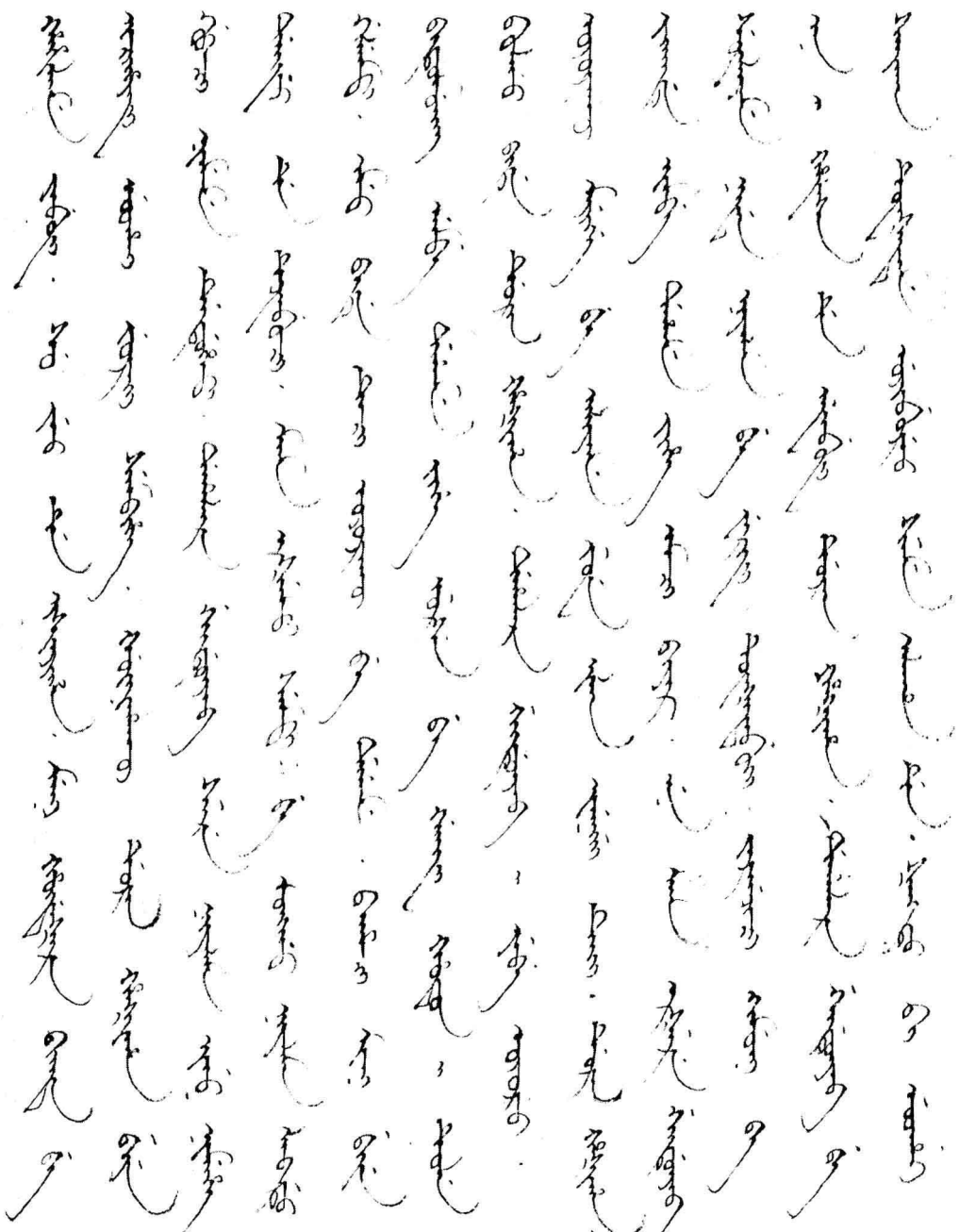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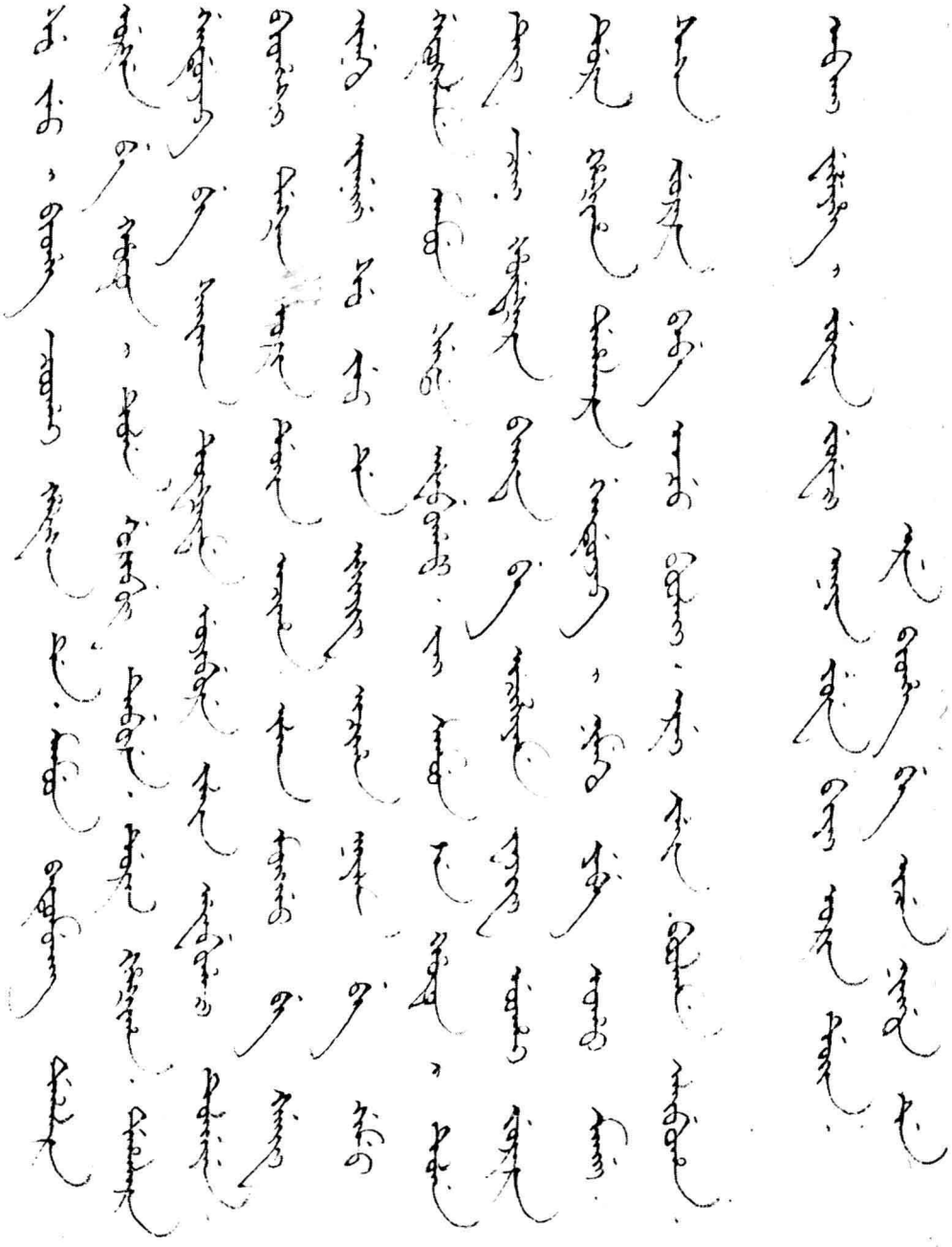




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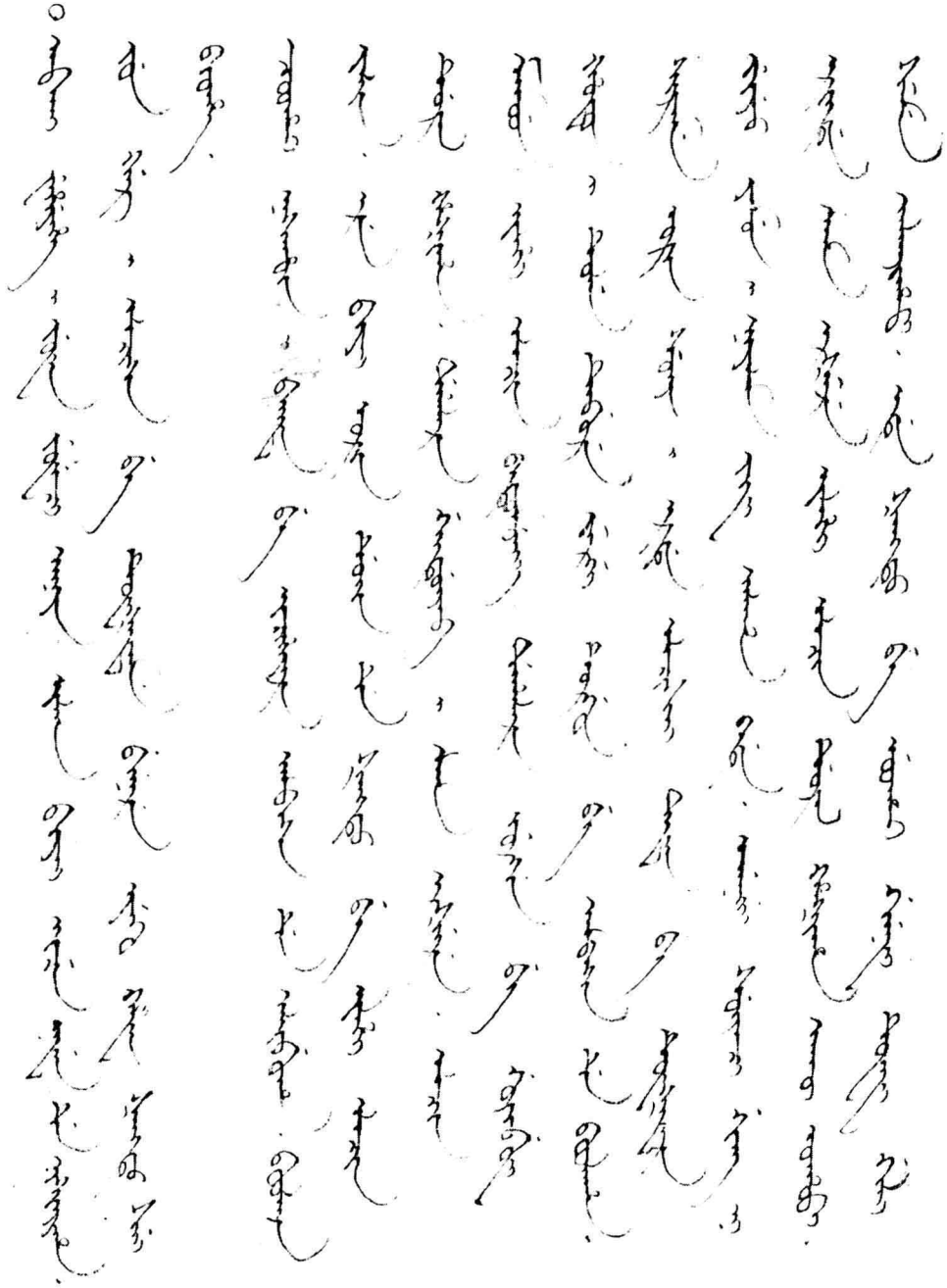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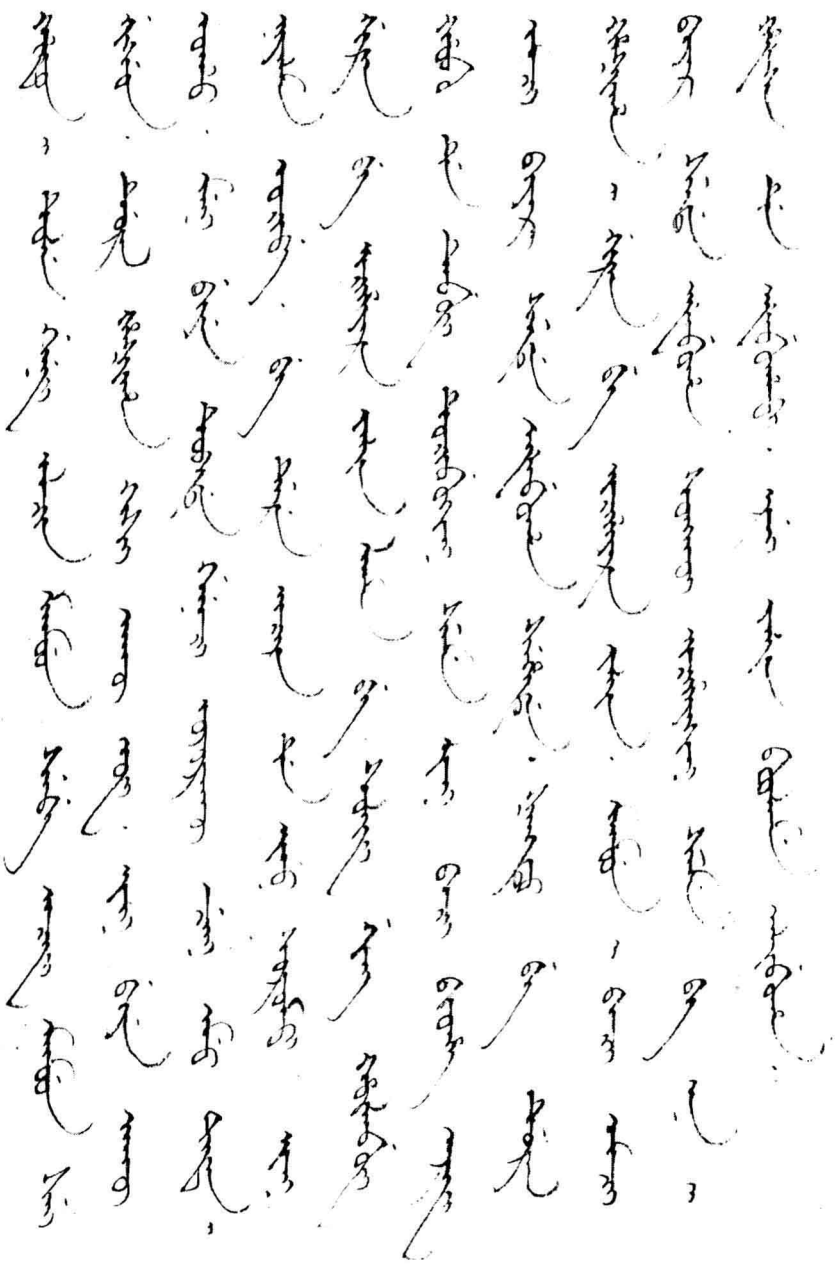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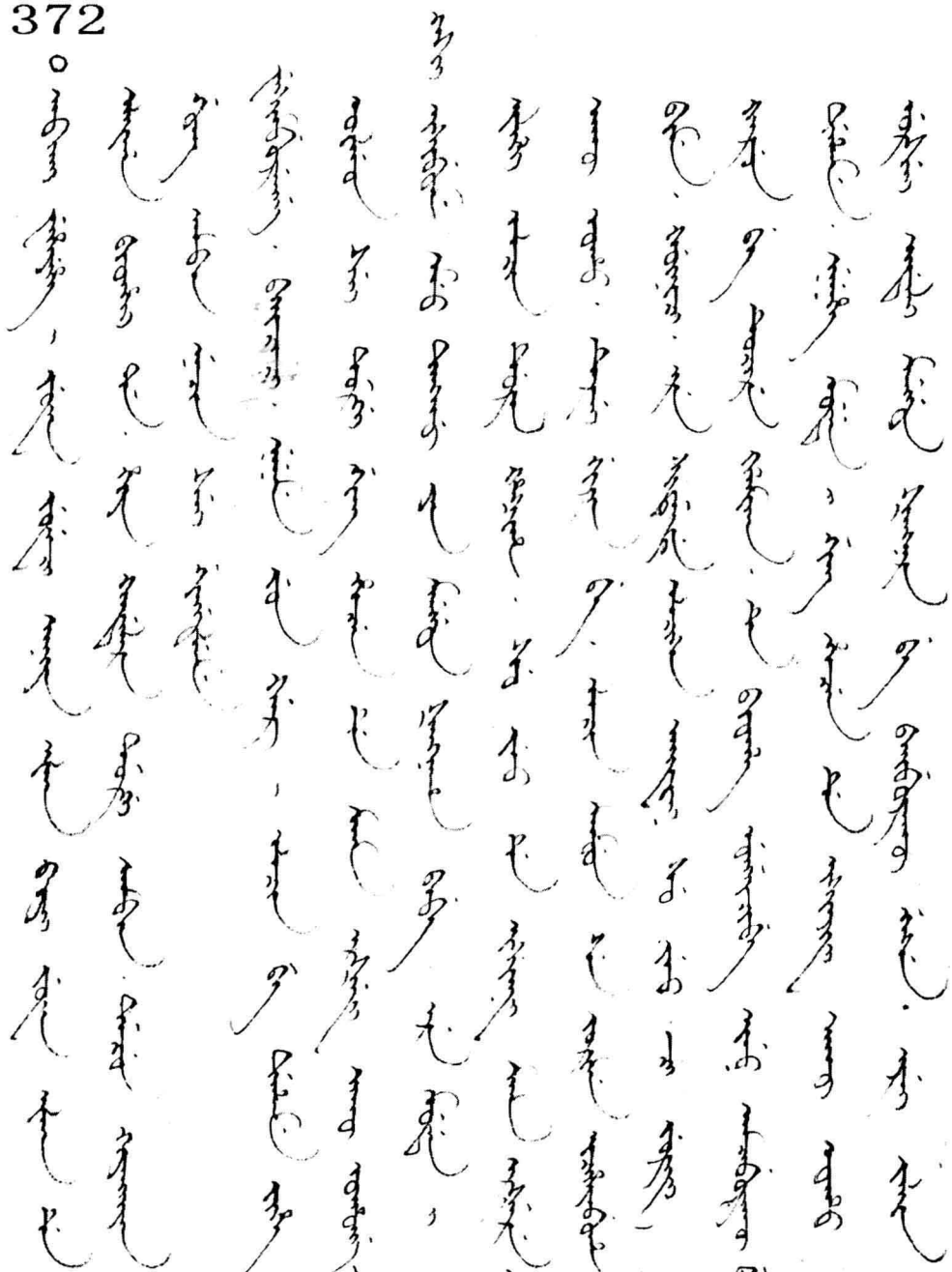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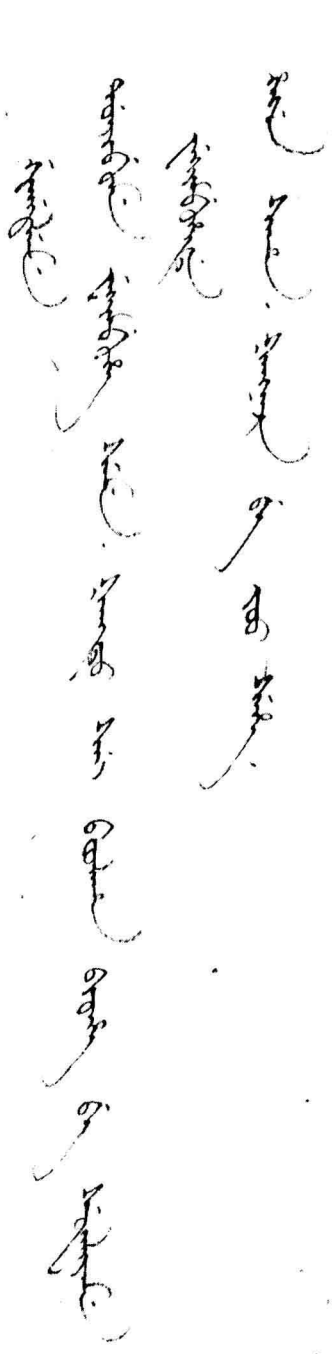
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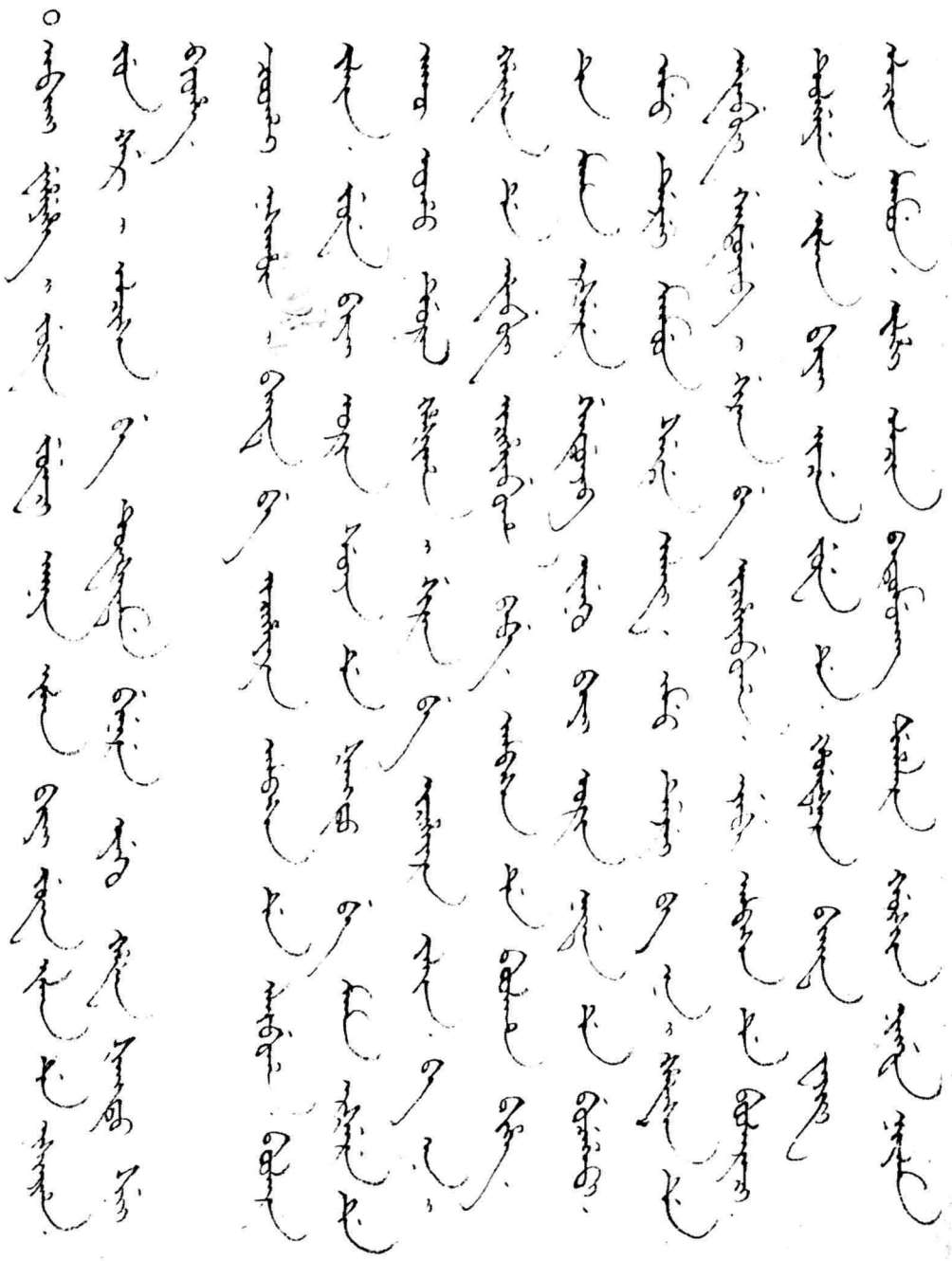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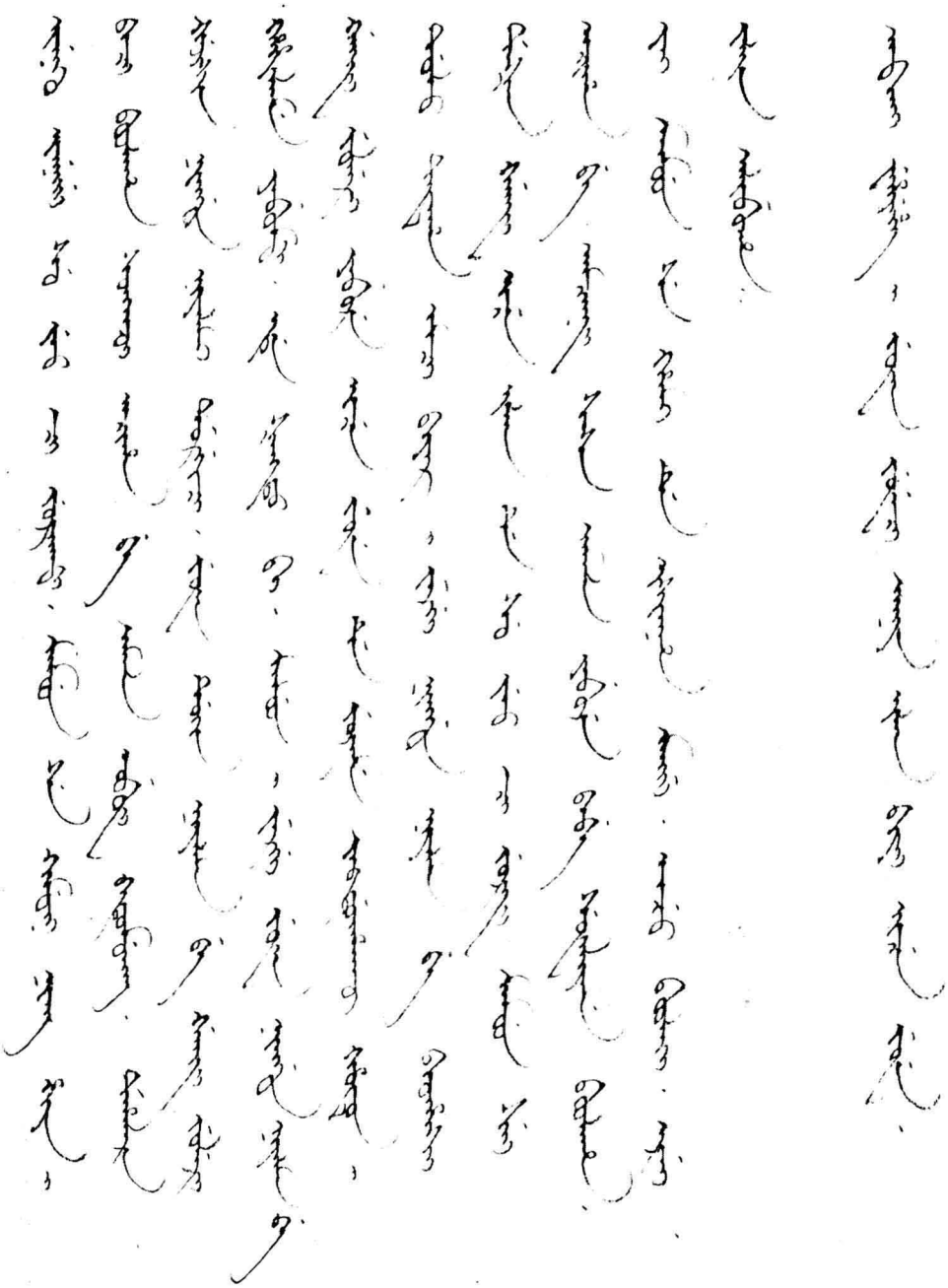
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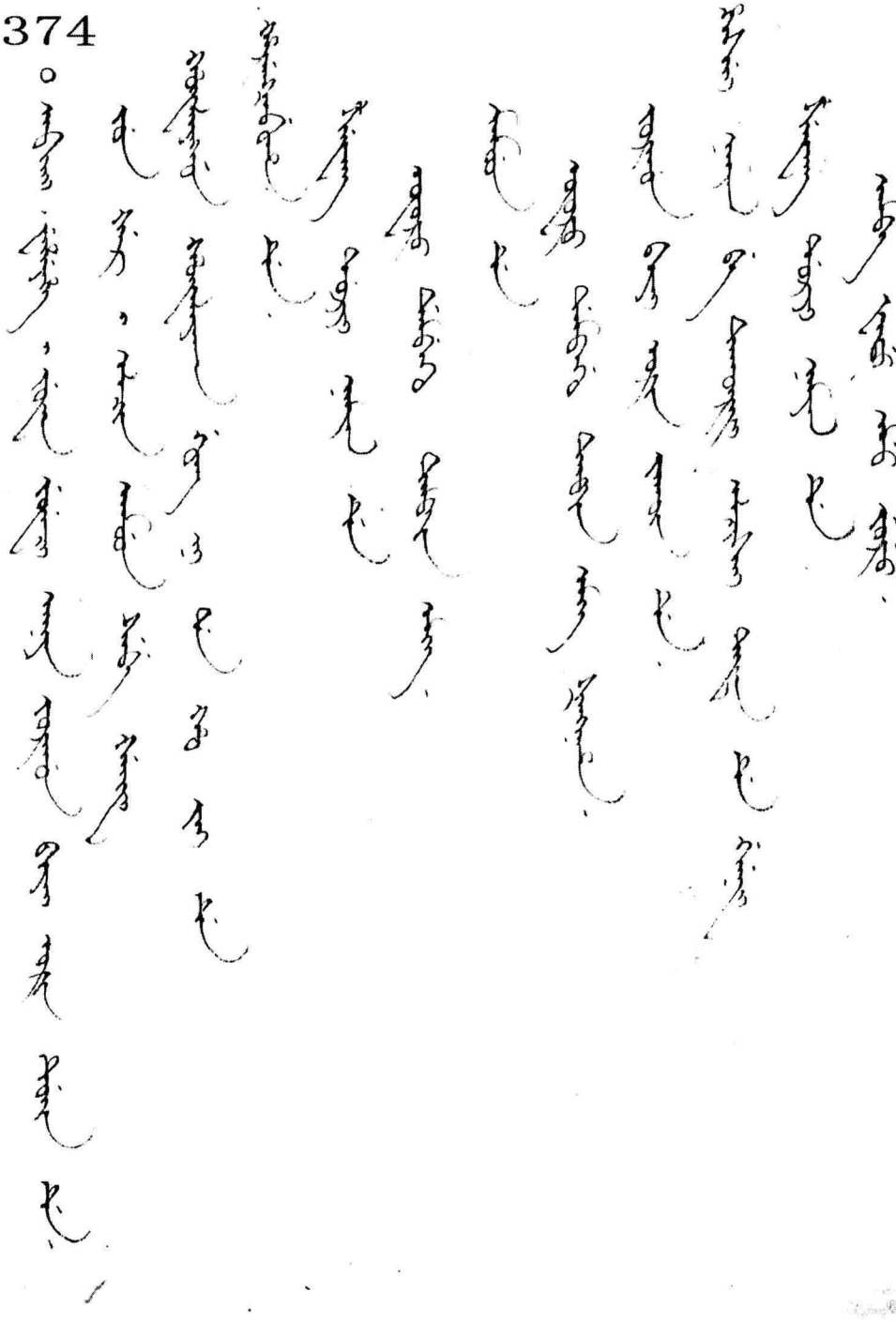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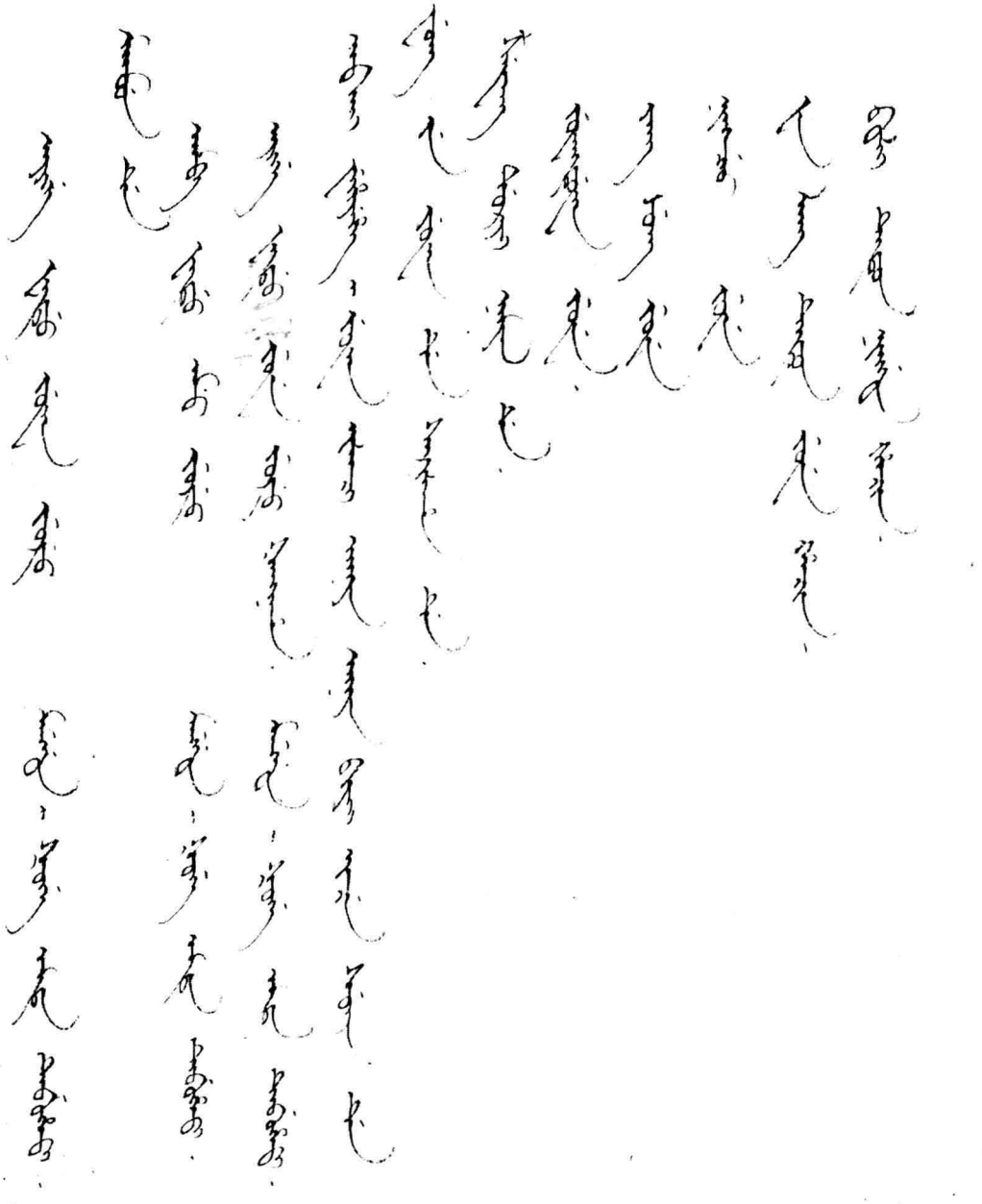
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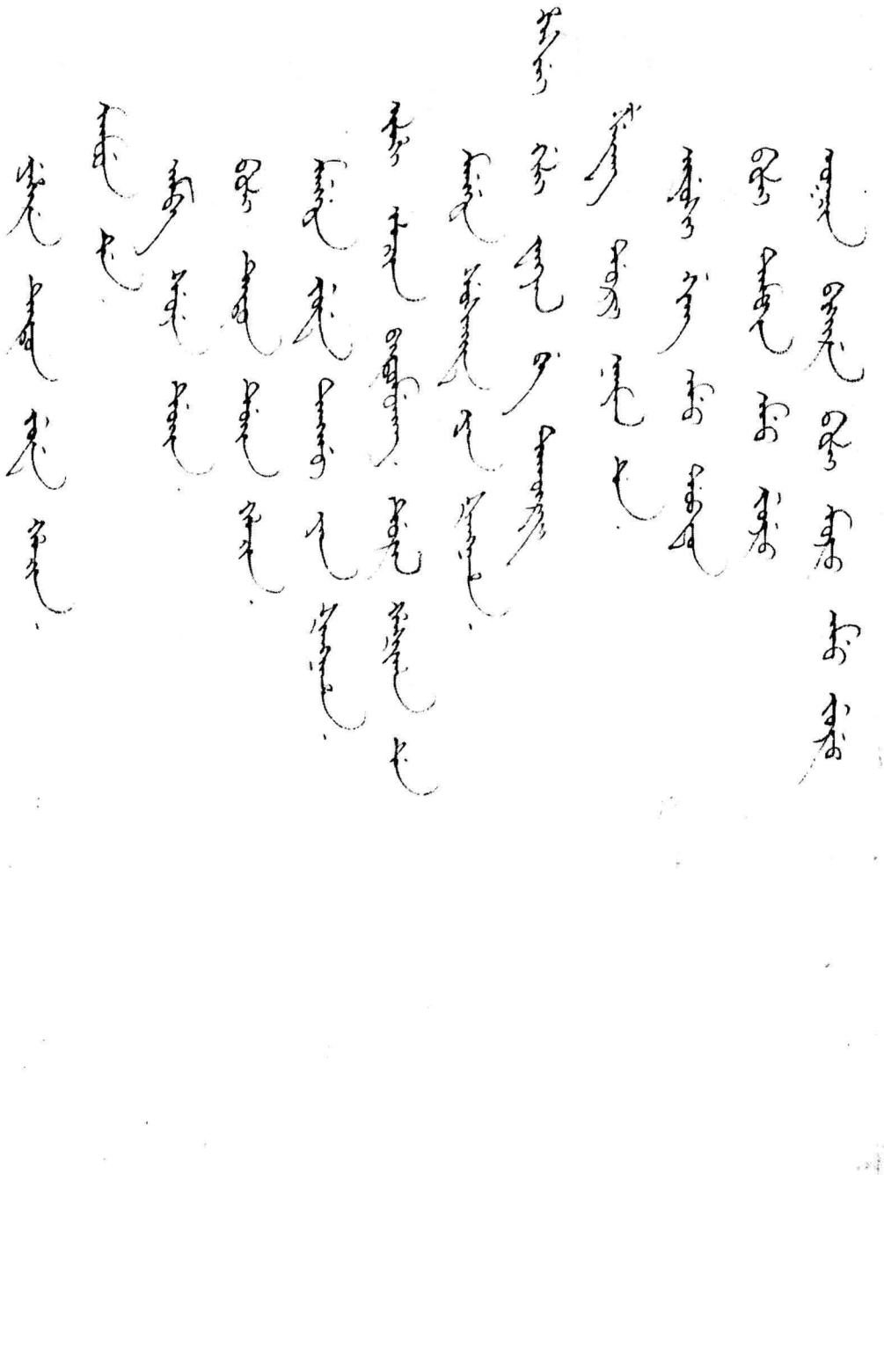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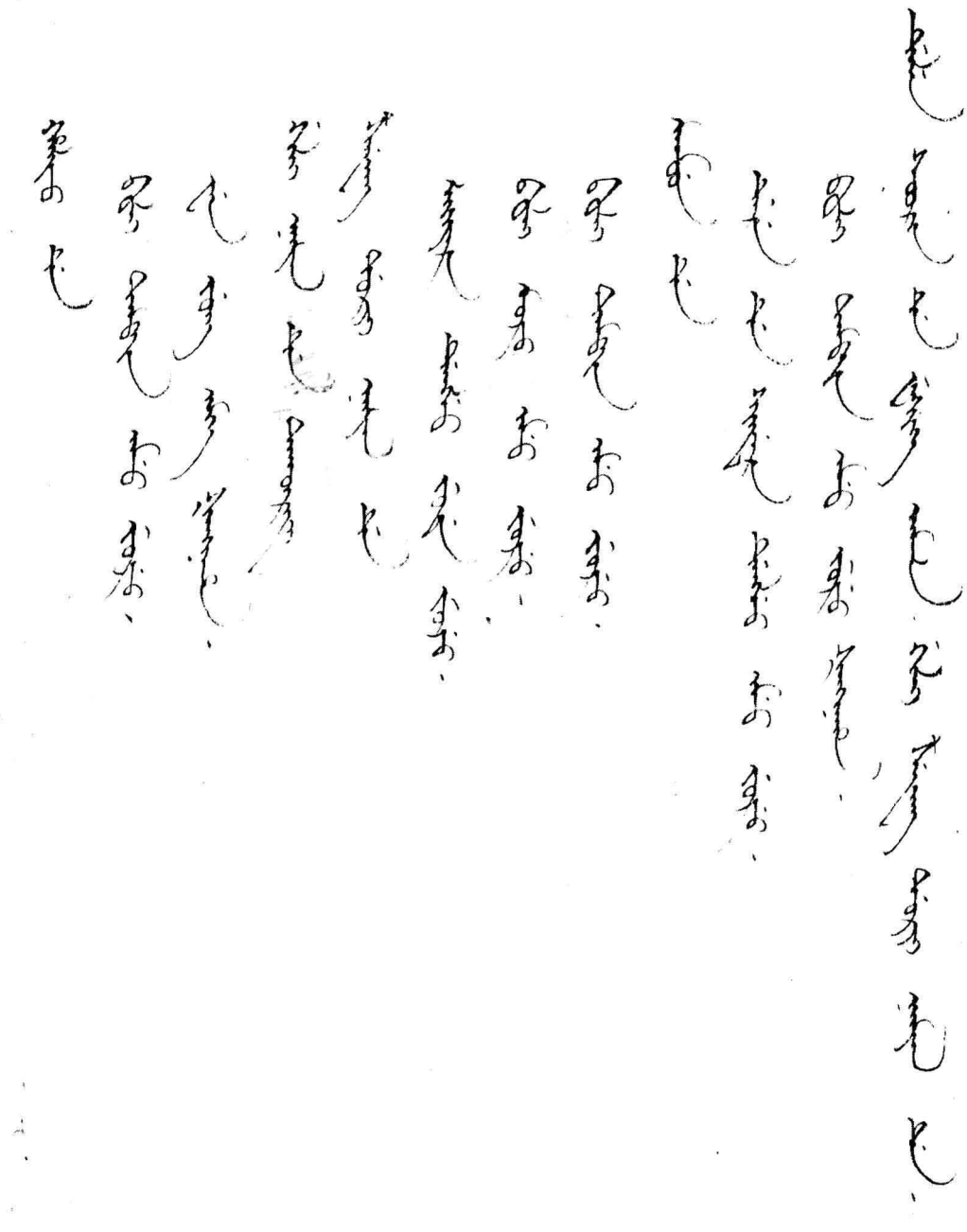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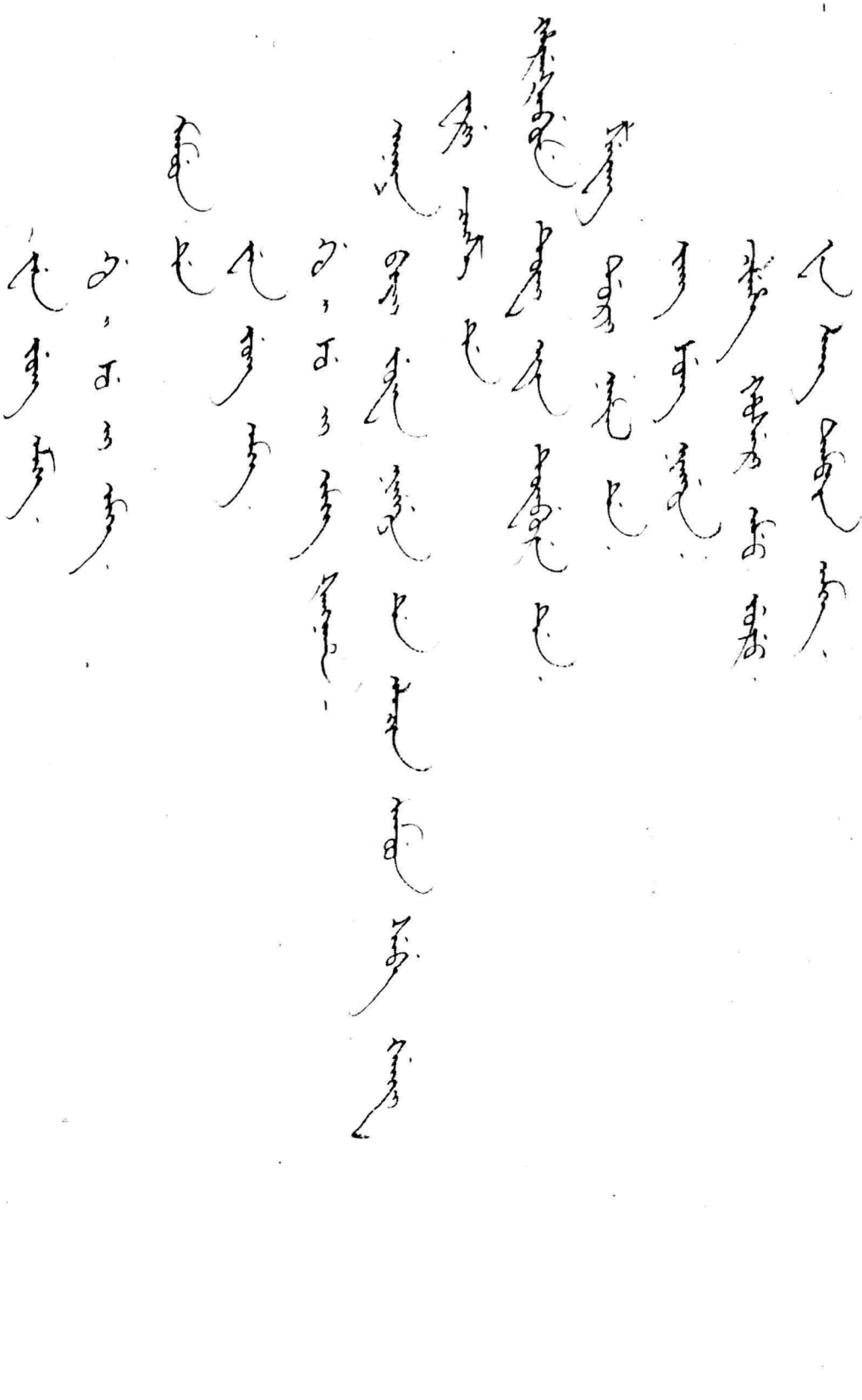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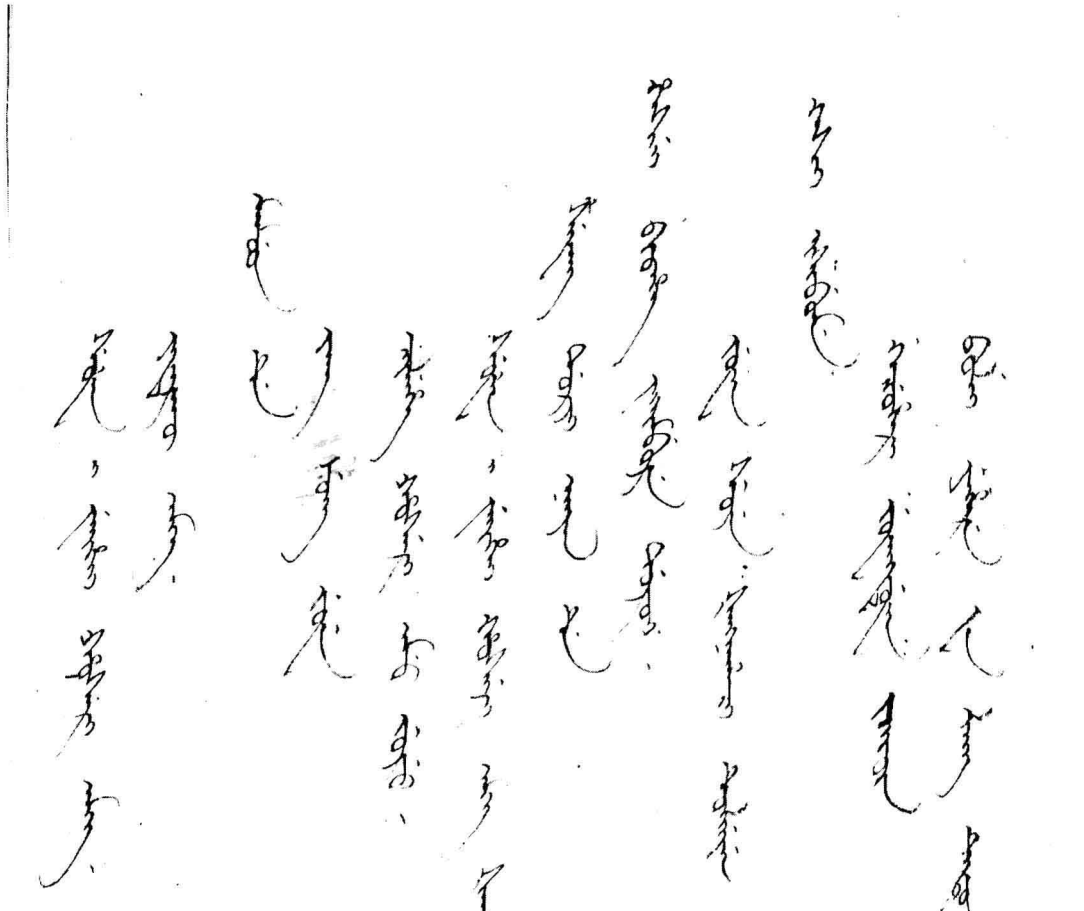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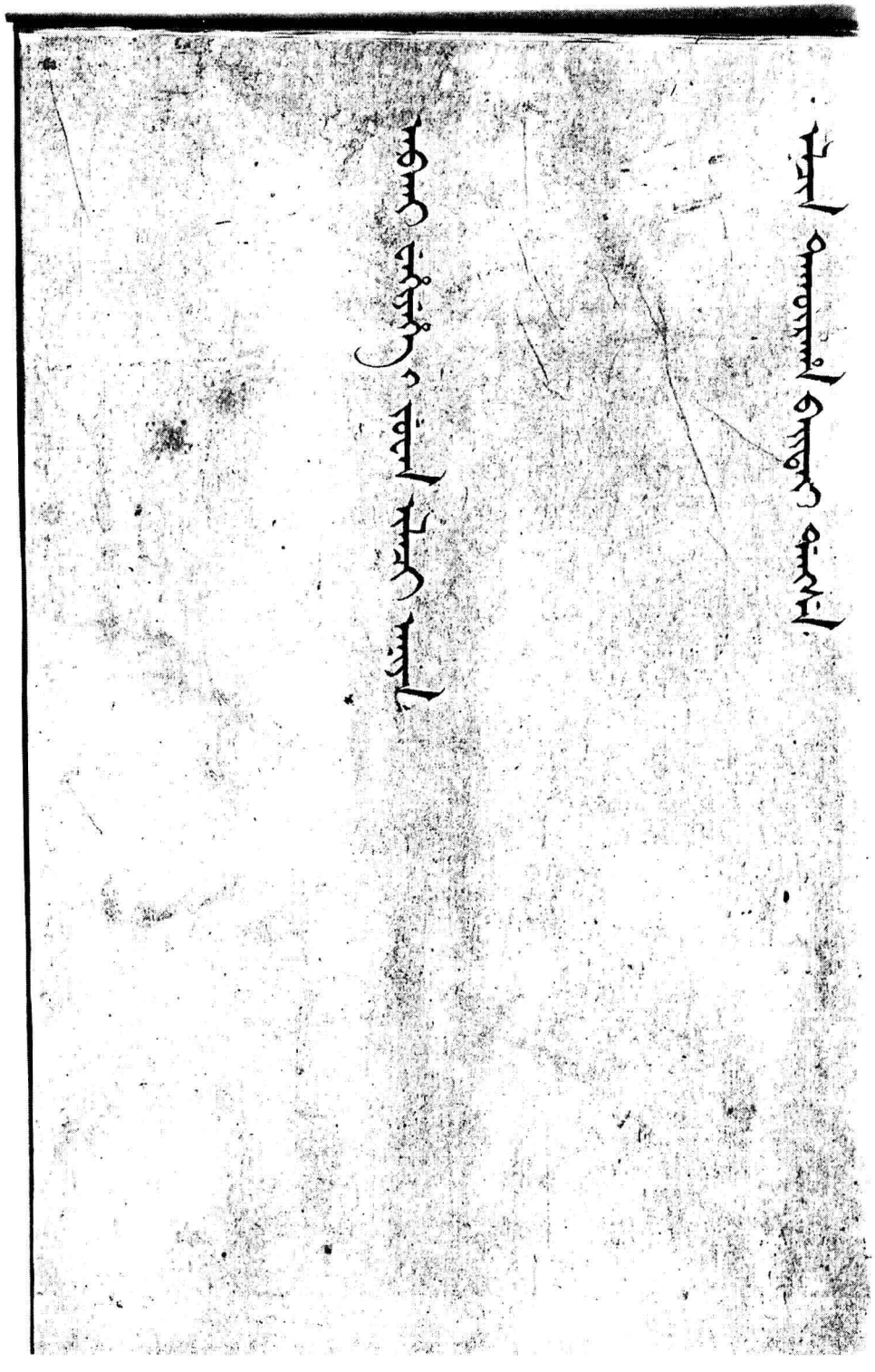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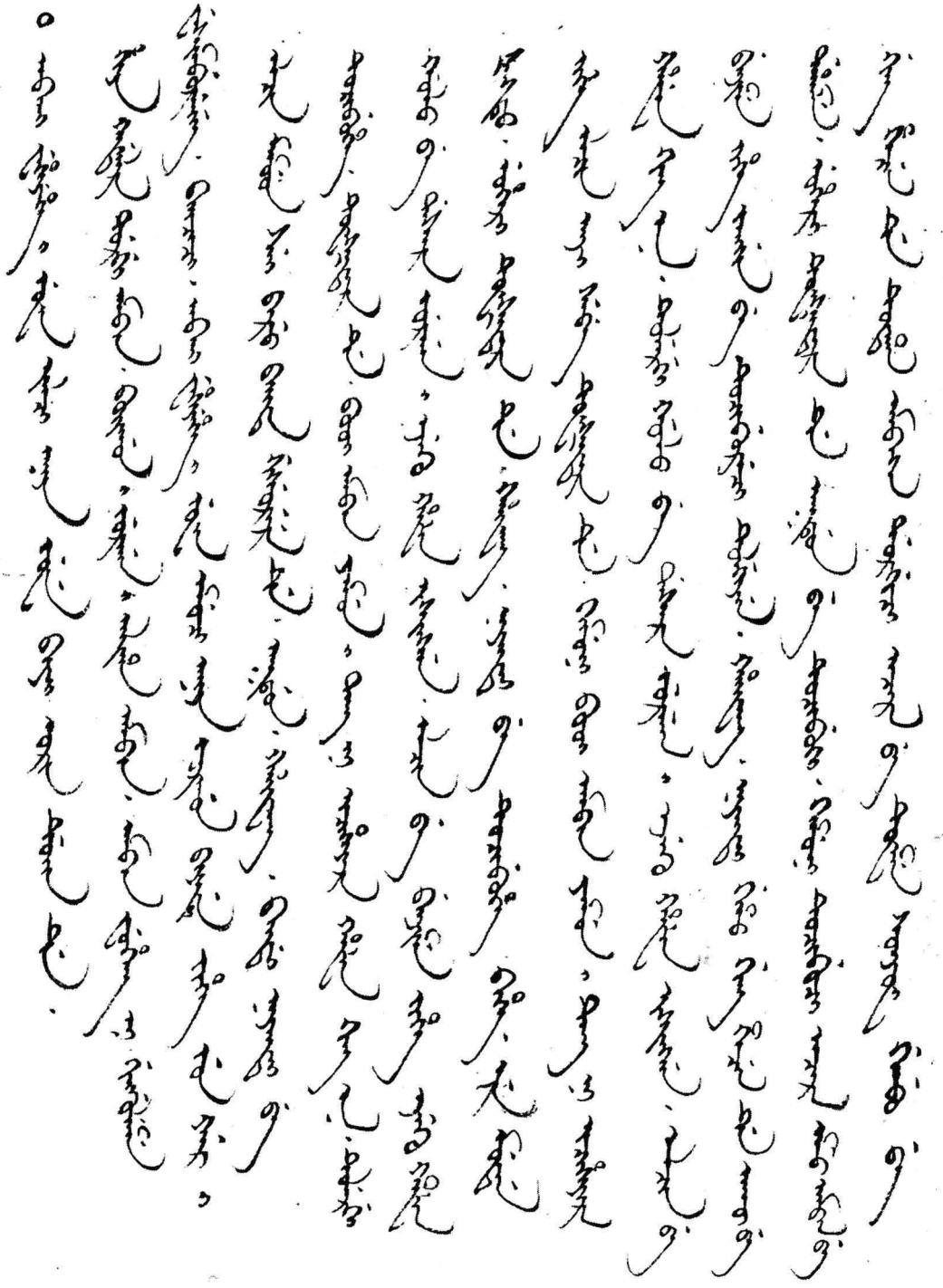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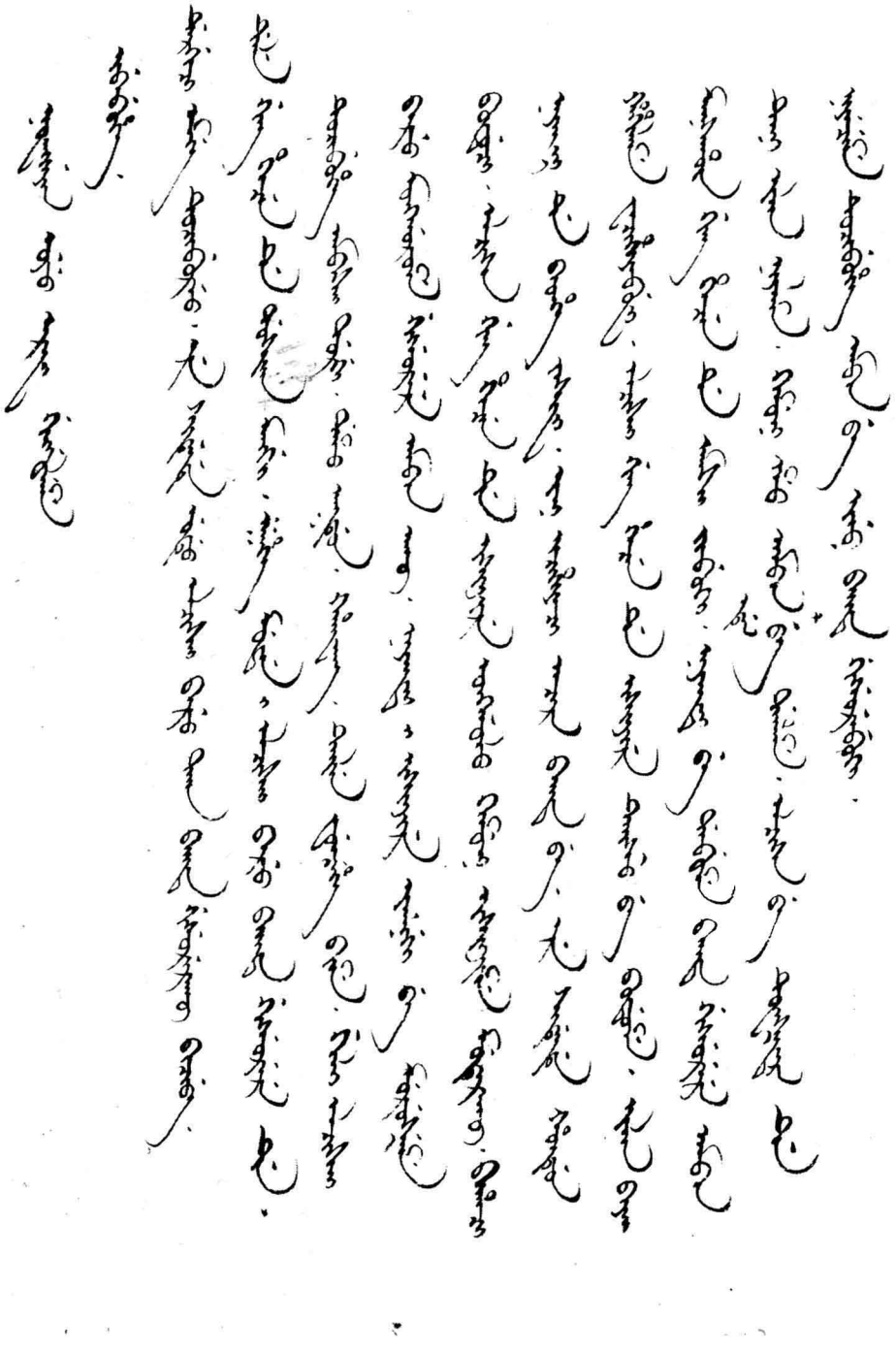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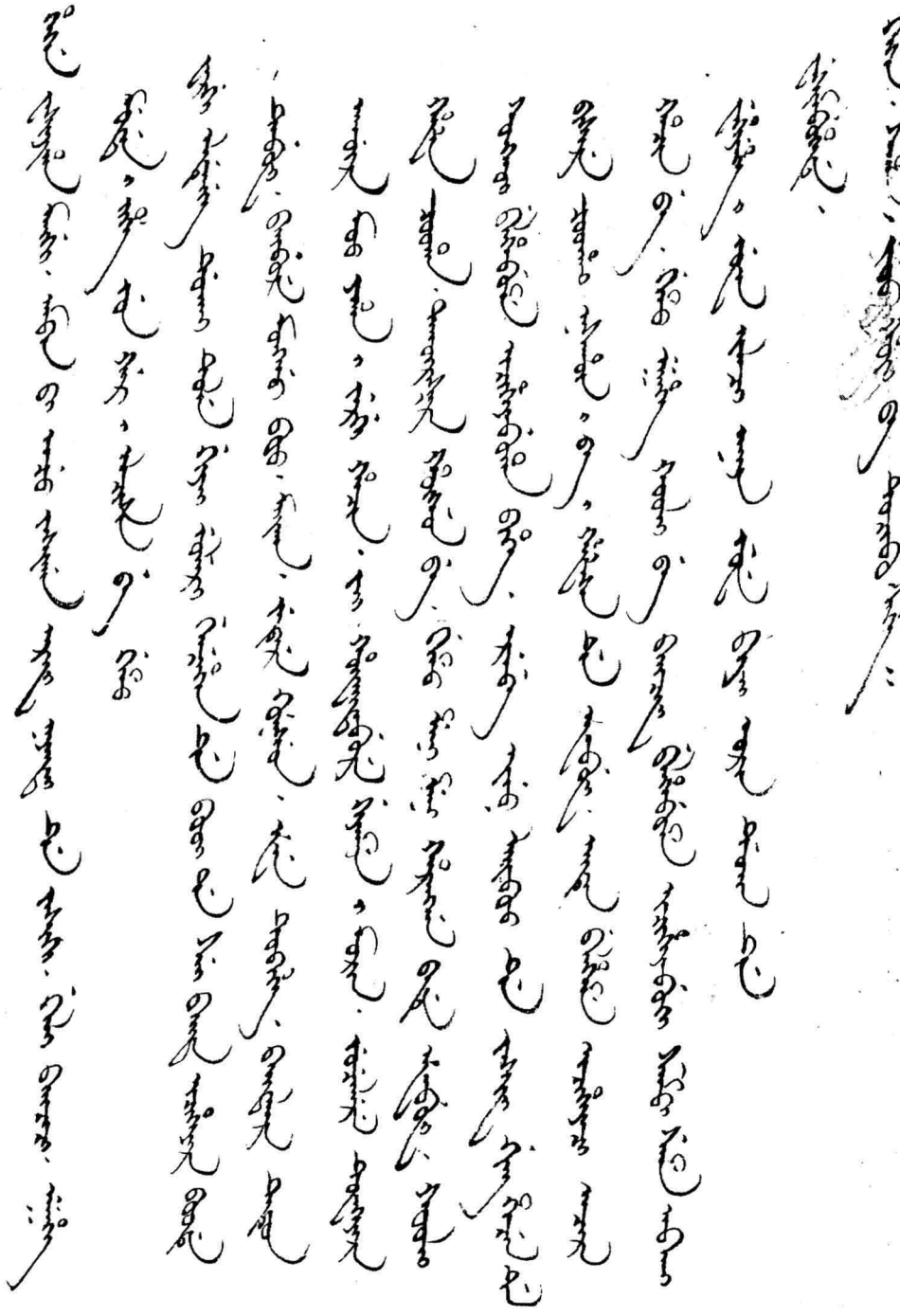
以上见《夷使档》17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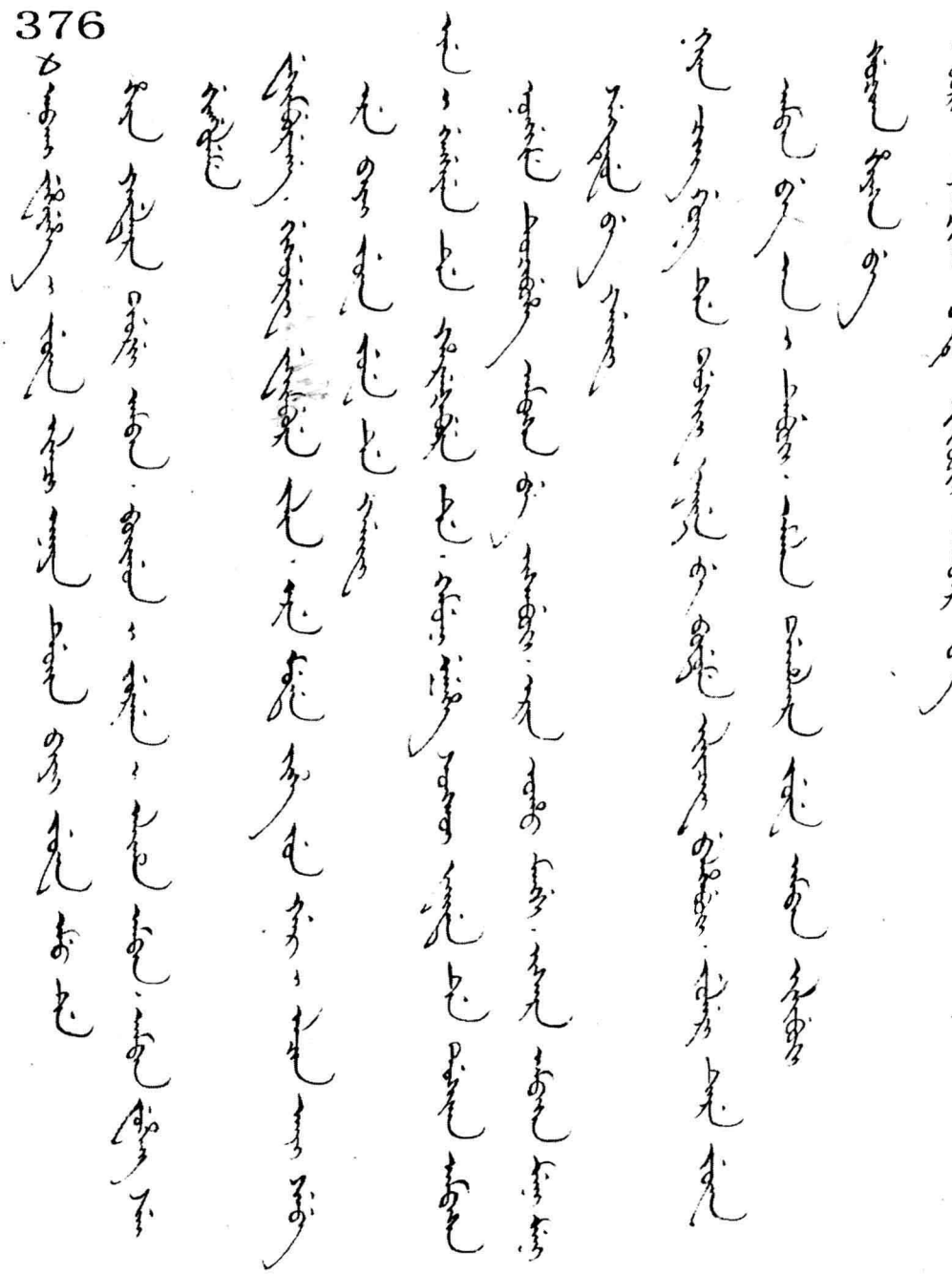
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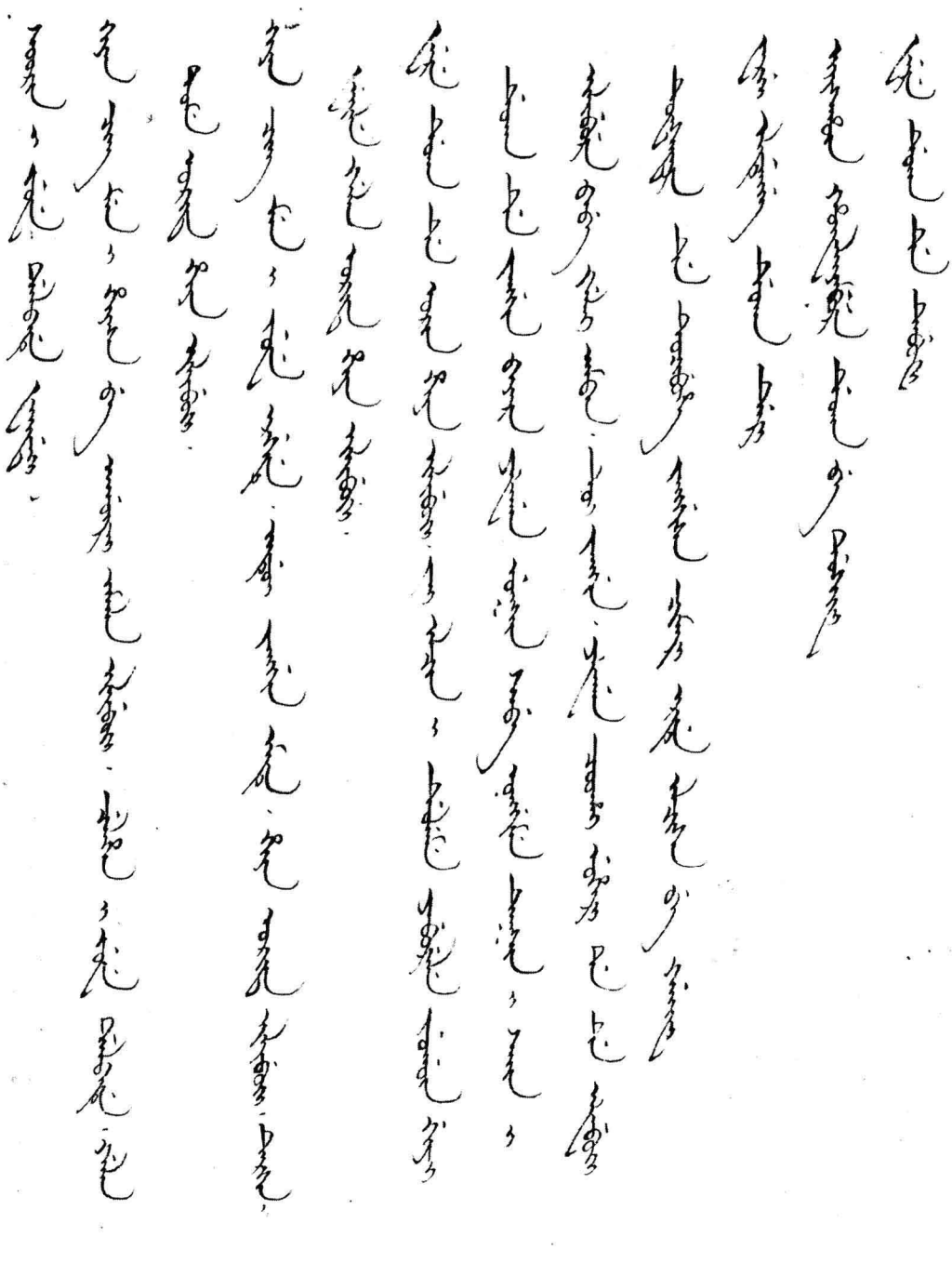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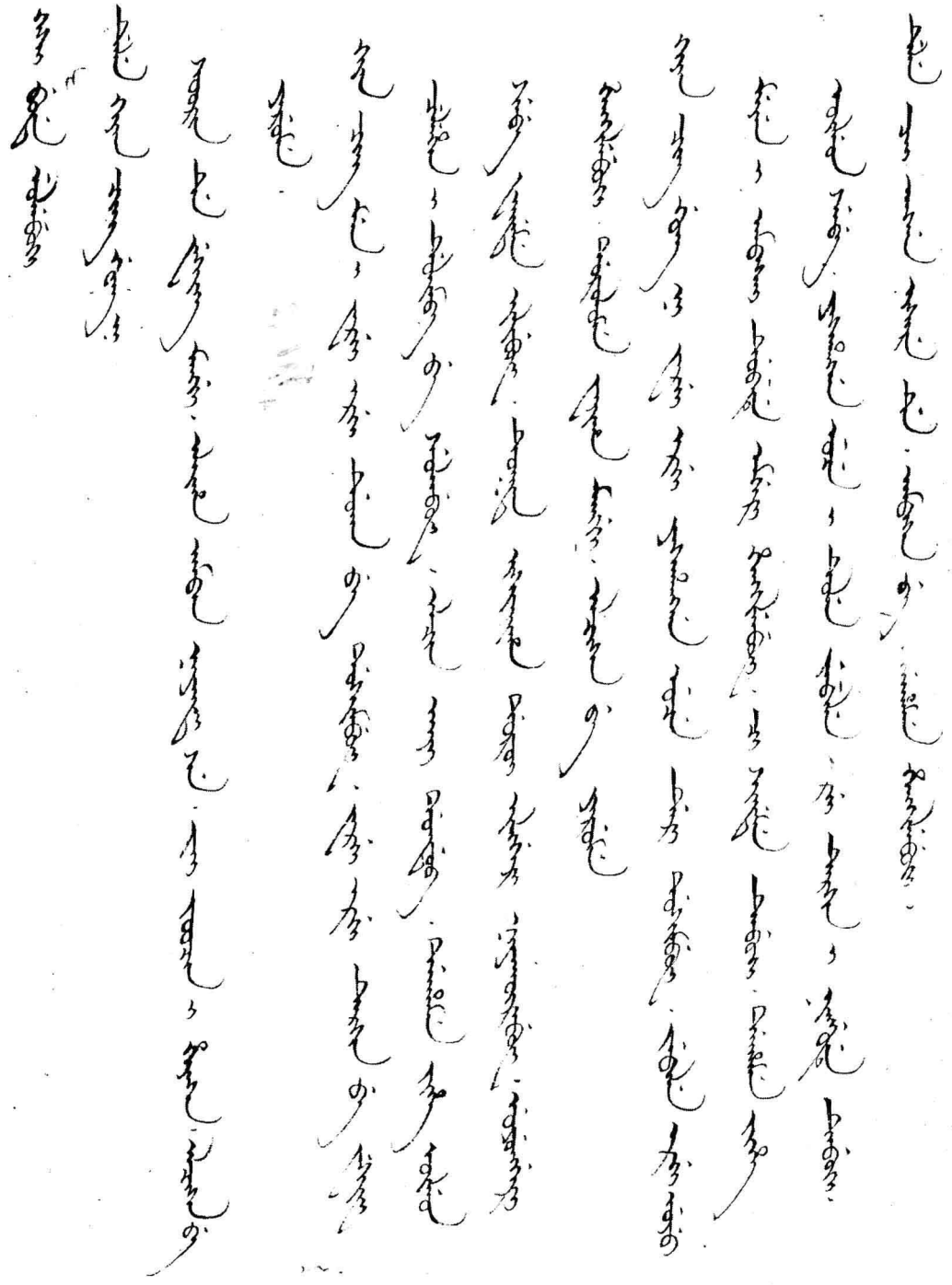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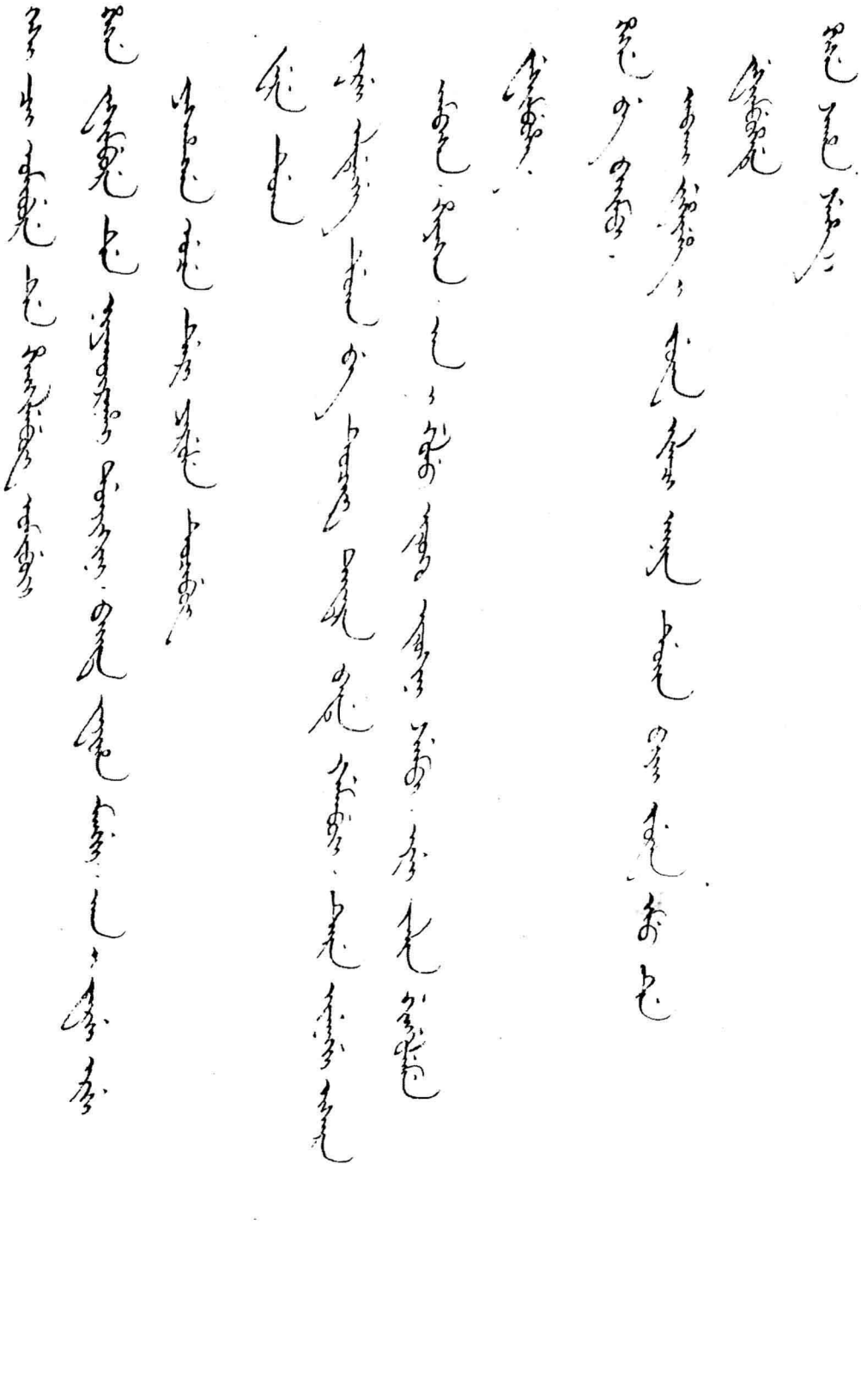


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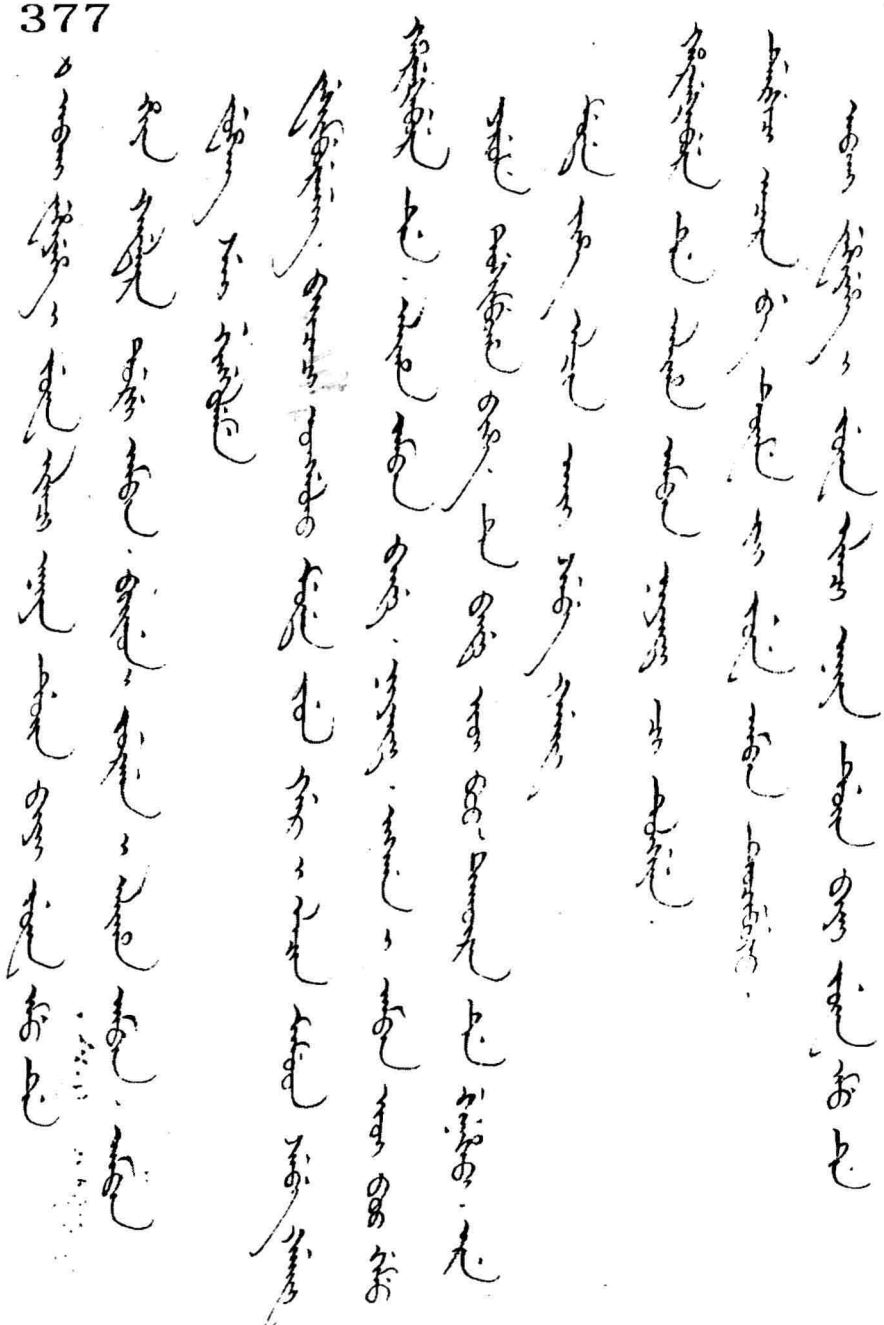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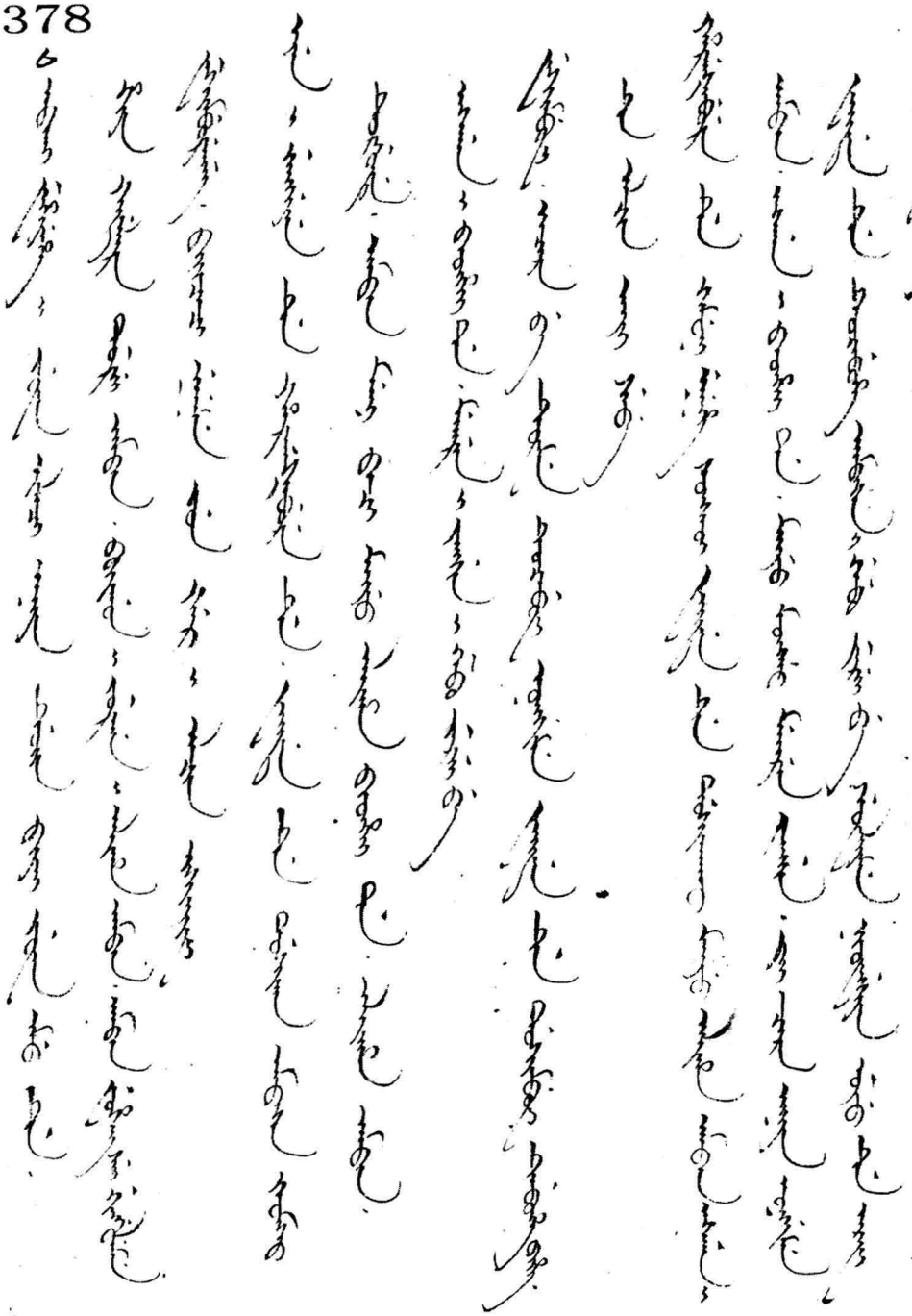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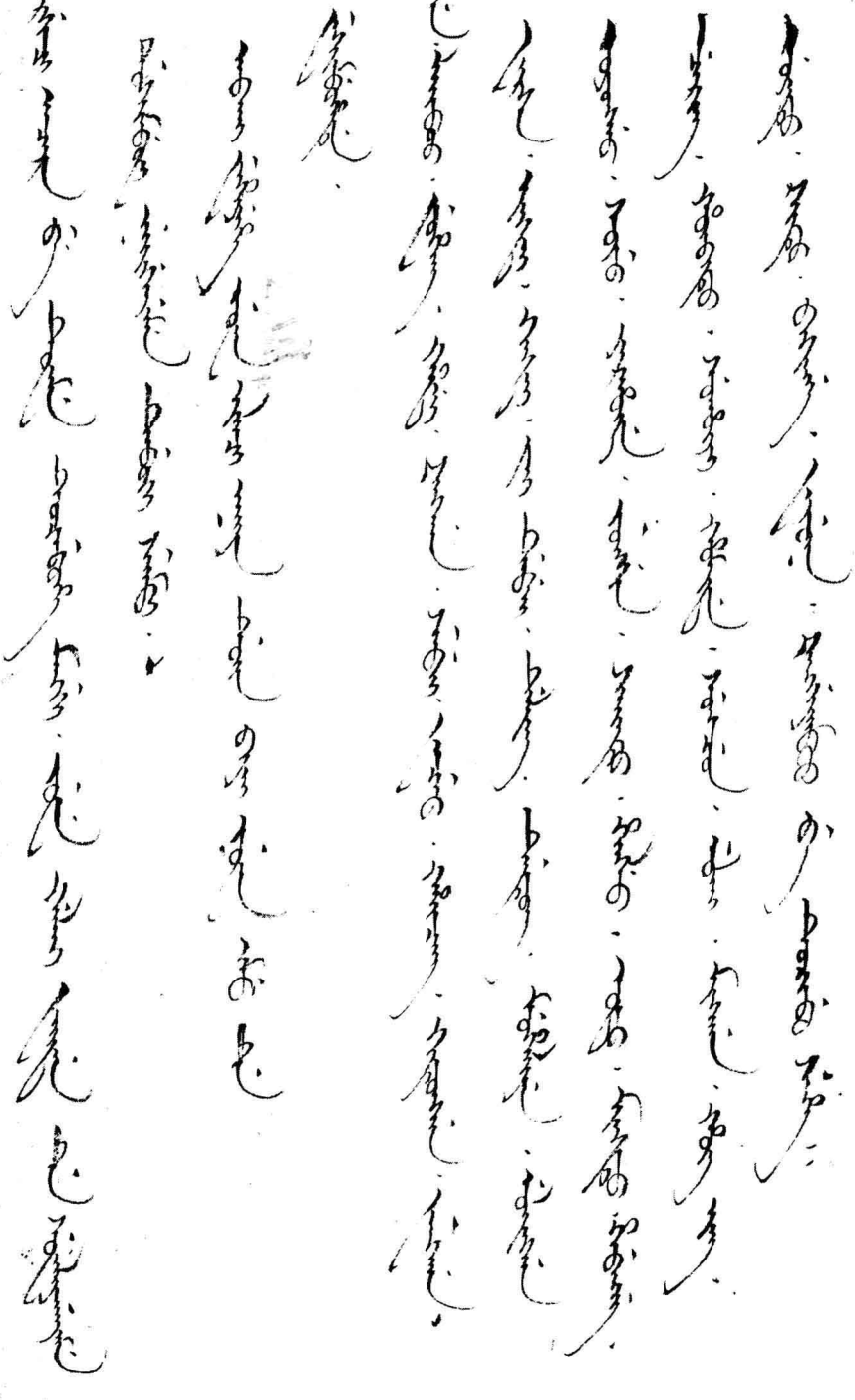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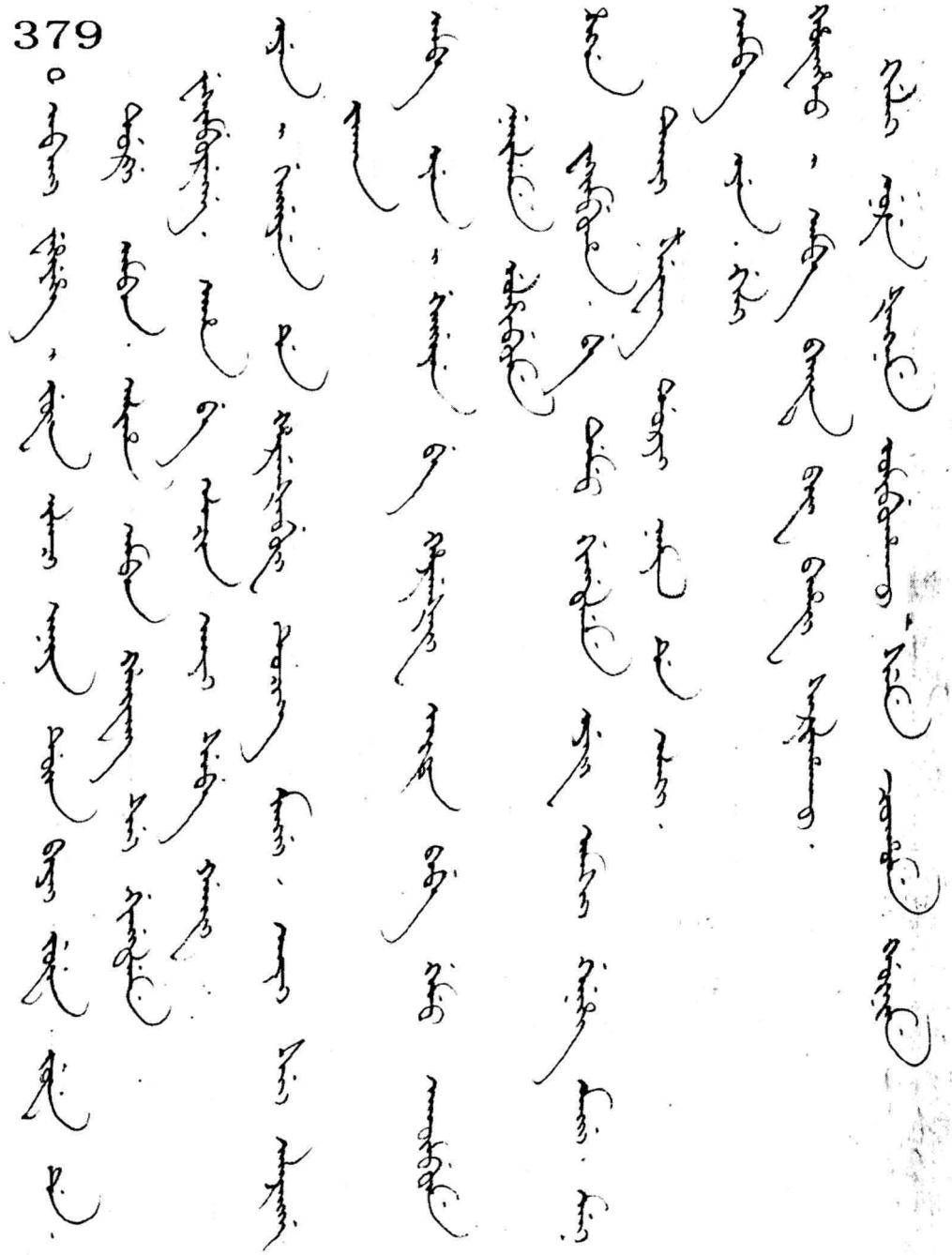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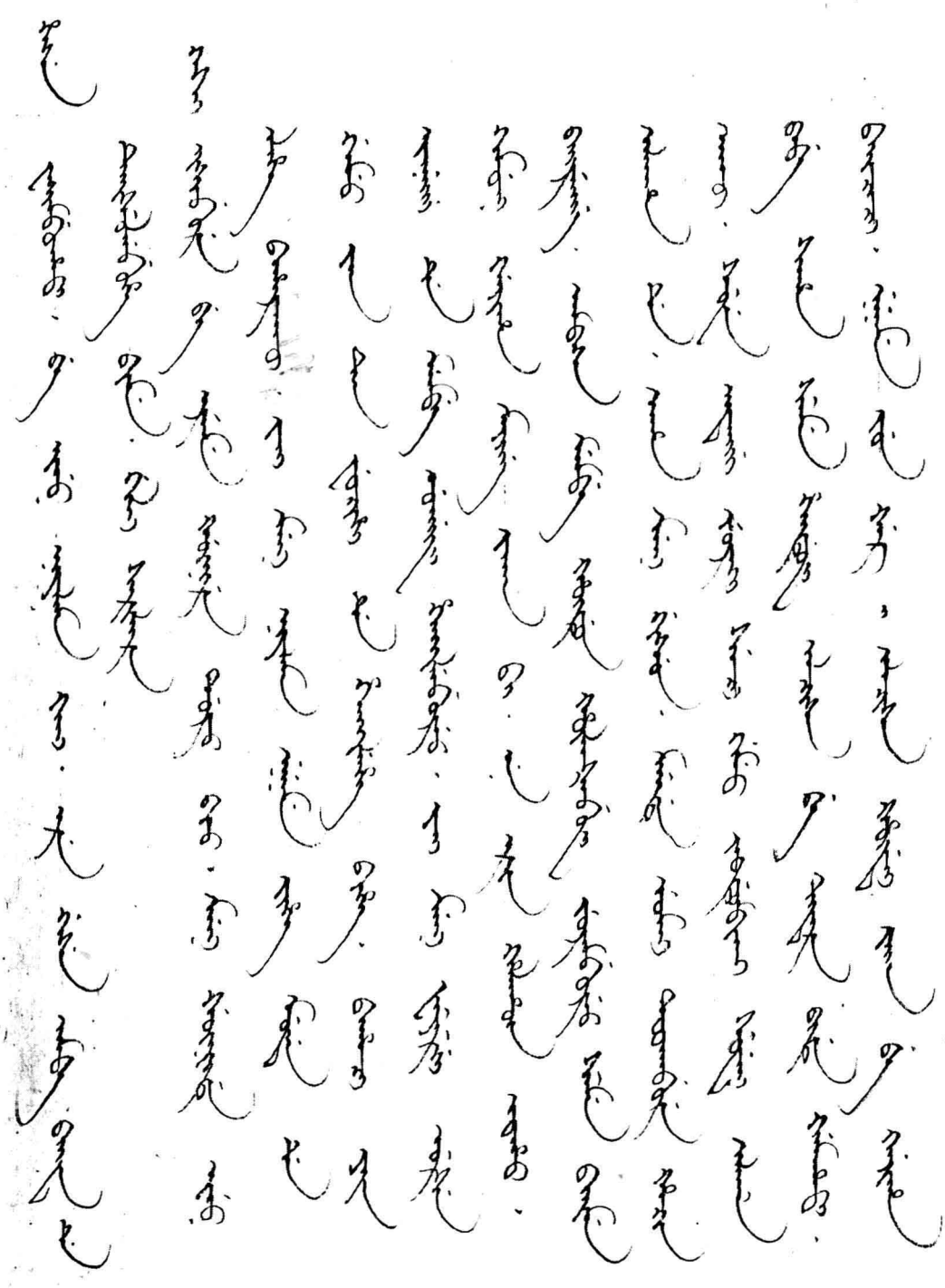
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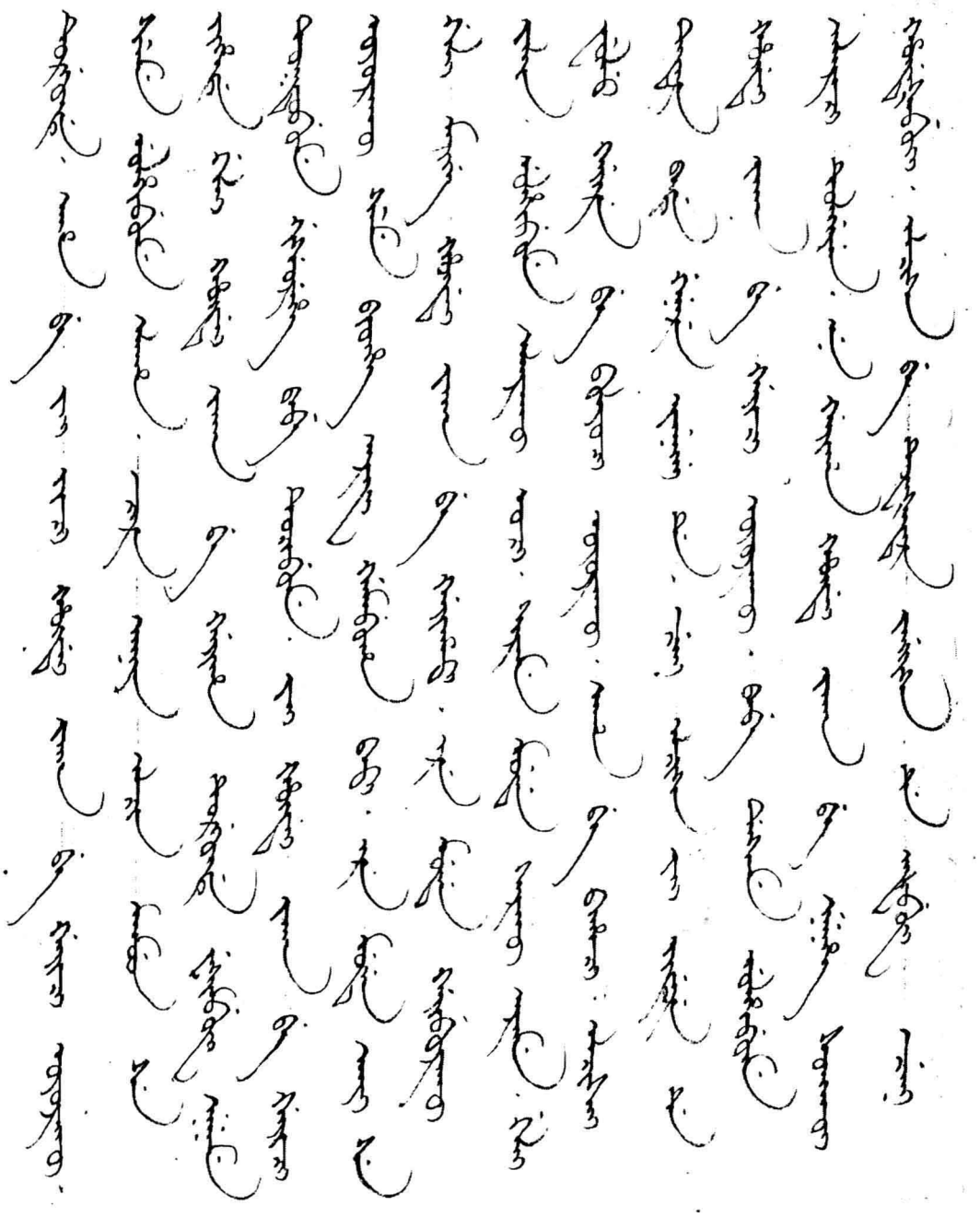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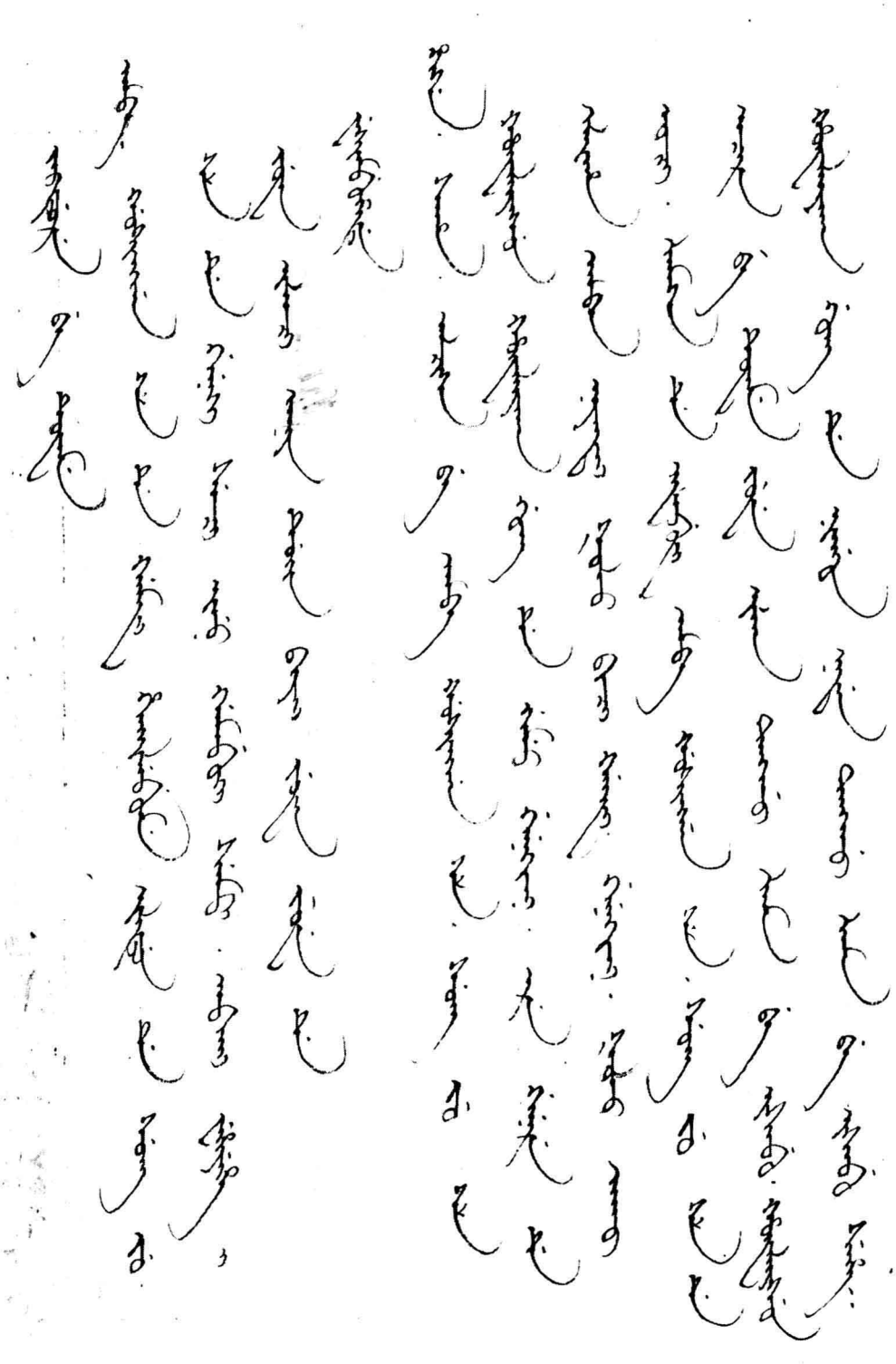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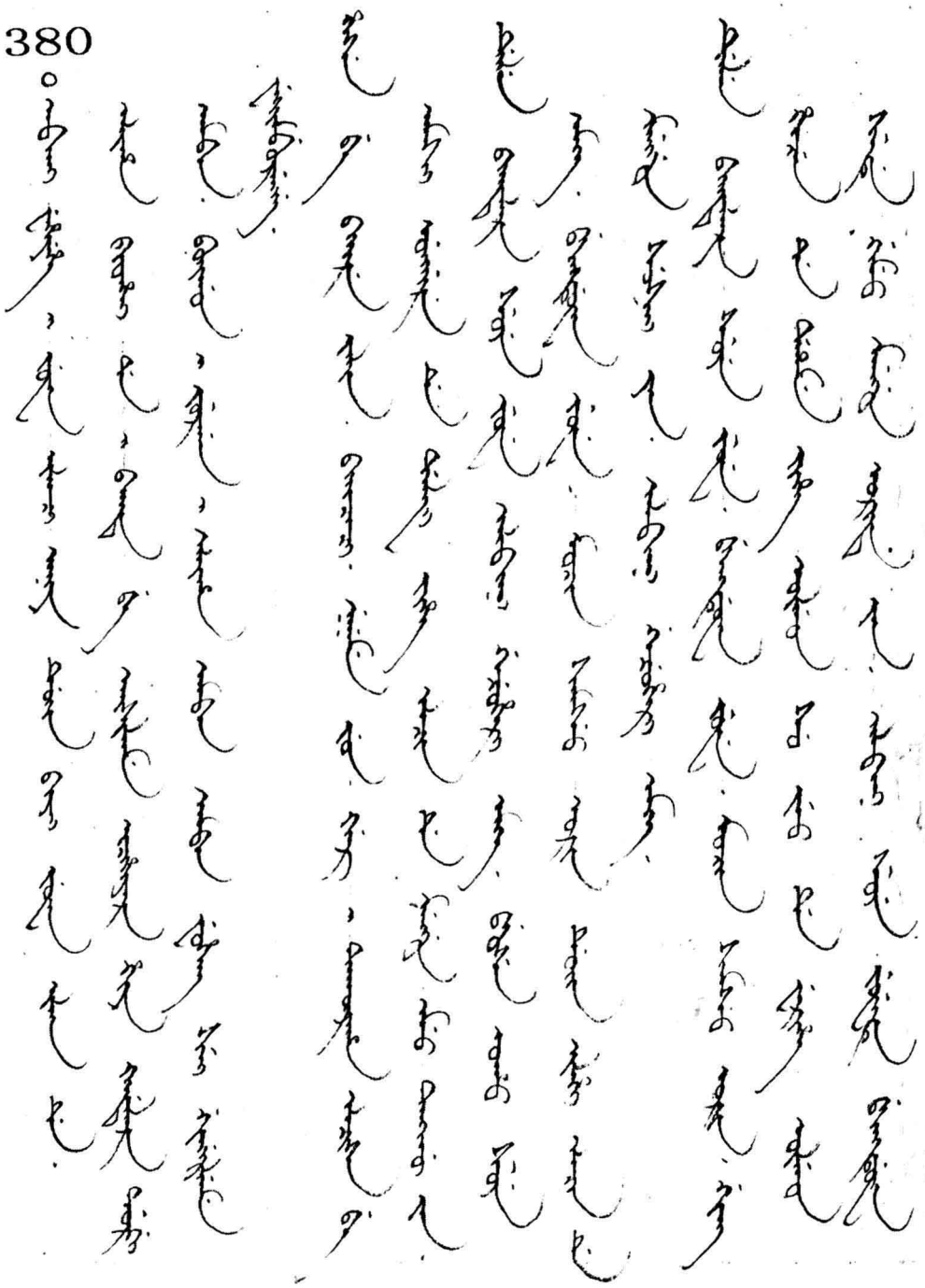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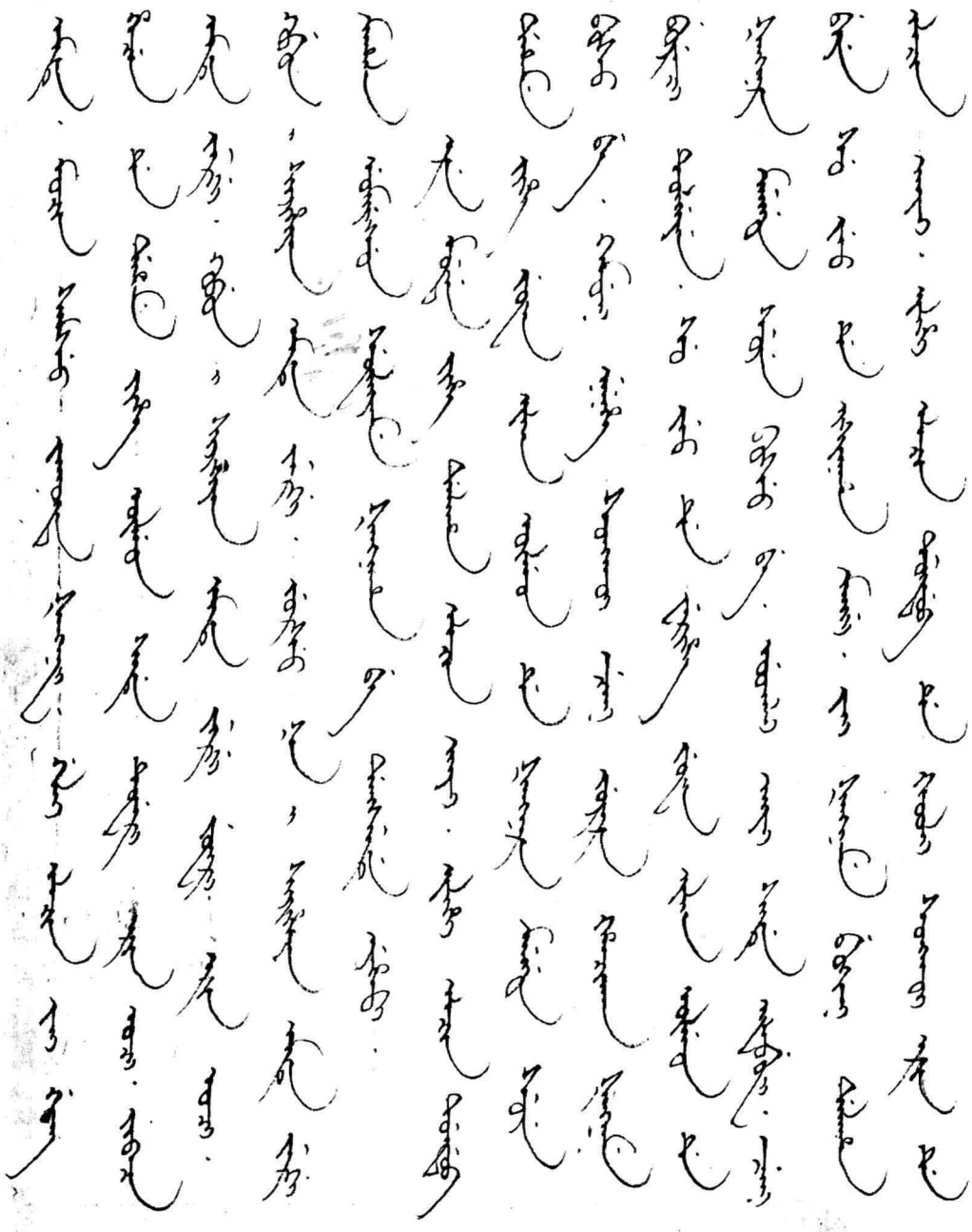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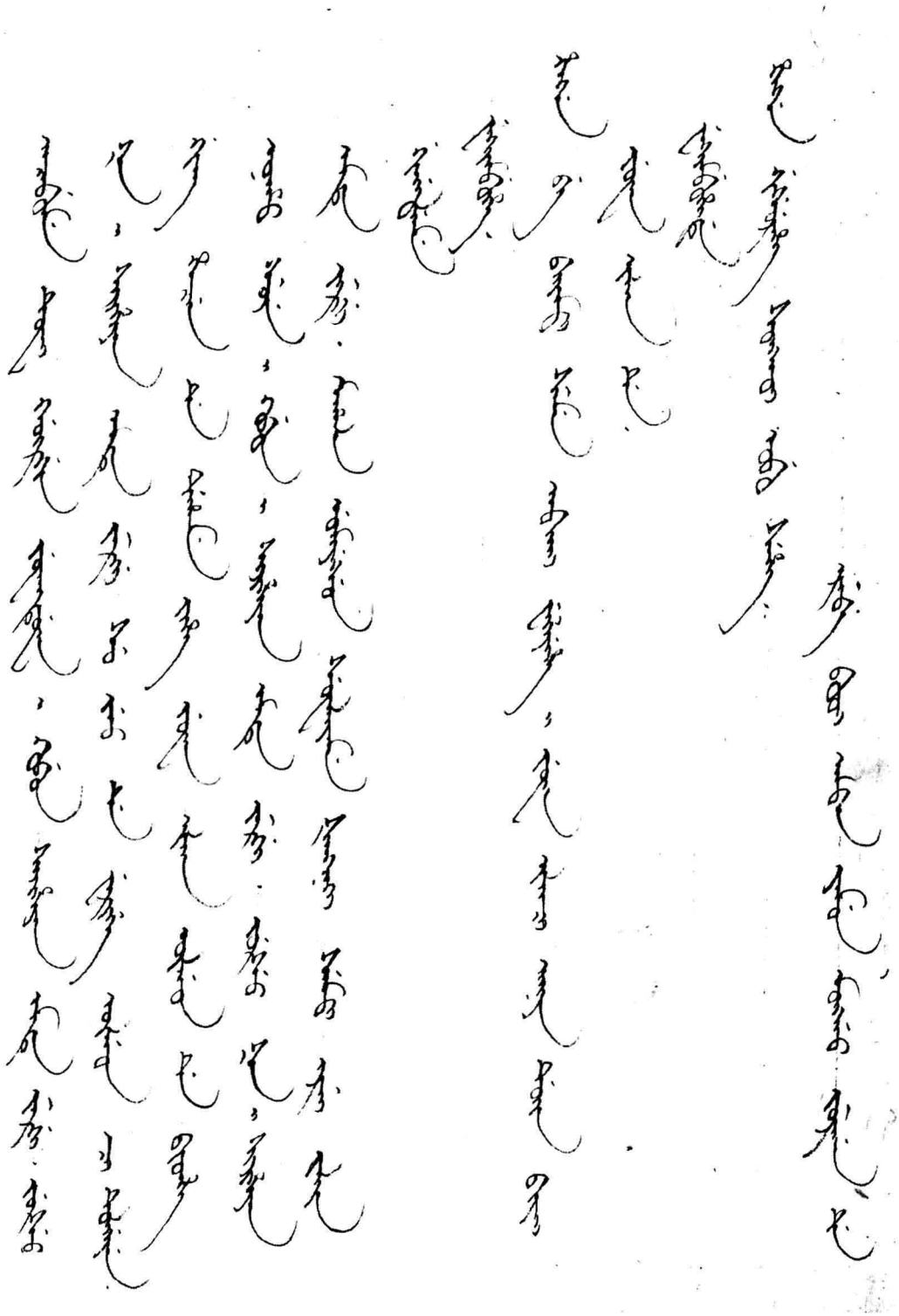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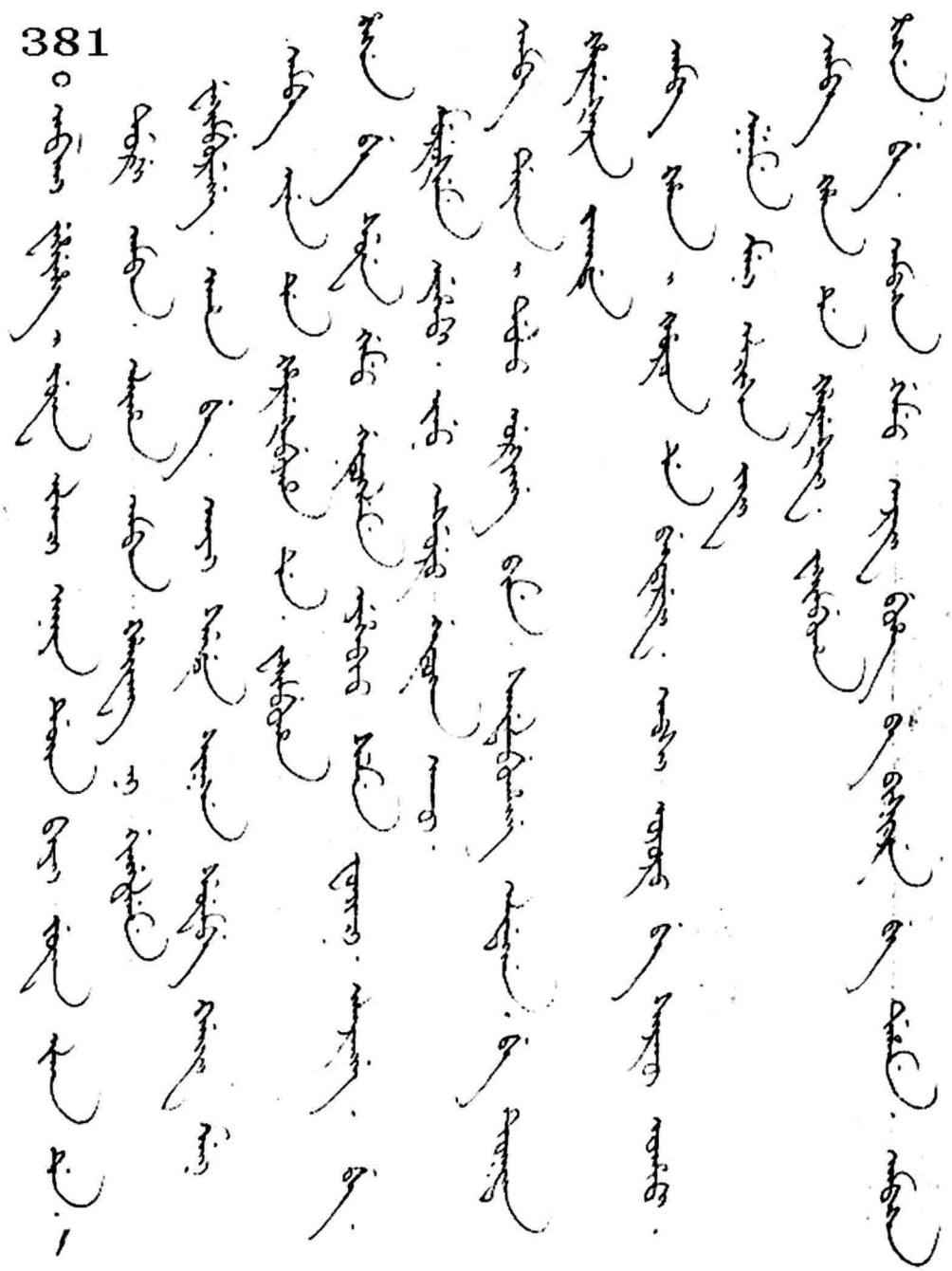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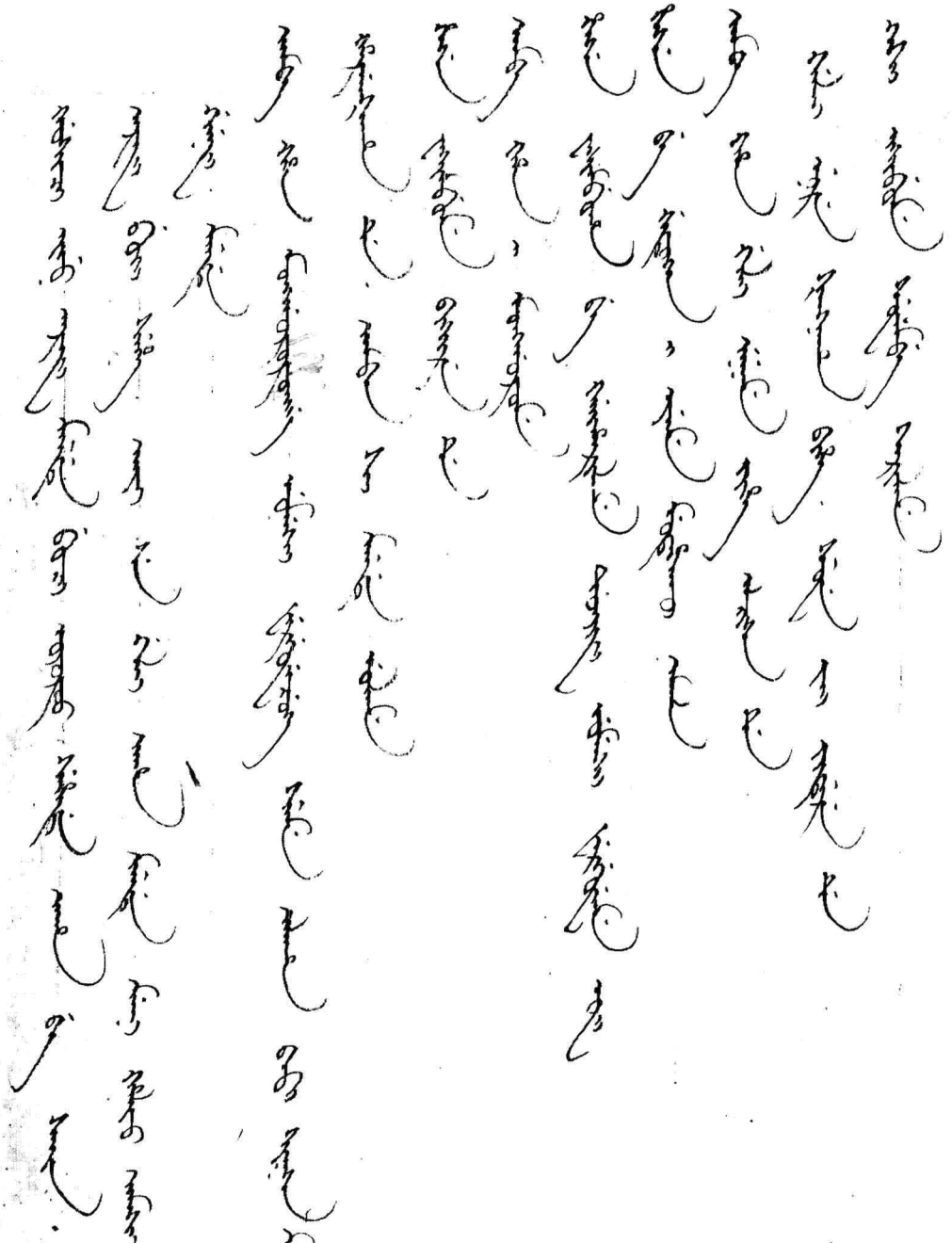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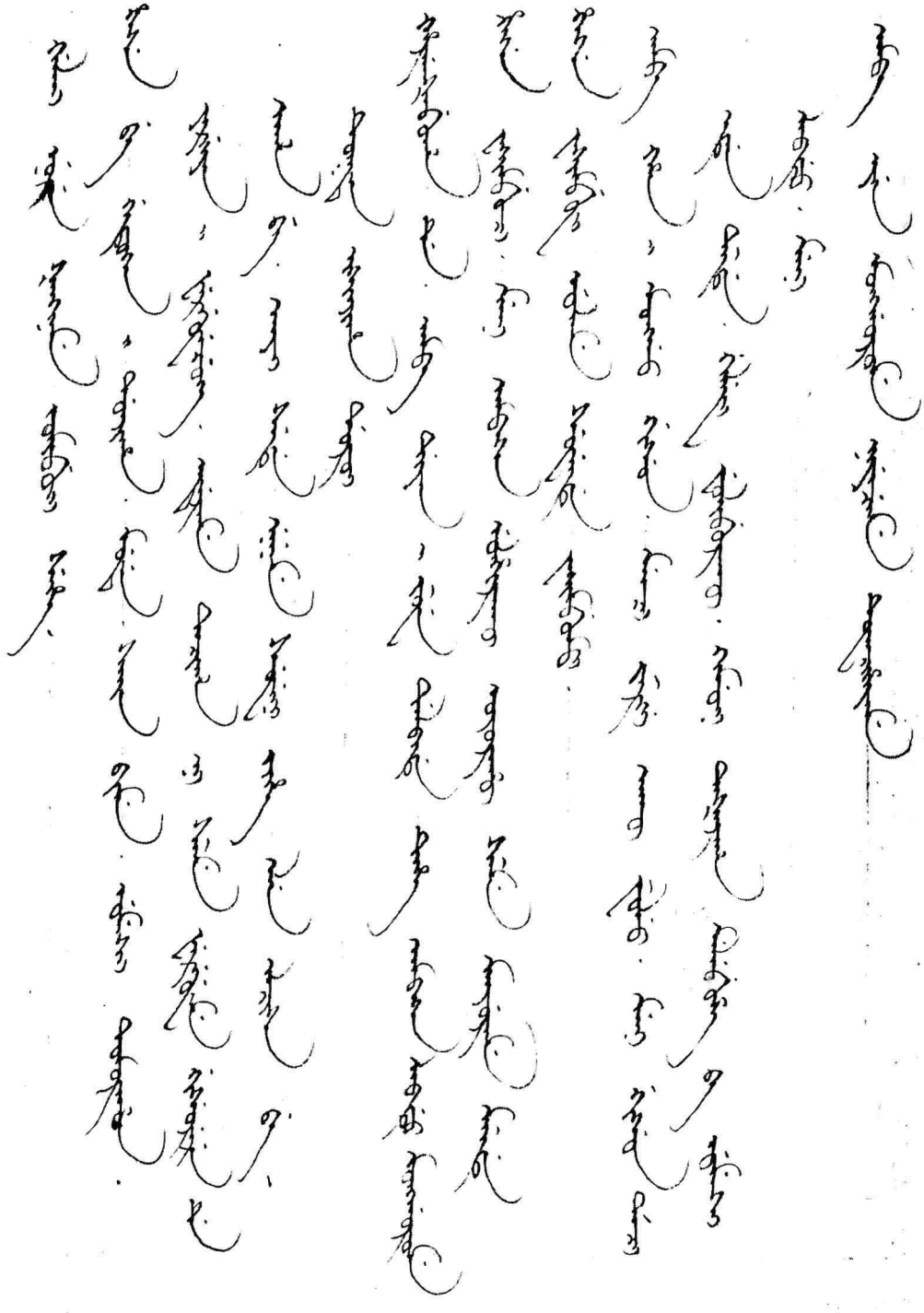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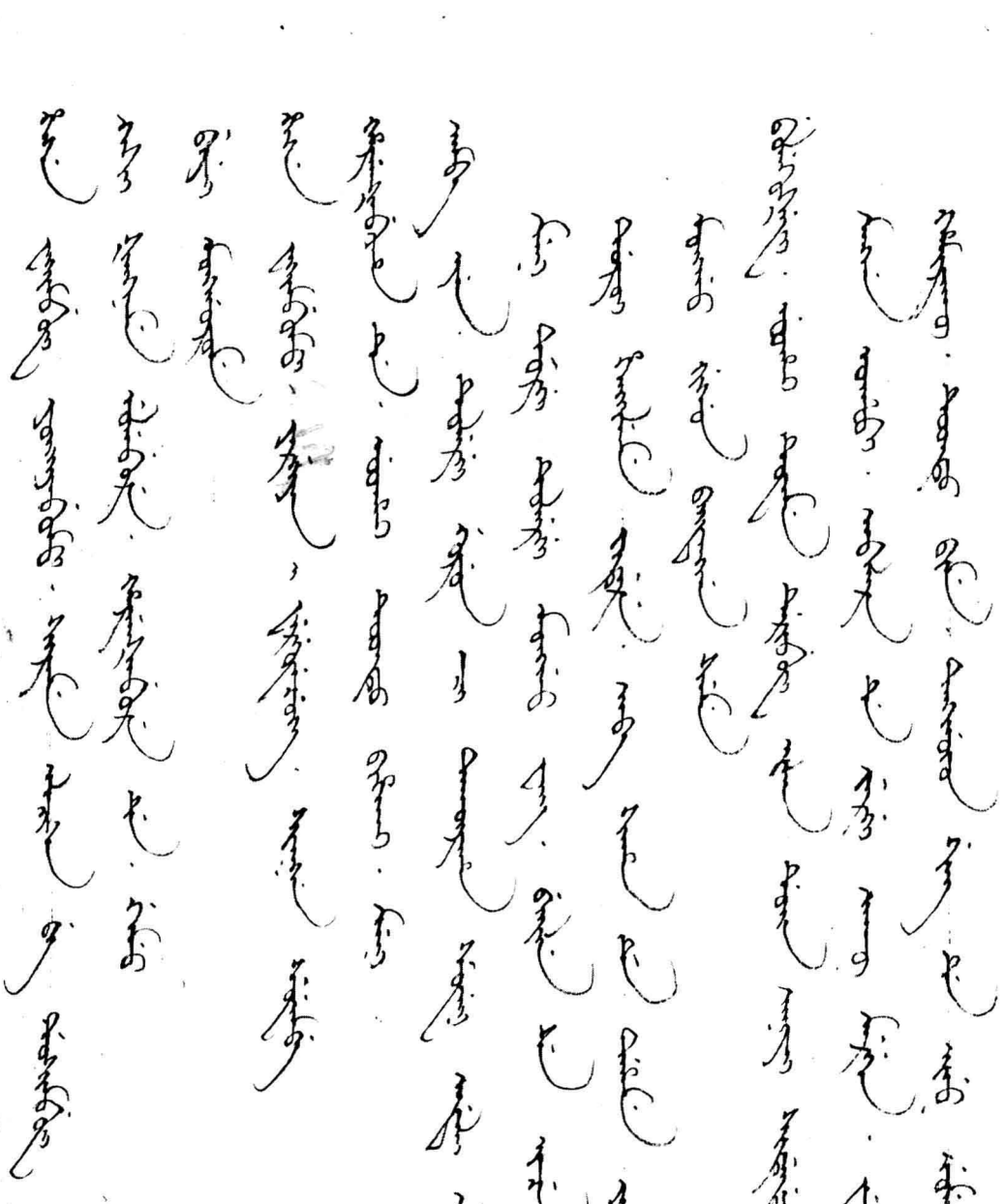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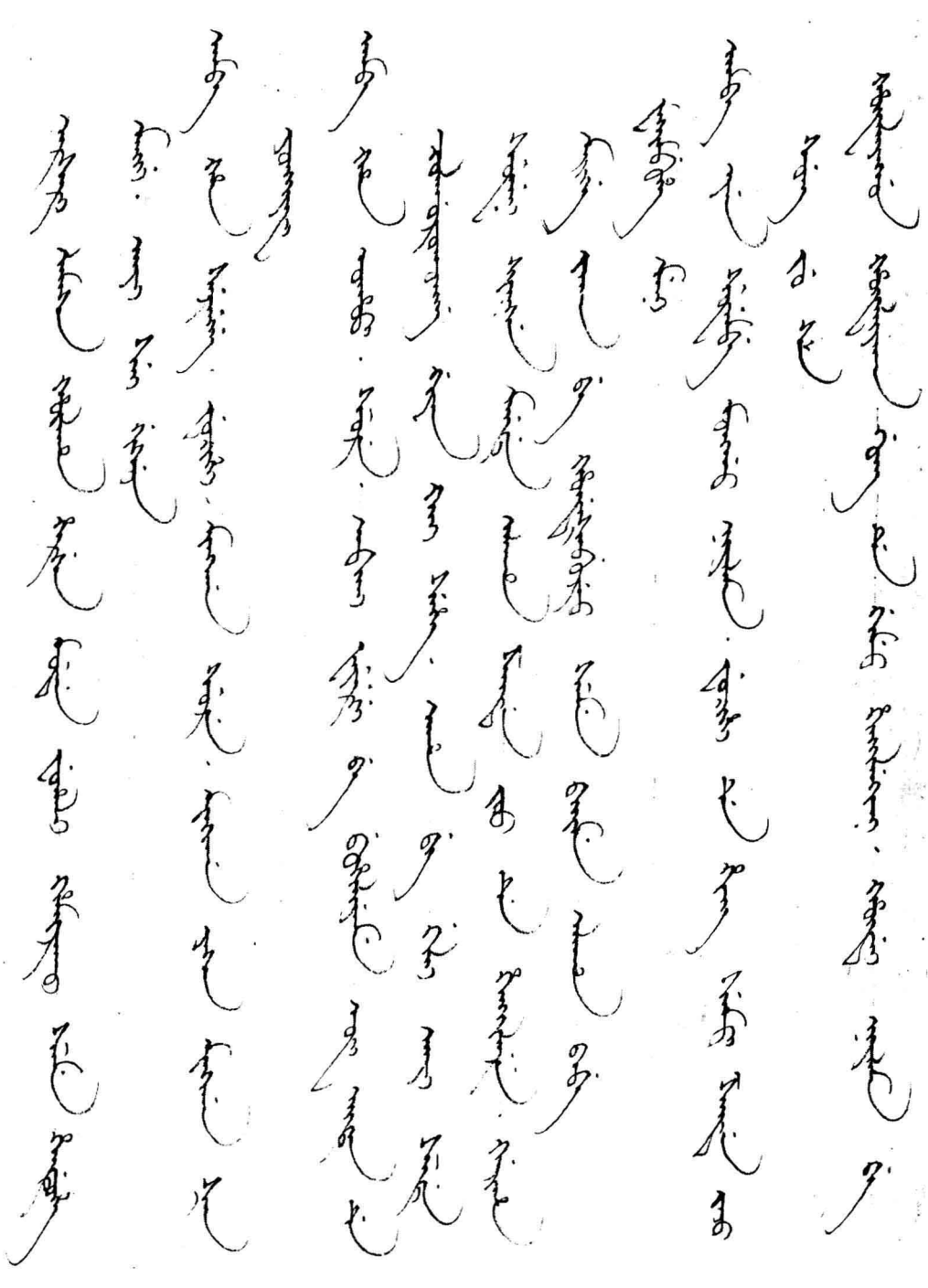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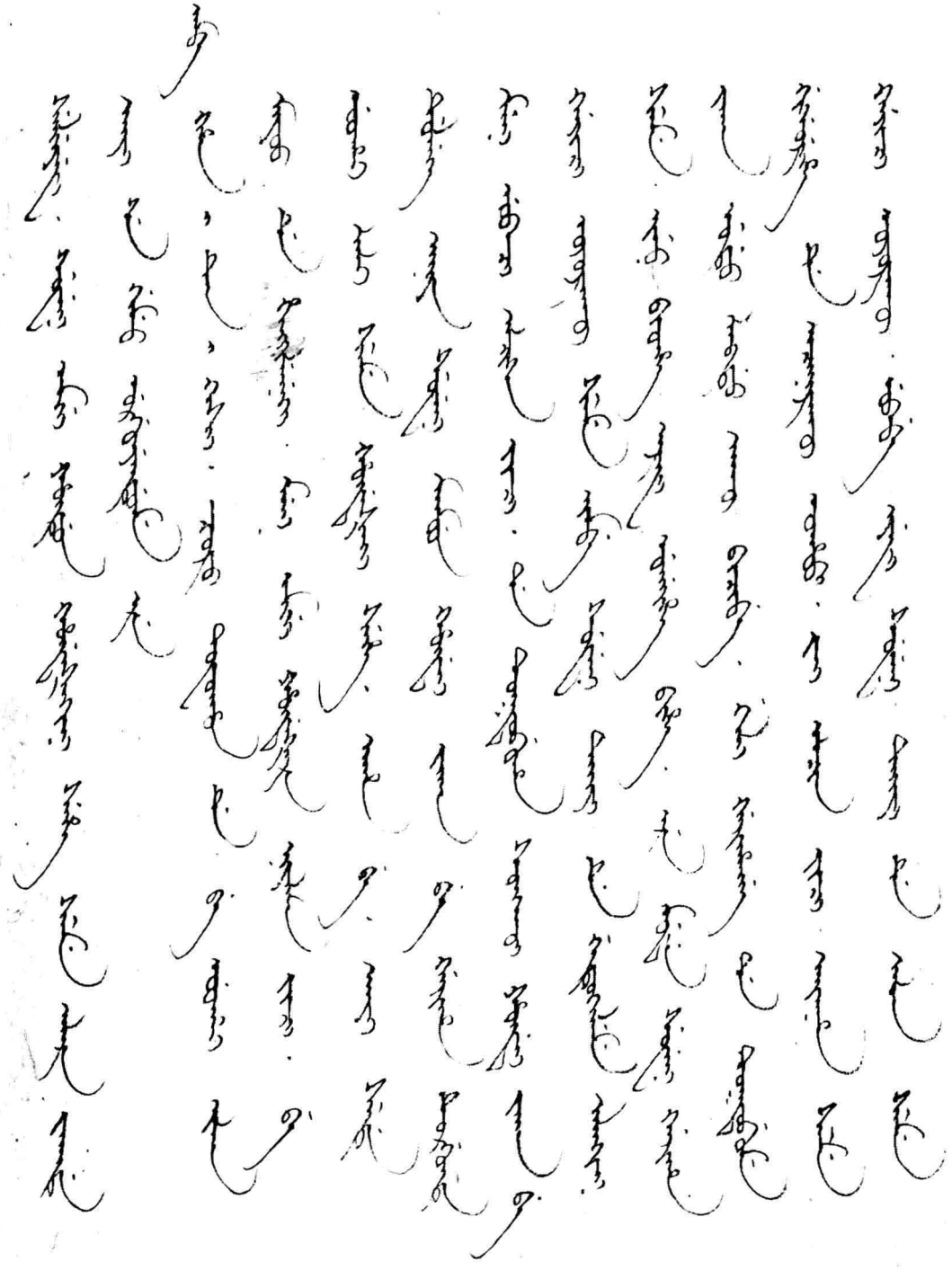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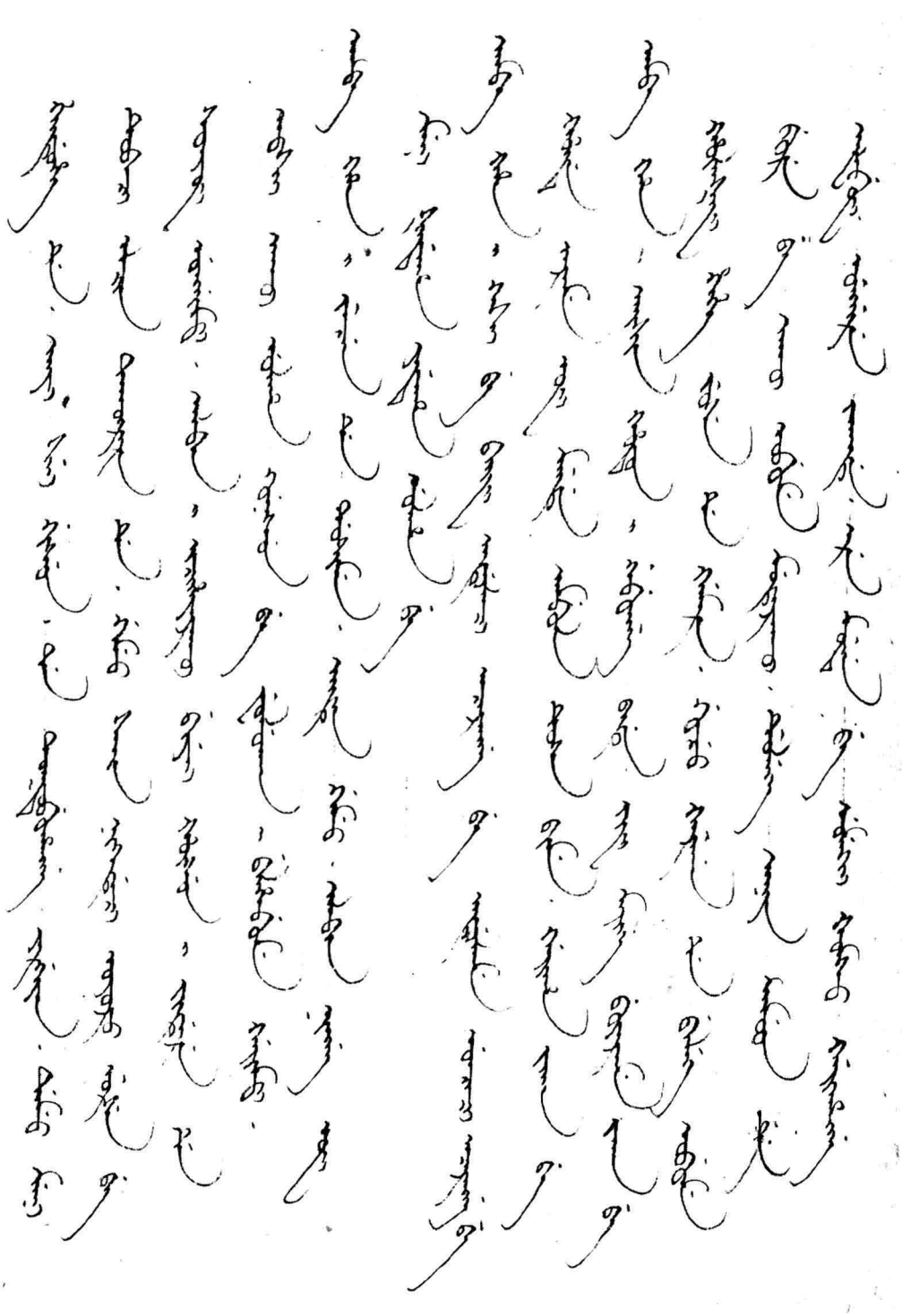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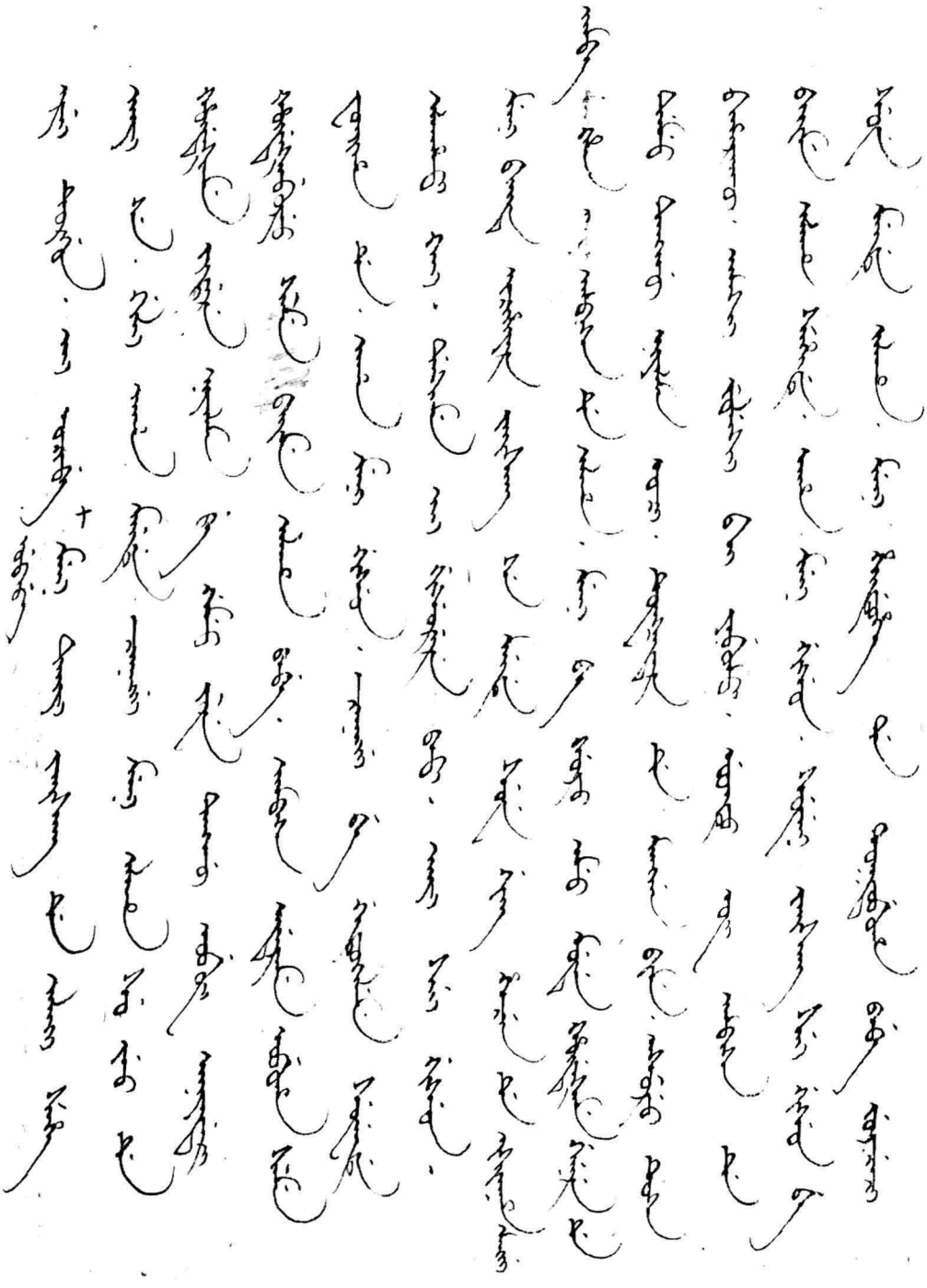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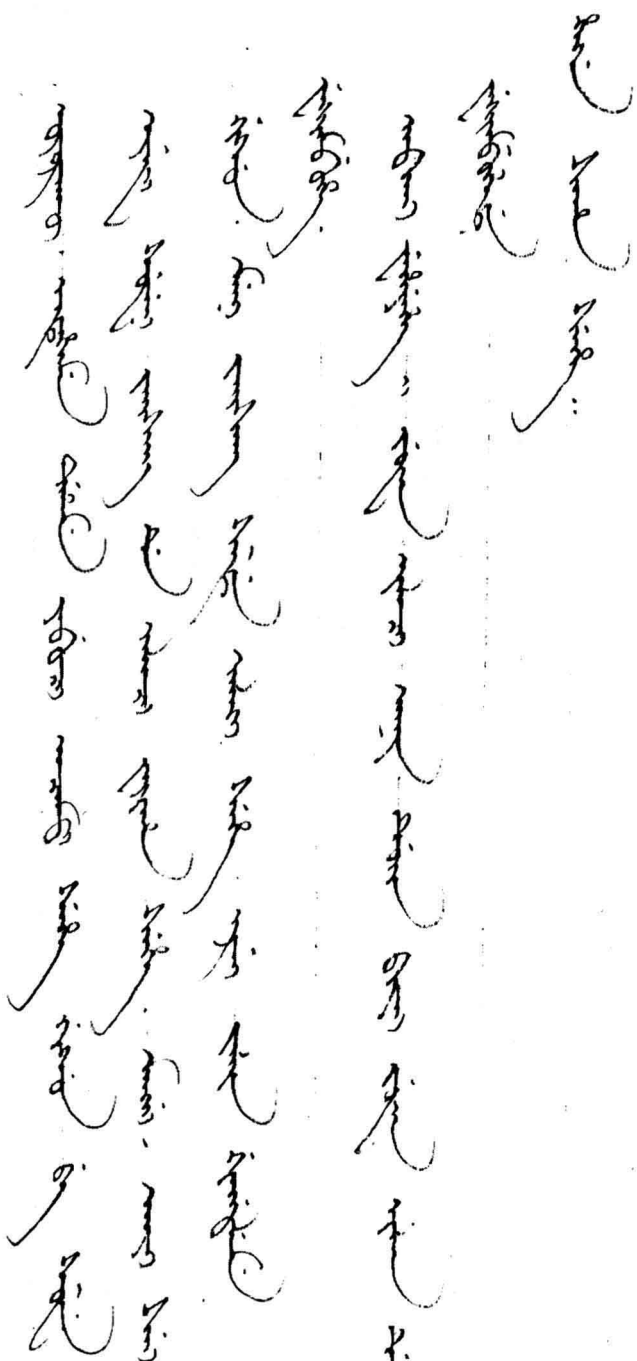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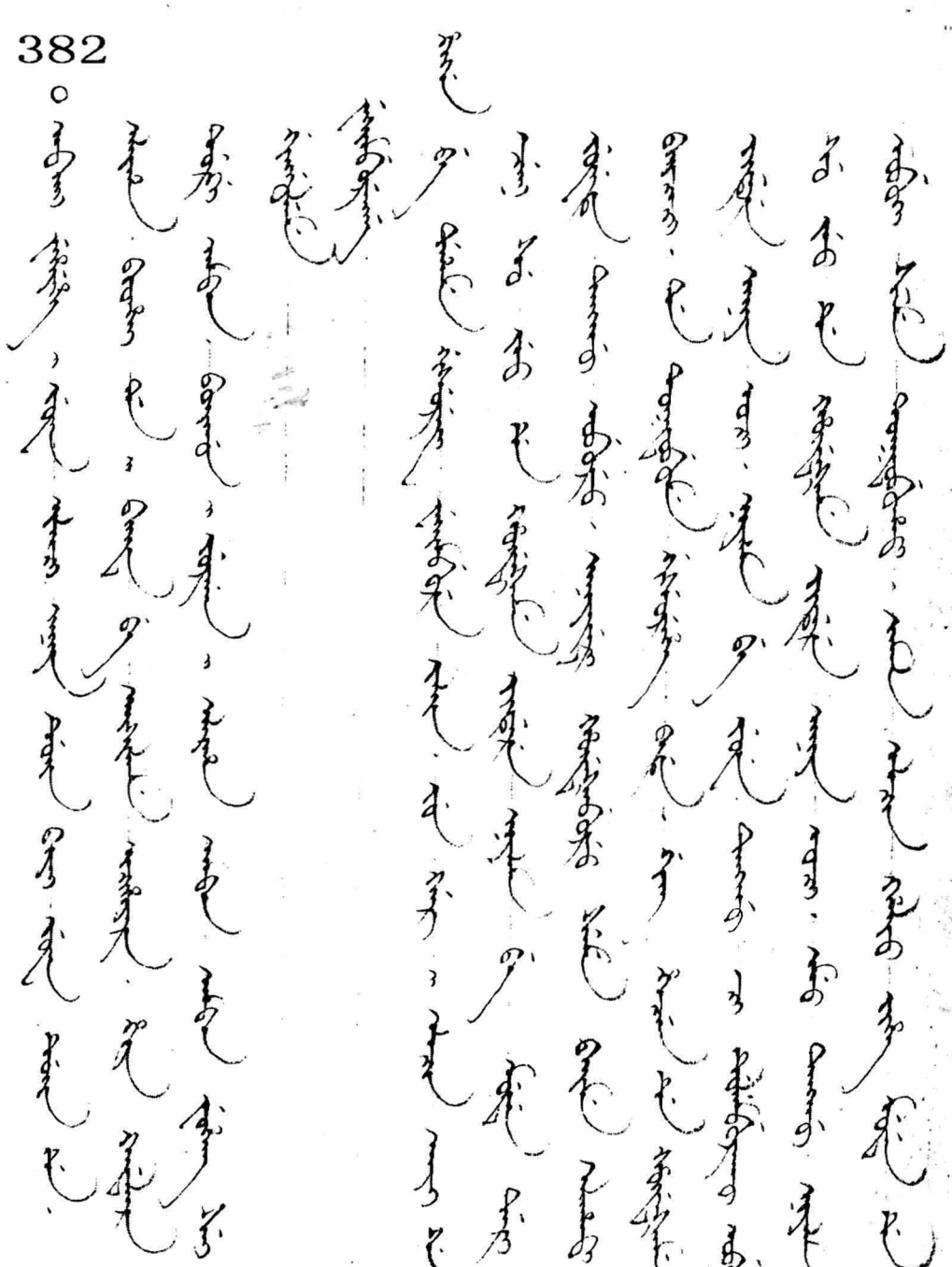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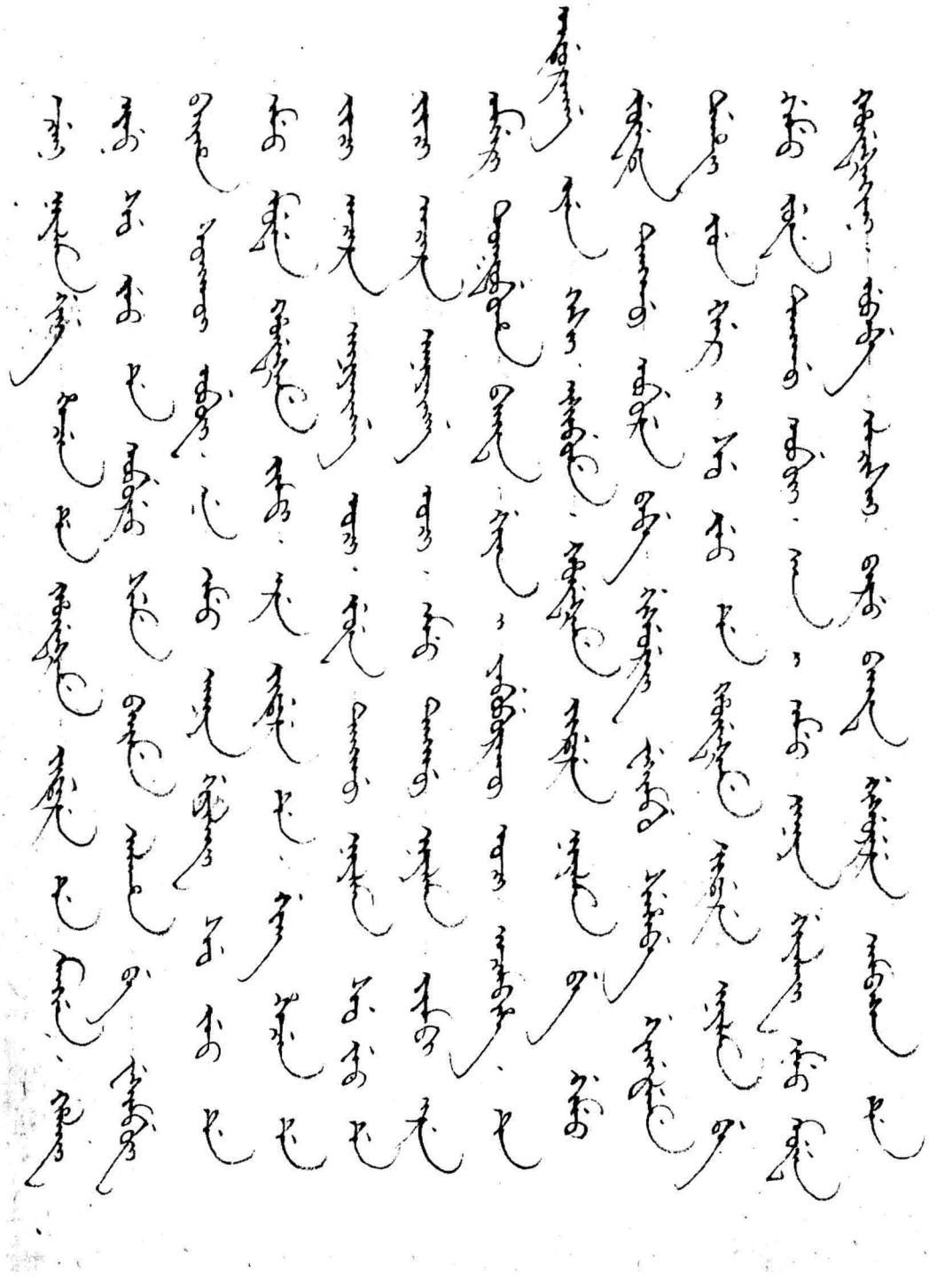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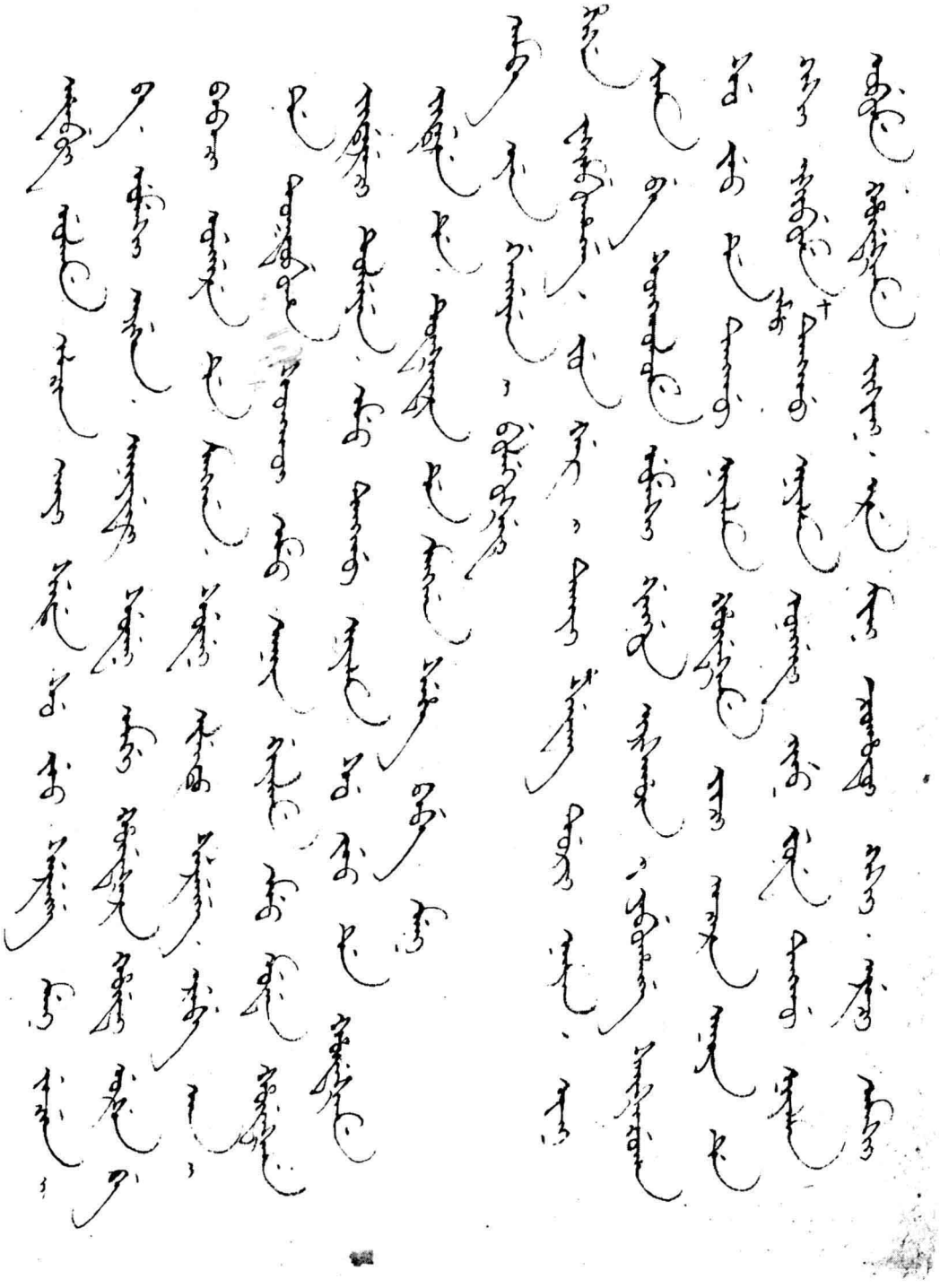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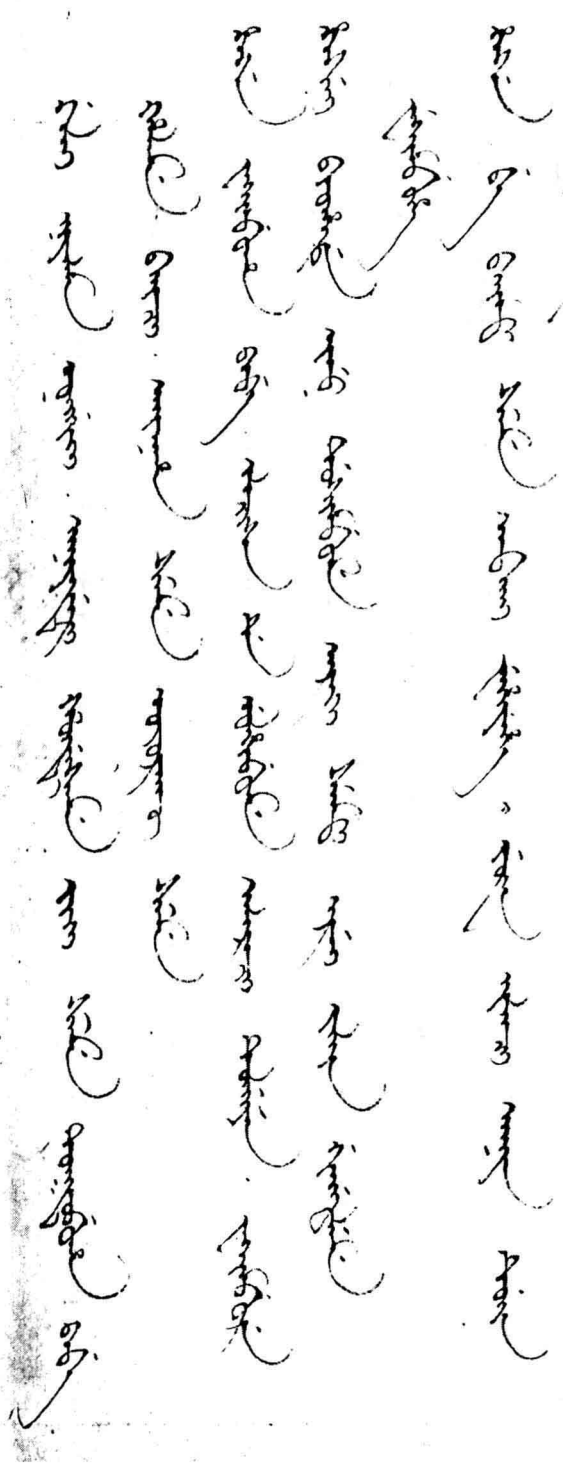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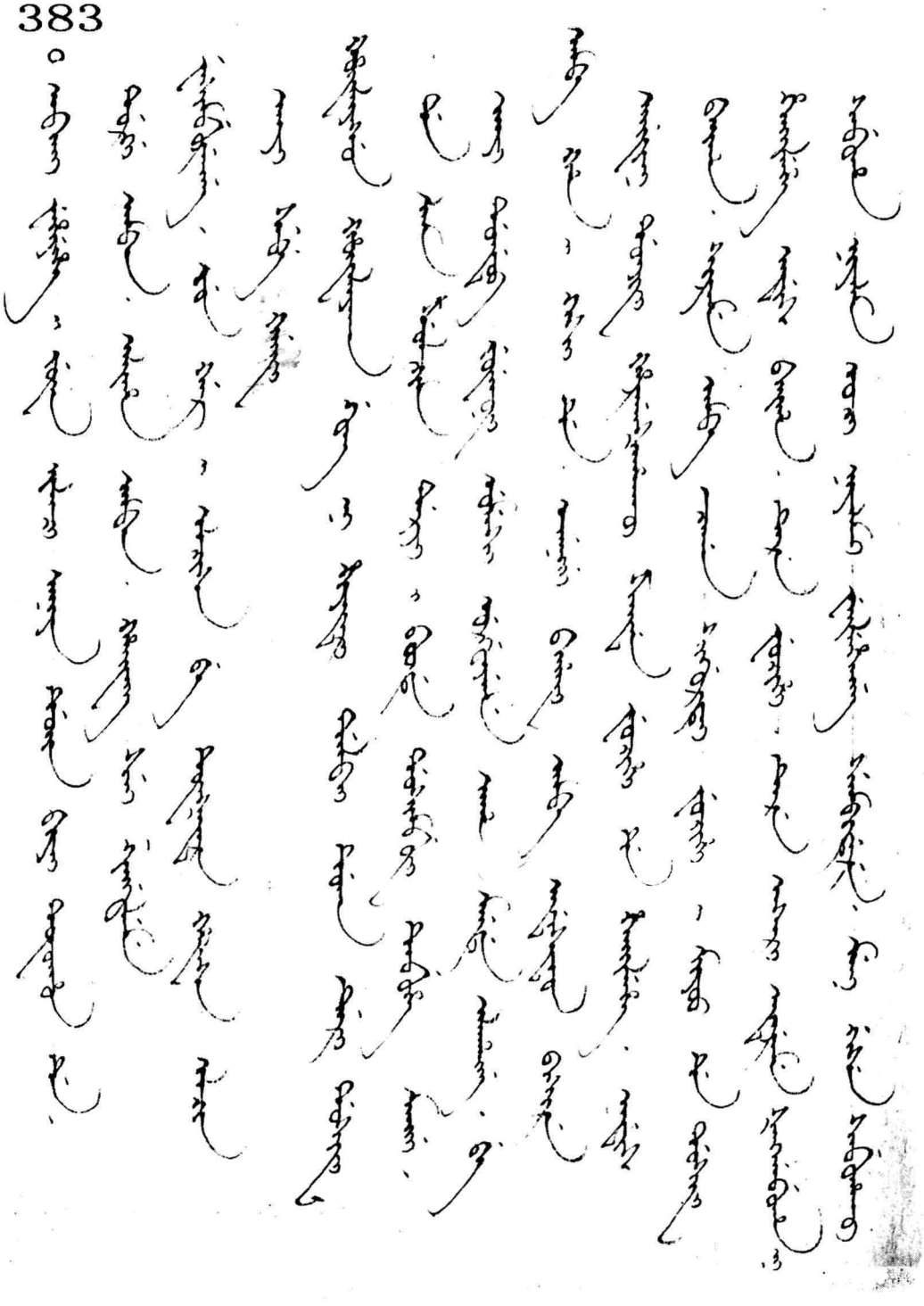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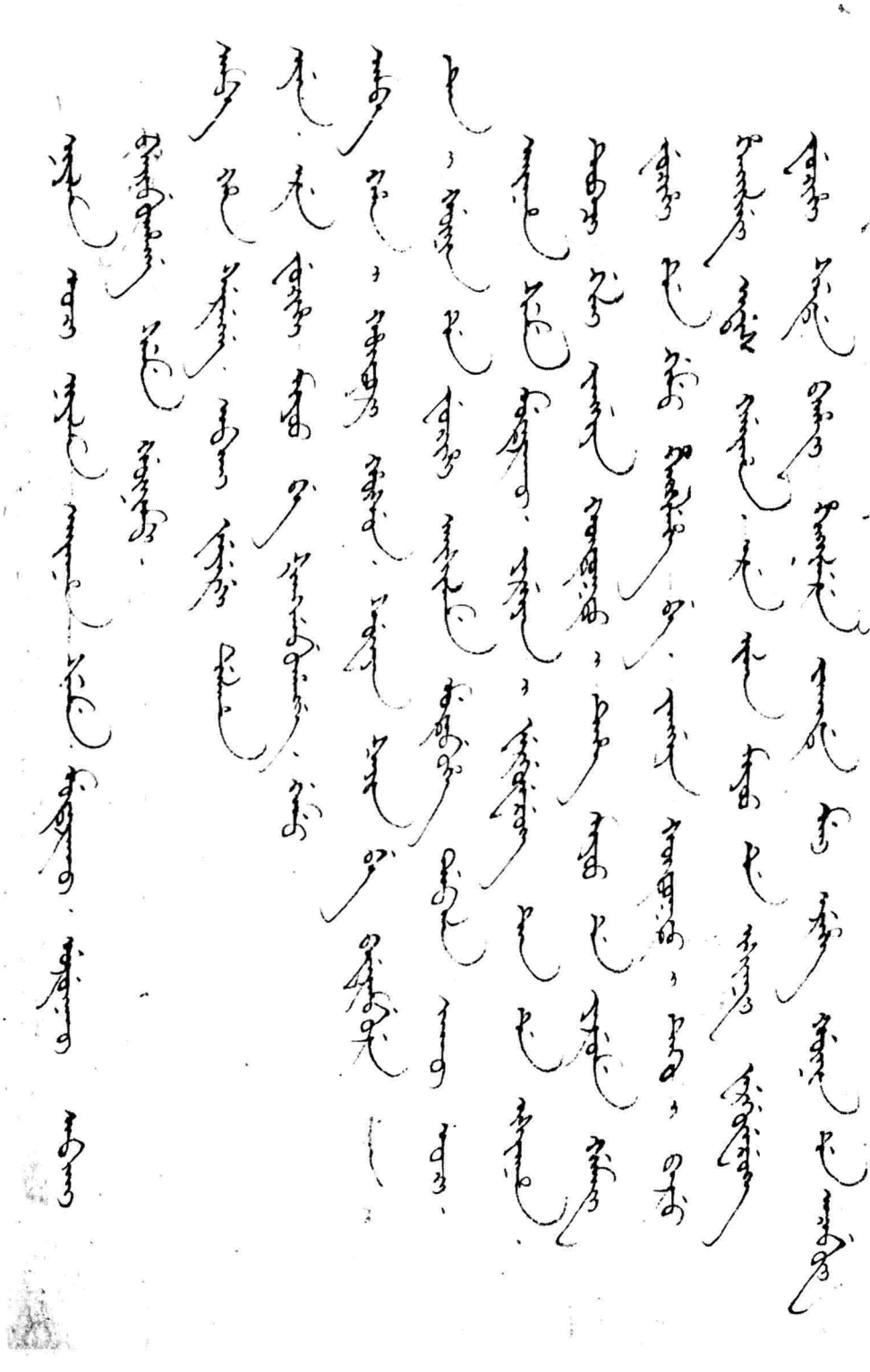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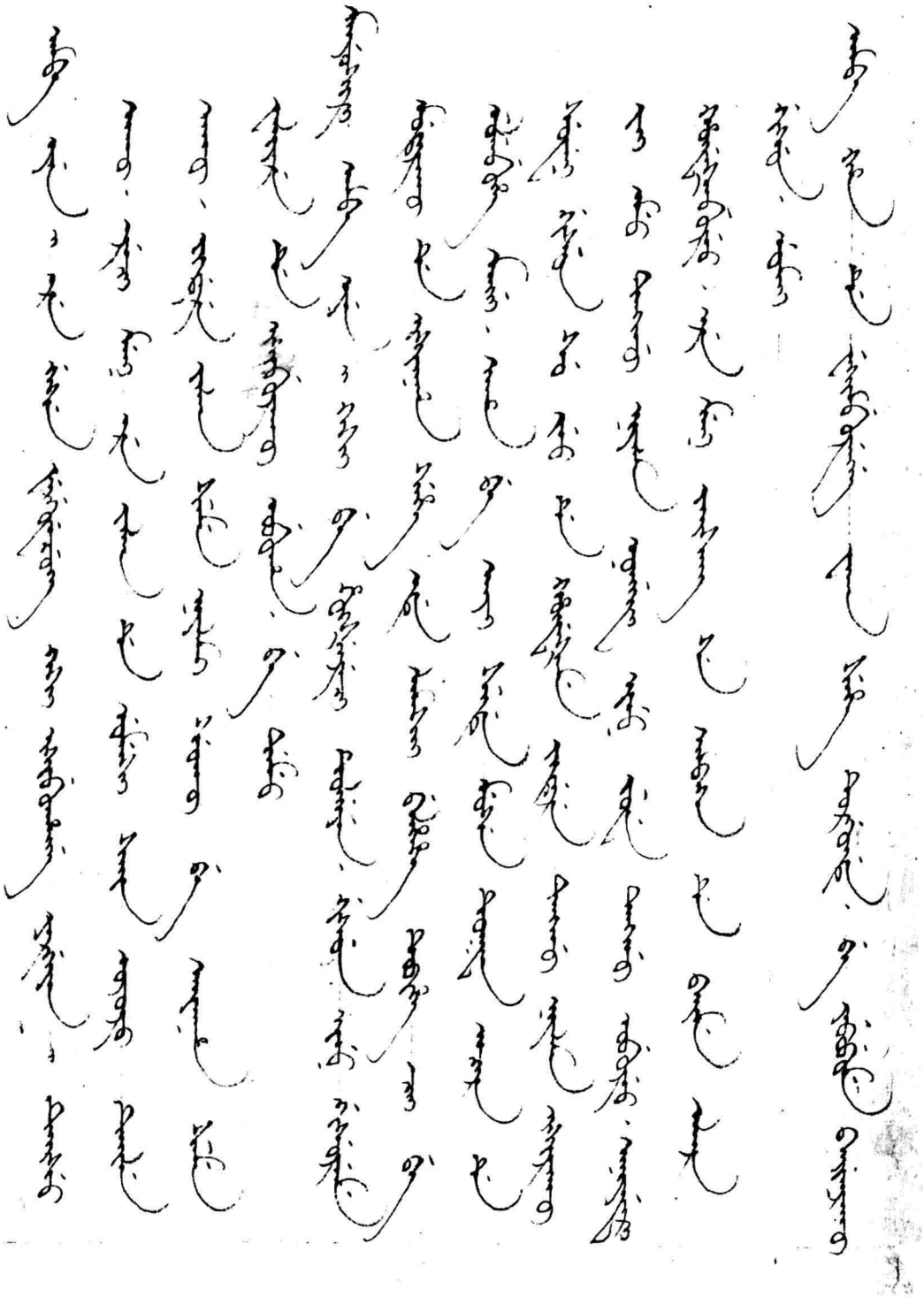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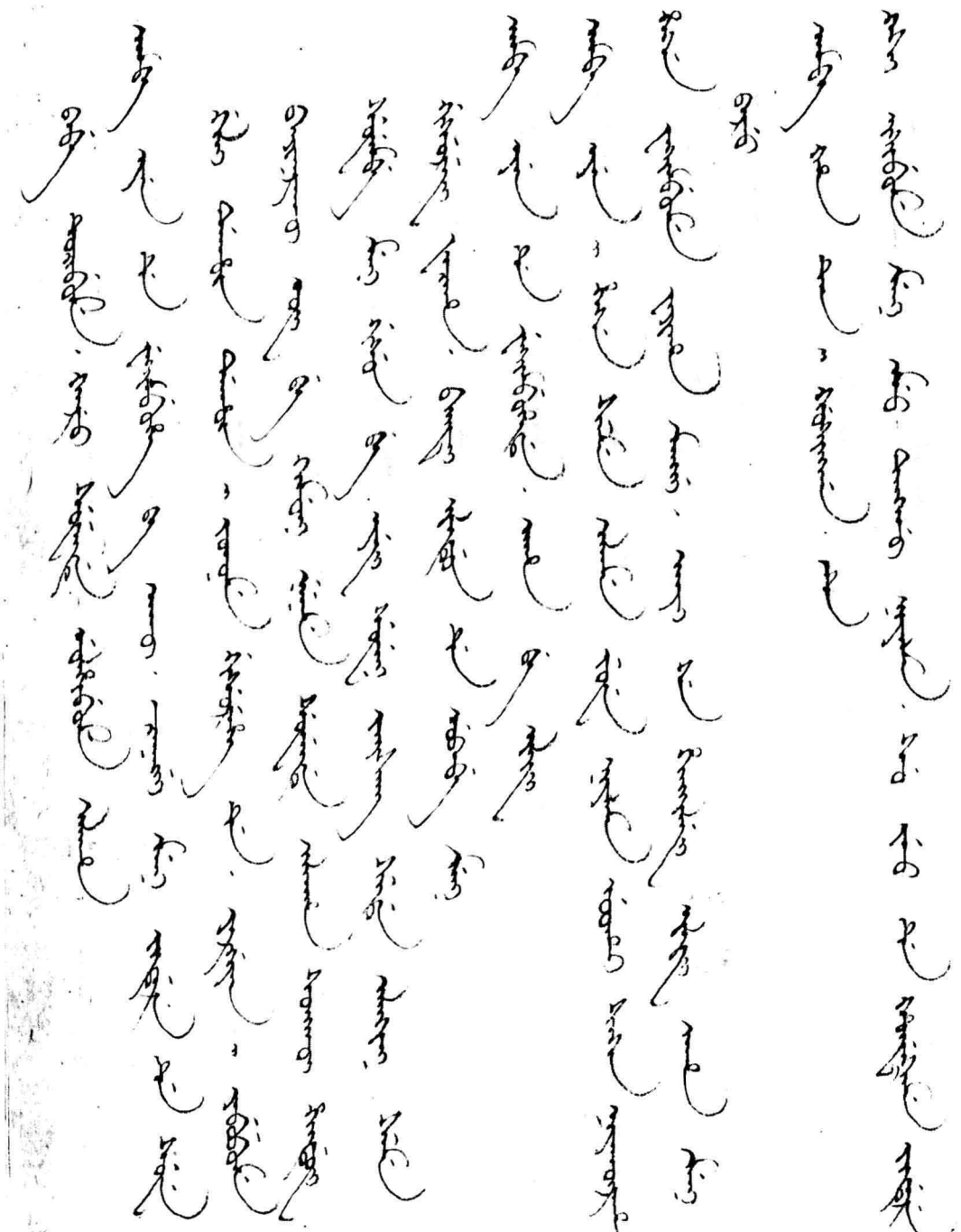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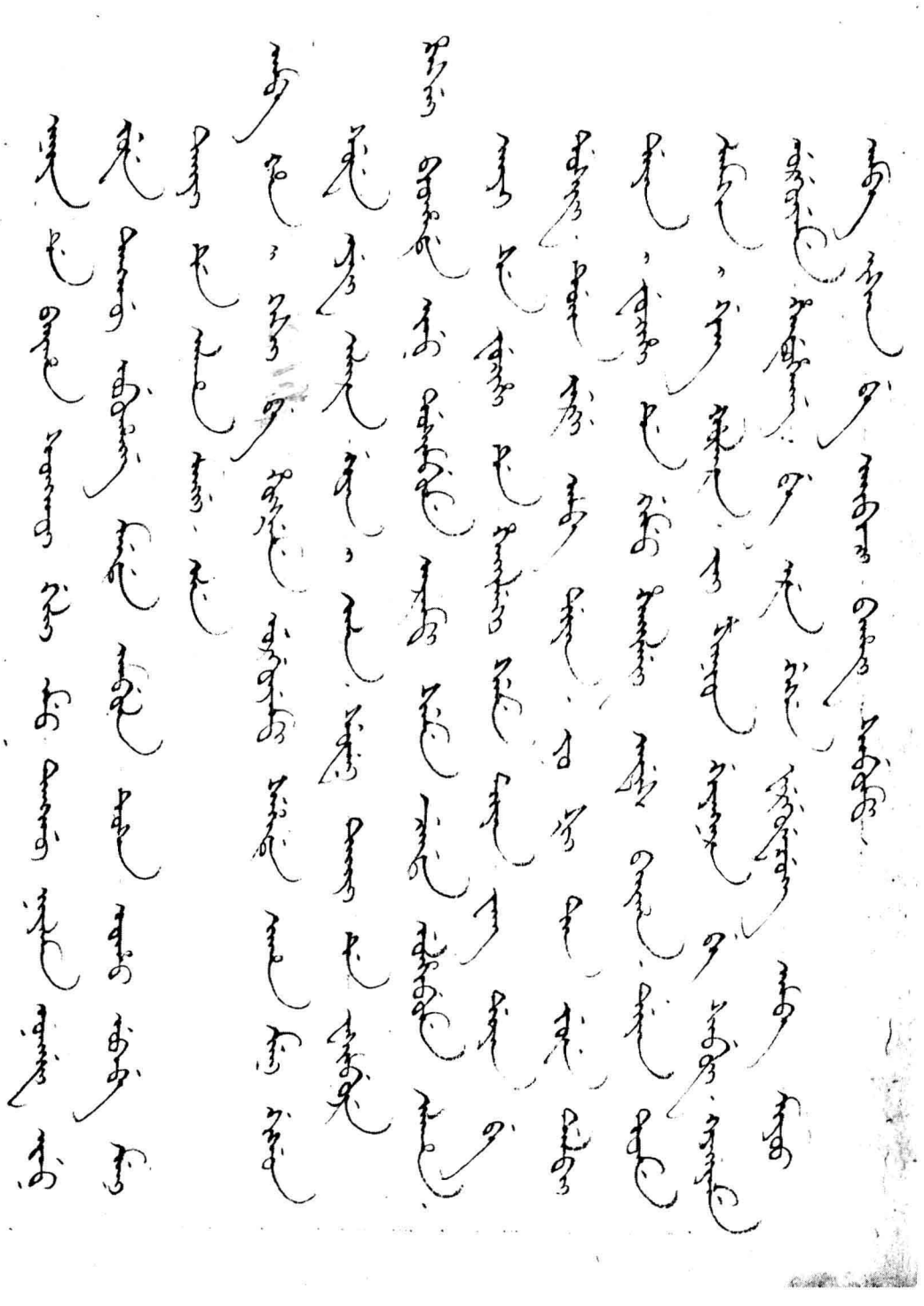
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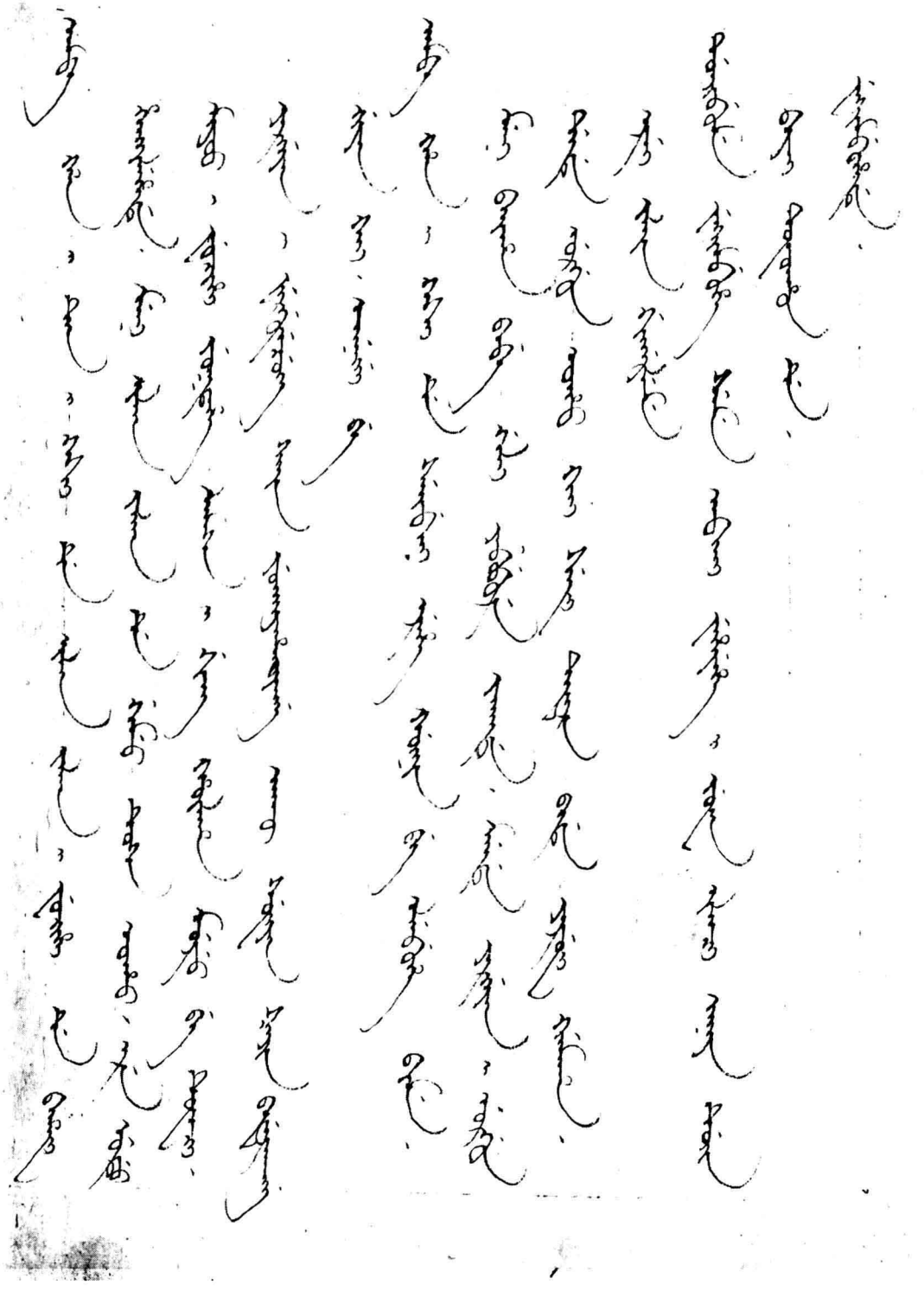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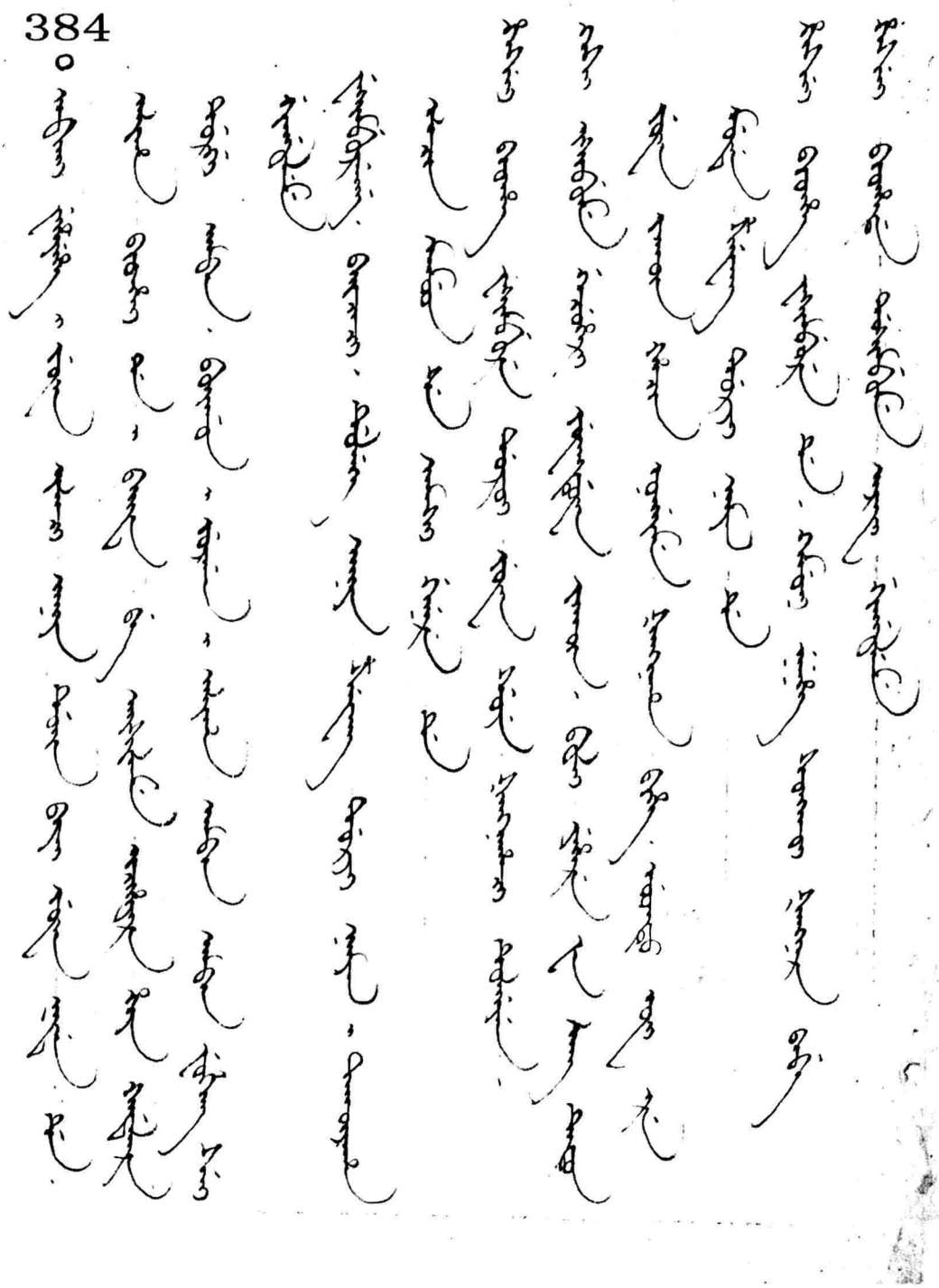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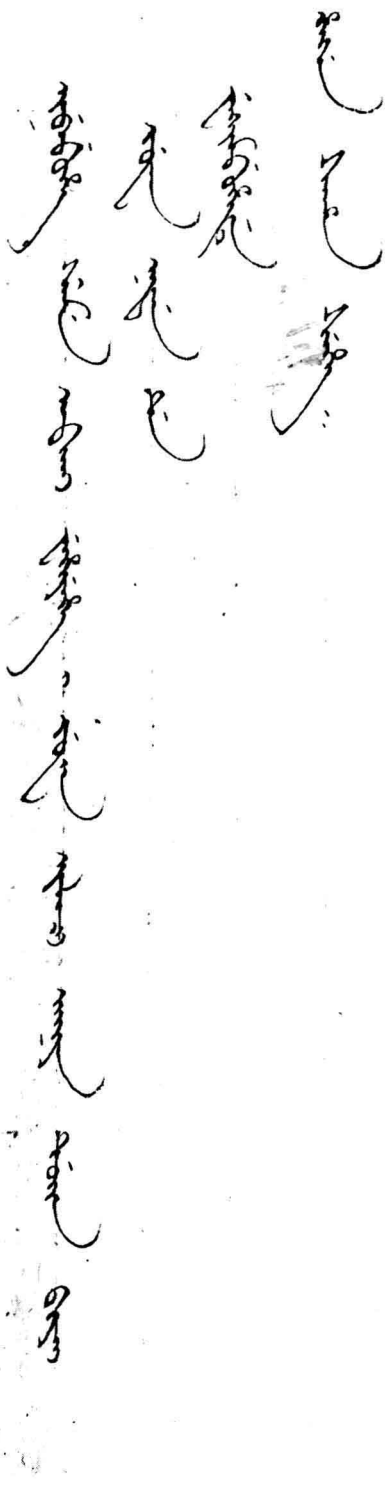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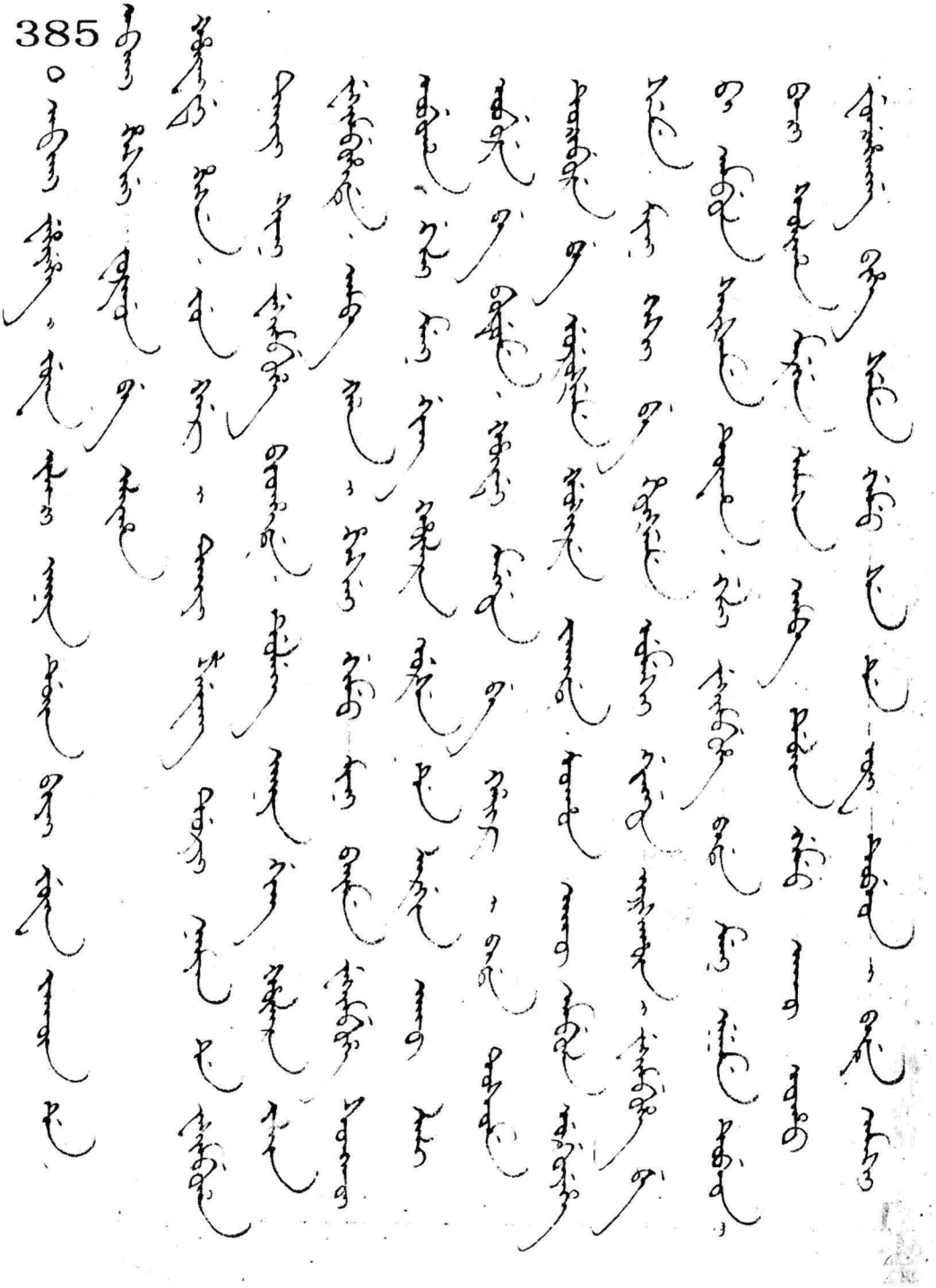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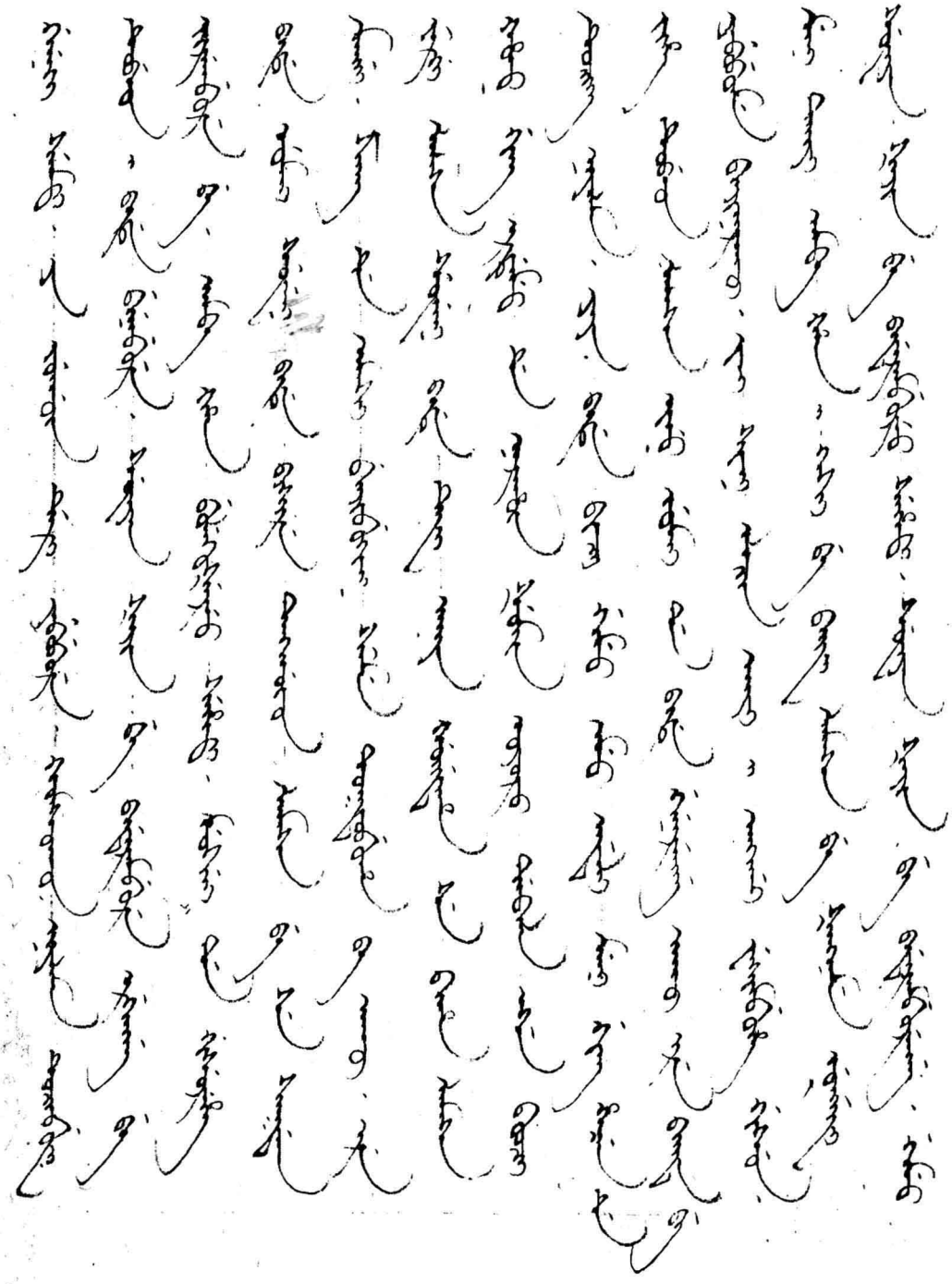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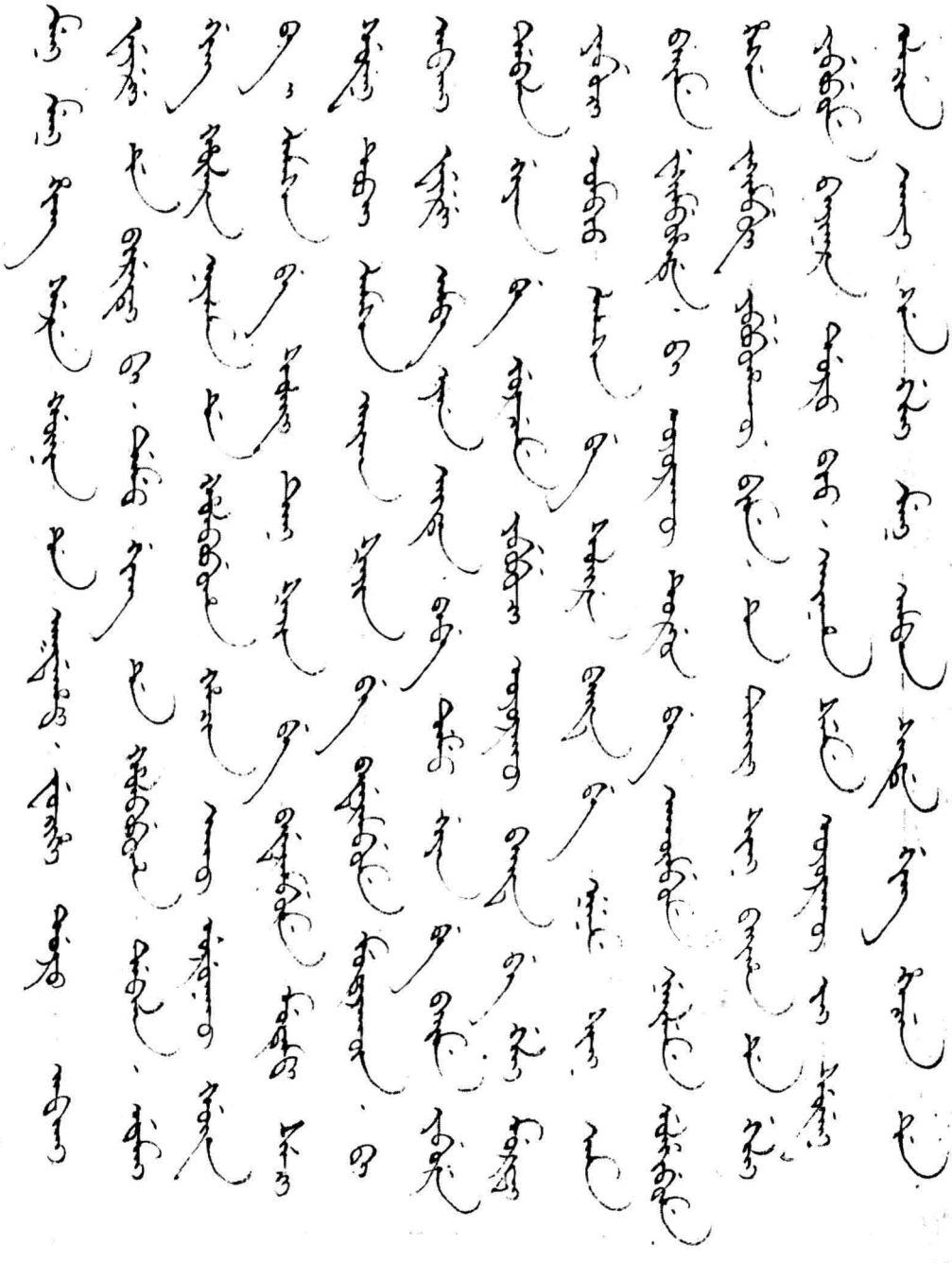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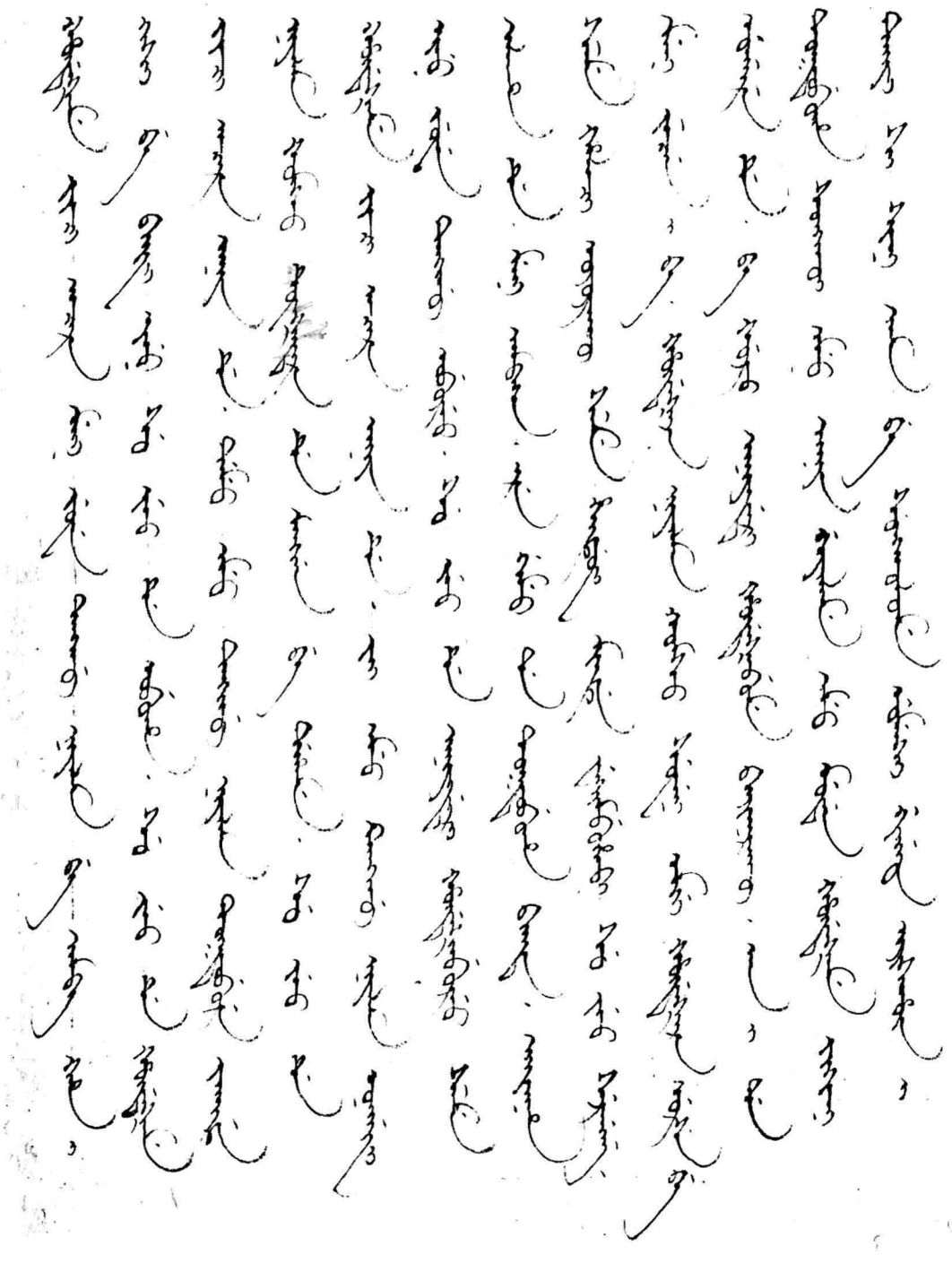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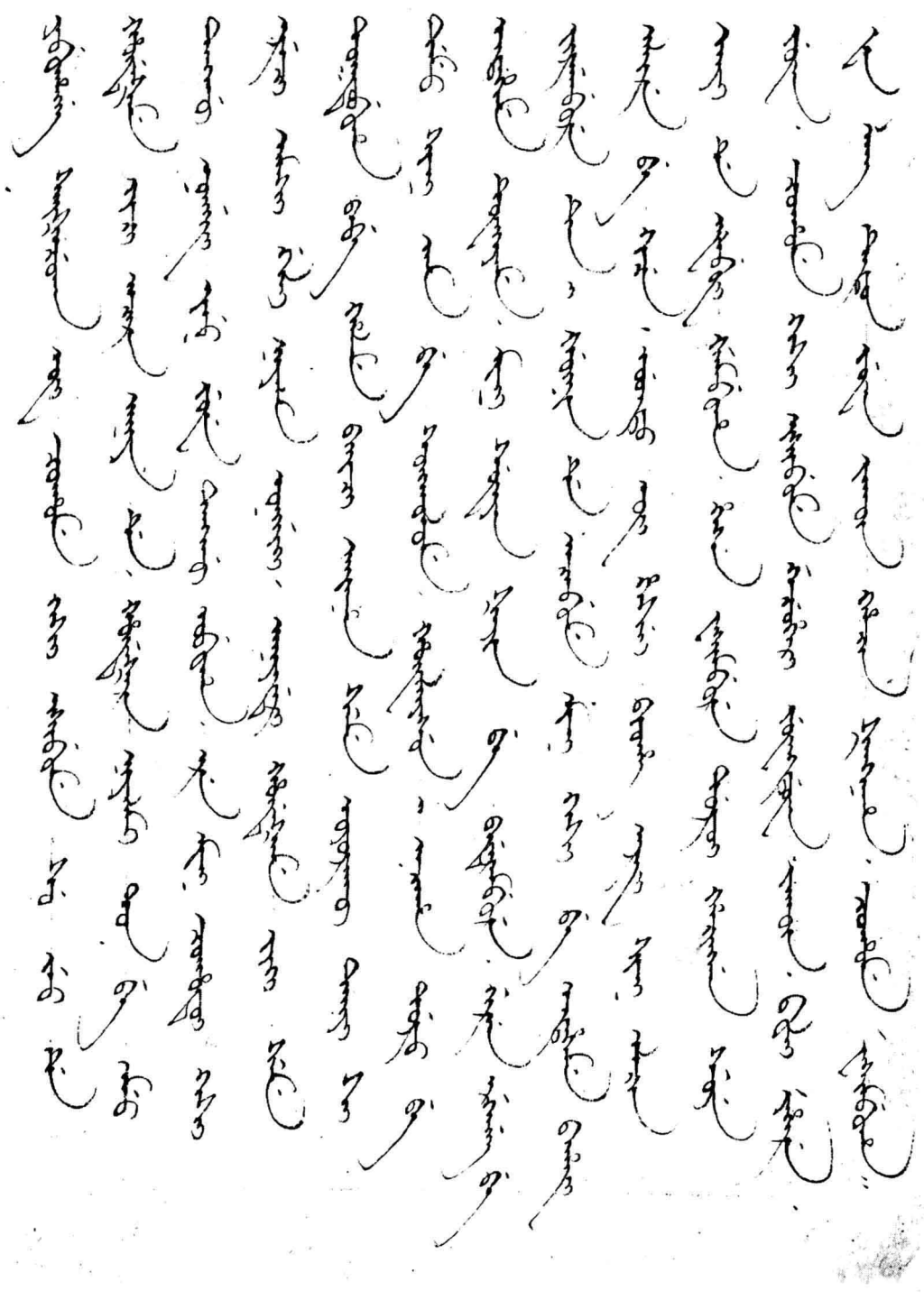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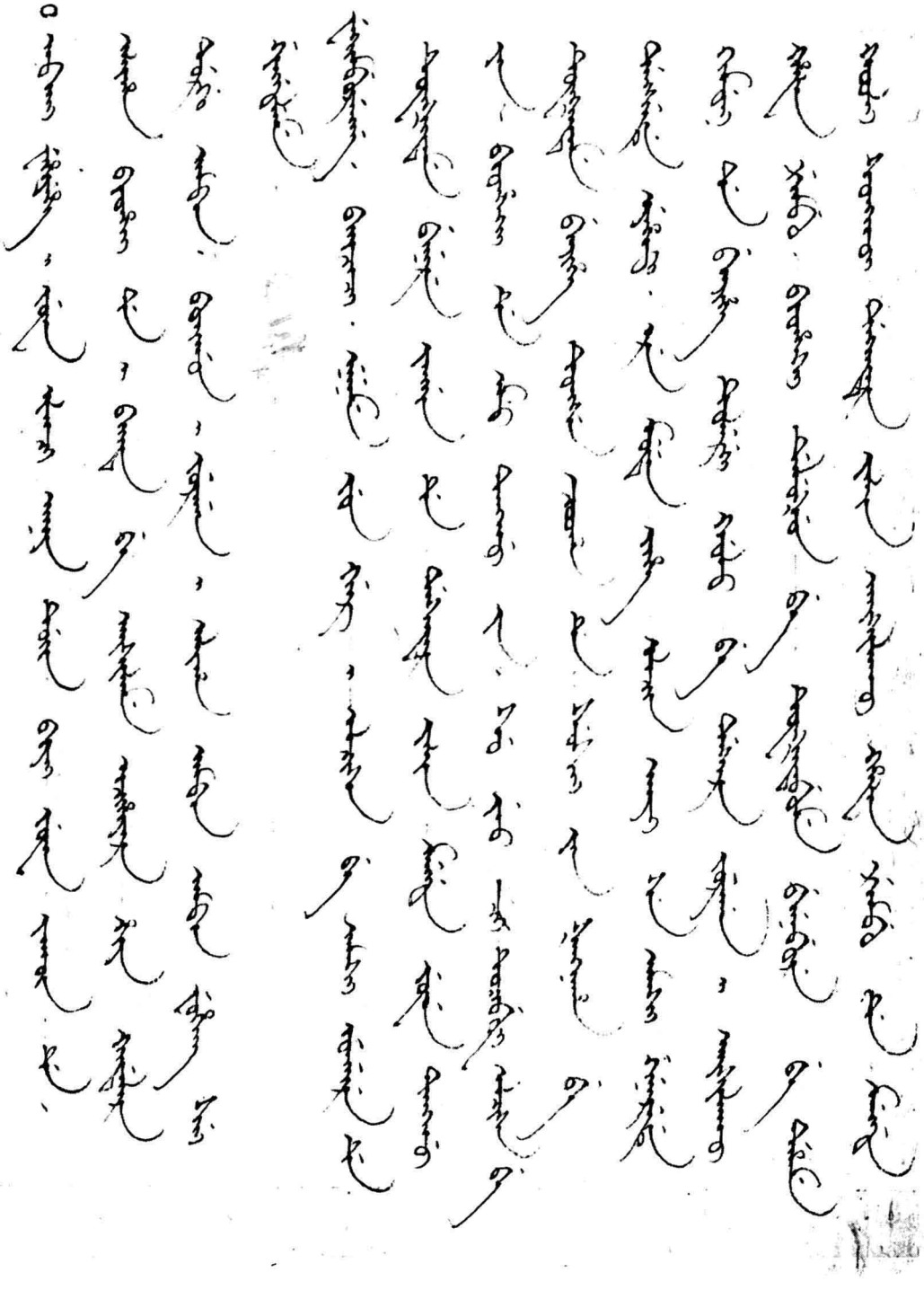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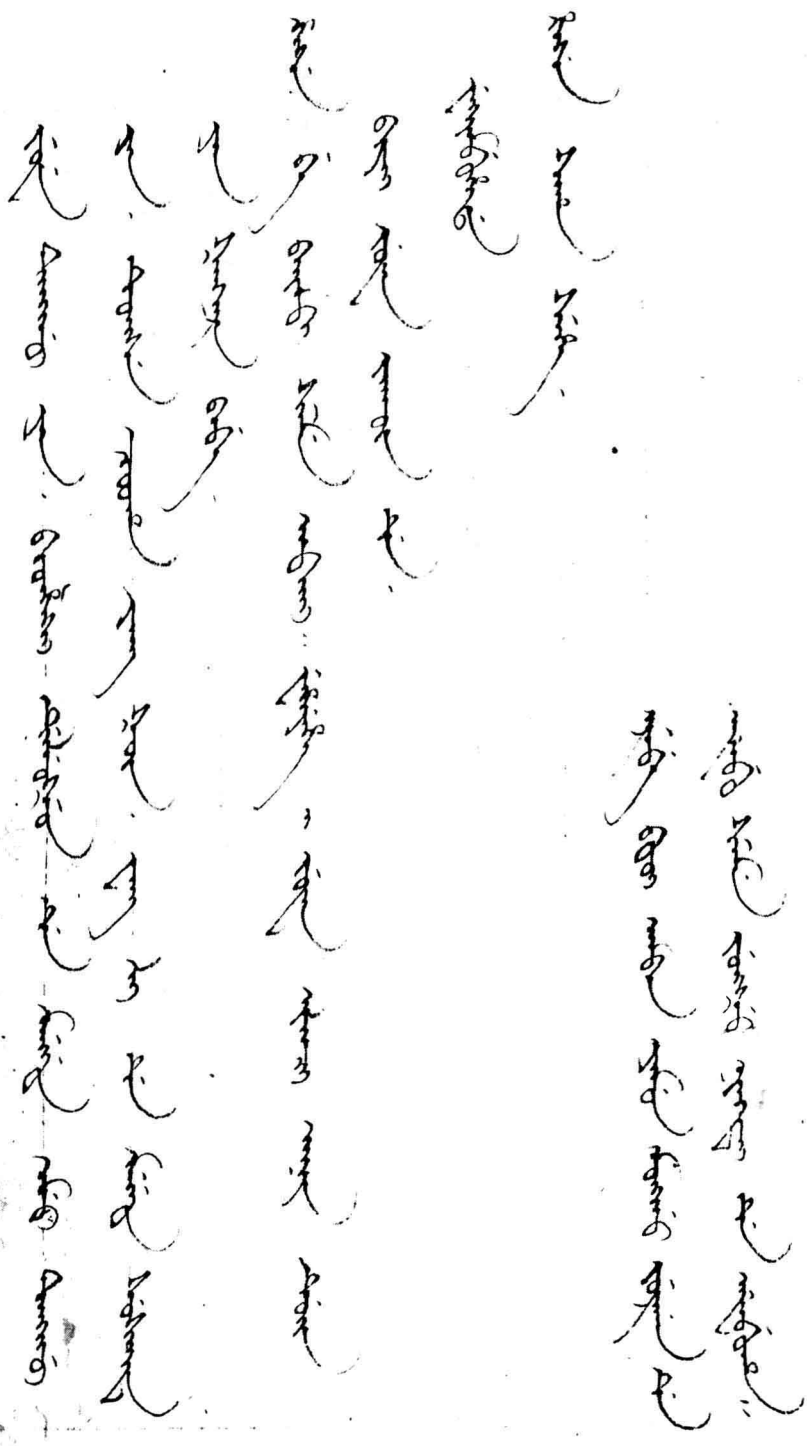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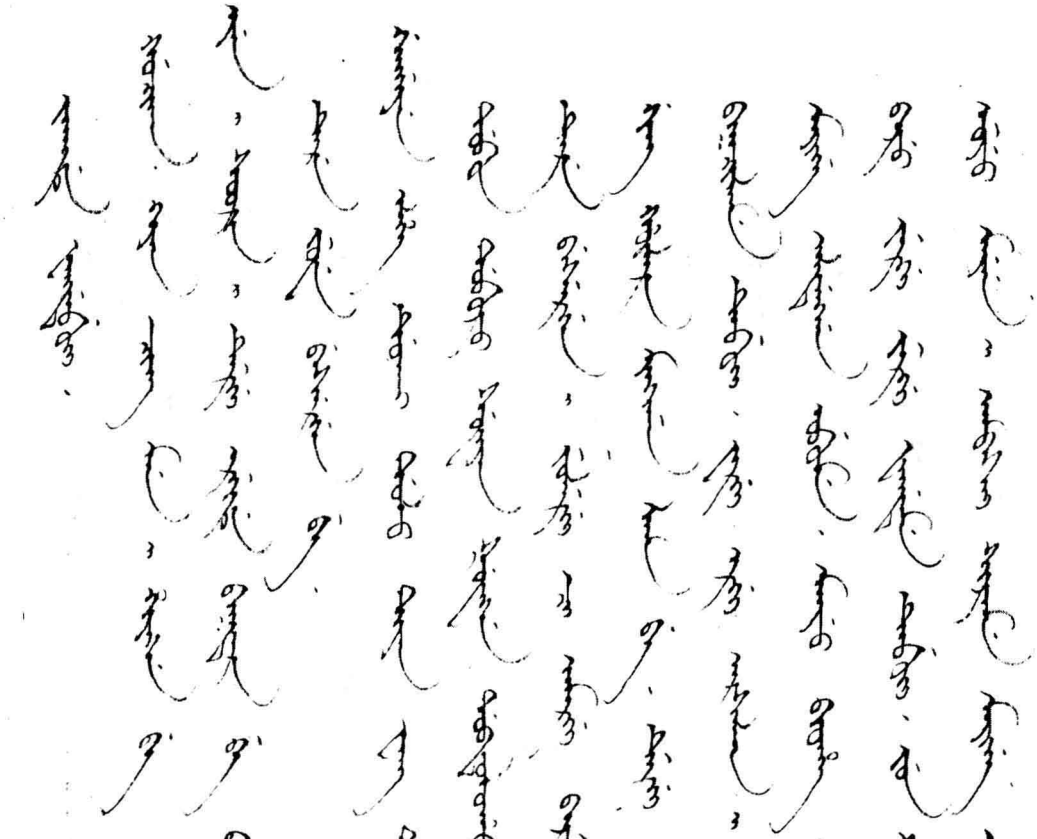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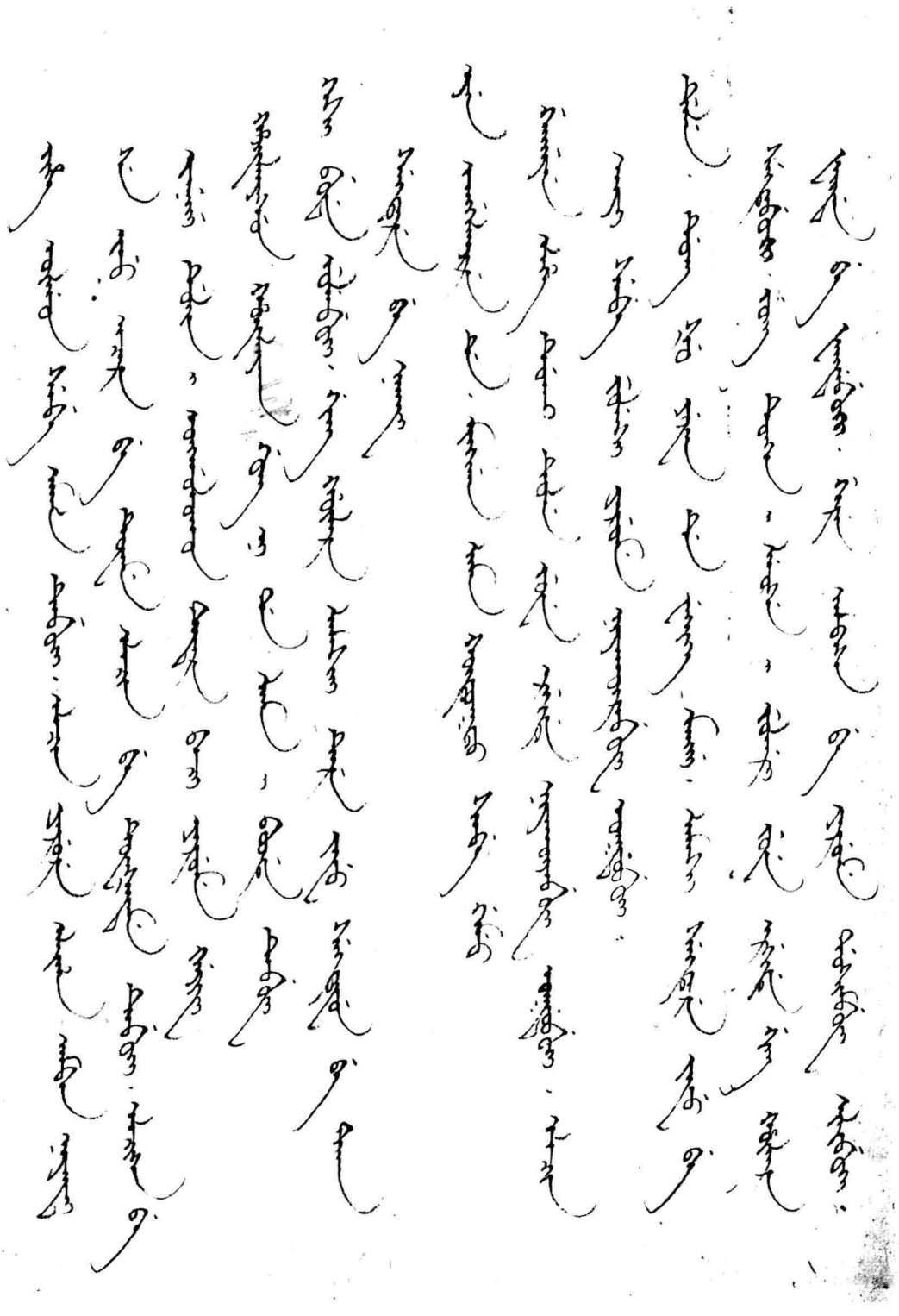
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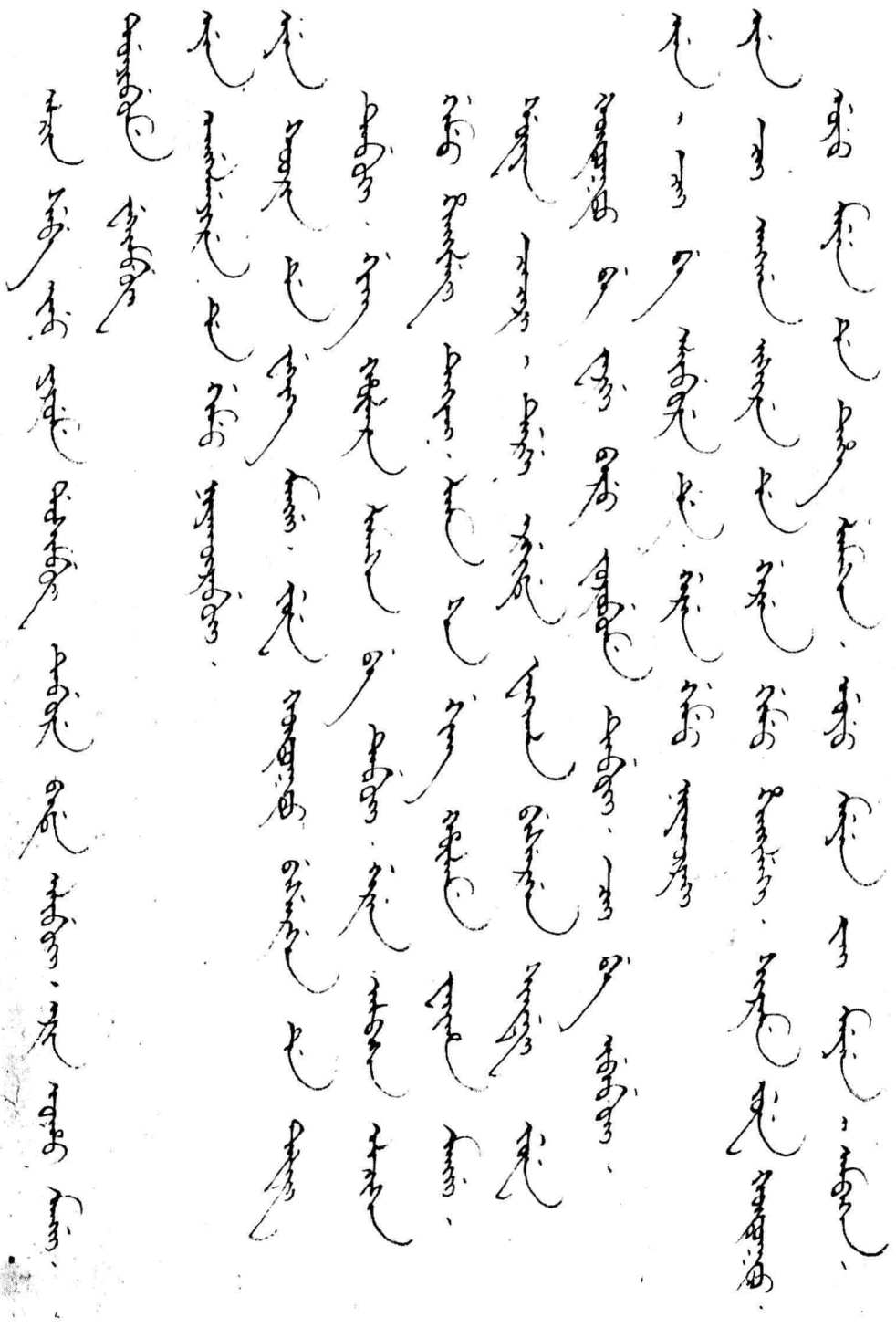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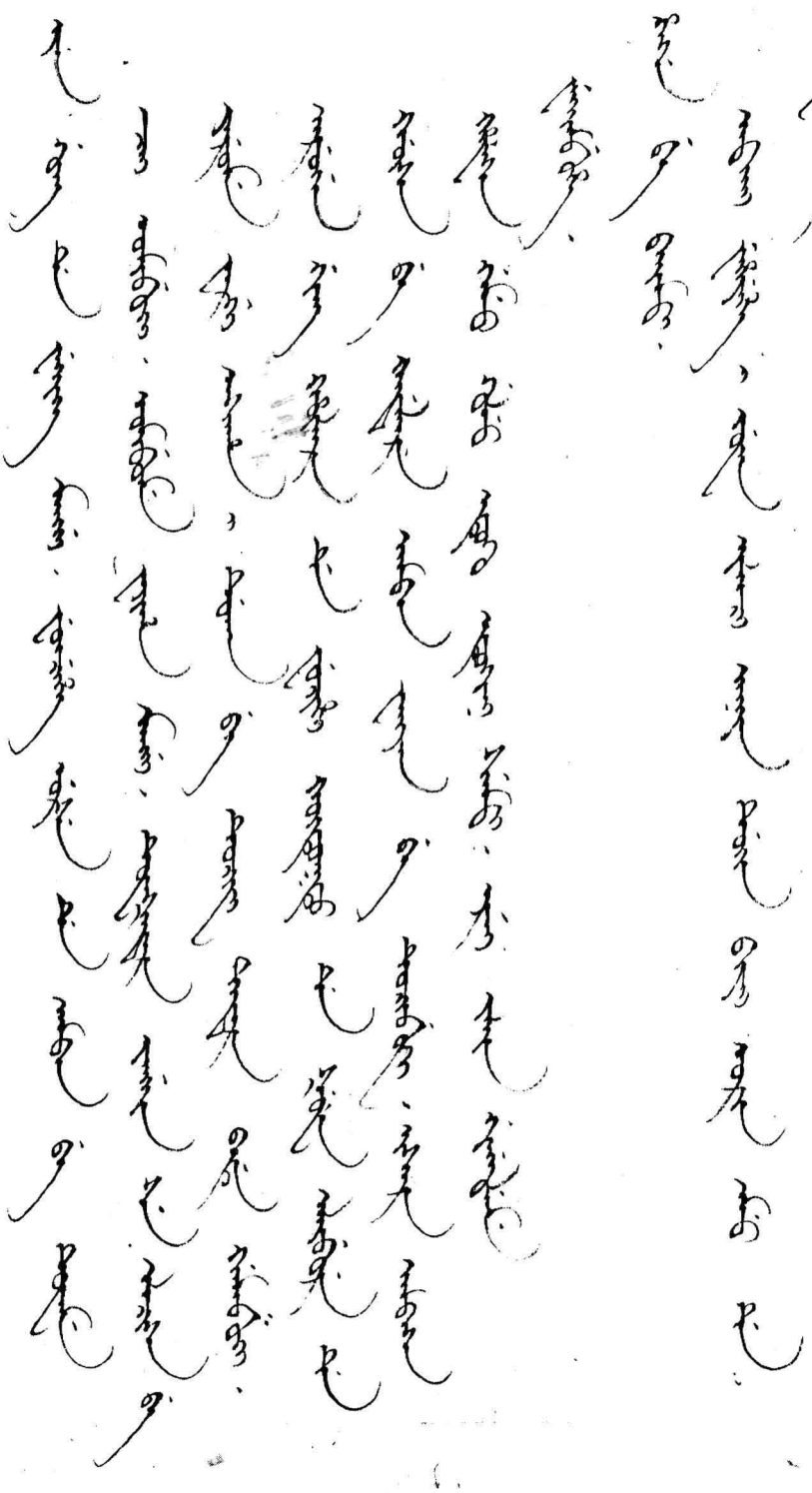


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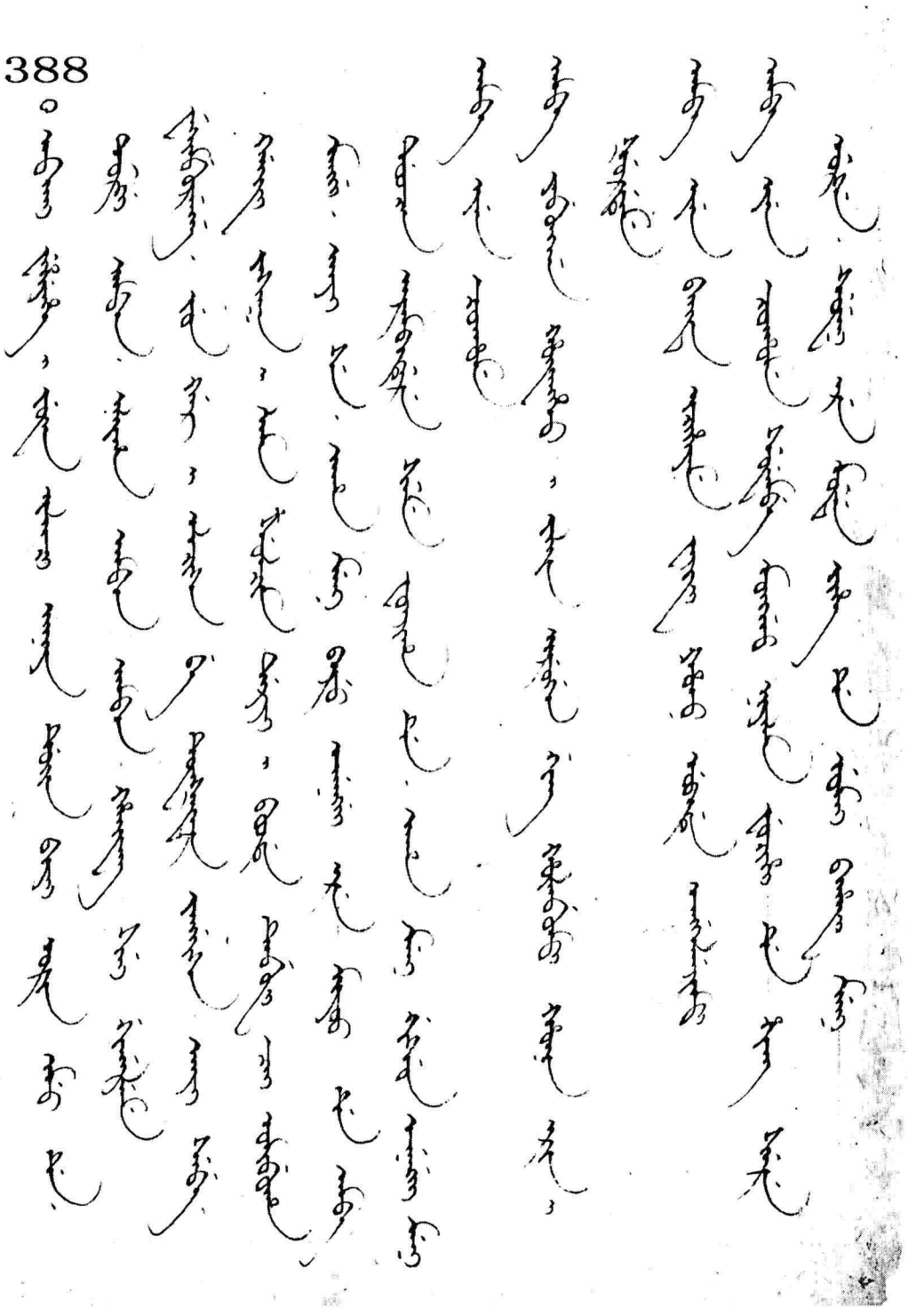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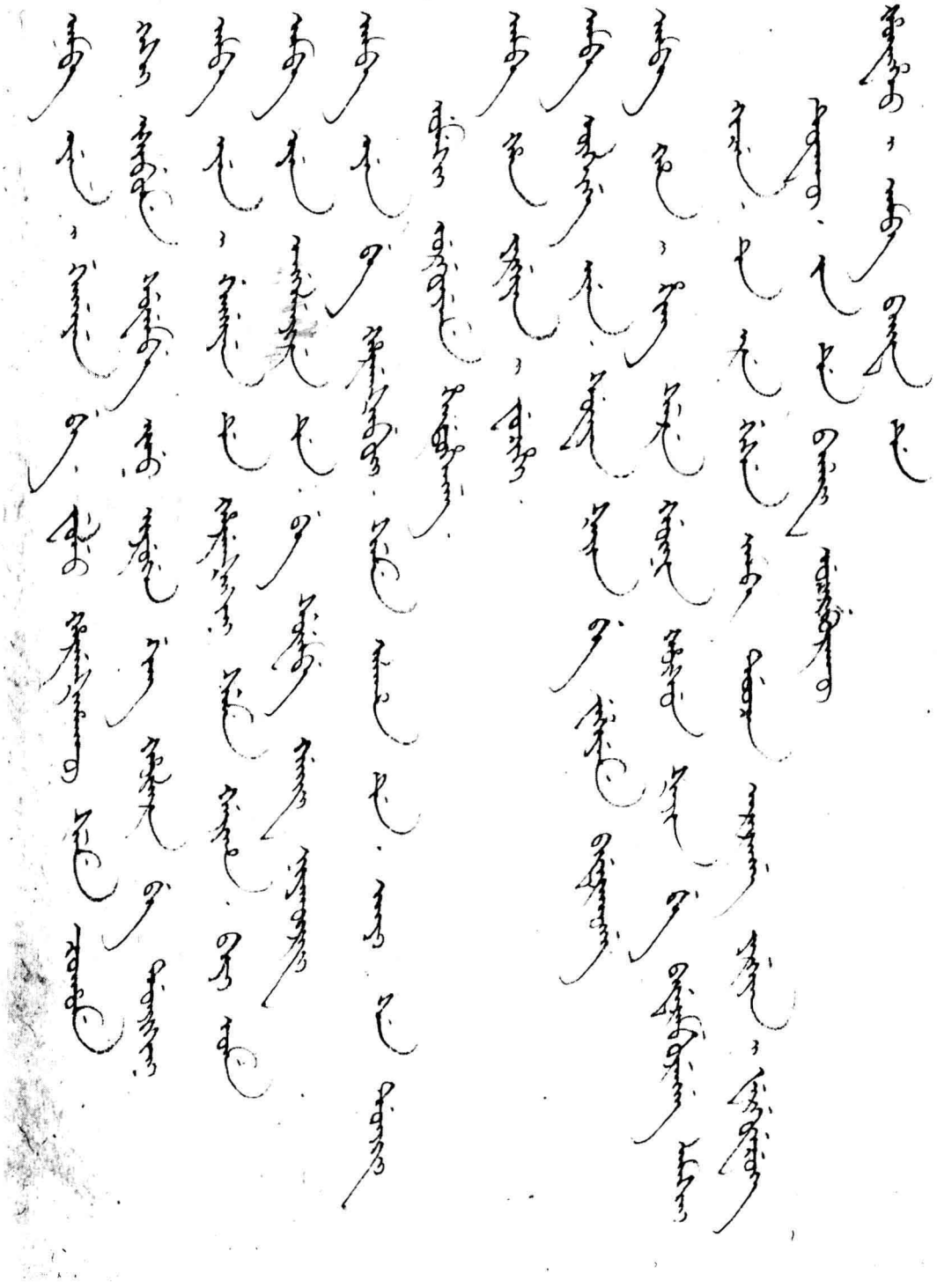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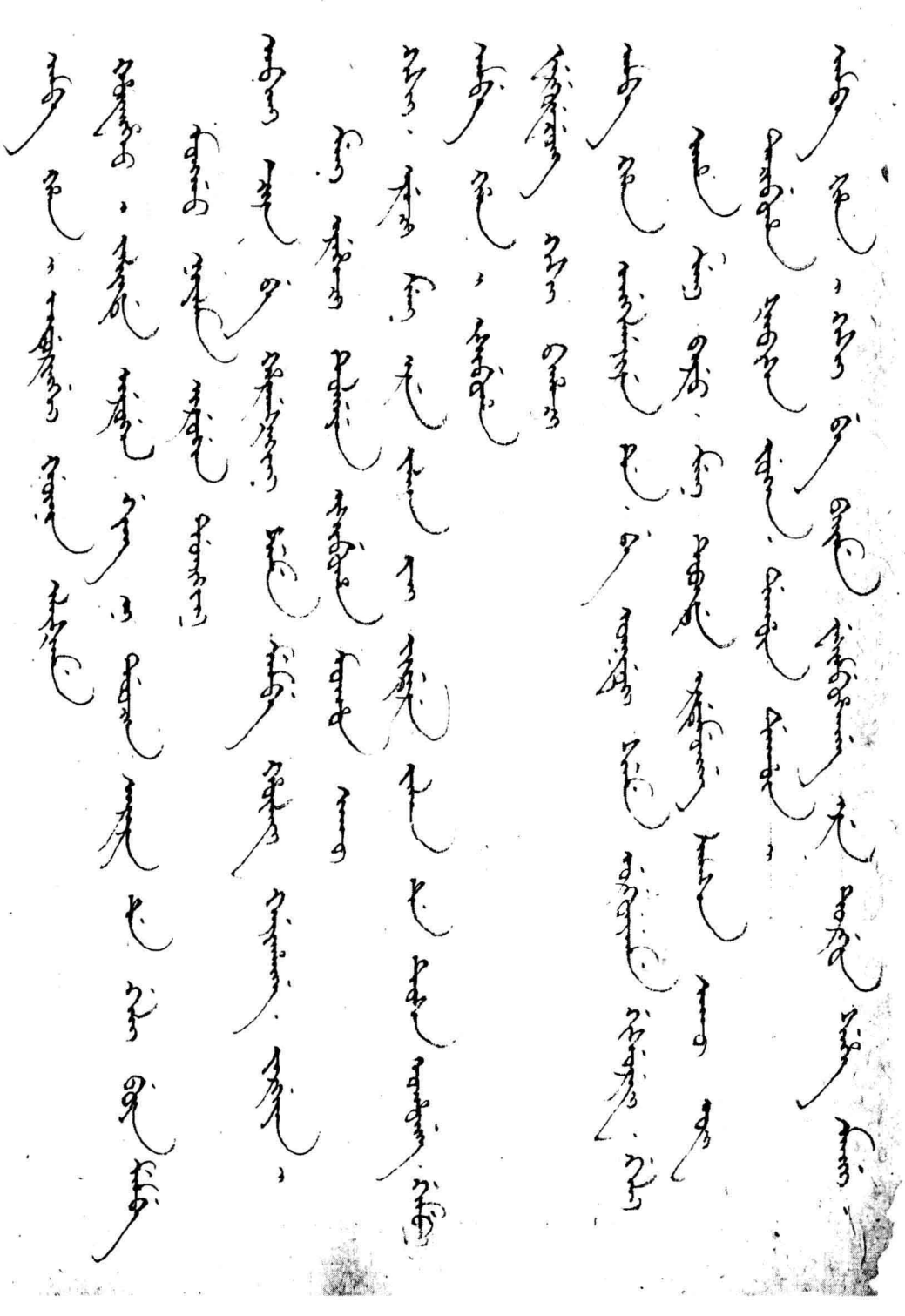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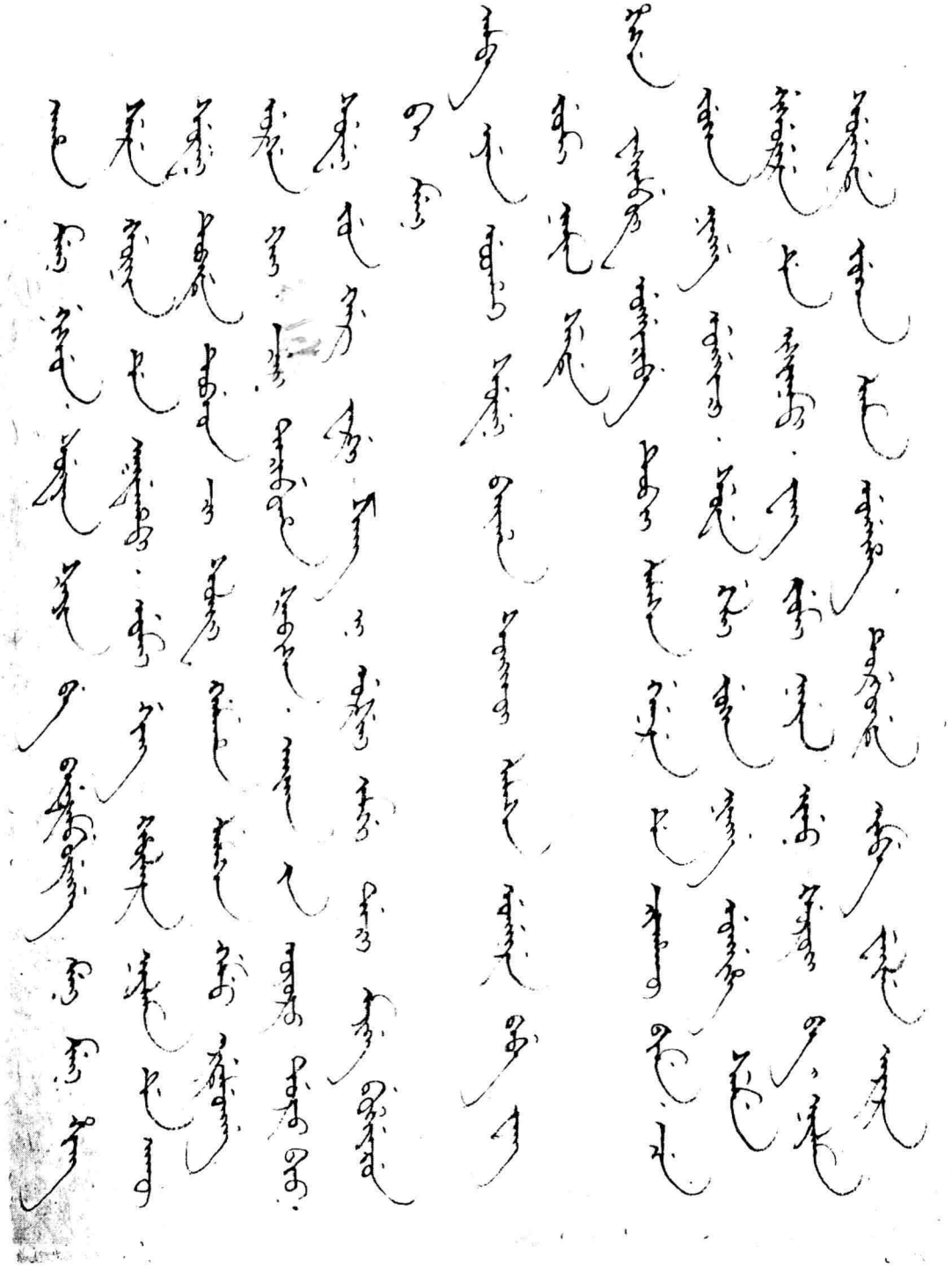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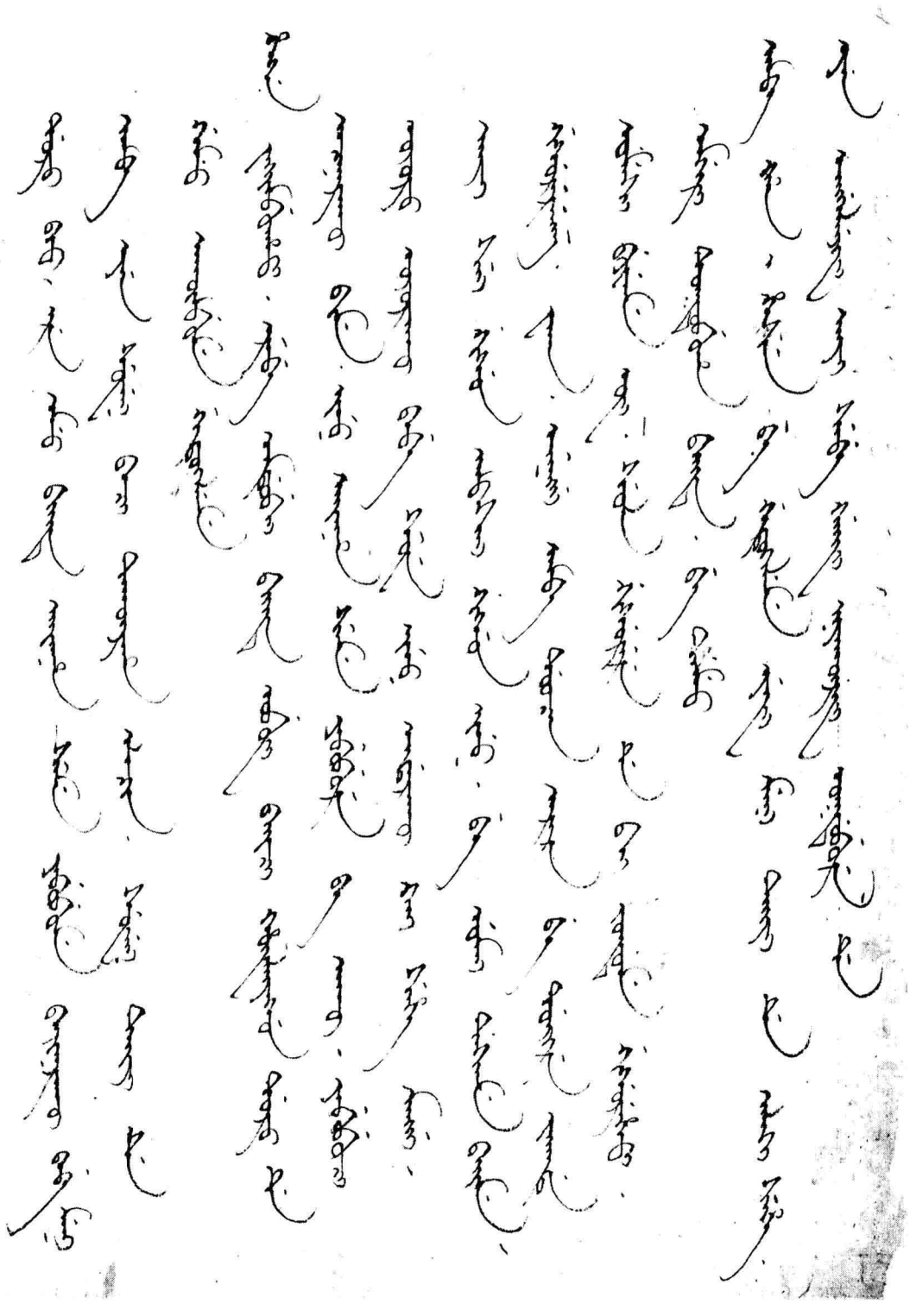
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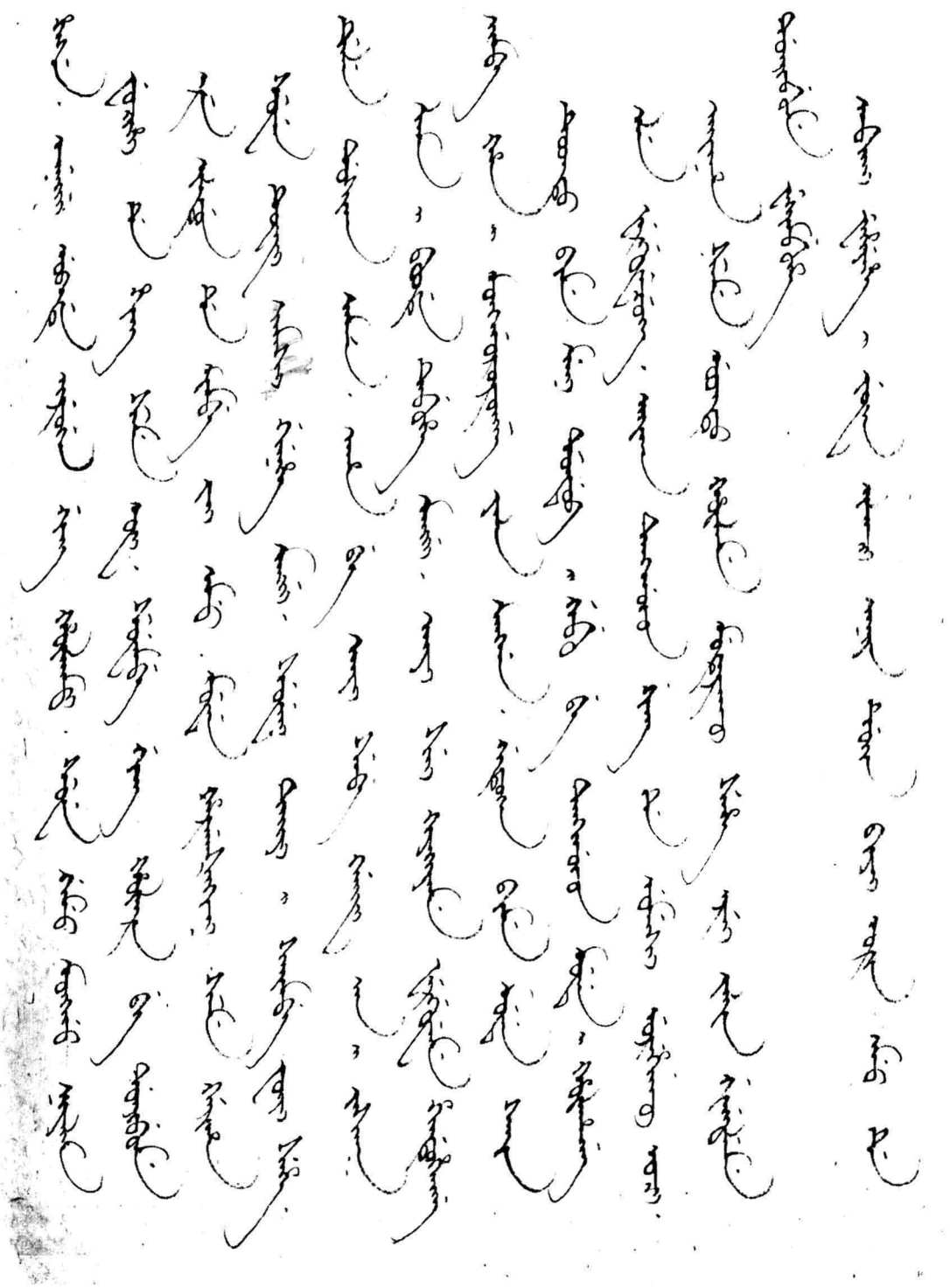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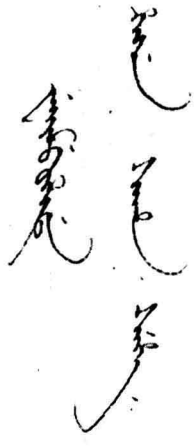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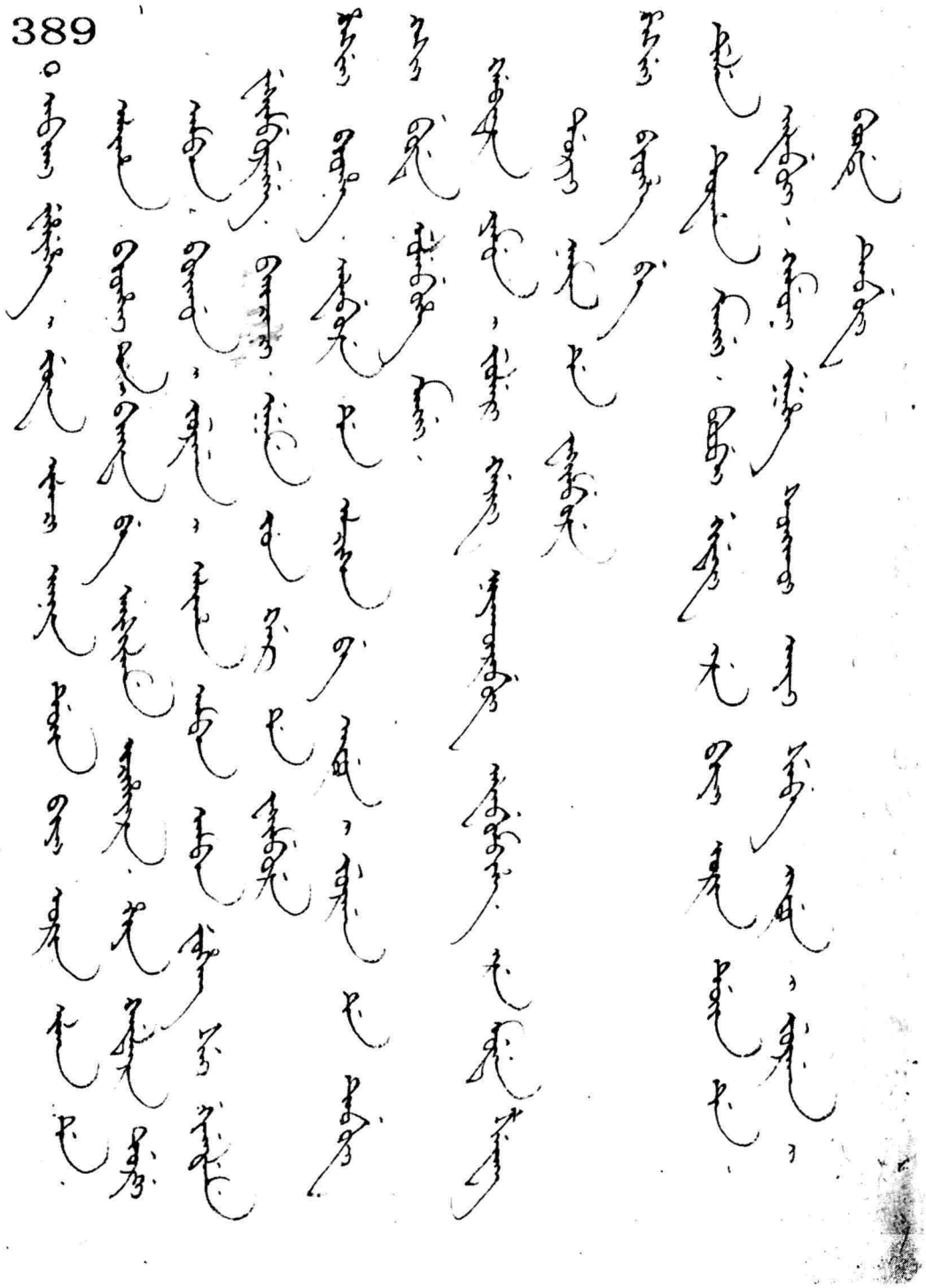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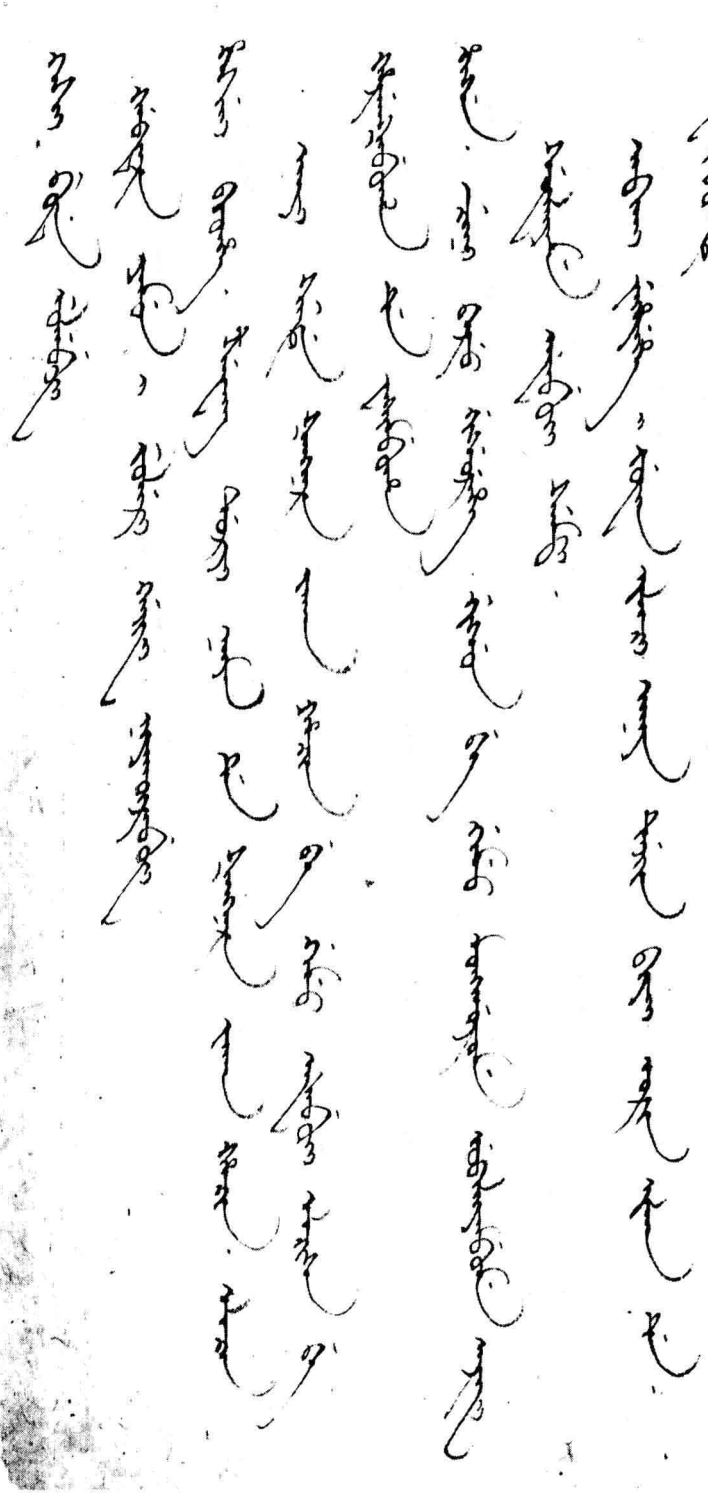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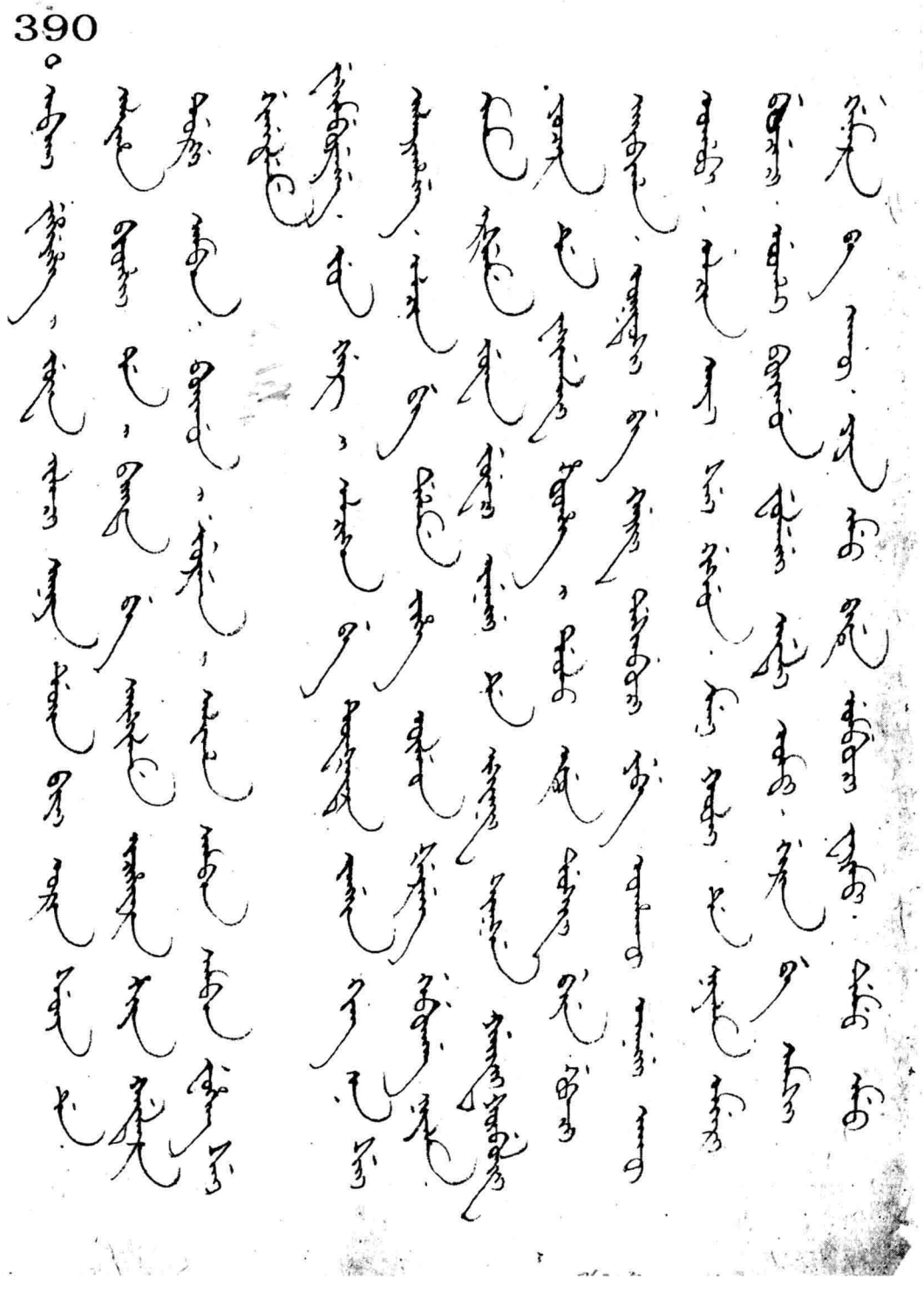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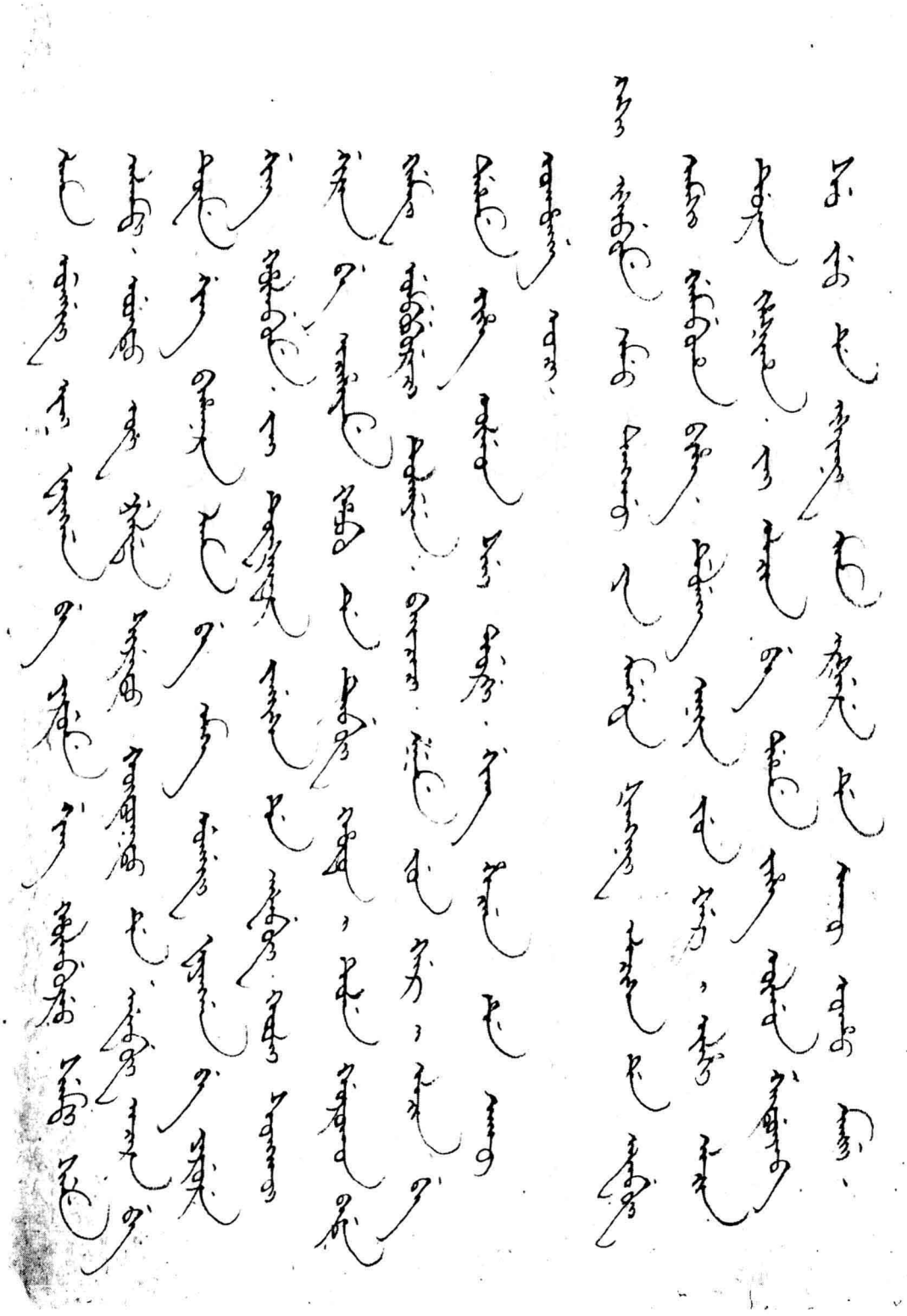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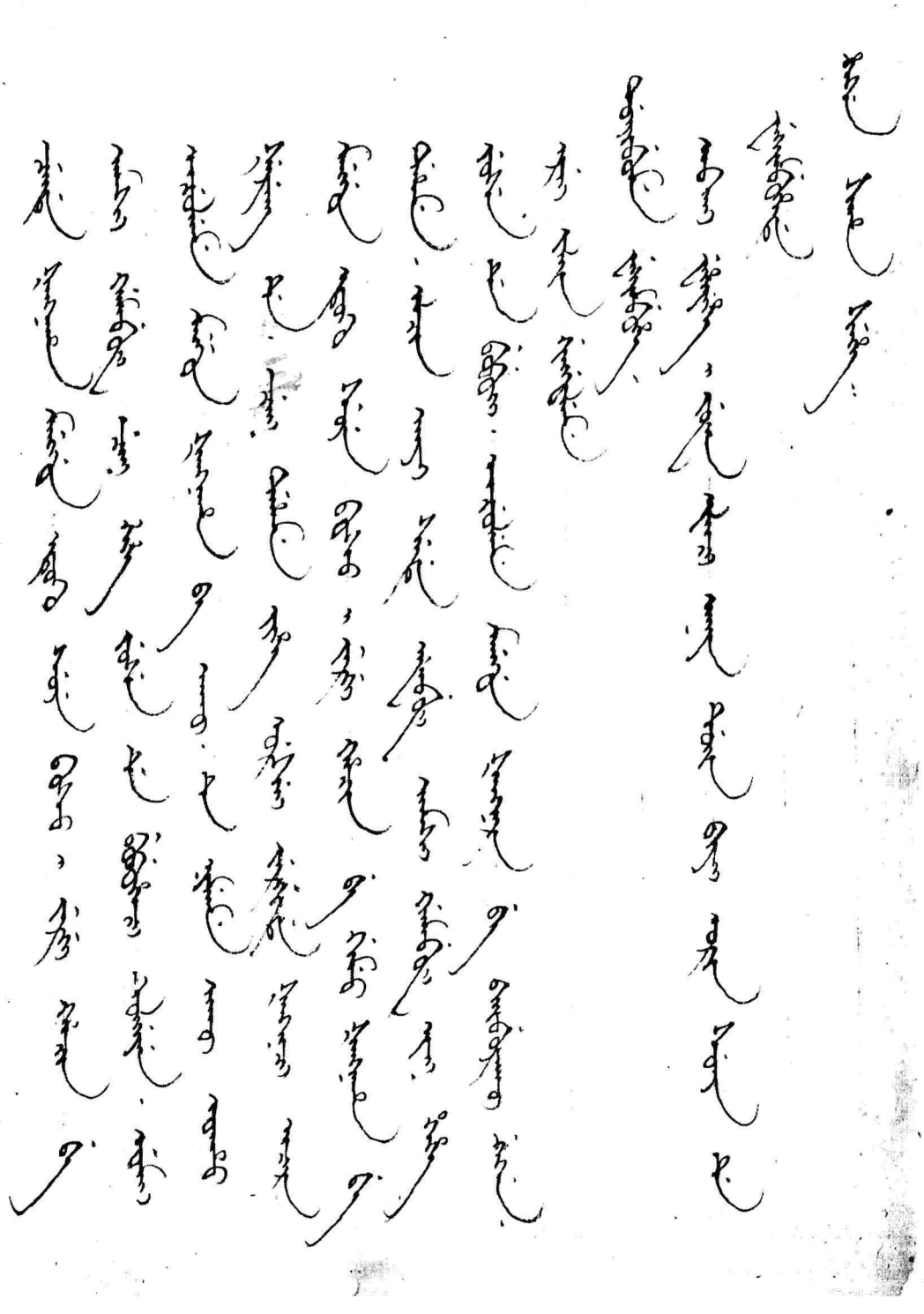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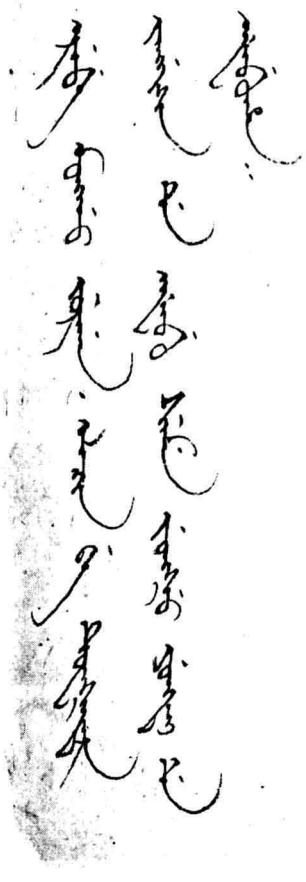


390









賞跟役十三名

每名銀二十兩　共二百六十兩

官緞二疋　共二十六疋

彭緞一疋　共十三疋

毛青布八疋　共一百零四疋

宇緞棉袍一件　連帽帶等項

夾紗袍一件

彭緞二疋
毛青布二十四疋
火緞粧緞綿袍一件　連帽帶子項
夾紗袍一件　連帽帶子項

賞副使敦多布
銀五十兩
上用緞二疋
官服緞一疋
彭緞二疋
毛青布二十疋
火緞粧緞綿袍一件　連帽帶子項
夾紗袍一件　連帽帶子項

四月十二日

瞻仰日

賞吏使每九

象牙盒一件

洋漆套盒一对

章绒二疋

又照例

賞正使每九

銀一百兩

上用緞二疋

官龍緞二疋

補緞一疋

雍和宮念經差旺扎尔

賞茉旺多尔濟那木扎尔

玻璃套匣一件內盛小荷包三十八個

青花白地靶鐘一对
泥黃玻璃瓶一对
各色粧蟒八疋　隨勅書加賞
各色緞十疋　隨勅書加賞

又十八日

大对　交出
賞策旺多尔濟那木扎尔
良塔一尊
佛经一部
佛像一軸
蓋玻璃罩蓋匣一对

又二十一日

蜂蜜二疋
章絨二疋
寧紬二疋

十七日

六內交出
勅書賞莱胜多尔济那尔扎尔
加
嘉藍玻璃盤一对
翡翠玻璃碗一对
法瑯碗二对
霽紅僧帽壺一对
霽紅盤一对
青花白地磁碗一对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瞻仰
日

賞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尔

玉如意一件

哥窑瓶二件

三色玻璃瓶一件

玻璃葫芦花插一件

西洋珐琅鼻烟壶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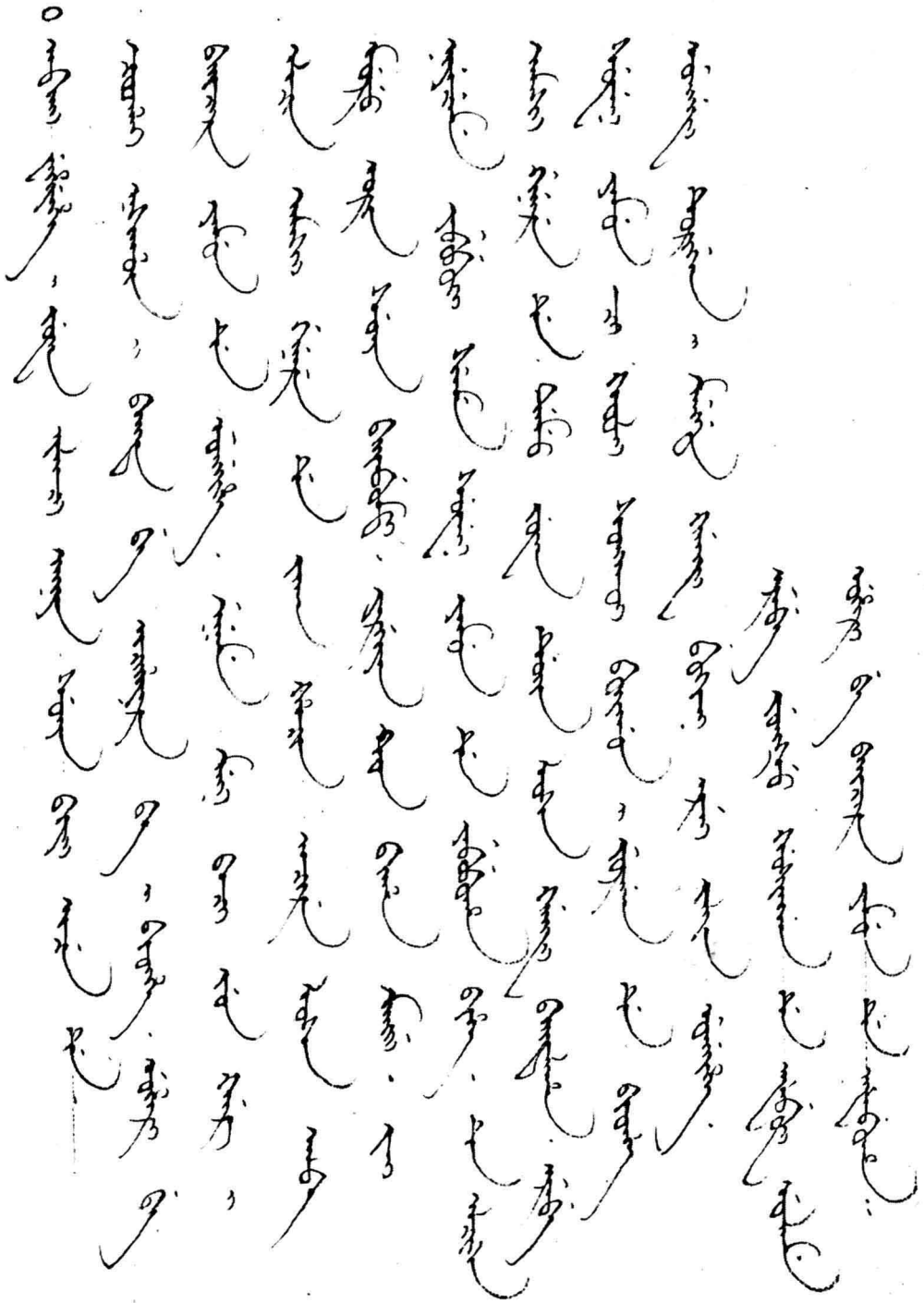
象牙如意盒一件

鬧鐘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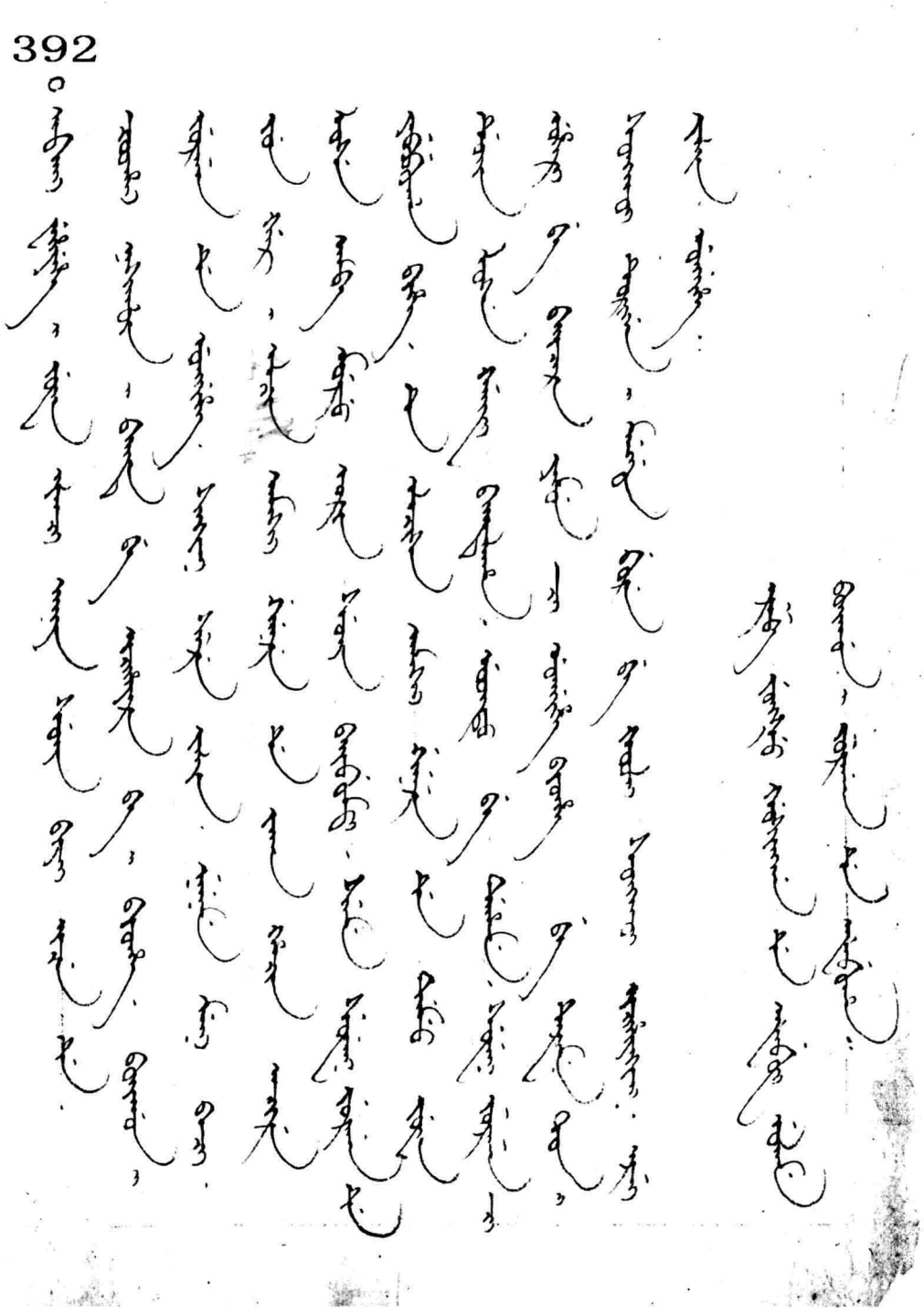
漆套盒二件

粧緞三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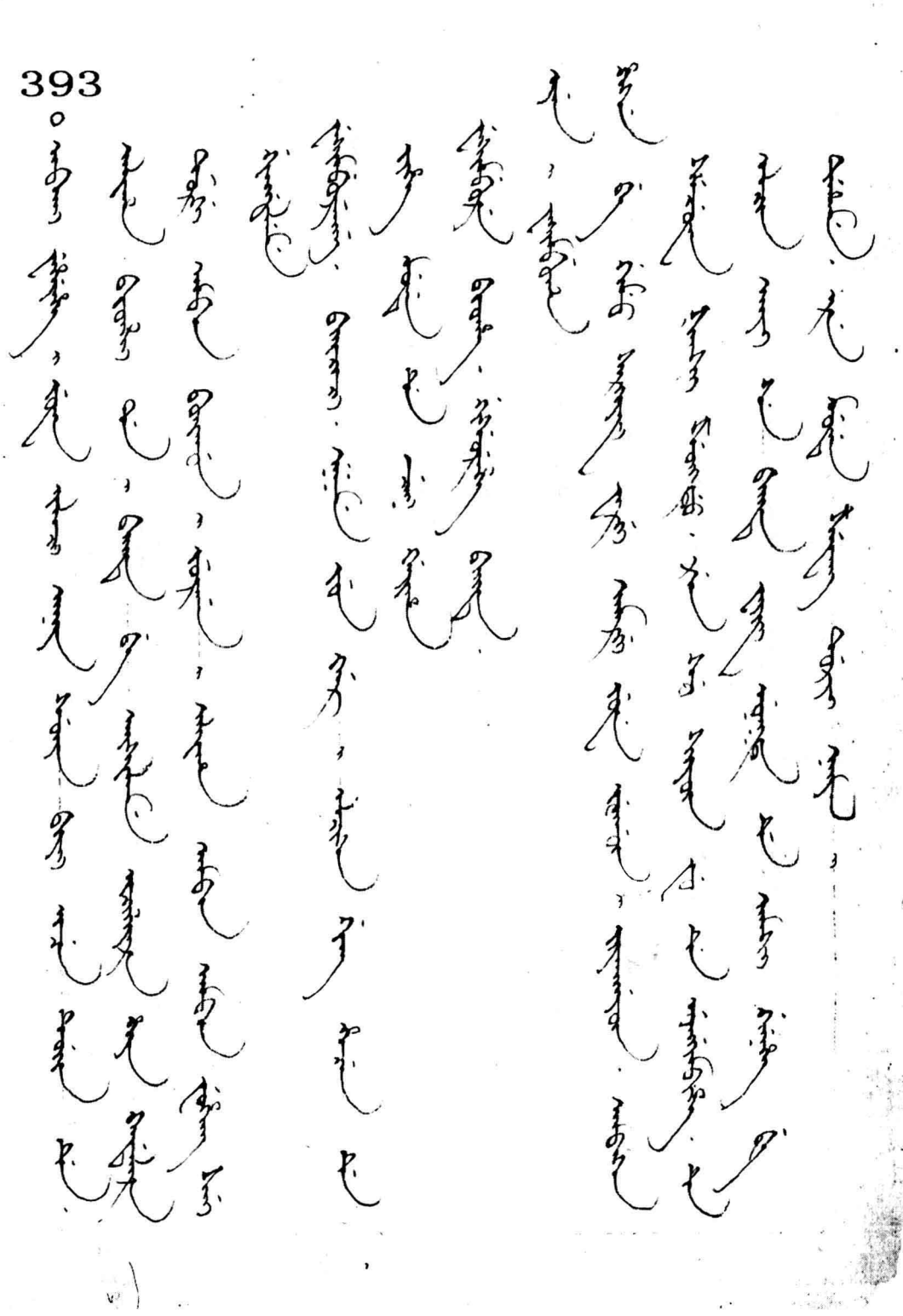
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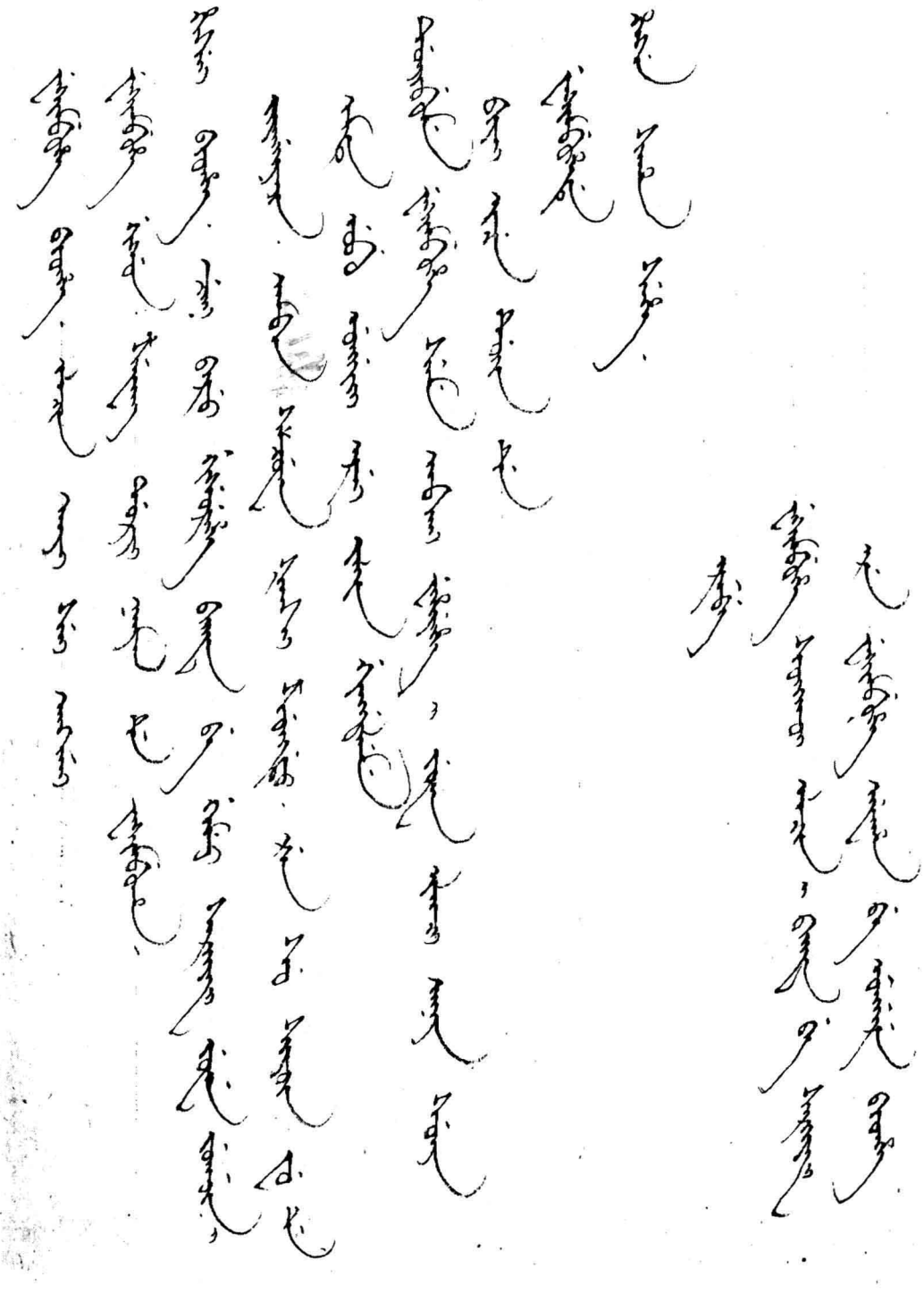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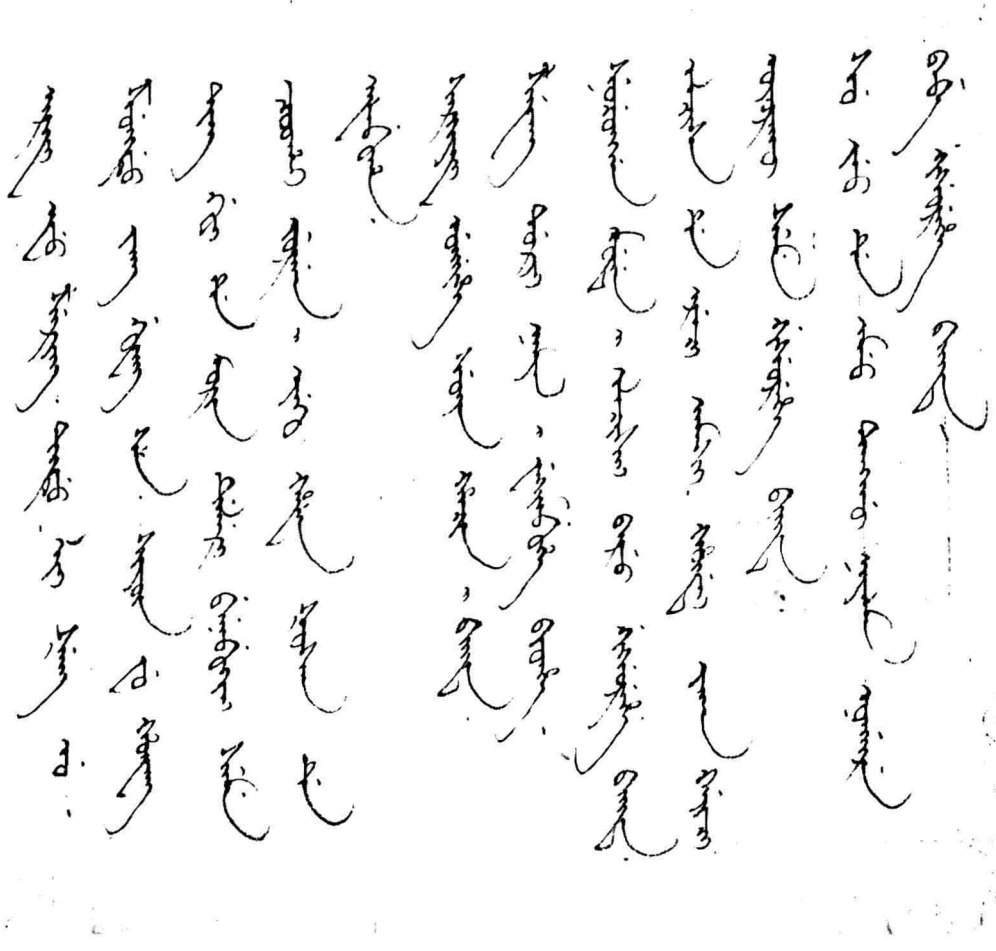
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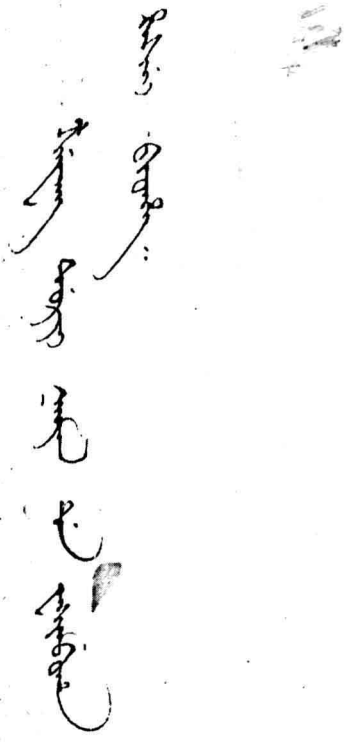


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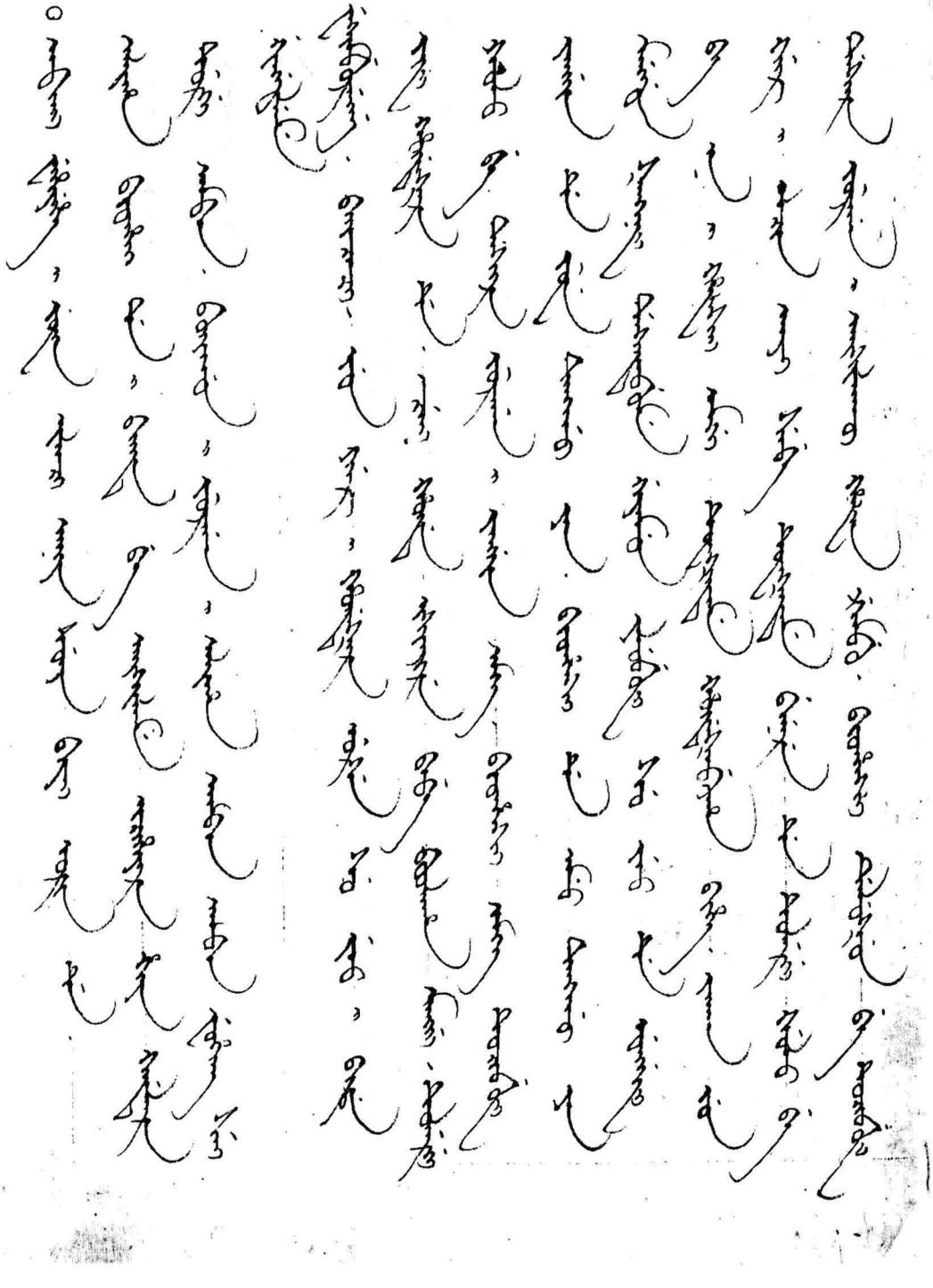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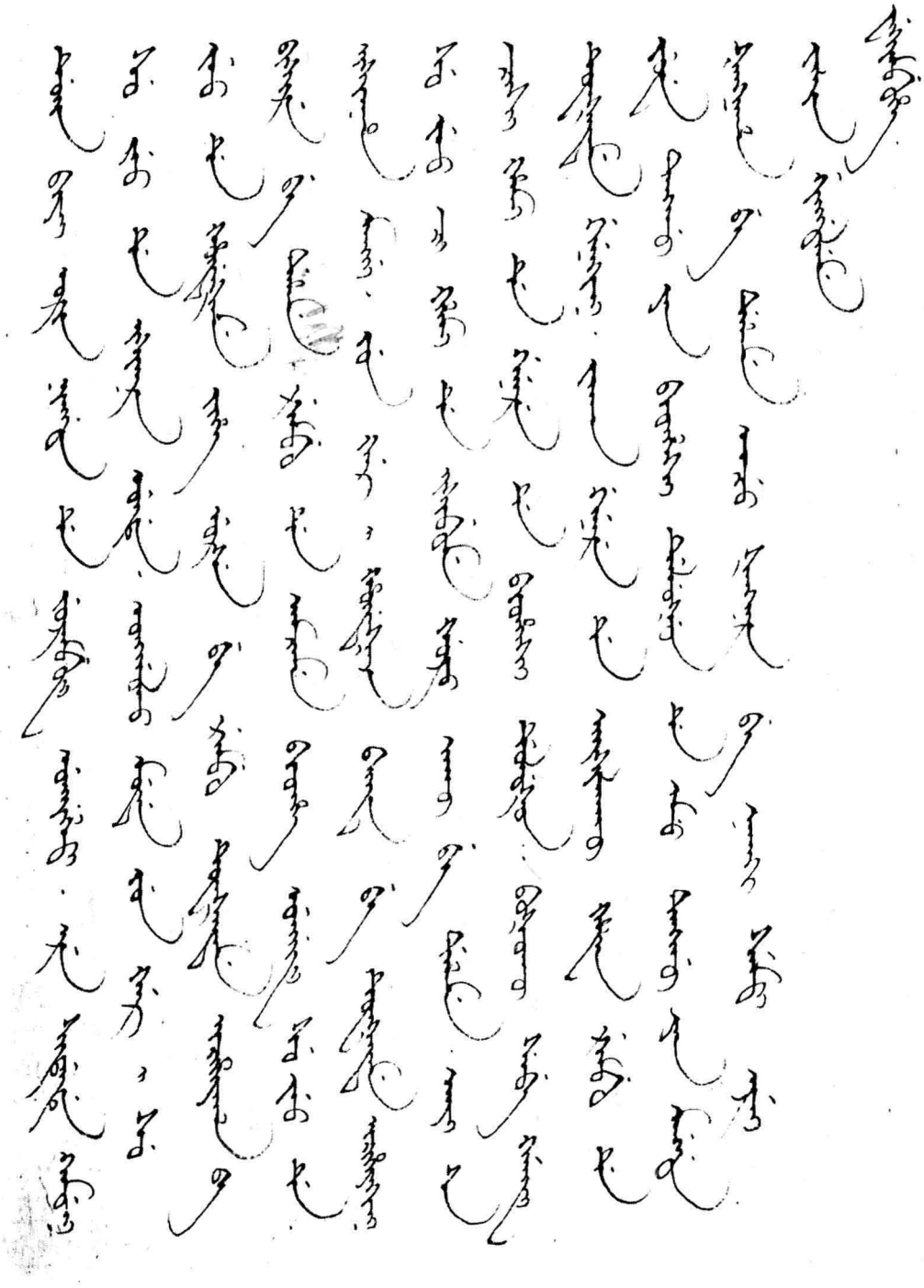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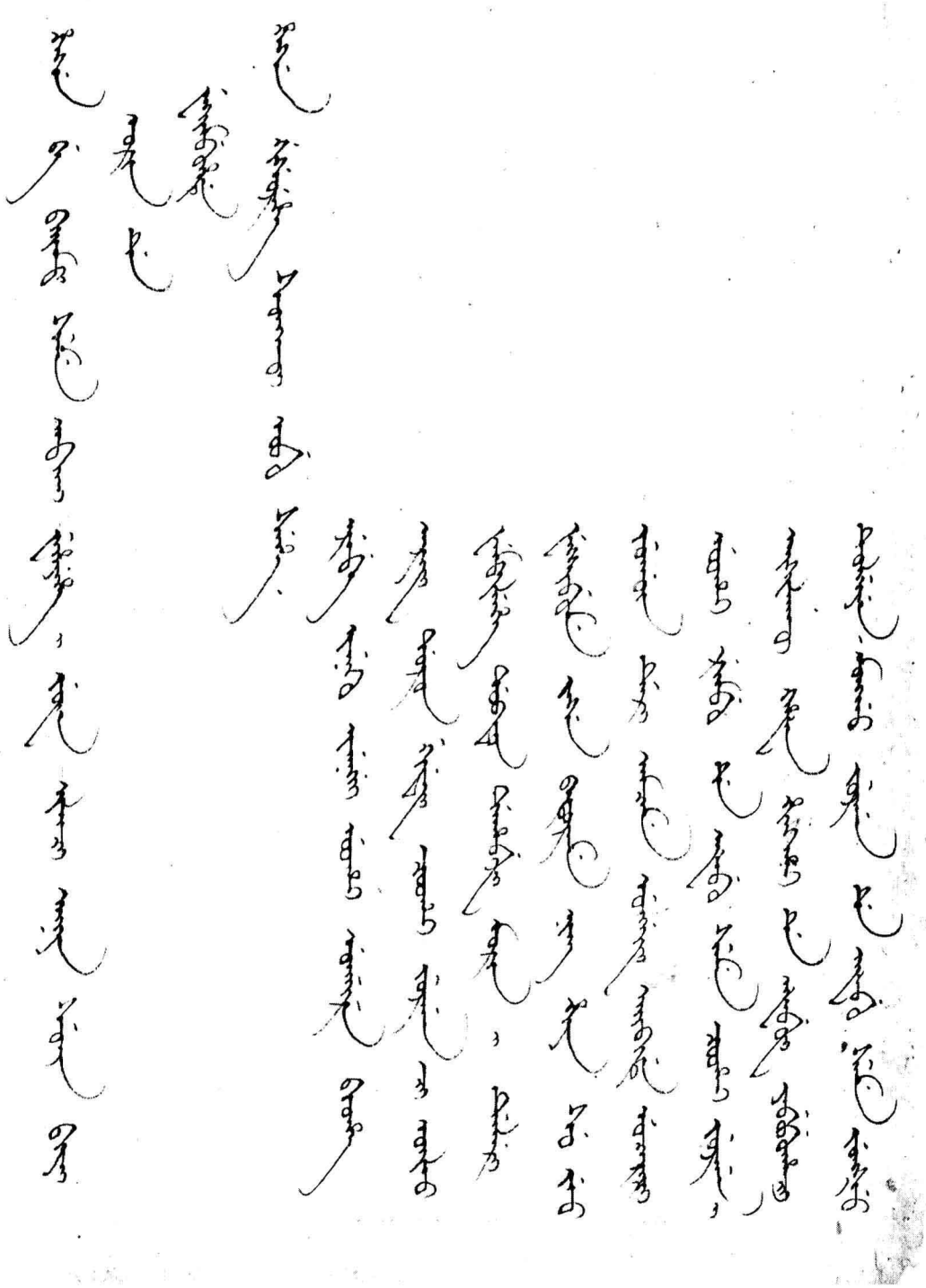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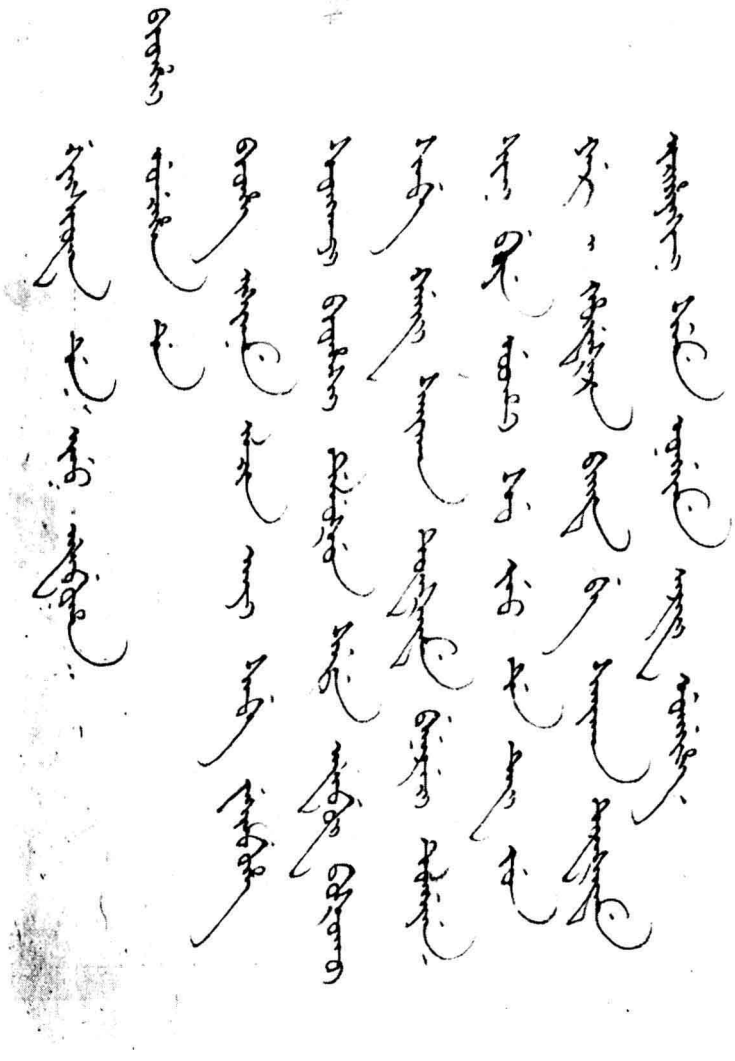


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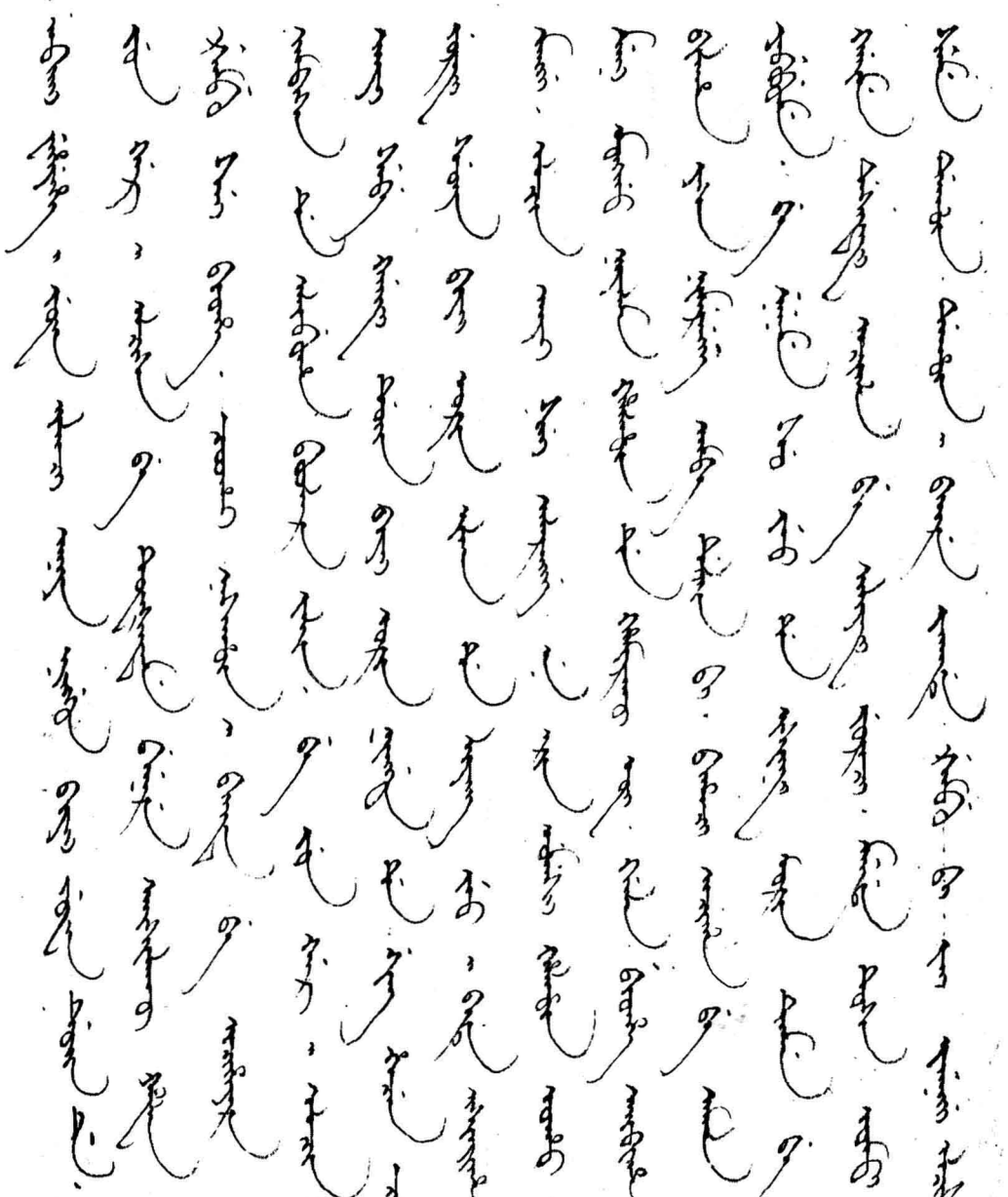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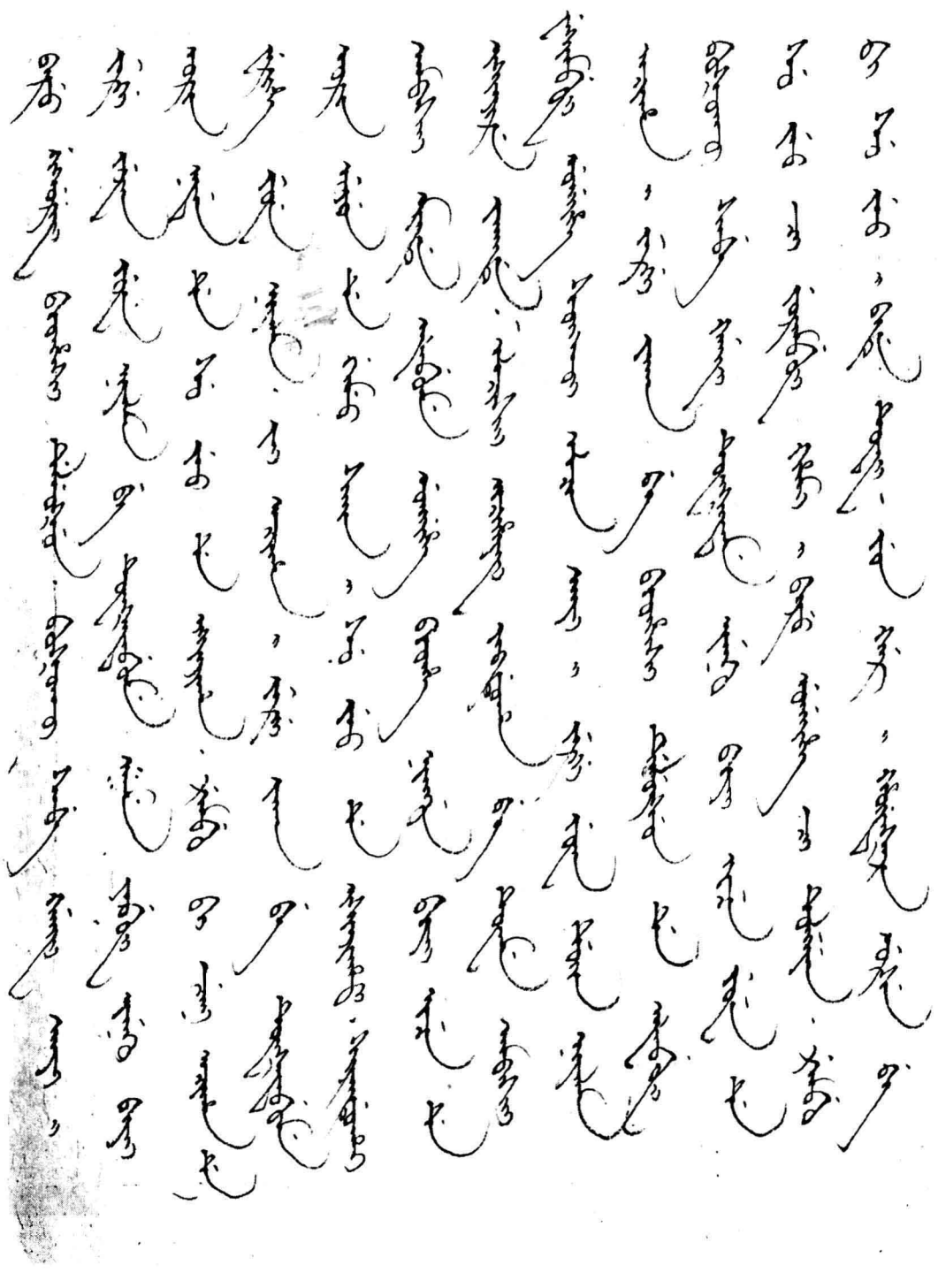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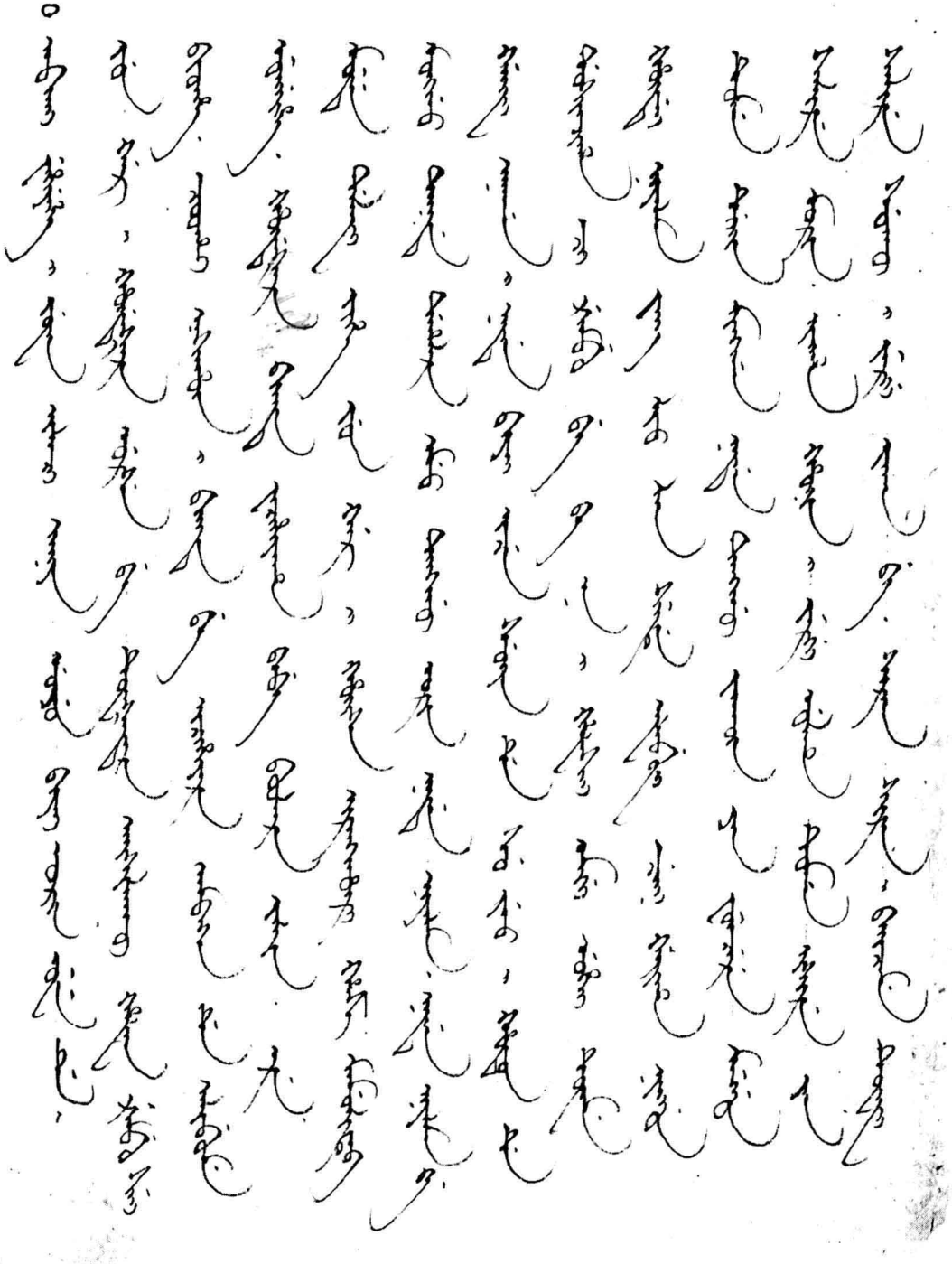
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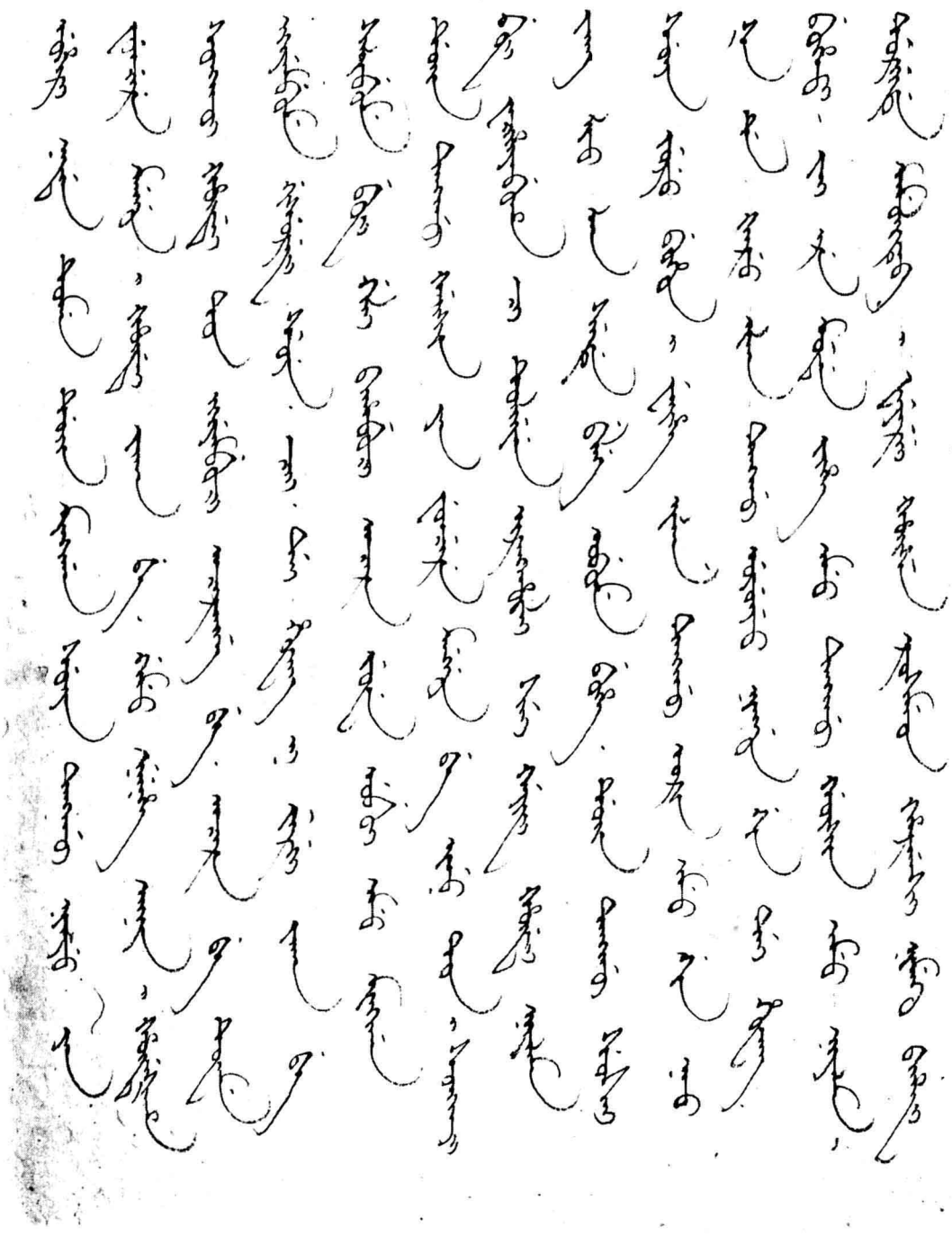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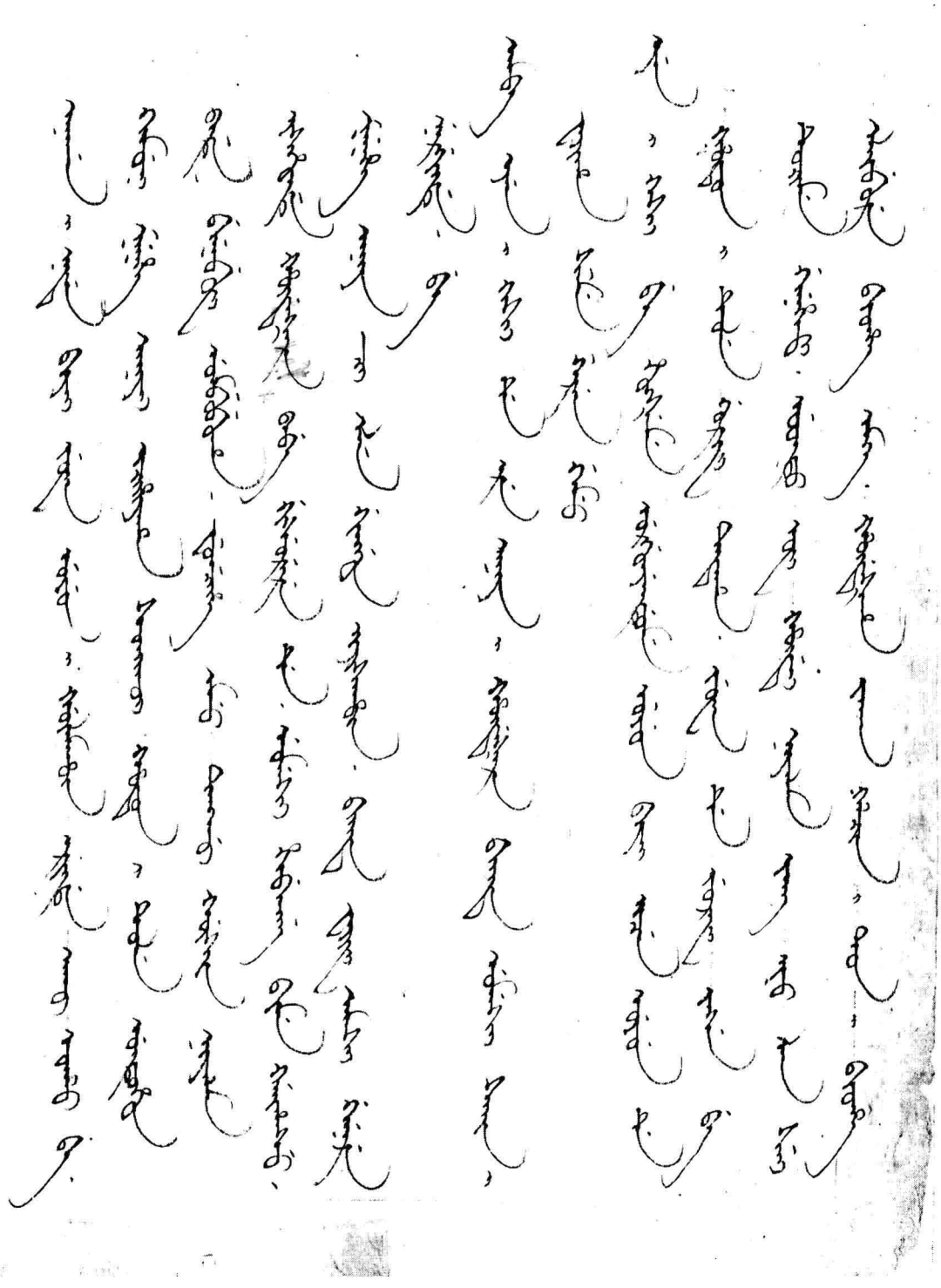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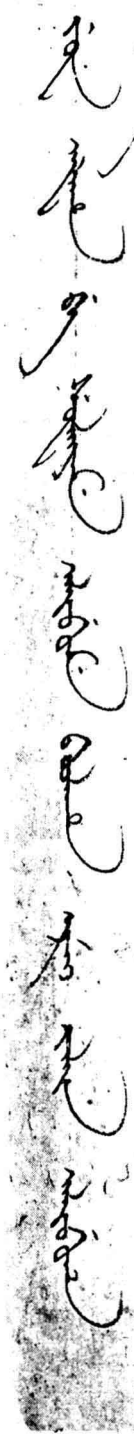


396









以上见《夷使档》1762-4

18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陪同使臣官员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伴送使臣吹纳木喀等之员外郎傅松具文报称，使臣等于十月初三日自哈密起程，十二日至肃州；十四日自肃州起程，二十七日至宁夏，二十八日起程前往京城。再，使臣吹纳木喀于十月二十日行抵凉州后，以身体欠佳，不能骑马，请给驮轿乘坐，经与地方官商酌，雇驮轿令其乘之。等因来报。依此速度计其行程，本月二十日前即可抵达京城。查得，先前使臣吹纳木喀来时，曾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陪同，派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尚书纳延泰总理照看事宜。陪同此次所来使臣等，除照例指派内护军统领庆恩、理藩院郎中阿喇布坦、员外郎阿尔彬陪同外，仍派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尚书纳延泰总理照看事宜。

为此恭谨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使臣吹纳木喀既生病，路途切勿疾行，缓行调养而来即可。著将此札饬伴送章京。钦此。

（初八日，将此缮文，交付兵部主事永泰，外带封套，日限六百里，沿边前往宁夏，驰递伴送使臣等之员外郎傅松。何处相遇，即于何处交付。另交付内阁中书盛禄，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8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使臣议事大臣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与准噶尔所派使臣议事时，曾钦派海望、班第、纳延泰、杭奕禄议之。现杭奕禄出差在外，此次与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议事时，仅派海望、班第、纳延泰，或另行增派大臣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奏入。奉旨：著派海望、班第、纳延泰、阿克敦，与使臣等议事。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8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查看房屋令使臣下榻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等至，若在京城，令住丰泽园；若在圆明园，则令住圣化寺。此次之来使等，令住京城。惟于紫光阁前搭支蒙古包令使臣等居住，不便看守。是以，经臣等查看官房，东华门外北街风神庙前，有曾令原喀喇沁额驸噶勒藏居住之房三十余间，有一处空房，院落亦宽敞，拟交付该处稍加整治，供使臣等居住。圣上若往圆明园，拟仍令住圣化寺。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文舒，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饬速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等至，命派委陪同之章京往迎，引使臣等至箭亭前，接取其奏书及所献礼物后，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之后，带至其住处下榻。若往圆明园，则令下榻圣化寺。此次俟报使臣等抵达日期，仍照前例，提早一天派照看之章京往迎。使臣等抵达之日，所经门、街道，堆拨兵丁，须管带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等办理。是日，上朝之蒙古宾客等，毋庸上朝。使臣等进入时，由派往迎接之章京引入东华门，至箭亭前，由所派大臣等会同理藩院大臣等，接取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及进献之礼物，译出恭呈御览外，带使臣等至上驷院房中歇息，赏食饭食后，带至其住处下榻。使臣吹纳木喀、玛木特、图尔都，每日拨给食用蒙古羊各一只，其随从人等，每六人每日拨给中原汉羊一只，至食用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炭及所用炊餐器具等，皆照例由各该处支取给付，所拴驿马，照例备办，并派官兵，于使臣等之住所外围设置堆拨把守。交付武备院，计其足敷，搭支蒙古包、帐

房，供使臣等下榻。所用夫役，由园户等内择其憨厚者，足数派出。使臣等食用各种饼果等物，视其所需，由派往陪同之官员等由该处领取，给其食用。其择日朝觐、赏赐之处，容另行议奏。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文舒，转交蒙古衙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进京日期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伴送使臣吹纳木喀等之员外郎傅松具文报称，接奉大臣等札饬，著吹纳木喀既缓行调养而来。等因颁降谕旨，晓谕使臣等后，吹纳木喀告称，我理当钦遵大皇帝慈旨缓行，惟今病已见愈，冀能尽早进京，瞻仰圣颜。计其路程，料十六日住清河，十七日进京。相应照原奏之例，于使臣等抵达之前日，遣陪同之章京往迎，翌日引领使臣等至箭亭前，进呈奏书。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2

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进呈奏书及方物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至箭亭前跪地，进呈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及进献带把玉碗及貂皮三十张。跪地告称，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请大皇帝安，另选本地马两匹，带至进献大皇帝。惟行程三月有余，远道而来，容俟稍加喂养，再行呈览。言毕，将使臣等带至上驷院，用餐已毕，遣往住处外，译出其奏书后，即行具奏。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3

噶尔丹策零为请准商队行经呼和浩特等路事之奏书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译出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之奏书。

谨奏于乾隆皇帝陛下：为我等之人赴藏中途返回一事，遣往吹纳木喀后，吾问齐默特，奉大皇帝旨遣往藏地念经，行至东科尔，因何返回。大皇帝之旨，断不反悔，必为尔生疑惑，擅自返回也。正在究询间，吹纳木喀返回，称，大皇帝降旨曰，令齐默特等赴藏，然未果返回。知其实而将其人即行治罪。又，吹纳木喀奉旨：尔等赴藏人数、时间，因未确定，不便令伴送大臣及官兵人等徒然等候。俟有定数遣来人后，彼时遣往我大臣迎候即可。等因降旨仁爱，乃为弘扬黄教，安逸众生者也。吾欣喜之余，当即遣往吹纳木喀、玛木特、图尔都三人。前往人数，钦遵前降谕旨仁恤之例，为三百人，日期为三月初自本地起程。若照前由南行，则绕弯且于马畜无益；倘取道噶斯，则路近且水草丰美，有益于牲畜。前往土伯特念经之吾等之人携带物品，理宜径直带往，惟于多坝、西宁地方贸易毕，带其易获物品前往念经，庶得两便。若皆行经噶斯，将所留人等，留噶斯口附近水草丰美之处。其带我等之物径赴念经者，行经麻勒占、呼济尔；其往多坝、西宁者，自哈济尔、得卜特尔、柴达木路至多坝、西宁，渡过木鲁乌苏之多伦鄂罗木渡口，逐水草而行，则于牲畜有益，相应奏请准于此路行。

至为巡查科布多地方一事，奉大皇帝谕旨：前年秋，尔等之人至我布延图卡伦，未曾言巡查科布多地方，反倒称进入布延图卡伦，直至喀尔占和硕，巡视卡伦以内地方，为我等之人制止。等因降旨。我等不知有喀尔占和硕地方，未曾嘱令越过科布多巡查。若在科布多地方以内，乃我等之人误也。前奉大皇帝之旨：将我原设卡伦，照常设置，科布多我不驻兵，尔等每年可派二三十人，巡查科布多等地。如此则互无牵扯之项，且尔之疑虑亦消矣。等因降旨裁定。今照该旨，将每年派人巡视至托尔辉地方。

再，为贸易事，乃和好之后，因有不分例外遣使贸易之条例，曾经奏请。奉旨：若疑虑贸易，则人称未曾和好矣。其入京贸易者，著由肃州、陕西路而行。等因降旨哈柳。倘由彼而行，路远且弯曲险峻，以一己之畜力，全然难行。昔我双方和好之际，我贸易人等进京，因水草丰美且路近，由呼和浩特路而行。前往多坝、西宁，随我贸易人等之便而行，并无戒规之处，请大皇帝睿鉴。兹准自喀尔喀蒙古行经呼和浩特，由青海前往多坝、西宁。不准经由此两路者，窃以为乃朝中大臣，恐我与喀尔喀蒙古、青海蒙古交往也。前我使臣达什、博济尔，曾行经喀尔喀、呼和浩特进京。我赴藏之人，亦行

经青海路前往东科尔，无此先例乎。我与大皇帝和好，如若牢固，则无背信行恶之处，望大皇帝明鉴，请照旧例准行。吹纳木喀来时，大皇帝降旨曰：吹纳木喀赍至奏书，言语粗鲁，而口奏之言恭顺，若无噶尔丹策零之嘱咐，并无随意进言之例，朕信之也。等因降旨。吾大为欣悦。我与大皇帝无分内外结好，除推心置腹具奏外，并无以粗鲁言语具奏之意，或因各地语调互异，犹似以鲁莽言语具奏之处，恳请大皇帝仁宥。吾此奏请之处，万望大皇帝仁鉴，余令使臣等口奏。

随献玉碗一只、马两匹、貂皮三十张。

壬戌年八月二十六日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奏入，奉旨：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噶尔丹策零所奏各项须遵行原定之例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臣等看得，噶尔丹策零奏书内称，阅吹纳木喀赍至大皇帝颁降敕书，获悉齐默特等去年未曾入藏，而由东科尔地方擅自返回者为实，即行治罪；前年彼等之人巡查科布多地方时，拟入我布延图卡伦巡查之处，噶尔丹策零称并彼不知有喀尔占和硕地方，未曾嘱令越过科布多巡查之事，彼等之人所言误也，今仍照前降谕旨，每年派人巡查至托尔辉地方。再言前次奏书言语粗鲁之处，噶尔丹策零称，彼与大皇帝无分内外结好，故而奏陈其诚，并无意以粗鲁言语具奏，或因各地语调互异，犹似以鲁莽言语具奏之处，恳请仁宥。等因具奏请罪者，言辞极为恭顺，均皆遵旨具奏，并无另议事项，相应毋庸议外，至赴藏熬茶之事，噶尔丹策零称，依照前降谕旨，将三百人由本处自三月初起程，若准由噶斯路而行，路近且水草丰美，于牲畜亦有益。等因复派吹纳木喀等奏请施恩，相应臣等愚以为，其派往人等，将由我将军、大臣、官兵等护送，行经何路，并无酌量之处，仅此一次，准照其请而行，似属可行。惟据彼奏称，于多坝、西宁等地贸易毕，再携易获物件前往念经，庶得两便。故此若准行经噶斯路，则可将所留之人，留噶斯口附近水草丰美之处。其带我等之物径赴念经者，行经麻勒占、呼济尔；其往多坝、西宁者，自哈济尔、得卜特尔、柴达木路至多坝、西宁，渡过木鲁乌苏之多伦鄂罗木渡口，逐水草而行，则于牲畜有益。等语。言辞含糊，极不明确，相应问清使臣吹纳木喀等后，其如何办理之处，再行请旨裁定。

又据奏书内称，赴京贸易之人，请准行经呼和浩特路，赴多坝、西宁贸易之人，任其择路前往。等语。先前使臣等哈柳等来，其赴京贸易人等，准由西安路而行；其赴肃

州贸易之人，准由哈密路而行之处，均与之议定。今噶尔丹策零虽称不准行经呼和浩特、青海者，乃朝中大臣恐彼与喀尔喀蒙古、青海蒙古私自交往耳，我与大皇帝和好，如若牢固，则无背信行恶之处。虽有此言，惟其前来贸易人等，断不可令由此路行走之处，前曾明确晓谕其使臣等。近其巡查科布多地方人等，误称越我卡伦，向内巡查；赴藏熬茶之齐默特等，自东科尔地方返回，妄自造谣禀告之处，即可为凭。属下小人，彼此殴斗，造谣生事，本难净绝。而贸易之事，乃永久进行之事，与赴藏熬茶，间或出现一次之事不可相比，相应将此等情形明确开示晓喻，著仍遵行原议定之例。

又据奏书内称，余言由使臣吹纳木喀等口奏，相应询问吹纳木喀之后，另行具奏。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奏入，奉朱批：依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5

尚书海望等奏报晓谕使臣等须遵行原议约定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于本日前往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之住处，告之称，经逐译噶尔丹策零奏书看得，请求准令其赴藏之三百人由噶斯路而行，且又将所留之人，留于噶斯口附近水草丰美之处。其赴藏熬茶者，行经麻勒占、呼济尔；其往多坝、西宁者，自哈济尔、得卜特尔、柴达木路至西宁，渡过木鲁乌苏多伦鄂罗木渡口，逐水草而行，则于牲畜有益。等语极不明确，将此问清尔等后，再行具奏大皇帝。再，容询毕噶尔丹策零所称口奏者，乃何等言语，再行具奏。彼等倘若提请准其赴京贸易之人，行经喀尔喀及呼和浩特；往西宁、多坝贸易之人，行经青海之处，则臣等告之曰，不可行经该路之原由，前皆晓谕尔等，断不可行之处，尔等亦心知肚明。现譬如去年尔等遣往吐尔逊之人，至科布多地方误言；齐默特等自东科尔擅自返回，妄自造谣禀告等处，即可为凭。此皆非源自属下人等之言乎。若不筹划于始，以永久和好之事，但计眼前一时之利而行，则日久之后，难保恒久无事。议定之初，即计双方可行永久之便利而定，理宜仍照原议而行。等语。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6

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等之口奏赴藏贸易等事件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问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噶尔丹策零有何口奏之语。据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怀疑齐默特等返回后禀告言语，故曾派遣我等。与我同行者内，由哈密先行遣回者抵达后，告知以原委，噶尔丹策零即指责齐默特，正在究询间，我等返回，将大皇帝谕旨，均皆晓谕噶尔丹策零，阅敕书所撰，即将齐默特治罪，籍没其家产牲畜。又，赴藏熬茶之事，甚为重要，所派之人不当，则于事无益。若蒙大皇帝眷顾，照准我等所请施行，则吹纳木喀尔虽年老，仍需行走一次，成善事而归。凡事与大皇帝所派大臣等协商，和睦而行。大皇帝处派何大臣护送我等之人之处，请大皇帝睿鉴。再，据称去年吾等之人前往衮布木寺熬茶时，具呈彼处为首喇嘛之文，被大臣等夺走，未曾复文，虽不知其真伪，惟我厄鲁特之礼，熬茶修善事，乃为亡灵超度，为生者祈福，而呈文喇嘛等览之，若不得回文，则枉然也。倘怀疑我等文书，则前往大臣等当我等之人面打开看可也。为将此等情形具奏大皇帝，晓以我等遣至。臣等言称，所称取衮布木庙文书一事，前次尔等皆已明白缮文带回，今又为何言之。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已皆告知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并不信彼等之言，故我等之人赴藏后，呈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二位博克达之文，极为重要，恐无回文，故令我等将此情奏闻大皇帝，必为大皇帝睿鉴。等因交付我等。再，前年本处遣往巡查科布多地方之人，称由布延图卡伦而入，巡查喀尔占和硕地方一事，经告知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彼称，我尚且不知有此喀尔占和硕之地名，并无如此嘱咐彼等之处，乃彼等所言误也。前奉大皇帝谕旨：我不驻兵科布多地方，尔可每年派二三十人巡查，如此尔之疑虑亦消矣。等因降旨。嗣后仍行遵旨每年派人巡看科布多之托尔辉地方。等语。又，我厄鲁特等战前遣使贸易至京时，均行经喀尔喀。适才降旨哈柳，命我来京之贸易，经陕西而行。惟此路弯曲且远，以自身之力，断然难以抵达。或大臣等怀疑我等，故而不准行经喀尔喀耳。若和好意笃，尚信属下人等之闲言碎语而为事乎。和好之后，使臣贸易络绎不绝，则众人闻之亦善。若蒙大皇帝眷顾，不限我商贾之人数，或百人，或二十三十人，随时前去贸易，并于任意地方贸易返回，或赴京城，听其自愿，仍照旧例行经喀尔喀，则于牲畜、盘费有利，且便于行走。其西宁、多坝，亦如前贸易，准由何路前往之处，谨请大皇帝睿鉴。等因奏请。言毕，臣等晓谕彼等曰，贸易行经路线，前次我等均已商定矣。其不便之由，尔等岂不知乎。既已和好，理宜计其永久太平、长久可行、牢固坚实而定，不可只图一时之利。前与尔等之哈柳等商议时，已计双方之便利，永久有利之处议定之，不曾施行一次，尔等又托词修改者，乃何道理。即据尔等所请而论，请将商贾不限人数、不定日期，随意进入界内流动贸易，随处贸易返回，若欲进京，亦听其便。现俄罗斯、回

众等，前往尔等地方行商，可在边界一言不发，擅自行走乎。而况尔等之商贾入我界内，若无照看官兵，中途遭遇抢劫，又如何处理。有因尔等之人行商，令我内地兵丁驻边界地方守候之理乎。倘因此而驻兵，必致尔等惊疑我用兵。噶尔丹策零虽称倘若和好意笃，岂以属下人等之言为事。然今尔等派往吐尔逊之人，行抵我卡伦地方，所言系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明白嘱令遣往，所派宰桑齐默特等，自东科尔擅自返回，听信其所造谣言，徒生疑虑。尔来澄清，方知其谬。商贾人等，有何可言。若不详筹于始，日后难免生事。吹纳木喀等连连点头称是。臣等又问吹纳木喀等，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内，其赴藏人众行经路线，所指因何不明。彼等告称，吾等返回游牧，将大皇帝颁降慈旨，告知噶尔丹策零后，噶尔丹策零甚为感激欣悦，仅令我等歇息十日，即令急忙起程。噶尔丹策零之意，倘蒙大皇帝轸念，恩准我等遣人赴藏，则先前所行之路远且难，请就近准由噶斯路而行。由我等遣往三百人内，分出一队，带现有财帛、供品，先行自噶斯口纳木噶地方沿麻勒占库察路径行赴藏。另分一队，携带皮张等物，自哈济尔、得卜特尔路前往西宁、多坝，换取物品后，再由多伦鄂罗木渡口渡木鲁乌苏河，进藏会合，则于我等赴藏之事及牲畜、盘费均皆有益，故陈情具奏。可否准行，或如何处置之处，俟大皇帝睿鉴指示，钦遵施行。无论如何，惟请大皇帝之恩。臣等复询吹纳木喀，赴藏熬茶者，乃噶尔丹策零特为其父做善事，提请数年未曾获准。适已施恩照准，而齐默特等又半途而归。今复请前往，是否照准尔等所请，尚且不知，又言先前所行之路戈壁险峻，难于行走，由噶斯路而行。将前往之人分队，分两路而行。噶斯路亦有大戈壁险峻之处，不可言便于行走。若令尔等之人分两队行走，我等之官兵如何照看。若无我等之照看之人，则藏地人众可容纳尔等乎。据告称，若无大皇帝之照看官兵，吾等断不敢赴藏。我等人少，路亦可畏。噶斯路虽有戈壁，较先前所行之路易且近，故拟分队而行者，乃为吾等之事速成，且于牲畜、盘费亦有益。无论如何，我等之意如此，故此陈请，如何处置之处，惟于大皇帝施恩。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奏入，奉旨：此尚未定，著将应问者问之，应议者议之。钦此。

（此旨仅作记录）。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7

尚书海望等奏报会同使臣吹纳木喀商议其赴藏熬茶事宜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告知吹纳木喀等曰，昨日询问尔等之语，皆已奏闻大皇帝。惟尔等遣往藏地之

人未便分两队而行等处，昨经详议，尚未确定。今或并为一队，一同由噶斯径行赴藏，或欲于西宁贸易，则一同来西宁，俟贸易已毕，再由多伦鄂罗木路前往之处，我等可商定。吹纳木喀等称，噶尔丹策零具陈其意，奏请大皇帝，如何施恩，出自圣鉴。我等为使之人，惟将话语带到而已。准由何路而行之处，若蒙降旨指定，即照所指而行，我等安敢擅定。臣等又云，所言不敢擅定者是，惟噶尔丹策零派吹纳木喀尔赴藏，尔将为首前往，不便分两队前行之处，尔亦知之。兹不确定，日后有难，于尔等之事无益也。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甚是，此路我并未走过，倘若熟悉，当可议之。若蒙大皇帝恩准我等赴藏，即为恩也。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乃经询问熟谙之人，计其近便提请。若分两队未便准行，拟令一同至西宁贸易后再行赴藏。请缮入颁降谕旨内，交付我等赍往，吾等欣然赍往而已，又复有何牵挂之处耶。惟我等为使者，不能擅断担当也。再，我等之人赴藏，仰蒙大皇帝仁爱，曾降旨赏补牲畜、口粮。留我等之疲倦牲畜，需派人照看，相应将其安置之处，亦请指示，并请派人照看。臣等云，尔等所留马畜，交付我属之人照看亦可。若尔等务请留人，即于东科尔一带水草丰美之处等候亦可。我等抑或派人照管。臣等复询吹纳木喀等称，噶尔丹策零奏书内称，遣往进藏人等拟于三月初起程。约于何时抵达我之边界，此信尔等如何来报。彼等告称，所谓三月初起程者，乃指此处之四月，约行五十日，可抵噶斯口。有消息来报，令我等之人备乌拉驰赴哈密告之。吹纳木喀等又告称，公事已皆与诸位大臣议之，再有我等自身之些微琐事，乘便亦告知诸位。前次我等来时，蒙大皇帝施恩，亦承大臣等眷顾，返回时，行至肃州，彼处派委照看之官员王达璋，恣意刁难我等，吹纳木喀我因患病露宿野外，此二位伙伴住屋内，彼等拟来看望我，制止阻挠。我等起程时，又不爽快带至驼马，直等至日暮，次日才得以起行。告请将我等所留物品暂行收贮，秋时即行来取，亦不允，不得已一并驮往。此乃些微小事，本不应告诉诸位大臣，倚仗熟识，且前蒙仁爱，随便提及，若所言得罪，谨请包涵。臣等云，伴送尔等之章京乃扎什也，倘有地方官刁难尔等之事，理应禀告彼办理。此等情形，扎什并未具报我等。据地方官所报，尔等所带羚羊角、瑙砂、葡萄等物甚多，因未售罄，无力带回，故欲存留，彼等未肯。等因，故此尚待尔等再至，将此等情由告知尔等，其羚羊角、葡萄等无用之物，毋复携带，彼非黎民日用物品，先前齐默特等携至者甚多，因不能售罄，而编造谎言。接而尔等又携至如许驮包，仍称不能售尽，我边界之大臣等尚拟赏牲畜、口粮驮往，后又据称售出。带此无用物品，谋取大利，无人购买，即借口称刁难，则与和睦之道背道而驰。昔尔等之贸易人等可曾如此乎。今准尔等贸易者，即为圣恩，若如此尚且不如不准贸易矣。据闻后至哈密，又售出驼马等诸多物品。原议仅于京城、肃州贸易，焉有准于哈密贸易者耶，下不为例。等因晓谕后，吹纳木喀等告称，哈密之将军，仰副大皇帝慈恩，对我等仁爱有加，仰仗其资助，安抵游牧。肃州之此位官员，前于东科尔刁难齐默特等者，即为彼也，此次又与我等相遇。恐日后我等前往东科尔，又与彼相遇，故告请大臣等，并无因贸易贪求之意。臣等又告知彼等，尔等所指官员，先前曾照看哈柳等，并无非议。因其照顾周到，已为熟悉之人，其所辖总督将其派出。若尔等不情愿，我等可送信该总督，另行派人照看尔等亦可。此虽小事，然亦应约束尔等之属下人等，不得图谋侥幸。吹纳木喀等合掌叩首，云，此即仁恤我等也，我等之属下人等，亦力加约束。臣等又顺带晓

谕俟过斋戒之日，始令彼等瞻觐圣明情由。吹纳木喀甚喜，称，此乃关系大礼之事，理应恭候。大皇帝何日令我等朝觐，皆同样承恩也。惟愿尽早完结我等所来之事返回，即我等之大喜。又将话题引至是否在此过年，吹纳木喀等皆云，哈柳等返回所告情形，已曾听闻，我等本想一睹，然赴藏之事甚要，故望早日起程返回。噶尔丹策零所请之处，若蒙大皇帝恩准，成我等之事，即同观赏也。日后或得大皇帝恩典，可以逗留也。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格外恩赏噶尔丹策零物品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颁降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以敕书，例赏缎十匹。乾隆四年，因噶尔丹策零派使臣哈柳，一切事宜，悉遵谕旨，恭顺具奏，格外施恩赏蟒缎、妆缎六匹，玻璃、磁器十种。继而使臣莽鼐、吹纳木喀等至，恩赏玻璃、瓷器十种，缎十六匹。均皆记录在案。

此次，噶尔丹策零特派吹纳木喀等，进献玉碗、马匹，极为恭顺具奏，相应请随敕赏缎十匹外，其如何另行恩赏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入，奉旨：亦赏缎十匹外，著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器十二种。钦此。

（将此由臣等处交付中书塔海，晓谕内总管太监，除玻璃、磁器外，交付内务府转饬各该地方，将应赏缎十匹，蟒缎八匹选出，即行解送军机处。亦交付蒙古衙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19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依例赏赐使臣吹纳木喀等银两缎匹等物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等时，以颁降噶尔丹策零敕书礼，赏各色缎十匹；

其为首使臣，赏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行来京之厄鲁特，留肃州之厄鲁特等，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外，其使臣及随行来京之厄鲁特等，若在冬季，赏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倘在夏季，赏棉袍各一袭、双层纱袍一袭，及帽子、腰带在案。

拟赏此次前来为首使臣吹纳木喀，副使玛木特、图尔都，随行厄鲁特十七人之银两缎布，仍照前例，俟临近其起程颁赐外，其赏留于肃州之厄鲁特六人之银两缎布，即交付吹纳木喀等，俟彼等行抵肃州，再行颁赐。其为首使臣吹纳木喀，照例应时赏焰红妆缎面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赏副使副使玛木特、图尔都，焰红妆缎面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各一袭。除留肃州之六人外，赏现在来京十七名厄鲁特，金字缎面羊皮袄各一袭，金字缎面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一并赏赐。

颁降噶尔丹策零以敕书遣往时，仍照例赏缎十匹。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塔海，转交内务府从速办理，亦交付理藩院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医为使臣吹纳木喀治病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照看使臣等之内务府护军统领庆恩等禀称，吹纳木喀告称，我因微感风寒，头晕且肩背疼痛，消化不良，拟请大夫医治。再，据大臣等告称，俟过斋戒之日，始令我等朝觐，瞻觐圣颜已毕，数日内即令我等起程。我等携至些许货物，此间有空，与其闲在无事，可否带商人来贸易。既如此，请仍派先前给彼等诊治之大夫李玉清，为吹纳木喀治病外，将俟携至货物，亦照前例，派商贾进入，与彼等贸易。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照看使臣等之内务府护军统领庆恩等办理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另行委员照看使臣等贸易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适据巡抚黄廷桂奏称，除使臣等带至京城之驮包外，其余五十驮包，留于肃州，仍前派副将王达璋、道员牛廷彩、知州等员，办理其贸易事务，等因奏准。顷使臣吹纳木喀等称王达璋刁难彼等，相应此次将其所留货物于肃州贸易时，仍派王达璋办理，彼等见之，又借故造谣，相应咨文巡抚黄廷桂，于王达璋缺，另派干练之员，会同该道员办理。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依议。钦此。

（本日，将此缮文两份，交付兵部主事钟泰，外带封套，驰递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章京等银两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使臣等时，曾赏派委伴送之章京治装银二百两、笔帖式银一百两。由肃州派委护送使臣前来之通事兵，赏银五十两在案。此次来使吹纳木喀等返回时，仍派原伴送而来之理藩院员外郎傅松、笔帖式乌灵阿伴送，相应照例赏员外郎傅松银二百两、笔帖式乌灵阿银一百两，赏通事刘钧、董义银五十两用于治装。

谨此请旨。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赵鹏，转交内务府，将应赏银两，解交军机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至，令瞻觐圣明时，因入班大臣少，曾由臣处呈览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副都统等职名，酌情派出，增添入班。兹令使臣吹纳木喀等觐见，仍照前例，将未入班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等职名，缮具绿头牌，一并恭呈御览，俟上酌情派出后，并入两翼入班，一并列班就座。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著派查郎阿、三泰、三和、穆赫廉、德龄、额勒格、德尔敏、雅尔胡达、乌拜、德辛、法畴、松阿里、昌久、卓鼐、拉布敦、鄂齐尔、常永、罗善、纳兰保、博清额、锡勒颟、富昌。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赵鹏，转交吏部、兵部从速行知应行之处，并交付侍卫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派勒尔森替补玉保查办土默特与厄鲁特牧场纠纷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前派侍郎玉保前去会同将军补熙，查办土默特与厄鲁特等互争夺游牧地一案，兹派玉保伴送准噶尔熬茶人等赴藏，相应另派一位大臣，办理土默特与厄鲁特互争游牧处一案。查得，此案至来年返青时始方办理，此间，侍郎勒尔森查办田亩之事亦竣返回，玉保之缺，拟即派勒尔森办理。

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入。

（已另拟旨寄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5

谕著将军乌赫图备办伴送入藏事项派勒尔森办理替补侍郎玉保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其准噶尔入藏熬茶人等，朕已施恩，准照其请办理，仍派将军乌赫图及侍郎玉保总理照管。著寄信乌赫图，其应行备办事项，其间备办之。玉保之缺，著派勒尔森办理土默特、厄鲁特游牧地之事。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苏龄阿，转交蒙古衙门。十二月初四日，缮文钤印，交付兵部章京巴尔泰，咨行将军乌赫图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指派引领使臣等瞻觐大臣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带准噶尔使臣等觐见时，由尚书纳延泰、侍郎勒尔森、副都统阿兰泰引入。前次使臣吹纳木喀等来，曾由尚书班第、纳延泰、侍郎勒尔森引入。兹勒尔森出差，带此次前来使臣吹纳木喀等觐见时，拟仍派副都统阿兰泰。

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苏龄阿，转交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据称噶尔丹策零喜好鹰犬片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照看使臣等之内护军统领庆恩等禀称，据使臣吹纳木喀暗地告称，噶尔丹策零喜好鹰犬，闻知大国鹰犬甚佳，极愿得以一见。料想此次大皇帝必恩赏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可否恩赏鹰犬带往耶。我等答称，大皇帝恩赏何物之处，均出自圣裁，谁敢提议，即便大臣等，倘皇上不曾垂询，亦不得具奏。吹纳木喀又称，我之此意，无论如何，尔等乘便告知大臣等，大臣等知之后，若遇大皇帝垂询，可上奏也。此话勿传他人，即便我等之同行者，亦勿告之。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入。

（已另行拟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8

谕著赏噶尔丹策零鹰犬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请安，进献马匹、物件，笃诚恭顺具奏，相应照例赏赐外，特恩赏好鹰二只，良犬二只。著饬交该大臣等，挑上等鹰绊、犬圈各两副赏之，一副在途用，一副俟至其游牧后用。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皂保，交管理鹰犬处、蒙古衙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0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瞻觐圣明仪注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此次所来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将于本月二十九日带领瞻觐圣明，拟仍照前例，召集是日入班大臣、议政大臣等。届时，聚集之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座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月台两侧，每翼排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再，凡使臣经过之门，增派章京、护军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办理。令派往照看之章京等，率使臣等由东华门、左翼门进入，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班第、纳延泰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等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墀中央，令使臣吹纳木喀、玛木特、图尔都及随行厄鲁特等列队，以初至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乾清宫西侧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引退，行经照门，出东华门，送至住处。是日聚集之大臣、侍卫等，仍着补服。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苏龄阿，转交侍卫处、蒙古衙门、吏部、兵部、内务府、景运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0

使臣等乾清宫瞻觐颁降谕旨允准遣使赴藏熬茶记注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尚书纳延泰、班第、副都统阿兰泰，引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入乾清宫觐见时，颁降谕旨曰：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奏书，朕已览，尔口奏之语，亦经我等之大臣问询后具奏。噶尔丹策零知尔等之人之诳语乱行，恭谨具奏，陈情请罪，朕已知悉。又称其

先前所奏，非敢冒昧，乃因各地语调有不同，有所不当，则请宽宥。等因奏请，相应是之，朕并不在乎，朕乃大皇帝，岂有因一句美言而喜、一句恶语而怒之理。凡事但秉理而行，可行之事则准行，不可行之事，无论何人乞请，亦不准行。现譬如，噶尔丹策零恳请入藏为其父熬茶，朕即恩准，而尔等之人半途返回，今复奏请遣人赴藏，且此次由噶斯路前往。将此本应不准，惟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诵经者乃善事，且极为恭顺奏请，朕故特恩准其请，照其所请，仍令尔等之人至藏，虽不可由噶斯路而行，然此次亦照其请行之。惟将尔等遣往三百人分两路前行，则不利于我等之人伴送，且尔等之人行走亦属不便，其先行抵藏之人将久留等候贸易之人乎，或即返回耶。不可分两路而行，仍为一路，由彼径直一同赴藏则可。倘若拟至西宁贸易，则同至西宁贸易已毕，仍照尔等所请，由多伦鄂罗木路赴藏。尔等或入噶斯卡伦，由彼经行赴藏，或于西宁贸易之后再行赴藏之处，即由噶尔丹策零酌定，遣往尔等之人即可。吹纳木喀尔既亲率入藏之人前来，相应将拟由何路行走之处，晓谕我边界大臣，即由该路行走。倘若又复另行派人来京陈情，徒然往返，尔等入藏之事不得完结，如此则噶尔丹策零自误其事也。尔等赴藏之人，朕仍沿途酌赏牲畜、盘费，派大臣官兵护送。钦此。

吹纳木喀口奏称，噶尔丹策零之言，我皆已陈奏，业经大皇帝明鉴。大皇帝仁降谕旨，我将谨记，俟返回转告噶尔丹策零。先前我等之使臣哈柳曾奉旨，大皇帝恩赏赴藏人等以牲畜、口粮，然未得以叩恩，兹我等谨在此叩恩。再，既令我等入藏人等于东科尔贸易毕再行前往，相应派哪位大臣迎送，我等与之会同商议前往之事，以保无误。等因具奏。

奉上谕：派往伴送尔等之大臣乌赫图，现驻凉州，于边界地方等候尔等。自此派侍郎玉保，乃尔等之旧识，愿见则见。钦此。

又奉上谕：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之奏书内称，来京贸易之人，准行经归化城路，又不限人数，不限期限，听其自便而行。其西宁、多坝贸易者，仍准由旧路行走。等因奏请。先前就贸易之事，与尔等之使臣哈柳会议时，乃计长久之便利而定，岂可屡屡更改。今若照准尔等所请施行，属下人等彼此吵闹殴斗，小事渐变大事，亦未可料，于尔等亦无益。兹于尔等地方贸易之俄罗斯、回众等各部之人，有此不加查询，任其随意往来者乎。毋言尔等准噶尔之人，即便我等之喀尔喀扎萨克蒙古出入关口，尚领部票，经验明后方可通行，此等情形，尔等亦明知也。不可不计长久之无事，和睦之道之牢固，仅图一时之小利。若言来京贸易，路途遥远，自力难以抵达，则俄罗斯更远矣，缘何往来不绝耶。噶尔丹策零无非思虑畜力不及耳。夫贸易者，乃属众之事，向无官为办理之例。诚若尔等之畜力不及，有倒毙疲惫者，亦可与我属众换取，此即朕之恩矣。再，原议巡查科布多等地而已，并未指议托尔辉地方，今噶尔丹策零以托尔辉地方原曾驻兵，奏请准令巡查托尔辉地方者，乃恐我等驻兵于此也。朕既已降旨息兵，断不食言。噶尔丹策零倘若狐疑不信，务请亲临查看，即照所请，准每年秋季遣二三十人前往查看，令我卡伦人等，引尔等之人前往查看。噶尔丹策零亦须严饬尔等所派之人，断不可滋事。钦此。

吹纳木喀口奏称，大皇帝颁降谕旨者是，我等将谨记，转告噶尔丹策零。我口奏之语，皆经告知大臣等转奏，蒙大皇帝明鉴。此外，别无所奏。我为使往来数次，承蒙大

皇帝施恩，今年事已高，但愿仰仗大皇帝仁恩，和好之事，永固不渝。等因具奏，奉上谕：倘若噶尔丹策零意欲永固，则可永固矣。钦此。

又奉上谕：吹纳木喀尔患病，而今痊愈否。尔等何时起程。吹纳木喀奏称，我今年事已高，因路途劳顿，又感寒暑，腹部疼痛，消化不良。蒙大皇帝赏医诊治，经服药已痊愈。今得以朝觐圣颜，更是百病尽消。我等意欲尽早返回，惟我等尚有携至些许物品，俟交易完毕，即可起程。等因具奏，奉上谕：尔之一切事宜办理妥当，即可起行。尔数次为使往来，临近起程，朕仍施恩赐宴，令尔等观赏百戏也。钦此。

（将此译成蒙古字，交付使臣吹纳木喀等赍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1

使臣吹纳木喀等瞻觐之后欣喜情形记注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使臣吹纳木喀等出，告请曰，今日我等瞻仰大皇帝之圣明。我等所奏之事，皆蒙大皇帝洞鉴，颁降慈旨，我等所来之事已完满，诚乃大喜，极为欣喜。再将我等贸易些许物品，尽速办理，以无误起程。等语。臣等晓谕曰，贸易乃小事，我等交付照看官员，令商人速与尔等贸易，尔等亦勿因贪利而误贸易。先前哈柳等来，因恰逢年节，故令其入宴，观赏百戏。兹临近尔等起程，圣主亦施恩，起程前筵宴尔等，令尔等观赏百戏。吹纳木喀等闻之，皆合掌叩称，大皇帝之恩至深至重，我等惟恭承圣恩耳。等语。

看得，吹纳木喀等因其台吉噶尔丹策零所请，均获恩准，皆大欢喜矣。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丰泽园筵宴使臣等仪注折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谕：为将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派使臣吹纳木喀等，于丰泽园搭支大蒙古包筵宴之处，著由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查得，乾隆五年

正月奉旨将准噶尔使臣哈柳等，于圆明园西厂子筵宴。臣等议得，若令使臣等仅于御前用食，似不够庄重；若仅用饼桌，使臣等又不得饱。故搭一蒙古包，令哈柳等入先行进食，入大蒙古包，于御前赏食饽饽、肉食，演奏蒙古乐，唱戏令其观赏在案。兹皇上嘉赏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派使恭请圣安，进献马匹等物，所奏甚为恭顺，特地施恩，将其使臣于丰泽园搭支大蒙古包，于御前赏食饭食筵宴，相应仍照先前筵宴哈柳等之例，是日引使臣等绕行景山北面，入紫光阁门，坐于所搭蒙古包，由派去照看之官员，先行关照进食。御用桌张，置于蒙古包内宝座前，其余食桌，分列两侧。与大蒙古包相对搭支黄凉棚，摆放高桌金器。召集列班大臣，议政大臣及增派大臣等，前令十位大臣入座，后令扈从二位大臣站立。豹尾班侍卫，列宝座两旁。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列宝座两侧。届时，我等之大臣各带坐褥，预先进入列班。俟圣上升座，奉旨传宣使臣等进入，由尚书班第、纳延泰，副都统阿兰泰及奏蒙古事侍卫，引使臣吹纳木喀、副使玛木特、图尔都由大蒙古包西侧隔扇门进入，继右翼首排诸大臣末跪叩一次，留隙而坐。其随行厄鲁特八人，令坐于蒙古包隔扇外右侧。抬桌护军章京、内管领等进桌，而后尚茶正进茶。圣上饮茶之时，令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侍卫等近前敬众人以茶，饮茶时，跪叩一次。用茶毕，取桌布。内务府官员等由高桌取盅、碟、壶、杯等进奉，俟至蒙古包大门附近，众皆跪地。敬酒大臣等近前献圣上以酒，圣上饮酒时，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敬酒大臣等，仍以大杯斟酒饮之。圣上尝过饽饽桌，移至两侧后，由尚膳正等进献肉食，分发众人之肉食，事先放置，进酒桌。领侍卫内大臣照管侍卫等分别斟酒，饮酒时，跪叩一次，而后饮之。接盅之后，再跪叩一次。皇上施恩以大杯斟酒遣侍卫等赏赐使臣等，令使臣等跪叩一次饮之。进肉之时，令绰尔齐等近前作蒙古乐，继令各项杂耍人等纷纷近前演戏，摔跤手等摔跤。宴毕，令使臣等就地行三叩礼，带往其住地，上还宫。是日，聚集之大臣、侍卫、官员等，均着补褂蟒袍类常服。筵宴所用桌张等项及戏耍人等，均皆交付内务府备办。交付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等，派人管带。其敬酒大臣，谨请圣上指派。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依议。著初五日筵宴，派额尔图敬酒。钦此。

此折附奏片二件：

使臣等贸易之事，盖至十日完结。初五、初七此二日内，于何日筵宴之处，恭请圣裁。

蒙古音律 平地觔斗 棹子上套圈 桌子上撺蓆、攮索、盘杠子、爬杆子、软索、戏法、耍盆子、杂耍、掼跤、演戏

（将此交付中书阔占，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景运门、侍卫处、武备院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赐病故跟役卓特巴银两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照看准噶尔使臣等之内府护军统领庆恩等告称，随使臣等前来之厄鲁特人众内，有名卓特巴者，于昨日病故。吹纳木喀言称，按我准噶尔之例，人一旦故去，即如灰尘，毋庸带回尸体，随处可葬，惟请遣派喇嘛一名念经，招引其魂。是故，除交付扎萨克达喇嘛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酌派诵经喇嘛一名，念经招魂外，再交付照看之章京等，照例装殓尸体，运至城远郊掩埋。

查得，雍正十三年，使臣吹纳木喀来，因其随行一名跟役塔尔济患病，准留就治，吹纳木喀等起程之后，塔尔济病故。奉旨：著装殓塔尔济尸体，派领催一员，追送吹纳木喀等。并照先前办理来使等内病故者之例，赏银一百两，交付吹纳木喀等赍回，颁赐塔尔济之妻孥等。钦此。钦遵。记录在案。兹照赏赐其随行人众之例，仍赏病故卓特巴以银两、衣物、缎布等物，交付吹纳木喀赍回，颁赐其妻孥外，是否照前例，另行恩赏银两之处，谨请圣裁。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恩赏卓特巴银一百两。钦此。

（将此除交付我处派往照看之章京等外，交付中书福贤，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使臣等绸缎银两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令准噶尔使臣哈柳等入中政殿观跳步扎，恩赏哈柳大缎四匹、玻璃器皿四种，而后临近使臣等起程时，除照例赏赐彼等衣物、缎布、银两外，另行恩赏哈柳银二百两，副使松阿岱、巴颜银各五十两，均皆记录在案。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此次之来使等，著照先前赏赐哈柳等之例，另行恩赏吹纳木喀大缎四匹、玻璃器皿四种、银二百两，玛木特、图尔都各银五十两。此等物品，即于筵宴之日赏之。钦此。

（除将玻璃器皿由宫中备办外，其缎匹、银两等，交付中书福贤，交付内务府转饬各该处备办之。亦交付蒙古衙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拟往旃檀寺拜佛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照看准噶尔使臣等之内府护军统领庆恩等告称，使臣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今春来时，曾往旃檀寺拜佛。今事已毕，临近起程返回，望能瞻拜旃檀佛，请择日带我等前去寺庙拜佛。吹纳木喀所请之处，倘蒙允准，则交付各该处，照前办理外，吹纳木喀等若欲叩拜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亦令其叩拜。如若意欲由彼前往嵩祝寺叩拜章嘉呼图克图，则告之呼图克图现正坐汤。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本处除交付照看章京庆恩等外，交付中书福贤，转交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6

谕噶尔丹策零准派人赴藏熬茶然不必分为两路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台吉尔遣使臣吹纳木喀等，请安进贡，知晓尔属人等造谣悖行之处，陈情认错，恭顺具奏，朕甚嘉之。又称尔先前之奏书，并无意使用鲁莽言语，乃因各地语调不同，如若不恭，乞望宽宥，相应亦罢，朕本不介意。再，尔先前请求赴藏熬茶，朕已恩准，然尔等之人半道折回。兹复请派人赴藏，此次由噶斯路行走，理应不准，惟因系为尔父诵经之好事，且极为恭顺具奏，故朕

特地施恩，照尔所请，仍准派三百人赴藏，虽不能准由噶斯路而行，然仅此一次亦准尔之所请，但将尔赴藏人等分两路，一路自噶斯、纳玛干行经麻勒占库察路径直入藏，一路至西宁、多坝贸易已毕，由多伦鄂罗木路赶赴藏地。如此，不但我大臣、官兵等难以照看，即尔所遣人等，亦难分起行走。此等情形，朕已面谕吹纳木喀曰，因彼等称欲至西宁贸易，相应仍准三百人为一队，一同至西宁，俟贸易事毕，皆由多伦鄂罗木入藏。朕酌情沿途赏补牲畜、盘费，并派大臣、官兵等护送。尔等之人何时自游牧地方起程、何时抵达我边界地方之处，务必预先报告边界大臣等。又据奏称，若为巡查科布多地方，不知喀勒占和硕之地，亦未曾嘱令越过科布多巡查，若在科布多以内，系我等之人错言也。前蒙大皇帝降旨，不在科布多驻兵，准我每年派二三十人巡查科布多等处。今照先降谕旨，拟每年派人巡查至托尔辉地方。据此观之，尔仍疑我驻兵于彼耳。朕既降旨息兵，断不食言。尔若疑惑不信，定要巡查，则照尔之所请，派二三十人巡查托尔辉地方，由我卡伦之人，引往巡查，亦严饬尔所派之人，断不可滋事。再据尔之奏书内称，去往京城贸易之人，请仍准由原先之归化城路行走，并于西宁、多坝地方贸易。不准由此二路行走者，盖因大臣等疑惑所致。我与大皇帝之和好敦固，则无背信妄行之处，谨请仁鉴。等语。据使臣吹纳木喀等口奏之言，亦请不限贸易人数及往返日期，听其所愿前往。若依所请，则难免属下人等发生争执，小事渐变大事。若欲和好，则宜谋永远无事，信约弥坚，岂可惟图一时小利，而一味更改已定之约耶。朕乃大皇帝，合理之事，皆可照准台吉尔之所请施行，若不合理，无论何人乞请，亦不便准行。倘若如此借端，尚不如不准贸易。台吉尔宜核计其轻重，仍遵前议而行。故此特颁敕书，交付尔使吹纳木喀等赍往。

随敕赏各色缎十匹，格外赏玻璃、瓷器十二种，缎八匹、鹰二只、犬二只。

（十一日，带吹纳木喀等至箭亭前，将赏赐物品一并交付赍回外，另交付内阁存档）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7

紫光阁筵宴赏赐噶尔丹策零素珠记注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于紫光阁前搭支蒙古包，筵宴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时，临近宴毕，上遣御前侍卫伯勒布察，降旨吹纳木喀等曰：俟尔等返回，问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好。钦此。宴毕，上还宫时，派御前侍卫、公哈达哈，降旨使臣吹纳木喀等曰：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进献之马，适朕已试骑，故此格外施恩，将朕佩戴素珠赏给噶尔丹策零。尔等赍往晓谕噶尔丹策零。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免令使臣等会见额驸策凌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臣等钦遵谕旨，嘱咐照看使臣等之章京，将额驸策凌抵达之处，告知吹纳木喀等，顺便询问会见额驸之处。据吹纳木喀云，我曾问之，噶尔丹策零并未嘱令我等会见车臣王，亦未带礼物。车臣王乃大人物，吾等岂敢擅自会见耶。故仍免会见额驸策凌。

为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入，奉旨：著罢会见。钦此。

附奏片一件：

查得，乾隆四年使臣哈柳来时，因噶尔丹策零致书额驸策凌，并送马匹，故令使臣等会见。五年，哈柳来时，因告请会见额驸策凌，曾照前例，令其会见额驸策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1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分拨护送使臣等返回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照看使臣等之内府护军统领庆恩等告称，使臣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留于哈密之人众、货物，此间携至肃州贸易，俟我等行抵肃州，若贸易事宜尚未已毕，则需耽搁数日。请准此次返回时，令我等之玛木特、图尔都在前速行，先行抵达肃州监督贸易，吹纳木喀我亲自带众人之行包后行，俟抵肃州，即一同起程，则无耽误之处，似有益于事。请将伴送我等之章京、笔帖式等，亦分拨沿途护送。等语。此事拟照其请，将原伴送前来之章京、笔帖式分拨，先后护送前往。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兵部员外郎景福咨行。另交付中书赖超，转交蒙古衙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将敕书等物交付使臣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从前交付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书时，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内，赏食饭食后，带至射亭前跪伏，交付敕书及赏物。兹因使臣吹纳木喀等起程在即，相应将颁降噶尔丹策零之敕书，拟于明日交付。仍照前例，于上驷院房，赏食使臣等饭食，跪伏于射亭前，交付敕书及赏赐噶尔丹策零之物品及使臣等之物品。俟彼等置办妥当，即令起程。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佛尔庆额，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茶膳房、鹰犬处、武备院、统领衙门、景运门、上驷院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已将使臣事知会两路军营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先前将噶尔丹策零之奏书、所颁敕书及与使臣等议论事项，均加抄录，咨行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兹因额驸策凌在京，相应将此次使臣吹纳木喀等携至奏书、赍往敕书及与使臣等议论事项，令额驸策凌阅看外，理宜抄录，分别咨行总督马尔泰、巡抚黄廷桂、提督永常知照可也。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十二月二十日缮文钤印后，将使臣事宜抄录三份，均皆缄封，交付兵部主事六格，咨行总督马尔泰、巡抚黄廷桂、提督永常去讫。亦给额驸一份）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2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使臣等观赏大象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使臣吹纳木喀等向侍郎玉保告请曰，早闻京城饲养大象，体格硕大，尚未一睹，能否赐见。等语。查得，因先前来之准噶尔使臣根顿、博洛呼尔哈等告请观象，故带至饲象处令其观赏。兹照前例，将吹纳木喀等带往观看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入，奉旨：著带往观赏。钦此。

（此片未曾交付，传召驯象章京、统领衙门章京口谕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赏使臣鹰笼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使臣吹纳木喀等告称，蒙大皇帝施恩，赏赐噶尔丹策零之鹰、犬，乃我地方所未有之珍物，我等定将敬谨带回，安然送达。鹰，我等沿途手持带回，惟晨起上路，不可碰雾气露水，请造办小鸟笼两只，覆以毡子，将鹰放入。再，若将犬牵走，路远蹄破，亦未可料。若放入驮轿带走，俟至出边，用我等之骆驼带走，似易抵达。若蒙大臣等仁爱，谨请办理。等语。是故，照其所请，交付该处，造办装鹰小鸟笼两只，兼给驮轿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入，奉旨：好。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交付内务府，转交营造司，从速造办鸟笼两只，亦交付武备院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侍郎玉保与使臣吹纳木喀商议赴藏路线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前日，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邀见侍郎玉保，告称，令吾等瞻觐圣明之日，颁降谕旨曰：将尔等赴藏三百人仍为一路一同前往，倘若拟于西宁贸易，同至西宁贸易毕，由尔等所请多伦鄂罗木路赴藏。尔等或入噶斯卡伦，由彼即行赴藏，或于西宁贸易毕赴藏之处，即由噶尔丹策零酌定后，遣往尔等之人。钦此。盖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定照大皇帝谕旨，将遣往藏地人等作为一路，同赴东科尔贸易毕，再行赴藏。然我等为使之人，不可即定噶尔丹策零之意。噶尔丹策零若免于东科尔贸易，由彼行经麻勒占库察路，径直赴藏，则将我等拟留人畜，宜留何处等候之处，需先预定。再，虽令我等之人于东科尔贸易毕再赴藏，然将拟留人畜，仍留东科尔地方等候，由藏返回时，再绕经东科尔，不如将所留人畜，带至我等返程附近卡伦等候。可否之处，请准预先商定。臣等窃思，彼等由藏返回时，若复准行经东科尔，路远曲折，耗时日久，我等照看官兵亦多辛劳。就近由哈济尔、得卜特尔卡伦所属地方径行，似两相皆益。将东科尔地方所留人畜，计其由藏返回时日，遣往哈济尔卡伦，令我等之人照看等候亦可。臣等明日前去送别，提及此事，告知彼等，尔等瞻觐圣颜之日，将尔等赴藏人等未便分两路行走缘由，降旨尔等之后，因尔等奏请准至东科尔地方贸易，并请约见我等之照看大臣。已奉旨准尔等于东科尔地方贸易之处，我等照看官兵现于西宁备办各项事宜。尔等之噶尔丹策零，倘若不在西宁贸易，由彼赴藏，务必预先来报。将我等照看官兵遣往卡伦地方，沿途护送，将尔等所留人畜，安置于卡伦附近亦可。再，尔等之人虽于西宁贸易毕赴藏，返回时不必行经东科尔，由彼径行至卡伦，将所留人畜，遣往哈济尔、得卜特尔卡伦等候者，亦为可行之事。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究竟如何确定，俟其来请，即晓谕我等之边界大臣，计其可行办理可也。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入，奉旨：可。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5

谕著赏赐噶尔丹策零橘柑赍往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著赏噶尔丹策零橘柑各一篓赍往。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交付内务府，转交茶房选上好橘柑各一篓，明晨送至使臣下榻处，交付护军统领庆恩等转交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6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令照看大臣进呈熬茶使与寺庙喇嘛来往书稿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使臣吹纳木喀等两次前来，先是我等之大臣夺过齐默特等具呈衮布木庙喇嘛等之文，其回文亦未给彼等。此次赴藏，若仍照前例，将进呈达赖喇嘛、班禅之呈文抢来，恐无回文，彼等屡屡以此为事言之。熬茶之礼，必为请喇嘛等念经修善事而呈文，喇嘛等亦给回文。若当彼等面取其文，不给回文，未便妥当。相应交付伴送大臣等晓谕颇罗鼐，将接取其呈文、给予回文之处，皆照例办理，取其呈文、回文之底稿呈览。取其文之情形，毋令使臣等知晓。俟有旨下，除密付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外，亦密寄副都统索拜知晓。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十二月二十日缮文钤印后，交付兵部主事六格，缄封、驰递将军乌赫图、副都统索拜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7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闻备办伴送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事项折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遣吹纳木喀等为使，将先前齐默特等造谣悖行之处，归咎于己，恭请圣安，进献马匹等物，为赴藏熬茶，虔心恭谨具奏，蒙圣主施恩，降旨照请施行，准所遣三百人由噶斯路至西宁之东科尔地方，俟贸易毕，由彼入藏。相应就此理应备办事项，臣等详加酌议，逐款开列，恭呈御览。

一、为拓展卡伦事。查得，兹由西宁至伊克柴达木、得卜特尔，设卡十三处，由青海蒙古兵二百名，绿旗兵一百名，分别驻守。现准噶尔赴藏人等，既行经噶斯路，理应将卡伦酌往远处拓展至哈济尔。皂哈、巴哈柴达木等卡伦，仅驻蒙古兵，并无绿旗兵，相应于使臣往返之前，由西宁总兵所属绿旗兵中，再增派一百名，交付副都统莽鹄赉，酌情编派至卡伦驻守。青海蒙古之游牧，依照原议，预先妥加迁移，待使臣等通过，再照常游牧。俟撤卡伦，仍旧驻守，将增派之百名绿旗兵遣回。再，使臣等抵达时，倘有经历卡伦之新满洲、乌拉齐侍卫、章京，于事有益，且伴送准噶尔人等入藏，亦需熟练之人。去岁，为伴送准噶尔入藏熬茶人等，经臣等会议，拣选曾经过往新满洲、索伦、乌拉齐侍卫、章京四人遣往。此次伴送准噶尔人等，仍照前例，由新满洲、索伦、乌拉齐蒙古侍卫、章京内，拣选四人带领引见，分别遣往哈济尔、得卜特尔二处卡伦，等候使臣等。俟使臣等抵达，伴送至藏。

一、为遣派伴送使臣等之官兵事。查得，总管伴送，已钦差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往来与使臣等传话，关照杂事，需有部院章京，相应拣选理藩院贤能章京一员，笔帖式二员，领催二员带往。其护送至藏之兵丁，仍拣派庄浪、凉州之满洲官兵五百名护送，将马畜、撒袋、鸟枪等物，皆妥加办理。此等派往五百名满洲兵，倘若调遣至噶斯等候使臣等，护送至东科尔，又从东科尔入藏，返回时送至边界，则人畜均皆不支，显现邋遢，有碍观瞻。仍应养精蓄锐，于东科尔地方歇息等候。前次将齐默特等，由哈密带至东科尔时，自李绳武处派出三百兵护送前来，相应将西宁总兵所属绿旗兵三百名，酌情派员率带，于四月内起程，计使臣等将至，前往哈济尔卡伦等候。俟使臣等抵达，会同部院章京、侍卫、官员，伴送至东科尔，交付伴送满洲兵后，仍行遣回。使臣等抵达前，设置卡伦及迁移蒙古游牧之事，皆需预先办理，相应令侍郎玉保、章京、官员等，年后二月起程，前往西宁，将一应办理事项，会同副都统莽鹄赉商议，妥善办理。使臣等来时，侍郎玉保带领章京、官员等，迎至卡伦地方接受使臣等，带至东科尔照看贸易，会同将军乌赫图率领官兵，伴送入藏。俟熬茶事毕，由原路送出边界后，除乌赫图带领官兵返回任所外，玉保率部院章京、笔帖式、新满洲、乌拉齐侍卫、章京返回。再，噶尔丹策零倘若不令熬茶人等赴西宁东科尔贸易，奏请经卡伦取道麻勒占库察径直

入藏，亦未可定。如果预先派人至卡伦报称由彼就近前往，则侍郎玉保等即一面奏闻，一面咨文将军乌赫图，带领满洲官兵前往卡伦，护送使臣等由彼入藏，自卡伦地方守候三百名绿旗官兵内，酌留照看使臣等存留人畜者外，其余绿旗兵，则遣回原处。由索伦、乌拉齐侍卫、章京内，酌留一人，会同绿旗官员看守，仍敕副都统莽古赖稽查办理。晓谕伴送大臣等，沿途示以和睦之道，毋令妄自见人，其防范之处，暗加防范，断不可令其知觉。俟至藏，示以敬奉达赖喇嘛之道。准噶尔人等倘若提请延聘喇嘛，或带往额木齐等不可行之事，则以颇罗鼐等倘未奉旨，不可擅断，等语抚慰。咨文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将一应预备、防范、办理事项，皆依原先奏准之例核查，会同颇罗鼐商议，妥善备办。亦咨文总督马尔泰、巡抚黄廷桂，预先备办。

一、为办理接续牲畜、盘费，照看其留存牲畜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遣人入藏熬茶，除仍照原议，自备资斧前往外，仰蒙圣上施恩，降旨酌情补赏牲畜、盘费。相应饬令该总督、巡抚，依照原奏，备办廪给牛羊、米面等项，由东科尔地方起程前往藏地时赏赐外，事毕返回时，于青海附近地方再赏一次。使臣等之马畜倘有疲乏者，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令地方官员由原先备办马驼内支取，晓以圣恩，酌情赏补。彼等若请留疲瘦牲畜、零碎什物，则酌派官兵，择水草之地牧放。若请留其人，亦酌情赏补盘费等项。我等官兵之马畜倘有疲瘦者，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等由备办之驼马内支领，给予调换。所换牲畜，交付地方官员，好生牧放，以备返回时更换。再，依原议，我等之官兵入藏时，照原奏之例，由颇罗鼐处带马牛来迎，相应将多余马畜、零碎杂物，留于喀喇乌苏，酌留官兵，会同颇罗鼐之人一起看管。藏路迥远，我等官兵之马畜不能径行到达，故经前议，为于路途接济马匹、盘费，拟带往银二万两，业经奏准。继该总督为接济口粮，祈请再增带银一万两，奏准在案。将此仍照原议，由总督处备办银三万两带往，交付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计足敷接济我等之官兵在途疲乏之马畜、盘费，及使臣等之朝拜，酌情补办，俟返回核销。

一、为办理派出之官兵事宜事。将军乌赫图所派五百名官兵，皆已按出征例办理起程外，侍郎玉保等于明年二月即自京城起程前往西宁迎接使臣等，带至东科尔地方，由彼伴送至藏，熬茶事毕，伴送使臣等出界后，始方返回。备办不足，显得邋遢，准噶尔人观之，亦有不便。相应令侍郎玉保、所派章京、笔帖式、拨什库、新满洲、索伦、乌拉齐侍卫、章京等由京城起程前往西宁时，由驿遣往外，由西宁起程前往藏地时，赴藏使臣、大臣、章京等，按例办理起程前往。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入，奉朱批：依议。著赏乌赫图银一千两，玉保银二千五百两，供在途使用。钦此。

（将此交付内阁中书姚鹏，由军机处领银赏给玉保。咨文将军乌赫图、副都统莽鹄赉、索拜。由军机处选取侍卫、章京外，交付户部，咨文应行之处，将应办事项从速办理，不可延误。亦交付兵部、蒙古衙门去讫。十二月二十日，缮文钤印，交付兵部主事六格，缄封驰递将军乌赫图、副都统莽鹄赉、索拜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8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恩赏玉保等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臣等窃思，侍郎玉保乃钦差伴送准噶尔熬茶人等入藏之大臣，明年二月即起程前往西宁，办理一应备办事宜，伴送使臣等至藏，熬茶事毕送至边界，始方返回。道途迥远，往返行走，照管外藩人等，且沿途尚需每每款待使臣等用餐，应酌拨物件。再，入藏后，示以敬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道，进献礼物，所需颇巨，未便自理，如若短缺，亦有关碍。若蒙圣上施恩稍加赏赐，则侍郎玉保伴送使臣等，益为宽裕，相应亦于事有益。再，其如何赏赐将军乌赫图之处，亦一并请旨。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入。

（此事之旨，已批于赴藏熬茶事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29

尚书海望等奏报已与使臣吹纳木喀等告别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内大臣·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前去为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饯行，示以皇上赏赐噶尔丹策零之橙柑，授以吃法。彼等称，先前曾赏我等食之，知剥壳食用，但不知其名，我等谨此记录带往，皆以蒙古字记录。再，就其与侍郎玉保所言之事，臣等依照奏准之例，晓示彼等。彼等称，噶尔丹策零盖定于西宁贸易，我等不可不详备，故加询问。既然大臣等皆已明示，相应我等之事齐备矣。吹纳木喀又告称，既定我等前来贸易之人于京城、肃州贸易，今年遣往肃州贸易，亦未可定。我等之人前来贸易后，买卖物品，请允许自己去往贸易地贸易等语。臣等曰，令尔等前来贸易之人，下榻于馆舍，传至此处商人，相互贸易，此乃定例也。俄罗斯人来贸易，亦按此例。倘令尔等之人随意贸易，彼此吵闹，或有不肖人等蒙骗尔等之物品，在所难免，日后益加烦琐，于尔等亦无益处，断不可行。等语晓谕。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是。臣等告辞，彼等送别，称，仰仗大皇帝恩泽，普天下生灵及我准噶尔人众，均皆逸乐。我等惟有祈请大皇帝圣明万年康固，永抚众生。愿大臣

等亦皆安康，辅佐大皇帝之政事。等语。

遂望日遥拜，合掌祈祷。彼等拟于明日观过象后，整理行装已毕，十五日起程。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之跟役于宣化府出痘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伴送使臣等之员外郎傅松等报称，因随从使臣等前来厄鲁特额木齐等三人出痘，故将厄鲁特达什留于宣化府照管。等语。将此交付理藩院，派干练笔帖式一员，照伴送使臣等之笔帖式之例，赏银百两，当即整装，乘驿遣至宣化府，会同地方官员好生照料，请医诊治。如若治愈，则所遣笔帖式先行具文陈明缘由，由驿递报伴送吹纳木喀等之章京傅松、晓谕使臣等，由彼照管所留痊愈人等，乘驿追至使臣等交付之。若亡故，则交付地方官员酌情办理掩埋。照赏赐亡故厄鲁特之例，人各赏银一百两。所需银两，由地方官员处支取，赍往交付使臣吹纳木喀等，转赏其妻孥外，其留下照看之厄鲁特达什，追至使臣吹纳木喀等交付。俟有旨下，交付该部，咨文地方官员遵行。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依议。著派医一名，从速乘驿遣往诊治。钦此。

（将此是日译为汉字，缮文钤印，令蒙古衙门笔帖式萨音查克赍往，除交付口北道外，交付内务府、户部、蒙古衙门、太医院去讫。又交付中书松博，除交付兵部从速办理外，咨行直隶、陕西总督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1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使臣吹纳木喀等跟役之于阳高县出痘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据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员外郎傅松又复报称，本月二十日，行至阳高县，随从使臣等前来之厄鲁特内有西拉尔岱等三人又出痘，故交付该地方官，留下诊病。等情。是故，仍照前例，派笔帖式一员，赏银百两，带往医生一名，立即乘驿遣往，照料诊治。痊愈后，由所派笔帖式带领，追赶吹纳木喀等交付。若亡故，则交付地方官员酌情办理掩埋。照例赏亡故厄鲁特人各银一百两。所需银两，由地方官员处支取，赍往交付使臣吹纳木喀等，转赏其妻孥之处，均照留于宣化府之厄鲁特等之例办理。此两次留下养病人等，仰蒙圣上施恩，派笔帖式、医生诊疗，俟其痊愈，即行追送之处，即咨文员外郎傅松，晓谕吹纳木喀等知之。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是日缮文钤印，交付兵部章京官员等，咨行傅松外，译成汉字缮文钤印，由所派笔帖式扎木布赍往，交付阳高县知县去讫。再，军机处由内务府支取银两，赏给所派笔帖式外，交付中书福贤，交付兵部，当即颁给乘驿印票，从速行文直隶、陕西总督，并交付户部、蒙古衙门、内务府、太医院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2

伴送准噶尔使臣员外郎傅松为行抵肃州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员外郎傅松等呈军机处，为具报事。

前曾报称，笔帖式乌灵阿带领使臣玛木特、图尔都等抵达肃州。傅松我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带领使臣吹纳木喀等从京城起程，到达宣化府后，令笔帖式乌灵阿率玛木特、图尔都等七人分道先行外，傅松我带领使臣吹纳木喀等后行，于本年正月十七日行抵肃州。为照看宣化府出痘之人所留蒙古达什，于正月初九日在鄂博岭地方追至吹纳木喀。二鹰及大鹞，行抵榆林等地后，由于异常寒冷，陆续遗弃。再，驮运使臣吹纳木喀等什物之骡，到达宁夏等地后，均皆疲惫，不能驮运物品，即便赶骡人等，亦不能行，故而

彼等情愿不再驮运物品，请另行雇骡。故持交付傅松我等之一半银两，计二百四十四两八钱，及由阳高县撤回驮轿六骡回交银三十一两六钱，从宁夏至肃州，雇骡用银一百三十三两七钱五分，计另行节省银六十五两一钱五分，撤回六骡银七十七两五钱在内，共银一百四十二两六钱五分，傅松我暂行保管，乘便带往交付。

再，使臣吹纳木喀等贸易毕，将于今年正月二十二日自肃州起程前往哈密之处，一并报闻外，其驮轿二副，已交付肃州知州保管。容俟使臣吹纳木喀等到达哈密，再行具报。

为此具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3

派往照料准噶尔出痘人等笔帖式萨音查克为行抵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派往照料准噶尔出痘三名厄鲁特之笔帖式萨音查克恭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谨照大臣等之饬嘱，萨音查克我带领西拉尔岱等三名厄鲁特，正月初十日自榆林府所属卢沟驿起程，于本月二十二日赶抵肃州，将痊愈西拉尔岱等三名厄鲁特，赏给已故额木齐等三名厄鲁特之银三百两，会同员外郎傅松，一并转交使臣吹纳木喀。

为此谨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护送出痘痊愈厄鲁特事宜片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先是随从准噶尔使臣等前来厄鲁特人众内，因出痘留于宣化府三人，复于阳高县留三人。此皆蒙圣上施恩，赏派笔帖式、医生加以照料诊治，俟彼等痊愈，即行送往。若有亡故，赏其妻孥银两之处，经臣等处咨文伴送使臣等之章京傅松，转告吹纳木喀后，据吹纳木喀称，大皇帝如此施恩，不但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感戴，即便我等及亡故者之妻

孥，亦皆委实感激不尽。等语。业由章京傅松复文外，原先所派出笔帖式萨音查克到达宣化府后，生病之三名厄鲁特均皆亡故，为照看彼等所留厄鲁特达什亦起程，故笔帖式萨音查克将赏给彼等妻孥之银各一百两，从地方官处领取后，追赶吹纳木喀等送往。续派笔帖式扎木布，携医至阳高县，彼处所留三名厄鲁特病稍愈，复经诊治数日，俟其可以上路，笔帖式扎木布带领追赶给吹纳木喀等时，令其依照臣等处咨文，追上前行之笔帖式萨音查克后，交付于彼送往。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乌什，转交蒙古衙门、户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5

军机处奏报乾隆三年至六年与准噶尔贸易银两数目片※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查，乾隆三年，夷使在肃贸易，据该督咨报，动银一万七千一百零内，除将缎匹等物折给外，给与现银九千二百九两零。乾隆四年，夷使在肃贸易，据该督咨报，动银一万五千两；乾隆五年，夷使在东科尔贸易，据该督咨报，动银二万八千一百两零；又乾隆六年，夷使在东科尔贸易，据该督抚咨报，动银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两零。以上三次贸易，共动银十四万九千七百七十两零。其采买绸缎等物，用银若干，给与现银若干两之处，尚未分晰造册报部。至七、八两年，夷使贸易用过银两数目，该督抚亦尚未造报。

谨此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6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为准噶尔商人前来肃州贸易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员外郎增福呈军机大臣，为报闻事。

我等行抵肃州，即约见准噶尔前来贸易之人。据其所来宰桑图卜济尔哈朗等言称，我等此次前来贸易，惟按仰仗大博克达汗之恩和好之旨，乃我等至肃州贸易之年，故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遣至我等。我等之货物无多，惟携至四万余两货物。我等此次前来贸易，不可与此前所来人等相比，彼等皆因事为使前来，所有骑乘食用，皆由官出，而我等此来，皆系自理，理应较前之货物少许加价，有盈余方可出售。再，我等所携货物，拟速行贸易，以便赶在暑热前返回。等语。观彼等之情形，欲速返回。彼等携至其他物件，尚可稍作等候，惟彼等所带羊只，逢遇开春牲畜倒毙损伤季节，故经地方官会同七品商人孙楷武商议，未便等候商人李永祚，先由商人孙楷武议以二万余只羊价办理之处，谨此报闻，相应增福我不复具报。准噶尔商人所带毛皮等物，俟商人李永祚抵达，办理完结之时，另行报闻。再，将七品商人孙楷武呈报大臣等之汉字文书，一并呈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7

员外郎扎西等为呈报节省雇骡价银数目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九年四月初五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员外郎扎什等呈军机处，为具报事。

扎西我等先前报称，本年三月初六日，我等带领使臣等抵达肃州地方。本月十九日，自肃州地方起行，拟抵哈密再行具报。等语。兹带使臣图尔都等，于四月初二日行抵哈密地方，将使臣图尔都等交付驻守哈密副将呼保等。使臣等于哈密歇息二日，初五日自哈密地方起程，前往其原游牧地。等情已报安西提督，另行奏报外，再，从京城起程时，赏给使臣图尔都等驮运物品之骡十五匹，由五城之坊官处至肃州，每匹骡雇价银十五两四钱，坊官等雇至宁夏之骡价银，已给骡夫外，自宁夏至肃州雇骡价银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交付于我等。宁夏至肃州，雇骡节省银二十九两八钱，俟我等返回京城，再交付银库。

为此报闻。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8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为准噶尔人等来肃州贸易已毕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呈军机大臣等，为报闻准噶尔贸易事毕事。

彼等所带羊只、猞猁皮、貂皮、狐狸皮、沙狐皮、豹皮、狼皮、羊皮等毛皮物件，由七品商人孙楷武等与之贸易，较前次使臣哈柳贸易之价稍减，较吹纳木喀贸易之价略增，取中贸易。彼等携至货物，总估价为四万余两，其中只用现银二千六百六十七两外，其余皆以绸缎、茶叶等物易取。彼等携至葡萄、羚羊角、瑙砂，则不作为正项交易，皆折给大黄换取。彼等欲售之驼马，皆系齿口大且有残者，按此地时价，驼不过十两，马不过四两，而彼等拟以驼二十一两，马八两出售，议价数日，商人孙楷武等给驼十四两、马六两五钱，而图卜济尔哈朗等丝毫不降价，意欲带回，然至起程时，其属下人等有情愿出售者，仍令入城，以每匹价银六两五钱计，将五十余匹马，折给绸缎换取。其驼始终未售，带之而回。贸易之事于四月二十三日完结，为首而来之蒙古宰桑图卜济尔哈朗等，于二十四日移至城外，整治驮包。二十五日晨，副商目回人济尔玛特呼礼陡病，遂派通事前来禀报，我等当派人至肃州知州处，传召官医前去探视，据医生马阳彪称系出痘。我等前去探视，出痘似尚轻。图卜济尔哈朗等闻之，极为恐惧，当即移至十里外下榻。图卜济尔哈朗言称，不能等济尔玛特呼礼，我带未曾过痘者先行起程，将出过痘之十九人留下，等候济尔玛特呼礼，俟其痊愈再起程。等语。商定之后，图卜济尔哈朗等于四月二十八日从肃州起程。

为此报闻外，回人济尔玛特呼礼出痘痊愈后，何时起程之处，将另行报闻。

再，将七品商人孙楷武具呈大臣等之汉字文书一份，一并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39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为报出痘商人痊愈起程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九年五月十三日

理藩院员外郎增福呈军机大臣等，为报闻准噶尔商人回人济尔玛特呼礼等起程之处事。

前因回人济尔玛特呼礼出痘，未能与其为首前来之图卜济尔哈朗一起起程，住肃州养

病之处，业经报闻。现回人济尔玛特呼礼出痘业已康复，告请即刻起程返回。增福我等制止曰，尔出痘虽轻，亦应多养数日，若急于赶路，于尔身体无益。等语。回人济尔玛特呼礼称，现我能骑马，我等之图卜济尔哈朗尚在前面等待我等，我宜追随而去。等语。我等观济尔玛特呼礼之情形，似可上路，故照其请，于五月十二日，自肃州照料起程。

再，将七品商人孙楷武具呈大臣等之汉字文书一份，一并具呈。

为此呈闻。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40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准噶尔人来肃州贸易事毕返回片

乾隆九年五月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鄂尔泰等谨奏。

据派往照看准噶尔人贸易事务之理藩院员外郎增福报称，此次准噶尔人等所带货物，总估价为四万余两，其中只用现银二千六百六十七两外，其余皆以绸缎、茶叶等物易取。彼等携至葡萄、羚羊角、瑙砂，则不作为正项交易，皆折给大黄换取。贸易之事于四月二十三日完结，为首而来之蒙古宰桑图卜济尔哈朗等，于二十四日移至城外，整治驮包。因为副商目回人济尔玛特呼礼出痘，留十九人，等待济尔玛特呼礼痊愈再行起程。图卜济尔哈朗等已于四月二十八日从肃州起程。回人济尔玛特呼礼出痘痊愈后，何时起程之处，将另行报闻。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九年五月十二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41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员外郎傅松等为准噶尔贸易人等已出卡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员外郎傅松、扎什呈军机处，为具报事。

准噶尔前来贸易之宰桑图卜济尔哈朗等，在肃州地方贸易已毕，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自肃州起程，同年五月十六日抵达哈密。彼等歇息二日，十八日自哈密起程，于是月二十一日出我卡伦之处，谨此报闻大臣等外，出痘回人宰桑鄂礼呼礼（济尔玛特呼礼）到达哈密时，另行禀报。

为此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42

提督永常进呈准噶尔商人之文

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进呈提督永常所奏蒙古字文书二份，奉旨：准噶尔使臣等来时，不必专特为事议之，若彼等提起，尔等再将情由晓谕开导。设若彼等不提，俟过数日，趁闲聊顺带将彼等如此胡乱生事之处晓示。钦此。准噶尔商人告知将军曰，我等前往时，自哈密直至达里图，十八匹马，连同马鞍，七匹驼，连同驼毡屉，一并被盗，经我等告之以肃州大臣等，曾令缮文具呈，应允饬令寻觅归还。现我等出，称嘉峪关外，乃将军之事，未曾回复我等之文。等语。现于达里图，有驼一峰、马四匹、二塔坦二人之财物被盗，计四十两银一包、黄线缎二匹、线三十四斤、玉瑢三块、素珠一串、琉璃三百件、蹄皮袄、羊皮袄、布袍一件、熏牛皮靴一双、布衫一件、裤子一条、袍二件、翠蓝布二匹、布一匹、毛织品一块、黑海骝马一匹。此等被盗物品，经告知伴送我等前来之嘉峪关总爷，未曾回还。于肃州被盗牛三头，曾予赔偿。依我等之例，行人物品若被盗，则寻觅给还，寻觅不得，则予赔偿。我等不知尔等之例。若无尔等之看守兵丁，仅由我等看守而被盗，则我等无可理论。即不知尔等看守之人，亦不知偷盗之人，束手无策，若令取尔等之贼扔弃之汗马，尔等之人亦不会要。因先前齐默特率三百人来，为汉人偷盗欺凌，备受责难，故我等畏惧，被汉人偷走上百件物品，不曾索还。我等此文之情由，似宜回复哈密。为贸易之事前来之章京、笔帖式二位，黄大老爷、卢大老爷，地方官牛大老爷，及前来贸易之孙大中，彼等皆称，曾奉谕旨：勿买葡萄、瑙砂、羚羊角。故而未买。因我等所带皮张及其他物品，皆未商定，我等意欲返回，又闭门不许出。我等无奈，意欲贸易，却称尔等将此买则买之，不买则罢。我等无奈买之，故而我等之贸易无成。拟售之驼马，声称购买，牧放于水草差之牧场困顿，俟至我等离开带至，不再收购。曾称嗣后尔等前来贸易，携至驼百峰、马三百匹、羊一万只、皮张等物，我等告称此不可擅专。我等将此贸易不成之缘由，到达彼处后，告知宰桑等，由彼等告知噶尔丹策零可也。多携至货物，不行其善，因双方和好而贸易则已，岂有令各自之属下人等多给他人之理耶。我等之意，若不按贸易之例行事，则不再贸易也。此等情由，欲亲往相

告，有兵阻止，令具文，将文送达，故咨文前去。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3）

243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奏报转降敕谕给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玉保谨奏，为奏闻转降敕谕给班禅额尔德尼情形事。

臣于十一月初三日由前藏起程，率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前往后藏熬茶之处，前已奏闻。是月初八臣抵达后藏之日，班禅额尔德尼遣百余名喇嘛出迎于三里外，排列仪仗，迎接敕谕。臣赍敕谕至班禅额尔德尼所住拉布楞后，班禅额尔德尼下床接奉敕谕，恭请圣上万安。臣抵达之前日，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罗布藏策旺派多尼尔颇章告称，班禅额尔德尼年甫六岁，依我等之例，避讳远道而来之人，概不准会见，倘令准噶尔使臣及其随行一百二十余人，概准入谒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年尚幼，不便久坐，且我等亦极惶恐。兹因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虔心笃请文殊菩萨皇帝，文殊菩萨皇帝始方施恩，准照其请来谒班禅额尔德尼。倘若见而不准拜谒，亦似作难。可否请大臣告知准噶尔使臣等，仅令二十余人进谒，其余人等嗣后再令陆续叩谒。等语。臣告知班禅额尔德尼之多尼尔颇章曰，尔等之此情，尔等可告知准噶尔使臣喇嘛、宰桑等，我亦言之。是月初九日，使臣宰桑吹纳木喀等来至臣之住处告称，昨日我等抵此，与此处喇嘛商卓特巴言及叩谒班禅额尔德尼之处，据商卓特巴称，不便令我等之人尽数拜谒班禅额尔德尼。经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大皇帝之恩，前来拜谒班禅额尔德尼，而此处喇嘛商卓特巴只准我等之近二十人拜谒，其余概不准拜谒，则我等均皆哀怨。倘蒙大臣代为说服，可否准令我等来人尽数拜谒。臣告知使臣吹纳木喀等称，此处喇嘛商卓特巴并非不准尔等叩拜，缘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按其本地习俗，避讳远道而来之人，不准叩拜，此处喇嘛商卓特巴始称只准尔等之近二十人拜谒班禅额尔德尼，其余人等，嗣后可相继拜谒，尔等缘何言称怨恨不准拜谒班禅额尔德尼耶。本大臣只是护送尔等而已，倘若彼等本地习俗即如此，我等亦不便勉强。言毕，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之言甚是，我等猜测抑或只准我等之近二十人叩拜，其余人等便不准叩拜，故而如此言之，大臣现既言准令其余人等嗣后相继进谒，我等不胜欣感。言毕散去。初十日，使臣喇嘛、宰桑等近二十人进谒班禅额尔德尼，进献礼品。十三日，又有喇嘛、宰桑等近二十人进谒班禅额尔德尼，献礼祈福。其余人等，分为三起，陆续进谒班禅额尔德尼。十六日，郡王颇罗鼐之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札萨克头等台吉车凌那木扎尔来至臣之住处告称，据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至我等住处告曰，我等至此，业已拜谒班禅额尔德尼，并进献礼品，我等所来之事，均皆得以善终。我等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交

给我等银两携至，用于在后藏建房二三十间，令喇嘛等居住，倘有毁坏庙宇，亦稍事修葺。我等如若建房，能否获准。等语。彼等行抵前藏，亦曾告知我等之王，拟建房屋令喇嘛等居住，倘有毁坏庙宇，亦加以修葺。我等之王以本地喇嘛等不仅不缺住房，亦无毁坏庙宇，现天已寒冷，亦非建房时节等因，不曾应允。兹至后藏，复又告请修建房屋，故而我等经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会商，告知使臣喇嘛、宰桑等，现如今班禅额尔德尼年幼，不能为尔等建房之事动土，何况天已寒冷，不宜建房，等因未曾接受。等语。臣告知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称，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凭借何能在藏地修建房屋令喇嘛等居住耶。此次为来藏熬茶，以彼等使臣难以抵达，祈请我等之圣上施恩，资助马畜盘费，经圣上恩赏马驼盘费，其使臣始得抵藏熬茶。噶尔丹策零果真欲于西藏地方修建房屋令喇嘛等居住、修葺毁坏庙宇，彼岂能不奏请我等圣上之谕旨。即便不曾奏请，亦不告知我等乎。观其并未奏请，亦不告知者，并非诚心盖房，而是使臣等明知尔等不允，图谋博得众喇嘛之心，故而如此言语而已，尔等不予接受者甚是。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称，大臣之言甚是，我等所见略同。是故，臣于十月十九日率使臣等由后藏起程前来前藏时，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在途中告知臣曰，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吩咐我等由藏延请通经好喇嘛一名、懂医好额木齐喇嘛一名带回。我等抵达后藏看得，班禅额尔德尼年幼，班禅额尔德尼之各项事务，均由喇嘛商卓特巴办理，料想即便我等请求，焉能应允，故而不曾提请。我等意欲俟抵前藏，求之于达赖喇嘛、王颇罗鼐。大臣与我等原本相识，是以表露心迹，将其能否准行之处，与大臣商议。等语。臣称，是，我等原本相识。兹宰桑、喇嘛等既然恳切与我商议，我亦推心置腹告知尔等，尔等之浑台吉策旺阿喇布坦之时，曾经遣派策凌敦多布破坏寺庙，扰累土伯特人众。尔等准噶尔之人，拟来西藏地方熬茶，土伯特人众甚是厌恶。经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虔心奏请，我等之大皇帝准为其父修善事熬茶，始蒙我等之大皇帝恩准遣往西藏。尔等此次前来熬茶，是否出自至诚，土伯特人等尚不明确，岂能依照尔等之请，当即给予通经好喇嘛及懂医好额木齐。以我之见，尔等不如不请。言毕，宰桑吹纳木喀称，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如此吩咐，无论给否，我等不能不加告请。我等厄鲁特有一比喻，汗者之使，不可半途而废；吩咐之言，务须详尽转达。闻此，臣曰，果真如此，则尔等之齐默特等前年前来时，缘何半道而回。使臣喇嘛尼尔巴等笑答，彼并非他故，贵大臣及我等之宰桑吹纳木喀前来，成事乃理所当然，无可奈何之事，随之而去。无论如何，容许我等告请王颇罗鼐一试。言毕散去。是故，臣率使臣趋行，于是月二十四日抵达前藏。是月三十日，据王颇罗鼐前来告称，准噶尔之使臣吹纳木喀等告请延请本地通经及懂医好喇嘛，我答曰，尔等欲请通经及懂医好喇嘛，噶尔丹策零理应奏请我等之文殊菩萨大皇帝恩准，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既未奏请我等之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旨，我何敢擅自给付。等因。未曾应允。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44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事。

查得，先前臣等奏称，观满洲官兵、使臣等骑用至藏之马驼，骆驼尚可骑用，马匹皆已疲惫，虽经喂养，并不见起色，堪用者甚少。倘若仍照原奏赏给使臣等马驼，不惟需用牲畜过多，且使臣等将不能带回及疲惫马畜，请求以高价出售，亦难逆料。臣等以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所备马一千二百匹、驼一百峰，替换满洲官兵之疲惫马驼，补拨银两办理外，免给准噶尔使臣等马驼，亦照满洲官兵之例换取疲惫马畜。等因具奏。臣玉保十一月初三日率使臣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一百二十人前往后藏熬茶，于是月二十四日返抵前藏。二十五日，宰桑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大皇帝准为其父赴藏熬茶讽经，蒙大皇帝恩准施行，赏补马驼，又接济盘费，且于我等前往后藏、甘丹等寺熬茶讽经之际，均官为拨给钱粮，雇给马畜，故而我等熬茶之事得以圆满，不仅我等不胜感激，即便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亦欣感不已。我等之事既已善终，相应拟于十二月初五日起程返回游牧，惟我等携来骆驼仅有一半尚可使用，马匹皆已不能使用，若蒙大臣等垂恤，可否拨给我等马匹。等语。臣等回复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称，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虔诚奏请我等之大皇帝准为尔等之前台吉赴藏熬茶，蒙我大皇帝恩准其请，又为便利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之父事，施以殊恩，使尔等之事得以善终，而尔等又以马畜羸瘦不能行，请求拨给马匹者为何言，此断不可行。等语。宰桑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之言甚是，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之事，蒙大皇帝施恩提供便利，故而我等之事得以善终，即便我等徒步返回游牧，亦属在理，惟我等之马畜委实难以返回游牧，故而报请大皇帝之恩，诚能返回，岂敢如此告请。等语。臣等告宰桑吹纳木喀等称，而今为尔等之马匹之事，尔等屡屡告请我大皇帝之恩，相应由藏起程时，尔等仍用尔等之马匹，俟至喀喇乌苏，实难前行之时，再行商议。等语。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既言如此，我等即用我等之马畜至喀喇乌苏。等语。宰桑吹纳木喀等又告称，我等由哈坦和硕起程前来时，业经告知大臣等，将我等之四十六人及马驼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该项马驼内，料想既有恢复者，亦有未恢复者。我等现既由阿哈雅克、纳马噶路返回，相应派人前往哈济尔、得卜特尔，由我等所留马驼内挑取其膘壮堪用者，由彼前往噶斯与我等会聚。其余尚未上膘马驼，即令我等所派之人卖给尔等之卡伦之人。等语。臣等告吹纳木喀等称，哈济尔、得卜特尔系卡伦地方，尔等来藏时，以此等马驼皆已疲惫，全然不能前行，与其白白毙命，不如在此牧养等因，再三祈请，故而我等遣派我等之侍卫官兵会同尔等所留之人照料，尽数撤回我卡伦人等，而今卡伦地方又有何人收购尔等之羸瘦马匹。倘令尔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人等及马驼赶赴噶斯，可咨文尔等所留之人，我等可代为派人送达。我等亦可吩咐我等

之侍卫等，将尔等所留人马送出卡伦，遣往尔等所经之路。等语。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既言卡伦地方无人收购马驼，相应我等不再派人，可撰文送交大臣等转达，将我等所留人马由彼携至噶斯。等语。臣等观准噶尔使臣等之马驼，虽喂养近两月，然因均属疲惫牲畜，其骆驼三分之二尚可勉强使用，而马匹仅有三分之一尚可使用，若不拨给马畜，实难返回游牧，倘若由藏即行拨给马畜，俟抵喀喇乌苏，又请拨给马畜，亦难逆料。是故，经臣等商议，由藏起程时，仍用彼等之马畜，俟至喀喇乌苏，再行斟酌。及至十二月初五日，臣等率使臣等由藏起程，抵达喀喇乌苏后，计使臣等勉强能够抵达噶斯，并以所留马畜接济，再晓以圣恩，予以调拨马畜。为将使臣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之人马遣往噶斯，业经咨文守护侍卫官兵等之处，均已咨行川陕总督公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所办者可嘉。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45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拨给满洲官兵返程所需马畜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调换满洲官兵所用马畜并雇给乌拉情形事。

先是臣等奏称，俟使臣等事竣返回之时，倘不拨给满洲官兵及使臣等以马畜，实难返回，相应以满洲官兵羸瘦马畜抵补，再补给银两办理外，免赏准噶尔使臣等以马驼，亦照满洲官兵之例，收取疲惫马畜抵补调换。等因具奏。臣等查得，凉州、庄浪五百名兵丁起程前来时，每人拨给膘壮马四匹，两人合给驼一峰至东科尔。由东科尔起程前行时，正值秋季，水草丰美，行至哈坦和硕，又将掉膘马驼酌情调换。由哈坦和硕起程来藏时，在途损失马四百余匹、驼一百余峰，其余马驼，至藏时已羸瘦至极。现在藏拨给草料饲养之马匹虽有八百匹，然皆系远行疲惫马匹，并不见恢复，可用马匹极少。其留于喀喇乌苏、唐古特等牧放马驼，因系冬季水草干枯，亦未恢复。自副都统索拜所备绿营之马二百匹，郡王颇罗鼐所备马一千匹、驼一百峰，于那克树所备马三百匹，合共马一千五百匹内，调换给准噶尔使臣等之马约需四百余匹，按其余马匹数目计，五百名官兵均从麻勒占库察路出界护送准噶尔人等，马匹不敷，现正值冬季，严寒降雪，草木枯萎时节，路途又无预备接济之项，万一表现局促，有碍大国军容。故而臣计马匹数目，将五百名兵丁分为两队，其中一半由臣率带，照料准噶尔人等由麻勒占库察路护送出界，其余一半兵丁交付协领纳尔图，由原路觅水草遣往东科尔。护送准噶尔人等之一半兵丁，均令轻装，每人为马三匹、两人合为驼一峰前往外，一半官兵，所剩马驼并不敷

骑驮，相应臣向郡王颇罗鼐雇来乌拉牛四百头，驮载官兵之驮包杂物，送往西宁东科尔。此等乌拉牛之雇价银，亦由臣备带银三万两内动支使用。调换给满洲官兵之马驼，均在喀喇乌苏，相应俟至喀喇乌苏，再将调换给官兵马驼几何、添加银两之乌拉牛马用雇价银多少之处，容俟臣等返回之时另行奏销。是故，臣等率官兵照料准噶尔人等，十二月初五日由藏起程。俟护送准噶尔人等出界后，另行具奏。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4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赉在藏病故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跟随臣等前来勘查水草之头等侍卫达赉，照料准噶尔使臣等由西宁东科尔起程前来时，在途中气，致使旧疾复发，咳血疼痛，至藏多方诊治，不见痊愈，仍咳血不止，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病故。臣等前来时，曾将达来遣往噶斯驻卡，彼亦竭力奋勉，故臣等将俟其尸骨运至西宁后，照料办理遣往之处，咨文川陕总督公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外，达赉之尸骨，已交付其子萨哈廉照料，于十二月初五日由藏起程。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4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布施银数目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适才臣等奏称，噶尔丹策零呈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寺庙、郡王颇罗鼐之书信，尚未悉数获知，且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之书信

亦未给付，俟尽数收到之时，臣等另行恭呈御览。等因。兹将噶尔丹策零进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寺庙之物件数目，业由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奏闻，相应臣等抄录噶尔丹策零呈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寺庙、郡王颇罗鼐之原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之文，恭呈御览外，谨将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之布施银数目另行缮折开列，一并恭呈御览。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件：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之银两数目清单

进献各寺庙之银两数目清单：

进献达赖喇嘛金十两、银一百两，进献大昭银三千六百二十二两，进献小昭银三百六十九两，进献布达拉银一百零九两，进献哲蚌寺银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二两，进献色拉寺银三万一千九百六十八两，进献甘丹寺银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九两，进献热登寺银六百零八两，进献齐齐克塔拉寺银五十四两，进献净寂寺银五百两。进献昭穆札勒寺银一百八十二两，进献尼塘寺银二百二十八两二钱，进献德格都温都孙寺银九千零五十两，进献道喇都温都孙寺银八千八百一十两，进献班禅额尔德尼金十两、银一百两，进献扎什伦布寺金二百两、银三万八千零七十六两，进献前世班禅额尔德尼塔金二百两、银二千两，进献色赖卓特巴寺银二百二十五两，进献鲁木布泽寺银二百九十两，进献纳木灵寺银七十八两八钱，进献赣衮寺银九百二十四两，进献荣扎木沁寺银五十八两，进献色当寺银二十六两，进献拉穆吹忠金一两，进献哲蚌吹忠金一两。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班禅额尔德尼金十三两、银三十两，进献拉穆吹忠金一两。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克巴进献哲蚌吹忠金一两、银二十七两。

以上为金四百三十六两、银十七万五千五百零六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48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人等返程所需牛羊等物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奴才玉保、索拜谨奏，为奏闻广布圣慈恩赏准噶尔人等情形事。

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据告称，我等此次抵藏，仰赖大皇帝之恩，将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吩咐熬茶之事圆满完竣。我等如今事毕，于本月初五日由藏起程，由阿哈雅克路返回游牧。由藏抵达阿哈雅克卡伦，约行一个月，相应请大臣等予以方便，赏给盘费何如。等语。查得，适经奴才等奏称，准噶尔使臣等之盘费，虽已告罄，然若照依彼等所请拨给盘费，使臣等复请过冬，亦难逆料，故而臣

等未曾拨给盘费。俟使臣等由后藏返回，确定返回游牧日期后，再由王颇罗鼐所备盘费内动支，酌情拨给盘费。等因具奏在案。兹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请求赏给路费，理加赏赐，以广圣恩。故经臣等共同商议，计其足敷食用，由颇罗鼐所备赏赐盘费内，取牛二十头、羊二百只、茶叶五十包、酥油一百斤，炒面十石，赏给准噶尔使臣宰桑吹纳木喀等，晓以圣恩。据宰桑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前来之时，已蒙大皇帝施恩赏赐，兹起程返回，又赏我等以廪给牛羊等物者，实属仁爱我等至极。言毕，率所属人等叩恩。

查得，先前军机处为预先备办赏赐准噶尔人等之盘费咨文前来时，臣索拜当即动支藏库钱粮，采买茶叶、酥油预备之处，业经具奏。现已支用赏赐准噶尔之茶叶五十包、酥油一百斤，其余另行奏销外，其赏给准噶尔人等之牛二十头，照时价折银四十两，羊二百只，折银一百两，炒面十石，折银十两，共需银一百五十两，由臣玉保等携至之三万两银内动支，如数付给颇罗鼐作价银。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49

副都统索拜奏闻调换护送准噶尔人等返回满洲官兵之马匹事宜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适才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与臣会同议奏称，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返回之时，倘不拨给马畜，委实不能成行。是故，由臣索拜所辖驻藏防守绿旗兵丁之马匹内，抽选马二百匹预备。等因具奏在案。兹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与臣索拜会议得，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极为恭顺，而今事毕回返，由我满洲官兵护送，断不可令准噶尔人等感觉邋遢。现满洲官兵留于喀喇乌苏之马畜，此间丝毫不见恢复，故将此处所备绿旗兵丁之膘壮马匹二百匹，我等酌情拨给满洲官兵，用以调换彼等留于喀喇乌苏之羸瘦马匹二百匹。此等马匹，每匹马加银五两，如此则对满洲官兵极为有利。等因。查得，驻藏防守绿旗兵丁之马匹，并非官马，乃系彼等出资置办，兹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既以满洲官兵牧放喀喇乌苏之马畜丝毫不见恢复，拟换取绿旗兵丁之膘壮马匹二百匹，每匹马加银五两，相应臣索拜核计事之紧要，给付马二百匹。惟藏地马匹价昂，现拨给满洲官兵之马二百匹，每匹均值银十七八两，彼等牧放喀喇乌苏之马匹膘分几何，又不曾目睹，俟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等行抵喀喇乌苏，挑取羸瘦马匹二百匹偿还绿旗兵丁后，臣索拜再行核查，倘若相等免议外，所还二百匹马内，如有老迈多疾不能复原者，彼时臣索拜再酌情办理，以免彼等忧怨。如何办理之处，容另行具奏。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0

副都统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适才臣及郡王颇罗鼐拟告准噶尔使臣等称，仰仗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恩，宗喀巴佛教较前益加兴广，土伯特人等均皆安居乐业等语，缮折具奏请旨，奉朱批：如此回复，甚善，在理。惟交谈之语，岂能现即确定，即便此等之意，据使臣等之言语，料颇罗鼐亦能回复。著将此旨晓谕颇罗鼐。钦此。钦遵前来。臣索拜召至颇罗鼐，颁降圣上训谕毕，又复饬告颇罗鼐称，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彼等抵藏后，言谈话语间，挑拨蛊惑，询问此处消息，在所难免，尔须留意于此，彼等所问，尔之所答言语内，除闲话外，但凡稍涉关碍，皆好生牢记，告知于我。等语。兹颇罗鼐至臣处告称，十月初四日，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至大小庙拜佛，顺便来我家闲聊，据商卓特巴等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由拉达克地方闻知土伯特之黄教大为兴盛，特为熬茶虔诚奏请大皇帝，获准遣派我等前来。我等至此看得，黄教委实较前兴盛，毫不虚传。颇罗鼐回复曰，我等土伯特地方不仅黄教较前兴盛，而且民各安乐，此皆源自文殊菩萨大皇帝广兴黄教，安乐众生之慈意。商卓特巴等称是。十月初八日，颇罗鼐我以准噶尔使臣等远道而来，为尽地主之谊，设宴款待。喇嘛商卓特巴等告知颇罗鼐曰，我等此次来时，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吩咐，俟尔等抵藏熬茶事毕返回，我即遣派使臣等前往叩谢圣恩，进献礼品。尔等此去，凡事均应依理而行，恭顺敬谨，如此则日后我等再拟赴藏，易于奏请。是故，我等此次凡事均与钦差大臣等商议，遵奉指示而行。等语。颇罗鼐听其语气，意欲日后复行来藏熬茶，一时不知所措，遂以他言抚慰。十月二十二日，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特来颇罗鼐处告称，噶勒招穆伦河边之策地方，原有一座温都孙喇嘛等坐禅之庙。兹闻此庙毁坏不曾修复，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意欲裨益温都孙之喇嘛等，拟于此地复建庙宇仍行坐禅，令我等携带银两而来。我等熬茶事毕即行返回，不便在此督建庙宇，可否将银两交付贵王，代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修庙。等因告请。颇罗鼐回复曰，策地方原有一座温都孙喇嘛等坐禅之庙，毁坏已有六十余年，我本人尚未得见，诚于此处复建庙宇，有利于温都孙喇嘛等，我仰赖大皇帝洪恩，岂不能修一庙宇。惟喇嘛等坐禅，常在山上盖房者众，故而策地方未再复建庙宇。而况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专为熬茶屡屡奏请我大皇帝遣派尔等而已，并未奏请在策

地方修庙，不曾奉我大皇帝谕旨，我岂敢擅断，此断不可行。喇嘛商卓特巴等遂称如此则罢。十一月二十六日，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来至颇罗鼐处问安闲聊，据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等告颇罗鼐称，我等至此，到大小昭、各寺庙熬茶，留心细看，宗喀巴佛之黄教实属比前兴旺，众喇嘛亦觉齐整，成就甘珠尔经、丹珠尔经甚是灵应。此皆我等所亲眼目睹，谨乞贵王将汝诚心扶助黄教所行一切事体，写明交付我等携回，转交噶尔丹策零阅览。颇罗鼐我答称，我本土伯特地方一卑微台吉，仰蒙文殊菩萨大皇帝隆恩，连连擢用，封为郡王。其振兴黄教，成就甘珠尔、丹珠尔，安乐土伯特人众者，均皆仰赖大皇帝之恩，并非我力所能成就。我若将振兴黄教之功，归为己有，寄与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犹如骄矜自夸，无地自容。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等言称，尽管如此，贵王亦曾扶助黄教矣。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等又称，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曾吩咐我等，我等地方并无好额木齐，尔等抵藏熬茶事毕返回时，延请好额木齐及通经大喇嘛各一位带回。兹熬茶之事已毕，回返在即，请贵王顺遂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所请，择好额木齐及通经喇嘛各一名随同我等遣往。颇罗鼐答称，问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奏请熬茶之时，可将由藏延请好额木齐及通经喇嘛各一位之处奏请大皇帝。答称无。尔等并未奏请，既未奉我大皇帝之旨，我岂可择额木齐喇嘛及通经喇嘛遣往尔等地方，非我所能专主者也。第巴喇嘛等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料想或可能行，故而吩咐我等，诚然不可行，又奈之何，不请则罢。自准噶尔使臣等抵藏以来，与颇罗鼐交谈话语间，稍有关系者，即为此等几项，其余均为闲聊。等语。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颇罗鼐所办一切事务均属得体，甚属可嘉，著传旨奖谕。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1

副都统索拜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事。

本年正月初八日，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宰桑吹纳木喀等，派噶尔丹策零之近侍阿喇布斋等来至臣处告称，我等之喇嘛、宰桑等问大臣好，派我等前来将我等地方本地马五匹，作为礼品赠送大臣。等语。臣索拜告阿喇布斋等曰，尔等之喇嘛、宰桑等，念吾为驻藏办事大臣，送来马匹，甚是感谢，此即如同收纳，尔等可带回问喇嘛、宰桑好，转达谢意。言毕，阿喇布斋等复告称，按我等蒙古之礼，呈献礼品，乃表款待之意。倘若收下，我等之喇嘛、宰桑等甚是欣喜。等因屡屡请求，臣故而纳之，以遂其款

待之意。

查得，先前据纪山奏称，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倘献礼品给臣等，酌情回赠缎匹等物加以筵宴。等因具奏。兹准噶尔使臣等抵藏以来，极为恭顺，且又向臣献礼品，故此理应遵照原奏准之例，回赠礼品，加以宴请。相应臣索拜将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喇嘛第巴、宰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召至臣之住处，昭示和睦之道，顺其习性，宰杀牛羊，备办蒙古筵席，饮以奶酒、酸奶等物。宴毕，送为首使臣商卓特巴、吹纳木喀等五人大缎、锦缎、小刀、火镰、小荷包、鼻烟壶、茶、烟等物各一份。使臣等极为欣喜，告称，我等前来时，蒙大皇帝施恩赏给我等马驼盘费，抵藏复蒙大臣垂爱，为利裨我等，奏请大皇帝之恩，赏给喂养我等马畜之草料、柴薪，兹又召至我等盛宴款待，赠送多种珍品，实属极为仁爱我等。我等此次承办之事，毫不劳累，得以圆满，均皆仰仗大皇帝之恩。我等返回，定将屡施之隆恩告知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等语。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2

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礼物数目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礼品物件之数目事。

臣索拜适才奏称，准噶尔使臣等在前藏熬茶事毕，已于十一月初三日起程前往扎什伦布熬茶。其噶尔丹策零等进献各寺庙供佛之物件、进献达赖喇嘛之礼品、熬茶燃灯所献布施银数目，因未得确数，未经具奏，容俟得有确数，另行呈览。等因具奏。兹准噶尔使臣等熬茶已毕，郡王颇罗鼐处将其所献各项物件、布施银数目，均加核查分析开列，呈送前来，相应照其所呈，敬谨另行缮折，恭呈御览外，准噶尔使臣等事毕于十二月初五由藏起程返回之日，经臣索拜仍照原奏，遣派唐古特第巴宰桑兵丁，交付札萨克头等台吉乌米那木扎尔，暗中善为防范，尽力不走漏任何消息，护送至藏界喀喇乌苏。等因严饬遣往。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件：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

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

噶尔丹策零以请达赖喇嘛安之礼，献礼哈达一方、宗喀巴史经一函、衣冠一袭、缎二匹、铺垫一个。

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母，以向达赖喇嘛祈福礼，进献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一百两、缎三十匹、金丝缎一匹、俄罗斯毡二十三块、熏牛皮十三张、水獭皮十张、回众地方绸十匹、白布七匹。

噶尔丹策零进献大昭之佛大哈达二十三方、五色哈达三方、银曼达三个、塔齐勒七个、奔巴一个、法轮一个、燃灯银六百七十一两、燃灯银盅五只、大珍珠念珠一串、澈琚念珠一串、玻璃念珠二串、银钵一个、青金石钵二个、铁禅杖一根、佛缎衣七袭、冠一顶、伞三把、缎幡七个、金钱九枚、镜子二面、珍珠五个、耳饰一个、银质如意一个、银夹一个、鸟枪四支、矛一支、撒袋一个、虎皮二张、银嘎布拉一个。

噶尔丹策零进献小昭之佛大哈达四方、五色哈达一方、燃灯银三百六十九两、白珊瑚念珠一串、小珍珠念珠一串、佛衣二袭、铁禅杖一根、钵一个、铜镀金七珍八宝、伞一把、缎幡七个、镜子四十六面、银嘎布拉一个、铁剃刀一把、鸟枪四支。

噶尔丹策零进献布达拉之罗济索喇佛大哈达五方、小哈达七方、银法轮一个、珍珠念珠一串、佛衣二袭、燃灯银一百零九两、伞一把、缎幡二个、小珍珠念珠十串。

噶尔丹策零进献哲蚌寺之佛大哈达十九方、小哈达十八方、燃灯银五百六十六两、回众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伞三把、缎幡三个、系有五色哈达镜子六面、银碗一个、银嘎布拉一个、银杖一根、银绳一根、鸟枪六支、铁剃刀一把、俄罗斯毡一块、熏牛皮一张。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五两、共用银三百七十五两。喇嘛五千八百七十三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七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色拉寺之佛大哈达三方、燃灯银二百一十九两、伞一把、幡三个、系有五色哈达镜子三面、银嘎布拉一个、银制莲花一个、回众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鸟枪二支。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两、共用银二百五十两。喇嘛三千四百七十八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四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甘丹寺之佛大哈达四方、燃灯银七百三十四两五钱、伞二把、幡五个、铜镀金七珍八宝、金法轮二个、挂佛前廊子之缎饰四条、系有五色哈达镜子九面、银嘎布拉四个、剃刀二把、杖一根、银绳一根、回众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鸟枪九支、腰刀二把。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两、共用银二百五十两。喇嘛二千八百五十二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六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进献甘丹池巴诺们罕银一百五十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热登寺之佛大小哈达七方、燃灯银二百五十一两四钱、伞三把、幡三个。在此寺熬茶三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三两、共用银九两。喇嘛三百五十七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一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齐齐克塔拉寺之迈达里佛大哈达二方、伞一把、燃灯银五十两、幡三个。此寺喇嘛八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净寂寺之佛燃灯银一百五十两、佛衣一袭。在此寺熬茶三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二两五钱、共用银七两五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珠木札勒寺之佛燃灯银五十两，喇嘛六十六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一两。

噶尔丹策零在吉当甘丹吹库尔寺熬茶二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三两，共用银六两，喇嘛二百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一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上温都孙寺之佛回众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该庙喇嘛五百五十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下温都孙寺之佛回众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该庙喇嘛五百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以请班禅额尔德尼安之礼，献礼哈达一方、宗喀巴史经一套、衣冠一袭、铺垫二个、钵一个、禅杖一根、铃一只、银丝缎一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

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母，以向班禅额尔德尼祈福礼，进献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一百两、金丝缎一匹、银丝缎一匹、俄罗斯地方缎二匹、蟒缎四匹、锦缎二匹、妆缎二匹、缎十五匹、俄罗斯毡二十四块、熏牛皮十二张、水獭皮十张、回众地方缎二匹、绸二匹、白布八匹。

噶尔丹策零进献扎什伦布寺之佛大哈达一方、金一百两、伞八把、幡四个、系有哈达银镜五面、金丝缎一匹、银叉一个、银嘎布拉四个、鸟枪四支、杖一根、剃刀一把、熏牛皮二张、白布一匹。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五两、共用银三百七十五两。喇嘛三千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四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班禅额尔德尼之塔宝石二块、金二百两、银二千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色赖卓特巴寺之佛哈达一方、伞一把、幡二个、系有哈达镜子三面、鸟枪二支、杖一根、银绳一根、燃灯银一百八十三两五钱、熏牛皮三张、水獭皮一张、白布二匹。在此寺熬茶一次，熬茶一次用银二两。喇嘛一百三十一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鲁木布泽寺之佛系有哈达镜子三面、伞一把、银嘎布拉三个、杖一根、腰刀一把、鸟枪二支。在此寺熬茶喇嘛一百四十五人，共给布施银二百九十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纳木灵寺之佛哈达一方、伞一把、燃灯银七十五两八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鞯衮寺之佛哈达四方、燃灯银一百七十四两、伞二把、系有哈达镜子四面、银嘎布拉一个、剃刀一把、鸟枪三支、水獭皮一张、熏牛皮二张、缎二匹、白布三匹。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一两五钱，共用银三十七两五钱。喇嘛一百二十一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荣扎木沁寺之佛伞一把、燃灯银五十八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阿迪沙佛之塔哈达四方、伞一把、幡八个、燃灯银一百一十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拉穆吹忠哈达四方、金一两、鸟枪一支、回众地方缎二匹。

噶尔丹策零进献哲蚌吹忠哈达四方、金一两、鸟枪一支、回众地方缎二匹。

噶尔丹策零以问郡王颇罗鼐安之礼，携来礼物哈达一方、回众地方缎二匹、绸三

匹、俄罗斯毡二块、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白布五匹、哈萨克地方马五匹。

噶尔丹策零寄给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礼品哈达一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毡一块、回众地方绸二匹、白布四匹。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拉穆吹忠伯勒克哈达一方、嵌金披甲一副、撒袋一个、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矛一支、金一两。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请班禅额尔德尼安之礼，进献礼品哈达一方、经一函、衣帽一袭、铺垫一个、金轮一个、曼达一个、钵一个、铃一只。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母，以向班禅额尔德尼祈福礼，进献哈达一方、金二两、银三十两、蟒缎一匹、缎二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毡四块、水獭皮三张、熏牛皮一张、回众地方缎一匹、绸二匹、白布二匹。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自己进献班禅额尔德尼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丝缎一匹。

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克巴进献迈达里佛哈达二方、佛衣一袭、幡二个。

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克巴进献哲蚌吹忠哈达一方、撒袋一个、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矛一支、金一两、银二十七两、缎二匹、俄罗斯毡一块、熏牛皮三十六张、貂皮九张。

噶尔丹策零之后又为熬茶进献哲蚌寺银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六两六钱，进献色拉寺银一万二千六百零九两一钱，进献甘丹寺银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两一钱，进献扎什伦布寺金一百两、银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为给熟谙经典之喇嘛，由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二温都孙此六寺喇嘛内，挑选谙悉经典者四百五十人，人各给银十五两。

以上除噶尔丹策零等进献物件外，金共四百三十六两、银共十五万六千一百六十七两九钱。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3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扎什伦布等寺所能容纳人数片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臣等遵旨将藏地之扎什伦布、色拉、哲蚌、甘丹等寺能否容纳数千喇嘛之处询问杭亦禄，据告称，扎什伦布、色拉、哲蚌等大寺，均建于山上，计周围所有房屋所能容纳，可住数千人，倘逢熬茶散给布施之吉日，由各地会聚人众逾万，此乃本人所亲眼目睹者也。再，甘丹寺虽未亲见，闻之亦系大寺，能容纳数千喇嘛居住。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4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玉保赏补准噶尔使臣物件均系动用国帑片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遵旨核查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返回时侍郎玉保等赏补廪给等项，据玉保等具奏折内奏称，赏给使臣等之茶叶、酥油，系令动支库之钱粮备办之项。再，采办牛羊炒面之时，由玉保带往钱粮银内动支使用，并未使用颇罗鼐之物件。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5

谕著赏郡王颇罗鼐缎匹赍往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此次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所有赏给彼等之廪给等物，虽系动用帑项预备，而郡王颇罗鼐感激朕恩，实心效力，凡来使所用之物，一切俱办理妥协，甚属可嘉。著加恩赏蟒缎二匹、大缎四匹。俱交与来使赍往，赏给颇罗鼐。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出界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三十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护送准噶尔使臣等出界情形事。

查得，适才奴才等奏称，臣等率使臣等于十二月十六日自喀喇乌苏起程，拟由麻勒占库察路出卡。其使臣等来藏时，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之四十六人、马畜及零碎物件，依照使臣等之所请，准由彼处出卡遣往噶斯等因，交付驻守护军副参领赖格、游击马跃林之处，查得前已奏闻。是故，查得率使臣等于是月二十二日渡过麻勒占库察、木鲁乌苏之源，二十六日抵达阿哈雅克南口、绷甘、里麻尔卡伦，歇一宿，臣等以告别礼，宴请准噶尔使臣等，言及出卡情形，宰桑吹纳木喀等告称，因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之事，蒙大皇帝施恩予以便利，得以完满。我等本欲在藏过冬，正月间聆听众喇嘛集聚诵经，喂养马畜，待来年返青之时再起程返回游牧，大臣等以藏地入春之后出痘者众，亦有现即出痘者，故而我等匆忙起程而来。臣等称，尔等意欲在藏过冬，有何不可，惟尔等所来二百余人内，生身者极多，倘若传染尔等之人，开始出痘，将对尔等之人极为不利。故将藏地人众出痘之处告知尔等，尔等果欲在藏过冬，亦可在藏过冬。言毕，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甚是。据喇嘛商卓特巴告称，大臣等曾在喀喇乌苏地方每二匹给换马一匹，我等岂敢认为大皇帝恩寡，惟由此至噶斯，需时十七八日，此数日天降暴风雪，观我等之马畜之情形，焉能抵达噶斯，而况我等对此阿哈雅克、纳马噶路一无所知，请大臣等拨给我等向导，带至噶斯。等语。臣等称，由此至噶斯，不需十七八日，我等虽每二匹给换马一匹，然尔等亦有以羸瘦马驼换取之马畜，尔等足可抵达噶斯，以尔等之所留马畜接续。尔等若言不识阿哈雅克、纳马噶路，尔等之噶尔丹策零又缘何奏请自阿哈雅克、纳马噶路而行耶，不便给尔等以向导。吹纳木喀等称是，我等不过乘便提及而已。吹纳木喀称，大臣等前曾告知我等大皇帝临幸盛京地方行围，何时返回。臣等称，我等之大皇帝临幸盛京地方行围，料于十一月初返回。吹纳木喀问道，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处所派使臣于何时抵达京城，可有消息。臣等称，尔等地方是否派有使臣，不曾听闻消息。等语。是故，臣等于二十八日照料准噶尔使臣等出卡，起程前往其游牧。

臣乌赫图率满洲官兵沿拜图路前往任所外，臣玉保率章京、笔帖式等，起程前往京城，乾隆九年正月十一日入哈丹和硕卡伦，十四日抵达柴达木地方。是日，护守使臣等所留人畜零碎物件之护军副参领赖格、游击马跃林前来报称，其使臣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之人畜，依照大臣等之吩咐，正月十三日已自哈济尔卡伦起行。等因来报。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自喀喇乌苏起程情形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喀喇乌苏起程出界情形事。

臣等于十二月初五日率使臣等由藏起程，于是月十三日抵达喀喇乌苏。臣等适才查看准噶尔使臣等之马驼，虽经喂养两月有余，因皆系疲惫之牲畜，其驼三分之二尚可使用，马惟有三分之一可用，倘不拨给马畜，委实难以返回游牧。然若由藏即行拨给马畜，俟抵喀喇乌苏，复请拨给马畜，亦难逆料。故经臣等商议，由藏起程时，仍令用其马畜，俟抵喀喇乌苏，臣等计使臣等自行筹措至噶斯以其所留马畜接续，再晓以圣恩，给予调换马畜。其调换之马匹，加给银两。等因具奏。臣等率使臣等起程之日，使臣吹纳木喀等至臣之住处告称，请该驻藏办事副都统大臣代我等奏请大皇帝之恩，我等之马驼原本羸瘦，昨夜交付之我等之马驼，驼倒毙二十六峰，马倒毙二十七匹，其余马驼不仅不见上膘，亦全然不见复原，其中不能抵达喀喇乌苏之马七十三匹、驼四十三峰，请准我等将此等马驼留于此地，给予调换。等因告请前来。臣等称，尔等之马驼，不便留于此地，尔等今日即行起程，又从何处觅得膘壮马畜予以调换耶。前因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曾以藏地遥远，我等之熬茶使臣等恐难抵达，奏请我等之大皇帝之恩，故经大皇帝施恩噶尔丹策零，赏给尔等马驼盘费外，尔等抵此，前往后藏及各寺庙熬茶，复又动支钱粮雇给马驼，尔等之熬茶事宜始得完满，如今岂可贪得无厌，复于返程企图多得马驼。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之事，蒙我大皇帝格外恩施于噶尔丹策零，予以资助，始得完满，相应尔等即便徒步返回亦理所应当。言毕，使臣吹纳木喀称，大臣等所言极是，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父事，倘若未蒙大皇帝施恩提供便利，委实难以如此完满。大皇帝之隆恩厚德，不仅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感戴不尽，即便我等之厄鲁特人众，亦感激不尽。我等拟留于此处之马七十三匹、驼四十三峰，若无牲畜予以调换，可否请大臣等交付此处人等，支付时价收购。臣等称，尔等之此等羸瘦马驼，概系不能越冬之马驼，无人明知系不能越冬之马驼而购买之者。吹纳木喀称，倘若无人购买，可否以我等之羸瘦马二匹换取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换取膘壮马一匹。臣等称，此处并无官马畜，我等可代为咨询，倘若有人购买，则照尔所请，凡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言毕，臣等会同王颇罗鼐商议，王颇罗鼐情愿以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是故，其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使臣吹纳木喀复又告称，我等来时行抵喀喇乌苏，将瘦疲马畜留于喀喇乌苏，凡骑驮马驼，简而用之。现在倒毙马驼及不能行抵喀喇乌苏之马驼甚多，因此我等有八十余人无马可骑，抵达喀喇乌苏前，均为徒步。将此告知大臣等，我等甚感无颜，且难张口。后经臣等察看其马畜，实缺八十余人所骑马匹，故而臣等交付王颇罗鼐，雇给马八十匹，骑至喀喇乌苏。抵达喀喇乌苏前，使臣等所带随从人等之马倒毙八匹，遂有八人成徒步，臣等又复雇给马八匹。臣等行抵喀喇乌苏，察看使臣等所留三百零五匹马、十三峰驼，驼尚

可，三百零五匹马内，除倒毙之四十五匹马外，其余马匹内，尚可使用之马有近百匹。是故，经臣等商议，计靠使臣等自行筹措至噶斯，以其所留马畜接续，每膘壮马一匹，给加银三两。其宰桑、喇嘛、噶尔丹策零之近侍多尔济等九人，各给调换马二匹外，其余二百二十五人，各给调换马一匹。十五日，宰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等至臣等之住处告称，仰蒙大皇帝施恩，准给我等每人调换马一匹，此实乃大皇帝之隆恩。我等骑至而来之马驼内，能抵噶斯者极少，我等每人仅靠一匹马实难抵达噶斯。不能抵达噶斯之马匹仍有六十四匹、骆驼亦有九十一峰，请大臣等交付此处人等，以我等之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等因告请。是故，臣等与王颇罗鼐之子扎萨克台吉珠密纳木扎勒会商，交付属下人等，照准其请，以其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而后臣等率使臣等于是月十六日自喀喇乌苏起程，拟由麻勒占库察卡伦出往阿哈雅克、噶斯路之边界。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护军参领马进泰患病遣返西宁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跟随臣等而来勘查水草之护军参领马进泰，因中气旧疾复发，浮肿疼痛，咳喘气短，不能往前勘察水草，故经臣等商议，命马进泰跟随由原路撤回之满洲官兵前往西宁。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59

副都统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答复准噶尔使臣话语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十二月初六日，郡王颇罗鼐来至臣处告称，准噶尔使臣第巴喇嘛、宰桑吹纳木喀于起程前日，以告别礼来见。致谢闲聊间，据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此次来藏，所有前往大小昭及各寺庙熬茶、修布彦诸事，因有王尔指教，均得圆满，实出意外。料想嗣后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大皇帝彼此顾念和睦之道，阐扬黄教，不仅兵戎全消，众生亦可安生。而今虽已和好，但求王尔将如何可得大皇帝深信，益加和好，永久不渝之处，推心置腹告知我等，俟我等返回告知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尔乃尊奉黄教，兴广经法之人，尔之劝告之言，料想噶尔丹策零惟有以之为是，断不致以之为非。等语。卑微颇罗鼐答称，文殊菩萨大皇帝者统驭天下，天地般仁爱，日月般圣明，无分内外，各部人众，一视同仁。譬如，尔等此次来藏熬茶，蒙大皇帝格外施恩，赏给马驼、盘费，俾极充裕。尔等将还，又加恩赐。尔等熬茶之事得以完善者，悉因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于文殊菩萨大皇帝前恭顺有加、诚心恳请所致。若非如此，焉能抵藏。此即眼前明显极为利裨尔等之事，尔等可信之乎。既然要我提醒嗣后如何方能益加和好，相应尽我所知告知尔等，是非之处，尔等尽可细加掂量。据我所闻，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极为尊崇黄教，嗣后惟有敬戴宗喀巴佛，虔心供奉，事黄教之大施主益加恭谨，一切悉遵谕旨训诲而行，则福祥无与伦比。现举一获益之处为例告知尔等，我土伯特之卫藏虽为黄教福地，此前并无如此繁昌，唐古特人等亦从未如此安乐，后因中国大皇帝意欲兴广黄教，逸养众生，故自五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藏汗，直至颇罗鼐我，悉数赏印授封，不分内地与土伯特地方，叠沛圣恩，故今受益，远过从前者，所有蒙古、唐古特人等无人不知。此皆我之肺腑之言，特此陈告，尔等返回，可将我此等粗俗之言转告噶尔丹策零，是非之处，听其自便。第巴喇嘛、宰桑吹纳木喀闻后皆称是。吹纳木喀又告颇罗鼐曰，前曾听闻来藏人言，尔等本地唐古特人等不善骑马，兵械亦不齐整。我等此次行抵喀喇乌苏，见尔之子札萨克台吉珠密纳木扎勒率兵迎接将军、侍郎，此地兵丁之骑术及兵械皆优。颇罗鼐我答称，此处乃衍兴黄教之地，故而向不以武备为事。自尔等之前台吉发兵袭扰藏地始，我唐古特人等即重武备，奋起练习。且蒙文殊菩萨大皇帝加恩，令颇罗鼐我总理卫藏事务，故我尽力操练兵丁，整治兵械，如今无论何方兵戎犯我边圉，料想我所预备之蒙古、唐古特兵丁，仰仗大皇帝福威，足资抵御。等语，吹纳木喀称，防守地方，整治武备者甚是。

是故，谨将吹纳木喀等所问、颇罗鼐所答言语缮折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著降旨颇罗鼐，其应答言语，极为得体。据此观之，彼平日感朕之恩，实心报效，极为虔诚，是以所言皆合朕意，实属可嘉。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0

副都统索拜奏报运送八世达赖喇嘛等人所进物品所用银两数目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而来之侍郎玉保处咨文大臣内称，达赖喇嘛进献毳毯十二包，香五包，佛尊、素珠等物一箱；班禅额尔德尼进献毳毯六包、香三包，佛尊、素珠等物一箱；郡王颇罗鼐进献毳毯三包、香三包。计将此等物品由藏驮至西宁，共需牛十六头，一头牛雇价银为六两，共需银九十六两，请照例支给。是故，臣由藏地兵备钱粮内，如数支付。所用此项钱粮，请准咨文四川总督销算。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1

副都统索拜奏闻郡王颇罗鼐办理准噶尔熬茶事宜尽心竭力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臣索拜适才会同郡王颇罗鼐议奏预先备办赏给准噶尔使臣等之盘费、遣派官兵防守等情一折，奉朱批：所办极是。著降旨颇罗鼐，其所有筹办事项，更为可嘉。俟事善终，朕仍施恩于彼。钦此。钦遵。本月十三日接此，臣索拜当即传至郡王颇罗鼐，令其跪聆圣旨毕，颇罗鼐跪地告称，颇罗鼐本系土伯特地方卑微台吉，仰蒙文殊菩萨大皇帝施恩，连连擢用，封为郡王，如此天地般高厚恩德，无论如何奋勉，亦难还报于万一。此次准噶尔使臣等熬茶之事，颇罗鼐虽尽己之愚忠，预先详加筹办，亦属分内之事，兹又悯念卑微颇罗鼐所办各项可嘉，颁旨仍行施恩，委实感激不尽。惟有将此慈旨告知子嗣，竭诚尽力，勤谨奋勉外，欣忭之余，无言以奏。言毕，摘帽望阙叩头讫。自臣索拜抵藏办事，已近两年，经留心观察，郡王颇罗鼐平素尚能感激圣恩，言称今世焉能还报，然因未曾遇有大事，其感恩之心无以深鉴。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进藏熬茶，颇罗鼐顾念国家养育之恩，竭力奋勉，暗加兵备，拓展哨卡，唯恐走漏土伯特地方之消息，管束所属蒙古、唐古特人等，训导各寺庙众喇嘛，戒备森严，且于表面示以和睦之道，凡事

尽心竭力，预先备办乌拉、马骡、草料、柴薪等物，甚是丰裕，故而无所耽搁。自准噶尔使臣等抵藏直至起程，期间平静无事，所有事项皆照敕令之例，妥善办理，毫无怠忽之处，委实感戴圣恩，尽心竭力。是故，臣索拜谨将颇罗鼐奋勉之处据实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2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准噶尔人等未携噶尔丹策零父骸骨至藏做擦擦片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将其父尸骨送藏做擦擦之处，去年五月，副都统索拜以倘若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之时，噶尔丹策零请求准令携往其父尸骨做擦擦，如何处置。等因奏请。奉旨：噶尔丹策零倘若请求将其父尸骨带往藏地做擦擦，著即照其所请施行。钦此。钦遵。等因咨文索拜前去。此特为索拜预行具奏备办者，而后准噶尔人等抵藏，其办理事项，详查索拜、玉保等数次具奏之折，并未提及携噶尔丹策零父之尸骨至藏做擦擦之处。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日奏入，奉朱批：著俟玉保抵达后加以询问。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3

副都统索拜奏请议叙驻藏同知王成佑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以驻藏办理钱粮事务四川所属保宁同知王成佑年满，巡抚硕色处派顺庆同知钱世祺更换，于去年六月二十一日抵藏，同知王成佑将其应办各项事务及钱粮银，均皆明白交代给同知钱世祺，正拟整装起程间，逢遇准噶尔使臣等进藏熬茶之事，巡抚硕色曾以同

知王成佑已驻藏三年，稔知唐古特人等习性，暂免撤回，在准噶尔使臣等熬茶之事结束前，协助同知钱世祺办理钱粮事务，等因留藏。而后准噶尔使臣等之熬茶之事已毕，同知王成佑理应遣回，故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藏起程遣往外，查定例载，办理钱粮事务官员等年限内办理钱粮事务，无所差池，则加以议叙。同知王成佑驻藏办理钱粮事务三年有余，并无差池，人尚谨慎，是故，臣为议叙同知王成佑，咨文四川巡抚纪山前去。

再，前藏、后藏无事，极为宁谧。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日。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4

副都统索拜奏请奖励卡台出力人等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请旨奖励卡台出力人等事。

查得，去年军机处奏称，俟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事毕，倘若时值严寒，不能返回，过冬期间，定将祈请赏给盘费，此等赏赐盘费，如何备办之处，请准咨文索拜，与王颇罗鼐商议，预先备办。等因奏准咨文前来。臣索拜当即与郡王颇罗鼐会议，商定采办茶叶三百包、酥油三千斤较妥，按时价每包茶叶以银一两二钱五分、每斤酥油以银一钱计，共需银六百七十五两，动支藏库钱粮采办之处，业经奏闻。继而准噶尔使臣等抵藏熬茶事毕即行返回，并未过冬。彼等由藏返回时，宰桑吹纳木喀等请求赏给路途所食口粮，故而臣等为阐扬皇仁，由我等所备茶叶、酥油内，酌取茶叶五十包、酥油一百斤赏赐，现剩茶叶二百五十包、酥油二千九百斤，折合原价计算，值银六百零二两五钱。窃思，为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自乾隆四年始，郡王颇罗鼐即选派其平素可信赖台吉、宰桑、第巴及唐古特兵丁等，于要隘阿哈雅克、拜图、纳克桑等地设卡，昼夜探信觅踪，严守卡隘。唐古特人众以皇土为要，设卡觅踪防守者，虽属彼等分内之事，惟彼等为公事连续四五年奋勉出力，难免辛劳，而况去年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系经哈济尔、得卜特尔而行，此二处系来藏要路，不可不防。本年仍于阿哈雅克、拜图、纳克桑等地设卡防守外，在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增设卡伦时，又需有人，相应以臣之愚见，将现剩二百五十包茶叶、二千九百斤酥油，交付郡王颇罗鼐，计此数年于卡隘出力奋勉人等，及本年派驻卡伦人等之应差次数，编排等次奖赏，则奋勉人等得以仰沐圣恩，阖藏人等受此鼓舞，益加勤勉。臣索拜受恩深重，不计是非，谨将愚虑所及之处具奏，可否

之处，恭请圣鉴。俟有旨下，谨遵施行。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日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好。照所奏加以赏赐。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5

副都统索拜奏闻访查喇嘛等是否以为准噶尔所献系大布施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去年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来藏，前往各寺庙熬茶，谒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虽属恭顺，并无事端，惟彼等于哲蚌寺等大寺庙大加熬茶，每寺所有数千喇嘛，各皆散给布施银五两，且又从各寺庙选取喇嘛四百五十名，嘉其谙于经典，另各奖给银十五两。吹纳木喀等由藏起程前，嗣后拟为噶尔丹策零熬茶，于哲蚌等四大寺留银数万两者，均属可疑。窃思，准噶尔系贫穷部落，且又极其奸诈，为熬茶献银十五万余两，不可谓无心。彼等持有或借熬茶之机，窥视藏地情形及唐古特人等生计；或大献布施，换取众喇嘛之心，以感激噶尔丹策零之恩；或炫耀自己及蒙古供佛之心虔诚等情，均难逆料。是故，臣传至郡王颇罗鼐，将此等可疑之处加以询问。据颇罗鼐告称，准噶尔乃贼也，不可深信，大臣所虑极是，彼等散给众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选取谙于经法之众喇嘛奖励银各十五两，吾亦觉可疑，故加留心。观喇嘛等之情形，听其言语，并无感言噶尔丹策零献大布施者，反以散给此各五两布施银者居心为何，料系诱骗我等之计，等因疑虑者极众。吾之审慎者，恐无知小喇嘛等以五两银为大布施，妄加议论。颇罗鼐我已嘱令各寺庙堪布喇嘛等，尔等皆为管教众弟子之年长之人，经历事情，先前策旺阿喇布坦派兵潜入藏地，谋杀拉藏汗，占据土伯特地方，破坏佛教，毁坏寺庙，杀戮众喇嘛，扰害唐古特人等，故蒙文殊菩萨大皇帝垂爱，利禅佛教，拯救众生，不惜国帑，遣派数路大军，征讨准噶尔之贼，平定藏地。此后土伯特地方仰赖皇恩，始得安谧。此等渊源，年轻喇嘛等如若不知，则以准噶尔所给五两银为大布施，妄加议论，亦未可料。倘有如此者，尔等务必加以教导。语毕，据众堪布喇嘛称，准噶尔性善蒙骗，无论彼等如何利禅黄教，献大布施，全然不可信。因其先前至藏，屠戮喇嘛、破坏佛教者，皆为我等经历之事。此次噶尔丹策零虽散给哲蚌等大寺众喇嘛人各五两布施银，然总计方为十五万两余，我等记得，酉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贝勒车木楚克那木扎勒等为使至藏，作法事熬茶，共献布施银三十万余，噶尔丹策零所献银两数目，与此

比较，尚不及其半，可称其为大布施乎。故而惟以年轻喇嘛等未曾经历旧事，不知准噶尔之狡诈，称其所给五两银为大布施，亦未可料。我等遵照贵王之嘱咐，铭记于心，倘有如此言语之人，我等必陈原委加以教导。等语。

经臣索拜复又留心访查，与郡王颇罗鼐所告之言无异，是故，臣饬告颇罗鼐，勿计准噶尔人等居心之善恶，尔但严饬所辖地方驻卡头目，勤蹑贼踪，妥加防固地方，不可怠忽。等因。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日。

等因，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所虑者善哉，著即如此不时防范为好。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6

副都统索拜奏请酌赏办理准噶尔熬茶事宜出力公班第达等人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请专特颁旨奖赏事。

去年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郡王颇罗鼐为报国家养育之恩，凡应防范之处，均照敕谕之例，妥善办理，仰蒙圣鉴，专特颁旨著俟事毕仍行恩施颇罗鼐。臣索拜已将卡台奋勉出力人等另折请旨奖赏，此外又有奋勉人等，理宜一并奏陈请赏。查得，郡王颇罗鼐之长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邀截准噶尔贼之来路如托克努热路，曾率阿里克地方五千兵防守数年，去年因其腿疾，为加诊治，奏准召回藏地，行抵扎什伦布，恰遇准噶尔熬茶之事，臣为便于公务，未准回抵前藏，令其留驻后藏办理准噶尔熬茶之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病不见痊愈，尚能遵照指示，妥善办理准噶尔熬茶之事，又从扎什伦布护送使臣等至前藏。颇罗鼐之次子札萨克头等台吉珠密纳木扎勒，为邀截阿哈雅克路，于喀喇乌苏等地率兵六千驻守，准噶尔人等抵达喀喇乌苏前，珠密纳木扎勒由其所率驻守兵内拣选五百名往迎，照料使臣等暗中防范护送至藏，使臣等事毕返回时，复又率兵由藏护送至喀喇乌苏界。珠密纳木扎勒技艺娴熟，带兵严厉，即便准噶尔人等，亦皆赞赏其所辖兵丁齐整。办理噶伦事务公班第达、噶伦札萨克头等台吉车凌旺扎勒、布隆灿、色玉特塞卜腾、札萨克头等台吉齐旺多尔济，彼等均系协助颇罗鼐办事之人，以准噶尔人等前往各寺庙熬茶时，与喇嘛等言语离间，妄加挑唆，探听消息，亦未可料，颇罗鼐从中酌加派遣，外示和睦之道，暗加防范，随之而行，故未出事，且彼等办理供给五百名满洲官兵、准噶尔人等之乌拉马匹草料柴薪等事务，毫无差池。再，戴绷罗布藏达尔扎、章鲁扎布、达彦台吉、巴扎拉尼，皆为带兵之人，因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彼等各皆操练兵丁，整治兵械，暗中备兵，奋勉于公务，不无辛劳。臣窃思，公珠尔默特车布登

等均系藏地显贵，彼等感激圣恩，纷纷奋勉效力，且于嗣后之严固卡台、坚守地方等处，更需有人，相应计其职级，酌赏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十一人以蟒缎等物，则彼等倍感圣恩，感激奋勉，且于地方防守事宜亦有裨益。臣之愚思者如此，可否之处，谨请圣鉴。倘若可行，请专特颁旨奖赏。

为此谨具密奏。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7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报拟旨奖赏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人片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副都统索拜所奏奖赏为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一事出力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十一人一折，奉旨：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查得，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郡王颇罗鼐感激圣恩，所有防备之处，均皆妥善办理，使事善终，故特施恩奖赏蟒缎二匹、大缎四匹。等因在案。兹据索拜奏称，颇罗鼐之长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十一人，均皆感激圣恩，各皆带兵暗中防范，效力奋勉于卡台。等因。理宜施恩奖赏，是故，臣等拟撰谕旨，恭呈御览，俟至圣裁，钦遵施行。乾隆九年三月初八日奉上谕：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郡王颇罗鼐之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感激朕恩，各皆带兵暗中防范，效力奋勉于卡台，甚属可嘉，故此特赏颇罗鼐之长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次子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纳木扎勒、办理噶伦事务公班第达蟒缎各一匹、大缎各二匹，噶伦扎萨克头等台吉车凌旺扎勒、布隆灿、色玉特塞卜腾、扎萨克头等台吉齐旺多尔济，大缎各一匹，官缎各二匹，及戴绷罗布藏达尔扎、章鲁扎布、达彦台吉、巴扎拉尼大缎各一匹、官缎各一匹，以示鼓励。钦此。

（将此交付理藩院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8

副都统索拜奏闻此次熬茶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事。

查得，去年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其护送大臣、满洲官兵及跟役共七百三十七人，骑至马驼骡九百二十八头匹；因赍送颁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敕书及运米等差而来绿营官兵跟役六十二人，骑至马驼七十五头匹；准噶尔人等二百三十五人，骑至马驼骡五百九十六头匹。彼等在藏期间，每日喂养马畜所需草料柴薪，臣索拜曾交付郡王颇罗鼐，计其足敷给付，所用物件数目，加以记录，俟至事毕具呈，照例给付价银。等因。兹据郡王颇罗鼐呈文内称，准噶尔使臣等于乾隆八年十月初三日至藏，于是年十二月初五日事毕返回游牧。此次护送准噶尔使者之大臣官兵跟役及准噶尔人众，计一千零三十四人，骑来马驼骡一千五百九十九头匹。将此照采买驻藏防守官兵所需草料、柴薪之例，每人每日支给柴薪十斤，无论马驼骡，每畜每日支给草料十斤、料豆二升计，自抵藏之日起至起程之日止，共六十二日，核计给过柴薪六十四万一千零八十斤，以每斤按定价给银五毫计，共需银三百二十两五钱四分；草料九十九万一千三百八十斤，以每斤给价银五毫计，共需银四百九十五两六钱九分；料豆一千九百八十二石七斗六升，以每石给价银七钱五分计，共需银一千四百八十七两七分。再，准噶尔之驼一百九十四峰，理应喂盐，六十二日共喂盐三千二百零一斤，以每斤给价银一分计，共需银三十二两一分。以上草豆、柴薪及盐之价银共二千三百三十五两三钱一分，请予支放。等因。查得，先曾奏称，护送准噶尔使臣前来官兵乘骑入藏马匹及准噶尔人等骑至马驼所需草料、柴薪，均取郡王颇罗鼐采办者使用，视所用数目动支藏库钱粮给付价银。等因具奏。兹核计郡王颇罗鼐所呈草豆、柴薪及盐之数目，折合价银，均皆相符。是故，谨照原奏，动支藏库钱粮二千三百三十五两三钱一分，给郡王颇罗鼐外，为奏销此项银两，业经咨文四川巡抚纪山。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日。

等因，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69

副都统索拜奏请准令喇嘛噶津林沁仍住扎什伦布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请旨事。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准军机处密寄称，本处奏称，臣等看得，观乌赫图、玉保等所奏唐古特喇嘛罗布藏丹增所告言内，先前齐默特等返回，告知噶尔丹策零，青海蒙古民人等生计穷困，且较疏懈，理应趁机出兵，图谋西藏等地。噶尔丹策零信其所言，正商定调兵间，与齐默特同行之喇嘛商卓特巴等凄泣相劝，又出示先前与齐默特等同来留藏之苏木巴尔鼐之信，方罢出兵。等语。齐默特等因不曾进藏，中途返回，故而托词造谣告知于噶尔丹策零者，亦有其事，惟商卓特巴、巴雅斯瑚朗等均系与齐默特同至之人，齐默特所编之言，理应当即陈告澄清，许久之后俟至商议调兵之时，始方陈告齐默特谎骗之处，又经出示苏木巴尔鼐之书信，方免出兵，所言似较含混。而况苏木巴尔鼐本系由藏掠往之人，不过是为遵照噶尔丹策零吩咐探信送达而已，无权致信制止出兵。此等言语，系属罗布藏丹增夸大其词，亦难逆料。兹虽罢兵，准噶尔人等原本狡诈，早已为圣上所洞鉴，凡内地应备防范之项，已令备办坚固，而藏地亦皆妥备，并未计准噶尔和好之真伪。兹蒙皇上恩准准噶尔遣使并贸易，又准彼等之人赴藏熬茶，观事休之情形，噶尔丹策零亦未敢肆意妄为，即便罗布藏丹增所告之处为实，我等之防备极为牢固，相应亦无可虞之处。惟罗布藏丹增系居准噶尔地方二十余年之人，噶尔丹策零释彼返回者，或为探取我方之信息，或嘱令挑拨行间，行其奸计，皆未可料。故拟将此咨文晓谕索拜，务将罗布藏丹增等安置于牢固之处，遣派可靠干练之人时加看管，毋令晤见准噶尔之人，妥为防范恣意滋事。等因。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奏入，奉旨：罗布藏丹增系在准噶尔久居之人，不可深信。其现在所告之言内，虽无大碍之处，然令此等之人久居于藏，探取消息，挑拨行间，皆难逆料。著将此密寄索拜，俟准噶尔人等熬茶事毕返回后，将罗布藏丹增及先前回藏之喇嘛噶津林沁等一并送至京师，任选一处寺庙安置。钦此。钦遵。等因前来。臣索拜当即传至郡王颇罗鼐，晓告圣上颁降谕旨，将喇嘛罗布藏丹增、噶津林沁等送往京城之处，与之商议。据颇罗鼐告称，喇嘛罗布藏丹增、噶津林沁均系久居准噶尔地方之人，不可深信，若令在藏居住，则不得不遣派干练可靠之人加以看管，若令送往京城，于我等极为有利。惟其中稍有关碍之处，相应颇罗鼐焉敢隐匿不报。喇嘛噶津林沁系拉达克地方之人，自幼师从班禅额尔德尼，住扎什伦布寺者属实，此为吾经历之事，而况前年安置噶津林沁住扎什伦布寺之后，经留心访查，并无探听卫藏地方消息、挑拨离间之事，且于班禅额尔德尼委实虔诚。而今怀疑噶津林沁，不准留住扎什伦布，迁往京城，则拉达克人等必得其信，倘若有违其心，于嗣后探听准噶尔之消息，委实无益。以颇罗鼐之愚意，免送喇嘛噶津林沁至京城，仍行安置于扎什伦布寺，派吾之可靠之人至扎什伦布，偕同彼处商卓特巴济隆罗布藏策旺不时看

管，暗加防范，防止探得任何消息。喇嘛罗布藏丹增系喀木地方之人，原先曾住哲蚌寺，熟谙经咒，将其迁往，无甚大碍，相应迁往京城可也。如此则不违拉达克人等之心，且令严加看管噶津林沁，亦断不致探听消息，挑拨离间。无论如何，请贵大臣定夺。等语。臣告颇罗鼐称，尔所告之言虽是，惟准噶尔极为狡诈，颇不可信，先前齐默特宰桑来时，带至苏木巴尔鼐留藏，此举不可谓之无心。而况噶尔丹策零派喇嘛噶津林沁至拉达克地方时，曾言探取土伯特地方消息，我但靠尔等语。而今倘令喇嘛噶津林沁仍住扎什伦布，万一行探听消息，挑拨离间之事，不仅尔等本地之人不得安生，且于王尔亦甚有关碍。据颇罗鼐告称，喇嘛噶津林沁本年七十七岁，体弱多病，观其情形，已不久于世，且吾又派可靠之人不时看管，彼断不致行探听我土伯特地方消息及挑拨离间之事，诚有不虞之处，颇罗鼐何敢屡屡告请。等语。臣索拜窃思，喇嘛噶津林沁系拉达克地方之人，并未入我国籍，且又年迈体弱，将其迁往京城之时，彼若托病不走，亦有关碍。是故，臣告颇罗鼐曰，据尔告称，令喇嘛噶津林沁住扎什伦布，并无可虞之处，断不致行探取消息、挑拨离间之事，相应照尔所请，仅将喇嘛罗布藏丹增送往京城。本年五月，班禅额尔德尼恭请圣安，派使前往京城，相应趁此之便，将喇嘛罗布藏丹增交付于为使喇嘛堪布等，勿令脱逃，妥为看管解往。其喇嘛噶津林沁仍令住扎什伦布，或仍解往京城之处，本大臣谨此具奏请旨。俟有旨下，再行告知。等因嘱咐前去。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九年二月初三日。

等因，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著照颇罗鼐所奏施行，惟其看管防范之处，颇罗鼐宜益加勤勉为好。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70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赏赐护送准噶尔熬茶使途中病故达赍等人片

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先前将军乌赫图等以护送前往熬茶准噶尔使臣等头等侍卫达赍抵藏病故，将其奋勉之处，一并奏陈，旨令臣等予以记录，俟达赍之尸骨运抵，赏给其家室银二百两。钦此。钦遵。据臣等询问侍郎玉保，称达赍之尸骨可于四月初运抵。再，前往护送准噶尔使臣等之护军参领马进泰，由藏返回时中气浮肿，经侍郎玉保等具奏，随同由原路遣返之满洲官兵遣往西宁，兹据率凉州兵丁返回协领纳尔图报称，护军参领马进泰于二月初二日行抵巴彦喀喇地方病故。查得，病故头等侍卫达赍，荷蒙圣上颁旨施恩赏银二百两，该护军参领马进泰亦如达赍护送准噶尔人等抵藏，返回途中病故，相应亦应照达赍

之例恩赏马进泰。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月二十三日，奉旨：头等侍卫达赉、护军参领马进泰，护送前往熬茶之准噶尔使臣等，至藏病故者可悯，著施恩赏给其家室银各二百两，用以办理丧事。钦此。

（将此交于中书皂保，交付内务府，将赏给达赉等之银四百两送至，转给达赖之子、马进泰之子外，另交付侍卫处、景运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71

副都统索拜奏报绿旗兵所交马匹已补偿银两折

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适经臣奏称，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之满洲官兵留于喀喇乌苏之马畜，丝毫不见恢复，故拟调取此处所备绿旗兵丁之膘壮马匹二百匹，每匹马给加银五两。臣索拜核计事之紧要，已给调换马二百匹，惟不知彼等牧放喀喇乌苏之马匹膘分有几何。俟将军乌赫图等行抵喀喇乌苏，将二百匹羸瘦马给还后，臣再核查，如若相等不议外，倘有老迈多疾不能复原之马匹，臣当酌情办理，以免兵丁忧怨。等情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兹将缓缓赶至将军乌赫图等所给调换二百匹马查看，有加五两银可抵本马者，亦有虽加五两银仍不抵本马者，尚有收取此二百匹马之后倒毙者。是故，臣索拜饬令管带驻藏绿旗兵游击刘阁，将此等羸瘦马匹，其加五两银可抵本马者相应不议外，其余虽加五两银仍不抵本马者，应再加银几何，倒毙马匹，应付给银几何之处，尔可率守备、千总、把总，一一查核，据实秉公办理具呈。等因交付去讫。

现据游击刘阁呈文内称，卑职刘阁遵从大臣之嘱令，率守备、千总、把总等，逐一查看满洲官兵所给调换羸瘦马匹，加五两银可抵本马者有一百零二匹，陆续倒毙伤残马匹有三十匹，虽加五两银仍不抵本马者有六十八匹。卑职刘阁等会议得，其加五两银可抵本马之一百零二匹马相应不议外，其虽加五两银仍不抵本马之羸瘦马六十八匹，膘分各有不同，理应抵其彼等原交膘壮马匹办理，相应其有二分膘之马二十匹，再各加银三两，有三分膘之马四十八匹，再各加银二两，倒毙马匹，不计所加银五两，再各加银九两，则二百名兵丁皆可得原交膘壮马匹。刘阁我等按时价以抵原交马匹办理，倘蒙大臣照准我等所办，请增加统共所需银四百二十六两。等因具呈。

臣索拜复行核查马匹，与该游击刘阁所呈无异，是故，向在藏办理钱粮事务同知钱

世祺支取四百二十六两银，交付于游击刘阁，照其所办抽签散给兵丁，饬令从速补充倒毙马匹，喂养羸瘦马匹上膘外，为奏销此项支用银两，已咨行四川巡抚纪山去讫。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三月初四日。

等因，乾隆九年四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72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护送准噶尔熬茶使支过银两尚未奏销片

乾隆九年四月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

查得，此次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请拨给所有备办、使臣等贸易所需、路途供给等处使用银两，经户部议，拨给银二十万两；又调任四川巡抚硕色，奏请一并多备使臣抵藏后供给之（原档残缺）及驻藏官兵所需钱粮，由户部共拨银二十四万两，均皆在案。奏销此项支过银两，系甘肃巡抚所办者，则由甘肃巡抚奏销。驻藏副都统所办者，则转行四川巡抚奏销。其实在用过银两数目，而今尚未奏销。再，为沿途接济马驼，乌赫图、玉保携往银三万两，即在拨给甘肃省二十万两银内，将此询据玉保称，为调换我等前往护送官兵及使臣等之马匹增补银两，给雇马畜、赏给使臣等盘费马匹等处，共用银一万四千余两。此等用过银两数目，已造册咨行黄廷桂，俟经彼处查核，一并奏销。等因咨文外，其余银五千余两，已缴回甘肃布政司库。等语。

是故，将核查之处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1－4）

27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照例赏使臣哈柳乘坐驮轿片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遵旨查遣派章京迎接准噶尔使臣哈柳一事，去年哈柳来时，因患足疾，告知伴送章京尚图转报前来，仰蒙圣上垂爱施恩，特降谕旨，向地方官要取驮轿，令其乘坐。又遣理藩院员外郎甘布，驰驿往迎，晓以圣恩，照看前来。今既言哈柳又患足疾，不能骑马，相应仍照前例，咨文由哈密伴送前来之章京，向地方官要取驮轿，将圣恩晓谕哈柳，令其乘坐驮轿，照看前来外，由此仍派员外郎甘布，明日即起程，驰驿前往迎接。何处遇见哈柳等，即将圣主专特施恩，遣员前往照看彼等之缘故，加以晓谕，好生照看前来。所派章京赍往谕旨，将另缮恭呈御览外，又查得，去年遣往甘布时，曾赏银二百两治装，今仍照前例赏银二百两治装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赏员外郎甘布银二百两，由广储司领取赏赐外，将片存档，未曾交付）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74

军机处为赏使臣哈柳乘坐驮轿事札行伴送章京等文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军机处札行伴送准噶尔使臣等前来之章京等，为钦遵上谕事。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奉上谕：据提督李绳武奏称，准噶尔使臣哈柳行抵翁克卡伦告称，谨遵去年朕仍命彼来之谕旨，又为使前来请安进贡。因患足疾，不能骑马，以两头牛驮行。等语。哈柳从前来时，极为恭顺，笃诚感戴朕恩，人亦随和。今又闻为使前来，朕甚为悯恻。哈柳年事已高，患有足疾，不能骑马，相应仍照前例，咨文伴送前来之章京，著向地方官要取驮轿，令哈柳乘坐，沿途好生照看而来。彼欲速来觐，亦未可料，须视其所能，量力而行，勿过辛苦，继将遣员往迎探望。著将此晓喻哈柳。钦此。钦遵。札行前去。俟此文至，尔等须仔细阅读，将颁降谕旨明白晓谕使臣哈柳。向地方官要取舒适驮轿，令哈柳乘坐。量其所能，好生照料带至。其何时抵达宁夏，何时抵达京城之处，须预先来报，不可延误。

为此札付。

（将此于是日交付兵部主事永泰，由兵部封装，沿边驰递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章京等，令于何处相遇，当即交付。并为遣往迎接之员外郎甘布拨给驿马，亦交付主事永泰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75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晓谕使臣哈柳徐行片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著甘布晓谕使臣哈柳，因去年尔至，尚在正月内，故令观赏灯火戏耍等。今尔抵达时间已迟，虽经疾行，亦难赶上年节，且尔患有足疾，相应适加调养，缓缓而行。俟抵京城，仰赖圣恩，将令尔观赏其他戏耍。等语。

等因，乾隆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奏入，奉旨：是。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76

伴送准噶尔使臣郎中伯达色等为哈柳谢赏乘轿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郎中伯达色等呈文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率准噶尔使臣宰桑哈柳等二十八人，已于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自哈密起程。是月二十日，行抵嘉峪关，伯达色接准大臣等所行缄封札文一封。拜读毕，钦遵上谕，即行晓喻使臣哈柳，哈柳当即率小头目及属下人等跪聆，而后哈柳合掌告称，仰蒙圣主施恩，颁降我等以慈旨，且以我年迈，患有足疾，施以隆恩，赏坐驮轿，并派员来迎探望，哈柳委实感激圣主鸿恩不尽，惟有叩谢圣恩外，哈柳乃蒙古人，别无奏言。等语。是故，我等当即行文肃州地方官等，为哈柳备办舒适之驮轿。二十一日，行抵肃州，自二十八人内，留十人于肃州。令使臣哈柳乘坐驮轿，率小头目图布吉尔干、玛木特及随从十五人，于是月二十四日自肃州起程。容俟抵宁夏、大同等地，再另行具报。

为此呈文。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此文至，经呈览，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77

伴送准噶尔使臣郎中伯达色等为哈柳已由哈密起程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正月十七日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郎中伯达色、主事尚图呈文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据驻第三铺游击陈飞田报称，前来请安进贡之准噶尔使臣宰桑哈柳、头目玛木特、图布吉尔干等，十九日下榻翁克岭下。等因来报。是月二十七日，哈柳等二十八人，带九十五峰骆驼、三十五驮物品、二百九十匹马、六十一头牛、九百四十五只羊及请安奏书一封、进贡貂皮四十张，抵达哈密。此等情由，已由总兵衔副将呼保处，呈报安西提督具奏外，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伴送郎中伯达色、笔帖式德鲁顺、领催雅尔吉岱率哈柳等二十八人，已于哈密起程前往京城。

为此呈报。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此事李绳武折已奏，故无需具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7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议事大臣等片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前年与使臣图尔都议事时，曾钦差尚书海望、班第、纳延泰，侍郎阿克敦；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陪同；派尚书海望、纳延泰总理照料事宜。去年与使臣哈柳议事时，因尚书纳延泰患病，曾钦差侍郎玉保，并增派尚书班第总理照料事宜。今与前来之使臣哈柳等议事时，拟仍派海望、班第、纳延泰、阿克敦。照看使臣等，拟派内护军统领庆纳、及派往迎接使臣之理藩院员外郎甘布、伴送使臣前来郎中伯[illegible]。总理照料，拟仍派海望、纳延泰。

等因，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佛尔庆额，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吏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7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定使臣等居所事片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前年之来使图尔都等，曾令下榻位于西华门外街前根掌关防内管领等办事房内。去年之来使哈柳等，曾令下榻位于畅春园西花园前所东侧一处房屋内。此次使臣哈柳等抵达后，若在京城，则仍令下榻西华门外街前根掌关防内管领等办事房内。若在圆明园，则令下榻畅春园西花园前所东侧一处房屋内。俟有旨下，交付该处，酌情整备。

等因，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奏入，奉旨：著使臣等下榻京城内住处。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佛尔庆额，交付内务府、理藩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0

遣往迎接使臣之员外郎甘布为路遇哈柳转降谕旨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遣往迎接使臣哈柳等之员外郎甘布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甘布我于正月初九日自京城起程，二月初二日过凉州住宿，因闻使臣等下榻于永昌，翌日趋行，于沙河打尖处相遇。哈柳探问圣主万安，我告之圣躬甚安。又问京城大臣等可都安好，我告之大臣等身体皆安好。并晓谕哈柳曰，大皇帝悯恻尔等，特派我来在途迎接，会同郎中伯达色等，不令尔劳累，好生照看而行。再，去年尔至，因在正月内，故令观赏灯火戏耍等。今尔抵达时间更晚，虽疾行，亦断赶不上年节。且尔患有足疾，相应适加调养，缓缓而行。俟抵京城，仰赖圣恩，将令尔观赏其他戏耍。等因。哈柳告称，我等乃准噶尔卑贱蒙古，仰蒙大皇帝仁爱，以哈柳年迈足疾，颁降慈旨准乘驮轿。又派理事官尔远迎，一路伴送，皆为大皇帝无尽鸿恩。我等惟有叩谢外，别无他语。由彼，哈柳率两位副使及下属人等一同跪俯，望阙叩拜。观使臣哈柳等此行情形，感戴皇恩，较前愈为恭顺。其足疾仍旧，一日百里，并无耽搁。再，甘布我于是日由沙河回返，会同伯达色等照管使臣等，住凤落堡。翌日即初四日，住凉州城。将哈柳所乘驮轿，及其携至驮包，其应整修之处，加以修固，将于初五日自凉州起程。按平常计其

路程，似于三月初十日可抵京城。惟期间路途尚远，冰多湿滑，故而难以确定，相应俟稍靠近，再将何日抵达之处，另行呈报。

为此具呈。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此文至，即行呈览，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1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郎中伯达色等为行抵宁夏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郎中伯达色等呈文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我等率哈柳等十八人，业于正月二十四日自肃州起程之处，前已具报。兹于二月十三日，皆安抵宁夏。翌日率哈柳等自宁夏起行，何时抵达京城之处，俟至大同等处后，再行具报。

为此具呈。

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此文至，即行呈览，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2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章京伯达色等为报抵京日期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章京伯达色、甘布呈文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我等率使臣等，于本月初二日安抵大同地方。仍按日行百余里计，经与哈柳等一同商议，定于本月初九日入京城，初八日住清河。相应请将使臣等所住房屋及食用羊只等项，由大臣等处转饬各该处，以备抵达之用。再，我等在途据随从哈柳等前来厄鲁特塔拉奇暗地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已于去年秋季病故。经大宰桑等共同商议，派哈柳等

捧表奏请大皇帝，将噶尔丹策零尸骨送藏做擦擦，诵经超度。若蒙大皇帝恩准施行，则将玛木特先行遣还。等语。事之真伪，虽不可信，然我等之所闻，理应陈报，故此一并报知。

为此具呈。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二日。

此文至，即行呈览，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所遣使臣等至，命派委照看之章京往迎，引使臣等至箭亭前，接取其奏书及所献礼物后，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之后，带至住处下榻。此次俟报使臣等抵达日期，仍照前例，提早一天派照看之章京往迎。使臣等抵达之日，所经门、街道，堆拨兵丁，须管带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等办理。使臣等进入时，由派往迎接之章京引入东华门，至箭亭前，由所派大臣等会同理藩院大臣等，接取其奏书及进献之礼物，译出恭呈御览外，令使臣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后，带至其住处下榻。使臣哈柳、副使图布吉尔干、玛木特，仍照前例，每日拨给食用蒙古羊各一只，其随从人等，每六人每日拨给汉羊一只，至食用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炭及所用炊餐器具等，皆照例由各该处支取给付，所拴驿马，照例备办，并派官兵，于使臣等之住所外围设置堆拨把守。交付武备院，计其足敷，搭支蒙古包，供使臣等下榻。所用夫役，由园户内择其憨厚者，足数派出。使臣等食用各种饼果等物，视其所需，由派往陪同之官员等由该处领取，给其食用。其择日朝觐、赏赐之处，容另行议奏。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将使臣等引至圆明园，进呈奏书。钦此。

（本月初九日，使臣等自清河抵圆明园，引至西华门外住处下榻。是日，于吏部房内铺毡、备茶饭。其派护军等管束之处，交由中书福彰阿，交付圆明园营总处、武备院、茶膳房，将应备办之处，各自照依前例备办外，交付蒙古衙门、内务府、兵部、武备院，景运门、步军统领衙门，将各自应办事项，均照前例备办。）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乾隆八年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经费尚未奏销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乾隆八年，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时，奏请令甘肃、四川二省备办一应事项；使臣等贸易之时，所需路途接济；使臣等抵藏后，所有供给；及驻藏官兵所需钱粮，一并备办丰裕。等因具奏，经户部议，甘肃、四川二省各拨给银二十万两。其拨给甘肃省之二十万两银内，玉保等支领带往银三万两，其伴送准噶尔人众之官兵，赏补使臣等以马匹、盘缠等项，共用银一万四千余两，其余已交还甘肃布政司库。此事共用银几万两之处，甘肃、四川二省尚未奏销实在用过数目。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5

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赴藏熬茶事奏书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谨奏于乾隆皇帝陛下：大皇帝同吾父曾为弘扬黄教，安逸众生而修好。今吾亦照其旧，勉于弘扬黄教，安逸众生。本年吾父仙逝，遇有此事，向赴藏念经。今循例先行遣往数人，熬茶超度，随后遣往多人念经，以弘扬黄教、安逸众生。伏乞大皇帝睿鉴。余言口奏之。

随进貂皮四十一张。

乙丑年九月十八日。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抄录，于闰三月初六日，咨行提督李绳武）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转请延请喇嘛并就近于肃州贸易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户部尚书·内大臣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前往准噶尔使臣哈柳等之住处，令彼等跪伏，曰，尔等台吉之奏书，已进呈大皇帝，奉大皇帝谕旨：闻悉噶尔丹策零亡故，朕大为轸念。惜哉。倘若噶尔丹策零在世，则于和事有益。料想其子亦必效法其父也。再，其请派人赴藏诵经修善事之处，亦蒙大皇帝提及，奉旨：朕轸念噶尔丹策零极尽恭顺之处，施以隆恩。藏地，不过平素不准屡屡往返而已，今特为其父作善事，岂有阻止之理。惟两次遣人前往，过于烦琐，尔等之人亦辛苦，尚且不如并作一次。等因。晓谕彼等。又据奏书内称，有口奏之语，乃何事。哈柳告称，此大皇帝之恩。我等旧例，遇有此事，先遣数人超度，随后遣往多人念经，岂可顾念吾人之辛劳耶。谨此奏请大皇帝，其如何施行之处，倘蒙睿鉴降旨，惟有遵行而已。

再，口奏之语为，一、去年奏请由西地延请喇嘛，曾奉大皇帝谕旨：尔等与土伯特不睦，彼等岂能选派贤能喇嘛，尚不如不请。钦此。我等台吉之意，我等地方之教法，原由土伯特传往。先前请回诸喇嘛，故者已故，今所剩者均已年迈。大皇帝弘扬各地黄教、安逸众生，相应请恩准我等延请喇嘛。一、今年乃我等宜入京贸易之年。前以我等之贸易，倘念路途遥远，不便抵京，于肃州贸易后返回亦可。等因商定。今吾商队，将接踵而至，此间，或将抵肃州，拟请即于彼处贸易后返回。此情，请奏闻大皇帝。除此二项，别无他事。等语。言毕，臣等问曰，于肃州贸易者，尚属可行之事。延请喇嘛之处，去年之奏书内，即有此等言语，其不准行之缘由，均已开示与尔，敕书内所缮亦甚明，今何以复请。哈柳言称，因令具陈我台吉之意奏请大皇帝，我不能不带话。其如何裁定，惟在大皇帝睿鉴。等语。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摘录揭帖，于闰三月初六日，咨行提督李绳武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7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为议奏事。

其准噶尔使臣哈柳等，旨令本月十六日于丰泽园朝觐圣明，施恩设宴，相应仍照前例，于丰泽园搭支大蒙古包。是日，照看之章京等，预先引导使臣等，入紫光阁门，歇于另行所搭之蒙古包，由派往照料大臣等照看，先行用餐。进圣主之桌，置蒙古包内宝座前；众人之桌，列于两侧。诸使及跟役等所坐之处，亦酌量摆桌。与大蒙古包相对搭支黄凉棚，置高桌金器。召集列班大臣及增派大臣等，令前面就坐十位大臣入座，后扈二位大臣站立，豹尾班侍卫列宝座两旁。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列宝座两侧。时辰到，我等之大臣各带坐褥，预先进入铺垫，令使臣等继右翼首排诸臣末，空出间隙排列。俟圣上驾临，随我等之大臣跪迎，圣上升座后，由派委率带使臣等瞻觐之大臣等及奏蒙古事侍卫，引使臣哈柳等至蒙古包前，将中间空出，以觐见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大蒙古包西侧隔扇门进入，继右翼首排诸臣末跪叩一次，留隙而坐。其随行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抬桌护军章京、内管领等进桌，而后尚茶正进茶。圣上饮茶之时，令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侍卫等近前敬众人以茶，饮茶时，跪叩一次。用茶毕，取桌布。内务府官员等由高桌取盅、壶、杯等进奉，俟至蒙古包大门附近，众皆跪地。敬酒大臣等近前献圣上以酒，圣上饮酒时，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敬酒大臣等，仍以大杯斟酒饮之。圣上尝过饽饽桌，移至两侧后，由尚膳正等进献肉食，分发众人之肉食，事先放置，进酒桌。领侍卫内大臣照管侍卫等分别斟酒，饮酒时，跪叩一次，而后饮之。接盅之后，再跪叩一次。遣侍卫等以大杯斟酒恩赏使臣等，令使臣等跪叩一次饮之。进肉之时，令绰尔齐等近前作蒙古乐、摔跤手摔跤，继令各项杂耍人等列队近前演戏。宴毕，使臣等随我等之大臣就地行三叩礼，带往其住地。

是日，聚集之大臣、侍卫、官员等，均着补褂蟒袍类常服。筵宴所用桌张等项及戏耍人等，均皆交付内务府备办。交付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派人管带。大蒙古包前备乐之处，交付各该处，仍前备办。其敬酒大臣，谨请圣上指派。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奏入。奉旨：依议。著派哈达哈敬酒。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达灵，转交侍卫处、内务府、蒙古衙门、武备院、统领衙门、銮仪卫、景运门）

又奉谕旨：免派哈达哈敬酒，著派庆泰。钦此。

（将此补行交付中书佛尔青额，转交景运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列班大臣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令噶尔丹策零之使臣瞻觐圣明时，因入班大臣无多，故由臣等处，具呈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副都统等职名，酌派入班。兹令使臣哈柳等瞻觐入宴，仍照前例，将未入班之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及去年增派大臣等职名，一并缮具绿头牌呈览，俟圣上酌派，分别匀入两翼就坐。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奏入，奉旨：著仍派原派查郎阿、三和、勒尔森、舒赫德、雅尔图、兆惠、索住、德龄、乌拜、雅尔胡达、塞尔赫、乌凌阿、额勒格、何绷额、雅图、苏呼吉、明安、罗山、乌雅图、明图、色勒登、瑚必图、策凌、卓巴、阿尔彬、纳兰保、舒昌、博庆额、固纯、尚坚保。并增派穆赫廉、沃永果、留保、富尔松阿、福德、法珠纳、乌赖。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达灵，知照吏部、兵部、值月旗）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8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去年曾赏哈柳白酒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去年于西厂子大蒙古包内筵宴使臣哈柳等时，皇上曾亲赏哈柳白酒三盅饮之。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钦定赏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等物件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去年筵宴哈柳之日，照例赏噶尔丹策零妆缎二匹，漳绒二匹，宁绸二匹，玻璃器六种，珐琅器四种；赏使臣哈柳大缎四匹，玻璃器四种，银二百两；赏副使人各银五十两外，又格外施恩，加赏噶尔丹策零玻璃器四种，佛果一个，灯笼一对；哈柳灯笼一对在案。此次筵宴哈柳等之日，其如何恩赏之处，谨此请旨。

再，将每年赏赐噶尔丹策零之物件数目，另缮汉字清单，一并恭呈御览。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奏入，奉旨：著照前赏赐。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达灵，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未赏灯笼、佛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1

尚书海望等奏闻与哈柳晤谈情形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户部尚书·内大臣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告知哈柳称，尔之口奏之语，皆已奏闻大皇帝。奉大皇帝谕旨：尔等延请喇嘛之事，前次即将其不便之处明白降旨，兹此奏请，焉可准行。请于肃州贸易之事，可准施行，将咨文各该地方官员。至派人进藏诵经一事，分作两次，不免繁冗，毋如一次竣事。惟将尔等前往人数、何时自游牧起程遣往、何时可抵我边界之处，尔等确定之后，我方相应遣往照看之人，办理赏补尔等之人之牲畜、口粮事项。等因加以晓谕。

哈柳告称，仰蒙大皇帝施恩，谕令我等诵经之人一次前往，我等返回告知后，方可定召集遣往人等物品起程日期。我等三人在此焉能确定。大致照依先前所定，人数不超三百。俟定起程日期，再计何时抵达边界，或遣人来奏，或送信至哈密。等语。

臣等又告称，十六日，令尔等瞻觐圣明，并筵宴。哈柳闻之欣曰，仰承大皇帝赏恤，派大夫为我诊治足疾，念我不会服药，给开洗药，昨日用药，得以消肿。我处之济尔噶勒腿亦肿，用该大夫所开药，肿亦消。又告称，车臣王有一女在我处，为其父捎带碗一只、哈达一条；亦给锡勒图喇嘛捎带碗一只、哈达一条，并无书信，请求转交。臣

等告称，车臣王不曾亲至，在其游牧地。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摘录揭帖，于闰三月初六日，咨行提督李绳武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布彦祭奠噶尔丹策零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喀尔喀之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故后，皆施恩遣大臣、侍卫，带茶、酒前去祭奠，赏银千两。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派达喇嘛、侍卫、官员前去赍送布彦，赏重五十两金曼达、重五十两银茶桶、酒海各一个，玉盅、碟、壶各一只，鞍马二匹，缎三十匹，杭绸十八匹，白哈达五百条，白布三十匹，茶一百斤及香、果品等赍往。青海大台吉罗布藏袞布、阿拉布坦达赖巴图尔故后，赍送布彦，曾赏重四十两银曼达、三十两重银茶桶、酒海各一个，白哈达一百条赍往。再，雍正九年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奏请由打箭炉买茶一千包，奉旨：著即恩赏。惟若系彼等已经开口之事，倘不自己出价，恐有失功德。倘若务必给价，于打箭炉打探低价，即照低价给付驻藏办事大臣等以银两，代为采买，所加价银，由军饷内动支赏补。钦此。钦遵。均皆在案。兹因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亡故，圣主欲加恩赏赐，实乃抚远之至意。臣等窃思，若照喀尔喀三汗之例赏银千两，似属过轻，若加赏过多，亦属不宜。先前土尔扈特使臣等进藏，曾赏茶千包。相应就此次准噶尔熬茶事宜，圣主专特施恩，赏给西宁等地所贮旧茶千包，再加赏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及彼等熬茶诵经必需要物，即壮观，且所需银不过千两。倘若如此恩赏，则于使臣哈柳等朝觐之时颁降谕旨，于其遣往熬茶人等行经西宁边外时，交付携往，可否之处，伏乞圣上明鉴训示。等因具奏。十五日，又遵旨将加赏噶尔丹策零之布彦物品，重五十两银曼达一个，茶桶一个，酒海一个，现交使臣等赍往，故经酌议，一并赏红黄香一百束。就此等物品，晓谕使臣哈柳等，大皇帝施恩尔等之前台吉，将赏赐布彦物品之处，敕交大臣等商议，拟赏银曼达、茶桶、酒海各一个，藏香一百束，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茶一千包。等因奏准。此等物品，概留本处，俟尔等之人赴藏之时赍往，则此间尔等地方诵经修善事，亦有用处，相应视其便于携带，将曼达、茶桶、酒海、香等，先行交付尔等赍往。其哈达、茶等项，俟尔等之人赴藏，行经西宁边外时取而赍往。等语。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赐酒仪注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适由臣等处奏闻，去年于西厂子大蒙古包内筵宴使臣哈柳等时，皇上曾亲赏哈柳白酒三盅饮之。奉旨：知道了。钦此。又查得，先前筵宴使臣时，圣上自我等大臣内召数人近前，赏赐黄酒饮后，方召使臣近前跪伏赏饮。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4

谕哈柳照准为噶尔丹策零派人赴藏熬茶之请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于丰泽园大蒙古包内令使臣哈柳等瞻觐并加筵宴时，奉上谕：尔等新台吉之奏书，朕已览，尔口奏之语，亦由大臣等奏闻，朕皆知晓。朕之颁降谕旨，大臣等皆已转告，想尔亦明晓。据尔之新台吉奏书内称，欲效法其父，仰副朕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意，好自为之，朕甚嘉悦。其父诚为仰副朕之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意而行者也。尔等之前台吉，此数年来，甚属恭顺，遵循朕旨而行，故朕大为嘉奖，屡施恩眷。今闻其故，朕深为悯惜。尔之新台吉又奏请遣人赴藏为其父修善事者，乃理当准行之事。凡事不可无故准行而已，此似之事，岂有不准行之理。惟作两次前往，未免繁杂，尔等之人亦辛劳，行路之难，此尔等亦皆知之。毋如一次即将尔等拟修善事，尽数修之，朕仍施恩，照前赏补牲畜、口粮。又为尔等之前台吉超度之事，施恩赏赐之处，将敕大臣等商议。等因颁降谕旨后，哈柳回奏称，大皇帝之谕旨，大臣等前已晓谕我等，兹复面聆降旨，俟返回，将此谕旨转告我等之台吉。等因。言毕叩头。又奉上谕：今日筵宴尔等，并无他事，尔等尽管随意吃饱喝足。颁降谕旨毕，哈柳等再叩。复亲赐酒，召哈柳近前，询之曰：惜哉，尔等之前台吉亡于何疾，享年几何，新台吉年几岁。哈柳奏称，陡然患病，三日即亡，五十二岁，新台吉年已十六。等因具奏。御赐哈柳玉如意一柄，谕曰：此宝物汉名曰如意，乃心想事成之意。特赐尔等之新台吉，尔可赍往转交。等因降旨。

亦赏哈柳玉如意一柄，哈柳叩首祇领。圣上亲赐酒三杯饮之。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5

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返程仍请乘坐驮轿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尚书海望等谨奏。

遵旨带领使臣哈柳等于丰泽园一带观赏，至流杯亭小息，流酒畅饮，哈柳等赞叹欣悦，称，仰蒙大皇帝施恩，我等安逸至极，酒足饭饱，胜景周游不尽。今日得以朝觐圣明，聆听圣谕，无比荣幸。我等所来之事告成，但请尽快办理我等起程事宜。哈柳又称，我等返回，正值马畜消瘦之际。自肃州至哈密，沿途水草恶劣，故须疾行，我患足疾，相应直至哈密，仍请赏乘驮轿。又告称携至彼等先前赴藏商卓特巴喇嘛捎给乌赫图、玉保之火镰。玉保称，乌赫图现在养病，将趁便转告。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仍赏乘驮轿。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6

寄谕额驸策凌哈柳携至其女捎带物品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军机处字寄定边左副将军·和硕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奉上谕：据准噶尔使臣哈柳告称，车臣王有一女在我处，嫁与查衮斋桑之子乌勒哲依，托我等为其父捎带碗一只、哈达一条；亦给锡勒图喇嘛捎带碗一只、哈达一条，并无书信，请将此交付车臣王府。等语。我大臣等回复曰，车臣王现不在京城，而在游牧处。朕思，额驸策凌若在京城，其接受或回绝之处，彼可议定。兹额驸又不在此。观准噶尔此次遣使，究怀畏疑之心。此等物品，我等倘不接受，彼等必定疑虑。可先行接受，晓以转交。此等情由，著寄信额驸晓谕，将物品一并寄往，额驸若接受则已，倘不接受，其如何回复之处，或就近遣人至卡伦了断，或俟准噶尔使臣

返回，再行晓谕带往之处，俟额驸决断，乘便奏闻。著将此次来使之事，尽行抄录，知照额驸。钦此。钦遵。为此寄信。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7

尚书海望等奏闻转告哈柳遣使赴藏须先来报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户部尚书·内大臣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晓谕准噶尔使臣哈柳等称，圣主为尔等之前台吉超度之事，专特赏赐之处，经敕交大臣等商议，拟赏银曼达、茶桶、酒海各一个，红、黄香一百束，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茶一千包。等因奏准。此等物件，概留本处，俟尔等之人赴藏之时赍往，则此间尔等地方诵经修善事，亦有用处，相应视其便于携带，将曼达、茶桶、酒海、香等，先行交付尔等赍往。其哈达、茶等项，俟尔等之人赴藏，行经西宁边外时取而赍往。等语。哈柳甚喜，与其同行者曰，我等谢恩。言毕，一同起立，跪地叩首。又称，仰承大皇帝恩典，我等之事均皆告竣，但请大臣等体恤，速使我等起程。臣等告称，我等并无耽搁之项，俟尔等贸易事毕，即令起程。又晓谕哈柳等，尔等之人赴藏，需派我等之人照看，又蒙大皇帝施恩，赏补尔等前往人等牲畜、口粮，相应提前告知我等，便于备办。尔等返回，告知尔等之台吉，如何确定之处，须先送信前来。等语。哈柳告称，我等知道，定预先派人送信。又晓谕哈柳称，前日尔等曾告请将车臣王之女托付碗、哈达交付王府。因车臣王本人不在此处，我等未接受。此事已奏闻大皇帝，奉大皇帝谕旨：额驸虽不在此处，尔等即接受，送至其府邸转交可也。钦此。尔等可将携至之物留给我等，我等交付其家人乘便送往可也。哈柳等称，是，容我等找出，交付于理事官等。哈柳又以足疾，请乘驮轿。臣等告称，大皇帝施恩，谕令赏尔乘坐驮轿，直至哈密。等语。哈柳叩头谢恩，又称，我往返数次，承蒙大臣等关爱，为聊表心意，携至木碗一只，请准就此奉送。臣等称，尔乃远道而来者，缘何送我等礼品。等语。因彼亲自递送，臣等收之，拟于彼起程前回赠缎各一匹。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8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赴藏熬茶须为一次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朕统驭天下，无分内外，一视同仁，惟愿普天生灵，各得其所。据台吉尔奏称，欲效法尔父，仰副朕振兴黄教，安逸众生之意而行。朕阅之，甚为嘉悦。昔因尔父明晓朕意，自定界以来，恭谨遵行朕旨，朕屡施恩仁恤。今闻谢世，深为痛惜。又据奏称，似此之事，一向赴藏念经。兹照先例，先遣数人速往，祈福熬茶，念大经之人随后前往诵经，以弘扬黄教，安逸众生，乞请垂鉴。等语。为尔父祈福诵经，理所应当，素常无事，不予准行而已，似此之事，焉有不准行之理。惟修善事，不在次数之多寡，尔等之人往返之辛劳，尔等亦知之。分作两次，未免烦琐。尔等且将欲修善事，一次修齐。此次前往，特为尔父修善事，相应朕仍照前例，施恩遣人照看，赏补牲畜、口粮，又为尔父超度，专特施恩赏银曼达、茶桶、酒海各一个，红、黄香一百束，交付使臣哈柳等赍往外，又赏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茶一千包，俟尔等诵经人等赴藏之时，由我边界地方取而带往。尔等前往人数、起程日期、何时可抵我边界之处，须先来报。再，据尔之使臣哈柳口奏称，我等地方之教法，原传自西地。先前请至诸喇嘛，故者已故，生者亦皆年迈。若蒙大皇帝垂爱，仍准延请。又，将今年来京贸易人等，请即准于肃州贸易。等因奏请。此二事内，其延请喇嘛之处，先前尔父奏请时，朕即将不便准行缘由，皆已明白降旨。至将今年之贸易，拟改于肃州，此乃可行之事，准尔所请，交付各该地方官员，照料贸易。台吉尔但效法尔父，仰副朕弘扬黄教，安逸众生之意，恭顺而行，敦固彼此之和睦，顾念边民永久之安逸。故此，专特撰拟敕书交付尔使哈柳赍回。

随敕赐各色缎十匹，格外恩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珐琅器十八种。特谕。

（将此抄录，于闰三月初六日咨行提督李绳武去讫。谨将此谕译成蒙古字，与清字一同呈览，圣上仅圈改蒙古字数处，大臣等言其清字免改。谨缮于龙简纸，钤玺，于二十八日交付哈柳）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29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返回官员银两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使臣时，曾赏派委伴送之章京治装银二百两、笔帖式银一百两。由肃州派委护送使臣前来之通事兵，赏银五十两在案。此次前来之使哈柳等返回时，仍派原护送前来理藩院郎中伯达色，笔帖式德鲁顺伴送。相应照例赏郎中伯达色银二百两、笔帖式德鲁顺银一百两，通事兵张大齐、王利银各五十两用于治装。

为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其赏银，由内务府支领赏给伯达色等外，将此令中书赫成额，饬交内务府、理藩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照例赏赐准噶尔使臣等银两物品折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时，其为首使臣，赏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行至京之厄鲁特，留肃州之厄鲁特等，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外，其使臣及随行至京之厄鲁特等，若在冬季，赏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倘在夏季，赏棉袍各一袭、双层纱袍一袭，及帽子、腰带在案。赏此次前来为首使臣哈柳，副使图布吉尔干、玛木特，随行厄鲁特十五人之银两缎布，仍照前例，俟其起程颁赐外，其赏留于肃州之厄鲁特十人之银两缎布，即交付哈柳等，俟彼等行抵肃州，再行颁赐。其为首使臣哈柳，照例应时赏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赏副使图布吉尔干、玛木特，焰红妆缎面灰鼠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各一袭。除留肃州之十名厄鲁特外，赏现在来京十五名厄鲁特金字缎面羊皮袄各一袭，金字缎面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一并赏赐。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转交内务府，从速办理，所赏银两、缎布，如数备办，亦交付蒙古衙门。此次以颁敕礼，赏缎十匹，另行赏赐蟒缎、妆缎八匹，玻璃器六种，磁器八种，珐琅器四种。从前，以颁敕礼赏赐缎匹，皆缮入此折具奏，其另行赏赐之缎匹、玻璃等项，则另行奏请。此次系先由内出具赏物清单，故未复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玉保等回赠物品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适经使臣哈柳告知，其先前赴藏之商卓特巴喇嘛，托给乌赫图、玉保捎带火镰各一个，荷包各一只，交付于乌赫图、玉保。使臣哈柳亦送旺扎尔木碗一只。兹旺扎尔拟回赠使臣哈柳缎一匹，乌赫图、玉保各回赠商卓特巴喇嘛缎一匹，俟临近哈柳等起程，交付赍往。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蒙古衙门主事福德，转告玉【保】侍郎，再由玉【保】侍郎转告乌赫图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哈柳等瞻觐辞行仪注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临近遣返准噶尔使臣，令其瞻觐圣明后遣往。今使臣所办事项均已完结，但俟其贸易事毕即令起程，约于闰三月初办理停当。此间，何日率领觐见之处，俟

有旨下，钦遵办理。是日，仍照前例，聚齐入班大臣及前次奉旨增派大臣等，届时，大臣等各带坐褥入乾清宫，列班预备，前面就坐十位大臣，仍行入座，后扈二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丹墀两侧，每翼排列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员，侍卫二十名；阶下两翼，各列侍卫二十名，照门立侍卫二十名。大臣、侍卫等，均照例着常服。凡使臣经过之城门、街道，堆拨，增派章京、护军、步甲等，排列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办理。是日凌晨，令派往陪同使臣之章京等，引领使臣等从住处进西华门，引至照门，赏食饭食。俟圣上升乾清宫宝座，由尚书班第、纳延泰、侍郎玉保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入乾清门西侧门，自西侧拾阶而上，由西隔扇门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等之后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出照门、西华门，带至其住处。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于二十七日带领觐见。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巴扬喀，转交侍卫处、内务府、茶膳房、景运门护军统领处、步军统领衙门、武备院、吏部、兵部、理藩院、值月旗。奉旨增派之大臣等，亦逐名一并晓谕此事）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3

军机处带哈柳等觐见辞行记注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引领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觐见，上宣哈柳近前，降旨曰：尔现已事竣，宜早起程而去。俟尔返回，向尔之台吉问好。尔等亦路途顺利。降旨毕，将赏给其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珐琅鼻烟壶一个，交付于彼。降旨曰：此乃赏赐尔之台吉者，尔且赍往转交。而后亦赏哈柳珐琅鼻烟壶一个。哈柳跪奏称，仰副大皇帝慈旨，我等一路顺行，送达圣谕。愿大皇帝陛下永久安康，延年益寿，弘扬黄教，安逸众生。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4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等拟速起程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户部尚书·内大臣海望等谨奏.

使臣哈柳出后告称，仰承大皇帝之垂爱，恐我等遭逢暑热，谕令即行起程。若蒙大臣等爱恤，从速办理，即日起程等语。臣等复曰，惟稍俟尔等之贸易，我等并无迟延之项。尔等意欲何日起程，皆可停当。请准引领使臣等，于明日至箭亭前，交付敕书及赏赐物品。仍前令憩上驷院房内，恩赏饭食。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删去前半部分，交付内阁中书达灵，转交内务府、上驷院、武备院、理藩院、茶膳房。饬交步军统领衙门、护军统领处，引领使臣入西华门，行经东西两牌楼门时，须派官兵排列整齐。此次颁降使臣哈柳之谕旨及话语，择要汇总，译成蒙古字令其赍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5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知会哈柳须管束贸易人众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户部尚书·内大臣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趁与使臣哈柳等闲聊时称，尔等之此次前来贸易人众，照请准于肃州贸易，相应明白晓谕尔等之为首之人，好生约束属下人等，以免妄自滋事。前次留肃州交易人等，一味求利，因不遂其愿，即胡乱造谣讹诈。去年随尔前来，留肃州人众内，有一名延达尔雅者，骑马摔伤，反讹我兵拽其落马，并谎称丢失银两；名厄特吉勒者，欧打其同行回人罗斯曼，该回人欲行自缢，幸被我人救起；又有人互相斗殴，我兵加以劝阻，反有拔刀相向、掷石击破我属人等头部之事。据传事后尔闻之，亦曾斥责彼等。若有此等不肖人等，屡屡滋事，于尔等贸易之事亦无益。俟尔等返回，告知尔等之台吉，嗣后遣人前来贸易，务选憨厚老实者遣往，以晓事善管之人为首，严饬好生管束属下人众，断不可滋事。再，其往西藏诵经者，亦应择优遣往。等语。哈柳称，是，彼等之行为，我闻迅已严厉斥责，并闻达地方官员及大臣等。此等情由，我返回后，亦经禀告责罚彼

等。此次以回人额仁呼力等四五人为首遣至。商人惟利是图，彼此争执，在所难免，然亦随其自愿买卖而已，又岂能勉强。料想遣人赴藏，亦必择优遣往。

等因，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抄出，于闰三月初六日，咨行提督李绳武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6

军机处为支雇骡租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处咨行户部，为知照事。

此数日内将遣返准噶尔使臣起程，需用驮物之骡十六匹。将此本处除亦咨行都察院办理外，其应支付雇骡价银，俟接都察院行文，即速办理拨给。再，所雇骡马，在途疲惫，亦未可料，将此由尔部仍照前例，咨饬使臣等行经地方官员，倘若路途骡有疲惫者，即雇好骡给换。

使臣等将沿边顺宁夏路而行。

为此咨文。

（将此交付中书嘉兴，转交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7

军机处为拨给马匹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处咨行兵部。

此数日内将遣返准噶尔使臣起程，其所骑驿马十八匹，对子马四匹，负驮马十二匹，自肃州随行而来两名通事兵所骑驿马二匹，负驮马二匹，对子马二匹，及伴送使臣之内阁侍读学士伯达色，笔帖式德鲁顺，领催雅尔吉岱应骑驿马、驮载盔甲之马匹，皆由尔部照例从速办理拨给。再，随行照看使臣等，派往绿旗官弁二员、兵丁三十名。将乘驿勘合、官兵所领执照，均皆交付侍读学士伯达色等。

使臣等将沿边顺宁夏路而行。

为此咨文。

（将此交付中书嘉兴，转交兵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8

军机处为雇驮骡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处咨行都察院。

此数日内将遣返准噶尔使臣起程，需用驮物之骡十二匹，驮轿之骡四匹。将此由尔衙门妥为办理，备办现成，一旦本处确定起程日期交付，即派官员送至使臣等下榻之西华门外掌内管领关防衙门，交付伴送使臣等之侍读学士伯达色等。计其应给雇价银，由尔院从速咨行户部支取银两，仍照前例，一半发给出租人等，其余一半交给伴送章京等，在途陆续支发。

使臣等将沿边顺宁夏路而行。

为此咨文。

（将此交付中书嘉兴，转交都察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09

军机处为领取赏用缎匹事咨内务府文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处咨行内务府，为支领事。

此次随敕赏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各色缎十匹，特恩加赏妆缎、蟒缎八匹，并格外恩赏重五十两银茶桶一个，酒海一个，曼达一个，藏香一百束。将此请由尔衙门交付各该处，如数办理，送至本处。

为此咨文。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哈柳等即日起程片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初一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奏闻使臣哈柳等将即日起程。

等因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是日，遣都统旺扎尔恩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1

军机处为增拨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

军机处咨行户部，为知照事。

本处前曾咨行尔部，准噶尔使臣返回时，需用驮物之骡十六匹。将此除咨行都察院办理外，其应支付雇骡价银，俟接都察院行文，即速办理拨给。等因去讫。及至使臣等返回，因不敷驮载，又由都察院增取骡四匹使用。将此拟俟都察院咨文至，亦由尔部照例拨给价银。

为此咨文。

（将此交付中书思明，转交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2

军机处为销算雇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

军机处咨行都察院，为咨复事。

据尔衙门来文内称，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返回，由军机处饬令拨给骡十六匹。兹据兵马司呈文内称，按所用驮物骡十二匹，驮轿骡由四匹改为六匹计，共需拨给骡十八匹。请将应行拨给价银，如数拨给。等因移行户部，由户部将驮轿骡按六匹计，遂多出骡两匹，与原行数目不符，理应驳回。惟使臣等起程之日临近，相应先行移文银库发放，尔等之衙门移会军机处可也。等因咨复前来。谨将此咨行陈明。等语。

查得，此次使臣等返回，需用驮物骡十二匹，驮轿骡四匹，共需骡十六匹，业经咨文尔等之衙门由尔处如数备办。此四匹骡，即用于驮轿之实数，故而不便销算多出两匹骡之雇价银。将此由尔等之衙门仍照本处原行数目，转行户部销算外，其多领两匹骡之雇价银，仍行交回。再，使臣等因不敷驮物，又增用骡四匹，此增用四匹骡之雇价银，拟由尔处咨行户部领取。

为此咨文。

（将此交付中书思明，转交都察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3

筵宴使臣哈柳时赏赐物项记注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于丰泽园大蒙古包令使臣哈柳等入内朝觐并筵宴时，由照看之章京等引使臣等入紫光阁门，憩于大蒙古包北边搭支之蒙古包内，由派往照看之大臣等，照料饮茶进餐后，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妆缎、漳绒、宁绸、珐琅、玻璃、磁器；赏哈柳以大缎二匹、玻璃器、银两；赏玛木特、图布吉尔干以银两。俄顷，派旺扎尔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无量寿经、玻璃壶、玻璃盖碗；赏哈柳以玻璃壶、问钟。届时，引哈柳等至大蒙古包，照例随同我等之大臣迎驾。圣上升宝座后，召哈柳近前，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玉如意，哈柳以玉如意，并亲赐酒三盅。宴毕，引哈柳等出，至原迎驾之处，随同大臣等跪送。御驾还宫后，遵旨领哈柳等入丰泽园内，游览观赏。出西苑门，带至其住处。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4

使臣哈柳辞行时赏赐物项记注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行辞行礼，令使臣哈柳入觐。之前，恩赏食饭，派旺扎尔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珊瑚素珠、珐琅壶、珐琅花茶桶。入觐时，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鼻烟壶，赏哈柳以鼻烟壶。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5

赏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等物项清单

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于丰泽园筵宴之日，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妆缎二匹、漳绒二匹、宁绸二匹、珐琅器二种、玻璃器六种、瓷器二种；赏哈柳大缎四匹、玻璃器四种、银二百两；赏玛木特、图布吉尔干银各五十两。指派旺扎勒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无量寿经一函、玻璃壶一对、玻璃盖碗一对；赏哈柳玻璃壶一对、问钟一个。圣上升宝座后，赐旺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玉如意一柄，哈柳玉如意一柄。以辞行礼准令入觐时，遣旺扎勒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珊瑚素珠一串、珐琅壶一对、珐琅花茶桶一个。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鼻烟壶一个，哈柳鼻烟壶一个。以颁敕礼，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缎十匹外，又赏妆缎、蟒缎八匹、玻璃器六种、瓷器八种、珐琅器四种；赏哈柳银一百两、大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金团龙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玛木特、图布吉尔干银各五十两、大缎各二匹、官用蟒缎各一匹、彭缎各二匹、毛青布各二十匹；赏随先行而来及留肃州之二十五名厄鲁特银各二十两、官缎各二匹、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各八匹。加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布施物品时，赏重五十两银曼达、茶桶、酒海各一个、红、黄香一百束、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茶一千包。哈柳备木碗，赠送尚书海【望】、班【第】、纳【延泰】，侍郎阿【克敦】各一个。尚书海【望】等各回赠缎一匹。哈柳转送商卓特巴喇嘛赠送乌赫图、玉保之火镰各一个、荷包各一个。乌赫图、玉保回赠商卓特巴喇嘛缎各一匹，交付哈柳带往。哈柳备木碗一个，赠送旺扎尔，旺扎尔回赠哈柳缎一匹。

（除将银曼达等物在此赏赐外，其哈达、茶叶等，俟彼等之人赴藏行经西宁边外时取而带往）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6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主事尚图为准噶尔派人前来贸易事呈军机处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主事尚图呈文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准噶尔前来贸易之头目赖木呼里，小头目麦玛特穆拉特哈泽依、哈吉伯克、阿布吉勒霍卓，跟随而来二百一十人，携至马一千二百余匹、驼九百余峰，其中驮载行包之四百五十余匹，牛二千一百余头，羊三万五六千余只，留于山外牧场牧放。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头目赖木呼里，三小头目率其随行之四十人，先行送信，称已行抵松树塘下榻。二十七日，赖木呼里，小头目麦玛特穆拉特哈泽依、哈吉伯克、阿布吉勒霍卓，率随行之三十四人及马四十九匹，驮载行包骆驼二十一峰，羊四十只，越过南山口，于二十八日行抵哈密。二十九日，头目赖木呼里等告称，今年系我等贸易之年，带至贸易牲畜，拟将愿于哈密变卖返回游牧者，准其返回，愿前往肃州贸易者，带往肃州。请代为转报将军，我等在此等候消息。故经尚图会同总兵官衔副将呼保，将赖木呼里等所告情由，呈报安西提督外，亦呈报大臣。至赖木呼里等何时自哈密起程前往肃州日期，再行具报。

为此具呈。

乾隆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7

准噶尔为遣至商队事致哈密提督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译自准噶尔致哈密提督文。

致哈密将军。遵奉大皇帝谕旨，进京贸易人众，其愿来京城者，准来京城贸易，倘以京城遥远，情愿于肃州附近贸易之处听之。等因。遣往一队商贾，其中亦有情愿于哈密贸易毕返回者。彼等之贸易，尔等驻边之人，计其便利办理为好。

谨赠缎一匹。

乙丑年十月初十日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8

侍读学士伯达色等为哈柳已抵肃州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侍读学士伯达色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我等于闰三月初一日，率使臣哈柳等，自京城起程。四月初十日，安抵肃州，已于本月十三日自肃州起程前往哈密。俟哈柳等行抵哈密，再行具报。

为此具呈。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此文未曾具奏，仅存档）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19

侍读学士伯达色等为哈柳已抵哈密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侍读学士伯达色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伯达色我前曾报称，四月十三日已率使臣哈柳等自肃州起程。兹率哈柳等，于本月二十二日皆安抵哈密，将哈柳等二十八人，交付驻守哈密总兵官衔副将呼保等。哈柳等已于本月二十六日由哈密起程前往其游牧地。

为此具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20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主事尚图为准噶尔商队已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主事尚图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前尚图我处曾将准噶尔前来贸易头目赖木呼里等行抵哈密告知之情由呈报。兹赖木呼里等，将其所属人等牲畜驮包，编成四队，已于五月初九日陆续尽数起程前往肃州。将此除由总兵官衔副将呼保具报安西提督外，谨将赖木呼里等人起程前往肃州之日期，具报大臣等。

为此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2）

321

员外郎甘布等为准噶尔使臣已由哈密起程前往京城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

驻哈密办理回众事务员外郎甘布、主事尚图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据驻东岭卡伦千总达尔善报称，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恭请圣安，派使臣宰桑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等四十六人，随带进贡马二匹、木碗一只、貂皮四十一张、奏书一封。另有彼等骑驮、作为盘费出售之二百余峰骆驼、九百余匹马、六百余头牛、一万三千余只羊抵境。等因前来。嗣于本年十一月初四日，尽数行抵哈密。遂留其中一半人众于哈密，牧放出售牲畜。由总兵官王能爱咨行安西提督，另行奏闻外，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二十五人，携二十余峰骆驼驮载物品，及进贡马匹等物，由主事尚图、笔帖式达善、领催伊勒哈伴送，于十一月初六日由哈密起程，送往京城。

为此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2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为已率使臣由肃州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至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前将准噶尔使臣宰桑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及随行四十三人，于本年十一月初四日行抵哈密。其随行人众内，留二十一人于哈密，率使臣宰桑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及随行二十二人，于是月初六日自哈密起程之处，业经具报。兹使臣宰桑玛木特等二十五人，于是月十七日行抵肃州，将其马驼及六人留于肃州外，现率赴京城之使臣宰桑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及随行十六人，已于本月二十日自肃州起程。

俟使臣宰桑玛木特等十九人行抵宁夏，再行具报。

为此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安排使臣住处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本年三月，曾令来使哈柳等住西华门外街前掌关防内管领等办事房内。今来使玛木特等，拟仍令下榻西华门外掌关防内管领等办事房内。俟有旨下，交付该处，酌情整备。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德明图，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与使臣议事并照看大臣官员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本年三月，为与使臣哈柳等议事，曾钦派尚书海望、班第、纳延泰、阿克敦。为照料事，派内务府官员一名、理藩院官员二名。总其责者，派有尚书海望、纳延泰。与此次之来使玛木特等议事，拟仍派海望、班第、纳延泰、阿克敦。照看使臣，拟派内务府堂郎中庆纳、理藩院主事伊兴阿、伴送使臣前来之主事尚图。总其责者，拟仍派海望、纳延泰。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德明图，转交蒙古衙门、内务府）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5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等为已率使臣由宁夏起程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顷将率领使臣玛木特等十九人，于十一月二十日自肃州起程之处，业经具报。现照看使臣玛木特等，于十二月初二日，均皆安抵宁夏。在途玛木特称，我等前曾随使臣吹纳木喀、哈柳等三次进京，尽沾大皇帝之恩。此次，我又作为正使前来，愿能趋行，早抵京城，尽我之诚意，瞻觐大皇帝圣明。等语。故尚图我好生喂养两匹贡马，量马力疾行，将于本月二十日左右抵达京城。

俟抵大同，再将入京确切日期，另行具报。

为此具呈。

（将此原文，于次日呈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6

军机处为确定准噶尔使臣进京日期事札行主事尚图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军机处札行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等。

据尔等呈文内称，已于十二月初二日率使臣等行抵宁夏。等语。使臣等抵达之日，仍令本处派往照看之章京往迎，相应将使臣等抵京日期，尔等先行明确预估，务于抵达之前五日驰报我处。

为此札饬。

（将此钤印，交付中书福德，转交兵部封装驰递，令于何处遇见主事尚图，即于何处饬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7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备办使臣抵京当日接取奏书等事项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所遣使臣至，命派委照看之章京往迎，引使臣等至箭亭前，接取其奏书及所献礼物后，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之后，带至其住处下榻。此次俟报使臣等抵达日期，仍照前例，提早一天派照看之章京往迎。使臣等抵达之日，所经门、街道，堆拨兵丁，须管带齐整之处，交付护军统领、步军统领等办理。是日，上朝之蒙古宾客毋庸上朝，使臣等进入时，由派往迎接之章京引入东华门，至箭亭前，由所派大臣等会同理藩院大臣等，接取其奏书及进献之礼物，译出恭呈御览外，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房中，赏食饭食后，带至其住处下榻。使臣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仍照前每日拨给蒙古羊各一只，其随从人等，每六人每日拨给汉羊一只，至食用奶、酥油、面、茶、盐、米、柴薪、炭及所用炊餐器具等，皆照例由各该处支取给付，所拴驿马，照例备办，并派官兵，于使臣等之住所外围设置堆拨把守。交付武备院，计其足敷，搭支蒙古包、帷幄，供使臣等下榻。所用夫役，由园户内择其憨厚者，足数派出。使臣等食用各种饼果等物，视其所需，由派往陪同之官员等由该处领取，给其食用。其择日朝觐、赏赐之处，容另行议奏。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皂保，转交内务府、兵部、上驷院、武备院、统领衙门、景运门、蒙古衙门去讫。十九日，又将于使臣等行经门口、道路、堆拔排列齐整等事，交付统领衙门，亦交付茶膳房、内务府、上驷院、武备院、兵部、景运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8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主事尚图等为即将进京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尚图我等引领使臣等，已于本月十六日先行抵达大同，将于本月二十二日入京，二十一日下榻清河地方之处，已与玛木特商定。相应将使臣等所食羊只等物，请由大臣等处转饬各该处，备于清河地方。

为此具呈。

（将此于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29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遣使赴藏事之奏书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译出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奏书。

谨奏于乾隆皇帝陛下：我等之使臣哈柳、图布吉尔干、玛木特等归，赍至大皇帝谕旨称：朕无分内外，一视同仁，惟愿天下众生，各得其所。为尔父祈福诵经，理所应当，似此之事，岂有不准之理。尔等欲修善事，即一次完竣，朕仍照例施恩，派人照看，赏补牲畜、口粮。又为尔父作布彦，恩赏银曼达、茶桶、酒海各一个，红、黄香一百束，交使臣哈柳等赍回外，其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茶一千包，俟尔等诵经之人赴藏之时，于我边界处取而携往。等因恤赏，感激无尽。

兹我诵经人三百，约于兔年九月十五日行抵哈济尔等处。惟我等赴唐古特地方诵经

人众内，有自带货物乘作法之隙售卖者，亦有径直带物前往诵经者。故请将携现成物件前往诵经之众，安置于哈济尔、得卜特尔过冬，俟赴东科尔贸易人众返回，与住哈济尔、得卜特尔之众会合，一同前往诵经。其阐扬黄教，逸安众生之处，谨请大皇帝睿鉴。余言将口奏。

随进马二匹、碗一只、貂皮四十一张。

丙寅年九月初六日。

等因，是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将此抄录，分别咨行额驸策凌等、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副都统傅清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0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与玛木特等询问口奏事项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内大臣·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问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曰，据尔等之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奏书内称，余言将口奏，乃为何言。玛木特等告称，请仁恤我等之赴藏人等修善事、诵经，并便利赏补牲畜、口粮等物。再，诵经之事，要在用银，故请我等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人等贸易时，饬令内地商贾以银换购。口奏之言，惟此二项，伏乞大皇帝明鉴。臣等称，按我大国之例，凡其贸易，向听商者自便，彼此交易，不可官逼，前已再三晓谕尔等之人。兹尔等之台吉以诵经之事，用银之处甚多，复行恳请，相应不拘于此，将此奏闻大皇帝。又晓以明日令彼等瞻觐圣明，观赏跳步扎。玛木特等不胜欢欣，合掌叩首称，仰蒙大皇帝施恩，如此之快令我等朝觐，委实极为喜悦。等语。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抄录，于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分别咨行额驸策凌等、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副都统傅清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大和斋圣驾行经路线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明日，引领使臣于大和斋朝觐圣明，于宝座前铺设地平，宝座屏风后门被挡，相应圣上驾临，行经东侧里间之处，谨此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大和斋内先行预备坐垫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臣等看得，大和斋殿内宝座下铺设地平后，前引十位大臣，于左、右两侧各分两排就座时，若各带坐垫落座，难以容纳。相应请准先行铺设宫内所存红毡毯小坐垫预备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3

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玛木特等于大和斋瞻觐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奉上谕：本月二十四日，令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瞻觐，观赏跳步

扎。钦此。钦遵。查得，先前令准噶尔使臣入乾清宫朝觐圣明时，提早召集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增派大臣等预备，前排就座十位大臣照常入座，后扈两位大臣侍立。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侍卫列于宝座两旁，乾清门侍卫等列于豹尾班侍卫之后。届时，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陛中央，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西隔扇引入，于右侧前排大臣末，跪叩一次，留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送至其住处。

又查得，去岁令使臣哈柳等于雍和宫观看跳步扎时，诵经喇嘛皆于左侧就座，大臣及官员等皆于右侧对坐。跳步扎前，引使臣等至前后殿礼佛毕，仍带至原坐之处等候。届时，引之入内，于首排大臣末，留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其后。聚集之大臣官员等，皆着蟒袍、补褂在案。兹令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瞻觐，相应由陪同章京等，于二十四日凌晨引领使臣玛木特等至雍和宫准备。圣上驾临，令使臣等于清宁门外随我大臣官员等跪迎。圣驾入，将使臣等安置于达喇嘛房内，赏以饭食。殿内令豹尾班侍卫站立，难以容纳，可斜立于廊下；其御前侍卫，计其容纳，立于宝座两旁，其余立于豹尾班地方。使臣等进入所经所有道路，皆带侍卫等站立。届时，先令入班大臣等进，将使臣等带至东书院门外站立，俟降旨传召，由尚书班第、纳延泰、侍郎玉保、奏蒙古事侍卫引入，以初见礼，于殿前月台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自西侧引入，随右侧就坐首排大臣，令为首使臣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跪叩一次后，留空隙而坐。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令坐月台西侧。皇上用茶时，令随大臣等跪叩，赐茶时，令其跪叩饮之。降旨时，跪地聆听。事毕引出，带至其原坐地方暂候。跳步扎时，圣上所坐黄幄，搭于天王殿前东侧，准备宝座。呼图克图所坐矮床，照前朝西放置。时近，令我诸大臣官员及诵经喇嘛等预先进入，排列整齐后，令使臣等进入，立大臣之末准备。圣上驾临，随众跪叩。圣上升座后，跪叩一次，而后准令入座，其随行而来之厄鲁特等，随后列坐。跳毕步扎，赏茶饮时，因聚集人多，逐一分放则需时过长，相应惟于前排就座两列分放。事毕，引使臣出，暂至原坐房内等候，俟皇上还宫，再带回其住处。其余喇嘛等，俟皇上回还，臣等再照料饮茶。其带使臣等至前后殿礼佛之处，俟确定圣驾御临之时辰，如若得当，则先行叩拜，如所不及，则俟皇上还宫，赏彼等以饭食，遣散众人后，再行叩拜。是日，聚集之大臣官员皆着补褂、蟒袍。使臣等行经之街道、门口、堆拨等，均派官兵排列整齐，及于雍和宫一带巡管之处，拟交付步军统领、护军统领等。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早膳后备办。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皂保，遍行交付内阁，吏、兵二部、值月旗、景运门护军统领、武备院、上驷院、内务府、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明日，引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瞻觐圣明。计殿内容量就坐之大臣，按其左右，每翼可坐三排，除前排就座十位大臣及使臣玛木特等三人外，仍可坐二十一位大臣。故由入班大臣、议政大臣及先前增派大臣等内，除患病、出差人等外，谨将其余众大臣之名，缮写于绿头牌呈览，伏乞圣上指派二十一人。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派来保、海兰、新柱、萨勒哈岱、海昌、哈达哈、齐木拜、特库、伊勒慎、富昌、王怡、庆泰、满福、查郎阿、罗善、勒尔森、雅尔图、德龄、瑚弼图、舒昌、雅尔胡达。钦此。

（将此交中书嘉兴，速交侍卫处、内阁、值月旗、吏部、兵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5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闻玛木特等瞻觐后欣悦情形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内大臣·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使臣玛木特等出，告臣等称，我等昨闻朝觐圣明，喜极彻夜未眠。今日至此，又仰大皇帝之恩，蒙圣上又施恩，瞻拜如此华丽之庙堂，观赏不曾目睹之物，委实千载难逢，延年益寿也。又于一日之内三次瞻觐圣明，聆听圣旨。我等所来之事均皆完满，惟有享乐安逸，仰沐大皇帝之恩而已。即便属下人等，亦各欢忭。再，我等今日朝觐圣明时，威严之下，惶恐惕悚，所降谕旨，恐未能记全，特询大臣等铭记，再温习一遍。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6

雍和宫大和斋玛木特等朝觐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朝觐时，颁降谕旨：尔台吉之奏书，朕已览。所有事项，均皆遵奉朕之谕旨办理。观彼如此之和顺，定能安抚其属，利裨其部，朕甚嘉悦。再，尔口奏之二事，朕亦知之。所言照管尔等诵经人等资助牲畜、口粮一事，究有前次恩赏之例，朕仍可照前恩赏。再，其贸易用银一事，未尝不可，惟听商贾自便耳，朕焉能降旨众商耶。故而此次派侍郎玉保前去照管尔等。尔等可与玉保商议，计其便利，酌情办理。其如何便利之处，尔等共同会议具奏。钦此。又召玛木特近前，将赏赐其台吉之珐琅鼻烟壶一只，亲自交付，降旨曰：将此转赏尔等之台吉。亦赏玛木特一只，降旨曰：朕因仁恤尔等之台吉，亦于尔等一视同仁。钦此。

（将此摘录，于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分别咨行额驸策凌等、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副都统傅清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7

使臣玛木特等大和斋瞻觐仪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令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瞻觐时，其聚集大臣官员等，按左右分别列队于清宁门外，令使臣等随右翼大臣等后，留空隙列队，跪迎圣驾。大和斋瞻觐礼毕，观看跳步扎，圣上升黄幄之宝座后，将二位呼图克图所坐矮床移至黄幄下东侧附近落座。前引十位大臣，并排坐黄幄前东侧。豹尾班侍卫排列天王殿两侧山墙附近。步扎礼毕，引使臣等出后，圣驾还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8

尚书海望等奏报转谕玛木特等不便谕令颇罗鼐资助准噶尔熬茶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内大臣·户部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告知使臣玛木特等称，今日圣上宣召我等，颁降谕旨曰：昨日玛木特等之奏，曾提及颇罗鼐。颇罗鼐虽为朕赐封之人，然异部非我内地民众可比，其资助与否，朕焉能降旨勉强。故未降旨尔等，现令将此情晓喻尔等。等因相告。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39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闻向玛木特等转宣谕旨情形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内大臣·户部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臣等将不便向颇罗鼐颁降谕旨事，晓谕使臣玛木特等。玛木特等称，大皇帝之此谕，返回后将告知我等之台吉。等语。又将昨日朝觐时颁降谕旨，照依御改补行晓谕，译成蒙古字，一并交付彼等后，其欣然揣进怀里。玛木特等又告称，仰仗大皇帝之恩，今日得以叩拜佛祖祈福，且能瞻拜如此辉宏祥福之庙堂，实乃奇遇，非我等之辈一生一世所能得见者也。惟有虔心叩头祷告外，复有何言。究赖前世修炼之功，现如今能如此仰承大皇帝仁恩矣。等因。其随从之厄鲁特等亦皆连连赞叹，游览之余，合掌惊呼似此大佛究系如何造成。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0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玛木特等人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本年三月，筵宴使臣哈柳等之日，除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妆缎二匹、漳绒二匹、宁绸二匹及珐琅器二种、玻璃器六种、瓷器二种外，赏哈柳大哈达四条、玻璃器四种、银二百两，赏副使玛木特、图布吉尔干银各五十两外，又钦派旺扎尔，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无量寿经一部、玻璃壶一对、有盖玻璃碗一对；赏哈柳玻璃壶一对、问钟一个。俟上升宝座，召哈柳近前，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玉如意一柄，哈柳玉如意一柄在案。此次筵宴使臣玛木特等之日，如何赏赐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照仍前赏赐。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丰泽园筵宴曾钦赐哈柳酒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本年三月，于丰泽园大蒙古包筵宴使臣哈柳等，圣上曾由我大臣等内，召数人靠前，亲自赏酒后，亦召哈柳近前跪伏，赐酒三杯。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指派筵宴日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至，令觐见筵宴之时，因入班大臣少，曾由臣处呈览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副都统等职名，酌情派出，增添入列。兹筵宴使臣玛木特等，仍照前例，将未入班满洲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及今年增派入列大臣等职名，一并缮于绿头牌，恭呈御览。俟圣上酌情派出后，并入两翼入列，均匀就座。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著增派来保、哈岱、苏布希里、祥泰、海格、纳穆图、舒凌阿、傅恒、海兰、新柱、塞楞、纳玛什西、岱屯、伊通阿、傅达里、法畴、萨哈岱、海昌、哈达哈、齐木拜、奇通阿、特库、马斌、伊勒慎、永谦、保住、富昌、王怡、鸿凯、鄂岱、博伦岱、伍弥泰、庆泰、满福，及查郎阿、德龄、雅尔图、乌凌阿、舒赫德、勒尔森、索住、三和、雅尔胡达、色尔赫、留保、额勒格、富尔松阿、何绷额、雅图、苏呼吉、明安、罗山、乌雅图、明图、色勒登、瑚弼图、车凌、卓巴、阿尔彬、舒昌、博庆额、法珠纳、福德、固纯、尚坚保、索拜、拉布敦、哲库讷。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转交吏部、兵部、侍卫处、景运门、值月旗。因大臣等少，由省大臣等内，一并呈进索拜、哲库讷等之绿头牌，故而派出）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3

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筵宴使臣仪注折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为议奏事。

其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旨令正月初五日于丰泽园施恩筵宴，相应照前将丰泽园内搭支大蒙古包之处交办外，是日，其陪同之章京等，预先引使臣等入紫光阁门，憩于另行搭支之蒙古包内，由派往照看大臣等照管进餐。进圣上之桌，放于蒙古包内宝座前，众人之桌，摆放于两侧。使臣及跟役等所坐之处，亦酌情摆桌。相对大蒙古包，搭支黄幄，摆放高桌金器。召集入班大臣与增派大臣等，前排就坐十位大臣落座，后扈两位大

臣侍立，豹尾班侍卫近前列于宝座两旁，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亦立于宝座两侧。届时，大臣各带坐褥预先进入铺垫。使臣等于右侧前排大臣后，留出空隙而坐。俟上驾临，随我大臣等跪迎。圣上升宝座后，由尚书班第、纳延泰、侍郎玉保、奏蒙古事侍卫等，引领使臣玛木特等至大蒙古包前，空出中间，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自大蒙古包西隔扇进入，于右侧前排大臣末，跪叩一次，留空隙而坐。其随行之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外右侧。抬桌之护军统领、尚膳正等先行进桌，继由尚茶正进茶。圣上用茶，使臣等随众臣跪叩一次，侍卫等上前奉茶给众人，饮茶后叩首一次。用茶毕，撤桌布，由内府官员等自高桌处取酒杯、托盘、酒壶、大杯进献，至蒙古包门前，众人皆跪，敬酒大臣上前为皇上敬酒，皇上尝酒，使臣等随众跪叩一次。其敬酒大臣，照例以大杯盛酒饮之。皇上尝过饽饽，移恩两侧后，尚膳正等抬进肉食，分发众人之肉食，则预先摆放。旋进酒桌，届时，领侍卫内大臣站起照管，带众侍卫斟酒。饮酒时，跪叩一次。接过酒杯，再跪叩一次。派侍卫等以大杯斟酒恩赏使臣等，令使臣等跪叩一次饮之。进肉食时，令绰尔齐等即上前作乐，布库手等摔跤。继令各类杂耍之众分别上前表演。宴毕，使臣等随我大臣等就地跪叩三次，引出带至其住处。是日，聚集之大臣、侍卫、官员等皆着补褂、蟒袍类常服。筵宴用桌等所有物件、杂耍人等，均皆交付内务府备办，交由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派人管理。圣上驾临时，排列仪仗，大蒙古包前备乐之处，则交付各该处，照前备办。其敬酒大臣，恭听皇上钦点。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来保敬酒。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转交侍卫处、内务府、蒙古衙门、武备院、统领衙门、銮仪卫、景运门、茶膳房）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4

赏赐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等荷包记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钦差副都统那木扎勒，前往使臣等之住处，赏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小荷包内各放银元宝一个；赏使臣玛木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大小荷包内各放银元宝一个。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5

侍郎玉保奏报会见玛木特等商议熬茶事宜片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侍郎玉保谨奏。

臣前往使臣玛木特等之住处，告知使臣等称，因尔等告请我陪同之章京等，拟同本大臣商议入藏人等贸易事宜，故此前来。玛木特等称，朝觐圣明之日，奉旨：尔等入藏人等贸易之事，著与玉保一同议奏。钦此。故而我等拟于来年九月十五日抵达哈济尔、得卜特尔卡伦地方。前曾与大臣言及，倘于卡伦地方贸易，仅携银两由彼入藏，似于事有益。前年，我等之进藏人众，夏季由噶斯路而行，遭遇蚊虻，马畜损伤甚多。相应此次前来，避过蚊虻，于九月十五日前后抵达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前往东科尔贸易，往返需时三个月，故拟过冬。等因具奏。我等之进藏人等，倘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贸易毕获得银两，或可于十月十五日赴藏。臣称，尔等拟于卡伦地方贸易，但取银两乎。除银两外，有无购买哈达、茶叶、绸缎等项，以便我等传召我属商贾至卡伦贸易。玛木特等称，除银两外，并无购买物项，即便购买少许物件，俟至藏地，再买亦可。臣告称，尔等拟于九月十五日左右行抵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贸易，十月入藏，未尝不可。依我之见，尔等与其九月十五日左右前来，毋如于八月初十日左右抵达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贸易，换取领银后，于九月初进藏，则大雪未降，且季节亦恰好，益于尔等之事。玛木特等称，大臣所言甚是，乃计便利我等之事言之者也。然我等之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已奏报大皇帝于九月十五日左右抵至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我等未敢擅便。我等以为，将我等所带些许货物贸易完毕，于正月十二三日自京城起程，一路趱行，于四月十五日左右至游牧地，禀告我等之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若按我等所议，则于四月底，派人至哈密送信；倘仍按原奏，于九月十五日左右前来，则免于遣人至哈密送信。请将我等来时留哈密之牲畜尽速贸易，俟吾等行抵哈密，可将驮包留后缓行，我等则尽速前行。臣又称，尔等拟于九月抵达，十月进藏亦可，然亦毋庸过急，俟过正月十五日起程即可。无论如何，且待本大臣会同我等之诸大臣商议。臣起身告辞，使臣玛木特告称，我等来时，带有宰桑吹纳木喀、哈柳、喇嘛商卓特巴寄给大臣尔及将军乌赫图之碗、荷包、小刀，大臣可带往乎。臣称，不必着急，明日再交付我等之章京等。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誊录，于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分别咨行额驸策凌等、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副都统傅清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告知玛木特等嗣后派使不得随带货物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

内大臣·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宴毕，使臣玛木特等退出，各自欣忭，称仰仗大皇帝之恩，得以观赏百戏之奇观，目睹稀世之珍物。玛木特我原本不多喝，仰蒙大皇帝仁爱，召至御前亲自赏酒，又降旨垂询，我焉敢回绝，惟有开怀畅饮。大皇帝所赏，犹如仙丹养身，全然不醉。再，所演布占绰克查戏，我前次来只是观赏而已，并不知其名，兹奉谕旨，始方得知，将此铭记于心，嗣后再见，即知乃布占绰克查也。其孩童有此技艺，何等之难，又如何学得。等因。连连称奇。其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皆云，玛木特前次来时，曾经得见，我等系初次观赏。似我等无名之辈，若非仰仗大皇帝之恩如此观赏，一生一世亦难得一见。等语。

使臣玛木特等又称，前日侍郎玉保与我等商议之事项，想诸大臣皆已知之矣。我等之进藏人等，于八月内抵达哈济尔地方，实于我等有利，然未告知我等之台吉，我等未敢擅便，望能尽早起程返回。若蒙诸大臣体恤，请将我等起程事宜尽速办理。臣等晓谕曰，上元节大皇帝尚令尔等观赏焰火。尔等之贸易之事，尔等可速行办理，一旦事毕，即可起程。等语。臣等告使臣玛木特等称，据原先之议定，若来使，既准乘驿，相应减少随行人等，不可携至货物；其贸易人等，须按规定年份，另行前来。等因。而尔等为使之人，次次携至货物，尚蒙大皇帝施恩，准令贸易，虽晓谕尔等使臣遣往，继来之使臣又携至货物。尔数次为使，均皆清楚，而今尔反倒携至如许货物。业经议定之处，永久遵行，始有诚信。此次我等共同议定，嗣后来使，务必遵循原先所定，减少人数，不得超过十数位，不携带货物为好。其贸易究于时宜贸易年份遣往也。玛木特等称，此次携至货物，皆为吾之过，我亦深感后悔。先前几次之事，皆为我所闻知者也。惟此次因允遣我至藏，故我违例，为我所需，携至货物。此种情由，我于边界处即已认错请求，仰蒙大皇帝施恩允准贸易，俟返回，定将诸大臣所言情形，告知我等之台吉，此后遣使不再随带货物。臣等又称，我等如此议定之处，可缮文赍往，可告知尔等之台吉，嗣后照此遣人可也。玛木特等称，甚好。伊等贸易之事，大概亦俟上元节之后方可完毕。开印后，于敕书上钤宝。二十一日，将敕书交付伊等，可令伊等于二十二、三日起程。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摘录，于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分别咨行额驸策凌、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7

丰泽园筵宴赏赐玛木特等并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

于丰泽园筵宴准噶尔使臣等时，谕玛木特等曰：尔等系蒙古人，喜好食肉，可拿小刀切而食之。视己所好，食用饽饽、果品。钦此。赏诸大臣饮酒时，召玛木特近前，交付赏其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问钟一个，谕曰：此乃知时辰者，指按其末端，即响动而知为何时。令其观赏。亦赏玛木特一只。旋亲赐酒二杯，降旨询曰：前次哈柳可一饮而尽，尔可乎。玛木特奏曰，仰仗大皇帝赏赐之恩，我饮之。言毕叩首，一饮而尽。派御前侍卫赏两位副使各一杯饮之。赏诸大臣饮后，所余一杯，又传召玛木特近前，亲自赏赐，玛木特叩首饮之。谕曰：伊已知礼，甚为恭谨，人亦慈善。玛木特叩拜，复赏金碟中所剩鹿尾一块。观看孩童登梯时，谕令带玛木特等出外靠近观看，而后仍令回原地入座。令布库等按厄鲁特例摔跤时，垂询曰：此乃按尔厄鲁特例摔跤者，仰面倒地，方了结乎。玛木特等奏称，是。我等厄鲁特等如此赤膊摔跤，仰面倒地后，方可了结。唱戏唱至聚福段时，晓谕玛木特等曰：此乃布占绰克查也。使臣等皆欣赏之。宴毕，玛木特等随我大臣等，于所坐之处三叩首，而后引出。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依例赏赐玛木特等银两缎匹等物折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时，其为首使臣，赏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其随行至京之厄鲁特，留肃州之厄鲁特等，人各赏银二十两、官用缎二匹、彭缎一匹、毛青布八匹外，其使臣及随行至京之厄鲁特等，若在冬季，赏皮袄各一袭、棉袍各一袭，倘在夏季，赏棉袍各一袭、双层纱袍一袭，及帽子、腰带在案。

拟赏此次前来为首使臣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随行厄鲁特十六人之银两缎布，仍照前例，俟临近其起程颁赐外，其赏留于哈密、肃州之厄鲁特二十七人

之银两缎布，即交付玛木特等，俟彼等行抵哈密、肃州，再行颁赐。其为首使臣玛木特，照例应时赏焰红妆缎面白鼠皮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赏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焰红妆缎面灰鼠皮袄各一袭，焰红妆缎面棉袍各一袭。除留哈密、肃州之二十七名厄鲁特外，赏现在来京十六名厄鲁特金字缎面羊皮袄各一袭，金字缎面棉袍各一袭，及帽子、腰带，一并赏赐。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多尔济，转交内务府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49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加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物品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去岁，因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遣哈柳进贡貂皮、进呈奏书，以颁敕礼，除赏缎十匹外，施恩加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珐琅器皿十八种在案。此次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敕书，除赏缎十匹外，如何加赏之处，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奏入，奉旨：著照例赏赐。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0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已派玉保伴送其进藏熬茶人等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据台吉尔奏称，承蒙大皇帝施恩仁爱，欣喜无任。兹我诵经人三百，约于兔年九月十五日行抵哈济尔等处。惟我等赴唐古特地方诵经人众内，有自带货物乘作法之隙售卖者，亦有径直带物前往诵经者。故请将携现成物件前往诵经之众，安置于哈济尔、得卜特尔过冬，俟赴东科尔贸易人众返回，与住哈济尔、得卜特尔之众会合，一同前往诵经。其阐扬黄教，逸安众生之处，

谨请大皇帝睿鉴。台吉尔仰副朕施恩仁爱之意，诸事皆遵朕旨办理，观如此恭顺，必能安抚属众，利裨尔部，朕甚嘉赏，已皆准照尔之奏请。又据尔使玛木特口奏，其资助我等诵经人等以牲畜、口粮之处，请降旨颇罗鼐办理；于东科尔地方贸易时，请皆以银两采买等语。颇罗鼐虽为受朕封号之人，然乃为远处他部，不可与内地民人相比。其资助与否，朕焉能降旨勉强。朕或施恩，照前赏补，与尔等之人事无所耽搁也。然此次颇罗鼐较前多加资助，亦未可料。再，经商人等相互间易物或银购，皆听其便贸易耳，朕如何降旨商贾等耶。虽如此，因此次尔特加奏请，相应亦非难事。兹前往照看尔等之人，仍已派出侍郎玉保，饬令玉保会同尔使计其便利商议办理。料尔使返回后，自会相告。台吉尔嗣后宜当益加恪守和睦之道，勉于利裨尔部，仰副朕弘扬黄教，安抚天下众生之至意而行。特撰敕书，交付尔使玛木特赍往。

随敕赏各色缎十匹，专特施恩，加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瓷器、珐琅器皿十八种。特谕。

（将此抄出，于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分别咨行额驸策凌等、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令玛木特等观看焰火仪注折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为议奏事。

查得，乾隆十年，令准噶尔使臣哈柳等，于西厂子观看焰火时，令乾清门行走之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坐廊下两旁。各省将军、副都统大臣等及入班大臣等，部、院、旗满洲大臣等，列坐阶下两侧。是日，陪同之章京，引使臣哈柳等至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由派往照看之大臣等照料进晚餐、饮茶。傍晚，圣驾将临，引使臣哈柳等进西南门入帷幄，于右翼首排大臣之末，留空隙立迎圣驾。圣上升宝座后，于右翼首排大臣末，留空隙而坐。侍卫等上茶，布库等摔跤后，施放爆竹时，令使臣等仍坐于原处观看。圣驾还宫后，仍引出西南门，至其住地在案。此次之来使玛木特等，正月十六日，令于西厂子观看焰火时，均依前例，令乾清门行走之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坐廊下两旁。前引十位大臣、入班大臣及增派之大臣等，均列坐阶下两侧。是日，由陪同之章京等，带使臣玛木特等，至中午时分自京城起行，至圆明园后，憩于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内，由所派照看之大臣等照料进晚餐，饮茶。圣驾将临，引使臣哈柳等进西南门，坐蒙古包内候驾。届时，带至帷幄内，仍照前例，于右翼首排大臣之末留空隙而立。圣上升宝座后，随大臣等跪叩一次，而后就座。侍卫等上茶，布库等摔跤后，施放爆竹时，令使臣等仍坐于原处观看。圣驾还宫后，仍引出西南门，带往畅春园之西花园南所东侧使臣等

先前之住所，歇息一宿，次日带至京城之住所。兹使臣等起程之日已近，相应拟将此次即作辞行礼朝觐，毋庸另行朝觐。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多尔济，转交吏、兵二部、内务府、蒙古衙门、侍卫处、步军统领、善扑营、圆明园总管、武备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前令使臣观焰火曾御赐酒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前令准噶尔使臣图尔都、哈柳于西厂子观看焰火，均于赏诸大臣饮酒时，召使臣近前，亲自赐酒。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赐伴送玛木特等官员银两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使臣等时，曾赏派委伴送之章京治装银二百两、笔帖式银一百两。由肃州派委护送使臣前来之通事兵，赏银五十两在案。此次来使玛木特等返回时，仍派原伴送而来之理藩院主事尚图、笔帖式达善伴送，相应照例赏主事尚图银二百两、笔帖式达善银一百两，赏通事兵张顺、王力银五十两，用于治装。

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奏入，奉旨：著支取赏赐。钦此。

（交付中书傅俊，由内务府如数支取银两后，交付尚图等外，转交付内务府、蒙古衙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遣派伴送赴藏熬茶使臣章京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臣等遵旨，会同侍郎玉保商议遣派照料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章京之处，章京等内，刑部蒙古郎中巴哈达、理藩院蒙古员外郎唐鲁，均通蒙古语，前驻藏，亦曾办过使臣事务，故拟派往该二员。谨此请旨。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赫成额，转交蒙古衙门、刑部。再，奉旨：其如何赏赐之处，赏之。钦此。将此另行办理）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5

筵宴日加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吊灯等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五日

筵宴之日，钦差副都统那木扎勒，加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吊灯两对、玻璃碗一对、玻璃壶一对；加赏使臣玛木特台灯一对、玻璃壶一对。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使臣起程日期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内大臣·户部尚书臣海旺等谨奏。

臣等晓谕使臣玛木特等并转降谕旨曰，因尔等请速返回，今日以饯行礼，令尔等瞻

觐大皇帝圣明，观赏火戏。俟尔等贸易之事尽速完结，可于二十二三日左右起程。玛木特等喜极，告称，此诚系大皇帝之恩也，吾等之意，倘于本月二十一二日得以起程，可尽早抵达游牧，将会同侍郎玉保商议之处，告知我等之台吉，依约遣人，则于我等之事大有裨益。再，大皇帝所赏物品甚多，务请赏骡驮往，相应时日过久，我等拟抵宁夏之后，令驮包随后，我等先行前往肃州，稍事处理贸易之事，即由彼轻装速回游牧。臣等云，尔等贸易之事，此间须速结，即于二十二日起程可也。再，拟由宁夏先行，亦非难事，可交付伴送章京等。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7

使臣玛木特等观焰火时所赏物件未曾具奏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四日

令使臣玛木特等观看焰火时，赏赐物品，曾拟具奏，因宫内均已备办停当，故未具奏。嗣后遇有类似之事，仍需具奏。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8

兵部尚书班第等奏报玛木特等观赏熬山灯时称奇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兵部尚书臣班第等谨奏。

遵旨引玛木特等，观赏正大光明殿两侧熬山灯鸣乐。玛木特及随行厄鲁特等，皆赞叹惊呼、大笑不止，纷纷告称，仰承大皇帝之恩，目睹如此神奇绝美之物，实乃前世之福，千载难逢也。乃吾等无名之辈，不仅不能亲眼目睹，耳闻亦难者也。一时眼花缭乱，难以铭记，惟有欣感祈祷外，委实难以言表。等语。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59

带使臣玛木特等观赏焰火觐见仪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带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以饯行礼，于西厂子瞻觐圣明，观赏焰火前，奉旨：著派尚书来保陪同，与大臣等一同带使臣玛木特等，先行观赏正大光明殿安放熬山灯。钦此。是日，陪同之章京等带使臣等至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由大臣等照看，赏食饭食毕，入南路正门旁左翼门，行经出入贤良门右侧门，至正大光明殿观赏熬山灯后，仍由原路引出，坐西南门外所支蒙古包恭候。观赏火戏时，钦派御前侍卫等亦与御前行走蒙古王、额驸一同坐于廊下。圣上升宝座后，侍卫等上茶毕，令布库等开始摔跤，进呈黄酒、果品。圣上亲赐蒙古王、贝勒、我大臣等内数人以酒，饮毕，召使臣玛木特近前，亦赐酒饮之。旋复召玛木特近前，交付赏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使臣玛木特之物。继于我大臣等内，复赏数人以酒时，侍卫等为其余诸大臣、副使、随行而来厄鲁特等斟酒。旋又召玛木特近前，亲赐黄酒饮之，令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等跪于阶下，亦赏酒饮之。开始放灯，进各样饽饽、肉食，火戏毕，圣驾还宫后，引使臣等出。

（嗣后缮写仪注时，著照此缮写）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0

使臣玛木特等观赏焰火时颁降谕旨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引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以饯行礼，于西厂子瞻觐圣明，观赏焰火时，圣上召玛木特近前。颁降谕旨曰：今为上元节，故带尔等前来观赏焰火。尔等之事皆已完竣，俟尔等治办妥当，即可起程返回。路上好走。问尔等之台吉好。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1

赐酒玛木特等人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钦赐御前行走蒙古王、额驸、大臣等内数人酒饮后，召使臣玛木特近前，亲赐黄酒三杯饮之。派御前侍卫，赐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各赏黄酒一杯饮之。其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漳绒六匹、漆盒一对、珐琅瓶一个、象牙盒一个、火镰一个，遵旨交付后，又赏玛木特漳绒二匹、漆盒一对、象牙盒一个。赐诸大臣饮酒后，将所剩黄酒，复召玛木特近前饮之。降旨曰：玛木特已知礼，甚为恭谨，人亦仁慈。钦此。遂令与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衮布、敖汉王吹木皮勒、喀尔喀世子成衮扎布、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相识，又降旨告知固伦额驸色布腾班珠尔乃朕之婿。亦召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跪于阶下，赐饮黄酒。

（此未复奏，仅记入档）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2

使臣等观看焰火情形记注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玛木特等闻知施放烟花爆竹、演奏音乐，欣喜称，实乃妙音奇观也，目不暇接，仰仗圣恩，吾等小人，得见未曾目睹之物，得听未曾耳闻之乐。放焰火时，初极惊奇，环顾四周，似甚恐惧，后始释然，赞叹奇妙。行抵住处，与其属下人等一同，连声称赞，又模仿跳灯笼舞人等动作。告知章京等称，感激大皇帝不尽之恩，指达尔汉王等令彼等认识。等语。谈论饮酒，直至三更，始方就寝。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交付敕书仪注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交付颁降准噶尔敕书时，若在圆明园，令使臣憩于吏部官房，赏食饭食后，带至正门前跪伏，交付敕书及赐物。此次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于本月二十日钤玺，二十一日交付，相应仍照前例，带玛木特等至圆明园，憩于吏部官房，赏食饭食后，引至正门前跪伏，一并交付敕书及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物件、赏使臣玛木特等之物件。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永泰，转交内务府、武备院、蒙古衙门、茶膳房）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4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报准噶尔来使事件抄送额驸策凌等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等来京，将其赍至奏书、所议事件及圣上颁降谕旨等，概行抄录，咨送两路将军大臣等去讫。今玛木特等事毕，于二十二日起程返回，相应将此次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奏书，使臣玛木特等口奏之语，圣上颁降谕旨，及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及与彼等所议事件，概行抄录，咨行额驸策凌等、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各一份外，因赴藏熬茶，相应亦抄录一份，咨行副都统傅清。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撰文五份钤印；将应咨行六项事件，亦抄录六份，一并包裹封装，于正月二十五日，咨行额驸策凌、提督李绳武、总督庆复、巡抚黄廷桂、副都统傅清各一份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5

军机处为拨给使臣等乘骑马匹事咨兵部文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军机处咨行兵部。

本月二十二日，遣返准噶尔使臣等，其所乘驿马十九匹、负驮马八匹、导引马六匹，伴送使臣理藩院主事尚图、笔帖式达善、领催伊勒哈，及随之而来两名通事兵应骑驿马，拟由尔部，均照彼等原先携至票照，从速办理拨给。再，护送使臣等，需派绿旗官二员、兵三十名随行。其乘驿勘合、火牌及调遣官兵之信票，著均交付于主事尚图等。

使臣等将沿边自宁夏路前往。

为此咨行。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6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玛木特等祇领敕书赐物片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内大臣·尚书海旺等谨奏。

交付准噶尔使臣玛木特以敕书时，彼等遥见敕书捧出，即跪地恭候，祇领之后，顶礼膜拜，手持赍捧。点交所赏物件时，皆跪地等候，交付众人已毕，一同叩恩。旋与大臣我等彼此问安，互致安好。观其感恩欣悦之意真切，举动甚为敬谨笃诚。

等因，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7

军机处为支付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军机处咨行户部，为知照事。

先前本处因准噶尔使臣返回时，需用驮运物品骡三十匹，故将此咨行都察院办理外，其应给付雇骡价银，俟接都察院咨文，即行办理给付。等因咨行尔部。兹使臣等返回，仅取用骡二十四匹，故而尔部俟接都察院咨文，即将如数给付雇价银之处，照例办理。

为此咨行。

（照此缮文钤印，交付中书巴扬阿，转交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8

军机处为支取雇骡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军机处咨行都察院，为知照事。

本处前以准噶尔使臣返回时，约需驮运物品用骡三十匹。等因行文尔院。兹使臣等返回，仅取用骡二十四匹。将此须由尔院依例咨行户部，支取雇价银。

为此咨行。

（将此缮文钤印，交付中书巴扬阿，转交都察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69

主事尚图等为已带玛木特等自宁夏起程前往肃州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尚图等带领使臣等自京城起程，二月二日安抵宁夏。据玛木特告称，前于京城我曾禀告大臣等，俟我等行抵宁夏，将行包留后，我等前行至肃州，料理贸易事务，并由彼轻装趱行至游牧。今既至宁夏，我拟与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于随行十六人内，留三人照应驮包，率十三人随同理事官前往肃州。等因。是故，尚图照玛木特所禀，将所留照应驮包之三名蒙古人、二十四件驮包，由京支付雇骡价银之一半，计银一百八十二两四钱，均皆交付笔帖式达善，吩令沿途好生照看驮包，随后而行。尚图我带领使臣玛木特等十六人，已于本月十一日自宁夏起程，前往肃州。

为此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70

主事尚图等为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等行抵肃州出痘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顷将尚图我等照依玛木特所禀，于二月十一日自宁夏，令笔帖式达善率带二十四件驮包，三名蒙古人后行，尚图我带领玛木特等十六人先行前往肃州之处，业经具报大臣等。兹尚图我带领使臣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及随从十三人，于本月十九日抵达肃州。二十四日，据玛木特等告称，我等自宁夏趱行，行抵肃州，拟料理我等贸易事毕，即行起程，孰料杜喇勒哈什哈浑身疼痛，卧病在床，随行之根敦扎布等人亦患病，经大夫诊断为出痘，我等蒙古人甚是惊恐，不能住在一起，相应请准我及巴图蒙克率带随从而来人等，择城外僻静处住二三日，以候杜喇勒哈什哈、随从根敦扎布等可否稍愈之消息。杜喇勒哈什哈处，将随彼前来之额木齐巴雅尔、现正出痘之根敦扎布等，一并留七人照料。请理事官仍交付地方官员，好生照管杜喇勒哈什哈及随从根敦扎布。等因。尚图我当即饬令肃州文武官员，将玛木特、巴图蒙克及随行人等，移至城外居住，好生照管杜喇勒哈什哈及随从根敦扎布等外，笔帖式达善率带二十四件驮包，三名蒙古人，于是日抵达肃州，将驮包、人等皆一一交付玛木特等。再，玛木特等住城外，俟将其贸易之事办妥，即行起程，或等杜喇勒哈什哈、随从根敦扎布病愈，一同起程之处，容另行具报。

为此呈报。

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将此文于初六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71

主事尚图等为副使杜喇勒哈什哈因痘亡故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七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本月二十四日，尚图我将副使杜喇勒哈什哈、随从根敦扎布出痘，使臣玛木特、副使巴图蒙克及随行人等，移住城外等情，业已具报大臣等。旋于二十五日晨，据照看使

臣等住处之知州衙门前来之人告称，今日五更时分，出痘副使杜喇勒哈什哈亡故，尚图我等立即前往验看，又至城外，会见使臣玛木特等，玛木特等称，杜喇勒哈什哈无福，故而病故，我等不能前往彼处，即便其同处者，我等亦忌讳见面。为办理其丧事，请喇嘛念经，装殓出殡之处，彼已缮文，交付额木齐巴雅尔去讫。等语。尚图我等为办理杜喇勒哈什哈丧事，已饬令地方官员，照玛木特交付额木齐巴雅尔等之处办理。

为此呈报。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7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闻副使杜喇勒哈什哈病故不必赏银片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

查得，先前跟随准噶尔使臣而来之厄鲁特等内，倘于京城出痘亡故者，曾恩赏银一百两。此次副使杜喇勒哈什哈行抵肃州，因痘亡故。其丧事，玛木特等已指派办理，且料此间使臣等早已自肃州起程，即将出卡。现今即便行文，亦难赶上，相应照前次来京城亡故人等之例，似毋庸赏银。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将尚图等所报之文一并奏入，奉旨：知道了，不必赏。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73

主事尚图等为报根敦扎布病故及玛木特等离开肃州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等之主事尚图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二月二十五日，尚图我曾将交付地方官办理出痘亡故杜喇勒哈什哈丧事之处，具报大臣等。兹出痘之根敦扎布，于是月二十七日亡故，遂一面告知玛木特等，一面饬交地方官，办理根敦扎布之丧事。将此报知大臣等外，三月初二日，贸易事毕，使臣玛木

特、副使巴图蒙克率随从三十六人，于是日自肃州起程。玛木特等如于宁夏地方所禀，留驮包于后，率巴图蒙额及随行三十六人内之十四人，在前趱行。故此，尚图我带领玛木特等十六人前行，其初二日未及起程，下榻城内之额木齐巴雅尔等六人，由笔帖式达善带领，初三日自肃州起程，赶上玛木特等之驮队后，一并在后行之处，一并具报。再，俟玛木特等抵达哈密，将另行具报。

为此具报。

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将此文于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74

赏赐此次准噶尔来使物品清单※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乾隆十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引领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于雍和宫大和斋朝觐时，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鼻烟壶一只，赏玛木特鼻烟壶一只。

十二月二十八日，钦派那木扎勒至使臣等之住处，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各装银元宝一个；赏玛木特大荷包一对，各装银元宝一个，小荷包两对，各装银元宝一个。

乾隆十三（二）年正月初五日，于丰泽园筵宴时，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妆缎二匹、漳绒二匹、宁绸二匹，珐琅器二种，玻璃器六种、磁器两种；赏玛木特大缎四匹、玻璃器四种、银二百两；赏副使巴图蒙克、杜喇勒哈什哈，各银五十两。钦派旺扎尔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无量寿经一部、玻璃壶一对、有盖玻璃碗一对；赏哈柳玻璃壶一对、问钟一个。又派那木扎勒，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悬挂灯笼两对、玻璃碗一对、玻璃壶一对；赏玛木特台灯一对、玻璃壶一对。圣上升宝座后，又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问钟一个、玉如意一柄；赏玛木特问钟一个、玉如意一柄。

正月十六日，引领使臣玛木特等，于西厂子朝觐，观赏焰火时，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漳绒六匹、漆盒一对、珐琅壶一个、象牙盒一个、火镰一个；赏玛木特漳绒二匹、漆盒一对、象牙盒一个。以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敕书礼，赏缎十匹外，施恩加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器、珐琅器皿十八种。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3）

375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指派与准噶尔使臣议事大臣片

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至，曾派阿克敦、海望、班第、纳延泰与之议事，派内务府堂郎中庆恩、理藩院主事伊兴阿、伴送使臣之主事尚图加以照看，派海望、纳延泰统管。照看此次所来使臣安几等，仍派内务府堂郎中庆恩、理藩院主事伊兴阿、伴送使臣之章京外，海望、纳延泰均不在京，相应派阿克敦统管照看。将应派一名大臣，由京城所留大臣内酌选，缮具绿头牌呈览，谨请钦点。此间虽暂不同使臣等议事，俟驾进京，前次派往与使臣等议事之大臣等内，仅剩阿克敦、海望，且无与使臣等说蒙古语之大臣，约计纳延泰抵达之日期，在使臣等抵达京城之前，尚不能到达，请准咨文纳延泰，将其应办事项，从速完结，计使臣等抵达京城之期，倘能于三月底返回京城，计纳延泰在内，议事大臣方为三人，尚缺一名大臣，相应亦令补行派往照看使臣等之大臣议事。俟有旨下，容臣另行寄信纳延泰。

又查得，前次所来使臣等，均令下榻位于西华门外街南侧内管领等之办事房屋中，所需蒙古包帐、口粮、饼果、使用器皿、柴薪等项，及拨给驿马、看守官兵、役使人等，均分别交付该管之处，照例备办。将此亦寄信来保，交付在京军机处官员等，凡应备办事项，均照前例备办可也。

等因，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著派兆惠。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76

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准噶尔使臣乾清宫瞻仰仪注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为议奏事。

本月十二日，将率此次前来之准噶尔使臣安几等瞻觐圣明，拟仍照前例召集入班大臣、增派大臣等。届时，聚集大臣等各携坐褥入乾清宫，入班排列，著十位大臣在前入座，后扈两位大臣立于后，御前侍卫等立于宝座附近，豹尾班列于宝座两侧，乾清门侍卫等立于豹尾班之后。丹陛两侧各立侍卫二十名。乾清门两侧，各立值班章京一名、侍

卫二十名，阶下每侧立侍卫二十名。再，使臣路经街道城门，增派章京、护军、步兵、披甲等排列整齐之处，交付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命派往照看章京等，翌晨率使臣等由西华门入熙和门，令于照门赏食克食。俟皇上御乾清宫宝座，由尚书纳延泰及奏蒙古事侍卫等，引使臣等入乾清门西侧门，由西侧拾阶而上，空出丹陛中央，令使臣安几、敦多布、随行厄鲁特等排列，以初觐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使臣等由乾清宫西侧隔扇门而入，于右翼前排大臣等之队末跪叩一次，留出空隙而坐。其随行厄鲁特等，令坐于隔扇门外右侧台阶上。皇上用茶时，臣等带领跪叩，赐茶时，令其叩首饮之。颁降谕旨之时，令其跪地聆听。事毕，仍由西侧隔扇门引退，出照门、西华门，带至住处。

当日聚集大臣、侍卫等，拟仍令服素服。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7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导引准噶尔使臣入宫大臣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先前率准噶尔使臣玛木特等瞻仰之时，曾由尚书班第、纳延泰、侍郎玉保引入。兹班第、玉保皆出差在外，率此次前来使臣安几等瞻仰之时，除尚书纳延泰之外，请圣上酌情再派两位大臣。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奏入，奉旨：著派勒尔森、阿尔彬。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78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准噶尔使臣乾清宫瞻仰时入班大臣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等抵达瞻仰圣颜，曾因入班大臣无多，臣等具呈满洲大学士、尚书、内阁学士、副都统之职名，酌情遣派，入班就座。兹令使臣安几等瞻仰，仍照前例将未入班满洲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满洲蒙古副都统及前年增派入班大臣等之职名，缮具绿头牌，一并恭呈御览。俟上酌定，匀至两翼列班就座。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奏入，奉旨：著派来保、傅恒、哈岱、盛安、色贝、法畴、海昌、奇通阿、丰安、法尔萨、英泰、庆泰、斋德倍、德龄、德通、穆赫廉、乌凌阿、沃永果、索住、雅尔胡达、钟靳、萨音图、恒禄、鄂托、明图、赫绷额、策楞、瑚必图、苏呼吉、鄂弥达、颂春、乌赖、明安、弘赢、乌雅图、石图、博庆额、法珠纳、尚坚保。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79

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等携至货物请求交易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内大臣·尚书海望等谨奏。

奴才等带使臣安几等瞻毕圣明出来，据安几等告称，适才瞻觐圣明，诸凡皆已降旨详加开示。我等惟有铭记，俟至返回，告知我等之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大皇帝因有皇后之大事，未能宴赏，亦未亲赐酒，故特意降旨。我等亦为人也，遇此大事，岂有希冀筵宴恩赏之理耶，我等亦于心不安。再，我等之人前次来，均曾瞻拜旃檀佛，请择日令我等叩拜。另，我等之属下人等，仍携至些许货物，现天已热，请大臣等速令我等交易起程。等语。奴才等称，我等并无耽搁之项，尔等意欲何时起程皆可。尔等所告之处，已知晓矣。等语。言毕，将使臣带至住处。

查得，先前因准噶尔使臣等带至货物，奴才等已明白晓谕再来则不可携来货物。前年，使臣玛木特等来，曾因携来货物而具奏，陈明先前之约定，将不可再携货物前来之处，缮文赍回。此次，安几等又携至货物若干，此次若为不准携带，不加晓谕，则继而佯装不知，携至更多，亦难逆料。奴才等拟于前往使臣等之住处之日，将其使臣等再来时不可携带货物之处，复行晓谕外，其现在携至货物，准其照前交易。交付照看使臣等之章京，视其得便，趁带至弘仁寺叩拜之机，倘拟前往嵩祝寺，亦可带往。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奏入，奉旨：知道了。准使臣等前往弘仁寺、嵩祝寺、雍和宫。此去也，尚书纳延泰得暇，则带之去，若无暇，则交付喇嘛等，酌情于弘仁寺、嵩祝寺，召集喇嘛二三百名，于雍和宫召集喇嘛六七百名。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安几等银两物品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所派使臣时，赏正使银一百两、御用缎二匹、官用蟒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赏副使银五十两、官用蟒缎一匹、御用缎二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赏随行来京及留肃州之厄鲁特等皆银各二十两、官用缎各二匹、彭缎各一匹、毛青布各八匹。若在冬季，其使臣及随行来京之厄鲁特等，人各赏皮袄一袭、棉袍一袭；若在夏季，人各赏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及帽子、腰带等在案。

此次前来之正使安几、副使敦多布、随行厄鲁特十三人，所赏银两、绸缎、布匹，仍照前例，于其临近起程时赏赐外，其赏留于肃州之十三名厄鲁特之银两、绸缎、布匹，即交付安几等，俟彼等抵达肃州，再行转赏。正使安几、副使敦多布、照例各赏应时焰红妆缎面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其随从厄鲁特，除留肃州者外，其来京城之十三人，各赏金字缎面棉袍一袭，夹层纱袍一袭，并凉帽、腰带等。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阔占，转交内务府、蒙古衙门去讫）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1

尚书海望奏闻告知使臣安几等不准携带货物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内大臣·尚书臣海望谨奏。

奴才等问安几等曰，昨带尔等瞻觐我等之大皇帝时颁降谕旨，尔等皆已铭记乎。据彼等告称，我等大致记得，亦不甚明了。大殿内嘈杂，且相距亦远，因我等首次瞻觐，敬畏大皇帝之威严，不知所措。先前我等之使臣前来，瞻觐大皇帝事毕，所颁谕旨，曾由大臣等缮文给付，相应请大臣等怜爱，可否缮文予我等。等语。奴才等称，善哉，可缮文给付。安几等又告奴才等称，我等之哈柳返回，曾告称大皇帝讲蒙古语甚好。昨日

我等瞻觐之时，大臣尔给我等转降谕旨时，忽闻大皇帝用蒙古语颁降谕旨，甚是惊奇，故而未能铭记谕旨。后又奉大皇帝谕旨：先前之来使，朕曾亲手赐酒。俟尔等再来，将施恩筵宴尔等，亲手赐酒饮之。钦此。闻之甚切，语调流畅清晰，委实神奇，乃如何学得耶。正在赞叹间，奴才等告知安几等称，尔等先前所来所有使臣，以初觐礼令其瞻觐时，因大殿两侧就座大臣众多，若以蒙古语降旨，恐我大臣等听不懂，故用满洲语降旨我等，再转降尔等。大皇帝之蒙古语，远胜于我等。我等之言语，原本欠缺，亦不连贯，且遗漏舛错之处甚多，经我等之大皇帝用蒙古语修正，降旨补齐。继令使臣等入内宴赏、瞻觐之时，皆以蒙古语降旨，委实神奇。昨令尔等瞻觐之时，既如此也。我等之大皇帝明鉴凡有外藩所派似尔等之使臣，及我内外蒙古王、贝勒等，逢新正来觐，随围行走，需用蒙古语，即始阅读，三四年间即已如此流利。且极善狩猎，无人匹敌。而于唐古特经，亦甚精通。寻常喇嘛等所念经调，全然不及。言毕，安几等云，大皇帝乃佛也，集千聪、千眼、千耳而成大皇帝。因聪睿盖天下，理当超群诸凡。等语。奴才等又告安几等曰，昨尔等告请拟往旃檀寺礼拜、准交易所携物品之处，业已具奏。我等之大皇帝以尔等系蒙古人，笃信佛法，准令前往旃檀寺、嵩祝寺、雍和宫叩拜，并传令商人与尔等从速贸易。等因相告。安几等均皆欣悦，云此乃大皇帝之高厚之恩，我等于后天十五日，即往三寺礼拜。若与我等贸易之人来，我等即尽快贸易。奴才等告安几等称，去岁因尔等之玛木特携至货物，业令明白告知尔等之台吉，若遣使前来，则照原定之例，不可携带货物。亦拟文赍往。尔等此次携至物品虽属无多，然亦有悖原议。若再来使，断不可携带。将此须谨记，告知尔等之台吉。等语。安几等称，原定者属实。惟由我处遣使时，皆选干练可靠之人派遣，不予官办，自备资斧而来，无论如何需多带牲畜、行粮。进入大皇帝境内，一应皆系官办，故乞大皇帝恩典，将我羸瘦牲畜，应牧放者牧放，应售卖者作价，于我等大为有益，且将物品携至大皇帝金城之名地，换些杂物，带给妻孥，赠送亲友，在所难免。去岁因嘱咐过玛木特，故此次我等携之甚少者，即缘于此。无论如何，定将此等情形，皆告于我等之台吉、斋桑。等语。安几等又告奴才等曰，前日我等曾告请将赴肃州贸易之人皆为二百人，每年贸易，大臣等意下如何。奴才等称，前日我等已明白告知尔等矣，复又有何言。安几等曰，我等之理事宰桑等嘱咐我等，尔等抵京后，告知大皇帝、大臣等，我等之地方遥远，若一次贸易仅去百人，难于照管，毫无益处，往返徒劳，故告请大臣等。等情。奴才等曰，尔等之宰桑等之言，尔等已告知我等，我等所议原定事项，不可违悖，宜永远遵行。此等言语，尔等须谨记，告知尔等之宰桑即可。安几等称，将转告我等之宰桑。

为此谨奏。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2

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增加准噶尔赴肃州贸易人数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据准噶尔使臣安几等告请，将其赴肃州贸易之人，每次定为二百人，每年前来贸易。查得，原先之议定，来京贸易之年，人不得超过二百，至肃州贸易之年，为一百人。后使臣哈柳来，称其众来京贸易艰难，亦请改在肃州，遂奏准其请，现为隔年来肃州贸易一次。此来也，若为应来京之年，为二百人，应赴肃州之年，则为一百人，此乃已定之事，理应驳回。兹蒙圣主施恩，谕令将前来贸易之人各为二百之处议奏。钦此。钦遵。将准噶尔赴肃州贸易之人，皆定为二百，仍隔年来贸易一次。将此交付与使臣等议事大臣等，转告使臣安几等，肃州乃我边地，方圆极小，不便年年由各地遣往与尔等贸易之人，乃尔等明知者也。将此仍照原定之例，隔年前来贸易一次外，所谓百人来肃州贸易不便于照看之处，经我等之大皇帝睿鉴，降旨：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效法其父，极为恭顺，甚属可嘉。逢其一百人来肃州贸易之年，恩准增加一百人，亦为二百人前来贸易，此乃朕之殊恩。嗣后，断不可复以增加人数及每年前来贸易，请求变更定例。等因降旨之处，晓谕使臣等外，颁降之敕书内，亦将缮入。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奏入，奉旨：是。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3

尚书海望等奏闻使臣安几等雍和宫礼佛情形折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内大臣·尚书海望等谨奏。

照管准噶尔使臣等之官员等，带领使臣安几等入雍和宫栅侧门，引入达喇嘛簇勒齐木达尔济屋内落座后，安几、敦多布二人极为欣喜，告知奴才等称，我等仰承大皇帝之恩，今日得拜具有大福且久仰不曾瞻觐之旃檀佛祈福，继又入大观音殿拜谒祈福。其佛尊楼阁，如何建成耶。目睹者，信其人造，似我等未睹之人，定以为断非人为，乃天工所成也。大皇帝乃统领天下之主，造此佛寺，皆仗大皇帝之福力。若非因弘扬黄教之至

意，佛天助成，断难造就，委实神奇至极。由彼又带至章嘉呼图克图所住寺庙，一一礼佛，并向章嘉呼图克图台座叩头祈福。言称抵此三寺，拜谒诸佛，得遂我愿，喜而忘食矣。大皇帝施此鸿恩，委实无量。嗣后不仅利我等之此生，即便来生，亦必转世为人。我等惟有感激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恩外，无以言表。等语。赏食喇嘛等所备茶果后，奴才谓安几等曰，我等初次见面时，据尔等称，来肃州贸易之百人不敷，请再增百人，请亦为二百人，每年前来贸易。此乃我等之宰桑禀请诸大臣之言，并非具奏大皇帝者。故而我等将不便准行之处，晓告尔等，并未具奏大皇帝。前日我等来时，尔等又再三提及，确因不便准行，我等仍以原话回复，令尔等将我等之言，告知于尔等之宰桑。言毕散去。兹已遇便将此具奏大皇帝。奴才等站起，告知有大皇帝谕旨，闻此，二人立即一同跪地，颁旨完毕，安几等叩头起立，告知奴才等曰，大皇帝至仁，兹恩准遇我来肃州贸易之年，照准所请，将百人再增一百人，亦为二百人，于我等大有裨益。将此告知我等之台吉后，将益加欣感大皇帝之恩也。等语。奴才等称，尔等谨记，如实相告，颁给尔等台吉之敕书内，亦将缮入。等语。晓谕彼等。安几等拟拜佛，入天王殿，瞻拜四层大殿、乐师坛两侧殿之供佛，均皆叩拜祈福。见各殿皆有喇嘛念经讲经，赞叹曰，似此神奇大寺盛会，我等焉能得见，仰仗大皇帝至恩，得以瞻拜三世佛，于我等之三世皆有裨益。观此数寺庙之供佛及喇嘛等诵经情形，委实神奇壮观，无所不包，黄教之振兴，亦理所应当。今日仰承大皇帝之恩，遂我宿愿，且又照准我等所请，我等委实喜上加喜。言毕，带至住处。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将颁降敕书赏赐物品缮入敕书内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去岁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所遣使臣玛木特返回时，随敕赏缎十匹外，曾施恩加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磁器、珐琅器十八种。是以，此次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敕书时，仍照前例赏赐之处，谨缮入敕书，恭呈御览。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5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

据台吉尔之奏书内称，去岁为念经事具奏，蒙大皇帝降旨，俯准我之所有奏请。又为我等念经人等之便利计，恩准于哈济尔地方贸易，故而欣喜无比。等因。感激朕恩，极为恭顺具奏，朕大为欣赏。又据奏称，我等先前自土伯特地方延请之贤明喇嘛等，大半已故，其余已因年迈，拟归土伯特地方。其准由何路行走，派少许人等送至土伯特地方，弘扬黄教，安逸生灵之处，伏祈大皇帝睿鉴。等语。我等之原议，并无将尔处所有唐古特喇嘛，俟其年迈送归藏地之处，且此等喇嘛，乃住尔处年久，年事已高之喇嘛等，更为熟悉经典。彼等乃出家人，身在何处，无所区分。即便我等之来京土伯特喇嘛等，亦从无返回原籍者，此事不便准行。再，据尔使安几口奏，我等之台吉祈请大皇帝之恩，赏给喇嘛等，以推兴黄教。等语。振兴黄教，在于各自之心诚，佛法遍及天下，惟关经典，无关念经之人也。若言须延请他处喇嘛，方可兴教，则尔处喇嘛等不能兴教乎。朕乃天下之大皇帝，凡事惟但循理而行，其悖理不可行之事，岂可拘泥。延请喇嘛等之事，先前尔父奏请之时，其不可行之处，朕已详尽开示，明白降旨，未曾准行。兹台吉尔请，又岂有准行之理耶，断不能准。再，尔等之使安几等又告知我等之大臣，我等应来京城之二百人，经奏请大皇帝之恩，亦准于肃州贸易。惟逢应至肃州贸易之年，定为一百人，人少不敷看管，相应逢应来肃州贸易之年，再增一百人，亦为二百人，每年至肃州贸易。等语。我等之大臣答复，此皆原定之事，断不得更张。并具奏于朕。肃州乃我边地，商人稀少，遣往与尔等贸易之人，地方遥远，不便每年贸易。仍照原定之例，隔年前来贸易一次。因台吉尔效法尔父，极为恭顺，所行可嘉，故特施恩，于应来肃州贸易之年，将贸易人数增加一百，亦为二百人。此乃朕之特恩，嗣后倘再祈请遣人、每年前来贸易，拟更改约定之处，断不可行。台吉尔但效法尔父，永修和好之道，仰副朕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之至意，则可永沐朕恩也。是故，撰拟敕书，交付尔使安几等赍往。

随敕赏各色缎十匹，格外加恩赏蟒缎、妆缎八匹，玻璃、瓷、珐琅器十八种。特谕。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6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赏赐伴送使臣等返回官员银两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先前遣返准噶尔使臣时，曾赏派委伴送之章京治装银二百两、笔帖式银一百两。由肃州派委护送使臣前来之通事兵，赏银五十两在案。此次前来之使安几等返回时，仍派原护送前来之理藩院郎中甘布、笔帖式德鲁顺伴送。相应照例赏郎中甘布银二百两、笔帖式德鲁顺银一百两，通事兵张顺、王利银各五十两，用于治装之处，恭谨请旨。

等因，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7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雍和宫诵经仪注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今日于雍和宫召集千名喇嘛念依如格勒经时，将御临黄凉棚搭于天王殿前东侧，于宝座台上置放宝座。令前引十位大臣，列排坐于凉棚前东面，后扈两位大臣侍立，豹尾班侍卫列于天王殿两侧山墙前。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计宝座东面所能容纳站立。二位呼图克图所坐二榻，于清宁门内面向天王殿放置。供献之黄案，自呼图克图等所坐榻前往后排列。其念经之千名喇嘛，分东西两侧对坐，自西侧狮子往南，稍离喇嘛等，令满洲文武大臣等西向挨次排列入座。准噶尔使臣安几等，随首排大臣之末，留空隙而座，其随行厄鲁特等随之而坐。引领使臣之尚书纳延泰等，酌情照看使臣入座。其使臣等，于午时前自住处引至，令憩于雍和宫达喇嘛房内，赏食饭食。念经喇嘛等所坐毡褥，暂免铺设。圣上驾临时，令千名喇嘛及呼图克图等皆于清宁门外两侧跪迎，引使臣安几等往前跪迎，俟圣上驾临东书院，令铺喇嘛等之坐褥。钟鼓楼前之两侧，排列念经队伍，引入诸大臣排列，亦引入使臣等，令于就座处站立。届时奏闻，驾临之时，均令跪地。圣上升座后，令二位呼图克图就榻入座，令念经喇嘛等入座，众大臣、使臣等皆叩头入座。喇嘛等念经毕，于黄凉棚东侧放置矮榻，令二位呼图克图面西而坐。旋进

茶，献皇上茶时，众皆跪地，皇上用茶时，众皆叩首。继依次为二位呼图克图、坐首排喇嘛等、首排及次排大臣等、使臣等进茶。上还宫后，由臣等照看其余人等饮茶。饮茶毕，由照看之章京等引使臣等出西侧门，带至其住处。念依如格勒经时，由都统旺扎尔向佛尊、呼图克图敬献哈达。

是日，聚集之大臣、官员等皆服素服。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8

尚书海望等奏闻雍和宫道场毕使臣安几等欣喜情形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内大臣·尚书臣海望等谨奏。

照看准噶尔使臣等之章京带安几等，于扎萨克喇嘛簇勒齐木达尔济屋内歇息用茶毕，安几等问奴才等曰，料今日于此寺做大道场也。奴才等答称，今日我等之圣上，特令为大行皇后念依如格勒经。未时左右，圣上理事已毕，驾临此处。大皇帝特念尔等系蒙古人，笃信佛法，尔等此来，缘未能多瞻觐圣明，故特施恩，亦带尔等前来听念依如格勒经，并瞻觐圣明。稍后，大皇帝驾御时，带尔等跪伏，瞻觐大皇帝。等语。安几等闻后极为欣喜，言称，大皇帝乃真佛、大施主，扶佑黄教，乃大皇帝虔诚之心力，振兴教法，乃喇嘛之功课。今做如此之大道场，实乃神奇之典范，难以遇逢。因皇后之大事，大皇帝圣心悲恸，为皇后做依如格勒经之道场，又念我等系蒙古人，传来我等听依如格勒经，并瞻觐圣颜，实为喜出望外无尽之恩。嗣后，凡于我等此生及来世有益者，皆源自于大皇帝所施洪恩也。大皇帝驾临时，我等迎接。等语。其复告奴才等曰，我等之处因无贤能喇嘛，所教之徒平庸，屡请大皇帝之恩者，即为此也。等语。奴才等称，阐扬黄教，乃凭各自之诚意，并不在念经之人。尔等之处，由土伯特延请去之喇嘛等，皆为贤能之人也。其所教徒众，岂有平庸之理耶。尔等准噶尔与西藏人等原有嫌隙，我等之大皇帝即准尔等所请，将遣往喇嘛等之处，降旨王珠密那木扎勒等派遣，然彼处喇嘛等并不情愿，且遣其平庸者前往，又致尔等言遣平庸者前往。王珠密纳木扎勒亦为远处之人，因给尔等派往平常喇嘛，有将彼治罪之理乎。此事断不可行之处，我等之大皇帝已皆详尽降旨尔处所遣之使及尔等之台吉。将此一味渎奏，不仅不符和睦之道，且亦断不准行。能否准行之处，尔等亦心知肚明也。等语。安几等称，大臣等所言是也。我等并非意欲复请，因闻今日做大道场，极为羡慕，趁闲谈无意提及。已定之事，我等惟有铭记大皇帝谕旨，转告我等之台吉。等语。皇上驾临，带安几等跪迎时，奉上谕：今

日于此念依如格勒经，因尔等皆系蒙古人，笃信佛法，故带尔等前来，令尔等聆听念经，趁便再次觐见。尔等观毕返回后，问尔等之台吉好。钦此。上入内，奴才等带安几等仍回扎萨克喇嘛屋内歇息，安几等赞叹曰，大皇帝果然擅长蒙古语，清晰且悦耳，且以唐古特调呼我等之敦多布之名，益为神奇，若非深悉唐古特经，断不能如此呼也。等语。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89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交付敕书及赏物仪注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傅恒等谨奏。

查得，先前交付颁降准噶尔之敕书时，令使臣等憩于上驷院，赏食饭食后，带至箭亭前，令其跪地交付。此次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俟御览钤宝，拟于本月二十四日交付。相应仍照前例，带安几等至上驷院屋内歇息，赏食饭食后，带至箭亭前，令其跪地，将敕书及赏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物件、赏使臣安几等之物件，均皆交付。其令使臣等觐见时颁降谕旨，及与彼等所议言语，皆译为蒙古语撰文，一并交付可也。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0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厄鲁特舍楞出痘亡故片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据照看准噶尔使臣之章京庆恩等前来告称，随使臣前来之厄鲁特舍楞出痘，已有十二日，至昨日突变，挠痒招风，全身浮肿，带医诊治，不见痊愈，于今日亡故。据使臣安几等言称，以我等之例，人既死即为土灰，无需带回尸骨，随地掩埋即可。惟请派喇

嘛一名念经为之招魂可也。等语。是故，除交付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酌派通经喇嘛一名念经招魂，并交付照看之章京等，照例装殓尸骨，运至城外远处掩埋外，查得，先前随准噶尔使臣前来之厄鲁特内，若于京城亡故，施恩赏银百两，交付使臣等赍回。去年准噶尔之副使杜喇勒哈什哈及随使臣前来之厄鲁特根敦扎布行抵肃州，因出痘亡故后，令将赏赐彼等之银两、衣物、缎布等物赍回，给其妻孥外，并无另行赏银之处。而今病故之舍楞，其按随从而来人等之例，应赏之银两、衣物、缎布等项均已赏赐，相应交付使臣安几等赍回，给其妻孥外，似无需另行赏银。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中书永泰，转交蒙古衙门及照看使臣等之章京等去讫）

附录：

赏赐本次准噶尔来使物品清单※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瞻仰日，赏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尔玉如意一件、哥窑瓶二件、三色玻璃瓶一件、玻璃葫芦花插一件、西洋珐琅鼻烟壶一件、象牙如意盒一件、问钟一件、漆套盒二件、妆缎二匹、蟒缎二匹、章（漳）绒二匹、宁绸二匹。

十七日，大内交出敕书，加赏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尔亮蓝玻璃盘一对、翡翠玻璃瓶一对、珐琅碗二对、霁红僧帽壶一对、霁红盘一对、清花白地磁碗一对、清花白地靶（把）钟一对、涅黄玻璃插瓶一对、各色妆蟒八匹（随敕书加赏）、各色缎十匹（随敕书加赏）。

又十八日，大内交出，赏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尔艮（银）塔一尊、佛经一部、佛像一轴、蓝玻璃罩盖匣一对。

又二十一日，雍和宫念经，差旺扎尔赏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尔玻璃套匣一件，内盛小荷包三十八个。

四月十二日瞻仰日，赏夷使安几象牙盒一件、洋漆套盒一对、章（漳）绒二匹。又照例赏正使安几银一百两、上用缎二匹、官龙缎一匹、补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四匹、火焰妆缎棉袍一件（连帽带等项）、夹纱袍一件（连帽带等项）；赏副使敦多布艮（银）五十两、上用缎二匹、官龙缎一匹、彭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火焰妆缎棉袍一件（连帽带等项）、夹纱袍一件（连帽带等项）；赏跟役十三名，每名艮（银）二十两（共二百六十两）、官缎二匹（共二十六匹）、彭缎一匹（共十三匹）、毛青布八匹（共一百零四匹）、字缎棉袍一件（连帽带等项）、夹纱袍一件（连帽带等项）。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1

军机处为支取雇骡价银事咨都察院文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军机处咨行都察院。

本处前以准噶尔使臣返回时，约需驮运物品用骡二十五匹，俟得实数，再补行咨文。等因。行文尔院。兹使臣等返回，仅取用骡十四匹。将此须由尔院依例咨行户部，支取雇价银。

为此咨行。

（将此交付中书果兴阿，转交都察院）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2

军机处为支付雇骡价银事咨户部文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军机处咨文户部，为知照事。

本处前因准噶尔使臣返回时，约需驮运物品用骡二十五匹。等因。咨行尔部。兹使臣等返回，仅取用骡十四匹，故尔部俟接都察院咨文，如数给付雇价银，照例办理。

为此咨行。

（将此交付中书果兴阿，转交户部）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3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闻将此次使臣事宜抄寄两路将军等片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臣傅恒等谨奏。

查得，先前准噶尔使臣等来京，将其赍至奏书、所议事件及圣上颁降谕旨等，概行抄录，咨送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去讫。今使臣安几等事毕，已返回游牧，相应将此次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奏书，使臣安几等口奏之语，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及与彼等所议事件，概行抄录，咨行两路将军、大臣，川陕总督、甘肃巡抚各一份。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奏入，奉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交付兵部主事硕三，照奏准之例，抄录使臣事宜，缮写咨行此奏片之文，驰递额驸策凌、提督李绳武、总督张广泗、巡抚黄廷桂去讫。抄送事五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奏书、初与使臣等所议之事、告知使臣嗣后不可携带货物之事、所议准增百人至肃州之事、颁降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敕书）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4

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著理藩院员外郎甘布料理准噶尔肃州贸易事片

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傅恒等谨奏。

查得，准噶尔贸易人等至肃州地方贸易时，将其前来贸易之处来报之后，派理藩院章京一员、笔帖式一员，赏章京银二百两、笔帖式银一百两治装，驰驿遣至肃州，会同地方官照管贸易。适才伴送准噶尔使臣安几等，派理藩院员外郎甘布、笔帖式德鲁顺，于四月二十六日起程前往，此间尚未抵达肃州。前次准噶尔人等至肃州贸易，甘布曾加料理，相应咨文甘布，俟至肃州，料理准噶尔贸易事宜。肃州至哈密不远，相应安几等由彼前往哈密时，由笔帖式德鲁顺率带领催等伴送可也。适才起程时，已赏员外郎甘布银二百两、笔帖式德鲁顺银一百两，相应不必另行赏赐。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将此交付兵部员外郎兴海，是日即缮拟咨文钤印，由兵部外加封套，沿边由宁夏、肃州路驰递，无论何地相遇，即行交付甘布去讫外，亦交付中书敬轩转交蒙古衙门去讫。文尾补写：文至，将使臣安几等，照奏准之例，交付笔帖式德鲁顺等率带领催，妥加伴送外，尔即驻肃州，妥加料理准噶尔贸易事宜。等语。）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5

员外郎甘布为已将使臣安几等遣往哈密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伴送准噶尔使臣之员外郎甘布等具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我等率准噶尔使臣安几等，于四月二十六日自京城起程，五月二十三日行抵凉州地方后，据使臣安几等告称，现时已炎热，因我等蒙古人不耐热，故而手脚浮肿，咽喉眼睛疼痛者逾半。请准令驮包后行，我等先至肃州，要取马驼休整，俟驮包等物抵达后起程，则于我等有益。等因，再三请求。故翌日经甘布我告知使臣等，令笔帖式德鲁顺率带领催等，照管安几等十二人先行，于本月二十七日行抵肃州。甘布我带其留下照看驮包之二人及驮包等物，于二十九日均皆安抵肃州。继而大臣等札行我之文，于六月初一日抵达，故俟使臣等办理已毕，照大臣等奏准咨行之例，将使臣安几等十四人及驮包等物，交付笔帖式德鲁顺，率带领催等照料，于本月初二日自肃州起程遣往哈密外，甘布我则留于肃州等候准噶尔贸易人等。

为此具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

396

员外郎甘布为准噶尔人等贸易已毕事呈军机大臣等文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照看准噶尔贸易人等之员外郎甘布等呈文军机大臣等，为具报贸易之事已毕事。

此次为首而来准噶尔回人伊朗呼里、哈兹玛木里特布、蒙古塔克达率其随行一百二十七人，自闰七月初五日入肃州城起，甘布等会同地方官等照看，交付商人张柳岚等，将其携至价值六万四千七百零八两余银之马牛羊等牲畜、价值万余两银之皮张等物，相继查验，将共计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两余价银之货物，均照往年贸易之例，将应减价银数目者，酌情议减，折给缎匹、茶叶、大黄等物。又将应行拨给之两份一千四百三十余两银，亦如数拨给完结外，伊朗呼里等携至赠送商人张柳岚等鹿茸四百五十五对、瑙砂三百二十一斤，张柳岚等回赠大黄三百九十六斤。

再，此次前来之一百三十一人内，玛木里特布属下回人罗斯默特染患伤寒，于闰七月十九日卯时病故。我等仍照往年办理之例，运至城外空地掩埋。其余一百三十人彼此

议价时，甚是和气，较往年愈加恭顺。事毕返回时称，我等仰蒙大皇帝之恩，将本年贸易之事，妥为完结。等因。众皆欣感皇恩，于九月初九日移驻城外，初十日起程出边而去。是故，将商人张柳岚等之呈文一件、贸易物品数目清单两张，一并呈报。

为此咨呈。

（军机处满文《夷使档》1762－4）